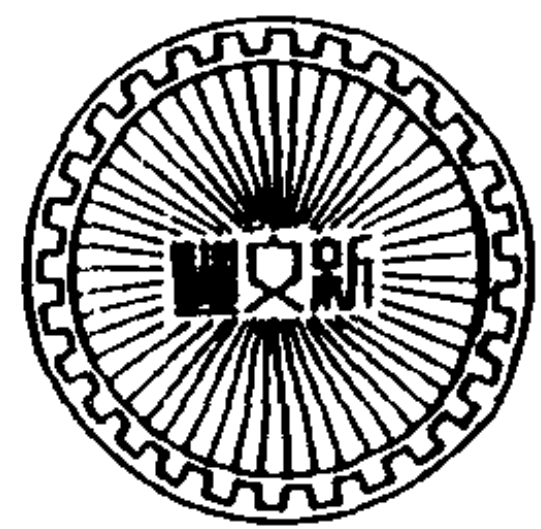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一二册目錄

文學類



情豔小說

潮嘉風月記一卷·····	清	俞 蛟撰	香	豔	一
泛湖偶記一卷·····	清	繆 良撰	香	豔	一
帝城花樣一卷·····	清	蕊珠舊史撰 (楊懋建)	香	豔	一二
海陬冶遊錄三卷附錄三卷餘錄一卷·····	清	淞北玉毓生撰 (王韜)	香	豔	二一
珠江梅柳記一卷·····	清	周友良撰	香	豔	六六
花國劇談二卷·····	清	淞北玉毓生撰 (王韜)	香	豔	六八
淞濱瑣話十二卷·····	清	王 韜撰	香	豔	八七
白門新柳記一卷補記一卷白門衰柳附記一卷·····	清	許 豫撰 楊亨補記	香	豔	二一一
珠江奇遇記一卷·····	清	劉 瀛撰	香	豔	二二四
金小品傳一卷·····	清	吳從先撰	香	豔	二二五
圓圓傳一卷·····	清	陸次雲撰	香	豔	二二六
河東君傳一卷·····	清	陳玉堪撰	香	豔	二二七
邵飛飛傳一卷·····	清	陳 鼎撰	香	豔	二二八

wt 95/02

沈秀英傳一卷	清	繆良撰	香	豔	二二九
珠江名花小傳一卷	清	支機生撰	香	豔	二三〇
徐郎小傳一卷	清	吳從先撰	香	豔	二三四
姍姍傳一卷	清	黃永撰	香	豔	二三五
張靈崔瑩合傳一卷	清	黃周星撰	香	豔	二三六
楊娥傳一卷	清	劉鈞撰	香	豔	二三九
頓子真小傳一卷	清	吳從先撰	香	豔	二四〇
黃竹子傳一卷	清	吳蘭修撰	香	豔	二四一
太恨生傳一卷	清	徐瑤撰	香	豔	二四二
十八娘傳一卷	清	趙古農撰	香	豔	二四四
香天談藪一卷	清	吳雷發撰	香	豔	二四五
十美詞紀一卷	清	鄒樞撰	香	豔	二四九
胭脂紀事一卷	清	伍瑞龍撰	香	豔	二五三
小星志一卷	清	丁雄飛撰	香	豔	二五五
十眉謠一卷	清	徐士俊撰	香	豔	二五七
美人譜一卷	清	徐震撰	香	豔	二五九
紀唐六如軼事一卷	清	不著輯人	香	豔	二六一
宋詞媛朱淑真事略一卷	清	不著輯人	香	豔	二六二
某中丞夫人一卷	清	不著撰人	香	豔	二六四
黑美人別傳一卷	清	不著撰人	香	豔	二六五
廬山二女一卷	清	不著撰人	香	豔	二六七
漢宮春色一卷	清	不著撰人	香	豔	二七〇
娟娟傳一卷	清	不著撰人	香	豔	二八二
王嬌傳一卷	清	不著撰人	香	豔	二八三

太曼生傳一卷	□	不著撰人	香	豔	二九一
金縷裙記一卷	□	不著撰人	香	豔	二九二
金釧記一卷	□	不著撰人	香	豔	二九三
百花園夢記一卷	□	不著撰人	香	豔	二九四
巫娥志一卷	□	不著撰人	香	豔	二九五
荻樓雜抄一卷	□	不著撰人	香	豔	二九七

詼諧小說

粧臺記一卷	唐	宇文士及撰	香	豔	二九九
釵小志一卷	唐	朱揆撰	香	豔	三〇三
髻鬢品一卷續髻鬢品一卷	□	鮑協中撰	香	豔	三〇八
妓虎傳一卷	清	吳從先撰	香	豔	三一
記粟主殺賊事一卷	清	潮聲撰	香	豔	三一四
美人判一卷	清	尤侗撰	香	豔	三一五
妒律一卷	清	陳元龍撰	香	豔	三一七
閨律一卷	清	芙蓉外史撰	香	豔	三二四
十二月花神議一卷	清	俞樾撰	香	豔	三三〇
元寶公案一卷	清	謝開籠著	檀	几	三三三
醋說一卷	清	了緣子撰	香	豔	三三七
甲癸議一卷	清	嚴可均撰	香	豔	三四〇
梵門綺語錄三卷	清	不著撰人	香	豔	三四一
天足考略一卷	民	徐珂撰	天蘇閣		三六五

故事

月河所聞集一卷	宋 莫君陳撰	吳 興	三七五
湘山野錄三卷續錄一卷(又名重雕改正湘山野錄三卷續一卷)	宋 釋文瑩撰	古 書	三八三
窈聞一卷續一卷	明 葉紹袁撰	卞 園	四三七
瓊花鏡一卷	明 葉紹袁撰	卞 園	四四九
明語林十四卷補遺一卷	清 吳肅公撰	芋 園	四五三
矩齋雜記一卷	清 施閏章撰	昭 代	五五五
客舍偶聞一卷(一名客舍新聞一卷)	清 彭孫貽著	振 綺堂	五七九
張氏卮言一卷	清 張元慶撰	昭 代	五九三
守一齋筆記四卷客窗二筆一卷	清 金捧闡撰	江 陰	六一一

潮嘉風月記

泛湖偶記

帝城花樣

海陬冶遊錄

珠江梅柳記

花國劇談

潮嘉風月記

山陰俞蛟清源著

青樓珠箔能勾蕩子之魂。赤仄雲綉難實妖姬之壑。被無窮之遺害。湖作俑于何年。金縷歌殘。豔名花而早折。玉簫聲咽。傷幽會以難期。洞號迷香。入尋何衆。泥惟沾絮。洗脫者誰。僕也不解溫柔。貽譏風雅。遇紫雲于席上。敢發狂言。廣綠水于牆邊。頓忘綺夢。墨堆雪嶺。美醜無煩加黑白之評。風貼荷珠。姻緣何必有短長之喻。乃梅州帶水。毗接封圻。而潮郡連疆。地鄰瀛海。徹夜之笙歌疊奏。撥鷓鴣而驚起潛鱗。侵晨之粉黛皆香。籠蟬鬢而豔留碧浪。采風問俗。紀載宜詳。品翠題紅。篇章爭麗。逞擲心而寶眼。每氣盡于綺袴園中。竭獻笑以呈歡。徒魂斷于蓬牕深處。迨夫色荒情倦。繼以裘敝金殘。對此日之蕭條。傷懷殊甚。憶當年之佳麗。回首難堪。是用箴規。爰資搜輯。

麗景

潮州居羊城東北。山海交錯。物產珍奇。嶺表諸郡。莫與之京。以故郭門內外商

卷四 潮嘉風月記

十八

香 飽 盡 書

旅輻輳。人烟稠密。儼然自成都會。昔韓文公貶潮州刺史。驅鱷魚之害。開文教之端。後人追慕其德。名其江曰韓江。越今七百餘年。烟波浩渺。無滄桑之更。而繡幃畫舫。鱗接水次。月夕花朝。鬢影流香。歌聲曼玉。繁華氣象。百倍秦淮。此外如梅州之八角亭前。齊昌之西河塘外。雖規模不及。而雨絲風片。婦人魂魄。如出一轍也。若非在上者惠養有方。則荒徼之區。安能富庶華美至此極哉。

潮嘉曲部中。半皆蟹戶女郎。而蟹戶惟麥漢蘇吳何顧曾七姓。以舟為家。互相配偶。人皆賤之。間嘗放諸紀載。蟹謂之水欄。辨水色。即知有龍。又曰龍戶。秦始皇使屠睢統五軍監祿殺西甌王。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意者今之蟹戶。即西甌之遺民歟。生男專事筵筍。祇在清溪潮陽五百里內。往來載運物貨。以受值。生女則視其姿貌之妍媸。或留擗膏。或賣鄰舟。父母兄弟。仍時相關。稍長。輒勾眉數粉。撒管調絲。盡其相沿之習。有不能不為娼者。非如燕趙之區。隨處可遊。資生多術。乃不願廉恥。以身為貨。可同日而語。故遇交好者。擇純謹可倚。即託以終身。不俟老太始嫁作商人婦也。廣東蟹戶。與浙江鹽民。

會蒙

論旨。准其為良。與居民一體安居習業。土豪地棍。橫加逼辱。依律治罪。載在令典。此真胞與為懷。欲泚斯民舊習之汚。無如結習莫除。甘於下賤。亦可哀也已。六篷船形勢。昂首巨腹而縮尾。首長約身之半。前後五艙。首艙居則設門。并儿席之屬。行則并篷去之。以施篙楫。中艙為歇客之所。兩旁垂以湘簾。雖寬不能旋馬。而明敞若軒庭。前後分為燕寢。几榻。衾枕。奩具。熏籠。紅閣。雅器。無不精備。捲幔初入。竟錦綉奪目。芬芳襲人。不類塵寰。然此猶麗景之常耳。頃年更有解事者。屏除羅綺。臥處橫施竹榻。布帷角枕。極其樸素。榻左右各立高几。懸名人書畫。儿上位置胆瓶。舞鼎。間倚蓬牕。焚香。揮花。居然有名士風味。對榻設局。脚踏。非詩人雅士不延坐。韓江抵清溪。往過千餘里。處處修葺夾岸。每乘此船。與粉白黛綠者。凭欄偶坐。聽深林各種野鳥聲。頓忘作客。是何異古之迷香洞。非胸有卓識。安得不為之惑。諺云。少不入廣。職此故歟。

卷四 潮嘉風月記

十九

香 飽 盡 書

眉約秀。淡若春山。綵袖曳風。唾花凝碧。繡鞋步月。瘦玉生香。至於瓊瑤聲低。芳蹤漸遠。釵鈿製巧。新樣頻翻。更有不能枚舉者。而偷荒之徒。囿於習俗。每嫌蓮船不束。無論妍媸。見而齒冷。是皆措大之見。烏足與品題佳麗哉。從來歌咏美人。未嘗語及其足。史稱楊妃羅襪。宋書稱婦人圓履。韓冬郎詩云。六寸圓膚光緻緻。皆不纏足之明驗。且昔人論東坡詩。如名家女大脚步便。是女之美。惡不在足之大小。今有人焉。濃眉闊目。碩腹粗腰。雖裙底雙鈎。不盈三寸。亦謂之佳麗乎。如余所見。潮州之竹姑。興寧之貞娘。月鳳。郭十娘。麥蓮。鳳。梅州之吳小金。麥鳳妹。皆眉黛楚楚。一笑嫣然。緩行獨立。倍覺娉婷。余雖不解箇中三昧。而知當日西子太真。足以傾人城者。斷不在鳳頭窄小也。

琵琶古樂器也。自康崑崙而後。能彈五十四絃者。已久無其人矣。然當時太常卿王瑒。嘗云。琵琶聲多。聲少。亦未可彈大絃。豈俗手所能擅其技哉。今舟中女校書。度曲。動輒亂撥石槽。以倚和其韻。雖有巧者。時變新聲。究不足與言樂也。但空江秋夜。月印澄潭。雁橫碧落。笑踞蓬窗。靜聽鄰船。輕彈低唱。亦復不惡。友

人金柳南贈林香竹姬人大美云香楓一曲欲銷魂紅燭青尊夜分無限幽
懷莫不盡滿江涼月白紛紛

鴉片烟出外洋諸國色黑而潤凡遊粵者無不領其旨趣余初不知爲何物後
按本草綱目云鴉片一名阿片又名阿芙蓉天方國種紅罌粟花不令水淹頭
七八月花謝後刺青皮取之此說甚確余嘗見人賣烟熬膏其中尚有花瓣如
蓮者不過形體略小其爲罌粟所製無疑友人姚春圃嘗爲余道鴉片之美謂
其氣芬芳有味清甜值雨沉沉或愁懷渺渺矮榻短檠對臥暹暹始則精神
煥發頭目清利繼之胸膈頓開興致倍佳久之骨節欲酥雙眸倦豁維時拂枕
高臥萬念俱無但覺夢境迷離神魂飄蕩真極樂世界也余笑曰其然豈其然
乎然近日四民中惟農夫不當其味即仕途中多有耽此者至於娼家無不設
此以媚客然嗜好過分受害亦甚酷

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而器具更爲精緻爐形如截筒高約一尺二
三寸以細白泥爲之壺出宜與容者最佳圓體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

卷四

潮嘉風月記

二十一

香艷 戲書

許杯盤則花瓷居多內外寫山水人物極工致類非近代物然無欺誦製自何
年不能考也爐及壺盤各一唯杯之數則視客之多寡杯小而盤如滿月此外
尚有瓦鎗棕墊紙扇竹夾製皆樸雅壺盤與杯舊而佳者貴如拱壁尋常舟中
不易得也先將泉水貯鎗用細炭煎至初沸投閩茶於壺內沖之蓋定復偏澆
其上然後斟而細呷之氣味芳烈較嚼梅花更爲清絕非博戰轟飲者得領其
風味余見萬花主人於程江月兒舟中題吃茶詩云宴罷歸來月滿闌褪衣獨
坐興闌珊左家嬌女風流甚爲我除煩煮鳳團小鼎繁聲逗響泉蓬瀛夜靜話
聯蟬一杯細啜清於雪不羨蒙山活火煎蜀茶久不至矣今舟中所尙者惟武
彝極佳者每斤需白蠟二枚六蓬船中食用之者可想見焉

潮州土俗以蛇之青色者爲青龍奉之如神每歲二月望前結綵爲輿管絃鉦
鼓昇之以行名曰迎青龍女郎之未經梳攏者皆濃粧豔服扮劇中故事隨神
遊行望之燦然如錦始灑如花浴戲豔心悅目莫可名言執袴子弟裙屐少年
爭備金綵擇佳麗者以次給之受者名曰得標得標多者聲名噪甚即有大腹

腹買不惜千金爲製衣飾與之梳攏昔邱海陽鐵香有觀妓詩云鳳城二月好
春光社鼓連連報賽忙百戲具張全不顯爭圍台閣看新粧又云一枝花門一
枝新公子王孫逐後塵奪得錦標戰月返不知春思屬何人蓋實錄也

曲中稱謂多不可解如余澹心秦淮雜誌所載妓家僕婢稱之曰娘外人呼之
曰小娘假母稱之曰娘兒客至稱客曰姐夫客稱假母曰外婆之類皆不離乎
本來面目惟潮嘉妓呼客曰老燕客呼妓曰老婆外人呼之曰阿嫂或曰潮人
玩讀如燕燕讀如相即劉阮楚襄之意是真癡人說夢楚襄非女子何以客反
呼妓爲妻耶燕襄之稱必有命意者在惜乎無從考據耳舟中妓女親生者少
皆買自貧家或得諸他舟教習絃歌傳授衣鉢頗費劬勞迨梳攏後一切家計
取給於女謂之富家富家日久遇意中人任其纏綿不其管束唯私本船篙工
則與良婦犯奸無異阿母忿相責罰不少寬容姊妹中亦鄙薄之此娼家家法
也

魔品

卷四

潮嘉風月記

二十一

香艷 戲書

漢小姑。韓江人。態度豐豔。柔情綽約。雖不嫻文翰。而吐屬溫和。遇少年服飾炫
麗。舉止浮蕩者。厭薄之。名士騷客。聯句飛觴。則櫻唇微綻。粉靨生潮。侍坐終日
不倦。否則邀之亦不至。即至酒數行。先姊妹歌滿江紅一曲。便向座客啟辭
去。雖有力者。喻以金帛。挾以威勢。亦不顧也。故當時才流。凡有雅集。必登小姑
舟。如奉爲吟壇主。臨安吳殿撰韻雲。校試潮嘉。適乘其舟。嚴諭從人。禁妓不得
入調。小姑竊窺而心慕之。然以學使尊嚴。何敢遽爲毛遂。輒轎于中。莫可排解
者。累日矣。一日傍晚。舟次齊昌江口。密雨如注。小姑曰。此天贊我也。因與其母
定計設筵。醉僕從于他舟。潛令篙師約富吳。寢所穴蓬數處。頃之雲枕淋漓。吳
急起狂呼。莫有應者。小姑僞自夢中驚覺。挑燈出視。謂吳曰。淋隘何可。憇息後
有小榻尚潔。敢請貴人移寢。何如。吳睨之。嫣然一笑。媚致橫流。不覺心動。遂與
燕婉。及試罷返省。題便面以贈小姑曰。輕衫薄髮雅相宜。檀板低敲唱竹枝。好
似曲江春宴後。月明初見鄭都知。折柳河干共黯然。分襟恰值暮秋天。碧山一
自送人去。十日蓬窗便百年。小姑捧詩而拜。欲脫籍隨行。吳不可。殷勤慰諭而

止。于是潮人咸呼小姑爲殿撰夫人云。小姑益自矜貴。即名士騷人亦難輕覩其面。假母逼之。小姑曰。兒嘗侍寢玉堂。何可復理。故業遂出私囊千金于湘子橋邊。築精舍數間。焚香禮佛。後聞吳君逝世。設位哭奠。數日不食而卒。至今潮人號稱之。噫。歌妓中如濮小姑者。亦備中佼佼者乎。余聞吳公臚唱後。告假完姻。其夫人雙目失明。自慙非偶。告之父母。遣人謝絕。吳曰。夫婦之義。一與之盟。終身不易。漢宣帝即位。尙求徵時故劍。余何人斯。敢背此盟。卒爲夫婦。其高義有足多者。因紀其遇小姑而并及之。

艷妹不知其姓氏。或曰。卽濮小姑之妹。姿態豐艷。舉止蘊藉。頗有小姑風。浙人沈子靜常贈以詩曰。蘭湯試罷倚新粧。回憶巫雲幾斷腸。寶樹自歸珊網後。一枝紅艷獨凝香。生平不踏歌絃。酷喜彈棋。客至其舟。有善奕者。卽煮茗對局。終日不倦。靜常每勸其脫藉。而妹不悟。因題詩棋枰以寄之。殘棋一局費思量。小劫頻經未散場。困到垓心繞回首。滿枰花影已斜陽。妹得詩泣下曰。靜常真愛我也。敢當什襲藏。無負明訓。然同心難得。至今尙在曲中。

卷四

朝嘉風月記

二十一

香艷叢書

才娘眉目如畫。能學內人裝束。樵風居士贈詩云。百結雲鬢七寶釵。曉粧梳試鏡奩開。不知宋玉傷秋甚。鏡日猶東盼楚才。其鄰舟有福來青姑。色執與才娘頰頰。而談吐流利。應酬圓轉。則過之有無名子。贈福來云。石槽一曲奏新聲。彈向江天月正明。泪溼青衫緣底事。兒家前歲學初成。又贈青姑云。素馨百朵綴釵梁。蟬髮輕盈燦雪光。勻罷晚粧人倚檻。好風吹去隔江香。

曾春姑。澄海人。自幼父母俱喪。依於孀母。春娘。丰姿穠粹。如碧桃初放。滿座生春。顧性情孤峻。每日晨起梳洗畢。輒閉戶焚香。或臨牕刺繡。不喜見人。嘗有販米客備百金。願親蕪澤。春姑鄙其人。毀粧稱疾。客去。春娘讓之。春姑曰。撫育之恩。兒豈忘懷。容俟得富以報。無相迫也。春娘無如之何。然春姑之名從此噪甚。欲締交者。鷄首履滿。俱不富意。吳江金大司馬。聽濤爲諸生時。作客韓江。聞其名。訪之。值午睡。因期吟梁簡文美人春睡圖。低鬟壓落花之句。驚迴幽夢。倦眼斜注。覓金公神彩。不似庸流。整巾徐起。叙談良久。情意頓洽。遂成燕婉。未幾。金公擢試旋里。春姑祖饒江邊。攬衣揮涕。金公取小端視勸其事於青。贈之曰。我

苟富貴。揣此而來。當不相負。春姑珍如趙璧。後十餘年。金公以內閣學士校試潮嘉。向例當道往來。登船應役。時春姑猶在舟中。未脫藉。隨春娘至清溪。聞學使姓名。里居甚確。伏蓬底窺之。態度宛然。密謂春娘曰。是誠前度劉郎也。夜分設筵舟中。延其幕客沈靜常者。邀金公過飲。春姑作別時裝束。俟酒酣。用盤承硯狀之。金公就燭取視。驚詢曰。爾豈昔年韓江曾氏春姑耶。春姑嗚咽不成一語。金公攜硯返舟。作詩二首。贈白金五百兩。慰遣之。春姑遂留金於春娘。曰。兒不能復事賤役。聊借金公之惠。以報阿母恩。因擇士人委身而去。詩曰。含顰憶昔侍尊前。麗服明妝似水仙。今日相逢卿老矣。不堪回首問當年。不抱琵琶過別船。芳心與石一般堅。相思有證分明在。淚漬模糊滿硯田。潮嘉河畔。至今傳誦焉。

春娘字秋卿。不善飲酒。每酌半杯。卽紅暈滿頰。如落日芙蓉。情致纏綿。凡與交者。均不能忘懷。黃岡張司馬贈詩云。被池香煖睡昏昏。日過高春尙掩門。怪煞雪衣頻喚起。梨花滿地見春痕。江頭小宴捧霞觴。風送芙蓉隔岸香。侑酒

卷四

朝嘉風月記

二十二

香艷叢書

却防呼唱曲。潛邀姊妹理霓裳。其姪女曾春姑落籍後。春娘老大。隨土人而去。郭十娘。居齊昌西門外。早著豔名。一時名流爭妍取媚。尋盟責諾。無虛日。十娘蔑如也。獨與余友金柳南傾蓋。輸心如董小宛之遇辟疆。柳如是之懷蒙叟。其私心竊計。謂意中目中。微斯人莫可委身者。柳南名作機。與余同里。家計山卓。華不羣。意豪氣邁。工吟咏。屢應童子試。不售。卽棄去。遊於滇楚。臨流攬勝。慷慨悲歌。久之賦歸。益無聊。因挾申韓業遊嶺南。公卿間。理文案。詳慎明敏。雖久居要津者。不能及。人多忌之。以是恒賦閒。然雖貧。猶典衣聚書。至數千卷。嘯歌不廢。而所爲詩益工。宜其縱情風月。欲銷塊壘。鬱勃之氣。於溫柔鄉也。先是柳南遊幕齊昌。公餘登河濱之柳樓。屢招十娘不至。因以蟬翼紗二端。並帶蘭一枝。遣僮申款曲。十娘收蘭返紗。謂僮曰。歸語汝主。好珍重此花。拜惠多矣。越日。柳南張筵邀姬。少選。十娘珊珊來。雅服靚粧。容華妍秀。席間奏湘妃怨一曲。宛然幽篁。淅淅。音韻悽楚。定情未幾。而十娘遽嬰疾。柳南爲之焚香默禱。由是十娘情意愈密。欲脫籍相從。而柳南旅囊羞澀。因裂如意一鈎。各執半要盟。以待

異日適某邑某公夙聞柳南名。常厚幣以聘。勢不可却。刻日戒塗。十娘設饌以餞。相對汎汎。酒半。柳南僞醉。離席馳馬去。從此關河間隔。歡會難期矣。柳南以世無黃衫客。恒鬱鬱。因賦如詩寄十娘曰。如意不如意。其如如意何。望穿春信。杳別久。淚痕多。孤月照裙屐。重雲鎖黛螺。回頭似一夢。壯志盡銷磨。後十年。柳南重過。十娘已臥病牀第。玉容憔悴。握手失聲。柳南賦詩二十首。歌以當哭。節錄其十。十載重來事已非。梨花零落燕分飛。徐娘未老風姿減。淚溼當年舊舞衣。幽蘭一剪證前因。蟬翅紗輕穩稱身。對鏡嫣然渾一笑。分明我是意中人。挹翠偎紅正暮春。名花齊折鬥芳辰。一枝冷豔誰堪似。妙手玲瓏寫洛神。檠燭高烧照綺筵。清歌兩部醉群仙。漏聲欲斷人初散。偷近熏籠倚玉肩。小閣深濛細雨中。殘燈隱約背牕紅。傷春倦臥無人問。獨燕心香禱碧空。沈疴乍起倍清癯。閉戶兼旬似隱居。興至偶然乘彩鷁。閒憑水榭數遊魚。不曾豎指學紅綃。鐵練何須鎖綺寮。怪底連宵玩明月。出門動即遣垂髫。原注十年前假母慮十娘效紅拂故事。跬步命小婢隨行。半鈎如意締三生。密誓雙雙對短

卷四

朝嘉風月記

一二十四

香艷

集

樂小語有時紅兩頰。欲呼夫婿又低聲。悲莫悲兮生別離。臨歧揮淚共牽衣。明朝南濟橋頭水。不見鴛鴦相並飛。寶賦慙非司馬才。空教紅粉委荒萊。不知海國蒼茫外。何處黃金可築台。未幾十娘奄逝。埋香黃土。柳南搗搗哭奠。其生前愛桃花。爲購數十株。環種墓門。吾知異時花發成林。香凝紅露。猶似當年人面也。

郭十娘有妹曰紐兒。膚髮光膩。眉目韶秀。惜兩腋下。有氣觸鼻甚穢。俗名爲狐騷臭。遇讌集酒酣。輒薰蒸滿座。往往有掩鼻而去者。友人周海虛與之。贈以詩。不啻連篇累牘。並徧徵諸同人之善詠者。裝錦軸贈之。余戲拈黃金縷一曲。云。芳思撩人當永靈。無限柔情。河畔心期久。金屋勸君須早構。六蓬船可藏嬌。否底事。尋春偏獨後。綺夢初迴。小字頻呼紐。百和香濃薰莫透。知君愛。與狐騷。臭。海虛大慙。遂與紐兒相絕。後遇土人以百金爲之。落籍。當與海虛有同好也。大美字美娘。廉靜寡欲。衣飾樸素。每逢讌集。酒酣毋戰。羣賢紛起。獨美娘默如。

善歌馬頭調。其聲嬌而細。宛而長。如春鶯出谷。然深自珍秘。初見不輕度也。與梅州陳生交。逾年。舉子。即潛至其家。母訪得之。挾歸。不從。因延道士作法。俗名狗頭符。美娘心動。遽返。近有閩人林香竹。教之誦唐詩。至劉希夷今年花開顏色改。明年花落知誰在。爲之憮然。亦有心人也。

蓮鳳玉膚芳貌。雲鬢霧鬢。真曲中尤物。爲人敏妙。廣筵長席。開使主觴。政。纖悉無訛。且能爲酒客解紛。故凡有宴會。鳳不與。則舉座不樂。名重程江。惜其母貪鄙。客纏頭輕者。輒形辭色。以是遊蹤漸稀。唯余同僚北平松君。以貴家子弟。揮金如土。恒至其舟。遊鳳亦善事之。

桂姐姿首略堪寓目。故自矜莊。不苟言笑。僮夫妄稱其有閨閣態。互相推奉。桂姐益自信不疑。甚至客至其舟。白眼相對。無一言酬答。有惡少恨之。僞爲貴公子。乘其舟至清溪道上。俟夜深人靜。令乞兒數輩。褫其衣而送就之。創甚。自此稍斂。昔日伎倆。不敢復試矣。

西姐品格端好。能誦毛詩。及四子書。舟中以女學士呼之。吾鄉劉生。曾至其舟。

卷四

朝嘉風月記

一二十五

香艷

集

見西姐憑几作札。致人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惠而好我。命彼夙駕。我有旨酒。以燕嘉賓。其樂何如。如鼓瑟琴。劉生不勝心折。因力勸其從良。不久。即隨杭州徐某脫籍去。粵中歌妓。能讀書通文翰者。西姐而外。指不再屈。

月兒姿首清麗。白晝相接。如對名花。映燭而坐。愈覺其妍。故人呼爲夜嬌嬌。桂山邱學士贈詩云。春衫窄袖小雲鬢。燭影浮杯照遠山。怪煞纖纖江上月。夜來光彩滿人間。由是月兒名噪甚。遠近文學之士。得識一面。以爲快。

大善一名西洋畫。姿色穠粹。堪與桃李爭妍。爲殿撰劉大戎賞識。贈詩云。叱咤頃刻變風雲。橫槊江泉酒正醺。百鍊此身得一善。溫存不讓李將軍。其妹善姑亦娟秀。有詩云。雲翹繼起賽雲英。踏月歸來調素箏。獨善何如兼善美。休言先已證三生。自是兩株實錄。

小金舟居程江之東。容光韻秀。體態娉婷。頗有大家風範。與蕭山朱某交好。曾于秋夜乘艇。聞歌浣花溪一曲。音韻淒惋。兩岸旅人。爲之揮涕。朱某臨別贈七絕二首。詩不錄。小金藏之枕處。獨坐無聊。時一誦之。

琳娘不好妝。飾粗服。頭天然風韻。有潔癖。拂拭几榻。塵終日不去。手凡賈人與達官門吏等。雖挾重貨求見。概不納。獨與湘湖老人程介夫善。故介夫贈詩。有作客頭將白。逢卿眼倍青之句。後介夫得疾旋里。逾年無信。其同鄉友人王百川過琳娘。見淚痕滿面。伏枕不起。詢其故。曰。昨夜夢介夫死矣。百川多方慰喻。終不釋。已而凶問果至。琳娘為位哭之累日。噫風塵中如琳娘者。蓋亦鮮矣。

簪姑人物秀麗。服御繁華。有豪貴家氣象。韓江士人鄭之鼎嘗與交好。贈詩云。碧紗如霧護春妝。蘭麝薰多骨亦香。何處相逢曾識面。刺桐花底月昏黃。矜貴氣象于此可見。鄭生貴介子弟與簪姑往來。未及半年。所贈不下數千金。唐人北里志稱每席四銀。燭盡加倍。較之鄭生。不亦陋哉。

玉娘膚理皙白。態度輕婉。每夕陽含波。晚風微颺。輒金鎖絳衫。獨倚水榭。望之如仙。座客王百川贈詩曰。滿江風月淨塵氛。獨立亭亭迥不羣。漫說玉娘顏似玉。軟香更勝玉三分。貞實錄也。其母貪鄙。稍不如願。即令玉娘謝客。澄海豪客

卷四 朝嘉風月記

二一十六 香 飽 齋 書

李芥園邀集韓江人士。張宴湘子橋下。玉娘每度一曲。擲錦十匹。其母聞之。匍匐船頭。口呼佛號。以謝。芥園叱去。滿座闐然。玉娘不勝忿。旋舟數日。不食。其母悔悟。惡習為之稍減。

石姑又名十姑。白如玉肪。眉目楚楚。饒有風致。曾隨僧父。四年而寡。無所倚。遂返程江。理故業。曲中姊妹咸非笑之。獨小娜與之款洽。相對忘懷。小娜潔白可匹。石姑而冷容柔態。則過之。毘陵陳雲鶴旅梅州。每月夜即招兩人。煮工夫茶。細啜清談。至曉不及亂。人怪之。答曰。譬彼名花。綴于樹枝。迎風迥露。神致飛越。若折而嗅之。生氣寂然。有何意趣。後解維返省。石姑小娜南望涕零。甚于所歡。噫如陳生者。堪稱好色矣。非若登徒子徒有淫行也。

黃娘不知其里居姓氏。大抵韓江土著。或曰金性。故又呼金寶云。頎而秀。玉立亭亭。髮長委地。善歌工調笑。凡往來韓江及宦遊者。靡不與之相接。余友宗君芥。攝南澳司馬。謙集其舟。寶娘平日遇富商貴介。結束濟楚。媚態百出。者都無所屬意。獨傾心于宗君。時宗君適矣。視茫茫而髮蒼蒼。且于溫柔鄉中。即

其少壯時初無所繫戀。故于金寶亦淡漠置之。僅以定情詩八首作纏頭之贈。受代者至。旋歸會城。逾年揭陽有事。隨觀察張公朝緝復至韓。事畢。張公置酒宴羣僚。席間謂宗君曰。吾聞此間有名妓金寶者。欲委身于君。非一日矣。君固名士也。以名妓事名士。如吾鄉當日董小宛之嫁冒襄。至今傳為美談。吾當為君作憲條以成其美。即令海陽令諭金寶之假母。是夕以彩輿簫鼓迎之。而歸宗君。出其當日定情詩以示同僚。一時傳頌。羨金寶之得所歸。而張觀察實富代風流教主也。詩曰。去年良會共浮槎。疎雨如珠透臂紗。似此風流真絕代。妙香開到白蓮花。莊嚴喜聽腐儒談。打破機關絕愛貪。別有風光消不得。杏花春雨似江南。瓊花一見一回新。更向名花證慧因。豐筋麗骨燈影下。紅粧偏對白頭人。細撥檀槽板未停。低鬟翠鳳動瓊玲。多情為我歌金縷。倦倚蓬牕半醉聽。濃淡香篆障輕綃。鬢輝釵橫奈此宵。觸連校書狂杜牧。填詞紅燭又高燒。前身雪北與香南。拈取紅芳一指參。結習風懷除得否。載花船是散花龕。流轉滌華又一旬。幾番風信逐芳塵。蘭因絮果何時了。我是羅浮夢醒人。贏得清風兩袖

卷四 朝嘉風月記

二一十七 香 飽 齋 書

輕。濃香淺夢記分明。愧無十幅纏頭錦。便面題詩贈寶卿。余讀其詩。婉麗纏綿。鍾情實摯。因拈如此江山一闋以贈。藍橋本是神仙窟。為問阿誰能遇。碎搗元霜。細斟玉液。夢繞韓江古渡。相逢競妒。觀鬢影脂香。輕盈媚嫵。豐筋麗骨。錯疑解佩漢濱女。赤繩經早繫。笑鄰心竄眼多少。執袴。往日情癡而今願足。知費幽懷幾許。韶華暗度。試品色題香。未云遲暮。月下花前。從今詩思苦。

小琳者。金寶之女。恣態不甚。而粧束雅淡。別具一種韻致。自金寶歸宗司馬舟中。冷落不啻蓬門。小琳屈意款接。凡至其舟者。莫不陪坐。終日無倦容。于是物望頓歸。家聲復振。江南士人張仲玉。與交最密。贈以詩曰。客邸愁無奈。乘船一訪卿。叩門驚好夢。倚笛奏新聲。小鼎茶初熟。疎簾月倍明。撥灰添百和。絮語忽更深。同時擅美者。有小足小孫。首色藝俱佳。沈靜常贈小足詩云。十六芳齡正破瓜。妙于酬應足富家。生成一種銷魂處。眼似秋波臉似霞。贈小孫云。胭脂河畔女兒家。冷色當春醉曙霞。未許羣芳誇解語。風流還讓合歡花。練江何似浣花村。秀茁蘭芽有小孫。莊蝶飄飛不知處。原注小孫自莊漁莊潮陽携來。

空教杜宇啼啼。後小燕因思少招飲。堅拒不去。數尋。遂決意脫籍從良。俊潘色。不甚佳。而性情豪放。每逢月夜。質衣沽酒。遊韓江士女。作團圓會。清歌酣暢。恒數夕不休。後得消渴病。瀕危。囑其妹小鳳曰。我本瑤池侍女。誤愛色香世界。謫墜人間。今限滿當去。既而體嬌汗。如燒沈水。香聞隔浦。視之。玉珩下。雙眸合矣。蘭溪章。有遊仙詩二首。挽之。玉洞春。遍萬樹花。箇中茅屋。即儂家。閒遊姊妹。臨流水。笑指蓬山隔彩霞。一春好事。醉中過。偏愛黃鸝對酒歌。石徑。兼旬無客到。不關風雨落花多。小鳳亦翩翩有致。今尙在韓江。有無名子贈詩云。桃根桃葉莫爭妍。月日湘橋憶往年。有妹嗣音。誇小鳳。玉樓風韻更嫣然。味其詩。疑與俊添有舊者。

軼事

岐嶺抵韓江六七百里而遙。其間溪流曲折。隨山而下。月夜。女郎獨坐船頭。輕彈低唱。時一遇之。風味亦足宜人。碣石衛先聲。曉曉有詩云。曉風殘月滿江秋。獨倒芳樽。倦客愁。十載宦遊歸未得。不堪更聽古梁州。公以名進士。除興寧令。

卷四

潮嘉風月記

一二十八

香

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聚書至數百卷。公餘吟詩自娛。有事梅溪。必登女郎舟。倚翠偎紅。在所不免。玩其詩。可以知其風格焉。有滿姑者。本韓江妓。恒往來清溪岐嶺間。郡人故未之識。與餘姚翁寶山。情好頗篤。後其母卒。姑挈千金。欲從寶山。寶山避之。省城。屢招不往。姑不得已。委身士人。或詰寶山以堅拒之。故寶山喟然曰。吾清白吏子孫也。豈可以不義之財。玷辱家聲哉。

昔陶朱公有致富奇書。以養魚種竹爲先務。齊昌境內。徧處皆池沼。既可灌田。復可養魚。而舍旁及邱壟。皆藝竹。宛有淇澳之風。而竹惟南清橋一帶爲尤盛。兩岸綠影參差。迤邐十里。夏午蒸暑。盤旋室中。無坐臥處。輒與魏湘巖。楊嘉幹。路玉峯。金柳南諸君。攜尊挈榼。放舟其間。登岸至池邊。竹林深處。解衣席地而坐。驕陽斂影。通體清涼。柳南折荷花爲杯。注酒其中。以筋刺之。而吸。相顧樂甚。一日興闌思返。林外忽有雙鬟。冉冉而至。曰。聞公等效李靖安故事。烏可無酒。糾我輩。故不速而至。視之。則柳南所賞之大小兩鳳也。遂命歌相府蓮一曲。同

人紛起。洗花更酌。久之。夕陽欲下。飛鳥歸林。柳南載兩姬返棹。謂余曰。昔在傳家孔公幕中。嘗與同人納涼此地。有時郭姬亦不召而至。今諸人散若秋烟。而我儼然重至。能無如右軍蘭亭俯仰。俯仰今昔之感耶。大鳳即磨墨伸紙。請賦詩以紀。柳南成七律一章。修篁兩岸綠參天。依舊風光似昔年。獨倒芳尊悲逝水。空勞湘管弔非烟。朱門俯仰成春夢。白袷飄零老硯田。何日扁舟返鑑曲。匡牀夜雨話聯輝。大鳳貌不逮小鳳。而情勝之。與柳南無一夕歡。握手纏綿。較嚼臂者更篤。故柳南每有讌集。雙鳳必翩躚齊下。猶寶珠者得錦匣。而光益顯也。程江張船中。有雛女。年纔十一歲。髮鬢垂垂。肩際若松塵。一夕。窺見其母與所歡。橫陳榻上。不覺慙心頓熾。比曉。告母。欲人梳櫛。母笑其稚。年無識。諭止之。女曰。不如我願。即服毒死。母無悔也。越日。竊取鴉片和酒。欲吞。母奪棄之。不得已。爲之倩人梳櫛。見者咸捧腹胡盧而去。或有訐之者。曰。汝知好幼女之律乎。是欲誘我以陷法網也。女則晝夜號泣。欲死。母因招無賴子。與以金。若備值者。至今女長。猶不滿三尺。而爲兩爲雲。已不止高唐一夢矣。五代南漢劉製。每令

卷四

潮嘉風月記

一二十九

香

男女白晝裸淫。後苑。相視爲樂。名爲大體雙。後苑中鳥獸。以及雞犬。皆見慣。亦鎮日交合。今離女見母之交。歡而遐思梳櫛。是何異南漢苑中之禽獸哉。又有老媪。年垂六十。齒搖搖而髮星星。狀極衰憊。然夜無男子。則寢不安枕。一日停棹江渚。見一少年。于水淺處。裝裳以涉。體貌豐偉。娼愛之。邀至舟中。屈意承歡。欲與合。少年不可。曰。汝髮其種種矣。我方年壯。母乃不倫。請別選相當者。以求歡。予不敢聞命。媪因餌以重金。少年遂勉強就之。至今倡隨如夫婦焉。昔夏徵舒之母。雞皮三少。嘗借陽精爲駐景之丸。故人或以娼擬夏姬。夫夏姬年耄而貌艾。自陳靈公之後。楚莊欲納之。而不果。後巫臣子反。黑嬰之徒。爭欲委禽者。指不勝屈。其豔冶之態。即少艾者。猶瞠乎其後也。記曰。儂人必於其倫。若老媪者。徒有淫行。而無駐景之術。直母雞耳。烏足與夏姬同日語哉。江左楊少惜者。年弱冠。丰姿妍秀。如好女子。見人面。輒發頰。強與接數語。即避去。隨舅氏某公。任潮州分司。身嘗謂人曰。此余家賢宅相。有北齊楊遵彥之風。眞足消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者也。與一姬交最密。姬品貌年齒。與生亦相埒。

嘗細雨初晴。兩人乘舟。閒泛岸上。觀者環堵。驚爲一雙玉樹。隨風搖曳也。尋某公卒。凡親友隨任者。皆旋里。生獨戀姬不去。逾年。囊橐將罄。姬勸其歸。輒淚沾衿袂。姬因太息曰。我豈不欲脫籍相從。顧私蓄止百餘金。不足以飽阿母。然謀事在人。君攜去。試向曠身。濟否聽命可也。生浼交好者。說之。搗不從。計無所出。唯閉戶掩泣。或散步芳郊。旬日間。一日徘徊樹下。望姬船鳴咽不已。忽有人自後撫其肩曰。異哉。子何悲之甚也。生驚。則一少年衣冠楚楚。愛麗詞以對。客搖手曰。觀子神氣。已知底蘊。自指其胸曰。此中有熱血斗許。願爲世間佳士。一灑之。君固未可與語者。咨嗟欲去。生知非常人。挽與共坐。備述願末。客初無一語。但詢生姓名寓居而去。久之。揭陽奸民朱阿婆。謀不軌。制軍提兵往勦。文武員弁。往來韓江上下者如梭。一少姬與他客酌酒。適撥石槽度曲。忽有白衣者數人。至疾呼曰。督轅巡官至。舉舟惶遽。客倉皇鼠竄。而巡官已高坐艙中。傳呼搗母。責其買良爲娼。令左右褫衣。欲搗之。搗哀乞始釋。願謂姬曰。汝當照例發賣。姑念事不由己。許汝擇人而嫁。姬跪謝以願。從楊生對。巡官即傳生

卷四 潮嘉風月記

三十一

一香 龍 畫 書

至舟視之曰。眞汝偶也。訪繳身價給搗。促兩人買棹。適行。生與姬喜出望外。而終不知巡官爲何人也。次日薄暮。舟抵三河。有客攜尊。逕入。揖生稱賀。蓋卽當日樹下相逢之少年也。笑問姬曰。昨夜驚乎。曰。若別後。謀爲若兩人撮合。而無術。非制軍臨郡。焉能作此狡獪。以遂足下願乎。生與姬頓頰若奔角。敬叩姓氏。客不答。但釀數觥。致聲珍重。騰躍登岸。長嘯而去。嗟乎。誰謂世無黃衫客哉。昔有浙東陳生。遊幕海陽。學問既優。人亦老成持重。服食更儉。樸無華美。每謂同人曰。吾儕彈鋏侯門。所得修脯。如傭工之值。贍父母妻子而無餘。豈可冶遊以喪志。少年儂薄者。恒非笑之爲迂。曰。彼孽緣未到耳。饒舌何爲。凡同人設席河干。強之必峻拒。越十年。幕廩所蓄。幾累萬。而生亦年垂耳順矣。因束裝思歸。戒塗有日。驢其同人曰。請君見我之婦。徒噴噴稱羨。蓋亦學我之守。不作狹邪遊乎。同人銜之。思設穿以相傾。而無術。謀之某姬。云此亦易與。先是姬小忤。慕家。虞有禍。轉懇陳生。爲之緩頰而免。每飲置酒。申謝。生拒之。至是招其僕。飲容致詞曰。我輩陳君。禮禮久矣。今聞遊幕有日。圖報無期。特備薄饌。以伸悃曲。煩

謹達之。倘得一顧。當酬以洋帙大衍之數。非所吝也。僕利其金。以告生。且慫恿之。生念僕相隨久。藉此一行。足償其勞。況刻卽解維。何至喪其所守。因許之。姬遂盛筵。延生至舟。翠袖金尊。殷勤侍奉。無半語涉謔。亦不作狎昵態。生私心竊許。謂章臺柳。竟不作臨風蕩漾耶。日暮辭去。姬并不挽留。送至鷓首。而預屬篙師。伺其登岸。擠之落水。姬卽奮躍隨下。抱持狂叫。舟人至。集掖之而起。衣冠沾濡。同坐舟中。呼僕旋寓。取衣良久不至。詢之。則已入醉鄉。置主人濕衣沾體。而不顧矣。生躁悶欲死。已有雙鬟。捧華服至。換畢。猶兀坐以待。夜分。身倦。假寐於榻。姬爲之側體按摩。覺骨節盡酥。沉沉睡去。比醒。聞枕畔小語曰。渴乎。視之。姬也。語如鶯轉。氣勝於蘭。不禁神魂馳宕。不能定情。從此朝朝暮暮。至兼旬不返。僕促之歸。曰。舟中樂甚。吾將娛老於此矣。迷戀數年。半生心血。所積。盡歸烏有。而面日亦憔悴。疴瀉若病夫。有當日被其訕笑者。顧曰。陳某素不冶遊。其鐵石心腸之張乖崖乎。座中有妓。心中無妓。其有道之程夫子乎。今何以色荒若此。則直是河間婦矣。生聞之。默然無以對。未幾卒於舟。妓殮而埋之。噫。女色爲鈞

卷四 潮嘉風月記

三十一

一香 龍 畫 書

魂之鈞。妓館實陷人之阱。觀於此。可以猛省矣。昔黃司馬之署梅州也。有家人張和者。囊無長物。與一妓交最密。至積逋累。故往來雖頻。而纏頭甚薄。假母患之。令妓拒絕。而妓不聽。一日張飲妓所。夜半母喚去。借他事。挫之無數。始令返。張見棒痕。爲之揮涕。撫摩。妓益感其意。謂曰。情好如我兩人。豈忍相離。然汝既不能脫我於風塵。而母日摧折。終不免於難。不如仰藥同死。結夫婦於九原。不猶愈於生乎。張落魄。計不得妓。無生人之趣。慨然許諾。妓拔釵付張。質錢沽酒。投鴉片於中。兩人對酌。各醺醉。抱持而臥。迨母驚覺。多方灌救。妓蘇而張則無及矣。母攜妓向州署自投。司馬云。彼孽由自作。與汝等何尤。越日。妓竟別抱琵琶。爲他客侑酒。不復念張之死。并張之何以死也。而張魂不昧。每夕至舟首。呼妓名而罵。雞鳴始去。妓延道士作法。禳之。屬益甚。甚至掠髮拋瓦。解衣床外。衣自豎立。種種怪異。不可殫述。而遊客之羣。花間柳者。亦裹足不敢登其舟。久之。搗亦不堪其擾。賣妓與鄉人爲妾。妓夢張謂曰。汝誘我同死。而今獨活。行將與汝就質陰曹。以泄此憤耳。逾年。妓爲其嫡所

尋憤激服毒死。人盡云負張之報。其所以不死於疾而卒死於毒歟。余謂張咎實自取。其遷怒於妓。是張死而猶頑鈍無知也。妓之死。亦命數會逢其適。非張之果能為厲而死之也。紀之以警世之戀妓者。

趙翼簞曝雜記

廣州珠江。蠶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為生計。猝難禁也。蠶戶本海邊捕魚為業。能入海挺鎗殺巨魚。其人例不陸處。脂粉為生者。亦以船為家。故冒其名。非真蠶戶也。珠江甚闊。蠶船所聚。長七八里。列十數層。皆植木以駕船。雖大風浪不動。中空水街。小船數百往來其間。客之上蠶船者。皆由小船渡。蠶女率老妓買為己女。年十三四。即令侍客。實罕有佳者。晨起。面多黃色。傅粉後。飲卯酒。作微紅。七八千船。每日皆有客。小船之繞行水街者。賣果實香品。竟夜不絕也。余守廣州時。制府嘗命余禁之。余謂此風由來已久。每船十餘人。恃以衣食。一旦絕其生計。令此七八萬人。何處得食。且纏頭皆出富人。亦衷多益寡之道也。事

卷四

朝嘉風月記

三十二 香 飽

遂已聞潮州之綠蓮船。較有佳者。女郎未笄。多扮作僮奴。侍側。官吏亦無不為所染也。有狀元夫人者。尤絕出。某修撰視學粵東。試潮畢。以夏日回廣州。所坐船不知其為綠蓮也。夜就寢。忽蓬頂有雨。滲及枕邊。急呼群奴。奴已各就妓船。去莫有應者。忽船後一麗人。裸而執燭。至紅綃抹胸。脂潔如玉。褰帷就視。漏處修撰不覺心動。遂囑焉。船日行二三十里。十餘日至惠州。又隨至廣州。將別矣。而麗人誓欲相從。謂久墜風塵中。今得侍貴人。正如蛻骨得仙。若復淪下賤。有死而已。請隨入署。為夫人作婢。以沒世。淚如雨不止。百計遣之。不去。贈以五百金。始歸。而不知正其巧於索資也。及歸。而聲價益高。非厚幣不得見。人皆稱之。謂狀元夫人云。

哀枚隨園詩話

久聞廣東珠娘之麗。余至廣州。諸戚友招飲花船。所見絕無佳者。故有青唇吹火拖鞋出。難近都如鬼手擊之句。相傳潮州綠蓮船人物殊勝。猶未信也。後見昆陵太守李甯圃程江竹枝詞。曰。程江幾曲接韓江。水膩風微蕩小樓。為恐晨

曦驚曉夢。四圍黃篋情無留。江上瀟瀟暮雨時。家家蓬底理哀絲。怪他楚調兼潮調。半唱消魂妙絕詞。

檀萃楚庭稗珠錄

吳殿撰於潮眷一妓。妓持帋乞詩。即書一絕云。濤箋親捧剪輕霞。小立當筵蹙錦鞵。休訝老坡難忍俊。多因無奈海棠花。此妓聲價頓增。人因呼為狀元嫂。蓋粵妓稱為阿嫂。因殿撰之眷而獨異之。故稱狀元嫂也。後知交間有見之者。而人頹然而目衡焉。不似當年李琪風韻。使殿撰而在。再得見之。則影搖千尺。聲撼半天。能無再借重於端明乎。

吳樹珠擊紅餘話

珠江襟帶羊城。上承滄浪。滄浪滄滄。合流入海。粵秀屏其北。虎門障其東。羣峯拱翠。一水拖藍。中央海珠石。隨波上下。勢欲浮去。夾岸闌闌千家。風欄雪檻。宛如海上蜃樓。真者疑幻。其間帆檣如林。青雀黃龍之舫。集于洲渚。別有花艇藏嬌。靚粧炫服。照臨波鏡。乃水上平康里也。每當夜靜月明。皓腕當窗。絳樹之清

卷四

朝嘉風月記

三十三 香 飽

歌競奏。綠珠之玉笛橫飛。雖竹西歌吹。無以加茲。然綺羅絃管。大抵長鬚奴大腹。賈徵逐其中。若杜樊川。書記風流百無一焉。此則烟花減色。而亦珠江之辱矣。

潮嘉風月記跋

潮嘉風月記。蓋仿余澹心板橋雜記而作也。觀陳蠶戶瑣事。非不媿媿可聽。顧繞出墨池。便登雪嶺。文人月旦。每多失實。所見不逮所聞。作者恐亦未能免俗耳。乙亥孟夏。震澤楊復吉識。

香艷叢書一集卷四終

泛湖偶記

武林繆良蓮仙

丁未夏。予泛棹西泠橋畔。別舟坐麗人斜露背影於蓬窓外。風鬢霧鬢恍如神女凌波。予口占阮郎歸詞一闋。微吟云。衫羅膚玉映分明。舟窓背影。眞風兒偏肯做人情。吹來橋畔。雲鬢墮。可憐生。擬從湖口迎。風兒不肯做人情。阻儂舡一程。韻隨風度。麗人若有所聞。含笑回眸。而予舟已遠矣。薄暮山南山歸。舍舟而行。過堤上寓樓。紗窓半啟。則麗人在焉。予徘徊久之。復吟最高樓詞云。垂楊裏。隱起最高樓。雕欄曲。綺窓幽。碧宵乍看開金鏡。珠簾卻好上銀鈎。倚樓憔悴。着我一回眸。他初見人來。微辭後。他又見儂來。凝望久。思展步。已勾留。應知心事遙難達。如傳眉語轉含羞。倒教人平白地一天愁。吟已夕景蒼茫。衆山如睡。予懼城闌之隔。踉蹌歸家。感而成夢。嘗譜高陽臺詞以紀之云。皓月初升。良宵大好。愁人總在愁中。靜掩雙扉。倦眠孤枕。朦朧誰家二十輕盈女。喜孜孜。慰我途窮。最堪憐。一握擎來。三寸弓鞋。依稀認得芳容。似前曾相識。今夕重逢。喘息

卷二 泛湖偶記

十一

香飽叢書 十九 九 集

噓噓。嬌聲怯怯。惺忪。醮樓更鼓敲來急。把佳期一霎成空。儘無聊剔起殘燈。聽叫幽蛩。次日復至其處。朱門晝掩。闐其無人。問鄰人知爲姑蘇巨家。寓此月餘。今晨已還吳門矣。悵然而返。作唐多令詞以寄意。多少離別衷。相思誰與同。水程三百信難通。曾記向人閒語處。明月下。隔簾櫳。西子返吳中。空廊響屐空。夜深獨立怨東風。便令身輕如燕子。飛不到。館娃宮。事隔三載。未能去懷。庚戌春偶步湖堤。日將夕矣。忽一小鬟招予曰。家主人候久。隨指前巷小門。相與款戶而入。主人出。即前所見之麗人也。予頗錯愕。麗人笑謂予曰。君忘三年前。一面緣耶。向在湖濶。辱君獎以新詞。雖未能暢聆。然微聞音韻。知爲此間才士。本欲一圖良晤。奈已定歸期。遂爾相失。因叩予姓氏。麗人喜曰。名下無虛士。君往歲非館吳門某氏者耶。君時作永遇樂詞有云。叫破碧雲。問天何苦令人若此。淚灑西江。和濤滾滾。直下三千里。又云。二十四年。大半消磨。馬足車塵裏。此詞流傳閩閩。妾愛誦不去口。謂蘇辛秦柳。不是過也。獨恨才子窮途。佳人薄命。往往同一浩嘆耳。予唯唯謝。亦叩以姓氏。堅不吐。少頃。黛臉微紅。不勝怨慘。低告曰。

妾愛才若渴。不幸辱於粉紈。前見君文采。眷戀已非一日。適從窓隙窺見之。感觸舊懷。特命婢子奉擘清話。已憎越禮。安可再以姓氏告耶。君如異日垂念。但誌小字香卿可耳。既而治酒。予背誦高陽臺等詞。麗人曰。君詞藝矣。然妾非無情者。羅敷有夫。使君亦應有婦。妾與君爲文字交。則可。其他當結再生緣也。予聞之。肅然生敬。酒半。麗人以今夕之遇。不可無詞以紀其事。予調倚沁園春云。小巷幽灣。轉過溪橋。輕叩朱門。聽有人啟齒。低聲問訊。有人啓戶。笑口歡迎。尊酒相陪。寒暄略敘。看似無情。卻有情。眞堪謝。謝宵來好雨。幫着留人。今朝邀幸三生。把往日相思。一夕陳。記你初見我。蓮塘銷夏。我重逢你。桃港嬉春。一日三秋。離多會少。情話依依。天已明。還堪恨。恨此番別後。依舊迷津。麗人賦一斛珠詞云。今宵歡聚。綠窓下。並肩兒語。綫箋公譜相思句。說不留情。總被情牽住。一刻千金空擲去。他時重會。知何處。風吹斷。鶻鶻。悵悵恨。風前還向東風訴。復飲予三爵。并以金跳脫相贈。揮淚而別。

麗人不知何日反蘇。而蓮仙從此割斷柔絲等語。秦宮一夢。觀麗人錚錚數語。亦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矣。而說者曰。此蓮仙幻筆。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卽以麗人爲湖光之變滅也。可卽以麗人爲墨沼之烟雲也。可憐。李紹城

卷二 泛湖偶記

十三

香飽叢書 十九 九 集

蓮仙多情。當有此種佳遇。東渠與森。繆君晤予時。道此事。津津不去口。予嘗謂之曰。母乃太痴。麗芳女士尤則。嫌此。不過如陶靖節賦閒情耳。無傷蓮仙盛德。崔陶士

香豔叢書

十五集卷二

帝城花樣

離芳小譜序

蓋聞五行之秀。鍾於人者為多。百年之中。當其少也最美。况乎國色天香之品。惟杜稱丹。鶯文鳳藻之義。得雄者。豈賦麗之譽。端有歸矣。則有吳會名花。皖江秀品。以南朝之金粉。作北地之胭脂。備子弟數登場。宿諳六引。現婦人身說法。即是三摩。宜乎燕姬趙女。粉黛為之不光。袖子施孫。珠玉所由專美也。然而愛河難溢。亦當辨別淄澠。花市類經。詎未周知香色。以綺情之深淺。分湘管之等差。厥有數端。所堪縷述。若夫公子多情。玉郎初嫁。春風省面。恍記三生。夏日相思。難消一畫。我固非伯牙之琴不聽。卿亦惟渙之之曲方歌。琴箴則阿堵撩人。入席則醉鄉庇我。小腰一捻。三眠軟玉之枝。大體雙呈。五夜銷金之帳。斯固蘭因絮果。自有前根。膩粉酥紅。親於凡豔矣。亦有以愛及愛。無情有情。以我客之

帝城花樣

一

香豔叢書 十五集 卷二

結歡。幸彼姝之常聚。酒樓寄興。曾吟媚子之詩。歌館聞聲。已識念奴之曲。蘭蕙原視為清友。蒹葭亦倚於玉人。若此之類。蓋亦繁矣。至於逢場作戲。搗檀聽鶯。我無一面之緣。卿有十分之色。惟兼好之必察。亦有技而皆庸。鄂君自美。本無關翠被之情。小玉堪怜。原未識黃衫之客。苟其人可取。亦於我無遺焉。僕長安作客。夢說春婆。短景懷人。愁深秋士。響纒未繼。憐癡同執袴之兒。文字無靈。賈賦作金囊之序。風懷所寄。月旦斯評。言擇其尤。廿四花之品格。徧書合部。一千佛之名經。蓋遠之仿畫。訪錄之遺規。而近以繼燕蘭譜之墜緒也。噫。世非無目者。請觀曲部班頭。我亦箇中人。自笑名場傀儡。

帝城花樣自序

昔神女魏夫人。隸春工。凡天下草木花片。數之多寡。色之青白紅紫。莫不於此賦形焉。王丹麓看花述異記。述夫人之語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以汝惜花。故得見此。緣殊不淺。余作辛壬癸甲錄。錄五人。長安看花前記。記七人。長安看花記。記八人。長安看花後記。記七人。百花齊放。皇州春色。豈屬春官矣。

既各為之小傳。乃考其大凡。為目錄曰。帝城花樣。他日走馬長安者。可以依樣求之矣。

帝城花樣後序

余作寓公五六年。遂有燕市酒人之目。案頭置一簿。日赴歌樓聽曲。夜歸則書歌曰。某日某部在某園。某人演某劇。大題帶端。及時行樂。排日選之一時妙選。可按籍而稽。古人有樓羅歷。月旦評。殆合而為一焉。既於丙申夏。為長安看花記。今丁酉二月。後補撰看花前記。及辛壬癸甲錄。成合裝為一帙。即以此八字冠其首。不忘初志也。癡人說夢。一何可笑。綺語罪過。知難免法秀之詞。然飛鴻踏雪。留此一重爪痕。日下舊聞。正不容闕此外編耳。

書長安看花前記辛壬癸甲錄後

道光丙申。奉試報罷。余出居保陽。有小伶翠翎。新自京師來。眉目楚楚如畫。問其齒曰十五。字曰韻琴。舊隸春臺部。盡余在都時。固未之識也。酒半。捧執扇乞填詞。書柳梢青一曲付之曰。記否相逢。春山賣裏。春水波中。聚馬樓裏。藏鴉門

帝城花樣

二

香豔叢書 十五集 卷二

巷。歸燕簾櫳。好春牛怕忽忽。歌扇底芳心自同。藍尾杯深。紅牙拍緊。沈醉東風。既而囉靈西匿。華鏡徧張。催花傳箭。豪飲連日。酒酣相與縱論春明門內人物。乘醉捉筆。為長安看花記一册授之。嗟夫。僕年三十矣。萬里未歸。二毛將及。每念陳同甫。華燈縱博。雕鞍馳射之語。能不怦怦。唐人王之渙。與高適。王昌齡。旗亭畫壁。至雙雙發聲。唱黃河遠上白雲間之句。拊掌曰。田舍奴我豈妄哉。諸伶羅拜。盡醉乃罷。此千古美談也。僕以貧俗之累。久作寓公。走馬燕臺。無過藉彼柔情。銷我豪氣。而任性疎脫。不自羈檢。雖不至如翁叔元。遠遭怡園爆竹炙面。而黃仲則粉墨淋漓。歌哭登場。秀師拈榷。豈拂見詞者屢矣。嘗自署大門曰。南國衣冠。西京輪蓋。東山絲竹。北海壺觴。尋復易之曰。敢擬蓬萊誇白傅。聊將絲竹慰蒼生。又集宋人句。為楹帖云。書卷五千誰入室。陸放翁詩。酒徒一半取封侯。詞又集慢詞長句云。仗酒秋清愁。花銷英氣。美白石。縱家傳白璧。誰鑄黃金。張江雲英雄習氣。豪傑初心。情見乎詞矣。中秋後。杖策盧龍塞上。邊關風月。感慨尤多。扶風豪士歌。不堪更讀。因自榜所居曰。夢俠室。九月三日。秋窗聽雨。用吳

穀人學士高陽臺韻曰。一桁簾垂。一枝燈翦。如烟如夢光陰。又近重陽。秋痕易上秋襟。角巾已悔浮名誤。甚傳杯還動深深。奈秋聲不住如等。彈破蕉心。客船換盡歌樓味。漸微寒斗帳。不耐羅衾。縱逼中年。誰曾慣聽秋砧。櫻桃記否開筵。處澗琴絃。煮夢沈沈。剩今宵笛裏霖鈴。自譜微吟。時才學長生殿開鈴一曲安定郡王侯鯖錄。載魏城君謂東坡曰。秋月色不如春月色好。王子霞則謂奴所不能歌者。是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坡笑曰。我方悲秋。汝又傷春。案毛詩。秋士悲春。女怨理固宜然。惟是言者心之聲。與境推移。長笛一聲人倚樓。斷非謝鎮西著紫羅袴褶。據胡牀。臨城樓北窗。彈琵琶情態。倘使桓子野聞之。亦當但喚奈何而已。僕以辛卯六月離家園。今計當俟明春試後。乃得南歸。僕指正合八年之數。憶壬辰初入都時。有辛壬癸甲之語。殆爲之兆也。文章憎命。魑魅喜人。京洛縉纒。遠集衣袂。劉伶荷鋤。畢卓盜甕。阮籍眠罇。大抵有托而逃。古今傷心人。豈獨信陵君哉。屠門酤肆中。酒食游戲相徵逐。閱人多矣。物換星移。風流雲散。岐王宅裏。崔九堂前。梨園菊部中。老輩存者。寥落如曙星。當乾隆年間。得吳

卷二 帝城花樣

二

香館叢書 十五

太初撰燕蘭小譜以傳嘉慶年間。雖有驚花小譜之作。今寂無聞焉。傳不傳固有幸有不幸也耶。以余所及見諸人。今皆半成父老。倘不及今撰定。恐十年後無復有人能道道光年太平盛事者矣。丁酉入春以來。同雲釀雪。春寒特甚。簾衣窄地。剪燈命酒。坐憶故人。各撰小傳。是爲長安看花前後記。既復補撰辛壬癸甲錄。志緣始也。其間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善善從長。弗爲豁刻世之有心人。於寒夜重閣。曲幃四垂。麝氈重疊。燒燦燦四五枝。參差列几案。設大小宜爐數事。選沈水結隔砂蒸之。溫香靜對。魂夢俱適。旁有知心青衣。如紫雲其人者。方且撥鼎中獸炭。煖越中陳冬釀。於梅花水仙影中。按拍引曼聲。度賞花時北曲。不覺欣然爲浮大白。又或清暑招涼。於竹林深處。六扇文窗。茜紗盡拓。簾紋如水。簾影若波。以大白瓷盃貯新汲井華水。浸荔枝三百顆。與調冰雪藕之人一同啖。盡已乃竹爐候火。聞瓶笙聲。水火相得。吟嘯互答。當此之時。展此錄此記讀之。夕陽一牛。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如聞其聲。如見其人。以視落花時節相逢。定當何如耶。中和節後三日。春風如厲。陰霾竟日。日色皆

黃窗紙浙浙作秋聲。百花生日近矣。二月邊城未見花。今始信然。排悶折紙。自誅自寫。遂已真然成裘。昔余澹心之作板橋雜記也。援道君在五國城。作李師師傳爲說。豈非以佳人難再。故作此情癡狡猶耶。余讀竹垞詞集。自題解珮令曰。十年磨劍。五陵結客。把平生涕淚都飄盡。老去填詞。一半是空中傳恨。幾曾圍燕釵蟬鬢。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紅粉。料封侯白頭無分。抗節長吟。不覺唾壺擊碎。呼童熱火。炙疏齋半爨。慨然觸三爵起。奮筆題門曰。燕巢豈可樂。龍性誰能馴。嗚呼我輩鍾情。狂奴故態。一時呈露。書之以當佛前發露懺悔云耳。

長安看花後記序

我生也晚。不及見乾隆嘉慶間人。辛壬癸甲以來。淹留京師。洛陽名園。日涉成趣。青衫塵滿。翠袖寒多。迴首前塵。但喚奈何。丙申夏五。適遇韻琴。新來保定。皇州春色。尙能言之。然所識已大半道光十六年內所生人矣。嗟夫。此中不過五年爲一世耳。僕北來曾幾何時。已不勝風景不殊之感。金樽檀板。翠海香天。坐

卷二 帝城花樣

四

香館叢書 十五

享盛名。消受豔福。爽鳩之樂。果未渠央也耶。旬日後。仍將入春明門。輒篝燈記此。以授韻琴。他時長辰美景。賞心樂事。能念及軟紅十丈中。尙有人低徊慨歎。如桓大司馬者在否也。佛說因果。曰去來。今僕說現在法。以目前爲斷。雖第一仙人如梅鶴堂之韻香。亦不得闖入。僅於傳經堂中一及之。體例然也。暇日當別爲立傳。以甲午以前人物足之。繼燕蘭小譜。驚花小譜之後焉。此別行。

檀蘭卿傳

檀蘭卿。名天祿。或云默齋之裔也。元時有歌妓眞眞。自云西山後人。姚牧齋爲翰林承旨。於西玉堂開宴。日見之。白丞相三寶奴。爲落籍。以妻小史黃康。明德之後。門戶零替。往往有之。可爲浩歎。先是天祿蓄一弟子。學武小生。頗秀慧。一日歌樓演劇。坐中有入觀刺史。怪其神情不似優兒。有所振觸。亟還寓召之來。細詰姓氏。里居。及墮落之由。則其從子八九歲時。迷失道。爲人掠賣者也。刺史悲恨。鳴之官。天祿多方賁。乃得薄贖。論城旦。春歲滿復歸京師。依然傳粉登場。衆徒教歌舞。余嘗有詩云。一曲琵琶萬古悲。幼芳狼藉海棠枝。酒邊更讀王

郎曲天祿生還喜可知。昔宋南渡時。辭幼芳爲朱文公所察。無服辭。但曰。不可。以吾汗士大夫。乾隆間。陳銀兒被逮。荷校以徇。遂還四川。而國初蘇州王紫稼。重入都。謁冀太常。竟爲江南御史杖殺。薄命遭逢。又有幸有不幸焉。有女曰芙蓉。明慧黠冷。有長安麗人之目。都人士聞聲傾想。紅襟小燕。入幕窺簾。思竊比西家宋玉者。以千百計。既得玉香爲快婿。于歸之夕。催妝却扇。喜可知已。於時。日下羣公。戀戀識兩家者。咸會豐玉國香兩地。笙歌燈火。極一時之盛。花天月地。又添一段佳話矣。舊與天祿齊名者。曰天寧。徐娘雖老。風韻猶存。今固猶在天祿之上也。

楊法齡傳

法齡姓楊。當年所稱三法司之一也。早脫樂籍。買屋石頭衛。杜門却掃。不畜弟子。曰。吾輩嘗種種苦趣。受諸無量恐怖煩惱。幸得解脫。彼呱呱小兒女何辜。奈何遽令著爐火上耶。壬辰春。余從友人訪之。言論風采。如太阿出匣。色正芒寒。令人不可逼視。覺扶風豪士。在人目前。一洗金粉香澤習氣。既而南枝興思。

卷一 帝城花樣

五

香艷叢書
十 五 集

一舸翩然竟歸。人亦謂其此行作五湖長。不復出矣。未幾復來京師。則所挾數千金。已盡散諸宗族鄉鄰之貧者。慨然曰。吾十餘歲家貧無所得食。父母鬻我。子身入京都。幸而載數千金以歸。念吾宗族鄉鄰之貧者。猶吾昔日也不周之。吾昔日之事。保不復見於今日。今日子身入都。固十年前故我也。吾舌尚存。何害。烏虜。由前之說佛也。由後之說。俠也。若法齡者。今之古人哉。

吳桐仙傳

吳金鳳。字桐仙。聰穎特達。文而又儒。近日文人。所稱吳下阿鳳是也。其師嘯雲。名法慶。故四喜部名。桐仙既入春臺部。遂有出藍之譽。風格灑然。談諧筆札。色色精妙。所與游多富世文士。性復苦溺於學。故朱藍湛然。厥功甚深。所居曰玉連環室。又有竹平安館。揮架皆精。几案間錯列舊銅瓷器數事。皆蒼潤有古色。過其門者。或聞琴聲冷。冷出戶外。僉曰。此中有人。諸名士以春秋佳日。集其家。闌題分牌。桐仙必參一席。墨痕淋漓。與襟袖酒痕相間也。書法松雪老人。尤工繪事。學歐香館寫生。作沒骨折枝花卉。殊有生趣。所作韻語。楚楚有致。暇

復倚聲。學填長短句。亦自可誦。指事類情。一座傾倒。以故文人學士。亦樂與之遊。年逾三十。而尋春車馬。猶爛其盈門。云昔王子猷性愛竹。所居輒指之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而晉人又言。坐無車公不樂。亦可以審所自處矣。若桐仙者。可封瀟灑侯。葛蒲下拜。甘蕉許彈。坐對此君。自爾蕭然意遠。

緝蕪傳

長春。字緝蕪。春福堂主者。道光年所稱狀元夫人是也。乾隆初。畢秋帆先生春試。報罷兩京師。桂官一見傾倒。固要主其家。課讀課書。如嚴師畏友。庚辰秋。帆尙書第一人及第。時史文靖公。重宴瓊林。來京師。謂諸君曰。聞有狀元夫人者。老夫願得一見。一時佳話。流傳至今。隨園所謂合使夫人讓語封者。正指此事也。皇州春色。百花爭放。秋芙在羣芳中。如紫薇善笑。又如薔薇多刺。品格固未足高。然尚不至如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也。北人呼長春花爲土抹麗。其花見日則歛。向夜復開。四時不斷。而託根流蔓。生不擇地。既少芬芳。又復且暮變易。富萬葩競秀時。培植妙卉。寸土尺金。願令此無足重輕之小草。蔓

卷一 帝城花樣

六

香艷叢書
十 五 集

延庭階。大是恨事。若長春者。其品格在萬花中。乃適如其所自名耳。海鹽朱九。采山。以癸酉拔萃。爲戶部郎。見長春愛之。甚幾無一日不浹洽。無何采山以乙酉丙戌聯捷。廷對魁天下。世遂以狀元夫人目長春。而要其識見。則遜桂官遠甚矣。

琵琶慶傳

慶齡。能彈琵琶。故稱琵琶慶。男子中夏姬也。嘉慶間。卽擅名。至今三十年矣。年過不惑。而韶顏稚態。猶似婉孌。爲男子裝。視之纔如弱冠。若垂鬢擁髻。撲朔迷離。真乃如盧家少婦。春日凝妝。豈榜嚴十種仙中。固有此一類耶。酒人中推爲大戶。巨觥到手。如驥奔泉。未嘗見其有醉容。又吸阿芙蓉膏。日盡兩許。世傳此爲鸞粟液。合諸藥所製。能鑠肌膚。損顏色。服之容光銳減。慶齡服此廿餘年。而面目豐腴潤澤。視嗜昔少好時。容華不少衰。洵是奇事。或謂其得斟雉之術。理或然也。演宛城作張繡叔姆。余未及見。見其盪湖船小曲。抱琵琶出。隨歌筵。且彈且歌。身聲嬌態。四座盡傾。燭影搖紅之下。釧響釵光。鬢絲鬢影。無不入相。蓋

其平居。入夜輒臥對一燈。往往中旦。朝曦已上。始擁被酣睡。亭午猶息。偃在牀。酒樓指名坐索。必俟日昃。始徐徐來。故茶園徵歌。久不與列。而酒後燈下看美人。始適得其妙。幾忘為東塗西抹阿婆矣。三慶後來之秀。林立庭階。若論彼中人名聲。大半皆其孫曾行。當其輕攜慢撚。流盼送媚時。偷睨場後小兒輩。駢肩窺簾。喁喁私語。往往吃吃笑不能自禁。政其當場意態。都無一定。隨所感觸。如風水相遭。自然成文。非他人所能及也。聚妻妾。蓄弟子。而弟子苦無佳者。以故門風不振。至大婦小妻。分曹列豔。鴛鴦七十二。花葉自相當。慶齡處其中。如豹仙紫雲銷魂。春娘換馬。習為常事。欸欸蜻蜓。深深蛺蝶。秦宮一生花底活。不數金釵十二行矣。余曾見其小女。年纔十歲餘。嬌鳥戀巢。慧麗柔媚。在枇杷花下。撲胡蝶。捉迷藏。殊有姿致。洛陽女兒。難得此宛轉如意者。掌中夜光珍重。護惜宜矣。太初山樵。燕蘭小譜。以魏長生為殿。余作長安看花前記。以鳳翎為殿。長安看花記。以天喜為殿。今此錄以慶齡為殿。同一例也。

長安看花記

蕊珠舊史掌生氏著
管領華芳使者刪定

卷二 帝城花樣

七

香艷叢書
十五集

韻香傳

余讀馮子猶所作愛生傳。不禁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子猶之言曰。天之縱生。以慧者。適以禍生。而齋生以壽者。安知非所以憐生而脫之。嗚呼。千古傷心人。當萬萬無可奈何之時。往往故作達觀。強為排遣。大都有此奇想矣。余自壬辰春入春明門。所識第一仙人曰韻香。韻香者。林姓。名鴻寶。吳人。來京師入傳經堂。隸嵩祝部。學歌舞才兩月。即出臨紅氍毹。上按節入奏。銖黍不爽。而其穠纖合度。修短得中。進止動靜。妙出天然。樓上下。萬目萬手。萬口。嘖嘖稱歎。是好耶子。嵩祝部一時聲譽頓起。座中客常滿。有隔日豫約不得入坐者。從此徵歌舞者。首稱嵩祝。不復顧春臺三慶矣。今去韻香之沒已三年。春臺三慶。名輩林立。且多後來之秀。望之如芝蘭玉樹。森列庭階。而嵩祝座中。人不少減於曩昔者。韻香為之也。韻香既歿。奇失身舞裙歌扇間。居恆鬱鬱不自得。雖在香天翠海中。常如土木形骸。積中散不假修飾。而何郎湯餅。彌見自然。知安仁羊車。良非虛語。既工愁。復善病。日日來召者。紙片如山。積困于飲食。至夜漏將盡。猶不得已。

每攬鏡自語曰。叔寶璧人。則吾豈敢。然看煞衛玠。是亦可慮。歲甲午。三年期滿。將脫籍去。其師詰人也。密遣人召其父來。啗以八百金。再留一年。韻香慨然曰。錢樹子在。願不能少忍須臾耶。廼廣張華筵。集諸貴游子弟。籌出籠計。得三千金。盡舉昇其師。乃得脫籍去。徙居櫻桃北垞。署其室曰解鶴堂。於時文酒之會。茶瓜清話。咸集焉。韻香周旋其間。或稱水煑茶。或按拍倚竹。言笑晏晏。誠昇平之樂國。亦欲界之仙都也。而愁根久種。病境已深。居三月而疾作。疾不半載竟死。死之日。扶病起誓佛曰。淚痕洗面。此生已了。願生生世世。勿再作有情之物矣。時道光十四年十二月也。年纔十八。嗟乎。韻香以成童之年。始入都。從師學。無幾日。即以其色藝傾都人士。從此賓筵客座。招邀無虛日。油壁錦幃。六街九陌。車如流水。馬如游龍。招搖過市。如坐雲霧中。夜分來歸。則已絳蠟高照。紅梁宿溫。茗談瓜戰。延伫已久。絕纓錯烏。紙醉金迷。卜盡下夜。歡樂未央。他人所歎。羨企望不能得者。韻香當之。乃出亦愁入亦愁。以故不得更竟其業。僅以偷詩賞荷吞舟三鮑擅名。每當廣廈細旒。長笛一聲。四座寂然。無敢議者。自有視視

卷二 帝城花樣

八

香艷叢書
十五集

韻香。耳有聽聽韻香。手有指指韻香。一似祇應天上。難得人間。但覺此身在絳霄碧落間。所謂玉殿吹笙第一仙。十四樓中第一聲。是耶非耶。昔人論文。謂單詞隻字。自足以傳。信知貴精不貴多矣。其人肉與骨稱。態與體稱。神湛湛如秋水。氣溫溫若春蘭。使宋玉陳思見之。當恨不為作賦。余嘗謂天地生人。匪易。美婦人不多。美男子尤少。美婦人吾未見。所見美男子。惟韻香耳。韻香之為人。沈靜寡言。而來前者。莫不各得其意。以去。太原公子。褻裘而來。大家風度。故應爾爾。使為閨中秀。足當幽嫺貞靜之目。藐姑射仙子之山。有神人焉。綽約若處子。肌膚若冰雪。此之謂矣。惜其為弟子時。無私蓄。既得落籍。居室草創。未幾遂病。不能出門戶。惟二三知己。日來為之檢點茶鐺。料量藥裹。猶力疾強起。談諧甚樂。至於金夫銅仙。大腹賈。長鬣奴。素少相識。無過而問焉者。以故妻甚。及其卒也。斂手足形。幾不能備含殮。諸文人聞赴。至。束芻沐柳。凡附身附棺者。皆翰墨香也。子猶又言。昔宋詞人柳七郎。不得志於時。落魄以死。賴諸名妓贖錢而葬。今愛生不葬於妓家。而葬於吾黨。所以報也。則吾安知今日之所謂愛生者。

非即宋之名妓中人乎。信斯言也。以隻雞絮酒酬韻香。韻香必含笑於九京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蕊仙傳

王長桂字蕊仙。辛壬間與韻香春珊鼎足而立。名在第二。目之曰蕊榜。是時韻香爲第一。仙人國香也。以韻勝。蕊仙牡丹也。爲韻品。然蕊仙所以遜韻香者。亦正以美而黜爲累。不得不讓上界仙人。出一頭地耳。蕊仙豐容盛鬋。嚴妝飾。往復進退。光動左右。求之凡女子中。殆無其匹。唐人當日呼太真爲解語花。又曰海棠睡未足。而元微之會真記之狀鶯鶯。則曰嬌羞融冶。力不能運肢體。不意蕊仙乃以一身備之。當日於錦繡萬花谷中。如火如荼。壓倒羣芳。獨占春光九十。使觀者沈酣其中。目不給賞。豈浪得名哉。

春珊傳

莊福寶字春珊。三慶部都大慶弟子也。後乃自居玉照堂。色藝既邁人。而言語又妙天下。其爲觴政酒錄也。座中無慮數十人。人各有性情。有面目。有技藝。有

卷二 帝城花樣

九

香艷叢書

志趣。有喜忌。或動或靜。或默或語。裙屐逶迤。觥籌交錯。春珊從容耐答。或迎其意以發之。或導其意以達之。或如其意以償之。或助其意以足之。莫不聽其開口而笑。各得其意以去。信乎春珊爲如意珠。雖取懷而予。不是過也。有時名流燕集。洗硯磨墨。折牋醺筆。選香而添。擲花而潤。當之者往往如懷素草書。僧繇畫壁。觸處洞然。風發泉湧。汨汨其來。不可方物矣。又如說平話。圖險語。徑路既絕。風雲未通。諸名士。方且搖玉柄。摩尾。擊鐵如意。瞪目哆口。如木雞。春珊每於辭理將屈之時。施青絲步障。爲小郎解圍。或竟如玉環。放玉色。揚子。亂扇而罷。生平對客。不爲危言激詞。而對之者未嘗不意也。消談言微中。可以解紛。春珊有焉。曩家居時。曾於六篷船中。見父執葉星曹所書集句云。秋菊有佳色。春蘭如美人。今日國香服媚。非韻香莫足當之。至若東籬把酒。坐對南山。伴柴桑舊宰。獨占秋光。春珊庶幾近之。年來臉玉猶潤。喉珠不圓。退處玉照堂中。日傾三蕉。自取醅醕。不復錦袍纏頭。作昔日狡獪事矣。予識春珊最遲。問其年。曰二十。烏虜乾隆年間。魏長生年二十七。始自蜀來京師耳。今日成功者退。乃在弱冠

時。否者羣起而嘲笑之。烏知阿婆三五少年時。亦曾東塗西抹來哉。

冠卿傳 翠翎附

玉香字冠卿。後起中前輩也。亭亭玉立。秋水爲神。顧梁汾詠梅浣溪紗曰。一片冷香惟有夢。十分清瘦更無詩。小樓風月獨醒時。空山流水。冰絃一撫。清冷冷。令人蕭然意遠。目爲檻外人。妙玉可謂神情畢肖。暗香疏影。固應在孤山伴。通仙借老矣。然其掬月一齣。爲韓國大姨。以瑤池之品。寫金屋之姿。天上風光。迥非凡比。而舉體皆媚。柔若無骨。廻翔旋折。飄飄欲仙。觀者幾欲持衣裾。恐其因風而去。固應瑤台獨步也。娶婦名芙蓉。爲國香堂愛女。璧人一雙。一時稱快。丙申四月十三日。花燭之夕。余賦賀新郎。昔康熙間。汪蛟門舍人納姬。徐方虎。王西樵。周雪客。陳緯雲諸公。門險韻。同用此調。余輒依其韻譜之。不知迦陵雲耶。新婚之作。嫌太熟也。詞云。一桁簾衣卷。藕花中。並蒂移花。羊車初遣。莫笑一生花底活。未許露華輕泣。况紅藥留春如繭。一家並肩人鏡裏。問近來眉樣。今深淺。紫雲曲。譜親展。國香服媚名遠。願記索郎瑤台飛白。親願禁扁。爲檢河

卷二 帝城花樣

十

香艷叢書

魁繡秘笈。不吠耶。環白犬。許平視。磨輒幸免。不碍二分春似水。算長安添數看。花典圓月照。華燈剪。其弟子曰翠翎。字雨初。風骨未驚。而宛轉如意。趙秋谷海。韻小譜中。所稱飛鳥依人。意態近之。如山茶花。穠而不俗。大家人兒女。固應爾。爾演茶叙。供花二齣。俱有可觀。嘗尊前捧硯。乞留題。爲署居室曰。聽春樓。楹帖曰。半榻茶烟圓夢夜。一簾花氣釀愁天。飛鴻踏雪。動西爪痕。他時杜牧尋春。又添一番惆悵矣。書至此爲之憮然。

小蟾傳

聯柱字小蟾。黃姓。皖之太湖人。世俗所稱狀元夫人。長春弟子也。爲人疏節。關目如小人家兒女。而意量自遠。性伉爽。笑語甚豪。每以伶俠自處。所不當意者。往往如灌夫罵座。冷若冰雪。余嘗戲呼爲尤三姐。愛之者阿其所好。乃直欲以枕霞舊友擬之。小蟾欣然。謂掌生品評不謬。足見其胸抱。亦可謂有自知之明者矣。見客長揖不拜。高談雄辯。驚其座人。願好訐直。以招人過。人多不能堪。若輩成嫉之。我輩如邱東麓溫伊初諸君。尤恨小蟾甚。小蟾生於嘉慶二十五年。

道光十四年出春福堂。自居春元堂。時年纔十五。同輩中落籍之早。無過之者。

小雲傳妙雲附

玉琴。字小雲。此碧桃花也。擬之石頭記中人。極似寶琴。眉目肌理。意態言笑。無一不媚。而安雅閒逸。溫潤縝密。有時神明煥發。光照四座。對之如坐春風。如飲醇醪。古人稱溫柔。惟小雲足當此二字。比德於玉。無媿璧人。好從文士游。講論申且。媿不倦。風韻固自不凡。與妙雲同居。妙雲名桂香。亦碧雲弟子。色藝未是佳品。而舉止殊有大方家數。蓋碧雲當日。溫文爾雅。妙擅清譽。二人同師。家法固在也。小雲之為人。癯不露骨。豐不餘肉。香而不膩。圓而不甜。風流蘊藉。無纖毫俗韻。將來此中人福澤。當以小雲為最。他人恐不及也。

鸞仙傳

鳳翎。字鸞仙。陳姓。菊部中推絃索好手。嘗演別妻一齣。彈四條絃子。唱五更轉曲。歌喉與琵琶聲相答。琵琶在金元時。本用彈北曲。鸞仙齒牙喉舌。妙出天然。媚而不纖。脆而不激。圓轉瀏亮。真覺繞梁過雲之音。今猶未歇。非他人所能及。

卷二 帝城花樣

十一

香艷 五

也。丰儀修朗。笑語俊爽。雙瞳湛湛。如秋水。余嘗戲呼為玫瑰花。以其英氣逼人。大似探春也。仲雲湖填紅樓夢傳奇。葬花合璧玉為一齣。南曲抑揚抗墜。所費諧婉。非鸞仙所宜。然聽其越調門鶴鶉一曲。哀感頑豔。淒迷掩抑。雖少纏綿之致。殊有悲涼之慨。使當日竟填北曲。鸞仙歌之。當更可觀耳。丙申中和節。移居藕香堂。聯升舊居也。余為作小篆。題榜曰紫桐花館。

長安看花記

蕊珠傳史草生氏著 管領華芳使者刪定

小桐傳翠霞附

秀蘭。字小桐。范姓。此今日之牡丹花也。美豔綽約。如當年蕊仙。而品格過之。風儀修整。神氣閒雅。金粉場中。豔而能靜。擬之石頭記中人。大似蕩蕪君。天香國色。豔冠羣芳。故應一時無兩。嘗演馬湘蘭畫蘭。於紅氍毹上。染翰如飛。煙條雨葉。淋漓絹素。或作水墨。或作著色。沒骨體。娟秀婀娜。並皆妙佳。頓覺旗亭壁間。生香四溢。洵佳話也。所演雜劇。如葬花折梅。題曲瑤臺秋江。皆有可觀。勸止蘊藉。妙於語言。當日呼玉妃太真為解語花。其態度宛然在人心目中。也。丙申春

暮。小桐於燕喜堂。張筵召客。一時寶霍豪家。五陵游俠。薦紳貴介。過夏郎君。莫不樂至。來會者六七百人。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蓋光裕堂既以三世擅盛名。小桐又以和氣湯醉天下人心。復妙選春臺三慶四喜和春嵩祝五部佳伶。合為一班。試雲想之衣裳。奏錦城之絲竹。襄裳投轄。卜畫卜夜。笙歌燈火。極一時之盛。酒半。嘯雲桐仙小桐。以次奉觴為客壽。客莫不欣然。酬三爵。太平盛事。數年來所未有也。吾友趙友竹。嘗貽我執扇。命曰國香秀影。其神情態度。乃無一不相肖者。畫中人自足千古矣。其弟曰翠霞。字青友。壬癸之間。娟娟楚楚。大似杜鵑花。乙未冬始入光裕堂。張緒當年。亦是佳品也。

小霞傳

鴻。字小霞。與韻香同師。故其舉止都無俗韻。標格如水仙一朵。在清泉白石間。余嘗以初夏。偕友人訪之。芍藥已過。櫻桃初熟。文窗四拓。簾波如水。柳絲竹影。微鵬茶烟一縷。運造其室。則小霞方獨酌一壺。手黃唐堂香屑集。身聲飄詠。令人想見謝鎮西夜泊牛渚。聞袁隨汝郎。隔舫詠史情事。見客初不甚酬對。而

卷二 帝城花樣

十一

香艷 五

談言微中。使人之意也。洵佳士也。昔韻香以第一仙人。居傳經堂。望之如貌。姑射神人。爾時雖有鴻喜。蟾桂多寶同居。無能為役也。韻香既沒。傳經堂轉入春臺部。得小霞。乃殊有太原公子。褻裘而來之概。昔鄰公謂門生王氏。諸郎。義之最佳。正謂其不自束縛耳。後來之秀。位置第二者。乃拜虎賁。非顯顯標也。玉溪生詩云。月沒教星替。若小霞者。神明玉映。可謂長庚伴月。又非三心五噀比矣。

眉仙傳

雙壽。字眉仙。吳人。嘉慶以還。梨園子弟多皖人。吳兒漸少。豈靈秀所鍾。有時歇絕耶。眉仙如初日芙蓉。韶秀天然。想見王謝家子弟。執玉柄。塵尾傾倒四座。時論者擬之以邢岫煙。神情態度。幽閒典雅。庶乎近焉。嘉慶二十二年後。所生人。道光十年後。擅一時名。韻香春珊。蕊仙葦香。冠卿鸞仙。小嶠小雲。次第脫身去。秋英最後。亦於丙申夏初。自立門戶。惟眉仙瑄霞。猶作籠中鸚鵡。二人皆居韓家。瑄霞居極西道北。曰春和堂。眉仙居極東道南。曰三和堂。相去數十弓。兩恨

人望衡對字。亦恨事也。眉仙既鬱鬱不得志。眉間常有怨恨之色。幽微掩抑。不能自勝。每誦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人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之句。清淚如鉛水。往往以之洗面矣。嘗演葬花。為瀟湘妃子。珠笠雲肩。荷花鋤亭亭而出。勢聲應節。幽咽纏綿。至這些時。拾翠精神。都變作了傷春體候之語。如聞春鶯。如聽夜猿。不殊一聲河滿矣。余日之曰。幽豔。嘗謂紅樓夢曲子。盛傳於世。而瑣瑣餘子。無堪稱作瀟湘主人者。雖有佳品。非過於穢。即失之勁。不得已姑以眉仙充之。瑤草瓊花。固自與天桃郁李異耳。

瑄霞傳

法林。字瑄霞。雖無晴雲之豔。而性格近之。極似怡紅院中。林家小紅。玉仙演占花魁。以愁見妙。瑄霞則正以慧見妙。各擅勝場。使那尹靚面。能不爽然自失。冠卿亦以此齣擅名。然冠卿亦遭際順境。事事如意。所謂強笑不歡。效顰不愁。瑄霞則此身玉立。自顧頭顱如許。幽憂怨憤。時積於懷。當夫檀板一聲。亭亭扶影。眼光一注。茫茫大千。托足無地。此情此景。悵觸心傷。幽愁暗恨。觸緒紛來。故其

卷二 帝城花樣

十三

香艷叢書

低徊幽咽。慷慨淋漓。有心人一種深情。和盤托出。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不自知其然而然也。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每詠王右丞。桐川雜詩。能無慨然。燕蘭小譜有句云。若教嫁作曹交婦。縱不齊眉也及肩。趣語解頤。隨園亟賞之。折腰鬪齒。頗費周旋。文人無賴。遂有此口頭罪過。冠卿年來。亦有亮脛鶴膝之誚。苒苒拜竹。舉頭天外。瑄霞乃如春筍出林。漸欲過母。故觀場矮人。往往有元龍百尺之憾矣。既性疏脫。又慣無拘檢。不顧忌諱。遂致口角招尤。殊費調人。雖然長安人海。紅塵繡塵。閱人多矣。六街驪躑。馬盡如龍。九陌遨遊。士多於脚。黃衫誰是。翠袖寒多。一擊未能。九州自大。天刑地棘。行路難。又何怪傷心人觸處皆非也。君子哀其遇。而原其心焉可矣。

粟香傳

金桂。字粟香。曩以衆人遇之。丙申天中節。始見其演鳳儀亭擲戟。為溫侯。珠冠繡襦。挾畫戟而上。英雄兒女。剛健婀娜。兼擅其妙。欲采芙蓉花。可憐隔秋水。能傳此一片心事。驚謂鏡生曰。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待。今日非復吳下阿蒙矣。

鏡生笑曰。曩固用違其材耳。粟香此後勿復為裹頭裝。庶不失本來面目也。

綺人傳 巧林附

福林。字綺人。眉仙同懷弟。近日推大有堂桂雲。為嵩祝首座。實非綺人比也。綺人娟娟如秋海棠。置之珠箔銀屏中。迥非凡豔。金陵十二釵正冊之末。大書曰。情天情海幻情身。可卿兼美。如優鉢曇花。偶現色身。遂使絳洞花主。於怡紅快綠中心。醉欲死。自韻香去後。嵩祝部如野樹花爭發。春塘水亂飛。一枝翹秀。實難其選。綺人如隔水桃花。自然明媚。柳陰竹外。尋春裙屐。不覺成蹊矣。其同門生日巧林。字秋仙。聞已南歸。余未及見。曾於韓季卿題壁圖上一見之。丰姿娟秀。飄飄欲仙。名稱其實矣。眉仙在四喜部。雖擅一時名。而居恆對影。鬱伊善感。日念綺人。不去懷。同在花天月地中。固不能對床款洽。每見客必探綺人近狀。有過觀音寺前者。必寄聲問訊。割一味之甘。睹五紋之佩。至情至性。感動旁人。嗚呼。讀棠棣之詩。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瑤卿傳

卷二 帝城花樣

十四

香艷叢書

大玉林。字瑤卿。稱大者。所以別於敬義堂字佩珊之玉林也。其師故日新堂股采芝弟子。別居後。授徒三人。皆庸碌。瑤卿豐容多肌。富其不櫛而巾。亦是尋常兒郎。至於薰染梳掃。擢髻升歌。豐融旖旎。意態動人。醲醲香夢。怯春寒。恍惚遇之矣。演長生殿。驚變一齣。於太真醉態。頗能體會。無矯揉造作痕。所惜鶻日不鳴。三絃不敢促柱。吹笛者往往宛轉高下以就之。遂令人有鑄鐘過厚之歎耳。

秋芙傳

天喜。字秋芙。夏姓。揚州人。先年春臺部。有天喜天祿天壽齊名。故呼秋芙曰小天喜。既而突過前人。大天喜久為所掩。今歌樓但知秋芙名。天喜不復以大小別之矣。以資胭脂小寡婦上墳二齣。得名。謔浪笑傲。冷容誨淫。浮梁子弟。小曰浮梁。雖然從風。一倡百和。幾有若狂之歎。癸巳春。即耳其名。乙未夏。乃識之。碎麻被面如繁星。而眉目自然嫵媚。健談能飲。對壺杓意氣豪邁。僧稱大戶。有俯視一切之概。每當春秋佳日。三五同好。各挾所知。載筵遠紆。索拍板入酒家。

觴詠既陳。絲竹迭奏。秋芙既自命酒人。又自矜名下。俾睨餘子。旁若無人。攘袖飛觥。洵洵之狀。勢將用武。余輒笑謂取戲子來。既至。秋芙據盆高座。雄若迷龍。衆人杯杓鱗盤。雜選下注。余輒命巨甌如鉢者。滿斟爲孤注。喧闐笑語。呼盧喝雉。衆聲如股雷。六子不再。周秋芙輒亂旗靡。如春雨洗花。當於香霧空濛中。高燒絳蠟。代月照其睡態矣。其冬爲消寒之會。秋芙無日不在座。余既數以此法困之。或以告秋芙不悔也。既入座。買勇酣戰如故。其興致固是不可及。嘗爲書楹帖曰。花到生天纔富貴。玉能延喜况溫柔。秋芙所不足。意以此箴之也。名流投贈甚多。當以高小樓太史一聯最佳。曰南華秋水經常誦。北苑芙蓉豈不。如溫麗可誦。如集唐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一聯不知何人手筆。不如太阿如秋水。初日照芙蓉。二語在離卽之間。猶是讀書人吐屬也。余既習秋芙。悉知其行事。其爲人胸無城府。坦易可交。惟是率直任性。既不能作嬌嗔笑而對人。又往往有酒失。是其所短。嘗戲謂秋芙爲潑辣貨。南京所謂辣子。當是持門健婦。王熙鳳同一品格。或乃以其面有雀麻。直欲以鸞鸞擬之。非其倫也。

卷二 帝城花樣

十五

香館叢書

也。記中以秋芙位置末座者。援燕蘭小譜。抑置魏長生之例。春秋傳曰。前茅中權後勁。固有深意也。

長安看花後記

珠曆史堂生氏著
管領琴芳使者刪定

倚雲傳

金麟。字倚雲。張姓。吳人。嘯雲弟子也。倚雲既出名門。意態皆不失大家風範。綽約穠郁。自然可親。譬諸南州香草。當在夜合含笑之間。又如黃梅花。雖未是清品。要其風味。正自穠厚。丙申春暮。在燕喜堂。肩隨桐仙。執壺進酒。於時光祿堂中。翠霞秀蓮秀芝。皆捧觴隨行。倚雲乃如鶴立雞羣。置之諸郎中。固應翹然獨秀。近日諸名士。皆以第一仙人韻香擬之。衆口一詞。余又何問然。

玉仙傳三元附

翠香。字玉仙。吳兒之極媚者也。隋煬帝目司花女史。袁寶兒曰。慈慈可掬。玉仙近之。自有曼光。雙瞳秋六。馥馥當席。顧盼撩人。演醉歸。獨占水閣斷橋。及盪湖舟小曲。無不以愁入妙。留溪師嘗言若輩中人。往往十指如懸槌。一握爲笑。令

人索然意盡。惟翠香面目如曼陀羅。指掌如兜羅縠。玉筍班中。稱第一手。吾師雅人深致。有此絕妙品題。每念斯言。輒令人不忘相逢把臂時風趣。又想見王夷甫執玉柄塵尾。與手同色。傾倒時流也。若置之梨香院女樂中。當是芳官品格。嘗命之曰蝴蝶花。本草經所謂急性子。是此兒情性也。嘗榜其居曰翠海香天。楹帖曰。翠袖竹邊憐小玉。香詞茶後譜中仙。其同師者三元。面目娟秀。髮初覆額。每登場與玉仙兩兩相比。尤宜起小生。占花魁。秦小官。凝秀圓轉。殊有意致。

香吏傳

香吏。名小秀蘭。以其與小桐同名也。兒輩乃已知名。俯仰身世。小桐能不慙然。柳五兒爲芙蓉神替身。此兒髮髻似之。其姿致如牽牛花。在籬角牆根。娟娟一朵。點綴秋光。如當推牛行炙之後。饜飶肥甘。忽逢蔬筍一拌。入口脆美。清快無比。又如妃子酒後。噴荔支過量。漿熱體煩。得玉魚含唇舌間。涼沁牙齒。頓覺舉體清適。不數金莖解渴矣。

卷二 帝城花樣

十六

香館叢書

春波傳

福林。字春波。郁大慶弟子也。自春珊之法。文盛堂門前冷落。車馬稀矣。既得春波。門風復振。桃花靨面。神采煥發。光豔四照。長眉入鬢。如春雨初霽。遠山新沐。濃翠欲滴。昔殿脚女吳絳仙。善畫長眉。煬帝目之曰。秀色可餐。意態如此。擬之石頭記中人。性情極似惜春。碧玉初年。身量未足。亦正如此。或言春波似藕官亦近之。在翠芳中。當是素馨花。清夜靜對妙香。可以忘言。溫克沈默。不苟言笑。其意穆然以深。不屑屑求人憐。人自不能竟度外置之。鍾夫人自是閨房之秀斯之謂矣。

小蕪傳小蘭附

愛林。字小蕪。亦後來之秀也。演邯鄲夢。爲打番兒罕。緋纓繡袍。結末爲急裝。舞雙槍如梨花因風而起。觀者光搖銀海。嘖嘖歎好。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瀟瀟。有此妙手。三慶部如意打桃圓。掣大刀旋轉如風。一時稱妙。然不足敵小蕪也。柔媚是吳兒本色。小蕪則別饒清致。秀外慧中。茶筵酒座。蕪澤微聞。如佛手柑。

但覺清氣襲人。不知身在瑤臺第幾層矣。古稱可人。又曰可兒。瀟湘館中紫鷓也。丙申秋杪。脫籍後。自居香雪堂。即小蟾春元堂舊居也。先在教義堂。教義堂爲三慶部大家。主之者曰董秀榮。以小生擅名。冠卿鸞仙。咸出其門。合其徒尙六七十人。若小齋者。崑山片玉。桂林一枝。對之彌令人迴憶當年全盛時。就中有名小蘭者。余識之最。壬辰二月。征鞍初卸。春服既成。同人小集如松館。爲余洗塵。小蘭如芙蓉女兒。明秀無匹。嫻嫻來遲。媚不可言。坐對名花。遂至沈醉。海棠睡未醒。予輩於重房復室中。環守之。至夜分。乃送之歸。乙未冬在廣和樓。卽康熙時查家樓也。小蘭演藏舟一齣。聲情幽咽。聽者但喚奈何。日映偕友訪之。雨鬢風鬢。江潭憔悴。靈和殿前風流。不堪回首。是夕冠卿鸞仙俱集。酒酣。冠卿更唱山坡羊一曲。雙月如水。銀雲不流。雙笛吹凡字調和之。不能壓其聲也。昔人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信然。小蘭自愧弗及。涕泗浪浪。彌不自勝。爲詠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之句以慰之。瑤臺夢醒。天上人間。歸路馬蹄踏月。彌憶壬辰春夜。紅燭籠紗時情事。不能置也。

卷二 帝城花樣

十七

香館叢書 十五集

級仙傳 素玉素香附

蘭香。字級仙。澗濯如春月柳。風流自賞。拈毫弄翰。怡然自得。字作歐陽率更體。清拔有致。每當茶瓜清話。把卷問字。捧硯乞題。墨痕沾漬襟間。性既苦澗於文學。而一洗咬文嚼字醜態。此香菱所謂高出時流也。吳兒性格。大抵溫柔。而級仙風格灑然。散朗多姿。獨有林下風。其弟曰素玉。字韞仙。如丁香花。花不勝葉。而細香瑣碎。亦饒別趣。福雲堂弟子六七十人。有名素香。字韻仙者。在和春部。意態頗似紫菱洲中二木頭。和春爲王府班。多作秦聲。至於清歌曼舞。則無聞焉。其中固少佳品。若素香者。亦可庸中佼佼者也。

兩仙傳

鴻喜。字雨仙。姓俞。浙人。寄居吳門者也。其師檀蘭卿。少負盛名。緣事論城旦。歸京師。復理舊業。得雨仙宛轉如意。姿致清麗。而意趣穠郁。如茉莉花。每當夏夜。湘簾不捲。碧紗四垂。柳梢晴碧。捧出圓月。美人浴罷。攜小蒲葵扇。納涼已足。入字對鏡。重理晚妝。以豆青瓷盒裝茉莉蕊。攢結大蝴蝶。二朶。次第揮鬢安戴。發

旁補插魚子蘭一叢。烏雲堆雪。微糝金粟。頃之媚香四溢。眞乃竟體芳蘭矣。坐對雨仙。有此風味。花氣襲人。知酒香。怡紅院中。固應目爲溫柔鄉矣。

卷二 帝城花樣

十八

香館叢書 十五集

香豔叢書

二十集卷二

海陬冶遊錄序

己卯孟春日暖。俗桃風薰。陌草珠簾。烟翠玉勒。塵紅小醉。花天蹀躞。馬嘶之下。蒲烹松雪。呢喃燕語之餘。簇錦繡於良時。賞心樂事。悟文章於大塊。摘艷薰香。方思藻繪繁華。楮雕綺麗。流連土俗。據寫風懷。適得新書。不殊異寶。麗南都之石黛。秀色霏霏。傾北里之臙脂。高文散綺。紅情綠意。傳心事以深詣。鬢影衣香。躍肌容而活現。著作家推真本領。星可羅胸。游戲內具大神通。露宜盥手。蓋先生以吳中名士。極宇內壯遊。五千卷文字。撐腸數十種琳瑯。滿目龍文。百斛爭思。快睹為先。豹見一斑。早已不脛而走。所著如攷園尺牘等書。莫不紙因頓貴。硯欲長焚。若瀛壖雜志。考獻徵文。傷今思古。風雷躡躡。烟墨縱橫。所為仰止。鴻才附期。驥尾也。顧或者謂先生學通五際。才備九能。胡弗導經史之源。發詩書之義。洋洋論道。用戒飾乎前。落落陳情。表慮平乎往。籍而乃中年哀樂。綺語

卷二 海陬冶遊錄

香豔叢書 二十集

嬌嬌。揮妙腕于金盞。記豔情于玉鏡。誌雪泥之跡。酒綠燈紅。話風月之緣。金迷紙醉。得母蹈冬郎香奩之韻。興秋女執扇之悲。杜樊川兒女情長。湯若士泥犁業重。不知人生行樂。我輩鍾情。忠似馬周。吟成折柳。豪如羊侃。曲製采蓮。淚溼青衫。白太傅感深淪落。魂銷碧玉。虞學士興託纏綿。從掩裳聯襪之場。藉消清况。於燈施酒闌之候。隱寓微詞。假以發聲。警烟雲於過眼。原非好色。澆傀偏以舒胸。况復界盡山川。致仿華陽郡國。景詳節物。體兼荆楚歲時。風流嗚嘯。且軼板橋雜記之編。月旦勸懲。豈僅侍兒小名之錄。已哉。嗟乎。名花墮溷。弱絮隨風。樹作拂錢。進誰出火。人皆惜玉。能不以之興懷。命薄如花。曷禁為之飲泣。今覽錄中所載。或幼淪樂籍。或長隸教坊。或賺自奸謀。或誘從惡少。或遇人不淑。逼人青樓。或大婦難容。遂辭金屋。或良人已逝。甘為逐水之萍。或豪主相陵。遺作出牆之杏。其始則親閱受侮。事匪一端。其終之榮悴升沈。狀尤百出。若者志惟耽樂。若者性早知歸。若者專恃利交。若者願因情死。若者失足於販夫走卒。若者傾心於墨客詩豪。若者一誤再誤。仍因勾欄。若者憐卿愛卿。即離苦海。極欣

戚悲愉之致。著激昂慷慨之詞。動人生羞恥之心。寄世運盛衰之感。每慨地經烽火。野起戈鋌。喪亂無休。仇離失所。式微宜裔。間聞背禮私奔。貧賤姬妾。甚至貪財賣笑。試問春辰秋夕。回首何堪。奚為暮送朝迎。辱身若此。斯則飄泊者所鑑觀。豪華者之棒喝矣。邇者樓榭星墜。絃管風香。上海實癸夏之衝。勝地膏宴游之盛。推襟送抱。士女昌丰。臥酒吞花。巾裾來往。笙歌院落。不減夫秦淮燈火樓臺。有踰乎珠海。所冀如花美眷。點綴承平。會看摘藻成書。鋪張和樂。序南部烟花之記。敬贊一言。誦西秦行紀之篇。願書萬本。光緒己卯仲春百花生日嶺南墮落花人謹序

卷二 海陬冶遊錄

香豔叢書 二十集

海陬治遊錄自序

夫海陬治遊錄曷為而作也。將以永既去之芳情。追已陳之豔迹。寄幽憂於香草。抒舊念於風懷。滄桑變易。麻姑見而傷心。開寶繁華。宮女說而隕涕。撫今思昔。寫怨言愁。則使經過曲里。尚識舊人。搜輯閒編。猶傳軼事。傷紅顏之已老。嗟黑海之多驚。誰肯買俊骨以傾囊。孰不談劫灰而變色哉。則此編也。聊作寓言。附諸野史。非故為妖冶之詞。甘陷泥犁之罪也。顧或謂昔趙秋谷海瀛小譜。余曼翁板橋雜記。西溪山人之吳門畫舫錄。皆地當通都。時逢饒樂。其事可傳。其人足重。今一城斗大。四海氛多。既無趙李名倡。又少崔張俠客。染黛研朱。藥叉變相。墜鞭投轄。猾虜爭豪。未聞金屋之麗人。能擅玉臺之新詠。矧又不能抽白刃以殺賊。取豔貞。姬著黃絁而參禪。證名仙籍。綺羅因之減色。脂粉於焉為妖。是人肉槃。是野狐窟焉爾。而子猶逞其艷談。為之嘔寫。不亦儂乎。然而書言兒女。未免癡情。自古英雄。每多好色。花天酒地。亦為閱歷之場。紅袖青衫。同是飄零之客。伽女散花。何妨遍著。維摩入道。先以鉤牽。戒淫為法秀之妄詞。懺綺乃

卷二 海陬治遊錄

三

香館叢書 二 十 集

休文之惡習。恨奇綠陰。無損收之之豪宕。篇名錦瑟。甯識義山之纏綿鉛華。寶警不諱言情。濁酒殘燈。烏能妨節。與其高談聳聽。毋甯降格求真也。况乎奇節僅矣。洽容暫耳。必貌皆蘇小。詩比薛濤。婉卞玉京之慧心。况段東美之雅操。則香國中竟無下乘。章臺內悉屬才人。青泥世界。盡放蓮花。碧柳樓臺。遍鑄珉玉。是情之所必無。亦事之所罕有也。余觀古來文人失職。蕩子無家。偶托楮囊。遂傳風雅。曉風殘月。不盡低徊。淡粉輕烟。豈無點綴。本非實錄。有似外篇。則余今日之所編。逞妍抽秘。儘許荒唐。水月鏡花。無嫌空徹也已。且也。由盛觀衰。大有亂離之感。因今念舊。彌興身世之悲。溯自丙午之秋。余年未冠。勾留白下。尋訪青溪。春藏楊柳之家。人閉枇杷之院。任姬素琴。此中翹楚。既識一面。遂訂同心。既歸歸來。音問中絕。已西大水。囊筆來游。宿疴未廖。頗憂正劇。有夢非春。擁孤衾而聽雨。看花懶出。雖晴日而閉關。辛亥春間。稍作綺遊。狂名頓著。選花開尊。徵歌按拍。題帶素扇。間有篇章。抹月批風。任傳薄倖。於是沾泥之絮。遂為逐水之萍矣。癸丑之冬。杜門養疴。追念前遊。援筆以記。其時緒冠縱橫。金陵陷沒。珠

簾碧瓦。蕩作飛灰。舞袖歌裙。慘罹浩劫。而此間亦煙沈雨。月缺花殘。人往時非。哀多樂少。迨乎賊去城空。春回燕至。舊巢已換。香夢難尋。歎生死之無聞。嗟飄泊於何所。淒迷煙月。誰解傷心。而粧點池臺。復開豔窟。曾幾何時。城中已復舊觀。城外環馬塲左右。又成妓藪矣。惟是良辰難再。美人不來。時局蒼涼。消息茫昧。今過其地。則故釘猶在。檀點依然。芳樹烏樓。畫紗盤點。亂塚荒堤。今日粉影脂香之地。頽垣敗壁。昔時燈紅酒綠之家。境易迴腸。事如轉燭。其為憤懷。又烏能已。豈非事無可紀。而情有足悲哉。特以此中人。鏡檻纒安。忽然遠徙。香名甫著。輒復私更。蕭郎再至。已恨踪蹟於風前。徐娘重逢。錯呼窈窕。於月底。儻欲按圖而索驥。竊恐覓路而迷花也。更有嘆者。流俗勝則雅會稀。朱顏賤而黃金貴。乍羞靦而己解淳于之襦。未及盟心。遽薦宓妃之枕。繼以色荒而錢盡。遂至情斷而恩離。此亦情天之變態。幻海之沸波也。余也雖墮綺因。自存真宰。偶抒感慨。專寫半愁。或觀此篇者。遂以為此間佳麗。何異迷香。是處笙歌。正堪蕩魄。則亦未識余心者耳。若其鄙為輕薄。譏以纖靡。為高厚之繩。詩作到漑之投地。

卷二 海陬治遊錄

四

香館叢書 二 十 集

以為意無寄托。旨乏勸懲。見斥於禮法之儒。遽指為文字之障。則亦姑聽之而已。嗚呼。滬雖偏隅。固澤國之要津。海疆之險壑。豔風相煽。極盛難繼。有心人能勿深思哉。庚申春仲。溱北玉鮎生識於春申浦上。

淞北玉鮫生撰

滬城妓藪也。地瀕海。華舞錯處。巨商大賈。往來如梭。比日繁盛。愈勝昔時。舞榭歌臺。連雲接棟。余自己酉杪秋。寄跡斯土。每值賦閒。輒與二三良友。遨遊其間。所見不少。而工詞曲。嫻翰墨者。未之見也。旅憲無俚。因病得閒。棖觸舊懷。抽豪噴寫。姑循余曼翁板橋雜記之例。以雅游麗品軼事分錄之。聽雨剪燈。留賓煮茗。藉供嗚嗚。繪脂粉之生涯。續煙花之記錄。亦足以銷憂起疾矣。

洋氛已息。海市大開。劫火重圓。花光復熾。綺階繡陌。萃四方之奇姿。蜃婦蠻娃。誇海微之妖豔。每至二分局上。十里燈明。鈿車交馳。香塵四溢。狎邪公子。遊冶富商。絡繹往來。迄無停趾。洵可謂花月之大觀。風流之勝事矣。

虹橋左側。鱗次以居。其中紛黛雜陳。妍媸畢具。無不各分門戶。以蘇常者為佳。土著次之。維揚江北又其次也。修容飾貌。爭妍取憐。所著衣服。競尚新裁。燈火連宵。笙歌徹夜。裙屐少年。鮮不喪魂惑志者。其即銷金之窟與。

卷二 海陬冶遊錄

五

香飽 卷書 二 十 集

唐家街有二。唐瑜之故宅也。在魚行橋南為東街。在關水橋西為西街。悉麗人所居。途雖迤邐。游踪競集。紛壁明窗。備極周雅。每至更闌人靜。琴韻簫聲。猶徹牆外。固粵大腹。買擁厚賞者。邀遊其間。意有所屬。輒張夜籬。鬥酒藏鈎。樂無逾此。纏頭一擲。動費不貲。噫。焚香十斛。下箸萬錢。誰弗窮奢相尙。求其泊然雅素。靜好自娛。則未之見也。

梅家街以梅宜使得名。地頗幽僻。每有麗姝。避喧趨寂。僦屋其中。說妝雅服。位置自高。羞與坊曲中伍。惜以時有鋤蘭惡客。斫桂荒偷。摧折百端。致一月數遷。不遑安處。是亦騰脂山之孽障。風月海之覽瀾已。

鴛鴦廳側。地亦幽深。十餘家相連。屬每有閨閣蒙家。一月出數十金。以供美人揮霍。自此閉置閑房。他客不能見矣。然間多黠婢。俟其他出。則竊召所權。以啗重金。甘為野鷺。耻作家雞。烟花本質。往往然矣。其能謝客杜門。鎮日不下樓者。吾聞亦罕。

虹橋西南為白棚。曲折以行為西肩橋。白棚南為張家街。其地附近多藏匿名

姬。此中間有雙跌不纏。而姿首明秀。稍著名譽者。每乞靈於高底。以求齒於姊妹行。其矯揉亦良苦矣。此輩大概來自吳門。無所依著。遂作此生活。嗟乎。風絮飄零。落藩墮溷。孰有甚於此哉。

城外臨河一帶。自北至東。亦多倡家。編竹為籬。擲泥成壁。湫隘殊甚。稍自愛其羽毛者。每不屑處。然亦有佳麗雜處其中。非由操術不工。即由名譽未噪。托迹下流。為時白眼。雖名士失所。何以加茲。願一陷此阱。即身難自主。情殊堪悲。愛花成癖者。幸物色而調護之。慎勿以其地而忽諸也。

黃浦中有船妓。略如蜃戶。然絕無佳者。今率與番舶黑人交。輿隸見之。皆掩鼻過矣。其近虹口處。有西洋妓艘。歲一二至。華人之能效舞言者。可易粧而往。纏頭費亦不過二十餘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當不惜金錢。以領略此奇芬。耳。勾欄院中。率皆禮神佞佛。以祈默祐。朔望必於戶外焚紙箔。而撒以鹽。謂之現銀。月必享財神。俗呼為接路頭。每值空王生日。多懸檀旃。香篆繚繞。清晨詣寺廟。乘紗輿以過者。繹絡不絕。覆袖底之文。駕拜鞋尖之彩。鳳含情微訴。無非為

卷二 海陬冶遊錄

六

香飽 卷書 二 十 集

所權私祝。是亦詔而近瀆矣。

二月二十八日。為城隍夫人誕日。街市懸燈。士女駢集。清明中元。十月朔。邑人例奉城隍出巡。謂之三節會。妓女多著赭衣白裳。蓬髮銀鑷。乘輿後從。謂之價願。油頭浮滑。追逐指視。品評妍媸。媚神即以招客。計亦良得。

滬城少水。無畫船簫鼓。諸勝春秋佳日。士女出游。多萃於西園。園有茶寮十餘。所蓮子碧螺。芬芳欲醉。時來麗人。雜坐成羣。每當夕陽將落。人影散亂。真覺衣香不遠。輕薄少年。鄉曲獍子。掉臂其間。多與目成而去。

城中游覽之地。以城隍廟之東西兩園為最盛。西園游人雜選。東園則雙扉常鍵。值令節始啟之。幽草孤花。別開靜境。中有高閣。可遠眺。為城西勝處。桃花開時。士女叢集。也是園池石蒼古。景頗空敞。芙蓉盛放。亦可消暑。他所皆靜僻。訪古者偶一至焉。美人則絕迹矣。近城邨里。如龍華觀塔。靜安浴佛。雖多勝事。往遊者實罕。

四月有蘭花會。六月有荷花會。九月有菊花會。皆折簡招賓。徵歌侑酒。荷花盛

於南園。近皆呼也是園。亭臺空朗。道暑迎涼。遊賞者殆無虛日。執扇羅衫。翻隨而來。鈿車珠幕。備比以至。洵爲脂粉之逸情。裙釵之勝概也。

八月十五。每家必燒斗香。至夕傾城粉黛。結伴閒遊。踏月訪親。聽趾所至。謂之走三橋。以西園及蕊珠宮爲最盛。燭光奪月。篆煙散香。于時綺縠被體。茉莉堆鬢。粉汗蒸淫。履舄錯選。輕薄少年。掉臂其間。墮珥遺簪。爲樂無極。宵闌月斜。遊人稍寂。于是靜女兩三。素粧以出。涼嬈如水。薄雲作花。薜荔相遇。適我願兮。彼俗子者。或將以花妖月魅疑之也。

妓家食品。多以甘濃香脆爲佳。甚或取諸外肆。求其纖手親調羹臠。千百中無一人。近以惠林館爲巨擘。肴饌精潔。尙堪與吳門伯仲。若其一家之中。自有廚孃。客來咄嗟可辦者。惟堂名能之。至於顧廚珍品。董竈新茶。則近代已罕見矣。豈能於此問求之哉。

青樓所著畫屨。鏤空其底。中作抽屨。雜以麝香。圍以雕紋。和以蘭麝。凌波微步。羅襪皆芳。此尤服之妖者。或有置以金鈴。隔簾未至。清韻先聞。近又有曳男子

卷一 海派治遊錄

七

香艷叢書

二十

履者。繡以蝴蝶。雖鏤金錯采。製作精工。而行步絕無婀娜之致。竊所不取。

洋涇橋北。多粵東女子。蛋戶珠孃。自遠而至。風日晴朗。連袂遊行。殊足一新耳目。大率以帕裹首。錦襪繡履。椎髻窄袖。裝束殊異。類皆豐碩白皙。足長八寸。其佳者。膚白如雪。眼明于波。不讓顧喜肉屏風也。遠商多購爲姬妾。築屋別居。然有所屬意。輒引與爲歡。其有黠嫗。假粵粧以媚遠商者。亦猝莫能辨也。

小南門外。多野桃花。每值開時。亂紅墮水。其地平遠。煙草芊綿。人家比屋而居。多有情女子。春暮盛開。游士羈集。短牆曲巷。尋花而語。有所屬意。徑往叩扉。譚訶不及也。然錫院重來。輒有人面東風之感矣。

沿城數里。絲柳毵毵。草色成茵。湖光搖蕩。迥非塵境。俗士之跡。所不能到。疏窻半啓。鎮日簾垂。墮釵徐聞。可人如玉。游狹斜者。卽求觀其音容。而不得。惟一二素心人。時與往來。樂數晨夕。錢刀弗甚較也。

沈香閣東。最著者爲朱家莊。過小石橋。爲季家街。畫錦坊。西爲薛街。深街曲巷。別有洞天。循徑而行。菜畦數弓。柴扉雙板。自覺幽致冷然。每至薄暮。紅裙翠袖。

歷亂簾前。令人目不給賞。流口送盼。則榮陽墜鞭。選美徵鬪。則羣花奪寵。可不謂盡態極妍與。

青樓居如櫛比。其間最勝尤衆。狂騫者。土人謂之堂名。蓋卽妓院遺意。粉白黛綠。列屋而閒居。主者謂之木家。最佳者。謂之堂頂。下者謂之堂底。最盛者一堂中可四三十雌。絲竹肉手。若手藝較優焉。故聲價甲於他處。城中不盈十家。院宇深沈。樓閣高迥。層檻迴廊。宛如世族。青鸞白板。闌咽其間。燭夜花開。瓊筵競起。鈿釵爭颺。錦袖欲飛。翠繞珠圍。雖石季倫金谷之遊。不是過也。訪豔者至此。殊有觀止之嘆。

外此則曰草臺。規模亦略相埒。房櫺深遠。被服麗都。客至則調片芥供瓜果。若杯甫進。而粉黛雜陳於前。客意有屬。卽可定情。繡榻眠花。頓成鴛夢。雖春風一度。各自東西。亦未始不可慰牢愁。遺羈旅也。其夜合之資。及他事。率遞減於堂名一等。故治遊而惜費者。往往舍彼取此。

其次曰私局。雖不敢與二者比肩。然閒靜則過之。不能家有廚孃。每逢燕宴。輒取諸外肆。帷帳裘綯。必務精潔。花朝月夕。佳客過從。煮茗啣杯。略有風趣。近日城中多至三百餘家。誠稱極盛。嗚呼。俗之華靡。風之淫侈。於此可見。

或有名媛。購屋僻地。俗子未易謀面。自稱住家。不與院中人等往來。賓客不過數人。無門庭喧逐之咎。唱曲搗拳。捧觴調弄。皆不屑爲。率以小鬟任其事。其恃嬌尙奢。有邀人傳粉。不自著衣光景。

滬城於旅邸。藏置麗姬。若憮客意。卽薦枕席。故賓至如歸。有室家之樂。謂之花寓。此豈管仲父女閭三百之遺意與。其僻巷中多阿芙蓉館。調食者率以女子。客入以百錢贈。若留宿亦須一餅金。較之吳市看西施。稍覺便宜耳。

滬城有賣花媼。善作雉媒。於小街隘巷。構屋數椽。凡客所屬意之美人。雖良家妾媵。不難托其招致。但不能作夜度孃耳。富室子弟。多餌以重金。謀片曇歡。名曰借臺。薄俗如此。求其獨清獨醒者罕矣。

其餘略有數等。等愈降。品愈卑。率皆與夫僕隸所遊。大雅所不屑道。等諸自鄙。無譏可也。嗟乎。滬城大儂如斗。而女閭成市。偏多脂夜之妖。其談艷者。猶謂盡

卷一 海派治遊錄

八

香艷叢書

二十

人如玉。徧地皆花。不數揚州之盛。正恐盛極而衰。為有心人所深慮耳。衣服之製。以青樓之趨。尚為雅俗。滬城之妓。皆從吳門來。故大半取吳為式。其為客措辦者。悉取諸綵衣街上。麗製雅裁。任其自擇。其時下妓多呼縫人。授以新樣。備諸組織。窮極巧靡。若其淡粧素抹。神韻獨絕者。當別具隻眼物色之。花草浜。三牌樓一帶。多設花肆。異蕊名葩。靡月不有。美人頭上。頗不嫌寂寞。每至夏秋之交。建蘭素蕙。入座清芬。佛手木瓜。堆盤鮮色。可以參茗柯之禪味。洗酒國之俗醜。其茉莉桂花。可結為毬。懸諸紗幮中。媚香四溢。薄醉初醒。夢魂俱適。溫柔鄉洵有佳趣。

閨中香品。別有妙製。粉奩脂盞。必非市肆所陳。乃佳。若能得內宮祕方。手為配合。則久用之後。肌理色澤。自覺光悅異常。近日所行玫瑰洋皂。亦能滑膚。傲嫌其氣韻不能入時。至其琉璃瓶中。各種花露。奇醜撲鼻。真有衣敝而香不滅之妙。較之焚芸屑。可免焦腥之味。然平章香國者。率以其異品而擯之。學宮西張漢師家。著名已久。凡口脂而藥。澡豆香囊。亦頗精巧。每當浴後茶餘。芳馨襲

卷二 海陬冶遊錄

九

香館叢書
二 十 第

衣留髻送客。薄解羅襦。令人心醉。

酒兵茗戰之餘。率厭肥濃。多求鮮果以悅口。滬之水蜜桃。尚是露香園遺種。大幾如盤。皮薄香甘。入口即化。他如洞庭之盧橘楊梅。亦南方所僅見。至閩之甘蕉荔支。北之葡萄水梨。自遠畢集。夜闌消渴之際。剝膚嚙液。涼沁詩脾。

教坊演劇。俗呼為貓兒戲。相傳揚州某女子。擅場此藝。教女徒悉韶年稚齒。嬰伊可憐。以小字貓兒。故得此名。滬上工此者數家。清桂雙繡。其尤著者。每當傳粉登場。鑼鼓乍響。鶯喉變徵。蟬髻加冠。迷離撲朔。莫辨雌雄。酣暢淋漓。合座傾倒。每演少者以四齣為率。纏頭費破費主人四餅金耳。

名妓下梢多不可問。其衰退為房老者。什無二三。安能於苦海中。別開青蓮世界。西園茶寮中。鬻青果者。多屬女子。皆來自錫山。與吳下眉目亦間有娟秀者。無賴子每嚼茗時。擲錢競售。捉腕捺胸。備諸妖態。日斜果盡。隨至其家。是本必為妓。而自詎惡趣中。亦可傷已。

揀茶女子。多係小家貧戶。布裳椎髻。楚楚可憐。然愈足見真色也。晨去晚歸。率

皆結伴聯羣。姿美者處之內室。工少而獲倍。其中多不可致詰。以日得百錢而甘玷無瑕之玉。為父母者。何憤憤乃爾。婦女之以罪案連繫者。例發官媒。遞防之。其地在五老峰後。粉牆書官媒二字。者是也。俗呼為官賣婆處。其嫗巧於漁利。略有姿致。即飾盛妝。以逐客。或守志不從者。則挾以非刑。長官雖知弗問。大似有明籍沒教坊之弊。制苟案中漏網之姦夫。啖以重金。仍可作野合鴛鴦。其法可謂疏已。

卷二 海陬冶遊錄

十

香館叢書
二 十 第

紅鞋閣韻卿內史校字

淞北玉鮫生撰

滬自嘉道間名流踵至。提唱風雅。領袖章臺者。如王月仙。褚雲孫。固一時之秀也。其時朱陳以財雄。丁王以俠著。閩粵大賈。皆擁巨貲。不惜千金。爲此中生色。乃喧天擊鼓。驚破仙音。環海螺桑。終沈鬼國。世易時移。不禁今昔之感。余作滬遊。已晚。不及見盛時事矣。聽花月之遺聞。覽繁華之新集。尙有承平故習。淫冶餘風也。惟尋春杜牧。未見吳娘。罵坐灌夫。每多僮父。不特減雅興。將何以佐談資。則是編之作。不亦贅乎。然而空谷幽蘭。以無心而忽遇。天涯芳草。亦何處之不生。姑采尤者錄於篇。以所見爲後先。不以妍媸爲甲乙也。

明珠風情綽約。酷似洛真。體態輕盈。踴躍善舞。不讓樂天春草也。所居小樓三楹。枕於大道。琢玉成片。懸於簷牙。每觸微風。鏘然相擊。過者謂此中有人。辛亥孟秋。謙於曹家小閣。卮饌有序。女昆弟數人。並皆殊妙。然無一當余意者。最後見一妹。雲鬢蓬鬆。往來於銀燈之下。欲語不語。若笑非笑。詢之則明珠也。酒闌

卷二 海陬冶遊錄

十一

香艷叢書

燈施斜倚熏籠。有留髡送客之意。是夕酒渴甚。不能成寐。起殊早。疏星在河。斜月挂樹。明珠手滄若與余絮語。謂余曰。兒得千金。構屋城外。幽房小室。幽軒短檻。環植花卉。若得此與君偕老於中。何如。余笑而允之。嗟夫天涯杜牧。淪落甚矣。安有十斛明珠。買此娉婷貯之金屋耶。

吳門朝霞行。二風致婀娜。面有微麻。不損其媚。居白楊於章臺中。名譽不甚著。而詼諧臻妙。不以勁詞忤賓客。亦流輩之翹舉者。與繡珊沈子絕相。繡珊丰姿秀徹。酷似好女子。諧音律。嘗粧束登場。演斷橋一齣。纏綿哀麗。舉座皆驚。朝霞時留之宿。未嘗索夜合資。每曰。儂若遇張芝。擊雖爲之捧溺器。亦心所甘焉。後嫁茶商。以千金爲之脫籍。聞其於將嫁之時。猶與繡珊啜泣竟夕。嘯臂爲後約云。

綠筠姿容妍審。稍識之。無雙跌不繼。而舉止閒雅。自言本惠山女道士。年及笄。後從人而逸。所憮之父母不容。立驅之出。徬徨無歸。乃墮煙花。先遊邗上。轉徙申江。僦屋於鹽官塘。小舍三楹。纖塵不著。時已曲增色。退而羈屣少年。入其室

者無不迷惑失志。豈殫人者真別有在乎。聞其於几席之間。皆能合歡。不減阿摩任意車也。

芸卿姓陳。蘭陵人。隸籍吳門。名譽大噪。已酉孟秋。避水至滬。因家焉。初其父爲客於粵。娶粵姬絕美。生芸卿。四歲卽解音律。及長入教坊。芳聲清激。脆美宋臘。芸卿姿儀中人。風格殊勝。揚蛾傲眇。見者神爲之奪。既至滬。閉門謝客。僑居僻巷。人踪罕集。與笠澤沈君交甚密。一日余偕沈往訪。已薄暮矣。張謙於小閣中。值芸卿病齒。翠眉半鎖。嫵媚愈增。嬌弗禁酒。弱不勝衣。真覺我見猶憐。酒酣爲度。懷儂一曲。響遏行云。清謳徐歇。餘韻繞梁。有謬以余能文告之者。芸卿喜甚。倩余作傳。余諾之而未果也。後聞某公子以五百金爲之脫籍。擅專房寵焉。今沈君落魄江淮。余亦丐食滬上。欲歸不能。而芸卿已得所天。其相去何如耶。更聞燭施。濡筆記之。輒自傷也。

雙鶯家滬之東。邨。膚色雖黑。而光艷絕人。余戲謂之墨芙蓉。蓋媚猪之儔也。家甚貧。以鍼黹度日。後爲陸媼所見。笑謂其母曰。爾家有錢樹子。何憂爲。其母惑

卷二 海陬冶遊錄

十一

香艷叢書

之因卜居於城。稍稍作此生活。偶遇大賈。驟獲不貲。甚矣。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也。吳叟樵珊嘗狎之。其時雙鶯已厭風塵。意將擇人而事。囑渠至其母家。越數月。樵珊偕余往訪。天台路歧。竟迷前踪。徘徊良久。惆悵而返。

桂馥行三。靡曼風流。纖濃合度。丹唇皓齒。曠世無儔。居多獅街中。斗室粉牆。備極幽閒之致。自視甚高。不屑與院中人爲伍。性喜靜。獨處一樓。稀見賓客。蓬華既深。輪蹄罕至。余偕李君秋叙往訪。得見其面。畧序欸曲。翩然却入。其妹素環年纔十三。短髮覆額。雙鬢垂耳。已覺娉婷可喜。時已向夕。設譚於閣中。有雙鳳校書。與秋叙舊相識。而呼桂馥爲假母。丰神韶藉。調笑無雙。亦可人也。素環頗屬意於余。黃昏微倦。斜倚于懷。更漏三滴。匆匆話別。纏綿之情。寄於言外。恐將來瓜字初分。必當笑過阿姊。

繡雲一字李仙。吳之吳趨坊人。少有殊色。九歲鬻於勾欄。房老愛之。不啻拱璧。十五梳篦。馳名噪一時。所交多貴公子。有劉二者。參戎介弟也。雙之甚。出金輪爲繡雲。繡雲城南筆耕針綉。如倡隨焉。繼而海氣不靖。流徙金閩。凡約指搔

頭之屬。盡入質庫中。復來滬上。仍抱琵琶。余從邪子遊。得識其面。辛亥中秋。月色大好。余散步虹橋。借楊君往訪之。留宿其舍。繡雲姿韻天然。風流秀曼。肌如截肪。膚若凝脂。坐於輕紗帳中。真如一堆白雪。夜涼人定。始共就枕。桃笙簟滑。熱香四流。床中結茉莉為愁。宿醒初解。芬芳沁鼻。如遊紫香園裏。後至雲間。不復覩面。楊花已老。不知飄泊何所。良可悲已。

蘭笙。吳門宦家女也。輕綺纖妍。腰支輕亞。生長豪華。為父母所鍾愛。顧年及笄。猶未字人。深閨刺繡。幽怨盈懷。僕張福者。美姿容。見信於主人。出入閨闈。遂與蘭笙有私。相約潛遁。初窺雲間。為匪人所劫。既將至滬。鬻於章臺。傲屋鴛鴦廳。吟清迥岑寂。杳然殊境。疏窻明牖。玲瓏相望。簷前什駿。因風攪擊。遊其室者。謂不減眉樓也。余識蘭笙。四閱歲華。未嘗少有投贈。而待余之意。終不衰。蘭笙深以昔事為諱。每詢及之。則淚痕承睫。若不勝情。嗟乎。若蘭笙者。雖曰前因。究竟自貽伊戚耳。

珠兒。姓常。素居北關。與母相依。朝飧不繼。恒仰給於十指。其後所適非人。有彩

卷二 海陬冶遊錄

十二

香艷叢書

鳳隨鴉之恨。常把鏡嘆曰。如此姿首。苟屈節人章臺。何憂不曳羅綺耶。有丁生者。遊冶子也。與之為隣。悅其美而心動焉。時有投贈。值珠母生日。丁以巨金為壽。由此往來如親串。丁又時與蘇賢飲酒其家。珠兒因是得小裕。以千緡購二女。一字桂貞。尤為慧倩。亦後起之秀也。枇杷巷裏。賓從如雲。珠兒齒雖長。而風致嫣然。工於酬應。見之者無不色授魂與也。性惡煩囂。徙居小天竺側。簾櫳峭靜。室宇精潔。陳設之物。窮極幽雅。世俗女子。弗能及也。桂貞繼為茶商所囑。所擲纏頭。動盈篋筒。後又以重資為聘。珠兒由是閉門謝迹。以養疴為辭。珠兒既與丁相處數載。情好彌隆。丁家雖落。而珠兒待之益厚。丁凡所需。無不取資於珠。雖仇儷亦蔑以加嗟乎。狹斜之遊。貧而被棄者多矣。即夫婦間亦不能無交謫之言。而珠兒顧衣布茹蔬。與丁偕老。豈非情有獨深。為今所罕見者哉。是則可傳也已。

巧福。滬城人。良家子也。四歲時。其母貧不能自立。棄諸路旁。酒壚婦取而養之。長益慧美。雖不粧束。而雲鬢星眉。艷絕如神仙中人。有商人見而愛之。給值乞

養為奇女。傲屋東關。商素有儲蓄。故巧福釵釧步搖。炫傾一時。然巧福性動。不樂繩檢。破瓜時。已有所私。其父弗知也。後遂為輕薄所誘。不殊柳絮飛花落。墮湘矣。余與巧福相識時。年甫及笄。姿容妍媚。風致婀娜。雙翹如細筍。體若環肥。不傷其雅。巧福雖入章臺。而位置自高。不瑣瑣與人較錢帛。壬歲夏間。巧福居虹橋左側。余薄暮往訪。小謙其閣中。銀燈初上。情話纏綿。備極旖旎之致。街鼓沈沈。賓客盡散。於是敗秋紗之帳。拂湘紋之簾。巧福謂予曰。妾識郎君。匪伊朝夕。眷慕之情。既深且摯。今得勾留小住。了此夙因。妾願畢矣。巧福雖不識字。而性愛文人。謂願供捧硯之役。不樂為執袴。惟所交多。商大賈。終不懷其欺也。余家又貧。力不能致。豈非有限之者耶。

采芳。彩玲。徐嫗之養女也。傲屋艾家街中。姊妹花盈盈競秀。倚為錢樹。采芳齒稍長。風韻猶饒。善吹簫。聲調適逸。又喜談諧。妙解人頤。第與人戲時。輒批其頰。絕似牙娘。傷人肌膚。彩玲產自江北田家。見人覩覩。音殊弗佳。然歌時聲如裂帛。絕不類其吐屬也。壬子花朝。小桃纔放。余始自里門來。昆陵潘君折簡招。識

卷二 海陬冶遊錄

十四

香艷叢書

特為洗塵。采芳意在勸宿。連舉巨觥。相屬醉不能歸。遂留焉。及醒。則蝦簾已透。三丈日矣。後絕不往。聊志於此。以見醉鄉中一段因緣。亦不可負之也。

招福。姓金。為湖女子也。年十七。至吳門。名噪甚。繼忤豪貴。遂徙於滬。僑居梅家街。三椽精舍。布置頗幽。小閣垂簾。几榻上絕無纖塵。客至則茗碗精潔。招福雖處不康。而娟靜自好。不輕見人。纖腰細頸。皓齒明眸。一時俊物也。壬歲季夏。余偕汪子夜造其廬。雪藕冰肌。咄嗟而辦。四壁多黏時人題詠。招福能操琴。非遇雅流。弗屑發聲。是夕焚香危坐。為余一彈。覺琴瑟之音。祇增俗耳。後聞與汪子往來最稔。余亦不復往訪。僅於蘭笙席上一見之而已。迄今思之。往日酒痕。猶留襟袂。琴絃餘韻。恍若不絕於耳也。

雲仙。少居茸城。頗著名譽。輕軀鶴立。頎然而長。初至瀛壖。即集諸伶於西園演劇。觀者靡然傾動。余友月舫與彼有一夕歡。壬歲季夏。偕之往訪。見其一鈎羅襪。步慣凌波。八幅紗裙。行常牽地。洵此中翹楚也。雲仙既見月舫。弗甚欵洽。背面不語。殊有怨態。余謂月舫曰。負情儂。適從何來。既得新人。忘却故人。能不令

雲氣結耶。雲仙乃啟齒粲然。留余小譙。更闌始別。臨行。持燭送。囑余再至。意甚丁寧。且曰。請致意蕭郎。勿以陌路視妾也。嗟乎。雲仙其真縹緲於情者乎。出門視之。惟見疏星在天。明月滿地而已。余爲恍然。若有所觸。未知月舫亦有動於中否也。

金玲家在蕙園。頗多松月。精廬遠隔。詰曲深巖。疏牖不啟。珠櫺常垂。狷鼎焚香。門無雜客。篋梳燎俗。酷似宮粧。雖處風塵。頗耽寥闕。長於吹笛。聲調凄遠。清秋月朗。倚樓閒弄。聽人聽之增愁。佚女聞之起怨。余當夏仲。曾造其舍。掄雲桂。飄霧縠。纖縷合度。舉措皆艷。常語予本笠澤女子。少小即學刺繡。不幸總角爲匪人所誘。以至今日。沾泥墮溷。非復昔時。話竟。輒嗚咽久之。金玲性恬淡。羞對賓客。每雜俳諧。輒無酬答。秋棠主人。花月平章也。偶過訪之。贈以新詩。蓋尤傾倒之至云。

癡姑。粵人姬也。齷齪愁眉。善爲妖態。就屋城南。認王媪爲假母。稍作烟花生活。余識之已久。時往其室。壬子仲夏。粵人選事。王媪處諸妓星散。獨癡姑在舍。癡

卷一 海陬治遊錄

十五

香地 叢書

姑小病纔愈。斜掠雲鬢。憑闌不語。隔簾視之。如芍藥籠烟也。日將夕。王媪設精粲於西窗。留余小飲。情話久之。夜已深矣。更闌雨惡。不能旋歸。蠟炬烟微。熏爐香冷。遂與癡姑繾綣。待旦而別。雪鴻泥印。小事勾留。不可謂非滴瀝聲之作合也。

彩琴。蘭陵人。辯慧女子也。風態妖麗。言詞巧黠。淫冶善酒。狂逸不減瀟娘。所居三楹。結構頗新。迴環四合。曲屋自通。春秋佳日。率多名士。酬宴往訪者。結駟於門。彩琴高髻靚粧。獨坐一闌。甘果美醖。臚列几案。榻上繪士女會合之圖。酒酣則與客縱觀。恣其諧謔。余嘗秋夕小飲其室。佳饌初進。清歌繼興。俄而簾月如珪。晶盤斜射。遂撤檠燭。彩琴爲席糾故。設辭令。余連沃數十觥。每飛一觥。則必立盡。彩亦所罄無算。余曰。今日真爲顛飲矣。彩琴時薄醉。雖不及亂。然已玉山漸頹。星眸微倦矣。尹嘯霞爲寫海棠春。睡行看子。劇描醉態。彩琴見之。輒自笑焉。

小玉。明珠之養女。素面如玉。雙鬢若鵲。亦此中之嬌嬌者。明珠前在吳門。工樂

器以衰退爲房者有女曰四官。小字韻玉。有秋水芙蓉之目。孫笠舫舊相識也。壬歲秋九。余極意尋芳。笠舫特舉小玉以應。初見之。次即設佳饌。時時晤味。意有所授。是夕留宿。低幃睡枕。婉戀殊深。近聞明珠棄業爲棧主。小玉亦已適人。桃源非路。香夢難尋。曷藥惘然耶。

附廖寶兒小記

寶兒。粵人廖氏姬也。室本素封。廣廈曲房。善賦獲數十輩。後其夫以淫博傾家。乃僦屋鴉橋。小樓臨水。斗室精潔。寶兒亭亭玉立。顧影罕儔。肌膚明潤。弓彎纖小。一時之秀也。余小駐於茲。年華四瞬。問柳尋花。間有所屬。然到眼差可者。卒無一人。辛亥仲冬。張紅紅作蝶使。得與寶兒見。覺其舉止閒雅。酷似良家子。所陳設之物。亦幽澹入古。棗花簾底。對坐不作一語。張子爲繫紅絲。遂定情焉。韓深燭。嗚咽謂余曰。蕩子不歸。空牀難守。欲得素心人。與數晨夕。今幸觀君。願久相處。無相棄焉。由是酒樓酷飲。茗寮小啜之餘。時至其室。脂香粉影。彌覺銷魂。余亦不知情之一往而深也。

卷一 海陬治遊錄

十六

香地 叢書

寶兒雅有花癖。性尤喜梅。檻邊闌角。時栽數株。及遷橋側。室僅如斗。無隙地可種。猶購佳卉。手植於盆。虬枝屈曲。供於矮几。花時滿室皆馨。其剪枝薙葉。別具慧心。偃仰類可入畫。寶兒自謂藝術之巧。不減宋仲儒。不喜於髮間插戴。又不肯折以供瓶玩。皆恐傷其生意也。

余始見寶兒。賂以雙縑。闈媪意猶未足。寶兒自食儻菜蔬。而酒饌。月輒數萬錢。心甚疑之。紅紅謂余曰。其夫實未外出。用甚奢。所得纏頭。不足供一博。寶兒飲食常至不給。娥臉不舒。枕函時有啼痕。噫。命薄情深。若寶兒者。其尤哉。

一日既夕。往訪寶兒。未及門而遇警。狂僮攔。好事多磨。悒悒若失者累日。翌晨紅紅來。藉託微波。芳姿復觀。幽怨更深。寶兒曰。曩夕之警。是妾莽叔所爲。博無資。故至此。妾已諒訶去矣。後可勿慮矣。言時若有不勝其悲者。

滬城殊乏清泉。寶兒當秋雨初過。輒滌磁甕以貯。大罍小盃。竈室幾滿。有宿至一二年者。寶兒備論茶味。尤講水色。味取其輕醇。水辨其老嫩。有如蘇虞之品。湯寶兒少嘗習詞曲。能識減畫字。問余曰。古人有嗜茶而著書者否。余曰。陸羽

有茶經。即乞寫一本。置於香簾側。常令指授。亦閑閣佳話也。

寶兒愛潔有癖。和服必三日一易。帷帳不著纖塵。几榻盤盃。日令童媪以水洗拭。熏爐茶具。必自識別。雖與余亦不共。靜坐對之。彌覺俗氣空滯。

余冬時喜薰香。頗有苟令之癖。寶兒因具小爐。研芸和麝。日爲焚炷。由是枕衾衣袂間。常帶芬馥。寶兒曰。是尙覺甜俗也。我家舊蓄海南香。非近今所有。不知猶在否。因搜得零星數片。曰。必待良辰。煎之一夕。雨止月明。滄清茗。擘佳果。小坐簾底。撥爐細煎。一篆微爇。萬念俱寂。此境殊不易領略也。

寶兒秉體素弱。性更畏寒。至冬熏爐不去手。余饋以白鳳丸。笑擲之。旁曰。妾昔盛時服之。幾至百裹。復奚益哉。偶染小恙。亦不肯餌藥。惟日啜雙弓米。曰。肺腑能清。病魔自却。

寶兒門無雜賓。余適以他故。數日不往。輒有怨容。黯然謂予曰。妾又被莽叔逼死矣。莽叔以妾與君歡。信語嗥聲。日聞於耳。恐不得終事。君奈何。余曰。叔所短者。博資耳。請以二十朱提爲贈。自是久無煩言。寶兒亦甚樂。真如蘇五奴吃棗。

卷一 海陬冶遊錄

十七

香艷叢書 二 十 集

子亦醉者。

寶兒嗜旨酒。余饋以糯酒一石。然不肯輕飲。值盆中建蘭開。對之輒盡數爵。時予夜醉失帕。寶兒以絹帕爲贈。上繡迴文詩。珍之不啻拱璧。余筆囊已舊。寶兒特手製一囊。以易之。女紅精巧絕倫。鍼細縷密。髣髴露香閣遺製。人見之爭奪。因轉乞寶兒再爲之。弗屑也。

寶兒所居小橋半圯。艱於出入。意將爲遷。番之驚。苦乏錢。刀。余以二萬緡爲助。然寶兒幽悒愈深。黛影凝愁。眼波盈淚。若有不可告人之隱。余撫慰再三。移時而出。紅紅尾謂余曰。聞其夫將謀不利。欲脅君出百金。以快一擲。噫。余筆耕墨縛。安有盈餘。以供博徒揮霍耶。

自是之後。不往者數月。仲夏與秋。緝談及寶兒之艷。秋緝亟請一見。遂冒險偕往。寶兒適挽慵來。醫不施脂粉。見余至。驚喜殊甚。私謂予曰。自耶別後。靡日不思。屢遣童媪達意。而耶門深似海。無由得通。繼我家老僕過耶於途。其時耶與數友偕行。又難啓齒。妾每晨臨鏡理妝。輒爲泣然。自恨命薄。不得復與耶相見。

一吐衷曲。妾金釵典盡。盡篋頻搜。耶獨不相憐乎。余聞言惻然。時已薄暮。因辭而出。秋緝笑曰。余從壁上觀。猶代君銷魂。况身歷其境者耶。

秋緝與余去後。未能忘情。復偕公壽潛往訪之。茶果清談而退。臨出呼謂曰。不偕王郎來。君請勿復至矣。時寶兒憑欄與語。樓近河側。臨流凝睇。黛影橫波。公壽戲謂之青溪小姑。

一日秋緝復勸余同去。寶兒曳黑紗禪。著白羅襪。拖繡履。籠玉釧。雙腕如雪。見余至。喜甚不能語。秋緝微笑視寶兒。目不轉睫。寶兒微覺含羞。俯首。撚余帶曰。此非新人所贈耶。余曰。青樓蕩婦。匪我思存。所不敢忘者。惟卿而已。寶兒自攜銀刀。剖瓜。色赤若琥珀。味甘若醞醞。汁涼若冰雪。食之海暑頓消。寶兒已於他處購數楹。頗幽敞。設余不至。則消息未由而通。其或尙有緣分耶。

寶兒既遷新第。紅紅又回錫山。余未識其處。莫得其耗。自此遂絕。一日過其舊宅。見門上燕巢如故。紫籬數頭。引頸巢外。呢喃如舊。窻紗仍閉。悄然無人。橋邊綠苔長已。遊戶。躑躅久之。不忍遽去。室邇人遠。徒愴我心矣。

卷一 海陬冶遊錄

十八

香艷叢書 二 十 集

養疴歸里。鬱伊寡懽。追念綺遊。真如夢幻。宵闌月黑。觸緒紛來。玉溪錦瑟。樊川綠陰。悲感竊深。川寫之詩。所謂斷腸人遠。傷心事多也。遂作七律四章。同顧漁齋師。又字韻聊錄於此。其一云。藥爐烟裏鬢絲斜。禦濕還宜製木瓜。久已冥心思學佛。安能抱疾再尋花。新詩索署裙邊字。醉墨留題壁上紗。昔日綺遊今始悔。情天變幻念紛又。其二云。此是銷金舊狹邪。饋金愧乏一瓶瓜。參來梵唄筵前。笛散著天霓袂上。花水國嬌娃屯畫艦。蠻方中婦障輕紗。釵才已分江湖老。天遣飄零溫八叉。其三云。朱樓曲院道旁斜。碧玉髻年初破瓜。願作小星比桃葉。自憐薄命怨楊花。二分局上三層閣。一寸心通六幅紗。沙叱飛來人面改。重尋香路恨多叉。其四云。移居城曲板扉斜。別後音如斷蔓瓜。已分不圓今世月。可能重見此鄉花。荒涼殘照昏頽壁。冷落流螢點畫紗。一度經過一惆悵。小橋欹側老藤叉。

紅蕤閣韻卿內史校字

海陬冶遊錄卷下

浙北玉鮫生撰

海濱紛麗之鄉。習尚侈肆。以財為雄。豪橫公子。游俠賈人。惟知揮金。不解文字。每值春秋佳日。番舶估船。羽集鱗萃。探花覓柳。按曲聽歌。殆無虛晷。妖姬名倡。狎客冶優。爭奇獻巧。工製善謔。以冀一當。能於酒肉圍中。笙簫隊裏。靜好自娛。別出一片清涼界。可為雅流韻事者。未之有也。然而豪情勝概。偶載一二。亦堪為花國生色。四方名彥。來遊來遊。詩詞點綴。居然旖旎。安見譜申浦之新聲。不及續板橋之舊艷也。

蛟川姚梅伯作苦海航。填沁園春樂府百八闋。出以佛語。備諸猥褻。冀以喚醒癡人。真清夜鐘聲也。雖然。茫茫欲海。墮苦趣者無量。方且溺不肯出。梅伯欲施此一葦。令彼中人盡捨迷津。而渡覺岸。恐不能耳。寶山蔣劍人。曾為苦海航作序。今附錄於此。上海當南吳盡境。南閩粵。北遼蕪。東西洋番舶估船。羽集鱗萃。元設市舶提舉。自明以來。遂為壯縣。四明復道人以醮摩首羅王頂眼觀之曰。

卷一

每取台遊錄

十九

香艷叢書

噫。此苦海也。海之中。眾生無量。苦趣亦無量。無已姑舉其一。女閭成市。時則有脂夜之妖。或天人。或沙修羅。或乾闥婆。或藥叉。鳩槃陀。無不有也。其間最勝尤衆。狂鶯者。厥名為堂。一堂中。可四三十雌者。絲竹肉手。若口藝較優焉。故聲價甲於他處。舍貴游子弟。質柔脆。劇狎接。幾何不夭折。商賈擁鉅資。傾其囊。昏夜租敗絮。毒被體。遭街子訶罵。訊之。昨翻翻裙屐流也。顧彼中人。何嘗不自阱。無慮粉骷髏。流浪生死。脫不死。老大雞皮媼。何處作乞憐生活。幸少緩須臾。務為眩惑。惟恐毫髮態不盡也。悲夫。道人大不忍之。作樂府沁園春調。百有八解。備諸猥褻。或謂傷雅。余曰。是未讀大雄氏之書也。觸為身障。文殊不能出女子。定惟如來。能攝阿難。菩薩有情。不難化天人。沙修羅。乾闥婆。藥叉。鳩槃陀。而為說法。雖然。海之中。眾生墮苦趣者多矣。能入不能出。道人安施此一葦哉。王耕莘。邑之富戶。家貲巨萬。素著揮霍名。擲千金於虛耗。無吝色。同時有丁某者。富與之埒。而又交善。同以傾財挾妓相尚。每裹金銀約指數十事。聚妓一堂。徧散於地。令其逐取為快。耕莘於數年間。纏頭費十三餘萬。丁亦耗無算。好事

者。集其事。譜諸管絃。號曰上海碼頭調。至今曲罷酒酣。每每唱之。供笑樂。贏得豪名。傳遍青樓矣。耕莘。今尚在。聞其後痛悔。竟斷去一指。而此中由是絕迹。其揮金似俠。其截指似微。具此手段。可證菩薩果。

浦中舊有小船。載土妓。日將暮。駛附海船。分宿各幫。其海船全身白聖。俗謂之白肚皮船。俱泊浦心。船中所攜紅毛酒。貯以玻璃瓶。色紅味甘。辣如丁香。功勝媚藥。楊徵男。淞南樂府云。淞南好。海船塞江皋。羅袖爭春。登白肚。琉璃瓶。卜夜醉紅毛。身世總醜。今此風稍息矣。

西園隙地。男女雜坐。圍聽者。謂之說因果。又有花鼓戲。皆淫媒色餌也。演者約三四人。男敲鑼。婦打兩頭鼓。和以胡琴。遂板。所唱皆穢詞。藪譚。實白亦用土語。取其易曉。觀劇吸茗之餘。日斜人稀之候。結伴往聽。亦時有之。然名妓則不屑一至也。有小六寶者。能唱黃金印。其唱方姑娘打布庄。神情畢肖。又唱隔河相思。音節靡蕩。意緒哀婉。殆亦鄭風。襄裳涉浦之餘意也。

卷一

每取台遊錄

二十

香艷叢書

酒譜。無不精曉。所居樓閣枕溪。每當柳陰蟬靜。簾月如水。琴聲輒發。然不屑輕見人。為客一撫也。於雲間胡公。竊獨以知音許之。值梅伯繪幃綺圖成。乞詩公壽。思久未屬。倩李君秋。秋。秋。秋。非得韻。卿捧硯不可。胡即與同訪韻。卿親為和墨。拂箋。秋。秋。秋。難了茫茫。蘭絮因。劇憐清淨女兒身。盡教紅粉歸香界。大向花叢。展法輪。懺綺何如不懺。便綺情深處。即真禪。阿難不入摩登。席。那得楞嚴第一篇。詩成。為奏寒鴻之曲。音調道逸。噫。嘻。此中雅韻。今無繼聲矣。

蛟川二石生。名下士也。所眷有雲霞二仙。皆尤物也。雲以纖麗勝。霞以穠粹勝。雲仙始與二石生。遇於四明郡。辭葺定情。繾綣淪髓。及來滬上。重尋舊盟。素懷更洽。所居曰彤瑋冰霞閣。湘簾紫几。硯匣筆牀。居然有閨閣女史風致。後以他事。忤二石生。累月不往。寄聲遞簡。杳不可致。適寶山蔣劍人。至其室。雲仙謂之曰。妾聞阿嬌失權於漢武。長卿為之作長門賦。以回其心。今妾與姚君。偶有微嫌。夙懼乖隔。君以才名江左。能以生花筆。吐妾衷情乎。劍人諾之。即作彤瑋冰

驚聞賦。一時傳遍北里。某伯與雲仙。嗜好如舊。劍人所作形瑋冰霜。閉賦不載。嘯古堂集中。今亦附錄如下。其賦及序云。紅蕤帳底。鴛鴦垂四角之鏡。朱鳥窻前。鸚鵡傳雙聲之曲。石氏綠珠之屋。翡翠成幄。盧家鬱金之堂。玳瑁爲梁。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籍隸坊曲。秀出輩行。嫩水生香。家住芙蓉湖裏。嬌光曼睩。得姓萍蓬。邨中霞綺。十采仙衣。五銖。贈以華芳。斯艷逸。爾乃沾泥等絮。飄蓬若煙。與二石牛遇。四明郡。邂逅定情。繡綵淪隨。及來滬上。重尋舊盟。瓊杵搗霜。雲英再覩。銀灣駕鶴。早夕聞逢。此一時也。上元之夜。飛觴召客。妙伎徵調。別有邯鄲才人。俾侍秦川公子。將謂珠樹女床之地。鳥妒雙棲。桃花玉洞之天。仙合兩美。隱語嘲諷。歡聞軒渠。引喻山河。弗喻金石。已無何妖嬈入月。河魁在房。未授陳思之枕。先解醇于之襪。別院銀缸。張星不照。一枝玉笛。梅花亂飛。於是鄭君薄怒。坐詩婢以泥中。宋玉微詞。斥神女于峽外。惹杜郎之春恨。黯然魂銷。作子夜之變歌。聞者髮指。不爲己甚。尙何可言。獨是虛室生白。靈鏡以收照。爲明古井不波。玉虎復牽絲而上。眷言彼姝。獨得深念。耻冒新寵。邈失素懷。背燭擁髻。

卷一 海陬冶遊錄

二十一

香館叢書

則蠟淚向夕。引臂就枕。則桃骨削晨。新花紅闌。纖雨畫簾。石黛罷點。海燕不來。感纏綿於宿昔。魂恍惚其如接。人之情也。其能已乎。乃有簫花遷客。蝶夢寓公。偶過荃居。實傷蕙抱。欲使一雙玉斧。修月仍圓。十萬金鈴。替花作枕。小謫神仙。憐麻姑之狡獪。善言兒女。試曼倩之詼諧。愛命蘭翰。用代蘊蘇。比興而外。古詩之流。以彼鸞鳳。泊。嗜奇蘇蕙。璇璣之圖。伊余瑤想。瓊思。聊仿徐陵。玉臺之製。其詞曰。夫何佳人之獨處兮。愁伊鬱而誰語。思奉歡之清輝兮。自因風而微訴。粵夷光之苗裔兮。固長鬢而善嫵。家伯鸞之所棲兮。視彼德耀有餘慕。嗟寔命之不猶兮。爲青樓之佚女。屏針黹而弗事兮。習韓娥之歌舞。辭鄉邦而轉徙兮。行瑤姬之雲雨。匪予情之所樂兮。蓮青泥而惹苦。既宛轉而隨人兮。笑啼又難以自主。懼一見而傾心兮。乍送抱而推襟。渡鷓鴣于銀河兮。鳴鳳皇之玉琴。歲冉冉其易逝兮。春華去兮。霜颯侵。別四明之山水兮。懷君子之德音。黃歇浦兮。山松城。中有女閨兮。弦瑠聲。妾入門兮。歎弭榜。歎任綏兮。妾將迎。簫紫鳳兮。琴白雁。碧翠蝶兮。鏡紅縷。恃舊寵兮。連愛。惑宿因兮。重盟。流水落花兮。妾薄命。天

長地久兮。歡多情。忽棄捐兮。中路。羞不知其故也。惹爾奚人以蕭艾。無惑乎。懼之怒也。歡之怒兮。未可回。妾將去兮。終徘徊。拋卸蟬兮。委釵燕。棄繡闥兮。下粧臺。歌聲沈兮。隔小院。月色瘦兮。闕幽苔。朝望歡兮。暮望歡。歡心回兮。歡身來。珊瑚床兮。琥珀枕。待權來兮。薦歡。葡萄酒兮。芙蓉漿。待歡來兮。勸歡。歡不來兮。妾傷神。歡之來兮。回陽。春人影兮。春夢。痕。借春夢兮。憐春人。重曰。懽情多兮。妾命薄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巢有鷓鴣兮。贈有芍兮。以邀以嬉。還於彤瑋冰蠶之閣兮。

徐月娥。汪雪卿。善說平話。玉貌珠喉。么絃脆管。真箇令人消魂。日午宵初。常於土地堂羅神殿演唱。聽者聯坐接肢。每發一語。輒爲解頤。富室子弟。爭交歡之。皆慮不當意。月娥後歸徐辛。受專房寵。同時之以平話擅名者。如曹春江。馬如飛。皆鬚眉中之矯矯傑出者也。

蒯子琴。陳紫卿。沈繡珊。沈松雲。皆工唱曲。引聲按拍。音節不乖。所設有聚芳集賢二局。每日令曲師教導。藝既精絕。遂粧束登場演試。每當熏香。雍面。鵲立。艷

卷一 海陬冶遊錄

二十二

香館叢書

絳。極悽惻。纏綿之致。當演思凡。斷橋二齣。宛轉盡態。含哀蓄怨。合座傾倒。蒯子諸人。皆喜遊。是日招致此中人。爲羣花會。新粧炫服。不期畢至。可謂盛集。朱愛寶。以財雄勾欄中。所蓄雜妓。俊美絕倫。賃屋天官牌樓凌氏故宅。其宅本非園舊址。有四石古峭。拔俗。繼得明張電書。五石山房額。遂築室以顏。其居舊有子。子。窮窳。窳諸勝。後爲晴翠讀書樓。愛寶即居其上。非佳客至。不令人也。其別宅寓優伶。以名流選勝之場。爲歌舞生涯所托足。雖屬園林之厄。而較之爲馬廐鑿室者。猶幸也。

顧大滬。無賴子。嗜酒喜爲詩。打油釘。不自知其惡劣。嘗館北關。每至余舍。約作狎邪遊。聞其生平頗有奇遇。有雲孫者。絕色也。韶齒玉顏。丰致淡遠。與人輒少可。而獨與顧厚。久之。情好彌篤。時顧貧甚。常以珍異金錢相饋。繼遭疾。將死。欲招顧一見爲訣。婉問哀詞。日焉三至。比顧往。則已氣絕。茫茫人海。彼獨情深。而身處其境者。竟漠焉視之。恨不能致黃衫俠客。一問其負心也。

下元燈節。例許放燈。然未有若辛亥春之盛者。其燈皆剪紙爲傘形。或圓或

六角。鑲刻人物花卉珍禽異獸。細於繭絲。綴絡鬚帶。精妙無倫。是時舉國若狂。各競奇極巧。不惜金貨。至有為之傾家者。街衢間列炬若畫。明幕疏簾中。青紅炫目。星月皎映。笑言宴宴。夜遊之樂。何殊餒摩天上。李蕩堂又粧束小童為臺閣。麗服靚粧。傾耀一時。經兩月始散。

任寶琴。自金闕來。風雅自高。不屑與坊曲中伍。輒為他奴所替。性喜文士。多乞歌詩。留贈短絨細字。常盈笥篋。余嘗與笠舫往訪。一見即乞作傳。時當桃熟。而是年所結殊少。團圓多為官票所封。碎未能得。余曰。能以綏山桃為壽。當為西王母點綴佳傳耳。寶琴笑諾。百計覓致。逾月再往。則空室去。問之鄰右。則以訛讖浪傳。倉皇遠徙。桃香尚盈頰。而人面已不知何處去矣。孤此一片盛心。輒呼負負。

儂字詩詞中都用之。皆以自謂。滬人則以呼人。想始亦呼渠儂。久而漸訛耳。蘇妓至久。戲一效之。他若以美為趣。以看為暇。初至不能驟解。且其音重濁。不耐聽。土著及江北來者。皆喜作吳語。以媚客矣。

卷二 海陬治遊錄

一二十三 香館 遊書

滬人呼妓為官人。初不解所謂。或曰。其始以小女童唱歌侑觴。故得此名。後遂相沿不改。然官人二字。義取幼稚。勝於粵東之呼老舉也。俗輕妓之詞曰小娘。浙南樂府云。倡家煮出小娘蠶是矣。

滬多遊民。晝則提鷓鴣。逐友徵朋。夜則醉酒聽歌。訪花問柳。絕不知生計。亦不解其何以度日也。至則搗母必為之供瓜果。設片芥。否則呼羣滋累。無已。妓多厭之。謂之茶會客。住者匿不出見。率以醜者應。陳金浩衢歌云。不歸葱肆不租田。十市三鄉開少年。朝弄畫眉呼鴿子。夜吹笛管撥箏絃。道盡惡習。

閩粵浙甯之無賴子。多跳蕩好鬥。而土著則為廟幫。妓家皆呼為流氓。畏之如虎。待之少不如意。輒糾隊篡人而去。謂之拔官人。縣中隸役之有聲勢者。曰管班。妓家與之重賄。作為護身符。謂之撐頭。訟師營卒按節分利。謂之黑規。家妓老嫗。呼為父兄。妓之以錢鬻者。率曰討人。多有寄他處射利。而仍自居良戶者。其夫若子。率鮮衣怒馬。馳逐平康中。以此中錢復揮霍於此中。亦循環之巧術也。

寶山麗農山。人體短而貌不鬪。喜作綺游。所至多有與之纏綿者。余問其操何術。則笑曰。能於石榴裙底作三千拜耳。嘗過北郭。見道旁有名妓金珠墓。惻然動心。作詞弔之。紅顏黃土。千古為悲。乃生厭綺羅。死則藁葬。豈塚間。曉風殘月。寒樹凄煙。益不勝情耳。

贈妓楹聯。率以其名嵌入作偶。以為工巧。其來久矣。如門前柳色藏蘇小。扇底桃花識李香之類。往往膾炙人口。余嘗贈巧雲云。乞得天孫巧。行來神女雲。贈明珠云。多恐前身是明月。由來小字號珠孃。贈菊卿云。菊秀蘭芳人第一。卿雲麗月世無雙。虛實不倫。頗難着手。其集成句。須極自然。李靜宜贈鳳珍云。鳳鳥自歌鸞自舞。珍珠無價玉無瑕。梅伯贈雪香云。陽春白雪。國色天香。並皆佳妙。一妓始名太平。後易名文蘭。梅伯贈之云。玉盤汶水供辰汰。珠箔譚言聽晚評。則加雕琢矣。秦次游贈韻卿云。瘦影自臨春水照。好詩誦與落花聽。遺貌取神。不同俗派。

明珠貌美而微。愚慚。余戲贈二十八字云。酒半留髻夜未央。羅襦偷解玉肌涼。荻欄橋畔春風軟。那識銷魂別有香。較明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竊不讓其詼諧之妙矣。

卷二 海陬治遊錄

一二十四 香館 遊書

西園演劇無虛日。而弋陽腔為多。小旦曰長壽。頗白哲。能粧束作武后。及穆桂英。胡天胡帝。娥媚異常。下臺視之。眉目間殊乏娟秀之致。崑腔則有鴻福保和。皆擅絕伎。且如三多。行步婀娜。以態度勝。榮桂妍麗。如好女子。佳期偷書兩齣。媚情冶態。觀者傾動。富者攜妓同來。謂之戲局。東西二樓幾滿。當事以為誨淫。屢禁之不能絕也。

沈妹笏溪人。粗服亂頭。不解酬應。驟見若郵姑。徐視始覺其靜媚也。顧眉目間殊愁凝結。似有不可告人之隱。不讓文君遠山黛也。余為易其名曰眉。字以顰。仙謂之曰。人生如輕塵。弱草。矧在歡樂場。何自苦為。則淚痕承睫。哽不能聲。徐若曰。家有老母。以貧故。屈意為此。欲得錢以供甘旨耳。風塵中實非所樂。嘻。此孝女子也。論者當諒其心矣。

有王月仙者。秀出羣行。擁贊巨萬。性好揮霍。以俠名青樓。門前車馬。連鑣接軫。

座上之烏帽紫裘相屬也。烹飪之妙。甲此中。每一留譙。贈遺無算。所積翡翠釵金條脫。皆數十事。錦襖繡裙。連箱盈笥。後以瘡發。百藥不瘳。為羣醫所誑。研珠搗珀。率以白金。又遭賊篋。蓄貲蕩然。繼體潰爛。為人棄置西園三穗堂側。丐食為活。終至餓死。迄今滬人猶有能道其事者。繁華轉轂。媚人卒白阱也。叮

史某者。秋風鈍秀才耳。偶以勾當西商事。驟獲百金。炫其裘服。挾以游教坊。時薛家姊妹金玲彩玲者。秀麗傾葦。金玲客眾。則讓諸妹。而彩玲亦善伺客意。得其懽。史雖與彩玲締好。而實涎其姊。不一月。裘敝金盡。猶不肯去。搗母厭之。見於辭色。彩玲獨私謂曰。此中不可久處。我姊閱人多。君前來時。尚不當意。況今日耶。前程正遠。戀戀何為。史給之曰。以我才應秋試。舉人可立致。卿但贈我囊中貲。必以借老報。乃竊姊二金釧與之。史去杳然。而彩玲筆幾死。噫。彼中有此癡女子。吾遇彩玲。願為作掃除。惜所憐者非才耳。文君紅拂。誠難覩哉。

滬有王某者。以醫楊梅瘡起家。延之治病。必始劇終愈。以餌重貲。貴遊子弟。質柔脆。劇狎接。烏有不病。富商傾其橐。昏夜和敗絮。毒被體。遭街子詞罵。訊之昨

卷二 海陬治遊錄 一二十五 香 飽 齋 書 二 十 集

翩翩裙屐流也。一念及此。熱念都消。滬俗之不可解者。小女多喜結十姊妹。迭為鳩媒。治遊子家。無宿春糧。而養妓則百計措金。濟淫之具。四方靡集。墮私胎。售媚藥者。揭帖遍市。片芥靡人不嗜。而鴉戒煙丸者。多自炫秘方。他若多金則挈笑有情。錢盡以閉門羹待之。此乃迷香洞故態。不獨此間然矣。

壬歲秋。余與廖寶兒有聽雨之約。而適為友人招集於沈氏假鶴山房。酒罷更闌。忽憶寶兒。即席作一絕。末句云。那堪窗外瀟瀟雨。料得閨中正倚欄。越日遣婢來促。余作札付之云。昨宵雨聲甚惡。耿不成寐。窗外枯竹。蕭蕭作響。更殘起坐。人語悄然。轉覺思卿。卿非置背。銀燈而不明。倚繡枕而無奈。僕本善愁。至此愁煞矣。三五團圓之夕。夜色定佳。將登畫堂。入繡闥。了却相思債也。近製新詞。差堪入拍。當令卿以紅牙板按之。碧玉簫度之。燕爐香。烹甌茗。同賞人間圓月耳。寄語嫦娥。得染蘭芬否。卿其煖鴨爐。熏鴛被。以待。

中秋纔過。雨澹雲微。重簾倍惜。薄寒如水。寶兒小病初愈。特拂枕衾。堅留余宿。

儘以舊彌洽。情以久愈深。非尋常旖旎可比。彼倚門浩倡。送目流盼。祇增醜態耳。隔宿寶兒復病。余緘藥丸饋之云。秋氣深矣。嫩寒初厲。袖薄於紙。骨瘦于梅。真覺憔悴羞郎矣。昨宵繡榻香冷。銀屏夢寒。致惹清恙。懊惱何極。藥丸一裹。亟令侍婢煎食。勿謂咽苦。此中有至甘也。

寶兒後為沙叱利篡去。月缺花殘。抱恨靡極。白璧不還。碧穹難補。益鬱鬱不自得。張子紅紅知我意。繩明珠之美。與寶兒埒。姑往訪之。則明眸皓齒。媚態天然。往還既稔。出金箋索贈新詩。酒闌燈灺。更盡香溫。吮墨申楮。得七律五章。并欲寫寄天涯。俾領略余一段愁况也。其一云。見便含羞別便思。多情轉悔識卿遲。已虛別浦迎桃葉。合向章臺問柳枝。欲遣鳩媒通綺約。好修鴛牒寫盟詞。酒邊夢裏都愁絕。風味年來只我知。其二云。曲巷開門阿那家。香塵門外溢鈿車。風流心性工題葉。飄泊年華感落花。故里簫孃成陌路。窮途玉粲久天涯。青衫自有辛酸淚。忍向筵前聽琵琶。其三云。便擬溫柔老此鄉。不愁才少恨情長。綠鞋春夢三生果。紅豆秋心九曲腸。多恐前身是明月。由來小字號珠孃。迷香洞裏

卷二 海陬治遊錄 一二十六 香 飽 齋 書 二 十 集

今纔到。準向花叢醉幾場。其四云。已教辜負夙生緣。晚晚春光總自憐。有約玉簫成影事。無題錦瑟悵華年。難將恨石填深海。誰把情雲補漏天。今日看花倍悵惆。鬢絲輕颺燼爐烟。其五云。翠袖香消帶薄寒。熏爐斜倚撥灰殘。只緣情種生愁種。肯為新歡失舊歡。小別竟成長訣絕。此生合與永團圓。恩深意重難忘却。梅子心中木自酸。

紅蕙閣韻卿內史校字

淞北玉毓生撰

滬上一隅之地。靡麗紛華。甲於天下。寰中十有八省。海外一十七國。悉輻輳於此。雖十年之間。兩閱興衰。而踵事增華。日見其盛。花為世界。月作樓臺。香車寶馬。門外塵生。脆管繁絃。座中春滿。徵歌鬥酒。自夜向晨。由城內而達城外。勾欄益眾。易山邱為華屋。平田隴作市廛。斗柄潛移。滄桑屢變。而世道人心。其趨愈下。觀空者。正不免感慨係之耳。夫豈徒為北里作志。南部撰記。而侈談豔冶。競尚豪華也哉。

滬上青樓。多在北里。庚辛以來。倍極繁華。壬戌之秋。余浮海至粵。自此遂與隔絕。其中素飲香名。夙推豔質。以翹舉於花國。而領袖於羣芳者。惟有得之耳聞而已。且前後風景迥殊。規模亦稍異。不獨倍盛於曩時。為不同也。僕三生杜牧。綺夢全消。十載揚州。狂名尚在。問前度之劉郎。桃花如舊。作重來之崔護。人面難尋。聊述所知。以供臥游。

卷一 海陬冶遊附錄

一十七

香館叢書

二 十 集

癸丑以前。勾欄俱在城中。癸丑以後。漸移至城外。環馬場既建。園園日盛。層樓複閣。金碧巍煥。又得名花。以點綴其間。於是趨之者如鶩。庚辛之交。江浙淪陷。士女自四方至者。雲臻霧沛。遂為北里鉅觀。嗚呼。於時陷於賊窟中者。方且慘非人境。而此彈丸一隅。獨逃劫外。窮奢極欲。競尚豪華。豈人事之獨優。抑天心之特眷歟。

滬上租界。街名皆係新創。如兆富里。兆貴里。兆榮里。兆華里。東畫錦里。西畫錦里。教坊咸萃於此。此外如日新。久安。同慶。尚仁。百花。桂馨。各里。亦悉係上等勾欄所居。俗稱板三局。一時楊柳。簾櫳。笙歌若沸。枇杷門巷。粉黛如雲。當此二分月上。歌舞場開。十里香迷。烟花藪。色燦銀花。可號長春之國。光搖火樹。真成不夜之天。羨景物之撩人。覺風光之假我。莫不盡態極妍。馳芳南部。爭憐獻媚。門豔西方。斯固尋樂之窟。而為銷金之窟也歟。

大馬路一帶。亦為冶葉倡條棲止之所。然大半鳩盤茶。無足當雅人一盼也。每當金烏西墜。玉兔東升。塗脂抹粉。遍倚市門。遇鄉氓之抱布買絲者。輒目挑手

招務引其入彀而後已。無識者流。謂為奇逢。驚為豔福。幾以羅利國為羣玉山。迨至春風吹罷。即藉薦枕擁衾之地。作傾筐倒篋之謀。甚至褫衣肆辱。胭脂虎伎倆。誰敢攫其鋒者。其中之妓。問年皆逾三十。惟紀妙齡。則尚屬綺年玉貌。然亦為姊妹行所齒冷耳。貶之者。終以為天涯芳草。而非香國名花云。

北門外新街。亦一烟花藪也。小閣嵯峨。盡人如醉。明燈璀璨。有夢皆痴。每當新月未升。夕陽將下。倚門而賣笑者。俱排立於兩廊。不自知嫖母之增嫌。而翻效天魔之亂舞。以故冶遊子弟。幾視為羅利國。而未容輕以涉足。然而蓮出淤泥。蘭生幽谷。天涯芳草。何地無材。正不可以此而忽之焉。

江北流娼。多在蕩溝橋左右。迤邐可半里許。門外悉綴一燈。從橋畔望之。密於繁星。每當夕陽西墜。紅裙翠袖。歷亂簾前。然大抵藥又變相。見者悉呵以木賊花妖。求於羣眉鬪齒中。略可人意。殊不多觀。評者常謂兩行紅粉。消魂盡類鳩盤。一百青銅。喜色每深。鴉母。其醜詆之也如此。蓋其地處下流。既非鞭絲帽影。所陶情。亦非舞扇歌衫。所託足。即於粗服亂頭中。具有嫵媚態者。亦終至汨沒

卷二 海陬冶遊附錄

一二十八

香館叢書

二 十 集

耳。是可悲已。

廿四間樓。亦皆妓館。開設最早。旋居次等勾欄。俗稱二三局。東西棋盤街。層樓煥彩。金碧相耀。皆居又次勾欄。俗稱么二局。是問所處。強半皆蘇州女子。等而下者。曰花烟館。門懸小琉璃燈。以招客。其數不可勝計。更有女堂烟館。以妖姬應接烟客。履舄交錯。不堪入目。然擲金錢者如雨。一日所獲。遠勝纏頭之資。近已禁絕。

滬上風俗之最壞者。曰臺基。初則城內外皆有之。嗣歷經有司嚴禁。重懲。城內此風稍斂。洋涇浜之西。地稍靜僻。藏垢納污。指不勝屈。良有司要不可不設法。以杜此風也。

粵東妓女。寄居滬地者。如雲集。皆不纏足。間有佳者。潔白無比。招接洋人。為鹹水妹。應酬華人。為老舉。簪珥衣飾。迥爾不同。袁翔甫滬北竹枝詞云。輕綃帕首。玉生香。共識儂家是五羊。聯袂拖鞋何處去。膚圓兩足白於霜。那上六勿居士。申江雜詠云。不繫羅裙不貼鈿。花巾帕首亦翩翩。尋常懶著鴉頭履。六寸膚圓

比玉妍。二詩可為粵妓生色矣。

青樓中以長三為上等。人眾者謂堂名。人寡者謂住家。侑酒留宿。率以佛餅三枚。既訂香盟。謂之加茶碗。以別於眾客。其次等為么二。自稱私局。客來締好。則陳瓜果四碟。謂之裝乾濕。破費客囊。銀錢一餅而已。至取夜合資。則二元也。亦有以么二排場而收長三身價者。謂之二三。開妓館者。自稱木家。買良為娼者。自名父兄。妓家男僕。謂之相幫。女僕有夫者。謂之娘姨。未嫁為大姐。客選中某妓。曰攀相好。看戲飲酒。書小紅紙傳妓。曰叫局。妓應教曰出局。妓家遇祖師誕日。及年節喜慶事。或打唱。或宣卷。或燒路頭。是日促客擺酒。多者有十數席。酒筵將半。喚司絃笛鼓板。以佐妓唱。謂之上先生。或曰本稱司聲。傳者訛其音耳。擺酒逢節。皆曰下脚。妓女入夥。向本家借錢添置衣飾。去時歸還。名曰帶當。元且至元宵。獻九子盒。客人犒賞。謂之開果盤。請客叫局。全席謂之擺臺。面房中半席謂之吃便飯。即粵妓所謂消夜也。妓女向客索錢。私入己囊。曰小貨。客不歸局錢。謂之漂帳。

卷二 海陬治遊附錄

二十九

香鮑

滬上至今為互市第一區。同治初元。東南兵亂。僑居者眾。貿易繁盛。利市三倍。以故貨郎游治。動擲千金。青樓中。擁厚費者。指不勝屈。丙丁以後。亂既底定。富商股戶。各回鄉里。而開闢遠為減色。擲錢頭。輒有吝色。平日觀劇佐酒。紅箋紛出。至端陽中秋除夕。往往先期託故避去。在浪子固有銷金之窟。而若輩反樂避債之臺。甚至逋負叢集。每思脫離火坑。擇人而事。而又恐金多者薄倖。情重者赤貧。如有債債以挈之去者。不啻青蓮花之出淤泥矣。此近來若輩隱願。而無論秋鶯春燕。同具此心者也。

滬上戲館。邇來獨盛。不下數十所。如金桂。丹桂。攀桂。同桂。皆以桂名。稱為巨擘。他若三雅園。滿庭芳。天仙園。亦其最著者。客之招妓同觀者。俗稱叫局。夜劇場開。來者尤多。紅箋紛出。翠袖珊珊。么絃脆管。中雜以鬢影衣香。左顧右盼。真覺會心不遠。戲館應客者。謂之案目。將日夜所演之劇。分別開列。刊印紅箋。先期挾送。謂之戲單。妓女請客觀戲。必排連兩几。增設西洋玻璃高脚盤。名花美果。交映生輝。惟是近日專尙京班。徽腔次之。而西崑雅調。真如引商刻羽。曲高和寡矣。是亦世風之一變也。

丹桂。金桂。皆為京班翹楚。論其演唱。自以丹桂為較優。而勾欄中人。獨趨金桂。則以爭看楊月樓也。月樓向為顯宦家伶。長身玉立。色藝超羣。而自稱為串客。後以事流配。不復至滬矣。三雅園。皆吳下舊伶。蓋自徽班行而文班減色。京班出而徽班亦復自改腔調。以趨時。甚至市井兒童。皆信口唱二黃調。風氣移人。一至於斯。

滬上酒樓。四方畢備。甘脆鮮濃。各投所好。浦五房。乃燈舫庖人所開。新新樓。復興園。為金陵名廚。烹調手段。各有擅長。同新。同興。慶興。亦後起之著名者。燒鴨。燒豬。最稱嘉味。同興。同新。兩樓既閉。於是津館。以慶興為巨擘。寧波館。雖多。皆自創以下。惟鴻運益慶。差堪比數。泰和館。為滬人所開。菜兼南北。座擁嫺娟。特為繁盛。其中所煮食品。自有專門名家。以獨步一時。出局較多者。則推慶興。泰和。燈紅酒綠。月地花天。真箇令人心醉。豈徒侈何曾之下箸萬錢哉。酒闌茗罷之餘。則作餐霞吸露想。如眠雲閣。醉樂居。萬里雲烟。皆烟室中之著

卷二 海陬治遊附錄

三十

香鮑

名者。入其中。室宇精潔。軒窗明敞。幾於不著纖塵。遊人趨之若鶩。邀朋挈友。樂事賞心。不過破費囊中青蚨一二百頭而已。若至妓館中。則固無人不設片芥也。

滬北茶寮。向以一洞天麗水臺為傑出。高閣三層。軒窗四敞。而環臺皆青樓也。故有繞樓四面花如海。倚欄闌于任品題之句。曾幾何時。物換星移。滄桑小變。近惟松風閣。以茶勝。寶善園。以地勝。大馬路之一壺春。寶善街之滑園。桂芳閣。均極熱鬧。滬諺云。松風閣看小脚。西洋樓覓妍頭。蓋茶肆中士女如雲。往往目成眉語。借慮全七碗。以為撮合山。野鷺鷺幾至逐隊成羣。風俗淫靡。可謂極矣。滬上繁盛。當為通商各口之巨璧。腹裏那縣。萬不能及也。釐局中人。曾以烟館燈油計之。每日需用十五萬。每囊三百六十斤。每歲需用蠟燭五六千石。而洋燭煤氣燈不計焉。然此猶焚膏繼晷。勢所不可少也。至於滬城內外茶樓酒市。妓館烟室。日消瓜子約三十石。豈復意料所及。然則一日中。茶酒烟妓。戲園馬車。並洋行中所售奇技淫巧。光怪陸離。直不可以萬萬計。實皆一無所用。徒足

以耗民財殫民力而已。風俗之淫靡。日用之浮侈。至此豈堪問哉。

西俗七日一禮拜。每逢星昴虛房四宿值日之期。為安息日。是日任人遊玩。戲館酒樓。花街柳巷。爛其及門。極稱熱鬧。租界中諸園圃。尤以寶善街為銷金之窟。自宵達旦。燈火輝耀。與日市無異。飲饌諸物。求之無不具備。咄嗟立辦。游人以此齋聚。幾於踵趾相錯也。

滬上每年春夏之交。舉行賽花會。多設於英領事花園。奇葩異卉。大都來自外洋。花名花色。半皆目所未親。但覺香參鼻觀。芳襲襟裙。如遊瑤圃玉山。令人意遠。園中細草如茵。芊綿披拂。來者多西國士女。或倚欄小憩。或攜手縱觀。品騷羣芳。喜動顏色。亦有粵妝女子。為西域葡萄者。結伴來遊。以擴眼界。時下名妓。近來亦有隨客往遊者。欄外樂工十數輩。奏泰西樂。如抗如墜。不疾不徐。頗覺悠揚可聽。此外尚有各式蔬果。雜陳几案。其最出色者。花枝上俱繫以牌。藉為標識。至若盆盎之精工。帷幕之闊大。猶餘事也。以此名卉。與滬上羣花比嬌爭豔。吾知其終輸乎解語者耳。

卷二 海陬冶遊附錄

三十一 香館叢書

青樓中衣飾。咸易新式。靚妝倩服。悉隨時尚。男子寬衣大袖。多學京裝。而妓家花樣翻新。或有半效粵妝者。出局時懷中俱有極小銀鏡。觀劇侑酒。隨置座隅。修容飾貌。雖至醉。亦不雲鬢斜。驪鬢半偏也。

勾欄中房櫺。多以西洋印花紙糊牆壁。所置扇屏燈幔。悉畫墨梅。頗為雅致。陳設各物。備極精麗。掛壁則有鑲金大鏡。靠窓則有軟藤睡椅。別以獨脚小圓几。列水果其上。以供客呼。為百靈臺。蓋所蓄百靈鳥籠中。必有小圓臺。此則取其象形之義也。

近日西洋馬車。多減價出賃。青樓中人。晚粧初罷。喜作閒遊。每當夕陽西下。怒馬東馳。颺飛電邁。其過如瞥。真覺目迷神眩。薪翹滬北十景詩云。妝成墮馬鬢。雲盤雜坐香車笑。語歡電掣雷轟驚。一瞬依稀花在霧中看。申江雜詠云。香塵油壁合從容。底事馳驅振轡衝。寄語行人須子細。車如流水馬如龍。讀此二詩。想見霓裳羽衣。離碧落而來紅塵也。

近日妓女多用大字名片。出乘藍呢轎。新年必著紅縐裙。至邑廟燒香後。遍游

各處。而往司徒廟者。尤為絡繹不絕。燒香竹枝詞云。紛紛車馬往來忙。粉黛叢中別樣粧。自是燒香爭早起。不教雲雨戀襄王。

青樓竹枝詞。茗溪醉墨生作。凡屬青樓中規例。無一不備。而形容盡致。亦可作彼姝清夜鐘聲。當頭棒喝。今錄其元日賀歲。紅廟進香二絕。以見一斑。喜逢元日是新晴。賣得鮮花插鬢雲。看遍曲中諸姊妹。大家齊試石榴裙。心香一瓣禮尤虔。稽首慈雲大士前。但乞阿儂心願了。長齋繡佛自年年。

滬北竹枝詞。茗溪墨莊居士作。其中八絕。皆述勾欄薈萃處。想見風月無邊。管絃若沸。十里花明。豔風相煽。九迷洞幻。春夢正酣。今錄如左。寶善街邊石路前。清風淡淡夕陽天。簫聲斷處琵琶續。多少人家做綺筵。酒帘低漾午風晴。聽到琵琶斷續聲。更向日新深處去。花迎花送最關情。久安里口月明時。共道門前盡麗姬。到處淡紅濃綠繞。教人各自惹相思。雲鬢婀娜動人迷。十副湘簾望裏齊。明月滿街天未曉。琵琶聲急倚仁西。公興里對聚豐園。蘿婢花妖笑語喧。但得禮郎如至寶。安排遊計話連番。兆榮里內可憐春。一帶湘簾處處新。壓鬢珠

卷二 海陬冶遊附錄

三十一 香館叢書

蘭三百朵。風來香撲倚樓人。市聲喧處路迢迢。朗朗歌喉隱隱簫。為問大觀何處是。紅欄碧瓦晚煙飄。烏雲一挽却時粧。執扇輕羅映夕陽。此去棋盤街道滑。姨扶小妹妹扶娘。

洋場向有書寓。固滬北諸佳麗薈萃之區也。此於十里簾櫳而外。更足消魂。干場箏笛之餘。別開生面。墜鞭公子。曳屣名流。往往於酒罷茶餘。徵歌按曲。目成眉語。別具纏綿。斯亦風流之藪澤。花月之作坊也。其中著名者。約五十人。有好事者。作洋場書寓序。將彼姝名字悉嵌於中。幾令人一覽而知。無遺珠之歎。吁。鶯歌蝶舞。百媚橫生。彩鳳靈犀。兩情相眷。固孰不為之神搖心醉哉。

滬上春秋佳日。自遊邑廟兩園後。此外幾無園林泉石之勝。近日則有徐氏未園。在河之北。乃雨之觀察所搆。地雖不廣。而一邱一壑。高下河環。能於塵俗中別開生面。頓覺片石孤花。自饒幽境。園中栽植奇葩異卉。中外畢具。滬北士女。每於暇日。良辰。輒往游玩。虹口大橋沿江一帶。偏地栽花。隨處設座。夕陽將落。清颺徐來。西人多挈眷攜童。於此游賞。華人或有往游者。亦所不禁。徐家匯近

亦建有花園。波利洋行之別墅也。花木繁盛。蛇紫嫣紅。一望彌目。於中並奏西樂。音韻鏗鏘。中外人皆可入而游覽。惟距滬北較遠。往者必以馬車。園中設有酒樓。肴饌之精。無殊章廚中。皆西廚所烹調也。西人於賦閒之日。多擊二三知己。徘徊其間。而近日華人亦間有問津者矣。至於香車寶馬。鬢影衣香。一一雅流。携朋擊侶。以豔游作清遊者。或當不乏其人歟。

靜安寺相傳為二千年來古刹也。西人以寺之左近境僻而地寬。遂賃民田。雜蒔花木。直者曲之。紆者疎之。野曠天低。沙平樹古。環林斷木為椅。俾遊人得以憩息。每當虞淵日落。廣莫風來。士女嬉遊。相望絡繹。自春仲以迄秋末。無日不車聲磷磷。然滿寺中也。夏時入伏以後。遊者尤盛。蓋以冰執無力。火傘當空。中西士女。一至跋鳥西匿。皓鬼東懸。車如游水。馬似游龍。羣至寺旁。藉銷炎暑。甚至參橫斗轉。雲霧露零。聲走雷而語未通者。猶交織於道。遺鳥墮耳。散聲墜巾。幾使松聲竹韻之中。盡含香氣。冶游之樂。極盛一時。兼之西方美人。招搖過市。東國嬌女。綽約偕來。偶發嬌音。六馬仰秣。將迴繡轡。雙輪飛颺。况有荷荷佳釀。

卷二 海陬冶遊附錄

三十三

香館 十

盛以晶杯。捧以玉手。足以暢清歡通密緒。徘徊良夜。愈欲忘歸。殆不數鄭風漆洧之詩矣。斯亦娛情之極致。道暑之雅談也。

冶遊竹枝詞。自始入門。以至代為脫籍。無不描摹盡致。想見酒邊燈下。旖旎風光。紅瘦綠肥。品評月旦。誠一時之佳構也。聊摘數絕於左。以見一斑。入門高喚客人來。贏得羣花擁一堆。煞有風情眉目送。倩人爲我作良媒。未甚留連打報鐘。乍相逢。候最情鍾。欲行又止心難定。青鳥留人意更濃。今日重來小阮郎。放開眼界細平章。風姿合是羣芳冠。信有前緣喜欲狂。女婢先將筆硯排。頻催點菜請同儕。外場外促持燈去。順路先行寶善街。客集傳呼攬手巾。銷魂携得畫中人。一雙蓮炬輝煌照。入座分明定主賓。紛紛散席各歸房。眞箇今宵作楚王。一種嬌羞描不盡。温香軟玉賺蕭郎。鄉盡溫柔到黑甜。醒來紅日透疎簾。新愁舊恨言難盡。只願郎君不我嫌。墮溷飄茵不自由。傷春未了又悲秋。阿儂不是烟花種。脫籍君堪爲我謀。君是風流重玉京。十分才調十分情。願今得藉春風力。償了相思過一生。替贖蛾眉本有心。季生然諾重千金。春風得意桃花笑。流

水高山遇賞音

勾漏山蒙會錄香國流民乞食詞。亦洋涇竹枝柳枝之類也。謂昨過老關。見一人藉草倚槐樹根。以青紙作白鉛粉字。書法秀媚。內有小詩三十絕。描寫青樓情狀。宛然若生。問姓稱名。乃十年前曾於尋芳里。席間一叙者。面目枯槁。非復舊容。并憶彼時同座諸公。並皆潦倒。撫今追昔。中心惘然。卽以新詞見贈。傾囊酬之。不盈杖頭數也。嗟乎。揚州夢覺。翻留薄倖之人。潭水情深。誰識炎涼之態。卽以吹簫唱曲之詞。爲桃源迷路客。作回頭棒喝可也。其詩選錄四章。珠簾晚捲。門蛾眉。樓閣三層月上時。身是綺羅。肥是粉。看來若箇不西施。琉璃燈影徹黃昏。絡繹香車走北門。一路嬌娃歌不斷。管絃聲裏已銷魂。莫認章臺是債臺。前言忍向枕邊推。回頭一笑如冰冷。也算千金買得來。金窟消沈付水流。而今鄭重一錢投。傷心柳巷門前犬。也向東風吠不休。

卷二 海陬冶遊附錄

三十四

香館 十

館云。富貴榮華四字精。蘇揚名妓色傾城。秋波一笑迎游客。到耳吳歛曲調清。唱書館云。一曲琵琶動客心。無非說古與談今。著名雙麗何從覓。試向香街鬧處尋。

申江元夜踏燈詞。龍湫舊隱所作也。閱之可以知閩里之繁華。觀昇平之氣象。而勾欄中豪情冶習。亦復略見一斑。其詩云。申江無夜不笙歌。今夜笙歌分外多。十里紅燈珠箔底。銷金是處有行窩。天因佳節放新晴。湧出春江月色明。綠酒似波燈似海。萬家鼓吹樂昇平。不須秉燭夜遊來。自有銀花火樹開。彷彿燈輪西域裏。一枝蓮炬一樓臺。雕闌畫檻影層層。兒女爭看走馬燈。聞說廟園花樣好。金錢買得價頻增。滿天璀璨散流星。禁弛金吾玉漏停。墜翠遺珠渾不覺。踏歌齊上水心亭。梨園絃管各飛揚。贏得遊人興若狂。曼衍魚龍吹海立。今宵燈彩倍輝煌。六街如畫不關門。羅綺叢中笑語溫。何處雙雙歌一曲。落梅聲裏踏消魂。紛紛遊妓門積華。油壁香迎陌上車。一路紅塵隨馬去。頓教人眼炫生花。吹簫挾瑟過青樓。樓上家家捲玉鈎。記得黃昏曾有約。關心月上柳梢頭。燈

月年年一樣新。今年又換去年人。他十萬腰纏。客未抵千金一刻春。

桃潭主人作北里諸十絕。刻畫有致。今錄二首。枇杷門巷是兒家。輕叩雙扉姊妹譚。但是同心初結。文磁一碗進香茶。繡閣春深淨欲揩。鏡臺脂盒巧安排。壁間聯句何人贈。嵌得芳名兩字佳。

滬上舊有端陽謠。曰。枇杷黃。人心慌。小姐急。娘姨忙。好事者。廣其意。續爲滬北端陽歌。雖寓刺譏。足可發人猛省。其辭曰。枇杷黃。大爺慌。小姐急。娘姨忙。有客雖速亦不至。榴花紅。照雙眼。屈原此日汨羅死。伍員此日胥江亡。諸君此日忽不見。豈與二子同徜徉。申江之水深百尺。容君百輩竟難測。一聲低唱等耶來。淚珠點點衣裳濕。衣裳濕。帳中化作望夫石。君不見多少恩情話不休。大言揮霍買風流。一日不見三秋隔。履聲棄棄登高樓。一樓兩樓客常滿。三局四局戲可轉。昔日桃源許問津。此時咫尺天涯遠。恨何長。情何短。萬千愁緒誰能遣。誰知大爺愁更深。局帳酒帳徒紛紛。蒲劍莫破愁魔膽。艾旗空招債主魂。吁嗟乎。娘姨忙。小姐急。角黍裹作並頭式。綵樓打作鴛鴦結。豈知五日午時猶未到。

卷二 海陬治遊附錄

三十五 香 飽 齋 書

二 十 集

已與五毒百蟲共漸滅。

吳淞江上洗耳人。集中江彈詞女子二十八人。加以品評。一時傳遍北里。抄襲陽播播之詞者。幾爲紙貴。不謂鍾筮甫更而滄桑小變。風流雲散。人事推遷。如袁雲仙。吳素卿。姜月卿。朱幼香。徐雅雲。則嫁矣。陳夢卿則他往矣。錢雅卿則化去矣。錢麗卿。唐雲卿。俞翠娥。吳麗琴。則莫知踪跡矣。殊令人撫時感事。而有今昔不同之慨。邇來繼起者。又有朱麗卿。色藝雙絕。冠於羣輩。他如王琴仙。金玉珍。陳昭雲。張翠霞。俱楚楚可憐。足以頡頏諸前輩。洵稱後來之秀焉。海上多才。殊足爲此中生色矣。

滬上女子之說平話者。稱爲先生。大抵即昔之彈詞。從前北方女先兒之流也。近日如陳芝香者。尤爲巨擘。誠可爲陸秀卿之嗣音。而足稱秀麗羣芳矣。月娥。月琴。皆芝香之高足也。均非時流望其肩背。芝香體態豐腴。風流秀曼。別具神韻。月娥風致嫣然。月琴妙齡甫笄。靚麗春光。尤堪蕩魄。唱時各抱樂具登場。或繁絃急管。或曼聲長吟。其所誦七言麗句。聲如百轉春鶯。醉人心目。所說曲部。

口角詼諧。維妙維肖。其描摹盡致。擬議傳神。非海上裙釵所能夢見。蓋以不失之生澀。即流於粗忽。忘其爲女子身也。芝香之獨擅場者。以得此中三昧。而又體貼入微。月娥善唱小曲。章蕙遍歷。迄無其儔。曲終人遠。餘音繞梁。真令人傾耳不置也。玉臺閒詠新詩句。金屋難藏沒字碑。可以移贈之矣。

滬北老旗昌行。粵都人士之絃管樓臺。鶯花庭院也。院中姊妹花。無非粵國衣裳。鬢髮粉黛。有閨姝者。順意堂中之翹楚也。鴉母待之虐。潛自遁去。先是一妓名連桂。亦作嫦娥之奔月。碧海青天。杳無踪影。至閨姝則又步其芳塵。後先繼美矣。鴉曰。是不可爲訓。必得之而甘心。刀鋸鼎鑊。殺一以警百。因懸重賞。有能得閨姝者。酬二百五十金。旋有悉其所在者。黃衫俠客之流也。知之曰。事急矣。請自投捕房。聽公堂發落。火坑中或出蓮花。一歸鴉手。即不糜爛杖下。又不知流落何所矣。後果得陳司馬力。立准從良。從此舞衫歌扇。早醒繁華。秋月春風。別成因果。於陳司馬當鑄金繡絲以事之。又有粵姝阿妹者。西域葡萄也。於破瓜時節。忽爾紫雲不見。青鳥難求。踪跡之則扁舟一葉中。不啻鴟夷子一舸載。

卷二 海陬治遊附錄

三十六 香 飽 齋 書

二 十 集

西施也。捕至公庭。則妹玷猶白璧。癡隱紅雲。倩醫驗之。固遍體楊梅也。因發醫院調治。愈後任其擇人而嫁。此真拔諸水火而登諸衽席也。嗟乎。安得陳司馬遍布十萬金鈴。以護名花耶。

碧水澄懷室主人。以妓女既墮平康。如沈苦海。一時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無異乎身陷現在地獄。因創爲渡花慈航說。欲令其於浩無涯涘中。得登彼岸。其法做洋人戲場送彩。例爲闖花。先與鴉母議定身價。再加酒費。託戲館主先數日招徠。每人出洋四圓。隨付收票。俟數相符。定期成集。諸客入院繳票。觀劇飲酒。飲畢舉行闖照人數而設。每人一闖。內一闖寫妓姓名。拾得者。即歸其人。此一善法也。此法能行。俾陌上閒花。廣沾甘露。豈不爲此中廣大教主哉。

滬上彈丸之地。無不炫奇鬥麗。角勝爭長。即如所開烟館。若眠雲閣。醉樂居。蓬萊園。率皆華麗雅潔。商皇宏敞。所不必言。每遇九秋。即堆菊山。疏花掩映。豔影迷離。令人頓有置身籬落間想。既交冬令。三徑就荒。又換堆果山。如橘柚柑橙。一似菊山排列。再於枝頭繫以像生之飛鳴食宿。綴以燈火光怪陸離。炫人心。

目。滬上不過瀕海一隅。而極奢窮欲。作為無益。一至於斯。彼高枕橫床。矮燈直竹者。方聳肩作鷺鷥笑。而有心世道者。深切杞憂矣。

洋場戲園林立。絕無楹聯。好事者。曾有句云。往事證今朝。須知作戲逢場。無非泡幻。人間勝天上。解取及時行樂。即是神仙。又一聯云。歌也有思。聽取這急管繁絃。哀絲豪竹。客來不速。消受得賞心樂事。美景良辰。

梨園聲價。近日益增。金桂丹桂二園。皆京中名班。素挾專門長技。此外以色藝稱者。亦復指不勝屈。滬上寓公。曾將各項脚色。列上中次三品。凡得百二十人。鬻子生。以周春奎為上品。青衫旦。以常子和為上品。大面。以大奎官為上品。武生。以楊月樓為上品。開口跳。以田黑為上品。花旦。以傅紫秋為上品。武旦。以韓桂喜為上品。小生。以杜蝶雲為上品。老旦。以馮玉春為上品。小花面。以禿扁兒為上品。按此不過略具品評。稍加甲乙。俟後將列其姓名籍貫。隸何園。擅何技。上品者。綴以評贊。并列其當行之劇。編輯成書。出以問世。是亦風雅好事之流也。

卷二 海陬治遊附錄

三十七

香館 叢書

門聯之設。肇自桃符。楹帖所垂。遍於花國。少年逐隊。暇日尋芳。鶯啼燕語之鄉。鴻飛印雪。柳暗花明之地。鳥篆留沙。鈎心鬥角。各逞妍思。儼白配青。別饒慧想。是亦堪徵花品。聊佐茗談也。已。江左可園居士。贈沙澗和校書云。紅藥闌干春露潤。綠楊樓閣曉風和。贈方秋蟬錄事云。秋色十分花漸老。蟾光千里月猶圓。贈汪素娥云。白紵歌傳樊素口。綠楊春護謝娥家。贈陸彩雲云。彩筆生花成綺夢。雲裳織錦寄迴文。贈玉琴集詩品云。明月前身可人如玉。綠陰滿地。伴客彈琴。江北某公子贈雅仙長聯云。雅集最宜聊。恰秀暈芳蘭。文披綺杏。仙緣如屬我看珠成採蠟。琴操求凰。蓋雅仙一字秀珠。又號文琴也。贈阿芸校書云。春風紫玉釵兒夢。夜月紅綃鏡子盟。贈梅寶云。海棠花底三年住。豆蔻梢頭二月初。近有花間楹帖之選。搜羅富有。幾於無美不備。清言霽屑。好語穿珠。蓋當代麗人。非名士風流。不足為之煊染生色也。

贈妓楹聯佳者實多。其組織工巧。正如天衣無縫。清詞麗句。幾於美不勝收。近就見聞所及。筆之別錄者。已如束筭。略登一二。以見一斑。金玉。微聞香澤。金詞。

子。先到春風玉鏡臺。梅仙。修到梅花原是福。謫來仙子自多情。巧蓮。巧奪天孫錦。蓮為君子花。安卿。安得化為比翼鳥。卿其善保千金軀。如意。花下幾經如此醉。眼前誰是意中人。月仙。此地有二分明月。偶來作半日神仙。水仙。曾經滄海難為水。願作鸞鴦不羨仙。月梅。千古少圓惟月色。幾生修得到梅花。雪珠。雪膚花貌參差是。珠箔銀屏迤邐開。秋芙。秋水為神玉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富金。我富才華卿富豔。兼金身價斷金交。以上數聯。玉潤珠圓。並皆佳妙。懸之雲窓霧閣間。亦足見雅人深致。

紅蕤閣韻卿內史校字

卷二 海陬治遊附錄

三十八

香館 叢書

香豔叢書二十集卷二終

香豔叢書

二十集卷三

海陬治遊附錄卷中

浙北玉毓生撰

滬上名姝其冠絕一時者皆邀月旦之評而登諸花榜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其不得列於榜中者輒以為憾事如吳素卿謝寶琴李巧仙吳月娥朱南官沈文蘭張韻蘭蔡秀寶諸文寶周文寶沈愛卿黃愛卿皆一時齊名又如金林桂林翠琴月仙彩雲佩卿雅仙十全雙喜秀英莫不揮秀章臺蜚聲翰墨仙姿嫵媚秀韻娉婷茲就所聞聊登篇牘巫山覓夢豈遂無心滄海遺珠或恐不免蓋此不過游戲及之耳如謂雪池龜嶺出自筆端則吾豈敢况乎兵燹以來凡良家女子遭風雨之摧殘而墮烟花之小劫者隨在皆是飄零落溷狼藉堪悲逐水沾泥淒涼何極執管至此又輒為之涕下也周文寶字韻珊金陵良家女隨母避寇武林轉徙至滬上遂隸平康色藝雙絕

卷三 海陬治遊附錄

香豔叢書 二 十 集

與金二寶夏十全齊名門前車馬絡繹如織滬妓多來自吳門習尚柔靡文寶獨以俊爽勝敬禮文士而蔑視市儈懶雲山人有風月鑑滬上本事詩云枇杷花下客敲門小病新甦茗話溫終帶六朝烟水氣移來海上也銷魂為文寶作也庚午歸金陵時秦淮兵燹之後兩岸河房雖未復舊而燈舫較前轉盛文酒之譙座無文寶不樂所居曲房綺閣香爐茗碗位置幽雅懶雲山人嘗於水閣大張讌會觴詠駢羅履舄交錯品題芬芳以文寶為冠有胡某者擁厚貲與文寶晤纏頭之費幾及萬金文寶擇偶甚苛尚未肯委身事之適織造書案李少珊謀真為小星糾人要於路將篡取之文寶偵知避居滬上寶善街緞莊即胡某所開也胡某方幸事可諧矣不料合肥某統領往金陵訪文寶不值遂赴中江託楊太守為介紹楊固在鹽務當差者恐失統領歡假楊母名往接文寶已得懶雲山人書知統領揮金如土乘輿立往初見即以金表翠釧贈閱數日訂游西湖文寶偕行隨行為置千金裝而復索千金寄其母既至杭中丞來拜謁見艙有麗人歸述之中丞夫人以為眷屬即往拜文寶出見以統領姬妾自居

同舟出游攬湖山之勝解纜回申統領謂文寶曰吾本無意納汝今杭郡官場皆知為余妾若再墮烟花人其謂我何文寶思脫身計因曰得侍大人生平萬幸惟篋笥盡在滬上須往取之統領許之順道至滬命僕以名片向胡莊取物胡心如沸懼統領威俱送至船文寶復以思母為辭統領至金陵遣與接其母至即返合肥抵家則妾媵如夫人者九人文寶居第十象以其出自平康鄙不齒統領喜出游在家日少文寶遂得肝疾卒歸統領未及一載也統領哭之慟檢其篋中有寄母書云兒以薄命誤墮風塵誤人已多一朝自誤命之不辰將怨誰哉惟願來世弗為女子身願作無情物隨風飄蕩葬水葬泥聽其所之可矣一時聞者咸悲之文寶曾繪懺綺圖寄懶生為題二絕云綺障重重記不清龍華會上舊題名剗除風月談何易恐有當年未了情拈脂弄粉誤生天從此閒愁一筆招龍女說經諸佛笑色心濃處好參禪蓋惜其負盛名而不能自主云文寶以絕代姿能吟詩工楷法嘗學詩於懶雲山人栩栩有清致善撫月琴工歌崑曲慘觀一曲尤所擅場嘗於滬上酒樓曼聲一歌各席皆來圍聽有一

卷三 海陬治遊附錄

香豔叢書 二 十 集

醉客登欄獨立曲終大聲呼好衆始驚視之則立於危欄之上也嘻亦危矣當文寶豔名方噪時小桂珠黃愛卿吳月娥略堪伯仲有評海曲名花誰為領袖寄懶生曰美人良多後福殊少有後福者其桂珠月娥乎文寶雖秀骨翩翩他日不免淪落耳桂珠雅而莊月娥爽而俠文寶靈慧略少蘊藉後桂珠嫁楊太史月娥嫁李廉訪文寶竟嫁沙叱利鬱鬱卒其言若為之讖也悲已文寶居章窠中暱之者衆有為之傾貲者有為之招怨者聞有李孝廉者揮霍二千緡不得一歡遂成疾臨沒猶呼文寶不置宜其歸統領而不永年也世好狹邪游者盍鑒此哉李佩蘭琴川人丰姿嬌婉標格苗條擢秀虞山移根海上但青蓮花雖墮火坑中仍能不染淤泥蓋猶是清淨女兒身也容既窈窕而性尤狷潔平康陋習悉為擺脫年十五依母僑寓尚仁里所居為媚香樓小築三楹幽雅絕俗熏爐茗具別有會心几淨窓明纖塵不著姬母蕙芳素擅崑生之技姬更青出於藍然紅燈綠酒間不肯輕為一奏也素知書史工觴政喜誦唐宋諸名家作彈詞讀

曲略識古今射覆藏鈞。兼宜雅俗。以是張謙者。座無姬不歡。絳雪主人。西湖名
下士也。曾與姬締好。贈以詩云。花月春江無賴時。小家碧玉豔聲馳。簾垂寶押
留芬久。燈別銀釵笑。宜。按拍能傳商婦怨。紉香爲註楚騷詞。一叢深色矜嚴
甚。說與東風好護持。畫眉樓主。夢花館主。多有贈詩。鑑湖笛波生。謂其妝非倚
市態。可驚鴻。吐屬幽閒。洵爲名下無虛。蓋亦傾倒之至矣。其家有小歌姬。年未
及笄。善琵琶。工音律。性情和厚。惟面色甚黃。同儕俱戲以黃姑呼之。其妹曰湘
蘭。雖未登歌場。而媚態堪憐。亦後起之秀也。丁丑。晉省大飢。姬特出三百金以
備賑。此等舉動。求之鬚眉且難。况乎巾幗中哉。姬之尙豪樂善。亦殊足風已。
愛林。小字月娥。武林人。本住西湖。從假母姓沈。轉徙至滬。遂隸平康。姬丰韻娉
婷。姿致斌媚。玉蕊瓊枝。未能方喻。關心蕙骨。自擅風流。年十四。卽已名噪一時。
初居同慶里。再遷兆榮里。門前車馬。絡繹不絕。姬雖青年墮瀟。而頗知自愛。以
故梢頭豆蔻。尙謝含苞。人亦未敢作武陵源漁父。輕於問津也。姬性喜靜。略知
書識字。惟不甚工。酬應語多氣。輒不接。逆釣纖細。瘦不盈握。識姬者。輒誌述其

卷三 海陬冶遊附錄

三

香館叢書
二 十 集

凌波微步。其實姬之美不在此也。姬善絲竹。能南北大小曲。以氣促不輕發聲。
驚湖信緣生。識姬最久。而往來尤爲相昵。月夕花晨。時相過從。每相對忘言。或
則微笑而已。姬有清恙。生必親爲撫摩。手調湯藥。姬亦非生不歡。數月不往。則
寄聲問訊。往往發低減翠。臉瘦消紅。及見則喜形眉宇。情擊交深。三年如一日。
浙有某太守。具風月鑑。過中江。定花榜。以姬冠羣芳。坐是假母益爲奇貨之居。
姬同居有沈靄慶。沈十全者。並一時之秀。每見姬。自嘆弗如。有某統兵者。花叢
中儉父也。欲揮金錢百萬。以致姬。姬不可。嗣委曲與姬周旋。時逾半載。費至千
金。而終不能博一夕歡。心憾之。遣人至杭。覓其親至。鳴諸官。以求返璧。事未決。
令洋人監門。禁出入。後有爲之排解者。乃已。姬卒適四明巨賈。位在夫已氏之
列。亦既抱子云。

錢愛卿。生長吳越。破瓜之年。始來滬上。平康中之傑出者也。風流靡曼。秀麗罕
儔。願生小多愁。工琴善哭。以墮人風塵。非其所樂也。無事之時。爐香碗茗。靜坐
繡書。喜誦唐詩。琅琅上口。風雅客至。輒以難字詢。或有不識者。則必笑曰。秀才

家亦有不識字耶。因問客何法能讀盡人間書。識盡人間字。客乃教以往購字
典閱之。則一切難字。無不畢具。於是檢書習字。日無暇晷。誦書聲。往往徹戶外。
院中人咸謂之癡女子。時有楊生者。皖南名下士也。自號情癡子。以事勾當至
滬。遍訪名花。迄無當意。獨與姬一見心傾。久之交情益篤。密訂終身。奈鎖鸚鵡
於金籠。因鴛鴦於玉沼。心雖許人。身難自主。而生亦遂還漢臯。楚水吳山。刀環
望斷。雙魚頻寄。消息杳然。姬以此雖日在舞筵歌席中。無異羈鷲枯鳳。啼眉淚
眼。渺無歡容。一日因拒客。擗怒爲鴛母所辱。遂仰鴛粟酪以殉焉。一時聞者悲
之。許觀察新譜。塵雲巖詞曲行世。蓋爲姬作也。後生至特訪其墓。題聯云。人淚
桃花都是血。紙錢心事共成灰。固不失爲情種也。嘯月生於姬死後。題其望雲
圖小影云。漫將往事悼非烟。如此風流更可憐。一幅崔徽留粉本。教人徒喚奈
何天。亭亭玉立畫圖開。鬢髮當年解佩來。料得丹青深有意。特留半面費人猜。
檀郎重訪舊粧樓。人面桃花惹淚流。腸斷葉門題片石。傾城名士各千秋。
王翠雲。廣陵人。其父作買吳門。遂遷於吳。繼以折閱落魄。以憂死。其母鬻之入

卷三 海陬冶遊附錄

四

香館叢書
二 十 集

章。遂來滬濱。豔名日噪。爲此中巨擘。姬丰姿綽約。性格溫和。待客周旋。絕無
忤意。因此徵歌選舞者。多樂就之。一夕有所識客至。設席房中。拈鬪藏鈞。已近
酒闌燈灺。後來有客繼至者。素與翠雲相昵。亦設席於堂屋。賭酒飛花。其興方
酣。翠雲爰舍房中之客。而至席間。頃之房中之客屢喚。而雲不來。欲行而雲又
不送。意頗近於負氣者。既徹筵。客俱散去。侍婢規之大肆譏評。以爲待客之道。
宜兩得其中。厚彼薄此。非法也。雲怒呵之。謂渠非出賞與吾落籍者。吾何惜焉。
婢仍喃喃不止。雲怒不可解。曰。我從今卽不作此生。爾奈我何。婢見不可勸。
悄然自睡。雲思之。忿益莫遏。潛服紫霞膏而寢。次日清晨。婢入房視之。於紗幮
外。見其似裸臥者。婢曰。早涼如是。可卸却單衫耶。撫之。則玉體已冰矣。嗚呼。翠
雲平日。本太憨生。而不謂卒以愁死也。花殘玉碎。事出無名。聞者咸爲太息云。
夢蕪香館主。輒以長聯云。生前癡態好追摹。嬉笑多情。向來交澹言稀。畫裏注
香誰似我。醉後淚痕曾替拭。清癯可意。從此飲酣戰負。酒邊牽袖更無人。亦可
云。一往情深矣。

陸愛寶。金閨門外之湖田人。雖出小家。而雲鬢霧鬢。楚楚可憐。至滬隸籍金玉堂。爲酒料。姬年齒雖長。而一段丰韻。尙堪爲姊妹行中領袖。癸酉冬間。金玉堂中不戒於火。歌扇舞衫。付之一炬。姬乃僦居於法租界。一椽風月。半世爲花。思欲擇人而事。絕少知音。姬在金玉堂時。負帶攜貲百數十金。既爲祝融所燬。院中姊妹風流雲散。箇中人一例焚如。衣飾皆以帶攜折除。搗母以姬獨居無偶。遂借呂宋人以計募取去。閉置空屋中。呂宋人者。搗倚之如左右手。藉以索債取償者也。姬有前時所稔客某生者。具豪俠氣。能急人之急。聞耗遽報總捕。總捕曰。是不可爲訓。亟破關出之。姬自此得無事。德生甚思奉生笑帶。蓋知章臺中非可久居。欲得素心人與共晨夕也。後聞生竟納姬。且生子女云。

徐金林。浙之吳興人。早失怙恃。依兄而居。已許字某氏子。自遭變逆之亂。流離遷徙。轉輾滬濱。在小東門外。作倚門賣笑生活。豔名頗噪。數年間。纏頭所積。約五百金。倩人遍覓其兄與婿。杳然莫可訪尋。不得已另擇同心人。爲終身計。有某姓者。無賴子也。利女多金。百端計誘。詭言中饋尙虛。且家資少裕。女爲所惑。

卷三 海陬治遊附錄

五

香館叢書

竟從之去。甫入門。見其居甚湫隘。非似小康者。且有妻子在室。業已鬱鬱矣。某復將其所積金帛。擲去。視同僕婢。稍不如意。鞭扑從之。女不堪其苦。潛至滬中。又爲某蹤跡得之。拉女寄寓於其友家。凌虐交加。乃天假奇緣。適其兄與婿訪女來滬。相見之下。歡若再生。其兄婿祇願得女而歸。一切均在不問。乃某猶不肯縱女。必欲得身價而後已。噫。人孰無情。天下豈有忍心滅理如某者哉。幸有爲女道地者。得以出苦海。登彼岸。昔袁簡齋有云。他生願作司香尉。十萬金鈴護落花。若徐女者。固善知識女子。尤在所當憐也。

麗娟王姓。生長虞山下。性情閑雅。風致飄飄。其一種清矯拔俗之概。有令人凜然難犯者。玉皇香案吏於壬戌之春。避兵海上。初相遇於城南隘巷中。一見即相憐惜。聆其音。知非滬人口角。因叩踪跡。始知其籍隸琴川。瑯琊舊族。亦因被兵後。流離至此者。幼失恃。其父素不務業。有伍姓老嫗。携之來滬。梳洗縫紉。悉倚賴焉。客居無以爲生。遂從師度曲。藉資餬口。音節既熟。漸能識字。見人吟詠。輒從旁忻羨不置。常以願學未能爲憾。時生僑居無事。暇即往訪。酒闌燈地。微

露胸臆。逾年徙居北郭。頓覺聲名藉甚。冠絕一時。而於屠買纖兒。仍漠然也。酷好文字。每遇名士。不甚索其細頭。常出小像求生題詠。淡妝素服。靚麗欲絕。生有句云。相逢月下情逾淡。無限柔情裏看。可以見姬之靜婉矣。後未知所終。李巧玲。滬上章臺中翹楚也。與沈三官。談寶玉同名。寶玉早嫁。三官病歿。而玲享豔名獨久。豪於飲。一舉十觥。無圍閣瑟縮態。時流極賞之。姬自居奇貨。動以適人爲辭。連傾客囊。仍逡巡不去。且嗜阿芙蓉。嘗唱楊叛兒歌。而名顧不少。及齒稍長。猶復高張旗鼓。與後起諸秀爭妍取憐。雖玉容少憔悴。而盈庭廣衆中。一言一笑。終無人出其右者。剛齋主人爲花月平章。以千金定花榜。推姬爲第一。惟毀之者。以蹈摩伽登之。嬌舍爲嫌。不知貞節二字。豈爲若輩道耶。且當羅綺盈前。笙簫競進時。有能鼓瑤琴。吹玉笛。高歌慷慨。議論風生。如巧玲者乎。巧玲所長。古名妓得其一。猶足擅一時之譽。况降至今日。又當市俗之區。往來上客。且不識風月爲何事。而巧玲於迎送之暇。專心屏氣。一一摸索。獨能適如人意。即此拾元。又奚媿焉。至其酒量日減。然當筵一呼。四座低首。後起中雖豪

卷三 海陬治遊附錄

六

香館叢書

放如李十全。程寶雲等。且莫之敢抗。聞其居常讀紅樓夢。自比晴雯。則其憨態亦可想見。已嘗繪道裝小影。遍徵諸名士題詠。龍湫舊隱二絕句。若惜之。若諷之意。在言外。旨寓環中。其一云。幻成色相更婢媼。拈得牟尼一串圓。底事塵心終未淨。空教琴操學參禪。其二云。何似當年卞玉京。賞音曾識鹿樵生。願卿彼岸回頭早。莫向花前誤定情。願巧玲後卒歸優人黃月山。在滬開設大觀園。月山登場演劇。而巧玲從旁觀之。自鳴得意。名妓下場如此。姊妹行中未嘗不爲之齒冷。花榜狀頭。適胎口實。或謂滬上爲烟花巨藪。數十年來。名妓輩出。然能高樹一幟。百折而聲譽不衰者。其惟巧玲乎。其然豈其然歟。

袁雅琴。嘉禾人。本出瑯琊氏。宦裔也。乃父曾官奉賢。二尹。庚辛之變。姬年甫六齡。散失無歸。爲乳媼所鬻。遂隸樂籍。藉彈詞。以博纏頭。袁固其僞姓也。色藝超倫。丰姿綽約。素妝淡服。情韻天然。客有過而訪之者。一見之後。即泊然靜坐。不輕言笑。或戲謂之曰。卿胡爲有名士風。姬曰。余本非此中人。亦斷不久戀於此。何必競效章臺習氣耶。客默然。顧金張門巷。鞍鞞如雲。滬雖多富貴巨商。而絕

少知青風雅之士。姬亦落窳視之。遂厭風塵。徙居吳下。既抵金園。一時游冶子。無不思爭先快觀。旋遇城北君。亦吳興世族也。才華豪逸。迥出時流。雖云無意。評花似亦有情。問柳與姬邂逅。歡若平生。遂訂白頭之約。出重金爲之脫籍。攜歸。瀕行留別同儕。作詩十疊。有句云。多感諸君爲我幸。從今莫度可憐香。情見乎詞。非同流俗。與姬相識者。無不愛其癡。嘉其志。憐其才。而幸其從城北君爲得所歸也。姬之高足。爲吳繡卿傳其衣鉢。流寓胥臺。名噪曲里。亦當時之翹楚云。

花桂福。性格溫柔。丰姿娟好。良家女。誤墮烟花。惜花主人。罷宦武林。來游申浦。見姬。豐之。夜闌剪燭。細話因緣。惻然生憐。擬將玉人貯之金屋。贈以詩云。酒綠燈紅映綺寮。迴身轉盼總魂銷。豈知縱有黃荃筆。難繪吳孃一段嬌。連宵繾綣倍情深。薄命紅顏感不禁。若果郎心金石固。香盟永賦白頭吟。

程寶雲。滬人。父業買折閱。遂以弱息入章臺。時年僅十五也。姬姿容秀曼。心性溫柔。吐屬雅雋。不苟酬應。每見客。初則靜對無言。逮至把盞談心。剪燈話雨。則情致纏綿。言詞跌宕。豔情愁態。楚楚動人。喜握管作字。筆力遒勁。人難辨其爲女子所書。然非風雅客。不輒出示。清河君。少年個儻。與姬爲最。曠謀爲筵室。以千金脫其籍。載之歸里。時姬年纔十七。早離苦海。幸脫火坑。聞者未嘗不羨其豔福也。

巧雲。吳趨人。本姓章。良家女也。幼工針黹。髣髴薛夜來。庚申。緒寇陷吳門。偕同居金姓。避難出走。父母姊弟俱陷城中。不得已。依金氏。金江北人。無恒業。全家十餘口。仰給十指。輾轉至滬。貧難自給。滬上固烟花藪。搗母見之。詫爲尤物。以爲此奇貨可居也。卜居小東門外。埽眉窓下。迎客花間。不兩月。芳名大噪。乃遷居打毯塲。楚商某見而悅之。囑臂盟心。遂以重貲。脫其籍。貯之金屋。未幾。富商中道殞。巧雲躬營喪葬。服除無所歸。乃自立門戶。居兆榮里。蓋以文君志在寬相如而事之。非甘重墮風塵中也。適蘇臺倚玉生。計偕北上。道出申浦。遇巧雲於花桂林席上。維時銀燭雙搖。珠光四照。但見丰神綽約。態度翩翩。不覺爲之神搖目眩。翌晨往訪。適理曉粧未竟。髮長委地。洗淨鉛華。宛神仙中人。生乃俛

卷三 海陬治遊附錄

七

香館叢書 第十集

然曰。僕閱人多矣。未有如卿者也。殊恨相見之晚。巧雲亦自述身世。極爲歎。生因慨然曰。造物生才。豈偶然哉。如卿玉骨冰肌。當自珍惜。宜急擇人而事。豈可久在章臺。飄泊乎。姬雙眦熒然。首肯者再。旋嫁一資郎。固赫然顯宦也。豔其名。兼利所蓄。入門漸以鞭撻從事。摧折百端。或謂巧雲之仍墮火坑者。實倚玉生一言階之厲也。嗚呼。安得黃衫俠客。虬髯老奴。一問此負心人哉。

黃雲卿。吳門人。至滬居尋芳里。其姊愛卿。秀卿。工彈唱。方以豔名噪一時。及姬爲後起之秀。突過其姊。嘗教之歌。頰頰眦熒。不肯發聲。識者因謂是兒具大知識。必非久墮風塵者。院中舊例。客設宴。招外妓。妓陪坐。女先生避席。使離筵。執鞞。雲卿年穉。每操觴政。時雲卿纔十三。搦戰尙多未諳。惟是性情流逸。神光合離。不覺令人心醉。驚湖信緣生。有風月鑑。日醉花叢。與北里名姬。皆所相識。以爲品評羣芳。若專論風姿。當以雲卿爲巨擘。雲卿貌微豐。性婉柔。無抹脂障袖習。其姊愛卿。蕩逸飛揚。秀卿孤高坦率。各擅盛名。以視雲卿之風致。嫣然不覺。嗚呼。後矣。皖南程伯子。甚愛之。與之有齒臂盟。以爲但觀其理。雙鬢束雙鉤。笑

卷三 海陬治遊附錄

八

香館叢書 第十集

醫生香。微步生妍。領袖箇中情趣。已可相對忘饑。魂銷心死。正不必親承芳澤也。旋程伯子。又與文運里張秀寶善。往還愈。適雲卿珠孕初胎。謂爲伯子所。有伯子諱之踪跡。遂絕。其姊多諂。伯子爲薄倖。而雲卿無怨色。猶託人殷殷致詢。其情重如此。未幾。吳興茶買卷之。爲之脫籍云。

吳琴仙。本姓王。名蟾。字愛卿。白下名姝。朱門望族。自遭兵燹。墮落平康。容貌則嬌若芙蓉。心性則逸如蘭蕙。於姊妹行中。風流秀曼。迥異尋常。郎君翰飛。風雅士也。薄游滬上。卽與姬識。歎爲花國中翹楚。既踐綺約。遂訂香盟。每於酒燈闌施。論及終身。輒爲歎歎不歡。後誤從金陵某甲。彩鳳隨鴉。畢生隱憾。良人薄倖。未及三年。又驅之籍中。乙亥之春。鄰君訪豔河橋。適與姬遇。相見之際。各揮淚。依依不忍別。鄰君贈以詩云。小劫重淪淚暗潛。天公何事妒紅顏。憐卿才貌傷卿遇。不在尋常薄命間。蕙蘭心性玉丰姿。一味嬌愁一味癡。曉起思量緣底事。海棠花下立多時。

鳳雲。栢順堂中之翹楚也。係出揚州。因遭髮逆之亂。寄跡滬上。遂隸籍焉。性本

和順。貌尤娟好。與醉月仙史。有嚙臂之盟。鳳雲出自良家。不染青樓習。尙具有林下風格。以視塗脂抹粉。競鬥妖嬈者。奚啻天壤。

佩卿。姓陳。初名小寶。性極聰慧。貌尤秀美。同慶里。鄭瑞蘭。教以歌曲。姬夷然不屑學也。逮姚歸太原。二尹。寶姬於周。姬徙居尙仁里。改字佩卿。小東門外。聚美軒。每逢七月。凡說書者。無論男女。咸會於此。各奏一藝。苟不赴會。則不得入書場。又向例。先至先奏。奏過之曲。毋得重唱。姬至最晚。所習之書。又皆爲人所先說。幾至無以登場。歸而壹志於音律。不兩月。藝大進。名亦大噪。凡評滬上名花。色藝兼擅者。當以姬爲首屈一指。杭有名孝廉某。與之厚。臨別贈以聯曰。烟花幾隊。畫壁知平。須記取。座中衣紫。潦草一樽。挂帆去矣。最難忘。江上峯青。其眷戀之深如此。後與施生有嚙臂盟。矢青山而共隱。願白首以同歸。突有巨賈見之。歎爲世間尤物。出千金爲之脫籍。與媼已有成說。施生聞之。計無所出。相對而泣。目盡腫。淚竭。而繼之以血。媼爲感動。返巨賈金。而以姬歸施生。不計其值。初以爲鳳凰之和鳴。雲路。翡翠之戲影。蘭苕不啻也。兩年間。連舉兩子。人皆爲

卷二 海陬治遊附錄 九

香飽 遊書 二 十 第

姬慶。無何。士也。因極。二三其德。施生於外。與徐小寶相暱。兩月不歸。姬貌豐而體弱。亭亭如初日芙蓉。產後失調。兼以抑鬱。不數月。病入膏肓。欲招施生一見。訣別。竟不可得。恨恨呼施郎。我而沒。施生歸。日猶視。施生泣數行下。旋不知所終。嗚呼。月不常圓。花難終好。姬之薄命。生之負心。令人泚筆記之。而輒爲三嘆也。

滬上爲烟花淵藪。塗脂抹粉。爭妍取憐者。盈千累萬。所見當意殊少。惟公與里金氏。三校書。獨以艷名著。並爲當時之秀。三校書者。一曰愛寶。一曰秀寶。一曰十全。俱年相若。仙米主人。贈以額曰。惟金三品。從此一經品題。聲價頓增十倍。愛寶少時。早見賞於三晉番太守。太守工書。於愛寶壁間。題詩。竟句。染翰淋漓。至今遺蹟猶存。特未以碧紗籠之耳。有人調以詩曰。何堪亂點鴛鴦客。竟作梨花壓海棠。蓋其時太守年已古稀。以愛寶故。猶復修容飾貌。學作少年。此固風流之韻事。亦風月之美談也。太守去而秀寶十全。乃繼起。使太守重來。不將詠三英。榮兮之詩歟。佛花詞客。曾贈十全校書楹帖云。十洲夢引遊仙枕。全璧珍

同合浦珠。益見賞識之非虛也。

嚴麗貞。姑蘇人。經緒冠之亂。轉徙至滬。善南詞。曲中人無出其右。嗣以齒漸長。而名益噪。擬出遊以新眼界。歷江浙間者二年。乙亥冬。貧居湖郡。登臺試唱。聽者神傾。而金翠盈頭。早爲匪人所物色。十一月間。貧舟至滬。晚泊烏程縣界。三鼓時。哨聲四起。相顧張皇。則率盜已露。亦立船頭矣。麗貞懼欲投於河。一盜操湖音。持之得不死。然轉瞬間。舟中被擄一空。相繼過他船而去。計值約千五百金。質明往報地保。擬稟縣勘驗。邑某紳向與麗貞善。聞是耗。亟來慰藉。且勸其無報公庭。蓋以爲此輩並非真盜。或餉船流亞耳。若一具報。原贖萬難復得。徒資擾累。麗貞乃請諸某紳。願於要隘處。立棚一座。以利行旅。某紳許之。麗貞遂揚帆回滬。噫。以數年歌舞之餘資。竟飽匪徒之壑。悲憤交集。夫復何言。乃猶願不鳴官。而心計後來之弭盜。非深明大體者。能若是乎。麗貞後改姓曰金。易名曰素娟。

卷二 海陬治遊附錄 十

香飽 遊書 二 十 第

許幼瓊。字紫烟。金陵舊家女也。遭亂後。怙恃迭逝。爲鄰母許媼收養。媼無子。遂女之。撫愛臻至。女亦依戀如所生。蘇臺淪陷。流寓海上。遂墮平康。女娟秀嫺雅。弱不勝衣。眉黛間。常有楚楚之色。所居本陋巷。小樓獨處。蕭寂自甘。媼亦未之強也。性愛靜。不喜歌。或有所感觸。低吟一曲。則哀怨淒涼。不忍卒聽。有巨賈欲致千金。載之北遊。以不忍舍媼。卒婉謝之。未幾媼感於利。遷居桂蔭北里。大啟館舍。豪華者爭趨之。數日間。聲名大噪。女資乘脆弱。不勝其煩。且移果非其所願。不覺遂病。復爲庸醫所誤。竟致不起。素喜修潔。雖危篤。不廢膏沐。自恨無以報媼。臨歿。猶執手不忍釋。初葬北門外五里。珠體閣。懺綺道人叔農氏。生前與之相暱。乃爲改葬於東鄉之原。蓋以許媼本天方教。死者率以布殮。紫烟沒。遂不用棺。倉卒營葬。貧地卑濕。年來益就傾圮。媼貧乏。不能再舉。懺綺道人心焉。傷之。遂爲備具移葬。雖香肌銷化。空悼紅顏。而玉骨晶瑩。未成黃土。於是浴以溫湯。襲以香屑。裹以素縞。匣以文楠。既佳城之獲安。幸苦海之永脫。佩環夜月。得所憑依。懺綺道人。真可謂世之有情人也。其心不以生死渝。青樓中人。要當鑄金鑄絲以事之。

許翠琳。秦淮人。肌膚玉雪。眉目如畫。齒最稚。洵么鳳中翹楚也。身弱如不勝衣。能爲掌上舞。曾學擊阮新詞。其爲入拍。識字知書。懽懽侍者。與之相識已久。綺筵乍張。名花畢集。如金桂卿。張素英。高玉林。林紅卿。皆來酣戲淋漓。盡歡達旦。一日宴散。姬固留聽曲。適有僮父闖入。不果懽懽侍者。贈以二絕句云。梢頭豈

欲行牽衣促坐聽新聲。妒花風雨來何急。驚破銀箏調未成。雪香。姓王氏。小字阿湘。浙之慈谿人。年十三。入甬上教坊。瑰姿粹質。豔麗罕倫。望之如豐臺芍藥。性傲不善酬接。人多忌嫉之。避禍鎮海。與州陵青衫客契。旋以事不能安居於鎮。復回甬上。又因訟被拘。萍因主人。湘舊識也。知其事而憐其枉。以多金賂當事者。贖之出。湘盛感其意。擬訂白頭約。母以奇貨居不果。將徙於滬。萍因主人開筵叙別。牽袂依依。不啻一聲河滿也。至滬居兆富里。名噪甚。未幾滇鎮某以重金奪去。非所願也。歸舟至某處。以偶拂其意。遂殺之。棄屍江中。惜哉。某鎮固非惜玉才。而湘之傲可知矣。使憐之者金屋早藏。又何名

卷三 海陬冶遊附錄

十一

香艷叢書

花墮劫若是之慘哉。錢神無靈。遂使絕世佳人。蹈非烟覆轍。能不爲之痛心耶。明鏡生曾作高陽臺詞。以弔之云。碧海移根。紅塵換劫。傷心再見何年。綠未成陰。偷教好夢重圓。青衫替搵臨行淚。溯香盟。嚙臂依然。陡罡風。心未成灰。玉已成烟。星星血澗。鴛鴦劍。拚花殘。玉碎。不負從前。知心難得。游絲未必輕牽。憑君莫泛中江。懼怕樊川。腸斷當筵。悔尋春。負了驚鴻。苦了啼鴉。或傳姬別有所屬。故見殺。明鏡生獨謂不然。詞中特爲之辨。是真姬之知心也。嗚呼。士生今日。以才傲世。非有奇窮。必有奇禍。姬既遇人不淑。願猶以傲侮玩之。其不得於死也宜哉。

張儀卿。吳門人。潤臉花嬌。圓姿月替。粹質豐肌。其秀在骨。庚申吳中逢緒寇之亂。隨母避居滬曲。時北里烟花。當以滬上爲巨壘。翠芳所萃。衆美畢具。姬既隸平康籍。黠名噪一時。有某豪士。手揮千金。散於翰部。徵歌選色。各具品評。以彼美之風裁。定章臺之月旦。前後凡三次。姬屢魁花榜。有狀頭之譽。維時四處名花。悉集於斗大一城。鶯聯鶯起者。指不勝屈。而姬獨得列於前茅。爲衆所傾倒。

其貌亦可知已。所居層樓邃室。霧閣雲窓。精絕不著纖塵。姬工書識字。簪花妙格。妍麗異常。於有心人。短牘長箋。存問不絕。所歡得其筆札。藏皮以爲榮。素有知人鑒時。有某太史。方捷詞林。見姬豔之。暇輒過從。擬納作小星。人皆爲姬慶。而姬弗願也。或詢其故。姬曰。彼時橫翰林二字於胸中。年少氣盛。必致挫折。且其性多嗜好。善揮霍。而其相亦非載厚福者。後果以詞林改縣令。不期年。以墨敗。人於是服姬之識。獨其決某觀察猶未驗。與樵山老幹最暱。既還蘇臺。時有書問往來。後染微疾。初不服藥。明粧靚服。仍如平時。朝夕誦金經不倦。於佛生日。拈花一笑而逝。人謂姬去來有夙因。當是靈山會上人。惜其墮落風塵。不卽拔青蓮於火坑中耳。余於樵山老幹處見姬小影。明眸皓齒。固一時之秀也。繡珊。吳門人。本姓水。乳名阿全。方玉奴之義女。幼爲金陵女伶。後隸樂籍於上海。色藝雙絕。傾於流輩。溫秋屏司馬眷之特甚。嫌其命名未雅。易之以瓊字。曰繡瓊。溫固美丰姿。當初邂逅時。正如一對璧人。繡珊烟輕月瘦。雪韻花嬌。方盈盈二八時也。性耽清雅。沈靜寡言。初居瓊馬場。盆湯里。因避塵囂。移家城內。曲

卷三 海陬冶遊附錄

十一

香艷叢書

巷中閨閣幽深。非素心人。未許排闥。玉奴亦將順其意。珍如掌珠。其居本與溫君寓齋相近。由此朝夕往來。愛憐益甚。特出千金爲之脫籍。擅寵專房。以栽花之仙吏。爲掌玉之文星。蘊藉風流。不可一世。繡珊眞爲得所歸矣。褚仙卿。小字綵娥。吳門人。年僅十七。雖非絕代傾城。然明眸皓齒。韶秀便娟。亦頗足銷魂蕩魄。且性慈心慧。而又豁達俊爽。眉宇間英氣撲人。在風塵中。別饒風格。雅好詩書。有時點綴小詞。居然入拍。以故非翰墨中人。略不當意。毛穉仙。王秋農。皆與相識。而采芝生尤眷之。每於姬處。結社敲詩。徵歌賭酒。角彩尋歡。殆無虛日。諸君集時。每一人脫藹。卽持與采芝生。昵其諷誦。而細聆其音節。強記不忘。時采芝生將有粵江之役。設酒祖餞。燭既見跋。相對無一言。生不覺爲之黯然。綵娥忽曰。去則去矣。作兒女態。亦復何補。但母忘此酒。雖別猶未別也。語未竟。而眼淚紅矣。後穉仙輩偶過其家。必殷殷問生消息。一日忽寄以詩云。幾番釵卜費相思。二月東風正好時。滿院春光看不得。梨花如雪柳如絲。生得詩爲淒然。捧誦者久之。當生屢往其家時。異常狎昵。然綵娥必正言規之曰。勾

欄中非善地。踪跡太密。必至迷而不悟。我不願君入陷穽中。三五日往。則又曰。此地固不可頻來。而情好如我兩人。亦不可過疏。幾令人迴腸欲斷。若其忍心哉。姬本善飲。遇文士飲愈豪。醉後瀾翻妙舌。四座爲驚。大概以誤作楊花。心有所不甘。故特屬意於生。將託以終身。又不能輕出諸口。以故恒作顛倒謎語。與生小別。遂成永訣。姬後未知其所終。

鳳寶。吳門人。籍隸滬上。甫入章臺。名頓噪。然其時年僅十三四。雙髻垂鬢。正簾錢堂角時也。瘦同飛燕。愁等寶兒。惟瓠犀微露。略損其妍。與蘇素珍同居。門前車馬。繹絡不絕。荏苒數年。易髻而髻。前爲燕之瘦者。轉而爲環之肥。豐若有餘。柔若無骨。樊素櫻桃。嬌然增媚。工大小諸曲。歌喉清越。無異雛鶯。尤擅長採桑諸闕。惜搗母惟利是視。以致走馬章臺者。皆富貴俗商。自頂至踵。並無雅骨。鳳雖酬應紛如。略無可否。然蓮心味苦。薑性舍辛。鬱之而不宣。觸之而遂發矣。一日適爲丹桂某伶招飲。賭酒徵歌。彈槽搏戰。逮返院。裙拋峽蝶。枕就鴛鴦。羣以爲玉山頽矣。移時痰湧。玉容慘淡。蓋早以一盞紫霞膏。畢命矣。灌救無及。竟

卷二 海陬治遊附錄

十三

香艷叢書

赴夜臺。而搗母漫謂觸邪了事。竟不識其死之所由致也。傷哉。搗母綽號尼姑。阿招。固烟花主帥也。前託空門。後經束髮。徐娘雖老。興復不淺。嗟乎。人生不幸。墮落烟花。至火坑脫離。求宜及早。必使冷落自傷。而始厭胭脂於北里。謝羅綺於西風。則亦晚矣。故有志女子。甘出於一死而不悔也。

十全。姓金氏。又字寶珠。姑蘇人。盈盈十五。竟爲掌上之身。殊可憐也。藏嬌於東公與里。與其姊愛寶同院居。愛寶艷名噪一時。十全能於花月場中。獨樹一幟。不爲姊所掩。一日瘦綠詞人。偕佛花詞客往訪。妝樓之上。陳設清潔。無些子俗塵。近與之語。朱唇未啟。而嫣然一笑。別具風流。讀壁間佛花所贈楹帖。有十步不離花世界。全身能得月精神。及禮佛懺花同合十。清才豔福自兼全之句。客與姬始有心心相印者歟。瘦綠詞人云。滬上烟花夥矣。庸脂俗粉。比比皆是。就其所見。不下百人。而殊少許可。非評花之眼。界過高也。自見十全。知此中固大有人在也。則瘦綠詞人之傾倒十全。可謂至矣。陳玉卿。今之才妓也。在羣芳中爲特出。夫滬上爲肥魚大肉之場。徵歌選舞者。

幾忘風雅一途爲何物。客既不知許事。且食蛤蜊。妓亦茫然從之。車馬填門。即稱名妓。金銀氣重。文字緣慳。三百女閭。比比皆是。庸詎知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錚錚佼佼。竟有其人。闕焉不書。亦護花使者之過也。玉卿。維揚人名。文玉。終鮮兄弟。父本儒者。愛玉若掌珠。自識之無。即嚴督課。年九歲。唐宋詩詞。略皆上口。父歿。母教之一如父。家素貧。不能自存。女紅之餘。仍不廢文史。問爲吟咏。若有夙悟。十三歲。母又歿。育於叔母。叔母遇之虐。且以食指爲嫌。貨於娼家。今春轉徙之滬。蓋年纔十九齡耳。嗚呼。玉之數奇矣。然蓬戶女子。知書而濯濯不彰者。指不勝屈。安知非天之欲顯其名。而故厄其遇乎。至後藏嬌小東關外。與楊阿寶相依倚。其地湫隘。置屋。不可以居。有文士往訪者。謂枳棘非鳳凰所棲。玉即應聲曰。鸞鳳安敢當。君不聞鸚鵡之困於樊籠乎。一吐屬間。敏慧可想。玉卿能吟詠。善奕棊。其感懷詩云。看破烟花事渺茫。錦衣頓改昔年妝。可憐繡閣名門女。流落青樓暗自傷。設說當年豈不祥。飄零申浦淚千行。飛花誤我桃源路。羞見劉郎與阮郎。蛾眉自悼。可以想見斯人之意致矣。海上樓驛仙史尤眷之時。

卷二 海陬治遊附錄

十四

香艷叢書

相過從。贈答詩詞甚夥。今錄四絕句。小樓誰認是兒家。蜂蝶嬉春枉自誇。知否文窓風露重。有人閒坐憶瓊花。匆匆拋却故園秋。明月維揚似舊不。一舸江南望江北。也應有淚向東流。圍棋聲裏玉玲瓏。慧語靈心夙未逢。笑我情禪參已透。又添綺障一千重。屢把新詩贈玉臺。阿誰擁髻替敲推。青綾步障逢卿後。始悔年時浪費才。玉卿曾有答縷驛仙史二絕。亦清俊可誦。其一愁身世。云。玉前身詩婢。今日情冤。銅鉢知心。錦囊學步。二分圓月。偶牽少婦之愁。一曲焦桐。遂入中郎之聽。贈詞婉轉。遍處揜揚。迺有南面詩王。西崑詞客。玉臺製咏。金樓傳情。好語紛來。彩鳳靈犀之句。多情生受。揉酥滴粉之詞。映雨巫雲。飄揚字裏。曉風殘月。點染行間。琴心未必相挑。壺口因之俱缺。蛾眉低首。允宜薰之佛前。雁柱新聲。大好歌來扇底。所恨風塵陋質。難留韻事於三生。還期花月春江。競按新詞於九譜。爰拈二絕。用誌寸心。錄呈吟臺。兼以鳴謝。詩云。學畫蛾眉不入時。倒拈針刺剔紅絲。等閒却却風和月。遍繡驪壇七字詩。簫聲咽月李青遊。千種風情柳屯田。喚起紅樓諸姊妹。大家合掌拜詞仙。有才如此。淪落風塵。殊足惜。

已。
愛珠。本姓項。父項琳。范陽人。以樂藝名一時。避居吳門。每携一笛。往來山塘虎阜間。吳中名妓皆師事之。庚申。緒寇陷蘇臺。琳倉皇携珠出走。為賊所殺。珠塗逢老嫗。携歸虞山。虞山故多說書者。嫗少長。丰韻苗條。朱嫗一見。居為奇貨。以重金購之。來滬北教之說書。名朱品蘭。未幾轉鬻某嫗。改名愛珠。遷兆榮里。與陸巧珠同居。有客暱之。出賃為之脫籍。顧債不得償。客去。珠不能從。啜泣竟夕。暗吞阿芙蓉膏。客察之急。救得不死。陸見珠情重身輕。恐為已累。謝之。乃遷公與里。王秀寶家。沈松閣者。青鎮無賴子也。負博進錢。避海上。緣巧珠而得與愛珠相識。許拔之火坑中。嫗已閉門謝客。自幸得人。同院姊妹。往日賓朋。莫不知玉容有主矣。荏苒兩月。說屬子虛。且擬脫身。他徙。嫗偵知之。泣謂之曰。君去我留。人將笑我。且債臺獨上。終逼迫死耳。無已。請買舟西行。賃馬車。偽為游龍華者。至西門。場帆竟去。不亦可乎。孰知花落有意。流水無情。沈以淡然處之而已。嫗哭不成聲。清晨擊阿芙蓉膏一盡。向沈曰。以身後事累君矣。沈欲分半飲之。

海取台遊附錄

十五

香館叢書
二
十
集

不可。遂一飲而盡。女鬻察其異。潛告秀寶。秀寶欲入救。沈阻之。不許曰。是患痧耳。入則飽我老拳。不得已。鳴諸捕房。鼻之仁濟醫館。則已無及。臨死猶曰。無預沈松閣事。其情深如此。嗚呼。沈見嫗死而不救。抑何忍也。殆天奪之魄歟。不然何喪心病狂若是也。所謂中山狼者。非其人歟。恨不得縛諸七首一決之也。至於嫗之遭際。亦殊可憫已。
增齡。本姓周。幼喪父。依母為活。髮纒覆額。秀麗無雙。其姊愛齡。明眸善睐。綽約多姿。固一對盈盈姊妹花也。初居上海之南市。習貓兒戲。嫗恥之。不屑學。乃改為說書。冒王姓。遷居北城。聲價日高。結駟其門者。非巨公。即名士。尋常執袴趨茵。莫能望見顏色。所工大小曲。以百計。色藝傾一時。顧蕙蕙自守。豆蔻含苞。絕不許人以非禮干之也。愛齡工於酬對。隱結客歡。嫗則高自位置。客至。嘿嘿不作一語。奏技時。亦絕無佻達態。性尤好潔。茶具熏爐。不與人共。多以女雲林呼之。肌膚柔白。髮光可鑑。粧束淡雅。不與儕輩爭妍。閨中陳設。無異寒素。皖南某觀察公子。見而愛之。擬以千金脫籍。不果。武林某太史公子。深於情者也。聞嫗

名往訪。一見傾悅。願亦不數數見。見則相對無言。默喻於心而已。嫗於公子至。靜坐徘徊。於公子去。含悲飲泣。宵闌燈灺。淚痕濕枕角。其母因不令相見。嫗從此長齋懺佛。數年如一日。母為感動。卒以嫗歸公子。生一子。而嫗以疾殞。公子痛不欲生。設位室隅。出入必告。其情之專摯。世間殆未有也。嗚呼。嫗亦瑤臺短命花耳。不然。伉儷之歡。家庭之樂。豈有涯哉。

花春林。亦滬上名花也。枇杷門巷。楊柳樓臺。車馬往來。常滿戶外。所與交者。皆名流雅士。贈答詩詞。盈笥累篋。所居妝閣。陳設雅淡。絕無俗豔。嫗丰姿綽約。瀟灑出塵。妹多福。亦極瑰麗。可人。願花常好。館主小謙其家。當筵索詩。贈以二絕云。如玉丰姿絕點瑕。枇杷門巷是兒家。碧桃紅藥都嫌俗。第一銷魂解語花。輕按紅牙唱六么。笙歌濃處客愁消。花家姊妹真雙絕。不數江東大小喬。

姚雅仙。居兆貴里。秀貌花嬌。圓姿月皎。綠柳堤邊。碧桃巷口。賓從如雲。而獨與金桂伶人黃月山善。嫗性情蕩逸。體態風流。縱鏡殿之淫。學天魔之舞。時招月山演技。帷中日益親昵。往往同車游冶。過市招搖。恬不為怪。旋又有意中人。為

海取台遊附錄

十六

香館叢書
二
十
集

嚙臂盟。而漸與月山疎。由是燕雁代飛。尹邢相避。蓋其情之翻雲覆雨也如此。其人為中山勝。樓後裔。姚喜其柔情媚態。玉貌綺年。故願傾身以事之。形影不離。有如鸞鵲。孰意惜玉有人。揮金無客。久之。而門前冷落。車馬稀矣。蠶絲難盡。蠟淚成灰。勾欄中人。無不笑姚嫗之惑焉。

金玉。姓談。吳趨人。來滬居公陽里。修蛾偃月。笑靨堆霞。北曲南詞。並皆佳妙。噪聲勾欄中。已有年矣。第青春二十有四。而枇杷花下。猶是閉門獨居。傷錦瑟之華年。祇增墮涕。抱牙琴之絕藝。誰是知音。以故憂能傷人。時多疾病。有吳下汪生者。聞名往訪。纔與目成。便相心許。流連匝月。遂訂鴛盟。嗣以生有事回吳。未及迎貯金屋。告歸之夕。生預出千金。留於嫗所。為日後脫籍計。願生素性善博。返吳後。竟負博進錢。累累無可捫揣。因復詣嫗。處擬商取前項。冀作孤注一擲。嫗曰。金之取攜。固惟命。然前言勿違食也。生唯唯。而別。由是嫗晨占鵲噪。夕卜燈花。玉郎未來。而金仙已召。竟以鬱鬱死。生聞耗。大慟曰。此予過也。即率幼子來滬成服。并將靈柩接回。居然視為筵室焉。嗟乎。如汪生者。其可謂篤於情乎。

不以聚散異。不以生死淪。朱顏委化。而猶視同駿骨千金。姬而有知。當含笑於地下。而喜汪生之不我欺也。

寶琴。忘其姓。籍隸江北。固其地之翹楚也。性亢爽。尚俠氣。多識吳越士大夫。高自期許。不屑為靡靡之態。門敲白板。雖多訪豔之人。憲掩青樓。絕少眠香之客。落花墮溷。每以失身為恥。然逢二三知己。燭施更闌。共談淪落。往往泣數行下。從良有願。薄命終傷。深恐所適非人。又致半生抱恨。遂致因循未果。一夕蟾魄將圓。忽有叩門者。人本無情。客成不速。登堂入室。赴赴長人。誇其門第曰。諸城曰新安。功高百爾。勇冠千軍。以枕戈倚馬之威。作黃鶴焚琴之舉。風流自命。歡樂強圖。琴婉為辭曰。妾為養微疴。僻居陋巷。琵琶之技已疏。桃李之投莫報。請君他往。母事糾纏。來者竟勃然變色。大有不作鴛鴦誓不休之意。琴則一枝楊柳。搖曳無依。半盡芙蓉。淒涼下咽。所幸小鬟識事。當即解救。而姬飲恨不肯回生。多方護持。始得甦醒。來者亦悄然遁去。嗟乎。蘭有香兮招蝶。杏以色而聚蜂。烟花弱質。沉苦海以難回。歎笑迎人。背孤燈以暗泣。盈盈無主。種種可憐。倚翠

卷二 海陬冶遊附錄

十七

香艷叢書

假紅者。宜如何用情熨貼。休教玉碎香殘。極意温存。莫使紅憔悴。深歎琴與士大夫游。當死生呼吸之際。竟無人作一護花鈴也。可哀也夫。

潘繡寶。固近時青樓中之嬌嬌不羣者也。貌既娟秀。性復風雅。工琴善棋。尤長於音律。然性甘冷淡。雖車馬填門。不以爲意。北里中有忌而詆之者。以其幼出自女伶。品居彼下。而僉父之焚琴煮鶴者。亦復妄肆譏彈。姬因嘆此中不可久居。卒從某公子去。聞者嘉之。瘦蟾生曾爲之作護花詞。今錄二絕句。賞花偏動護花情。刻翠題紅過此生。自把彩繩託靈鶴。不將金彈打流鶯。章臺弱柳縱飄零。未必飛花便作萍。願得移根栽漢苑。免教人惜路旁青。

小得仙。不詳其姓。亦北里中之嬌嬌者。住居海上有年。與天壤寄生有嚙臂之盟。生雖棄儒習賈。而俊爽風流。自殊俗士。與姬神交心許。數年如一日。祇以母命難違。遠巡未果。得仙嘗曰。霍女痴情。杜郎薄倖。流光如駛。夫復何言。乙亥夏間。忽覺小有不懌。書空咄咄。月下燈前。常背人掩泣。問之亦不肯言也。一日傍晚。炫服靚妝。如有所失。竟暗吞紫霞膏。而畢命焉。生聞信往視。救之不得。大慟

而返。深悔折花之心未勇。驚塵空書。轉盟徒負。自以爲生平恨事。惟此而已。常作雨窓感懷詩以悼之。詩盛傳於青樓中。

夏蘭仙。揚州人。小名如意子。婉容柔態。傾動一時。善音律。識字義。翩翩有閨閣風致。有時略掉書袋。頗令人解頤。可謂居士。自梁溪來滬。小宴其家。甚加賞識。金秀卿。金陵人。以家貧誤墮不康。然非其所好也。每思擇人而事。來滬居尚仁里。秀卿娉婷玉立。雅韻宜人。素工刺繡。譽擅錢神。斷線碎絨。時留几榻。而於簫管歌曲。反不措意。客有問者。婉辭謝之。願春華易謝。佳偶尙虛。不得已適周姓者。爲繼室。一絲既繫。六禮遂行。消吉於仲春。姬母方倚爲錢樹。貪囊未盈。詭謀忽搆。既涉訟庭。官廉知其情。卒判歸周。一時並頌賢明。縷繫仙史。爲作鈴護名花記。今具錄之。記云。校書金秀卿之嫁也。夫人而憐之惜之矣。然而身非蓮葉。有情人願蓋鴛鴦。何期命似桃花。薄福女偏羈狂。飄茵墮溷。東皇本是無心。泛宅浮家。西子原非有意。母也不諒。忍爲速獄之謀。人乎何尤。豈是踰垣而盜。花花世界。草草因緣。實命不猶。古今同慨。猶憶校書居尚仁里時。常偕侍環惜

卷二 海陬冶遊附錄

十八

香艷叢書

環兩生。携燈訪謁。見其修眉斂翠。笑靨圓紅。麝不焚而自香。蟬未貼而先舉。開拈繡剪。乍疑來向深閨。羞品瓊簫。早信不迷曲院。侍環擬縮同心之帶。旋留交股之釵。因知家住金陵。猶帶青溪秀色。祇恨文成鎖院。未叨黃榜榮名。在苒年華。又更爐籠。時則校書種來萱草。偏更添憂。念到桃根。誰爲喚渡。適有周姓者。雖無顧曲之風流。差免捧刀之威武。傾身而事。臂臂爲盟。遂以仲春。載消吉日。不必玉臺下聘。疑是老妓。若令金屋能藏。居然新婦。猶慮其母之悔也。爰裁細券。更辱鳩媒。雙宿雙飛。滿擬荷塘聽雨。三眠三起。誰知柳殿驚風。女也鄉夢時。禁難尋笛步。母則貪心未已。遽控琴堂。謂其攜有兼金。不思返璧。虛詞聊肆痴。婆子煞費經營。實據可憑。簡兒郎猶堪慰藉。花封牒下。繡閣魂銷。首似蓬飛。背如芒刺。拚借對簿。奈顧影而含羞。欲具訴詞。乃將言而猶忍。小妮子自憐薄命。請室篝燈。賢宰官洞燭下情。虛堂懸鏡。女有家而男有室。既無怨曠之形。雀無角而鼠無牙。漫遂貪婪之計。母氏已招坦腹。東床非誨盜之階。婦人既肯委身。北堂豈圖財之候。母容多瀆。各釋窳家。是時蓋三月十六日也。嗚呼。脂奩鏡奩

方誇艷態於丁年。簫局箏船。遠闕新歌於子夜。流黃堪織。慘綠誰披。詎慧眼之偶差。撫芳心而自警。使無寶旂高掛。安能綺帳相娛。慶豔福之未央。卿其自愛。幸聽言之不入。我亦含憤。聊作駢詞。以申燕賀。

金陵良家女。庚申緒寇之亂。父陷賊中。母挈之避蘇鄉。改適程氏。女隨母以針黹為活。旋以米珠薪桂。質於張媪。媪故滬上設勾欄者。得女以為尤物。攜之滬北。居尚仁里。時秀卿年十七。姿態輕盈。肌理穠郁。如春風楊柳。秋日芙蓉。人謂其粹質豐容。可與太真媲美。故以環名。性喜幽靜。不耐戲謔。客入以游詞。輒紅潮暈頰。條然辭去。羞澁之態。依然名閨靜女也。巨賈某以重金。啖媪欲為梳櫛。媪悲甚。以為是買自頂至踵。無雅骨。豈堪相匹。因於姊妹行貸八。百金脫籍。迎其母來滬同居。蓋一有志女子也。媪母有養子某。強欲委禽。媪絕之。不令至。閩古滬慈珊氏與媪識。尤眷之。月夕花晨。往來無間。媪每見輒相依戀。殊屬意焉。然生以慈訓嚴。不能自主。媪因謂待子秋闈得意。當能脫妾於苦海。及秋生竟下第。既而歸。媪雖慰藉良殷。而幽怨盈懷。淚如縷縷。生謂之曰。

卷三 海陬治遊附錄

十九

香館叢書 二 十 集

得失命也。離合亦命也。卿乃解人。何事戚戚為。媪知事不能諧。遂委身四明周氏子。周貌固可兒。然曾供役於泰西人。殊有彩鳳隨鴉之歎耳。謝杏仙一字雪卿。本良家女。因粵逆之亂。流離困苦。為伶父所誘。遂隸平康籍。自言系本琅琊。謝則從假母姓也。貌豔於花。神清若水。丰姿綽約。顧影自憐。工詩詞。善諧謔。尤豪於飲。一舉十觥。略無難色。酒闌燈灺時。傾談一室。四座生風。無世俗性。悅習氣。自門隱恨。生薄游海上。始與媪相識。雅相契合。而媪亦獨加青眼。生自謂消受名花。幾生修到。朝夕往來。形影無間。癸酉之秋。生將返里。別姬於紅肥綠瘦軒。旨酒佳肴。絡繹不絕。無何三疊陽關。僕夫促駕。媪惟吟從此。天涯明月夜。各自淒涼之句。然已哽咽不成句讀。三復之始。辨媪之深於情也。蓋如此後。媪與某公子。曠矢脫風塵。假母勒索千金。事遂寢。坐是鬱鬱。遂成瘵疾。延床第者三閱月。瘡焉長逝。青山瘞骨。黃土埋香。可為感唱。白門隱恨。生重返申江。始知願未為之嘆息。弗置。歸舟白下。懸篷聽雨。益復無聊。因成憶昔詞八絕句。中二首云。憶昔臨歧折柳條。未言珍重已魂銷。箇儂欲化呢喃燕。一路

隨君伴寂寥。憶昔重為海上游。風光不減去年秋。只憐玉質成黃土。惆悵西風古渡頭。命短於桃花。而緣輕於柳絮。如姬者亦可悲已。

緒小寶。吳門人。楮家姊妹中翹楚也。態度苗條。丰姿嫵媚。自待甚高。不屑與曲中人伍。吳人某。曠之出重金為之脫樂籍。同歸吳門。繼忽席捲所有。重遁至滬。居同慶里謝家。再理故業。人多惜其既出火坑。復投孽海。豈其夙債未償耶。雪香家本勾東。僑居滬北。儼屋兆富里。小築三楹。亦頗幽雅。門前車馬。初不嫌其寂寞。阿香固當碧玉之華年。而長綠珠之聲價。丰神韶秀。詞令安詳。客多悅之。而香亦自負不淺。有某鎮戎者。因公至滬。喜作狹邪游。一見傾心。大為嚙愛。金釵卸盒。贈予駢箋。謀作小星。許以重價。香性執拗。雅不欲侍武弁巾櫛。宛轉辭之。香母以為不如遁跡他處。或可以免。適香母賃別院於正豐街。乃舍舊巢而就新居。肩輿甫入。而猝有多人擁之以去。竟為沙叱利之劫矣。自此為入社之鴛鴦。作閉籠之鸚鵡。卒無古押衙挾義憤以篡取之者。亦可傷已。嬌姬一字曰我。本姓吳。山陰人。父為縣役。徙居蘇臺。父死無以為生。鬻姬於王

卷三 海陬治遊附錄

二十

香館叢書 二 十 集

媪名添福。初居上海城內。乃勾欄中之下乘也。姬神清骨秀。玉淨花明。矯矯如鶴立雞羣。豔絕一時。工酬答。善應對。車馬盈門。聲名頓噪。乃遷於北里之廿四間。與袁巧珠同居。自出千金贖其身。因改名嬌姬。某二尹綺年玉貌。素以儻風流自負。甚與媪厚。為姬覓屋。遷於景行里。陳設華煥。衣服麗都。所以代姬謀者。無不周且至。時有皖南老人者。恃貫介弟力。日揮霍於章臺。問柳尋花。殆無暇晷。見姬悅之。而忌某二尹之相形見絀。因日譖於貴介弟前。某二尹避其鋒。遂去滬。是姬為尤物。亦禍水也。未幾姬又遷於嚴月琴家。嚴固為此中翹楚。而姬之美。亦與相埒。人比為姊妹花云。旋有某統兵者。自淮揚來。手揮萬金。以博一當意者。見姬以為此正我所心賞者也。流連兩月。所博纏頭無算。姬自此豐於財。身價頓高十倍。卜居於寶善街。自立門戶。凡名公鉅卿。富商大賈。之來滬者。以不得見姬一面為憾。久之。姬將歸某顯宦。思某二尹舊恩。將以重金報之。而某二尹已隨某星使度關離矣。姬倩某孝廉馳書促其歸。或謂姬雖空有此語。然亦足以媿天下之受恩忘報者矣。

沈金芝。吳門人。平康中素著豔名。雖非碧玉之華年。而自具絳珠之逸韻。僑居曲巷。賓從如雲。顧擇偶殊苛。迄無當意。爰出纏頭。自爲脫籍。蓮出淤泥。果生淨土。孰是多情。相逢未嫁。生來好靜。獨處無聊。一日遇素稔之七嫂。勸其仍抱琵琶。姬亦允之。因往小東門勾欄。寄鴻迹焉。從此枇杷巷裏。重理賣笑之生涯。楊柳樓頭。復唱憐儂之綺曲。顧住未幾時。潛自逸去。翩若驚鴻。逝同脫兔。聞者無不奇之。金芝之往也。本有帶當。其家以憚七嫂雌虎威。竟不之問。說者謂姬自此蓋得真離火坑矣。

阿大。以字行。忘其姓。北門新街之翹楚也。與四明周某相識有年。久成割臂之盟。私縮同心之結。周已出資爲之脫籍。積有夙逋二百餘金。周悉拂擔代償。不日擬賦小星之什。阿大亦自慶得所歸矣。特周夙有長柄短轅之諺。獅如吐氣。蝟即拳毛。周妻微聞是耗。大肆鬧威。迫周悔盟。阿大知之。仰藥自盡。百方灌救。卒至無靈。周以香乏返魂。痛深刻骨。亦吞阿芙蓉膏。以冀相從地下。有友知其事者。投以解藥。得不死。其情亦可謂深矣。

卷三 海陬治遊附錄

一十一 香艷叢書

胡寶玉。以豔名噪一時。車馬之跡。不絕於門。人以其雙眉善翠。皆以林黛玉比之。素與金桂武日黑兒善。黑兒去析津。亦即附輪船往尋之。既抵津門。衆客俱紛紛挈具而去。姬獨從容櫛髮。細勻鉛黃。粧竟循梯而登。倚舵遙望。若有所俟。逮至日昃。意中人始策蹇而來。匆匆僱肩輿俱去。噫。姬以籍隸不康。走馬王孫。墜鞭公子。閱人不知凡幾。果何所取於一武旦。而至山遙水遠而從之也。亦可異已。

香寶。吳趨坊人。不知其姓。丰神絕世。一往情深。雲箋委地。光可鑑人。星眼迴波。魂堪銷我。惜紅仙史與之最曠。後聞踪跡稍疎。哀怨不勝。芳訊屢傳。嬌啼欲絕。其一往情深也如此。仙史贈以一律云。最難拋擲最無聊。心字香燒暮復朝。衣上啼痕留未浣。樽前妒意可全消。偶思舊夢情如昨。欲託微波路轉遙。別有深愁甘寂寞。幾回惆悵可憐宵。

郁憶芝。吳秀寶。有海上阿嬌人之稱。憶芝吐屬風雅。頗諳韻語。徐君贈聯有兒女琴心英雄劍胆之句。秀寶色藝兼擅。性復豪爽。古越耶溪山人贈以聯云。秀

眉雙掃春山遠。寶瑟一彈秋月高。復贈詩云。珠樓歌喉玉樣姿。燈痕紅處最相思。名花南國知多少。已占春風第一枝。可謂傾倒之至矣。又有留別秀寶詩云。未唱驪歌已黯然。那堪樽酒話離筵。三生綺習餘文字。一種愁懷對管絃。此去青衫憐梗泛。幾時紅燭照花眠。相思縷縷勞相贈。繡入吳綾並帶蓮。有烏衣公子者。出自名閥。擅荀郎之才調。具衛玠之風神。尤爲秀寶所屬意。公子亦非姬不歡。至必留宿。或倚繡枕而絮談。或背銀缸而情話。往復纏綿。每至達曙。一夕借鷓鴣主人設。其家風雨陡作。簷溜如注。公子以小有所忤。意。席終冒雨竟去。鷓鴣主人作二絕句調之云。仙裙百蝶繡吳綾。妙舞婆娑掌上輕。一曲雲璈有誰似。教人錯擬董雙成。縷金榻子水紅綾。如此良宵一擲輕。料得匆匆去後。攪人風雨夢難成。願花常好館主是。夕在座。以鷓鴣主人詩語有未盡。復步元韻。以廣其意。分明裙子繫紅綾。繡屐弓弓點地輕。欲賦九迷渾未敢。風流我愧庾蘭成。繡被堆床豔綺綾。美人諧謔未嫌輕。年來喚醒青樓夢。何必徐娘許目成。

卷三 海陬治遊附錄

一十二 香艷叢書

巧雲。錫山人。幼忘其姓。從假母姓金。粵逆之亂。父母陷於賊。匪人誘至滬上。鬻於金嫗。及長。豔名噪一時。姬丰神妖嬈。態度妖嬈。見之不覺爲之魂銷心醉。居公典里。室宇精潔。不著纖塵。古滬蕊珊氏識之於庚午之秋。時姬年已二十有五。舉止嫺雅。無齷齪障袖習。工刺繡。能仿露香園遺製。擅針神之譽。性利而慧。善解人意。勸生勿縱飲以傷身。浪游以廢日。蓋生此時年少。與狂。方溺情酒國。浪跡花叢也。聞姬言。深自斂抑。因謂人曰。巧雲。吾良友也。後浙東陳某納爲小星。歡愛無間。姬爲得所歸矣。

紅蕤閣韻卿內史校字

海陬冶游附錄卷下

淞北玉鮫生撰

滬上近常南北衝要。名公鉅卿。雅流萬士。皆以此為孔道。故富至於萬金。貴至於一品。車馬盈門。巾裘滿座。往來酬酢。無虛日。纏頭一擲。視千金若尋常。而青樓中人。邈來亦復粗工詞曲。喜掉文袋。漸能以詩詞與文人唱和。蓋必如此。方得為名妓中嬌嬌者。以故韻事雅談。亦所時有。其間或以情著。或以俠聞。秀外慧中。迴殊昔日。已茲就所聞者而記之。當亦可於玉塵縱橫時。藉供譚柄云。前免癡道人。摘紅雪詞題二十四女花品圖於滬上。名花品評殆遍。畫眉樓主。復偕同人為續花品。蓋以杏花時節。春在江南。柳絮風光。蹤停滬北。偶然顧曲。曾留佳話於旂亭。不負尋芳。重定新評於花譜。會聽聲傳綠綺。應羞玉貌三千。須知名寫紅箋。獨讓金釵十二。花品中以李佩蘭為羣芳之冠。每姝名下。各綴評語。李佩蘭秀韻天成。工愁善病。不求勝人。而人自莫能及。朱素芳幽雅絕倫。脫盡時下習氣。洵詞史中後來之秀。朱鳳娟春山入畫。秋水為神。使尹夫人見

卷三 海陬冶游附錄

二十三

香鮫叢書

之。當亦却步。胡素娟風致翩翩。當於古名人畫圖中求之。朱幼卿歌喉嘹亮。氣宇軒昂。是巾幗中具任俠氣者。王逸卿瀟灑出塵。自是名稱其實。黃寶卿離鳳聲清。可人如玉。朱蘭卿春生桃鬢。楚楚可憐。朱蓉卿出水芙蓉。凌波微步。朱秀卿搖曳多姿。真解語花也。施琴仙人面桃花。能驚俗眼。劉文卿鳳竟隨鴉。花甘墮。洵惜哉。續花品之後。復有公之放所定丁丑上海書仙花榜。凡列名姝二十有八人。而以一花比一姝。各區品目並列評詞。滬上之秀萃於此矣。按公之放者。鴛水名流。鴻才曠代。東山未出北里。曾遊欣逢酒地。天蝶媒忙。煞題到墨池。雪嶺虎僕抽來。論者謂似小杜之清狂。而兼大蘇之放誕。所定丁丑花品二十八則。以月殿之仙人擬雲臺之列宿。各比名花一種。應點頑石之頭。并加評字八言。如吐青蓮之舌。可謂無語不香。有才皆艷。惟關節所不到。斯品題之得真。斯榜既出。其友西泠玉笛生。謂宜張之北里。永示南針。用誌滬上一時名花之盛。而公之放以為浪賦風懷。猶玷圭璧。恣情月日。恐墮泥犁。且也嗜好酸鹹。口味各異。

分別妍醜。目力非同。或所見不逮所聞。或挂此偶爾遺彼。雖臣心似水。自知藻鑑無私。然衆口鑠金。難免蕪菲有怨。灾梨豈敢。覆瓿是甘。玉笛生則曰。否否。斯

榜也。取才至公。用心太過。夫平章風月。最嫌擊效西家。流覽烟花。儘有記傳南部。拔芳名而題雁塔。早誇省識春風。兜綉履而登龍門。聊慰望穿秋水。一時傳出。如徧看長安之花。萬手胥鈔。知騰貴洛陽之紙。一麗品王逸卿。芍藥獨擅風華。自成馨逸。二雅品李佩蘭。海棠。天半朱霞。雲中白鶴。三韵品胡素娟。杏花風前新柳。花底嬌鶯。四玲品李琴仙。珠蘭。雲天氣概。冰雪聰明。五品逸李寶卿。玉響秀韻天成。逸情雲上。六清品袁月仙。薔薇。奇花初胎。生氣遠出。七真品胡寶卿。木香。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八時品朱秀卿。杜鵑。鏗中錚錚。庸中佼佼。九練品朱素蘭。藍蕖。躡跡寰中。舉頭天外。十俠品朱幼卿。蜀葵。珠光射斗。劍氣冲霄。十一英品朱管卿。茉莉。後來之秀。實獲我心。十二種品朱榮卿。牽牛。駢枝並蒂。合璧聯珠。十三種品趙文翠。紫薇。瑤臺碧日。瓊海珊枝。十四倩品黃寶卿。木芙蓉。弱不禁風。嫩還怯日。十五名品朱湘卿。玉蘭。嚼花吹葉。抱月彈風。十六俊品吳

卷三 海陬冶游附錄

二十四

香鮫叢書

麗娟。梔子。明漪絕底。清露未晞。十七能品朱鳳娟。玫瑰。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十八柔品周愛寶。山茶。綠水鴛鴦。青春鸚鵡。十九幽品朱佩卿。月季。寶鼎香濃。繡簾風細。二十豐品朱玉卿。繡球。猴山之鶴。華頂之蓮。二十一循品沈永卿。鳳仙。盈盈秋水。淡淡春山。二十二治品朱素芳。碧桃。碧桃滿樹。白雲初晴。二十三姣品陳月娥。茶蘼。超心鍊冶。着手成春。二十四媚品楊雲卿。萱花。花開含笑。草種忘憂。二十五膩品劉文卿。夾竹桃。桃李春風。梧桐夜雨。二十六腴品汪素娥。石榴。穠堪搔背。痛擬捧心。二十七穩品金素娟。蠟梅。好鳥枝頭。落花水面。二十八豪品陳芝香。雞冠。耳際風生。鼻中火出。公之放書仙花榜後。則又有滬北詞史金釵冊。乃曼陀羅館詞客所定者也。倣紅樓夢正冊副冊。又副冊之例。凡取三十有六人。以為前見書仙花榜。明珠美玉。賞識皆真。活色生香。品題絕艷。秋窻多暇。偶觸閑情。爰取近時詞史。即所見聞。編作三冊。人符十二金釵。贊輯六才綺語。其間意見。有與花榜合者。均仍其舊。明知簷花入夢。領略不同。風月無邊。平章難當。質諸知音。定能明鑒。正冊清

品李佩蘭水仙自然幽雅。華品王逸卿。芍藥風流客。蘿藉人。豔品袁月仙。海棠玉精神。花模樣。媚品胡素娟。碧桃。川心兒撥雨。掠雲。俊品朱秀卿。山茶。宜嘯宜喜春風面。倩品李琴仙。茉莉。險兒清瘦身兒。韻練品朱素蘭。玉簪。可喜龐兒淺淡妝。俠品朱幼卿。凌霄。雖是女孩兒。有氣志。禮品趙文翠。薔薇。嬌滴滴。越顯紅白。慈品朱玉卿。繡球。軟玉溫香。抱滿懷。韻品黃寶卿。芙蓉。嬌羞花解語。蕩品江沁蘭。杜鵑。桃李春風。牆外枝。副冊逸品葉秀卿。玉蘭。體態是溫柔。性格是沈幽。品李寶卿。山礬。篆烟微。花香細。捲起東風。簾幙。靜品胡寶卿。素馨。門掩清秋夜。冷品朱素芳。玫瑰。出落得精神。別樣的風流。妍品朱蓉卿。櫻桃。嫩蕊嬌香。曉恣探。英品朱管卿。瑞香。年紀小。性氣剛。雅品朱榮卿。豆蔻。半吐的初生月。淡品吳麗娟。梔子。風清月朗。夜深時。佳品吳小寶。月季。夢不離柳影花陰。皎品陳月娥。棠梨。閒愁萬種。無語怨東風。循品朱鳳娟。藍菊。散朱唇。語言的常。朕品周愛寶。玉竹。一團兒。衡是嬌。又副豪冊品陳芝香。離冠。繡幃開。遙見英雄俺。穩品金素娟。臘梅。全不見半點輕狂。冷品李蕙芳。紅蓼。清霜靜碧波。柔品朱湘卿。丁香。只

卷二 海派治遊附錄

一二十五

十

將花笑拈雅品朱佩卿。醞釀寶鼎香濃。繡簾風細。歡品楊雲卿。萱花。陪著笑臉相迎。靚品沈永卿。林擒。明皎皎。花篩月影。秀品嚴梅卿。石竹。不識憂。不識愁。疎品嚴杏卿。秋葵。淡雲籠月華。織品葉蓉仙。迎春。金雀鴉。膩品劉文卿。蝴蝶。游絲牽惹桃花片。勇品汪素娥。鳳仙。燕侶鶯儔。

此外復有吳興級秋居士。用紅樓夢人名。以近日名姝。各繫前人詩句。借美品花。逢場作戲。亦盛傳於勾欄中。李佩蘭為黛玉。自是君身有仙骨。嚴麗貞為秋芳。曲罷常教善才服。朱素蘭為迎春。不把雙眉鬥畫長。陳月琴為紫鵲。粧成祇是薰香坐。楊雲卿為可卿。桃花臉。薄難藏淚。沈月春為妙玉。天女維摩總解禪。張雪貞為岫烟。此花端合在瑤池。傅月仙為寶釵。芙蓉如面柳如眉。袁雪蘭為喜鵲。飛燕裙邊拜下風。李琴仙為襲人。夜合帶烟。籠曉月。朱文卿為晴雯。回頭一笑百媚生。朱鳳娟為春燕。歌曲自繞行雲飛。王月琴為香菱。莫向春風唱鷓鴣。朱玉卿為佩鸞。今年大笑復明年。朱秀卿為探春。流風入座飄歌扇。朱幼蘭為春纖。纖腰一捻掌中輕。周愛寶為五兒。常將白雪調蘇小。朱湘卿為湘雲。

只是人間富貴花。周二寶為小紅。言語巧偷鸚鵡舌。傅少琴為惜春。言詞雅措風流足。朱幼卿為熙鳳。侍兒扶起嬌無力。朱少卿為綺霞。態濃意遠淑且真。袁月仙為寶琴。舉止低徊秀媚多。朱容卿為李綺。十三學得琵琶成。

梅花香裏聽琴客。有滬北名花十詠。則李佩蘭。袁月仙。朱秀卿。汪蓮卿。朱雪卿。王鳳珠。朱佩卿。顧小寶。吳秀寶。胡素娟也。各人俱繫以一詩。蓋以滬北為烟花勝地。風月名區。佳麗傳聲。冶遊特盛。觴飛白而延醉。燭搖紅而蕩春。人愛豔陽。居錦繡萬花之谷。天開色界。聚楞嚴十種之德。則有揚州明月。洛浦神仙。蘭為王者之香。奴以為佩。蓮比君子之潔。雅合名卿。素心獨抱。皎如新月之娟。朱粉不施。擺出瓊林之秀。銀箏寶瑟。彈來大小之弦。畫閣珠簾。譜出鳳凰之調。聽兩行之瓊瑤。卿何來遲。奏一曲之霓裳。我情寡和。洵平寶玉。方其色藝。冰雪喻其聰明矣。梅花香裏聽琴客。以作賦之華年。為閒情之軼事。重來杜牧。前度劉郎。十年載酒。落魄江湖。五夜徵歌。馳情花柳。恨佳人之難得。喜舊雨之重逢。未免有倩。紙醉金迷之候。何以堪此。酒闌人散之時。各賦短章。未除綺語。并綴小序。

卷三 海派治遊附錄

一二十六

十

用證情禪。其詩云。水晶為骨玉為腸。洗盡風流時世妝。不獨靈心兼妙腕。烏絲闌寫十三行。二分明月屬揚州。簫管當筵未解羞。半是聰明半無賴。到無人處學春愁。藥爐茗椀夜三更。話到滄桑淚欲傾。病起自憐容更瘦。多愁強半為多情。難將心事託飛鴻。幽怨離愁一日中。有約不來證又燼。自憐團扇寫秋風。腰輪楊柳臉輪圓。斜倚欄干繡幕遮。三尺青銅相對影。庭前羞煞碧桃花。彩雲徐下鳳皇樓。生小嬌愁未解愁。彈到六么花十八。背人伴整玉搔頭。綽約臨風顛翠翹。身輕於燕畫難描。門前種遍靈和柳。好與蕭娘鬥舞。挑燈重續可憐宵。酒暈紅添兩頰潮。就使無情更無語。嬌痴意緒已魂銷。居然巾幗號英雄。豪竹哀絲響碧空。彈到四條弦欲進。樂師新譜永安宮。春山淡遠雙雙蛾。十二樓開爽氣多。笑並雕欄携手坐。無聊細數指間螺。

西冷夢翠生。有海上名花十友詞。則王逸卿。朱湘卿。朱秀卿。王琴仙。金巧雲。朱佩卿。王蘭香。花小寶。花多福。胡素娟也。每姝各繫一詩。其序云。幾番燕語。溯來香國之踪。二月鶯啼。引入中江之夢。金尊排日。玉樹歌春。既接席以啣杯。復命

儂而嘯侶。杜司勳。楚腰纖細。落魄江湖。李謫仙。醉眼膏騰。縱情詩酒。墜歡更譜。久虛十索之詞。陳跡都非。不盡重來之感。留印泥於鴻雪。流水三生。題錦字於鸞箋。名花十友。就余所見。各綴短章。未免唐突西施。聊以鋪張北里。其詩云。一串歌喉韻繞梁。珊瑚才調冠詞場。牡丹祇恐輸顏色。況有銷魂一段香。冰肌出水。妬凝脂。深鎖歲華。好護持。似與梅花比清冷。月明林下最相思。盈盈秋水寫丰神。宛轉嬌痴最可人。應是碧桃和露種。人間無復此穠春。古調高彈擅勝場。文君色藝漢宮妝。春陰如夢海棠睡。誰向通明奏綠章。一番飄泊溷侯門。昔日青青今尚存。秋入菱花香縹緲。愈清幽處愈銷魂。打疊腰支鬥楚宮。含顰無語對東風。珠蘭結蕊新來瘦。不與傷春病酒同。小名曾記大羅天。共奏雲璈亞列仙。蘭有國香爭服媚。泥人情緒在眉邊。寶兒憨笑不知愁。慧質靈心孰與儔。豈蕊梢頭剛二月。一時紅粉讓風流。名花舊種數橫塘。碧玉年華鬢髻妝。紅杏一枝春意鬧。已傳消息過東牆。低拍紅牙緩緩歌。眉峰淡掃鬥雙蛾。波斯抹麗凉如雪。贏得幽香向晚多。

卷三 海陬治遊附錄

二十七

香 鮑 叢 齋

茗上蘆林生。又有花筵十詠。則李佩蘭。袁月僊。花金枝。李寶卿。王二寶。王小寶。馮繡雲。沈寶霖。陸雲卿。金秀卿也。就中年齒。以王小寶為最穉。而貌亦超逸不羣。綺齡媚態。綽約增妍。其詩云。盈盈十五未笄時。檀口能歌絕妙詞。一擗柳腰人窈窕。畫眉窗下兩相思。

某茂才。與漱玉同編中江十美贊。其序云。沽十千以勸客。差幸登龍。評二八之佳人。敢噴題鳳。青衫刮目。肯尙雷同。紅粉傾心。尤公月旦。樓畔課詩之會。筵間覓醉之餘。興遣一時。名標十美。非無抱璞。竟作遺珠。銀海難周。金釵受屈。編排甲乙。與卿信筆。以塗鴉。量較丹青。願客按圖而索駿。贊云。秋宵華月。江上明霞。流鶯宛轉。輕燕飛斜。凝脂潤玉。暖臉羞花。氣英勃勃。自名一家。則袁月仙也。初日芙蓉。曉風楊柳。鳳目難雙。絳唇素手。脉脉含情。依依頰首。學得琵琶。左宜右有。則張繡麟也。羣芳之冠。聞說卿卿。丰姿嫵媚。態度輕盈。春花競秀。夏木爭榮。千呼萬喚。傾國傾城。則花春林也。富貴氣象。珠履翠濃。薇花被紫。荷葉翻紅。豐頤滿月。笑口迎風。端莊流麗。神在箇中。則王逸卿也。張家靜婉。尺六腰肢。珊珊

秀骨。淡淡修眉。海棠雨後。籬菊黃時。凝眸含睇。寸心相知。則朱佩卿也。姑射仙人。印須我友。雅淡得中。幽嫺不苟。梁苑燕歸。章臺馬走。邂逅相逢。驪黃牝牡。則朱湘卿也。午晴之初。花韻在塢。落落身裁。嬉嬉口輔。環佩輕移。珠璣徐吐。花底迷藏。色飛眉舞。則花多福也。二美同居。水月連璧。玉屑紛霏。珠輝清液。秋雲成羅。春水縹緲。壽陽新粧。梅花點額。則張霞林也。司花女子。可愛在愁。辯如陸賈。技並何戡。璞玉未琢。智珠內含。齊國美麗。城北無慙。則徐慶雲也。有美十人。譬然相見。婀娜柳腰。婉媚蓉面。築避風臺。居趙飛燕。何所擬之。幼婦黃絹。則王秀蘭也。並滬北一時之秀。

沈文蘭。滬上羣芳之領袖也。沒後。小影題贈詩詞者。不一而足。駕湖散花仙史。首為提唱。一時和者。至二百數十餘首。彙錄成冊。并摹小像於帙首。顧仙史與姬固無一面也。巫山神女。本屬荒唐。解佩漢皋。尤為杳渺。惟以離魂之倩影。結筆墨之因緣。亦此中韻事也。海昌浣花生。特為之作序。駢語雅麗。亟為登錄。其序云。夫章臺柳盡。感攀折於路旁。金縷衣殘。惜芳菲於年少。歌離弔夢。怒焉傷

卷三 海陬治遊附錄

二十八

香 鮑 叢 齋

矣。矧乃螢火身單。楊花春短。絲難續命。畫不招魂。聚紅綃之淚。絕少人知。化紫玉之烟。竟招天妬。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文蘭裔出吳興。居鄰長水。毛女避地。桃葉渡江。作寄生之桑。戴拋家之髻。錦題文而誰寄。袖倚竹以增寒。金樽檀板。紅兒記曲之年。釵鳳鈿蟬。碧玉破瓜之歲。徒令執扇秋風。陽臺暮雨。車乘油碧。翼西陵松柏之緣。被織交紅。讀南部烟花之記。非其志也。實命不猶。所惜蘇蕙工愁。西施善病。海外乏長生之藥。人間無不萎之花。偶傳響板。猶煩鷓鴣之呼。欲問羅鞋。已醒鴛鴦之夢。此則藥添味苦。絮受泥沾。量海水而難滿。情波散天花而未除。結習怕尋陳迹。鎖門巷於春風。定有歸魂。響佩環於夜月。嗚呼。僕本情痴。慨美人之竟逝。卿真命薄。問知己其云誰。則有散花仙史者。本駕湖詞客。作虎阜寓公。伯樂羣空。冀野興公名噪天台。杜牧揚州。寄情風月。士龍洛水。溺志詞章。覓得拈花小影。慰羈旅之相思。吟成題葉新篇。增燕鶯之聲價。韻事爭傳。藝苑美談。流播寰區。結因緣於剩粉零香。和詩雲集。署姓氏於裙邊袖角。名士風流。神傳阿堵。無瓊肥燕瘦之嫌。韻角尖叉。極謝草江花之妙。共得詩若干首。

將彙刊之。聯珠和玉。有句皆仙。剪翠刻紅。無詞不豔。贊箋十樣。弔洪度而裁詩。頑石三生。爲崔徽而作傳。

朱湘卿在滬。豔名噪於一時。所往來者。皆文人才士。贈答詩詞。幾盈篋笥。茗溪聽雨樓主人。贈以七絕十章。其序云。湘卿詞史。系出彭城。世居虞麓。曉風楊柳。解按新聲。初日芙蓉。自傷麗質。固已容成妬影。婆律輪芳。已僕黏餘泥絮。常懷秋水之心。飄逐波痕。悵隔春風之面。南沙僑寓。北里尋芳。門叩枇杷。鸚哥報客。香牽蘅芷。鳳子依人。憐瘦骨之珊珊。結深情於叩叩。戲簪翠羽。陳思之枕留香。待聘珍珠。季倫之園未築。信乎幽蘭抱豔。空谷流芳。悲兮芍藥將離。征車又促。子夜之歌。魏離申江之楫來迎。僕本恨人。腸斷驪歌一曲。卿須憐我。魂消明月三分。蓮荷有心。更誰分苦。楊枝無力。只解牽愁。此日赤欄橋畔。爪印雙尋。他時黃浦江頭。離情重訴。燕詞略贅。感唱何如。詩選四絕句。秋千架下。記芳年家住。華鬢第一天。碧玉小家。渾不似。玉真風格。本天仙。清流疊嶂。淨飛塵。眞箇桃源別有津。郎自愛山儂愛水。一簾花影。兩閒人。背人斜立。理鸞籠。無限離愁。不語。

卷三 海陬冶遊附錄

二十九

香 鮑 蕙 書

中魚魇移裁須護惜。爲卿把酒祝東風。去年苦憶到今年。今日素衣更黯然。何似相離不相見。省揮別淚到樽前。
紅芙蓉仙館主人。風流儻士也。至滬與湘卿相識。佳日良辰。輒相過從。以湘卿態度嫵雅。有大家風。臨別填新詞四闋贈之。其序云。湘卿詞史。年華碧玉。擅畫雙蛾。才調文君。羞吟團扇。倚欄樓頭。玉笛不復春愁。吹來江上西風。偏增愁怨。僕也行將小別。魂消客子之棧。偷教蛩鳴。愧乏江郎之筆。此際秋深南浦。征雁先催。他時月冷邗溝。離情何訴。譜小詞四闋。鴻爪且留。想潭水千尋。芳心相証。云爾。詞云。秋聲寂寂。秋風瑟瑟。便何處。旗亭畫壁。偶來月底。偶做吹簫客。那要銷魂今夕。半捲簾櫳。依約廣寒清絕。正瑣閣餘音未歇。翠袖輕盈。斜凭闌干。立惆悵。銀河咫尺。調寄明月。逐人來。鳳警慵梳。初睡起。魂夢沈沈。知也未。舞雲歌雨。不勝愁。篆烟膩。蛩聲碎。一點芳心。因甚痒。霜裏月中。誰並比。嫵媚天然。嬌引妮。回眸一笑。儘無言。金釧曳。銀篋倚。曲罷悄呼。添半臂。調寄天仙子。征衫淚漬。青樓夢斷。甚而今。憔悴潘郎鬢。磨盾心情。偏耐煞。請纓無分。且消凝。燕嬌鶯。

俊。漢皋解佩。竹西顧曲。記從頭。十年餘恨。一縷情絲。又牽繫相思。方寸。譜新詞。漫尋鴻印。調寄解佩。令。萬里蟾光清切。一曲驪譚。淒咽。宛轉秋心。驚客袂。漢漢海天雲闊。千古最傷情。好景偏教離別。百種相思。誰識。剩有迴腸九折。話到無聲。相看處。翻羨飄零。落葉。回首是天涯。寂寞二分明月。調寄離亭燕。

李佩蘭。滬北名妓之冠。所居爲媚香樓。陳設精雅。帷帳尊彝。淡然入古。四壁多粘名人題詠。與滬上縷馨仙史。往來尤密。時小謙其家。每當名花初放。佳茗新焙。輒招之往。曾有媚香樓夜話。贈主人李佩蘭一律。始知情之至深。而至清也。是真善用其情者。詩云。暗翦秋波鬢。雲。江南重見李香君。梅花骨冷蜂難近。蘭蕊香清麝不熏。粧罷倩誰調錦瑟。酒闌閒自整羅裙。傾談我亦渾忘倦。共撥紅爐到夜分。佩蘭在滬。以平話養親。不染風塵。結習晉省賑飢。佩蘭創捐佛餅三百枚。寄助不署姓名。尤稱義俠。鷺湖詞客贈以二絕句。并稱之曰。貞義詩云。空谷幽香第一花。每將哀怨託琵琶。春風俗煞開桃李。獨抱冰心立水涯。移粟河東憫荐飢。芳名不使世人知。峨眉偷有監門例。鄭俠圖應上玉墀。

卷三 海陬冶遊附錄

三十

香 鮑 蕙 書

近時青樓中。媚翰墨。工詩詞。足與名流相唱和者。當以陳玉卿爲巨擘。玉卿於韻語。若有天授。每對客揮毫。不假思索。其詞鋒犀利。尤能爲客解圍。不數謝道。藉施青紗步障也。與縷馨仙史往來尤密。每逢樹色侵簾。花香入牖。輒招縷馨仙史至。茶熟香溫。泊然相對。每得佳句。密詠低吟。以爲此樂。神仙不啻也。曾三疊前韻寄懷縷馨仙史云。畫樓春鎖怨芳時。煩惱多於十寸絲。只有鸚哥能解意。口傳紅豆念新詩。小院沈沈漏滴蓮。一簾香雨濕花田。比來春恨深如海。悔作鴛鴦不學仙。
玉卿詩既出。諸名士和者如雲。烏戍沈壬林和詩云。人爲春忙有幾時。東風吹得鬢如絲。自知未醒樊川夢。猶詠青樓贈答詩。記得扁舟唱采蓮。秦淮風景竟桑田。而今歌浦留風月。贏得詩名便是仙。鷺湖瘦腰生。臥病兼旬愁懷莫遣。偶見玉卿詩。雄誦再三。覺一種清雋之氣。沁入詩脾。不覺霍然。遂以玉卿詩比之。陳琳一檄。一時詞林。傳爲佳話。
陳玉卿。揚州大家女。標格是蓮花出水。美冶絕倫。年十九。椿萱並謝。遺家多故。

遂落平康籍。丁丑春間。申江小住。初未知名。一經縷髻仙史品題。聲譽漸噪。茗
溪花月吟。廬主人借友人往訪。見其習禮明詩。自不可作路柳墻花一例視之。
爰填瀟湘夜雨一闋貽焉。其詞云。竹影當窻。柳枝籠月。楊州依舊風光。名花資
格本端莊。姿致嫩。晤言自暖。眉目秀。不媚生香。原來是瑤宮仙子。品異羣芳。詠
絮才調。簪花手筆。都屬精詳。試吟新詩句。更復悠颺。聲細細。歌吹玉管。意可
人說金娘。從今早破青樓夢。莫錯過情郎。

宋逸卿。滬上羣芳中之矯矯者也。為坐花醉月生所眷。贈之新詩。綴以小序。其
序云。今以締新緣於條脫。還疑仙子多情。演舊夢於梅花。難禁逢場作戲。而况
郵亭破寂。調撥相思。幕府偷閒。郎非薄倖。繫兩心兮脉脉。隔一水之盈盈。未免
有情。誰能遣此。余夙有情緣。最憐花命。揮金買笑。未遇娉婷。倚玉生春。相逢
邂逅。使君有婦。思乞夢而徵蘭。小姑無郎。儼詠詩而贈芍。拋來紅豆。願曲則我愧
周郎。弄去青梅。憐才則卿同卓女。畢竟天涯淪落。同病相憐。尙期秋月團圓。前
因早證。落盡江州之淚。綴成巴里之音。聊寄殷勤。藉申傾慕。詩云。邂逅相逢笑

卷三 海陬治遊附錄 三十一 香 鮑 遊 詩

語親。如卿雅誼。迴無倫。綠窻剪燭。留清福。紅袖添香。證夙因。靦面有緣。情易密。
相思無計。事難真。甘心落拓。風塵裏。且把知音託美人。
潤寶校書。舊住南湖。今居北里。丰姿綽約。剛逢碧玉之年。心性聰明。慣寫紅箋
之句。祇以生來薄命。蘇若蘭織錦無緣。謫到塵寰。朱淑真斷腸有集。曾作閨情
十絕。風流旖旎。傳誦一時。聚星吟社。寄華主人游滬。與姬相識。未親芳澤。先誦
瑤華。知其空谷徘徊。絕少聽琴之侶。春江飄泊。誰為打槳之人。因問情而觸綺
思。遂有贈章。流御溝之桐葉。今朝已親題。紅問門巷於枇杷。他日還當訪素其
詩云。萍蓬飄泊。欲何依。不愛紅衣愛素衣。花下閉門閒覓句。任他蜂蝶隔墻飛。
蘇小風流少嗣音。偶從錦字見芳心。不知潭水留情處。可與鴛湖一樣深。
黛香校書。亦衆香國裏之妙人也。系出安定。籍隸姑蘇。業託管絃。性耽翰墨。遊
踪所至。滬上居多。侶雲內史與之相識既久。兩情益親。花朝月夕。暇輒往訪。詩
酒流連。有同良友。壬申話別後。姬遙寄以詩。有仙凡身世隔蓬壺。句。識者知其
不祥。是年季秋。決計從良。不圖飛絮之肩。纔卸。落花之劫。遽逢。三月沉疴。人隨

春去十年舊侶。悲從中來。侶雲作詩弔之。今錄二絕句。迴憶雲英未嫁秋。幾經
剪燭聽新謳。琵琶一曲歌三疊。絕勝當年菊部頭。捲簾愁對月輪孤。玉碎香消
可奈何。賸有弔卿詩句在。墨痕攪入淚痕多。

朱雪卿。姿態絕媚。在虞山時。才名大噪。一時無兩。繼來滬上。亦復車馬盈門。所
識皆名士。鑑湖漁隱。久耳其名。嘗以不得覲面為恨。丁丑秋間。薄游中浦。半
痴道人招飲於胡寶卿家。與雪卿家僅隔半垣。倚窻凝睇。問適雪卿晚妝初罷。
梨腮帶暈。風致欲仙。不覺令人心醉。因誦白樂天墻花拂面之句。率成四絕。以
誌思慕。樓頭楊柳認依依。酒半醒時星半稀。明月多情來隔院。送將倩影入羅
幃。虞山舊是女兒家。碧玉芳年未破瓜。見客羞將名姓問。低鬟歛袖弄琵琶。舊
地重臨感不禁。當年鴻爪費猜尋。應知一樣憐花意。移到君邊分外深。若非石
上記前因。底事相逢笑語親。弱質臨風裙欲縳。怕迴星眼暗窺人。
滬鉢羅花館主。與如意校書相狎。別後贈之以詩。其序云。十年京洛。未懺疎狂。
一覺揚州。虛傳薄倖。新聲小部。大道狹斜。歷歷銷魂。悄悄欲涕矣。如意都知烟

卷三 海陬治遊附錄 三十二 香 鮑 遊 詩

視媚行。含睇宜笑。人如花瘦。意比雲癡。羞姹女之數錢。不工側豔。體文園之善
病。尤慎風情。嗟乎。望天涯之芳草。秋士心悲。感遲暮於華年。春人命薄。短長離
合。去住因緣。儘教北里浮沈。慎勿鴛鴦浪宿。寄語東風。擡舉。要知鳳鳥曾棲。詩
錄二絕句。其一云。芙蓉脂肉柳丰神。撻絮團花別有春。萬事從來如意好。但呼
名字亦宜人。其二云。烟散紅樓玉枕涼。衫痕空抱麝蘭香。從今黃浦江頭月。夜
夜還來照斷腸。
碧湘秋夢詞人。今之風流教主也。曾遊滬北。與桂卿諸校書。素皆相識。謂白中
江浦上。丁字簾前。有夢皆香。無宵不醉。抱二分之綺恨。消萬種之柔情。種南國
相思之豆。都是愁苗。開西天稱意之花。未空色相。秋波證佛。春夢呼婆。別後郵
筒遠遞。時至鏡臺。有寄懷桂卿校書六律。尤佳。詩云。櫻桃花下叩朱門。小別江
南恨莫論。無可奈何空握手。不曾真箇已銷魂。春風楊柳人千里。秋雨蘼蕪夢
一痕。猶記畫樓西畔月。更無人處與溫存。春雲一點護靈犀。人在芙蓉別院西。
翠箔蝦鬚眉月小。碧紗蟬翼鬢雲低。飛龍藥店輸金屋。走馬蘭臺感玉谿。試向

蓮涇停畫舸。鴛鴦卅六未雙棲。碧天如水夜吹簫。恐有真靈跨鳳遊。秋月一丸
神女魄。春雲三摺美人腰。梅花玉笛聲聲慢。蓮瓣金錢步步嬌。漫把深情傳呢
語。阿儂腸斷可憐宵。江湖顛顛一青衫。骨傍桃花死亦甘。碧玉華年剛十五。青
溪小妹又行三。瓊枝照豔朱顏暈。翠被迷香綺夢酣。好向人天尋玉杵。藍橋烟
月許重探。茜紗如夢雨如塵。翠地湘簾鎖綠春。寸管自修香國史。萬花齊現女
兒身。新聲乍聽歌歡子。故事還看衍秘辛。吩咐雲雙動捧硯。紅箋小字寫真真。
燈前話別意無聊。棖觸離情柳萬條。紅豆已隨名士老。碧雲空望美人遙。眉如
天上初三月。家在江南第六橋。回首可憐秋夢遠。吳娘水閣雨瀟瀟。
惆悵詞吟紅詞館。夢瑣生。乙亥夏仲作也。時共傳彭城女史。將適人。猶以訛音
置之。今則實有其事矣。人去樓空。益增悵惘。爰成惆悵詞六首。以示同志。按彭
城女史。或即朱湘卿校書。特湘卿於戊寅之夏。始嫁浮梁商人。此或傳聞之誤。
歟。或曰所詠是朱雪卿也。詩具錄如左。曾記尋歡倚玉鞭。舊時光景太纏綿。安
娘性格柔偏好。宜主風神秀更妍。鬢臂盟香燒幾炷。定情詩句詠千篇。鴛鴦誓

卷三 海陬治遊附錄

三十三 香 鮑 叢書

守雙飛願。不羨蓬壺作散仙。歡場濃處恨緣慳。惆悵春江放棹還。仙洞花迷三
里霧。巫雲夢斷萬重山。寄來別淚緘羅帕。改就新名憶玉環。一自韓郎歸去後。
柳枝重被路人攀。請待何曾詎季隗。斷腸忍見尺書來。此身自恨無鴛翼。非偶
終須怨鴛媒。精鐵雖鎔難鑄錯。心香未燼豈成灰。可憐彩鳳隨鴉去。十斛明珠
換不回。話到分飛一黯然。銀河從此隔嬋娟。無歸可證姻緣牒。有石難填離恨
天。蠟燭偷垂三寸淚。瑤琴怨寫七條絃。漫漫愁緒深如海。題徧王家九萬牋。羅
敷浪說嫁王仁。贏得尊前百感身。紅豆新歌吟子夜。綠陰恨事記殘春。潘郎顏
色愁中老。崔女音容夢裏真。舊日碧欄攜手處。一番回首一悲辛。惡抱千端不
自持。甘隨蓮座懺情痴。療愁願乞姮娥藥。惹恨頻牽織女絲。羽絮沾泥空感我。
落花墮洞總憐伊。消魂事業傷心內。正在司勳訪舊時。
某姬北里之尤物。解吟咏。工筆札。色藝俱絕。名噪一時。某公子慕其名訪之。適
晨粧未竟。有饋肴核者。伴交持帖乞覆。姬因倩公子捉刀。作書致謝。公子書曰。
蒙贈肚肺一碗。祇收謝謝。姬閱之。續曰。不知心肝又在何處。豈同叔寶耶。妙語

雙關。率爾濡毫。具見靈心慧舌。公子因歎服不置云。

張姓某洋行之司出納者也。年已不惑。雖鬚髮有鬢。而儀觀殊偉。少時稟筆遠
遊。曾為入幕賓。年來棄而學賈。操奇計贏。億無不中。悅一粵妓。巧姑。郎本張星
妾。如女宿。神仙眷屬。好合良殷。巧已誓以白頭。張亦詩題紅葉。徒以迎歸。有日
而脫籍無質。兼以張平日亦小有虧空。百尺債臺。行將獨上。籌思乏策。好事多
磨。遂仰藥死。巧聞噩耗。知張之為己。亦吞阿芙蓉膏。冀以相從地下。鴛母知之。
立施救治。得以缺月未沈。而秋花復綻。不至攜手於夜臺。嗚呼。巧既願以身殉。
則茲雖偷息人世。必非素志。韓憑歟。香塚驚鴛。復見於今日矣。
小游仙館女郎。曰金珠。年十五有餘。明眸皓齒。善睇流光。眉目輕盈。腰肢纖亞。
居然絕好女子。其母亦半老徐娘。學餘杭仙姥。臨歧設肆。供養烟雲。姚三。粵無
賴子也。過而豔之。以為是雖碧玉小家女。而楚楚娟娟。真玉人也不覺思問桃
源。願為漁父。癡蝦蟆妄想天鵝肉。曲里中人一時咸傳為笑柄。
吳門顧某。富甲一鄉。髮逆踞城時。繁眷避居滬上。與其校書。校書有母倚女

卷三 海陬治遊附錄

三十四 香 鮑 叢書

存活。畜得纏頭千餘金。思得一佳婿。為終身計。蘇垣既復。校書知顧豐於產。願
為房老。并將私蓄付顧。願要其偕返蘇省。嗣以妻特奇妬。許回蘇後。專人來接。
校書以願有割臂盟深信之。越一年。雁杳魚沈。母勸其另擇佳耦。校書曰。兒之
忍恥而為此者。徒為北堂甘旨耳。非真博夜合歡也。今既許身於人。又從而悔
之人。其謂我何。遂偕母回蘇。覓願叩其門不納。乃陰伺之。遇顧於道。前問起居。
轉遭白眼。校書始大悔。躍赴清流。母見之。亦相從地下。顧猶礙於其室。不為
棺殮。逾年願妻卒。病時多譚語。願子獲萬入學時。見有二女隱隨其後。然則一
縷香魂。尚未泯滅。吁其危已。

金某。鄞人。年尚稚。初歷章臺者也。眷妓德仙。德仙籍維揚。意殊落落。異吳中人。
纏綿旖旎。蓋習與性成焉。兩月餘。買笑錢約三百圓。花叢始歷。不知窟可銷金。
以為錦纏頭。雖墜鞭公子。走馬王孫。莫能望其肩背。而德仙落寞特甚。蓋以
金面麻而黑。貌實不麗。德仙謂人生貴及時行樂。雖金多如季子。亦難甘此面
日。與同衾枕耳。金銀我所固有。嗅之不馨。握之輒冰。何肯以此易彼哉。一夕漏

三下金歸途遙遠。且魚鱗重關。擬將寄宿。兩有成言。逾時客至。德仙悔前約。金以爲見金。夫不有躬也。謂德仙曰。卿能圖今夕之歡。以遣良宵。風月中秋節屆。當薄具二十金。聊助花粉費。事終不就。期諸異日。詰旦洞房春滿。乘輿而來。仍復敗興而返。早已憤火中燒。閱三日。暇亡而往。則德仙正與某客並肩交股。客固美少年。翩翩濁世佳公子也。金相形見絀。因悟德仙奚落之由。攬鏡懷慙。急袖金往償花債。曰。今已矣。繁華夢醒矣。除夜度資外。備犒使洋四元。例房中僕婦。與堂外紀綱。瓜分各半。德仙統給。賊獲。另賜金界洋四元。金未應。德仙曰。而娘節費金。尙需與汝索通耳。金曰。汝鴛夢同人。而蠅頭逐我。當夜與修容衛玠。與狂欲絕。此款已同落花流水。一筆勾銷矣。妓無言。遽披其髮。滬俗素深惡此。謂非吉徵。金邀多人與議。德仙匿不與。而搗請肆筵謝過。乃了結云。箇中閉門羹之况味。乃如此哉。

卷三 海陬治遊附錄

三十五 香飽 叢書

二 十 集

翻書記也。然力綿薄。勢不能爲之脫籍。荏苒數年。雍不能去林。林亦不能離雍。雍之同事陳生者。素揮霍。悅林之貌。求通燕好。不可強以鴛母之命。林不能却。比入帷。林扇戶出刃。向陳長跪而請曰。妾本薄命。生死不足重輕。所以苟延有待者。以雖隸烟花。尙復貞一。君家擁花園柳。何處不逢佳麗。若必欲挾制以言。歡則欲污吾身。請污吾刃。言訖。以刃置於妝臺。陳啞然曰。予固知爾之鍾情於雍。然其力之不濟。奈何。曰。不濟則以死繼之。不然。懷此刃何爲者。陳乃慨然曰。爾誠雍。予豈不識雍哉。於是啓戶。連夜挾雍至林所。出所帶金條脫兩枚。付鴛母。而謂之曰。林不爾向矣。舍女而取金。爾之見機也。如其不從。曷觀此刃。鴛母無奈。遂書東歸雍。同人豔其事。書聯而贈之曰。果然匪我思存。一段姻緣。完白刃。眞箇爲人作嫁。千金聲價贖青樓。是真勾欄之佳話也。世竟有此人。吾願鑄金事之矣。

梁溪某生與鳳麗仙詞史。丁丑四月。詞史于歸某氏。以書別生。生旋有答書。姬讀之。啜泣竟夕。其書詞句哀怨。繾綣多情。姬固爲此中翹楚。所居爲留鶯閣。

霧幔雲窗。備極綺麗。門前車馬。絡繹不絕。先嫁一日。友人私往訪姬。於鏡奩旁。得是書。因傳於外。其詞云。某頓首奉書於麗仙賢卿。粧次。竊某半生潦倒。一介寒酸。學平子之工愁。慕司勳之選夢。作閨中牛馬。敢云天性風流。豔世上鸞鳳。未免逸情雲上。前者尋春北郭。訪豔南都。攀隄柳以銷愁。采靈芝而藥病。雲情雨意。未免先舍。釵影珠光。祇求獨喻。方謂負冬郎之癖。月必羞圓。乏子建之才。花難索笑。而乃衆香國裏。忽遇眞眞。羣玉山頭。得盟燕燕。余懷繾綣。卿意纏綿。錦未擲夫。纏頭絲。早徵夫。繫足芙蓉。葉底花許同心。豈惹梢頭。鳥看比翼。所恨好事多磨。愛河易竭。荷仙娥之籠。曾獲追隨。迴遊子之車。偏傷離別。從此雲天渺渺。月海茫茫。小影如花。夢欄杆。午夜柔情似水。悵環珮之丁冬。青鳥不來。紅鸞竟杳。誰能遣此。持湘管以懷卿。無可奈何。忽瓊函之示我。跪披竹素。一切周知。細繹蘭言。百端交集。何來李子。攪香國之姻緣。幸有楊枝。解玉臺之寂寞。卿則懸宣夫人之絳帳。願荷栽培。我則乏衛洗馬之清姿。過蒙推許。徒增惆悵。彌感慙慙。爰承香諭之諄詳。勉錄俚詞。而進獻。先容無物。曾將末技。酬知後會。

卷三 海陬治遊附錄

三十六 香飽 叢書

二 十 集

有期。祇乞芳心許。可此日臨窻寫翰。和陽春白雪之吟。他時對鏡開奩。留明月清風之感。子情如此。卿意云何。所言求鳳有主。射雀開屏。固知舞席繁華。不是留鶯之地。即使歡場熱鬧。本非栖鳳之鄉。苟非及早回頭。難免將來失足。然恐當年魏女。誤嫁秋胡。舊日王孫。未逢司馬。憐小青之薄命。憫沈埋。傷婕妤之工愁。花容狼藉。身居局外。心繫局中。好景易蹉跎。莫致題紈織錦。名花宜供養。豈宜墮溷飄茵。若能金屋深藏。絳紗永護。此則欣美人之有託。對月心祈。憐公子之無緣。聞風願慰者矣。書中憐我癡愚。蒙卿慰藉。謂寸衷之不改。當佳偶之可尋。抑知某夙秉癡情。解憐者少。徒含密意。知意者難。已失東隅。難期後效。從今懸樓頭弱柳。永含脉脉之愁。鄙路側閒花。不作非非之想。怒擊三生之石。恨緣會兮終虛。濃熏百和之香。歎恩情之中阻。懼悵乍間。香誓旋渝。徒教悵望銀河。靈難倩謁。分離玉鏡。夢不乘鸞。拋紅豆以無聊。悵紫烟其欲滅。猶幸有琴僊詞史。性情相似。且夕可親。無殊解語之花。愁悵可訴。倘比忘憂之草。恨緒同傾。然雖對可兒。難忘淑質。眉峰乍破。夢靨旋繁。嗟人去之難留。望月明而空悵。將

此日放金陵之棹。水遠山遙。倘他年尋赤水之珠。紅翠翠恨事已如此。計無復之。惟祈玉體自珍。芳姿無恙。枝葉連理。永慶白首之吟。花號宜男。早蔭朱衣之費。毋違夫子。勿念鄙人。某今蠟淚已乾。無奈勉呈草札。卿若蠶絲未盡。何妨再寄梅枝。此書傳誦一時。青樓中藉為嘉話。

桂珠校書。滬北才媛。所著小詞。傳誦人口。勾欄中女青蓮也。一日春酣。花醉詞人。訪桂珠校書於秋月春風館。甫入門。見其磨墨伸紙。振筆疾書。略不點簪。蓋方作函與所歡也。取而閱之。雖未能剪裁工整。雕琢精妍。然其命意所在。覺一縷情絲。沁人肺腑。堂堂七尺軀。不能識一丁字者。猶且指不勝屈。教坊中得之。已覺罕有為匹矣。此不獨為風流佳話。添一點染。且以見中浦一隅。無奇不有。安得使秦淮花榜。獨擅盛名於當日哉。其書云。嗟纔數日。恒比三秋。每憶芝儀。殊殷芹悽。比惟靛躬安燕。玉體吉祥。辱荷知音。定符私頌。竊思形骸雖隔。肺腑應通。寤寐懷思。祇覺宵長夢短。日時腸轉。頻添舊恨。新愁。恨一水之深。洞暮雲春樹。幸千潭之同映。秋水兼霞。迴思燭剪西窓。樽盈北海。開奩梳洗。深淺煩君。

卷三 海陬治遊附錄 三十七 香 鮑 嚴 四

下榻網繆。溫柔許我。覺此際之情投。非尋常可言喻。何意牀冰鮮食。忽抱薪憂。遂使水遠山遙。竟同梓里。傷心話別。猶蒙青眼於東君。無計欸留。空望綠波於南浦。言念及此。歎仄奚如。所幸鴻毛遇順。歸舟定獲平安。遙稔鳳侶言歡。鼓瑟諒償飢渴。在君子文園偶染。明知勿藥。早占在薄命尺素未通。終覺傾葵莫訴。遲遲長夜。幾度捫心。靄靄停雲。頻經搔首。秋月春風之館。門設常關。桂香珠影之中。徑緣不掃。倘使霍然全愈。務乘雀舫以來游。如其夙恙未痊。懇壁蠻箋而賜惠。輕寒薄暖。適體為佳。語短情長。加餐努力。總之離愁滿腹。直教翰墨難宣。尚祈洞鑒寸心。諸仗海涵無既。

巢若閣主記彭城軼事一則。蓋翼作清夜鐘聲。使磨白璧之瑕。而出青蓮於淤泥也。彭城姬少為賤妓。等諸桃奴菊婢之流耳。流轉滬濱。倚門賣笑。態既妖冶。性復流蕩。無賴子咸樂就之。年餘積貲數百金。遂棄而之他。僦屋兆富里。前之無賴輩。各相率謝去。與之游者。半多文士。然姬殊鬱鬱不樂。謂谷成秘術。無所復施。人生行樂之謂何。因觀劇金桂。悅一梨園子弟霞水生。多方勾致。真箇

魂銷。半月餘。而霞水生力不能支。因說姬曰。我輩旗鼓相當。久已厭為壁上觀矣。不若別樹赤幟。遂舉同班之烏孫公子以應。於是長枕大被。作團圓會焉。又恐事露。密令小贊阿大。另營金屋。賜為婢之所歡。其實陰為己謀。每於燈燼酒闌。曲終人散之後。輒約兩人登場演劇。古有摩登伽斯近之焉。是亦名花之玷也。

優人李吟香。一字峽山。武林人。而本籍則姑蘇也。為金玉班中名旦。色藝雙絕。所演崑戲。如香醋。佳期。思凡。徽戲。如胭脂。拾釧。花鼓。來唱等劇。最為擅場。當氈氍。甫上。千嬌側聚。百媚橫生。即京旦亦所不及。卸粧後。則舉止大方。絕無優伶習氣。兼以一無嗜好。事母極孝。與弟蘭亭。出賃新建屋宇。同室而居。頗稱友愛。性高傲。守身如玉。不善逢迎。不計錢財。富貴不足動其心。遇誠篤之士。喜為結納。與品花寶鑑中之袁寶珠。蘇蕙芳。可相匹儷。優伶而知孝友者。亦罕見也。不可溷沒。故特志之。

卷三 海陬治遊附錄 三十八 香 鮑 嚴 四

以怨恨終。金盡裘敝。遂為此輩所白眼耳。况復其弊猶不止於是也。有紀恨詞人。前後紀恨詞三十六首。縷陳事跡。自諱姓名。味其詞意。大抵貯來金屋。而忽隔蓬山。且也緣訂三生。居依十載。蚌懷珠而結孕。鴛刻牒以成盟。乃猶復一朝相棄如此。然則此中人固可恃耶。其前所誌云。以楚館之名姝。作潘郎之窻室。亦既如膠如漆。從無浪蝶閒尋。有日有年。早絕狂蜂過問。乃者豺狼數輩。虺蜴為心。偶見綠珠。竟欲居之為奇貨。妄思紅線。公然挾出以私藏。猶復誣人曖昧。誑女輕狂。黑白混淆。究竟難逃乎棘木。是非倒置。終當定讞於琴堂。惜乎小女子蕉葉有心。楊枝無力耳。茲者僕為妾累。妾為僕羞。兩地情懷。唱斷耶當之曲。三生緣分。空吟懊惱之歌。未免有情。誰能遣此。觀此則男非薄倖。而女實負心。否則百年伉儷。萬死相隨。豈外人所能問歟。其後所述云。人生行樂。難禁贈芍采蘭。我輩鍾情。不忍焚琴煮鶴。僕滬江下士。書劍飄零。諸詠紛騰。情詞傷痛。則有空中樓閣。平地風波。毀我室家。逞其伎倆。謀成秘計。大都鸚鵡之禪。下得官符。不是鸞鴛之牒。想當年海誓山盟。盡天倫之樂事。嘆今日鼠牙雀角。極人世

之傷心。大丈夫能屈能伸。夫何患乎虎噬。小女子忽三忽二。恐難免其鯨吞。觸
哀絃於舊軫。儂亦情狂。戒覆轍於前車。卿休放誕。然則娶妓者。其能卒全始終
乎。好狹邪游者。當以此爲當頭棒喝。

紅蕤閣韻卿內史校字

卷三 海取治遊滄錄

三十九

香飽 叢書
二 十 集

倒豔叢書二十集卷三終

香齋叢書

海陬治遊餘錄

二十集卷四

湖北 玉毓生 撰

曩滬上縷繫仙史。有擬刻春江花月志啓。原思廣爲網羅。以張黠麗。後卒無好事者贊成其事。蓋以滬北一隅。樓臺到處。烟月無邊。霓裳罷按。羣誇十品之仙。鸞鏡初開。齊門雙璧之影。憑闌凝望。過市招搖。雖分聲價之低昂。各擅風花之點染。所惜綺紅叢翠。未加北里之評。徒令豔蕊嬌花。莫貴東風之價。故欲徵同人之著作。邀名士之品題。志彼遺聞。編成佳傳。庶幾板橋豔蹟。恍疑留影於驚鴻。畫舫清游。并可按圖而索驥也。余於去滬後。據拾所聞。登諸附錄。願時有此中人從滬上來者。若談酒戰之餘。問述綺游。縷言韻事。隨得隨書。不復詮次。其亦可作尋芳之藁。而懼貽瀟志之譏者乎。

卷四 海陬治遊餘錄

香齋叢書

麗也。自幼失怙。家赤貧。爲郡姓養媳。鄉固寬裕。常以錢米周恤其母。因兵燹失散。流落爲娼。實非所願。每語人口。隨風花柳。終無久戀之情。老大嫁作商人婦。是可悲已。屢致函其母。若得前夫。收侍巾櫛。侍奉庭幃。使稍報昔日濟吾母於涸轍之恩。願亦足矣。每與言及。淚若湧泉。雖日在綺羅中。如居荆棘。鄉固世家子。近年作賈獲利。復置田園。閨女耗。不屑再諧鴛侶。故知之。亦不通音問也。數年間。都連娶三婦。俱賦鼓盆。遂思均非佳偶。乃念及前姻。囑女母至滬。一舸迎回。以畢素願。夫滬地豈少富商貴介哉。一絲既繫。歷劫不忘。竟能念前時聘定之緣。而報昔日濟母之惠。何圖於北里中觀之。吾見亦罕矣。

沈寶玲。時下名校書也。吳門人。甫在髫齡。即遭緒寇之亂。轉徙至滬。鬻於章臺。及梓雲髮。且傾倒一時。精於北曲。得燕市名優秘傳。聲圓如貫珠。清如夏玉。若令傾耳聽者。魂銷心蕩。寓滬之西公興里。枇杷門巷。賓客如雲。酒局歌場。以無沈姬在坐不歡也。姬才既絕。而心志尤高。以善歌曲。工琵琶。改業彈詞。易名月春。登場說法。一市皆驚。無論識與不識。咸嘖嘖贊美。幾爲舉國若狂。藕香

居士初遇之於惠卿校書席上。歎其豔若芙蓉。嬌如桃李。名下洵無虛焉。即席贈以一絕句云。高捲珠簾對夕暉。琵琶一曲理朱徽。巧翻新調停雲後。百轉餘音玉屑飛。姬解音律。頗識字。喜與文士談。聞後歸蘇臺。擇人而事云。

文蘭。姓沈。廣陵良家女子也。父母均歿於緒寇之亂。爲人所給。遂隸樂籍。姬姿容美麗。秀慧罕儔。而性尤豪爽。不染章臺積習。僦居滬北。門無雜賓。往來皆風雅士。非所屬意。雖離茵執袴。擯之戶外。勿得一見顏色也。樓三楹。顏曰貯月。疏窗四敞。夏秋延爽爲宜。古越七十二灣漁隱。與之交最暱。且久。嚙臂爲盟。月夕花晨。時相過從。然必發乎情。止乎禮。未嘗及亂。無何以事別去。雁札魚書。常相郵遞。繼有遠行。音問遂隔。姬既隨風塵。時鬱鬱不樂。而風月場中。率多浮浪子弟。絕少可委身以事之者。積久遂成心疾。纏綿數月。竟赴泉臺。時生以事勾當。至滬。不謂雀護重來。而玉簫已化。果痕如故。風景全非。不禁惆悵無已。驚湖散花仙史。曾得姬之小像。題詩首唱。纏綿悱惻。一往情深。一時繼響者如雲。袖角裙邊。姓名幾遍。亦青樓之佳話也。渤海小停雲館主詩云。珍重雀徽畫卷存。美

卷四 海陬治遊餘錄

香齋叢書

人香草賦招魂。勞他名士生花筆。贏得青樓姓氏尊。文蘭固爲滬上勾欄翹楚。幾於無美不備。含嚙巧笑。善病工愁。每喜與文人學士游。情詞婉雅。韻致幽嫻。有飛鳥依人之態。好事者。繪素心蘭。長饋貽之。而據玉谿生句爲瘦沈句十章。補題其隙。亦可稱一時韻事云。

巧仙。吳門人。雖尤物亦禍水也。出自良家。知書識字。先嫁一士人。伉儷相得。家雖貧。而花開月上。情話纏綿。其樂有甚於畫眉。不料未一年。夫以廢疾殞。閱二載。姬年已二十。有誘之者。始入勾欄。一時豔名噪甚。初居小東門外。小築三楹。居然幽雅。由此枇杷門巷。楊柳樓臺。賓從如雲。尤稱極盛。無奈駒光易邁。馬齒待加。轉徙至雙順堂中。依人作活。顧徐娘雖老。而三分丰韻。尙堪爲姊妹行中領袖也。閱七年。乃嫁顧某。股釵分燕。破鏡離鸞。又三年而顧卒。巧仙年已三十矣。自願卒後。仰屋而居。不能自存。未甘獨處而無郎。又欲雙飛以覓侶。琵琶再抱。重入歌場。然視花叢爲惡道。擇人而事。刻不能忘。自理舊業。與瘦腰生最暱。而生齒甚少。以仙較之。十年以長。金屋之營。生計不及此也。仙飲阿芙蓉膏。以

死要生。生逼於無可如何。其事始就。聖壁清塵。將作阿嬌之貯。忽一日。生在姬院。陡作謔語曰。我死未周年。而妻為汝有。區區兩晝夜。經懺不予昇耶。弗汝宥矣。先是姬擬嫁生。欲延僧禮懺。資願冥福。生者值不與。故鬼云云。自是神魂翕喪。行動與鬼為鄰。歷狀鬼之形貌情形。與願生前吻合。如是者三日。生不勝其擾。急買舟歸。而鬼始絕。嗣又附巧仙曰。我不幸。中道分離。汝不能守斯已矣。會幾何時。遂謂他人夫哉。此念不萌則已。倘必春風別嫁。誓將攜汝同歸。不甘使枕畔人。別作糟糠也。生去後。姬又與趙嘯。委身以事之一。如瘦腰生。鬼自是坐臥不離。姬側終日喃喃與鬼對語。未幾而二豎為災矣。藥爐茗碗。未及月餘而姬竟卒。病革曰。願五來矣。願行五故云。

陳月娥亦滬中才妓也。本舊家女子。父沒之後。無以為生。遂隸平康。少曾讀書。及長。壹志詩詞。遂能吟詠。既墮風塵。輒自悲悼。而全家數十指。悉仰給於姬一人。庶母芝香性刻酷。待之尤虐。每逢佳客為姬所知心者。輒加白眼。而獨以大腹賈為上賓。曲意逢迎。強姬延接。姬心弗願也。姬玉立細軀。輕盈綽約。望之如

卷四 海陬冶遊餘錄

三

香艷叢書

神仙中人。性又端莊凝重。不苟言笑。入以游詞。煩暈朝霞。輒不能答。喜與文士談詩。竟晷不倦。閣中陳設精雅。筆牀研匣。外圖書盈架而已。筆笛琵琶。非所好也。與茗溪醉墨生最善。往來年餘。兩情浹洽。生縱無纏頭之贈。姬亦不作丁嬾十索也。每於夜闌燈灺。言及終身之事。輒為歎歎。暇時輒與生唱和。寫愁寄恨。累牘連篇。令有情人不忍卒讀。生俱珍藏之。篋笥。姬色藝雙絕。名冠章蕙。招徠觴者。絡繹於道。姬以戀生。故輒託故不往。自此搗母漸厭生。每值生在座。則指物以詬之。或姬不在。則待之以閉門羹。生固棄儒冠而執業者。費本不豐。又遭折閱。計無力為姬脫籍。遂與姬絕。泛權金閨。別謀生計。驪歌催客。別調終彈。鴻信懷人。離情莫訴。生不禁為之惘然。特作悵恨詞四絕。以寄意。水晶簾卷雨如絲。小語娉婷速客遲。應是鴛鴦初罷繡。暗彈清淚怕人知。愁心自古美人深。不語還傳一曲琴。豔質休孤天付與。好憑青眼覓知音。相逢轉瞬又天涯。流水無情日易斜。願逐春風化蝴蝶。一死死總隨花。遊踪十載類飄蓬。金屋何能貯玉容。但願零脂殘燭在。和詩都入錦囊中。

邵雅仙。本姓趙。固吳門碧玉小家女也。鬻身北里。頗著豔名。初與豫章生善。生浪擲纏頭。動盈篋笥。雅仙與之情好甚篤。嘲臂為盟。終身是託。未幾。入月不來。懷珠遠孕。及生則男也。生遂欲迎母子以俱歸。假母弗許。涉訟公庭。而雅仙竟負前盟。不願嫁生。詞鋒犀利。生不覺為之氣結。雅仙後改姓為邵。芳年正盛。豔冶罕倫。且又獨步章臺。負一時盛名。以故聲價自高。所與往來者。率皆四方豪客。當代文人。尋常浮浪子弟。罕得入其門焉。久之。而雅仙所歡者為某甲。乃京師梨園中人也。容顏美好。衣服麗都。居然列於時髦。雅仙初不知其為優伶。善遇之。既而微有所聞。陽却之。而陰招之。芳芷流連。輒深思慕。於是姊妹行中。羣非笑之。聞其事者。亦多太息。雜以譏嘲。目為名花失品。雅仙以此卒被雅流所擯云。

卷四 海陬冶遊餘錄

四

香艷叢書

情深。有金屋貯嬌之意。願落花有意。流水無心。珠與某不過博其纏頭錦買笑錢而已。珠之心心相印者。則蜀人鄧某也。鄧固博徒。在漢皋曾以局賭。騙某商萬金。後不能容。挾術來滬。尋花問柳。獲識寶珠。鄧雖在博場生活。而善自誇詡。低轉瞻枕。每自炫其多財。珠信之不疑。時珠迎新送舊。年過徐孺。一日某謂珠曰。蘇小墳前空留碧草。真娘墓上已落天桃。人生幾何。有如白駒過隙。卿雖不至門庭冷落。車馬稀疏。然回首當年。流光若駛。娥眉雖好。已歲月之頻。馬齒徒加。覺鬢毛之欲改。卿如有意。僕當與卿白首同諧。風月場中。究非結局。珠曰。妾天涯淪落。青眼難逢。海上論交。白頭莫賦。以蒲柳之姿。得薦蘿之託。豈不甚願。獨是舞衫歌扇。玉釧金釵。與夫賈酒買花。各項清債。須六百金。君能為妾部署。妾從此逝。當以惡道視烟花矣。某如數界珠。乃與鄧某連夜避居他處。翌日某買貿然往。鑰扉門戶。簾靜房帷。雖無塵跡蛛絲。業已桃花人面。某悵悵而返。為咄咄書空者匝月。珠與鄧既遷僻術。雙宿雙飛。服食起居。均於素封。不兩月床頭金盡。蓋鄧日溺於呼盧喝雉中。固銷金有窟也。鄧本無恒產。至此無以為

生珠乃質首飾於典閣得三百金。俾為逆旅主人。設大有棧於桂馨里。鄧非質易中人。無能為役。資又告罄。珠又從人貸三百金。暫以支持。不轉瞬間。悉為過眼雲烟。自中秋至除夕。僅四閱月。一千二百金。蕩然無存。珠至此。通負如山。徒呼荷荷。除夕鄧諸債屬集。向珠索貨。不應。憤火中燒。陡咬珠之左耳。去其半輪。血肉狼藉。珠擬訟之公堂。不果。遂與鄧絕。旋鄧以另案被繫。新衙珠之。其卒以自累。於此。歎花叢果報之不爽。

金雅仙。白下人。綺齡玉貌。楚楚可人。初落秦淮烟柳中。豔名噪甚。畫舫笙歌。珠簾風月。非姬至不歡。有某客者。豪而多財。為贖文姬。遂脫樂籍。顧姬正當妙年。花天酒地。未免有情。爰別創院落。曰聚仙。集舊時姊妹。為錢樹子。而居然作假母矣。其實柳腰花貌。霧鬢雲鬟。諸名花殆莫之與京也。中有月琴。銀寶二妓者。姬以重賞聘之。為酒料。蓋滬上鴉母羅致人才。出金錢聘姊妹花。以實院中名。為帶。如別有所適。則完璧歸趙。時下名妓帶。有多至數百金者。而不逞之徒。垂涎獵食。擇肥而噬。名為花護金鈴。實則子傾錢樹。癸酉冬間。比鄰金玉堂。

海陬治遊餘錄

五

香 飽 齋 錄

不戒於火。聚仙亦付之祝融。餘中。月琴遂倡言被火。不還帶。特衛役為護符。某甲者。選事之流也。自薦於姬。謂月琴所恃者。衛役耳。我則僚幕也。索之必償。姬從之。果如願。姬德甲而厚酬以值。甲不滿所欲。遂甚銀寶。稟於會審公堂。謂雅仙逼良為娼。為先發制人計。仙具訴。騙各節。會審官薄懲之。而後訟。乃斷。姬自是以此中為不可久居。思擇人而事。適鹿城某生貧而喪偶。見姬豔之。納為正室。倡隨甚為相得。北里中人。共羨其得所歸云。

朱湘卿。琴川人。雪膚花貌。旖旎溫柔。工詞曲。知書識字。丰度嫺雅。酷似大家。願見客酬。絕不作矜持態。性愛文人才士。雖童日流連不倦。荷遇大腹賈。即以閉門羹待之矣。年未破瓜。才能詠絮。初來滬上。僑居尚仁里。未甚知名。經諸人提倡風雅。贈以詩詞。而後章臺中。無不知有朱湘卿者。丹徒吳子。名下雅流也。一見心醉。歡讌累日。贈以七古八章。驚才絕艷。神似太白。由此名噪北里。辛夷花下。丁字簾前。車馬往來。幾無停轍。尋芳者爭以一見顏色為幸。旋又遷於兆榮里。照春屏上。爭題九迷之詩。藉甚香名。幾於一時無兩。姊妹花中。無不讓為

獨步。姬與吳興陳聽雨為尤。旋有買客某。願致湘卿於金屋。姬亦心焉許之。繼而某詞林來滬。續與姬有割臂盟。客恐為捷足者。先得一日。偕姬同乘馬車而出。為偽遊雲夢之舉。既姬別墅。不復使歸。并預寫婚帖。為涉訟地。絕代名花。一旦忽為沙叱利折去。聞者惜之。

黃羅珍。橫塘人。傲居滬曲。暫作勾留。父已早沒。與母相依。少嫺歌曲。略識字義。姬身段娉婷。腰肢輕亞。而靜好自娛。不喜塗澤。所識多雅流。家有嘯軒。軒左碧桃花初放。姬輒凌晨婆娑其下。曼聲吟哦。萬羅山楠綠樹生。花月平章也。乙亥仲冬。重游黃浦。見姬。曰。此真一朵解語花也。周旋匝月。繾綣生憐。以己逼凋年。急於歸。因賦步。贈以贈別。為浦相逢。又恨將離。而贈荷。鴻泥自惜。何殊欲別而啼。其未解。樓窓凭送。嬌無那。聽點履橫。嬌娜。莫愁生小。未知愁。徧一段離愁。付我。於離筵上。按紅牙板。吹碧玉簫歌之。聲調凄婉。姬亦惘然。如不自勝。蓋性愛文人。而情一往而深者也。

海陬治遊餘錄

六

香 飽 齋 錄

一時之秀也。操彈詞技。甚工。音節嘹亮。消魂蕩魄。往來於雲間。吳會諸勝地。所識多巨公名士。閒時多居滬上。或乘翠輿。被華帳。觀劇於名園。賞花於別墅。遺物外。有招其侑酒者。從未一往也。後聞其嫁一巨賈云。

王秀錦。字蘭卿。鄞人。居兆榮里。身輕如燕。若不勝衣。裙下雙翹。纖不盈握。願骨肉停勻。肌膚柔膩。蓋適在環肥燕瘦之間。辛未秋。夢覺生道。經滬上。友人薦以侑觴。眼波迴注。相見恍如舊識。生口占一聯贈之。曰。秀奪塵寰。秋波一轉。錦開屏帳。夜月雙圓。姬聞之。默默似有所感。時生有湘鄂之游。姬以月圓之約。為詢。生屈指應之。曰。一月可矣。留兩日。匆匆遽別。滬上為南北往來孔道。貴遊富商。招謙勾欄者無虛日。而此輩迎新送舊。事往情遷。有逾月即不相識者。生於歲暮始返。折東招之。嫣然而至。依依如平生歡。欲邀生至家度歲。而難出諸詞。屬妹愛卿。婉適其意。生堅不可許。以元旦後。即出留飲五日。復別去。姬固屬意生。而見其落落難合。遂不能自主。春間卒歸。昆陵屠氏子。屠本木賈。第宅宏敞。資財饒足。年少美丰姿。本與姬有終身約。至是遂納采定盟。生歸。越一月復游

滬。聞姬將行。亟往訊之。姬欺之於愛。卿室。留作竟夕談。因縷訴衷曲。噉泣達旦。生爲歎。不歡。譜摸魚子一闋。慰之。詞曰。蕩離魂。半床燈影。匆匆留去。難決。來遲。屢負東風約。珍重一聲長別。宜自惜。怕煖玉侵寒。莫解裙兒結。韓低枕。睡任。豈。惹脂濃。櫻桃舌潤。惆悵共今夕。秋波轉。渾作入懷明月。眠人私語。啣。我尙嗟淪落。羨爾鳳生雙翼。休再憶。認淚點紅綃。抵得啼鴉血。天涯浪跡。只燕子重歸。桃花依舊。孤坐更愁絕。詞成互歌之。不能成聲。既別。生刺船竟去。嘗曰。此生平憾事也。姬歸屠氏。極相娛樂云。

楊繡芸。秦淮人。貧家女。來滬依其戚。其戚以陌路視之。坐是益困。戚某之舅。博徒也。以計誑之。入章臺。澄懷室主人。吳中名下士。一日偕二三良友。散步歌樓舞榭間。偶過姬院。見姬舉止嫺雅。非風塵中人。其年正當碧玉破瓜時。肌理細膩。骨肉停勻。雙頰作桃花色。細視之。有指爪痕。詢之。含羞瑟縮。淚毗。旋有他妓私告之曰。此金陵產母女二人。工於刺繡。賴十指以度日。去歲杪。母以疾亡。女爲戚某誘之至此。初入門。知身墮平康。俯首哀鳴。屢思自盡。搗母時。

卷四 海陬治遊餘錄

七

香艸叢書

防閑之。死念稍懈。而意恒忽。若失。文以衣繡。不樂也。餌以甘旨。不樂也。教以音樂。詞曲耳。若擊口。若啞也。搗始以好言。繼以厲色。終揮以老拳。女形同木偶。置之死地。終不悔。前有甯客見而憐之。願以百金贖女。搗於身價之外。苛索百端。其事遂寢。每當空階月上。永巷更深。輒以毒刑磨折花枝。面上爪痕。職是故也。生爲酸鼻。久之。後貸於同人。得五百金。以三百金贖姬。二百金界一及門某生。俾娶姬歸。某生固世家子。中落者。貧不能置室。故有是舉。由是筆耕針杼。倡隨相得。而同儕中。無不頌生之高誼云。

林素雲。幼產漢皋。金陵既復。隨父寄居白門。父沒。無以自存。乃隸秦淮樂籍中。名噪一時。往來者。多名流貴介。時值當道者。方嚴禁綠篷船。院中諸妓。風流雲散。姬亦隨姊妹。花來至滬上。僦居兆榮里。霧閣晶窓。備極幽雅。姬色藝雙絕。又負盛名。執袴子弟。每以一見爲幸。多修飾容貌。爭媚於姬。而姬輒少所許可。獨與浦左織恨生相善。生亦居滬北。與姬院落銜。宇相望。花晨月夜。昕夕相聚。姬於酒闌人靜。吐露衷臆。言及深際。輒爲歎歎泣下。生擬爲金屋之貯。而庭訓素

嚴。雖許之於心。而不能決之於口也。姬亦知生意深。恨月老無情。不能姻緣簿。爲如意珠也。生在滬勾留三載。家中催歸符至。遂與姬別。後姬卒。爲有力者。量珠聘去。及生重來滬北。則姬嫁已久。紅蠶作繭。誰是同功。綠蠟成灰。空成雙照。憫恨之餘。爲作感舊四律。附錄於左。水中明月鏡中花。贏得虛名六載誇。著雨蕉心猶轉轉。受風楊柳總欹斜。青鸞信枉傳蓬島。紅葉詩空出內家。忽漫求凰。翻別鶴。文園綠綺好音賒。街北街南戶可望。小姑山恰對彭郎。無因禮佛窺蘭質。不分緣卿上桂堂。簾幕深沈通暗驛。團屏咫尺恨紅牆。此情今日徒追憶。提。此。彌迴寸寸腸。春鴈秋蟀信沈沈。何限幽懷託素衿。合璧恨無田種玉。藏嬌那。有。屋營金。鮫盤徒滴千行淚。蠟炬空燃一寸心。是我誤伊伊誤我。恩從未結怨。偏深。明珠上掌復投淵。楚水橫波劇可憐。雲散風流愁渺渺。天長地久恨綿綿。才華解折溫柔福。落拓偏乖兒女緣。不信仙家管鴛牒。也容塗抹譜重填。曹寶玉。滬河人。來滬作倚門買笑生涯。居天一樓街中。一時車馬盈門。頗高聲價。股侶卿者。抱布買絲之流也。薄游北里。與姬相識。往來纏綿。已閱三年。而其

卷四 海陬治遊餘錄

八

香艸叢書

情始終不渝。股固戀姬之貌。姬亦以股和婉篤誠。可訂終身。姬自入風塵。所積纏頭約有千金。蛾眉雖好。馬齒已加。木不欲久居此中。遂自出贖籍。而嫁股焉。股家中固有糟糠妻。及姬歸來。匝月。又於吳門另購一妾。與姬鼎足爲三。彼此爭夕。時有勃谿。姬不能堪。託言往瀏河掃墓。飄然遠引。其實至滬濱。往尋姊妹行也。爲股踪跡得之。以逃亡報官。願行李蕭然。一身外無長物。姬到堂。細訴情節。淚容愁黛。哀動人。官廉得其實。遂判伯勞燕子。各自分飛。雉衛畢。獻婦鏡。遣離。從茲東角西張。竟同陌路。南羅北鳥。別抱衾裯。姬後卜居虹橋。擇人而事。後一瀏河士人娶之。士人固赤貧。姬界贊使往應試。得高等。遂使下帷攻苦。不三年。竟捷南宮。姬以內助之勞。得居正室云。

張少卿。金巧雲。兩校書。名重一時。張以明麗勝。金以稔粹勝。秀外慧中。並皆佳妙。乃同適清河。歡洽無幾。復墮烟花。其緣慳耶。其命薄耶。殊令人嘆從良之非易已。皖江枕流子。贈以二絕句云。當時同倚玉。爾干並帶芙蓉帶。笑看寄語金鈴動。護惜深花容易養。花難探鎖長門冷翠翹。空將雨淚濕鮫綃。東風狂暴楊

枝弱又向章臺舞細腰。

沈雲覆。姿態明豔。性格風流。於章臺中。首屈一指。願花常好館主。頗眷之。姬偶於座上索詩。酒闌燭施。走筆得二絕句贈之。冒雨尋花興更狂。桂堂東畔曙明粧。不須沈水薰衣袖。秀骨天然有異香。李艷張嬌浪得名。風流都道不如卿。君身原是靈和柳。誤向章臺管送迎。

蘭史岳姓。小字鳳。吳鄉望亭之農家女也。父爲布客。挈鳳僑寓吳郡。祖仍居鄉業農。咸豐庚申。父歿兵燹中。鳳隨母氏來滬。把批門巷。賃屋棲止。時鳳年十餘。許耳。客至恆避匿不出。有喜其聰慧者。聒而與語。鳳輒登榻蒙被臥。滬有清河。使習歌舞。應客未逾年。聲名大噪。鳳眉目如畫。體裁適中。寡言笑。而媚慧善伺人意。又舉止倜儻。不喜作兒女態。工心計。多億中。傾慕者擲纏頭鉅萬。以得一粲笑爲幸。鳳少所許可。某軍門自津抵滬。啗以重金。鳳拒之。軍門謀以勢劫。鳳輒以計免。其心屬者。爲某貴介。同治壬申。以五千金聘鳳。鳳許之。願祖猶未知。

卷四 海陬治遊餘錄 九

香艷叢書 二 十

鳳之爲章臺柳也。堅欲其歸以字鄉人。遂輾轉不就。而鳳亦旋悔。放浪江湖者半年許。癸酉春。重游滬濱。鳳已逾笄。而名益盛。高軒過客。以不見鳳爲恥。選色徵聲。非鳳在弗樂也。是年秋。鳳忽置酒。召所知掩泣而言曰。余以一身歷花月劫者十載。誨盜誨淫。此間不宜居矣。將歸老茅屋。請從此辭。各贈一小影爲別。明日盡室他徙。甬江某庶常偵知其赴吳。命舟隨往求之。不知所在。

巧寶。蘭陵人。自幼爲匪人所誘。輾轉鬻於妓院。甫來滬上。髮猶覆額。依然一雛姬也。尤善琵琶。工唱側豔曲。色藝精絕。一時滬地名流。爭願纏纏頭與之。款洽幾於得巧一盼爲榮。願巧雖籍隸平康。而性頗恬靜。苟非其意所許可。即大腹買日費千金。亦不一顧。數年間。私蓄五百金。訪知父母無恙。並幼時所字魏姓子。亦能繼承先業。兼未娶妻。因即函致其親。願將所積贖資。自脫樂籍。回里歸夫家。其父得書。飛權至滬。偕之過返。嗚呼。出煩惱門而入安樂土。巧之識。亦加人一等哉。以視彼之淺斟低唱。濃抹淡粧。而自爲得計者。個乎遠矣。月鵬眉史。姓陳。識字工詞曲。亦解吟詩。所往來多名下士。所居室爲蕙香閣。結

構頗雅。精慮數楹。面臨溪水。室中陳設楚楚有致。帷帳尊彝。皆非時下俗物。雙麓居士。尤與之爲莫逆交。常至其室中。情話竟晷不倦。有時做戲邀月。榻座聽鷓鴣。黃茗焚香。談詩讀畫。絕無狎昵語。嘗謂使我長對芙蓉。儘可不飢耳。曾填八寶妝詞贈之。云。碧瓦新霜初睡起。小紅點罷龍香。曉寒沁骨。呵手却試梅粧。鴉鬢淺籠金翡翠。蟲鈿反插玉鴛鴦。黛蛾長入時深淺。鏡裏徬徨。簾外相看一笑。又多情鷓鴣。催上帷幃。新興警子。回頭說與平章。宿火幾圓。檣柁一甌。雪細葉點旗槍。消寒處。此境真清絕。何必柔鄉。

朱素卿。滬上翹楚也。以唱曲擅長。珠喉乍轉。玉屑頻霏。傾聽者。色飛眉舞。滿座爲之不諱。所居小閣三楹。在東花園左近。頗有花木泉石之勝。江東逸史。髯叔氏。梁溪名下士也。最與相契。酒闌茗罷。出素箋索書。生爲題二絕句云。彈到朱絃四五條。情深薛素唱紅么。卿才穎敏誰能匹。一曲霓裳信手調。朱顏線鬢好年華。樊素櫻桃絕世誇。行過小園寒菜地。琵琶聲裏是卿家。生曾於小春月夜。同諸友散步東花園往訪之。時菊花盛開。月光如水。張筵小飲。各已半酣。姬佐

卷四 海陬治遊餘錄 十

香艷叢書 二 十

以新曲。清聲宛轉。響遏行云。坐中爲罄無數爵。生卽事贈以三絕句云。風韻何輸綠綠華。滿衫衫映翠裙斜。無情只怪檀槽物。國色偏將半面遮。秋水湘裙六幅拖。釵頭花朵晚香多。月兒清朗燈兒皎。照見紅兒宛轉歌。生就花容十倍嬌。芙蓉爲臉柳爲腰。一簾菊影半窗月。留伴佳人品玉簫。

李素琴。字吟芝。亦稱銀子。名姬寶齡之女也。姬家本金陵。後遊申浦。甲子春間。自滬移家僑居松郡西城。鬢影釵光。豔聲藉藉。郡中名士。咸命駕往訪。時小謙其家。投轄留賓。往往痛飲達旦。爲樂靡極。甫逾笄。以療疾卒。琴時齒幼體弱。賴祖母撫育之。稍長始理舊業。玉立碩身。丰姿窈窕。工歌曲。善作青白眼。初入章臺。年僅十五。齡豪於飲。頗寡言。待客無門戶習。神情舉止。綽有母意。體態端莊。疑出大家。在青樓中。蓋又能別樹一幟焉。初居兆貴里。無奈妬花風雨。特地相催。香巢甫定。噩警頻聞。打鴨驚鴛。無端畢集。姬乃不得已。遷於別墅。幽栖地僻。雅靜宜人。別有小築數椽。爲也香室。結構頗精。陳設亦麗。惜紅花農。皆以名寓公。旅居滬上。均與姬善。而惜紅爲尤。暱偶或置酒開筵。必有贈詩。而姬亦必答。

以歌。姬能識字。而尤好作畫。曾從金華仙吏學寫人物花卉。頗得神似。嘗以尺絹索畫仕女帳額。生久之未果。姬因屢勸之。淺暝低笑。不勝其情。曲里中人。推爲風韻獨絕。花農詩云。羞暈圓容事有因。微暝淺笑又輕顰。日斜剛是新梳掠。門掩東風獨占春。金華仙吏詩云。傷春無計護翠芳。雲散風流各一方。贏得別枝棠占穩。相逢已改舊時妝。蓋姬於戊寅春間。始梳櫛也。一日惜紅招花農小飲。花農填滿庭芳詞贈之云。圓頰勻過。纖眉侵鬢。暖春薰出花妍。一團明月。剛是好韶年。低把芳名笑喚。素屏底。恰試琴絃。偏難忘。涼宵帶酒。頰玉妥香眠。堪憐。相見裏。勝常怕道。半整珠鈿。早瓊席歇殘。歡子新編。抵死攔儂。暫住銀燭背。蹴定金蓮。嬌無語。頻攬媚眼。鞞袖更垂肩。

吳琴仙詞史。最爲梁溪瀟湘館主人所賞識。時偕賦秋生。侍學生。柳影詞人小謙其室中。往往刻燭裁詩。聯吟達旦。琴仙每以所適匪人。淚痕常溼枕函。屢欲與瀟湘館主訂終身約。以格於勢未果也。別後。琴仙以小影一幅寄之。生情不能忘。每於花間燈下。酒熟香溫時。輒一展閱。惘然欲失。特題蝶戀花一闋於上。

卷四 海峽治遊餘錄 十一 香 鮑 叢 書 二 十 集

云。脈脈兜情暗許。便欲忘情。又把情勾起。數載纏綿何處寄。而今重到榴花底。幾度悲來還自喜。有箇人兒。添入心窩裏。鏡約釵盟無限意。覆裙小記相思字。

徐金玉數年前勾欄巨孽。今則曲里之徐孺也。然三分風韻。猶堪爲花月場中領袖。以是色雖少衰。而枇杷門巷。尙覺寶從如雲。髻叔與之交最暱。曾於酒闌燈地。凄然有感。贈以四絕云。輕紅已見臉霞消。新翠還看眉黛描。莫笑秋娘風韻減。當年金屋久藏嬌。橘綠橙黃蟹正肥。相逢老大兩依依。座中亦有青衫客。聽話前因也。溼衣江湖身世度。年年金粉繁華昔夢牽。鳳泊鸞飄無限感。情懷千種付箏絃。隨風一片落珠璣。娓娓清譚玉屑霏。慧舌靈心能動客。何愁車馬到門稀。

白門金秀卿。出自良家。緒寇之亂。隨母轉徙吳中。家貧乞靈於十指。刺繡精巧絕倫。不讓夜來。遠近多爭購之。惟是母病弟幼。家徒壁立。金閨既陷。無以爲生。乃鬻之入平康。豔名冠於滬北。推爲章臺中翹楚。願姬性甘淡泊。布服素粧。自

饒雅麗。房中陳設。古豔異常。絕無時下俗物。貴介子弟。來作狹邪游者。輒少所許。可大腹賈多。遭白眼。往往不憚而去。以故雖裘馬盈門。而投贈纏頭者絕少。姬亦不以爲意也。噓雲閣主人。與之交最暱。往來數載。情好無渝。每於花開月上。燈地更闌。縷訴苦衷。極纏綿之致。繼生以事往楚南。徘徊不忍遽別。姬置酒小閣中。餞行。席間贈以八絕句。憶昔征鞏白下催。離齡飄泊古胥臺。而今譜入新鶯部。猶帶秦淮秀色來。憔悴紅羊劫後身。難將鍼劑療清貧。弟年太稚親年老。竟把黃金質玉人。慙愧名姝入教坊。舊妝初卸試新粧。黛眉淡掃雲鬢攏。絕似當年鄭妥娘。春中江上駐扁舟。玉女偏宜貯玉樓。不耐五陵裘馬客。酒闌燈地尙勾留。聲價居然滿滬城。天生麗質固輕盈。當筵莫道多羞怯。生小何曾解送迎。丰韻天然豔若霞。韶年依舊玉無瑕。生憎阿母違儂意。百兩纏頭許破瓜。不堪摧折怨春婆。淪落鶯花可奈何。試看青衫襟袖上。痕痕似酒痕多。漫作重來杜牧之。箇中心緒兩相知。秋風團扇情猶在。珍重蕭郎尺幅詞。按附錄中。金秀卿凡兩見。紀事稍異。蓋卽一人也。縷繫仙史所作鈴護名花記。一時膾炙

卷四 海峽治遊餘錄 十一 香 鮑 叢 書 二 十 集

人口。

紅蕊閣韻卿內史校字

珠江梅柳記

周友良撰

辛酉秋予赴穗垣鄉試。同寓者程子香翰也。程雅好狹邪游。省城中故多烟月。作坊莫不流覽殆遍。而於珠江春色尤屬意焉。然有所遇。輒勾留移日。不辨妍媸。同輩笑之。終已弗顧。知予選色必求備。每難當意。是以未嘗與借。一日聞西關外有地名沙面者。新來兩美。一曰雪梅。一曰柳。皆色藝超羣。為珠江翹楚。以其初入妓館。身價未昂。程子舉以示予。予姑妄聽之耳。未幾同往西關訪友。中途遇雨。呼小艇暫避。而程子意在梅柳。命榜人移棹向西。予無可如何。亦且任之。時晚潮初漲。沿流而下。已報伊人室。遂艤舟登閣。搗母延入客座。俄而珠圍翠繞。以次出見。有二美者。珊珊來遲。半遮半掩。顏有羞澀狀。予意必梅柳也。詢之果然。程子顧予曰。若可謂名下無虛。今君不負此行矣。予乃首肯。因議各挾其一。而二美意皆屬予。微露拒程之意。程子亦心印。笑向予曰。君少年未婚。花林所歷。所謂兩美必合。何妨左擁右抱乎。予口雖謙讓。心焉許之。於是

卷一 珠江梅柳記

九

香館叢書 十九

呼酒張筵。樂而忘返也。酒半。擲手人。雪梅臥房。碧橙紅窗。繡簾羅幙。几案床褥。色色可人。壁間一聯云。直把春債酒。都將命乞花。寫作俱佳。饒有雅人深致。室中管絃羅列。予度佳期。一曲梅唱絮。閉柳唱思。凡繼之。音韻繞梁。令人心醉。斯時羣美畢集。中有春桃者。色稍遜於梅柳。而姿態橫生。且喜其同以花名。促程子留焉。程子賦七律二章。予和之云。名場試後赴歌場。鄉到溫柔醉亦鄉。才子本來多好色。好花如此况聞香。金樽泥飲情初洽。銀燭高烧樂未央。一曲嬌喉珠一串。賞音何獨是周郎。衆香國裏品名葩。門鬪爭妍第一家。柳底藏鶯歌乍轉。梅梢點雪玉無瑕。碧桃未放含春意。丹桂雖濃剝落花。我欲夢為蝴蝶去。芳魂同繞綠窗紗。次首隱寓雪梅柳鶯春桃名。第六句蓋以程子名倬桂。別號丹東。而今夕皆有與尋花。無緣折桂耳。詩成。復入席暢飲。盡興而罷。相與來春桃房中。開燈吹煙。而繡樓已漏下四鼓矣。予別程子。同雪梅共歸柳鶯房。促膝談心。二人問予年。予以弱冠對。固問知梅小予一年。柳大予一歲。三人年相上下。亦緣之巧合也。兩人知予未娶。曲盡綢繆。予見其舉止大方。無烟花中習氣。詰

其失身之故。皆淚下。柳曰。青樓薄命。感荷垂憐。既已傾心。願陳衷曲。我兩人係某氏愛妾。同居頗相合。不幸夫婿身故。慘遭大婦凌辱。屢欲投環。又以嚴密提防。無由得間。今賣妾等至此。自惟陋質。粗通翰墨。各曉笙歌。故入院以來。不乏名公推重。然性成疏懶。見登徒子未肯逢迎。是以怨多而恩少。命誠如此。夫復何言。倘蒙不棄。卑微一邀。青盼足矣。但妾兩人鬱鬱不得志。恒與筆墨為緣。月夕花晨。此唱彼和。聊以排悶。非敢言詩也。今遇知音。願求訂正。隨各出一帙。示予。書學簪花詩成詠絮。不禁噴噴歎賞。有兩人互成花月吟云。花團碧檻月當天。月影離離花影妍。何處月明花正好。滿庭花放月初圓。花間步月三更靜。月下飛花一色鮮。遙想春江花月夜。有人擁月伴花眠。月滿樓臺花滿林。花魂月魄兩陰陰。移花就月雲初散。戴月攀花露已深。月下花羞開並蒂。花間月喜照同心。願教月與花常好。花不飄零月不沈。復加一酒字聯句成一律云。摘花釀酒月初來。借月分花入酒杯。酒熟對花邀月飲。月明携酒賞花開。拈花弄月酒為主。沽酒探花月作媒。我欠月前花酒債。坐花醉月酒邊陪。稿中佳卷甚多。不

卷二 珠江梅柳記

十

香館叢書 十九

能盡述。予不覺技癢。書一律於卷後云。乍聽歌喉百轉嬌。酒香花艷夜迢迢。何期月暗來雙鳳。疑是春深鎖二喬。半醉半醒人已倦。雙棲雙宿福難消。有緣幸遇多才侶。不羨天邊度鵲橋。吟畢風雨聯床。三人同夢。不知東方之既白矣。晨起流連。依依難舍。予謂梅柳曰。二卿有此才貌。誤落風塵。翠館紅樓。終非結局。竹籬茅舍。及早抽身。縱此時柳搖金縷。梅如玉。寧不念梅子心酸。柳皺眉乎。二人歛衽而謝曰。妾等生不逢辰。早年淪落。倚門賣笑。入室含悲。每思跳出火坑。爭奈無人援手。君言及此。豈無一滴楊枝水。化作人間並蒂蓮。耶。余曰。卿果有情。俟予明春舉婚後。定當竭力圖之耳。二人喜甚。適程子挈春桃來。促予歸。予重訂後期。牽衣惜別。兩人各以詩相送。柳云。暫別何如且暫留。欲留仍別淚盈眸。難忘一夕鍾情話。差喜平生夙願酬。南浦綠波人去去。西窗紅燭夜悠悠。奮飛憐我無雙翼。心已隨郎到畫舟。梅云。花發嬌枝占早芳。橫斜疏影淡梳妝。自甘冷艷浮溪月。誰把梅魂聘海棠。粉面暫消新點雪。梅心猶鎖舊時香。評章幸藉詩人筆。自掃門前待玉郎。後予往來月餘。情好彌篤。忽為仲叔拉予歸里。忽

忽未敘別離之意。心殊悵然。明年予成室後。至省再尋舊約。而雪梅已病瘵亡。柳鶯移家江門。又爲大力者所得。杳不可見。嗚呼。噫嘻。予與二女之情。僅止此耶。噫昔之事。爲歡幾何。願已浮生如夢耶。爰約略記之。以誌不忘云。

香豔叢書

十九集卷一

花國劇談自序

予輯豔史叢鈔。凡得十種。皆著自名流。而聲騰藝苑者。不足。因以舊所作海陬冶遊錄三卷附焉。嗣又以近今十餘年來。所傳聞之綺情軼事。網羅薈萃。撰爲附錄三卷。餘錄一卷。而後備徵海曲之烟花。足話滬濱之風月。顧有地非一處。人非一時。芳踪勝概。足以佐談屑。述遺聞。爲南部侈繁華。爲北里表俠烈。其事則可驚可愕。其遇則可泣可歌。宜彙一編。以傳於世。花國劇談。卽以此作。大抵采輯所及。勦撮居多。孟堅紀史。半襲子長。揚雲作文。多同司馬。斯固不足爲病也。蓋此不過爲文章之外篇。游戲之極作。無關著述。何害鈔胥。以渠筆底之波瀾。供我行間之點綴。不亦快歟。况乎刪其繁蕪。乃能入較潤以藻采。始可稱工本異巧偷。非同攘美。而是編命意所在。別有振觸。隱寓勸懲。慨自才媛薄福。易致飄零。名妓下捐。多嗟淪落。瓊渚蘭苔。徒豔同心之影。珠臺桃李。無非短命之

卷一 花國劇談

香豔叢書 十九集

花。或亦有將嫁而淪盟。已成而絕好者。妾徒有意。郎木無情。埋愁黃土。孤生前蝴蝶之魂。寄恨青燐。築死後鴛鴦之塚。其可悲者一也。其有綠珠風貌。碧玉華年。彰花月之新聞。占湖山之勝地。彈微擊。暗傳心事。照來鏡子。自惜容顏。方期訂三生附薦之緣。謝十載飄蓬之苦。乃情緣易盡。好事多磨。嗔鶯叱燕。忽乖杜父之慈雲。打鴨驚鴛。尤愧召公之陰雨。娟娟此多。渺渺余懷。誰以十萬之金鈴。護百千之紅紫。其可悲者二也。又有鸞棲枳棘。鳳鎖葳蕤。藏嬌無地。宿非瑁梁。問覓夢誰家。踏遍荼蘼。口。獄稱香粉。迹瀝風塵。已柳怨以桃愁。復蜂狂而蝶浪。或至流離自悼。老大徒傷。雖洞可迷香。而臺難避債。楊柳樓邊。問名日少。枇杷巷裏。買笑誰來。因是忍參紅藥。以逃禪。願著黃緇。而入道。其可悲者三也。別有柳枝已嫁。爲大婦所不容。桃葉空迎。恨良人之見棄。貧戶名姝。遽降青衣之列。豪家侍史。誤爲紅拂之投。文君新寡。別抱琵琶。小玉多愁。難諧琴瑟。因辭金屋。遂下瑤臺。其或長自侯門。生來麗質。爰求鴛偶。致誤鳩媒。嘆獨處之無耶。令借端之有白。奸謀既售。末路誰依。因之逐水隨波。落藩墮溷。其可悲者四

卷一 花國劇談

香豔叢書 十九集

也。嗚呼。世並愁城。地多苦海。此花國中。悲玉容之無主。恨綺約之難完者。當不知凡幾。今所記時須彌界中一粒芥子耳。然則作豔游者。不當思及此。而廢然返歎。願世有繩趨矩步之士。莫不呵嬌施爲禍水。斥妍藻爲淫辭。以陶情於醇酒。婦人爲非夫。以娛志於歌樓舞席。爲伶父。不知西曲繁華。無非元氣。東山妓女。亦是蒼生。彼之記教坊而志曲院者。疇非唐代之名臣歟。僕身無豔福。而心鬱古懷。儻品評名花於三寸之管。要亦空中色相而已。具大智慧者。何容徵實。請事觀空。則以花國劇談爲苦海之航也。可爲愁城之筏也。亦無不可。光緒四年九月十有五日時溱北玉毓生有羅浮之行風雨滿山爲阻游展吮墨濡豪志於香嶠旅齋

101111

花國劇談卷上

涑北玉鮫生撰

李玉桂蜀產也。不知何氏女。亂離轉徙。落籍漢皋。姬長身玉立。丰韻娉婷。知書識字。工於酬應。以此有聲於北里間。漢固孔道。貴介弟子。游冶少年。至狹邪者。輒譽不容口。皆願締歡於姬。而不可得。長沙李孝廉。風流諸士也。計借赴禮部試。與二三知己。招邀見過。小謙其閣中。席間角彩尋歡。互相笑謔。顧無足以當姬意。秋波所注。獨屢及李。或戲曰。愛李郎耶。何不明告。果爾。當為若媒。是固將買妾而難其選者。姬笑而不言。既而耳語李曰。若言信乎。李誠告之。則曰。淪落天涯。當託以終身。孰如君者。肯出一朵青蓮花於火坑中乎。願脫籍非多金不可。囊中裝不足。當自為謀。李猝無以應。固強之。乃訂以春闈捷後為約。逮李行。而枇杷巷裏。深掩長門。楊柳樓頭。不逢人面。或客至迫之見。愁斂雙眉。非復舊昔。有操楚南音者。輒問李起居。或北去乞致聲。李所明年有從京師歸。道李落第狀。則惘惘如有所失。淚落樽前。見者悽惻。或為致書促踐約。李心動。題詩

卷一 花國劇談

三

香 鮫 叢 書 十 九 集

扇端寄之。未至而富商某。必欲得姬。遽以千金篡取之。事急。姬不知出。衣不解帶。絕粒七日。仰藥死。李聞而悲之。繪圖為記。徵詩文焉。湘江黃翰仙為烈妓。傳以志之。夫巾幗中人。義不再適。割鼻截耳。良家猶難之。况以小女子處卑賤之間哉。使當日者。李竟多財。一舸載歸。豈不甚快。不然得第而歸。以踐夙諾。亦不至如杜牧之愆期。或買感其義。而遣之歸。如于頔之還婢。姬亦可以不死。乃皆不可得。世無崑崙奴。誰奪紅綃者。嗚呼。余觀古來名妓。或遇人不淑。或入宮見嫉。得其所者。蓋亦寡矣。而如綠珠墜樓。桃葉渡江。卒悼其不終。如姬者。抑又遇之可悲已。雖然。彼作章臺柳枝。任人攀折。朝為秦雲。暮為楚雨。以為固然。無足怪。則姬之所羞也。從容七日。冀有憐而相救。卒不一遇。慷慨仰藥以死。得謂之烈哉。吁。是可傳已。

小蓮名靜仙。姓蘇氏。吳趨人。襁褓喪母。育於外家。外家固寒微。鄰媪為搗母。醜其姿。謂此固君家搖錢樹也。何憂不富。乃教以歌曲。珠喉百轉。能創新聲。逼之迎送。然非其素願也。年十七。膚瑩於玉。指削似笋。光采麗都。照映左右。即大家

閨秀。且自以為弗如。而姬亦不以青樓自居也。同邑延陵子。丰標俊逸。目無餘子。側帽相逢。遂訂知己。花放之晨。月圓之夕。輒呼酒對酌。啜茗清談。姬中心許之。矢以白首。當雙星渡河之期。指牽牛之將會。顧暗鬼之未盈。輒恨望神仙。繫情兒女。時為燕從中來。延陵子雖曲為之解。益復款款不勝。識者以是知其非風塵中人。姬性凝重。寡言笑。警悟非常。即與之相嚙者。亦無能犯以非禮。雖中心以身許。延陵子亦不能奪其素操。相見時。惟把卷問字。倚欄玩花而已。故年已逾笄。尚是女兒清淨身也。有某刺史。素喜狎邪。衣冠華煥。善自修飾。百計悅姬。幾為所惑。姬悟自持益堅。中山狂士贈之詩云。凌風么鳳無凡羽。入世驪龍有異才。而姬之志可相見矣。嗣後未不知所終。或謂其杜門謝客。習靜自娛。蒲團默坐。繡佛長齋。蓋遁於禪云。

滄娟。廣陵勾欄中翹楚也。媚眼流波。纖腰束素。冰肌玉骨。清絕罕倫。性落落耽翰墨。雖貴介王孫。停車見訪。苟虛有其表。輒加白眼。甚且以閉門羹待之。以故門前冷落。車馬漸稀。而姬自若也。所著有綠窓吟稿。皆清雅可誦。有惆悵詞八

卷一 花國劇談

四

香 鮫 叢 書 十 九 集

絕藉以自悼中一絕云。雁陣驚寒又暮秋。閒憑朱檻不勝愁。參橫月落霜華重。惆悵無聲掩畫樓。其寄情見志。有可知已。滄韻。虛主人。年少而鍾於情者也。以事赴邗江。耳姬名。過訪焉。姬一見如舊識。遂留小驢。酒闌燈灺。細訴衷曲。自恨不得遇文人才士而事之。因言願供捧研役。苟得委身有所。雖衣布茹素。亦甚樂也。生自慙寒素。不能以巨金脫籍。未敢猝許也。十日勾留。遂放歸。擢姬芳情。依戀不忍言離。既別。猶通雁札。嗣聞卒歸金陵。名孝廉某為筵室云。

玉月琴。四明人。其父固漁者也。以販冰鮮折閱。遂使女倚門獻笑。冀博纏頭。為償債計。時月琴年僅十五。尚未破瓜。茅屋三椽。卜居城中。小弄內。先延曲師。教以歌曲。月琴聰穎過人。不數月。已盡其技。於是徵歌侑酒者。殆無虛夕。裘馬少年。坐無月琴不樂也。月琴玉貌珠喉。風流秀曼。為甬上首屈一指。且善伺人意。工於酬應。歌聲婉轉。響遏行雲。香名遂因之大噪。甬上勾欄。自小桂香。紅芙蓉。結子。綠葉成陰後。嬉春車馬。冷落門前。自有月琴為後起之秀。而章臺為之生色。有葉生者。慈水富家子也。以妻患癩疾。束裝至甬。欲在平康中選一麗姝。以充

筵室見月琴。美罕倫。極加賞識。幾於擊碎唾壺。願出千金。立為脫籍。而搗母貪婪。殊未娶也。蛟門陳生。本素封家。坐擁巨貲。揮霍不吝。其來甬上。亦欲選色於歌舞場中。乍觀月琴。不禁傾倒。曰。此一朶能行白牡丹也。願出一千五百金。遂賦定情者三夕。而另酬搗母白金三百。為折奮資。不料有楊生者。花叢之蠶也。與陳葉二生皆相識。時追隨其間。因進說曰。癡公子以三百金梳篦。千五百金納聘。無乃太奢。獨未聞葉君祇許千金耶。君如信我。請嗣後絕跡不往。我當為君斡旋。只索千金。范大夫自能以一舸載西施矣。陳生信之。作書往絕。裹足不至。招之不去。搗母不知所出。因復招葉。楊又唆於葉曰。已被陳生先探驪珠矣。君何取焉。葉訪之果然。遂絕。楊謂搗母曰。陳君不來矣。能賄我一宵之樂。當代招致。然身價止千金耳。搗母轉告月琴。月琴嘿不一語。夜半。臥榻輾轉有聲。呼之不應。排闥入視。則已仰阿芙蓉膏。勢已垂危。灌救無及。不須臾而名花謝矣。急覓陳陳已聞風遁歸。楊亦不知所往。嗚呼。若楊者。真人頭而畜鳴者也。自此燕去巢空。無復有問津者矣。

花國劇談

五

香艷叢書

文秀。字惠卿。維揚人。初本良家女。兵燹後。父母鬻之。同里劉姓。劉木大倡挾之。渡江。寓常州。賃廬曲街。一時艷名大噪。姬善歌舞。登場演劇。盡致極妍。坐客無不傾倒。性更瀟灑。和煦如春風。秋波斜睨。幾令人魂銷。蘇豪客。以重金聘往。遂轉徙於吳。山塘泛楫。舫燈開筵。座無姬不樂也。庚申三月。兵潰雲陽。倉皇北渡。止於雉川。寶馬香車。門庭如市。姬冷其容。淡其飾。珠喉一嚀。百媚俱生。人望之。幾如神仙中人。某茂才。如皋名下士也。與姬尤為莫逆。酒闌燭灺。斗轉月斜。每憑曲檻。細訴生平。至落籍事。則淒然淚下。搗母方以為錢樹子。若將終身焉。時姬年已二十許。噫。歌臺行院。老盡紅顏。誰能出一朶青蓮花於火坑中哉。雅鄉三吳畫舫。中翹楚也。不知其初何氏女。幼寓於彭媪。因姓彭。態度翩翩。丰神秀曼。而性尤婉淑。工詞曲。通字義。雖年二十許。而風致妍然。貴公子慕其名。嘗欲納為筵室。然終不常雅。卿意。嘗自歎曰。吾觀來狎邪遊者。絕少志誠種。吾耦不在箇中求也。浙江某太史。以平章花月主人。一見姬。賞其艷絕人寰。非風塵中人。并以告諸某茂才。茂才固吳中名下士。時以無子。將納媵。偕太史過姬。

家。姬一見如舊識。銀燈影裏。共話纏綿。願委身於生。願生以無力脫籍。蹉跎歲餘。姬乃出貲自贖其身。寄書招生。時生室既有娠。及產男也。事遂寢。姬愁悒。竟日向隅而泣。曰。某郎有才。固可無我。我將誰託耶。自此神情惆悵。異於往時。翠袖常薦。玉容日悴。丙子秋間。猝遭家變。竟縱六十老人而去。夫畫舫中人。不以利動。不以勢屈。於徵逐嬉遊之中。擇人而從。已不多觀。況生足跡未嘗至平康。而姬一見傾心。決意從之。豈非才智情誼。高出尋常一等哉。乃好事多磨。夙緣未締。竟不獲成其志。為可悲已。

笑青。不知其姓。右浦人。時逢歉歲。父母鬻之於勾欄。年十五六。丰姿豔絕。一時香名大噪。遠近文人才士。咸以一解纏頭為快。雪膚花貌。玉管珠喉。樂籍中無不退避三舍。兼以舉止溫柔。語言嫺雅。琵琶數弄。直可服曲聖而服善才。工刺繡。擅針神之譽。所交多貴顯。庸夫俗子。不得一見其面。以是聲價益增。居市塵中。四五年。而車馬盈門。履舄交錯。未嘗少減。鎮有陳姓者。虎而冠者也。武斷一鄉人。莫敢忤。與姬有一面識。豔羨已久。至是以姬齒稍長。謂姬曰。嫁則為潯陽。

花國劇談

六

香艷叢書

買茶婦耳。曷不從我為小星。猶勝門前冷落也。姬方銜之。而陳某竟為沙叱利。篡取之去。市中某甲。與陳有隙。而與姬有舊盟。投狀縣中。提集質訊。堂上公凝眸久之。曰。爾笑青耶。曰然。因釋之。歸來將重理琴絃。而徐娘已老。風韻無多。不得已插標作烟館。數年竟淪落而死。或惜笑青盛時不擇人而事。以至為浪蝶遊蜂所劫。訟結三年。香消一日。亦殊可嗟已。

影娘。吳門名校書也。丰度娉婷。舉止嫺雅。香肌貼玉。潤臉羞花。非常品也。喜讀詩。每有會意。輒忘眠食。居傍虎邱。築小樓數椽。結構精雅。碗茗爐香。蕭然有出塵之致。入其中者。幾忘其風流淵藪。時世梳妝也。蘭陵夢生。僑寓於吳。工詩古文辭。於香奩體。尤有夙慧。偶偕二三知己。放櫂於七里山塘。適與影娘遇。見其柳眉掩月。棠頰羞霞。不覺傾倒。舸舟過訪。各道姓名。影娘喜曰。傾慕已久。乃幸遇耶。即命開筵。備極款洽。夢生即席贈以集唐三律。既脫稿。寫以金箋。粘之粉壁。影娘得詩。諷詠不去口。且曰。得君此作。足為李端端解嘲矣。生日。卿亦工詩。...

手花間。執卷吟哦。曼聲相和。影娘心領神會。如有夙悟。不半載。居然能擁髻微吟矣。其贈生一絕云。幾樹垂楊對綺疏。當年猶憶墜鞭初。門前如市心如水。只索蕭郎尺幅書。讀其詩。想其見丰韻幽閒。不似庸脂俗粉。專博纏頭錦者。無何生有關隴之行。置酒與影娘別。相對沈瀾。不能道一語。問別幾時。以一年對。則曰。歡場泡幻耳。爐篋已更。恐無主名花。易遭攀折。奈何。生亦無可為計。珍重而已。嗣後未知其所終。嗚呼。青樓中人。若影娘者。非運出汙泥而不染者乎。舞罷歌餘。猶耽吟咏。蘇小薛濤。又何多讓。夢生既賦癡情。乃不替為之所。征人塞外。思婦閨中。坐使才人自傷薄命。豈情緣未結。好事多磨耶。是足感已。

卷一 花國劇談

七

香艷叢書 十九集

貨入都赴試。以事迂道至鎮。作狎邪遊。遇姬暱之。嚙臂為盟。欲為脫籍。假母欲整其奢。莫副其半。王生謀與姬遁。烟波一舸。借至漢陽。舟中對月言情。望雲寄興。閨閣樂事。甚於畫眉。即姬亦自以為得所。不意王令聞之。怒使人檄逐之。出境。東顧西顧。自此分離。單鷓鴣。曷勝愁悵。姬遂附客舟抵皖。復以他事被逮。大遭譴辱。某買以數十金贖歸。執箕帚。嗟夫。如姬者。宮臨磨蝎。歌唱驚鷺。卒至委身販豎。亦可謂命薄而遇窮者矣。

蓮喜。江右撫州人。雖出自小家。而碧玉多情。綠珠有貌。見者皆以為綽約好女子。而明眸善睐。自具一種韻致。既入平康。身價頗高。游冶子輒以不得一見為恨事。十丈軟紅塵裏。車馬盈闐。無不願爭先快覩。蕊珊以辛未之冬。道過撫郡。入城流覽。時暮城閉。有友識姬者。導生設謙其家。銀燭高燒。雲鬢益豔。把酒勸酬。秋波頻睇。宵闌拂榻留賓。叩其姓。曰。婿家鄔氏。生肅然起曰。然則卿固羅敷有夫。何遂作迎人桃柳哉。喜覩顏告曰。妾年十六歸鄔。婿肢體不仁。翁姥以妾少艾多姿。多博纏頭。以餬口。迫令為之。非素願也。生代為悲惋。瀕行口占一絕。

句。贈之云。起別蘭缸曙色稀。奇香濃染阮郎衣。生憎江上歸帆急。驚散鴛鴦兩背飛。

張少卿。昆陵人。流寓吳門。居於干將坊。巷風情月貌。蕙質蘭心。洵足以傾倒一時。弦歌之外。又工吟咏。近日吳下名姝。殆無其匹。門前車馬。巷裏笙歌。過者必謂此中有人。有某鉅公。贈以楹聯云。少之時不亦樂乎。卿以下何足算也。其名重教坊如此。玉峰樵客。為近今名士中巨擘。偶過蘇臺。薄游北里。一見姬以為神仙中人。不啻也。歡生却扇。韻度纒梁。既深鑒其丰姿。復倍嘉其談吐。名士傾城。互相慕悅。遂締同心之結。爰成嚙臂之盟。姬亦自以為身有所屬矣。乃有金陵某觀察。筮仕漢池。羈身滬濱。以奉催軍糧。解囊吳閩。問柳章臺。品花吳市。既遇以為尤物。而姬亦依依如舊識。既閱一面。而緣深。女亦訂三生。而心許。微波達意。比翼有心。因倩修委禽。冀雁為行。副室之禮。合香於曹家巷。寓廬。紅氍交拜。金盞同傾。夢蕪菴主。為賦花燭詞八絕句。當時以為紅玉之歸韓元帥。關盼之適張尚書。不是過矣。無何姬重游虎阜。題詩寺壁。意甚凄惋。一時傳誦。

卷一 花國劇談

八

香艷叢書 十九集

人口。或以為姬身雖跨鳳。而猶未能忘情於野鴛。鍾情者。固應如是耶。玉峰樵客。旋復見而和之。音節悲涼。多情者為之拂拭新題。同深惆悵。然聞觀察與姬仍未能白首相偕。彼憐薄倖。此歎負心。一寸眉峰。更不知添愁幾許。秋草長門。怨深宮女。春風杜曲。夢醒樊川。識姬者。無不愛其才而悲其遇。已姬詩及和詩附後。姬詩云。風逼蓬窗秋杪天。連宵支枕不成眠。阿儂已作征人婦。謝却歌衫舞扇綠。稽首慈雲大士前。桃花命薄願垂憐。難忘舊日情如海。滯墨留題泉石邊。詩寫荒祠墨未濃。船頭津鼓促行踪。孫郎若問真消息。已隔雲山一萬重。迢迢驛路意淒惶。舊事迴思暗斷腸。緣結玉筍期百世。好將鴻雪證山塘。和詩云。瑟瑟西風欲暮天。夕陽衰柳惱人眠。何堪更讀秋娘句。許結來生未了緣。何事留題古寺前。萬千情緒亦堪憐。行雲踪跡原無定。欲寄相思何處邊。粉香雖淡墨香濃。遙想伊人去後蹤。我已懺除情旆旆。為卿翻惹恨千重。蘭思蕙怨兩悽惶。念及當時欲斷腸。詩和濤箋留艷筆。從今深怕過山塘。

月珍。右浦人。體骨妍媚。眉目如畫。聲價與笑青相埒。往來者。多貴游子弟。浪蝶

游蜂。莫能入也。工於度曲。每一按拍。發聲婉媚動人。白首歌郎。亦自嘆弗如。而一種嬌憨之態。幾令人魂銷心醉。曾令畫師拈花微笑圖。情景逼真。見者以爲天女摩登散花維摩丈室也。有某公子與之情好最密。纏頭之外。多所贈遺。姬幾欲倚之以終身。不意公子旋赴玉樓。姬哭之慟。將殯。親爲執紼。自此愁悵無聊。乃日藉阿芙蓉膏爲消閒排悶計。然風韻漸減。躡門者日稀。姬繡佛長齋。每晨靜誦金經。餘則悼逝悲離。傷秋感景而已。有某客者。好名士也。納爲借老伴。行有日矣。以姬母未葬。爲之出金營辦。雙拜母墓而去。吁。天涯淪落。無非不遇之人。使姬當日預自爲計。何少一翩翩佳公子哉。而卒至於此。可哀也已。

翠翠。阿四之養女也。阿四少本爲倚門生活。色衰退爲房老。每日無事。則以阿芙蓉爲消遣。粵寇亂後。得一蘇籍女。年五六歲。眉目秀慧。出囊中金。對之既長。俊逸多姿。膚若凝脂。面如瑩玉。且復媚態深情。善解人意。因名之曰翠翠。令抱琵琶。以延客。送舊迎新。非素願也。時年十五。尙未破瓜。某富商素擁鉅貲。揮霍頗豪。啗母以重金爲之梳櫛。姬亦久與商狎。意中目中。惟知有商而已。願其一

卷一 花國劇談

九

香艷叢書 十 九

種纏綿之致。非餘人所能領略也。自此豔名頗噪於廣市間。遠近爭以一見爲幸。洛陽牛樵生。曾與姬有數夕之緣。稱其短長適中。纖濃合度。洵洛神賦中所謂凌波微步。飄風欲仙者也。別三年。猶未能忘。則姬之所以傾動人者。可知已。娥。亦阿四之養女。翠翠姊妹行也。面潤如玉。膚凝於脂。嫵媚多姿。巧笑善睐。足下雙翹僅三寸許。凌波微步。婀娜動人。翠不在側。堪稱雙美。及並立偕行。則覺不如翠遠甚矣。翠性情清淑。專交文雅士。而娥所往來者。半皆市井富人。善歌曲。珠喉乍嚀。脆如裂帛。而婉轉若柳外鶯聲。雲間鳳唳。有時翠鼓琵琶。則娥以簫和之。聆者黯然魂銷。娥亦聲價自高。庸夫俗子。不得入焉。惟數年來。名爲翠翠所掩。專房之寵。未免爲翠所潛奪。而娥處之無怨色云。

桂金。蘇州下里人。貌妍而膚白。不事傅粉。嬌若海棠之含晨露。豔如桃杏之映朝霞。俊骨輕軀。能於掌上立。雙鬢纖小。其行如楊柳之迎風。殆有舞裙留仙之態。落籍平康。時思擇人而事。母欲居爲奇貨。冀索重聘。有某富人。以無子納姬爲小星。既入門。一家憐其美。大婦亦待之善。荏苒三年。夢蘭信杳。有賣婆。專售

胎藥。姬以二十金市之。期月許。仍無影響。某嗣續心殷。時於床頭絮絮指姬爲石田。由是寵愛漸替。而姬亦自此冷落矣。少年某甲。時出入富人家。豔姬之色。隱挑之。作文君求鳳計。啣臂爲盟。不意綺約甫成。而春光已洩。禁錮之於別院。非有事。母許出關外。一日夫偕大婦外出。僅留守門媼。姬因私窺於門。適少年從門外過。姬立三指示之。目成眉語。各自會心。及夜三更。踰窗而逝。少年適伏牆下。遂偕去。守門媼。尙不知也。及某夫婦歸。偵騎四出。踪跡杳然。逾數年。聞猶在甬上。有人曾見之。倚門流盼。不減舊日丰姿。噫。如桂金者。其自溺苦海中而不悟哉。

馬小素。金陵人。王蘭君。揚州人。皆名月英。一江相隔。本不相知。乃不期而遇。先家蘇臺。後因避亂。同徙雒陽。居焉。小素工丹青。嘗寫蘭以貽所知。露葉風條。生香活色。著紙欲飛。人皆以爲湘蘭復生。蘭君幼習歌舞。扮穆素徽。演西樓記。歌楚江情一曲。長言永歎。曲盡纏綿。聞者靡不擊節。時才士名流。多避居江北。耳兩姬。名輒往造訪。花晨月夕。張謔其間。中置酒徵歌。殆無虛日。兩姬亦喜與士

卷一 花國劇談

十

香艷叢書 十 九

大夫周旋。張君翰飛。爲作雙照圖。題二絕句於其上云。桃根桃葉總情牽。絕代佳人有比肩。悟到前身原一樣。料應顧影便生憐。記得花陰並坐時。三生緣法兩心知。秦淮烟水揚州月。都付丹青筆一枝。嗣後題者如雲。無何蘭君以病化去。墨滯未乾。而花容已杳。亦可悲已。蘭君性情俊爽。無脂粉氣。初不意黃土埋愁。青山瘞骨。如是之速也。小素聲價甚高。而性愛風雅。有武夫慕其名。思以重金啗之。誓死不從。而自謀脫籍益亟。徙居於鄉。卒爲媒妁所愚。失身非偶。居恒忽忽不樂。謂左右曰。遇人不淑命也。從一而終。義也。安於命而全於義。知我者其諒我乎。聞者咸嘉其志。憐其遇。逾年卒。以病殞。佳人薄命。造物無情。思之輒爲三嘆。

韻蓮。姓梁氏。西冷人。徙居安東。而鬻於滬濱。容華絕代。芳豔動人。工歌曲。其技絕倫。聲韻清揚。音節嘹亮。雖老妓師自嘆弗如。往來於雲間。吳會諸勝地。同時嚴子卿。徐錫卿。皆名噪一時。然不逮韻也。姬至雲間。吳興陸生。年少貌美。見姬豔之得間。輒過從。然爲家人所約束。其情恒不得暢。一日韻蓮他遊。生亦尾之

而去。雖生之深於情。亦由姬之足以傾倒人也。嚶水徐生。世家子也。工詞翰。登拔萃科。訪友婁門東。得遇韻蓮。生下榻別墅。去韻蓮。筆樓相隔里許。輒朝夕往。姬初不知爲誰。因見生去來。獨殷而情致溫。泱非尋常中心。異之。因詢於他客。得其詳。時正早春。其地有號小虎邱者。梅花盛放。梅林爲昔賢遺跡。有琴臺詩屋諸勝。一時雅流。每觴詠其處。生潛諸文士往遊。留連詩酒。極唱酬之樂。越日生將歸別墅。主人邀同人置酒。梅花林畔。藉觴生行。乃招韻蓮度曲相侑。生詞序有云。酒波乍浮。一月獨期。絃索未絕。萬花齊開。寫是時景象。如在目前也。愛譜曲遊春一闋。付韻蓮倚雲和歌之。其詞曰。豔雪當筵散。正綵旛初剪。春到香國。嫩約前宵。記花陰羅襪。鈿車芳陌。鬢影闌干。側料翠羽飛來。曾識指樹頭。數點羊燈。窺見那人顏色。頃刻離愁暗織。奈韻歌珠喉。光墮瑤魄。第一相思。是偷拈釵股。螭墻頻畫。蠟淚銅荷濕。歎水樣年華等擲。恁時酒社尋盟。墜歡更拾檀槽。甫撥音。遏行云。山禽爲之起舞。忽有二道人至。一蒼顏白髮。一細眼長髯。入坐並聽。歌終餘音哀婉。座客竟有淚濕青衫者。於是重復洗盞更酌。一道人

卷一 花國劇談

十一

香館叢書

引滿數觥。移紅燭而照海棠。一道人仰觀明月。俯視名花。抗聲而歌曰。梅花萬樹。分春風香。登高攬古月流光。美人歌曲兮幽韻揚。寒香飛舞兮鸞鶴迴翔。翩輕舉兮遨遊帝鄉。俯仰大塊兮月白烟蒼。清絕一氣兮千載茫茫。歌竟別去。徐生令友繪圖而紀之。以詞後韻蓮嫁人去。不知所終。陳薇卿。泰興人。工詞翰。解音律。年甫及笄。秀骨豐肌。丰神靡曼。迷香洞中之翹楚也。烏衣子弟拜倒石榴裙下者。日不暇給。然送舊迎新。非所願也。武林某君。杭州詒經書院之高材生。以事至泰。偶以旅間作詩。春杜牧名士美人一見如舊識。姬出聚頭扇請題。某君爲畫折枝。作倚聲書其背。姬什襲珍藏。視同拱璧。從此卷中人益屬心於幾敬中矣。一日某君以事畢。刻期治裝旋旋。姬稔其乏。賞解囊飲助。且請結百歲之盟。訂三生之好。某君以嚴命辭。驪歌既唱。姬自爲託身得所。倩人向父緩商。出賃自贖。致書某君。將筮吉至杭。某君得書後。驟計無所出。因峻拒之。且復以詩。有我尙風塵何所戀。可憐汝亦太癡生之句。姬覽之。默然不作一語。知所願之難諧。拚此生以相殉。出前扇謂父曰。兒生如此。不

如無生。宛轉悲啼。血淚交下。盡得詩後。已服阿芙蓉膏矣。其父知有變。急行解救。得以回生。然憔悴名花。玉容黯淡。其父馳書某君。謂將送女來。請定行止。第不知姻緣簿。能爲如意珠否。此姬亦可謂情之所鍾矣。

桂香。四明人。碧玉小家女也。不解鉛華。自饒風韻。修容姘態。窈窕生妍。室惟一母。無隔宿糧。因是不得已爲倚門生活。其實非所甘也。既入青樓。名噪一時。枇杷巷口。儘客留連。豆蔻梢頭。任人攀折。惟是佐觴侑酒。花媚燈明。而姬亦殊覺黯然不歡。與客酬應數語後。即凝神默坐。撥琵琶於簾底。但寫哀情。斟琥珀於杯中。屢澆愁緒。蛾眉長鎖。爲夢難諧。每聽好鳥鳴春。新蟬唱夏。涼蛩咽露。斷雁驚風。莫不清淚偷彈。幽懷莫遣。有某公子者。豪士也。偶遊姬院。知姬非風塵中人。思爲黃衫虬髯故事。急欲脫之火坑中。因與鴛母約。有佳客而無贊者。不許索重價。於是榻禁留賓。窓憑選婿。苟有貯之金屋者。爲大婦而不作小星。聞後竟歸一士子云。

卷一 花國劇談

十一

香館叢書

旄風流。非章臺中人態度也。願作狹邪游者。非大腹賈。卽庸俗子。姬輒以冷眼視之。數語後絕少酬應。或託故辭去。翩然却入。以是人多忌嫉。姊妹行中。賓客獨稀。而姬絕不以爲意。潯關呂生。年甫弱冠。遊幕薊門。具張緒之丰神。擅韓翃之才調。固翩翩書記也。公麻無聊。時與二三知己。閒步平康。欲求一當意者。以破岑寂。一見紫玉。遂爾鍾情。酒闌燈灺。遂宿其舍。自此風晨雨夕。時與往來。爰結百歲之盟。訂三生之好。方擬措貲爲之脫籍。適家中催歸符至。其母促生急行。返棹生不得已。遽發。臨行置酒爲別。姬舉觴屬生。丁甯約期。生日速則半年。遲則一載。生歸後。母不令遠行。姬自驪歌既唱。卽復閉門謝客。佳日良辰。惟吟詩詞。以自遣。既而逾期不至。望眼欲穿。妝閣之旁。植一桂樹。花時香滿一室。生之歸也。桂花大開。姬折一枝。爲生簪於帽簷。曰。此郎君蟾宮折桂兆也。明歲回時。當共飲于花下。逾冬桂忽萎。姬凄然曰。呂郎不來矣。倚樹長號。淚盡而繼之以血。不一月抑鬱以死。生家居忽忽。如有所失。凡有友自北來者。必詢姬狀。友告以故。生嘿然不語。是夕飲藥自盡。案頭遺有絕命輓聯云。無端成孽障。看山

樣途長。海樣流長。天樣時長。百丈紅絲空繫恨。從此了凡因。恨才人福薄。佳人命薄。情人緣薄。一坏黃土各埋愁。嗚呼。月缺花殘。天荒地老。如姬與生者。其恨曷有終窮哉。

漢鎮教坊。向稱蜀部為巨擘。近來江西之習此藝者。為福喜堂。堂中姊妹花七人。皆能歌唱。徹西江之月。響停北里之雲。而尤以小金寶為翹楚。蓋其姊亦名金寶。故以小字別之。自幼鬻身假母。隸於樂籍。問年僅十有五齡。而輕盈體態。豔絕一時。既非燕瘦。又不瓊肥。風致翩翩。見者疑為神仙中人。工酬應。尤精音律。玉絃指撥。白紵牙調。每度一曲。座客莫不神移。自是聲名鵲起。訪春色於桃源者。門前車馬。絡繹不絕。幾無餘地。時有某公子者。固春風得意人也。倚權漢。偶作狎邪遊。問柳尋花。迄無當意。豔小金寶之名。特費千金。作纏頭錦。招之。侑酒。姬琵琶斜抱。時作愁態。勾人。一閱未終。而公子魂銷心醉。幾不克自持。遂與鴛母商欲為姬脫籍。鴛母曰。一株錢樹子。老身以為生活。貴人欲移植後庭。貯以金屋。非三千金。儂不與易也。公子曰。自高聲價。殆以奇貨居也。無已。先定

花國劇談

十二

香艷叢書

一夕情。鴛母曰。恐小妮子不禁攀折。公子強嫩之。鴛母曰。碧玉年華。破瓜尙早。貴人肯捨買笑錢三百金。則桃花洞口。可任漁父問津耳。公子笑領之。遂為梳櫛。詎知黃金徒費。白璧非完。公子拂袖竟去。無何為邑令所訪。聞。逮諸案下。諸妓則下令遣嫁。小金寶竟為江東小吏所得。嗚呼。於此時竟無為十萬金鈴護落花者。佳人命薄。竟至誤歸厮養。亦可慨已。

繡蓉。姓李氏。金陵人。姿容端麗。丰韻苗條。正如初日芙蓉。曉風楊柳。其妹紫蓉。態尤豔絕。雙翹瘦不盈指。凌波欲渡。翻風疑仙。且復髮不加澤。肌不留手。非塵寰中尋常女子也。鴛母尤憐愛之。居以為奇貨。陳生。吳門名下士也。一時多以偉器目之。而生亦毅然不作第二人想。願負才不羈。喜作狎邪游。自紵徵歌。紅牙按拍。時復跌宕綺筵。有所屬意。春間以就試。故僦居白下。見繡蓉悅之。因與定情。旋見紫蓉。疑以為神仙中人。會當破瓜之年。正殷擇婿。生許貯以金屋。紫蓉私幸得人。遂杜門謝客。筵席無生不復侑酒。非生至亦不出戶。三月間。遂作眠香會。暱枕低帷。情好益篤。無何紫以孕告。促登窻室。生家非素封。而又夙秉

慈訓。未敢遽告。進退維谷。漸至積愁成疾。母知之而無如何。惟誠以揣摩精進。得意秋風。雖為之脫籍。不汝斬也。願生流連已久。學業稍荒。紫時規之。仍復狂遊如昔。紫知其不可以虛言勗也。使居己院。下帷攻苦。青燈佐讀。紅袖添香。朝夕罔倦。復為之考勸。情課工拙。操業少怠。即白眼相加。竟以青樓作絳帳。焉。母欲奪其志。矢不渝。比生入闈。繡佛長齋。焚香頂祝。屬望之切。逾於生母。揭曉之夕。偵者四出。徬徨中夜。杳無好音。則手合鳩藥。一刀圭。持謂生曰。若不得志。則足為妾道地者。賴有此耳。生為泣然。漏四下。喧聲達戶外。蓋報捷者。知生匿院。而踪跡之也。生聞捷之下。驚喜欲狂。旋議踐前約。鴛母復故索千金以斬之。姬以好事多磨。瀕死者再。鴛母知其不可奪也。乃歸生。未逾月。舉一子。戚里之赴湯餅會者。咸以阿侯絕類。其母。羣請見之。驚為天人。於是無不豔生之遭際。焉。嗚呼。如紫蓉者。抱一死相從之念。具百折不回之志。而其事竟成。謂非造物者憐其情。而豐其遇歟。

花國劇談

十四

香艷叢書

孔芝。姓葉氏。孔名庚庚。吳中彈詞女郎也。年十七八。絕代容華。孤芳自賞。性復狷潔。不屑為側媚態。招者必多方羅致。始珊珊而來。意有所忤。輒終日無一語。蓋豔如桃李。凜若冰霜。諸年少無敢狎之者。茂苑顏生。饒於賞棄。書而賈。年逾弱冠。恂恂如處子。雖居鄰柳巷。曾未一作狎邪游。人或以妓筵索書。輒正色却之。謂此齷齪物。何足污我管城子耶。途遇姣好。即避道引去。咸謂柳下風規。於今復遺矣。一日。值戚家初度。生往祝。識孔芝於席間。舉止端莊。手神淡遠。生陰念院中人大都流蕩。不意有溫存若此者。心深憐惜。迨酒闌人靜。孔芝迴眸一笑。妖豔無匹。非復平時莊重。生亦神迷志亂。幾不自持。由是時相過從。漸通款曲。姬亦屢過其家。狎暱既久。訂以婚嫁。雖不及亂。却有甚於畫眉者。無何。生別有所屬。意曰。戊卿榜人女也。遂與姬踪跡稍疎。旋生以重金啗戊卿父。事成。消吉有期。日夕徬徨。營謀金屋。亦無暇視姬。姬偵得其詳。偽為游虎阜。僱坐戊舟。入艙平視。見戊卿亭亭玉立。眉目如畫。自顧以為不如。偶與傾談。兩情自洽。且言苗條若此。我見猶憐。無怪郎君之眠思夢想也。戊不解。急詢願末。曰。妾孔芝。郎君非他。乃願生耳。彼此解頰。化妒為愛。戊且欲孔共事。願生曰。此事大難。

因與成商爲接木移花計至。期彩與至。門及。出則孔芝也。方錯愕。問門外七香車。又至。升堂揭簾。則成卿也。各盈盈而拜。生因兩納之。生婦素賢。兩女曲意承順。暇則孔芝撥琵琶。丁然。成卿唱樞歌。一闋。閑樂事。無以加也。顏生嘗語人口。不圖溫柔鄉作趣。一至於此。顏生得賢婦。擁二美。享人間豔福。果何修而得此哉。

紅蘭。吳門女子也。以家貧。隸樂籍。非其志也。媚態羞花。嬌姿奪月。既入勾欄。名譽噪一時。顧姬於富貴家。子視之漠然。而獨與某生稱莫逆。嚙臂爲盟。訂以婚嫁。生雖世家。而非素封。力不能爲之脫籍。姬鬱伊寡歡。久之成疾。時有傭媼。費姓者。姬所信任者也。知姬意之所屬。因謂曰。某郎雖好。丰姿然一窮措大耳。以娘子今日香名。何憂無鉅公貴宦。以金屋爲藏。嬌地耶。姬曰。始以媼爲解人。何猶未知我心也。走馬章臺者。率皆執袴兒。巨腹賈。誰似某郎之甘苦相憐者。彼也。力綿。我也。命薄。孽海茫茫。此生不知伊於何底矣。媼曰。果爾。我當爲娘子玉成之。亦易事耳。一夕。乘假母他出。負紅蘭至某生所。生懼不敢受。媼乃出紅蘭

卷一 花國劇談

十五

香 飽 遊 書 九 集

身契付生。曰。我已爲盜得此紙。彼雖知。無如何矣。媼歸。乃跡假母所在。而告以紅蘭逸去。尋覓數日。始同至生處。見之。假母促蘭歸。蘭誓死不從。媼曰。此心變矣。速歸取身契。訟於官。必得直。假母歸覓契。則無矣。不得訟。媼乃爲調停。使生酬假母百金。而紅蘭竟歸生矣。此媼其古之許俊崑崙奴歟。

珍珠。錢江舟妓也。小字毛頭。從假父姓陳氏。舟自桐江西來。時年僅十八。黠名噪於一時。而微豐。脩短合度。清秀之氣。溢於眉目。性淡泊。不似愛珠愛翠之媚人。故富商大賈。輒遠之所與遊者。類多文士。問解吟咏。鄧尉山人。方就宦浙西。應官聽鼓之餘。輒作狹邪游。而與姬爲最。曠曾作品。花詩百絕。珠和之。則然有音節。亦善音律。月滿江心。風敲篷背。唱盤夫。廊會諸齣。執笛而倚之。清聲發水上。隨晚潮往來。聞之傷心。然珠亦不輕弄喉。意似不屑也。壬申之夏。鄧尉山人。與花癡方徵。逐於江上。日至其舟。是時蓮蓬人耐翁之江一客輩。亦日策馬而來。而珠傲睨之。故諸人亦遂舍之他去。惟生與花癡。則始終無間。同時有鄭君者。貯產也。曾令山陰。與珠善。珠方屬意花癡。鄭頗不懌。花癡乃謂珠曰。鄭君可

從也。家毀於三苗。子身就官。偶之。當不以妾媵齒。越明年。花癡返暨陽。繼又來江上。視珠。復力勸之。珠意乃決。自此不常爲冶游。俾珠得專意於鄭。而生亦歛跡絕跡矣。甲戌年夏間。鄭君據黃巖篆。爲之脫籍。攜去。年蓋二十有二。江上之人。咸噴噴稱之。以爲如願。談者多喜珠之爲人。而羨鄭君之能識珠也。至花癡能成兩人之好。而俾遂百歲之緣。爲尤難耳。珠左頰近鼻處。有痣黑如蠶子。白璧之瑕。爲相者所不取。然以石灰。梳粉點之。則應手而落。其方固非甚秘也。則亦無損於珠之媚也。

素琴。姓張。廣陵人。其入章臺時。年纔及笄。姿容娟麗。態度娉婷。爲紅橋諸院之首。一時車馬駢闐。盈戶外。姬視之。殊落落。客至。略作寒暄。數語外。卽復翩然却人。惟聞文士談詩詞。則久坐不去。若有心會。與郡中某名士相暱。有嚙臂盟。常言願爲才子婦。勿作俗人妻。將有成說。而貴介某欲奪之。去。姬心頗不願。招生至。閉戶飲泣。目盡腫。苦迫於勢。遂飲鴆粟酪死焉。時癸酉孟秋之月也。於是好事者。爲葬於平山堂側。埋香之日。素車絡繹道中。誠青樓之佳話也。方姬服毒

卷一 花國劇談

十六

香 飽 遊 書 九 集

後猶陪客飲。客強之作席料。斟以酒。立盡數觥。死時猶帶酒氣。容色微醺。作桃花色。某生聞耗。方浴。徒跣而至。哭之慟。欲於墓旁蓋屋樹碑。後以當事者勿許。遂寢焉。閩中夢仙主人。追摹小像。神韻酷肖。楓溪逸史作詩四律。題其圖。并以巾之。涓跡紅橋。數年。優曇一現。總堪憐。生來體態原傾國。何處豪華欲比肩。紫玉肯藏金屋內。綠珠忍死畫樓前。烟花從此無顏色。贏得蕭郎淚似泉。百輛油車繞北邙。磷磷爭送杜韋娘。玉棺七尺埋秋運。金轎千巡奠荔漿。短碣未鐫長恨字。故衣猶剩辟寒香。最憐錢樹因風折。誰把明珠十斛償。斷腸草露泛瓊壘。飲罷猶斟北海杯。秋雨梧桐方落葉。春風豆蔻未含胎。登筵誰識花將謝。閉戶旋聞玉已摧。千載紅顏多薄命。冰魂何日夢中回。花下何人似蝶癡。經年替寫舊丰姿。已令海上添精衛。漫向城頭聽子規。香篋但遺鮫室帕。銀鈎空掛象牀帷。青樓不少知心侶。從此臨粧懶畫眉。浙西麗水生。亦有四律云。畫眉窓下見。婢娟正是濃桃豔。李年素性自知冰。作骨琴心難遇月初圓。一痕簾影遮香玉。半樓湘汶湧妙蓮。此是嫦娥離殿闕。應將補就有情天。強欲開成並蒂香。治

遊底事太猖狂。東風未嫁花先落。流水無聲恨正長。生未有緣看碧落。死原如
夢痛黃梁。酒闌燭短芳魂去。謝却人間錯愛郎。記得樽前笑語落。如何此會竟
難重。粉銷釵墜。辭同命。影衣香。恨乍逢。未許含情。猜豆蔻。應知歷劫。掌芙蓉。
可憐舊日探花客。酒醒香殘淚漬濃。飄零身世比荳華。一現優曇最可嗟。白草
無因飛蝶蝶。青驄何處聽琵琶。魂銷廿四紅橋月。夢逐三千弱水涯。從此桃花
三尺墓行人。指點笑村沙。
某姬諱其姓氏。行六竹西人。寓於秦淮水榭。離髮未髻。黠名已噪。工度曲。當道
招以侑酒。無虛日。座中無姬。舉座爲之不歡。其見重於人如此。姬寓利涉橋東。
斐几湘簾。位置楚楚。客來煮茗清談。凝粧相對。不作姊妹行。妖冶態入其室者。
亦一塵不染。萬念都消。以故士大夫益賞之。有世家子一見悅焉。曠之尤甚。恒
從姬遊。棄繯頭錦如糞土。惟恐不當姬意。姬亦感其情。欲委身事之。不謂香盟
雖密。而好事多磨。卒以事相左。不果。姬亦赴廣陵爲沙叱利奪去。世家子有詩
紀其事。哀感頑豔。妙絕一時。見之者無不嗟歎。斯亦情天之恨事已。

卷一 花國劇談

十七

香 飽 齋 書

翠雲忘其姓。廣陵青樓中尤物也。客多曠好之。繯頭所擲。動至不貲。以是篋中
積金頗饒。思火坑中不可久居。意將擇人而事。吳中朱某。浮浪子也。美丰姿。年
僅弱冠。作買揚州。偕同儕偶作尋芳計。一見姬。即相傾倒。姬亦悅朱貌。極意款
留。暱枕低幃。盡吐衷曲。姬年視朱稍長。而風度娉婷。性情溫婉。在章臺中爲獨
步焉。朱亦溺之。遂訂白頭約。姬盡以所蓄畀朱。使其返告北堂。繼朱母已爲聘
張氏女。既歸。即出朱賞行婚禮。逾年至揚。姬知之。怨而不怒。謂朱曰。妾本倡家。
自知非匹。但得詠小星之什。永侍衾裯。無使秋扇見捐。平生之願足矣。未知君
意若何。朱許諾。且矢之曰。苟不與卿偕老。者有如皎日。姬惑之不疑也。無何假
母死。姬又多病。門前冷落。車馬稀疏。藥餌之需。漸以不給。日望朱至。朱以別有
意中人。意爾絕跡。姬幽怨盈懷。病亦日劇。臨危猶呼負心郎。不置。姬死之夕。朱
方獨坐。忽見翠雲自外入。批其頰。遂成癩疾。口喃喃如有所語。百計治之。終不
效。乃東裝歸里。嗚呼。嘉耦成仇。歡情變怨。李郎背約。棄舊憐新。霍女含冤。香消
玉碎。爲足傷已。

張雲卿。西泠女校書也。出自宦家。舉止不凡。父某金陵人。曾官皖中。陰險貪婪。
民間隱受其害。沒後爲匪人所誑。宦囊星散。妻已早逝。妾媵相率隨人去。遺女
雲卿。無以爲生。遂隸平康籍。掃眉窓下。賓從如雲。繼選事者。入以蜚語。遂爲大
令所逐。因偕流娼王氏。由皖至虎林。依鴉母爲生。雲卿雖係中人姿。而婀娜娉
婷。自有一種柔媚態。臨風賣笑。醉月侑觴。一時聲名大著。所得繯頭貨頗豐。袖
海生與之莫逆。每於酒闌燭短。歷述前後情事。潸潸淚下。庚申緒寇難作。不知
所終。嗟夫。一行作吏。誤國殃民。卒至女入烟花。身受辱報。可悲而亦可鑒也。已
胡蘭芳眉史。姑蘇人工於彈詞。曾寓四明城內。一時聽鷓走馬之流。咸集其門。
爭以一見顏色爲幸。姬歌喉清越。談吐風流。年雖二十餘。而綽約丰姿。正如芙
蕖映日。楊柳臨風。以是曠之者衆。姬長於歌曲。頗識字。性愛文士。不屑爲丁孃
之十索。而於俗買富商。雖多得其繯頭貨。亦不甚爲禮。惟所居湫隘。無遠房密
室。客來可以久坐留香。得觀芳澤。暢領清聲。苟意所不屬者。輒託故辭之。不見
且車馬盈門。不免有驕人之色。因此受其簡慢者。多懷不平。遂糾市井無賴子。

卷一 花國劇談

十八

香 飽 齋 書

日夕滋鬧。搗裂琵琶。有如陳子昂之擲碎胡琴焉。而四明勝地。竟無一人爲護
花鈴者。姬因歎此中不可久居。急思擇人而事。後嫁吳人唐姓者。同返晉。唐
隨相得。方慶獲所歸矣。乃不一年。唐竟以消渴疾卒。家無所蓄。不得已仍操故
業。素衣淡粧。益增其媚。天涯淪落如姬者。亦其尤者也。可悲夫。

淞北玉魃生撰

玉如。姓金氏。毘陵小家女也。庚申之亂。髮纒覆額。假母以三十金得之。歌浦。携歸教以歌曲。姬性慧絕。一按拍輒能工其節奏。假母欲以奇貨居之。不輕見客。時郡中姊妹花多明豔。綽約。鸞嬌燕媚者。殆十餘人。玉如固尚未知名也。吳趨王生。偶踏青郊外。一見姬。不覺神飛色奪。詢侍婢知其居。暇日叩關造訪。母延之上座。先見其妹。生固謝。始導入粧閣。值姬更衣而出。黛影流波。紅潮暈頰。秀媚中露羞澁。態含詞蓄。意殆欲銷魂。生不能盡其語而退。生雖歸而心如繫也。嫵雲生與生交最契。知其有佳遇。請同往探之。生約以弗洩。既至其家。陳設精雅。歷數重復室。乃至姬臥房。繡榻錦茵。雖豪貴家弗逮。姬晚粧初罷。珊珊來遲。默坐生側。不作一語。以生之抑而見也。翠斂雙眉。若繁愁緒。嫵雲求度小歌。良久始應。檀槽乍撥。清韻繼興。輕圓流利。為擊節弗置。壁間粘諸詩詞。鏡奩旁雜陳文具。詰以素習否。他顧而笑。意似怪生引至。因別生先歸。自是生與姬往來。

卷一 花國劇談

十九

香艷叢書

愈密。情益深。數日不見。則寢食銳減。母窺知其隱。語生曰。郎君宜頻過。勿令玉兒瘦削成疾。闕損老身也。生笑諾。由此月夕花晨。風瀟雨晦。生必在姬處。秘囑婢媼勿揚。故人竟不知有姬也。生後謀以金屋貯姬。事竟中格。姬工韻語。而長於填詞。所作皆楚婉可誦。其長相思曰。惜年芳懶自妝。鎖口如醒坐繡房。思君春晝長。背燈光。爐香衾枕閒。留慣半床。更闌夢醒忙。其如夢令。用坡仙韻。日前度郎何歸驟。近日妾如痛酒。怕聽夜笙歌。小妹嬌愁依舊。知否知否。鏡裏容兒較瘦。嗚呼。天下所難者。情緣耳。生與姬深於情。而慳於緣。能不令千萬世才士美人。同為一哭哉。

韻秋。白門人。其母夢香桂蕊而生。小字桂珠。幼常依外家穆氏。故從其姓。年十三。遭粵寇之亂。移家雒陽。遂居曲中。及笄。明眸皓齒。豔絕一時。玉骨冰肌。光彩四射。性柔順而尤聰穎。異常針黹絲竹之屬。偶一效之。無不精妙。丙寅之秋。始至吳門。其時蘇臺搢紳。方競以靡華相尚。問柳尋花。徵歌選舞。裙屐之宴。排日為歡。聞韻秋名。咸思一見為快。因是門外車馬闐咽。而姬處之漠然也。每遇貴

人。謙集。招之輒不往。即往。或三兩語。却坐移時。即去。惟值文字。飲則流連忘返。促之亦不行。是殆其生平夙好。或有結習未忘歟。善歌曲。每一發聲。合座傾聽。無敢譁者。平居不御鉛華。而天然嫵媚。衣履間。潔無纖塵。所善某生。偶儻不羣。善屬文。甚得姬歡。願委身事之。信誓甚堅。會某方面。謬作威福。打鴨驚鴛。知韻秋負重名。意在摧折之。遂倉皇出走。寄居鄉落戚家。招某生中前約。職垂成矣。其家有嫉之者。中以蜚語。生遂託故辭去。姬涕泣欲死。某乙備保子也。積貲設肆。如逆旅。然多導富人游狹邪。逢迎冠蓋。問久。涎韻秋美。以出身微。不敢言。至是以詭詞乘間。篡取去。其家悔之。已無及。後遂不知所終。嗚呼。韻秋一娟好女子。容態脩麗。言詞敏淑。猶有六朝金粉之遺。使之淪落風塵。已深慨惜。乃又使之失身於傭奴之子。可勝嘆哉。邯鄲才人。嫁為厮養卒婦。此古今所同慨也。注。鑾輝。珠江才妓也。本南海良家女。秉性溫和。吐詞雋雅。幼時母授以書。輒能記誦。稍長。愛作小詩。頗有風致。及笄。誤嫁娼家。其夫病痿不能人。深以為恨。然已無可如何。惟時時背人飲泣而已。家貧。遂理姑倚門舊業。姑亦憐其俊慧。俗

卷一 花國劇談

二十

香艷叢書

客造訪。概勿與通。遇文人詞客。始令接見。所居小樓三椽。聰明兒淨。法帖奇書。雜陳於香奩鏡檻之旁。笙笛之類。不屑置也。客至焚香煮茗。相對清談。不雜淫褻語。逢二三知己。或飛觴月下。或分韻花前。興亦不淺。與番禺徐生菊仙。性情最洽。幾於無日不至。常持葵扇乞詩。生戲題二絕云。不須蟬噪畫來工。已得常持素手中。好問小亭花影裏。撲來螢火一星紅。欲錫嘉名定合歡。暑消三伏勝裁執。只愁約赴黃昏後。故障嬌容不許看。既而生父聞之。嚴加防範。欲尋舊好。不得其便。注。猶未之知也。以書招之。不至。因賦詩以寄云。情書昨已倩鱗鴻。滿擬西牕話舊衷。不意近來踪跡闊。仍將離恨寄絲桐。記否當年月下時。雙携素手入簾遲。縱然未定三生約。合向春風憶舊知。半縷情絲表熱腸。更裁詩句問平康。偷無別院嬌姿戀。妾擬邀君共一觴。君如許。妾卜佳期。宜惜流光若馬馳。春去苦留留不住。及今猶有好花枝。生讀之。感念昔游。亦寄詩以謝云。初度相逢卿憶不。嫩涼天氣近中秋。憑欄共玩西樓月。殘夜疎簾半下鉤。醉月評花與一般。每逢佳月共追歡。憐余小病秋風裏。藥檢奇方手自丸。舟從鄰郡乍歸時。

即寄魚箋報我知。無限離情渾未訴。先持葵扇乞新詩。裁將佳句訴情濃。更剪香雲寄信。良會漸稀無別故。祇緣生性近疎慵。及秋生赴試羊城。竟寓其家。纏綿甚摯。生出重金贈其姑。迎置別墅。以為阿嬌金屋之藏。逾年生一子。遂告於父。迎歸。正小星位。伉儷間。倡和極相得云。

王盼雲都中名妓。丰姿朗潤。韶秀無雙。貴介子弟多結納之名重一時。有某觀察。筮仕北方。以事至都門。偶作狎邪遊。聞盼雲名。往訪之。初見於櫻桃花下。晚粧甫罷。脂粉不施。而媚態閒情。殊令人心醉。某觀察矚之甚。以為溫柔鄉在是矣。盼雲亦願託以終身。兩情膠膝。眷戀殊深。即出重金為之脫籍。攜赴保陽。旋又差次析津。龍以專房觀察夫人。係望族名媛。淑慧知書。觀察廣置姬媵。絕無妒嫉。此次盼雲居筵室之列。夫人亦莫之阻。盼雲既從觀察。恃寵而驕。觀察并將出入會計。悉付盼雲管領。無何。觀察病歿。諸姬星散。知盼雲不能守。遣之不肯去。繼屢與夫人勃谿。言欲分家賞之。夫人性賢而量廣。稍稍畀之。盼雲本有積蓄。又得分金。攜貨至都。依然作倚門生活。惟盼雲馬齒日增。蛾眉漸老。未

卷一 花國劇談

二十一 香艷叢書

免門前冷落車馬稀矣。嗟乎。盼雲負寵孤恩。為人齒冷。是青樓之下材。黑海之孽障。殊無足取已。

桂仙。金陵人。從假母姓王。秦淮畫舫中之翹楚也。色藝冠一時。居丁字簾前。精音律。好文墨。尤善簫管。以詩畫受學於侯廣文青甫。湯貞愍兩生。兩公劇賞之。列女弟子行名益噪。喜應接才人韻士。遇齷齪富貴者。輒加以白眼。雖嬰假母怒。恒不顧。終以此墮假母計。卒歸伶父。姬抑鬱不自得。不一年瘵死。年僅二十。蘭蓀主人於丙午秋。就試白門。以文字訂交桂仙。願委身焉。蘭蓀亦亟謀納諸金屋。格於父命。不果。瀕行畫桃花一枝以贈。綴短句云。點筆蒸為十里雲。留春不住。意徒殷。微聞劉阮當年事。流水桃花又送君。遂別不復見。其明年侯湯兩公大會名流於河上。較藝。桂仙水榭中。揚州浮屠蓮溪於座間。寫照二幀。一付桂仙。一自度。越廿五年。乃以歸蘭蓀。蘭蓀繫情昔夢。悵觸無聊。親付裝潢。以徵題詠。亦可謂深於用心者矣。嗟乎。姬以絕世姿。工詞翰。嫺繪事。見賞於名公鉅卿。赫然名重一時。而卒不能得所歸。抑何造物之忌才也。

張若濤。字薛仙。丰姿嫺雅。吐屬溫柔。彈琴賦詩。敲棋度曲。無一不臻精妙。書法尤工。簪花小格。秀骨天成。為閨閣中所僅見。以是名噪一時。王孫貴戚。慕名造訪者踵相接。而若濤意殊落落。少所許可。榕城曩生。世家子也。美丰姿。善彈琴。工繪事。以事至吳。吳下故繁華區。花柳之盛。甲天下。珠簾十里。簫鼓三更。入其中者。莫不目迷心醉。生性素謹。愿不作狎邪游。同輩輒非笑之。一日。某巨紳招生飲。乘生醉。挾之往勾欄。生醉中舉眸四顧。於兩行紅粉中。獨目注若濤。幾有乞取紫雲之意。某紳見生情景。笑曰。阿凱甫人。溫柔鄉。便真箇銷魂耶。因命置酒。為生與若濤合歡。漏三下。客盡歸。而生獨留。若濤初見生。頗不滿意。乃偽醉假寐。生徬徨室中。見陳設精雅。潔無纖塵。四壁皆圖書。近几懸古琴一張。不覺觸所素好。思一奏技。又恐驚其清夢。屏息枯坐。夜已將闌。而若濤始醒。生笑曰。美哉睡乎。若濤不答。從容對鏡。理粧。啟爐炷香。向壁間抱琴下。歛容撫之。極目送手揮之妙。彈未半。忽為變徵之音。淒淒切切。如泣如訴。生聽之不覺淚下。所彈蓋胡笳十八拍也。若濤因罷彈。問生曰。亦能此乎。何所感之深耶。生曰。卿以

卷一 花國劇談

二十二 香艷叢書

此自寓淪落之感。僕亦同此情者。入耳警心。能不悲從中來。若濤聞言。默然久之。謂生曰。試更為君彈一曲可乎。於是重理舊絃。別翻新調。生傾聽之餘。愈加感嘆。曰。伯牙鍾期。千載難遇。卿彈此高山流水之操。而以知音許我。初何敢當。然如卿者。未始非青樓中之伯牙也。若濤至是始有喜色。與生剪燭窗前。娓娓談家事。東方既白。亦無暇作巫山之夢矣。生歸旅邸。夢魂顛倒。頗不自持。次日若濤胎生瑤琴。玉笛。玉佩。詩扇。數事。扇為若濤親筆所書。詩亦近作也。生得之狂喜。報以古畫。玉環。湘管。梅花帳帳。為生所自繪。親携之往。謂若濤曰。明璫翠羽。卿固有之。僕不敢以俗物瀾卿。清賞。此區區者。雖不足貴。然非尋常繡閣中所能解識者。風雅如卿。當留作紅閣雅伴也。若濤欣然曰。妾以弱質墮落泥塗。君獨不視為章臺柳。而寵異之如此。當懸佩終身。不啻太真之金釵鈿盒矣。特未知君子之心何如耳。自是往來益密。一日。若濤告生曰。明晨花朝。妾等姊妹。為盆子會。畫船簫鼓。當於虎邱山塘間。作竟日清游。各奏一技。琴棋書畫。但須惟其所能。君盡同往一游。繪圖以誌勝會。何如。翌日生與若濤偕往。衆美畢集。

須臾酒炙雜陳。雲璈競奏。生蹀躞其間。左顧右盼。目眩神移。恍置身蕊宮瑤闕。問親按寶雲小隊矣。酒酣。伸紙作圖。點染工緻。並以八分書顏其圖。曰滿紅一舸。諸美人喜競以巨觴爲壽。若濤曰。如此雅集。有圖不可無詩。因援筆賦二絕。句云。春波激灩綠漪裙。夾岸花枝點髮雲。難得花朝天氣好。酒船歸去趁斜曛。點拍飛觥事事宜。羣花貌出影迷離。一奩合受薰香供。知否凝眸吮筆時。題畢。生大加嘆賞。及歸。紅日銜山矣。生家本非豐。若濤知之頗稔。一日出。裹贈生。歸視之。皆金葉也。疑爲助粧需。因詢之。若濤曰。爲君買酒。費生固辭。若濤曰。妾日來無需此。君爲妾暫存之可乎。生始諾之。若濤雖墮烟花。然性志高。傲每思脫籍從良。願見來往青樓者。非醜醜之金夫。卽浮逸之浪子。但解黃金買笑。未能白首相依。以是鬱鬱不自得。遂成心疾。時發時止。自識生後。見生舉止大方。於溫柔鄉中。頗能體貼入微。擬爲終身之託。一日疾作。生往視。詢症之所由來。若濤具以告。詞氣之間。隱露生死相依意。生感其情。曰。卿之心事。僕固知之。但僕堂有老母。尙須稟命。室有糟糠。恐難見容。是以躊躇耳。若濤曰。小星之列。妾固

卷一 花國劇談

一二十三 香艷 叢書

甘之宜。急作書稟命。慈闈。妾實不能久居此火坑中也。言已。淚簌簌下。生亦相向泣。然後率梗於慈命。並促生歸。生持書示若濤。泣曰。白頭之約。期以來生。若濤不覺失聲哭曰。命也。如斯。夫復何言。自此以往。妾亦無意人世矣。遂絕粒。生慰藉再三。始強進粥糜。然病根自此深矣。會生母催歸符。又至。不得已束裝南旋。若濤送生至垂虹橋畔。問生再來期。生答以。來年春初。若濤泣曰。妾病入膏肓。且暮將作泉下人。君明年來。偷念舊情。可於鄧尉元墓間。酬妾一杯酒。九原存知。當笑倚梅花。來拜君。君也。生掩泣移時。遂掛帆去。明歲生來。則若濤化去久矣。聞屬纊時。尙連呼生字者三。情之所鍾。竟至於此。生爲營齋奠。親至墓下。澆以佳釀。痛哭而返。終身不復作青樓夢云。嗟乎。命薄緣慳。如若濤者。其尤哉。其尤哉。

雲娘。廣州人。意態嫵雅。容貌娟秀。工歌曲。頗識字。能作小詩。翩翩有致。珠江船舫中之傑出者也。西泠太瘦生。偶游湖表。以粵東爲衆香國。名花如林。必有所遇。時偕二三同事。訪美河干。連疊倚裝。聞尋風月。則窄袖蠻衣。粧束殊異。塗脂

大赤兩頰。常暈紅潮。因笑謂溫柔鄉何異羅刹國。繼而司空見慣。專選真材。惟是丰姿綽約者。容或見之。而吐詞雋雅者。曾不一觀。至於藏鈎射覆。讀曲填詞。則不必問此中人矣。及理歸權。同人爲之醜饒於珠江。循環痛飲。殆無虛夕。月明映水。燈彩搖波。髮影衣香。不酒而醉。一夕於羣芳雜侍中。見雲娘。亭亭小立。皎然如玉。樹臨風。瓊林照月。與之接談。語尤絕俗。見扇頭詩。喃喃微誦。問卿能此否。掩口微笑。由是日成心許。意拳拳也。臨行。索送別詩。生卽席成三絕云。嶺海饑驅秋復春。青衫憔悴老風塵。生平畢竟嗜知己。第一珠簾半掩人。好花過眼盡雲烟。惆悵今宵又別筵。蠟炬未殘更向盡。筆花和淚記長緣。話到分離聲暗吞。一腔愁緒一燈昏。生情鷓鴣偷傳語。漏洩春光不敢言。姬有婢。每於搗母前。播弄唇舌。故末句云爾。雲娘則吟數四。意亦良會。時更籌三報。姬勸生勿歸。署憑肩小語曰。蒙君知愛。雖一面緣。尙爾前定。豈往還數日。而三生石上。獨無前緣在耶。請君留此。妾將以和詩爲媒。裁箋拭硯。信筆吟成。亦和三絕云。狼藉烟花十七春。不堪回首墮紅塵。郎眞愛我還知我。青眼從今有幾人。劇憐故土

卷一 花國劇談

一二十四 香艷 叢書

畫烽烟。且屏清愁。醉綺筵。妾是解人勤儉。三生石上一香緣。隔溪桃李總無因。脉脉相思淚欲吞。儂不逢辰郎不遇。一般蕭瑟坐黃昏。詩意頗爲淒惋。生與姬殊恨相見晚。而相離遽耳。姬後從番禺某太史爲小星云。蓮眞。粵人也。玉肌瑤骨。愛作豔粧。雙翅纖瘦。不盈一握。弱不勝衣。使作掌上舞。不減漢宮飛燕也。其母特姬爲錢樹子。所索甚奢。姬每得纏頭錦。輒以奉母。不敢秘錦篋中。所稔多貴介子弟。聲名鶴起。鑑湖瘦腰生。舊家子也。隨父宦粵。一日珠江見蓮眞。豔之。遂訂香盟。眷戀甚至。蓮凡有所求。無不曲意界之。火齊木難之屬。悉爲蓮取。給半年而資用漸竭。懼見責於親庭。遂遊滬上。繁華如夢。回首都非。雖不能屏絕路柳。而曾經滄海。除却巫山。月下花前。常有撫今追昔之感。蓮亦念生無虛日。適珠海有花叢之禁。蓮言於母曰。鬱鬱居此。何以爲生。盍遷地爲良耶。實則意不忘生也。航海抵滬。僦居遇祥樓。日候樓頭。而生杳無音耗。一日夜漏二下。生有友邀飲其家。賭酒徵歌。聲傳戶外。蓮審聽之。意中人果在斯耶。何其聲之相似也。拳簾一睇。遽倒生懷。掩泣不能成語。良久始

日前情具在。君竟水流花謝。置身月地天。耶曾一念及蓮真。尚在風塵淪落。否。慰藉良久。破涕為歡。洗滌更酌。留宿姬家。如是半月餘。生不言歸。蓮亦未以。纏頭相索。會生有族叔赴都。陸見欲挈生偕行。生語蓮。蓮曰。宴安煖毒。不可懷也。妾稔君今非昔比。恐君以妾貧富易心。故半月以來。伴君岑寂。以表妾心。勾欄中豈妙手空空。兒久居之所。妾不汝索。其如姊妹行白眼何。君行矣。母以妾為念。如富貴逼人。未必無相見期也。別生數年。門前車馬。漸形冷落。時姬年華亦已徐孀。半老矣。扁舟返粵。改名岐鳳。杜門謝客。以待生歸。比生得志旋里。而姬已於兩月前逝矣。白頭未遂。紅粉先埋。生祭諸其墓。曰。王伯與為情而死。我當從卿於地下耳。所難堪者。薛濤墳上。已落桃花。關盼樓頭。空歸燕子。為之哭。失聲生固深於情者。惜姬之不能待也。紅顏薄命。振古如茲。每泚筆紀此。司馬青衫。輒為濕透也。

卷一 花國劇談

一二十五 香 施 戲 書

十 九 集

居慕其高雅。停車過訪。時當秋末。姬著褪紅衫。以手支頤。倚碧欄杆。呼婢煎海棠。見生至。逆入。出琵琶彈夕陽小令一闋。生為擊節稱賞。併於湊拍處略為點撥。姬遂師事生。生至則必彈琵琶。爐香鬢影。日夕流連。閑闌樂事。固有甚於畫眉者。由是情意日密。如繭自纏。不可解脫。無何客囊貲罄。生欲東歸。姬謂生觀君一面。歡若三生。合有前緣。要非浮寄。苦海沈淪。能無援手。生漫應之。姬置酒作別。復彈琵琶。聲調哀楚。迥異常時。生曰。卿勿為此。令人不歡。姬乃慘然曰。情之所發。寄之於聲。別離離。尚有悅豫之奏哉。燭盡見跋。悵然歸。猶依稀見姬引領遙望焉。生婦素悍。稔知生在外別有所眷。禁錮之。不令出游。隔歲。生感申薛姓。自江南歸。生詢顧四顧。未薛曰。君尚未知耶。顧四有所託。誓不嫁矣。西賈戀其美。出巨金。喚鴉母。竟娶作小星。顧四知之。三日不食。碎琵琶以去。生聞之。氣鬱不得伸。遂得肝疾。終身不瘳云。

桂香。張姓。北里中尤物也。宅下新橋。家鄰泮水。迷香有窟。賣笑多金。常碧玉之妙年。具紅綃之特識。枇杷門巷。豔色爭誇。楊柳樓臺。芳名久噪。姬輕軀玉立。紹

媚軼羣。性靈敏。度曲作新。聲壓倒流。聽香軒主人。風月平章也。輯四明訪花錄。品為羣芳冠。或有道其不足者。質諸連環生。生沈吟良久曰。還是他。其意謂非桂香。孰可堪領袖者。然後品評乃定。聽香贈以四律。極為傾倒。有那那生者。具衛玠之丰姿。擅杜陵之豪放。藉尋芳以排悶。時作豔游。桃葉渡邊。頻番打槳。瓊花簾底。幾度傾樽。與姬相見。魂銷傾談。情洽。芍藥憑牽。幾結同心之侶。為難願託。行爲嚙臂之盟。蓋姬已決訂三生。早堅一念已。於是柔情繾綣。幽思纏綿。偶離則青鳥旋邀。密語則綠蛾頻蹙。將作定巢之翡翠。無殊在沼之鴛鴦。孰知事好多磨。情濃遭忌。有某公子者。巨富家也。與那那生本相識。偶來甬上。偏覓佳麗於平康。見姬豔之。不禁強折花枝。酸流梅子。鵲巢鳩占。魚網鴻離。而那那生遂自此絕迹焉。或謂姬終當設萬全之策。避一己之嫌。以期運出淤泥。毋使花飛陌路。聞姬後託東海生。致書那那。約以烟波一舸。偷載西施。因是名花夜出。明月宵征。列於小屋。貯之金屋。秋蟬春庚。前情如昨。東鷓西鷓。好夢終圓。無不為姬慶。而嘆生之深於情焉。

卷一 花國劇談

一二十六 香 施 戲 書

十 九 集

春林。廣陵人。忘其姓。僅中人姿。而善自塗飾。雅瞻風情。能彈琵琶。而尤工短調。繁音促節。靡婉動人。一時殆無出其右者。余君譜香。湘鄉名士也。年少翩翩。饒有逸致。以家貧囊篋出游。某太守方以釐務于役崇川。聘余為幕中賓。與之同往。公餘之暇。偕二三友人。聯袂香街。問尋風月。一見春林。即如舊識。拳拳觀面。歡若三生。於是無日不至。自春徂秋。情意益密。客筵酒局之外。纏頭所需。輒不妄費。余一文而款接之殷勤。實有逾於琴瑟者。余因贈以聯云。秋月春風。畢竟在楊柳樓臺。枇杷門巷。山中林下。好記取美人低唱。高士狂吟。余生此時之樂。正覺神仙不啻也。會某太守以他事交卸。余亦辭去。客况蕭條。幾無以為歸計。春林窺知其情。謂生曰。是處豈可久居耶。當速整行裝。別圖安視所。庶免關山失路。貽笑友朋。乃潛搜所積。僅得十金。計不敷。復私卸臂上條脫。質二十餘金。授生曰。以此贈別。藉表寸心。生感愧交縈。不禁拜倒石榴裙下。即日束裝就道。致聲珍重。為訂後日永好。酒淚而別。噫。姬不獨深於情。亦勇於義矣。寒士值天涯淪落之時。雖戚友亦鮮有過問者。况其為青樓賣笑之人哉。若春林者。誠可謂

女中之俠矣。

阿雲。穀埠名妓也。年十四五。尚未梳櫛。明眸善睐。窈窕多姿。膚若凝脂。腰如約素。殆江淹賦所云。氣柔色靡者也。頗能識字。解誦風詩。每一掉文。幾如匡鼎解頤。不數鄭家婢泥中之對也。某主政。素負才子之名。自號金粟峰頭詞人。自都門來粵。登臨之暇。借二三裙屐。買醉珠江。到眼鶯花。絕無當意。主政因言珠江風月。談者豔稱。獨倉山一老。來此作狎邪游。大不滿意。其門下士亦以爲一例春色。白足拖鞋。青唇吹火。一詩醜。不遺餘力。初嘗疑之。今而後知非無因也。旋於別舫見阿雲。特加賞識。雲固綺齡玉貌。綽約可憐。而依依出肘下。若飛燕之傍人。酒罷宵闌。贈以四絕句。爲寫之團扇。此亦珠江一段佳話也。詩云。飲罷葡萄盡醉歸。畫船紅燭殘輝。巫雲入夜濃如許。漫向勞人夢裏飛。良宵風月快清談。十里波光色蔚藍。座倚離鸞暫暫解。反教人笑寶兒愁。玉笛風聲譜落梅。珠江錦繡枉成堆。垂髫人唱黃河遠。豔絕旗亭第二回。粵歸湖州看水嬉。三生杜牧本情癡。他年領郡來宜早。莫待成陰子滿枝。後爲有力者以千金脫籍。

卷一 花國劇談

二十七

香 九

去猶清淨女兒身也。携之至任。寵愛專房云。

素雲。姓鄭氏。西京人。年十六。從母徙吳門。家貧。遂隸樂籍。顧不輕見人。人亦知之者少。素雲丰神娟秀。舉止端妍。而一種旖旎風流之態。能令人意消。工音律。善琵琶。時於花前月底。聊以自娛。而不屑爲人奏也。適鄉魚生。少負才名。儀容脩美。仲春偶游城市。瞥觀姬。目眩神搖。幾不自持。尾之至一處。叩關入。回眸矚生。意有所屬。生徘徊門外。不敢遽入。頃之媼出。延生。生喜從之。精舍數椽。頗饒逸致。庭前花木繁綺。媼顧小鬟曰。有客在。可喚阿素來。須臾。媼至。始知爲素雲。問答既已。婢進琵琶。媼挽袖撥絃。爲湘妃怨。一闋。隨鼓隨歌。音節委婉。生志亂情迷。癡坐不語。媼媼出。謂生曰。蓬門陋質。濶跡風塵。得遇郎君。實出萬幸。倘不以花柳見輕。可侍巾櫛。生沈吟良久。答以家貧。媼曰。義合情深。雖貧何害。妾揣郎意。殆爲河東獅耳。請勿復言。但頻來。應無不可者。生領之。自是日必一至。乘間往訪。坐久不出。急問媼。媼笑曰。尙問阿素耶。三日前爲西泠阮公子竄取。

去矣。郎君早幾日來。尙得一見。生聞之於邑。偵知阮寓。作書遺姬。姬得書。灑淚終夕。乘阮出。復生書曰。自入侯門。身同禁錮。正深懷念。忽奉來雲。誦綺語之纏綿。益私悵之悵悵。紅樓十二。目斷飛鴻。旣難效紅拂之私奔。又未若綠珠之授命。愁城固結。恨海誰填。一日六時。迴腸百折矣。惟願蕭郎。別締良偶。薄命烟花。勿以爲念。生覽之。悵然若有所失。從此杜門謝迹。不作尋芳夢云。

珍姑。字可瓜。玉貌韶年。丰姿娟好。雖居平康。而不屑效倚門醜態。閉關却掃。惟二三文士雅流。得見其面。至亦惟按曲徵歌。捲觴侑酒而已。以是執袴。遊狎邪者。多不喜往。故名不甚著。於章臺間。李生非熊。蘊藉人也。一日獨游城北。中途遇姬。與姬偕行。愛而遙尾之。姬亦掠髮整衣。時頻回首。至一曲巷。媼先推扉。姬秋波斜溜。而入。生蹀躞戶外。無由得進。因默識其地。而歸。翌日復往。雙環半掩。斜角有酒樓。逕登小飲。適有友至。添樽更酌。言次。媼携棹出。友笑指曰。伊家殆有佳客矣。生乃乘機詳詢之。驚勾欄中生得有此麗人。友約暇日往訪。生領之。夕陽漸墮。半醉而別。越日晨起。修容易服而出。逕往叩扉。媼見生。卽曰。

卷一 花國劇談

二十八

香 九

珍姑昨遇郎君來矣。女孳箔相迎。懽然笑。語情如舊。識款洽問。媼曰。郎君來大好。惜無佳品餉客。棗糕瓜子。只佐清談。得毋饑否。姬令備早炊。留生小譙。自後過從不時。繾綣殊甚。每思作合。未得良媒。因填蝶戀花一闋。以志感。用醉翁韻。云。不識相思根幾許。剪斷還黏。縷縷心頭數。襟袖儂香。甜夢處。分明霜印迢迢路。流水年華容易暮。月影移花。那得留鴛住。軟語商伊伊不語。欲拋爲恁難拋去。其情纏綿婉轉。一往而深如此。後姬卒于歸。生爲正室。伉儷間極相得云。風大姑。漢皋人。年十七。八。貌不過中人。而媚態流逸。丰致娉婷。見之者。未有不色授魂與也。父業屠。以年邁家貧。而又無子。乃使大姑墮入烟花。倚門賣笑。藉夜合資以爲食。未必非老屠之孽報也。漢皋多私娼。名爲佳家。妓止一二人。客來無載酒聽曲之事。惟月上柳梢。作巫山佳夢而已。大姑失身此中。無殊火坑。思欲自拔。而未得其人。孝感縣某令史。與之暱。每解稅至省。必息裝於大姑所。往來既稠。情好愈密。然大姑迫於其父。欲嫁不談。令史本無多金。又懼妻妒。亦躊躇而不敢。二人輾轉籌思。計無所出。因易同心之結。而爲同穴之期。未成。鵲。

鏢之盟先築鴛鴦之塚。七夕向晚。雙星渡河。相與涕淚私語。忽又薰沐易新衣。搗母心疑之。夜闌置酒對酌。盈盈相視。大有悲慘色。時戶已閉。搗母穴隙窺之。則見二人始則飲泣。繼則無聲。以阿芙蓉膏傾入酒樽。搗母視此情景。疾呼破扉而入。急瀝鳩酒於地。細詰緣由。乃知爲種情之深也。夫大姑爲妓中下乘。而令史不過縣內一胥吏耳。情緣既締。固結而不可解。至以身殉。安得謂非世之情種哉。靈芬館主曰。惟兒女之癡情。爲人天所動色。我亦云然。

阿韓。鴛湖濼樂女也。風鬟霧鬢。綽約多姿。禾中裙履少年。殷商大賈。愛坐其船。每當春夏之交。放權於煙雨樓前。楊柳風和。藕花香送。人面與波光相掩映。益增妍媚。別具風流。性尤柔順。而聰慧異常。每發一語。妙解人頤。秋波一轉。嬌態動人。所得寶笑錢。響玦環珞。而外積有餘貲。有某生者。貌如衛玠。情比荀郎。才華則張茂先之流亞也。顧有長卿之貧。家徒壁立。無隔宿糧。與韓繾綣最深。而韓殊不以寒素薄之。解香奩以助膏火。資無虛夕也。未幾生應秋試。名登桂籍。韓欣喜之色。現眉宇。自詡以巾幗而識英豪。遂願抱衾與綢焉。生念其情。倩媒

卷一 花國劇談

二十九

香館 九

納聘。行筵室禮。女貌郎才。人稱雙絕。嗚呼。寒士值寥落之秋。即戚族亦鮮有顧問者。而韓能於風塵中。獨具慧眼。可云俠矣。要亦天緣也。不然。當其名噪一時。意中人豈少哉。何必眷戀此青衫憔悴之人。歟。情生於緣。緣生於情。而後月老始能作撮合山也。

張素琴。廣陵人。本良家女。結褵半載。琴瑟頗諧。奈家徒壁立。終饑與嗟。對泣牛衣。計無所出。鄰媪固平康中人。以言惑其夫。遂至鸞鳳分行。巢鷓入室。誤墮章臺。非其志也。賓客往來。與錢生爲尤善。心焉許之。願委終身。顧未以告錢生也。忽遭狂且。逼以勢利。至是宿願難償。竟誓以死。一日錢偕友蠟屐過院。張筵小飲。琴豔粧勸酒。坐錢膝上曰。妾生不辰。流光荏苒。輕塵棲弱草。於今十七年矣。又不幸中道睽違。事難如願。今已矣。月缺花殘矣。君若惠顧前好。琴妾蜀岡之上。并有六齡弱弟。惠而教之。死亦瞑目。錢深異其言。正相慰藉。而琴力不支。氣絕遽殞。蓋早已吞阿芙蓉膏而拚以身殉也。錢生悲之。出數百金爲琴埋玉。并恤其弟。嗟乎。千古紅顏。同嗟薄命。一坏黃土。難葬半愁。香銷玉碎。問有恨之誰

償月老天。荒歎此情其何極。斯亦風塵之佳話。花月之遺聞。今昔有情人所同爲傷心者也。按此與上所記者。本是一人。特情事稍異。故並存之。

錢麗君。吳門人。媚眼流波。長眉壓黛。丰神貽宕。妖冶不羣。姊妹行中。馳名獨著。然性頗傲。雖處章臺。非其所樂。與陳生善。有啣臂盟。陳固貧士。有懷倚玉。無屋營金。不敢以妙手空空兒。蹈紅綃故智。事竟不集。萬不得已。無可奈何。任其光陰荏苒。送舊迎新而已。某商蜀中大賈也。作客蘇臺。慕姬名。備蜀錦十端。踵門請見。姬珊珊來遲。商恨相見晚。遂締新歡。密於膠漆。由此兩夜雪宵。花晨月旦。非姬在旁。不能怡情適志。而姬亦纏綿繾綣。體貼入微。向時陳生。固不必身入侯門。而已視同陌路矣。一日姬謂商曰。昔人以勾欄爲香粉地獄。君能使火坑中現出一朵青蓮花否。若視作路柳牆花。任情攀折。則負妾深情矣。出桎梏而登衽席。君有意乎。商曰。是固余心。當惟卿命。出千金以贖蛾眉。曹瞞風。義何敢多讓。所不可知者。恐卿心匪石耳。姬曰。君肯一爲援手。妾且生死惟命。山移谷變。矢死靡他。石爛海枯。鍾情不易。商因與搗母商。以八百金脫其籍。將有成議。

卷一 花國劇談

二十九

香館 九

姬曰。青樓龜鶴。千古無情。一出此門。則寸縷尺絲。均非我有。妾將以布裳椎髻。入君家乎。商曰。微子言。我已籌之爛熟。於是吳綾越紡。爲作嫁衣。縷金箱子。摺疊其中。昇以昇女。擇期香輿彩仗。迎之以歸。僦居吳下。瓊華仙子。下嫁蓬萊。見者黜而羨之。不閱月而形痕雲散。黛影峰沈。蓋玉人已遠矣。然衣裳在笥。猶不疑其有他也。急啓箴。則已空諸所有。蓋行雲神女。已同奔月。姮娥偵騎。四出渺無影響。或曰。此桓伊假途之故智也。姬心中人。只一陳生。而陳實格於贊。某商賢買然來。適逢其偶。於是與陳欲即反離。求親姑疎。特假手於商。爲從陳地步耳。其計亦譎矣。噫。情波變幻。慾海迷離。月地花天。過於蜃樓海市。彼誤用其情者。適爲彼姝之所播弄耳。

陳麗君。吳人家。住金閶。卜居吉由巷中。姿容妍麗。才藝罕儔。逆臉凝澗。柳眉掩月。堪作章臺領袖。惟位置自高。於時寒合。門前車馬。無過而問津者。搗怒以二百金賤售於他處。落莫如故。迎新送舊。一年許。而纏頭錦。曾不滿百金色。非不佳。但俯視一切。稍不當意者。執袴子弟。裙屐少年。輒加白眼。即假母臨以箠楚。

弗顧也。無何。姬病。月萎花凋。瘦骨盈把。搗屏去簪珥。使與羣婢共操作。姬奄奄待斃。氣若懸絲。搗席捲姬置之冷房。而姬已不甯魂遊墟墓。適有貴客宴其家。遠聞嚶嚶啜泣聲。偵知其事。急喚陪花。索姬孔亟。陪花者以佛銀一餅。徵妓侑酒。蓋吳俗與滬異。非客喚妓不得與也。搗張皇間。將姬灌救。略加糝束。出見客。弱態支離。然賦媚天然。不以病覓減色。客憐之。遽還原值。為之脫籍。姬感激涕零。伏地不起。客詰其說。姬曰。妾風塵中。閱人多矣。生死人而肉白骨。未有慷慨如君者。如憐妾。請備妾媵列。以酬萬一。倘委之而去。火坑雖脫。衽席難登。妾不令時宜。終難免填於溝壑耳。客以冰人自任。而姬伏地如故。客曰。我之所以拯卿者。始願固不及此也。卿如有意。能耐單寒。僕亦何忍固拒。但慮有初鮮終耳。於是與姬約。月給青蚨三千。俾掛名籍末。異屋而居。客蓋無意於姬也。姬自歸後。屏去鉛華。親操井臼。暇則以十指刺繡。一歲除租課飯。額外尚餘二十餘千。客覩而憐之。謂如此。乃可作閨中人也。適斷鬻膠。迎為正室。象服是宜。居然命婦云。嗚呼。當姬豈志從容。已拚繡佛茹齋。了此一牛。蓋繁華夢。淡泊心。

卷一 花國劇談

三十一

香艷叢書 十 九 集

甘。故能於火坑中。結清淨果也。

香雲。武昌人。流落漢皋。逢隸樂籍。媚眼流波。長眉入鬢。秀外慧中。冠絕一時。富商貴介。招妓侑觴者。輒樂就。是以徵歌佐酒。殆無虛日。姬亦身價自高。齷齪浮浪子。視之蔑如也。所與往來者。多名下士。酒闌燈灺。惟事談詩問字。語不及私暱。湖陰徐海。字茂才。尤與之善。相約以終身為訂。嘗曰。若得負郭田數十畝。環植桑柘。結廬其中。竹籬茅屋。澹泊自甘。妾為蓄蠶織。以納太平之租。暇則茗碗鱸香。讀書作畫。花開月上。陪君小飲。此樂雖神仙不易也。生然之。日夕籌贊。謀為之脫籍。與同學友假得三百金。爰與搗商。搗必欲取盈焉。姬乃出素蓄私界生。已有成說。一夕生寓廬。不戒於火。一切蕩然。姬知之。悲甚而病。生父得耗。寄書促其速歸。生走辭姬。時已病不能起。相見執手。嗚咽不作一語。別後十日而姬死。比生來。已葬於北郊。生悲不自勝。特購沉香木。覓巧匠調姬小像。置於小盒。供諸齋中。撰長聯以輓之。藉以紀恨焉。上聯云。試問十九年磨折。却苦誰來。如蠟自煎。如蠟自縛。沒奈何。羅網頻加。竹語予云。君固憐薄命者。忍不一

授手耶。嗚呼。亦足悲矣。憶昔芙蓉露下。楊柳風前。舌妙吳歈。腰輕楚舞。每值酩顏之醉。常勞玉腕之扶。廣寒無此游。會真無此遇。天台無此緣。縱教善病工愁。憐渠憔悴。尙恁地談心。永夜數盡雞籌。怎能忘嫋嫋娉娉。齊整整。下聯云。不圖三兩月歡娛。竟拋儂去。問魚常香。問雁常空。料不定琵琶別抱。然為卿計。爾豈味夙根者。而肯再辱身也。若是殆其死乎。至今荳蔻香消。蘭蕪路斷。門猶崔認。樓已秦封。難招紅粉之魂。枉墮青衫之淚。少君弗能禱。精衛弗能填。女媧弗能補。但願降神入夢。與我周旋。更大家稽首慈雲。乞還鴛牒。或有箇夫夫婦。世世生生。此聯多至二百五十字。可稱傑作。豈以意重情深。非長言之不能盡耶。

卷一 花國劇談

三十一

香艷叢書 十 九 集

尤物也。時方盛夏。鳳閣湯浴罷。服葛衫。襯輕紅裏肚。裙下斜露繡鞋半折。肌理玉潔蛾眉一彎。雖遠山楊柳。近水芙蓉。不足擬議。一見心傾。遂定情焉。贈以楹聯云。懷裏不知金鈿落。夜來曾有鳳凰樓。張之座右。傳誦一時。生以此為溫柔鄉。意將終老。然客囊有限。慾壑難填。末幾牀頭金盡。鳳促之行。曰。青樓自古無情地。所戀戀者阿堵物耳。人情翻覆。搗態炎涼。運行恐遭白眼。希情緣未盡。未必無相見期。出私蓄二十金。以助行李。生父時為蜀中太守。因遂東裝就道。感鳳刺骨。雖關山程渺。魚雁風疎。而無時不耿耿於胸中。至蜀半載。生父界以千金。俾歸營窻。生紅顏念重。白骨情輕。又之秦淮。作前度之劉郎。鳳相待之情。益增纏綿。生揮霍素債。囊中裝悉作纏頭。不三月。資罄。憫然出門。鳳執手臨歧。淚珠潛墮。生轉慰藉之。因歎曰。此生不到分離。平日安知恩重。鳳對以少小離非情種。何人不解相思。生曰。卿一往情深。見乎詞矣。卿固多情。儂非薄倖。此行若利。當以金屋貯卿。蓋生年誼世誼。宦蘇者多於蓬麻。金閣一行。擬呼將伯。不意春水情深。秋雲誼薄。盡知生銷金有窟。誰肯以有用貨。填無底壑者。少不

饋遺。僅給舟車之費而已。生慨然而返。囊橐蕭澹。面目寒儉。非若曩時之翩翩矣。因念鳳塵中。嬌態常不以盛衰易心。命駕再往秦淮。鳳觀生丰姿。迴殊嗜昔。已珊珊來遲。數語寒溫。悉其近况。推故起去。生千呼萬喚。始一出來。而平日之旖旎纏綿。至此冷若冰霜。生曰。青樓情狀。如是如是。卿固雅人。何亦下儕流俗。某雖客途落魄。當有日得意春風。圖卿借老。鳳曰。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儂不能向閩羅天子乞續命丹。看富貴逼人。也。生惘然而出。因見花叢爲惡道。舉以告人。爲狹邪遊者戒。金鳳之名。以此稍損。

月君。李姓。雉皋小兒女也。丰神秀逸。舉止娉婷。閩里中無不嘖嘖贊美。破瓜之年。隸籍平康。一時芳譽翕然。名士雅流。爭相招致。吳門某孝廉。以應邑侯聘。渡江而北。簿書叢裏。偶得餘閒。輒作狹邪遊。見姬尤眷之。月夕花晨。時相過從。贈以楹聯云。近水樓臺先得月。落花時節又逢君。生去後。與金陵某甲善。甲設機房於雉皋時。就院中宿。相得其歡。嚙臂盟心。堅訂婚嫁。嗣甲將出外貿易。姬許以謝客相守。越二年。甲獲數千金歸。將往訪姬。以踐前約。恐姬有他志。故作落

卷一 花國劇談

三十三 香艷叢書

魄狀。敝衣以往。及相見。姬凝視良久。邀甲入房。情甚款密。甲訴近况艱苦。姬所以慰藉之者。良厚。曰。觀君氣概。必非久下人者。特時未至耳。即就床頭檢錢票五十。竿贈之。曰。可以此先具行李。置衣履。來此小憫。徐爲君圖。甲歸誇於友人。謂姬矢志弗渝。不負平時相賞。衆亦侈口交贊。謂不意勾欄中。乃有是人。甲旋易華服至院。特張盛筵。折簡招諸友。淹留信宿。出百金爲纏頭費。院中諸姊妹。聞姬慧眼。觀人何以不爽。且曰。此不難知。特卿等自不留心耳。彼衣服雖敝。而豐頤廣額。神采發舒。且其外雖露憂容。而舉動頗覺自得。是以知其僞也。翠皆悅服。甲不知墮姬術中。出重金贖之。納以爲婦。姬自此布裳椎髻。爲持家政。琴瑟間。極爲靜好。人多羨其遇。而嘉其慧云。

梅卿。秦淮名校書也。聲價自高。性尤亢傲。裘馬翩翩。而中無所有者。輒不願酬接。甚或以閉門羹待之。自歎墮落風塵。屢欲擇人而事。無奈心目中。少所許可。伴松逸侶。院中名士也。少負重望。瀟灑不羣。常著白衫臨風。亭亭如玉樹。見者疑爲神仙中人。家素貧。閉戶讀書。不與世接。有貴介仰其名。欲以金帛交歡。却

之不顧。年十八。就試金陵。偶借友人放浪秦淮。見姬丰韻娉婷。衣裳雅淡。疑非北里中人。姬亦凝眸睇生。略訴生平。即與訂好。繼聞小謙。即坐生肩下。如飛燕之依人。銀燭雙搖。珠光四照。愈覺嬌媚異常。酒闌燈灺。送客留髡。泣謂生曰。妾不幸早墮苦海。思自拔。閱人多矣。無如若者。願以終身爲託。幸勿棄捐。生曰。僕寒士。何能從。勾欄中買佳麗。且家無金屋。何處貯嬌。恐終負卿。奈何。姬聞言。淚潸潸下。枕函盡濕。生曰。若今秋能一戰而捷。桂花香裏。或可一訂良緣。姬乃收涕爲笑。使人移生。襖被就院中讀。姬限課程。若師保。暇則燒燭煮茗。以佐清話。每入場。姬買舟親送之。貢院歸後。焚香籲天。竟夕不寐。將出場。復續舟河干。以待試畢。留生待榜。租鴨嘴船。安排筆床茶籠。偕生遨遊三山。二水間。榜發之夕。生痛飲高臥。姬先遣人市題名錄。徘徊室中。足無停趾。婢媪竊以爲異。天將明。而報猶未至。姬和鶯粟酪。端坐以待。忽聞叩門聲急。則報錄人踪跡而至。生巍然列經魁。姬大喜。擲以重金。生擬返里。謀入京資斧。姬不聽。曰。君且謂。屆時妾當爲君籌之。生感其意。下帷攻苦。冬杪。姬招院中人。飲以酒。曰。數年共處。時

卷一 花國劇談

三十四 香艷叢書

相勞苦。今當永別。可各盡歡。復賜以金。厚薄有差。衆知姬欲從生。捧觴爲賀。姬買舟泊樓下。盡室以行。生怪之。曰。卿欲何往。姬曰。伴君入都。生笑不言。天明促生登舟。布帆遂發。達袁浦。易車而行。未兩驛。姬病。生勸留。寓靜養。以爲後圖。姬執不可。強爲笑語。以慰生。達京病益劇。會將臨場。又爲生料量考具。日夕不少休。勸之不聽。貨車送生入場。歸而嘔血暈絕。救之始蘇。復於靜坐中。焚香潛禱。末場。姬病甚。生欲不赴。姬曰。妾千里相從之謂何。今不行。負妾跋涉矣。生不得已。惘惘出門。臨行。姬泣曰。好自爲之。不復能相送矣。生草草完卷。出至卷間。室有哭聲。入視。則姬已死。女僕號於旁。生哭之慟。殮殮盡禮。榜發成進士。遂扶柩旋里。誓不忘姬。即於室後築園葬姬。其中旁構精廬數椽。肖姬貌爲花神。俾子孫歲歲祭之。作哭花詩三十首。哀感頑豔。傳誦一時。嗟乎。姬一女子耳。乃能識英雄於微時。抑何鑒之神也。相從千里。卒以身殉。情之所鍾。獨深矣。生報之不可謂不厚。而姬亦從此傳矣。

湘娥。邢姓。吳江之銅里人。以遇寇亂。鬻於平康。雛髮垂髻。眉目如畫。迴眸一笑。

能令人真箇消魂。走馬章臺者見之。無不顛倒失志。願姬志在從人。苛於擇偶。於富商巨賈中少所心許。吳門某公子。風流蘊藉。翩翩裙屐少年也。父宦於楚。公子隨任讀書。性放誕。喜作狹邪游。父東之。居恒鬱鬱不樂。後返里。小試。遍游曲巷。見姬惑之。曰。此殆漢成溫柔鄉也。將於此終老矣。朝暮在姬所。不出幾不知世外別有滄桑。凡縣府院試。皆由姬家入場。同學多媵笑之。案發舉茂才第一。一軍皆驚。誦其文。無不斂手推服。一夕酒闌燈灺。姬泣謂公子曰。妾以蒲柳陋質。得侍巾櫛。欣感何極。若竟涓城一曲。各自東西。則甯可萬死碎羽。豈不忍雲間兩分張之謂何。願公子三復此言。毋使昔賢騰笑。若令妾脫離火坑。願侍若添香。終身爲康成之婢。公子曰。僕已授室。且家教素嚴。奈何。姬泣。公子亦泣。僕人曰。促登程。公子託病不行。未幾。父書敦逼。不得已。惘然就道。姬親送之。河干痛哭而別。及至中流。打槳烟靄。迷離猶見。姬癡立長亭。學問鷗之引領。後數年。公子補官浙省。偕友人放舟湖中。有畫舫掠舟而過。中一麗人。宛似湘娥。急出問訊。而風燈零亂。相去已遙。一日有請公子赴宴者。絕無名刺。問主人伊

卷一 花國劇談

三十五 香艷 九

誰亦不答。曰。到自知之。公子從之行。至一處。脩篁夾道。曲徑通幽。及入重門。則畫棟雕梁。陳設富麗。僕速公子入。坐未定。有拳簾而出者。則湘娥也。素衣縞袂。宛如玉樹臨風。較初見時尤爲豔絕。曰。自別後。即隨假母來杭。不幸假母就木。賸妾一身無所依倚。然幸得自主。願如琴操侍坡公。勿以風塵見棄。公子曰。諾。即日携之赴任。姬侍公子不敢當夕。又婉變能得大婦憐。聞者益賢之。羣嘉姬之有識。又羨公子之得人也。爭賦詩以紀其事。一時傳爲嘉話云。

王才贊字媚生。維揚人。生長紅橋之畔。丰姿綽約。豔絕一時。及笄。遂隸平康。繼而轉徙至金陵。居秦淮河房。小閣三椽。臨流軒敞。品窓繡幕。備極閒雅。姬每當夕陽將下。畫舫初經。憑闌小立。眉黛凝波。見者疑以爲神仙中人。姬色豔雙絕。大小詞曲無不工。吐屬雅。令院中人皆自歎弗如。固北里有數人物也。願花常好。館主應試。白下得遇姬。遂與訂好。備極纏綿。嘗設盛饌。招上下江諸名士。畢集於時。衆鬪爭來。羣花列侍。繁絃急管。酒綠燈紅。諸名士擊牋題句。擊鉢聯吟。生詩先就。得探驪珠。諸妓中亦獨推姬爲領袖。試畢返樞。生贈以四絕句。寶兒

情性最溫柔。花品應推第一流。原是揚州新柳種。却教粧點白門秋。舊時題偏斷腸詩。情到新歡未易疏。無奈鴛鴦勾綺夢。藕根爲有易纏絲。當筵按曲許知音。窄袖纖腰弱不禁。一段風情誰得似。秦淮河水未爲深。伯勞飛燕復西東。愁鎖眉痕語未終。莫道韶光等閒度。琵琶容易感秋風。姬執詩再三循誦。淚毗熒然。有依依不忍別之色。臨行剪香雲一縷爲贈。殷勤訂後約。嗣未知所終。

大姑姓周氏。荊州之沙浦人。鴛母周媪所生女也。年十八。風致嫣然。肌如玉雪。眉目若畫。人咸謂明珠。固生於老蚌。姬喜酬應。而性豪於飲。見之者無不色授魂與。媪恃此錢樹子一株。遂以芙蓉膏爲業。錦茵繡褥。香氣襲人。欵枕挑燈。令人心醉。時有譚生者。仙源人。作客沙浦。丰姿俊美。饒有玉人之目。尋花問柳。恒作狹邪游。見姬豔之。悅慕之私。形於眉睫。以爲此真溫柔鄉也。女亦愛譚之貌。潛與譚有染。譚因作求鳳之曲。而媪方居爲奇貨。不肯以金穴委人。姬知母意未諧。遂效文君夜奔故事。弘囑譚生買舟江上。艤棹以待。街鼓統如。反關臥闥。拂露而行。譚迎女入舟。掛帆東下。天明媪起呼女不應。手揭女幃。衾褥冰冷。知

卷一 花國劇談

三十六 香艷 九

隨譚生宵遁。急尾之。而風帆沙鳥。縹緲天際。遙哭而返。繼而寂寞庭幃。殊無生趣。乃仰鶯粟酪畢命焉。譚生挈女濶跡漢皋。賃屋而居。積有半載。伉儷甚篤。女每夜輒夢媪呼與俱返。醒而述之。譚以噩夢無憑。一笑置之。女素有飲癖。一夕倩鄰媪購得佳釀。藏於几畔。漏三下。譚入市未返。女忽跳足披髮。自帳中躍出。顏色慘沮。腹如輓轆聲。女伴詰之。始自言飲阿芙蓉膏。譚歸視女。則纖纖十指甲。盡作紫黑色。急投以藥。而狐尾變簪。涓滴不能下咽。憔悴花容。香銷豔萎。聞者傷之。噫。鴛鴦野合。鸞鳳齊飛。遂令孤憤老鴛。游魂相逐。化作一縷怨絲。縈繞不脫。卒至俱殉。悲夫。

香豔叢書十九集卷一終

淞濱瑣話

香豔叢書

十二集卷一

淞濱瑣話自序

天下之事紛紜萬變而總不外乎生老病死悲歡離合人生墮地即哭蓋知所入非快活世界而有生亦非樂趣也人生於世不過數十寒暑耳有生則必有死此數十寒暑中自孩提無知以迄乎龍鍾待盡其間或疾苦或顛連或憂愁備人世諸苦惱而一身受之此即由佛經所謂恐怖遠離顛倒夢想諸境而出夫人一心在無掛礙故富貴而憂戚不如貧賤而快意肆志焉今使問於人曰處逆境而心安與處順境而心勞二者孰勝則必以心不困於境者為優然人能知之而不能行之則已入於苦海中世間富貴榮華貧賤屈辱皆境也境也者不過習焉而已優游恬適舒暢怡悅所以養乎心者也心能入乎境之中而超乎境之外且能憑虛造為奇境幻遇以自娛其心人於世間有父母妻子兄弟友朋而憂喜哀樂會合別離以是而生焉備歷乎諸境膠擾於一心宜乎

卷一 淞濱瑣話

香豔叢書 十一

髮之元者白齒之堅者危魂魄一去同於草亡木卒顧此言乎處順境而未及乎逆境也其有極人倫之變而涉夫人世之險巖其境為至難其心為獨苦然則人自有生以來浮漭闊浮提中一苦惱眾生耳故曰我之所患在乎有身身自有生得來而為諸苦叢射之鵠人自樂有生我自求無生有生在世其亦贅旒而已余今年六十矣雖齒髮未衰而軀壳已壞祁寒盛暑不復可耐偶爾勞頓體中便覺不快畧致思索輒通夕不能成寐見客問姓名轉顧即忘把卷靜坐卽爾昏然欲睡思有所作握管三四行後意即不相綴屬以此而猶欲著書立說其可得哉倦游歸來卻掃門謝絕人事酬應簡寂生平於品竹彈絲棋秤曲譜一無所好日長多暇所以把玩昕夕消遣歲月者不過驅使烟墨供我誼諧而已以此淞濱瑣話又復積如束筭真然成集也淞隱漫錄所紀涉於人事為多似於靈狐點鬼花妖木魅以逮鳥獸蟲魚篇牘寥寥未能徧及今將於諸蟲豸中別闢一世界搆為奇境幻遇俾傳於世非筆足以達之實從吾一心之所生自來說鬼之東坡談狐之南董搜神之令升述仙之曼倩非必有是地

有是事悉幻焉而已矣幻由心造則人心為最奇也余於生老疾病悲歡離合已備嘗其境所不可知者死耳向居香海入秋咳作氣上逆不能著枕終宵危坐連日在藥火爐邊作生活去死幾希長夜輾轉一燈焚碧幾於與鬼為鄰然昏厥昏眩中此心湛然尚覺可用追思前後所歷顯顯在目感恩未報有怨胥恨痛知己之云亡念知音之未寡則又驟然以興涕泗滂集故茲之所作聊亦寄我興焉而已非真有命意之所在也豈敢謂異類有情幽途可樂鳥獸同羣鹿豕與游而竟掉首人世而不顧也夫荒唐之詞發端於漆園怪誕之說濫觴乎洞冥虞初九百早以是鳴降及後世抑復工已余向作遜窟謠言見者謬加許可江西書賈至易名翻板藉以射利淞隱漫錄重刻行世至再至三或題曰後聊齋圖說售者頗衆前後三書凡數十卷使蒲君留仙見之必欣然把臂入林曰子突過我矣聊齋之後有替人哉雖然余之筆墨何足及留仙萬一卽作病餘呻吟之語將死游戲之言觀可也光緒丁亥中元後三日天南遜叟王韜序於滬北淞隱處

卷一 淞濱瑣話

香豔叢書 十一

淞濱瑣話一

長洲王 韜仲弢甫著

徐麟士

徐麟士崇明人。少負奇氣。雖生長海濱。而識見廣遠。且膂力絕人。能挾數百斤物。超躍重垣。人以爲崑崙奴之流亞也。生平嫉惡如仇。里中無賴。有作盜竊者。悉擒治之。不少寬。以是諸無賴銜之。刺骨思有以中之。未得間也。一日偶經古塚。土崩。露石匣。掘而啓之。中有一劍。少加拂拭。光芒注射。知非凡物。寶之不輕示人。夜夢偉丈夫來曰。余卽塚中人也。子得寶劍。而不知劍術。亦何所用。我請授子。生再拜願受。教夢中盡得其所授。及醒。試之一。一不忘。以此益自負。時長橋下有巨寇。恒出爲人患。縣官募有能捕之者。予重賞。里人交謂之曰。君能之乎。此龍能激水三千丈。吞吐雲霧。騰沓波濤。君恐非其敵也。生忿然作色曰。此蠢然一物耳。何足污吾刃。既欲爲公等除害。奚憚一行。卽時仗劍入水。須臾浪湧若山。潮翻如雪。奔騰澎湃之聲。震聞數里。經一二時許。乃漸平息。羣見生劍

卷一 淞濱瑣話

二一

一香 龍 叢 書

懸龍首踏波而出。左手持革帶。卽近岸視之。龍也。蓋以革帶貫其甲。裙故也。羣衆爭曳之登岸。大幾畝許。櫛之飽數百人。江水盡赤。里有長老曰。子前身殆周處也。何不致力於學。博通古今。以備他日國家用。生喜。乃折節讀書。不復問戶外事。無賴之圖報者。其念亦寢。生感某軍門方駐關外。勤游匪。素悉生勇。馳書招之。生慨然起曰。大丈夫建功立業。正在斯時。銘鐘鼎而書旂常。夫豈異人任哉。攜劍囊書。束裝就道。自芝罘達旅順。以待修船。小憩逆旅。一夕飲酒薄醉。隱几假寐。忽有戎裝繫刀入白者。向生半跪而請曰。寡君命敬迓君子。乘輿已待於外。生倉猝間。莫辨爲誰。隨之俱行。既登車。電滿颺馳。其去若駛。旋至岸盡處。遙望浩淼汪洋。極目無際。殆海也。車徑由海中行。水分兩旁。若壁立。頃抵一所。車止。宮殿嵒巖。殆如王者居門外。甲士百許人。排班鶴立。狀甚敬肅。卽有峨冠博帶者數人自內出。拱手迎生。揖生入內。歷門數重。始覩前殿。殿上懸燈千百盞。光明勝白晝。殿中珠簾翠幕。隱約不可辨。惟香霧四沛。氤氳不散。數人卽於簾外稟白。聞言遠客既臨。當以禮見。樂作簾捲。則正中上坐者。乃一二十許歲

女子。星冠霞帔。玉貌端妍。天人也。兩旁侍立者。悉艷妝麗姝。玉色珠光。互相輝映。殿上傳生入見。生不覺膝爲之屈。上座者命人扶生起。賜坐於側。謂生曰。聞君義高千古。勇冠三軍。固一世之英豪。當今之俊傑。今不遠千里而辱臨敝地。寡人涼德。何以堪此。此爲滄海。上帝命寡人蒞治茲一方者有年矣。久慶安瀾。無虞駭浪。乃不謂近有應海雌龍與龍作偶。恃其跋扈。來肆憑凌。雌龍之故。夫卽前在崇海。煽虐爲君手。剪之於長橋下者也。今將藉君威靈。興師問罪。幸助寡人。君其勿辭。生卽命意氣慷慨曰。敢不擐甲執兵。爲諸軍士先。以驅除此妖魅。奠王國家。當使彼遠族永作波臣。庶幾無忝王命。於是登壇視師。簡壯士至千五百人。爲前驅。千五百人爲後勁。精選甲士二千。人爲中權。親自率之。傳檄其國中。刻期決戰。兩軍既遇。前驅猛厲無前。一戰而勝。輕進遇伏。遂至敗績。中權適至。生分二千人爲左右兩甄。夾擊之。敵之前軍退。龍各統一軍繼進。與生相接。生見龍虎頭燕頰。虬髯鶴眼。固昂藏一男子也。雌龍亦一好女子。雖不逮滄海女君之美。然霧鬢風鬟。丰姿綽約。殆如神仙中。人生飛劍欲斬龍。

卷一 淞濱瑣話

四

一香 龍 叢 書

龍。龍龍知不敵。急遁去。雌龍吐水以淹生。生以劍揮之。水反倒注。蓋生劍首有辟水珠也。雌龍乃驚而奔。師潰。生率衆軍追之。直搗其巢。龍龍爲追軍所圍。不得脫。生至斬之。士氣大振。雌龍據其國之積石山以求和。且請願與生結伉儷。是山險阻難攻。珍寶山積。固董卓郿塢之類也。生日忘夫事。仇抑何淫而無恥哉。是眞披鱗帶甲之儔。殺之何足惜。揮軍環攻。歷三晝夜。始破。遷其貳。盈百車。竟雌龍弗得。繼知其縊於荒谷。乃具棺葬之。撤師凱旋。還報於女君曰。幸不辱命。女君郊迎三十里。待以上賓之禮。賜以黃金萬鎰。白璧十雙。明珠百琲。錦繡文綺。皆千端。他物稱是。特張盛筵。餞之於別殿。妙選女樂百人。各就班行。彼歌此舞。更迭迭進。具有五花八門之觀。又使演錢塘破陣樂。聲音雄壯。激烈聽之。殊令人輿勒銘燕然之思。讎畢。仍命前戎裝人駕車送之。歸及門而覺。則几上一燈熒然。萬籟皆寂。寓童倦伏几下。猶未睡也。生追思所夢。歷歷在目。歎曰。此何異邯鄲道上一枕黃粱哉。世上功名富貴。一切皆作如是觀。遂作書辭其戚。不復爲關外之行。方擬返旆。忽有貴客款關至。邀往觀海市。生以初不相識。辭

不赴。客曰：此百年一次，為商家盛典，亦海國之大觀。今歲以荷蘭王子適來，奇炫富，矜多競勝者，必倍於往日。君如有財，天下之異物，不難致也。再三固請，生乃許之。貴客早備舟以待，雙輪激水，其捷若飛。既至，市肆環集，珊瑚珠貝，火齊木難之屬，大半不能辨識，其名酒樓茗寮，多設於臨街。生見一當壇女子，容華娟秀，似曾相識，徑入投錢，曰：聊乞一盞，藉以解渴。女子睨視生而笑，曰：君頗憶別殿歌姬否？何別未數日，已淡漠無情也。生始恍然自失，曰：卿那得來此？曰：隨女君俱至此間耳。相距百餘舍，有萃珍園，室極宏敞，即女君之所設也。君盍往乎？當有所得。女君固望君久矣。彼貴客者，乃女君之所使也。特為先路之導。言次，貴客至，偕生聯騎而往。奇珍瑰異，為生平目所未覩。別一室，盡儲前日賜物。貴客謂生曰：此皆君之所有也。今日君當載以俱歸。生請一見女君，面為伸謝。貴客曰：人神道殊，幽顯路異，事已洩露，似不宜再瀆也。當壇女子以與君有夙緣，故女君特以賜君。用侍巾櫛，備簪帶。此女有宜男相，他日必生元宗子。以延嗣續。君雖抱負異材，然非功名中人，歸後不必作出山想矣。今日擁銀寶，對

卷一 淞濱瑣話

五

香艷 卷一 十一

佳麗。戰西施一舸以東。豔福亦不淺哉。遂送生登舟，而女子已先在舟中。一帆風順，直達崇明。逮曉，生推篷窗而望之，則舟已繫於己之門外石橋上。生乃偕女入室，而呼臧獲輩出運物。竟日猶不能盡。一夜與女同夢，正酣，忽覩偉丈夫昂然排闥而進，曰：曩日寶劍，可賜還也。助君名成利就，亦思所以酬師哉。生方欲起謝，遽拍其肩曰：勿忘。遽然竟醒，起視匣中劍已杳矣。翌日往尋古塚，為之地築牆，樹碑碣，種松楸，建屋十餘椽，置守塚者司祭掃，更購田百畝，以奉關春秋祀事焉。

藥嬾

鄭篠史，汴人，儼屋維揚為寓公。其居近小金山，後購冶春園遺址，葺而新之。樓臺亭榭，頗有可觀。又復疊石為山，引泉作池，池流曲折，駕以飛橋。東西迴廊，周繞。隨地勢高下為參差。最奇者為芍藥圃，圃前有門，扁曰：塵飛不到。字勢飛舞，有逸趣。呂仙降乩筆也。一入門內，便見高峯插天，循徑而上，路殊紆徐。既登絕頂，有亭翼然，倚欄縱眺，全園盡在目中。既達平地，則彌望皆芍藥也。雕欄石燈，

環護倍至。中間所植為金帶圍，尤稱名種，相距數十武，有樓五楹，榭軒爽，樓上藏書數萬卷，細帙縹函，什襲珍度。多人間未見本樓，左偏葡萄作架，蔕荔為牆，槐榆千章，芭蕉百本，竟路而入，綠蔭森沈，精慮三楹，為閒時憩息所。盛夏居之，幾忘炎燠。牛雖坐擁厚賞，而不喜居積，會計之，悉委於人。讀書之暇，惟時時花玩石，此外別無所好。納二妾，一曰綠媚，一曰素修。皆虹橋小家女子，頗識字。生另構二室以處之。月榭雲窗，備極幽麗。室外雜植花卉，二室遙隔半里許。通以閣道，如巨長虹於半空。二女有時靚妝炫服，憑朱闌而延佇，見者疑為閬苑神仙，縹緲天外。生分宿二女處，月不過數日，偶有餘閒，即課二女以唐宋人詩詞。二女志甚相得，序齒以姊妹稱。綠媚年十七，素修年十六，花貌玉肌，堪稱雙絕。素修於書史尤慧警，一夕素修方臨窗握管書字，忽見窗外人影幢幢，疑為綠媚潛踪而至，因隔窗呼曰：綠媚，何不即入，乃作門外漢。須知關觀非正道也。旋聞有彈指聲曰：既欲我入，何又閉門拒客耶？其音清銳，絕不類綠媚。姑啓雙扉，女已掩入，燈下視之，意態妍麗，丰韻娉婷，豔發於容，秀入於骨，世間無此絕

卷一 淞濱瑣話

六

香艷 卷一 十二

色女子也。不覺錯愕，卻步。女曰：姊勿驚，妹來伴寂寞耳。請觀與卿家綠媚孰勝。素修曰：小園與外間隔網不通，姊何由至？女曰：妹久居尊園，姊自不識耳。妹來欲出小詩奉教，幸勿瑣瑣固詰，以敗清興。袖中出詩本一束，鵝素修前。素修視其籤，題曰：紫霞軒吟草。下署：竹西謝春芬藥嬾者。於是始知女字藥嬾。開卷七絕一首，句妙欲仙，心甚好之，意忘其為宵深地僻，從何處來也。亦出所作示之，相與娓娓談詩，燭屢見跋，呼婢瀹茗以解渴。佐以餅餌，曰：倉卒未知姊臨，不能作咄嗟主人，姊勿怪也。俄而村雞鳴曉，女乃別去。素修約以明夕來，女曰：明夕子有心上人至，恐無暇念妹矣。素修乘燭送之出戶，方致聲珍重，而女去已遠。翌晨紅日上簾，素猶未起，梳洗方罷，生適來見，几上詩草，詢何人作答。以鄰女，並不言其故。生見其詞語清新，為易數字，并加評焉。夜果宿素修所。素修訝女若預知者，越一夕微雨，廉纖挑燈獨坐，正思女不置，隱隱聞遠處有履齒聲漸近，并聞笑語聲，知是女來。啓戶俟之，見女已立窗外，更偕一人至，並入室。中女無暇寒暄，即坐几傍，捉足脫履，易履曰：今日憊甚。素修視同來之女子，長

短適中。纖穠合度。雲鬢霧鬢。飄然若仙。與女固堪伯仲也。爰詢姓字。曰姓徐。字玉嬈。前居蜀岡。今處尊園。以勢分懸絕。故未敢驟攀清話耳。素修曰。既係姊妹。行猶過作謙語。是見外也。今而後。請勿復爾。因詢玉嬈曰。既與藥姊同居。當必能詩。如拙作來。請以見示。共相欣賞。玉果出一冊於懷。袖間書其眉曰。蘭因。股稿。素讀其詩。情致纏綿。遠勝已作。更深悅服。由此二女與素往來。甚密。有時二女令侍婢攜酒肴來。熱氣蒸騰。若新出於釜。異饌醇醪。莫能名狀。素修益奇之。思禮不可不答。特出己貲。密囑廚媪。為備盛筵。今夕將以謙女客。且戒勿洩於人。適綠媚之離鬟曰。蔬香者。以事至厨下。聞刀砧之聲。噴徹於外。雞豕魚蝦。堆案盈几。問今日豈主人生辰耶。抑別有喜慶事也。有庭下婢與蔬香相稔者。附耳告之曰。今夕素嬈謙客。豈綠媚未見請耶。不然。安有不知。蔬香忽忽。面有喜色曰。我嬈今日食指動否。夕問素嬈。大開東閣。我嬈當必預列。綠媚曰。此時已晚。尚未遣使來邀。中必有故。我當往探之。逮夕從複道持燈往。甫近已聞笑言喧雜。七箸觥籌交錯之聲。從窗隙窺之。明燈則耀客座。二女子美麗異常。

卷一 淞濱瑣話

七

香艸 卷一 二集

玉色雙輝。珠光四照。思戚申中。並無是人。當必有異。敲扉竟入。笑曰。不速之客。一人來。素修即起相迓。曰。難得阿姊自來。二女亦殷勤行相見禮。曰。素知綠媚美。今日見之果然。不覺自慙形穢。素修遽拍藥嬈肩曰。我見猶憐。何況老奴。玉嬈曰。我每見素姊。輒自歎非如。為不樂者竟日。於是四美合尊。促坐洗盞更酌。或折花枝以當酒籌。或擊鼓傳花。或彼此搦戰。劍動花飛。藥嬈量最豪。飲無算爵。更闌始散。綠媚問二女住何處。曰。距此不遠。山後即是蓬廬耳。二女既去。綠媚備詢顯末。歎曰。其來也突兀。其去也杳忽。其言所居也支離。此渺爾培塿。不過土戴石而成者耳。安有廬舍在其間。如有之。何我出入不一見哉。以我揣之。必是靈物幻化。非鬼即狐。素修怫然曰。狐鬼而能幻人形。事或有之。至狐鬼而能詩。妹未之聞也。即出二女詩冊。與之觀。綠媚見藥嬈詩卷有生筆跡。驚問曰。豈耶君亦與相見乎。素修曰。耶君但見其詩。未親其人。妹亦不敢直告也。是夕綠媚即與素修同宿。生詣綠媚所。入房寂然。蔬香告以赴素修。謙有女客在故也。生遂獨眠達旦。循閣道而回。遙見二女子一衣紅一衣白。穿林中而出。由石

徑登山入林深處。忽不見。生因默識之。逾數日。綠媚素修俱集在書樓下。生偶述二女服色形狀。曰。與阿素作詩友者。是此二女歟。素曰。髣髴似之。生曰。測其踪跡。殆非人歟。素修聞言。殊不悅。約生俟其來入與之言。疑可立決。夜間二女偕臨。詞辯鋒起。須臾生入。二女欲避去。素固挽留之曰。何妨以通家禮見。昔謝道蘊施青紗步障。與小郎解圍。此姊家故事。甯不能效之耶。二女遂出見生。元言與旨。持論縱橫。生不能屈。歎曰。女相如海。辯才無礙哉。藥嬈曰。聞君家多藏書。何不令余入而縱觀。以擴眼界。生訂以明午。翌日二女果至。生導登書樓。玉軸牙籤。一一指示。二女歎為大觀。藥嬈曰。世徒知寶宋板書。視若拱壁。空使觸手若新。曷嘗細心自校。此真耳食目論之士也。雖多奚足貴哉。二女由是又與生為談友。雖日間亦留不去。談論則並坐。飲食則同席。絕不避嫌。每值花辰月夕。輒置酒謙賞。生居中而四女環侍焉。飛聲傳觥。情殊相暱。然皆以禮自持。毫不可狎以私。生愈敬而愛之。曰。與二妹交。正如對名花。止可餐其秀色耳。一日二女至。容色慘沮。藥嬈謂素曰。妹與姊緣盡矣。他日姊如相念。就妹沒處掘土。

卷一 淞濱瑣話

八

香艸 卷一 二集

三尺餘。有琥珀一方。即妹精誠之所結。置之佛前。香花供奉。三十年後。可得往生淨土。姊幸勿忘。玉嬈在旁嗚咽。弗能成聲。曰。姊死妹豈忍獨生。素方曲為慰藉。忽窗外黑雲如墨。風雨大作。二女倏不見。頃之雹下中庭。紫芍藥蹂躪殆盡。逾月樓西玉蘭一株。亦憔悴死。

李廷庚

李廷庚。字少白。西蜀人。工詩詞。為人頗具豪氣。少好擊劍。及長。以為不足學。遂專心於文史。聲名藉甚。性好遠游。已三涉峨嵋。窮其佳勝。以應京兆試入都。見集於都下諸名士。終日惟酒食游戲。放言高論。自負不可一世。及觀其所作。則竊陳言。鉅釘雜學。直可投諸溷廁。豈第覆瓿而已哉。以是杜門不交一客。雖在輦紅十丈。如處深山窮谷中。傲居西城外極樂寺。寺四周皆水。碧漪蕩漾。其清澈底。蓋高梁橋水。其源出自西山湖中。去此而入玉河。兩水夾一堤。堤上多種楊柳。細葉長絲。隨風飄拂。岸北數十里。大抵皆招提蘭若。低昂疎簇。紺宇紅牆。與綠樹參差相間。境殊幽勝。其與僧寺昆連者。多富貴家別業。泉石花

木之美。樓臺亭榭之麗。各擅其奇。生於讀書之暇。杖策山游。信足所至。每遇風和日暖。鳥語花香。拂石小坐。徘徊不忍去。見園扉有啓者。闢然竟入。尋花看竹。不問主人。園丁亦習見之。不以爲異也。寺相距里許。萬駟馬莊在焉。莊曰白石。以在白石橋北而得名。時值中秋。清光皎潔。懸照萬里。生愛於爽閣觀月。遂樓被往宿。一夕酒醒夢迴。月光射疎櫺。松柳竹柏之影。疎密縱橫。映於窗紙。殊有畫意。生頓觸所好。披衣啓戶而出。露立中庭。舉頭觀玩。忽聞隔院有婦女笑語。聲生心異焉。知莊左右並無居人。此聲何自而來。適牆角倚有一梯。日間園丁折花之所置也。生登梯以望。隔院遙見婦女五六人。並北地裝束。所操亦北音。兩婦年皆四十許。淡妝素服。丰韻幽嫺。餘俱女子。年均十六七。惟一最稚。僅十四五齡。並玉貌綺年。風流靡曼。瀕池有巨石一圓如几。四周皆石磴。環池悉碧玉闌干也。聞兩婦呼雜髮掃石滌磴。薦以氈氍。須臾雜陳杯盤七箸之屬。兩婦與諸女子圍圍環坐。一女子曰。今夕開筵玩月。不知誰爲東道主人。右首一婦曰。是乃六妹之雅意。余妯娌忝爲食客。豈不愧死。左首一婦曰。今春謙賞牡丹。

卷一 淞濱瑣話

九

香艷叢書 十一 二 集

亦係六妹傾囊。本約釀錢作答。至今尙虛此諾。迴憶盛時一日兩筵。曷勝惆悵。右首婦曰。李姊何爲話及嗜藥。使人抑鬱不歡。尙憶李建泰出師西征。我家特奉朝命以太牢告廟。此時何等烜赫。曾幾何時。滄桑變易。抑何速耶。左首婦曰。當田妃死時。我等歎爲無福。安知異日後田妃而死者。萬不及田妃哉。我家阿翁年七十有餘。稱矍鑠。諸子皆官都督。諸孫亦並執戟明光。有位於朝列。一朝變起。同殉國難。由此觀之。高壽亦豈得爲福哉。右首婦曰。我家阿翁位崇職重。已躋太傅之列。宗人府印璽爲其所掌。嘗以親臣隨侍經筵。每值文華進講。佩刀入直。此時何等寵榮。今日思之。恍同一夢。當李姊捐軀赴井時。儂亦思投於水。躡身清流。以隨所天。不料後有抱持者。則侍婢小荷也。至今以爲恨。左首婦曰。聞阿妹歸家。越歲不食。旬日而死。此事更慘。試思絕粒之難。何如身問水濱之易乎。末座一女子作嚶嚶啜泣聲。羣起勸止曰。六妹情傷矣。如有再提前事者。罰以十觥。言時酒肴亦至。羅列幾滿。旋聞酬酢巡環。互相歡飲。右首婦曰。當日賞牡丹詩。七妹爲原唱。六妹有利章。所吟佳句。尙憶得否。末座女子答曰。

此詩早付之荒烟蔓草矣。惟壁間留有雅流名句。尙記一二。如分香妝閣。照擇圓几。瓶栽樹轉。尊前影。花愁暗處。春顏覺其工穩耳。東座一女子曰。昨繞柳溪而過。偶經松軒。見軒中有一俗客在。箕踞獨坐。手持長吉歌詩。吟唔不輟。妹聆其句。訛字舛。不覺失笑。渠驟聞人聲。昂首四顧。妹匿身山石後。竟不之見。俄而吟聲又繼。妹戲翦一紙。蜈蚣自承塵墮下。渠遂倉皇遁去。日長無事。消遣此荒。儉以解悶。亦殊快意。生聞之。憶得昨日事。不禁失聲驚詫。座中一女子狂呼曰。牆頭有賊。旁有侍兒曰。恐是騎牆狀元。否則張琪來。窺雙文也。生知不能隱。急躡步下梯。圍屏遽寢。翌晨隨所見而跡之。石几之側。果核狼藉。燭淚酒痕。髻髻猶在。生每至夜間。必梯垣往窺。顧數夕杳然。殊無影響。生遂遷宿於前堂。三楹軒敞異常。當海棠花時。朱絲竟丈。搖曳於松槐之間。松虬槐老。勢並突出。林表。後堂之北。松樹五株。老幹紛披。夭矯偃蹇。狀若攫擊。由曲徑而登。則爲土山。其南乃鬱岡亭也。俯瞰荷池。有如圓月。兩旁楊柳扶疎。陰翳蔽虧。一日生盤旋而上。則亭中已有人在。視之。即前夕東坐女子也。見生嫣然一笑。方側身欲

卷一 淞濱瑣話

十

香艷叢書 十一 二 集

避去。而生已至前。向女長揖。笑問前日作蜈蚣之戲者。非卿也耶。幾累人嚇殺。女曰。男兒膽大如鼷鼠。一何可晒。亭中梨几。湘簾。筆床。硯匣。位置楚楚。東西列樹。二縹帙。綈函。殆盈擗架。生曰。此間奚來書籍。女曰。是處本爲儂誦讀之所。書籍筆硯。儂自攜來。初不虞君之涉我地也。生偶翻案頭卷帙。有一册題其籤曰。長夜愁音。閱之。皆紀明季宮闈遺事。其下署名則萬瑞珠蘭芬。生知爲女名。若字。玩其所書。簪花妙格。娟秀異常。因謂女曰。夜來所言。我已盡聞。卿爲萬家第七女公子。其行六者。當是卿姊。不識爲同母所生否。女曰。儂父後房凡三十六人。擅專房寵者。惟八人。儂母樊姬居長。六姊之母戚姬。位居其四。因生儂姊妹二人。在八人中。尤嬖。生問兩婦是卿何人。女曰。左首者爲伯兄長祚妻。右首者爲仲兄宏祚妻。皆娶自京師大家。伯仲二兄。咸庶出。我父最所屬愛。生曰。卿嫡母爲瑞安公主。卿名何得。以瑞稱。女曰。儂名本爲蕊珠。六姊名爲蕊英。字蕙芬。後余姊妹。爲嫡母所撫育。賜以今名。欲久而勿忘也。生曰。卿姊妹亦於國破時殉難否。曰。非也。並以弱病早夭。葬於西山祖塋。今墓碣猶存。女應答之間。語柔

詞媚吹氣芬釀。出自幽隙。生細視女冰雪為肌。瓊瑤作骨。兩頰薄暈。如泛朝霞。真神仙不帝也。不覺意為之奪。雙睛專主。逾刻不瞬。女笑曰。目灼灼抑何賊態。未改。昨夜牆頭。今朝亭角。其將為非禮越分之舉耶。生驟聆此言。疑女意已許之。遽爾屈膝下跪曰。願請百年偕老之歡。娛而結千載有情之眷。屬永成伉儷。無間幽明。女益笑不可仰。手拍闌干曰。請起而言。勿惡作劇。此君自向牀頭人演習長技。施之於儂。殊覺英雄氣短矣。世間所傳幽歡冥會之事。盡出文人妝點。悉屬寓言。君乃信以為真哉。即如儂之形質。可聚可散。徒以精靈未泯。故尚游戲人間。然不適宜於冷靜幽獨之境耳。其時則月白風清。其地則深山味谷。寂寞無人。自行其適。安能再履塵土。在熱鬧場中作生活哉。君休矣。勿生此妄想。生恍然若有領悟曰。人與鬼既不可合。然則鬼與鬼亦有樂趣乎。女曰。既為鬼矣。一切皆空耳。目口鼻舌意既無。則色聲香味觸法概無所著。惟以生前善惡業。墮死後苦樂趣。容或有之。所語苦樂皆由心生。刀山劍嶺。饑坑血湖。不過為下等人說法。非真有之。大聖大賢。極好巨惡。可以常存。神靈仙佛。精氣不消。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一

香艷集

時至則滅。或久或暫。總視其功行何如耳。其餘衆生。旋生旋死。忽有忽無。羣入於覺海之中。為一氣之所鼓盪而已。生日。妙哉此論。聞所未聞。向女膜拜。環繞三匝。再欲視女。女倏不見。亭中所有。一切皆杳。

田荔裳

田荔裳。字補。洛下名孝廉。家擁厚貲。田園廣斥。喜時牡丹。多異種。魏紫姚黃。不足多也。春時常招友朋賞玩。一夕宴罷。宿蝶未來。銀蟾猶皎。花下微聞歎息之聲。衆咸駭異。生妻織雲女。出自名族。識字知書。能持大體。因為生言。與亡盛衰之微。盈虛消息之理。須先戒懼修省。默弭不祥。生亦然之。是秋中庭桂樹。忽萎。生妻感病旋殞。生奉倩神傷。安仁抱痛。在內閣中。觸物生悲。凄然不能成寐。乃遷於外室。屏人獨宿。時當九月。節逾重陽。冷雨淒風。益形蕭寂。挑燈夜坐。哀思縈懷。正欲拂衾展簾。忽聞窗外有吟詠聲。音細如女子。心疑焉。啓戶覘之。隱約見一女郎。高髻淡妝。獨步迴廊。往來蹀躞。知雙扉已啓。乃迎就生。生於燈下得親玉容。華絕代。天人不帝也。不禁驚喜。卻立。女已入內。向生斂衽作禮。

生亦答拜。因詢風雨如此。又逢深夜。何聞閣嬌姿。不憚孤行遠涉耶。女微笑不。言。生問姓字。自言姓孫。字韻史。一號蓮僊。距君家只數武而遙。君自不識耳。女即坐生案頭。翻弄書籍。見生悼亡詩作。曰。抑何哀怨之纏綿也。殊令人不忍卒讀。然君夫人在地下。甚歡樂。恐不復念君矣。生日。卿何以知之。女初不答。固詰之。乃言。今地府有女才子之選。君夫人名列第一。本備內宮教讀。及見君夫人容。為諸才女冠。九王子悅之。將選為正妃。不日成禮。生聞之不勝嗚咽。繼謂女曰。與吾妻為伉儷。雖僅三年。然深知其性情。秉潔懷貞。死而有知。必不肯再嫁也。卿既知之。乞為我一探確耗。自當圖報。女諾之。期以明夕。於時窗外雨聲淅瀝。益擾愁心。生戲謂女曰。今夕卿不可歸矣。盡留宿此。女曰。生平不慣與人同榻。必欲余留。請君處下牀。余居上牀。生日。可遂分衾褥各半。獨缺一枕。女見儿上有粵東繡來之磁枕。曰。此亦可用。生睡簾床。頗覺安適。聞女轉輾反側。久而不眠。問之曰。膽怯也。生曳履下牀。徑就女曰。我來伴卿。何如。徵近女側。覺吹氣如蘭。異常馥郁。繼以手探其衾。則密裏周身。無隙不入。生強曳焉。女急以雙手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一

香艷集

持之。生偶觸玉臂滑膩如脂。不禁心為大動。既諸繾綣。翌晨遂留不去。生即出。妻平日所用粉奩脂盒。供女晨妝。朝起視之。淡掃蛾眉。愈形媚。生暱愛甚深。幾於跣步勿離。女留匝月。生覺精神倍爽。衣袂間芬芳襲人。因疑女為神仙中人。如黃姑織女之倫。降凡間也。因戒家人毋得妄傳於外。有詢女之來由者。託言。迎自西城謝家。將以為續娶地也。友朋中有以執柯進言者。悉婉卻之。逾年。懷妊。女即不食。朝夕所飲。惟蔗漿杏酪而已。身亦倍重。於往日。及產。舉一肉毬。片片若花房之含苞。拆而觀之。中一男也。啼聲甚雄。闔家相慶。彌月設湯餅筵。賀者盈庭。翠請女出見。女盛妝立屏角。向衆盈盈下拜。丰神絕代。儀態萬方。見者皆驚。以為人世無此麗姝也。不識生之獲此。幾生修到。於是外間衆議沸騰。猜疑日至。一日。女欲歸甯省父母。因請於生。遣臧獲備舟車。生日。卿前言家在鄰近。今何兩歧耶。女曰。前日寄居戚串處。故云然。今將歸吾故里。一水迢遙。非舟莫渡。伊川之東。衡慮在焉。君何不同往耶。女去三月始返。攜一妹至。字韻秋。號春仙。年僅十四五。清曠倩盼。姿態娉婷。與生初覩面。紅暈於頰。問答之間。不

能措一詞。生見其嬰伊可憐。亦不復盡其語。欲以西院處之。使婢紅于相伴。逮晚蓉仙不肯往居。必欲與姊同宿。百方慰遣。卒不從。每夕姊妹同床而眠。生反被擯於外。一夕生歸頗晚。睡然有醉意。倒臥女床。搖之不動。不得已。夾生而睡。生夜半酒醒。暗中摸索。不辨何人。但覺豐若有餘。柔如無骨。一縷清香。直參鼻觀。帳隙略露微光。逼視之。則其妹蓉仙也。含眸歛息。香夢方酣。生不忍驚。擁之於懷。天明蓉仙始覺。推生而起。泣謂姊曰。妹今日必歸去。豈能堪此強暴耶。生力自剖白曰。但親香澤。未涉於亂。卿乃慧心人。豈猶不自知耶。蓉仙俯首拈帶。細思昨夕情事。乃不復言。由是蓉仙分宿外房。仍令紅于作伴。睡於別榻。與姊繡閣僅隔一牆。見生並無所避。時依肘下。執卷問難。奇字疑義。反覆辨析。生不能屈。歎曰。此辯慧女子也。他日青紗步障。可為小郎解圍。一日為生前室三周年。延高僧作佛事。鏡鏡鐘磬喧聒一堂。又於別寺誦梁皇懺四十九日。生迴憶前塵。泣然流涕。因謂女曰。前日托卿所探事。何以至今無一言。豈爾時故作譎語耶。女曰。所以不言者。恐傷君心耳。當日君夫人為九王子所見愛。已遺鳩媒。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三

香鮑 卷一

通雁幣。方使入門。徑前致詞。君夫人怒。擲物於地。曰。宮中教讀之任。所不敢辭。若以非禮相干。雖死非所聞命。且凡間燕雀。豈能匹天上鸞鳳。如不獲已。餒坑血湖。刀山劍嶺。皆我畢命所也。一任處置。何足懼哉。九王子聞言。怒甚。令裸體置之寒冰獄中。曰。適足煉我玉骨耳。復令投之洪爐。曰。鐵心石腸。歷劫難磨。九王子見其不屈。氣為之奪。然猶未肯遽止也。旋為閻摩主者所知。嘉君夫八守節弗渝。戒九王子弗讐。令往生金閻為富室女。來生與君仍結夫婦緣。今入世已三年。君今可轉悲為喜矣。生問在金閻何處。曰。緣至富自知。記取十三年後。有五羊使者來。此其時矣。生因謹誌於冊。正言際。閻人入稟。有自南海至者。輿從烜赫。狀似顯宦。言必欲面見主人。生視其名刺。初不相識。姑出與談。則其人殊魁梧俊偉。談吐生風。自言新卸增城縣任。茲將入都引見。余戚孫笠舫。舫現亦需次粵垣。與君有葭李親。有書達其女韻史。余為作寄書郵。袖中出一函致生。忽促遽別。生持函入內。與女觀之。內言阿秋年已長成。當為擇配。如意中無可選之人。即歸田生效。織英故事。亦無不可。青鳥使來。即汝從姊之婿。

妨出見也。女商之。生初伴為不可笑。曰。恐醋娘子想喫楊梅。將從何處覓倉庚。庚耶。女曰。檀奴抑何狡獪哉。欲取姑舍。欲擒姑縱。已如見其肝肺。儂無妬意。何煩療哉。越一年。蓉仙年已十七。元宵賞燈後。即令誼吉完婚。一時禮儀之盛。器物之華。服飾之麗。遠近來觀者。無不嘖嘖歎美。賓客濟跲。冠裳畢集。向時納女。遠不能及。人皆稱女之賢。生擬赴春闈。公車北上。二女羣勸止之。曰。君今日左對尹邢。右擁施且。室藏佳醴。園有名花。每值良辰美景。月夕花朝。置酒並酌。怡然共樂。君倡於前。妾和於後。詎非天壤間一大快事哉。恐閨苑神仙。亦無此樂趣也。何必于役道途。再作春明之夢。即使入詞林。登玉堂。亦不過世上浮榮耳。何足為重。如君必欲行。真身有俗骨。況儂姊妹侍君。祇席。要亦短絳撮合耳。他時恐悔之晚矣。生乃止。一日庭中牡丹大放。花朵皆巨如盆。盞沾色嬌香。絢爛奪目。生方與二女舉觴酬勸。忽報前時增城縣令復來。生即出見。自言已為廣州太守。茲已超擢道員。因晉都門。迂道過此耳。翼日生設盛筵。招之。同賞牡丹。客贊譽不絕口。而盛稱一黃一紫為羣花之冠。因其異種。將攜之歸。生

卷一 淞濱瑣話

十四

香鮑 卷一

難固拒。不得已。分植於盆。贈焉。自以為拱璧之胎。不是過也。不意客去後。入視二女。同時抱病。月慘花蕩。容光憔悴。呻吟之聲。不絕於耳。欄前花萎。閨內人亡。生哀痛欲絕。盡以金玉珠寶為殉。及葬。舉其樁。輕若無物。生自此不欲居家。出游江浙。聊解愁懷。偶經金閻城畔。小住寓齋。同人邀往留園。泛舟偕去。寶船櫛比。士女如雲。生特賞識沈金蘭。以為可獨步蘇臺。於園中見一女子。舉止態度。粲粲似織雲。不禁注目視之。女迴顧見生。恍若似曾相識。訝其久曠。轉眸一笑。珊珊行遠。託人訪之。知係巨室。浣媒聘焉。卜宅於吳門。偶與話織雲舊事。女不能對。

畫船紀豔

錢江畫舫。以著豔名。自杭州之江干。溯流而上。若義橋。若富陽。若嚴州。若蘭溪。若金華。若龍游。若衢州。至常山而止。計程六百里之遙。每處多則數十艘。少或數艘。舟中女校書。或三四人。或一二人。畫船之增減。視地方之盛衰。停泊處如魚貫。如雁序。粉白黛綠。列舟而居。每當水面風來。天心月朗。杯盤狼藉。絲竹駢

羅洵足結山水之勝緣。消旅居之客感。箇中翹楚。首推觀鳳枝書。碧玉年華。綠珠聲價。豐容盛鬋。光采照人。頤立亭亭。有玉樹臨風之概。工度曲。尤精琵琶。每一發聲。四座傾聽。性嫺雅。無章臺習氣。喜與一二素心人。煮茗清談。娓娓不倦。西江二仰山人。隨宦來盈川。平章花月。眼界頗高。獨屢繩觀鳳之美。於倚玉生。生素不喜作狹邪游。姑妄聽之。似未深信。中秋之夕。仰山招諸名流。集江船。強拉生往。時則秋水澄鮮。月明如畫。姬素妝淡服。秀媚天然。生一見傾心。兩情彌洽。華筵既啓。羣花粉來。燕瘦環肥。並皆佳妙。飯顆山樵時亦在坐。擇其尤黠者。各贈一聯以獎之。贈觀鳳云。觀山玩水風雙槳。鳳管鸞笙月一觴。贈蓮棣云。蓮子團樂徵吉兆。棣花翻反寄相思。蓮棣生長桐廬。住桐君山下。貌秀麗。獨冠一村。鄰家姊妹俱以西施相目。家貧親沒。遂墮風塵。非其素志也。贈檀香云。檀板金尊。得少佳趣。香溫茶熟。別有會心。檀香居富陽之小隱山下。亦小家女子。婀娜娉婷。別饒媚態。年止十六。梳櫛纒一月耳。贈翠鳳云。翠袖天寒。曾倚竹。鳳釵春暖。管簪花。翠鳳本錢塘人。住蓮花峯下。小名阿鳳。幼時膚白如雪。人戲以

卷一 松濱瑣話

十五

香艷叢書

白鳳皇呼之及長。好著綠衣。因名翠鳳。贈沈香云。沈魚落雁傾城貌。香霧清輝憶舊詞。沈香乃富春江畔漁家女子。少長。態度苗條。眉目如畫。秀曼風流。迥超儔類。乃使之彈箏擗笛。品竹調絲。一學便成。妙合音節。曲師自歎弗如。山樵於時倚醉微吟。擊篋題句。揮毫染寫。墨瀟淋漓。無不各當其意。以去。一時畫舫中。傳爲佳話。詠花生與觀鳳交尤。曾作本事詩。上下平三十絕。贈之。茲錄二首。以見一斑。重重香霧護雲鬟。楊柳腰支擬小蠻。記得秋江明月夜。一樽同賞六朝山。一溪新漲綠於油。檀板金樽破客愁。記得日高春睡起。泥人並坐看梳頭。蘭陵癡夢生。翩翩濁世佳公子也。慕桐江嚴陵之勝。買棹來游。徧歷花叢。殊少許可。偶遇姬於爛柯山下。奇賞之。謂其秀色可餐。寶光外溢。真得山川靈淑之氣者。流連匝月。纏頭錦費六百緡。生雖豪侈。而姬之美。麗亦從可知矣。嶺梅香裏。新船落成。開筵講客。熱鬧異常。幾於燈火連宵。笙歌徹夜。曾經滄海客。贈以一聯云。偷遇詠花人。不妨載酒劇滄紗。女終須泛湖。蓋中遇惋惜之意。情亦深矣。同時有蓮棣者。與觀鳳年相若。名相埒。素面生嬌。自饒馨逸。性靜穆。寒言

笑。如幽蘭處女。不求人憐。而人自憐之。客或入一游。語面發頰。不能答。蓬窗多暇。刺繡自娛。詠花生眷愛尤深。芳情密締。綺語遂多。所作蓮溪行一篇。爲時傳誦。其詩云。玉宇淨如洗。星影銷樓檣。涉江攬秋色。花陰藏畫船。青溪有小妹。泛宅波中央。一笑生百媚。俗慮消吟腸。相對各無語。羅襦聞幽香。羊燈明綺夕。鸞釵斲新妝。觴政不嫌虐。殷勤催酒忙。銀箏斷復續。珠喉清且長。夜靜霜柝急。綠波生微涼。曲終月墮水。汀雁飛成行。蓮棣得詩甚喜。置之粉盒鏡奩之側。時時吟誦。亦可謂深於情者矣。他如官妹之俊爽不羣。風流自喜。鳳玉之丰神旖旎。意態溫柔。蘭仙之嬌小玲瓏。動人憐惜。喜歡之面面圓到。落落大方。竹英則十五盈盈。聰明絕世。雲棲則華妝粹。婉婉宜人。高鳳則秀麗天成。不假妝飾。香媚則宛轉周旋。曲如人意。皆畫船後起秀也。丁亥四月初旬。天南遜更作西泠之遊。泛舟於六橋三竺間。蓼紅荇碧。點綴生新。諸同人邀飲於三潭印月。剛值浴佛日。士女屬至。幾於袂雲而汗雨。傘樓外一酒家。買醉者無隙座。遜更厭其野。乃往靈隱。與中見四山環合。蔥蘢撲人。不禁叫絕。既至。飯於方丈。蔬筍絕佳。

卷一 松濱瑣話

十六

香艷叢書

方偕同人散步寺前。瞥見魚軒絡繹而來。中有二女。裝束豔冶。殆不類良家。珊珊詣大殿禮佛。遜更視其一手神淡。遠態度娉婷。秀麗承顛。長眉入鬢。其一秀麗天生。自饒柔媚。雙瞳點水。兩頰泛霞。鬪媚爭妍。堪稱雙絕。同入中有相識者。曰。一爲倩珠。一爲漱玉。畫舫中姊妹花也。君既贊賞。今日何不即往錢塘城外一游。遜更以明晨返棹辭之。二女游戲既畢。遂出登輿。見遜更襟邊繫一紅花。拳簾時。不禁向遜更嫣然一笑。同人謂遜更曰。君豈福幾生修到哉。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亦足以消魂矣。翌日遜更解維啓行。夕泊臨平。孤枕不眠。一燈如豆。擁衾小坐。頗有倦意。忽見僕人持束來。視之則程姚二君招往畫船小飲也。并云日間二美人已代致之矣。爾然而來。待君已久。遜更遂乘飛舫而行。電掣馳。其去若駛。俄頃已至。竟登畫船。程姚兩君迎於船頭。二妹果在。詢其姓字。一曰繡雲。一曰韻芬。並餘杭人。而生長於錢塘江上者也。韻芬顧更而笑。繡雲曰。觀君之面。似曾相識。不知從何處見來。韻芬曰。日間見之於佛殿中者。非耶。繡雲恍然拍掌稱奇。韻芬曰。頃邂逅於寺中。茲笑言於江上。詎非前因。二妹

皆輕就。更韻芬屬意尤深。更擁置之。膝韻亦不拒。柔情婉變。有如飛燕之依人。因欣然謂韻芬曰。今夕殆將償日間一笑之緣乎。爰絮問家世。乃知韻芬出自良家。頗嫻書史。早入章臺。非其所好也。更曰。卿既能詩。何不袖攜夙稿。示我一觀。韻曰。稿存兒所宿船上。非自往取。不能得也。請避人共往船頭。伴作玩月吟。與君聽。何如。更許之。韻曼聲吟哦。自諧音律。消夏三絕云。水晶簾外曉涼時。懶把牙梳理鬢絲。準踐檀郎花後約。絨書欲報怕人知。何處風來齒齒香。一番雨過一番涼。午餘繡罷渾無事。起看庭花影半牆。階陰蒼苔手曾栽。瓶裏雙頭菜梢開。隔檻風過竹影動。偏疑人爲採花來。初秋二絕云。秋花石畔故開遲。新月窺人恰半規。自有茶瓜供消遣。當風枕篔未眠時。蟲聲咽共窗前竹。月影潛移牆上花。殘露無聲人韻寂。當天問看玉繩斜。更曰。雖是小詩。頗有思致。語甫罷而繡雲自艙內出。轉詢能作詩否。繡雲曰。兒是俗人。不解掉文袋。若肯收作絳帷女弟子。授以秘傳。作亦非難。恐今之知錄事輩。不足數也。更見其性情慧警。教以作詩之旨。繡雲傾聽樂甚。頗有所悟。而程姚兩君來。催入席。循環歡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七

香齋叢書

飲酒。罄無算爵。更搥戰輒負。繡韻二妹爭爲之代。更顧而樂之曰。此雖南面王不易也。席散更闌。更不得歸。乃偕二妹共睡。左擁右抱。談詩讀且。繡雲曰。昨夕夢中亦得一詩。不知可否。更令誦之。即吟云。豆花香細月微明。小院新涼絡緯鳴。猶憶夜深渾未睡。一燈籬角捕秋聲。更不覺拍案叫絕。韻芬曰。通夕不眠。茲始朦朧睡著。乃又被君驚醒。抑何惡作劇哉。以手擊更頭。更遽然而覺。則此身仍在臨平船中也。噫嘻。錢塘江上。畫船風景。誠不數珠海燈。痕秦淮月色也。

倪幼蓉

倪蓮臣。吳江人。世家巨族。坐擁厚貲。中年以後。喜作狹斜遊。暱之者多。纏纏頭千金無吝色。以是蓮臣游踪所至。咸奉承恐後。前後所娶。凡四姬。皆青樓中人。也。一日蓉仙。二日蕙芬。三日蘭韻。四日梅修。並有所出。蓉仙生一女。尤慧美。幼即喜書史。過目自能背誦。聲琅琅然。如瓶瀉水。蓮臣顧而奇之。常拍其肩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但惜是不櫛進士耳。女名鏡芙。字幼蓉。於諸姊妹中。齒最稚。諸姊妹悉聯姻於顯宦。而女獨苛於所擇。低昂苦不就。蓋其厭薄紛華。芥視富貴。

素性然也。其母常謂之曰。兒今年已十四歲矣。及笄之年。轉瞬間耳。苟執持己意。無所許可。豈將以丫角老耶。女曰。兒有上一聯於此。若能對者。卽爲我偶。因書以示母云。妙人兒倪家少女。蓮臣睨之而笑曰。此真古今無對。獨一少雙者。也。何處再覓本地風光耶。女少長喜閱道藏書。且多妙解。於爐火鉛汞之事。獨不深信。曰。學道深者。當煉內丹。若外丹究屬旁門。未足恃也。人以女言爲迂。而女學道之志益堅。平日有戚串至者。往往匿不肯見。婆娑一室中。堆案盈几者。皆道書也。講求吐納導引之術。長生久視之方。女父適患痢疾。久不能愈。徧覓奇方。終無所驗。諸名醫皆束手無所施其技。女晝夜奉侍。稱藥量水。罔敢稍怠。幾於衣不解帶。目不交睫。女視諸方皆難治病。爰以己意。選各藥。君臣相配。以三味火煉之。宵半進之於父。甫下喉。卽覺丹田氣暖。久之腹中作雷鳴。一瀉而愈。曰。快哉。此劑。殆同仙液靈丹。決不出於世上庸醫之手。女因詣前自承。由此人稍稍異女。或以疾病詢。或以休咎問。女頗厭其煩。距女舍數里許。有尼菴曰。準提寺。縉紳家之私廟也。女父亦嘗布施。以護法檀越稱。菴有新至一尼。曰蓮

卷一 淞濱瑣話

十八

香齋叢書

因精通內典。冶麗絕倫。年僅十七。固大家女子。因結姻名族。婚有期矣。而夫忽以瘵疾殞。痛不欲生。幾至相從泉下。戚屬勸之。遂負氣祝髮空門。與女本係姻婭。自幼相識。女稟於父。亦欲至菴清修。與蓮因爲伴。結世外緣。父初不許。而女請益亟。遂任之一切供給。悉自家攜至。一日。女晨起。見几上有甕。其巨若瓜。詢所從來。莫有知者。徧示衆尼。羣相歎異。爰剖食之。味甘芳沁齒。頰蓮因曰。曩時航海。經山東。飄攔一島。竟得巨甕數百枚。人食之。賴以彌月不飢。逮後風引船開。島忽不見。人乃悟爲安期生島。此甕與昔髮髻相似。殆亦安期生所貽乎。女笑而弗信。睡至半夜。好夢忽醒。瞥見一人。從帷幕中蹣跚而出。年止十五六歲許。面同滿月。眼若明星。雙鬢簪花。如世間所繪劉海狀。手捧巨甕兩枚。置於牀前。妝臺上。悄然自去。女不禁大驚欲呼。暗不能聲。久之始呼二婢。示以兩甕。并述前狀。必欲究其之所從來。正喧嚷間。蓮因亦來。女視其雲鬢。髮光可鑑。若已弛而復挽者。蓋蓮因雖洗妝滌慮。而萬縷青絲。猶未削去也。兩頰微紅。有如海棠初放。女屢目之。愈覺其斌媚。前攜其手。復爲纏繞。以言之。蓮因笑

曰此間竟有神仙下降耶。此姊之清福。幾生修到。何驚疑慮作呆想哉。女曰。然則安期生。今在何處。姊必知之。問其何為。作此狡狴伎倆。豈神仙欲以駭形術。妄闖人園。因曰。言遠即遠。言近即近。情至緣到。自爾分明。疑之者。禍來倡之者。福生。蓮因獨處一院。室宇深沈。庭中片石孤花。別開靜境。樓凡三楹。湘簾。樂几。茗碗。香爐。潔淨無纖塵。迴廊。輾紅十丈。霧閣。雲窗。人踪罕至。女亦從未至。其室中。自被驚後。恒往小坐。愛其閒寂。以同居之說。與之商。蓮因欣然諾焉。隨攜鏡。奩。粉。盞。而來。女處西偏。蓮因處東偏。因得朝夕相見。粥。魚。茶。飯。經。卷。蒲團。各自修持。一夕。女與蓮因清話。宵深。乘獨送之。歸房。恍見一人。隱身簾幙之後。燭光所注射。約畧。翩翩。美少年也。女不禁為之卻步。蓮因笑曰。姊果何所見。而懼哉。余豈真預藏男子於夾幙間乎。當係姊眼花耳。即引女。徧。燭。其。四。周。杳無所有。女自歸房。懷疑莫釋。擁衾。輾轉。不能成寐。燈影。迷。離。之。下。驟。視。一。人。自牀後出。向女長揖。女鼻中忽聞一縷幽香。沁入心脾。雖雙眸炯炯。並不能語。四肢柔軟。若綿。莫克自由。其人即登牀。解女結束。任其輕薄。竟兩相偎抱而眠。天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九

香艷叢書

明女始醒。催其起身去。其人猶依戀不捨。細視之。與前時。淫。蕩。之。人。容。貌。酷肖。女方詰其何能至此。而蓮因已排闥直入。女驚。穿。衾。殆。無。容。身。處。蓮因曰。我家男子被汝盜去。自後將何以酬我。女忸怩言曰。一惟所命。然累我者。姊也。自此三人遂同宿一牀。年餘。一道士云。自海外來。來覓蓮因。蓮因懼。不敢出。匿於復室中。道士索之。殊急。女乃出。應。道。士。一。見。即。太。息。曰。惜。一。好。女。子。侵。染。妖。氣。日深矣。幸玉體雖瑕。道心未污。尚可救也。袖出紅綠縷各一符。三道。囑女於其人來時。繫於其髮。一符。默藏其衣中。俟其著衣下牀。立焚第一符。蹶地變形。乃焚第二符。縛之。勿殺。以待我。又於胸前出一黑索。曰。但繫四足。彼再不能作怪矣。女如其言行之。一符甫焚。即從牀上踏地。衣冠如脫。視之。則修尾茸毛。一純黑狐也。女從未見此。手顫身戰。勉再焚符。狐遂伏而不動。女但以黑索拘繫其身。環之。三匝。蓮因乃從牀上躍起。泣然出涕曰。殺我婿矣。我見道士。必手刃之以報斯仇。雖然。姊心抑何忍也。獨不念同衾共枕情耶。女曰。觀此。蠢。蠢。者。豈得為人類哉。蓮因曰。此乃道士施其詭術。將人變畜。幻化以惑人耳。請去此索。

以淨水沐浴之。即現原相。姊如不信。可解觀妹之所為。於是既去索。復於狐毛片中。搜得符。并紅綠縷。悉投之火。水至。和以藥粉。載指。向水。作。靈。符。錄。狀。自。首。至身。淋之。殆。備。黑。狐。滾。地。一。轉。頃。刻。間。復。變。為。人。與。如。其。舊。但。似。覺。不。勝。其。德。耳。低聲謂蓮因曰。余千年道行。今日盡為汝輩所墮。行將入山修煉。不再履塵世。回首向女曰。忍哉。忽忽出門。倏忽已杳。須臾。道士。幸。蓮因。逸。去。問。女。曰。此。事。如何。女為之述其異。道士出。平。庭。中。仰。空。望。氣。曰。其。道。猶。不。遠。我。當。追。及。之。不。然。將。仍。為。汝。愚。擲。劍。向。空。如。長。虹。騰。身。跨。之。而。去。未。一。炊。許。空。中。擲。下。一。巨。黑。狐。其。首。已。殊。毛。革。猶。殷。女。懼。甚。不。敢。正。視。閉。門。而。泣。痛。自。悔。恨。蓮。因。為。收。葬。之。別。女。出。巷。云。將。哭。訴。於。師。以。正。道。士。擅。殺。之。罪。女。仍。返。父。家。嫁。一。士。人。邑。中。名。孝。廉。也。明。年。士。人。聯。捷。成。進。士。蓮。授。四。川。某。邑。令。道。經。峨。嵎。山。下。層。巒。疊。嶂。道。路。紆。險。兼。以。林。木。叢。茂。白。日。欲。昏。忽。聞。山。谷。中。有。虎。嘯。聲。一。時。旋。風。驟。起。葉。為。之。絳。絳。墮。地。諸。人。毛。髮。盡。豎。女。與。士。人。面。色。如。土。俄。頃。虎。已。至。前。毛。色。斑。爛。其。狀。甚。巨。顧。並。不。噬。人。惟。向。女。咆。哮。作。欲。撲。狀。方。窘。急。時。一。女。道。士。飛。騎。馳。至。揮

卷一 淞濱瑣話

二十一

香艷叢書

塵向虎曰。止。虎。遂。曳。尾。而。逝。蓮。因。謂。女。曰。我。特。來。救。汝。此。即。黑。狐。後。身。也。欲。報。前。日。之。恨。故。俟。姊。於。此。然。事。非。由。姊。彼。亦。知。之。曩。時。道。士。罹。師。重。罰。膺。寺。中。灑。掃。役。禁。錮。終。身。不。得。再。出。矣。姊。本。清。修。中。人。為。妹。設。計。誘。陷。身。後。不。得。再。證。仙。班。是。妹。之。過。也。此。來。聊。贖。前。愆。姊。今。可。安。然。前。往。領。取。二。十。年。富。貴。遂。向。女。作。別。登。車。飄。飛。電。過。頃。刻。已。遠。女。怔。忡。甫。定。回。視。士。人。卷。曲。伏。地。喘。不。能。語。女。笑。曰。君。是。男。兒。膽。量。抑。何。如。芥。子。大。既。抵。任。士。人。懦。蕙。不。能。斷。事。一。切。皆。女。代。為。之。訟。牒。朝。投。判。牘。夕。下。署。無。留。案。獄。無。滯。囚。一。邑。咸。服。其。明。決。而。不。知。皆。由。內。助。之。力。也。後。屢。以。卓。異。擢。任。監。司。得。專。制。方。面。者。二。十。年。旋。升。浙。臬。順。道。過。回。鄉。里。乞。假。省。墓。戚。串。家。成。置。酒。為。壽。排。日。肆。筵。窮。極。珍。錯。一。夕。酒。闌。席。散。忽。有。排。闥。入。者。羽。冠。星。帔。即。前。日。之。道。士。也。直。詣。後。堂。謂。女。曰。別。來。三。十。年。猶。相。識。否。塵。根。日。深。仙。緣。日。遠。曩。年。吐。納。鍊。修。之。法。猶。記。憶。否。不。妨。晨。昏。演。習。漸。臻。妙。境。從。來。欲。作。神。仙。者。要。亦。非。難。第一。須。從。根。本。上。做。起。忠。孝。聰。明。即。飛。昇。之。妙。訣。而。尤。又。必。廣。行。善。事。能。積。三。千。功。庶。幾。可。冀。他。日。功。行。圓。滿。自。能。白。日。上

升汝在蜀中。長於決獄。平反甚多。剖冤析枉。所活無算。亦一大陰德也。貧道昨詣瑤池。上謁西王母。適王母赴碧霞元君之招。得遇呂洞賓師。乞其靈虛中丹丸兩粒。今願以奉胎助汝成道。俾真靈位業圖中。又得一女仙也。女既受藥。方伏地致謝。及起。則道士已杳。女自此辟穀。日惟飲水一甌。士人亦茹素誦經。不復作功名想。託言至浙。偕女入天台山修道。不知所終。後十餘年。有見士人於西湖靈隱寺者。已改鍊師裝。與之語。不答。疑其誤認。再尋之。倏忽不見。意其已仙云。

淞濱瑣話二

長洲王 韜仲汝甫著

魏月波

魏月波字蓮仙。構李人。其母妊時。夢一道妝女子。手攜花籃。中盛菡萏兩枝。紅白各一。母詢其名。曰我靈菡仙子也。住西方水雲鄉。知姆多情。宜生尤物。故以此贈。母拈紅花而笑。曰顏色頗嬌。請以貽我。仙子許之。囑曰。此花婚潔。出淤泥而不染。幸勿失其清修。致墮黑劫。言訖。稽首辭去。自此每夢。輒見一花供於瓶中。日漸長大。心甚異之。不敢言於人。一夕擁衾危坐。腹覺微痛。忽見瓶花大放。其長若人。自几躍地。于效人行。竟出房櫺。大駭。急起。遙尾之。直入後園荷池中。月光皎潔。朗同白晝。池中荷花千百。爛熳如錦。花至池邊。不入水而登陸。旁有一株綠葉黃花。亭亭若巨蓋。宛轉庇覆之。花亦如相嚙就焉。頃之。仍入羣花中。波光月影。互相吞吐。猝來一異獸。巨喙大耳。闖入池中。將羣花蹂躪幾盡。因大歎息。遽然而覺。乃一夢也。一燈熒然。視几上花固無恙。夜半遂產女。珍愛

卷一 淞濱瑣話

二十一 香艷 二

不啻琪璧。及長。丰姿娟麗。有如初日芙蓉。遠近咸噴噴。其美。爭求婚焉。鄰氏子戚光瑛者。字鑿石。雖不讀書。頗長貿易。善居積。性俠達。喜狹邪遊。一日偶見女於曲巷。若喪魂魄。曰。作官當作漢金吾。娶妻當娶陰麗華。若不得魏氏女為妻。則今生不復娶矣。說媒往求。女母婉言謝之。繼而冰人再三請辭之。益力戚忿然曰。彼以奇貨自居。殆將作章臺中錢樹子耶。我必以計取之。女家雖非素封。而飲食頗可自給。女素嫻針黹。刺繡紋售之於市。恒得善價。時為顧繡業者。有少年曰吳桐仙。美丰姿。倜儻善諧謔。常出入女家。豔女之容。女亦愛其美。彼此目挑眉語。心許已久。苦不得間。偶游綺園。某宦之別業也。有樓臺亭榭之勝。時雖入春。游人未盛。園中有灑蘭精舍者。為最佳處。外客率不得入。女曾偕某宦女同來。此識其門徑。遂導女伴往遊。坐甫定。女伴忽患疾。欲歸。女送至湖石處。適與桐仙覩面相逢。女遂止步不前。謂女伴曰。姊可速返。妹欲於園中覓得蝴蝶花。攜歸作樣也。俟女伴行遠。徑攜桐仙手。趨入精舍。而闔其扉曰。此間無俗客至。儘可消遣。精舍後有一樓。仿顧橫波眉樓而作。曲折通幽。重房邃室。繚

閣雲窗入者迷不得出。女導桐仙行。恍若熟遊地。有一室設有牀榻枕衾。遂諧

繚繞焉。由此蹈隙相會。率以為常。一日值戚亦在。見女與桐仙舉止。曰。是可疑也。竊隨其後。路轉峰迴。別有一園。雙扉鑿焉。旁有小門。女手撥之。呀然而開。與桐仙俱進。而門遽闔。戚欲入不得。側耳細聽。聲息俱杳。細視旁門關鍵處。有小寶。僅容一指。戲撥之。而門自闢。喜甚。側身竟入。園中風景清幽。別無一人。林紅池碧。鳥靜魚恬。循山石攀磴而行。得一洞。戚意必在洞中行。苟合。輕步屏息。委蛇而前。洞盡拾石級而上。得一樓。由樓轉而東。曲廊深處。皆密室也。抵其處。似聞人語。穴窺之。幽香一縷。透出窗外。竟不辨聲在何室。足力微倦。踞坐石磴。小憩片時。許。女偕桐仙掀簾而出。見戚。甚紅暈於頰。戚亦起而去。閱丁時方灌花。見之。詫曰。此處豈汝等遊玩地耶。可速出。戚曰。汝不見一男一女。幽期密約。借汝地為歡會。是之不察。乃反呵斥我耶。言甫竟。而女至。閱丁睨之而笑。正欲詰問。桐仙袖出一紙。裏貽之。遂不語。女出。閱丁加管鑰焉。自此遂不得進。而女之醜聲藉藉矣。遠近聞名者漸稀。時戚已有妻。詭言未娶。遣月老往說。謂願

松賓瑣話

二十二 香艷 二

以重金為聘。而揚言於外。如不許。則將隱事榜諸通衢。問誰肯戴綠頭巾者。女母不得已。諾焉。隨婚禮儀。簡陋。所許綵幣。無一踐者。女母甚悔之。然無及也。女頗饒蓄積。服飾甚華。嫁戚後。生一女。曰瓊華。伉儷間甚相得。蓋戚固工內媚術也。未幾女之銀錢漸以供博進。不敷揮霍。則飾服亦質。長生庫中。女亦安之。但自怨命薄而已。豈知孽緣未滿。妒劫又來。戚妻妒而悍。素有胭脂虎名。聞戚娶女。鬱怒填胸。立刻擊舟至城。將與女併命。幸女聞信。先期逸去。戚妻至。將房櫃中物。頃刻毀盡。命昇箱篋至中庭。付之一炬。速戚得警報。急趨女所。則烈燄塞空。焦燎之氣。不可嚮邇。見妻猶坐中庭。頤指氣使。餘怒未平。婢媪環侍其側。戚徬徨四顧。獨不見女。方意絕代花枝。不勝摧折矣。適乳媪抱其女自後門來。戚急揮手令去。為妻所瞥。徑前批其頰。爪痕狼藉。盡成血點。正如初放桃花。轉問乳媪抱中為誰。有曰。此新媳所生女公子也。戚妻叱人呼之來。曰。當擲地成肉餅。方出心頭惡氣。戚瑟縮無人狀。絕不敢一言。既暮。令掃除灰燼。據其室而宿焉。提耳歸房。仍諧歡好。後戚訪知女在南城。賃屋獨居。矚隙往。慰藉數詞。猶

未畢而與人入白。妻已飛駢來矣。戚遽奪門去。女亦避之他所。後戚妻卒令戚界以離書。遣之別嫁。南城有老嫗者。其奇女容。曰此秋水芙蓉。豈風塵中所有哉。勸女嫗歌。習管絃。盡為衣食計。女曰。此非余之所樂也。嫗曰。子年甫及笄。遇人不淑。後顧正長。何以自活。即欲嫁人。未易言也。以子豔冶之質。窈窕之姿。苟肯出而應客。何慮不壓倒勾欄中人物哉。余有妹在平湖花艇。盡往一觀。苟愜子意。何不可為。女始諾。時當湖風月。冠於浙中。吳新卿尤其翹然特出者。女往名與之埒。惟新卿善唱新詞。豔曲無一不工。琵琶一撥。能令聽者魂銷。女則惟知陪坐。侑觴而已。以是啞觀音之名大噪。有袁太守光伯者。素有豪名。見女特加賞識。遂令開譙。傳花擊鼓。坐月飛觴。備極其樂。既夕留宿。纏綿臻至。袁新喪偶。其友王无玷勸其納之後房。作小星之替。月袁密謂之曰。彼姝者子綺年二九。正屬妙齡。惟是摩弄酥胸。已寬豆蔻。支離瘦骨。略似麻穉。問洞口之桃花。易進漁郎之寶筏。竊謂此非漢武溫柔鄉也。但可作一度之春風。何必結同心之仙縷哉。其議遂罷。女既為曲里之尤。一時之評論羣芳者。特以之魁花榜。由

卷一 一二十四

香艷叢書

是尋花問柳者。爭欲一識。漢仙以為榮。有張瑞仙者。貴公子也。新自南昌來。眼界特高。妙選眾姝。少所許可。見女豔之。問其名。笑曰。兩美合一。二仙并好。好事可成矣。遂設席於紅芙蓉榭。肴核既陳。絲竹競奏。猜枚行令。興會頗劇。女坐於旁。相依肘下。有如飛鳥之依人。張拇戰輒負。時令女代酒。女本不善飲。為之強盡數觥。兩頰微紅。渾如海棠春睡。初足益增其媚。張擁之置膝。曰。此我家麗華也。有如此好姿首。恐北里風月。南部烟花。當推獨步矣。竟出三千金為之脫籍。迎歸家中。擅專房寵。連產三女。皆不育。張曰。此真瓦窰也。由此漸失歡於大婦。張亦待之日薄。無復前時之眷戀矣。女亦自悔。歎曰。昔也惜不及春風。而嫁杏。今徒搖落於秋江。其命也夫。夫復何言。女自是有矢志參禪之想。白雲庵尼淨因。女母之舊識也。女母死後。曾延彼為佛事。一夕偶至女家。稽首問訊。諦視女。驚曰。玉容何消瘦至是也。女縷訴苦况。并示欲祝髮空門。皈依佛座。修三生之慧業。證前世之夙因。永結淨緣。誕登道岸。淨因曰。汝年未逾二十。何遂便作此想。一入此中。身雖自主。長宵寒柝。午夜孤燈。枕冷衾單。如何可耐。女曰。兒計已

決。請勿復言。我母生我時。夢為一朵紅茵茵。植於池中。為異獸所食。花片片墮水上。賦命之薄。定於生初。兒蓮性已胎。荷絲易殺。即何不收入禪門。修成菩提正果。使靈山會上。度一苦命人也。遂除手中金釧。界之曰。聊以供養十方兒來時。自有箇中贊。足贖一生。但費香積厨中一杯清水耳。立將青絲剪下。撲鏡於地。尼遂巡自去。翌日女辭大婦。竟棄菴中。張亦不能止之也。始桐仙聞其從減心憾焉。每造蜚語以污之。後聞其墮平康。擬託故往當湖訪之。店主人約束嚴。跬步不能遠出。未幾又屬於張。張巨族也。知已絕望。今悉其入菴。飾貌修容而往。指名求見。女不出。以玉玦一枚。貽之內。有字數行。云。妾已成清淨身。菩提樹老。明鏡臺高。不能使東風再為動搖。君其休矣。勿生妄念。桐仙喪氣而返。王无玷聞之。合掌贊歎曰。此女菩薩。能結如是果。善哉善哉。

卷一 一二十五

香艷叢書

常勸生納妾為嗣續計。生掉首弗顧也。有戚在吳門作宦。招之往游。欣然命駕。戚家居近王府。基旁有別墅一區。頗有亭臺泉石之勝。一夕被酒不得眠。窗外月光皎潔。照几榻如水。時正秋令。天氣尚熱。徒倚中庭。未幾風露。忽聞湖山下隱隱有人語聲。因躡足潛往聽之。遙見湖心一亭。圍坐者四五人。欲前懼為所見。蔽身石後。其旁適有石磴。遂坐而瞻焉。見五人悉係女子。襲雲羅。曳霧縠。高髻堆鴉。不類近時裝束。月下窺之。髮鬢豔絕。俄聞下座一人曰。今夕風景。略似當時。而斯人不可作矣。環素二孃。何以不來。已令小婢呼之。抑何其珊珊遲至也。須臾忽見三四人穿花拂柳而前。先二婢提筐挈盒。既至。置之亭中。几上熱氣猶蒸騰。旋二女至。皆起遜坐。其一謂上座者曰。洛媛今夕。與會抑何高舉。前云囊中。殊乏閒錢。此時酒看。從何處得來。又煩破費。令人不安。上座者曰。碧城仙子。昨以山雞饋我。又新得鹿脯。故欲請姊妹一嘗異味耳。諸女遂依次入席。舉酒相屬。俄聞側坐一妹曰。聞駙馬隨王往獵西山。數日不歸。即歸亦罕見其面。不謂今昔人情。落莫至是。上座者歎曰。駙馬新寵一姬。號曰瓊。貌豔於花。

膚白於雪。兩相暱愛。幾於跬步不離。以我觀之。世間無此麗人。殆西山而穴居者也。東坐者曰。駙馬亦殊憤憤。抑何不念前情哉。尙憶事去之時。洛姨追及於橋畔。叩馬執袂。誓以死諫。爾時青鋒三尺。血濺香消。駙馬見之。寧不痛心。金陵一去。魂兮歸來。洛姨此際。忿氣填膺。恨不橫削鍾阜之雲。而倒注秦淮之水也。西坐者曰。當日宮娥有掌金者。頗爲王所寵任。以名未雅馴。賜字雲妍。雖爲碧玉。小家女頗有俠腸。秉性節烈。當明師之入。投身宮內井中。至今玉骨未消。香魂不滅。聞幽冥主者。將使之轉生人世。再降凡塵。以酬夙緣。東坐者曰。娟嬈亦知所嫁者爲何人。答曰。誰不知爲寧氏之小妻耶。特必先墮風塵。未免稍經挫折耳。東坐者曰。豈不聞金以鍊而彌堅。玉以磨而愈瑩。寧氏子眞豔福。天修哉。頃之月轉迴廊。諸女子笑語正濃。或梅戰飛觴。或催花擊鼓。一女獨至亭外。翹首仰天。徘徊望月。忽覩湖山石畔。亭亭有人影。急奔入告諸女曰。此間有人竊聽。不可以久留矣。生聆之凜然。轉瞬間忽失諸女所在。駭爲遇鬼。跟蹤歸寢。明日秘不告人。往尋王府基宮殿舊跡。衰草垂楊。幾難辨認。見一智井。井欄猶在。

卷一 淞濱瑣話

二十六 香艷 叢書

上。鍋大順年號。雖經剝蝕。尙覺分明。惟旁有數小字。依稀不可盡識耳。生方躊躇于其間。而戚家數昆弟已跡至。謂生曰。君豈有所聞。抑有所見乎。此間相傳埋藏黃金九缸。白銀六十鬚。不知誰是有福者得之。聞有人墮地時。獲折戟遺鏃。斷礎零磚。土花斑駁。可供古玩。夜間每遇月白風清。恒見宮妝婦女成羣結隊。連袂出行。齊雲一炬。後屬魂猶存。爲可歎也。相距不遠。有七姬墳。皆潘元詔之愛妾。當時殉難者。至今日精靈不泯。恒多怪異。生聞言歎不已。小住浹旬。乃返西泠。以妻久不育。時往天竺進香祈嗣。荏苒數年。蘭徵無耗。生亦久已絕望。適內兄爲九江太守。馳書促之。往。生至後。衛齋無事。日夕出遊。謂潯陽江上。固當年白傅聞琵琶處也。必有所遇。一日與二三幕友。散步至天寧寺遊戲。忽見數魚軒聯翩而至。衆目共注。既出。則皆十六七歲女郎。中一姝綠衣紅袖。尤爲豔絕。所隨垂髫數婢。並皆佳妙。生不覺傾倒。顧謂幕友曰。此眞足以魂銷心死矣。諸女譬如桃李弄姿。自關芳菲。逮乎牡丹一出。凡豔皆空。觀此女丰神綽約。直從瓊宮貝闕而來。非塵世所有也。生於是視女所至。遙綴其後。女亦若

覺其爲己者。及登輿。生已侍立於旁。襟上偶繫紅花一朶。顏色鮮妍。女舉簾見之。不覺嫣然一笑。生情不能自禁。心搖搖如懸旌。輿去已遠。猶瞠目木立若癡。諸幕友曰。瓊環聲香。麝蘭香散。何猶眷戀若斯耶。豈魂靈見隨之俱去哉。於是或推之。或挽之。偕之返署。生不言亦不笑。與之食則食。未夕已眠。翌日午後始欠伸而起。曰。樂哉斯遊也。同人詢以夢中所見。生自述當時隨輿而去。迤邐二三里。抵一處。羣女皆入。女室尙距數十家。與止。女翩然遽進。生既盼女入室。踈躑門外。聞人叱之。欲徑入。則又不致。終無可如何。忽有小鬟自側門出。招手令入。門戶洞開。而路甚曲折。小鬟乃爲先導。經歷廳軒亭榭。凡數處。始達內室。堂樓五楹。兩旁皆書舍。中三楹。朗敞異常。畫檻雕欄。鏤刻工細。庭中湖石玲瓏。花木清綺。有水一池。澄澈徹底。蓄金魚數尾。其中荇藻交橫。瞥見涼月一丸。已墮墻角。遂入書舍。湘簾翠几。古鼎香鑪。陳設精雅。縹緗緗。插架幾滿。近窗桌上。研匣筆牀。具有雅致。有詩一冊。妙格簪花。當出自閨閣中手筆。正欲繙閱。忽覺一縷幽香。沁入鼻觀。起跡之。從窗紗孔中出。推窗入視。則一榻橫陳。正日間所

卷一 松賓瑣話

二十七 香艷 叢書

見之女耶也。見生入。畧爲起坐。雲鬢半髲。玉釧斜籠。倦態惺忪。抑若嬌不勝扶者。生遽前長揖曰。今日天寧寺之遊。足暢芳情否。此時海棠春睡。尙未足耶。女曰。君從何來。何爲黃夜入人閨闈。急呼小鬟。春雲已從門旁噉應。即頃導入之。婢也。女曰。可曳之出。勿令阿姆知也。婢前執生祛。生不覺隨之。俱行至池畔。誘生觀魚。爲婢一手推入池中。不禁遽然驚醒。生猶能懸想其處。約畧在城南第三巷。遣人往訪之。知爲楚北孫家。亦於此應官聽鼓者。與生內兄同寮相契。往來甚密。稔知其無女公子。後聞賣花陳媪當出入其家。詢之。始悉爲左右鄰家女。姓白。名珩。字瓊仙。生長潯陽。早失怙恃。依寡媪以居。因於佛寺遇孫妻。遂相識。認女工刺繡。兼通書史。益復相得。時招致其家。有如戚串。孫涎其美。謀作小屋。孫妻弗願也。曰。此女具有福相。要當嫁一官人作正室。使其安享。奈何屈作姬媵列哉。君作此妄想。得毋罪過。寡媪有姪無賴子也。一日欲償博進錢。計無所出。謬謂其媪曰。山荆昨以勞頓墮胎。猝得急症。家中無人主持。欲乞妹一臨存之。午後當以肩輿來。媪欲弗許。而碍於情。但曰。一二日當即遣歸。妹體近

亦不嫌。勿久留也。姪出離舟江上以俟。女既登舟。即發。竟載至杭郡。鬻於勾欄。獲七白金。後婦知之。涉訟。姪已遠颺。生聞此消息。倍形惆悵。歸家為妻細述。願未因歎。尤物招忌。天公必使之顛倒。不能消受世間福澤也。妻因細詢女之容貌。舉止。曰。若然。妾已為君覓得之矣。此間有媒媼吳韻。居近城隍山下。述其姊氏章。寧阿四。新得一株。鑲樹子。姿容之麗。一時殆無與埒。闔家歡喜。方謂自此何患不日進斗金。不謂此女一入門來。即欲覓死。以答撲恐嚇之。亦不懼。曰。願死於杖箠之下。不願捧樂器。執酒罇。觀然向人也。此真可謂有志女子哉。惜倉卒未及問姓名。不知數日間。曾折磨死否。君何不一往問之。無論是否。為女拔之火坑。亦無量功德。妾無妒意。不煩君調倉庚。也。生依言往詢。果女無疑。不食已三日。氣息僅屬。為言欲備價贖歸。充後房箕帚。妾攜母願以五百金。署券。生入見女。百端慰藉之。曰。自從天寧寺中一見玉容。相念至於今日。卿家我所稔悉。當送卿歸。女凝眸審視。似曾相識。昇至生家。生妻待之。備極殷勤。立召媼至。告以一切。女至是亦願歸生。洞房合歡之夕。賓朋賀者畢集。咸嘖嘖新

卷一

淞濱瑣話

一二十八

香艷叢書

姨容貌之美。水仙破萼。不足喻其嬌。芍藥含葩。不足比其豔。生於閒時。偶談元季張士誠事。女默然靜聽。若有會心云。

盧雙月

盧雙月。唐初四傑之裔。母娠時。夢月入懷者再。以為瑞徵。已而生女。欲不舉。見其眉目如畫。不作呱呱泣。而惟吃吃笑。父母共憐之。周晡後。見壁懸書畫。輒目灼灼不少瞬。保母或抱適他所。則啼哭不止。必仍令面壁。則啾啾啞啞。手指口哆。若中有所解。因而愈益鍾愛。命名曰雙月。繡衣文祿。見者莫不嘖嘖歎羨。目為玉人。競取抱之。女亦善隨人意。五歲父歿。母焚燹獨處。衣食拮据。取給十指。願每奉帷飲泣。女必依膝下。指畫東西。若為母解憂者。母愛其牙牙語。輒破涕為笑。在再數年。漸長大成人。絕慧美。鍼黹烹飪。不學而能。遇事輒先意承志。以代母勤劬。母年四十餘。得怯症。常輾轉牀蓐。女蚤起操作。浙米為炊。剪韭作羹。浣濯圍綸。必躬必親。一不令母關懷。暇則執書燈讀床頭。故以古人事蹟講解。推闡以娛母心。昕夕寒暑。無少間。母常顧而歎曰。唉。安得皇天見憐。俾吾掌上

珠易喻。珥為冠帶。老婦半生鬱塞。一病頓連。定當驟然起。忻然樂。何至作未亡人。舍恨入地耶。雙月聞之。仰面笑曰。阿母何視兒不值一錢也。彼緹藥救父。漢代為除肉刑。木蘭從軍。隋室尚存樂府。況乎玉環進御。龍冠六宮。白太傅歌云。姊妹兄弟皆裂土。可憐光采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安見古今人不相及。兒明作丈夫裝。出與當世儒衣冠者流。周旋晉接。行將取其金玉錦繡。為天下裙釵吐氣。兒之志即母之志耳。母何量兒之淺也。母觀其眉軒軒。語侃侃。不禁為之驟然。翼日晨起。瞥見牀前一美少年。整襟危坐。把卷啣唇。履絢冠玉。儼然翩翩濁世佳公子。訝其何來。審諦之。非他。固雙月也。蓋月每夜向母寢。獨刺繡中。且不惜手之皸。而目之眇。或則浼隣。囑諸市。見之者。輒驚為針神。爭購恐後。所得金錢。供母甘旨。外陰蓄綵綉。自製冠服。為易裝娛母計。故一旦取諸宮中。若黃崇。蝦速。變男兒。無待外求。母顧之樂甚。病良已。因戒之曰。兒母然。儂欲擇佳婿久矣。俾延嗣續。顧相攸不易。遲誤至今。業不幸作女子身。拘頭管足。猶恐謗生意外。脫稍一放誕。徑行百喙莫辨。聞訓具在。詎遂忘

卷一

淞濱瑣話

一二十九

香艷叢書

之雙月聞母言。俯首頰頰。不作一語。已而淚盈盈承睫。亟趨入房。仍返舊時裝束。忽一日。鄰媼導繡轎款門。下與登堂。則一中年婦。盛妝炫服。珠翠圍繞。見女即握手曰。兒雙月耶。儂物色三年矣。若箇品格。遮莫藍珠宮裡。亦殆無儔匹。菩薩不吾欺也。隨請見其母。細述由來。乃江都陸姓。夫曾官侍御。一子夢吞北斗而生。名夢斗。七歲孤露。十七登賢書。世家爭欲繫援。夢斗皆不願。前年侍母進香天竺。夜感大士現身示兆。指池中七星橫斜。雙月混漾。謂之曰。此汝一對佳兒佳婦也。醒而徧訪。迄無端緒。月前有同歲生。過夢斗書室。佩一扇囊。刺繡極精。詢其得自何所。則以松江耶女盧雙月手製對。聞之狂喜。稟白其母。故買舟渡江。登門求婚。女聽未終。羞澁奔去。母聞言。心良慰。願以貧富相懸。拙於應答。俄有美少年。入揖陸母。就坐。拱手言曰。母來意良善。願家姊以北堂者。且病。願學北宮嬰兒。撒環環不嫁。以資終養。第重負母意。如何。陸母見之。矍然曰。郎君何酷似吾兒之甚也。言未已。又有一美男子。峨冠博帶。人掛羅母及少年。畢侍陸母側。非他。即夢斗也。勸出朱提三百奉母。耳語久之。目頻頻顧少年。少年亦

不覺目爲之注。盧母忽笑曰。兒得所天。吾願畢矣。少年遽掩面趨入帷中。陸母顧令夢斗跪盧母前。母撫之曰。郎與小女真一對璧人。業相見。復何說之辭。母子始知頃少年即雙月也。遂訂期珍重而別。返舟方圖謝吉納采而禍作矣。蓋松江太守任京秩時。受暮夜金爲侍御所劾。褫職後。復入貨選得是缺。有孽子親雙月。曾以金啗鄰。鄰執柯不允。日夕思強劫之。而未有間。至是廉得仇人。子欲奪所愛。即奔告父。且詭言目擊調姦狀。父擊籤俾幹役至女家。坐索侍御子。叫罵逐突。鄰右震驚。女慨然出謂役曰。吾家寡母弱女。不欠官逋。彼自姓陸。吾自姓盧。若來何爲者。役驟聆其言。瞠目不能答。女旋笑曰。若毋恐。第歸覆堂上。言陸孝廉已去。必欲得之者。二十四橋畔。固其所也。言已袖出朱提一錠。鏗然擲几上曰。若將去。寄語太守。俾約束小子。毋令出署。否則前車未遠。覆轍堪尋。鬱金堂非可輕造。役唯唯。撥銀出門。女即浼鄰。攜至陸舟。諭母子令速避去。驍權待金魚山下。不出五日。當自至。立即摒擋一切。仍喬裝買舟。載母徑發。至京口。兩舟銜尾。江泊於瓜步。夢斗即備籃輿四乘。連夜入郡城。另賃別屋。居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一

香艷叢書 十一 二

盧氏母女擇日親迎。行合巹禮。三朝後。即迎岳母來家。伴母暇輒與雙月酒棹論古今。閨房之樂。亦旖旎。亦豪爽。迺與京兆畫眉異趣。期年後。母抱孫念切。而女苦不育。時夢斗計車北上。天氣清和。婦姑母女。泛舟平山堂下。遊人如蟻。方欲登岸。條聞鹵簿呵噉聲。傳新太守來。女自船窺見前導。亟命返舟。蓋太守因由松江府調任揚州者。越日即謁江都令。查辦故侍御有直事。縣符下。勢洶洶。臧獲咸走避。幾辱及閨。雙月坦然謂姑無恐。浼鄰翁稍賂之。俾爲緩頰。無如太守銳意尋仇。報復立限嚴比。役荷校踵門。擲蓋翻几案。舉家搶攘。無寧暑。俄聞堂上人聲鼎沸。若扭結狀。雙月潛身出視。則夢斗捷南宮第一。縣役已紛紛遁。泥金高揭。鄰里喧譁。擠庭下幾滿。喜極入告。額手相慶。已而廷試入詞林。乞假省母。南旋。闔家歡樂。乃往見太守。言投案備審。太守慚窘交并。不敢見。挽那紳數人出爲排解。俾登堂服罪而後已。雙月以姑急於嗣續。屢屬媒物。色麗姝爲納。小星計。媒媼雖銳身自任。而數月稽遲。無以報命。雙月促之再三。媼曰。已爲遠近覓小女子。非無碧玉。奈索賈殊昂。紅橋有李素媛者。小字星

娥。今年祇十五歲。意態丰神。一時罕儔。夫人見之。不憂不合意也。惟位置自高。玉鏡臺下。嬌之後。尚須千金助妝。聞有數家好因緣。均經折拗。卻以大腹賈年。已衰邁。自頂至踵。無雜骨也。若如官人年少科第。容貌又如潘安宋玉。彼姝不憂不首肯。言時夢斗入詢何事。媼曰。特爲官人覓致解語花。供養金屋中。爲一生消遣。計夢斗聞之。愀然不樂。謂雙月曰。我兩人即使百年相聚。亦復歲月幾何。我正恐伉儷之樂。或有所分。又安肯以良辰令節。春月秋花。使與他人消受。故令媼速去。勿徒爲夫人作蜂蝶。雙月卒使人謂媼曰。貌如佳麗。即昇以千金。亦所弗吝。但必二親玉容。所見果速所聞否。媼曰。謹如命。遂約會於西門準堤。巷中。且曰。此時覲面相逢。夫人正可飽看。勿作忸怩態也。四月八日。滬中設浴佛大會。香火頗盛。午前雙月肩輿而往。以爲其至。獨早。衆尼知爲新翰林眷屬。獻果進茗。倍極殷勤。遙見前廂有一女子。淡妝素服。丰韻娉婷。因問此是何家女子。一尼附耳言曰。此爲四面觀音。夙有聖名。身價千金。尙未擇人而字。其居在虹橋左右。今日亦來了心願也。雙月知爲星娥。囑尼導之。隨戲順來此間。俾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二

香艷叢書 十一 二

儂一資眼福。尼亦會意去。未須臾。雙雙而至。一見雙月。紅霞疊頰。遽歛衽作禮。雙月見其顧盼生姿。斌媚在骨。心甚愛之。詢以讀書否。曰。未。然雖不識字。吐詞雅雋。雙月遂不告於夫。決計納之。由是雙月之旁。明星爛然。夢斗以母畏寒。憚於北行。不欲入都供職。雙月勉之曰。行也。菽水之供。家庭之事。一以委儂。四五年後。急流勇退。未晚也。遂攜星娥行。踰年生。子是秋典。試浙江。闈事畢。順道省親。旋里。則太守以墨敗。正銀鑄就道云。

金玉蟾

名妓金玉蟾者。吳門人。珠江翹楚也。年甫破瓜。善畫能吟。知音識曲。以故豔聲藉藉。喚徧章臺。花國羣芳。無有出其右者。然所交多名公達卿。尋常俗子。未能一望顏色。鄰生慕樓。固金閨世家子。工詩文。嫻繪事。以索逋至粵中。盤桓匝歲。久耳姬名。偕友往訪。枇杷花下。一笑相逢。傾談之際。姬極服生才。彼此依依。竟如舊相識。於是兜情溜媚。送客留髡。枕席綢繆。各吐衷曲。始悉姬即吳人辛某之女。辛某飄泊穗垣。歲杪積逋不能償。擬鬻其女。生憐之。傾囊昇焉。旋夫婦相

繼病逝。女無以自全。爲惡叔所賣。仍墮平康。貌既冠時。才亦出衆。獵豔者不啻蠅之逐臭。七十鳥遂侍爲錢樹子。姬懷貞抱璞。雖座客常滿。祇許神交。不以身合。雖極知己者。不過竟夕談心。未敢相愛。故在溫柔鄉中。猶然處子也。當日感情報德。分外相親。嚼臂盟心。矢以嫁娶。自此無日不往。兩月餘。阮囊羞澀。垂囊興嗟。願搗願所望甚奢。始猶售畫揮金。繼因欲壑難填。乃日從事於長生庫中。以償夜合資。姬知之。潛謂生曰。君以尋常狹邪視兒。則已如不鄙風塵。欲置之於伉儷之列。則宜早爲之計。勾欄輕薄。樂事難長。好姻緣不可恃也。生戚然曰。僕初日逢卿。本思偕老。然以長卿家徒四壁。子敬座剩一甌。而遽欲鴻案相莊。鳩媒是遣。誰其信之哉。今者旅况艱難。羈愁潦倒。竟半籌之莫展。覺來日之大難。因口二絕吟云。漫嘆孺子竟長貧。手到黃金盡散人。難把惜花心事了。名花無計脫風塵。一心何敢負卿卿。直把相思了此生。填海補天還易事。只愁鑄鐵錯難成。姬聞之。泣數行下。既而曰。吾輩平康生活。大抵貴富賤貧。雖家有銅山。亦不能滿無底之壑。日來知君典鬻旅物。以供花前買笑。特恐難爲持久計。何

第一 淋瀝瑣話

三十一 香館叢書

十 二 集

生歛歎曰。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倘過此以往。好事多磨。拚一死以殉知己。姬即掩生口曰。誰令君用此言。不怕旁人愧死耶。君如愛妾。彼此不妨熱圖。媼所欲者阿堵物耳。君爲妾雖耗費無多。然以寒士視之。不啻腰纏十萬。况當搗母向君喋喋時。極意逢迎。亦許以量十斛之明珠。下一臺之玉鏡。聘棠嫁杏。曾有成言。君試申前說。或不至苛求重價。竟食前言也。生難之。姬曰。君得毋慮妙手空空乎。且試探之。果能允諾。再作商量。君費不足。兒薄有所蓄。可爲同心助一臂。惟允許時。必以言誘之。使不能悔。生如姬言。乘間問媼。且謂嫁娶之盟。媼所親許。天日臨其上。鬼神鑒其旁。口血未乾。想或不負。今小生將作歸計。擬踐前約。聘資如干。望爲明告。自當設計圖之。媼已悉生窘狀。忽聞此言。笑爲夢囈。睨而哂曰。官人欲娶吾女耶。前說誠有之。然妮子入門。老身撫養不易。今欲脫籍。他人必得萬金。念官人貧。且讀書人。願減其七。如得三千金。即惟命是聽。倘不足此數。無咎老身不情也。搗蓋念三百金。尙非窮措大所易辦。况十倍此數。更何從措置哉。生唯唯。退以告姬。姬問生能籌幾何。曰。質鬻兼營。祇可得三百金。如

媼所言。今世難期好合矣。言已。淚泫泫下。姬亦哽咽不已。但促生姑爲謀之。生悉索所有。得二百金。其餘皆姬任之。急付生攜以送搗。搗大驚錯愕。顧語已出口。不能悔。無已。納金署券。命盡褫姬之衣服。留銀。僅留衷袖。遂令速去。姬於篋底出舊衣一襲。泣告曰。此破絮。可相贈否。藉禦兒寒。感情豈淺哉。搗初不之理。繼見其殼。狀始曰。汝自著去。勿惺惺作假態也。生攜姬至寓所。旅况艱辛。相對涕泣。途長資短。莫適所從。寓主人憐其孤寒。贈以白金四笏。然後成行。時春早天寒。風淒雨苦。一肩行李。生自負荷。姬縮容披髮。徒步相從。日行十餘里。不及投宿。輒寄人籬下。或宿古剎。如街子之雙樓。風露星霜。迤邐備歷。夏首春餘。始至閩省。資用乏絕。會久雨。黃梅蒸潤。泥淖難行。姬躑躅汚淖中。足破膚穿。血流襦襪。脫以示生。生流淚曰。僕飄泊窮途。孽所自取。乃累卿如此。實覺不忍於心。姬曰。是何言也。妾從君出門時。早知今日。但患難亦尋常事。人不能極苦。必不能極甘。不能極貧。必不能極富。祇求立志堅定。便可由塞而通。所慮者。君家夙稱素封。今顛覆歸來。其能免鄰里嘲笑乎。生曰。卿意將若何。姬曰。妾意小

第一 淋瀝瑣話

三十二 香館叢書

十 二 集

作貿易。較跋涉少安。且可稍權什一。異日闔家溫飽。熱鬧還鄉。或不至旁人齒冷。君以爲然否。生曰。卿言良是。願何從得貨殖。姬曰。君果有志容妾圖之。行三日。抵閩之漳浦。既安栖。宿重問。數言。姬笑取舊衣。出寶石一大如椒。付生入市。易五十金。乃於閩閩稅屋數椽。設當墟業。生著犢鼻禪。應客問。作一畫。而江城斗大。風雅絕稀。故再世龍眠。絕少知音。問鼎。生遂專習買事。瑣細必親。暇惟搔首問天。長呼負負而已。半年許。食用粗給。姬笑問生。君作此不厭乎。生曰。以今視昔。較長途靡定者。相去不啻天淵。雖有壯心。且爲自抑。曰。君言固然。但所操太狹。恐爲冷眼。必稍擴充乃可。生曰。然則何如。姬又笑取舊衣。出鑽石一枚。比前稍巨。付生。得三百金。居然設肆。持籌握算。生計益宏。能齋備媼。生大志已淡。至此日親會計。夜擁麗人。以爲人生至樂。無有過於此者。一日相對小飲。酒半酣。姬問生曰。君本讀書。當以顯揚自許。茲甘儕市儈。願終身浮沈耶。生曰。買道亦佳。得隨何敢望蜀。曰。請問買與仕孰優。曰。買賤仕貴。奚可相提並論哉。然買亦有大小。小者不過負販之流。大者席豐履厚。出入車馬。交結官長。

願指氣使人多仰其鼻息。一旦納粟入官。頭銜有耀。列於精神。財多者指捐某省。即日可以赴任。卿豈可輕視夫賈哉。姬曰。然則君其欲慕於此乎。生笑曰。生平讀書。所學何事。少時亦嘗有志於登仕版矣。期於有益乎民生。有裨乎家國。必以實心行實政實事。程實功。庶幾以有用之材而為世用。卿不觀今時之為仕者乎。民脂民膏。供吾私囊。雖閭閻之疾苦。家國之安危。有所弗恤。但觀其旌旆導前。騎卒擁後。出則高車駟馬。入則重茵列座。自以為一世之雄。此之謂官。我所弗屑也。不謂卿雅人。亦墮世俗之見。過欲以此動我。淺之乎視丈夫哉。曰。君既知之。云何不仕。況今當國家求才孔亟之時。何不出而霖雨蒼生。以一展其抱負哉。曰。卿僕。僕縱讀書。未經列榜。安能一行作吏。變白屋而青雲。曰。司馬長卿之才。尚以貨郎自顯。安知市廛之宅。不銷德政之碑乎。況買可為官。君曾言之矣。茲曷弗步其後塵哉。曰。卿真妄矣。區區作買貨。尚賴卿維持。得有今日。又安能一旦得志哉。曰。君果欲官。妾能謀之。然丞倖府縣。分位太卑。惟監司觀察之尊。身冠繡衣之榮。或可稍為吐氣。生曰。計將何出。卿試言之。姬出舊袖。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四 香館叢書

破以小刀。破絮中所裹粒。皆明珠也。盛以雕盤。數之得千餘顆。大者如豆。小亦如椒。更於領際割得一紙。大備逾掌。令生持赴省中。向某莊領得三萬餘金。促生赴部。以海防籌餉例。餘選備兩月。授湘東觀察使。挈眷之任。時土匪未靖。行旅戒途。歷任當道。皆以粉飾因循。致跳梁者益無憚忌。姬謂居官之道。務在除莠安良。因勸生力為整頓。雷厲風行。檄飭所屬。緝捕從嚴。未一年。境內大治。薦章交上。升任黔中廉訪使。旋升方伯。改授雲南巡撫。備參赴滇。首在察吏安民。杜姦去害。時邊徼甫平。強鄰密邇。生一切處之以雍容靜鎮。內消反側。外絕覬覦。遠近晏然。官民咸倚為長城。在上亦嚮用方殷。生惟以清廉自矢。白水盟心。敷政優游。時輿閩中人心。皆相資。適境中出一鉅案。牽涉某大僚。生惟一秉至公。絕無瞻徇。某大僚以此獲罪。心甚銜之。特指使某侍御論奏。其黨亦復交章彈劾。上不能無疑。特遣大臣按省查辦。生慮禍且不測。姬殊坦然。出囊所得珠。穿成珠花二。配以翠石。光怪陸離。不可逼視。密遣人獻於大臣之寵妾。瑤娘。求其乘間緩頰。事遂得解。大臣臨行。徧訪境中。知其政治之善。浹洽人心。與

情愛。出自真誠。還朝據實奏聞。上大嘉悅。特賜御書福字。以獎其德政。生至是心乃獲安。姬見宦海風波。無端猝起。勸生及時引退。明年生遂上疏乞骸骨。歸故里。優詔不許。再請而後允。生既罷官。愛光福鄧尉之勝。遂卜居焉。出囊中資。築一小園。曰潛園。樓臺亭榭之華。池石花卉之妙。一時無兩。姬之惡叔尚存。勸生收養家中。並不提前事。姬封夫人。生丈夫子二。皆早貴。姬年四十。望之如二十許人。

煨芋夢

博山居仲瑤。故世家子。少負勇力。偶作時文。亦復驚才絕艷。為人陰慎。有機智。年二十。遊庠。文名藉甚。慕張道陵之仙術。燒丹鍊汞。卒無所效。自念非得真傳。不能入門。徑因子身遊四方。訪求精詣。遇羽客鍊師。形貌稍異者。必叩求長生術。乞傳衣鉢。乃探其底蘊。非左道旁門。即靈符施咒。終非上清真諦。聞勞山多神仙跡。矢願訪之。衝霧犯霜。手皸足繭。不以為苦。一日抵山麓。有珈琳仙觀在焉。醮壇月冷。丹甍烟清。祗年長者數輩。霜髯雪貌。鶴骨童顏。垂首閉目。見客不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五 香館叢書

作一語。居拜之。亦若無覩。自念非涉山巔。斷無奇遇。因鼓輿而上。走齒齒亂石。間鳥道羊腸。側身而進。路有磐石。徑可盈丈。蒼苔已滿。鳥跡猶存。暫憩息。足腹餒。掬湖中清泉。和所裹乾精食之。有頃。買勇再上。猿啼虎嘯。心為之悸。凜乎不可久留。遙見巨狼跳舞而來。怖甚。思欲攀援登樹。轉念間已躍而過。日嘯且奔。幸未為所見。視足跡大如斗。益加悚懼。決計下山。循途而退。抵舊來仙觀。渺無一人。而徑抱修蛇。蜿蜒出林。際心更駭絕。徒步而奔。十里餘始出境。行二日。抵一蘭若。心始定。入寺見羽士二人。年皆五十許。眉宇軒翹。飄然絕俗。團坐團爐。煨芋競競。居知其異人。拜問至道。且告腹饑。一鶴筆者揮塵言曰。我等乃求道而來。子何人。豈亦勞山至此耶。居告以故。一衣緇者曰。道外無仙。心誠則得。子亦勞苦甚矣。爐芋將熟。且少待之。時居已疲極。適旁有巨石。光潔異常。可坐可臥。坐定。雙眼微闔。即欲橫身睡去。恍惚間已忘所自。見前路山青水秀。風景絕佳。並忘枵腹。信步前行。杳無人跡。約三四里。峰迴路轉。別有一天。十餘步外。見有二人在石對奕。一少年衣青衣。一老者關袖黃衫。丰神颯爽。居趨前長揖。并

問姓名。老者曰：世外散仙，飛行絕跡。甲子都忘，又安能記姓氏哉？願老夫身雖不列於仙班，而情不忘乎下界。齊人負我，我不負人。適從蓬萊小謫歸來，歲月多閑，藉此以供消遣。觀于下方俗器，尚有夙根。今日相逢，亦非偶爾。然求仙跋涉，立志亦殊堅矣。奈道品可期，塵緣未斷，尚須在人世間三十年。了此事業，非忍心強制，不能超登無上乘也。因授以一丸，大如雞卵，堅硬如白石，入口香軟無比，腹頓果，居竊喜，俟其奕畢，叩求方略。老者曰：子俗骨未除，今日尚難證果。然至此亦良不易，當少為導引。卅年以後，再證心傳也。因授以吐納練氣之法，指點一過，頗能了了。令試演符籙，則雷霆風雨，應念而來。二仙拊其背曰：孺子可教。請從此行。居曰：弟子濁世庸流，向慕方丈蓬壺之勝，無奈肉身凡骨，難近神霄。今既遇仙師，願畧示神通，以開眼界。老者笑曰：四大神洲，凡人莫到。幸子尚有一見緣，請問願游於方之內，抑游於方之外。居曰：請問作方內游如何？曰：南赴華陽，東瞻魯岱，西臨天竺，北極窮溟，瞬息數萬里，可御風而行也。居曰：方外游如何？曰：朝真離恨之天，訪豔清虛之府，瑤池顧曲，瓊島看雲，或驂子晉之

卷一

松賓實話

二十六

香飽齋書

或控琴高之鯉，洪崖拍肩，浮邱挹袖，黃石進履，赤松餐霞，徘徊瞻眺，送往迎來。居曰：願作方外游。少年笑諾，令居閉目，戒勿開。因以兩指撥其身起，但覺身輕於葉，如墮雲霧中。耳畔作風濤澎湃聲，約炊許，腳踏實地。老者呼令啓眸，則具闌琳宮，輝金燦碧，兩足所履，軟若堆綿，蓋已乘雲而行。飛游迅絕，舉動自如。而駕鶴仙童，時復相遇，既而至一處，一水盈盈，岸旁老屋數椽，景頗幽寂。老者曰：此為天孫織室，言次相引入門，一女身衣文錦，五彩相鮮，年可二十許，停梭起問老者曰：此人間修士探勝而來，混擾仙塵，願乞垂諒。女揖居曰：記得前時有張姓名鶯者，曾到此一游，今不知此老尚在人間否。居曰：此漢時事，距今將二千年，張鶯自天河回，親詣成都問卜於君平，旋感寒疾而殞，今其子孫尚懸所藏支磯片石，不知流落何人手。遙遙華胄，佳話空留矣。居因詢牛郎踪跡，女他顧不答，一言紅潮上頰，微有愠色。老者曰：我等片刻話，妨卻織仙幾許工夫。玉闕聞之，又將示罰，可速去。無太不情也。又乘雲他往，須臾至一山下，臨一池，澄波萬頃，蓮花殆滿，池旁桃樹數十株，開巨花，若芙蓉，均作淺紅色，有結實者。

最最大如斗，少年指謂居曰：此名瑤池，樹上之果，即蟠桃也。今逢玉帝萬壽節，王母特往祝釐，故宮禁稍疏，然守宮女子，多憎生客，吾輩勿久流連，恐覲面逢其呵斥也。遂偕居出，未幾又至一處，仙官數輩，列坐繡書，亦有執筆揮寫者。上座一官為監督，衆吏聲款不聞。老者曰：此歷劫造冊也，不可往視。少年曰：昨日恍聞諸仙曹會議，人間將有小劫，最便宜者，入黑芙蓉籍中。老者急止之曰：天機秘密，勿得輕洩，去休。無與天庭事，致干咎戾。旋又至一處，瓊閣珠樓，光明如晝，地上琪花瑤草，入眼迷離，門前牌坊，以晶玉為之，雕繪絕工，上有一匾曰：廣寒清虛之府。少年曰：此月宮也。姮娥久耐高寒，終歲無所事事，吾等可往一訪。比入坊，覺冷不能禁，如入冰窖。老者出紅丸食之，漸無苦，既見高髻靚妝諸女子，霓裳羽衣，翩翩然迎風高舉，遂各相對而舞。庭中桂子錯落交墮，其香濃郁，透徹遠近。舞畢，老者向前殷勤問訊，白欲一見姮娥，答曰：往赴許飛瓊彈箏會矣。下午集譙於妙髮宮，必至夕始歸也。老者乃揖而退，出謂少年曰：姮娥他適，無為東道主人者。下方人初至天曹，不可不一飲仙醴，瓊漿玉液，自古所豔稱。

卷一

松賓實話

二十七

香飽齋書

不獨祛疾蠲憂，兼可延年益壽，乃相將至一肆，珊柯瑤樹，日所未經，甫入室，酒香已溢戶外，躡級登樓，境界頓開，錦幔香簾，碧窗紅檻，倍極幽雅，書畫鼎彝，率皆入古，坐定呼酒共酌，覺入口芳冽，直入丹田，自當墟以至執壺，供七箸，奔走趨承者，皆女子也。少年指一垂髻者曰：此杜蘭香之妹蕙香也。以宋玉一朝參倒持手版，蕙香顧之一笑。王母謂其情動於中，故罰至此，俾執賤役。今來甫三日耳，居量頗豪，飲數杯後，少年自問飲寡，可招旋娟來，飛紅箋去，良久見一仙女，姍姍其來，霧鬢風鬟，丰姿豔絕。老者笑曰：旋娟久不見，已出落得精神別樣的風流矣。招之使坐，使令歌曲，娟彈瑤瑟，令少年和雲璈，曼聲歌曰：境茫茫兮天空，霜淒淒兮晨風，情無盡兮離別身，無定兮飄蓬。又歌曰：絕代紅妝，竟化烟，釵聲花影總堪憐，愁腸灑盡相思淚，難補人生缺陷天。歌已若不勝憂，老者曰：一人向隅，衆人爲之不憐，吾等且飲，勿作此斷腸聲。乃各飛一爵，彼此立盡。旋娟正欲展撥，絳紗復歌一曲，突有偉丈夫從空而下，怒目向旋娟曰：吾何處不尋，汝乃在此狐媚他少年，情何可想。遽拔劍一揮，首殊而不落，頸血噴

注當筵。杯中酒皆作琥珀色。老者與少已年先遁去。居驟觀此變。初甚駭。繼而忿火中燒。舉棹投之。偉丈夫格之以劍。掉居髮向空擲之。自分必死。及墜地。身夾兩山中。上懸千仞之峽壁。下臨百丈之深溪。命雖未絕。決難自出。爰高呼救人。空山杳冥。卒無應者。自午至暮。哭極聲嘶。面目盡腫。深悔入山求仙之誤。忽來一鼠。嚼其膚。痛不可忍。徹於心髓。不覺大慟。但聞耳畔呼曰。道友醒來。居驚汗徧體。啓眸微視。則身仍臥古蘭若中。巨石上。見二羽士從爐中取熟芋置几上。熱氣蒸騰。香參鼻觀。向居笑曰。幻境如何。喫驚不淺哉。居呆若木偶。細思前夢。歷歷不忘。而愉悅迷離。心頭猶鹿撞不止。知二人爲有道士。叩求方畧。伏地不興。鶴髦者曳之起。食以芋而語之曰。妖由人興。堅持卽息。世上悲歡離合。大抵如斯。慎無謂偶爾遭逢。不由心召也。居願皈作弟子。遂攜居入山修養。茅廬如斗大。僅蔽風雨。中惟置竹几一蒲團。一。所食桃李棗栗。渴則掬源泉飲之。屋後瓊內儲百花釀。取之不竭。饑食倦眠。盡忘歲月。居至此一念不生。堅持黃庭玉樞諸經。晨夕百遍。一日有仙真自天而降。雲綃霧縠。薄若五銖。麗質妍容。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八

香齋叢書
十 二 集

殆無其匹。謂居曰。子尙識我乎。我卽前日酒樓中侑觴之旋娟也。當時雖殞於劍鋒。幸爲西王母侍女所救。以神膏續骨。得以復全。子視我頸四周猶繞紅痕一匝也。感君仗義。頗具俠腸。時刻弗忘。今知君不日道成。故來一見。以了前緣。居問偉丈夫何人。彼心有殺機。何猶得廁於神仙班列也。曰。彼爲荆卿。我本燕宮姬侍太子丹。特以賜彼奉巾櫛。彼爲劍仙後。久已棄捐。是日乘雲偶過。不料爲鶴童攝至。致遭此劫。亦由前定也。言訖。欲飲弗置。爰解胸前一鏡。贈居曰。子持此以照四大洲。緘悉畢。見大地山河。頃刻一轉。雖在一室。可作臥游。此所以報也。遂與居別。蹶雲遽去。後約百年。二羽士至。偕居跨鶴朝真。遂不復返。

香齋叢書

十三集卷一

淞濱瑣話三

長洲王 韜紫 著

劉淑芬

劉淑芬海昌硤石鎮人。具俠腸。喜讀書。好擊劍。馳馬。意氣自雄。視世之習帖括家言。迂氣滿紙者。不值其一盼。以是鄉里人亦輕之。謂劉氏子。惟知疎狂任性耳。豈足為豪俠士哉。淑芬家本素封。良田數十頃。納太平租稅外。頗足自給。優游卒歲。惟性好揮霍。周貧濟急。罄其賞。無所吝。有僞為困苦狀以乞憐者。並不加察。率如願以償之。坐是家中落。慨然思作汗漫之游。售其城西別業。得萬金。挾以北行。抵揚州。曠一妓曰嬌雲。國色也。所纏纏頭無算。黃金既盡。猶眷戀不肯捨。妓寮中龍媪鴉。多厭惡之。時以冷語相侵。生謂嬌雲曰。吾囊中所攜萬金。盡散卿家。他人雖不知。卿則知之稔矣。數月來。何求不遂。吾豈薄待卿哉。嬌

卷一 淞濱瑣話

香齋叢書 十三集

雲泣曰。箇中豈可久居哉。妾篋中積有五百金。願出以壯行裝。若猶不足。阿姊素雲亦私蓄當代假之妾。頭上珠翠計可值三千金。特倉卒間無售主耳。即出資授生曰。男兒當志在四方。自奮於功名。久戀兒女子何為哉。生以嬌雲生性豪俠。甚欽敬之。拍其肩曰。卿真今之女郭解也。不意於章臺中遇卿。吾荷多財。當拔卿於風塵。俾卿主持家政。必不如龔媪女子所為。嬌雲於巨金之外。更益以佛餅二百枚。曰。此淺淺者。供途中所需足矣。餘則當作京師旅費。衣服冠履。皆嬌雲代為整理。置之行篋。縫紉周密。生甚感之。歎曰。語重心長。意密情柔。今見卿矣。世徒以勾欄中人。雞聲斷愛。馬足無情。多致譏諷。豈所論於卿哉。嬌雲更以已貲為生作餞行筵。一時五雲畢集。團欒共坐。生則居中。南向。五雲者。一妙雲最長。二鸞雲。三綠雲。年並十七。皆同月生。四素雲。五則嬌雲。年皆十六。時有語云。揚州五雲。少者絕倫。酒罷。束裝遂行。沿途猶作書寄嬌雲。媵以粉奩脂盞。情語纏綿。致聲珍重。至京師後。途遇故友李海帆。亦豪士也。與生為莫逆交。在吏部行走。聲望頗著。因招與同寓。勸生納貲入官。慨然貸以千金。生即以

嬌雲所贈五百金。交部驗之。則贗鼎也。部中堂官厲聲詰所自來。生以直對。幾致不測。幸李友代為之辨。得無事。生於是歎曰。此中人情。抑何險哉。始悟前日之贈金勸駕者。蓋欲生之速去也。憤然拔劍。砧石曰。誓必有以報之。昂藏一丈夫。竟墮狡獪女子術中。復何面目以見天下士哉。捐納既以缺貲未遂。意殊快。李因代為之謀。曰。聞玉泉山呂公祠中。現來一客。真奇人也。虬髯。廣額。儀觀雄偉。操秦音。自言為陝之盤屋人。每與客談。戲指空中飛鳥。點點下墮。或言其嫺劍術。當非虛也。生聞欣然。偕李命駕往西山訪之。道經望湖亭。湖水澄鮮。浮光蕩影。岸柳低回。晴絲披拂。遙見亭左一人。箕踞西向。坐以雙劍。迭擲空際。起落飄忽。有如宜僚之弄丸。李見之。即謂生曰。吾所記者。即斯人也。生遽前長揖。其人收劍答禮。詢生姓名。并及顯末。生謂願附門牆。學習劍術。其人曰。劍術可學。至於成仙作俠。則在乎已耳。生視其人收劍之時。迅捷異常。三尺霜鋒。已藏肘內。因問曰。劍與人能合為一乎。其人曰。術成乃能之。觀子身有俠骨。心有殺機。雖屬可教。恐必破戒。如欲學劍。可即來。余匝月後。擬赴峨眉。飛羽仙之約矣。

卷一 淞濱瑣話

香齋叢書 十三集

生是夕。即撲被宿祠中。其人自言姓濮陽。字歐冶。蓋慕古時歐冶子而自名也。問其年。曰。百二十歲。而狀如四十許人。先以舞劍之法授生。始而雙鋒迅起。左右盤旋。既而萬道寒光。不可逼視。久之。人劍俱杳。生急索之。則已捧劍立於生後。凡歷四十餘日。法乃純熟。歐冶曰。余今將往峨眉。不可以久留。子如必欲成名。可在此待余。去後。生日夕自演。不敢一刻間斷。習之既稔。漸有所悟。一日早。起。方富意興。初酣之際。渾脫瀏灑。備極其妙。忽有一白猿。來手舞鐵榜。與生相角。須臾。雙劍盡入猿手。生赤手奮呼。逕前欲搏。白猿棄劍遁去。自此白猿每晨必來。或鬪劍。或賭拳。生皆不能勝。習之一年。生日有進境。有時猿所持鐵榜。亦為生所攫取。一年後。歐冶忽歸。觀生舞劍。曰。工夫頗密。業已勝人一籌。顧其舞法。猶未入神。悉心指授。閱半年。其術乃成。因令生習修煉之功。繼而採鐵於湖。溪中。煨之。逾三月。忽爾爐火純青。雙劍進出。淬之。犀利無前。舉以昇生。曰。子得此。可以橫行天下矣。今與子別。子其往哉。生以劍術雖精。然猶未能變化。固請歐冶授以全法。歐冶曰。是不難。苟子願受三無之厄。則劍術可以通神。生問何

謂三無曰。無子無財無爵。子然一身。貧無立錫。且為舉世所唾棄。則正是功夫圓滿時也。生曰。余意本欲超出於世外也久矣。視世上之富貴功名兒孫福澤。如颯風之吹馬耳。何足為重。劍術已全。正可以證仙道。長生久視。又何難哉。歐冷曰。子志如此。真吾弟子也。遂授以符籙咒語。能搓劍如丸。納之口中。復吐之。出則雙劍躍入空際。天矯如龍。能取仇人首級於洞房邃室之中。惟意所欲。雖以銅鐵為牆壁。不能阻也。生學之三年。遂盡其技。乃辭歐冷而行。徧歷演黔秦蜀。一無所遇。仍至維揚。偶游竹西歌吹之場。忽有所觸。遂訪媽雲於昔時所居。則門庭如昨。景物已非。人面桃花。不知歸於何所。因姑置之。久之。偕同人往平山堂觀芍藥。紫媽紅綉爛如錦。其時游女叢集。幾於袂雲而汗雨。生見一處人。聚若圍場。環之。中有女子數人。苦不得出。乃掉臂而入。則媽雲姊妹行也。粉黛浸淫。意態殊。生謂之曰。尚識我否。媽雲驟親生。愧悔之狀。幾若無地。可容生曰。勿懼。余送汝排眾突前。眾咸辟易。數女子隨之而行。莫敢逼者。既出險。僕媪亦來。數女子殷勤致謝。媽雲爰邀生臨其家。坐甫定。生即抗聲斥之曰。

卷一 淞濱瑣話

二

香

三

十

子以偽金幾陷余於死地。居心抑何忍哉。媽雲猶欲粉飾多詞。強為辨論。語意之間。隱含諷刺。生憤甚。手略一指。首已墮地。玉碎香銷。舉室喧沸。搗母痛錢樹子之亡也。立繫生送之縣。生至縣庭。自陳前後顛末。一無所諱。縣令頗愛生。直命羈之獄。將隱為之地也。翌日獄卒報生脫線。逃去。縣令亦不復問。越一年。縣令告病乞休。將還故里。道出山東境上。猝遇劇盜數十人。遮道而來。馬驟車奔。勢甚猛迅。悉掠行李而西。縣令已戰慄無人色。突見一壯士自林薄中出。呵盜曰。止。為首者方舉刀躍馬作欲鬪狀。生以鞭揮之。盜首無故自隕。眾盜皆奔。生馳白縣令。盜已遠。可勿驚。行李無一失也。縣令感生。甚曰。願聞壯士姓名。曰。即前殺媽雲之劉生也。言竟馳去。轉瞬不見。李壬叔善蘭精嗜人家言。與生同鄉。時由滬上抵析津。遇之於塗。壬叔狎一津妓。日繡遊。眷愛甚至。丁嬾十索所欲。殊奢。壬叔猶竭力與之周旋。生曰。箇中况味。余已備嘗。豁整可盈。是不可厭也。他日裘敝金盡。悔之晚矣。壬叔盛氣折之。蓋神雞之夢未醒。交紅之被正。迷香洞中。固能入而不能出者多也。生絕不與較。一笑置之。翌晨。壬叔開

眸。視則玉人已杳。金屋亦非室中一切布置。忽爾迥異。怪呼顧僕詢之。莫明其故。旋知已至京師寓齋。一夕間竟馳二百數十里。此皆劉生軼事也。蓋俠而近於仙矣。

柳青

柳青。字新甫。號君青。毘陵人。好作遠游。北窮瀚遼。南極嶺嶠。東西尚未能限其所至。嘗渡黃河中流。波浪大作。渡客舵工盡行失色。柳危坐自若。神氣安舒。遙見岸上一羽士。禹步戟手。向渡船作指畫狀。頃之。舟乃傍岸。幸得無恙。眾既得濟。柳以所見詢之。同舟人皆未之觀。柳益奇之。適臨歧路。瞻顧徬徨。恍猶見羽士在前。緩步徐行。爰奮足追之。終不能及。顧意不能捨。所歷市廛已盡。再前翠柏蒼松。林木叢雜。不覺足力告匱。小憩石上。隱約見羽士亦於林際解衣磅礴。揮扇不已。少止。旋起。柳仍追隨其後。柳暗花明。又是一村人家。三五零星。雜處頗為寥落。羽士徑入茅舍中。雙扉自闔。柳繼至。略停喘息。即往叩門。門啟。一童子出。問何事。柳以訪羽士對。童子曰。吾師甫歸。已入雲房靜坐。俟其茶悟既覺。

卷一 淞濱瑣話

四

香

三

十

然後敢稟白也。君盡於門旁石磴少息。師醒。當即來招。柳如其說。待至日影銜山。深林欲翳。童子始出。招生以手柳隨之。入見庭院殊寬廣。茅齋三楹。中為會賓講客之所。左設鑪鼎。習燒煉術。右藏道書。清修靜憩。迴隔塵凡。俗客毋得而進焉。柳見羽士。向上長揖。謝拯救之恩。曰。君殆闔苑神仙。偶然游戲世間歟。細觀羽士長髯飄拂。骨重神清。羽士曰。子亦知今日事乎。苟非子在船中。全舟性命。將作波臣矣。子前日游雁宕。曾於山下池中。獲得一鼈。攜歸。烹而食之。果有之乎。柳曰。獲則我事。烹則非我咎也。同游之人。所為余方欲放之江中。奈老饕者必欲鬪鬪。何。羽士曰。此鼈即河伯第七子。以犯淫孽。為老頭陀幽之山池。不日孽滿放還。乃遣子手。竟至殺身鼎。故河伯務欲報子。我見子頗有道氣。故代為之請。今既詢明。咎非子得。有所藉口矣。柳問羽士法號。方知為葉道林。門下字雲隱。素在滇南靈芝山修煉。道果既成。徧遊天下。計其年將七百餘歲。而容貌秀鬚四十許人。羽士曰。知子好遊。誠可嘉尚。然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子雖有道氣。而無道法。將何以禦之。吾欲授子以術。子意何如。柳再拜曰。固所願也。柳

留居月餘。盡得其技能。隨行贈以一盞。一燈。一履。曰。蓋之爲用。雨可爲晴。燈之爲用。夜可爲晝。用履則登山。不可不憚勞。如遇山魃木魅。靈怪妖異。身處囊中。必不敢犯。且可避劫消災。祓除不祥。游歷既徧。即還靈山。子其勉之。柳再三致謝。而別。自得此四物。不特腰脚愈健。而且膽志彌壯。每登山。必造絕頂。往往不及下山。即宿山谷中。偶至深宵。長夜。月白風高。輒見虎豹爭鳴。熊羆相逐。猿猴呼嘯。豺狼窺奔。或有奇形異狀。變怪百出。多不能名。行近柳身。靡不辟易。柳始心悸。久則有所恃而不恐。諦視其去來踪跡。晝而尋其巢穴。必得之。一夕酣睡。甫醒。耳畔忽聞人語聲。啟眸四顧。月明若晝。相遠數十武。有一磐石。方廣如桌。諸人團欒環坐。男女凡六。各自爲偶。上下相對。坐者年齒較長。東西兩女子。年並十五六。雪肌花貌。髮鬢麗絕。人寰二男子。一則長髯拂腹。一則虬鬚鬪額。各舉杯相屬。曰。織雲四捲。銀河不波。兔魄始圓。蟾光朗照。其如此良宵。何座中咸默。無一語。頃之上坐者。忽曰。尙記四年前。玉纖妹子。詠月聯吟。有城南城北共清光之句。爲懺摩居士所擊賞。曾幾何時。懺摩轉輪世上。重墮紅塵。

卷一

松賓寶話

五

香飽齋書
十
三
集

作富貴家兒。雖樂安得如吾輩。逍遙地府。永無拘束也哉。東坐者曰。吾輩爲一氣之所流通。不能久而不滅。故世有鬼死爲靈之說。竊謂神仙由修煉得來。尙且劫至則消。何況鬼哉。與其爲靈。不如仍復爲人。雖然。味厥本來。猶是氣完神足。上坐者笑曰。淺乎哉。子之識見也。此乃庸庸之凡鬼。非所論於吾輩也。夜臺何嘗不予人以懺悔哉。吾日夕誦金剛經。至今已盈五載。漸覺氣骨堅強。久持弗懈。自去地仙不遠。子盡勉之。地下清修。寂無所擾。勝於人間也。吾曩在世。公不能勝私。理不能勝欲。因役於外。誘之紛華。美麗也。既入陰司。一切盡泯。修持精進不已。豈有限量。子自求生。吾自求死。東坐一女子曰。既無美惡妍媸。作佛法平等觀。何以去秋。君戀戀於殷瑤仙。三月不出戶庭。以致醋娘子。想索楊梅食哉。下坐一中年婦人曰。瑤仙誠國色也。爾時驟覩其面。眞覺我見猶憐。溫家阿姨。不過以五色傳家棒。畧撲數下。妖光頓斂。豔質不常。然後知紅嫣白媚。脂粉之所塗澤也。鬢雲眉峰。翠黛之所點染也。腰肢輕亞。蹀躞纖妍。初非天然。出自嬌揉造作。我家郎君。於美人禪一關。何嘗參透。今乃效豐干饒舌。宜爲吾子

所齒冷。西坐一女子曰。如我白家郎。眞所謂鐵心石腸者矣。幕下健兒。有劫民家女。作外妻者。爲郎所知。徧搜得之。寘健兒於極刑。罪固弗在女子也。兩女子宛轉嬌啼。玉容無主。郎謂其無恥也。立手刃之。玉碎香消。吾爲歎息者。累日。上坐者曰。是之謂忍。去道遠矣。王者不外乎人情。如以不好色。即能證道。則盜賊宜據上乘矣。東坐長髯者。拈髭微笑。不作一語。上坐者曰。君於此。何不別參一解。曰。氣盛則聚。氣衰則散。若能早爲葆養。而不加戕賊。亦能持久。吾輩生前。取精多而用物宏。其氣故足以持數百年。柳聞其所論。頗有至理。適腹脹急。欲洩溺。遽起。竟地。咳嗽大作。數人踉蹌遽逝。明日訪其處。爲明季某官。兵敗潛竄。數家眷屬。殉節於此。磐石下。即其埋骨所也。柳至山東。寄宿逆旅。時旅舍已盈。無布席地。逆旅主人。難於辭。柳謂宅後有一樓。頗軒敞。特久無人。居君苟不畏。何妨作一夕之淹留。柳曰。荒山窮谷中。尙無所懼。况在人境哉。僕被往宿。夜半轉身向外。忽覺囊中。膩然有人。以手捫之。膚滑如脂。熱香四流。偶觸其足。則一握凌波。殆不盈三寸。訝謂空樓久健。何得來此。麗人。必怪無疑。情自出。囊啓。箭取

卷一

松濱瑣話

六

香飽齋書
十
三
集

羽士所贈囊。急蒙其首。噉然一聲。立化爲狐。斃於囊內。翌晨。舉以示逆旅主人。曰。曩時之爲客。患者。非此也耶。出之囊。茸毛而修尾。館童見之。驚而走。柳視其革。鬻之市。得十金。旁有老鍊師。黃冠而羽。轆連。歎曰。可惜。立出十五金。易之市。人卷而藏。諸懷。急趨而去。柳聞芝罘有蜃樓海市之觀。航海而往。久之。無所見。一日晨起。突有款關而至者。曰。此間是柳秀才所居乎。柳曰。是也。其人陳幣於庭。白鑪而外。錦緞百端。粲然耀目。問施此重禮。何由。曰。特延柳秀才。前往捉怪耳。柳辭以不能堅卻之。其人曰。素知柳秀才。道術精深。不然。寓樓老狐。何能痛除。一旦。戕逆旅主人。從旁慫恿之。曰。誠然。吾久聞之道。路傳說。豈虛也哉。柳曰。世間捉妖者。必有符籙咒語。吾並無之。奚能奏功。其人曰。只須攜一盞。已足濟事。願君勿吝。玉趾懇請。再三。柳不得已。許之。遂與偕行。其人肩行李。爲先導。行里許。已臨曠野。四顧無人。柳問將至否。路遠近若何。其人答曰。尙遠。忽爾。迅足逸去。柳望息急追。轉瞬已杳。林薄中。一老鍊師。仗劍而出。叱柳曰。汝前日所殺者。吾甥也。何事開罪於汝。乃必欲顯汝手段哉。汝所恃者。不過汝師所賜四物。

耳而今安在。我本欲飛劍斬汝以報明讐。以自有殺汝者。尸居餘氣。何足與較。言訖不見。柳惘然歸。逾月渡海舟覆。柳竟溺死。或謂尸解云。

仙井

崔仲翔。粵東名士也。世居西樵山中。以耕讀傳家。有田二頃。有書萬卷。足以自娛。生結廬山麓。翠嶂丹崖。環合相向。舍後嶺然特立者。為極樂峰。峰下有泉。潏潏湧出。圍以八角石闌。闌舊有銘。句甚奧古。特字跡半泐。莫可辨識。相傳為葛仙遺跡。曾以此泉鍊丹。蓋井底有硃砂也。以故山下居民汲者多靈。近日井泉忽竭。生使人探之。下者輒病寒疾。噤不能聲。屢試皆然。但不肯往。生毅然曰。非果有神。敢崇我哉。命沽燒春一石。連酌三巨觥。盡傾其餘於井中。曰。藉以辟寒氣。著窄袖短後衣。身負寶劍。令人繩之以下。始猶覺冷。再進殊覺其溫。井旁一孔。大可容人。髣髴有光。乃僂僂而入。初尚捫壁行。漸入漸寬。日光漏處。見石扉焉。以手推之。呀然而開。頓覺別有一天地。曲澗小橋。幽花異草。疑是仙境。生信足所至。初不辨遠近。未數里。陡聞樹杪風聲甚急。仰見兩龍夭矯空際。吞雲吐霧。各逞其能。中間明珠一顆。巨若徑尺之珠。一時大地山河。照耀無邊。纖悉皆見。兩龍欲攫一珠。其鬪甚力。倏爾珠忽下墮。生承之以手。珠頓縮小如雞卵。遽藏於懷。龍亦下。各奮爪逼生。生揮之以劍。劍光皎若霜雪。上燭霄漢。龍不能敵。遁去。生復獨進。時已逾午。頗覺飢腸雷鳴。仰視樹頭。蟠桃初熟。爰摘食之。甘美無倫。芬芳沁鼻。畧盡數枚。腹已果然。因再鼓勇前行。約二十里許。夕陽遽爾西匿。林薄昏翳。四無人烟。生意頗窘。特有寶劍防身。即亦弗懼。偶探懷中珠出玩。光輝四射。有如皓月當空。物無遁形。枝間宿鳥。驚為天曙。無不鼓翼而起。生因歎為異寶。山中異獸怪物。尋光而至。顧每近生旁。輒辟易卻走。須臾聞背後有人語。聲迴囑之。則三女子珊珊來前。從珠光中注視之。洵絕色也。齊問生從何處來。空際放光者。是何寶物。生舉珠示之。咸不敢正視。一女子曰。君非從驪龍額下取來者乎。彼失此珠。必圖報復。幸在此處。不敢肆其虐。否則君亦殆已。生日。吾有三尺龍泉。在何畏此孽鱗哉。中一女子年齒稍長。聞生誇語。索劍觀之。反復摩挲。嘖嘖歎羨曰。此真干將所鑄。今世有一無二。君其珍之。願聞君從

卷一 松濱瑣話

七

香地叢書

會倍極殷勤。否則將謂君已昧。因必以寡情致誚也。頃之忽聞環珞聲。有乘鸞自空中降者。三女子咸起相迎。生意謂蘭香已至。離座長揖。一女曰。此吳小紅詞史。絳仙阿姊之第三女也。隨後相繼而來者。絡繹不絕。或控鶴。或跨鳳。或駕飛蚪。皆十六七歲女子。豔色嬌姿。輝映左右。不覺目為之眩。諸仙媛所服。悉霓裳羽衣。臨風飄拂。風鬢雲髮。態度踟躕。坐待良久。而蘭香不至。女曰。勞君懸盼。未免神馳。想渠於瑤池園苑。有事羈遲耳。待作雲鶴符催之。何如。符乍去。空中飛下一紙。言在蕊珠宮聽寶樹禪師說法。茲已駕五色祥雲。自蒼香仙館來也。諸仙媛皆依次而坐。獨虛上位。以遲蘭香。未幾雲日光中。蘭香已降。與生相見。狀殊靚艷。生但炯炯注視。不作一語。蘭香忽謂生日。自別後。雲母窗前鴨脚桃。已三千次著花矣。池上蟠桃。亦已三熟。午經東海。清淺異常。曾見兩度揚塵矣。觀君器宇。似不如前。尚記冰花簾下。與君對食玉李。今棄核早已成林。君猶記同游廣寒宮裏。暗同嫦娥。索取蟾蜍。置余枕下。夜半摸得。嚇余幾死。生茫然無以應。但唯唯而已。蘭香歎曰。君慧根已失。靈質將淪。非再苦煉數百年。不能

卷一 松濱瑣話

八

香地叢書

何處得來。生日。家世相傳。已四代矣。昔吾曾祖為固山提督。隨年大將軍出征青海。黃夜還兵。見砂磧中光芒遠徹。逼視之。乃獲此劍。恒佩於身。出入戎行。殺敵奏功。悉賴之。嘗陷重圍。持劍突出。莫敢當者。承平日久。置不復用。已將百年。懸於壁間。每夜輒作長嘯聲。識者以為此躍冶求售也。今日果能制毒龍。殆不負其所用矣。後一女子最幼。服退紅衫。丰神秀逸。謂生日。君今夕將宿何所。觀此異象。得毋膽怯歟。生日。繾綣鑿險。性之所喜。此次本為探奇而來。將欲一窮妙境。何怯之有。女曰。此乃神仙窟宅。以君凡骨。何能徧歷一周哉。不如暫至我家。為君換骨易形。伐毛洗髓。庶幾不負此行。平生不禁雀躍致謝曰。固所願也。言次車駟已至。三女子各乘其一。生騎以從。馳驅電駛。恍於雲霧中行。頃刻已抵所居。爰導生入處之於東堂。復閣飛樓。雕闌文檻。幾疑在虛空界中。琉璃燈千百盞。密若繁星。則於白晝。女曰。君亦知此地何名。生日。弗知也。女曰。是為蓬萊第十三島。最高處瓊宮玉宇。為余姊杜蘭香所居。去此地約三千餘尋。姊有飛車往來自如。與君有以緣。當代邀致。一證前日盟言。但相見時。可作久離乍

還原復本。余向在瑤臺。西王母以余稽察衆芳。頗存冰鑑。賜余金丹一粒。今尙在葫蘆中。饋君服之。庶悟前修。言際於裙帶上。解一小葫蘆。既去玉塞。傾出一丹。赤色有光。圓轉如珠。置生酒杯中。令生和酒嚥之。甫下喉際。已覺丹田甚熱。如火精神煥發。三女子出。席向生慶賀。始知三女子並姊妹行也。姓鄭長曰靜芳。次曰豔芳。三曰媚芳。與蘭香同住深山。並登仙籍者。執畢飲生酒曰。賀君得仙不遠矣。君降世間。已隔十塵。母怪君之惜然於夙昔也。諸仙媛亦巡環相勸。生飲無算爵。於是重爲蘭香與生行合卺禮曰。天上姻緣。自昔已分。人間夫婦。於今爲始。洞房設於紅深翠隙之虛。窗外萬花爭放。衆綠成陰。幽雅宜人。豔麗絕俗。生甚樂之。一住數旬。彌月之後。諸仙媛復集。於是斟瓊液。擊靈脯。盛饌重開。酒酣。各舉樂器。鏗鏘屬和。蘭香亦鼓雲和之瑟。音韻悠揚。響徹雲表。蘭香欲偕生還青芝山房。使耶君一見故山。得觀舊院。亦五百年來一段佳話也。生於是同車共往。路途風景。恍若素經。繼入巨第。極爲爽塏。屋後一園。廣袤無際。樓臺亭榭。高下紆迴。別饒幽致。荷池寬大。採蓮小舟。縱橫無數。花木竹石。皆含

卷一

淞濱瑣話

九

十

靜意。洵非凡境也。蘭香指壁上詩詞曰。此耶君舊作也。亦曾記憶否。旋入房見有鍊師法服懸於衣桁。蘭香曰。此耶君諷經時所著。因於箚中山玉塵一柄曰。以此佐君談屑。生視之柄上刻字兩行曰。卻與塵奪戴席。能解小郎圍。何愧蘇武節。不解所謂。蘭香曰。是亦君所常用者。當手揮目送時。定有一番妙解也。自此遂居蘭香室。閒時輒作十洲三島之游。與諸仙侶談元述妙。賞奇析疑。頗有神悟。一夕西風起。落葉深林。蕭蕭撼撼。不禁凄然興故鄉之思。因告蘭香暫歸里中。約以一月後重來。蘭香曰。君此念一起。此間不可以再留。但君從何處來。仍從何處去。惟惜歲月已更。程途已變。當別以飛車送君。遂命庖人作饅行筵。握別臨歧。哀婉欲絕。淚墮若縷。生亦爲之酸鼻。曰。身別無所有。惟一劍一珠。可留作他日記念。乃解腰劍探懷珠。以贈蘭香。登車遽去。其行若駛。至回坐門。屋宇已易他人。自言姓名。無有知者。蓋離世已數百年矣。

嚴壽珠

樂大檀園。金陵人。以刻書世其家。家中多藏宋刻書。世少傳本。珍護之。不啻拱

璧。雖密親至友。不肯借觀也。生誦讀之所曰恒齋。蓋生父固名孝廉。素設絳帳。講授生徒。四方之負笈從游者。不以遠近而畢集。以是及門頗盛。然必其人恒產而兼有恒心者。方始隸於門弟子籍。爰以恒名其齋。生父沒已三十年。而門生故舊。猶稱頌其德弗衰。江督以諸紳請特奏於朝。從祀鄉賢。生博學多才。家聲克繼。平日於書無所不窺。而尤喜莊列諸子。多有論說。雖猶沿道學之遺風。而個儻風流。性情豪俠。四方知名士。皆樂就之。金陵有名妓嚴壽珠。始居釣魚巷。小築三椽。頗極幽雅。窗明几淨。鼎煖鑪香。時於此間得少佳趣。門前車馬如雲。日常絡繹。客得其一顧盼爲榮。尤講烹飪之法。凡得饌嚴家厨食品者。口香三日。生友之作狹邪游者。多繩其美於生前。生掉首弗信。一日偕友擊舟過利涉橋。容與中流。徬徨四掠。意甚得也。忽見一舟顧波而過。中坐一人。高髻淡妝。神情秀逸。正如飛燕依人。驚鴻顧影。臨流照映。湖水皆香。生不覺贊歎曰。此真可謂洛浦仙姝。湘江神女矣。定非人間所有也。友曰。是卽君素所鄙薄之阿珠也。生曰。其果然乎。我從未見。勾欄中有此人物。友曰。如不信。當與君偕往訪

卷一

淞濱瑣話

十

十

之。既至。則見湘簾。斐几。位置既宜。臨窗案上。堆積古帖數十本。偶翻閱之。並世間所罕見。筆牀硯匣。潔無纖塵。諸帖中有惲南田先生真蹟。秀媚拔俗。正當把玩間。壽珠已出。寒暄數語。後壽珠笑曰。觀君耽耽於案上書史。必是風雅士。近日書家多尙六朝體。魏晉之間。變隸未久。流風餘韻。猶近於古。苟非樹骨於隸篆。卽欲貌爲六朝。豈第婢學夫人而已哉。生曰。然則卿亦能書者耶。壽珠曰。聊作臨池游戲。春蚓秋蛇。殊不足觀。生曰。卿可謂得雅人深致矣。宜其領袖章臺也。壽珠繼復以學詩之法問。生爲之備述其源。井及流弊。上下二千載。不素毫髮。壽珠服其辯。遂留生。謙所陳者。核半不能名。而殊覺適口。酒尤芬芳郁烈。不啻公瑾醇醪。誠酒國中上品也。生幾爲之玉山頹倒。自此生於無聊時。輒一訪壽珠。壽珠待之。亦異於儔衆。語亦從不及私。所謂纏頭之費。匝月以來。並不之及。絕不爲丁嬖之十索也。生因許壽珠爲妓之俠者。生友黎劍倚善吹笛。壽珠亦工崑曲。每唱必令劍倚按譜度之。壽珠善爲抑揚抗墜之音。有時響可遏雲。聲如裂帛。生每聆一闋。擊節稱善。生藏有曲譜。乃內廷供奉秘本。以與坊間俗

本相較音節殊乖。生皆爲之一校。正舉昇壽珠錦綉玉函。特甚珍異。壽珠見之。詢生曰。此亦君家藏書之一種否。生曰。然壽珠曰。我雖不能讀書。亦愛書史。如性命。君家既富於收藏。何不擇世間難得之本。令鈔者另繕副冊。仿天祿琳瑯之遺制。寄儲外府。妾篋中積蓄金錢。將及一萬。願傾篋倒篋以交君。君其代妾好爲之。生日佳哉。卿不但俠。且又雅矣。半載之間。或購或寫。鄰架所儲。幾及萬卷。所召鈔者。日凡二三百人。一城幾爲之空。於是壽珠好事風雅之名。大噪。文人學士至金陵者。必迂道造訪。載酒停車。入即開讌。輒以多金饋壽珠。曰。卿助卿買書。壽珠亦不復辭。前後所獲無算。是年正值秋試。大江南北名流咸集。來訪者幾於戶限爲穿。壽珠厭其繁。徙居莫愁湖畔。固北里之新巢。亦西湖之別業也。屋後營有詒經樓。共五楹。東西皆有複室。泉石清幽。卉木綺麗。入之者疑非塵境。非素心人不易至。生獨擁而有之。朝夕觀異書。對名花。此樂雖南面王不易也。亦不復作應試想矣。諸友皆羨其有豔福。壽珠獨勉其勤習。帖括爲掄元奪魁計。生笑曰。卿雅人亦達人。何忽作祿意想耶。功名之得失遲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一

香齋叢書

早固有命在。况余非功名中人。豈能強致哉。不過逐隊隨行。喫三場冷飯耳。是秋榜出。生竟不售。然三場文字。意甚得也。諸同人咸以金科玉律推之。出以示先達名宿。皆許其必列前茅。至是秋風鐵羽。咸所不解。壽珠深爲惋惜。弗置。生夷然不以介意也。生之至戚宦於浙。馳書招之。勸作西泠之游。生擬即日束裝就道。告之壽珠。壽珠曰。聞西湖山水甲天下。六橋三竺間。頗多名蹟。妾生長秦淮。恒居水閣。所見者弱柳天桃。所歷者綠波紅檻。殊閤人意。妾欲一觀天下之大。知世界之外。別有乾坤。豈不快哉。因請與生偕行。生許之。爰僱巨舶。賃輪船曳之行。雙輪激水。其去如飛。壽珠顧而樂之。詰生日。此船之製。爲西洋所特創。推原其本。果何自助歟。生日。聞昔時有以鐵鑊煮水者。水沸熱氣上騰。將蓋掀去。其人因悟熱水之氣。其力甚猛。倘以鐵管傳遞。納入器中。閉不使出。則其力必能使輪自轉。試之果驗。輪艦火車。由是興焉。有此能化遠而爲近。其利不蒸溥哉。壽珠曰。既有輪船。則帆船可盡廢。妾意中國何不自行製造。乃猶必假手於人哉。生笑領之曰。卿可謂當今之女諸葛。談言微中。識見不凡矣。蓬窗無事。

拈弄筆硯。藉以記程途。志風景。每至一處。必有一詩。女唱而生和焉。既抵杭垣。泊舟城外松木場。舟楫雲屯。帆檣林立。前時湖場所有園圃。悉已焚燬成瓦礫場。惟諸祠宇煥然一新。畫棟雕梁。競侈華美。遊人咸噴噴稱贊。壽珠意獨不然。曰。此原所以點綴湖山。借雅俗不相稱耳。及游靈隱。飛來峰。冷泉亭。恍然若有所悟。謂生日。前游數處。都若曾經遊歷。於此尤加稔習。吾前身殆此寺頭陀也。因指何處爲鐘樓。何處爲香積廚。不煩導引。歷歷不爽。其或有不符合者。則以曾經兵燹故也。最後至一小亭。亭爲八角式。雖半荒圯。石闌猶在。亭中一碑。獨峙碑前。有一石塔。爲智遠禪師埋骨處。碑字雖漫漶。尙約略可讀。壽珠閱之。淚爲潸潸。墮曰。吾今於後。乃知生所自來。死所自去。一則塵世已三百餘年矣。智禪師即我之前身也。生初猶弗信。及視碑上日月。果在明萬歷年間。因歎曰。卿夙根尙在。慧性未泯。今日雖墮風塵。傳玷幻身。未損原質。及早修持。迴頭是岸。可知菩薩法力無邊。能覺一切衆生。俾大千世界。有情歸於無情。而後得成正果。卿欲隨余至西泠。正由我佛默相感召。一片因緣。無端觸悟。欲證今生果。須參

卷一 松窗瑣話

十一

香齋叢書

前世因。碑中言智禪師一生淡漠。偶見宦家命婦華妝。詣佛前膜拜。微動一念。立時圓寂。玉箸雙垂。寶色上騰。珠光四照。卿於此當無繫戀心。當無豔羨心。一塵不染。萬事皆空。不見不聞。隨生隨滅。人於世上。當作如是觀。生言甫畢。壽珠已立化於石塔之旁。生甚異之。因即盛之以盒。乞片土於寺僧。葬焉。延高僧禮懺四十九日。然後返樞。生本超然有出世想。至是益堅。自失壽珠。嗒然若喪。亦不願歸家。徑詣相國寺求披剃。方丈清恒和尚本素相識。見生情狀若狂。嗔然笑曰。子有室有家。有妻有子。積金滿篋。藏書盈架。正值中年。未消壯志。何所見而欲覓此冷淡生活哉。粥魚茶飯。豈君富貴場中所能消受。留之方丈十日。力勸之歸。生既出寺。茫茫然若無所適。道經利涉橋邊。倚欄憑眺。獨立躊躇。忽見水中有一垂髫女子。招之以手。背後一人容華慘淡。諦視之。壽珠也。生日。卿果不死。尙在人間耶。我何憚相從哉。躡身一躍。竟赴清流。岸上人見而援之。則已不及。

真吾鍊師

高郵徐仲明與叔嘉昆弟也。兄樸誠而弟傲。雖已析產分居。而弟恒至兄處。瞰其所有。如取如攜。兄輒大度包容之。不計較也。叔嘉好博。每負博進錢。為人逼索。仲明常出為排解之。以故鄉里稱爲長者。嘉之妻同邑邵氏素娥。大家女子也。美而賢。頗不善夫之所爲。常規諫之。時因此而反目。一日嘉以逋負山積。狀篋而去。踰月不歸。邵因返母家。偶檢釵釧。則俱已破壁飛去。知夫所爲。飲泣而已。歸與母商曰。兒夫日以花骨頭爲性命。終無了局。不如我父挈之至外。令司門戶供奔走。得以時加約束。想不至大決裂也。蓋妻父固習刑名。爲憲幕。有聲於時。近將赴楚。北應某中丞聘。故欲其相從也。返告夫。嘉亦願往。族居武昌。未半載。以蘭州兵變。調征甘肅。行抵境上。爲回逆所戕。從者星散。嘉適在後。聞凶耗。得以脫身逸去。行乞歸家。女知消息。痛哭幾不欲生。居久之。故態復萌。始以衣服質諸典。繼則以賤值售其居。妻則歸母家。子然一身。至無立錫地。然猶不自悛。時乞貸於戚串家。偶至呂仙祠。遇岳母與其妻偕在。嘉向之乞錢。妻垂淚言曰。我家本有積蓄。雖非巨富。可稱素封。自汝遊蕩。銷耗殆盡。我亦無容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三

香齋叢書

足地。寄居母家。日用猶苦不周。父遭此難。厲香魚沈。必然沒矣。安能濟若。汝爲男子。不能養一妻子。尙忍言哉。汝年尙壯。何事不可爲。急圖振作。他日或不至於終窮。否則明神恐不汝容。言訖。飲泣吞聲。淚墮如縷。縷上釵昇之。揮令急去。嘉意未滿。謂我雖窮。尙不至以此區區者求汝。岳母在旁呵之曰。不肖子揮霍已慣。不留少些餘地。今尙作強丐。不念物力艱難。呼祠堂羽士操杖逐之。嘉始逡巡走出。時鍊師真吾亦在側。目擊太息不已。謂邵母曰。此誰家耶。君乃一旦落魄至此。邵母曰。京江徐氏。昔亦縉紳舊族。今雖少衰。然薄田數頃。亦足以自活。不謂至此。子而一敗塗地也。言之不勝嗚咽。真吾曰。聞徐郎有兄尙富足。何不一相顧耶。邵母曰。無一日不爲其所累。縱其所欲。銅山且倒。金穴將空。又安能填其無底壑哉。真吾曰。吾觀徐小郎傲骨嶒嶸。將來必不落窠臼。居人下也。今審其眉目間。隱現善紋。大運將至。勿輕視也。邵母疑信參半。曰。但得有此一日。我感謝鍊師不盡矣。翌日。真吾遇嘉於途。詢何往。嘉怩怩不能對。久之始曰。腹枵往求兄。閨人拒不納。嫂遣婢出始得杖頭一掛錢。恐盡此則必

填溝瀆矣。言之貌若甚戚者。真吾曰。我試與汝再往求之。何如。嘉曰。甯死毋再辱。論說間。兄自外來。觀其狀。凄然欲泣。憐惜之意。形於詞色。因問許久不見。汝往何處。抑何鳩形鵠面。一至於此。我非不愛子。無論祖宗遺產。儘足供汝溫飽。即我年來貸汝者。亦不下千金。奈汝到手輒盡。何。今同鍊師語。將何爲。真吾曰。此子猶可造。何不以手足之誼收恤之。兄曰。我豈不願。特恐其不能安於室也。真吾附其兄耳言曰。迷龍之疾。吾能治之。夜來當親詣尊居。俟其熟寐而後施鍼。既也。兄領首曰。諾。入夜。真吾果至。嘉時已入睡。鄉。兄導之至一室中。啓衾解衣。袒其胸。以長針刺入六七寸許。拔之。血隨針漂出。盡作紫色。然後出藥敷之。嘉冥然罔覺。狀若死。真吾又袒其背曰。此子強項不馴。主有傲筋在也。抽之。不如此。又以針挑之。崩然有聲。轉側間。嘉已醒。見數人秉燭環立其旁。疑將置之死。以絕禍患者。急下牀向兄叩首曰。弟今而後誓不復博矣。弟自思向時所爲。都非人類。有兄而不能事。有妻而不能養。家庭之愛。等於仇讐。皆博之一字害之也。此後必戒之矣。操几上小刀。將斷其指。兄急抱持之曰。弟誠知悔。家之

卷一 淞濱瑣話

十四

香齋叢書

幸也。遂爲兄弟如初。析屋之半居之。迎其妻歸。器皿衣服。給予無缺。居數月。嘉絕跡不出戶庭。惟溫習舊業而已。兄仲方擬令其行賈他方。而真吾適至。謂仲曰。吾囊中積有五百金。將居奇貨。販走北地。非小郎莫可使者。吾將藉小郎福。獲利倍蓰。爲修葺祠宇。仲曰。吾弟未習端木術。恐於貿易經營一道。非其所長。真吾曰。渠命中有十萬金。往必有贏。左之右之。無不如志。毋煩慮。束裝遂往。四閱月。乃言旋。會計所得。約萬五千圓。仲喜。以五千畀真吾。真吾取其半。而以半助豫賑。兄弟設席相慶。真吾亦來預其列。酒半。舉杯祝謝。真吾曰。此不過發軔之始。小郎福厚。財源殊廣遠也。偶於屏角見嘉妻。問仲曰。此係府上何人。前曾見之於祠中。殆小郎之妻歟。美矣。慧矣。真賢內助也。惜福薄壽短。恐不能與小郎偕老。三載後會見。珍臺傾也。吾當爲小郎物色一名姝。助其成家。仲曰。君擅姑布子卿之術。歟。不然。即以風鑑稱。抑何其神也。真吾曰。予言雖若是。幸秘之。勿語小郎。嘉自此與真吾遂成莫逆交。常至真吾祠中作清談。而於春時多芍藥。夏時多芙蓉。秋時多菊花。冬時多梅花。皆道人手自栽植。值良辰佳日。

輒招嘉往。折花枝以當酒籌。飛羽觴而呼明月。竟樂尋歡。別有妙趣。一日正賞
花開徘徊庭際。忽有一女。詣詞焚香。翩然而入。儀態萬方。容光四映。嘉疑為
神仙中人。目所未覩。凝眸注視。殆欲銷魂。女郎登殿禮仙後。真吾導之入旁室。
蓋別有精廬。嘉足跡所未嘗至也。女郎固與真吾素相識。問訊寒暄外。即詢道
經諸解。措詞元妙。嘉殆聞所未聞。不禁為之舌橋不下。室中帷幕鼎彝。陳設精
雅。湘簾翠几。筆硯精良。女郎端坐榻上。琅琅誦經。真如一幅觀音下降圖。偶為
微風所吹。動耳。女郎既去。嘉亦惘然而出。歸家則妻支頤獨坐。兩頰如胭脂。謂
嘉曰。予病矣。按其額熱如火。晚飯罷。即眠。夜半女呼嘉起曰。妾與君惡緣盡於
此矣。夢一仙女降於庭。云將代我之職來事君者。言其衣冠容貌。勢貌日問所
見者。嘉竊為心悸。強為慰籍曰。妖夢不足憑也。幸自寬。顧邵病日沉。執嘉手。凄
然訣別曰。妾不能終事君。中道分離。有負君情。寸心耿耿。妾死後幸保玉體。毋
以我為念。言訖。遽列痛不欲生。日向者少不更事。以致負卿種種。方冀同享
歡娛。藉補前過。乃竟棄我而逝。終成缺陷。我生何為。石可泐。情不滅。天可補。恨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五

香 齋 叢 書

不息。而今而後。我其已矣。即走告真吾。願出家為道士。真吾笑曰。君之齒未也。
尚有三十年塵緣未了。且塵緣了。仙緣續亦在此時。君雖欲皈依道岸。豈易得
哉。逾年妻服已闋。戚族皆以內饋乏人。終非久計。勸嘉為續。膠計。言有朱姓
曼仙者。國色也。身價自高。那中世家大族。求婚者。不許。曰。必以白玉一雙為
聘。鍊師真吾藏此玉久矣。盍往商之。嘉俱不答。仲竟不謀諸弟。借真吾以白玉
往。姻事乃定。擇日結褵。紅巾既揭。視之。即呂仙祠內之女郎也。嘉意為仙女。不
敢褻視。暇時問女曰。仙人亦有姓名乎。女笑而不答。嘉以兄宅同居。稍隘。謀葺
新廬。仲曰。無庸別構。子宅本我託名所購。賃之於人。今其人昨已回南。子可徙
居焉。女自入門。不輕言笑。嘉事之若神。雖琴瑟教好。而終有畏心。晨起必揖。有
若朝參。女亦笑受之。一日謂嘉曰。無事坐食。殆不可長。盍再為商。嘉曰。其如費
不敷。何。女曰。屋後松下三尺有窖。藏可往取之。嘉尚未深信。夜施香餅。果得七
千金。販米越南。頗折閱。女曰。子命未至也。明年女欲設典肆。嘉曰。此非五萬金
不可。焉能為力。女曰。庭東南隅青石下。掘之。必有所得。如其言掘之。果符厥數。

遂設典櫃。子母居然巨室矣。一夕嘉夢中見邵女冠帽而至。容色如平時。嘉踴
躍歡迎。執其手曰。今夕何夕。重得見卿。方謂重泉渺渺。塵海茫茫。永無覩面之
期。乃得重相團聚。抑何幸也。邵曰。此乃夢裏相逢耳。妾得曼仙妹。日誦黃庭經
百遍。為妾懺除前愆。得修淨果。現已上升玉闕。為瑤池第三重司籙女史。管領
羣花。亦甚逍遙快樂。我甚感之。君其致聲道謝。惟我父當日遇兵。變隻身遁至
嫩嶺。墜馬傷重而死。回民葬之於關外。君如不忘妾身。可歸其骨。嫩嶺邑西有
柳樹三株。即父骨所埋處也。君其牢記。既行復回首曰。郎君珍重。從此萬劫永
無相見時矣。嘉徑前欲牽其裾。瞥然遽醒。嗚咽不勝。即於枕上述之。女勸嘉速
行。竟得其骨。歸葬焉。

邱小娟

樂崇道。潯陽人性跳蕩。喜拳勇。少不勝正業。所交友多匪人。承祖父餘業。席豐
履厚。揮霍殊豪。臨事喜武斷。有不從者。輒肆其凌侮。以是鄉里為之側目。居恒
每謂人曰。馳馬試劍。固丈夫事。特未見巾幗而負鬚眉氣者。客曰。古有紅線繡

卷一 淞濱瑣話

十六

香 齋 叢 書

隱孃之流。稱為劍俠女子。何嘗不知武事哉。適里中有繩妓至。能舞刀奪槊。以
兩足承巨甕。運動如飛。輕薄子習少林術者。涎其美。入以遊戲。欲與之撲。稍
近身。跌出丈許外。十數人齊奔之。殊無所懼。頃刻間。或仆或顛。無一免者。崇道
適過其旁。目擊之。歎曰。彼女子抑何勇也。招致其家。使盡獻諸技。既畢。請與之
角。繩妓曰。如欲角藝。請先觀郎君之所長。崇道易短後衣。出至中庭。盤旋踴躍。
良久乃畢。昂然獨立。頗有自負意。繩妓觀之。笑曰。此如蜻蜓點水。蟬撼樹。直
同兒戲。若與爾較。恐傷貴體。崇道弗信。徑趨前以雙手抱其腰。力舉之。起繩妓
故作旖旎態。曰。勿惡作劇。請釋玉手。崇道曰。汝果有力量。何難自脫。繩妓嫣然
一笑。纖腰畧轉。崇道已踣地不起。面色若土。繩妓遽來扶掖。曰。非敢驚貴人。實
貴人伎倆太淺耳。如願學。當以生平絕技相授。崇道即擁繩妓上座。再拜曰。謹
受教。自此朝夕悉心指授。盡得繩妓所傳。閱半載後。曰。技成矣。可出而與眾觀
矣。乃築臺演劇。召四方勇士前來角力。以百人為限。歷十餘日。其數已盈。無與
崇道抗衡者。崇道大悅。酬繩妓以千金。繩妓乃別去。里中人相語曰。樂大自得

羅妓拳術如虎添翼矣。畏之益甚。幾於避道而行。山東錢選。字青臣。以御史外調。出爲九江太守。固所稱骨鯁吏也。甫下車。即訪知崇道之橫行鄉曲。案牘山積。忿然曰。此風何可長也。立出火符遣役往拘。三往皆以賄免。太守乃夤夜親自往縛。僞爲友朋。從遠方枉訪者。門啟盡入。諸役進內窮搜。狀如狼虎。崇道知不能避。挺身出見。詰太守曰。我有何罪。曰。俟控汝者至自知也。即繫桎梏。驅之行。甫抵署前。遙見有紅燈千百盞。颺颺而至。爲首戎裝而乘馬者。貌殊猙獰。叱役人曰。樂崇道是我仇家。當與我治以酷刑。以快我志。不得昇汝也。顧問左右曰。崇道何在。答曰。柝楊在身者是也。立命除之。擁之竟去。太守呼捕役追之。相違數百武。修已不見。返報太守。太守廻顧諸役。嗒焉若喪。如遇鬼魅。翼日緝騎四出。音耗杳然。當崇道之被劫以去也。透邇至一院落。殊覺宏敞。既入內。峻宇雕牆。飛甍畫棟。有如王者居。堂上皮冠而盛服者。召之升堂相見。其人虎頭而燕頰。形狀威猛。初不相識。崇道至此。昏若夢寐。其人曰。我姓邱。字道安。楚南人。少習技擊。以不樂仕進。隱居衡嶽山中。前逢饑歲。眷屬流落南昌。蒙君慨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七

香鮑叢書

贈多金。得以生還。今日之舉。所以報也。因與崇道分庭抗禮。待之以上賓。酬酢之間。語頗浹洽。生感重生之恩。致謝再三。因詢此處地名。謀適他所。爲避禍計。邱曰。且在山中。畧住數時。俟禍君者升任去。即可歸矣。延入後堂。設譙款待。肴饌之豐。向所未見。酒半呼妻女出見。妻年五十許。殊有大家風。女則髣髴似曾識面。丰致娉婷。容華煥發。衣妝之璀璨。光耀一室。不可逼視。含笑問安。崇道頗形局促。俯首凝思。恍然有悟。因曰。卿非即當年授術之妓師乎。相隔三年。抑何容光頓異耶。邱曰。昔年小女承千金之惠。始整歸裝。得復團聚。君之嘉惠。未敢忘也。故令其一見耳。把酒既竟。翩然卻入。崇道一住山中。倏逾數月。偶遊一園。登涉陵阜。捫葛攀蘿。徑殊幽險。繼登一亭。小憩足力。見一女子。縞袂素裳。丰韻獨絕。近視之。則羅妓也。因詢何爲。頓易素妝。答曰。昨得遼陽信音。所天關賊陳亡。茲已賦寒鴟矣。言之容貌殊戚。崇道曰。尊夫授何職。曰。總兵也。曰。既是父家夫家。俱係世族。居顯宦。何以昔年旅居豫章。致屈作羅妓哉。曰。不過聊作游戲。藉習技以餬口。邱君見妾。曾示人以色身哉。我父固武進士。因憚宦途之險。故

願歸耕。離畝耳。崇道曰。與卿相處已久。今日始知卿家世。然猶未知卿之芳字與妙年也。女曰。妾名素英。字小娟。問年已數到星張。輿軫間矣。一日崇道方臂鷹牽犬。率從騎數十人入深山縱獵。馳騁甚樂。忽一獐二鹿突起草間。策馬逐之。將近連發三矢。二鹿俱中箭倒地。一獐獨啣矢而奔。崇道逐之不捨。見獐口吐一物。以爪爬土掩之。比崇道至其前。獐又竄去。路轉峯迴。獐倏不見。崇道返至獐所吐物處。啟土視之。乃剛卯符一方也。玉色溫潤。的係古物。崇道大喜。如獲拱璧。自此恒佩於身。時近夏令。邱老招飲於涼亭。四圍皆池。備植芙蓉。翠蓋亭亭。早已探水而出。邱老命人摘荷葉爲碧筒杯。崇道飲之。芬芳撲鼻。觀立行吸盡。酒酣解衣而佩玉現。邱老見之。注目不轉瞬。崇道疑其心所愛玩。解呈邱老。邱老詢所自來。崇道備述其由。邱老曰。奇哉。此吾女嬰年之所弄也。昔年於清明時踏青河。失之。爲之累月不憚。今復爲君所得。要亦前緣也。翌日復具盛筵。邀之入座。舉杯屬崇道曰。請君盡飲此杯。老夫有一言相告。吾女技藝超群。尋常容貌亦頗不惡。其性情和婉。秉質淑柔。君所素知。今已作寡鳳孤鸞。亦

卷一 淞濱瑣話

十八

香鮑叢書

復可憫。然尙在盛年。要非久計。意將擇人而嫁。度無如君者。不揣冒昧。願結絲蘿。惟君意何如。崇道起再拜而言曰。固所願也。第家尙有糟糠。能俱爲嫡室。則敢從命。邱老曰。是無不可。於是特設青廬。誼日行禮。是夕舊識重逢。新知乍締。喜可知也。仇儷相得。忽又一年。一夕宵闌將寐。猝傳邱老相召。崇道整衣而往。見堂上大燭如椽。堂下庭燎千百。照耀如白晝。邱老戎服佩劍。左右數百人。擐甲侍側。告崇道曰。余今夕將秣馬厲兵。出而與人角一戰。然勝負未可決也。負則余將棄此而北矣。子可摒擋行李。明日與吾女偕行。聞錢太守已陳臬西川。子其可歸而安居矣。舊日積蓄萬金。余無所用。請以畀子。命左右舉革囊置之。崇道臥室。崇道方前致謝。將欲啓詞。邱老已離座起出大門。躍馬去矣。崇道返告其女。女曰。吾已知之久矣。特不先告君耳。可早決行計。時賊獲已星散。忽有執炬者數十人。排闥直入。曰。車已候門。請速行。捆載囊橐。約車十數輛。一時並發。行至半途。易車而舟。崇道從舟中遙望。但見火炬蜿蜒而東。有若長龍。舟既發。耳畔惟聞風浪聲。天明已抵潯陽江口。舟子皆關西彪形大漢。不煩指示。自

知生家。草囊十皆重百鈞。負之如無物。交付已了。遽辭去。不索一錢。附近鄰里。知崇道歸。咸來賀。因話昔年錢太守於君事。亦自悔孟浪。故不復上詳。君今歸來。可高枕臥矣。崇道自歸後。意氣謙抑。頓更故態。與人晉接周旋。和藹可親。女亦了無異人處。閒時專習針黹工。刺繡姻姬往來。亦無有知其能武備者。時傳粵寇之警。消息日逼。女謂崇道曰。此間正當衝要之區。非可久居。爰卜築於附郭三十里村堡中。俄而賊南犯。連陷郡縣。果如女言。有賊之游騎。至近村者。村人殲之。女曰。禍不遠矣。遂命村人先自爲備。掘塹築砦。固守以拒賊。越日賊果大至。女戒村人毋忘動。自與崇道設伏。俟賊過半。突出擊殺。賊輕其人少。環圍之三匝。女左右馳驟。每過處。賊首自隕。賊但覩刀光如匹練。竟莫辨人影也。崇道殺賊不如女。當其至處。無不辟易。是役也。賊殞無算。謂有神助。相戒莫敢犯。一村賴以保全。村人甚德之。賊平數年。一夕徙去。

淞濱瑣話四

長洲王 韜紫詮甫著

辛四孃

從溪王二分善談諧。能以舌戰勝。賓筵相對。妙趣環生。座客聽之忘倦。一日在香姓席上。述辛四孃事。足令巾幗鬚眉。聞而生色。雖為儒林佳話。而青衫紅粉。有足傳已。據言幼時從其父宦隱西湖。嶽居韜光寺。遇夫婦二人。年約四十以外。氣宇精神。飄然瀟灑。從者二僕。一僮。兩小鬟。並寓寺中。僮五日。相率以去。不知何往。因詳問寺僧。始悉願末。男子為潛溪舒姓。本舊家子。才華絕世。顧影無儔。人皆以小潘岳呼之。性喜任俠。風流倜儻。廣結交游。手散黃金數十萬。生又不善經營。家遂中落。時緒寇肆。逆。房屋燬於兵燹。亂世無依。鬻所有得五千金。避難江北。小住揚州。不一月。寇至。復徙粵東。浪跡七千里外。中途遇土匪。行裝被劫。子然一身。貨身上寒衣。始得抵粵垣。幸工繪事。人物花鳥。不啻頰上添毫。遂以賣畫糊口。曾寫螺螄殿裏道場圖。為某大僚公子所賞。以二百金購去。時

卷一 淞濱瑣話

二十一

香艷叢書

有吳人辛事。生挈眷避難。同客珠江。薪桂米珠。歲闌償迫。將鬻其女。以償各通。論價五百十金。骨肉分飛。泣不可仰。生知之。即探囊出賣。金二百。盡付辛君。不告姓名而去。歸而自思。且喜且慰。然臘鼓已催。不免小有遺負。寓主人催索。貨廉資。生窮甚。脫寒裘付質庫。稍得摒擋一切。比過大除。日畫素紙三四。售之於人。日用敷衍。綽然有餘裕。從此丹青之名漸噪。求者日衆。生取不傷廉。並不苛求重價。然衣食之費。恃此取盈。頗不虞其匱乏。不半年。客子囊中。微有著積。亂後歸家。立錫無地。未五年。簞益不支。乃囊筆復之粵東。時珠江船艙最多。淡粉輕脂。爭妍獻媚。富商顯宦。貴族鉅紳。皆以花叢徵逐為豪。生目染耳濡。未能免俗。酒酣興發。思作章臺訪豔之游。時有名妓雅仙者。來自姑蘇。獨張豔幟。北里中目為尤物。然纏頭之費。一夕需數十金。偶不當意。輒以閉門羹待之。生修容飾貌而往。一見如舊相識。往來既久。益稔生之性情。願為夫子妾。每低幃。暱枕。輒以為言。繼而嚙臂成盟。期以必踐。傾其囊得二千金。姬益以金條脫六枚。遂為之脫樂籍。生居粵東數年。聲名益著。求其畫者。戶外履滿。酬貲亦日昂。

當路大僚。咸有饋遺。適捐例新開。生遂納粟為丞。需次穗垣。不日官檄遽下。即令其辦理洋務。生措施裕如。中外咸欽。旋畫界事起。生隨當道出關。久之無成。議爭紛紛。莫衷一是。生獨持和約所言。侃侃與談。酋長或有所不可。則與之反覆辨難。理正而詞嚴。至於再三。酋長卒為所折服。然後其議乃定。關外地多卑濕。毒熱鬱蒸。瘴癘殊盛。生不能耐。乘驛先歸。道經桂林。每遇佳山水。輒題名其上。或正書。或側書。或倒書。書後必使石匠加以斧鑿。深入數分許。朱墨爛然。或得妙句。亦必大書而深刻。生自視意殊得甚。歸告雅仙。雅仙笑曰。君鑿削山骨。不慮山靈見憎耶。未幾又捧上官檄至惠州。博羅一帶。勾當公事。事畢。作羅浮之游。四百三十六峯。游履殆無不徧。曾留黃龍觀三宿。素與鍾孝廉欽光訂交。故往訪之。適下山未歸。遂題詩一律。書於壁上。以誌雪泥鴻爪。詩云。蕭蕭風葉夕陽殷。芒屨來時駕未還。慙我卑官沈宦海。羨君高第住名山。黃精朱草神仙藥。玉署金門侍從班。自恨鱗生太無福。莫隨猿鶴共追攀。一日偕同伴遊山中。途忽爾相失。四顧徬徨。迷於所往。予獨行十許里。得一道院。榜曰蓬仙廬。

卷一 淞濱瑣話

二十一

香艷叢書

訝山中素未有此精舍。自恨阮孚蠟屐。猶未踏徧。意欲入而小憩。叩扉良久。寂無應者。用力推之。呀然自開。歷階升堂。闕無一人。其中曲閣文牖。畫棟雕牆。絕類閭閻巨家。並不似寺觀裝飾。所有陳設諸物。亦復華煥異常。鼎彝帷幕。雅淡入古。奇麗相宜。顧虛室自闕。人跡不達。未免懷疑。正面廳事。所懸列者。皆火齊木難。珊瑚翡翠。几上供白玉瓶。內有水晶樹。高可七八尺。盤中夜光珠。大如雞卵。入夕清輝煥發。照耀一室。可不用燈燭。即在日間注視。熊熊然目為之眩。四壁皆古書畫。上懸一匾曰萬古常新。其旁楹聯已剝蝕不可辨。由屏後入。復見高屋五楹。雕鏤精巧。兩旁畫廊曲折。直達飛樓。屋後一帶紅牆。現一洞門。其圓若月。洞門以內。瑤草琪花。鳥聲格磔。越重門視之。飛甍畫檻。綺閣文疏。一桁珠簾。垂垂正下。飛花打窗際。人語不聞。庭中李花一株。雜以西府海棠。紅白爭妍。天然可愛。由晶窗微窺。見其內脂盃粉盒。鏡檻衣笥。無一不具。報時鐘閣。開徐行。正鳴六下。正中設紫檀牀。繡帷高捲。兩金鈎各垂五色線。髮牀前東首。雕沈香繡榻一榻。上一几。置繡履一雙。花樣精工。纖小如瘦筍。方欲揭簾而進。聞月

洞門外人語喧。類女子聲。由遠而近。懼隱石後。則見一羣嬌婢擁麗人至。天時已漸黑。視不甚了。而鬢影衣香。心骨皆醉。女郎入內。憩息。傳呼晚餐。且謂今朝作。竟日遊。登山臨水。選勝探幽。可稱快甚。今各人皆倦。可早眠。又一婢謂吾等出門。司閨。漫不經心。閨門虛掩。須示以罰。麗人曰。且止。無小竊入。姑與便宜也。旋有厨媪。膳至。相將食。已一婢至石後。小遺。見生大噤。衆婢皆至。一婢以燭奴來問何事。婢指生謂此。梁上君子。須稟藥香館主。再行發落。一婢急至內。聞。忽傳主命。謂此生係下界文人。不可輕慢。招呼生至一室。陳設華整。牀榻枕衾。固不備。坐後婢即去。生心中忐忑。不知云何。少頃。前婢以酒食來。肴饌芬芳。殷勤勸食。生轉懼而疑。私問婢笑不答。姑圖一飽。婢以玉杯進茶。飲已。婢徑去。反扇其扉。生無可適。且坐且眠。終夕不成寐。翌晨。前婢復來。已易新衣。容光煥發。生視其舉止。娉婷丰姿。妍麗不類青衣。且口操吳音。嬌婉可聽。因問何姓。曰。姓辛。行四。同侶俱呼爲辛四姊。聽郎吐屬。當是同鄉。前夕入報。藤音館主時。館主謂郎君於妾有恩。當日急難。曾爲妾贖身。且謂與郎君三生石上。應有夙

卷一 淞濱瑣話

一十二 香館叢書

十 三 集

緣。言次紅暈於頰。若不勝情。生視之。益增媚媚。因問向居何處。曰。五羊城中。舊居尚在。生曰。吳人辛。是卿何人。曰。妾之父也。昔年蒙君慨贈囊資。得以卒歲。不逮半年。家仍四壁。妾雖恃十指以度日。然所入無幾。終不能供一家溫飽。秋間父母俱遭疫沒。衣衾棺槨。皆賴鄰右資助。身後蕭然。言之痛心。居無幾。何忽有無賴。窺余孤弱。以扁舟載余出。誑謂與靈樞同送還鄉。孰料窺之。章臺爲錢樹子。妾探知是信。躍身入海。爾時晚潮正上。珠江流急。莫從救援。適值藤音館主自南海省親回。舟經波羅廟外。聞有物相觸。急令援起。昇以回生丸。遂懸館主時。講授吐納長生之術。幸得聞其緒餘。心有所會。館主命妾隨郎下山。藉報曩恩。不然。再隔數年。何患不證成道果。雖然。此天數也。觀郎君眉睫間。有清氣。今日即爲功名中人。將來自有神仙福分。言際。即有豔婢四五人來。曰。館主願一見君。然後言別。院中曲房。遂室。萬戶千門。凡歷數重門。闔而後達。館主室。主年約十六七歲。許妍妙秀逸。不可一世。端坐繡墩。見生入。起立相迓。笑問羅浮之遊樂乎。合有因緣。小住此間。今暮當以飛車送君還也。謂女曰。汝不日功

行將滿。祇以報恩。故暫履人世。領略三十年富貴後。仍來此間。勿徒久戀紅塵也。顧謂生曰。君記取八十歲後。花朝庭畔。玉蘭花大放。有紅鳥一羣。鈎轉鳴樹上。即君易簪歸真時也。向知君善丹青。欲求染翰。但此處爲神仙淨域。不可久留。又君與此女好合之期。定於明日。過此則赤繩又繫他人。此間仙真所集。不可動兒女俗緣。故不得已而遣君耳。顧命取飛車至。生女同乘。機捩一轉。自能上升。但覺兩耳習習風生。須臾已抵穗垣。寓齋車止。庭中生女並出。車自引去。生歎其奇。翼晨。謝吉。遂行合巹禮。位次於雅仙。臧獲俱以辛姨呼之。未一年。生以卓異升太守。旋晉監司大員。釐姦剔弊。政治一新。上嚮用方殷。由臬而藩。一月三遷。不十載。開府河南。時生嫡妻物故。而雅仙亦早殞。女遂正位閨中。居然起居八座。稱一品夫人矣。後由豫而粵。擁節鉞者二十年。女謂生日。日中則戾月滿。則虧。今日者。誠稱極盛矣。急流勇退。此其時矣。抽宦海之帆。息風波之險。隱居邱壑。領趣山林。豈不樂哉。生日諾。即日上疏乞休。既歸故里。時作近游。生與女皆有山水癖。聞孤山梅花極佳。遂由鄧尉移棹而來。同赴西泠。勾留數

卷一 淞濱瑣話

一十三 香館叢書

十 三 集

日。又向他處游覽。女年四十外。望之猶如二十許人。

沈蘭芬

巢湖在吾吳東北。水天一色。彌望靡涯。有灣泊處。作一收束。凡千有二收束處。湖流稍狹。過此則又烟波浩淼。湖之濱。民多捕魚爲業。春水投竿。斜陽曬網。得錢沽酒。與世無爭。最後收束處。有鎮曰后宅鎮。東曰沈家橋。所居皆沈姓。有名歛福者。巨商也。生子名蘭芬。年十歲。秀外慧中。有神童之目。父早故。叔氏撫養之。如己出。年十三。舉五經。并解吟詠。師嘗隨意出聯語。以試其才。之。疎拙。生答應如響。敏捷異常。如半夏對長春。亥唐對子夏。惟酒無量對子湯。有光。咸不待思索。老宿聞之。皆歎服。年十五。以冠軍補博士弟子員。明年食餼。每一藝出。儒林傳誦之。世家大族。爭欲聯姻。而生擇偶甚苛。都無當意。時道路諸傳。洞庭君幼公主。以失歡於錢塘。君降生民間。生固熟讀龍女傳者。聞之。獨信。物色風塵。了無所遇。會秋試。歸舟泊石湖。白板爲篷。牙檣如蟻。漁人數十輩。操楫捕魚。鳴榔甚急。鄰舟一叟。網大錦鯉一尾。重數十斤。赤翅紅鱗。目灼灼視生。若乞其拯

教者。更以草繩貫其腮。曳而登岸。血流膚綻。謂將待善價而沽。生問其值。曰。此係赤鯉。不足供七著。君肯出青蚨三千翼。即可購去放生。愛物之仁。亦莫大陰德也。乃解囊與之。命持魚至船首。生代脫其繫。縱之波中。始猶被創。載沈載浮。須臾向生點首者三。攸然而逝。生竊喜。次日發棹開行。徑歸里居。是年落第。鬱鬱不得志。同社友欲解其愁。招往游北郭蘭若。佛塔禪堂。經行殆遍。忽遇一麗姝。年可十五六。以螺髻雲鬟。蛾眉山簇。丰姿豔絕。後隨一媪。似母而女者。生不覺為之心醉。女以所持筠籃。纖手取香。向古鼎焚之。玉掌和南。深深膜拜。旋在殿中隨喜一周。蓮步輕移。姍姍徑去。生木立神癡。友戲之曰。猷秀才將離魂隨去耶。微率其衣。生亦自失笑。因問曰。誰家小妮子。如此嬌廢。生曰。此生得近溫柔鄉。勝於登仙萬倍。日暮還家。苦憶麗人。不能去懷。是夕夢至一處。青谿白板。風景如入畫圖。橋南碧桃數株。落英繽紛。柳陰下一青雀舫。繫纜堤邊。舟中一女。背生而坐。俯首若有所思。生驚之以嗽。女一回首。則日間所見之麗姝也。意外相逢。嫣然一笑。生大喜。登舟問訊。女自言龍姓。小字霞姑。刺擄捕魚。年十

卷一 淞濱瑣話 二十四 香 鮑 叢書

五歲矣。父早故。依寡母為生。泛宅浮家。清波鑑影。小結魚蝦之隊。平添鷗鷺之憐。因還閒生。生亦自陳邦族。方絮語間。媪忽至。從岸上登舟。見生與語。問男子何來。女紅漲於頰。嚙嚙不能言。生亦無以自容。嘆曰。我家阿姑。冰清玉潔。誰家莽男兒。想喚天鵝肉耶。手取竹筒欲擊生。生大驚。急超躍欲登岸。不料足為船纜所絆。遂墮水。放聲大呼。遽然而寤。心頭猶跳不止。驚汗淋漓。已濕透枕函矣。尋思夢境。恍在目前。且喜且愁。相思益擊。詰朝身熱如火。病不能興。目眩神迷。飲食銳減。如是浹旬。母愛子情殷。細詢病源。生以堂上之尊。報於唇口。醫藥並進。病勢稍痊。然每日祇飲雙弓米半甌。時復昏迷。恍與麗人相見。一月後奄然牀褥。鶴骨支離。鎮西陸椿齡執友也。聞生病。前往探之。生自服某醫藥。神氣稍清。至此稍能起坐。陸問生病具告之。并述前夢。陸忽悟曰。女名霞姑耶。生知其異。問何以知之。陸曰。君試言是否。生曰。然。陸笑曰。果爾。試謀伉儷。亦復何難。此女龍姓。父本讀書置通顯。渾勃某權臣。勢不能敵。反遭罷斥。後復欲以他家中傷之。龍以衆佞難圖。改姓嚴氏。隱於漁。與烟波釣徒為伍。三年前龍故無嗣。母

女貧不能活。仍操是業。女尚未字人。喜習文翰。母女捕魚外。每刺船於范蠡湖。常在小青溪停泊。君夢中所見。即金姬墩東之雙板橋也。生曰。兄何以知其詳。陸曰。金姬墩朱姓為僕中表戚。女為朱姓之義女。僕曾一見之。媚態橫生。丰姿絕世。眉纖細而身嫵娜。龐秀而不豐。笑時兩頰作圓渦。齒白如編貝。君所見然否。曰。然。曰。賞識固真。然區區事。媒亦不難。君何不謀。乃值得為美人憔悴。疾少已。富為故人執柯。勿徒損心思也。生躍起鼓掌曰。小生何嘗病哉。急呼粥盡兩甌。留陸對榻。談至夜半。安然睡去。詰旦早起。飲嗽如常。病若失。陸與生母皆竊喜。乃共議締姻。生欲先往一見。商於陸。允之。約期而去。陸丐朱姓。為先容。偽為友人之僱舟也者。比至雙板橋。舟已他徙。覓數日。遇於三歎蕩。女母適入市。朱姬引生入船。相見俱各駭異。仍疑夢中。彼此相憐。不言可喻。媪謂女曰。阿姑何久不至吾家。此沈家郎。驚才絕艷。尚未聯姻。今欲僱阿姑舟赴惠山訪友。阿媽何不見。女曰。母赴市賣魚。近日春水風平。百鱗充足。母謂乘此新晴薄暖。正宜勤趁生涯。故打槳投棹。梳妝無暇。沈郎才調。兒亦久聞。奈惠山之行。兒

卷一 淞濱瑣話 二十五 香 鮑 叢書

亦不能自主。既而笑謂媪曰。兒雲水浮生。幼時曾涉文字。自先君見背。託迹江湖。擊汰揚旂。久疏翰墨。而性耽吟詠。往往捉筆為之。近日新成拙作二章。自愧不工。乞姆也轉求沈家郎改削。言已即於內船取出薛濤箋。付媪轉交。生手見字跡端媚。絕類簪花。詩云。禍懼批鱗作隱淪。扁舟十載劇艱辛。莫愁江上風波險。此處桃源好避秦。前身何處證靈脩。墮落人間不自由。昨夜夢中曾記取。天孫故意會牽牛。枉教倚綠更憐紅。鏡裏娥眉色相空。落盡天桃千萬樹。好花切莫怨東風。棄卻烏紗住水鄉。一聲欸乃路茫茫。阿儂試向空江笑。萬頃荷花鬪晚妝。讀已且感且憐。謂溫柔敦厚。哀而不傷。如此詩才。實由天授。令人不勝傾倒。僕當持去。終日焚香拜誦。然後再為續貂。想婢學夫人。終難神似也。遂懷稿藏之。媪云。姆既他行。吾等且去。阿姑詩俟小郎改就。寄還未遲。因登岸而返。生以女才貌雙絕。求婚愈急。屢向椿齡催促。而陸適以喪事遷延。因循月餘。始得賦閒。時體在太湖張網。猝遇颶風。舟覆。母女皆溺死。事聞於陸。戒勿洩。而生已微聞之。大驚。往探。果確。一慟幾絕。世變甚。勸慰百端。始肯聘某氏女。固邑中

巨族也。貌雖不遠女。而娉婷綽約。亦如圖畫中人。踰年生一子。愛若掌珠。五歲
穎悟非常。九歲捉筆爲文。英英露爽。固離鳳清於老鳳聲也。生自霞死。暑刻不
能忘。霞詩則以銀盒日藏身畔。每逢花香鳥語。情思無聊之日。一展閱之。然必
淪茗焚香而後出。往往臨風灑淚。面壁歎其深情。蓋有如此者。一日省親赴
鄂。道繞湘江。行李僕從。悉留在後。己先獨步至郊外。約小憩城南蘭若大樹下
相待。貪看山景。誤入歧途。亂石巖巖。斜陽將下。心中漸懼。時途窮村少。人影稀
疏。重返舊途。無可問訊。腹餒甚。微腸轉轉。如雷鳴。行抵一處。曲徑通幽。前現脩
道一條。白沙文石。芳草如茵。桃李芳菲。落紅滿地。循路以進。約二里許。道旁有
甲第一門半掩。生志在求食。且欲謀宿。徑往叩扉。寂無應者。側身徑入。歷階而
堂。歷堂而室。闔無一人。繼至後園。樓臺掩映。亭榭崢嶸。忽聞有人語聲。自遠而
近。急隱身石後。視之。已爲一女婢所瞥見。驚曰。賊在此矣。羣婢亦聞聲趨至。羣
指生爲此。必梁上君子。須稟司花仙子。再行發落。一婢急至內園。生被衆婢捉
襟提耳。至簷下。內命搜其身。中無所有。祇得阿霞詩。并盒持去。旋一青衣婢來。

卷一 淞濱瑣話

二十六 香館 叢書

謂此係通品文人。並非夜客。母許唐突。引生至一室。則室中先有一麗人在斜
倚繡牀。似曾觀面。然不敢作劉楨之平視。惟向上長揖。口稱仙子。女隨起立。歛
衽謂生曰。同心人散。載分離。還相識否。生猛憶曰。卿霞姑耶。聞卿已伍波臣。何
以在此相遇。今日之會。真耶。夢耶。女曰。妾與母皆係花仙。因遭塵劫。墮落凡間。
當時身葬清波。並未真死。却滿後上帝。以妾忍心受難。封爲此地司花仙子。隸
屬龍宮。即命龍女清河。君主爲之管領。隨命爲生更衣。設酒蘂香院。款生。甫三
巡。忽傳君主至。女匿生夾幙中。肅迎而入。如執臣下禮。將坐。四顧徘徊曰。何以
有生人氣。女失色。跪白所由。君主命曳生出。熟視曰。君沈蘭芬耶。沈叩答曰。是
君主欣然起立。親自曳起。曰。恩人也。齊願命坐。致問起居。生不解所謂。君主曰。
君不記試歸放生事乎。生始恍然。君主謂女曰。仙子既證仙班。不可再墮情劫。
況此處爲造榜之所。凡人不可相留。須令恩人歸家。吾等皆以珠寶相賂。即可
云報。次日特設盛筵。爲生餞行。贈遺甚厚。臨別生與女皆依戀不忍相捨。既因
驪唱相催。勢難留滯。遂懷所贈而返。出蒙所得物於買胡。獲金無算。稱素封家。

焉。

皇甫更生

皇甫向字更生。吳人。少孤。習儒業。性鯁介。作文喜揣摩名家專稿。若陶菴之雄
豪。臥子之深峭。水心之冷雋。旁及華亭。弁山。暨國朝熊劉張方諸家。靡不寢饋
其中。食而能化。特不屑就有司繩墨。年躋弱冠。甫青一衿。母氏王系出洞庭。爲
明文恪公裔孫女。諸兄承家學門蔭。俱登黃甲。任京秩。季弟最少。撥大魁。有女
小字若蘭。生時異香滿室。空中音樂喧闐。鄰舍皆出。傳爲異事。未彌月。母產後
失調。遽病革。弟舉以屬姊。子身入都。去時更生甫免乳。姑遂自哺其姪女。愛護
逾於所生。已而弟在都納妾。舉子屬保母來取女。女甫五齡。少更生兩歲。臨行
投姑懷。依依不忍捨。姑始之曰。兒先去。我行與汝兄同來。不過數日別耳。女信
之。遂解歸。已與更生執手喃喃話久。始就保母抱登輿去。會太湖劇盜赤脚
張三橫行村落間。劫奪商旅。相率戒途。王氏亦徙避都中。遂十餘年彼此不通。
音耗。更生文名噪甚。顧兩踏省闈。薦而不售。學使者特以拔萃科徵。本不欲應。

卷一 淞濱瑣話

二十七 香館 叢書

而母氏繫念同胞。且思若蘭甚。因質田產。貸戚友。得千金。治裝北上。所過名郡
勝地。佳山水。必待舟游覽。或流連時日不少。倦返舟。輒託諸吟詠。積行卷累寸
登金焦。留十餘日。得詩最夥。沂長江而上。抵袁公路浦。投止旅舍。聞隔屋有人
口操鄉音。詢之。係甫出都而攜眷南旋者。更生就見之。與叙桑梓。隨問及洞
庭王氏。其人聞之色遽變。若甚倉皇。答曰。不知不知。俄而內有三十歲許婦人
露半面來窺。即呼其人入內。戶遂閉。更生甚疑。出告母頃所見狀。母亦惶恐。令
老嫗過隔屋。欲有所語。叩戶拒。不納。但聞室內厲聲斥之曰。旅途寄跡。一宿
即行。誰有精神。管他家事。嫗返命。母子愈訝其不情。願以都門漸近。當易得踪
耗。且視其人本醜。市儈。或不識京中官閥。怪詫而罷。明日詰之。店主人云。其
人係某宦幹僕。所挈婦人。即其繼室。口音似揚州。裝裝。絕無從者。五更乘
驥車匆匆行矣。聞之益滋疑。怪乃兼程而進。半月入都。亟問至王狀元第。則以
閱學典案中。試覆命後。遺疾沒百餘日。一妾於月前。盡盜所蓄。隨僕逸去。莫
可踪跡。室中僅遺弱女孤兒。日守靈幃。泣一蒼頭。一赤脚老婢。典鬻琴書。以資

食用女見姑母牽衣跪膝下。嗚咽不成聲。僕婢亦泣數行下。母百端慰藉。既而廉得兩逃人狀。則固逆旅中所遇者也。問諸兄。則或死或徙或遠宦邊省。同年戚友更無一人存恤。孤者時若蘭年十九。弟名家。年十四。已舉十三經。翌日即命更生出彙中金。俾擇日舉身。擬旅寄僧寺。母與若蘭居內。更生閉戶課家。苗習帖括詩賦。三四月已斐然可觀。既而廷試一等二名。以小京官行走軍機。聲名藉藉。諸同譜俱來訂交。某相國固與更生有年。誼視其才藻。耀而人玉。立特加賞。誦浼友執柯。願以愛女字之。顧更生注意若蘭。婉言謝卻。往返數四。獨相國怒。思中傷之。會有票擬下兵部。更生措語過激。直相國諷尚書。許奏查當日值班司事。斥之出軍機。下帷謝客。日涉獵經史。家苗服既闋。為納粟國學。相將入闈。一戰俱捷。明年更生聯捷以第三人及第。適母從兄某以豫撫述職入覲。兄妹相見。悲喜交集。諸甥高捷。姪舉孝廉。更喜出望外。即以若蘭許字更生。家苗承祿已後。出金累萬。購米市。備衛若若蘭製嫁衣。耀首之飾。皆以重價購置。卜日行合卺禮。月餘。攜孝廉赴任。臨行。妹以僕妾同逃事。縷述年貌。屬

卷一 淞濱瑣話

一二十八 香 飽 齋 書

兄訪緝。迂道南下。至蘇泊舟金閶亭畔。進謁蘇撫。固家苗父會試同年。敘述往事。撫軍銳以自任。時屆中秋節。七里山塘。游人蟻集。蟹舫雲屯。笙歌雷沸。兩岸殆無少隙。瞥視一舟。往來水面如織。棹船頭男子。箕踞而坐。鮮衣幡腹。傲睨四顧。旁有豔妝婦人。珠翠壓鬢。指顧嬉笑。孝廉自窗隙諦審之。婦人非他。蓋即其生母也。既恨且愧。跪前密訴。父接之起曰。兒母悲。此而父之靈。陰使之敗露也。即命僕登岸。呼集府縣捕役入舟。尾其後。至洽芳浜口空闊處。俟彼舟掉頭。適相觸。令孝廉出船大聲呼之曰。媼乃在此耶。婦人舉首瞥視。面無人色。急奔避入後艙。衆役紛登其舟。出鐵索繫男子頸。猶強項不服。孝廉以履撻其面曰。狗奴亦有今日耶。僕見小主俯伏崩角。不敢出聲。俄聞船尾有若重物墮水。羣舟盡譁。則婦人踴身躍入波心矣。孝廉意良不忍。呼鄰舟救之。及拯起。則已奄然斃。父謂之曰。聖人不喪出母。矧係背逃。與兒恩義已絕。即幸而活。亦同覆水。姑念生身。棺斂從厚而已。孝廉含淚唯唯。乃將男子送縣。嚴比追贖。無所失。隨煇死獄中。留數日。買片壤葬婦人訖。返洞庭東山。則劇盜張三數年前官兵

已捕得伏誅。故居無恙。族人咸來問訊。出資修葺廬舍。祭掃墳塋。族之貧病者。皆有餽遺。流連月餘。留老僕守門戶。父子回任。明年家苗入都會試。值上元燈事。遇雨。舟泊毘陵驛前。夜飯後。正欲解衣高臥。陡聞鄰舫笙歌。遙見市廛燈火。篷窗靜坐。益覺無聊。遂上岸微步。至一小家門首。沿街小樓兩椽。窗中燈影。然忽聽讀琵琶行。琅琅上口。音甚清銳。不覺駐步傾耳。誦聲忽止。俄左側雙扉呀然啟。一老嫗秉燭出曰。郎何為來。得毋慕吾家才女名思一見耶。孝廉事出意外。亦甚欣喜。應曰。然相將入內。嫗呼女出見。映燭睨之。蓋天人也。側立歛衽。羞澁之態。若無地可容。而彈袖傾鬟。秋波流盼。孝廉不覺神魂飛越。遂巡答揖。已就坐啜茶。女含笑問曰。郎君知蝦蟆陵在長安耶。抑在洛陽耶。孝廉曰。曾觀雍錄。蝦蟆陵在萬年縣南六里。是時唐天子建都秦中。而彼明言生長京城。則在長安無疑。註釋家言洛陽者。誤也。女曰。浮梁又在何處。距潯陽遠近若何。孝廉曰。浮梁夾岸。竹鑄鐵牛。八以維持之。在蒲津關。屬河西縣。計程當千里。而遙女微笑曰。浮梁亦是產茶之區。當距潯陽不遠。饒州鄱陽郡所屬浮梁縣。應即

卷一 淞濱瑣話

一二十九 香 飽 齋 書

其地。君猶沿註釋家之誤耳。生紅暈於頰。不能遽答。女又曰。夢啼妝淚紅闌干。或有以闌干為眼眶者。不嫌太刻畫耶。孝廉曰。余意亦不謂然。女曰。滬上有詞史。陸月舫者。為章臺中翹楚。芳名夙著。豔幟獨張。其彈琵琶聲調悠揚。情文斐亶。一時推為曲聖。天南遼東。最為賞識。曾有嘲臂之盟。君識之否。孝廉曰。雖聞其名。未見其面。邇來花譜中。屢冠羣芳。定推巨擘。况經天南遼東。正法眼藏品。評名下必無虛士。女曰。曾有妻東名宿。集琵琶行句。贈以楹聯云。春風秋月等閒度。東船西舫惜無言。嵌月舫二字。推為巧合。孝廉曰。妙則妙矣。惜春風兩字。任意倒置。未免有斧鑿痕耳。女曰。歷來詩人。因仿香山而作琵琶行者。自吳梅村外。共有幾人。孝廉驟聆斯語。嚙嚙不能言。女以袖掩口。他顧而笑。嫗呵之曰。小妮子才讀得唐詩三百首。遽爾喋喋向人。耶君貴人。詎與汝絮量短長者。女遽起。蓮步細碎。且行且語曰。媼亦太好。事僕幾曾見慣。生人。既見又不許說話。使人悶損。閉然闔扉。入孝廉亦起。忽忽出戶。若有所失。回舟轉側。不能成寐。俄聞船窗彈指聲。問作披衣出視。一人掩入。挑燈審視。即讀琵琶行之女郎也。孝

廉挽之坐。口作寒暄語。陰接其腕。女驟然曰。窮措大伎倆。無怪人不敢親近。轉身欲去。孝廉長揖任罪。誓不敢慢。女乃止。仍依孝廉肩下。問字談詩。孝廉雖借女促膝並坐。其容頗莊。女謂孝廉曰。君視妾爲何如人。曰。美人也。才女也。天仙化人也。女笑曰。蒲柳陋姿。何得云美。樛櫟散材。何得云才。惟末語差爲近之。實告君。妾固塗山氏之苗裔也。前庇尊公座下。幸逃雷劫。誓以身報大德。郎母以非類見棄。俾得贊助於深閨。以延嗣續。博封誥。可乎。孝廉聆言懼甚。齒震震有聲。女曰。郎殊不經。噫。頃言聊作游戲語耳。攬頸笑曰。郎試視妾。豈啞人者。盡睡休。攜手入幃。款洽臻至。於路逗遛。入都則試期已過。雙謁皇甫氏。姊妹並出。睹女驚異。謂非凡間人。由是骨肉相依。並居一宅。女偶值更生。必俯首趨避。若闈規其眉睫。間有妖冶氣。一笑嫣然。能令人回惑失志。顛倒不自持。蓋坐身有媚珠故也。一年後。居然生子。啼聲甚雄。女曰。此足以充我門閭者也。逮嗣父告休。以書來約。兩家仍回洞庭故宅。更生官至侍郎。夫婦齊眉。登上壽。家莖以孝廉終。狐女雖老。常若二十許人。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一 香艷叢書

徐希淑

武林女子徐希淑。工書畫。能詩。襁褓失怙。無兄弟。隨母依舅家以居。母氏姚固仁和望族。舅某家雖中落。而有聲庠序。希淑甫七歲。喜弄翰墨。教以經史。輒琅琅上口。舅無子女。絕愛憐之。及笄。姿致明秀。耽習。趙董兩文敏行楷。尤喜摹文淑山水花卉。偶爾涉筆。無不工雅絕俗。見者咸噴噴歎賞。爭浼舅氏。乞其寸箋尺幅。珍同琪璧。稍長。筆墨愈精。嘗自謂非女子所宜。深自秘惜。不肯輕示人。鄰女求之。亦十不一二。應母長齋奉佛。於聖因寺得貫休上人十六應真像。拓本歸。而強女臨之。希淑性頗不信佛。仰體母意。朝夕臨摹。三月而成。更以己意添繪。綵羅花迦陵鳥及瓶鉢杖拂蒲團。雙鈎著色。莊嚴端好。母喜屬身裝潢。成幅。俾女署名其末。將以施諸僧寺。女重違母命。每幅端楷書曰。徐希淑上侍母親姚氏薰沐敬奉。供養佛天。祈北堂壽。母擇日。挈女躬詣上天竺法喜寺。進香。即奉圖幅懸方丈壁間。住持詢知爲女手繪。合十讚歎。一時士女聚觀。傳播遐邇。僊軍胡公夫人以酬願登山。攜女公子鍾秀入寺。見而愛玩。不忍去。

詳詢居址。翌日登門相訪。輿騎填塞街巷。母女出迎。夫人親希淑秀外慧中。雖裙襦淡雅。屏去鉛華。而素肌瑩玉。靜氣凝蘭。喜極握雙手。顧謂女公子曰。兒見姊胡不拜。眞兒師也。徐母見鍾秀圓姿。替月。最頗蒸霞。亦讚不容口。曰。若箇掌中珠。非夫人洪福。那能招得。眞如菩薩龍女。下降蓬華。第輻變奈何。相將入室。希淑鍾秀並肩侍坐。四目繁注。默不作一語。徐母烹茗進果。款洽臻至。鍾秀忽謂徐母曰。兒前生與淑姊。殆一家骨肉。今日相逢。覺肺腑中話。從何處尋頭緒起。雖窮年累月。訴說不盡。兒願隨姊依膝膝下。望母之畜兒一如姊。不願歸矣。徐母笑曰。老身何福。得阿姑不棄寒賤。雖然如太夫人膝前冷落。何夫人亦笑曰。兒願從姊學。儂亦無不可者。當遣阿林及小翠攜篋來。即命鍾秀母徐母希淑亦拜夫人爲母。夫人解臂上珠條脫及碧霞佩贈之。珍重登輿去。隨見一中年婦。一垂髫婢。來將夫人命。奉徐母朱提百兩衣箱一襲。即以鍾秀臥具箱篋。陳設希淑房中。由是姊妹坐則同席。寢則並枕。履鳥互著。形影不離。夫人時來視女。饋遺無算。二女衣飾無少異。願希淑性喜蔬布。厭羅綺。肉之奉。鍾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一 香艷叢書

秀習之久。亦屏華飾。效貧女妝束。阿林小翠常竊出。其喁喁私語。誓同生死。歸述之。夫人胡公聞之。笑曰。妮子志甚佳。不宜拂之。當物色一輪苑器。俾並嫁以了向平願。因示期於署中。考試羣彥畢集。夫人立屏後。觀之。一少年儀容俊偉。玉立長爪。雖衣冠蕭淡。而氣宇不凡。昂昂然若雞羣獨鶴。負手微吟。少選入坐。伸紙振管。疾書。文不加點。方傳贊。已交卷欲出。撫軍讀其文。擊節歎賞。延之坐。細詢家世。則錢武肅裔。名士學。十三入郡庠。父以進士出宰楚南。卒於任。奉母家居。時服甫闋也。言已長揖徑出。胡公袖卷入內。欣然謂夫人曰。今日得一佳婿矣。詢狀貌。則即頃所見者。夫人意亦良愜。繼而徧閱他卷。無出錢生右者。發案第一。獎賞優渥。請教授入署。告以己意。教授稔知其人。謂其家徒壁立。而性耿介。同學往還。盡貧士。貴介子雖折節下交。輒夷然不屑。以故授徒所入。備足供甘旨。組袍敝履。絕不介懷。撫軍聞之。笑曰。僕相天下士多矣。焉有才器如錢生而長貧賤者。即浼教授往見其母。敬致執柯意。母驚謝曰。妾聞撫公止此愛女。珠圍翠裹。遮莫王孫。難可援繫。豚兒何人。言之恐折福。不敢奉命。教授再三

言。撫公憐才畧分。背之不祥。母執意不允。不得已婉詞復命。胡公心益賢之。乃月資以膏火。明年科試列高等。食餼未幾。胡公監臨秋闈。以紅卷薦中魁。選試事畢。來謁謝。執弟子禮。甚恭。方欲再申前說。而生適丁母憂。公恤之良厚。苦古哀毀。遺疾甚亟。初胡公得錢生卷。夫人往告徐母。且述公爲二女相攸意。因出生卷與希淑觀之。亟贊其寫作俱佳。小翠竊聞夫人語。陰以述諸閨中。二女口雖不言。私心甚慰。嗣論婚未諧。久之不得音耗。忽聞生領鄉薦。後即喪母。方喜憂交集。俄聞生病危。二女容色若甚不懌。飲食銳減。婢媪竊訝之。未敢告。一日夫人來。瞥觀二女玉容。頓領面頰。隱隱有淚痕。詳詰阿林得其故。歸謂撫軍曰。汝一言。行將殺我二女矣。且爲奈何。公聞之。撫掌笑曰。汝知錢生事。怪奇奇有出人意表者乎。夫人曰。試言之。公曰。錢士學非他。即才女崔瑩。徐希淑即張夢晉。我女即甯藩。三人同現後身。男作女。女變男。皆爲了此一段公案來也。夫人聞之。恍然曰。怪道秀兒生時。夢見一偉丈夫。儀從甚盛。自稱帝室儲子。來假房舍。醒即分曉。願事涉渺茫。若何由知。且何遽信之。公乃細述生疾革有一道。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一 香館 叢書

士闖入。出一紅丸。納其口。大汗而愈。方纔憶時。偏歷地府。冥王以一冊示之前生事了。了具載。醒而一字不忘。頃來署謁見。觀縷所遺。已面訂姻事。渠去求教授。詎吉來納采矣。夫人大喜。過望。隨命與復至徐母家。口講指畫。備述公語。俾二女共聞之。且疑且信。不數日。媒灼登門。謹踐前約。詎姻事既諧。變出意外。撫公遽捐館。徐母亟命二女入署。佐夫人治喪。錢生聞之。舉一慟。知己之感。師生之恩。翁壻之誼。交集於懷。淚浪浪不止。二女亦嚶嚶屏後。哭聲感動僕媪。已而阿林奉夫人命。召生入內。屬摒擋一切。公生時固清廉自矢。宦囊無多。蓄棺歛一切從儉。已形支絀。俄而新撫自閩調任來。入謁衙署。日夕迫促遷居。錢生爲假西湖僧寺塔院。舉榭暫停其中。新撫愛子。佻達人也。平日漁於色。恃勢妄行。屢以睚眦。怨傾人家。閩中人無不側目。出殯日。窺二女驚豔絕。意其在窮鄉。可以利誘。盛飾冠服。來弔奠。手致賻儀百金。堅坐不去。目灼灼似賊。語刺刺不休。生厭之而無如何。忽有家人喘汗奔至。則撫署火延燒上房。幾成灰燼。亟覓公子歸。踉蹌出門。遽登瓜皮艇。中流舟覆。翌日喧傳巡撫子溺死湖中矣。生聞

之大。快夫人乃率二女依徐母。居既而夫人弟來。權兩浙漕務。暗其姊錢生以甥壻禮晉謁。與語大悅。即延入運司署。課其子。服闋。與希淑鍾秀同日合昏。明年生計偕入都。捷南宮。觀政比部。是秋二女各舉一子。適巡撫以侵蝕鹽課。銀爲閩督計奏。士學以給諫副某侍郎奉命治斯獄。并乞假省墓回籍。在都訪得胡公族人子名儼。宛平秀才。年甫十六。即挈之來。嗣夫人後。鍾秀弟畜之。饒使招入署讀書。士學廉得浙撫贓私實蹟。具參視職去。乃購第城南。接兩岳岳母同住。奉母合葬。先塋畢。復爲胡公營兆安葬。城南之屋。雖僅數十椽。而屋後舊有廢園。隙地約百餘畝。生命修治之。石之仆者起。樹之萎者榮。剪萊闢徑。就其高下之勢。爲迴廊曲折。以赴。因空曠之地。補亭榭。鑿池沼。居然成一邱一壑矣。生日與二女飲酒賦詩。其中二女謂生曰。此園雖小。羣花要不可不備。春間萬卉齊開。即不能獨爲羅致。必當點綴二三。蘭蕙宜盆。茶蘼宜架。牡丹芍藥宜植之。石壙圍以雕闌。芙蓉宜水。其池須廣。成蓮漪蕩漾之觀。而有荷藻繽紛之樂。又須渡以板橋。憩以小亭。曲水流觴。步武韻事。九秋種菊。畦町縱橫。必界以槿籬。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二 香館 叢書

風景乃幽。冬間巡簪素笑。非梅花不可。草堂之外。柴門之內。環植之。最少須五百樹。君後日出囊中金。了此心願。常亦不難。請以黑海之餘資。作青山之退步。可也。生笑領之。在苒一載。假滿還朝。時二女俱有娠。且各侍老母。撫幼子。不能遠離。臨行。諄囑納妾。俾免客中岑寂。士學漫應焉。甫復命。返邸舍。是夜忽夢一麗人。高髻宮妝。腰佩寶劍。含笑謂曰。妾前朝婁妃也。上帝命降生爲君。擇患。明日可出東華門。待妾。切記勿忘。言訖。長嘯而去。驚覺不解所謂。早起姑訪之。見一嫗領一垂髫女子。笑厝承顏。修眉入鬢。明眸善睐。佳俠含光。顧窄衫縹緲。作北路繩妓裝束。年僅十三四許。於街心舞劍。渾脫流離。旋風滾雪。觀者駢肩。躡趾。女於人叢中。瞥親士學。即與嫗耳語良久。嫗走謂生曰。郎來乎。此女爲尋郎而來。盡挈之歸。作待年女。儼勿計值也。生憶夢中語。諾之。相將歸寓。出金贈嫗。不受而去。女小字飛霞。侍生甚婉媚。若小鳥之依人。夕則宿旁榻。一夕忽有人破窗入。刀著牀柱。鏗然有聲。生驚醒。則見飛霞手劍斫之。臂斷仆地。擒治之。蓋浙撫銜恨。使來刺生者。越宿其人死。遂不窮究。生取觀其刀。七首徑尺。精瑩銛

利入木三寸許。寒光爛然。凜人毛髮。月餘。飛霞請歸省。一去不返。生年未四十。即挂冠歸。徜徉西湖以終。

反黃梁

徐啓明。粵西之桂林人。以父蔭襲雲騎尉。讀書應試。仍補博士弟子員。少負大志。以膂力自矜。挽強躍駿。性之所好。舅氏林越。固武孝廉。生遂出其門下。授以擊刺之術。又能發連弩。九矢突出。無不中者。彈丸亦如是。因誇爲生平絕技。往來南北。未逢敵手。其氣益豪。會有戚解貢物進京。欲覓保鏢者。素知其能。徐亦銳身自任。戚擬更延一人以資左右手。徐曰。北路綠林。吾素稔其伎倆。以我之能。足以了之。不必再需伴。設來應者。碌碌無所短長。徒亂乃公意耳。於是遂行。抵山東境。天已將晚。忽聞林間有鳴鑼聲。徐於馬上大呼曰。衆車且止。劫掠者來矣。言未畢。矢已及身。徐接之以手。三至三接。急發連弩。前隊數盜已斃。轅下。徐衆遂奔。徐回視各人。俱殼。無一人色。盜既退。乃得安抵逆旅。置酒相慶。酒酣。徐歷數生平得意事。抵掌劇談。牆壁爲震。同寓諸人。咸環而傾聽。羣譽其技。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四

香館叢書

之精力之勇。噴噴稱之不置。或有不信者。笑於旁。徐令立墮於百步外。發彈丸九。皆中紅心。尤奇者。九丸俱從一孔出。繼試連弩。亦然。衆人無不佩服。咸曰。此技也。而進乎神矣。內有一人星冠而羽。鍊師之流也。揖徐而言曰。觀子所長。洵不凡矣。特未知子之抱負若何也。將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鬪乎。將聘於歧途。而蹶於正道乎。吾子其勉之哉。徐曰。吾嘗出而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我未嘗不思投筆從戎。上馬殺賊。請纓自效。擊楫興悲。特患上之人不我用耳。其人曰。能如是乎。是亦足以觀子之志矣。我有安期長生棗二枚。願以奉獻。可供吾子采頤。當必有所遇焉。徐受而食之。甘香盈齒。頰吐其核。大於巨擘。客退。體稍覺倦。伏枕假寐。忽見頃之羽士前來。邀作世外遊。徐欣然從之。羽士曰。盍觀於海。乃乘舟泛大瀛海中。波濤澎湃。湧雪翻銀。遙見羣峰隱現。羽士指謂之曰。此十洲三島也。舟將至彼。輒爲風引去。羽士曰。世所傳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卽此是也。非身有仙骨。不能親履其境。條經一處。水極清淺。海底皆珊瑚樹。歷歷可數。羽士曰。此卽蓬萊方壺員嶠也。爲仙人所居。言未竟。舟忽擱於一

山。羽士乃挈徐登岸。四顧茫然。闕無一人。但見羣峰巒秀。萬壑爭流。花木綺麗。風景清幽。眞仙境也。正行間。忽見一女子。自九霄控鶴而下。霧縠雲袿。丰神絕世。與羽士稽首作禮。曰。聞子房早經辟穀。從赤松子遊。乃尙滯跡於此間耶。羽士曰。余在二妙宮鍊神養志。已二千餘年。此行特來遊戲人間。世耳。行未數里。路轉峰迴。別一世界。瓊宮貝闕。縹緲雲外。羽士令徐踏雲而升。如履平地。須臾已徧歷一周。謂徐曰。子下方人。久留於此。恐誤前程。吾當送子歸去。仍舊踏雲而下。因向北指曰。子遵正道而行。由此可出。臨別戒之曰。子後福無量。然須強制其心。偶一疎虞。則罪苦必當身受也。行矣。勉旃。徐既叩別羽士。獨行數十里。誤入歧途。曲徑深林。迷於所往。暴客忽至。見生一肩行李。長物全無。乃劫至山中。盜魁數人。向徐熟視曰。君形貌清奇。非凡間濁質。將來之福。必異尋常。吾等久困綠林。所如不利者。以無調遣之人耳。今吾輩願奉以爲長。以資約束。所有號令措施。一皆惟命是聽。遂呼集衆盜。約二百人。環叩於前。徐見其意誠。遂領其首。衆盜大喜。宰牲獻血。設酒張樂。歡飲數日。一時羣酋皆聞風來歸。徐擁衆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五

香館叢書

自。漸萌驕志。會縣宰貪暴。民怨沸騰。歲飢十室九空。催租吏追呼甚急。宰有公子。漁色無所忌。境中某姓女。貞姑也。父以欠賦被逮。女上書願以身代。辨折公庭。觸宰怒。將予杖。公子見之。良不忍。設計釋出。潛令傭媼誘入內署。將肆汚辱。勸之不從。咸脅之。女恐不能免。自經死。詭言病斃。獄中。女父隱忍無如何。聞者咸髮指。值催賦迫切。者民數百人。持香入城。泣求減免。宰置弗恤。且繫數人於獄。衆益怒。密謀斃宰。徐遂以仗義爲名。特衆起事。夜率數百人。蜂擁入縣署。民之相附而來者。以數萬計。被繫者劫之出。徐手刃縣宰。而火其署。掠府庫財。以犒民衆。城中富室。亦被劫一空。率衆還山。衆羅拜於地。大呼恩主。無賴輩又依草附木。從之如歸。市數日。聲勢益盛。徐竊喜。練兵儲糧。決計謀大事。擇日與師。踞奪郡縣。民女咸被淫掠。金玉珠寶。取之官中。殺戮無辜。血流街市。撫臣不能禦。飛章告急。天子發羽林宿衛。命大臣督率征之。相機進剿。天戈所指。豈斧難當。賊衆解體。羣酋授首。徐不能支。遂被擒。王師直搗其巢。全境肅清。獻俘告廟。徐處以凌遲極刑。以正王章。死後有巨鬼鎖繫而去。所經處。慘淡黃沙。暝

無天日。行稍緩。即以巨椎擊兩足。血流踵趾。不容少休。既見復閉重樓。輝金鑾碧門外一亭。一老嫗踞坐其中。衆鬼紛然各持木瓢取飲。鬼曳徐入門。見上懸一匾。標曰森羅寶殿。銀鐺而進。白於吏。旋聞殿上傳呼徐某。遂由東廊甬道入殿。上作牛馬首者五六輩。肅侍兩旁。一黑衣吏據案西向立。殿上一王者。冕旒端坐。氣度端凝。一吏曳徐至殿。叱令跪。王者厲聲問曰。汝係諸生。所讀何書。而乃遠天不仁。肆行殺戮。今到此何辨。遂命黑衣吏檢律。吏曰。此人生平淫戮。不啻數千人。罪大惡極。宜入油鼎。即見庭中熾一巨釜。烈火通紅。青烟縷縷。中貯油正騰沸。一鬼鐵叉刺徐。投入鼎鑊。飲炎食火。痛徹心肝。浮沈上下。其苦有不能言者。既復取出。身合如前。吏曰。宜上刀山。一鬼又以叉刺徐肩。至一處。鋒刃數千。高下排列。皎若霜雪。鈎利無比。上有數人。哀呼欲絕。鬼舉叉投徐。一落十餘丈。鑽心刺腹。裂胃摧腸。創口由小而大。痛不能禁。鬼取下復投。如是者三。始見冥王。又判以火燬鋸裂之刑。凡十餘年。備受慘酷。乃付輪迴。投生爲猪。墮地時聞鄉農報喜聲曰。又得一頭。徐心雖了了。而口不能言。視主人即被劫。

卷一 淞濱瑣話

二十六 香鮑 齋書

之富翁也。食穢眠薪。半年茁壯。乃售於某鋪。屠人操刀而前。視之即前山王二。爲已所殺者。既而剝腹抽腸。伐毛洗髓。一身穢割。痛楚備嘗。而知識終不能昧。市肉者率皆爲昔年所殺之人。分割煮食。已魂始離軀。由鬼卒引見冥王。復判投生爲牛。及壯。耕田耳水。歷盡艱辛。行少遲。輒以鞭扑從事。主人爲某後身。生前曾劫其財。故投畜以報。三年小主人牧牛郊外。山君忽至。牛恐傷主。急禦之。竟遭噬斃。歸見冥王。謂愛主之忠。足抵前罪。自此漸可永離苦海。然前生淫汚諸女。尙未相報。令轉生爲人。須罰作妓。於是輪迴人道。作民間女。幼失怙恃。爲族人竊入青樓。送舊迎新。受諸苦惱。自念前生造孽。伏罪靡窮。今幸得爲人。當養晦修身。藉以補過。於是益加省察。居數年。芳名大噪。王孫公子爭擲纏頭。共甚嬖之。供奉備至。每不忍拂其意。有某公子者。吳下之豪宗也。視錢財如土。任意揮霍。見女豔之。連宿數宵。備極纏綿。於夜合資外。贈遺無算。繼而成囉臂之盟。擬以金屋藏嬌。許身價五千金。行有日矣。盜黨鐵臂張三者。以矯捷稱。久聞女富。并涎其美。一夕探知某公子已畀千金。作定禮。躍然起曰。此其時矣。糾

黨往劫。搜女不見。女伏牀後。現其足。遂得之。褫其衾衣。擬送淫之。女大號不從。被刃死。冥君後令轉世爲某巨家公子。名富郎。年少聰穎。玉貌翩翩。弱冠入邑庠。前因未昧。修省彌虔。事堂上以孝稱。父母歿。槍地呼天。幾欲身殉。自念千鈞一髮。後嗣尙虛。因順變節。哀留身以報會。境中水災。鴻雁流離。溝瀆充滿。遂毀家以施賑。所全活者無算。一日爲仇家所陷。賄盜誣攀。妻美而賢。聞之悻甚。徧求戚友。設計保全。卒無有力者。束手無策。遂誣伏繫獄中。半年部文咨省。論棄市。臨刑之日。轟動衢路。妻適懷妊。縈往祭。哭不可仰。祭已。泣語叮嚀。旋出小刀薄如紙。在夫前自刎其喉。刀以毒藥鍛鍊。立斃。富郎親之心。似箭攢腸。同刀割。極聲而呼曰。某前生之罪。迭報數生。今刻意修行。似可稍從末減。何乃愈受愈苦。尙無已時耶。於是放聲大慟。但聞耳畔呼曰。君其孽。嗚呼。嗚呼。開眸審視。身在寓中。一燈熒然。天已將曙。聞鄰室羽士。已自起汲水。炊黍爲粥。火熄拾馬通吹之。擊竹而歌曰。天清清兮地寧寧。何世人各有志於飛騰。嗟一朝之挫折兮。遂奇險之頻經。幻境都由心造兮。盡俯視齊烟九點之青。又歌曰。天蒼蒼兮地茫茫。何前因後果之匆忙。嗟報應之不爽兮。歧途趨而正道忘。歷三生如一瞬兮。尙未熟吾半勺之黃梁。徐聞而心動。知其爲異人。亟趨出相見。羽士睨而笑曰。昨夕之遊樂乎。腹中得毋稍飢。能從我食一甌雙弓米乎。徐亟下拜。願請受爲弟子。遂屏棄一切。從羽士雲遊。不知所終。

卷一 淞濱瑣話

二十七 香鮑 齋書

香鮑齋書十三集卷一終

香豔叢書

十四集卷一

樂國紀遊

長洲王 韜仲 汝甫 著

樂國紀遊

康城諸生安若素。少有才名。性豪爽。善談諧。每出一語。輒傾倒四座。願自命甚高。有不可一世之概。嘗曰。人生富壯。歲不能展。願凌霄漢。登玉堂。直入金馬門。置身通顯。便當乘槎泛海。學司馬遷。張騫汗漫遊。浮溟渤。升崆峒。尋河源。貫月窟。用以自豪。安能以七尺軀。老死牖下哉。會其父謁選。得浙之天台令。命偕眷屬。赴任。初至時。亦甚喜。繼見宦海風波。時多險阻。歎曰。此苦海也。安可沈迷。鬱鬱久居此哉。日思賦淵明之歸去來。未果。久之。漸與邑之名士稔。偕游天台。雁蕩諸山。稱為神仙窟宅。徘徊匝月不去。真有所遇無何。父解組去官。歸隱林泉。清風兩袖。家日益貧。生乃棄筆走燕趙。歷黔滇。所如多阻。落落不偶。倦遊將返。

卷一 淞濱瑣話

一 香豔叢書 十四集

途遇友人自海外歸者。為述異域風景。歷歷如繪。心羨焉。苦無貨。以書畫鬻於市。藉充旅費。遂附海船行。過黑水洋。遭颶風。舟覆身墮。隨波逐流。拚葬魚腹。俄而風愈猛。推其身入空際。飄揚不知幾千萬里。墮於地。心殊了了。而憊不能起。伏移時。覺有人擊其背曰。子海外之遊樂乎。開目驚視。一道士立於側。生欲言不能。授以一菓。入口酸澀殊甚。甫下咽。便覺精神煥發。饑渴頓解。拜問道士何人。答曰。我檄仙也。生素不信。以為妄。道士曰。子願強猶昔。安望適彼樂國耶。生異其言。拜求指引。道士擲白練於地。拉與同登。忽騰空起。御風而行。奔馬不能喻其速。俯視下界。人如蟻。而山如垤。瞭然可指數。頃之曰。至矣。練遂落。視其地。平沙曠莽。復遠無垠。問何處。答曰。此窮鄉也。生驚曰。子言適樂國。胡為至此。道士曰。迂哉。天下有不苦盡而甘回者乎。子姑耐。生再欲言。道士已杳。由此日坐是鄉。窘迫無計。賴仙果在腹。不寒不餓。遂惘惘獨行。忽見雉堞巍然。高矗半空。急趨詣之。見城上黑字大如斗。曰。愁城。遂巡入。則霧縹風縹。慘無天日。往來人民。疾首蹙額。問以語。不答。歎歎而已。不得已。投店休止。久漸習慣。視貧一若固。

有一日。忽城外金鼓震天。闔城狂呼。走告曰。樂國大軍至矣。視之。師旅若林。環三匝。其勢甚急。一卓纛臨風。展大書。破愁大將軍杜。旁立荷鋪人。謳歌聲。淵淵如出金石者。劉伶也。錦袍玉帶。風度飄舉者。李青蓮也。旋有赤面長髯。立旗下。高語曰。城旦夕破。尚執迷不悟耶。攻三日。守益堅。將軍鬚髯如戟。其氣益奮。指揮士卒。各以水箭射入城中。城人沾其水。如醉如癡。各不能戰。須臾城破。殺戮殆盡。見生訝曰。此大國人。何尋煩惱至此。曷執以見王。必受上賞。遂以檻車囚生。凱唱而還。入境。則琪樹瑤林。光華射目。人民衣五色衣。趾高氣揚。舉欣欣然有喜色。王坐爽心殿。大設儀仗。行受俘禮。既畢。見生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將軍以實對。王命釋之。賜以熏沐。將軍跪奏曰。熟聞天朝人物俊美。今果不謬。觀其外貌。當必腹有詩書。胸藏錦繡。遂授以玉硯銀毫。命作攻破愁城賀表。生一揮立就。端書進呈。王覽畢。喜曰。滄海除閻。捷伐用張。有光下國多矣。即日拜為中大夫。自是凡有文翰。必詔生撰。一月三遷。位至左相。賜以甲第。充以官。其尤者曰。探珠。曰。凝玉。均皆纘纘合度。長短適中。明眸善睞。擊笑生妍。

卷一 淞濱瑣話

一 香豔叢書 十四集

又詔使登寶山。遊玉池。凡生遊履之所。至必使之歌詠。其風景。紀錄其山川。勒碑刻銘。以誌名。國中有靈邱。尤瑰寶之所聚也。世間一切樂事。無不具備。生挈探珠。凝玉二人。並駕遊。始入一園。曰。樂園。佳木蔥蘢。芳草綠縹。花卉紛繁。綺錯繡交。中有一樹。曰。生命樹。為世人生命之根。抵所託。始祖亞當。夏娃。曾居此園。逍遙自適。絕不知人世間有所謂生者。病死。離別。悲痛者。自食果。遂命。遂驅之出。由此遂失樂園。樂園之外。有護法神。曰。計羅賓。以劍指。正當路之衝。衝如有進園者。均不得入。生之能遊此者。蓋以奉王命故也。距靈邱十數里許。曰。妙蓮。靈花二仙。所居也。仙姝為晉宋間人。一曰。妙華。一曰。妙香。以清淨身度。修入道。朝夕餐菊花。以長生。民間善男信女。奉以香火。因緣。喜捨金錢。數十萬。仙姝即以其貨。築一臺。高聳層霄。雕臺煥日。書棟凌雲。東西南北。廣約十畝。縱橫數百丈。其中霧閣雲窗。備極華麗。幾於疊戶重門。或以比阿廢之迷樓。橫波之眉樓焉。二姝既為世緣。諷誦金經。迴不與紅塵中人相接。生往參謁。仙姝初不之見。重以王命。乃延之入。妙華與生寒暄數語。後。即謂生曰。觀君顏色。

非從愁城中來乎。住於城之西隅者有曰阿珠。天下之善愁女子也。其容窈窕而妖冶。其言鋒利以便媚。每逢花辰月夕。吉日良時。衆皆歡笑。彼獨悲哀。啼痕滿頰。淚珠盈懷。如瓊瑰之下墮。如縷縵之相連。天下之善哭。亦無如彼者也。自愁城遇劫。彼幸得全。乃又變善哭爲善笑矣。阿珠現在此間。君亦相識否。可招之至。與君一見。彼之媚媚無倫。直可一笑傾城。再笑傾國。君如能不爲所惑。則道心堅矣。生曰。夙昔曾耳其名。願覩芳姿。以釋鄙吝。頃之環佩鏗鏘。麝蘭空溢。女已至前。生視之。貌媚於花。肌白於雪。瓠犀微露。妍麗無雙。生不覺意爲之奪。珠遂與生聯坐於左。妙香視妙華。差知霧縠冰肌。雪肌盡露。謂生曰。君今已至樂國。亦憶往時窈窕景况乎。鄉之東方有阿玉者。深閨善病。輒自呻吟。容比菊黃。骨同梅瘦。素慕君名。欲圖良覿。聞君出窈窕。入愁城。則又爲君扼腕不置。今來樂國。何啻登天。彼亦離鄉而至。此阿玉自來此間。豔勝於麗華。而肥勝於阿環。不獨毫無病態也。君如有意。可攜之歸。雙玉雙珠。君俱可坐擁而致之。不亦極神仙之豔福哉。生但笑而不答。逮玉出。其容與阿珠相伯仲。探珠凝玉。似非

卷一

松賓瑣話

二

香艷

十 四 集

遠也。生辭二妙而行。二妙因命珠玉隨其後。俱歸所居。生由是四美具矣。每日必借之徧遊各處。各處所歷。無妙不臻。悉可以娛目賞心。至於供奉之維殷。逢迎之恐後。又不必言。比及三年。樂不可支。忽一日。王宜生至殿前。諭曰。卿榮華已極。宜留有餘。且速歸故里。慰高堂。生曰。此間樂不願返鄉土矣。王曰。樂極生悲。知止不殆。若流連忘返。終墮迷津。生始上表乞歸。瀕行。雙珠雙玉皆不能從。各以匣中珠玉相贈。灑淚分袂。往辭王。王酌以金波玉液。命自右相解頤。以下各賦詩。詔其行。復取一囊賜之曰。此致富奇寶。可世守勿替。視其囊無底。問何名。曰。貪囊。物雖微。能貯億萬金。遂詔內侍取金試之。數盈萬。而囊不滿。王笑曰。卿勿訝也。惟其無底。所以不能盈耳。竊壑可滿。是不可厭也。生以其名不雅。辭王曰。知卿清介。前言戲之耳。又賜以石尖圓。類心狀。黑而欲。曰。此名墨寶。以之壓胸。可濟囊之所不及。世之衣錦繡。飭膏粱。駟馬高車。珠圍翠繞者。大抵二物之力居多。但須謹持之。否則黑氣透心。不可救藥矣。生以長者所賜。重違其命。下拜登受。繞道而歸。幸老小皆無恙。貨其珠得萬金。購別業於城南。窮泉石亭

臺之勝。奉父母以居。蒔花種竹。對酒歌詩。雖勞無姬媵。而妻梅子鶴。自饒清興。頗其室曰小樂國。逍遙自適。鍵戶息交。絕不出而問世。王所貽二物。終不敢用。貯之秘篋。旋爲梁上君盜去。莫知其妙。棄遺寶於河水。盡黑。貪囊誤入人手。漸漸學製。久而大小不等。遂不脛而走。天下傳其術者殊多云。

梅無瑕

男女大欲。王者不禁。究其故。不過交相慕悅。星期月下。訂以嫁娶。如願而止。卒之或成或不成。亦付之無可如何。從未有九死一生。矢志不變。彼若亦若爲宛轉。轉旋使之備嘗苦况。屢蹈危機。而後玉成。其奇遇。如林生之於梅氏女者。林彬字尚均。福建上杭人。幼失怙恃。附讀於外家梅氏。舅父母年近五十。無子。一女絕慧。美名雪。小字無瑕。鍾愛甚至。當林氏之依其舅也。生九歲。女七歲。延師教之。讀師陸無功。亦邑之名士。見生與女。英爽如一。對璧人。因而絕愛。憐之。俾同几席。授書亦相埒。不三載。生已通經史。課以文。斐然可觀。兼及詩賦。頗近晚唐人風格。女見而愛之。浼生購得玉臺新詠。課餘選讀。遂工五言。偶詠新

卷一

淞濱瑣話

四

香艷

十 四 集

月云。纖纖一痕影。浮雲半掩之。風磨兼雨洗。自有鏡圓時。生贊其佳。評隲之。有不經磨練。光明不顯。於此可規身分之語。師見而戒之曰。非小兒女所宜也。既而女漸長。父母不令入塾。生雖依舅居。而閨闈深遠。非令節及有事。與女罕見。面見亦婢媼雜侍。寒暄數語外。惟四目相視而已。女有婢阿星。性俱巧。善伺人意。常出外庭摘花。遇生輒目之而笑。詢以姑作什麼。曰。亦如耶之讀書寫字耳。問我何爲。生乃修小札。密賄阿星。達女。女曉妝甫竟。拆視綵箋。摺疊端楷。云自隔芳儀。莫通絮語。春花秋月。天道運於上。夏葛冬裘。人事轉於下。所不變遷者。我兩入之心而已。以彬之惓惓於妹。知妹之亦惓惓於彬也。彬以孤露之身。粗涉文翰。得遇名師。復與妹同視席。听夕聚首。問難兼資。猶憶月中桂風入松之對。彬於燈下駢兩指。戲擊妹掌。爲師所訶。此景此情。儼如昨日。嗣妹折仿格。彬爲莊書洛神賦一通。後從此妹深居不出。結語所謂。徬徨不忍去者。遂成今日之讖。驚鴻游龍。時縈夢寐。既而思之。丈夫貴自立。彬行年十六。功名富貴。非異人任。將決然捨此而去。挾策問世。投筆從戎。他日得富而歸。爲先人吐氣。所不

能忽然者。妹耳。妹齡及笄。高堂具慶。夫復何憾。惟以妹之淑質清才。不可無一。不能有二。特恐為淺見者所誤。明珠投暗。彩鳳隨鴉。悔之何及。彬行矣。臨別贈言。千萬珍重。女讀畢。悄然俯首凝思。淚潸潸下。阿星從旁目灼灼視。微窺女所屬意。惟生因慙。怨之曰。姑毋戚。郎欲赴試。特久不見。姑藉要姑以一言留之耳。必不肯捨。茲遠適也。盍裁答之。女無言以札。扇函中。起身入定省。母謂之曰。汝表兄將入郡應試。兒欲購書。簪花粉者。令阿星出屬之。女笑對曰。諾。略坐返。園中以澆花箋鋪几。磨墨。隆。滯筆直書曰。妹歛衽謹啟。幼小無猜。得奉教言者。幾易寒暑。回憶弄筆晨書。波融鵝眼。燃脂暝寫。格研烏絲。一旦室邇人遠。日惟對鏡憐儂。夜則背燈惜影。今則風雲奮垂天之翅。金玉鏗擲地之聲。驚牒未諧。而飄歌遠唱。因思凡人之情。形遇者淺。神注者深。既沾巧乎蘭藻。復佩夫章。玆妹身非木石。固已心心印。新月之詩。昔蒙垂鑒。曷日之誓。夫復何疑。延佇捷音。藉圖良觀。碧霞洗一串。玉魚佩一枚。聊侑覆函。伏祈晒納。橋霜店月。珍重萬千。外書雪涕。絨三字。袖之出立屏後。適小童灑掃庭中。呼之曰。來。夫人命交。

卷一 松濱瑣話

五

香館叢書

林公子手。童遞入。生見封面字。知女所貽。反覆數四。驚喜如奉綸音。并洗魚什。襲筭。踰數日。束裝就道。入郡一戰冠軍。補博士弟子員。同譜生留以待秋試。爭相欽慕。寓會城南之靈芝寺。生不能固卻。身雖在客。心未嘗一刻忘女也。課餘排遣。每形歌詠。有四憶詩云。玉潤珠圓絕世姿。同窗生小最嬌癡。離情苦被。青衫賺。別淚臨風憶別時。箇人心事只儂知。茵溷名花執主之。呼婢添香簾不捲。開愁無那憶吟詩。見每矜持。別便思。微波何處託通辭。蘭因絮果關心事。擁警無言憶坐時。蓬山遠隔數歸期。側側輕寒自護持。斜月上窗燈半掩。裏頭拋卷憶眠時。獨吟自語曰。非我佳人。莫之能喻。緘封欲寄。苦乏鱗鴻。便未幾入。闌三場。文刻意精思。斟酌飽滿。讀者擊節歎賞。決其必售。同人苦留待榜。排日遊生遊。講。花天酒地。祇覺鬱悶寡歡。已而榜發。生擢高魁。同舍獲雋者兩人。宴鹿鳴後。結伴過歸。生喜烟事可成。便道謁父執憲翁。浼其執柯。欣然自任。同舟返上杭。至舅門。則泥金獨貼。老僕出迎曰。郎來乎。吾家姑病垂危。諸名醫咸束手。無策。主人出備殯殮物。殆將歸。生聞不暇顧。客亟趨入。則悲泣之聲盈耳。迅步

3786

3785

登樓。見舅母禱天跪拜。口喃喃誦佛號。若無所見。入房。婢嫗環侍牀前。啜泣。徑揭繡帷。則女已雙眸緊閉。氣屬如絲。生頓頭枕畔。且泣且呼曰。阿妹彬在斯。彬在斯。言未畢。女忽星眸微啟。喉間略略作響。樓唇徐動。吐痰塊如冰。身母聞聲入。暗曰。甥何時來。婢嫗亟白。姑甦。生不住低呼。淚墮如縷。女秋波旋轉。直視生面。良久呻吟一聲。淚珠隱隱。兩頰泛紅色。母及婢嫗皆額手慶頌。亟進以參湯。生命下帷。戒靜。俟勿喧。坐定。詢病所由。身母含糊未答。問枕上。喚阿嫗視之。則以手指口。似欲啜粥。婢執銀匙進。薄糜半盞。神氣漸清。母乃招生出外間。縷述別後事。初生赴省垣應試。女隨母燒香南。有貴公子窺其豔。驚絕。尾舟後。訪姓氏得實。浼邑令登門強作壻。父既慕公子勢。又重違令意。入謂妻曰。吾女福相。果獲良緣。如是如是。母審知女志所向。力阻之曰。勿孟浪。雪兒之於林甥。陸先生曾自為一對。人况彼既子身。我又乏嗣。息計不如。願合為佳。父聞之作色曰。啖窮措大身。無立錫。忍以掌中珠。委糞壤耶。吾意決。母多言。立出允婚。令索庚帖去。越三日。即委禽焉。迨女知之。柔腸寸斷。惟矢一死以報生。毀妝

卷一 松濱瑣話

六

香館叢書

網粒。奄然遂病。生捷音至。父頗悔。而已莫可挽回。妻日訴。女日沈綿。阿星日侍湯藥。惟冀生歸以圖他計。詎生留省。星又以母喪下鄉。幸生至。女甦。舉室皆有喜色。俄而老僕奔告。則公子諷吉期迫。官僕縣役。同來逼索。允帖。喧嚷滿堂。生出見舅。張皇莫措。憤餒中燒。直前徑批僕役。怒罵出門去。亟令舅避匿。生坐待。竟夕不至。翌日女精氣漸復。乃謀喚小舟。俾母女避鄉間。抵暮出門。住阿星家。甫入夜。公子率豪奴數十。持刀杖破關入。明火登樓。搜索殆偏。毀壞器物無數。臨去大言曰。老烏龜敢出頭。直當打殺。尚書公子不畏人也。生與舅屏息。匿複道得免。天明縣符下。立提身入署。責賴婚。叱辱備至。拘令獻女始釋。生孤掌難鳴。思偏集同年赴省上控。鄉人又以女病危來告急。徒步出城。視之。較前更劇。僅餘氣息。生泥首庭中。願減已算。以贖須臾。聞身母呼聲。少緩入房。女目動神復。氣已漸平。方共慰藉。而身忽至。駭詢之。則曰。正爾拘禁。忽喚上堂。溫語放回。生入城探之。道路喧傳。某尙書以墨敗。公子銀鐙入獄。家產籍沒矣。乃喚舟迎全家歸。女病旋愈。仍乞憲翁為媒。擇吉成禮。明年生及第。歷官清要。四十

後即解組。伉儷唱和優游林下。任內疊遇草恩。舅父母亦得地封焉。

袁野賓

李生雲。湖南茶陵州人。少孤。性穎敏。讀書日十行下。不喜咕嚕。而背誦琅琅。如桶底脫。九歲舉九經。一時故有神童之譽。稍長。瀏覽史漢國策。旁及諸子百家。靡不通徹。聞遠近有異書。典衣質產。購讀不少。咨上下古今。自鑄偉議。有官天下家。天下論湯武。德論三國。割據論兩晉。閏運論泰伯。季札論。桑維翰。景延廣。論世知人。獨具隻眼。立意嚴正。出語奇闢。士林爭相傳鈔。比之蘇明允。權書。呂東萊。博議。惟於帖括一道。無論題之大小。灑灑洋洋。直抒胸臆。動輒千百言。恥為程墨所拘。以故小試常冠其首。而學使者至。每以遺式被擯。年踰弱冠。始青一矜。老師宿儒。多奇賞其文。以為雖不利小試。而桂子秋風。可以一戰而捷。驕驕開道。雕鷲出塵。扶搖直上。孰能量其所止。乃兩赴省闈。一膺房薦。已擬魁選。倏得復失。同社咸扼腕歎惜。所以慰藉之者。良殷。生顧夷然不屑也。每遇知己。招飲。醉後。輒拍案狂歌。脫帽起舞。或解衣磅礴。自誦生平得意之作。氣

卷一 淞濱瑣話

七

香 齋 叢 書
十 四 集

驚戶。隔旁若無人。鄉里皆目之為落拓秀才。已而家中落。遂為教授。久之不足餬口。思遠遊以開拓胸襟。恢擴聞見。夙慕蜀中山水。乃捫攜行李。書箱。攜一琴一劍。飄然出門。泛洞庭湖。登岳陽樓。訪洞賓仙人遺跡。凭欄獨酌。醞酒臨江。題詩壁間云。尊前長嘯看吳鉤。三十功名負黑頭。借得青藜仙骨。換高寒。鶴背五銖。秋。書竟擲筆狂笑。四坐盡驚。登舟。泝三峽而上。每當湍流箭駛。峯巒錯。餐翠飲綠。徘徊不忍去。扣舷而謳。與長年邪許之聲相間。一日至山水最勝處。但見千巖萬壑。競秀爭奇。絕勝山陰道上。如入荆關畫中。不覺目為之迷。神為之越。船隨岸轉。突有絕壁數百丈。藤蘿叢結。松柏倒垂。兩崖猿狖。逐隊成羣。啼嘯響應山谷。或迎船跳躍。或緣樹聯臂。緜而下飲於澗。生曝然自樂。忘路之遠近。恍惚若有所覩。捨舟登陸。信步所之。處處引人入勝。目不給賞。俄而鳥陵西逝。頃色遙赴。山徑崎嶇。拗曲十步九蹶。月黑風緊。松濤護謔。奔騰半空。加以狼嗥。叢薄。虎嘯。密箐。自悔孟浪。怯不知所為。亟欲返舟。昏黑中莫辨方向。正倉皇間。瞥見前山。樹林蒼翠。隱隱有村落。燈光微吐。如星。喜極。至息趨赴之。坡坂犖

峭。荆棘鉤衣袂。亦不暇顧。至則山麓石屋十數椽。室中琴韻泠泠。彷彿彈坡仙。醉翁操。訝曠野那得有此古調。其中必隱君子所居。遂引手剝啄。琴聲漸止。須臾。乘燭啟戶。出一斑白叟。幅巾布袍。儼然若世上道士裝束。掀髯笑曰。李郎來何暮也。生驚其前知。益信為非常人。隨入扇戶。庭中雜蒔花木。清芬撲鼻。若百和香。草堂五楹。雙平出塵表。生揮衣肅拜。致失路借宿意。叟慨諾。遜坐。自展邦族野賓袁氏。系出汝南。世居巴巫之陰。自老夫生有知識。習問祖父談魏晉間事。三馬同槽之夢。金牛繼統之謠。天道好還。人心寢薄。吾宗雖支派繁衍。惟寒舍書香弗墜。老夫通籍後。濫竽竊祿。甲子一周。遽孟知祥。墨制稱王時。隱姓名卜居於此。無如膝下止一弱息。小字瓊孃。與耶君三生石上。夙締良因。今夕相逢。非偶然也。生惶愧。遜謝。叟遽呼治具。屏後嗽應。即有雛鸞四五。肴核紛陳。頗極精潔。叟舉盃屬客。殷勤勸已前。惟設清水一盃。鮮果數枚。謂其故。則不食人間烟火者百餘年矣。生思父為仙人。女定非凡。艷。邂逅得承。援繫。幾生修到。始信裴航。搗玉杵。劉阮飯胡麻。果有是事。食已。叟命移燈。導入堂左精室。几上

卷一 淞濱瑣話

八

香 齋 叢 書
十 四 集

鼎彝羅列。古色斑駁。圖畫卷軸。揮架如林。信手抽閱。多蝌蚪篆文。或作狂草。饑隸。洵生平所未見。屏後一榻橫。緜帳雙鉤。衾褥香爽。驚喜過望。輾轉不成寐。天乍曉。已聞叟語聲。亟起披衣出。見堂上懸掛燈彩。紅氍毹貼地。叟袍服中坐。命左右進新衣一襲。生拜謝。易著已。旋有賀客登堂。大率皆山人野叟。葛衣竹杖。形容奇古。怪偉。禮儀脫畧。長揖就坐。與袁叟談多道德經。參同契。中元理。與旨。生侍側。聆之。茫不甚解。席間詢生家世。遠巡不敢對。叟代答曰。此沅湘名士。幸夙根堅固。墮俗障未深。當為小女了結一重公案。衆舉手稱賀。入夜。客去。妝女出堂後。花冠玉貌。艷絕人寰。見生不作羞澀態。行交拜合巹禮。參謁叟畢。送入洞房。兩行紅燭。笙管悠揚。生此時飄飄然如餐九還丹。骨節俱仙。不辨人間天上矣。瓊孃婉媚善笑。喜飲百花釀酒。每晨起。令小婢採園中果實。與生共剖食之。妝臺畔。書卷縱橫。筆牀硯匣。不離於手。或賦小詩。拈小令。閨房唱和無虛日。嗜好既同。伉儷甚篤。雅不欲效兒女子。畫眉俗事。時而撫琴。奏天風海濤之曲。劍術更得。藉隱娘秘授。生師事之。遂精擊刺。且夕朝叟。教以導引胎息。火候

抽添之訣。夫婦潛心修鍊。漸覺身輕。厭羶肉。荏苒三年。生思返楚。慕欲與女偕。瓊瑛稟白父。叟嘉其孝。期以百日。過歸。留女自伴。生附舟旋里。則門徑荒蕪。故老消亡。絕無復識。落拓秀才者。招恨若失。決意重訪仙源。會土寇竊發。楚蜀商旅梗塞。生孤身出走。琴劍書箱而外。所攜別無長物。晝伏夜行。間道。滿足月餘。始達宜昌。小憩逆旅中。一夕忽傳上游賊寇至。倉皇出店。但見男啼女號。奔走道路。幾莫辨東西南北。生入人叢中。衆行則行。衆止則止。距北郭十許里。抵一亭。烽火之警漸遠。衆懼稍舒。足力亦告匱。遂並休憩。天明見身畔一女子。年僅十六七。冶容麗質。艷絕人寰。親生驚其。猝問生曰。吾兄何往。君奚爲在此。掩面而泣。嗚咽不能成聲。生曰。卿住城中何處。賊退可送卿還家。勿憂也。女微睨生。意似許可。須臾忽報官軍至。甲馬洶湧。旌旆飛揚。有騎而奔者。以令旗揮衆曰。賊已退。可入城矣。生以重值雇肩輿至。詢女住居。囑鼻之歸。而已則步行從之。入門。則女父母兄弟俱返。咸。道謝。展問邦族姓名。忽驚曰。君殆袁叟快婿乎。前數日。袁叟曾宿此間。謂我曰。余婿不日將臨。可善視之。并告君名。出書一

卷一 淞濱瑣話

九

香艷叢書 十四集

函命昇君。即於書室篋中搜得之。以授生。生閱甫竟。忽飛去。冉冉入雲而沒。衆益駭異。書中大抵示以結廬所在。生乃告別。直抵棧路峻絕處。尋向所誌。則巖花落。古徑雲封。杳不可問津。悵悵欲絕。憩坐路側。進退維谷。俄草間決起。白兔樹杪落一俊鶴。飛走絕迅。生急自後。迅步隨之。轉瞬間。兔鶴皆不見。遙望丹崖翠嶺。石梁一道。溪流瀲灩。喬柯蔽天。日林陰忽露。屋宇攀藤捫葛。度梁穿林。至則朱扉呀然自開。一青衣婢招手曰。郎君來何遲。娘子望眼穿矣。相將入戶。瓊瑛笑而出迎曰。李郎郎當。歧路傍徨。不化蘇耽鶴。還叱初平羊。攜手進內。則樓閣參差。珠簾玉砌。不啻廣寒宮闕。謂生曰。此新居也。早已告君。何猶昧耶。生敬詢叟起居云。一月前赴海上仙侶約。猶未歸也。自此生與女一意精修。後皆證仙果。

天南遜叟曰。開天遺孽。載王仁裕蓄一猿。名之曰野賓。極馴伏。歲久縱之去。後奉使入蜀。山林深處。遇猿來覲。王賦詩云。漸來仔細窺。行客認得依稀似野賓。李生所遇之叟。姓字恰合。殆即此仙猿歟。又聞裴矧傳奇。孫恪與袁氏女成夫

婦。後至峽山寺。出玉環獻老僧。仍化爲猿。有不如逐伴歸山去之句。與瓊瑛事不類而類。

劉大復

劉大復。浙之義烏人。父源。販糶爲業。嫡室王氏生大復。七月病沒。繼娶張。生子二女。二皆幼。大復年十七。母虐遇之。斥與侮。甬同操作。食不果腹。衣不掩胛。稍不如意。輒鞭撻交加。大復順受之。無敢一毫。或拂母意。父偶不忍見其痛楚狀。奪杖擲地。則母必散髮被面。呼號竟死。終夜誓不休。且撻大復無完膚。且撻且數其罪。大復惟飲泣不出聲。父不勝嗔。然憐憫。憤然攜貨作遠遊計。隨行。過其妹。囑善視大復。妹適秦家。三十而廢。止一女名鍾秀。甫十三齡。素稔張氏虐兒狀。每怪嗜愛。致釀成驕悍。至是乃驟然曰。兄果欲復兒活乎。妹爲兄謀。不如攜之出遊。藉習會計。或寄於妹所。俾代撫養。不然。恐今日出里門。及旬而返。將索兒於枯魚之肆矣。源聆妹言。躊躇未遽答。忽鍾秀起立。搖手曰。媿何計之左也。舅父出外行賈。歸期無定。舅母未三十。弟妹俱稚小。或在襁褓。所賴以

卷一 淞濱瑣話

十

香艷叢書 十四集

支持門戶者。表兄一人耳。今隨侍出外。脫有不虞。舅不及聞。媿又不能兼顧。誰執其咎。語未竟。母訶止之曰。小妮子休饒舌。舅首塗吉日。罔識忌諱。甯不見汝表兄苦楚。容汝曉曉。鍾秀含笑俯首。一手拈帶。源歎息曰。甥女言是。復兒願亦不願離家。甘受磨折。昨夕反覆爲我言。若中有所主。姑聽之而已。遂揮淚別去。妹憶兄所屬。每歸視大復。見其忍飢耐凍。面目黧黑。雜糞糞中奔走。力作無戚容。母日事塗澤。端坐中堂。婢媼提抱所生兒女。珠綴額。金纏臂。繡衣文襟。玩好滿前。梨栗盈几。稍拂所欲。呵斥隨加。並遷怒及大復。弟妹恒戲。擲其面。爪痕狼藉。藉供嬉笑。妹觀之意。甚不平。願念若加祖護。恐去後轉肆凌虐。回家商之。鍾秀堅謂無妨。源出門年餘。魚沈雁杳。久之有鄉人自楚北來。作寄書郵。言在漢口某店。肺病困臥。不能歸。客囊復罄。大復稟白後。母仰面冷笑曰。癡老兒自作孽。干我何事。汝孝順能代死。任自爲之。大復涕泣跪母前。請行。求少賜貲。斧母拂袖入。僕媼憐之。教以走告秦氏姑。亟爲摒擋行李。附舟南行。月餘抵漢鎮。父見之大喜。慰病尋愈。乃留大復不遣。同業慕其孝行。爭出貲俸。設肆養父。

兩年間。獲利倍蓰。積金累萬。源欲爲娶婦。大復請歸省繼母。然後議婚。乃雇舟擁貨置貨。奉父還鄉。父樂虎邱風景。且售貨速。貨屋而居。令大復先還浙。越日父邊舟山游。瞥觀一葉扁舟。順風疾駛。船中婦人。酷似其妹。爰命舟尾。其後至山塘停泊。彼此相逢。喜可知也。叙述開懷。已詢及後妻。近况。妹矍然曰。兄尚不知乎。自兄出外。嫂不安於室。每有所眷。令婢媪引進。閱人既多。家道遂落。聞有山西客挾之去。所生兒女。祇存一男。前月奔至妹所。因挈之來。蘇親其知。頗似復兒。言次。鍾秀出見舅父。即詢表兄何在。具告之。嘆惜曰。事有前定。莫可挽也。詰之含糊其詞。淚焚焚承。曉相將至妹家。兒出見父。已十四齡。依依肘下。越三宿。浙西急足至。則大復已在獄中矣。初山右巨賈挾重資至浙。搆變童寓源宅旁舍。源婦見而悅之。誘與通。遂盜主篋中金。遁去。西賈入據其屋。正無可控告。適大復歸。投其隙。義烏令固飲。槌亦醉者。得西賈金。鍛鍊成信。謝追贖。嚴比瀕死者。屢源得耗。欲往剖訴。鍾秀止之曰。舅母恐。表兄行遇吉星。省釋。後福正長。夫何慮焉。若身往。適墮坎窞。無益也。源乃止。未幾聞西商獲逃人於西湖佛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一

香艷叢書 十四

寺金無所失。已捉將官裏去。妹謂兄曰。盍往救兒。源至家。見屋已被封。門庭蕭瑟。徑詣縣。指名控之。西賈亦遁。令心虛。乃釋大復。父子同歸。共服鍾秀之神。况媒氏膺合。遂成嘉禮。彌月。鍾秀謂夫曰。盍去杭州。將前案控官。可冀珠還。大復至杭州。則後母所歎。已瘐死獄中。後母發官媒。尙無主也。大復因投案願贖婦。婦見其人。肥白如瓠。心竊願。意及晚入房。大復跪啓曰。母識兒乎。兒即大復也。婦亦跪答之曰。前所爲。殆非人。今能復合。誓於燈前。痛自改悔。惟望耶之弗念。舊惡也。言訖。珠淚漉漉。大復即以原舟奉母至蘇。見源膝行乞死。鍾秀前掖之起曰。姑休矣。嗣後步步。小叔貴在目前。盍同返西。遂奉舅姑。與母。翌日。過發至杭。源出金列肆。父子持籌。商販雲集。大復弟名大成。讀書穎敏。甫入泮。即登賢書。明年聯捷成進士。年僅十九。世家爭欲壻之。鍾秀謂姑曰。小叔姻事。非山西不吉。合家本服其言之神。聽之。越半載。餘有富室。鑿婦挈女。至杭州。備訪義烏劉姓。適寓近源肆。大復知而往詢之。婦出見。泣然曰。孽天瀕死。備諸痛苦。誓以女嫁劉進士。少贖前愆。故特訪問來此。耶知之乎。大復喜曰。

身即劉姓。進士大成。吾弟也。婦亦喜。方共寒暄。則家人至。言繼母驟病死。乃亟爲弟定婚。即以義烏宅。俾母女居之。稍事修葺。復壁崩。獲寶鏡無算。則固往日西賈所藏者也。服闋爲弟舉姻。新婦婉淑。與鍾秀妯娌和睦。過同胞。一索而得兩男。鍾秀苦不育。遂以長名華者。爲大復後。弱冠舉於鄉。論婚世族。母皆不願。一日泛舟西湖。登天竺。下山。路旁篷中坐一老尼。擊木魚。口喃喃誦佛號。隅坐垂髫弱女。爲之爬背。面日粵。垢衣服。結鍾秀。遽下。與膜拜不已。曰。拜別二十年。何時卓錫此地。爲送兒婦來耶。尼張目曰。母多言。便將去。秀遂拜謝。與女同輿歸。爲之櫛沐。容光煥發。舉家共驚爲天人。諷吉與嗣子合。蓋老尼即鍾秀之師。向居鄰庵。七齡與鍾秀時相過。從授以相人書一卷。故精風鑑。歷歷不爽。臨去。又教以梅花神數。曰。康節當年所演。法尙未備。斯雖寥寥數葉。實洩天地不傳之秘。慎之。母忽以故女凡事能前知。在再三年。大成官中允。衡文山右。有胡姓少年。秀才晉謁。自展邦族。謂有妹以蒲柳之姿。竊附絲蘿之誼。結婚令子。屈指三稔。抱孫集慶。光大門閥。用特踵門叩賀。大成口雖唯唯。心頗怪之。已而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一

香艷叢書 十四

得家報。則果生孫。使人徧訪少年。不得其居址。試畢。順道歸省。庭闈。值子婦歸甯。以所生委乳媪而去。述及遇少年事。舉室駭異。殆疑非人。惟鍾秀若預知之。既而久待不至。羣疑益甚。幸廉搜其篋中。得一函。緘封殊固。啟之。得玉玦一枚。有字數行。云。太翁陰德。救母厄窮。兒身仰報。乃生元宗。三歲緣盡。後會驚峰。四世一堂。佳氣鬱蔥。字跡端秀。斌媚。誠簪花妙格也。末書塗山胡氏。謹叩。孝廉奉書。祖父源思之良久。恍然悟曰。此我五十年前。曾遇獵者。網得一黑狐。向予垂淚。心甚憐之。以十緡贖而放焉。將母是來報恩乎。果爾。此兒非凡。種宜善撫之。孝廉每思婦不置。特以其來本無家。莫可踪跡。源乃爲孫續娶宦室女。入門姿色妍麗。宛然胡女。撫愛前所生子。若已出一家。融融洩洩。既富且貴。羣推浙中望族。孝廉謁選。擊籤得溧省縣令。以路遠辭不赴任。告養。適歸。奉重堂歡。子長名錫。字誕仙。年二十一。大魁天下。時祖官尙書。四代膺榮封。自以不得見嫡母。思慕綦切。一日鍾秀赴靈隱寺進香。獨命錫侍。游憩坐冷泉亭畔。見一道姑。霧殺風裳。艷若仙子。稽首祖母前。偶語絮絮不休。錫揖之。傲不爲禮。隨別。願謂之。

曰。願汝作好官。勿墮夙根。世間一切供奉。皆爲一身。非爲一心。須知養身不如養心。一旦紅塵撒手。身壞心存。汝其善葆此心。勿忘歸語。汝父前約既償。後緣難必珍重。珍重初不其解。歸途聞祖母言。始知卽所生胡氏母。所謂驚峯後會者此也。特不在夫而在其子耳。

紀四大和尚

卓少修。字卓月。江西南昌人。固世家子也。幼卽喜聽。七歲盜飲鄰家釀。醉臥。瓊側父兄笑之曰。此舉吏部也。因名之曰卓月。長讀書。頗聰穎。目十行下。顧不喜舉子業。鄰人有延僧作功德者。拜懺誦經。倍極熱鬧。徑往觀之。聞梵唄之聲。不禁手足舞蹈曰。是可學也。詢僧所居。曰在圓覺菴。僧名健修。固工詩書。通內典。見卓月頗愛之。曰。菴在郭西門外。子來未免跋涉太遠。我有師曰慧圓。乃高行僧。茲爲地藏菴方丈。苦志清修。從不出外。子盍詣之。可得其衣鉢相傳。卓月曰。諾。翼日潛往見慧師。言近構家難。願祝髮入空門。一心皈依正覺。慧師合掌稱善。卽爲披剃。及家人往覓。則已頂現圓光。衣露偏袒。取法名曰卓修。家人百

卷一

松賓真話

十一

香地靈書
十四
集

計招之歸。不可。卓修日持念珠。夜坐蒲團。勤修不懈。香積厨常供蔬筍。初甚樂之。繼而酒興忽發。日向黃壇買醉。每醺然登禪榻。爲衆生講說因果。具有妙解。人皆稱之曰。醉和尚。慧師常戒之曰。汝雖爲米汁佛弟子。然醉時工夫。終不如醒時工夫。明日我將大解脫。證無上禪。繼此座者。汝師兄健修也。恐渠不解酒中三昧。趣將不汝容。我鉢中有金錢十。汝可攜去。有酒處。汝卽可留。盡此亦可往生。切利天矣。卓修謹受戒。師甫圓寂。席捲其所有。去遊紹興之準提菴。飲其酒而甘之曰。此王無功之醉鄉也。遂掛褡焉。寺僧日供酒一石。甚以爲苦。而卓修意猶未足。羣議曰。酒以餉客。非以養僧。恐後將不繼。何。卓修笑謂衆僧曰。此無妨。我囊中自有酒資。出金錢十。每枚重十兩。卽以此百金。購田種秫。用以釀酒。當無不足。於是大築糟邱。卽以門前江水供釀。酒成。清冽甘香。甲於一郡。卓修醉後。輒以禪杖叩酒甕。作歌聲。淵淵如出金石。通禪理者聽之。具有意味。歲所釀酒。不獨供寺中用。民間求售者。亦給之。大盜小竊。遠近畢集。得以寺酒。欺客爲榮。爰名之曰和尚。以此女兒酒云。珂雪禪師出家於甫里之保

聖。寺容狀奇詭。軀幹雄偉。多膂力。善走。兩腿毛長寸許。口操北音。莫知其所從來。或曰。和珅門客。珅敗。逃於南方。懼禍發。遂披剃爲僧。願雖入空門。仍復不守清規。每以術惑蕩婦淫媼。誘以福田利益。招致寺中。授以秘密佛法。初至里中。無賴子知之。羣譁而前曰。始以大師爲佛門弟子。今知乃一淫禿耳。此寺乃六朝古刹。豈容汝妄來玷污。汝其亟去。汝所得布施金錢。乃是福田利益。悉當歸於我儕。汝一文亦將不去。蓋珂雪雖爲僧。囊橐頗豐也。無賴子之覬覦者久矣。至是將囊括而甘心也。珂雪聞之。吼奔而出。無賴子當之輒墮。或顯去尺有咫。羣受大創。一二爲首者。傷尤劇。嗣是不敢犯。珂雪乃得逞其所欲。爲夕陽落時。輒喜散步。偶見良家女子。稍有姿色者。必誌其門徑。深夜越牆而入。雖重垣遂室。莫能阻之。自簷際來往。有如飛鳥下墜。既達女房。彈以迷藥。卽不能聲。往往裸體負之以出。入寺恣其輕薄。味爽仍還原所。女父母雖知之。莫敢聲揚。懼爲門戶玷。女或有羞忿自盡者。里中人咸思除之。憚其勇莫敢發。有綠衣僕者。里中之蕩婦也。雖巾幘頗有俠氣。恨珂雪之橫。曰。此南山白額虎也。不去此害。必

卷一 淞濱瑣話

十四

香地靈書
十四
集

將飛而食人。因於辰辰令節。結伴僞遊寺中。實以覘珂雪之所爲也。珂雪邀入精舍。飲以肴酒。女量固豪。然無算爵。女環視其室。霧閣雲窗。備極幽靜。聞隔垣有婦女笑語聲。推扉而入。則皆村落中入寺焚香者。或相識。或不相識。方供伊蒲饌。咸起勸女飲。珂雪亦來。衆村姑皆矚以巨觥。飲稍遲。強提其耳以納之口。眞如醍醐灌頂。女伴醉。遂留宿寺中。十餘女一夕殆遍。天明女親見其手攜鐵錘。環行一室。女戲問輕重。曰。約畧三百斤。女出謂衆曰。此僧當以智誘。不可以力敵。衆於是伴交歡。珂雪結以酒食。適有妓船至。乘其醉。慙慙其登舟。訪妓。妓獻媚。逞憐。沃以火杯。遂至玉山頹倒。衆或推之。或挽之。咸曰。大師可歸去。移舟至巨港。擠之入水。珂雪猶從水中躍起。手攀船舷。舟傾側幾覆。衆急抽刃斫其指。趨趨船板上。一時許。珂雪乃死於水。雪龕僧主持浙西大叢林。擁貨百餘萬。其初乃廟中一乞兒也。乞兒亦良家子。構李人。俗姓許。幼不喜讀書。時竊父母錢入博場。喝雉呼盧。付之一擲。偶得博進錢。則酒食徵逐。必罄而後已。父母約束之弗德。屢撻之亦弗悛。遂逐之出行。乞於市。夕宿廟中。廟有羽士春風者。善

風鑑見之曰。此巨富相也。何為在此。揭其破帽端視之曰。所不足者。天庭微削。當於方外獲非意財。謂之曰。孺子好為之。今日乞不足慮也。爰日給以飲食。昇以衣履。久之體貌豐澤。不類貧家兒。早起過春風前。顧之驚曰。親子光采。時將至矣。適靈隱方丈入京請藏經。泊舟城外。偶爾登岸。入廟散步。與鍊師本舊相識。淪茗清談。許子方立窻外。檢曬道書。指黑雲壓管端。進白鍊師可收書入否。遲恐雨至。舉止從容。言詞清朗。問此鍊師弟子否。何猶俗服。未易道裝。春風為緬述顛末。方丈因乞拙歸為佛弟子。笑曰。三教本同出一源也。既至杭垣。延師教之讀。曰。不必求通梵典。可習詩文。藉工酬應。久之。俾司寺事。頗能迎合方丈意。漸見信任。俾管庫房。司出入會計。惟慎。由此漸與寺中人往來。有李士俊者。素與知客善。因識雪齋。偶話及今年北方油豆頗賤。苟以賤值得之。定可居奇。獲利市三倍。雪齋聞之。躍然欲試。即出庫房錢如李言為之。秋間值頓昂。所贏倍蓰。嗣後凡事與李商售某利十倍。售某利百倍。自以贏項為之。不必動庫房公款矣。於是無投不利。歷三四年。積貨數十萬。漸通富道。交結官場。外間所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五

香飽齋書

設舖肆數十所。咸李總司厥事。適方丈因寂。雪齋遂繼其座。集寺僧而告之曰。曩所以不動公款者。吾師秉性方嚴。素喜僧寂。請則必不許也。聖門貨殖。尚有端木。豈淺釋氏無人哉。福田布施。何必仰求之人。今出庫金為營運。贏則歸公。細則歸私。願我衆僧獲大利。咸合掌讚歎曰。善。如是二十年。獲貨三百萬。皆散之天下。叢林雪齋茶毘之日。不名一錢。鐵鑊僧行脚徧天下。法號超恒。以首戴鐵鑊得名。鐵鑊其炊具也。所經蘭若。前往駐錫。一語不合。即負氣出走。雖已食香積厨中飯。亦必哇而出之。然後已。饑時即於樹下支兩磚作甌。拾枯枝作柴。除首上所戴鐵鑊。解背上所負囊中米。汲井華水煮之。飽食三兩碗。後就石塊作枕。酣眠竟日。人或從旁窺之。遽瞋目叱之曰。咄汝鼠子。何不縮頭去。其或歸家。汝妻方件和尚宿。遇則一頂綠頭巾戴卻矣。人或知之者。不與校。或有聞而怒者。奮拳毆之。如擊敗絮。僧亦暴吼。旋起與鬪。無不辟易者。夕或宿金剛脚下。寺僧有見而謂之者。曰。此非我寺中地耶。則一言不答。徑趨而出。雖僵臥風雪中。弗顧。嘗詣西湖。復歷淨慈靈隱。天竺雲棲。無有一僧與之立談者。每日下

午。扶杖果腹。遊蘇白兩堤間。行歌自答。有兩女子過僧前。又手行禮。女子伴作畏懼狀。僧遽操杖撻其一曰。汝家自有菩薩。何不奉敬。乃來此地燒香耶。今晨與汝母作麼生。罪過罪過。蓋女忤其母。詰旦方訴而出。僧又棄杖徑前。囑一女曰。比昨夕之樂如何。女子啼而走。蓋私有所歡也。觀者怒盡起。譁而逐之。僧大笑。徐行。追之不及。鐵脊生方自富陽聞警。倉皇回行。倦暫休樹下。僧見之曰。汝何時又長此煩惱絲耶。今何不歸左抱虎而右擁豹。與藥叉相對。乃來此地作楚囚泣耶。速去。猶可脫也。復且行且笑。曰。恐張鷟天外飛槎來。盜支機靈石去。其詭譎機警類如此。時出隱語。申中譽人。惟其人自知之。輒不敢言。隱忍而已。人又以是呼為異僧。後於途中逢賊。指為奸。搜其身。得一紙。大書曰。上元甲子。髮逆盡死。益信。筮楚橫施。初無一語。乃投之火。烈燄騰空。毛髮毫無所損。良久忽曰。快哉。汝衆看一朵青蓮花升天矣。

龔蔣兩君軼事

龔孝拱名公襄。仁和人。其名字屢改而益奇僻。曰刺。曰橙。曰太息。曰小定。曰

卷一 淞濱瑣話

十六

香飽齋書

昌翰。深經術而精於小學。嗜酒。與余交最善。晚間賦閒。必詣其寓齋。與之作康駢之劇談。為劉伶之痛飲。上下古今。逾晷罔倦。孝拱謂飲酒須先知酒味。中消絕無佳品。故從杭城運至。味極醇厚。試之果然。孝拱為閣齋方伯之孫。定庵先生之子。世族蟬嫣。家門鼎盛。藏書極富。甲於江浙。多四庫中未收之書。士大夫家未見之本。孝拱少時沈酣其中。每有秘事。簿燈鈔錄。別為一書。以故於學無不窺。胸中淵博無際。後燬於火。遂無寸帙。殆造物之忌歟。孝拱生於上海。觀察署中。後隨其先君宦游四方。居京師最久。兼能識滿洲蒙古文字。日與色目人游戲徵逐。彎弓射雲。試馬蹏。居然一胡兒矣。在京與靈石楊墨林相稔。墨林素有豪富名。設典肆七十所。京師呼之為富楊。揮手萬金無吝色。孝拱曾與刻叢書未成。中多秘籍。或言孝拱係壽龍降世。先是橋李三塔寺未建之前。其前有一潭。寬廣百畝。久為孽龍所據。有高僧偶過其地。知潭中有神物。將來必為民患。本擅咒龍之術。因即結壇禱側。面誦誦經三日。後龍現於夢。曰。大師何苦我為。僧曰。汝在此潭中造孽不少。我將代民除害。汝若能使潭水立涸。

可建。基則舍汝。且汝亦得成正果。永爲佛門護法。龍領首而去。明日潭中無滴水。爰卽以其地建寺。寺門所塑韋馱像。頗莊嚴。卽此龍也。定菴先生中年乏嗣。其夫人詣寺求子。初入寺門。見韋馱像。身撲至。驚悸不敢進。歸卽有妊。將產定菴先生適在外。是夕見一偉男子。龍首人身。掩入其室。索之杳無所見。數日得家書。於是日獲一子。知非凡品。孝拱墮地時。啼聲甚雄。有薄膜蒙其面。刺之面目乃見。既生數日。有一僧造門求布施。與之錢米不受。謂願得一見新公子。家人不可久之。乃曰。須識我言。他日勿至三塔寺。掉臂竟出。仰天歎曰。生非其時。出非其地。惜哉。孝拱固淡於仕進。性冷雋。寡言。儔人廣衆中。一坐卽去。好作綺游。纏頭之費。數百金。輕於一擲。中年頗不得志。家居窮甚。恒至典及琴書。旅寄滬上。與粵人曾寄圃相識。時英使威瑛瑪。聘參贊之任。司繙譯事宜。方延訪文墨之士。以供佐理。寄圃特以孝拱薦。試與語。大悅。庚申之役。英師船闖入天津。孝拱實同往焉。坐是爲人所詬病。晚節益頹唐。不振。居恒好嫖。罵人。輕世肆志。白眼視時流。少所許可。世人亦畏而惡之。目爲怪物。不喜與之見。往往避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七

香飽齋

道而行。舊所得書帖物玩。斥賣殆盡。始納一妾。竟屋同居海上。擅寵專房。時細其美於客前。而尤屬意於雙鸞。纖小。後又新購一姬。則其愛漸移。棄置別室。不復進矣。與妻十數年不相見。有二子。自杭來滬省親。輒被逐。論者擬之陳仲子。之出。妻屏子焉。有弟曰念。以縣令候補江蘇。亦不相睦。卒以發狂疾死。死時出所愛碑本。其值五百金者。碎翦之。無一字完。生平著述無人收拾。散佚不存。余所見有元志五十卷。漢雁足鐙考三卷。不知尙在世間否。同時有蔣劍人者。寶山人。工詩詞。亦居滬作寓公。雖與孝拱相識。而不相能。余撰瀟湘雜誌。襲庸餘談。老饕贅語。曾記其軼事。劍人生平頗有跡。馳名。而於咸豐癸丑秋上海失事後。獨潔身遠害。脩然局外。幾陷賊中。卒能自脫。避兵于家城北。章堂首尾二年。棲遑斗室中。一榻孤燈。苦吟午夜。亦無有心人過而問者。其所作草土餘生記。可見一斑。其言曰。危矣哉。草土之人。幸邀皇天默鑿。宗祖有靈。入險出險。得爲完人。然而召禍有因。戡亂何日。驚魂甫定。孤憤益深。爰叙賊中曲折。雖言之無補。亦無罪也。上海自縣尹袁君死難後。二十日出官軍將至。予卽已避兵城

外。宿余友王子九秀才城北草堂。二十八日辰刻。因他事入城。俄而官軍抵北關外。城遂閉。鄉民不得出者數百人。度無如何。亦聽之。賊上城與官軍接仗。畢卽殺五人於九畝地。有兩人者。冠軍功六品。身號衣。徒跳入城。稱投順。見賊首劉延入詰問。知其僞。手刃之。予往視。五尸纍纍。血鎖鬪擊手足。殊身首。蒼蠅羣嘯之。嗟乎。此義鬼也。揖之乃去。夜礮聲殷天。鉛丸飛墜。屋瓦震。二十九日。官軍攻北門。賊開城突出。擄數人入。仍殺之於九畝地。聞城外死傷甚多。斃賊三名。殮卹受弔。賊羅拜之。賊首親奠。賊黨死志益固。三十日。賊首出示勸捐。至云。官軍沿途淫掠。民遭塗炭。赫然斯怒。一鼓而敗其水陸之師。噫。斯言胡爲乎。自賊出哉。邑廟園中殺一衣工。懸首示衆。是日有犯法將刑者。詭稱予戚。賊大喜。詢予所居。答云不知。恐喝之吐實。且言渠必不肯來。賊沈思良久。問孰與予交。密答以徐某。賊曰。吾卽浼徐某往聘之。先是余已慮虛名累我。預書誓言。吾家數世膠庠。平生讀書何事。橫被迫脅。有死而已。作書與徐君。屬其寬予遺尸。他日樹一碣曰。清故貞烈士蔣生之墓足矣。九月朔日。賊又殺人。云是好細。夜二

卷一 淞濱瑣話

十八

香飽齋

鼓方作。書與家人訣。忽十餘人排闥入。操粵音。意似守予者。余笑問若輩中孰主張。是對曰。李兄往詣之可乎。對曰。可令導之往。李得余甚歡。陰念好語結之。或得脫。卽坐中抵掌談時務。論古來流寇失策。卽敗。當反其道行之。李欣然心折。復太息曰。使春間當事者早用君言。我輩安得至此。且誰非血肉。驅乃以叛。逆取滅亡耶。吾自起事以來。城中秋毫無犯。有出淫掠者。卽已正法。聞官軍所過。難不堪。豚不笠。女夜號於室。謂能賢於吾輩否。余默然問糧食人數。李笑曰。此籌之久。儲之豫矣。凡同會結生死者三千餘人。近募浙甯及本地人約千五百。皆不足恃。充數而已。米可三千石。陸續無難接濟。礮位鉛藥。官物我用。兵仗旗幟。隨時製造。我與官軍相持旬月。事未可知。其餘當與君深思密謀。何如。余陽應之曰。諾。辭以出。李持余手曰。天將曙矣。遂謁吾帥。何如。余微哂之。汝謂予逸乎。欲求賢者自輔。有推轂造廬之故事在。亦兵機也。否則吾戴吾頭來。李唯唯。遣人送歸。予默禱大士。前卜籤吉。得僧衣冠易之。平明一賊持令旗。令鄉民未出者開城出之。納予言也。急趨而出。羣賊夾道立。刃攢及背。大聲叱曰。去

嗚呼噫嘻。草土之人。卒爲完人也。危矣哉。蔣君所自述如此。危難中不變其志。操可嘉也。蔣君雖負奇才。懷大志。而貧困一生。當道知之而不能用之。癸亥。余客粵中。遇丁雨生中丞。垂詢滬上人才。余以蔣君對。及中丞奉命觀察蘇松。遂羅致之署中。逮權兩淮。離任去。特薦之於應敏齋方伯。方伯固與蔣君素相識。至是相得益彰。晚境殊甘。已未及數年。遽以老病死。文人命薄。可慨也哉。余始識蔣君在壬子十二月十日。是日余偕李君壬叔雷君約軒蔣君劍人同至酒樓。轟飲。把杯聯句。聊以遣興。僅得數聯。興盡不能再屬。予尙記一二。云。蒼屐踏殘雪。買醉黃公壚。相逢酒賢聖。載賡詩唐虞。時清東高閣。吾輩猶江湖。歲暮歸未得。痛哭聊狂呼。詩罷作狹邪遊。有校書以語侵劍人。劍人怒而出。毀客之乘輿。壬叔在後。幾爲輿夫所厄。落拓不羈。於此亦足見其一斑。劍人沒後二十年。予爲刻其嘯古堂詩集八卷。芬陀利室詞集五卷。詩詞補遺二卷。詞話三卷。亦一段香火因緣也。予與孝拱劍人皆文字交。孝拱所學尤達。予處僅有詞二闕。餘無一字傳於世。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九

香艸叢書
十一
四
集

淞濱瑣話六

長洲王 韜仲 改甫著

劍氣珠光傳

劍氣俠女也。姓白名如虹。珠光才子也。姓隨名照乘。皆粵東產。生同里。幼同塾。兩小無猜。極相憐愛。白父母四十外生女。俾自幼作男子裝。穿一耳。綴金環。雙跌畧纏以帛。常著深雍褲。父行買。攜以適秦楚吳越。長身玉立。眉目如畫。涉獵書史。談吐頗雋雅。能挾彈中飛鳥。舞刀掣工擊刺。見客豪爽。不作羞澁態。逆旅婦人爭相媚悅。無有知其為女者。而照乘則隨氏三世單傳。生時父年將花甲。母係繼室。僅三十許。粵俗生男恐難。往往誑為女。故照乘小字瑩娘。亦穿一耳。貫金絲圈。膚膩如脂。髮光可鑑。母為梳偏髻。後垂辮髮。五綵瓔珞。著綺縠衣。繡人物花卉。臂雙釧。鏗然帽綴珠飾。出門則婢媪擁前後。羣指為女之效。男裝者。延師教之讀。絕慧。一日十數行。下十三入邑庠。始共訝其果係丈夫子。世族爭欲婚之。父以年邁。思為訂定一家。稍長。膺合藉了。向平願。瑩娘頗不願。私謂

卷一 淞濱瑣話

二十一

香艷叢書

母必得如虹為配。而白翁五年不歸。音耗間阻。母曉之曰。癡兒既愚。不解事。白家姑隨翁出外。計今年已十七八。天南地北。不知栖止何所。脫已擇配嫁人。行且抱子。汝讀書當明理。或前有成說。固宜少待時日。否則將終身作牧犢子。唱雉朝飛。獨不親而父。掛垂如銀。背曲如弓。弄孫念切。曾亦思有以慰之耶。瑩娘俯首不作聲。乘間竊至白母所。託母命起居。兼詢翁父女有無竹報。母執其手曰。小秀才久不見。長大如斯。吾家老悖。攜汝妹去。飄泊若萍梗。三數日前。有鄰人自都中來。述及設肆良鄉。生理頗旺。願謂佳兒業娶婦。侍膝下怡怡。則汝妹詎已贅婿耶。何竟不作一行歸。抑有信而為股洪喬故事。竟致浮沈。多年闊絕。惜無若秀才者。為老身往一訊之。瑩娘驟聞。知虹玉容有主。此心如割。轉念口傳未必確。惟有親身一行。以決真偽。因謂白母。姪兒本欲赴都應試。正可藉訪的音。但與虹妹別五六年。或覩面未必相識。計須得一附身物。持以為證耳。白母聞而甚喜。解襟上白玉雙螭佩授之曰。此汝妹素佩物。隨行呈老身作記憶者。秀才將去如何。瑩娘大喜。如獲奇珍。歸家見母。託言白母屬其赴良鄉藉

應京兆試。并言有老成同學計借入都。母信之。告父亦以為可。乃為摒擋行李。少集囊貲。登舟遇一薛姓少年。談吐豪邁。與語甚投契。恨相見晚。途中飲食臥起。朝夕與共。薛父販川廣藥材。為京師巨賈。故少年挾貲甚富。每為代償其值。不少吝。照乘心德之。蓬窗乘輿。伸紙蘸墨。書楹聯以贈曰。昂藏玉樹臨風度。拂拭青萍淬水姿。上句摹其人。下句切其姓。字體結構仿誠懸。瘦硬通神。少年大喜。什襲藏弄。謂之曰。兄具此才地。玉堂金馬。固意中事。自慚形穢。不足當青睞耳。至燕臺。登陸同車。信宿逆旅。臨別握手。殷殷諄屬。至都於前門外相訪。當懸榻以待。并出巨錠強納其袖。分道馳去。照乘入良鄉城。既不知白翁業設何鋪。又不知牌號何名。徧訪市闌。茫無端緒。日暮途窮。投止旅舍。一夜反側不成。寐曉起出戶。過一骨董雜貨鋪門。臨街樓窗。呀然雙啟。有齋婢傾水下。適潑其身。衣帽沾濡。淋漓頭面。急以巾拭。欲發言責之。窗闌然合。顧念客路孤身。姑弗與校。行數武。忽聞背後有人呼曰。客且止。莫是南海隨家耶。回顧視之。則白翁也。驚喜出非望。延至鋪中。詢翁起居。已即問如虹安否。翁長咳搖手曰。莫說莫說。

卷一 淞濱瑣話

二十一

香艷叢書

小妮子不孝。動輒違吾意。月前已逐令南歸。度此時應到家矣。蓋翁娶再醮婦。有子。與虹年相若。婦見如虹美。憇憇白翁欲以女為媳。虹不願。梗父命。子乘間調之。虹怒。掌其頰。闔屋喧嘩。鄰里知之。皆責翁昏耄。故不得已令女附舟歸。依母。照乘聞之。甚悔。此來而悉虹未嫁。私心稍慰。願以秋闈期近。不得已辭翁赴都。至前門訪薛生。相見甚喜。即寄寓藥肆。納粟入場。一戰而捷。亟修家書歸報其母。并詢如虹作何狀。詎覆音至。白母知翁另娶而女未返。已買舟徑赴良鄉。來照乘得耗。如坐針氈。無心待南宮試。即欲束裝旋。踪跡虹所在。薛生苦留之。不得。明日遂發。過良鄉。則白母適至。與翁反目。詰其何以再娶。且索其女。後婦母子大肆咆哮。翁復袒護。白母孤子無援。惟哭泣而已。幸照乘以新孝廉至。隣舍共抱不平。爭相告照乘。謂母不必以口舌爭。盍赴縣控訴。聽官剖斷。翁始惶急。挽回業友調停。婉勸。俾翁出十金。界白母與孝廉共返粵東。歸見父母。而如虹迄無音耗。孝廉悵悵若失。白母思女日夜哭泣。目盡腫。忽一日。有軍官控白衛戎服勁裝。問至白舍。以馬策搥門。母遂巡啟戶。見儀從甚偉。軍官下馬登堂。

謂母曰。義弟白虎兒係母何人。母急曰。吾女如虹。虎兒其小字也。客何由知。今在何所。軍官大笑。出手書曰。奇哉。真花木蘭再世矣。其行踪具在書中。母盡啟視之。自母苦日疾。且不甚識解。而孝廉適來視母。見軍官叙禮。長揖就坐。接書視之。如虹手跡也。述其鄉遭父逐。易裝附估舶渡海南旋。於洋面遇盜劫。隣舟母女二人。一僕并婢。皆殺。無入色。虹躍登其舟。手劍揮之。羣盜辟易。誅斬三人。餘遁去。母女慶再生。感救命恩。乞其護歸。父署其子非他。廣州南營參戎林大猷。接入拜謝。結為昆弟。女即其妹。年甫十四。小字蘭賓。母願許字虹。以報大德。再三推辭不得。託言歸真菴。始可諾允。林母堅留作伴。命其子持手書來。要母一言為定。初不知其易。誓而冠者。孝廉讀竟。狂喜。為白母緬述之。母笑謂參戎曰。太夫人盛意。不棄寒微。奈虎兒無福。不能轉女為男。何。言訖。各撫掌大笑。母因謂孝廉曰。吾女當婿汝。汝盍往迎。以歸來。參戎起而言曰。伯母何不下降敝署。俾得稍盡微忱。母以老病辭。參戎曰。然則俟歸告吾母。送妹過歸耳。遂別去。數日。全家俱至。饋遺優厚。母女重逢。悲喜交集。孝廉自白母親許姻

卷一 淞濱瑣話

一十二 香艷 叢書 十 四 集

事。歸真父母。共相喜慰。已而知虹歸。擇吉納采。參戎奉太夫人命。請孝廉往其家。一見大喜曰。真吾婿也。即浼白母執柯。蘭賓亦締姻而去。白母出千金。為虹製衣飾。極精。促諷合卺。期彌月後。孝廉逐岳母同居。夫婦孝養備至。伉儷諧和。雙心一沫。如虹謂夫曰。妾思老父在外。終非了局。脫有不諱。渠母子必棄之。如遺。耶。盍赴官。便道往省。近作何狀。家中自有妾代供甘旨。勿憂內顧。孝廉笑曰。功名兩字。儂本淡然。昔在都門。不得妹耗。惘惘南歸。今結褵甫半載餘。何忍遽言遠離。岳翁年未花甲。曠後婦。曾無結髮情。妹當日被逐出門時。又豈有父女情耶。虹曰。誠然。然生身之恩。胡可忘也。孝廉曰。無已。待三年後。蘭賓來歸。當與卿共往定省。勸其南旋。如虹驪然曰。恐他日蘭妹子歸。郎之戀新人。更甚於戀妾耳。能容妾改妝獨去否。孝廉搖首曰。必欲去。亦無不可。惟有薦賢自代耳。因一笑而罷。虹自幼男裝。雙妹不能作新月樣。常時喜擊劍弄丸。學學策大字。嘗偕照乘遊西樵。鼎湖。羅浮。兩山。輒縱筆大書題詩石上。以誌遊踪。必令石工鐫刻。深入數分許。遠近慕其字者。爭搗之。珍若拱璧。一日偶躋高峰。忽見兩蛇

鬪於樹杪。口中歧舌如紅練兩匹。各吐一珠。盤旋空際。女瞥觀奇之。正欲飛劍斬蛇。猝聞天半作風雨聲。雷電合彰。赤光激盪。俄而霹靂一聲。赤光頓斂。雷止則光又作。屢擊如是。似相格拒。女連飛兩劍助之。兩蛇遽殞。珠墮於地。女遽拾焉。其巨若龍眼。攜歸懸之帳中。光照一室。由是夜不舉火。用以代燭。又嘗宿山中。見二嬰兒自土出。裸體相撲。逐之。躍入澗溪。履覓之。苦不能得其處。一夕乘涼大樹下。兩嬰忽起。自足旁。互相糾結。女順手掩執之。噉然而號。稍鬆即逝。爰即其沒處掘之。得石匣一。啓匣則有雙劍在焉。精瑩皎潔。銛利無比。用以削鐵如朽腐。有識者相之曰。此雌雄兩寶劍也。雌曰白虹。雄曰紅霓。周時所鑄。歷時二千年許。殆神物也。虹寶藏之。不出示人。每逢月明之夜。輒舞於中庭。劍光與月光互相輝映焉。荏苒二年。林母書來約期送女完姻。蘭賓連舉二子。孝廉以大挑得知縣。徧訪白翁。迄無知之者。有丐婦能指示死後權厝處。因載其柩返。蓋即翁再醮婦也。粵人有稔知白如虹。隨照乘事者。歷叙生平。作劍氣珠光傳。為藝林佳話。

卷一 淞濱瑣話

一十二 香艷 叢書 十 四 集

花妖

牡丹在中州。洛陽為第一。在蜀中。天彭為第二。有鹿韭鼠姑百兩金等名。今上海之西法華鎮。藝此花者甚多。鄉民恃以為生。終歲栽培。分售各處。惟皆以芍藥根接牡丹花。秋分時節。埋之土中。正月取出復種。花時濃姿豔彩。錦繡成叢。十頃花田。東風價重。其名厥有數種。有名姚黃者。最為難得。而范陽紅。清河白。亦為無上妙品。其次則柳墨。祁綠。品雜價廉。卑無足論。相傳此花為涇溪錢氏自洛陽攜歸。種之園中。李氏復分栽之。精益求精。而牡丹之名。遂甲蘇郡。當時有李子先者。善吹洞簫。酷好此花。擇別墅曰亦園。其中牡丹各種。罔不備。每值東風寒淺。南國春濃。懸以百寶之旛。護以五綾之帳。銀盤玉合。朱箔文欄。一曲清平。萬花齊媚。怡然穆然。自稱為羣芳之祖。香國之王。雖與連城之璧。照乘之珠。無與易也。一日有美少年。登門請見。衣冠華煥。顧影翩翩。自言本范陽鄒姓。向蒙培植。深感仁恩。刻下將有遠行。舍妹孤影。子然無所依託。知君長者。故願歸君。執箕帚而作羹湯。皆所弗恤。願求金諾。翼日當即送來。李訝其無因。謂

之曰。素無一面。實味平生。培植之言。從何而至。且婚媾大事。何能以金閨麗質。輕許他人。即使果有前緣。肯相俯就。亦必託之媒妁。代執斧柯。始免彼此生悔。鄰笑曰。大丈夫作事。磊落光明。豈必效尋常世俗之人。恪遵古禮哉。况僕與君。雖未一晤。而神交身感。久識多情。弱妹于歸。可稱得所。僕明日即行。不及俟君。親迎。如以草率為嫌。請以一物為質。遂袖出碧玉蟾授李。并向李乞得玉鎖獅。遽納之懷。曰。聘禮既交。即為文定。幸勿多慮。致招局外之疑。妹來尚乞垂諒。嬌。雖自當酬報也。言已。匆匆出門。飄然竟去。李深以為疑。入告母。殊怪其冒昧。然已有成言。亦無能悔。姑俟之。次日。果有青衣婢四五人。送女至。妝奩之盛。燭其盈門。殊有富貴氣象。李母逆女入中堂相見。訝是天人。家人無不心醉。行禮既竟。拜謁姑。跪起從容無失儀。乃潔治後樓三楹。為洞房。女自言小字秋霞。早失怙恃。依兄以長。行旅江湖。居無定所。幸骨肉友愛。得以相安。近日兄選得蜀中一令。由陸道赴川。兒在弱不能耐辛苦。知府中厚德。故敢相依。毛遂自媒。恐為阿姑齒冷也。李與母見其宛轉可憐。再三慰藉。女性頗動。善種牡丹。凡有劣

卷一

松濱瑣話

二一四

香飽

種。一經妙手栽培。皆成異色。曾言家本洛陽。遷徙至吳。尚有姑表姊妹居洞庭山。一日。姚鳳君。一日。魏雲書。一日。柳縉仙。皆幼時同塾。並善栽花。曾矢願共事一耶。因隨兄入粵。一別已三四年。未知待字羅敷。適人也。未。李令作書通信。女從之。月餘。有香車數輛。自吳中來。謂訪李某家。鄒秋霞。聞者入報。霞大喜。自生及母。謂翠姊妹。今日來自。當往接。遂同母出廳。三麗人已翩然而入。一衣皂色羅衫。年約十八九。一衣杏黃藕絲繡蝶衣。年十六七。以來。一著紫綃衣。年亦二十以下。丰姿豔冶。各擅風流。一見女。執手問起居。且慰曰。妹等實不知姊在何所。姊別後。曾不以魚雁相通。致妹等望眼將穿。今乃私嫁良人。忘却當年共誓耶。女畧道歉衷。因向母述各人名。謂皂衣者曰。柳縉仙。紫衣者曰。魏雲書。黃衫者曰。姚鳳君。眾女見母皆深深下拜。李亦出見。女乃一一指示之。即命設筵相款。席間。女詢近况。鳳君曰。自姊去後。縉仙雲書。堂上皆相繼物故。移家妹處同居。遙歲。賴十指以糊口。富翁張監生公子。挑達少年也。新賦悼亡。欲娶雲書。託月老以通詞。倩冰人而達意。雲書念舊盟。婉言卻之。日前得

奉華翰。家父命妹等來此賀新婚。且徵宿諾。姊將何說之辭。雲曰。姊夫貌甚風雅。秋妹擇人得所。可稱巨眼。惟先時何以並不寄聲。鳳君笑曰。自姊出行。妹與阿縉常同處。記得前宵猶作夢。喚呼秋霞。妹弗置。喚之醒。彼此皆失笑。可見精神所注。一日十二時。無一刻不相思也。女起。歛衽致謝。酒闌更轉。皆有倦容。女另治東樓三楹以居之。因與生及母密議。謂妹等迢遞而來。志在得婿。盡並收之後。房。李母恐招物議。女曰。三妻四妾。自古云然。况耶君四祀兼祧。宜多蓄閨中人。以綿嗣育。兒與三妹。夙有成言。生同居。死同穴。義不相離。但使兒不爭夕。結褵之後。自然琴瑟和鳴。豈尚慮室家詭詐哉。生聞之。竊喜。母猶不能決。越三日。姚父所遣媒妁至矣。皆博帶峨冠。儀容俊肅。一時騶從煇赫。殆盈閭巷。詢其姓氏。悉近時顯宦也。並出姚父書。謂古有以姊妹並事一人者。英皇釐降。千載傳為美談。何事遲疑。猶勞卜問。嘉耦既逢。良緣自締。南國麗妹。應推夫彼美。東牀妙選。深愜乎余懷。奚必再緩時日哉。女得書。婉商之。李母其議始決。詎吉成婚禮。四女同居一室。相愛相憐。倍形親暱。生顧而樂之。謂閨閣中快事。未有逾

卷一

松濱瑣話

二一五

香飽

於此者。四女既能歌曲。又擅詩詞。絲竹管絃。靡不嫻習。每值月夕花晨。良時美景。家謙一開。眾音迭奏。偶有所作。一箋甫傳。四詩畢和。生輒自歎弗如。不意少陵太白。乃於巾幗中遇之。願執贖居弟子列。生之享受此樂者十餘年。自謂南面王不易也。願李母抱孫念切。願急舍給。而四女皆患不育。因求納妾。藉廣嗣續。時滬上為繁華淵藪。粉白黛綠。充物其中。長短纖穠。任人所擇。挾貨而來者。無不挾美以去。生聞之。怦然心動。揣數千金。僦屋滬北。為訪豔計。願延攬既窮。無論恠心當惹者絕少。即到眼差可者。卒無一人。徵逐於花天酒地者。匝月有餘。廢然而返。四美環問之曰。君所心賞者何人。身價雖昂。弗吝也。生掉首答曰。無之。曰。君眼界亦太高矣。降一格以求之。果尚有人乎。生曰。以豔名噪一時者。如王佩蘭。顧蘭蓀。竊不謂然。雖流譽滿於眾口。而真契歎於一心。無已。其姚蓉初乎。其態度尚堪。髮鳳君十一。然使並觀而互視之。當如小巫之見大巫矣。李母聞之。論生曰。今日妾妾。原非取色。專為生子計耳。可擇貧家女有宜男相者。即堪入選。又何必多求哉。生從之。近村有陸農女阿招。年十七矣。雖雙

跌不纏。而姿致自住。因以重幣購致之。娶未決數旬。而入月愆期。紅潮不至。舉家相慶。陸女好鋤地種菜。無事揮竹爲籬。田作稜。居然有場圃間風。景生與四女見之。俱贊其有慧心。因謂之曰。蒔蔬不如種花。園中點綴。宜於萬紫千紅。菜俗物也。似不宜與衆芳伍。譬如四十賢人。著一屠沽不得。陸女領之。暇則補種諸花於藥臺蘭砌間。未幾。鳳仙海棠。紛紛錯出。搖曳臨風。亦增妍媚。一日。偶攜鉢移植石榴於牡丹之旁。誤斷其根。血潑然流出。染土皆紅。陸女大駭。奔告生。生規之。信方擬入白。四女忽見鳳仙之婢踉蹌趨至。氣促喘急。曰。鳳娘有病。危在頃刻。耶君速臨。生入視之。已不能言。但以手指陸女。目遂暝。生痛甚。爲具棺衾厚葬之。鳳君既死。三女銜哀。屑涕痛哭逾時。多有憔悴可憐之色。生雖百端慰解之。終不歡。無何。陸女產一子。廣頰豐頰。啼聲甚雄。翼日大開湯餅筵。賓客畢集。適埋胞衣。卜曰。東南方吉。因命葬於雕欄之下。不意稍近牡丹。略傷鬚。抵當時埋者不知也。自此日。緇仙即患病不起。藥鑄經案。日益無聊。二女日夕伴之。弗少離。值西風起。窗外秋聲盈耳。背壁孤燈。欲明旋暗。怪鴉鳴於屋角。緇

卷一 松賓賓話 一二十六 香艷 叢書

仙歎曰。吾命弗永矣。千里相投。不能終事良人。其命也夫。言訖而逝。踰月。二女亦死。囑勿擇地他處。俱瘞園中。謂魂魄終當相依也。耶如相念。每歲寒食清明。濁酒一樽。紙錢一陌。弔諸夜臺足矣。四女沒後。不數日。牡丹相繼萎謝。生哀痛之餘。弗以爲意。明年。四女墳上。各茁牡丹一株。旋即開花。黃紫紅黑。四色相鮮。生因分植之。其種遂繁。獨黃色者。遷地弗榮。迄今牡丹之種。姚黃最稀。他種猶可尋求。蓋四女之心。猶感樹藝之恩。不與李生輕絕也。

蕭仙

楚北楊醜生者。個儻不羈人也。工詩文。而於長短句。尤爲擅長。性嗜酒。月明之夜。獨酌觀書。可盡一石。顧家貧。徒四壁。立苦無買酒資。與酒家約。平日沽飲。輒書貸券。俟有賣文錢。人盡以投之。如飲於家。則命僮持葫蘆往。無不得者。家藏一玉簫。乃古良工所琢。酒後輒吹之。其聲響可裂帛。與尋常簫不同。生寶之弗離身畔。生戚陸星橋。以繡衣使觀察杭州。招生往司筆札。比至東南。賓主倡和極歡。美景良辰。動張筵。觀察每集必有詩。生多即席屬稿。抽筆命詞。斐然

成章。泛綠依紅。賢嘉相得。既而觀察還官赴閩。生以爲道遠難從。暫居蕭寺中。從者一僮。備供奔走。一夕晚餐方已。孤影無聊。獨自徘徊庭畔。於時松風送涼。璧月流素。正憶杜少陵香霧雲鬟清輝玉臂之句。歸思悵然。爰抽洞簫吹之。其聲嗚嗚然。月爲之停。雲爲之遏。一闌甫止。聞牆外亦有簫聲。泣鳳吟蛟。聲聲入聽。因訝謂此非人間所有也。爰起至側門。踪跡之。距牆外數十步。見有紅樓一角。掩映於楊柳陰中。一女子坐門外石礎。旁侍一婢女。向月吹簫。聲調宛轉。從月下視之。玉骨冰肌。丰神俊麗。神仙不啻也。生猝至前。長揖曰。女公子雅韻欲仙。足矜俗耳。鄙人天涯延訪。絕少知音。今日相逢。可稱絕調。願執贄爲門下士。不知絳帷中。可容收錄。誠恐天上杜蘭香。不屑爲俗人垂教耳。女始若甚驚。既而莊視多時。逡巡卻顧曰。妾幼時曾耽此奏。高堂物故。節調久疏。頃聞寺中清音忽發。妙響欲流。與僕所弄。髣髴似之。頓觸舊思。聊遣幽緒。巴人之奏。不爲大雅所嗤。亦云幸矣。敢自詡曲師哉。生曰。適鄙人偶學吹簫。不意流入閨人之耳。遂使天外飛聲。牆隅答響。尋音踪跡。獲遇仙姝。邂逅相求。願奉爲座上師。但不

卷一 淞濱瑣話 一二十七 香艷 叢書

知燕雀可入鷲皇之隊。錦繡可許瓦釜之鳴否。女笑曰。君亦解人哉。君調亦不俗。第拘牽而未流動。入化爲難。此須從空外相求。則江上峰青。無獨有偶也。因自吹數折。命生學之。并教以運氣運指吞吐疾徐之法。每逢轉折處。輒爲婉曲指示。生性甚敏。默喻於不言之表。不片時。即已全得其神髓。按調重吹。果有鸞鶴遙鳴。若相答和。女大悅。延之入內。問生姓名。生具以告。女亦自言爲張姓。小字璞貞。父母偕亡。然無所依賴。所生姊妹三人。風流雲散。天各一方。長善貞幼爲匪人誘去。繫入章臺。近聞墮落申江。風塵憔悴。次蕙貞。七歲爲繼母界之村農。揮令持去。託言打柴采蓮。舟覆溺於河中。今聞尙在世間。幸已適人。最幼者卽僕也。遊繼母之難。來往此間。然猶時遣惡人前來剔剔。喧嘩聲。月焉三至。去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霜裏。言之可歎也。語竟。淚珠潛墮。私以帛拭之。不欲生見也。生聞言亦爲之欷歔。女偶親生手中玉簫。驚其絕似己物。向生取觀之。生曰。此是家傳寶物。卿見之定邀鑑賞。女撫玩良久。歎爲佳絕。曰。此殆是同時所製。與余藏者可稱雙絕。因於篋中取出授生。生視之。果與己簫酷肖。空處

鐫有二詩。蚊脚蠅頭。工細罕匹。其一云。爲誰憔悴爲誰嬌。幾許柔情託玉簫。已
是夜闌人定後。苦無鸚鵡訴無聊。其二云。嗚嗚嬌婦欠分明。不是離聲便怨
聲。人事已非時月改。銀河依舊鵲橋橫。下署吳門慧修女史作。生驚詢曰。此余
盟妹也。逝世已久。玉碎香消。言之可涕。未知卿曾與相識否。女曰。本爲姊妹行。
因年稍長。呼之爲姑。渠家距此不遠。君如欲相見。可遣一婢邀之來。生曰。固所
願也。因問女吹簫法。何人傳授。技至此。眞空前絕後矣。女曰。綺歲時。有異人自
海外來。古貌長髯。神采俊逸。與我父締忘年交。妾適自外歸。渠見之。抱置之膝。
曰。此女身有仙骨。異日不難得道飛昇。即取壁間鳳簫。教余肄習。學之三日。始
成。畧識變幻激昂之旨。自此矢願。非遇人間簫史。不訂同心。前有姨表姊姚蓉
初。築慮滬上。折柬相招。動同居處。妾性耽清淨。願住此間。今日逢君。亦非無因。
而至於然。生曰。卿所言。初得非籍居歛浦。系出瑯琊。向名進訪。小字蟾香者乎。
余亦與之舊相識。渠腰肢輕亞。丰韻娉婷。雙頰微渦。兩鬢纖小。固一時之秀也。
惟聞近居北里。推爲勾欄中翹楚。何以與卿家姻婭相通。竊所未解。女紅潮暈

卷一 松賓瑣話

二一十八

香館 蕭書 十 四 集

頰。嫣然一笑曰。是非君所知也。余所言者。乃遠稽天上。非近溯人間。原指三生
石上舊因緣耳。方言際。婢白菊香仙子至。生視之。果慧修女士也。丰神態度。仍
如昔年。十五六歲時。先與生歛衽作禮。然後向女道寒暄語。女逐仙子進內。并
肅生入。自廳堂以達樓室。凡歷數重。小坐移時。即命婢媼設饌於延秋閣中。仙
子凄然謂生曰。不意辛年一別。已迴隔人間世矣。即欲再返紅塵。未知何日。聞
君曾著眉珠。憶語。流落寰中。徒增口實。此亦筆頭罪孽。恐不免爲法秀所呵。
不如拉雜摧燒之。雖不至墮墮泥犁地獄。要是一重公案。女舉杯勸生飲。并以
巨觥奉仙子。令盡醕以合歡。酬酢巡環。罄無算爵。生視女衣白紗衫。雪膚玉貌。
姿致淡冶。不覺日爲之注。神爲之移。女似微覺。赧然若不勝情。仙子曰。夜深矣。
儂且歸休。女曰。久不相見。今夕當留姑。並宿碧紗櫺中。仙子曰。然則當置榻耶。
於何地。女曰。渠本宿蒲寺。請仍與老僧同榻可也。時生酒已半酣。飲興尙豪。不
願遽返。曰。不如射覆猜枚。坐飲以達旦。何如。遂連引三巨觥。仙子曰。是二者。或
嫌太文。或嫌過俗。不如擊鼓飛花。令婢媼於窗外三擲羯鼓。花傳至誰手而鼓

聲忽止者。則飲。生與女並曰。善。數巡後。生飲獨多。謂中必有弊。須設別法。因謂
仙子曰。曩讀少陵詩。夜闌坐秉燭。相對如夢寐。未見其佳。以今夕情景視之。豈
非相似。向知吾妹脅下有赤痣。紅痕一線。現於玉肌。倍益分明。今不知尙在
否。仙子憮曰。簫仙在座。何不引嫌。君亦太唐突矣。女曰。楊郎醉矣。遂命撤饌移
座於吟梅小榭。令煮茗以解醒。仙子袖中出詞稿一本。示生曰。觀儂近作。較昔
何如。生甫閱三閱。多愁惋之音。其一調寄訴哀情。新寒側側上羅衣。梁燕妬雙
飛。垂著重釵不捲黃昏人語稀。風料峭。雨霏微。思依依。丁鞞楊柳。將愁結住。休
放春歸。其二調寄唐多令。底事戀孤衾。愁多夢不成。盼天明。夜更沈沈。殘夢閒
愁都較可。聽遠處斷秋砧。自悔忒多情。相思直至今。恨西風。特地相尋。還算悲
秋雙燕子。簾乍捲。已來臨。其三調寄于中好。往事零星併作愁。被人喚起懶梳
頭。滿城昨夜開風雨。簾外海棠無恙否。風又峭。雨又愁。斷雲化作淚悠悠。離愁
緊處嫌天窄。只管懶懶過一秋。吟哦數四。不禁凄然欲淚。歎曰。妹獨處無耶。抑
何凄寂乃爾。仙子俯首不語。憮之以目。俄而斜月挂樹。村雞亂鳴。女與仙子入

卷一 淞濱瑣話

二一十九

香館 蕭書 十 四 集

內更衣。生亦覺有倦意。隱几假寐。比醒則身已在蕭寺榻上。因呼咄咄怪事。振
衣而起。詞本忽從袖中出。視之。蠶眠細字。固昔日閨中手筆也。尙有青蘿山人
旁注。於時。燈昨殘。紅明滅。短窗曙色已濃。盪激既畢。出外散步。細尋昨夕遇女
處。則朱戶塵封。雙眉幽寂。詢之鄰媼。無有知者。究不識來自何來。去從何去也。
非鬼非仙。莫能測摸。流連數日。惆悵愈深。訪美絳。慳思鄉念切。已擬買權過返。
是夕仍宿寺中。輾轉不能成寐。忽聞窗外有彈指聲。啓視之。乃張女璞貞也。謂
生曰。余今夕將下降人間。來與君別。記取君六十六歲。春間當相逢於鄧尉梅
花樹下。余向葬於寺西巨石之旁。可數第十一株白楊。上有鳥巢者是也。君可
移余骨瘞於孤山之麓。雖九泉亦感君德於不朽矣。棺中玉簫。即以貽君。爲他
日相見之券。言訖。引生袂同行。曰。盍送數武。藉盡餘情。出則繡幃早俟於門外。
女登卽發。電駛騰。頃刻已杳。生爲之嗒然若喪。明日如女言而行。立石壘上。
巍然成巨塚焉。

畫妖

盧思遜。字省齋。豫章人。及生遷於潯陽。時富秋杪。泛舟於江。楓葉荻花。景頗蕭瑟。同舟二三人。皆生之詩友也。羣擬選韻賦詩。擊篋覓句。生曰。善。顧思未久。屬忽聞絃管聲。發於水上。音韻悠揚。殊覺蕩心觸耳。靜聽移時。彌復哀婉。因命篙工解纜放舟。近其船旁。從窗隙中窺之。見四女子各據一隅。或彈箏篋。或抱琵琶。或吹笛。或品簫。手口俱發。一若互鬪所長者。四女子年並十六七。豔態冶容。不可一世。生疑勾欄中無此人物。而附近大家。亦從未見。茲麗質。幾疑瑤島神。仙離碧落而來。紅塵也。使僕從私詢之。船家則曰。城北褚府。新自吳門來。主人篋仕京華。現居顯職。四姝為姊妹行。皆給諫之女公子也。生知是貴閥。未敢造次。但令已舟遙尾其後。須臾樂止。旋聞吟詩聲。曼音細語。諦聆之。殊不能詳。生酒興忽發。扣舷而歌。高唱滿江紅。調淵淵然。聲如出金石。東船西舫。為之寂然。女舟詩聲亦止。月沈星暗。各自散去。生終不能忘。時使人詣城北詢其家世。則果有褚氏焉。四女常出游覽。香車繡轡。時詣近處。菴寺焚香禮佛。生由是恒作北城之游。真有所遇。一日偶入白衣菴。蘭若清幽。頗可小憩。塔砌間海棠花已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一

香館叢書 十四集

開異常妍媚。港尼曰。淨芸。年止二十以來。丰度娉婷。語言輕倩。不似禪門中人。見生至。淪茗供餅。倍極殷勤。生詢以此間可有褚姓否。尼曰。非欲問褚家四學士乎。頃刻間當即至矣。渠等昨日來此。見階前秋海棠。賞其幽豔。擬招集鄰家姊妹。開海棠詩社。真裙釵之盛會。壇坫中別開生面者也。生因問淨芸曰。大師亦識字知書乎。尼曰。非緣文字禪。則不入空門矣。生曰。想必工於詩詞。足與女學士並駕齊驅矣。尼因導生至別室。指四壁所粘箋。素曰。此皆儂舊作也。君試觀之。以為何如。生方面壁流覽。忽小尼入告客至。即覓四美。連翩而入。親生亦不其避。尼乃指生謂四女曰。此亦談詩學者。風雅中人也。今日詩社中。何不邀之同入。四女意似許可。旋見入社諸鄰女。亦陸續來。並皆綺年玉貌。娟麗罕儔。生數之。亦得四人。與褚家四美。正如燕環嬌日。鬪媚爭妍。實相伯仲。是集也。共得十人。自生外。一方外。八閨閣。四女命給紙筆。各占一隅。須臾。並皆脫稿。生視之。填詞者凡三人。生其一也。餘皆七律一章。生詞調寄一夢紅云。態酸辛。作傷心秋色。一簇殘紅。勻牆角涼烟。簷牙冷雨。消受幾箇黃昏。最數點零花病夢

種淒涼。一半是愁根。生小多愁。鬢年薄命。幻此間身。認取當時血淚。想隨風傾瀉。無限懊人。泣露寒蛩。悲秋怨蝶。替他妝點啼痕。問誰為搗燈照影。寂無人。永日閉開門。莫向玉階下。立多恐銷魂。諸女讀之。並為咋舌。自愧弗如其同。填詞者一為褚碧茵。一為褚紅蕙。碧茵調倚花心動云。涼暈圓姿。倚娟娟燕支一叢。勻淺烟。晚露初。點點星星。薄命書成薄面。玉屏燒燭春成夢。賸剩蛋半篝燈。儘零落。牆陰細雨。冷魂誰喚。寂寂筠簾乍捲。怎一樣看花別成淒眷。道是淚痕。道是愁根。都作可憐紅泣。小檀心已和風碎。那更有離腸催斷。幾多恨。朱絲暗。中替縮。生亟贊其佳。謂玉田草窗。無多讓焉。紅蕙詞與生同調。生已奇之。及讀其詞云。太淒然。是誰家紫玉。埋夢古牆邊。剪蓼分根。揉絨作葉。消受荒月涼烟。枉丹染蜀鵲恨淚。問舊井誰覓麗華。鈿薄質桃花。小魂豈惹。楚楚娟娟。一樣天生麗質。如華清春醉。綺燭么絃。露夜零蛩。風時冷蝶。還肯來與相憐。苦難乞東皇賜。龍有怨女抱病負髮。年試看靈芸玉壺。臙吐紅嬌。諸女同聲稱善。皆曰。生詞可以鼎足並峙。高執牛耳。轉向生問姓名。生具告之。衆因推碧茵為海棠社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一

香館叢書 十四集

主。後月生為繼起。生再請觀詩。諸女曰。君已探得驪龍領下珠。剩此鱗爪何用為。各藏其所作。生始知碧茵之妹曰紫若。紅蕙之姊曰素馨。俱從姊妹行。非出一父母所生也。詩社本有舊例。得居前列者。具有酬資。至此生得玉鎮紙一端。溪紅絲視一。碧茵得有獅頭紫晶章二。方鹿港沈速香百束。紅蕙得有奇楠香串一。古香齋本史記一部。二姝悉舉以贈生。曰。古人修士相見。禮必執贄。此妾者。聊以代羔雁。生遜謝再三。而後受。夕陽在山。遂與諸女別。而意良不忍也。淨芸送生至門外。笑問生曰。君屬意此四姝耶。四姝早已心向君矣。但四姝夙有誓言。必共嫁一人。不肯作兩地分飛也。君其圖之。生曰。願仗大師為撮合。山小生不敢忘報。翌日生攜劍劍環珮各事。託淨芸以貽四女。其值約數百金。四女受之。亦有所報。旋遣媒妁。往一言既訂。六禮遂行。四女同日遣嫁。臨贈之華禮儀之盛。輝煌乎道路。焜耀於家庭。闔城為之傾動。遠近觀者無不嘖嘖歎羨。生既得四女。伉儷之間。其喜可知。鸞鳳和鳴於雲路。翡翠戲逐於蘭苔。此樂無以尚也。生自是意得志滿。不復作功名想。閉戶息交。祇與四姝吟咏詩詞。逍遙

風月。種竹蒔花。不求聞達。後圃植有牡丹。年盛一年。輕紅淺白。充滿畦町。皆異種也。生擇其佳者。移之藥臺。圍以雕欄。珍護倍至。相識中來求者。皆弗與。有貴公子。道出潯陽。聞生名。造虛請謁。生以素無半面之雅。拒弗納。公子愠甚。返告父。父嗾邑宰。以他事中傷之。誣陷下獄。再四賁緣。始脫縲絏。而家業已歸烏有。所謂四美人者。亦復風流雲散。莫知其何往。嘲諸北關。早已遷去。偵騎四出。踪跡杳然。生大恚。囊筆游秦。迄無所遇。將歸於市上。見畫軸一。上繪四女子。酷似紅粧諸姊妹。諦觀益肖。反覆展玩。不忍釋手。問價所索甚昂。傾囊購之。重返潯陽。冀除舊宅。授徒爲生。老圃中牡丹根株已絕。回想佳人。手澤慟極。無言。懸畫軸於堂中。日夕焚香叩拜。以爲如見四妹也。然美人消息。終屬茫然。逾數年。有友陸雲笙。罷官歸里。宦橐殊豐。見生貧憐之。慨贈二千金。命重治門第。稍復舊觀。一夕對月言懷。開樽快飲。陸獨宿西廂。被酒不得眠。月轉花陰。尚未成夢。時皓魄當空。纖雲四捲。照耀庭中。皎潔如水。忽聞堂中有珊珊蓮步聲。從門隙窺之。見兒上紅燭如椽。光輝四映。旋有四美自堂後出。纖纒長短。各具風流。一女曰。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一

香艷 四集

長夜迢迢。實無聊賴。吾等宜作小消遣。一女曰。擇藉好否。一女曰。紅兒開口便俗。動輒作葉子戲。若嫁一牧豬奴。是大快事。一素衣者微愠以目。一女曰。不如手談。一女曰。不觀市井屠沽乎。終日無一事。結髮祖臂。在厨中決勝負。移一子稍誤。即悔。彼此作鷓鴣爭。世無王積薪真傳。宜與擔糞同譏。爲陸劍南所深鄙也。曰。聯吟如何。曰。姊休矣。不見近日詩人乎。胸中皆沒字碑。空洞無一物。偶有酬應。即倩人捉刀。標榜揄揚。意欲附名風雅。而二三齷齪者。流稍有文才。即欲自誇名士。祇圖酒食徵逐。遽爾拈毫。豈知聲氣招搖。反爲通人齒冷。是吟詠一道。不盡可傳。盍擲筆之爲愈也。一女曰。如此。盍吹簫。一女曰。妹有一言。足供解頤。一士善吹簫。每於月明之時。倚樓按奏。一夕。銀蟾秋朗。萬籟不生。正在依依和聲。忽門外有鼓掌者。士疑爲知音。延之入。其人奏聲嗚嗚。然猶自鳴得意。曰。此先父之長技也。士即以鳳簫授之。曰。尊翁家傳。必有妙奏。請調一曲。如何。其人卻之曰。非也。先父所吹製。以牛角。用於擊柝之時。此不過市上餓丐吹以乞錢者耳。衆大笑。謂如此奚落。令神仙子晉。無地自容。然則人衆宵長。何以破。

寂。一女曰。不若煮茗清談。可得雅人深致。即聞呼婢布席。移燭燃薪。支三足鎗。烹山泉。衆美圍坐。縱論有頃。鼎中水沸。已作蒼蠅鳴矣。忽大風起於蘋末。空響亂號。諸女大驚。羣趨堂前。向所懸畫中。冉冉而沒。紅燭遽消。諸物一無所見。陸驚愕特甚。持燈出照。見軸畫四女子。與所見相同。知爲妖異。次日具以白生曰。此畫妖也。盍焚之。生不之信。陸知生受惑已深。恐貽故人累。竊歸家。付之一炬。生大恚。貽書絕交。終身不相見。

孫伯篋

孫伯篋。字韻生。京江人。世代書香。弗替。獨韻生棄而習賈。工心計。善居積。以是擁貲鉅萬。勝於曩時。咸謂孫氏有子矣。孫有身在金陵。固富室也。居近莫愁湖畔。有亭臺池沼之勝。入其中。廊舍曲折。花木清幽。其讀書之所。曰。齋香精舍。欄檻玲瓏。締構尤巧。孫稅駕前往。相見歡然。身固無子。僅有一女。年及笄。識字知書。秉性聰慧。以中表戚。無所避嫌。屢出相見。時以奇字詢。或有疑義。生亦悉心與之解析。女時作詩詞。或有一二字未妥者。生輒爲更易。以是益相親。值身。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二

香艷 四集

以索債往山左。屬生經理家事。時得出入內闈。綠天深處。女之別室也。幽雅異常。帷幃尊彝。淡然入古。生偶入坐。女以赴。始氏召入。闈久不出。生見四圍揮架。錦幘牙籤。琳瑯滿目。見案旁有芙蓉城紀事一冊。甫欲翻閱。而女已至。女猝從生手奪去。曰。是不可令人見也。生必欲一觀。女曰。此余自紀夢中所見。不知將來或有應驗否。其中姓氏。妹多不相識。不知世間果有此人乎。兄若能告我。當以相質。生請言夢徵。女曰。余一日自荷池蕩槳回。倦甚。伏几假寐。忽有垂髫婢持刺相邀。視其刺曰。司花仙子唐尊紅。訝其初未識。面何得見。招方躊躇間。即見鄰女小娟入。曰。雲軒已駕矣。遂與同出。乘車偕行。電迅風馳。頃刻已至。甲第巍然。有如王者居。上懸巨榜曰。萬花谷。下車入內。徑頗紆遠。最後一軒。乃是仙子燕息所。見一麗人端坐繡牀。似曾相識。皓齒明眸。天然嫵媚。即起遜坐。叙主賓禮。自言曾墮塵劫。誤入青樓。後以罵賊捐軀。死於白刃。上帝以余忍心受難。節烈可嘉。封爲司花仙女。掌天下烟花圖籍。卿與余前在龍華會上。具有因緣。雖相隔五百年。想猶未昧。昨日天符忽下。見卿姓名。亦在籍中。不禁駭異。故特。

召卿來商榷。思爲一韓旋之。妹聞此言。不覺心膽俱碎。向之歛衽再拜曰。若得設法除名。此恩當銘肺腑。心香一瓣。敬祝畢生。仙子因指座旁書卷高幾等身。曰。卿自取覽。可知究竟。妹觀其題籤曰。宇內羣芳譜。仙子獨抽一册令視。其署名曰海陬話。戊子夏季花榜第一人曰文波樓主姚蓉初。評云。入座留香。當筵顧影。豔如桃李。爛比雲霞。以色勝。第二人曰懺素齋主張素雲。評云。豔態迷離。神光離合。豐肌雪膩。媚眼星橫。以態勝。第三人曰小廣寒宮仙子陸月舫。評云。體比梅肥。氣同蘭馥。端莊流麗。幽逸風流。以靜勝。第四人曰媚春樓主朱素蘭。評云。半面兜情。雙眉起秀。明眸送媚。愁態消狂。以態勝。第五人曰蘭茗館主呂翠蘭。評云。粉面呈妍。清曠流盼。珠光四映。玉色遙參。以色勝。第六人曰語紅樓主王月紅。評云。麗如月朗。妍如花鮮。貌似珠圓。肌同玉潤。以色勝。第七人曰韻珠樓主張善貞。評云。逸響凌雲。妍姿瘦月。歌筵盪氣。夢枕銷魂。以度勝。第八人曰絳附仙館主林黛玉。評云。蓄意纏綿。含情緜邈。嫣然一笑。神在箇中。以韻勝。第九人

卷一 淞濱瑣話

二十四 香飽 叢書

日湘春館主胡月娥。粉裝玉琢。雪媚花妍。鼻準堆瓊。眉峰橫翠。以色勝。第十人曰蘭語樓主李秀貞。評云。以貞存心。其秀在骨。態濃意遠。語媚音嬌。以情勝。第十一人曰瓊鞋閣主張月娥。評云。薄頰含嬌。蓄情奇笑。桃花釀色。蘭蕊流芬。以情勝。第十二人曰綺霞閣主唐紅玉。評云。容比月圓。視同烟媚。唐環漢合。大玉明珠。以豐勝。第十三人曰環碧樓主楊翠芬。評云。秀外慧中。豐碩秀整。號肉屏風。稱太體雙。以豔勝。第十四人曰涵碧樓主林湘君。評云。腰細楊柳。臉媚芙蓉。秋水凝愁。遠山感黛。以態勝。第十五人曰飛雲閣主姚雪鴻。評云。宜笑宜顰。若近若遠。意藏於靜。神注於嬌。以媚勝。第十六人曰凝秋榭主朱素芳。評云。素面呈嬌。纖軀逞媚。婀娜流利。竟體芳蘭。以媚勝。其後尚有數人。妹不及觀。至庚寅春季花榜。則妹名在焉。稱以名標國豔。品冠羣芳。妹披閱至此。不禁手戰心裂。淚爲之泫泫下。即起跪於司花仙子前曰。願除素册之名。而削丹書之跡。仙子親扶掖余。強余並立。而謂余曰。此雖前生注定事。非人力所能挽回。然人定者勝天。卿命中本無夫婿。月老未牽紅線。余請以金錢十萬賄之。若得於今歲締

姻名族。早日結褵。則可無事矣。忽見一美女騎鳳自天而下。仙子指謂余曰。此吳彩鸞也。來重寫人間圖籍耳。因以一卷授予曰。暫別四十年。重見於芙蓉城裏。手拍余肩。遽然而覺。乃一夢也。然所贈卷尙在手中。爰別錄於素書。錄畢卷忽失去。兄曾至春申浦上。當尋芳曲苑。訪艷章臺。可見勾欄中有此十六人否。生曰。其中亦有相識者。但細觀評語。未免譽之過當。豈天上亦喜作諛詞耶。從此歎下界品評。殊不足信。益可知已。女曰。然則兄日中所見。當以何人爲羣芳之冠。生曰。就中自推蓉初。然蓉初不笑則畧嫌其冷峭。笑則微損其媚態。觀其曉妝初罷。芳澤遙聞。容光四映。自是塗飾之工。尙惜膚理稍遜。猶未能玉色光寒。似居次乘耳。况花曾結子。蚌已含胎。苛於選才者。恐在擯棄之列耳。女曰。余夢尙不敢告父母。以兄猝爾相逼。用敢傾吐。幸勿洩言。生唯唯。翌日而罷。耗至則生妻以驛病亡。倉卒束歸裝。不及與女別。摒擋喪事既畢。忽思女言。即遣媒約往求。示以重續膠膠。意時女父早已自山左回。意似甚願。而微以中表爲嫌。媒約爲之敷陳往義。再三說辭。遂允既娶。伉儷和諧。稍閒。偕生作滬上之游。每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五 香飽 叢書

至午後。輕車怒馬。電駛颯飛。以馳騁於環馬場邊。或訪徐園。或臨張墅。申園西園。靡日不至。凡滬上北里名花。皆爲其所寓目。妍媸美惡。悉有皮裏陽春焉。生質西人。極寬傲軒爽。交遊頗廣。舊雨新知。相識遂多。排日開筵。輒以紅箋召妓侑觴。至者必入與女相見。女從容酬應。多所贈賂。所尤賞識者。必饋以珍異。平康中人。傳爲嘉話。無不稱女之賢。歷三閱月。乃返樞。顧未及二年。瑤臺遽圮。玉碎香消。珠沈鏡破。生悼亡再賦。哀痛自不必言。家本有別墅。在城北。梅花數百株。花時不減香雪海。女生時極所愛。謂魂魄常依其左右。死必瘞骨於此。至此生從其志。願葬時舉其榭。如無物。生甚怪之。以後每值良辰佳日。月夕花晨。生必往酌酒其墓上。且呼而告之曰。卿具此玉色瑤情。自必天仙化人。特來游戲人間耳。我當棄家雲遊。竟卿於蓬山閬苑間耳。如逢明月三五之夜。必獨宿齋中。以遣愁緒。一夕。忽聞隔牆有笑語聲。怪謂牆外並無人家院落。何得有此。因起而窺之。則見三女郎團坐一處。談論方濃。一女郎曰。阿倩與孫郎交昵情深。一旦潛逃。抑何太忍。一女郎曰。子不知此中三昧。交昵者反疎。情深者

轉淺始近而終遠之。暫親而久棄之。此人之常情也。中坐一女子曰。余豈甘作薄情人哉。亦欲求長生久視之術。俾將來得長相聚首耳。此之謂欲合先離。欲聚先散。真呢於情而深於情者也。聽其聲絕類女。音容亦秀鬢相似。特在月下視之未審耳。因驚至其前。覘之。果女也。生遽執其手泣曰。何處不求卿。乃在此處相逢。其在夢寐中乎。二女見生至。俱驚而逸去。女亦向生嗚咽而言曰。余非忍負君而遠別也。因思學道求仙。不得不離此塵世。近已學得煉形養氣之法。再閱數年。可由地仙而至散仙。道術有成。當來度君入終南山偕隱。若此時隨君再到人間。則前功盡墮矣。生曰。余不願求仙而願得卿也。卿所往處。余亦願往。雖水覆山重而弗憚也。女方慮不得脫身。忽見一斑爛猛虎。自山石後出。向生撲來。生釋手踏地。自分葬虎腹矣。須臾恍若夢醒。起視一無所見。惟月掛林梢。風吹蘋末而已。後生竟不復娶。嘗讀參同契悟真篇。以冀有得。閱十年晨起。忽有一白鶴自天而下。口銜丹書。上祇八字曰。望君即來同遊蓬島。生遽入室沐浴易衣冠而逝。

卷一 淞濱瑣話

二十六 香艷 遺集

水仙子

江君秋珊。名順詒。字子毅。安徽旌德縣人。山明經山為浙江知縣。需次杭垣。以名士而為循吏。一時聲名藉甚。上游俱器重之。側席諮諏。待若上賓。旋同宦浙西。諸君子舉行西泠酬唱集。請君為之執贖壇牛耳。君述撰等身。著有紫簾子詞學集成。願為明鏡詞稿。夢花草堂詩話。醴陵集注。皆風行於世。不脛而走。生平事蹟甚多。不必紀其軼事。江君雖居皖境。而恒喜作近游。嘗渡江而南。射金陵。京江。毘陵。錫山。諸勝。曾泛楫秦淮。尋芳莫愁。徘徊淡旬。迄無所遇。一日偶游妙相巷。小憩於紫竹軒中。內有一黃冠。憑欄啜茗。古貌修髯。若有道者。見生入。起與為禮。生正苦無人與談。以破寂寞。移座就之。詢知黃冠為曾姓。字養雲。寄居呂仙觀中。足跡幾徧天下。所言吐納修養之術。生不能解。黃冠為之歎息曰。觀君器宇。自是靈山會上人。惜已隔幾塵。遂昧本來耳。君記取目前當有奇遇。然大劫將臨。終歸於水流花散。二十年後。當俟君於小孤山畔。共探梅花也。言訖別去。旋有售古畫者。至。卷軸紛披。中多佳構。有一美人圖幅。對鏡臨

妝。異常妖媚。特鏡外美人。與鏡中美人。眉目衣裾。迥不相同。生反覆展玩。愛不忍釋。索價甚奢。傾囊得之。歸懸齋中。日夕相對。焚名香。供佳茗。冀其夜間栩栩而來。結世外緣。以諧歡好。出入必祝。如是者幾半年。時正秋高。氣爽。涼意襲襟。裾同事友人。招作蕩槳游。遂與偕去。畫舫無數。容與中流。兩岸紅樓。一桁疎簾。中隱約雲鬟斜露。粉面呈妍。簫笙歌吹之聲。微於遠近。生遊目騁懷。其樂無極。遙見一舟繫纜垂楊柳下。畫鷁橫排。晶窗四敞。中有二女子。整襟對坐。几上瓜果雜陳。栝盤初設。從容笑話。態度閒雅。生駛舟過其旁。乍覩女容。不勝驚異。蓋一女絕似圖中人也。爰囑篙工泊舟其旁。須臾一女出玉笛吹之。其聲嘹唳。響可遏雲。吹畢。強彼女作歌。女意似不可。乃授以玉笛。而自引吭度曲。宛轉抑揚。纏綿往復。有一字作數轉者。真能令人之意也消。生傾聽久之。亟贊其佳。願末由達。微波通芳訊也。再四躊躇。計無所出。姑與舟子語。始知其住居莫愁湖畔。第三家名雖良家。而與二三知己。往往可以藉通款曲者也。聞之竊喜。迴舟登岸。徑詣其處。門外林樹扶疎。綠陰如幄。往叩雙扉。呀然自開。垂髫婢肅容入。即頃

卷一 淞濱瑣話

二十七 香艷 遺集

時旁侍者也。對客嫣然一笑。若知生專為女來者。須臾女出。則已易淡妝素服矣。愈覺其靜婉娟妙。淪茗相對。默喻於無言。女詢生來此將應秋試否。生曰。功名之心。久已如死灰槁木。惟題鳳情殷。求鳳念切。將欲為秦淮湖中添一段嘉話耳。女迴顧粲然。狐犀微露。囑小鬟設席於紅疎綠媚軒。曰。君既遠來。不可不一為洗塵。生再三致謝曰。卿真妙人也。善解儂意。座無別客。儘可對坐談心。不必作世俗俯觴惡態。女亦曰。善。軒建於湖心。四面荷花環繞。翠蓋紅蕖。掩映於清流碧沼間。覺暑氣塵氛。為之盡滌。看多蔬藪。別有風味。女飲量甚豪。偶行射覆。生多不能中。沃無算爵。女命取碧筩杯來。為生解醒。生曰。此亦蹈前人窠臼耳。女曰。君試觀之。自知及取至。則蓮葉一瓣。乃玉所製。雕鏤甚工。最奇者。玉質頗軟。可舒卷自如。中已貯酒。令生一吸而盡。生覺涼沁肺腑。酒氣為之盡消。生曰。辨其味。非酒非水。但覺如醍醐灌頂。直達丹田。果何物歟。女曰。此名古刺水。乃荷蘭國所進。非中土所有也。於是洗盥更酌。飲至更闌。生已玉山頹倒。遂宿於女所。翌日。生奉白金三百。為女母壽。女固卻不受。生曰。如是。余不能常至此。

矣。不將謂予爲獵食者耶。女曰。君勿視妾。與院中姊妹行等。自是生時詣女室。無間風雨。秋杪冬初。西風戒寒。湖水始波。庭樹微脫。生凄然生思鄉之念。僕指所費。纒頭已逾千金。將別。祖帳臨歧。驪歌載道。酒半。女起捧觴。進生而言曰。往日君謂余不歌。輒作懊惱語。今分難在。即請爲君歌一曲。以賸行旌。生連聲數觥曰。願聞。女乃撥琵琶。輕攏漫撚。音韻悠揚。歌聲忽發。裂石驚雲。彈至中間。忽作波濤澎湃之聲。天風浪浪。海山蒼蒼。幾若令人置身在高山流水之間。生靜聽移時。不覺爲之撫几太息曰。卿真能移我情矣。女曰。此名水仙操。乃妾所自製者。妾生長水涯。自號水仙子。十歲時。金陵道人授余以琵琶。謂余母曰。汝女他日姻緣。終在水邊。記取勿爲媒妁所誤。今君姓江。適符前語。妾閱歷風塵。情深意摯。無有如君者。君去。幸即早來。妾自君別。杜門息影。不見一客。此曲卽以爲終身之訂。更以酒奉生。使飲其半。而以其半灌地。曰。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妾如有負。明神殛之。生亦慨慷流涕而起曰。敢不如約。生後別營金屋於城南。以千金迎女歸。倡隨之樂。爲閨閣中所未有。月夕花晨。無日不並出遊覽。或擊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八 香艷叢書

一十四 四集

舟臨水。或乘輿登山。遊展所至。遠近之人。輒指而目之。謂爲神仙中人。不謂好事多磨。寇氛驟起。長江天塹。竟至不守。賊衆遂直逼城下。生上書當事。謂城外不可不置重兵。相與作犄角勢。願率一旅。出與城外賊戰。當事置弗省。生欲於家鄉招募壯丁。自成一隊。女曰。事急矣。勸生即出。生倉皇泣別。留所佩玉與女。訣女曰。事不可爲。當以一死報君行矣。勿以妾爲念。生涕不能仰。女曰。大丈夫當捐軀報國。以上報國家。何猶戀戀兒女子作婦人泣哉。生遂行。甫出而城陷。女夜起。聞甲馬洶洶。登樓望之。火光上燭霄漢。遙聽呼殺聲震遠近。歎曰。賊已入矣。江郎雖來。何濟於事。但願其平安得達鄉里。則吾願畢矣。旋聞勾欄中有王月仙者。以殺賊死。歎曰。此烈女子也。不意青樓中有此傑出。事。然則吾死尤不可緩矣。遲恐不得死所耳。遂以家財散給賊獲。令避至僻靜所。乘間謀出。衆勸其早爲已謀。女曰。此間幸未爲賊所知。故可偷旦夕生。若其猝至。將求死不得耳。今日且游湖一樂。藉作消遣計。從容收束。上下皆易新衣。并令攜酒醴。茶爐。賊以自隨。駛至中流。女曰。美哉水也。眞爲我葬身所矣。一躍入清波中。救之

不得。但聞自語曰。今日我真爲水仙子矣。翌日覓其尸。得於蘆葦中。顧無所得。棺乃藁葬之於湖畔。事平。生徧求女。莫知女蹤跡所在。料其已死矣。旋有僕人話其自沈消息者。生聞哭之慟。生之出也。攜圖與俱。及後亦不知流落何所。因繪願爲明鏡圖。以寄感慨。而求當代名流。爲之題詠。吳中西脊山人。秦肅雨。爲譜南南呂一曲。以紀其事。懶畫眉。驚鴻態度寫生綃。把一幅丹青慰寂寥。將身作鏡伴妖嬈。日日新妝照。但此願何時始得拋。步步嬌。遇着勾欄人。嬌小買得桃花笑。羨風流似薛濤。紙上兒依稀替寫伊人照。若從此種愁苗。那曉得畫圖終是終是傷心藥。山坡羊。對青青蔣山秋老。舞穆穆柳絲低。冷清清一箇秦淮。慣時時水閣停蘭橈。銀燭燒。纏頭費幾宵。向樽前最愛最愛秋娘貌。意欲藏嬌。築來屋。好招邀。弄鴛絃。鳴四條。堅牢。盼鰓盟成一朝。江兒水。願化青鸞鏡。妝臺暮復朝。把翠眉兒照見春山掃。絳唇兒照見櫻桃小。綠鬢兒照見花枝。莫照見低鬟淺笑。杏臉桃腮。貪把傾城看飽。玉交枝。短緣忽了。莽烽烟江南劫。遭流離各自悵鸞飄。訴不盡淒涼懷抱。花前尙想玉人簫。彩雲已散羅裙杳。比新愁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九 香艷叢書

一十四 四集

秋江暮潮。比新愁。秋江暮潮。園林好。念人兒山重水遙。念人兒山重水遙。更沒些兒音耗。餘瘦月似眉梢。餘弱柳似纖腰。僥僥令。青山名士老。紅粉美人銷。縱得做菱花明鏡好。不見昔日丰姿絕世嬌。尾聲空來畫裏眞眞叫。安能破破鏡重圓。宿願消。好把這相思丟去了。丁亥秋間。西脊山人客春申浦上。過訪余。淞隱廬。酒罷茶餘。劇談往事。余援筆記其崖略如此。傷美人之已化。悲名士之云亡。黃土青山。千古抱痛。不禁使余根觸舊懷。淚爲之泫泫墮也。

香艷叢書十四集卷一終

香豔叢書

十五集卷一

長洲王 韜仲波甫著

談豔上

滬上為繁華淵藪。城外環馬場一帶。傑閣層樓。連雲接棟。莫不春藏楊柳之家。人閉枇杷之院。每至夕照將沈。晚妝甫罷。車流水。馬游龍。以遨遊乎申園西園之間。逮乎燈火星繁。笙歌雷沸。酒肴濃於霧沛。舞蘭溢而香霏。當斯時也。其樂何極。於中綺羅結隊。粉黛成雲。莫不盡態極妍。逞嬌鬪媚。皆自以為姿堪絕世。笑可傾城。蓋僕指計之。其拔豔職而飲芳名者。固不知其凡幾矣。昨詣芙蓉城中。得覩戎子夏季花榜。僅列十有六人。恐其掛一漏萬。所遺者多矣。豈滄海之明珠。未入於珊瑚之鐵網歟。余自道光末季。以迄於今。身歷花叢凡四十年。其間豈無盛衰之感。而以今證昔。覺歡場之非故。花樣之重新。殊令人望古遙集。慨想低徊。而不能置焉。顧曲無人。紅牙絕響。知音誰是。藍本已亡。嗟乎此曲已

卷一 淞濱瑣話

香豔叢書 十五集

成廣陵散矣。至於人材之升降。似可勿計。美人同於名士。必代有英絕領袖之者。前如褚氏花氏。今如馬氏張氏吳氏王氏。選才選質。代擅豔名。余於褚金福褚桂福猶及見之。已卯自粵歸來。尙得見花春林孫文玉。招之侑觴。屈為席糾。文玉尤旖旎溫存。色藝雙絕。不意數年間。文玉則玉碎香消。春林雖適人。聞為大婦所不容。仍墮風塵。亦足悲已。王氏四香。皆後起之秀。次者尤無雙。一日蘭香。已有所屬。一日菊香。姿態明秀。丰韻娉婷。月隱藏嬌。星眸流媚。有六如後人者。頗容之。終成啣臂之盟。意欲貯之金屋。未果也。然每赴綺筵。必攜與俱。一日不見。馳召者相闕於道。菊香亦願侍巾櫛。早經心許。凌水芙蓉。富山淤泥。而不染也。一日逸香。粉輪其白。雪遜其妍。玉骨冰肌。丰神俊逸。有某太史一見憐之。曰。觀其一笑百媚。真可惑陽城迷下蔡矣。不如將來誰家郎得消受也。由是名譽鵲起。枇杷巷底。賓從如雲。作綺遊者。輒以不得見逸香為憾事。一日琴香。姊妹花中。獨秀一枝。受然自異。其容較之逸香。在尹邢嬋且之間。然酬應弗逮也。惟琴心善變。香韻醇饒。留情話於琴南。對清芬於香北。為足供雅人賞識耳。吳

新卿以當湖之風月。隸滬濱之烟花。色藝推此中翹楚。二分春色。已屬東風。一襟秋波。遂離南浦。自新卿去後。繼起而張豔幟者。二人。一日蘭卿。玉頰清臚。纖軀細骨。小蠻腰瘦。樊素脂香。華嫩生嘗。邀之觀劇。其時年僅十三四也。含情蓄意。別具靈心。評足品頭。別饒妙解。曾有座客索其佳處所在。余以一字評之曰。清。一日佩香。斌媚生憐。窈窕善冶。娟然而靜。嫣然無言。余雖於新卿家素所往來。然但識蘭卿而猶未知有佩香也。一夕霧裏看花客在座。飛紅箋召之。姍姍而來。容光離合。一座皆眙。余以一字評之曰。秀。贈以一詩云。霧裏看花分外明。吳娘容貌可傾城。洛妃解佩欣初遇。韓掾留香感夙情。玉骨自憐梅並瘦。冰心好與月同盟。年來懶向花叢顧。今日低頭總為卿。霧裏看花客舊有所眷。曰蘊香樓主王玉嬰。已從人去。玉玲瓏館主林韻梅。近時踪跡稍疎。故於佩香頗暱。云昔有自吳門來者。曰李佩玉。曾附庸於吳新卿家。霧裏看花客亦嘗徵之。侍酒。態度靡曼。舉止嫺雅。其容髮鬢新。琵琶一曲。響可遏雲。其藝尤不可及。顧以門前冷落。遠爾一榻天涯。今春忽遇之於申園。則容貌較肥。真覺出落得精

卷一 淞濱瑣話

香豔叢書 十五集

神。別樣的風流。玉潤花嬌。別饒情思。惜未詢其所住香巢也。馬氏自失去雙珠。芳聲頓減。其藉以支持半壁者。則巧珠也。長短適中。纖濃合度。惟鼻準微高。殊損其媚。至於肌膚之白膩。亦不遜於堆雪凝脂也。其妹曰雲飛。亦工酬應。張氏巨擘。舊推書玉。早已自立門戶。後得所歸。繼之者曰書昭。書金。書金年止十五。六。後起之秀。尤為矯然特出。以雅麗稱於時。性愛文人。喜親書史。時以疑字問客。一過輒不忘。其容媚而不佻。靜而不滯。端莊流利。兼而有之。其尤足動人處。在臨去秋波一轉耳。書昭年齒稍長。雖弗逮其妹。而一段風情。亦足以消魂而蕩魄。花氏自多福。桂福外。則有十全寶齡。尙未脫籍。十全如袁寶兒。頗有憨態。齒牙伶俐。善與客談。客雖劇狎之。亦無忤色。寶齡圓姿。鬢豐頰揚。芬皓齒明眸。自饒丰采。與余相逢於席上。幾不下十餘次。余屢詢其香名。寶齡笑謂其客曰。是可稱眼中有妓。心中無妓者矣。誠道學中人也。余之老而善忘。亦復自笑。敬亭仙吏。嘗譽其美於羅浮。通客前。招之謙於陳家小閣中。極為傾倒。顧余最為惋惜者。莫如湘雲。湘雲年甫破瓜。容堪嬌玉。纖腰一搦。媚眼雙波。細骨輕軀。

真可踐塵無跡。晚霞生極所眷愛。當狎抱之。舉其體懸空而起。幾可作掌中舞。凌風仙去。思略血疾。不肯延醫服藥。曰此余命也。願以乾淨身還大羅天上。沒後置柩於荒郊。晚霞生思欲買地葬之。未果也。倉山舊主諸詩人。多有詩詞。平之。余嘗謂湘雲當瘞於申園左側。樹碣其旁。曰名妓花湘雲之墓。四圍環植梅花三百樹。使諸美人驅車而過者。徘徊憑弔。想見其風流。嗚呼。深深葬玉。鬱鬱埋香。黃土青山。誰能免者。湘雲臨沒之言。大徹大悟。世間一切美人薄命者。皆當作如是想。李氏姊妹花有湘舸雲舸者。初自吳門來。以豔色稱於一時。始至。猶未著名。居於會香里。貨室一椽。藉延賓客。然所謂佳客者。弗至也。湘舸願身玉立。申韻自饒。榮齒生嬌。明眸善睐。一里中無出其右者。矯然如天半朱霞。雲中白鶴。旋有賞識之者。曰此一朶能行白牡丹也。奈何屈居此中哉。遂令徙居。蘇富里。得入章臺隊中。一登龍門。聲價十倍。湘舸故有夫。至是談以佛餅四百枚。遂與離異。余固未識湘舸。淑濱水雲客。繩其美。偕往訪之。果信。茶磨山人見之於綺席。以爲勝於姚蓉初。則吾弗信也。自此輒一招之。適有貴人自遠方至。

卷一 淞濱瑣話 三 香艷叢書 十 五 集

欵之於園亭。諸美人翩然羣集。貴人於衆中覩之。目注而神凝。余笑謂之曰。君其意有所屬乎。願以讓君。湘舸亦善伺貴人意。旨曲意奉承。所以媚之者無弗至。嚙臂盟成。歡愛臻至。諸姊妹俱嘖嘖歎美曰。湘舸有福哉。願自貴人游西冷。回而湘舸病作矣。蓋懷珠遽隕也。自冬徂春。纏綿牀蓐。蘭摧玉折。促其芳齡。自來紅顏薄命如湘舸者。其尤哉。其尤哉。雲舸貌雖弗逮其姊。而慈態嬌姿。自足動人憐惜。貴人因眷湘舸。遂及雲舸。湘舸亦願進妹以續歡。雲舸年甫及笄。尙未破瓜。貴人遂爲之梳櫛。雖未知情趣。然見金夫不有躬。固此中常態也。每至酒闌宵永。猶陪侍弗去。貴人以爲情深。益賞識之。及去。前後纏頭費七百圓。僅作一夕淹留也。別有寶樹胡同謝家者。於勾欄中另開生面。別樹一幟。以烹飪之精美。屋宇之華傲。陳設之美麗。一時名流巨賈。高官貴閱。趨之者如鶩。羣以爲章紗厨中。護世城邊。不是過也。一日謝蘭香體態苗條。言詞蘊藉。一日謝月韻。豐碩修整。玉潤珠圓。一日謝秀英。素面呈妍。不假妝飾。工唱崑曲。雖並皆中人姿。而頗自矜貴。位置自高。諸呼侑觴者。又率皆富貴中人。不瑣瑣計較錢。

弟姊妹行中。亦並意存攀附。推求其故。爲房老之謝玉珍。固擁有厚資者也。嗚呼。卽作秦樓楚頭生涯。亦必乞靈於阿堵。以增其氣勢。天下事不益從可知哉。此外有桂馨里之陸氏。困屢經高昌寒食。生爲之提唱者也。素雲雖已退爲房老。然能舞雙劍。頗具俠氣。二愛仙人嘗書楹聯贈之云。卻嫌脂粉汚顏色。閒與仙人掃落花。所蓄離姬。本有數人。如小紅小青黛雲雙。皆羣中傑出者。今死者紫玉成烟。白花飛蝶。去者鶯遷空谷。燕覓雕梁。尙存大者一幼者三。一曰小寶。肌膚白皙。體態豐腴。待客以誠。不知人世有機。械詐僞事。不墮北里積習。一曰黛玉。一曰夢蕩。一曰誦琴。年僅十齡許。皆所謂人與琵琶一樣長者也。嗟乎。卅年夢醒。彌深瘞玉之悲。十里花明。盡是銷金之窟。聊宣一指之僞。以當九迷之詩。

談豔中

卷一 淞濱瑣話 四 香艷叢書 十 五 集

峯山秀。妙擅風流。皆竊附於蘇。如大國之有附庸焉。其次則爲揚幫。邦上繁華。二分月色。竹西歌吹。十里花光。固夙昔著名焉。其來自金陵者。亦附於其間。不獨樹一幟也。然細腰纖趾。舉體若仙。花貌雪膚。盡人如玉。名更出揚幫上。至江北則下。於金陵一等矣。又其次曰寧幫。羅四明之奇芬。采十洲之新艷。亦於此中別創一格。湖州一幫。以妝束勝。今則不復著聞。又其次曰湖北幫。神女解佩。來自漢皋。洛妃贈枕。渡從江滸。其有巴蜀之秀。路遠而稀。至豫章之英。境接而獨多。所謂江西幫者。不獨以色著。兼以藝稱。能唱大小曲。擅長各劇。人家有喜慶事。亦招之往。鑼鼓喧天。笙簫聒耳。於侑觴中。別開生面焉。凡此十者。溯厥來源。別其流派。盡於此矣。林芝香。雲間人。性情靡曼。舉止風流。嘗爲黃菴退叟所賞識。贈以新詩。余嘗小謙其閣中。殷勤倍至。壽護館主頗眷之。每赴綺筵。則招芝香爲觥錄事。或與張姬書金迭主侑觴。余爲之語云。芝草無根。香閣有美。書簾驚艷。金屋藏嬌。妹曰書香。亦堪媲美。少室山人曾於席上。贈以詩云。楚腰纖細掌中春。淺笑微頰別有神。一種深情誰得似。香君畢竟是前身。鄭雲芝。維揚人。

工唱滿江紅。乘攬崑曲。音韻悠揚宛轉。一波三折。饒有餘情。能於氍毹上演樓會偷詩諸劇。態度神情。無不畢肖。琴溪子在邗江。即與相識。繼來滬上。繼繼淵深。某公子見之。詫為尤物。遂與定情。頗傾心焉。有姊曰雲舫。藝亦與之等。色似弗如。然以豐腴勝。不知者不敢以肥婢目之。王水香。王醉香。皆金陵人。各張旗幟。自立門戶。水香能唱大曲。亦工小調。珠喉驟發。響可遏雲。曾學捉放曹一劇。於曲師聲情逼肖。雖登臺扮演者。自歎弗如也。惟立品未高。輒有疑似之謗。醉香年僅及笄。初學梳櫛。容雖中人。而膚理作玉色。亦可取也。余友夢萱室主嘗昵之。去夏招余謙於其家。調水雪藕。沈李浮瓜。極為歡樂。無何夢萱化去。余步經其地。輒為腹痛。自甬中來者。推呂翠蘭為巨擘。徐蕙珍先張艷。著名最早。傳聞有鐵笛仙者。能舞劍。曾在蕙珍席上。小試其技。萬道寒光中。微見一縷人影。蕙珍欲傳其術未果。此事想莫須有。嗚呼。今世豈有鐵笛仙其人哉。且蕙珍亦何必學劍。腰下寸鐵。足以殺人。已其妹曰蘭珍。亦楚楚有致。湯姬蕉林。擅長詞曲。遇雲裂帛之音。能令聽者忘倦。善彈琵琶。有時鉦縱作鐵馬聲。有時抑揚

卷一 淞濱瑣話

五

香艷叢書 第十卷 五集

宛轉。如大小珠之錯落玉盤也。以是容雖中人。而門前車馬。頗不寂寥。旋有忌之者。嗾人訟之公庭。事後仍改新名。重張旗鼓。僅一夕即敗。姬平日頗為英能。退叟所許。可。是夕高燒紅燭。設謙香果。將昇以百金。謀片刻歡。姬婉辭以謝。意蓋別有所屬也。而翌晨即就退叟笑曰。此正所謂天奪之魄矣。不然護花鈴在。豈令其遽入彀中。金香玉香吳氏之秀。而楚北之翹楚也。二香身材皆短小。並如香扇壁。年皆十五六。膚白於雪。貌媚於花。金香賦媚。尤出玉香上。惟撫其肌時。疑起粟。不能作凝脂之滑耳。予偕陶朱君至棋盤街。偶於途猝觀二香艷之尾。入深巷中。蓋與趙玉卿同居者也。玉卿為么二局中魁首。體比瓊肥而容同燕艷。與二香堪稱嬌且。余遂與締好。於酒旗歌板間。輒折紅箋召之。座客俱噴噴稱賞。由是聲名鵲起。未幾即移居蒼芳里。身價頓增矣。金香已隨人去。玉香尚在。近有妹曰小香。亦後起之雋。鄭桂卿為江西班中領袖。所稱為四先生者也。後不屑為。自營香壘。一時名噪北里。結姻其門者。皆名流巨公。癸未秋季。竟魁花榜。桂卿秀骨珊珊。玉容奕奕。顧盼之間。自饒風韻。然位置自高。偶見

生客。殊嫌冷峭。以是不為逐熟者所心許。今年近徐娘。而尙未能自拔於風塵。或由此也。尙憶甲申夏初。二愛仙人甫自江右來。雲谷主人觴之於桂卿家。并招及余。桂卿踉蹌往來。酬應甚至。神情旖旎。吐屬風流。幾於獨秀羣中。曾幾何時。而色衰矣。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其足恃哉。徐鳳琴。江北之絕倫超羣者也。桐花閣中。湘簾斐几。洵絕纖塵。晚霞生特眷之。幾於非鳳琴不樂。不得少離左右。久之貨屋別居。惟晚霞生得至。餘俱不許問津焉。鳳琴含睇宜笑。媚眼流波。固一顧而堪以銷魂蕩魄。性沈靜。工刺繡。不屑與院中人伍。故晚霞生尤為之心賞。或將來晚霞生為金屋之貯。未可知也。黃幼娟。長身玉立。窈窕多姿。雖處江北。而膚理潔白。撫不留手。洵尤物也。蘭月樓主人與之定情時。一段風光。最稱旖旎。速為某軍門所眷。則已在豆蔻舒葩芙蓉結實後矣。始住尙仁里。與陸月舫同居。余前夕相見。極所屬意。惟為藍橋所阻。不得攜玉杵於元霜。亦一時恨事。姬貌亦可人。所微不足者。眼下留有疤痕一簇。須覓類髓以滅之。庶稱全美耳。劉金枝。亦標豔名於北里。纖穠合度。短長適中。時有友人呼其侑。邂逅於

卷一 淞濱瑣話

六

香艷叢書 第十卷 五集

席上。不及詢其家世也。但知為淮揚間人而已。雅善南詞。而彈琵琶亦能入妙。金彩娥。一字翠梧。海門人。名妓湯愛林養女。授以崑曲。頗有會心。按拍依腔。獨饒情韻。長筵廣席之中。偶度一曲。聽者無不撫掌稱妙。尤擅長樓會琴挑諸劇。後出資界鴉母自贖。移居清河坊。自樹豔幟。其年甫十七也。潛溪問梅山人。最與之暱。每值賦閒。輒造訪焉。梁溪瀟湘侍者。極力為之提倡。以是聲名鵲起。題其所居曰借餘春館。貌鼎鴨爐。位置精雅。嘗兩譙天南逐叟。皆未往。一日於酒樓見之。頗加青眼。願謂問梅曰。此即所謂一朵解語花也。何不攜歸畫屏作梅妻伴哉。問梅笑而不語。未幾即有人以千金為之脫籍。明月不常。彩雲易散。為足慨已。武迎芷。自稱為邗上人。先隸蘇臺。後來滬曲。與姊武賽仙同居。鐵城仙史嘗招余謙於其室。酒間顧曲。花下徵歌。別饒情興。余見其體態輕盈。言詞倩妙。問其年。十五不足。十四有餘。一段妖嬈。實足為此中領袖。乙酉春杪。余薄游金閩。遇迎芷於留園。似曾相識。迎芷亦屢顧予。高君在旁謂予曰。此迎芷也。余乃恍然悟。時已開筵於畫舫。遂招迎芷往。仇如意亦名金瑞卿。同在園中遊戲。

容光煥發。玉潤珠圓。與迎芷堪稱雙璧。因小折箋召之。二姬同唱雙挑。喚醋二
闋。聲調悠揚。神情宛轉。同座無不悉心傾聽。擊節稱妙。今如意尚滯滯風塵。而
迎芷已為有力者。量珠聘去。或曰歸於延陵公子云。菊卿陳姓。白門新柳也。年
十二。即來海上。雙髻初盤。香簪茉莉。四條乍試。韻發梅花。貌固出羣。技亦不弱。
嘗於名花幼品中。置第三。評曰。落花無言。人淡如菊。瑤華閣主以其嬌小聰明。
極憐愛之。嘗借余往訪。設謙棗花釀底酒。酣以楹聯請。余時已醉。為擬數聯。一
曰。菊秀蘭芳人第一。卿雲麗月世無雙。一曰。菊清梅瘦同標格。卿惜儂憐見性
情。一曰。菊花影比梅花瘦。卿增情由愛婿深。末一聯云。菊花孤雁同寒冷。卿意
儂心兩寂寥。則戲言其芳齡尚稚。不足以動心也。閱日往觀。三聯皆已張諸座
間矣。後聞其別營香徑。另易新名云。玉翠芬。以穠豔稱於時。枇杷門巷。車馬如
雲。所得纏頭。動盈篋笥。籍隸維揚。而名不出三吳諸姊妹下。惟其矢志隨人。事
多磨折。六張五角。輒歎命之不振。先適葉君。以喪費潦倒。後隨某甲。營金屋於
城中。甲雖宦家子。而揮霍已盡。將於翠芬取償。所蓄皆為甲所乾沒。致涉訟庭。

卷一 淞濱瑣話

七

香齋叢書
十五集

仍理舊業。比之漢苑人柳。三眠三起。粵中小簪居士公車北上。見翠芬眷之。翠
芬亦傾心焉。余贈以楹聯云。翠黛尚知憐國士。芬芳原自冠羣花。八詠樓主從
山左來。與余遇於申園。翠芬亦在。指謂余曰。此余五年前舊好也。名媛而遇才
士。賞識固有真哉。李星娥為綠楊城郭間人。余初與之遇。尚未梳櫛也。二愛仙
人以其丰韻娉婷。頗加眷盼。每遇綺筵。必囑余徵之。為觥錄事。初與朱蕊卿同
居。二愛仙人舊時所識也。每往。輒與二愛仙人俱。時二愛仙人病足。星娥必欲
一見。乃脫鞵與之觀。競作攢眉俯視狀。以為笑樂。星娥媚行烟視。秋波微睇。殊
足動人。名譽不甚著。座客無多。余每至其室。輒有一少年子。見余避去。後詢之
人。知為七十鳥所生云。

談豔下

余自己卯春間。將游東瀛。道經滬濱。諸友以余遠來。羣置酒為余壽。每議必招
名花侑觴。且舉所知以薦。為席間佐飲。凡得二人。一曰張小鳳。甬上人。一曰李
金鈴。維揚人。小鳳年甫及笄。尚未梳櫛。容儀中人。并乏媚態。其姊則頗著艷名。

於章。然亦凡鳥耳。金鈴體態輕盈。神情靡曼。亦能效吳語。然舉止酬應。間終
覺時露生硬狀。一夕開講其家。搗麩飛觴。催花擊鼓。倍極其樂。將行而雨。作簷
溜如注。遂留宿焉。是雖滴瀝聲為之作合。而香衾獨擁。終夜無所染云。秋七月
自東瀛返。同人觴余於徐氏未園。翠繞珠圍。羣芳畢集。余於衆中一人獨加
賞識。詢之杏花仙吏。則曰。孫姬文玉也。初名趙文翠。已為俗子量珠聘去。旋以
失愛。仍墮風塵。時猶未久。觀其靜坐不語。若有所思。與之語。旖旎温存。吐詞弄
玉。吹氣勝蘭。態冶情柔。香温玉軟。洵尤物也。仙吏遂慙慙作撮合山。乃與訂好
晚。即小謙其閣中。席間有謬譽余能文者。出扇索書。酒後塗鴉。不嫌其拙。其重
風雅如此。臨別。余解海南楠香串贈之。代繫胸前。曰。以此聊誌余情。壬午重
來徵歌。竟問別墅。急招之。至。問之曰。別四年矣。尚識余乎。文玉即指胸前香串
曰。見此如見君面。妾豈善忘者君哉。視其容豔。更勝於昔時。余已有朱月琴
朱素貞二人。迭主觴政。與文玉踪跡稍疎。嘗贈以楹聯云。文字誦教樊素口。玉
容豔奪女貞花。蓋隱寓素貞二字於中。或有告之者。梅子梢頭。頗含酸意。姬嘗

卷一 淞濱瑣話

八

香齋叢書
十五集

積財數年。已逾鉅萬。產後誤服人參。竟至香消玉殞。惜哉。朱素貞吳門人。居西
公典。與朱月琴朱竹卿。並在一起。素貞淡妝素面。不事塗澤。而獨以幽靜嫺雅
勝。文孝廉偕陳氏昆季自粵來。一見。遽垂青眼。屢宴其室中。壬午夏季。花榜獨
列三人。一素貞。二竹卿。三月琴。評素貞云。臨風芍藥。出水芙蓉。不言自芳。凌波
獨立。餘俱弗錄。一時頗招物議。余有小詩調之云。城北喧傳花榜開。文陳並是
出羣才。朱家姊妹花爭豔。貞木含葩獨占魁。素馨豈是無顏色。貞木由來有性
情。十萬名花齊俯首。文陳畢竟擅才名。後余每逢綺席。必飛箋召素貞。貞作觥錄
事。三年來。從未格外索一纏頭。亦箇中人不可多得者也。卒嫁一米賈。兩相心
許。僅以二百金脫樂籍。布衣蔬食。甘淡泊焉。其志可嘉已。朱月琴籍隸琴川。頗
工詞曲。廣額秀眉。清曠玉頰。所不足者。其下稍削耳。後姬改名周逸琴。徙居清
河坊。仙尊樓主訪美於影像鋪。意將按圖而索。獨豔月琴像。購之。歸。出以示
余。誇為心得。余曰。此余舊好也。可借往訪焉。既至。方令曲師教授。囑徵舍商用
志不紛。余聽一曲。後別去。近已聞已嫁樂工云。甲申春間。海外歸來。定居滬上。

去天南之遞窟。築涖北之寄廬。擬自此不復出雷池一步矣。二愛仙人亦自江右來。載酒看花。頗多雅集。余擬選名媛與締歡好。乃自文玉死而素貞嫁。風流歇絕。到眼差可者。卒無一人。仙人以李星娥薦。未嫌余意也。贈以楹聯云。星辰昨夜疑誰伴。娥月前身問夙因。蓋別有寓意云。鐵城逸史為繩李鳳寶姊妹之美。代為招致。鳳寶瑣骨纖軀。婀娜有致。人或比之李香君。久與之狎。嬌態溫柔。媚態百出。某太史自京師來。頗眷之。幾於一月而費千金。其妹曰金寶。年止十四五。盈盈競秀。亦殊可人。膚色稍次。而妖冶動人。余與締好。屢佐觴政。丙戌春間。以事涉訟。庭姊妹花風流雲散。聞金寶尚在善堂。擇人而嫁。然落花猶未。有主也。金寶年雖穉。而醋娘子慣喫楊梅。含妒拈酸。出詞尖刻。尙憶余在胡寶玉家小驢。秀林固為主席。余兼招月舫金寶。月舫遲至。頗為所厄。胡秀林為寶玉養女。前依寶玉時。常相纏繞。姬性怒而慧。天真未漓。雖與之劇狎。亦卒無忤色。此所謂儘人調戲。輝著香肩者也。後出贖。改名姜小玉。別樹一幟。太癡生特賞之。謂他日得志。必貯之金屋。近為佩璆所唾。幾於跬步弗離。姬亦始有終。

卷一 松賓話

九

一香館叢書
十五集

焉之志。他人不敢問鼎矣。甲申秋杪。得識朱素真。先是以同姓名誤招素真。素真未至。繼余遊朱桂卿家。聞隔房為朱素真所居。試往觀之。果與朱素真。素真為兩人。素貞淡雅自喜。而素真穠豔有餘。眼含秋水。頰暈朝霞。膚潤肌豐。自饒玉色。酒量殊豪。一舉十觥。終無醉意。余恃有素真在座。酒膽輪囷。亦不甘為小戶。初居西公和。繼遷百福巷。室近通衢。憑欄俯瞰。草流水。馬游龍。無日不在目中。殊足以暢襟抱也。姬室中鼎彝帷幕。位置雅潔。不著纖塵。穎川公子雅愛之。纏頭所擲。何啻千金。後雖卒歸穎川。未及半載。即有違言。屏聲伎而開閣。終放楊枝。抱琵琶而過船。有同商婦。旋聞為菊華生所得。西施一舸。同泛滄波。雖係夙情。亦具有前緣也。甲申春間。陸月舫年僅十五。已來滬上。居於同慶里。其假母陸五官也。本婁江武弁妾。至是乃為房老。先是月舫本琴川人。名二寶。隨其同鄉顧阿招在吳門賣紡。年十四。月舫初來。名譽不甚著。是年冬遷居西合興里。余初往訪之。見其慧心麗質。迥異常。招致殷勤。見於詞色。遂締新歡。自此徵歌侑酒無虛日。偏處掄揚。極力提倡。香名驟起。而詭譎亦高張。至今屈指

計之。已五年矣。王蓮舫名齒。本字粉香。不知誰為之更名易字。乙酉夏季年甫二八。尙未破瓜。余初見之於公陽里。觀觀含羞。尙有閨閣態度。淡妝舊服。塗澤不加。愈形其色之真。余譽之曰。此洵足以領袖羣芳矣。未十日。妝束已煥然改觀。亦赴客招。待坐侑酒。周旋有序。尙憶雙星渡河前一日。余招二愛仙人小集於海天酒樓。佩蘭素為二愛仙人所賞識。余招蓮舫月舫佐觴政。當時稱為三絕。俄而仙人羽蛻去。蓮舫亦將有所屬。追維往事。曷禁悵惘。爰作一律云。記否去年同乞巧。海天閒話寄相思。花嬌月媚稱三絕。酒渴詩狂又一時。痛哭玉樓眞見召。深悲金屋已無期。由來世事都如此。曷禁當筵淚滿卮。丁亥七夕。重憶曩情。凄然有感。因填洞仙歌兩闕。寫向天涯。俾知余一段愁緒也。其一秋風涼矣。又黃昏庭院。今夜雙星渡河漢。記前時情地。鏡約香盟。終不信竟有而今分散。朱闌圓十二。何處卿家。渺渺雲山夢魂斷。纖月度牆來。一半流光。偷照見那人悽怨。料此際香閣寂無人。怕紅袖單衣。淚珠偷滿。其二啼鴛四壁。又沈沈更轉。如此星辰有誰伴。算庭虛潑水。燭冷搖花。還儘我一縷離魂。先斷羅衣寒慄。

卷一 淞濱瑣話

十

一香館叢書
十五集

惻心怯歸眠。風露中宵幾曾慣。負了好時光。可惜樓高。望不見。天邊人遠。記並影雕闌。說心傷。怎抵得而今零星幽怨。是年八月十五團圓之夕。蓮舫僦居鼎豐里。重理舊時生活。蓋所歎棄之也。先是蓮舫之從所歎也。不索一錢。但謂之日。以爾車來。以我賄遷。繼為大婦所知。誓不相容。猶語嗔聲。日焉三至。所歎煩上時有爪痕。又不能供何堵物。一切皆蓮舫自為支持。卜居開北。為祝融所厄。所有悉付一炬。以是不得已而出此。是夕蓮舫招余往飲。乃折簡召諸友。第一夕第一筵。余特為之倡。別筵姓曰姚。易名曰芬。更字曰蓉。初門前車馬。仍如往昔。自佩蘭嫁而蘭蕪去。蓉初獨步勾欄。首推巨擘矣。吳慧珍。背素人。從其母至滬。自幼時已見之。長益美麗。兩頰如海棠著雨。惟短同扇墜。而肥若玉環。終乏娉婷之態。梳妝未幾。為雲間人以一斛珠易去。吳金香。湖北人。行五。工唱南詞。如新炙鶯簧。花陰百轉。清脆異常。一洗等琵琶俗耳。余時招之為席料。最為雲林後人所心賞。王雪香。良家女。雪膚花貌。皓齒明眸。不似尋常俗豔。少時為浪蝶狂蜂所誘。遂墮風塵。定安里王四。屢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也。立界四百金。使居

曲院。聲價雖高。而入苦海自此始。余久愛其豐麗。思欲作顧家肉屏風。關石道人屢呼之。侑觴益與之稔。遂姬居百福巷。往來遂密。惟姬丁嬈十索。頗無厭期。雖時有投贈。不足以供其揮霍。因與之疎。旋姬徙近桂馨里。遣人殷勤招致。於是重尋舊好。爲之贖鵝鷄。於典閣。不久故態復萌。遂不敢往。人亦少問鼎者。乃嫁一優伶。當必倡隨相得矣。張鳳珠吳人。雙眸明若秋水。豐容盛鬋。亦自可人。余初與相逢。尙未破瓜。後居陸富里。芳譽遂騰。旋易姓章。不久即從人去。朱素芳居西公和里。梁溪瘦鷄詞人最爲傾倒。謂姬三分愁態。一點靈心。爲申江名花十品之一。與余同飲酒樓。遠招之來。宛轉隨人。殊可人意。詞人客山左。寄二詩憶之云。削肩媚眼楚宮腰。天許生成絕代嬌。付記畫樓西畔醉。黃金十萬買春宵。三千里外飄萍去。十二時中結轡來。寄語玉人須自愛。夜深花徑莫徘徊。可謂情深一往矣。此外新相知者。曰張月娥。曰張素雲。合之凡十有九人。月娥素雲別有傳。

粉城公主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一

香艸叢書 十五

蝮蛇亦名脆蛇。出南海島。爲接骨藥中妙品。富途任生幼失恃。父買於印度。得一尾攜歸。遂習傷科。藥中入蛇少許。無論損折。投之無不立效。至生改業習讀。而蛇膽無多。珍之如拱璧。未幾父死。服除。娶某姓女。琴瑟甚敦。而生喜交游。剛毅自任。視阿堵如糞土。家漸中落。同鄉余生以工匠捐職。司山左某局差務。驕吝貪鄙。忍刻寡情。聞生名。招司筆札。生鄙其人。却不就。一日省親歸。至里門。見鄉農數十人。縛一曳將肆鞭撻。視之。碧眼虬髯。狀貌瑰異。問之。皆曰。此人醉臥土地祠。身有短兵。恐非善類。故執訊耳。曳語生曰。僕昨與友飲。不覺酩酊。臥此。妄遭執繫。短兵途中備警。曾參殺人。固莫須有也。生聞其語言高朗。知爲不凡。向來緩頰。衆素服生釋之。生引曳歸。各展邦族。曳自言東海甘姓。往山東公幹。窮途遇救。恩不敢忘。生餉以酒食。量兼數人。頃刻盡數。奇之。命妾豚肩以進。又盡之。食已。掀髯笑曰。一月乏食。飢欲死。今始得一飽。遂起身告別。亦不言謝。挽留不可。贈以金。笑曰。我輩江湖客。視此無足重。他日有緣。再得相晤也。出門。逡去。步履如飛。瞬息已遠。生益驚異。後數年生舉於鄉。赴春官試。偶飲酒家。見

隔座數人。氣象軒昂。搦戰甚豪。上座一人。則甘曳也。起而呼之。曳喜。招任入座。畧致寒暄。即彼此勸酬。飲已。詢任寓處。與衆別去。生亦歸。漏三下。曳忽由窗竄入。任大訝。曳止之曰。勿怖。向承大惠。耿耿不忘。不圖萍水相逢。曷勝慶幸。任始問故。曳曰。僕粉城公主麾下探使也。多探天下貪官污吏消息。一一登誌。適同飲者皆僕黨。雖數千里。能飛傳羽報。前日主與東海王較騎。馬劣。顯蹟。折左臂。呼痛欲絕。聞南洋有蝮蛇。立七日限。遣僕往覓。三日不得。無以覆命。故尙滯於此。奈何。任喜曰。果爾。則誠巧矣。僕先世遺有此物。出門必攜。少許。備不虞。今當相贈。君請釋憂。遂出篋相付。曳喜極。再拜叩謝。任曰。粉城主耳。素未聞。彼何人也。曳曰。遠在數千里外。君且勿問。果得痊。當來相報。限期已迫。不能與故人絮語。異日再暢談耳。言已。飛身而出。任惆悵久之。闌後落第。抑鬱無聊。有父執買於京都。欲回皖中。擬取道北海。由水程而返。任慕海洋之勝。欲往一遊。遂與結伴。二十餘日。始抵芝罘。留連數日。雇舟啟行。出洋颶風大作。舵折篷飛。舟子相顧失色。皆袖手以俟天命。須臾舟覆。同溺波中。任抱木飄至一處。山勢壁立。藤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二

香艸叢書 十五

蔓數十丈。直垂海面。其下水僅沒股。瘦石巉巖。矗立如筍。急舍木攀。藤躡伏淺渚。四顧削壁。無路可升。海中駭浪驚濤。聲如奔馬。天色將晚。呼救無應。正在倉皇。忽絕壁最高處。有一人行。任復呼。行者止。足俯視。旋垂長藤。下意似欲縋之。使上。任急束腰際。其人曳之而登。視之。則突眼凹頭。遍體綠毛。長數丈。蓋山怪也。怪得任大喜。挾置懷中。飛奔絕跡。瞬息已過十餘山。任自問。萬無生理。忽籠燈簇簇。數十騎飛駛而來。怪委任急遁。任呼救。馬上者曰。荒山深夜。何來人聲。命從者搜之。得任。獻馬首。任見馬上少年。短袖弓衣。年二十許。因述所來。少年並不深詰。略一領首。置任而去。其行甚速。任不解所爲。又恐山怪復至。中心志。枵腹雷鳴。俄有二人。籠燈飛至高呼。落海人。任遙應之。其人踪跡而至。端視曰。汝即遇怪者耶。曰。然。曰。讀書否。曰。孝廉也。一人笑。撫任首曰。君恐腦少。一人曰。且去見公主。欲如何。便如何也。遂負之而行。山路曲折。不知幾十里。任聞二人語。知不能生。然事已如斯。亦不復畏。旋至一處。月明中。見城堞參差。甫進城。見峻壁高墉。雕楹刻桷。類宮殿。進西首一門。有武士數輩。若司關者。問曰。來

乎。二人曰。來矣。即釋肩挽任入。一路燈光璀璨。歷二三重門。入後殿。見堂中燈火如晷。地上亦燒短燭。武士甲冑。鶴立無譁。旋傳進見。二人令任膝行入。微視堂上。環列黠婢數十人。中坐美女子。年約二十。以來。雲貌花顏。錦衣窄袖。紅裙繡額。不施圍裙。足小於鞋。鞋尖珠顆如龍眼。熠耀有光。左右以任偷窺。大聲叱咤。持藤杖。管其背。任震懼不知所出。女子略問姓名。即命左右引去。扇置一室。局促如蟻。房一榻外。別無長物。旋有一婢。攜酒肴來。甚豐腴。食已。攜器出。反鍵其戶。次日。婢復餉酒肉。頻頻親任。若深憐惜者。如是者數日。不釋。亦不殺。生死無以自決。見婢多情。婉問之。婢曰。君不知耶。公主煉成寶劍。須得才人。腦血浸四十九日。方能化為白光。今將取君命。以不忍加誅。故尚遲待耳。任大懼。求計。婢搖手曰。公主罰甚嚴。婢子分卑。何能為力。任求之堅。繼以泣。婢沈思曰。飛天侯之言。公主或可信。奈出門未歸。若早施誅戮。亦無良法。苟能緩死。數日俟渠歸而轉求之。或有救。遂扇戶急去。任轉側不成寐。天未明。婢掩入曰。侯已返。君作一書。妾當代白。因授以筆札。任寫付之。婢去良久。率一人來。大呼任相公。叩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三 香艷叢書

伏於地。視之甘叟也。悲喜交集。疑是夢中。叟曰。僕來遲。致貴人受驚。險遭非命。任急問何地。叟曰。此即粉城公主。桃花奴也。父張某。本大烏產。為奸臣所陷。一門被戮。女幼學劍術。逃至此。集眾義士。為父報仇。遇貪污官吏。必行劫而誅殺之。跡雖綠林。然尚懷忠義之心。前蒙賜藥。數日即瘳。命僕至君家。以萬金相報。君夫人辭不肯受。一再與之。以區區者為盜泉。辭色俱厲。不得已。攜歸再作計。議君今至此。非奇緣耶。即命婢入報公主。少頃。攜衣冠來。促令易訖。叟引任入後堂。女已立俟。階前。任拜。女亦答拜。相將入座。女泣曰。承郎積骨重生。幾負隆恩。不勝愧慙。叟曰。彼此不識。何足介懷。女即命盛筵相款。飛觥勸酬。至暮方已。復別治寢室。衾枕香軟。寶帳流芳。即令前婢侍寢。詰之。知婢姚姓。某太守妾也。居數日。供奉極殷。意外奇逢。轉難自主。一日。有偉男子。入與姚婢耳語。婢轉告女命。夜間傳訊。任顧問婢。則已為女呼去。既暮。紅燭高燒。光耀內室。諸黠婢擁女入座。勇士幾輩。侍列兩行。姚婢拽任入內。從門隙窺之。無何。有一叟。一少年。縲絏手。匍匐地下。叩首乞哀。女叱曰。汝為大吏。貪贖殃民。試思三尺法。可輕恕

否。叟力辨不食。女笑曰。某人補某守。汝得萬金。某人補某令。汝得八百金。奏復某員。汝得五百金。即此數端。罪已莫道。尚狡辨耶。擲一紙令。自書供。叟顧少年。捉刀。女笑曰。目不識丁。乃為大帥耶。因汝付籌款。賑飢。姑貸一死。貪囊三十萬。暫留於此。汝子當用寶劍。汝去後。須時記桃花奴。莫謂青萍不利也。令左右送叟歸。少年則斬首瀝血。取腦塗仙劍。處置已。即起入內。任驚汗溲。私問姚婢曰。此某大帥。向本貪贖。少年乃其子也。任始恍然。自是日。在山中。雖款待加優。而歸心頗切。每與婢及甘叟言之。會重九。女置酒饌別。謂叟曰。我與若均受渠恩賜。薄有贈貽。可囑任郎勿却。又謂任曰。姚婢面目不惡。且有小技。可備不虞。敬奉高賢。聊供灑掃。今晚即送君返。妾之所居。幸勿洩也。任唯唯。酒半酣。女笑起曰。妾久未舞劍。漸已生疎。今當小獻微長。為相公佐酒。遂易小妝束。至庭中。鼻一吹。出兩劍。長不盈寸。愈吹愈大。漸三尺有奇。一碧色。一白光。如霜雪。鋒利無比。姑則縱躍盤旋。繼而萬刃攢列。終則白如球。在庭滾。三躍三墜。戛然一聲。均無所見。女獨立庭際。鼻中兩光。直貫天半。如長虹。俄迅雷一聲。光盡。劍

卷一 淞濱瑣話

十四 香艷叢書

亦烏有。女笑曰。技癢獻醜。恐為貴人齒冷。任極贊其神。重復入席。洗盥更酌。飲至薄暮。沈醉頹臥。比醒。則身在舟中。其行如駛。惟姚婢在側。舟中堆列鬘鬘者。皆不動聲色。驚問姚婢。笑不答。固詰之。曰。公主贈君。君自受之。此非不義財。不至累君清德也。任乃與婢同歸。妻先聞凶耗。已易縗麻。至此重更吉服。姚婢以妾禮朝夫人。事上御下。順敬有則。任得巨款。益揮霍好義。親友來求。必作小周旋。一夕。有盜黨越牆入。夫婦大驚。瑟縮不敢出。婢從容起。持械啟室門。咤曰。鼠子敢爾。有小匪。亦可明告。盜藐其嬌弱。持刃奔至。婢飛足顧之。又一人至。又顧之。既而數人並入。任但聞室外格鬪聲。呼痛聲。奔走聲。又聞婢曰。如此無用。亦作盜耶。已而寂然。天明始敢起。知婢不凡。婢入報曰。鼠輩已遁。此後但能慷慨慎交。修德行義。則小人自不敢犯。妾去矣。一躍而逝。急追之。已杳。

鄉生

費山在淄川東北十餘里。為漢儒鄭康成先生註書處。後人即於山麓建祠。塑公像。旁立數婢。丰彩如生。因恐遊人入祠褻瀆。故除祭祀外。正殿門終年扇鎖。

土人於祠中置公產。設義塾。名曰翼經書院。貧不能讀者。皆可肄業。山之巔有碧霞元君廟。皆塑女仙。宮侍數輩。妍醜不一。山下為鄒家莊。鄒生早失怙恃。依族叔而居。少年風雅。性愛幽寂。讀書別墅中。惟一僮相隨。獨寐寤歌。蕭然自得。日暮則徘徊山下。遙望耕芸。意態閒適。一日獨立門外。見少婦年約十八九。以來控黑衛。後隨蒼頭。自山腰下。山西而東。飛豔流嬌。殆無其匹。生不禁目送之。至去遠。乃已。歸後頗切懷思。越十餘日。見一車駛至。繡轡朱纓。後二婢跨款段。從忽忽而過。生知貴族。就近逼視。婢趨前。要遮叱曰。何處狂且。竊窺宮眷。將謂癯弱不足畏耶。徑以策搯生首。即見車中人。拳簾呼曰。阿英去休。急色見誰非。饒眼腦者。斤斤計較。何為。生睨之。則前日之控衛人也。喜懼交策。向車揖謝。女微笑不言。叱衛竟去。生悵然若失。隨念女甚多情。不知誰家閨秀。中心顛倒。無以自安。自此日望門前。冀其復過。而驚鴻倩影。渺不復來。因作寄懷二絕云。疑是飛仙降蕊宮。衣香鬢影太匆匆。相逢肯想疎狂態。無恨深情一笑中。相思憔悴損精神。鏡裏丰姿夢裏人。何日再從金屋見。心香一瓣拜眞眞。吟賞流連中。

卷一 瀨濱瑣話

十五

香 飽 齋 書

心如擣。會初夏山雲擁絮。天色晦暝。俄大風亂吹。陰黑欲雨。生閉門擁卷。未幾雨果至。忽有一婢率女耶。忽忽入。避視之。即車中麗人與前婢阿英也。相見驚喜。急逆入內。英與婢竊竊私語。掩口微笑。生笑曰。倉卒主人無以待嬌客。奈何。因展榻於榻。殷勤促坐。復加短足几於榻上。煽竹爐。煎茗設果。躑躅甚勞。女殊不安。令英轉語曰。暫避風雨。稍霽即行。勿勞秀才足恭。生指庭中曰。天色如此。一時恐不得舞。請少安毋躁。遂詰族。英曰。主姑秦山黃姓。與山上林氏為中表戚。生曰。何屢屢至此。曰。姨病前日甫來探問。適遊山下。不圖遇雨。幸避此。否則濡濕矣。言次雨益甚。女顰顰視簷溜。一似重有憂者。因循至晚。傾瀉不休。女益悶。生慰之曰。僕雖獨居齋中。尚可下榻。卿假亦可謀晚餐。惟僮適歸。僕當自炊耳。因敲火燃燈。即入炊。聞英小語曰。箇兒郎不懷好意矣。女俯首籌思。旋命英入代。生行厨。生私問女芳年幾何。英曰。十七。曰。有婿否。英笑曰。癡生瑣瑣屑屑。將欲以豚蹄而易犀車耶。生曰。卿前擊僕首。隱痛三日。今見卿猶悸。英笑曰。否。生曰。愛且不暇。又何怨。英笑曰。狂郎直得打殺。生見其嬌媚。長跪求歡。英

亦不拒。遂與綢繆。草草畢事。共攜酒肴出。英恐女知。頰頰不語。見女正翻生書。案得寄懷詩。默誦數四。生幸女未覺。歎步至前。女笑問曰。此詩想為妾詠。眞癡情人也。生感激伏地。自訴相思。女曳之起曰。男女之私。賢者不免。君之愛色。猶妾之愛才耳。但苟合宜淫。即為非禮。婢子固不知此理。君讀書人。乃以寵突作陽囊耶。生大慚。知女盡悉所為。長揖求恕。英亦叩首請罪。女曰。成事不說。以後願勿復爾。鑽穴踰牆之行。人知之。則敗名。人不知。亦傷德。苟兩心歡懣。富先媒灼而後好。遂也。遂入。廬行餐。餐已。雨尚不息。生歛具。後煮茗清談。顧笑語難諧。而嚴不可犯。生託詩。飄意占贈云。相對紅妝麗。平生愜素心。但求春一刻。好賦白頭吟。女正色曰。倦倦之意。妾豈不知。然彼此豈能自媒。如蒙不棄。可洗妾姨林氏執柯。則來日方長。不難好合也。時雨聲已息。遽聞叩門。女曰。姑遣人覓妾矣。遂同起啟。果有兩僕裝攜燈至。見女曰。何處不尋。疑已飽狼虎。汝姨急欲死。乃在此耶。女同婢別生。隨僕竟去。生見其迤邐登山。久之始遠。乃扁門入。展榻孤眠。回憶音容。輾轉不寐。次日登山相訪。祇有二廟。並無林姓其人。疑女

卷一 瀨濱瑣話

十六

香 飽 齋 書

誑已。癡念頓消。而默想主婢之情。悲慙交作。一夕漏三下。月明如畫。儂已熟睡。生倚檻納涼。阿英忽至。生笑迎曰。卿獨來耶。汝主姑何在。英曰。妾非渠家婢。因伴侍無人。林氏招妾去。服役一月。今渠已回秦山。久未臨至。消息亦不能知。妾憐君相思。故來一視。生喜。攜手挽坐。笑謂曰。今夕何夕。見此粲者。英笑曰。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遂擁與登榻。歡愛有加。生始知英係鄭氏婢。詳問所居。即又不答。問女姑林氏。究在何處。前言得勿誑耶。曰。英亦不甚了了。君自不能訪。何為咎他人。生懇英設法。英曰。渠金枝玉葉。未易相謀。然君既不忘。得暇當為一試。成否未可必也。天甫明。珍重而別。枕畔遺翠環一。細辨之。乃係偽質。以美人之物。什襲而藏。半月英不至。想念良苦。會秋祭。偶入鄭公祠。見東廊一像。酷類英。左耳之環已失。右耳之環。與所藏者無異。大疑伏地默禱。并潛摘其環。而返夜半。英至。笑曰。竊環賊在此耶。生略不拒。急抱之。曰。卿泥中人耶。兩人情好如此。何不直言。英曰。言之恐招駭怪。今既敗露。乞勿張揚。方能永好。生曰。卿之所為。主人不知耶。英曰。方今經學支離。主人已投生為司文郎。數十年。再當復會。

今妾等皆無統轄。各出遊戲。與君相遇。亦天緣也。問女果何人。曰泰山王之公主。其母林氏。與碧霞元君為姊妹。行君請往祝。妾乘間圖之。或可報命。生以為然。次日自製禱文。登山宣誦。并焚香感二詩。逡巡瞻眺。日暮方回。漏初下。有小豎持紅紗燈至。見生。審曰。君都某耶。殺郡主矣。郡主前自此處回。奄奄即病。醫藥無少效。每囑語誦鏡裏丰姿。夢裏人之句。問之。即不言。日益危。王妃憂其來詢。妃主亦不知疾所自來。頃得君奇感詩。始悉其由。命君速去。妃主坐待也。生且感且喜。即隨小豎登山。甫入門。見殿上紅燭高燒。妃主高坐。年三十許。粉白黛綠。者環列兩旁。小豎引生跪階下。妃主命曳起。賜坐。謂生曰。前姊妹信至。知小妮子愛才心切。傾結相思。屬覓良人。無從物色。昨承手告。知當時避雨。已種情根。但近來病已垂危。偷玉趾往臨。使彼喜而疾愈。則姊妹愛女情殷。姻事當無不遂。生唯唯首肯。妃主喜。即作書付生。謂救病如救火。須速去。願左右召神鴉軍。旋有兩人至。稽首立庭下。展羽衣披之。立化大鴉。高五尺許。又命小豎隨生去。左右扶跨鴉背。令閉目勿開視。鴉展翼而升。便聞耳際風鳴。疾如電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七

香艷叢書

擊。須臾已至。鴉就地而伏。生與小豎俱下。視之已在庭中。但見金碧交輝。迴廊塵世。聞寢室隱隱嘆息聲。小豎入報。命生少俟。須臾二婢燈籠出。見生笑曰。若箇俊郎君。無怪那主相思死也。遂引至一室。錦繡紛陳。那妃已憑几坐。俟年四。十以來。福德莊嚴。雍容華貴。生拜妃。妃命曳起。賜坐。畧詰世閱。生探懷出書呈。妃啟視已甚喜。即付婢持示郡主。因謂生曰。那君清貴。無忝相攸。舍妹執柯。更非無嫌。然少坐片時。即請入內。以慰小女期盼之心。俟勿藥早占。當行嘉禮。生曰。山野寒儒。過蒙垂注。幸貴妃寵召。死且不惜。敢相違耶。妃喜。命婢先報郡主。婢入即出曰。郡主言。母妃既允。東床不必相見。妃笑曰。為那憔悴却羞。那人既遠來。偏又覷。果爾亦大佳。那君恐腹餒。老身尚須視郡主。汝等可陪遠客。伺候夕餐也。遂別而入。少選。請婢紛紛羅酒漿。具肴饌。引生入座。餐已。導至一小房。卷軸圖書。堆盈几案。婢僕抱衾枕。設榻上。代剔銀釵。引身皆去。生獨處。默念感激深情。不覺隕涕。次日甫起。小豎入報曰。那郡主知君來。忽思飲食。進藥後。安睡不呻。今早又素啗粉。疾去三分矣。生大慰。自是生居府中。妃時來晤語。

隱試生才。深加愛悅。半月後。女病大瘳。乃擇吉行嘉禮。琴瑟之好。不啻可知。乃修書謝妃。主居半載。生思歸。慮隔幽冥。恐駭物聽。女曰。妾保神人。即可與人無異。當白母從君歸也。因乘間真那妃。妃許可。即日治裝。送二人回。輜重如雲。那里竊怪。先是族叔失生。遍招不獲。疑遊蕩他處。訪之。亦無知者。久之漸懈。至是見生。不勝錯愕。詰之。生詭辭以告。雖不深信。然已無如之何。生以女贊。大治第舍。夫妻偕和。謝絕交遊。一日有女子入。笑曰。伉儷敦篤。不憶指引人耶。視之。阿英也。彼此相見。驚喜交集。英見女。仍以郡主呼之。女笑曰。當日逢耶。不圖情緣難殺。無怪汝之失身也。生亦挽英手。絮訴離衷。夜深。英告別。生欲挽留。英曰。郡主無言。妾何敢擅。女笑曰。當日尉下之歡。亦吾命耶。遂動生納之。次日。女勸生盛備牲醴。往祭碧霞元君。生問女。妃主何故不來。且祭亦無奇。不如夜間往謁。女曰。除陽道。數見即啓人疑。且交及神人。恐遭天譴。自今以往。兩相致憶。即是神明交合時也。生以為然。遂盛祭而敬禮之。女與英從生久居。儼然妻妾。惟英常為女使。往泰山及妃主兩處。音問潛通。生不以為奇。後二人各生一子。娶

卷一 淞濱瑣話

十八

香艷叢書

名家女三人。願了而平。遂同日尸解。記滬上在籍脫籍校書。自余相識諸詞媛。風流雲散。天各一方。雖幸東風之有主。而深嗟北里之空群。殊令人不無今昔之感矣。茲觀昔年花榜中人。不禁感慨繫之。蘭陵惆悵子所定書。寓花榜十名。一曰姚婉卿。性格溫柔。煞有見地。二曰徐雅仙。跌宕自喜。盡得風流。三曰陸月舫。葦蕪香初。閨媛風度。四曰周小紅。仙露明珠。天然嬌好。五曰朱蕊卿。嫣然一笑。使人意消。六曰史湘雲。餘霞綺晚。離鶯初啼。七曰殷墨蘭。鸚鵡依人。新月初上。八曰朱素貞。豔如桃李。冷若冰霜。九曰周小翠。清歌婉轉。名噪一時。十曰張書玉。條焉有遺。俄焉有祝。曲中花榜十名。一曰李黛玉。脣眉聯。風度端凝。二曰金彩娥。穠纖得中。光溢四座。三曰顧蘭蓀。粲然玉齒。秀骨天成。四曰謝寶雲。濯如春月。蟬媛其姿。五曰蔡桂生。肌理可鑑。無言自芳。六曰王素芳。面如滿月。不染纖塵。七曰薛定錦。長袖善舞。翩若驚鴻。八曰趙玉卿。聰慧寡匹。奇花初胎。九曰花桂。妖冶可喜。神光合離。十曰許小紅。體態渾成。自

然娟媚。此二十人。悉已從人去矣。婉卿則嫁敬仲後人。碧鞋自守。綠葉成陰矣。素貞矢脫風塵。願從米賈。顧其人得消渴疾。中道分離。後於甬江別有所屬。小翠所謂狀元夫人者。伯樂一顧。頓爾不凡。從知以千金買駿骨者。非無其人也。李黛玉始暱於江夏。後忽背盟。竟至見金夫不有躬。然仍不能終諸歡好。遂作執扇之捐。聞遠詣漢皋。不知有所遇否也。顧蘭蓀已嫁而再出。仍復豔職高張。巷深綠柳。門繫碧繩。趕熱郎趨之如鶩。未幾即從所歡去矣。其人亦具有標格。月舫最後脫籍。壬辰重陽。隨人過往浙西。聞仍居妾媵之列。先是月舫出二千金自贖。改姓華。轉徙於尚仁里清和坊。門前車馬如市。頗有欲以金屋藏之。玉臺聘之者。而月舫之意弗愜也。楚南某解元從湘水來。尤眷愛之。自號葵花吟吏。贈以四律云。白門新柳暗藏鶯。千載風流有繼聲。漫道佳人皆薄命。蘇來名士悅傾城。鬢雲欲奪遙波綠。眉黛疑分遠岫晴。箇裏銷魂誰省得。襄簾一笑最多情。取次尋春每恨遲。今來剛趁養花時。西陵嘉樹成連理。北里群芳雜卷施。碧玉小年曾就抱。靈芸非雨總堪疑。相如賈賦長門罷。不惜黃金入酒卮。福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九

香艷叢書

慧從來苦不齊。對人含笑背人啼。琵琶幾見檀槽蝕。紫袖翻嫌玳瑁押。慣把舞衫教我疊。故將歌扇索郎題。生憎燕子雕梁上。白日分飛夜並棲。海上看花近十旬。鶯嬌燕媚逐年新。明知色界皆空界。偏泥迷因當夙因。楊柳芳菲悵離別。芙蓉豔麗想丰神。亟須珍重千金體。待竟雲英再見身。可謂傾倒之至矣。天南遞更自十四五時。即呼之侑觴。至其從人時。猶贈以珍異。房中所用一切牀榻几椅。皆遞更舊所貽也。可謂眷戀情深。始終不渝者矣。辛卯有走馬看花客來滬上。自謂薄游申江。縱情花月。所閱不為不多。然從未一加品題。蓋恐耳目難周。不免掛漏。以致屈抑真才。翻成憾事。故筆欲下而仍停者屢矣。倉山舊主亦以為然。久之閱歷略備。勉操選政。先取尤者三十六人。並乞倉山舊主各就芳名。撰贈楹聯。即為評語。見者可以索解於詞中。亦可會心於言外。顧蘭蓀。蘭以香居梅菊右。蓀之幽與芷蕙同。余舊贈以句云。蘭蕙同心原綽約。蓀荃竟體自芬芳。蘭蓀復出。身患弱疾。兩手冷若冰雪。握之猶不溫。王金鳳。黃金合買傾城笑。彩鳳還期比翼飛。今么鳳已飛入桐花底矣。或得時啄竹實。未可知也。陸小

寶多情。霍小玉。絕色哀寶兒。小寶之母曰昭容。豐碩穠麗。人欲比之楊玉環。有聲於北里。小寶亦以豔名噪一時。枇杷門巷。賓從如雲。顧年止十六七。而稍頭豆蔻。已綻含葩。葉底芙蓉。偏多結實。性極聰慧。諸詞曲無所不工。亦能演劇。裝束登場。屢傾一座。如買胭脂等。尤所獨擅。見者無不銷魂蕩魄。願倒失志。旋有賞識之者。以數千金脫其樂籍。其母亦同時嫁人。林桂寶。新詞合譜折桂令。豔福誰得寶歌。姚雪鴻。奚必肌膚爭雪色。漫將情意等鴻毛。雪鴻春風屢孕。未知為誰氏之子。故下聯有微詞歟。曹縵雲。對月自宜操縵賞。此花端合倚雲栽。縵雲本名王佩衡。不知何以遠更姓字。惟久溺此中。矚齒加長。恐已數到星張翼軫間矣。王月仙。端宜風月談今夕。共說神仙即美人。月仙維揚人。自蘇垣來。遠張豔幟。或謂其秉性驕悍。蓋一點梅酸。未免其風肆好。此固醋娘子之常態。又何足怪。朱小卿。論定前身為小小。修來何福喚卿卿。小卿一字筱卿。工畫梅竹。能詩。文士詩人多為之提倡。聞者頗羨其雅。不意後竟有不然者。有彼蓮笙者。優伶也。頗與之善。陳金玉。到此合傾金谷酒。頻來愛聽玉人歌。金玉頗長崑

卷一

淞濱瑣話

二十一

香艷叢書

曲體肥而性傲。豔豔軒主所謂百尺樓主人也。顧彩林。願染彩毫描倩影。悅從林下觀仙姿。彩林丰姿綽約。韻致天然。所謂端莊雅澹。剛健含婀娜。兼而有之。林湘君。湘水綠波生眼底。君山黛色在眉端。湘君生自梁溪。來游滬濱。初亦頗著名譽。後則門前冷落。車馬稀矣。繼有好之者。携之遠至高勾。或可為安樂窩歟。周鳳林。繡口高歌么鳳曲。芳顏占斷一林春。鳳林容儀中人。眉濃而眸倩。歌聲激越。而尤擅場於戲劇。每見其演昭關一齣。聲情酷肖。巾幗而有鬚眉之氣。直忘其為女子也。後為甯人以九千金落其籍。或曰僅八千金耳。則以鳳林腹中尚有一千金也。陸小香。小影重摹霍小玉。香名不讓李香君。陸黛玉。黛色淺描眉樣好。玉容總覺目前稀。黛玉為五雲深處之人。年甫破瓜。尙未梳攏。膚甚白皙。惟嫌其尙乏媚態。然尙足稱陸家之巨擘。後客以二千金脫籍。則陸氏一莊荒矣。王素娟。豔質果堪希素素。香名端不讓娟娟。王月娥。今夕祇可談風月。人間誰不愛嬌娥。左小玉。酒為小費催易醉。花因玉手折尤香。小玉容態端麗。姿致娟妍。立於衆姝中。自覺矯然特出。為都知錄事。未久即為人以重金

購去金如玉。如此良宵如此樂。月中仙子月中逢。如月在離姬中。曾魁花榜。與林桂芬王二寶洪蘭蓀並稱四美。王二寶揚州二分月。吳宮寶相花。徐三寶。柳媚花嬌三月景。珠圓玉潤寶兒歌。吳秀卿一種可餐為秀色。千金難買是卿心。是聯第二句。不獨指秀卿也。天下凡為詞史者。皆作如是觀。金佩香。誰償解佩三生願。我抱憐香一片心。薛金蓮。手把金尊催客醉。心同蓮子苦誰知。高蘭。卿蘭為香國無雙品。卿識風塵有幾人。張寶玉。寶馬香車馳綺陌。玉簫金管奏新聲。楊菴卿。笑比菴蘿猶有味。嗔他卿相並無名。李小紅。豔說多情如小玉。新歌莫唱比紅兒。謝湘雲。湘江妙曲風吹浪。雲海相思我共卿。吳佩香。似聽佩瑣降天上。微聞香澤到尊前。佩香情態旖旎。性格溫柔。頗能飲。雖醉不醉。彌見其真。始在吳新卿家。名譽不甚著。旋從一鄉人。非所願也。及再出。豔職獨張。而巨閱富商。爭擲頭錦者。無數。惟恐不得其當。卒為有力者。去。趙文仙。文章似此應無價。仙子從來必有情。文仙風流秀曼。跌宕自喜。在同儕中。可稱傑出。惟膚色略次耳。然早已吹上花枝矣。花佩蘭。恍疑瓊佩從天降。豈必芝蘭擇地生。

一 淞濱瑣話

二十一 香 肥 齋 集

武雅仙。合聯風雅場中客。疑是神仙隊裏人。雅仙以聲調勝人。一曲轉喉。能傾一座。徐潤玉。潤色全憑才子筆。玉容綽有美人風。潤玉久住勾欄。雖賓客滿座。而為贖娥眉者。絕無一人。倚玉生贈以一絕。猶幸相逢未嫁時。青琴彈碎少人知。如何絕世娉婷質。也向章臺唱柳枝。癸巳初夏。以急疾殞。玉碎香消。惜哉。王蘭生。蕙心蘭質無雙品。活色生香第一流。蘭生吳人。麗質妍容。自超儔偶。雖雙眉黛色。濃似遠山。然不損其美也。既拔艷職於吳中。復擅芳名於滬上。所至狂峰浪蝶。無不環繞其左右。豈蘭有國香當服媚之如是耶。洪蘭蓀。蘭居籬菊巖梅上。蓀在湘蘅沅芷間。蘭蓀亦後起之秀。惟是能言鷓鴣。當不久羈於離籠中也。顧桂卿。敢謂艷生堪折桂。不圖今夕又逢卿。離姬之中。近日頗有人材。然自林桂芬去後。已無有領袖者矣。桂芬慧心麗品。月皎花妍。其神清。其容媚。但嫌質弱。恐不永年。其妹寶玉。盈盈競秀。亦可人也。向與同居一街中者。曰林寶實。雙瞳剪水。妍冷罕儔。陳媛媛。家居蘇之百花巷。來此已兩年矣。圓姿秀靨。亦屬富行。周麗鴻。體肥若瓊。媚態天生。尚未逢時。故名譽不騰。謝寶琴。嫺靜雍容。有

大家風。眼微近視。益彰其媚。而性尤聰慧。喜讀書識字。寶樹胡同中。富推巨擘。鮑巧雲。玉潤珠圓。性情流利。不施脂粉。自然嫵媚。問其年。正盈盈十五也。居離姬中。可為冠軍。擬贈以楹聯云。乞得天孫巧。行來神女雲。相識未久。借為有力者。量珠聘去。時正端陽後一日也。每值榴花照眼。輒憶及之。巧雲正如寶兒。一流愁之一字。可以富之。王寶珠。年甫及笄。尚未破瓜。豐碩秀整。可匹大體。雙欲歌得寶。請試弄珠。王薇卿。居同安里。齒雖稍長。而風韻嫵媚。秀眉彎黛。媚眼流波。遙視之。有如畫中人。惜如趙飛燕。正復不耐多視耳。其家有彩娥慧娥。皆止十二三。已工酬應。姊妹花並秀齊芳。正堪瑤瑤。至已從人而復出者。一為水素玉。即徐鳳琴也。雖墮不康。非其素志。然三分姿色。尚堪買笑。章蕙。工詞曲。尤長刺繡。不愧鍼神之目。一為賈怡紅。即武迎芷也。重來滬曲。再入歌場。而指抑自傷。常多疾病。論者當諒其心矣。蔡紅玉。新自姑蘇來。前在滬時。所稱為楊純香者也。碧月秋宵。浸香玉。綠波春水。擷紅蕖。不知誰氏句也。交錯迴文。亦是聚六州鐵鑄成者歟。胡月娥。改名陸蘭芬。馳名噪一時。旋有誘之者。不能樹幟。

一 淞濱瑣話

二十一 香 肥 齋 集

於北里。乃僦屋別居。不與此中人伍矣。王雪香。從想九霄於京師。後復來滬。癸巳秋。思理舊業。然秋娘老矣。惟一段半姿。尚足為勾欄翹楚。呂翠蘭。少時妍冶絕倫。鸚鵡聰明。鴛鴦嬌小。相逐於蘭苕翡翠之間。殊動人憐。城北徐公。眷之出巨金。為之梳妝。或獻贈一聯云。呂氏姑娘。下口大於上口。徐家子弟。邪人多於正人。後以事易名謝湘娥。或更諷之曰。呂翠蘭。有口難分。謝湘娥。抽身便討。頗極詼諧。湘娥能演劇。如九華山翠屏山諸戲。皆工摹寫神情。頗稱維肖。而於黃鶴樓一齣。尤為擅場。滬上之演貓兒戲者。共有三家。一為謝家。推湘娥為巨擘。雲娥次之。一為陶家。朱賽玉。賽花為尤著。玉雲。蕙質蘭姿。錦心繡口。堪稱絕倫。超群一為李家。獨以紅玉為作手。近如王月娥。王彩娥。亦能裝束登場。別樹一幟矣。馬巧珠。後改姓馮。前時寄吟生所定名花幼品。稱為體素儲潔。乘月返真者。也。姬手神冷峭。每倚觴旁。坐靜默寡言。中州公子。獨賞識之。竟攜侍畫屏。以一舸載至粵江矣。因緣自有前定。信哉。嗚呼。世間作狹斜遊者。身入歌場。託言遊戲。而一至溺情。恐志竟視庸姿為妍麗。譽驕性為溫柔。喜蕩逸為風流。美沈

默爲貞靜。尋常一語。卽以爲有情。卽以爲愛我。宛轉相引。遂入殼中。然或有既歸。闢內而愛極生憎。中道棄捐者。不然。閉置閣中。無殊入於牢籠。亦或有彼姝非由真心。不過假以脫累。既出風塵。遂成陌路。以是種種因。生種種緣。此其間具有前定。冥冥中或有氤氳使者。赤繩繫足。歟。誰歟。能參透此美人禪哉。

淞濱瑣話八

長洲王 韜仲 弢甫 著

顧慧仙

顧慧仙。吳興人。居道場山下。茅屋數椽。背山臨水。頗有泉石花木之勝。父讀書。閉居不樂仕進。以故從未出而應試。儔人廣座中。有高談帖括者。即一笑去之。早繅。止生一女。並無嗣續。慧仙喜學詩詞。有所作。輒就正於父。父每顧之而喜。曰。此我家女學士也。但不櫛耳。年及笄。父為擇婿。遴選甚苛。低昂多不就。遠近多憚其難。無敢問名。慧仙矢志不嫁。願做北宮嬰兒子事。以事其父。時逆旅甚熾。湖郡既為所陷。山中風鶴頻驚。殊不可居。因是轉徙至滬上。居久之。賊平。遂寓吳郡。無何。父患疾。遽逝。慧仙子然一身。無可棲託。囊中雖不乏金錢。然一切購置。皆須仰賴乎人。有以外事求見者。雖以婢媪傳言。終不能明。有從浙中同來一戚曰錢姆。深知世故。時來勸女。曰。不如早嫁為得所。并言此間有巨室曰孫治秋。其弟曰硯秋。咸通文墨。有妹曰妍春。工詩善畫。尤出兩兄上。論其才則

卷一 淞濱瑣話

一二十四 香齋 叢書

十五

寶玉明珠。無此期滿也。論其貌。則春花秋月。無此妍麗也。兩兄皆娶於名族。而妹猶待字。所延教讀之師曰李世璜。通今博古。尤長經學。吳下名孝廉也。年僅弱冠。半致翩翩。聞尚未有室。若妙選東牀。此可當坦腹一流人矣。女紅潮疊。煩不作一語。媼曰。此阿姑終身事。如姑意許可。老身可銳身自任也。女畧頷之。因歎曰。家事如此。不得不爾。由媼為處置耳。媼子亦已遊庠。爰令往為執柯。李孝廉素耳女名曰。願乞繡餘吟草一觀。安知一段好姻緣。不成就於七字中哉。女著有紫藤花館詩。以昔年家在道場山下。隨窻有紫藤花一架。花時繽紛怒發。每日把鏡理妝。必對之。飯罷茶餘。輒坐其下。執卷微吟。故集遂以是名。所作倚聲曰紅蕩詞。止百數十闋。媼託言孫家女子借觀。遂索之去。李每閱一篇。輒為傾倒。曰。此真詩中之聖。詞中之仙。於閨閣中。吾見亦罕矣。翌日。媼子往詢佳音。李書之不容口。媼子曰。事必諧矣。李曰。未也。但見其才。未親其貌也。我欲一覲仙姿。當以何法。媼子沈思良久。曰。半月後。為顧媛服闋之期。當偕我母詣九華寺還願。君託故前往。可得飽看。事成。當何以報。九華寺在城西。固孫氏之家。

是日孫氏適拜大悲懺。超度九靈。孫母及妹俱往。女最後至。李已坐俟於禪

寮之西。憑欄凝眺。初見孫妹以為女也。替月妍姿。驚鴻豔影。不禁為之目眩神迷。時媼已來立於李側。李顧謂之曰。的是可人。名下洵無虛也。媼子曰。是真代李以桃。指鹿為馬矣。別有妙人。資君眼福也。須與媼偕女至。較之先所見者。正如尹邢。嬌且之互相伯仲。春蘭秋菊之並秀一時也。李亟稱妙。由此婚議遂定。合卺之夕。李詢女曰。曩初見時。與卿並坐東堂者。誰歟。女曰。此孫家小妹妍春也。君何為不相識。歟。自覲面後。時來吾家。以詩詞相質證。彼工六法。點染極佳。妾自愧弗如也。李曰。不知將來誰得消受此豔福。真為幾生修到者矣。女曰。此亦何難。君苟能從妾所言。一二年後。定看君坐擁雙嬌。室對二妙也。李笑曰。諾。女勸李勿為教讀。曰。舍己為人。最足為學業累。又勸李專習帖括。勿旁涉詩歌。自出匱資。以助膏火。李自辭孫氏館。亦無內顧憂。日作課文。已臻純熟。乃令李出游。以暢靈襟。李北上京師射策。女親送至江干。握手作別。曰。君往燕北。妾在江南。耳聽好消息也。榜發。李得列前茅。旋入詞林。正擬束裝就道。忽有急足至。

卷一 淞濱瑣話

一二十五 香齋 叢書

十五

則報妻喪者也。自五月榴花開後。瑤臺傾矣。遺緘一紙。則勸生娶孫妹。為鶼鶼再續計。李痛不欲生。還至家鄉。步步淒惻。逾數日。有冰人造門。則女生時所託者也。孫家早已允送庚帖來矣。生再三力辭。兩冰人弗許。一諾既訂。六禮遂行。一切幣帛珠玉。皆女前時所豫備。儀從之盛。陳設之華。一時無兩。道旁觀者咸嘖嘖羨生之福。而歎女之賢。花燭之夜。紅巾初揭。端視玉容。儀態萬方。姿質似較女更為穠粹。匣中攜有女之詩詞。蓋當日女所寫副本也。簪花妙格。親出女手。生甚寶之。不啻拱璧。卷末鈐小印一方。曰。同心合意。永不分離。則徐袖海所鐫者也。生詢妍春印語。究作何解。研春方欲吐詞。淚為之潄潄下。曰。自在九華寺中。初相識。面彼此愛慕。遂訂金蘭簿。結異姓姊妹。相約以後共事一人。勿相離。不料今日妹來而姊亡矣。世情無李少君其人。能致姊之魂魄。藉以面訴離愁。一傾衷曲。時侍女中有曰嬌蘭者。乃女舊婢。從浙中攜來者。頗見信任。因乘間告新人曰。聞城東有女巫謝珊珊者。擅異術。能致生人之魂。亡人之魄。勾聚一室中。晤談無殊生時。盍招之來。俾試其技。果爾有驗。可慰相思。生從之。

翌日即以厚幣邀致。及入門。則一媼娜娉婷十六七歲女子也。一見生。即曰。官人今貴矣。忘卻當時撮合語乎。今日得遇。吾福不淺哉。旋即索茶飲。欠伸作倦態。俄而拍案作老人歎聲。曰。吾送李翰林夫人至矣。一路足無停趾。氣無停息。風馬雲車。瞬息萬里。其矣。德可具一杯酒。畧酬我勞。飲酒既竟。隱几而臥。忽仰首上視。作女子聲。曰。李郎孫妹。何為至此。尚記卻扇之時。與李郎語乎。今日郎已遂欲。何竟忘我耶。言訖。一若欲歎不勝者。李曰。何敢忘卿。卿究以何病致棄紅塵。曰。我豈以病沒。乃仰藥以求死耳。一自獲聞捷音之後。知孫家之姻事可圖。圖內之誓言可踐。爰備禮儀。務求美好。男媒女灼。悉饋巨金。衣襦百事。先自摒擋。又以停柩室中。恐愴耶心。故暫寄九華寺內。冥府閻摩。以妾賢而不妬。賜以返魂香。納之身畔。明且詣寺開棺。可冀重生人間。再為夫婦。李聞之不勝喜躍。妍春方欲再詰。巫忽蹶然起立。曰。我暫去。汝等好為之。苟不信我言。則茫茫塵海。永無相見之期矣。詰旦。生與妍春乘輿偕往。甫至寺門。住持尼淨因手捻念珠。迎門相謂。曰。貴人今日履賤地。非已知尊闈夫人重生佳耗乎。茲在竹

卷一 淞濱瑣話

二十六

香齋雜錄

軒啜茗。盍與温存以解其愁。昨夕更鼓三下。忽有金甲天神。自九霄下。問李翰林妻極可在東閣否。今女巫謝珊珊。已致其生魂來。數當復活。重結人間伉儷緣。汝等可速啟棺。緩則有咎。逮入視。則夫人已亭亭自東閣出。嬌容媚態。一如平時。非邀神佑。曷克臻此。李急趨入。則女方端坐觀書。果不謬。以事駭聽。聞不敢告人。商之妍春。妍春願下之。以姊妹稱。至此方知前後情事。皆女為之。從中播弄也。女先以重金。淡女巫。故其事不洩於外。珊珊雖習巫覡術。亦良家女。尚未適人。女動生納之為筵室。嬌蘭亦備筵帚。列珊珊亦頗識字。善於持籌握算。出入稽覈。不差纖毫。嬌蘭善烹飪。羹湯非經纖手。親調者。食之不甘。生每日惟與二女詩詞唱和。以文字自娛。往往斟酌全篇。推敲半字。動至連日不寐。生輒顧而樂之。以為雖南面王不易也。自散館授編修後。不復至京師。嘗購權金。聞見一榜人。女頗具姿致。恐之挑與。語亦不拒。因微諷之。欲娶作小星。嚙臂為盟。冀留與亂。女曰。貴人金屋所貯。不少阿嬌。鸞皇豈肯下配鴛鴦哉。苟始亂之而終棄之。則我父非普良輩。妾之性命。必懸於君手矣。與其為異時之怨偶。不如

作今日之無情。生聆其言。悚然改容。歸告妍。二人妍。曰。如但恹君意。而不能當我兩入之心事。亦弗諾也。即呼其舟。往遊虎邱。與支。上。方。山。日。夕。流。連。頗。與。相。稔。榜。人。女。名。阿。秀。工。目。聰。善。眉。語。尤。龍。先。意。承。志。二。女。大。賞。悅。之。遂。以。四。百。金。攜。之。歸。置。之。畫。屏。之。列。二。女。苦。不。育。阿。秀。連。舉。三。子。具。有。異。相。人。方。謂。將。來。能。光。大。門。楣。者。必。此。三。子。也。不。意。一。月。間。長。幼。俱。以。痘。殤。二。女。謂。生。曰。日。中。則。戾。月。盈。則。虧。君。當。此。時。誠。稱。極。盛。矣。果。有。何。修。享。此。清。福。鄭。州。決。口。民。庶。流。離。盍。亟。捐。輸。以。拯。數。萬。生。命。生。曰。諾。立。畀。八。萬。金。解。至。災。區。中。男。雖。已。染。痘。而。平。安。無。害。或。謂。二。女。卓。識。出。生。上。而。慧。仙。之。慧。尤。不。可。及。

楊蓮史

錢月嬌。一字繡。武林望族。父修甫。名太史也。為戴文節公門弟子。繪畫山水。得其法派。詩文之外。尤長算學。因從文節弟鶴士遊。時相問難。故其詣遂至登峰造極也。時海內嗜人家。以徐君青中丞。李壬叔徵君。與戴君鼎峙。而三修甫亦可驟斬其間。第世間知其學者甚少。以是聲華闈淡。月嬌當持籌布算時。從

卷一 淞濱瑣話

二十七

香齋雜錄

旁睨視。閱時既久。曰。吾得之矣。乃亦從父習焉。頗有悟境。一日謂父曰。吾於此別有會心。昔日墨翟能造飛鸞。武侯能作流馬。無非以算法通之於製器。若但能測日月之運旋。紀星辰之移轉。不得謂詣之至也。女自此偶造一物。奇妙出人。人意。能以最薄銅片。製一繩。初似不動。以手握之。即能飛去。有客至。啓閉門戶。陳送茗酒。皆木人也。美麗異常。不知者。誤以為真。女防賊之法。尤奇。自戶入者。門限下置有木匣。甫入。足即陷入匣中。不能出。自簷下者。簷際藏鐵網。偶觸其機。網捲其身。倒懸空際。宵小入其家。無有不獲者。以是相戒。莫敢犯。遠近知其名。爭慕之。楊君蓮史。以少年而登乙科。才藻耀而人玉立。固翩翩佳公子也。家貧雖不充裕。差足自給。仰女之才。浼媒求聘。女家詢其於詩文之外。何所長。曰。好兵法。凡古今韜略之書。無不流覽。而得其精蘊。嘗曰。行兵無定法。運用之妙。在於一心。曾與蜀中鮑春霖軍門談兵略。議論縱橫。辯才無碍。鮑君許其能。兵曰。此將才也。以此生頗自負。女家聞之。笑曰。能如是乎。婚議遂定。初婚伉儷甚篤。願夫婦皆好奇。輒以小事相戲狎。嘗投壺。女不中。則擊腕為罰。生不中。則

前以長跪。生固精於此。百無一失。女初習未嫻。輒差累黍。忿甚。俟其投矢時。袖中發弩箭橫擊之。矢遂偏。女笑指曰。跪生不可。女不言。忽飛兩巨蝶著膝上。不覺其遂屈。須臾。生起亦欲捉腕。捷如數。女亦不可。方支撐際。承塵上忽飛一團。下。遺落生掌。生方持視。驟東兩手爲一。竟不能動。女曰。孫吳家今竟何如。先生用兵如此。全軍覆沒矣。蓋一切女已預備。布置從容。生不知也。適墮術中。女欲授生以歷算之學。生殊不以爲意。曰。我所欲者。望氣而知休咎。聞聲以下吉凶。得先趨避耳。女曰。我所據者。理也。君所求者。數也。數不可逃。知之何益。會有御史采生虛聲。登諸薦牘。令在軍中委用。隨某軍門出關。轉戰數年。以功保舉知府。回軍駐蘭州。營中無事。弋飛射。習以爲樂。一日。生乘馬獨行。山水明秀。甚愜於懷。輕裘緩帶。顧盼自雄。忽有一臺起草際。射之不中。馳馬逐之。其行漸遠。復踰一嶺。林木叢雜。山徑幽仄。正深疑訝。蹣躑不前。忽聞樹梢有鳴鏑聲。羣鳥驚噪而起。一女子窄袖蠻蠻。縱轡驟至。見生初不相識。持轡欲回。已縱馬下坡矣。忽又返問生曰。君從何處來。軍中識張樂瀛乎。生曰。是余同事。在營司理文

卷一 崧濱瑣話

一二十八

香 飽 齋 書

案。茲當查核報銷檔冊。正爾忙碌也。女曰。適有一鶚帶箭飛入林中。曾見之否。生曰。未也。女曰。張樂瀛是我阿兄。遂門離此不遠。此間距營尙數十里。既與同事。何不暫至我家小憩片時。然後行。未晚也。言間。二婢女亦騎而至。齊向女曰。我於山下生獲一鶚。已致之園中蓄養矣。此亦今日快事。因牽女衣。睨生而笑曰。此客何人。何爲而適與阿姑相值也。觀客妝束。富非此間人。女曰。渠言與我阿兄同事。故邀至我家。畧一欸。爾遂促生行。生意躊躇。然雅不欲拂其意。於是女前生隨。二婢從之。越二岡頭。卽見一澗洞深。數椽矗立。女指謂生曰。此卽是矣。既至。導生入門。雙扉上懸絕巨鹿角數事。虎革豹皮。殆滿兩廊。堂中懸鼎圖畫。古色斑剝。須臾。女易妝而出。則一旖旎娉婷十六七歲絕妙女子也。生不覺神爲之奪。因問堂上何人侍奉。女曰。老父出征。喀逆陣亡。老母臥病。未能見客。女因詢生姓名。知生爲浙人。遂話西湖之勝。謂惜不得一遊。一婢曰。昨聞那尼妙師言。今歲六月中。阿姑必在西湖看蓮花也。女怒之以目。頃之。肴核既設。酒醴雜陳。女勸生且食。曰。山家風味。殊饒貴客也。生腹正饑。爲之飽啖。味亦殊不

惡。生聞女居此幾時矣。山中多豺虎。何不徙宅郡城。且聞令兄結姻江南。將來旅什。亦必不離江浙。曷弗阿姑亦同往耶。女但笑不答。夕陽將墜。生辭欲行。女曰。山北連營。其道甚紆。山南路徑錯雜。恐致迷途。况暮夜尤不宜行。不如宿此一宵。明晨早發。生從之。是夕宿於堂之西偏。牀褥香軟異常。魂夢俱適。天明。生起。婢來供盥漱。生出視。見馬已繫門外。圍人倚馬而立。馬尾繫一囊。婢指圍人曰。此導者也。此間山徑盤曲。出此四五里許。始達康莊。指囊中曰。此糶糧。藉供朝餐。瓶有酒。壺有茗。當可勿患飢渴也。囊中有竹報一函。吾家姑子託致阿兄。生致謝再三。而後行。連營日尙未哺。詣樂瀛所。告以故。樂瀛訝謂父母所生。祇余一人。何得有妹。爾此間。况蘭州一隅。吾父足跡所未至。卽有外遇。亦不應在此。生乃出囊中書示之。則其父當年殉難時絕筆也。細視一囊。一瓶。一壺。皆其父生平所御舊物。銘款並存。樂瀛於是涕不可仰。悲從中來。立命僕馬備驛馬。偕生重往訪之。既抵前日所登之嶺。忽迷其徑。山南山北。盤旋久之。終不能達。暮夜乃返。生猶弗信。連日獨自覓尋。杳無端緒。在苒三閱月。將撤師凱旋。樂瀛

卷一 崧濱瑣話

一二十九

香 飽 齋 書

已奏補江西一縣令。不日赴任。生亦束裝將發。忽有急足至。曰。主者促召君。與從已備。其亟行。生出視。則御者已挾之登車。鞭馬疾馳。迅如飄電。逮至。則女所也。前婢已迎門。謂曰。候久矣。生入視。則陳設華煥。燈燭耀天。氍毹貼地。賓客盈堂。衣冠躡躅。儂相引生至別室沐浴更衣。俄而笙管嗷嘈。登堂交拜。既坐。青廬紅巾。遽揭。則儀態萬方。胡天胡帝。諸觀者咸曰。新郎何修得此。豔福眞無涯哉。生既去之後。樂瀛坐待三日。不至。一夕。忽有片紙自帳外入。下墮枕函。拾而就火視之。曰。余已爲君妹贅壻。行李其代攜歸。告之曰。今生不復返矣。樂瀛知其墮入冤道。意將設法以拯之。出。因以前後情節。上告大帥。大帥掀髯笑曰。自古邪不能勝正。乘此餘威。平妖伐怪。其誰克當。爰下搜山之令。命全營軍士。俱攜火器。往於前時迷徑。圍其四周。縱火焚林。繼以鎗礮轟攻。山崩石裂。竟日無所見。而返。生與女結褵後。眷戀甚至。女亦婉孌篤至。形影弗離。鸞皇之和鳴。雲路。翡翠之嬉戲。蘭茗。弗是過也。談次。生爲述前妻之巧。女因問生尙憶前妻乎。生曰。日月雖淺。肺腑已深。天涯久隔。云何不思。女曰。余昨夕夢至君家。見君

前妻。鴉鵲斜墮。蛾臉不舒。方鋪箋握管。寫棄婦怨一篇。殆為君作也。今請為君歌之。令婢搗琵琶。至。揮絃而唱曰。妾年初破瓜。顏色櫻桃花。感君纏綿意。歌舞留君家。妾未飯。君不飯。妾未眠。君不眠。大秦珍珠羅。妾前。鸚鵡。玳瑁。妾邊。衣妾新羅衣。請妾雙蛾眉。妾身痛癢。君身覺。妾心甘苦。君心知。櫻桃花落。顏色變。別有芙蓉開水面。水面芙蓉別樣紅。春風肯向殘紅戀。春風木多情。妾自傷君意。沈沈眉黛銷。冉冉羅衣敝。珍珠零落。玳瑁斷。未必君心長。妾棄。別院張燈。天月高。夜堂絃管音。嗷。寄言新人。慎着意。善事君子。毋若妾。生聞淚為之。簌簌墮。日。噫。余將歸矣。因問女曰。余來此幾時矣。女曰。山中無日月。以花開為度。今儂角梅花。已四度開矣。近日又將舒。則君之。不已經五載。況計從軍之歲。嗟離不已。久乎。君既思之。云何不歸。明日。將備一尊酒。送君言旋。是夕。女珠淚淋漓。玉容慘淡。坐以達旦。設席中堂。捧杯勸生。生飲既畢。擲杯於地。掩面歸房。生回至蘭州。已無故人。遂登程回浙。

羅浮幻跡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一

香艷叢書 十一 五 集

羅浮古以仙境稱。本兩山而以風雨為離合。名勝甲粵東。山在惠州。界於增城博羅之間。高三百六十丈。周圍三百二十七里。嶺十五。峰四百三十二。相傳葛洪聞交阯出丹砂。求為勾漏令。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令去。洪遂入山煉丹。著述不輟。山有麻姑峰。峰下有麻姑池。梅花村。諸勝。西有石埭山。崖立千仞。激泉如飛。天光明耀。山水清華。入遊者無不神移心快。願作平原十日。留焉。山之陽有村曰。雷仙。在訪梅亭之北。聚族數十家。皆以藝梅為生。接榦培根。罔不入妙。每值春風暖處。快雪晴邊。凍影疏香。令人作姑射神仙之想。村中巨族孫大岡。諸生也。綺年玉貌。偶儻自喜。顧擇偶甚苛。非得絕代麗姝。不甘下玉鏡臺之聘也。年將二十。猶作鱖魚。性喜靜。愛梅。欲學林和靖之為人。以梅為妻。於梅花村。後築小屋數椽。額曰。問梅山館。窮年累月。吟讀其中。不肯與俗人交。俗人亦無敢相溷者。俗尚火葬。青樓中妓。朝死而夕焚。先投烈燄。後棄深淵。生惻然憫之。於梅林。中闢地數畝。圍以女牆。專瘞曲院中人。麥飯紙錢。歲時致祭。不二年。葬柩數十具。孫竊喜以為香魂玉骨。得所依歸。不致生蹈火坑。死後仍羅火劫也。

先是北里中。有校書湯梅仙者。色藝雙絕。遊狹斜者。皆如蟻之附羶。蠅之逐臭。顛倒於石榴裙底。因此而喪其身。傾其囊者。不止一人。湯聲價自高。雖一舉一笑。不肯輕以與人。孫艷其名。欲訪未果。先投詩二章。云。絕代盈盈想可憐。麗娟肌髮麗華年。癡心願化釵頭鳳。得傍梅花勝作仙。勸卿爾意護芳霞。無限韶華一瞬中。生怕春光消歇。豈落空自怨東風。湯得詩。吟咏不輟。遣婢促孫往。孫適病纏綿。牀蓐。凡數十日。湯時有饋問。孫甚感之。會湯得罪某貴官。以他事尋。昨逮案。柳催花。不勝狼籍。比釋歸。途遇無賴梁四。梁向涎湯美。曾以百金。囑求一宿。湯以其不韻。卻之不允。梁無如之何。至此意外相逢。遂令同黨三人。掠至廢寺。將迭肆無禮。而甘心焉。鄰有孔某者。負勇仗義。聞其事。怒不可遏。挾利刃往。謂梁四曰。速釋女。揮刃斫庭中樹立斷。曰。遲則以此為例。梁與其黨懼而逸去。遂送湯回。時搗以女婢報聞。方擬率眾往劫。今見女還家。如獲珍寶。女以被辱難堪。入房而縊。錢樹已倒。闔室倉皇。薄殮後。方擬付之荼毘。孫忽闖入。淚痕盈睫。有戚其容。蓋於時小病初痊。聞女搗雀角。因與貴官有文字緣。往為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一

香艷叢書 十一 五 集

緩頰。至署則女已釋出。急返中途。聞被梁四所掠。憂甚。踪跡無所得。往探香巢。竟得死耗。憑棺一慟。聞者傷心。見女樁具太薄。重為殮殮。令人昇至梅林。盛祭而後葬之。月夕花晨。必往致詞。相祝。以為青衫紅粉。可訂同心。乃未得相逢。遽爾身殞。從此人間天上。會晤無期。卿如多情。不妨入夢。結冥中之因緣。續生前之知遇。安見虛生幽會。不再聞於今日哉。年餘消息終杳。一日薄暮。夕陽將下。微風不吹。偶步梅林。微聞金釧聲。四顧審諦。見一女郎。衣絳色衫。在林盡處。背立捲袖。纖手折梅。疑為前村女。驚以微嗽。女忽回顧。驚鴻轉影。鬢髮艷絕。見孫至。狀若怯甚。持花冉冉而去。尾之已杳。歸齋冥想。輾轉不眠。忽聞叩門聲。問何人。曰。君固每飯不忘者。請啟扇。當自知其音。嬌婉。類女子。乃起而拔關。則頃之折花麗姝也。豔妝炫服。容貌若仙。蓮步珊珊。含笑而入。孫大喜。急闔其扉。隨之入室。挑燈重視。秀色逼人。長揖促坐。展問邦族。女驪然曰。郎日夕繫思之人。乃觀面時。瑣屑盤詰。豈慮引狼入室耶。孫曰。實味平生。願求明示。俾解狐疑。女忽歎歎不已。既而曰。緣疏牛面。無端而來。宜其令人訝怪。然私奔卓女。相隔幽冥。

言之得無懼否。孫忽悟曰。卿得非湯梅仙乎。女曰。然。孫復揖曰。兩戰神交。未嘗把晤。陰陽異致。竟致相逢。然果何以至此。女曰。君為趙師雄後身。妾即羅浮山主。與君本有夙緣。因當時幻夢纏綿。身離情合。冥王惡妾狡獪。罰令永不歡會。今以烈死可憐。始令仍諧伉儷。但君年已壯。妾未投生。即使他日重逢。恐有白髮紅顏之戚。爰苦求冥主。許以重付輪迴。妾今有前鍊之梅花丹一丸。付君可試吞之。則來世不忘慧業也。孫恍然如夢覺。延坐談心。夜深別去。自後女不復至。孫憶之苦。遂病食丸。後病更劇。未幾奄然物故。投生於構李駱姓。產之夕。其母夢庭前兩日。垂照三木成團。以為佳兆。後必大貴。命名曰昌森。四歲。即能識字。時西人通商滬濱。父固求什一利者。期于大用。以中西學並課。生性極聰敏。不數年。功業大進。父沒。生棄買習儒。專事交遊。漸為時流推重。試於庠。屢占優等。得食餼焉。由是名益噪。有補竹漱玉兩詞人者。與生為莫逆交。生固風流瀟灑。頗好綺遊。惜玉憐香。衷懷獨擊。車龍馬水。無日不在花天酒地中。會有名校書翠燕來自維揚。小築甫營。芳名遠播。生往訪之。一見如舊相識。姬亦灼灼視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一 香館 叢書

十一 五 集

生不轉一睫。蓋姬固梅仙之後身也。冥王以其生前罪孽。顛倒少年。罰令再墮平康。苟能養晦。韶光始許了卻前緣。重聯仙侶。願姬雖墮落。以梅花丹之力。不忘本來。守賤居貧。以烟花為惡趣。今一親生。頓觸夙緣。姬好曼吟低詠。態度酷似梅仙。願執卷為生詩弟子。生亦投其所好。欣然諾之。由是幃中問字。簾底尋盟。一日相離。便有艾蕭之詠。生既與補竹漱玉善。故二人亦得見之。形迹相忘。同心無忌。皆動生納姬為室。姬亦欲從生借老。生為慈命所阻。心與力違。然私願相期。尚望作同飛鷁鳥也。生既轉生。仍愛梅花。嘗以巡簷索笑。圖囑題。姬立成二首云。滿池疎影。小立園林。手自叉。料得前生修未到。要將清福問梅花。骨格生成。壓衆芳。栽培得意感東皇。如何清絕。凌寒質。不嫁蓮花。嫁海棠。生讀其詩。若有所感。漱玉適至。詢得其故。以他語亂之。遂已。姬嘗有懷人詩云。蘭窗同覓句。韻險稿成遲。破睡琴三弄。澆愁酒一卮。鏡留雙照影。扇記合歡詞。小別經旬日。相思百二時。又有自感詩云。青樓墮落豈無因。留得楊花薄命身。自是罡風吹太惡。旁人誰肯惜餘春。遂願其所居曰。惜餘春館。一日有富商

甄甲。訪姬。極賞其慧。乃以千金脫其籍。姬雖不願。伍沒字碑。然財力制人。無敢相強。生聞佳人已去。不覺慟絕。未幾成瘋。言語失倫。醫藥祈禳。無少效。一日有跛足僧搖鈴而來。謂能治奇怪雜症。家人延入請診。僧默坐良久。急起索淨水。書符其中。吸而噴之。戟指呵曰。莫負恩。莫負情。三世因緣報此生。金蟬還脫殼。玉牒早書名。咄咄。須記羅浮舊日盟。生被噴。狀若木雞。屹然不動。撫之氣已絕矣。家人方環哭。僧飄然竟去。及追出門。杳不復見。先是姬適甄。商心終不憚。值甄大病。不飲不食。奄臥若死。妻疑其離魂。適有跛僧登門。自言有回生術。乃令入視。僧高呼趙師雄名者。三夜半。病者忽甦。張目四顧。謂此是何處。我何得至此。家人意為病中囈語。爭來慰藉。病者見翠燕至。遽起牽衣。相持大哭。且詢別後事。并責其負約。姬不知所云。然聆其音。宛生口吻。因還詰之。則云我乃駱某。卿真味良耶。衆知有異。詢其顛末。翠不能隱。始知駱魂附甄體而重生也。恐事奇駭。俗戒勿揚。遣人至生家問之。果於隔宵身死。於是前因後果。彼此了然。甄則未死而死。生則死而未死。塵緣如夢。回首成空。離合悲歡。徒由自取。一夕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二 香館 叢書

十一 五 集

跛僧驚至。笑謂之曰。鍾情之約。今已相酬。廿載羅浮。梅花孤寂。賢伉儷徒懸眼前之樂。豈忘天上之緣乎。生與姬言下大悟。夜半偕遁。同朝五嶽不返。

梅鶴緣

鹽買金在鎔。海門窮人。精會計。財雄一鄉。妻歐陽氏。貌美性賢。好施與。年逾不惑。襁褓猶虛。夫婦愛之。聞普陀山送子菴大士。靈異素著。夫婦往禱。夜宿菴中。夢大士抱白鶴持梅花一枝授之曰。此汝家婦也。實蕊仙離。兩美必合。善養之後。當如意。既醒。述之於婦。婦亦同。金謂膝下無佳兒。安得有佳婦。姑識之。聞上海為烟花藪澤。良家女子。流落青樓。粉獄火坑。有欲從良而不得者。心甚憐之。適同研友鄒生。邀作滬游。欣然同往。時作狹斜遊。花天酒地。選舞徵歌。三年中揮金數萬。脫籍者數百人。返里語歐陽皆喜。旋一索而得。將媿。金夜飲。齋中醉而假寐。見一麗姬。秀眉韶齒。手持翠梧一枝。婀娜而入。謂翁曰。吾惜餘春館舊主也。蒙君代贖。無以報恩。上帝命為君家嗣。言已入內。金欲乘衣致問。姬以梧枝一擊而醒。朦朧起坐。婢走報夫人。誕公子矣。金喜。至房。聞啼聲。知為不

凡。遂名之曰夢梧。字春餘。醉盤方屆。湯餅筵開。賀者共致諛詞。以為此子頭角
 崢嶸。大有貴徵。金亦樂甚。春餘四歲。端秀聰明。一家愛若掌珠。母每舉坐膝上。
 教之識字。兒一見即不忘。明年偶教讀唐詩。琅琅上口。聞者奇之。比長。好武。習
 擊刺。文字雖不甚專心。而經史諸書。過目即能成誦。文詞詩賦。下筆通神。往往
 有師所不逮者。遂於十三歲。以小三元入泮。性情倜儻。玉貌風流。論婚者踵接
 其門。在籍謂吾兒天上文鸞。不可無良匹。卒因選擇太苛。姻久不就。春亦自命
 不凡。意在絕代佳人。故年已十七。猶未有室。嗣將赴北闕。父令老夥王姓從之
 行。暗囑物色風塵。為之擇偶。中途王病。不能從。春遣之歸。率一僕單身北上。至
 則旅店皆滿。春厭羣雜。卸裝蘭若中。占西廂一隅。下榻誦讀。試後被斥。愁絕無
 聊。一夕月明如晝。徘徊庭中。聞牆外有人聲。從側門小隙窺之。見兩婢就草間
 布席。陳設酒肴。即有王女子踏月而來。一雙青衫。年約十七八。一短髮覆額。元
 袴雪衣。一絳綉衣者。年亦及笄。雖不甚了了。然皆仿髻絕麗。相將席地坐。黑衣
 者仰天笑曰。月至天中。松姑何故不來。絳綉者曰。適已苦遊。渠云必至。想尙須

卷一 松嶺遺話

三十四

香 飽 齋 書

晚妝也。雪衣者曰。渠性喜緩。行動多周折。令人煩悶欲死。言未已。見一女綠袖
 黃裳。年可二十許。姍姍來遲。青衫者笑曰。說者曹操。曹操便到。幸未嘗論短處。
 綠袖者。且坐且笑曰。汝等背人有何好言。我因小官未乳。乳後又拍睡。故來遲
 耳。今夕月色甚佳。姊妹又不常叙。當為長夜飲。莫遽歸去。愁睡。青衫者曰。今夕
 我不伴絳梅睡。睡又不雅。相動以纖足壓人胸。偷他日伴小郎君。不知若何話
 柄也。絳衣者曰。青婢子妄言。誰似汝夢中囁語耶。綠袖者曰。囁語若何。絳衣者
 嗤嗤笑曰。可笑。人不能言。雪衣者曰。我亦聞之。竹青姊憶姊夫矣。合坐大笑。青
 衣者以箸擊雪衣者曰。小鬼頭。汝無小郎子。說心中語耶。綠袖者曰。鶴仙妹。今
 年十六。何尚不覓佳婿。昨日一簾紅雨。寫相思之句。得無春心暗動否。雪衣者
 頰頰笑罵曰。驢婢子。最喜附會。汝婚未一年。即得小官。尚謂不動春心耶。春始
 知綠袖者為松姑。絳綉者曰。絳梅。青衣者曰。竹青。雪衣者曰。鶴仙。既而竹青
 吱笑不已。眾曰。婢子又不癡。何故默笑。竹青笑曰。前夕四人打馬。散局頗遲。晨
 曦射窗隙。鶴妹猶在夢鄉。我起見之。玉臂露表外。呼之搖之。皆不醒。潛以絳

塞其股際。亦不少覺。起後阿姑展表。見其疑食後所餘。取嚼之。尚津津有餘味。
 言未已。合席皆鬨笑。鶴仙嬌喘起曰。青丫頭使促狹。汝真非人。遂呵手格其頸。
 竹青不能禁。癢狂笑欲倒。眾為解圍。鶴始釋手。絳梅曰。我等可清談。無喧笑驚
 眾。前聞南山大妖。又出嘯過客。倘為所聞。將踪跡至。徒飽妖腹。鶴仙曰。姊無言
 令人恐怖。竹青亦有戰栗狀。松姑笑曰。妹皆胆如鼷鼠。豈妖物常出伺人耶。竹
 青方欲答言。忽大風驟起。一黑物高與簷齊。修毛巨首。目睜睜有綠光。飛步而
 至。長嘯類牛鳴。若甚歡喜者。眾大駭。離席驚竄。怪攫得鶴仙。撐拒哀啼。怪怒。抽
 老樹藤。縛女三四周。女始猶哀嘶。漸無聲息。春餘哀不忍。拾巨石投之。破怪首。
 流血如墨。怪怒不已。置女尋人。知在牆內。春即抽劍躍出。疾刺其脇。怪身太高。
 俯敵不易。股上又連中數劍。負痛大嘯而逸。生解女縛。抱至齋中。而女祇心口
 微溫。乃置榻上。出藥敷創。處以衾掩之。并以口接其氣。女漸蘇。張目顧曰。此冥
 問耶。生曰。此小生旅齋。適見受驚。故來相救。因彼此各通姓氏。女自言周姓。一
 姊一母。共住前村。同飲者中表姊朱松姑。黃竹青。不料妖饑驚人。感德重生。何

卷一 松嶺遺話

三十五

香 飽 齋 書

以圖報。即欲下牀。而痛不能起。生按止之。囑醫養勿多慮。願送信其家。女不可
 又為煎藥。烹茗。蹂躪供奔走。十日創良已。向生拜謝。願委事焉。生亦答拜。遂與
 綉繆生擇偶本苛。今得麗妹。心願都慰。戒僕勿言。將攜歸以告堂上。女令生往
 謁母氏。至則室曠人遙。鄰人言前有一媪。率二女居此。今皆不知何往。生返告
 女泣曰。此必為妖物所驅。或已果其腹矣。相與歸家。參見翁媪皆喜。親戚往還。
 見女美以為鶴立雞羣也。琴瑟五年。苦不育。囑生納妾未允。會生公幹赴浙。事
 畢。慕西湖之勝。小住經旬。清明日散步孤山。見林墓有祭掃者。中一女郎衣絳
 絹。玉貌朱顏。非常妖媚。生徘徊斜睨。木立若癡。女展拜已。隨一媪登輿去。臨行
 流目送盼。嫣然微笑。若訝其狂者。生益惑。尾之行。而輿去如飛。瞬息已杳。悵悵
 而歸。相思綦切。偏探踪跡。無有知者。念來歲清明。當復來展墓。逾年復往。則人
 面桃花。感深崔護。俟數日。仍杳。神志乖喪。而彷彿其拜跪處。情移目眩。歎息彌
 襟。快而歸。會西湖神出巡。二十年一舉。燈彩極盛。生留止之。冀擴眼界。至期
 傾城士女。舉國若狂。而儀仗爭妍。目都不識。粉白黛綠。各競新妝。意中人獨不

能見既至市盡一家門首垂棗花簾中有婦女三四人列坐笑語眉目依稀隨
有一樞出市果復掀簾入審之展慕人在焉大喜流連以待會過人散天色將
暝簾中人紛紛入內生不敢去亦不敢入女忽出將掩門見生若驚生遽揖之
曰小生自去年林幕獲觀芳容一載來寢食俱廢今從海門千里相訪久費心
力幸遇仙人伏乞垂憫女細語曰君之癡情妾已銘篆此為表姊家妾居綠楊
村去此西南四里門前垂柳深沈內有玉蘭二樹枝葉扶疎者是也三日後妾
歸可來相訪言已閉門入生如奉綸音急返寓所三日之待不啻十年至期清
晨即往果獲其所祇小屋四五椽門扇未啟疑其未回至日午扇如故凝望遠
巡並忘腹餒已而夕陽漸歛黑雲漫山天忽大雨聞門內嬌音曰阿母花藕收
未知女已歸家逕往扣門一媪出啟曰誰家小郎大雨來此山僻生詭言訪戚
歸以大雨難行來此相避且告腹飢兼求止宿媪曰一飯非所吝但家無男子
生人恐不能言次女已至立媪後笑招以手生又向媪哀求女僞為審視向
母曰此生類三元坊李醫母問之是否女又以目語生若使自應者生日某即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一 香艷 嚴書

李醫適從戚家診病歸耳母喜曰是小女恩人嫌疑何所避遂納入室中几榻
雅潔促生坐曰去秋小女病劇蒙起死回生老身適在吳中尚未造謝旋入厨
治膳室隅有爐女熾火淪茗生私問女曰卿何姓何言吾李醫女曰妾施姓君
但自認爲李亮春爲妾治病者母自喜他何必言但君言至自海門相距千里
何以能來生告姓名并述相思之苦女笑曰君至此欲何爲言次茶鑪已鳴纖
手不能執熱生愛其婉妙自往提壺順以手授其腕溫膩如脂俄媪羅酒漿至
見生代女淪茗曰佳客操勞主人真自大哉因謂女曰先生非他客我等可同
席食乃釀酒勸餐情意殷渥惟耳不其聽生潛以足躡女鳳鈎從桌下捻之細
不盈掬女不愠但縮去生乃斟酒敬媪及女女噴噴笑媪呵之曰豈有客人斟
酒而不起立者因謂生日妾周姓本燕產先夫遺一女數年前爲妖人劫食此
姊氏女施姓字絳梅老身撫養爲女年十九未字尙愁戲不能治生屢戒之亦
不改將來遺嫁不知何以當家先生如有好門戶乞留心代小妮子執伐生以
絳梅之名甚熟而一時不能遽憶漫應之而以目視女食已媪撤具入女微醉

臉泛紅霞嬌媚益甚探袖撫摩清香四溢避立笑曰狂郎何若是無禮生益蕩
伏地求歡女蹴之生仰首嚙其鳳尖媪忽出大咤曰何爲者老身以客禮尊之
乃引狼入室耶女慚而入媪亦入旋聞呵罵聲覓杖聲鞭撻聲驅逐聲生真不
忍大呼曰罪在小生管辱我自當之何與絳梅事媪益怒出逐客生負氣出門
謂汝雖自責女若有傷必不令汝安枕悻悻而返思不成寐次日方往探耗中
途見油壁車迎面來既遇車忽停車中人非他絳梅也繡簾啟處女涕淚橫流
生驚問何之女泣曰母以妾輕薄貽門楣羞且受君辱又不敢責乃逐妾出方
欲尋君不期相遇君將焉置妾也生殷勤慰藉曰寒舍尙有薄產可無凍餒憂
當同歸矢白頭耳遂偕歸寓所星夜治舟回里先拜翁媪見女婉而美且愛子
情深略勿加責媪同子率女往見鶴仙女却退驚曰妹鬼耶鶴仙即起呼姊相
抱大哭媪與子不解所謂鶴仙爲述其詳生始知絳梅即都中寺外同飲之人
遇妖竄散至此重逢轉向母言之皆大喜絳梅曰昔謂妹已果妖腹遂與母移
竄杭州日夕啜泣乃不圖妹尙在人間母若知之不知歡喜何似於是各述別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七 香艷 嚴書

後事相向洩瀾鶴仙謂生日爲人之婿而絕人之母牀頭人將何以能安生言
知悔即稟告堂上由絳梅率僕親往迎歸媪謝生救女之恩并告前罪若甚不
安生強詞釋嫌亦言前日無狀除別居居之終年長於鶴仙願居次閨閣雍容
從無爭夕僕婢以梅夫人鶴夫人相呼竟不辨誰大誰小也生二美既具心願
大慰願其臥室曰梅鶴聯歡逾年絳舉一子長甚聰慧生絕意進取以請生終
有好事者作梅鶴緣傳奇行於世

柳夫人

許翬小字阿宜本淮陰富家子五歲而孤母陳氏年僅花信風之數膝下祇此
一子殊深愛護翬伯父方成曾爲豫章太守性鯁直權貴無所避以巨案波及
効力軍憲死於途家人星散委骨他鄉妻柳氏本相人女通麻衣術無所出翬
雙祿之一髮千鈞所繫甚重柳佞佛長齋終歲非焚香歸省跬步不出戶庭一
日有老尼登門謁柳自云善相出家人遍令識之談過來事皆胎合惟相婢僕
則不甚了了時翬九歲已聘王氏女是日白壘中歸令言休咎尼一見驚曰此

喪家種子也。傷父尅妻。形相極惡。不如舍令出家爲僧。免貽門戶羞。既又摩其頂端。審良久曰。幸有此尙好。他日苟有仙女爲妻。始成克家令子。然銷金手段。必致傾家。賢檀越宜廣種福田。布施不吝。倘能感動氣。氣使使者。仙偶或不難求。否則同是揮霍傾家。而善惡之緣異矣。母疑信相參。嗣母則微笑不語。出金酬尼。尼不受。謂夫人倘不河漢余言。異日相逢。再求施濟。笑謝而去。翟漸長。聰明韶秀。不喜讀書。每與匪類遊。或不歸家。陳訓責不改。頓憶尼言。出金布施。供物獻神。廣行善事。柳尤揮金如土。往往挾巨萬出門。凡遠方名刹。必往朝參。且歲數歸甯。歸必囊重。託言往某蘭若。建佛會。布僧齋。流連十餘日。或數十日。始返。其實爲習物色佳婦。寺廟供費無多。聊以掩人耳目。家中不之知也。翟年十四五。益放蕩。聲色犬馬。酒食徵逐。無所不至。尤有劉盤龍癖。一擲千金。無所吝情。詰者知其可欺。故誘與賭。負則貸以賞。令署券。什伯千萬。層累而積。數盈則返取家中。或私竊銀物以償之。生母始僅斥罵。繼而撲作教刑。加以禁錮。生越牆而逸。數日又負千金。蒲伏歸家。欲肆其伎倆。防之嚴無所得。乃率無賴登門。

卷一

公賣寶舌

二十八

香泥 遺書 十五 集

遇索。無賴欺嫖婦。拍几擲碗。喧罵萬狀。陳懼代償之。始去。翟愈無忌憚。惟聆世間鬼神報應事。則似知畏。嗣母柳氏屢加訓責。必談神仙靈感。以聳其聽。翟肅然無敢違。故見柳稍懼。惟屢禁屢逃。視縲綯如枯朽。西村張二虎。巨棍也。翟嘗署券三百金。不一月罄其囊。又告貸。許倍息以償。前後權子母不下千金。資債甚急。翟授以計。願同回家。向母索。允之。既返。虎出券婉語陳母曰。息壞在彼。願得璧還。陳曰。不肖子所爲。誰不知之。前已告諸衆人。勿與稱貸。乃猶授之以柄。家中薄蓄已完。未亡人斷不能填無底壑也。虎曰。渠一身外無長物。焉能償。乞夫人垂諒。陳變色曰。汝自願借之。向誰取償。言已。悻悻入內。虎厲聲斥翟曰。汝急時百般哀求。憐汝故貸汝。今若此。將成畫餅耶。翟亦呼曰。我赤手空拳。汝其若我何。虎亦怒奮拳起曰。誰不知我虎而冠者。虎不噉人。人乃反欲捋虎鬚。食虎肉耶。卽解腰間帶縛翟於柱曰。今日欲取汝命。探刀出衣底。磨庭石。霍霍有聲。僕媼欲來相勸。俱不敢前。陳大驚悸。急令老僕出。言願如數償之。遍搜篋中金昇焉。張乃去。陳提翟耳歸室。不暇數責。嚶嚶啜泣。柳至面數翟罪。并慰

藉陳。翟長跪告悔。自批其頰。母氣稍平。次日卽招見者擇吉完姻。授以餘產之半。曰。此後母子分析。各自度日。汝勉爲之。何憂不得溫飽。如其不悛。行見汝爲乞丐。入卑田院。卽婚後。翟戀新人。杜門不出。母爲竊喜。適岳氏喪。翟送葬歸。經福壽巷。見雙鬢女郎端莊秀麗。類神仙中人。持念珠方出殿中。意在恭佛。見翟遽起。闔其門。翟徘徊瞻眺。進退不能自主。忽聞背後有呼其名者。視之則狎友蔡某也。曰。聞兄燕爾新婚。不與外人交接。聞房樂趣。固有甚於畫眉者。然未免兒女情長。英雄氣短。翟笑問何往。蔡笑曰。君畏娘子軍。何必與聞。翟固問之。蔡曰。李喜家昨來一雌名倩兒。稱爲揚州伎魁。貌類天人。酬應極工。論其容貌。實足以傾袖群芳。今日趙三已與倩約。買舟招遊浦江。我亦往陪。翟亦誠趙。願同往。蔡曰。君何不畏胭脂虎哉。恐回時向牀頭作矮人也。我等亦必敲牙拔舌矣。翟固請。曳之偕行。既至。則船中已絲竹噉嘈。名花環侍。趙出船笑曰。來何暮也。見翟驚喜逾望。曰。汝伴新玉嬌。尙來此處遊戲。不怕娘子軍敲折足脛耶。言次相將入座。諸客咸集。趙曰。運到者飲三杯。所以示罰。蔡翟皆飲盡。翟見倩兒秀

卷一

淞濱瑣話

二十九

香泥 遺書 十五 集

曼風流。應答之間。自饒嫵媚。席中更有兩客。飛觥狂飲。舉箸大嚼。不辨妃姝。倩兒獨注意於。以眉語。以目挑。請唱新曲。倩以銀甲擲筍而歌曰。郎有心。妾有心。花下相逢喜不禁。相思深。更深漏已沈。月已沈。一度春宵價萬金。薰香理綉衾。趙鼓掌曰。我招小妮子來。反注意於翟耶。令人氣不能平。倩翟亦爲莞爾。酒酣。倩僂僂肩。潛捉掌以纖手書必來二字。翟更迷戀。席散竟隨倩去。倩喜雙陸戲。投翟所好。次日遂請蔡趙對局。翟好而不精。負。由是仍連蕩忘返。月餘。負債山積。歸取之妻不與。繼以泣。翟不顧。拳毆仆之地。怯篋竟去。陳知之。憂憤卒。柳日在長齋。不理家事。更無約束。當析產時。與以南院新第。而陳借柳則居北院。及陳疾革。商之族長。僞以北院充公產。柳出居家。藉。翟知之。無如何也。母死。兩日始歸。草率完喪葬。雖居苦塊。然心戀倩兒。竟潛招人室。以靈座作陽。妻念無所仰望。席捲所有逸去。妻黨反。向翟索人。且欲以喪中挾妓滅妻。龍妾等詞涉訟。翟懼。挽人解免。所費不貲。由此家道蕭索。僮僕星散。逾年小祥。長物已罄。欲貸新宅。無人問鼎。適有南方尼慧貞。欲購小院。以贖價得之。改名歸

志。得屋金。兩月而盡。生計益窘。自思北院雖已充公。而牆外老樹十餘株。或可變價。逼求買主。咸懼訟累。不敢購。時倩以翟無纏頭。始則冰言。繼而白眼。終則以閉門羹待之。欲求助於友。則交遊盡勢利。反眼若不相識。一啓齒。則唾毛。非叱辱。則擲揄矣。翟念不如求之嗣母。修道人終具慈悲心。往謁柳。不納。三反皆揮之出。跪門外三日。柳始見之。垂淚曰。我家本稱富有。自汝蕩遊。銷耗已盡。我亦無容足地。寄居菴中。日用尙苦不周。安能濟若耶。汝年尙輕。若能改他日。不至終窮。否則神明不容。無葬身地矣。以杖頭一挂與之。翟曰。卽窮。斷不至以區區者求母。柳呵曰。不肖奴有時。儘揮霍。不少。爾須些。今乃向我求濟。不念物力艱耶。操杖逐之。出。翟悵悵無所之。憤而走遠方。無所得食。行乞。還鄉里。值冬暮。朔風大作。雪花紛飛。衣破納瑟。縮廁中。日行街頭。雙肩如寒鷲。幸得殘羹冷飯。味敗而穢。不能下咽。自念幼時相者言。有神仙爲眷屬。今將作餓。李。豈敢作此妄想。回憶當時。悔心陡作。不覺大慟而號。竟詣歸志菴。禱於神前。意將覓死。慧貞見而叱曰。小郎何一寒至此哉。翟白所苦。慧曰。死不如生。少年

卷一 淞濱瑣話 四十一 香艷叢書 十 五 集

人何處尋此短見。老尼與小郎母爲淨友。當往說之。遂率翟叩柳。柳曰。我非不愛子。無奈祖宗遺產。盡被傾銷。母死妻逃。皆因此孽。今計窮來就。爾之。又恐貽殃。且秉性下流。安樂必忘患難。奈何。翟涕泣自矢曰。今知悔。叩首有聲。柳乃謂尼曰。汝試問之。渠尙能作苦。一碗粥亦不吝與也。翟曰。但求收錄。水火所非。辭柳曰。姑試之。尼出。柳出。敝衣縫紉。裝紉界之。曰。可以禦寒矣。令處外。兩日則守門戶。司灑掃。析薪汲水。朝夕維兩餐。驅使勤勞。殊無難色。一夕。菴中忽放大光明。驚而起視。則閃電射窗。極見佛案下坐一女子。合掌垂眉。微誦佛號。母自內出。向女朝參。翟不知何神。亦隨母拜跪。母揮之去。曰。汝體不潔。速避。無污三寶。翟肅然入。廂坐榻上。不敢褻視。聞母喃喃若禱告。旋入內。而女已不見。翟疑爲母氏度修。菩薩下降。如是者三夕。翟終不敢出。執役愈謹。一日。柳出。呼翟至前。曰。汝終日操作。有怨心否。曰。見得收恤。幸免溝壑。是地獄而易天堂。又何怨。柳曰。菴中無恒產。今付汝資。盡往京口行商。冀得餘息。可資費用。翟以不能對。柳曰。但能儉勤。雖無息不至折閱。往哉勉之。爰爲改名曰。字自新。翟受資卽

行。經營三月。獲利倍蓰。及還。柳喜逆之曰。我早知汝大獲贏餘矣。仙人亦神矣哉。令翟往拜仙人。翟入不敢正視。叩首趨出。復命往買漢泉。利市三倍。適有津客販油三百桶。以急圖返。賤值售去。翟載之而歸。柳令啓視。則累累皆不動。尊也。權之得萬五千金。闔家歡慶。柳氏因謀與翟完姻。謂翟曰。仙女前日自言。菩薩命爲汝妻。恐兒不誠。故屢試之。昨日言兒已獲利。今日當回。其言果驗。翟卸裝後。隨柳入室。問仙女何在。柳曰。在室中。可往拜之。翟自至此菴。從未入內。今見室中鋪陳雅潔。洞房亦煥然一新。入側室。見仙人端坐榻上。默觀經卷。觀之。卽福壽雙鬢女郎也。因投地叩首。女微笑抗受之曰。君悟耶。翟起對曰。向者少不更事。以致家散人亡。母親資恨重泉。其罪擢髮難數。言已嗚咽。柳亦入聚談。是晚移翟居內。次日申告族。擇日合卺。時王女逃歸別嫁。其家不敢有他言。結褵後。知女朱姓。字曼仙。翟問仙人亦有姓字乎。笑不答。無何。慧貞欲回南。願以菴宅爲舊主第。不責值。翟感甚。乃遷居焉。翟雖夫婦敦愛。而終有畏心。每晨起。必向女叩拜。行朝參禮。女微笑受之。一日。謂翟曰。無事坐食。焉能久長。

卷一 淞濱瑣話 四十一 香艷叢書 十 五 集

曷爲買佐之。翟請以前所得金爲資本。女曰。毋庸。屋後松下三尺。有窖藏。可往取之。翟不深信。夜往試之。果得六千金。遂設典肆。權子母。一年後折閱其半。女曰。子命未至也。明年。女欲設典肆。翟曰。此非五萬金不可。焉能爲力。女曰。庭東南隅大青石下。有五萬金。掘之當可得。如其言。果得之。遂設一典。時柳母已遷至同居。出入用人。代爲經理。生意日盛。諸族長以祠產有餘。將所捐公屋請重還。翟恐詐。女堅令受之。遂重移故宅。於是僕婢復來。氣象重煥。女經紀家務。井然有條理。翟惟享奉其成。承歡不缺。每出必告母及女。倘逾時刻。或偶作隱隱事。則歸家殺棘。女不經意問之。輒長跪直陳。無少諱。蓋恐其先知也。居數年。見女起居飲食。了不異人。因笑問曰。妻之爲言齊也。分無大小。卿雖仙女。既同衾枕。卽亦猶人。尙屈鄙人行禮。女笑曰。君既仙妾。敬愛出於君心。妾何能強。翟以爲然。終不敢逞志。言爲柳母所出。潛責女謂吾兒血氣猶未定。無令其變。因商所處。一夕。有羣盜明火執仗。蜂擁入室。生大驚。女徐起呵曰。止。盜皆跪不敢動。又曰。去若兵。盜又投戈於地。又曰。去。盜卽起而逸。生戰定。益驚女爲真仙。明

日。翟欲以兇器稟官。女不可。且戒勿洩。後二年。翟販毛氈。柳泣曰。汝嗣父拋骨異方。未知死所。如探問得實。可盡之。回。翟跪諾。既至公事已畢。遍探不得。快而歸。逾年復往。酒肆中見一人。媚毛纒喉。皂冠元裳。類公門隸。飲後貨不足。備保將褫其衣。翟問所需。曰。三星。曰。區區者何足計較。代給之。其人致謝而去。逾刻復來。如數奉趙。翟不受。其人問姓名。曰。淮陰許某。乃默識而去。次日復途。遇堅邀小飲。至一肆。呼酒肴。羅几殆滿。翟轉叩姓氏。曰。兵部隸韓章也。貴府許姓大族否。曰。亦無多。曰。十年前有太守方成者。亦貴處同姓。如此好官。竟以冤死。亦可憐生矣。翟曰。是其嗣父也。某此來特為尋父骨耳。韓驚曰。君即太守兒耶。幸遇我。當尊公充發時。病不能行。至七里岡途斃。時余為押差。憐其無辜。葬之岡側。旁植白楊青松。一以為標識。他人不識也。翟約期同往。果得父骨。囊之歸。匪類瞰其行裝。中途要劫。從者數十。被撲仆地。驚悸間。聞鳴金呵導聲。盜驚曰。此處何來巡察者。紛竄而散。行既近。從者爭報輿中。叟年約五十許。鬢顏垂問。翟具告之。叟曰。老夫與許方成有舊。方成死。留一物無所用。今便還之。即出。

卷一 淞濱瑣話

四十二

香艷叢書
五集

一匣大小三四寸。封鏽甚固。翟拜受。叟送至十里外別去。翟歸以父骨安葬。窀穸出匣授母。并述叟狀。啟之。則翠玉鴛鴦佩一枚。為柳夫人所常佩者。始知所遇即嗣父也。柳夫人見佩痛哭欲死。翟與女再三慰之。始已。又十年。翟生子二。女一。柳夫人年已六十矣。家計益富。女治宴為夫人壽。親族畢集。酒酣。女奉觴垂淚進曰。二十年猥蒙愛養。且受朝參。妾輩當之。寸心何忍。今衆皆在此。夫人可以一明衷曲。乃跪而泣。夫人亦泣。翟隨跪於旁。夫人向衆縷述前後情事。無不加敬。翟如夢初覺。感堂上成全苦心。哽咽不止。蓋夫人相翟必敗。而後與故託為布施。預藏巨金。更遷住庵中。覓女有福相者藏之。詭令老尼相人。為他日重娶計。購屋遷居。掘金拒盜。皆有意為之也。

香豔叢書

十六集卷一

淞濱瑣話九

長洲王 韜仲發甫撰

紅豆蔻軒薄倖詩上

余友等江詞客。風流倜儻人也。於花天酒地。閱歷深矣。生平游展所至。於秦隴燕趙。皆豫齊魯。足跡尤徧。嘗出關從軍。佐幕府。畫奇計。動中窾。要幕府待以上賓。生負豪氣。有所弗屑。拂衣竟去。喜作豔游。多奇遇。凡歷四方。所見名媛俠妓。美人奇女子。不可勝紀。輒筆之書。或贈以詩詞。名曰紅豆蔻軒薄倖詩。已卯春間。余薄游東瀛。見君於使署。如舊相識。每值賦閒無事。輒借遊遊乎新橋柳橋之間。選勝看花。徵歌侑酒。心有所賞。相與開樽痛飲。酒酣耳熱。往往擊筑舞劍。泣數行下。悲知音之不再。傷往事之已非。手出此編示余。余得而讀之。重加詮次。嗚呼。煙雲世界。變滅須臾。盛蛤樓臺。消亡頃刻。天下事皆作如是觀。羅佩珊本始真良家女。以所偶非人。遂淪落風塵。中秋日逸三邀往觀焉。佩珊方為無

卷一 淞濱瑣話

香豔叢書 十六集

賴子所脅。宛轉欲死。然殊楚媚可憐。不得已。過城東阿秀家小飲。歸途復詣之。則惡客已去。孤燈未眠。坐與縱談人間世。俄而苦雨淅風。泔泔打聽外蕉竹。相視惘然。因遣小婢沽酒共酌。佩珊雪藕剝棗。視予甚昵。言欲相從。願不索資。且有百餘金請實錢。逸三素豪華自負。而予憔悴青袍。有瘦馬津橋之感。佩珊視之蔑如也。雨既止。與逸三借榻暫憩。佩珊倚榻坐久。倦甚。予憐之。呼臥榻畔。軒然黑甜。兩不相知。次日忽忽別去。未暇竣其事。歸後。令客寄意。余答以隱語。佩珊不解所謂。其冬民變。蹤跡遂絕。附一絕云。憔悴青袍非昔時。敢望青眼到楊枝。殷勤勸酒嘗冰藕。不惜黃金惜別離。寶珠姑蘇人。流寓浙西。工崑曲。畧識字。解詩詞。曼條修眉。極婉媚。可憐之致。作客武陵時。與往來。戊午秋試畢。同人釀飲。乃以筍與迎之。至時集者為餘杭宗森。泉姚曙。香濤。爽亭。同邑宗珍。甫。僧覺海。同飲葛嶺。嶺據羣峯。菴結其上。下視東海之潮。西湖之月。混混然天水一白而已。因各舉觴。政予闕得飛花。寶珠誦冷露無聲濕桂花句。一座為之歎賞。遂罷酒。起看月色。時八月十八夜。蟾輝不圓。而光明如畫。予攜寶珠。共徘徊於露

臺上。竟夕不眠。天曉。命與各歸。視坡間竹葉上。纔微有日色也。此亦一時韻事。附一絕云。禪房花落晚秋天。古洞雲封憶葛仙。攜手苔階清露濕。一丸明月一湖烟。錦兒居越州之湘橋。戊午游臨安。道出鼓山。俞少府陸大令欸留。臻至酒酣。同往訪之。見其方倚歌吹洞簫。嗚咽然幽怨掩抑。殆不可堪。余曰。卿其殆有重憂者耶。錦兒笑曰。非也。滴觀若貌。酷似所歡。以遠別去北方。傳聞其已死。有觸於心。故不覺其音之沈痛也。少頃。治酒紫藤下。泥飲甚歡。迴環勸酬。酬酢彌勤。余頗憐其韶秀。更既深。踏月而歸。臨行。錦兒以手中帕裏。蘋婆果數枚見貽。情深如此。顧一別遂不復見。紀以一絕云。輕攝秦簫下鳳臺。無邊秋色露華開。寶兒生小嬌愁慣。偷向湘橋踏月回。吳山之陰。過潘司河西折而北去。有一小巷。窈然深曲。中有隱人居曰阿娜。余見之。始上頭也。秀眉奪山黛。媚眼流河波。翻若驚鴻。丰韻獨絕。衆皆曰。此後起之秀也。醴泉無源。芝草無根。有以哉。已未槐卿招客飲於飲涑山莊。時同坐者。郵縣秦生。蛟門陸生。慈水葉生。及同邑陳某。借歌者五福阿娜。秦厚重寡言笑。陸亦矜莊。葉年最少。錦衣玉貌。飄飄乎有

卷一 淞濱瑣話

香豔叢書 十六集

玉樹臨風之概。獨倚闌干看六橋柳色。陳粗鄙。五福阿娜獨呢就予。盃盤間錯色授魂與。情殷意擊。幾於顛倒不自持。因吟左挹浮邱袖。右拍洪崖肩。句。陳忽起相爭。至欲拔羅虬之刃。余笑誦詩謝之曰。桃花不是劉郎種。莫怪東風吹過牆。一晒而罷。附一絕云。芙蓉千朵似圍屏。天半樓臺欲上燈。暢好阿娜推後。數行烟樹晚青青。滿湖菱藕水煙賒。置酒高樓看落霞。不許紅巾青鳥遞。隔牆愁殺兩行花。江山船上多麗妹。余所見以鳳嬌為最。已未秋潮生日。餘杭郎齋亭吳詩白。邀觀潮於鳳山門外。槐卿強拉余去。既至。見海門一線雪色。微作瓶笙響。俄而匹練滾滾。漸近南岸。三江等處。則雪痕斷續。長者為白馬。方者為素車。高者為帷蓋之張。聲亦漸宏。隱隱若水底雷。忽而天翻地覆。山崩海立。日月晦冥。洪濤萬仞。捲空而起。岸搖搖動。人物震眩。水力磅礴。上則怒若雷霆。無不伏地失色。三浪既平。相與就舟中小飲。清風微灑。落日滄波。絲竹之聲。清以迴。嫋嫋然與烟影相迴。合人有泥余呼鄰妓者。余謾應之曰。有鳳嬌乎。客暗曰。是真國色也。予何自見之。然余實未嘗知鳳嬌。同往訪之。則韶令秀媚。無與倫比。

時諸妓在者。楚蓮雪枝芷香等已七八人。色藝皆出其下。飲半。月出海中。赤如
初日。盤旋於波濤間。如萬道金蛇。焜耀天地。秋空一碧。遠山數點。若浮鷗沈鳧。
漏十二下。潮至。先有風。蕭蕭森森。蘆葦皆作怒聲。其碎騰澎湃。一如日間。而銀
山雪海。尤令人神骨皆清。萬舟如落葉顛簸。因先與諸客妓登岸。縱觀。覺意氣
爲之一壯。有浩浩乎凌宇宙。小寰瀛之概。諸妓生平有未觀此奇者。歎曰。觀止
矣。附一絕云。東船西舫亂秋帆。岸柳蕭蕭翠半彫。月照花光花照座。酒痕香漬
滿青衫。翠鳳亦江山。船上酒。與子遠相識。桐嚴姊妹。雖見客侍酒。有所主。則
他人不得復留宿。戊午。子遠邀予飲。响午肩輿出湧金門。過萬松嶺。抵螺螄埠。
宴畢。翠鳳前請曰。試期已近。願少養神。睡片時。予知其意。即促子遠同去。次日
作詩戲之。并填魚游春水一闋。遂遊六和塔院而還。附一絕云。小別新從灑上
來。故將溫語向人催。欸攜鳳褥團花錦。促我安眠始共回。愛錦負盛名。然豐觀
如木芍藥。嬌豔如秋海棠。芝齡語予曰。君至義橋。須見愛錦。至則促之來侍酒。
有一陸姓者。隨行。形影相戀。散後。余遺之去。笑謂友人曰。此癡蝶也。他日訪

卷一 淞濱瑣話

二

香館叢書
十六集

之則已嫁之矣。又有蕉妮能唱十二紅。此曲聲最高。入小工調第三聲。時年甫
垂髻。容顏妍冶。附一絕云。春花看到牡丹肥。笑認燈前是復非。始信移花兼蝶
至。不防人撲繞船飛。葆真本良家子。墮落情劫。誤入章臺。非其志也。已未。槐卿
子遠招客鍾太史趙司馬秀水朱生苕溪宗森泉及邱氏兄弟勾章張生同邑
胡生飲。坐有俠士。以輕輿潛致之。遂並阿娜俯酒於井西曲室。是日溽暑。向晚
疏雨滴瀝。蕉桐之間。清響相答。而草間蚊爲雨驅入室中。殊苦人。郎生槐卿輩
擁葆真暖閣上。惟子遠兩阿娜共飲。少頃。阿娜嬌泣。竟槐卿予攜手送之去。朱
君妒甚。子遠笑慰解之。遂與胡踰夜歸。槐卿要予去聽葆真說書。頗妮妮悅
耳。時已五鼓矣。天明。冒雨解纜。與森泉偕遊大滙。葆真細腰纖趾。真能作掌中
舞者。紀以一絕。小雨濛濛冒碧山。桂香吹雪上烟燈。鶯啼鶻如春夢。認取羅
巾淚點斑。雙喜居白井兒巷。假父本搬演雜劇者。尤善緣楮。魚龍曼衍。百戲紛
陳。自小習之。然即棄去。不屑爲也。己未歲。年十三。尙未破瓜。嬌小善會人意。子
遠招飲十三間樓。有雙喜與寶珠。席間喜持白扇乞余詩。書七夕四章與之。

末首云。姮娥聞道隣青桂。消息秋來知也無。槐卿見之戲曰。觀四詩。其屬意於
雙喜。若今年折得青桂。當即以姮娥相贈。其年果獲雋。赴省垣時。又招至觀。因
軒中。與槐卿子遠共飲。喜甚。戀戀半醺。侍余涉歷園亭。徘徊泉石間。子遠語槐
卿曰。期踐前約。槐卿極力自任。謂終當使姮娥住廣寒宮中。與吳剛相伴也。而
余住未十日。匆促將北去。因約明年自京歸。留壁以待。明年賊突陷武林。西子
湖上。半爲劫灰。美人蹤跡。竟不可復得矣。附以二絕句云。絃語嘈嘈心自知。酒
邊微笑索新詞。玉簫舊約無消息。知有來生復幾時。兵符深夜賺城開。潮打空
營吼怒雷。劍火竿書隨處訪。更無消息對疑猜。

紅豆蔻軒薄倖詩中

素秋居蘇州采蓮巷。本秦淮舊人也。余友人林園識之。嘗夜偕命明府。及秣園
往過。淡妝出見。蛾眉輕掃。蟬鬢半偏。自有一種綽約嫵媚態。問其姓。以周對。戲
曰。素秋宜翁。何爲而周。姬驪然曰。姓翁者。乃聊齋志異仙姝耳。顧明府曰。然則
此君其謹菴耳。次素芳出見。余曰。素芳亦古美人。答曰。素芳名甚夥。余強辨曰。

卷一 淞濱瑣話

四

香館叢書
十六集

不論古人。論今人。可乎。曰。請問今人爲誰。余曰。王素芳。點頭笑曰。是矣。余曰。此
甬東名妓。近人耳。汝何以知之。答曰。非姚梅伯十洲春語之第一品花乎。余曰。
王潤卿何足言。若卿者。真可以冠羣芳矣。因與縱談古今典籍。無不應對如流。
嗟乎。薛濤嚴幼芳。固尙在人間耶。隨行余撰聯贈之曰。素心對酒推知己。秋色
愁花似美人。暈長白徐公子。徐死爲行服。營佛事。其年秋。過雉皋。聞流寓此間。
閉門批把花下。不復見客矣。紀以三絕句。休將名姓誤癡癡。玉局清遊佐雅談。
憔悴柳絲秋澹影。江南江北兩難堪。素服營齋事事愁。美人心死水雲秋。徐君
塚樹青如許。日暮風吹燕子樓。別後烽烟夕照燃。蘇臺南望草連天。批把門巷
無尋處。只得郵亭一見緣。無錫惠山僧平岡耳。而名聞宇內者。以有美人在焉。
然皆作優婆夷觀。蓋非散花之天女。實則唾粉之難陀耳。有蘋君者。甚慧麗。可
喜。余問壁間聯何以不藏法號。曰。以蘋對君。固自不易。君能撰語相贈乎。余即
口占以萍水君山作對。笑曰。萍蘋異韻。君誤矣。余不覺色赧。隨改曰。蘋末風來
花影。君遷霜熟果香幽。得之甚喜。親煮龍井茶以酬。又有桂鳳。嬌小時早

春黃梅半樹。修竹數竿。經卷藥爐。別有塵世外想。附以一絕云。洗盡鉛華學道裝。寒知春早靜聞香。夜深秉燭琴苔井。風動漣漪散露光。庚申。余公車北上。至淮同行。友人粵東胡君。邀余及錢朱張方四孝廉飲。有荷珠者。絕色也。一座注目視之。爭命佐酒。荷珠左右酬應無倦。余大笑。指一老倡令侍飲。比歌管發。則舊日念奴也。收聲出韻。無不膾合。魏家繩尺。不覺爲之擊碎。鉤頭。彼亦歎知音難遇。酒酣後大有潯陽江上之感。附一絕云。新歌一曲怨清商。賴老琵琶獨擅長。我亦揚州杜記室。天涯憔悴爲秋娘。地以人而名。人不能以地而限。山左道上。負琵琶趨唱者。皆瓦刺耳。而鄆城董月喜獨異。其貌秀而潔。其神婉而靜。其衣服妝點。皆有姿態。殆所謂一生愛好是天然者歟。庚申春夜。聽其歌聲。不覺心醉。欲贖之。問其價云。七十金。問其年。曰。十四矣。問肯從余去乎。點頭微笑。時虛道途不便。欲須歸時。比出京。再訪。則已爲人招去。悵然久之。時囊橐已空。卽見之。亦力不及矣。後遇武林商人張姓。初見卽云。君非與鄆城月喜昵乎。余愕然。叩其詳。云。是夕招之。歌曲。竟欲留宿。固辭。出巨金贈之。夷然不動。日詢余

卷一 淞濱瑣話 五 香艷叢書 十 六 集

耗始知其尙小梳櫳。爲懊恨者竟日。附以一絕。當時春色等閒看。別後相思夢見難。千古多情千古恨。莫教花影到闌珊。庚申秋。同王太史出京。再過淮上。則盡瓦礫場。王邀聽曲。有素卿者。色藝甚佳。晚飲其家。杯盤狼藉。竹肉交清。然歸途月明如水。照頰猶刺棘。尙聞鬼哭兵過聲。紀以一絕。句欲移明月。照雞臺。醉後婆羅急管催。眼底劫灰飛不定。春風尙有小桃開。維揚江上有妓船。夜深時聞鄰舟琵琶丁。然或於水窗中見素面含春。羞娥照綠。舟泊泰州。王太史招飲岸上。七客九妓。并有教坊名優。大合樂於西風秋色間。喧甚。既歸。就香處鏡下聽鈔。絃聲。彈山坡羊。孤舟如葉。一燈如豆。人聲寥寥。惟有秋烟瀟瀟。明月徘徊於船外。覺有潯蹤不同處。附一絕云。芙蓉秋影照香鬟。宿鶯眠鷓盡日閒。欲買蒲帆江上住。五湖煙雨六朝山。如臯古雉皋也。吳趨既陷。至浙東者皆由此入海。余至寓北門火星廟。道士陳古琴能彈七絃。其客徐亦豪俠。約訪水繪園。則荒涼餘古址而已。因言及蕙苑影梅菴故事。徐盛稱宮小婷雅淡。小婷本白下名妓。避亂居鎮江。再徙知阜。能畫蘭鼓琴。予攜紉素同訪。爲寫風枝數

箭。次日友人有託代求者。遂再過之。臨行曰。君無事。明日盡過此談。予曰。請遲數日。招友人飲。歷作清游。不勝愧慙。小婷曰。此間多鬚頭大腹。買令人見作三日惡。以君談諧風雅。故願時臨存耳。豈有他哉。余謝曰。縱卿青盼。不加憎鄙。阿母日以錢樹子相望。豈不加白眼耶。曰。妾無媼。願君勿疑。余領之。後遂往來無間。每循柳岸過小橋。至西曲第三門。門前小通潮。殘荷敗菱。秋陰桂子。藪藪如雨。至則或爲書仿字。或作梅花數枝。或出厨藏法書名畫。泥余評隲。一日問余曰。君誠某太史乎。曰。予友人同出都者也。曰。君能爲妾寄一紙書耶。予曰。諾。因裁尺素。託徐郵致之。某得書不答。悵然謂予曰。妾與渠交。乃無情若此。令人悵悵。明日詣之。適有客在。余趨出。小婷曰。君勿去。客爲鎮江李叟及袁氏昆季。君同年生。妾請爲介紹。遂與三君相見。少頃。徐亦至。小婷斂袂起。請李叟作山水。予與袁昆季。各寫梅竹卉木。獨徐壁上觀。予笑曰。北海今日不得袖手。徐亦笑請受罪。願操縵鼓湘妃一曲。小婷倚洞簫和之。於是客意少舒。擊箏吹笙。小婷女弟歌吳歎。余曰。今日樂甚。請各賦詩以記。予得七古一章。汝南填齊天樂。而

卷一 淞濱瑣話 六 香艷叢書 十 六 集

隴西序之。徐恥不能文。亦勉成二十字。曰。江南佳麗地。歡樂輸今宵。何事東陽客。歸心逐夜潮。視斜陽掛屋角。各匆匆散去。明晨客有招飲者。時已重陽。後小集菊圃。遂攜小婷往。歸途詣之。入門。則方設宴。小婷囑少待。適已醉。踉蹌臥虛榻。宴罷。小婷喚余醒。爲盥洗畢。余告以行期。小婷悵然若有所失。問能再來乎。予曰。茫茫世界。緣法不可思議。又安知予不重來此間也。因垂淚而別。小婷送至橋畔。余與姬語不及。幾所贈。又甚薄。然曉窗夢破。午酒微醺。形影相對。心目相許者。蓋十日。迄今思之。猶繫寤寐。紀以一絕云。別淚斑斑雜酒痕。遠情深恨兩無言。一帆送我寒湖去。夢入烟阜有斷魂。甬上孫孝廉。招余飲。莫桂英家有蔣五官。甚韶秀。頗與予昵。妮妮話兒時事。葉姓客至。呼之不去。葉悲。隔房語相侵。五官伏予懷。嬌泣。孫徐皆怒。詬葉知不敵。設宴謝罪。予婉勸。五官終不肯去。呼宮小婷至。始悵然歛退。附一絕云。隨鴉打鴨欲銷魂。嗚咽青衫滿淚痕。不料楊家紅拂後。章臺尙有此人存。庚申九月。行次甬上。悅阿素止焉。稔年弱質。淡服靚妝。有閨閣風度。蓋冶葉倡條之習。至此一洗矣。附一絕云。不將脂粉澆清

姿不學輕狂唱竹枝。微笑倚人花下立。開拈團扇記新詩。清齋甫上錄事也。曩
余與蒲團飲其家。燈昏射覆。屏角藏鈎。頗極款洽。庚申自京師還。重往訪之。人
面桃花。已莫從問訊矣。附二絕云。春窗香破夢迢迢。枕臂紗籠玉色嬌。一別東
風歸草草。空將芳字記清喬。水花無種不成春。醉後癡鶯解惱人。祇恐花飛春
欲去。故將清梵咒金輪。倪寶居閨門外。爲燈船第一。以色藝自負。性愛文人。余
偕瘦羊博士往訪之。曉妝初竟。明豔欲絕。余歎爲秋水芙蓉。非風塵中物。是夕
置酒相款。減字飛花。傳觴擊鼓。倍極其樂。余偶言及射策京華事。姬曰。君至都
門。當多作詩詞。贈余。竭力提唱。俾增聲價。當有風流學士知妾名也。附以一絕。
四座紅妝雜錦袍。宴餘花夜月輪高。春明若說旗亭事。應有微之憶薛濤。

紅豆蔻軒薄倖詩下

壬戌之夏。避亂至滬上。寓甚窄。毒暑不可耐。因至小錦寶家爲道署計。浮瓜沉
李之餘。忽而竹聲瀏亮。與絃指相錯雜。或於錦氍毹舞拓枝小垂手。正陳思王
所云翻若驚鴻。婉若游龍。使人聽而忘倦。小酌則鸞臚鵲。窮極郁尉。時吳越

卷一

淞濱瑣話

七

香地 卷一
十 六 集

陷沒富商巨室。皆遷峰湖間。依西賈以安。十里之間。瓊樓綺戶相連綴。阿閣三
重。飛甍四面。粉黛萬家。比閭而居。晝則錦繡炫耀。異香屑霄。夜則笙歌鼎沸。華
燈星燦。人之如天仙境。然米珠薪桂。十倍於他處。躉豆初入市。價至斤一緡。
蓋繁華靡麗之區。有過於妖孽矣。嗚呼。可不懼哉。附一絕云。天涯孤客怨無家。
日落潮聲咽管笳。凍餒沿途滯湖骨。傷心重見舊繁華。楮金福。吳門人。庚申避
亂徙滬。居城中花草浜左右。小樓三楹。迴絕纖塵。湘簾斐几。帷帳尊彝。無不淡
然。人古富於貴。所藏玩好。窮極精巧。有玉船一。長尺有咫。徑半之。鏤刻工細。絕
倫。窗凡八扇。皆可啟閉。中坐一男子。狀若貴官。鬚眉生動。腰纏四五環。侍焉。桌
上。畫觴碗碟。歷歷可數。玲瓏剔透。幾疑鬼斧神工。聞以千金購致。蓋大內物也。
曾有珠一串。皆巨如龍眼。核以索價太昂。後歸粵商。姬既坐擁多金。意將擇人
而事。與之周旋者。多風雅士。性慷慨。有俠妓風。不瑣瑣較錢帛。級秋居士。香橙
道人。皆與相善。余以一介貧士。貿然至滬。方虞投趾無門。乃姬一見。卽垂青眼。
喜與余談詩。每至月斜猶不倦。雖招者紅箋紛至。弗顧也。嘗謂余曰。人生貴適

志。與人交好。當以肺腑相期。阿堵物何足以易我心哉。余受秦中大吏聘。行有
期矣。姬凄然曰。此間風鶴頻驚。幾於旦夕莫保。君遠適樂土。獨不少念妾乎。余
慰藉再三。然亦嗚咽不能成聲。蓋遠通知已於窮途。故不覺其感之深也。姬出鈔
山堂集。弁山四部稿相贈。余受之。有愧色。自此一別。天涯人遠矣。附二絕云。絕
代丰姿豔若花。窮途青眼愧相加。美人心性才人骨。每夕談詩到月斜。可憐義
俠田紅粧。偏解憐才有別腸。贈我琅函猶在篋。挑燈展閱倍神傷。朱五官。吳中
小兒女。淞北玉毓生所暱也。僦屋城北大馬路。姊妹花數枝。五官稱翹楚。鄰
人尹姓者。賈人子。稔於秦樓楚館。繩五官美於金前。隨往訪之。花明玉媚。名下
洵無虛也。尹姓遂開夜讌。飛巨觥相勸。余醉不能歸。留宿其處。夜半酒醒。索茶
有送別榻起而噉應者。持一甌飲。余香沁肺腑。真不啻瓊漿玉液。視之。姬也。雲
鬢惺忪。晚粧初卸。謂予曰。余應客招。歸亦未久。恐驚君睡。故就別榻眠。君今醒
未。余曰。酒非能困。余連日徵逐於花天酒地。間倦甚。故不覺遽入黑甜鄉裏耳。
因詢何時。曰。外間鐘鳴三下矣。姬與余促膝並坐。有飛燕依人之態。告予箇中

卷一

淞濱瑣話

八

香地 卷一
十 六 集

苦况。謂誤墮風塵。亟思自拔。淚皆焚然。彌覺嬌楚。明日遂別。不復相見。此與郵
亭一夕之緣。髮鬢相似。附一絕云。畫閣銀燈一夕眠。深情亦屬百年緣。臨行不
忘丁寧語。誰念青泥一朶蓮。丁金寶。以豔名噪一時。余至滬時。枇杷花下。閉戶
獨居。素服淡粧。不出酬應。余始聞名。往訪。則隔斷巫峰十二。悵然而回。偶飲酒
樓。遇尹姓者。亦來睨余而笑曰。閣下其曾入天台而不遇乎。余驚問何以知之。
尹曰。伊頃遣小豎來招余。偕閣下重臨。蓋以閣下負海內文名。欲求一經品題。
以長聲價。渠所拒者。碌碌無足重輕之輩耳。因與俱往。延入閣中。坐。金寶出見。
則眉門遙山。眼含秋水。手神態度。迥異時流。余曰。聞卿北里不居。東風有主。一
朶青蓮花。自拔於淤泥中。洵非凡品也。將夕設讌。相款。珍錯雜陳。別有風味。
畀以金。固辭不受。自此得閒。輒往小憩。或爲寫竹石。或爲作隸篆。姬必令小鬟
磨墨以待。有時任意揮灑。淋漓滿幅。姬輒藏皮勿失。余每至。必淪佳茗。供佳點。
花晨月夕。特設盛饌。姬善彈琴。酒後必爲余鼓一二弄。以破愁思。如是者幾閱
一時。余未嘗費一纏頭也。別後。輒思之。不置。附一絕云。艷友如卿近亦稀。綺窗

相對有紅薇。宵深玩月無情思。獨撫瑤琴理玉徽。高二首。字梅卿。以行著。居城中小白棚。從吳門避亂來滬。不接一客。惟與相稔者樂數晨夕。湘鄉左公子。僑寓金閘。素與相識。至是言尋舊好。重締新歡。他客皆不得問津。余至滬時。左公子已還楚南。適高氏姊妹花。從鄉間來。再入章。重張麗幟。陸孝廉與其妹薇。卿善。延余飲酒其家。梅卿特出相見。嫺靜娟媚。有大家風。於眾客中特屬意。余款待殷勤。時囑余往。一夕酒闌宵靜。街鼓統如。窗外雨聲甚惡。因不能歸。遂與定情。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讀白傅詩。凄然有感矣。系以詩云。綽約身材阿娜姿。動人情處費人思。河魚天雁無消息。誰向江頭寄一枝。李香鄰。又字香輪。行三。自稱珊瑚女史。頗知書識字。嘗填小詞。自能入拍。余亦因陸孝廉始識之。時往其家小飲。藉以消憂。破寂。一日余往特早。姬尚未起。見研匣旁斜露一紙角。取觀之。乃小詞一闋。調寄阮郎歸。枕上分明都是淚。深夜難成睡。春來已覺病懨懨。玉骨瘦無比。可憐人。可憐事。寫簡相思字。字成盼着誰人寄。仍悶沈沈地。余贊其頗有思致。姬已醒。面出笑曰。下里巴人。恐不免為

卷一 淞濱瑣話

九

香館 卷一 六

大方所笑。君為詞壇名宿。妾請列絳帳中。願為女弟子。并云。昨夕夢中得句云。郎情輕比風中絮。妾夢多於山上雲。其詞悽惻。惜未成篇。余笑曰。此卿從性靈肺腑中流出。故有茲妙句。余遠不能及。敢謝不敏。姬疑謂請已。俯首不語。姬妹曰。香雲尤聰慧。每逢余與姬談詩。輒顧余而笑。余曰。子其別有會心乎。曰。然。亦有所作乎。姬袖中出一紅箋。調寄清平樂。香雲學填。憑闌獨自。芳草繫愁思。空抱紅綾清淚。說與相思誰寄。當時燕子窺紗。如今飛絮飛花。耐得春離秋別。別人生多少年華。余讀之不禁歎歎。絕曰。此傑作也。才更出姊上。遂為之悉心指授。未閱月。居然有詞稿矣。後隨一顯者去。年僅十四齡耳。香鄰亦為人遊室。附一絕云。玉田伊鬱草窗哀。難得闌中味。絮才有字。碑宜貯金屋。前身應是謫仙來。亂既定。余將從計吏北行。時同郡王君。令上洋。余識其次公。暇日同游城南。就雅卿聽曲。雅卿說書。承應伎之可狎。而不可褻者也。曲終。揮塵縱談。王與雅卿。兩小無猜。喁喁語甚。已而許少府至。拉余就西隣。江翠娥聽談。碎首翠娥貌。靚姿絕世。因張燈說唐子畏三笑故事。方半。停拍微笑曰。林

香見伯虎。何以一祭。大凡解事女子。見風雅文人。其心中先有一段感觸處也。語次。以秋波斜睨。余不覺為之顛倒。遂賦七律二章。以贈。明日揚帆。出吳淞口。天涯茫茫。真似劉阮到天台時矣。附一絕云。黃金兩袖淚痕鮮。來聽山塘一笑綠。匆促相逢容易別。此身空有美人憐。以上皆越中箬江詞客所作。詞客謂余曰。其家先世素封。至詞客已中貧。少美丰姿。好汎覽典籍。然耿介。不干求名譽。時人亦未之知。弱冠補博士弟子。尋舉明經。本落落寡寡。無柔情繾綣。至是始遊遊郡國。嗜好聲色。所至輒與友人徵歌繼酒。時佐以山水絲竹。與夫書史談諧。頗頗得遠山芙蓉。與共四壁。而久之不能遂。大人先生中。既無于節度。牛奇章。朋游賓客。亦鮮。王吉許俊古洪。至美人求其如霍小玉。紅拂。章臺柳者。尤不易得。即間有所遇。或人事相左。亂離以來。益貧窮。子身異地。謀衣食猶不給。况其他哉。雖經艱危。狂態猶昔。才鬼佳狐。亦唾棄之。日出則隨肥馬。夜分一燈相對。焦琴布被而已。嗟乎。不能置身青雲。又不能營樵橘竹之利。嗚呼。僚儔煩將何以自解。不得已取昔年所歷拉雜書之。以消塊磊。或謂洛真楚潤。

卷一 淞濱瑣話

十

香館 卷一 六

傳於北里之編。顧媚宛君。壽於板橋之記。勝於鴛鴦。腰纏多矣。豈詞客微意之所在乎。然則詞客之作此詩也。其為寄託歟。牢騷歟。寂憤歟。抑當兵燹之後。而為之悲帶歟。世必有能辨之者。

朱素芳

梁溪秀才鄒伯翔。少負才華。性倜儻。落拓不修邊幅。嘗以羅浮夢賦。受知於長白恩方伯。中有一聯云。昨宵月色三分憐。卿守寂。今日冰心一片與我爭寒。遂自號冰心道人。顧家貧。數奇。衣食恒不繼。遂適館於吳門某紳家。紳故巨宦。富傾一城。子弟習慣豪華。姬侍滿側。美婢尤夥。皆明眸皓齒。美艷絕倫。能以眉語以目聽。伺候曲如人意。紳有弱弟。自粵東解任歸。道過申江。購得離姬一人。年祇十四五。慧而美。天人不啻也。擅籠為諸姬冠。紳弟喜漁色。性尤暴戾。喜怒無常。姬深憂之。而鳥已入籠。亦遂無計。惟看書作字。以解憂煩而已。會紳父冥誕。借城南一粟庵。受戚友祝。延僧設齋壇。離姬亦隨夫人偕往。登殿拜佛。時正初秋。衣碧羅衫。長袖弓鞋。不啻雞羣之鶴。生平視良久。不覺神馳。比晚歸齋。頗涉

遐想而紅牆銀漢。咫尺天涯。私詢幼徒。知姬為朱姓而不得其名。一日課餘之暇。見園門正開。乃散步而入。姬適在水亭。遣與排筵設視。倚檻微吟。既而吹鳳簫。命婢按紅牙板。吹自製新詞。曲未已。生適至。不及檢點。而避生故。簫聞其聲。復見其人心。中狂喜。乃僞為不知。躡足登亭上。爐烟未盡。香澤猶存。案上有薛濤箋。書蠅頭小楷。格類簪花。方欲注目。微吟而歸。童竟至。訝曰。荒園久閉。向無人居。頃當晚膳。不見先生。何處不踪跡。乃竟在此。膽果大不畏鬼魅耶。生不知云何。急袖詩箋。隨僮歸館。飯罷無事。展玩袖中箋。得如夢令一闋。云。簾外春光如醉。簾底人兒憔悴。蹙損小娥眉。一寸愁腸碾碎。無謂無謂。燕子替儂勸慰。下書素芳二字。蓋姬名也。生反覆吟哦。幽悶欲絕。援筆和柳長春詞一首。并系以跋云。朱姬素芳。天上仙姝。人間才女。憶牽牛之約。花落傷春。吹引鳳之簫。月明寫怨。讀如夢令一闋。而知其幽恨深矣。燈下曼吟。凄惋欲絕。填小詞一解。以慰素芳。兼以自慰。若謂一池春水。何事干卿。則固欲索解人而不得也。詞云。佛殿焚香。紅亭寫韻。翩翩曾見驚鴻影。斜陽吹冷。一枝簫。知音可許中郎聽。一樣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一

香齋叢書

孤懷十分幽恨。傷春同抱懨懨病。可憐情重不勝嬌。東流薄了桃花命。即取檝榔箋書之。欺暑冰心道人四字。一夕月明如晝。萬籟都寂。聞笛聲清越。出自閣中生。不覺技癢亦抽簫和之。即吹自己新咏。悠揚嗚咽。庭中老鶴。婆娑起舞。一時月為之停。雲為之遏。曲終興闋。掩齋尋夢。忽聞叩門聲。詢之。則其音尖細似女子。甫啟扇。一婢掩入笑曰。先生妙弄。空絕一時。吾家素姑。雖好此技。苦乏師承。特私遣婢子致辭。願聆雅教。生見婢明麗多情。為之心醉。笑曰。下里之音。不斥為汚耳。亦云幸矣。乃柯亭之竹。竟見賞於中郎。恐凡喙一鳴。當令天仙作十日惡也。曰。素姑喜聽妙音。願無固却。託之謙詞。曰。閣閣莊嚴。分難相見。今既見。詔敢不如命。特慮春光易洩。月影終虧。或反足為素姑累耳。曰。先生自奏一曲。紅樓咫尺。倚檻可聽。無勞親覲。玉容也。言已竟去。生於是凝神靜慮。奏姬之如夢令辭。幽怨彌深。哀感欲泣。似聞樓上有淒咽聲。生亦泫然歸寢。明日早起。匣視旁有錦函一緘。啟視之。素芳札也。展閱未半。主人適至。瞥見函角。有素芳密緘四字。頓有慍色。不言遽去。無何以學徒患病。託故辭生。生遂客中。江為西人

司筆墨。旋挈眷屬至。而相思萬斛。欲寄無從。如是者三年。喬秀才定侯。生新雨也。文字投契。相見成莫逆交。花天酒地。游讌必偕。一日同游味蕪園。見香車怒馬。飛駛而來。比近見車中一美人。絕類素芳。目光所注。各自流盼。而車行甚捷。衣香鬢影。瞬息已遙。生凝若木雞。喬戲之曰。子賞識與中人耶。此枇杷巷底朱素芳也。新自吳中來。慙慙嬌媚。光曼視。尤善洞簫。洵為北里冠。君欲一識香巢否。生狂喜。急偕之往。確是意中人。顧問以前事。則茫然也。夜讌既開。生不覺露醉。遂留宿焉。琴歌酒賦之間。輒一往訪。素芳早已屬意。願諧伉儷。為嘲臂盟。顧生家赤貧。備書自給。飄泊研田。每呼庚癸。城北太守。適有山左之行。聞生名。招之入幕。生不得已。與姬言別。相對哭失聲。次日鼓輪出海。兩日抵芝罘。是處為通商一市集。海濱繁華。女閭極盛。主人素達。見生終日書空咄咄。若重有憂者。因招二三紅袖。把酒清歌。為生解悶。其中有名紅梅者。有名綠玉者。生旅况無慘。視若無親。既而至般陽驛。小住數日。瓦礫燈火。土坑蠅蟲。孤影凄然。益無聊賴。雖東南賓主。膠漆相投。而慕裏紅蓮。殊難生色。越數日。居停督省奉檄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一

香齋叢書

赴萊州府任。一應出守。案牘形勢。文采風流。賢嘉相得。署左有女媧殿。生愛其幽靜。移筆研其中。為辦公地。公餘退食。煮茗焚香。為消遣計。新得石簫一土產也。試取吹之。頗能入破。一夕新奏方罷。忽聞有和之者。其聲嗚嗚然。細聆之。則素芳所製詞也。心甚驚疑。夜深不敢過訪。越數日。新浴甫罷。憑檻納涼。時清風拂林。壁月流素。山簫聲又作。乃梯女媧窺之。見梧陰下坐一女子。挽慵來鬢。著半臂。肌白如雪。髮髻艷絕。手攜洞簫。仍吹前調。生俟其曲終。微驚以嗽。女似知牆內有人。遽起再入。花陰以去。生歸。竟夜猜疑。反側不寐。翌日潛往跡之。不能得。因倚菩薩蠻詞云。樓臺涼浸山城月。碧梧金井風蕭颯。顧影忒無聊。誰家宛轉簫。良宵芳訊斷。天近銀蟾遠。玉貌見分明。同心何處人。會友人招以薄醉而歸。見齋頭有短箋。上有和作云。紅閣待老嫦娥月。夜涼夢斷秋聲颯。雁字亦無聊。清愁付洞簫。天涯空目斷。心與書同遠。幽緒太分明。何從寄箇人。及視下款。則素芳手筆也。疑昨夕吹簫之人。即為朱姬。然山左江南。相隔數千里。身無鳳翼。斷不能來。反覆推尋。殊難索解。時值中元。署中例設盂蘭盆會。僧壇祀鬼

鏡鼓喧闐生厭其擾。長簫短劍策蹇入山。陟高嶺度深林。路轉峰迴徘徊舒嘯。獨白拔劍起舞。已而抽簫作鳳凰引。響入雲際。於時皓魄當空。翠雲俱息。甫數聲。則松風謾謾。猿鳥悲啼。自以為郭某網調獨磨。可以遙脫山靈。非凡間所能賞及矣。清奏未已。一女子輕衫窄袖。搗婢穿林度越而來。曰。秀才豪興。洵不俗哉。亦知空山中尙有同心耶。生驚顧問。則一絕代麗姝也。長揖曰。何處仙人。翻來塵世。豈秦樓弄玉尙在人間哉。女曰。僻壤人稀。忽逢翠袖。得毋以花妖月魅疑之耶。生曰。雪夜尋梅。非徒安道。柳隄坐月。竟遇高陽。千古同心。無獨有偶。與合。今人何遽讓前人哉。因請姓氏。女曰。妾泰山君主第十三女。聞君有裂竹之能。故踏月而來。願聆絕伎。生不少遜。即倚聲吹之。而吞吐激昂。極盡抑揚之致。女鼓掌曰。宮徵和平。心神融洽。素芳眼力。誠不淺哉。生知其言有異。急叩其詳。女曰。爲君與素姊一段因緣。南北往還。奔走數萬里。生曰。仙姬爲素芳寄書耶。曰。非也。余與素芳爲姊妹行。向居月府。墮落人間。君亦廣寒宮校書郎。時清虛府演劇。大宴羣仙。素姊以醉後向君一笑。遂結塵緣。惟是兩美之諧。須余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一 香艷叢書

撮台。曩者亭上之箋。齋頂之句。隔牆人影。樓上簫聲。皆妾所爲也。今素姊早厭風塵。望君如歲。君宜速著歸鞭。莫使天邊遊子。猶成守塚之魚。樓畔文鴛。化作望夫之石。生聞言。極爲感激。轉請於女曰。無米難炊。其如阮囊之羞。誰何曰。千金市玉。十斛量珠。金屋藏嬌。鏡臺下聘。本非窮措大所易辦。幸素姊奩中。薄有私蓄。將來五湖烟水。儘可逍遙。惟此時玉人聲價。動盪千金。若太自貶損。則不免爲姊妹中所齒冷。君且歸。妾當徐爲謀之。遂攜婢去。生返署。抑鬱不樂。天將曙。忽自外擲繡囊於几上。鏗然有聲。曰。幸不辱命。可持去。爲畫眉人略助粧也。生啟視。則髮鬢者皆不動尊也。喜甚。向空拜謝。乃辭居停返滬。則素芳已遷雲間。遂往娶之。卜築於九峯三泖。爲寓公云。

東瀛點譜上

東瀛一隅。雖僻在海外。而距中國較近。三神山縹緲雲際。可望而亦可即。一帆順駛。兩日可達。自長崎神戶大坂橫濱。以至東西兩京。妓館林立。雖偏邑小縣。呼妓侑觴。無不立至。花爲世界。玉作精神。烟月之作坊。風流之藪澤也。其間

尤所翫稱者。爲東京妓。分色藝兩等。色妓但擁鄂君之被。薦宓妃之枕而已。藝妓妙擅歌舞。侍酒爲觥。然但爲當筵之妾。而不能爲房中之歡。遠例有罰妓。由官給以券。月納金數圓。色妓於芳源爲盛。根津次之。藝妓多在柳橋新橋間。所居櫛比。門首懸一紅燈者是也。遙見層樓傑閣。高峙霄漢。則酒肆茗寮也。肴炙充牣。芬芳外溢。每至夕陽將下。明月初升。燈火星繁。笙歌雷沸。二分璧月。十里珠簾。遊遊其間者。車如流水。馬若游龍。鱗鱗之聲。徹旦不絕。真可謂銷金之窟也。煙花之盛。風月之美。以及色藝之精巧。衣服之麗都。歎爲觀止矣。已卯春間。小住東京。勾留百日。旅居無俚。偶從密友買醉紅樓。看花曲里。覽異鄉之風景。瞻勝地之娟妍。覺所謂瀛洲蓬島者。即在此間。鴻爪雪泥。聊存跡印。今日追憶所歷。并得諸友朋所見聞者。悉臚於篇。藉補花月之舊聞。敢作柳枝之新唱。小萬爲新橋翹楚。久已高張豔幟。諸名媛每見小萬。輒遜避弗遑。余友江夏君。遇謙集。必招之侑觴。有時席闌客散。小萬猶徘徊不忍去。同倚闌干。對月喁喁私語。洵所謂情種也。然非江夏君不能得之於小萬也。小萬雪膚花貌。玉骨

卷一 淞濱瑣話

十四 香艷叢書

冰肌。自有一種阿娜娉婷之態。俊逸風流。不可一世。江夏君所賞識者。不止在態度而在丰神也。墨江漁史嘗評之云。小萬之美。萬日共見。萬口同稱。間有異說。非其怨家。則妒人也。歷觀教坊美人。頗多而美者。往往輕佻浮薄。否則貪傲墮入章臺惡習。使人連叫幾個惜字。獨小萬柔儉而靜淑。宛然良家女子也。足使江夏君移情而惑志者。其在是夫。阿貞亦新橋中之嬌嬌者。揭籍之初。名譽猶未甚著。墨江漁史。一日過平井氏。見一校書。類低而狹。頤削而尖。問之。乃阿貞也。當時竊謂是凡種耳。未幾貞之名遽噪。評者或與小萬相匹。比之尹邢。嬌且然。窺其態度舉止。依然吳下阿蒙耳。惟衣履簪珥。則上等妓流之物也。以是歎世之具真法眼藏者。實罕。或有爲之解嘲者。謂墨江漁史曰。子母評也。夫伯樂一顧駑馬。亦得千里之名。貞也雖凡。究與駑馬異。子惟知有馬而不知有伯樂。何其迂也。墨江漁史恍然而悟。古人云。士爲知己者死。請爲下一轉語。曰。妓爲愛已者貴。小松東京人。家於村田。旖旎風流。是迷香洞中第一等人物。身具媚骨。胸多柔情。以是見者無不暱之。謫仙有句云。一枝淡豔露凝香。方今新

橋紅裙能抵得一濃字者。獨有小松而已。遊客如欲得瀟灑冷淡。若秋蘭水仙者。則宜問之他處。小松非其選也。然愛櫻花霞蒸海棠雨滴之情致者。舍小松則將安往。有某友鍾情於小松特甚。無夕不至。殆非小松不歡。墨江漁史曾有詩贈小松云。人間豈福有誰爭。卿愛檀郎郎愛卿。夢裏香閨春若海。嬌鶯一夜不停聲。新橋更有升屋小松者。同名而異人。小留。章臺中尤物也。初號三勝。揭籍於新橋。日猶淺而名已超。其儕輩評其姿容。儼在最上等。故客之朵頤於留者日多。然世間薄命女子。亦惟留居最。何則。蓋留往時居墨川之梅鄰亭。後流離轉徙。竟墮狹斜。萍因絮緣。殊為可悲。留有老母。性貪而狠。每與惡少謀。以留為餌。釣豪客詐偽百出。攫客之財。猶不饜。併視留之衣。皆歸典閱。或斥賣焉。人呼留曰荀妲。以其衣裙隨製隨稱。宛如剝符也。兩去年避禍剝之難。寓小萬家。今春別為一戶。濱舍之嫗為幹百事。不知其母猶得逞惡伎倆否也。秦淮西湖間。綺羅叢裏。解文字善詩詞者。殊不乏人。至東京妓流。其數不下數千。而無一識字者。殊可歎哉。然超凡拔羣。若新橋阿染者。安得不嘖嘖於人口。阿染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五 香地 六

別號紫園。才銳氣豪。謙席既醉。則雄辨快論。歷倒鬚眉。在家潛心讀書。所賦和歌。亦可播諸管絃。新橋諸樓。有客命聘女學士來者。樓下不問其人。直奔阿染之家。然學士雖老。猶不能忘情。時有豔聞。可稱女中白傅也。歟。國助。妓中之俠者。容雖中人。而豪情逸韻。自足俯視流輩。墨江漁史嘗借諸友飲。為森酒樓相與談快事。各說其所適。漁史曰。若有一富翁。以數千金贈國助。使彼隨意揮霍。而從旁觀之。不亦快乎。皆撫掌。新橋之妓多矣。無清貧出於國助之右者。國助每重情誼。而輕貨財。薪米屢空。晏如也。人皆嗤其癡。漁史特服其達。嗚呼。視黃金如糞土。扶弱排強。是所謂江戶霸者之氣象也。不期於妓中見之。空谷足音。荆棘梅花。哉。金存教坊。若索靜婉女子。則可憐其選者。非小萬必小德也。德容姿嬌麗。情性柔嘉。多情寡言。評其品格。衆妓皆不得不立下風矣。德家資頗富。有屋宇巍然。埒於豪商巨賈。惟其氣體養於平素。絕似良家女子。品格高尚。良有以也。然佻達之客。多以其澹泊無味。擯之。德於情人。能守一不趨歧途。即父母不喜其人。百般沮尼。德必百方彌縫之。不以絕其好。蓋與尋常輕薄女子異。

其臭味者歟。其姊曰小濱。亦揭籍售技。然名不及德遠矣。新橋南北。工於絃歌者。僅備三五名耳。而鳥次居其一。其鼓絃奏曲。往往出新手段。與尋常聲調不同。聽者呼妙。鳥次之父。以畫為業。年既耳順。鳥次善事之。曲中皆稱其孝。然人或云鳥次亦不免為色界頑仙。日為嚴謹者。恐屬皮相耳。其或然歟。妹號花吉。近亦揭名教坊。門前車馬。頗不冷落云。墨江漁史曰。婉兮變兮。總角非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余今為玉八三復斯詩焉。薩賊平之年。漁史有友人飲太田樓。座有一雛姬。纖弱幾不勝衣。而善鬪鼓。問其齒曰。十二。問其名曰。玉八。今年二月。赴舊友謙會。有一妓明媚秀麗。捧觴而進。顧之則玉八也。翠袖紅裙。雲鬢霧鬢。儼然良校書也。漁史不禁駭歎久之。吁。那離化為彩鸞。毛羽燦燦。使人刮目不暇如是。余髮早晚梳雪。亦可知也。玉八為漁史所賞。拔之於稠人之中。聲名鵲起。余與梅士共飲於中村酒樓。呼妓侑觴。玉八應召至。初亦不知為誰。梅士告余曰。此即新橋翹楚玉八也。諦視久之。神彩溢。出而後信。漁史之言不誣。近日見玉八鬢上金釵。插紅珊瑚大如鳩卵。稱是顯官某公所賜云。玉八既巍然

卷一 淞濱瑣話

十六 香地 六

成一家。繼之稱鳳雛者。福助也。福助小兒。其齒太穉。固未可入豔譜中。今特紀之。蓋有所見也。福助雖幼。有才藝。比諸玉八。有過無不及。其在謙席擊鼓。弄絃。舞蹈。拚戰。無一不能。而接賓客。婉言諧語。工於應對。使老妓瞠乎若後。若使福助年至破瓜。則新橋百校。書恐無顏色矣。豈得以乳燕雛鶯而忽之哉。阿園原名阿里。森本橋主之女也。少時有國色之名。以美豔鳴都下。若柳橋名妓。如阿金阿榮者。雖貌冠羣芳。亦讓一步。出羽豪商秋田者。一見驚為天人。擲千金娶之。伉儷情深。有同膠漆。未幾而鏡破釵分。相離中道。園之揭籍於平康。已屬秋娘遲暮。然嬌姿麗色。猶冠柳橋。堅赤幟於粉墨。邇來十閱星霜。芳譽未衰。亦可謂東國之夏姬矣。園富於財。屢賑恤貧人。嘗為官所褒賞。然性善噴喜。罵嬌舌如刃。雖豪士俠客。無不辟易。墨江漁史。面長肖絲瓜。園每罵之曰。絲瓜翁。其罵人之妙。概如此。嬌媚豔怒。能使有情才子。魂消腸斷。其罵誠不可及。漁史曾有贈阿園詩云。月日如今。定評多情。却怪似無情。園林霜後春狼藉。笑殺狂花不負名。余謂漁史面長。絕似余友李芋仙。宜以文名當代。昔諸葛瑾面似醜。

歐陽詢面似猴。桑維翰則面長尺餘。皆一世俊傑。國之罵漁史。非罵也。殆譽之也歟。幸吉之溫柔貞靜。可謂庸中佼佼。鐵中錚錚者矣。北里風月中而有是人。亦世所罕觀。墨江漁史。識幸吉已十更。衰葛初未嘗聞其授陳思之枕而偷韓椽之香也。夫幸吉亦狹斜女子耳。豈無風懷。而使人尋其形迹而不得者。則其謹嚴慧巧之所致非耶。諸少年爭遊柳橋。眷眷於幸吉者頗多。皆不遂志而止。其善守一不渝可知也。願柳橋之妓。無老無少。一盛一衰。時有轉變。獨幸吉始終不替。聲價十年如一日。有以哉。或有目以妓中馮道者。然幸吉善與人交。久而彌莊。日曰妓中安嬰則可比之長樂老。未可為確評也。其藝亦居上等。嗚呼。南北綺羅叢裏。能與斯人相匹者。果有幾人。

東瀛艷譜下

錦北柳橋之名妓。以俠著。戊辰干戈之後。二三慕僚。鬱不得志。縱酒遺懷。每飲徵妓。佐酒。備墨江漁史。亦預其列。當時所識。殆數十人。其存於今者。惟錦八一人耳。錦八在昔。嬌小而奇捷。飲酒數斗。醉則放言罵人。勢不可當。漁史呼之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七

香艷叢書

曰。準姐。以其小而銳也。嘗飲墨江魚十樓。漁史有愛犬尾而來。漁史界以肉。衆犬皆環視。衆頤。然長漁史不敢動。錦八既醉。瞋曰。何偏也。手攫盤肉。盡投之。衆犬一。座皆驚。然錦八志操。亦有過人者也。深川豪商。美濃名善。瞻錦八形影不離。竟出重賞。置為小星。後善家道漸衰。其妻妾皆棄之。他往。錦八獨不去。曰。舊恩豈可不報乎。乃復揭籍。售技以養善。善衣食於錦八三五年。竟不知所往。錦八今猶善飲。然醉則太息曰。妾老矣。無復攫肉之意氣也。漁史為之愀然。阿清始名才藏。性溫柔而乏才氣。名不副其實。乃改曰清。姿容清逸。聲調清亮。始稱其名。一客狎清日久。竟舉一男。而客遠去。西國長往不返。雁查魚沈。清居家。悒鬱近巷。有好事漢。自為螺贏。負其子以搜清。清喜從之。橋西有狡兒。法螺龜者。好作對開。常為好事漢所役使。每見清。縮頭聳背。蒲伏捧履。觀者無不嗤笑。吁。若使清長於才。則稱之為第一流。校書亦可。今殊可惜哉。以後起一雛妓。名頓噪於柳橋者。小清也。才人豪客。爭擲金錢。呼之侑觴。既無虛日。清乘賦。辱弱。客春患肺疾。幾不起。某君為乞良醫。纔得快復。然其姿性。豁達。酒量亦歷。儕輩。每

自借離妓數人。遊龍山。龍山之背。有一亭。蓋仿西京南禪寺之瓢亭而構者也。清酷愛之。每遊必飲於此。清自踞上座。衆雜環坐而飲。酣歌談笑。旁若無人。不知者疑為豪娃。蕩婦。出而游戲者也。而在賓客座中。靜婉溫柔。如不能言者。抑亦奇矣。清嘗曰。妾若獲數千金。貯之腰囊。與小篋數十輩。遍遊南北。狹斜。亂擲買豪。何等快活。聽者絕倒。新橋有與小清同名者。容華絕代。而情致婉約。曲中殆無有及之者。未幾為一名士。量珠聘去。旋為嫡室。既而折節讀書。從洋人受語學。略通其義。居三年。病瘵沒。及葬。大書其柩前曰。某夫人。執紼送殯者千餘人。亦榮矣哉。墨江漁史曰。余落魄江湖。已二十餘年矣。其間禍福迭乘。迴顧花叢。真如一夢。丙子下獄之前數日。與家姬飲橋西某樓。情懷悽惻。漁史謂對酌無聊。宜呼一離妓來奏舞。藉破寂寥。乃招絕嬌小篋至。即清兒也。至命按曲。娉婷窈窕。頗有可觀。漁史笑曰。一朵未開之花。使人他日必有綠葉成陰之感。邇來經數載。葛問柳橋妓流之善售者。咸舉清兒。清兒芳譽既藉甚。推為章臺中翹楚。然嬌小猶當年奏舞之時。蓋小杜所謂舞腰纖細。掌中輕者非耶。阿十本

卷一 淞濱瑣話

十八

香艷叢書

隸新橋籍。以與某妓有隙。乃移家柳橋。芳聲震一時。後以有故。從人去。旋又為曲中人。聲價比前少衰。然風流儻儻之子。欲求瀟灑輕妙之人。則南而國助。北而十當其選矣。十有足疾。自冬逮春。啟門謝客。一客謂其家居。必不禁無聊。竊窺之。十憑案手綴神史。孜孜不倦。客大驚。就而請借其書。十笑曰。妾自寫妾之情事。既累數十卷。然是一家私言。何肯示人。其情癡亦可想也。夫妓能作畫工。詩歌。嘗聞之矣。未聞有作說部者。此亦創事也。妓有窈窕其容。頎然而長者。名曰阿春。性溫厚。質慤。久墮花柳場中。不染其風習。其言詞。半韻。猶是良家婦女也。揭籍甫二歲。尾藩士人。娶以為側室。舉一女。未幾。士人獲罪自裁。以無撫養資。復出而售技。事親至孝。閭里多稱之。其在謙席時。善待客。謹飭。某言笑。毫不與儕輩爭。然性嗜酒。醉則較有豪氣。善談工。大醉則逃席而睡。或曰。阿春不飲時。危坐不動。渾如畫中人。偶為微風所拂耳。或勸其盡速從良。青春易過。悔莫及焉。春曰。妾母已亡。父老而善病。妾未可以他適也。可以知其為人矣。嗚呼。事親撫孤。宛然一貞婦。不圖於狹斜中得之。亦奇哉。芳辰住烏森坊。雖容儷

中人而質性溫粹。祖母年七十餘。事之極孝。裙釵衣帶。必稟之得許。然後製。祖母秉性古僻。雖在今時。猶當作七十年前觀。一衣襟則嫌其纖巧。一服色則憎其穠豔。芳辰一一從之。不少乖其意。以是芳辰粧束。與良家女子相似。人笑其不韻。而芳辰從不置一詞也。人皆謂之妓流中君子。寶齡居板新巷。善歌。以色藝鳴一時。性頗慧敏。在稚幼時。姿容綽約。已歷翠芳。英人某愛幸之。彼此交好。如漆膠。幾於一日不見。必寄聲相憶。寶齡居恒。常言自非才人學士。不足與語。如本邦守舊一種人。寶一盼味與彼。殊為可惜。至如歐客贈於才華。裕於財貨。與之訂交。情真意摯。出肺肝相示。此可謂心知己。以是雖舊相識。亦希招之。遂與英人相愛益密。遂結蚌胎。一切所需。咸仰於英人。臨蓐頗艱。特延名醫為之看視。保護百方。既產。英人來視。以黑髮致疑。種異。謂是寄瘞所生。辨析萬端。終不可解。寶齡因忿成憂。因憂成鬱。未速一月。玉殞香消。說者謂寶齡徒以慕開化人。以性命為孤注。斯亦無足惜也。歌妓瑤兒。住日吉坊。性溫質粹。孝行素至。其父母亦非烟花隊裏人。待客以誠信相接。非所取纖芥不私。有可予絲毫。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九

香艷叢書

無吝。理髮梳髻。皆出其母手。不另延他媼。或不能作時世粧。弗愜瑤兒意。亦惟和顏致詞。絕不效世間女兒動以悍詞忤母也。其母嘗攜瑤兒游近鄉。有一老書生。僦居其樓上。一家待之。無異親戚。自滌衣調食。以至進盃飲。視之維謹。初無德色。謝以貨幣。辭不受。逮瑤兒歸。某卜居他所。慮其新移。無所備。贈以薪菜。慮周意密。某謂此雖良家所希有。以故住京十年。往來若姻串云。阿菊居二州橋東。雖非有傾國之色。絕世之技。以纖織女手之力。大營巨閣。高樓於墨水之西。扁曰有明樓。有明之名。頓播都內。豪士冶郎。無不買醉於此樓者。其俠氣妙才。亦自可取。雖有所倚賴而成。然非尋常折腰妓所可企及也。小三居江戶深川之圯橋。善和歌。及書畫。安政間。武田耕雲齋愛之。數攜泛舟於墨水。小三聞耕雲齋談天下事。頗深感激。援筆記之。哀然成卷。及耕雲齋舉兵事敗。小三名益噪。慷慨之士。往往就小三詢耕雲齋事。睡花生嘗與同志。謙必招小三佐酒。小三出筆記一卷相示。載其同舟唱和之歌。文辭婉婉。而慷慨之氣。鬱勃見乎紙表。睡花生乃作詩貽之。曰。邂逅英雄事頗奇。玉纖彤管記新詞。行行讀到

和魂字。初駭杞憂出女兒。一日睡花生。偕義卿飲於深川清平樓。義卿揮醉筆作風竹。小三輒題和歌其上。其才藻敏捷如此。小悅色。藝冠於江門。與睡花生同鄉。生寓米花坊。小悅時詣其居。請詩。當是時。天下志士。方唱尊攘。生亦與諸同志周旋謀事。未暇作詩也。一日小悅就酒間。自磨墨展絹。索請甚力。生乃走筆賦詩。曰。江門少女多才華。清歌妙舞自成家。云是身原北越產。肌膚如雪顏如花。霓裳一曲行雲退。繩頭爭把琵琶撥。銖袂旋翻似電飛。珠喉乍轉將月喝。既吹脆竹彈么絃。妙處聲韻何泠然。有時絳唇舐彤管。幽蘭疎竹寫雲箋。有時纖手攀花朵。金瓶斜挿雲鬢髻。清夜酒闌或點茶。與人周旋何嫺娜。誰名此女曰小悅。算來色藝稱雙絕。作詩贈汝汝謹藏。我亦北越一詞傑。小悅得詩大喜。裝潢作軸。懸諸壁間。饋美酒一大瓶。曰。聊以潤筆。此詩傳播交游中。小悅名益顯。小悅為人靜婉。絕無北里巧媚之態。諸侯貴人。徵召佐酒者。相屬於道。家在江戶兩國同朋街。小築三楹。頗精雅。湘簾翠几間。陳設文房珍玩。殊甚貴重。云阿綾住烏坊。以婉慧機巧勝。應變出奇。層疊不窮。招之侑觴者。莫不稱賞。一夕

卷一 淞濱瑣話

二十

香艷叢書

應客之招。飲於酒樓。嬌歌豔舞。按罷梁州。綺語軟言。雜以諧謔。客大悅。傾其囊作纏頭。以博阿綾歡。於是綠樽酒冷。銀燭燄昏。阿綾星眼欲傷。流波送媚。是客本非韻人。妄意阿綾屬意於彼也。因與阿綾附耳語曰。有情哉。卿也。落花流水。猶且相隨。况乎知心識趣。如卿者哉。儂將為卿意中人矣。阿綾聞言。嗤之以鼻。曰。世間公道無過於鏡。君具此顏面。還請與菱花子商量。何如。客頓敗興。踉蹌遁去。曲中傳為美談。

淞濱瑣話十

長洲王 韜仲 張甫撰

徐太史

楊江徐太史。澍本世家子。少孤貧。母以績佐讀。機聲燈影。四壁淒涼。會歲飢。斗米十千。不能舉火。時公年十六。同母寄養於舅氏楊仁菴家。楊設銀肆。獲利驟富。有二子一女。長子琛。聘丁孝廉女。次子珍。亦聘巨商女。皆未娶。婿何氏新捐通判。楊見弟同甥至。義不能辭。除南舍居之。甥隨諸兒讀。諸兒皆頑劣。不喜詩書。惟聲色犬馬是好。往往背其父出游。師字鑿青。見公器宇不凡。且敏而好學。願妻以女。而口未言。師與楊為近族。無子。祇一女。端莊明慧。楊愛之。拜膝下。稱假父。時居楊家。小有沾潤。家人咸稱以二姑。上下安之。惟楊妻談性吝。不甚契合。虛與委蛇而已。是冬公入泮。楊兄弟愧而生忌。師喜。即挽楊作冰人。以女妻公。楊嫌其貧。師曰。黃金自在書中。此子池中龍。必當破壁飛去。卒妻之。借楊南舍為洞房。擇吉成佳禮。時公年十八。益自刻苦。惟日用不甚裕。楊雖小有贈遺。

卷一 淞濱瑣話

一十一 香 鮑 叢 書 六

而仰給於人。其勢終逆。幸岳氏所得束脩。時以飲助。夫人工刺繡。有針神之目。事母孝。事夫賢。故公得專心誦讀。嗣楊兄弟先後成婚。女亦于歸。貴戚高姻。往來豪富。相形見絀。二嫂又目無餘子。冷語相侵。公欲遷歸故宅。適遭回祿。不得行。遂隱忍安之。明年大比。楊躉十金。岳半之。戒曰。丈夫貴自立。勿為他人笑也。榜發被誦。喪氣而歸。楊不喜。過往漸疎。師曰。功名遲早。天定勝人。愚有徐某之。才而長貧賤者。哉。向公勉慰之。逾年楊作古。琛珍益侮之。兩婦尤忌之甚。周贈亦絕。會珍郎生子。洗兒之日。賀者盈門。皆巨族。禮儀豐富。光彩耀目。公夫人擗搗薄禮。與公同往。彼此相較。殊覺寒儉。女往拜母。略數溫存。即相向他語。珍婦婢春蘭尤尖利。共檢賀儀。及公祇銀佛鎖各一具。春蘭顧女曰。二姑大費。吾家無需此。何不將蹄買斗粟充飢腸耶。衆笑之以目。夫人大慚。默不言。比宴內眷皆婢媪滿前。奔走承奉。女獨無之。公則別設一席。堂下北向。族中幼童數人陪之。堂上拇戰猜謎。興高采烈。母在家更無遊之者。公逃席先歸。夫人已返。公愠曰。厚薄如此。令人殊不能平。女曰。人情至今日。大抵皆然。愚汝不能吐氣耳。時

岳氏久病。未幾卒。兩袖清風。獨其屋。始成喪禮。公夫妻哭之慟。葬事畢。讀益力。女挑繡。每至四鼓。倦極始寐。是年公生一子。名喜生。楊兄弟知之。即以佛鎖送還。亦不造賀。公有總角交舒梅卿者。向買於外。頻年折閱。倦游回里。訪公。歎曰。十年不見故人。尚未青雲耶。公相對歎。備訴曩苦。夫人亦出。以公長舒一歲。叔之。舒索餘囊。出五十金助膏火。公益自泮。廣中宵燈。火往往哭失聲。明年又值試期。資斧無所得。舒贈三十金。以十金貽夫人。餘充旅費。將入場。母忽故。公得耗。星夜奔歸。四壁蕭條。相對無計。幸舒極力張羅。草草舉喪。楊氏弟兄無臨弔者。且以公母之死為不利其屋。噴有煩言。鄰村富室聞公名。欲延主講席。介琛致意。琛曰。窮措大有何才學。乃以耳食信之耶。事遂罷。喜生偶買小紙。為珍子欲之。遺婢至南舍。徑取而去。喜往奪。珍婦適之門首。批其頰罵曰。小鬼。子久住我家屋。一風箏不能舍耶。喜哭歸。訴母。母不與較。喜哭益急。仍往索。珍至。問故。婦曰。兒買小風箏。喜生竊去。春蘭取歸。是以哭耳。珍怒。又批之。破鼻流血。滿膺。夫人變色。至不一言。抱兒即歸。公張皇出。夫人牽衣挽入。即闔其門。細語

卷一 淞濱瑣話

一十一 香 鮑 叢 書 六

曰。禽獸之人。何足與較。公長歎曰。此處尚可久居耶。夫人急掩其口。拭兒面上血。扶使睡。自此珍與公有隙。逢人輒毀公。淺識者信之。忌公者又附利之。而公遂作劉峻之絕交矣。惟舒往來如故。情加厚焉。有居生者。尤忌公。適某觀察欲延公作書記。居以蜚語中傷之。事垂成而中止。公聞之。涕泣無主。舒至。語之曰。君居此。如行荆棘中。有鍾某者。雅愛君才。交游亦廣。惟遠在山左。僕當薦君往。公唯唯。兩月聘至。舒來餞。送戒公曰。奮發在此。一舉北闈。近服闋。後宜就試。苟富貴無相忘。君夫人可住僕家。常小周濟。無慮凍餒也。乃傾囊出二十金。壯行色。公分袂。凄然。夫人相對吞聲。不能仰視。於是遷至舒家。舒夫人賢。待之優。而琛珍妄造穢詞。播之閭巷。舒置弗問。公就道後。蕭蕭行李。獨客孤身。一日行抵臨清。坑雨鈴風。瓦檠土炕。燈前顧影。倍覺淒涼。既臥。落葉敲窗。亂蛩繞砌。夜長夢斷。淚與聲并。因口占云。枕函滴淚冷於冰。獨客無聊定若僧。如此愁懷銷不得。旅窗涼煞一枝燈。忽窗外有人鼓掌。曰。唐賢名句。可入長吉錦囊矣。公急起。啟扉視之。見一少年。白袷青巾。丰姿神俊。揖公曰。細耳清吟。何憂之甚也。公曰。

客裏愁深。偶然得句。不期爲貴客所聞。實深愧。遂肅入促坐。少年曰。同是天涯心。孤人遠。羈旅之况。實亦可憐。因彼此各問姓名。少年自言沈姓。別號瘦腰。因家君奉命巡宮。前往省視。遇君於此。亦天緣也。公見其談吐風流。引爲知己。次日早發。招與同行。欣然從之。道中議論古今。皆中窾竅。且豪爽喜揮霍。每夕必招數妓。徵歌侑酒。皆與公偕。公欲解囊。笑不許。既至潯南。公不忍別。沈曰。此去一路康衢。相見有期。前途珍重。驅車竟去。公既謁鍾。主賓膠漆。美洽東南。遊幕餘閒。惟事讀書作文。每憶妻賢友義。不能去懷。至楊氏薄情。則拍案而怒。轉瞬五月。已屆新春。端陽後。服除。鍾適升任粵東。知公將赴北闕。慨贈二百金。固却而後敢受。乃分百金付鍾。乞順道寄回爲妻子日用。鍾曰。百金尙可以謀無勞分潤。次日祖餞。判褫長行。既入都。即赴國子監。授例納贊。然後安排入閣。計三場文字。慘淡經營。出示人。無不擊賞。謂時賢名手。斷不作第二人也。榜發。竟黜大哭曰。天乎。徐某何命薄至此。尙可以對舒梅卿乎。即欲覓死。憤極又哭曰。賢妻好友。尙睜眼望榜。豈知鄙人絕命於斯時耶。解帶自縊。魂方離舍。若有

卷一 淞濱瑣話 一十二 香艷 六 集

推之入者。曰君何至此。恍惚身坐榻旁。啟眸視之。則瘦腰耶也。驚定復泣曰。兄何至此相救。我自樂死。乃再引入煩惱天耶。沈笑曰。某刻亦解裝此間。聞悲慘聲而來。幸得援救。莫非天數。家君昨又選職泰山。言曾見天榜。君名在第二。恐此科尙有更動。兄勿爾。某當入宮代探消息。公不信。沈即命僕攜酒肴來。代爲釋愁。殷勤勸飲。不覺大醉。翌晨沈踉蹌奔入。大喜。聖上見新科文章。不愜已。將主試以下。分別議處。特派大學士禮部尙書督率翰苑編檢十餘人。將被黜各卷。重行檢閱。此回評校必嚴。兄可穎脫而出也。遂邀公出游。聞街談巷議。皆言覆閱科卷之事。心中稍慰。惟日與沈游歷衢市。十月下浣。科榜重懸。公竟以第二人報至。悲喜交集。忽家書至。言夫人因見北榜無公名。日夜哭泣。琛兄弟更擲掄之。故遣婦往賀。遂至相爭。舒適買中江。鄰人公憤毆婦。婦受辱歸。珍陰唆無賴何二。以僞券索欠。劫夫人醮某姓。得身價瓜分之。夫人自縊死。公閱竟一慟而絕。沈急救復蘇。咎公鹵莽。公曰。山荆茹苦含辛。致有今日。若爾富貴將焉用之。仍不如死。沈曰。且俟七日。當有好音。公曰。人已死。何能爲。沈曰。僕非誑

君者。乃不信耶。公異其言。揮淚詰問。沈笑不言。姑俟之。果得舒信。略曰。僕得電報。星夜過歸。知夫人死後。有沈姓少年。自云能使復活。但須歸屍舒家。某姓如其言。果活。少年遂去。瀕行語曰。俟長至日。必有佳音。無自苦也。出門旋香。共疑爲仙。某姓尙欲索人。適鍾觀察來訪。并寄百金。某姓懼乃止。今夫人尙安然也。沈曰。何如。公心大慰。然不解所爲。曰。救僕者沈。救妻者沈。事何甚巧。沈竊笑。公愈疑。詰益力。沈曰。君以爲某即某耳。公曰。君豈有分身術耶。吾輩交深。乞垂明示。沈曰。君以某爲何人乎。某泰山狐也。已登仙籍。上帝憐汝誠。命某保衛。今後皆係坦途。前程遠大。勉之。公感甚。伏地叩謝。比起。沈已不見。嗟歎久之。明年聯捷。以第三人及第。授職編修。報至家。夫人回瀾。遭逢。嗚嗚啜泣曰。而今而後。可一吐氣矣。舒驚喜無措。明年開登極恩。科公主試。廣西事畢。適福建學政以憂去。公奉旨接任。著就近赴閩。無庸入見。公告假兩月。掃墓回里。時珍以奪妾釀命案。竊囚獄中。銀肆以虧用。幣餉密旨抄查。房屋被封。琛亦押迫。狂髮驚。要死。大姑嫁後。即寡。不能守貞。從人逸去。琛恐公報前怨。從夫人勸。公竟釋然。

卷一 淞濱瑣話 一十四 香艷 六 集

琛託人介舒求公。韓旋獄事。陽却之。而陰爲關說。得免。迫出獄。珍末滅充發。死於途。妻以家貧。爲伯所賣。流爲娼。公購地重葬其母。并及岳。其欲撫舒之任。舒不從。乃報以萬金。聯姻姪焉。

玉香

長德。漢軍也。以筆帖式陞部曹。逆回金相印之變。公由戶部郎中辦理甯州糧。稟以功保舉觀察。年六十。致仕歸。僑寓荊州。無子。止一女。字毓英。甫九齡。秀外慧中。父母愛之甚。延師讀。聰穎特甚。姑表妹玉香。亦附讀焉。玉早失怙恃。寄養舅家。貌與英埒。而智慧過之。姊妹極相得。衣履易著。宛若同胞。夜則一榻眠。互相偎倚。類仇儷。幾不辨鳥之雌雄。兩小無猜。曾戲語。吾兩人將來同事一耶。不。如約者。天降之罰。女漸長。兼工繪事。乃舍讀。習女紅。描鴛繡。鳳花樣。不窮。公顧而樂之。謂此我家之薛夜來也。何輸昔日之針神哉。年十四。丰姿麗曼。顧影無。儔。與玉香不啻雙璧。遠近乞婚者。日踵其門。公擇婿甚苛。均未許可。鄰有王生。湘中產也。流寓寄此。幼孤而孝。母病思食。無窩家。貧力難購置。憂甚。乞貸無所。

得乃以古硯向相識某舖質得四兩。及去夥檢之。缺一裏。疑爲生竊。明日生詣舖。面詰之。生忿然作色曰。此何如事。乃輕誣窮秀才哉。喧爭不已。觀者如堵。生訴其故。衆素念生品詣謹飭。咸斥夥之非。舖主亦至。向生陪禮。另以四兩饋生。生卻不受。而母病亦良已。於是輕薄子群嘲生爲竊燕窩秀才。一日會二女小立門前。生適至。見亭亭雙美。疾趨過之。生固美姿首。雖敝衣布履。皎如玉樹臨風。二女不禁流目送盼。婢笑指曰。此卽王生人。諷其竊燕窩者也。真可謂冤矣。女亦聞其語。相對默然。玉香若有所思。英笑曰。妹疑耶。苟愛之。則從之。何故默無一語。玉紅漲於頰。纖手握英腰。笑曰。妹去姊亦去。英曰。肩腕慙欲死。誰耐汝揉搓。笑曳而入。明年十五歲。公出英所繪麗女侍觀。像玉香停針圖。索士林題詠。意在擇婿也。生題詩獻之云。七寶妝成粉本開。幾生修到侍蓮臺。他時身化天仙女。願向慈悲合掌來。焚香齋拜祝眞眞。好脫塵緣結淨因。安得楊枝飛酒遍。大千盡現女兒身。題停針圖云。繡到鴛鴦轉自羞。支頤無語蕊低頭。最難位置是春愁。懶坐珠樓情思柔。暗挑寶鼎篆煙浮。湘簾閒煞小銀鈎。公見

卷一 淞濱瑣話

一十五

香艷叢書

之甚喜。以付二女。極贊其工。玉私謂英曰。此生才品不凡。非長貧者。我二人不嫁則已。嫁則無如生者。姊曷隱告媒媪。致意生。令向舅求之。英笑曰。妹願矣。誰見女兒家求人作媒者。况旗例。漢人非位至侍衛提督。不能婚娶。妹不知耶。玉固請試之。英不可而心中頗似屬意。玉潛以簪珥啣花。媪令轉告生。謂事成重金不吝。生固心動。然念家徒四壁。誰肯以嬌公子置泥塗中者。因疑其戲。媪正色言之。生曰。小生困守青氈。身外無長物。止有相如轎禪。玉章牛衣耳。安所得温家玉鏡。量珠作聘哉。彼卽允。亦不能築金屋藏阿嬌。媪曰。姻緣天定。成否不可知。彼癡女子曲意相求。必非無所見。或願舍膏粱而甘藜藿。姑試之。若不與官人何損。生笑應之。卽令媪往說。媪去見公及夫人。夫人笑曰。姑近日大忙。久不至。今日甚風吹到。媪笑曰。好笑。王家小秀才。癡蝦蟆想喫大鴨肉。彼見公家英姑嬌模樣。令老身作撮合山。豈非敗灰雞結鳳凰耶。已又曰。小郎雖貧。才品頗不碌碌。惟門第不相當耳。公固貧之。且嫌違例。却不允。適玉香至。欲問媪云。何依夫人肘下。夫人摩玉香肩。戲謂媪曰。我家玉姑。喜嫁才人。甘貧食淡。

不嫌窮措大也。寄語行聘來。當卽過門也。媪亦笑曰。若玉姑肯嫁小郎。亦是大好伉儷。惜阿舅鍾愛不肯舍。否則小秀才饑眼似貓。甯不愛魚子腥耶。言未已。鼓掌自笑。夫人亦笑曰。如此玉天仙。甯不值千金。渠若能致千金聘。便可將去。女曰。姑其賣我耶。公曰。勿爾。聘禮祇需百金。花姑卽往致意。惟漢字不能療飢。玉姑他日嚼糠粃。可勿怨我。戲笑良久。適客至。媪去反報生。遂不復議。玉以公言訴英。英知其出於嘲笑。而玉則信以爲眞。日夕盼消息。而媪久不至。促之來私詢其故。媪搖手曰。大難大難。無論舅姑戲言。卽使果爾。百金豈寒士所能辦哉。阿姑勿作此夢矣。玉悵然若失。遂病。飲食銳減。時味時明。醫禱皆窮。而病更轉劇。公夫婦大憂。英涕泣無計。一月後瘦骨嶮嶮。奄然待斃。未幾服藥皆嘔。英守其旁。嗚咽泣。玉見無人。泣謂英曰。妹孤身依阿姊。蒙愛逾同體。不圖相聚十一年。半途死別。妹之病。姊當亦知之。今將死。亦不必諱。玉郎目下暫貧。後必大貴。姊倘能聯姻。幸善事良人。本擬姊妹同事一人。今生已矣。姊其珍重。無念薄命人也。言已。昏然瞑目。英嘆咽哭失聲。花媪至。探病。陰議以媒成之言賺

卷一 淞濱瑣話

一十六

香艷叢書

玉真萬一可痊。媪近楊撫之曰。一月不見。玉姑何病至此。玉啟眸見媪曰。汝來送終耶。寄語王家郎。可來一弔。媪曰。老身以爲何病。姑病乃爲秀才耶。果爾。姑當謬矣。昨秀才已摒擋百金。央老身執柯。老身特向夫人宛轉說法。已蒙許諾。但頃在病中。須愈後受聘也。玉聞言。心中頓爽。自此日漸痊愈。家中竊喜。英恐詭言漏洩。玉必復病。不如將情告之堂上。爰爲編述。願末。公笑曰。癡婢子亦解相思乎。我前言戲之耳。何故輕信爲玉聞之。懟曰。此終身事。何可戲也。英恐病再作。私出所蓄得其中。呼媪授之。轉付生。令設法足百金。生知之。歎曰。玉香我知己也。議不可負。走貸戚友。足趾已窮。一金不得。憂惶無計。姑遣媒以五十金定聘。公果却之。生益窘。玉香聞之。果病絕粒十日而卒。夫人始悔。一室哀號。厚殮之。厝郊外。生得耗一慟幾絕。然亦無如之何。祇於殮時。往弔以報同心。玉死後魂飄泊無所之。但覺慘淡黃沙。天如晦。行人絡繹相屬於道。形狀詭異。有長似僑如者。有短似侏儒者。足下似踏煙霧而行。不甚了了。已而至一處市肆喧闐。力乏。暫憩一舖外。忽途人辟易。一貴官來。儀仗甚盛。玉視之。亡父也大

哭而呼。父見女。急降與兒何為至此。泣告所以。父曰。兒尙有四十年富貴。當汝歸。今日往見汝母。即呼與昇之。去入一署。徑抵內舍。母見女失驚。父告之。相抱而泣。母謂我二人。在此頗思汝。祇以幽明相隔。不能與人世往來。汝父現署。氣使。境尙從容。兒尙有塵緣。不能久羈於此。明日可即回。勿戚也。玉曰。父既蒙姻。終不知兒與英姑。究歸何人。父傳吏稽查。俄呈一册。見女名下有四句云。兩表姊妹同事。一玉五年磨折。乃可成雙。玉竊喜。欲問他處。父奪付吏。曰。天機不可多洩。次日命兩隸。以肩輿至。玉依依不忍別。母曰。數定不可違。兒去後。相見有日。無自苦。遂泣挽登輿。忽忽而去。至一高山。壁立千仞。隸一失足。輿翻。玉自壁下墮。大呼。遽然而醒。捫之。則身在樞中。氣悶不可舒。適無賴子。涎厚。剗棺盜財。帛女呻吟而起。無賴驚怖。遁時夜已半。星月朦朧。玉念死而復活。人必驚疑。不如逕至生家。幸素識途路。知距生家不遠。因強起而行。步搖搖。屣履既至。生夜讀未臥。聞叩門。詢之。則女子聲。疑鄰人求火者。拔扉視之。則玉香也。大駭。玉告以故。始喜。急扁門入。白其母。母出扶女入。殷勤慰藉。旋煮雙

卷一 淞濱瑣話

一二十七 香艸 叢書

司米進食。并易殮衣。與母同寢。次日喧傳玉香棺被盜而失。其屍已報官嚴緝。生商所慮。玉曰。姊贈之金尙在耶。曰尙在。恐汝舅敗。疑轉離別。禍故不敢還也。玉曰。君莫如且回原籍。再作別圖。生以為然。夤夜移去。未半年。玉方欲寄信舅家。而齋匪王一清起事。風聲鶴唳。一日三驚。長公挈家避難。舟過洞庭湖。遇盜。公與夫人皆被殺。金銀珠寶。盡入匪囊。見英美。劫之去。英陰懷死志。以大仇未報。隱忍觀其所為。匪首苗三喜。恐女不從。遣從匪以言。誘之。女曰。彼本匪人。誘妾而逃。將售人以獲利。殺之甚快。苗喜欲犯英。英曰。妾已無家。非汝誰屬。羊肉已在汝口中。船內衆目。橫視之。何以見人。苗遂已。舟至湘中。登岸。見船底有短刃。潛懷之。既抵盜巢。又欲相犯。英曰。饑餓兒許。大年紀尙未見過女郎耶。窮子成親。尙須一杯冷酒。今從汝將終身。即無冰人。亦宜鄭重。草草苟合。甯死不依。苗深然之。呼黨開筵。令英易豔服。室中燒紅燭如臂。與女交拜。日未暮。客散入房。卸衣重飲。英故作媚容。殷勤勸酬。苗故有阿芙蓉癖。潛取入酒中。苗粗人以女愛已。不覺大醉。眼錫口澀。呼女登牀。英扶入衾中。鼾聲已作。英持刀

手顫。念此際不誅。勢必不免。遂扼其喉。力刺之。刃透後頸。疾取被蒙其首。壓以重物。漸不能動。女起易苗衣。搜篋中金珠。懷之。散後窗踰垣。逸心鹿鹿。無定行三四里。將二鼓。見河中有夜行船。問何之。以湘鄉對。乃乘之。越日已至。登岸。意在訪客寓。暫止。至一家。見一人市門購物。回貌類王生。姑入室問姓。一女子出視之。則玉香也。疑為鬼。即呼玉妹。始不識。脫衣示之。皆驚喜。母亦至。各叩由來。破涕為笑。玉聞舅始慘死。不覺淚涔涔下。生聞英誅仇事。深贊其智。又謝贈金之思。先是生借玉回里。舊宅已為他人所佔。重復取回。畧加修葺。玉市殮時衣飾。得二百餘金。暫濟米鹽。勗生勤讀。母即為生合香。玉耐苦茹辛。事堂上。惟謹。至是英至。出金珠價值頗巨。玉乃擇吉為姊催妝。至期。英不肯。玉問之。泣曰。堂上雙亡。此身如贅。但願得淨室削髮。以水田衣終其身。何敢奢望。玉曰。舊約之謂何。妹雖事耶。尙爾。璞以待阿姊。少間可問耶。君也。於是強為易妝。呼伴媪挽之。而出。堂上鼓樂已作。畫燭雙輝。生冠服立中堂。英亦驚亦羞。無以為計。僕人贊禮。生叩首。氈氍中。英卒難自持。遂不覺盈盈而亦拜也。禮成。客去。玉送二人

卷一 淞濱瑣話

一二十八 香艸 叢書

入房。而反扁其尸。已則與母同宿。生枕上備訴相思。綢繆臻至。次日英請妹當夕。玉亦不却。自此姊妹共事一榻。推讓無爭。生旋舉於鄉。連捷入南宮。覓長公屍不得。立祠設位以祭。玉香父母墓在金陵。亦往設奠。後生官至侍郎。玉香年五十七。先姊而逝。四十年富貴。其父固早已知之也。

因循島

曲沃項某。本獵戶。至項改業讀書。文名藉甚。且喜放牛。嘗經河上。見農人搜一黑猿。尾斷足傷。血殷毛革。見項悲嘶。仰首有乞憐態。項心動。購而釋之。猿去頻回顧。似感謝狀。須臾。遂香。後項作幕閩中。歸乘海舶。晨發。日未午。颶風大作。舟人驚駭。頃之。雪浪排空。挾舟而起。高數十丈。陡落波心。衆均逐浪以去。項抱木板。任其所之。風益大。瞬息不知幾千萬里。自拚一死。既近海岸。愴然不知。無何風靜潮落。腹圍於淺渚石上。嘔水斗餘。良久漸醒。見黃沙無際。草木不生。時值初秋。天氣尙暖。脫衣沙際。曝既乾。重著。起行。逶迤數十里。日已暝。黑月起海中。三墜三躍。大踰車輪。現五色光。無心觀。踏月再趨。至夜半。尙無人家。岡巒雜

皆林木漸繁。虎嘯猿啼。毛髮森。腹中大餒。幸懷熟雞子數枚。聊息飢火。方欲再行。而足力已疲。乃息深林中。四面燐火上下。若相瞰。攪心頭。鹿鹿終夜。清醒天明。又行。午後始見村落。居民披髮被肩。形狀不類中土。而面瘦肌黃。悴容可掬。如久病者。乃趨前問詢。言語啾啾。不甚可了。一老叟出問。項以實告。叟曰。君中華人耶。此因循島之簡鄉。去中華九萬里。上年有海客朱某。亦遭颶到此。居僕處一年。為島主所知。車載而去。僕因悉中國方言。君無家。盡小作勾留。乎項喜從之。去。鄉人皆至。竊竊私語。似訝奇觀者。叟羅酒肴。不甚豐腴。而勸進殊殷。少頃門外有鳴金聲。衆人皆倉皇遁。叟急閉戶。項問故。曰。此縣令也。喜噫人君初至。勿為所見。生於門隙。窺之。見前後引隨者。皆獸面人身。與中端坐一狼。衣冠頗整。駭絕。入問。叟慘然曰。此地本富厚。三年前不知何故。忽來狼怪數百羣。分占各處。大者為省吏。次者為郡守。為邑宰。所用幕客差役。大半狼類。始到時。尚現人身。衣冠亦皆威肅。未數月。漸露本相。專愛食人脂膏。本處數十鄉。每日輸三十人入署。以利錐刺足。供其呼吸。膏盡釋回。雖不盡至於死。然因是

卷一 淞濱瑣話

二十九

香鮑 叢書 六

病瘠可憐。更有輕填溝壑者。項訝曰。島主亦狼耶。曰。非也。主上仁慈。若輩能幻現人形。詭計深謀。遂為所賺。問朝臣何以不知。曰。立朝者皆聲氣相通。若輩又每歲隱賂多金。遂無人發其覆。況其在官之際。仍以好面目示人。豈知出仕臨民。別有變相耶。項曰。此類當途。尚復成何世界。僕不才。當為汝等訴之。島主俾此輩盡殺。乃止。叟曰。君雖心懷忠義。必不能行。况客鄉之民。例難越訴。倘遇擇肥而噬者。當有性命憂。項中心不安。次日不別而行。方欲問途。忽數人來縛之。去。逕詣一署。驚怖。見兩廊坐臥者。無非當路君。不覺氣餒。未幾一官登堂。衣服蒼古。幸是人身。冀可緩頰。顧瞥見項。若甚喜。畧問所來。項備述前事。忽顧左右曰。此人白皙而肥。精髓必美。當獻之上司。必可記功。邀寵。項知非好意。再三懇釋。不從。即命以木籠囚。項鼻之。出行二里許。衆人譁傳曰。太守來。遂紛紛避道。俄見儀仗森嚴。擁一貴官至。鼠目獐頭。左右顧盼。見縛者問故。役稟白。謂欲送上憲轅。太守命昇至前。熟視曰。君項某耶。何故至此。項亦甚驚。而不解何以相識。因漫應之。立出與揮衆去。命脫繫。呼兩騎至。並轡而行。項不知所為。轉詰

邦族。太守曰。僕侯冠也。受君大恩。俟入署再訴細情。少選。已至。見前門標清政府三字。下騎同入。胥吏十餘輩肅迎於旁。見兩旁隱隱有臥狼數頭。心震懼。不敢顧視。既入內。侯伏地拜。項答拜。因又問故。侯曰。僕即河上老狼也。承君援救。此恩終不敢忘。後遇瘦柴生。將奔此島。以余能幻化人形。招之同至。不期島主信德。感及豚魚。瘦柴生不忍相負。祇謀方面。現居省要。余以從幕功。授此職。今都院以下。大半同羣。其尙有人心不肯附和者。則皆賦閒。僕亦每切兢兢。久苦衣冠桎梏。俟有順便。當送君回耳。項始恍然。侯亦詢來意。略告之。相與歎息。言次。即已傳餐。見數狼來。各被冠服。立化為人。與項通款曲。一一由侯為之指示。則承尉案吏及幕中賓僚也。揖讓入席。笑語雍和。侯獨入內。項與衆共飲。酒半酣。兩役昇一肥人過。裸無寸縷。衆曰。可送齋厨。項驚問。皆笑不言。俄庖人進一饌。如雞子羹。群以敬客。曰。此人膏。余等酷嗜之。惟主人不喜。先生之來。口福誠不淺哉。項驚曰。適肥人已宰之耶。曰。然。吾等公膳。本有常供。此間因主人喜齋。故祇日進一人。若大院中。則令人更多。項慘不能咽。逃席覓侯。始得果腹。項居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

香鮑 叢書 六

署中鬱鬱不得志。侯察其意。謂機緣未至。歸計難謀。苛縣屬令。余舊屬也。彼處山川佳勝。足資眺矚。當薦君暫入幕。藉廣眼界。項喜。次日持書去。一見要。賓主頗洽。細察屬亦係狼妖。外示和平。而貪狡殊無人理。幸公事甚簡。日惟攜僕出遊。或止宿山中。數日始返。屬亦不之責。邑紳某橫甚。強奪鄰田數十頃。鄰訟之。紳賄以重賂。屬竟不直。鄰逐之去。鄰上控發縣覆訊。仍執前斷。鄰無如何。自縊紳門。紳夜至署。與屬密議。設計彌縫之。項不平。請曲直所在。屬笑曰。先生不知耶。紳子現居京要。得罪則僕不能保功名。况妻子乎。且民命能值幾何。以勢制之。彼亦無能為力。項曰。信如君言。則人情天理之謂何。國法王章。不幾虛設耶。曰。先生休矣。今日為政之道。尚言情理耶。吾輩辛苦鑽營。始得此一官一邑。但求上有佳名。不妨下無德政。直者曲之。曲者直之。逢迎存於一心。酬應通乎百變。上以為可。雖民無愛日之雷。而朝有薦章之入矣。上以為不可。則民樂敦龐之化。朝無頌德之碑。國舍有甘棠。不及私門有幸草也。正言間。省中有飛牒至。言郎大人將赴苛巡兵。著速備供。張屬忽忽別去。召承尉商議。即讓縣署

爲行轅。次日遷移一空。別居西舍。署中懸燈彩。飾文錦。地鋪氈。厚尺許。寢室則八寶之牀。繡鴛之枕。錦雲之帳。暖翠之衾。光采陸離。不可逼視。上下內外。煥然一新。至期探者。屬道。迎者塞門。奔走往來。流汗相屬。將晚。即至。噦噦隆隆。騎聲得得。儀仗數百人。甲冑殊整。其行牌有粉飾太平。虛行故事。廉嘯揚震。懶學稽康等字。項私問小吏。吏曰。此德政牌也。既見武士數十人。各執刀分隊疾趨。觀者側目無敢譁。即有十餘人擁大吏至。端坐輿中。豕喙虎鬚。狀極猙獰。兵吏皆跪迎。耶置不顧。飛輿入署。項欲瞞其所爲。從之入門。吏嚴色拒之。厲至緩頰。乃入。見堂燃紅燭如椽。光明若晝。耶高坐。旁立美服者數輩。須臾傳呼進兵冊。册上仍付吏員持去。嗣兵官十餘人入。叩有進金寶者。有呈玩具者。有乞憐賈媚者。一時許。厲跪請夜宴。共起身入小廂。即有吏出。問有歌妓否。厲無以應。大窘。遽返西舍。飾愛妾幼女以進。耶喜而稱其能。而厲之酬酢周旋。醜不可狀。宴已。衆皆退。惟妾女伴寢。厲則意氣揚揚。若甚得意。項頗憤。然顧莫敢誰何。乃臥。晨興復瞞耶尙未起。有軍吏至。請閱操。內史叱曰。大人未起。起亦須餐煙霞。汝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一 香館遺書

何得爾軍吏諾而退。半晌。又一內史出傳命。免操。即放賞軍吏應而去。日將午。耶始起。厲急進膳。半炊時。傳呼命駕。左右倉皇。排道逕發。厲等皆跪送之。妾若女赧然而返。是役所費不貲。而不聞有所整頓也。項大以爲非。即別厲至侯所。途中譁然。厲升某府缺。及見侯詢之。侯曰。此邦仕宦。大抵皆然。書生眼小於椒。徒自氣苦耳。項不願復爾。謀歸益切。適海客朱奉王命。遣回侯聚珍寶。爲項治裝。并求附舟。遂相送至海口。已有一舟。購待。朱與項登舟。海風大作。掛別開帆。八日至瓊州島。登岸取道而返。出篋中物。易錢購田。治屋。稱素封焉。

夢中夢

卜秀才名元。本交河望族。至卜漸貧。兵燹後。家益替。遂於村中設館。授徒焉。妻劉氏。賢而慧。工繡事。尤善吟詠。花晨月夕。時相倡和。以是伉儷殊諧。惟卜才大心高。遭逢倥傯。不能安困苦。每咨嗟歎息。適秋風報罷。倍覺牢騷。劉竭力慰藉。終不能釋。時值閏九。登高痛哭。及歸。益復無聊。劉拔釵沽酒。相對共酌。酒酣思茗。劉以瓦爐熾炭。汲清泉。烹茗若卜。微倦。憑几以待。忽門外譁然。泥金報至。卜

曳履起。即有吏役四五人。登堂賀喜。視報紙則已名列第四。次即同里戚某也。喜甚。吏索賞無以應。而戚友皆登門賀。各解囊助之。次日親鄰餽致紛紜。却之不可。卜期開賀。自太守以下。皆納兼金。囊橐充物。乃治裝入京。赴禮闈。試。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明年春。以貢士及探花第。授職木天。意氣大揚。以巨金寄家。養妻孥。擴房舍。秋即放某省學差。接妻子赴任。劉不至。會邊警。督撫不能禦。卜上備寇策數萬言。皆中肯綮。命卸任。以四品卿銜督辦軍務。星夜馳赴。卜設奇制勝。數月而平。凱旋賜宴承恩殿。授端尹。遷都院副御史。明年春。奉命省方。授尙方劍。命便宜行事。請假三月。回里。房屋連亘。明僮僕。填溢門巷。妻冠珮笑迎。美婢十餘人。夾侍左右。能以眉語。以目聽。卜頤指氣使。堂上一言。階下雷動。而地方官之奔走於門者。自司道以下。踈蹶如犬馬。各省大吏。皆畏其勢。爭獻苞苴。金帛珠玉。玩器堆列數屋。陰念妾侍尙虛。適有某觀察。願拜門下。獻美姬四人。中素體尤淫媚。卜並納之。某方伯頗貪。卜授意臺官。欲加彈劾。方伯懼。饋女樂十六人。皆絕代麗姝。振袖傾鬟。擅長歌舞。喜而受之。竟免劾。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一 香館遺書

舊居停郭姓女。國色也。未娶時。頗屬意。曾遣媒致聘。郭嫌其貧。不允。竟婚某姓。至是遣人強委五百金。奪女歸。女不從。自縊死。微賤時。曾借鄰翁粟。息甚鉅。日久不能還。翁索之急。無賴甘十郎。憐其窘。慨借二金。令翁讓息。歸其母。翁畏甘收金而去。卜乃嚇邑令。誣翁爲盜。下於獄。而以千金報甘。恩怨分明。志盈心暢。假滿出巡。擅作威福。彈劾無所避。三年復命。升大司寇。協理授機。旋造直閣學士。某銀臺廉介。不阿。以他故中傷之。黜退回籍。時同年戚某。已授某廉訪。往往有腹誹語。卜微有所聞。授意旨於門下某給諫。劾去之。刑部某。卜假子也。承迎意旨。定戚罪。充邊遠軍。賞郎趙文榮。捐部曹。淹滯不得補。以八千金拜膝下。立授某省觀察。月餘。越升方伯。自是朝中側目。卜被寵眷。了不經心。一日朝宴。歸召索伴寢。滿懷春透。五體皆酥。忽家人叩寢門。急報錦衣尉賈旨至。已率軍健數十人。候堂上。卜驚起。衣冠出跪。聽旨云。前據都察院鐵剛御史。鄧恩等。交奏協辦大學士卜元寶。爵受賄。傾陷朝忠。強奪民女。釀命宜淫。十四款。朕以下元有功社稷。暫爲優容。曾經密諭。力改前非。以酬知遇。數日來。臺諫諸臣。又復

交章參劾。羅列罪狀。該大學士受朝廷飛擢。洵任綸扉。宜如何感發天良。盡忠報効。乃辜恩曠職。擅作威福。信如所言。實屬罪大惡極。卜元著卽革職。解交刑部。嚴行審訊。奏明候旨。都中原籍第宅。著九門提督帶領錦衣尉協同坊官。并飛飭直隸總督封鋼一體查抄。卜如受驚雷。囚衣受縛。校尉十數人。已紛紛入內。驅逐家人妻妾。囚一室。金寶玩服數百箱。一一封誌。俄校尉驟下。及妻妾出門。赴三法司堂會訊。數日繫狴狴。旋奉旨刑部勘議。已革大學士卜元溺職徇私。請旨定罪一摺。朝廷寬大爲懷。念其戡亂之功。不忍遽加誅戮。卜元著放歸田里。妻妾發入教坊。卜得旨慘痛欲死。星夜就道。昔日之假子門生。無一人赴送者。子然歸里。家破人空。無可棲宿。暫居破寺中。往叩親朋。冰言讒語。始猶稍酬應。繼則呵斥頻加。卜錦繡之餘。難堪絮葛。肥甘之後。不慣糟糠。而勢迫飢寒。亦遂無可如何。久之益窮。有龜奴欲延師課子。人厭其賤。無就聘者。卜竟作毛遂自薦。爲龜子師。願鄙賤起家。不知重師。往往使與奴婢共飲食。并時令操作。卜無可謀食。隱忍安之。一日有遊客至。僕適出門。婢浼卜捧茗。卜不允。婢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二 香艷叢書 十六 集

媚不已。卜情動。乃奉以餉客。妓名愛奴。坐客懷。笑指曰。此宰相也。卜赧而退。客去。愛奴奮中忽失金釧。疑卜所竊。遣婢致問。卜受誣。辨語侵愛奴。愛奴素嬌。縱此下頰。龜不能左右袒。婉言辭。卜悵悵無所往。懷怨諸鄰。又魚肉之。念惡生不如樂死。因赴祖塋。哭別父母。悲慘聲嘶。豈然而倒。忽見二鬼。役以黑索繫之。委於中途。似別有勾當。俄小鬼數百人奔至。譁曰。此害民賊也。各拾磚石爭擲。勢將不支。役至叱曰。此飲犯汝等何得報私怨。遂拽至一處。殿閣崔巍。標冥府二字。大如斗。從西角門入。殘肢缺體者。血肉相黏。兩廊殆滿。旋呼己名。有獸面人身者。拽之上。座上冥王紫衣玉帶。冠服煊赫。狀貌凶惡。命查功過冊。卽有黑衣吏呈上。王閱竟大怒。命付地獄。於是油鼎刀山。鋸解石磨。諸刑罰。慘毒備嘗。魂碎復完。卒不能死。凡經歷十八處。最後一處曰阿鼻獄。黑暗無光。熱如炙火。積屍臭穢。鐵牆高數十丈。蛇蟲毒物。觸處皆是。呻痛呼號。不絕於耳。有初入者。有將斃者。卜悔心大作。隱念菩薩。可以解厄。因虔誦金剛經。飢火攻心。卒不少輟。并效同獄者。宣誦佛號。始覺腹餒異常。旋亦無苦。如是者三年。忽頂上

現一綫光大如指。高尺許。一月後。高七八尺。漸至三丈餘。後竟滿獄。通明。見觸處橫陳。大抵肢軀殘毀。一日正坐獄中。微覺困倦。乃甫合眸。忽出神夢。見空際金光數百道。喧傳大士游獄。仰視。果有祥雲。雲中白衣觀音。赤足端坐。雲中福德莊嚴。現慈悲相。乃一四十餘歲。不似世間所塑之像。兩旁夾侍二女子。一捧鸚鵡。啣念珠。一抱琉璃瓶。大士手持西湖柳。在瓶中蘸水。向下揮灑。卜向空跪伏。覺水點沾衣。香氣馥郁。遍體清涼。正呼謝間。而楊枝自空垂下。魂如食餌。魚隨竿絲而上。略舉一揮。飄忽而墮。身若在熱水中。耳際聞人聲曰。恭喜大娘得公子矣。自顧則已爲嬰兒。一媪代爲洗浴。已而以利剪斷臍根。痛徹心肺。驚哭大呼。媪不聞。亦不顧。惟以白藥敷其創。包裹置牀。視其母年約二十許。妙麗無匹。俄有少年至。衆呼相公。則其父也。自是覺腹中奇餒。呼食無不應者。次日一婦至。袒胸進乳。不肯食。母進則食之。而眈眈視母。家咸異之。因更鍾愛。兩歲即能言。見架上書。半皆夙讀。父知其故。試之。背誦如流。令握管。卽能作文。訝其夙慧。問所自來。笑不語。由是共知其有前生因。四歲卽入泮。連捷秋闈。主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四 香艷叢書 十六 集

司奇其効。稱爲神童。專摺奏保。上宜見垂問。夙世事。卜不敢言。但以不知對上。遂恩賜翰林。留宴宮中。一月遣之。回令及十歲入京供職。卜在京顧朝臣皆不相識。宮廷亦悉更舊制。探問舊相。亦無卜某者。大疑及歸。戚黨交榮。爭欲聯婚。媿遂聘某庶常女。後數年入京。授編修。念舊妻劉。徧探樂籍。並無其人。心益惑。又六年。兩典秋闈。晉秩宮允。懼冥司罰。不敢戀富貴。遂告假歸娶。且請終養。妻美而悍。奴視翁媪。偶與爭。則叫罵終日。妻兄弟五人。往往登門助虐。不可以情理喻。未幾父母以憤死。卜怒。與妻絕。另建屋居山中。求長生訣。惟一長髮奴。以供炊汲。上聞卜親故將召用。卜聞遣奴歸。避益遠。一日至天台山。仙女觀。見一道士。蒼顏鶴髮。仙骨珊珊。旁一童煮白石進餐。道士食訖。瞑目端坐。卜知爲異人。叩首稱弟子。願請收錄。道士曰。子來太早。恐食苦不堪也。卜矢誓相從。涕淚沾臆。道士笑納之。令與童子事樵採。日給一餐。夜則守戶。月餘。漸覺其苦。求師教導引術。師曰。躡等之學。仙家所忌。奈何躁進。若是。卜無奈。一日有客訪其師。展杯對奕。師令侍坐觀局。卜素不喜此。而下子甚遲。久之昏然欲睡。目少合。卽

見童子奉師命來召。恍惚中若忘所為。即從至雲房。見師坐石上。謂曰。汝向欲求道。今已及時。遂出一卷相授。此金蟬脫壳秘訣。雖不能歷億千萬劫。而朝真拜佛。不難作游行仙也。卜拜受教。急歸。研學三日。後忽爾貫通。豁然大悟。於是駕雲控鶴。所欲從心。遂上朝玉清。註名仙籍。帝賜宴雲霄宮。白鳳青麟之脯。靈芝元菜之醴。天樂鏗鏘。衆仙列坐。浮邱挹袂。洪崖拍肩。皆拱手而稱道友焉。會蕊宮九公主下嫁。衆仙往賀。有贈霞裳者。有貽雲帔者。有送明珠履紫錦囊者。卜獨賦詩八章。爲催妝詞。其詩云。遠巡蓮步出瑤臺。月貌端凝寶扇開。一樣娥眉天女妬。十分羞澀侍兒催。綺情暗注乘龍夢。慧業應憐倚鳳才。拚教雙眉通半笑。見郎心怯尚徘徊。翠羽明璫畫裏人。掀簾幾度喚眞眞。瓊枝嬌小香猶澆。繡閣溫柔氣亦春。吳氏彩鸞天下色。趙家飛燕掌中身。蓮花丰致原清絕。出水亭亭不染塵。脂痕紅媚照芙蓉。月府偷窺一笑逢。鏡裏花枝皆綽約。宮中瓊珮自從容。蛾眉細簇秋山遠。鴛鴦輕籠寶髻鬆。千萬呼卿難自主。一回歡喜一羞儂。世間國色已堪憐。况是清虛窈窕仙。上界妝成無妙相。美人修到有情天。不

卷一 松濱瑣話

三十五 香艷 畫書 十 六 集

妨。玉聯佳偶。但祝劉樊駐少年。珍重荒唐雲雨夢。恐防織女妬雙眠。第一仙人第一嬌。東風楊柳鬪宮腰。劍聲細碎金條脫。釵影迷離玉步搖。萬頃情波通碧海。二分明月嫁紅簫。梨渦笑口櫻桃豔。再把雙眉按譜描。元英好夢住華清。廿六人中播豔名。滿院棠梨藏紫玉。羣仙珠翠擁雙成。樓頭坐月薰香暖。雲裏飛蓮落瓣輕。若向蒼蒼徵色界。廣寒深處最多情。妙冠諸天殿衆芳。冰肌謝却鸞蘭香。鏡中寶相燕支濕。簾底新妝翡翠涼。九板家聲傳粉史。兩行宮使列霓裳。遙知他日卿夫婿。定學樊英拜女牀。盈盈仙蕊尚含苞。雪藕泥沾果孰教。羞態矜持雙頰際。歡情融洽兩眉梢。錦雲百結鴛鴦帶。繡玉連牀蛺蝶巢。最憐輕狂諸姊妹。入前故意苦相嘲。詩成傳誦翠曹。以爲佳話。帝知之。惡其淫艷。欲貶其職。幸蕊宮王妃愛其才。竭力斡旋。得保無恙。明年舉天試。取後。即放各處城隍神。前列者授糾巡使。或役狐鬼。或察神祇。題爲誤國庸臣貪賄賊吏死後如何定罰議。推廣十八獄說。募建銀橋渡星河。啟蓬島看雲。蕊宮宴月。瑤池拜母。金闕觀王。各七律一首。仙班中有不能文者。往往倩卜捉刀。榜出卜以第二人

授泰山司職。羣狐到任後。狐仙供奉。各以雌來。獻媚爭妍。惟恐勿當。卜恐被讒。不敢縱。司院狐嚴。更有幼女阿鳳。貌冠等倫。卜愛之甚。而終爲職守所拘。一夕月明如洗。情思悄然。手錄催妝詞。高吟曼誦。忽窗外細聲切切。若有竊聽者。啟窗視之。則阿鳳也。相見驚疑。鳳即遁去。次日狐媪至。稽首笑懇。謂小女阿鳳。敬慕仙才。願求姻好。幸勿以異類屏棄。卜躊躇不允。媪曰。倘勢或難從。請充姬媵。卜終以天譴爲辭。峻色相拒。媪無奈。何。憤而去。越數日。聞阿鳳病。卜知爲已。而無可慰。藉夜媪率數婢昇鳳。置榻上。形色慘淡。媪憤謂卜曰。人病如斯。即鐵石心亦當少憐惜。莫作高枕無事者。遂洶洶去。卜視鳳氣若懸絲。淚承於睫。而花容憔悴。益覺可憐。心大動。不復顧考成。俛頰低呼。接唇吐舌。以仙液鼓其丹田。鳳心大快。少間霍然而起。盈盈拜牀下。卜抱置膝頭。曰。得卿如此。謹責亦所甘心矣。鳳曰。妾聆仙吟。愛極竟忘賤陋。承郎不棄。願此後教之。卜入神靡。姿滑如凝脂。接其吻曰。真妙人。非卿而誰。恐合德溫柔鄉。無福消受也。遂解衣就寢。備極綢繆。次日女暫回母家。約三日後料理妝奩再至。卜亦寓書於嚴。股

卷一 松濱瑣話

三十六 香艷 畫書 十 六 集

股獎飾。至期鳳果率僕婢運妝至。謂卜曰。二姊阿燕表姊紫蕙及姨姊碧雲。今晚來賀。宜少作東道。此亦供奉輩。郎無庸避也。遂遣僕而兩婢。至晚銀燭高烧。婢報紫姑至。即見紫蕙。紫姑大笑曰。阿鳳默不言。嫁如意官人。我欲看新郎君。究如何丰致。遮莫令人想煞。遂致禮入座。端視卜曰。新郎大好。無怪癡婢子相思不置。言未已。阿燕又至。年十六七。顧紫曰。吾來邀汝。婢言纔已去。恁性急不少待。看妹夫直爾高興。將欲向阿鳳分杯羹耶。紫曰。汝自遲遲。令人待久不能耐。汝不嫁姊夫。恐姊夫未必放汝。只怕先弄大姨。後弄小姨耳。燕笑起以扇擊其背。嗔曰。婢子利喙。願祝將來嫁一口吃婿。期期艾艾。爾時不聞一快語。苦處不知向誰訴也。言次。碧雲亦至。年十八九。以錦荷囊贈卜曰。幸託宇下。蒼卒無可致賀。此物妾親製。聞鳳姊大喜。兩日於燈下趕成。手腕欲脫。請收之。勿背人齒冷。卜大悅。展玩。極贊其工。紫曰。碧雲妹手段益妙。阿姥嘗謂當今薛夜來。惜妹夫不良。不憐妹苦。終日聒絮。近日妝奩中。又不知花消幾許錢也。碧雲聞之。默不一言。而悶氣填胸。遽以繡巾拭雙眼。燕曰。今對新貴人。止可談風月。無得

道心中事。令人不憤。因問曰。姊來何遲。雲歎曰。苦命人所遭。不知從何處說起。篋中典質一空。衣無一襲。去年阿母添製新衫。渠奪去。不知贈誰家婢子。昨日向阿母轉借得。適纔送至。欲速亦不能速也。言已。又泣下。鳳及燕不欲聞。以他語亂之。重復歡笑。洗盥更酌。夜半始散。卜以碧雲遇人不淑。心不能安。遂召其婿。面加斥責。婿不服。反唇以譏。謂仙司政祇從公。何與人家事。卜怒削其籍。充發除山。迎碧雲歸。與鳳同住。婿故強項。脫綬遁。以奪妻姦宿上控天庭。帝查確。飛遣功曹繫卜去。鳳雲驚惶求救。宛轉嬌啼。卜爾戀多情。不覺大慟。隨施法拒天使。使怒。飛巨錐擊之。適中其腦。痛甚而仆。鳳及雲大哭曰。郎君死矣。奈何。驚亂間。覺身在師旁。客落子遲回。局尙未畢。而鳳雲嬌哭之聲。猶在耳畔也。心中疑訝。俟奕畢。問之師曰。覺由自生。我何能解。卜不能再問。仍出事樵。一日小憩山麓。忽飲使至。譁然曰。犯在此矣。竟捕之去。解赴廷訊。上責之曰。朕待汝不薄。乃違命私逃。偷天下皆效所爲。將置君父於何地。不可不一警戒。即命廷杖。衛士數人持盤龍棍。朱漆裝金。其粗如臂。擊十數下。血肉粘糊。痛不能聲。既而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七

香艷 第六

下棍愈猛。拍達一聲。股骨竟折。隱聞衛士啓奏。股折。卜則驚悸魂離。忽若夢覺。已身尙在黑獄中。向壁而臥也。小鹿攻心。久之神定。始知以前所歷。皆是幻境。遂復安心忍氣。以俟冥罰。會中元九幽鬼犯。皆得放出。受生人拯濟。倘得天牒罪重大者。可轉生。卜隨衆出。有鬼吏監守之。共至一處。見高僧十數人。設盂蘭盆會。管籥鑼鼓。入耳快心。壇上一僧袈裟趺坐。頂上現圓光一縷。光中一僧雖小。不盈尺。而神光四射。寶相圓融。持天牒上。作龍蛇文。向空飛射。壇上下金剛神四名。高丈許。甲冑而立。狀貌猙獰。鬚眉畢張。鬼不敢近。近則以巨杵擊之。俄有一牒至。墮懷中。卜藏之。衆鬼皆拱手賀。會散得牒者五人。別有鬼使引見冥王。踰牒已。王曰。卜某罪重。奈何。吏查例進曰。可罰作驢。劫後再轉人身。王領首。役即引卜至一廠。空中架木如梁。大逾數抱。輪輻亦廣數畝。香氣氤氳。光燭霄漢。鬼羅登者數萬計。旋幡旛數人。引一婦至。雖鳩形菜色。而檀芬馥郁。首射金光。卜亦欲從之。登鬼怒曰。鴻之曰。此天神道。皆忠孝節義之人。汝何得俱旋。又一輪轉至。鬼役抱而升之。足隨輪轉。遍體清涼。驚顧間。已爲小驢。臥雞棲豚枲

之旁。母驢舌抵其毛。若甚愛情。主人來視。亦甚喜。驢漸長。教令耕作。負重致遠。而性甚劣。往往受鞭撻。性終不改。主人有女甚美。心好之。偶來試騎。驢俯首承以背。行亦穩。恐其顛也。自此工作。皆不受羈勒。惟女至則馴。搖尾受範。愛惜備至。主人見其劣。售之去。驢不食死。見冥王。怒曰。汝已畜尙淫心。未改耶。罰作豕。及宰。片片割。痛苦無量。呼叫哀啼。忽若夢醒。聞嬌喚曰。相公被壓耶。啟眸。則臥素霞懷中。粉臉相偎。香息猶微。聞鼻際也。卜遽起。四顧。默想定神。咄咄稱怪。霞亦起。見神情怪異。急問何故。卜詫曰。僕今爲宰相耶。霞笑曰。相公入閣三年。盡職無愆。顯榮已極。何作此險怪語。卜再一思維。不覺失笑。因述所夢。霞曰。幻夢何憑。相公心血過勞。以致如此。即自起。斟參窩湯以進。卜食其半。餘則霞自飲之。再覓高唐。款然狎抱。次早欲覓劉氏告之。霞曰。夫人前月告歸。相公已忘之乎。卜轉想。爽然曰。一枕邯鄲。何健忘如此。因冠帶入朝。未午即退。與諸姬圍雙陸。次姬方氏素賢。每諫卜勿聽。且疎遠之。至是自縊。報至。并呈遺書。有息政。耽淫不忍見君覆沒等語。卜頗心懷。命厚葬之。霞奪書火之曰。丙吉不問牛喘。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八

香艷 第六

無爲而治。何獨涉視相公耶。卜亦粲然。無何邊敵有警。入某關。省城被陷。大吏死之上。知卜能軍。以大經略率一萬往討。卜妖姬美妾。不忍別。素霞涕泗相而泣。不能仰視。卜善言譬慰。霞牽袂不釋。無已。攜妾從軍。恐招私議。乃令易男子裝。著小蠻鞵。錦袍雉尾。丰致益佳。星夜馳去。時敵氣正熾。聞卜至。相顧失色。潛議以子女金帛數十車賂卜。願請成退師。卜首肯。遂不備。敵夜襲之。王師大潰。殺戮無算。霞亦死於軍。賊更猖獗。卜痛心懼罪。悔念交縈。未久有代者至。因卜解京。道路傳聞。有劾卜攜妾入營。貪賄縱敵者。既至京。畧一動問。奉旨斬決。即繫赴市。曹已設別宴。陪者同僚數人。卜無心食味。泣下悲歌。覺相對冠裳黯黯無色。宴已。謝恩就戮。青鋒一激。魂魄都飛。慘哭一聲。覺有拍其肩者。呼曰。茶熟矣。何沈醉不醒耶。驚惶不定。舉首瞻顧。則在蕭條斗室中。妻煎茗於鼎。正作蒼蠅鳴也。凝神良久。呆若木雞。妻不解所爲。莞爾問故。卜詳告夢境。又旁矚側視。搗妻而熟審之。妻疑其醉。卜曰。非也。恐仍是夢中耳。因趨至庭中。巨躍大呼。仰視月輪。皎潔當空。不覺啞然。乃入室詳誌前由。遍告同志。自此安貧樂天。

不作妄想。惟筆耕以餬口。與妻酌酒吟詩而已。劉氏有繡餘小草。詩詞娟秀。蘇
憲左芬。無以過也。後附下生夢緣一卷。其所自述如此。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九

香艷叢書
十六卷

香艷叢書十六集卷一終

香豔叢書

十七集卷一

淞濱瑣話十一

長洲王 韜紫詮甫著

燕臺評春錄上

余友第九洞天樵者。客居燕臺。時作綺遊。南旋遇余於蓬萊仙島。酒酣談洽。出示評春錄曰。此北方之雪泥鴻爪也。余因爲采錄二三。花天酒地中亦足覘其一斑矣。潘藕仙行五。維揚人。舵師女。失風泊津門。修船三月。貧不能歸。因鸞院中。貌娟秀。性和藹。舉止溫婉。客至淪茗治具。事事精辦。都事與舉子相識。多厚索贈遺。金珠綺繡。皆取給焉。稍不滿。則招之不復至。獨藕仙不效。丁嬖十索歌。與諸賢周孝廉善。時過所居。言及身世飄零。未嘗不哭失聲。值吳會淪陷。南中音耗不通。周與余相對長愁。不能以斛珠贖。惟於酒邊燈下。把袂拭涕而已。李一菊如本良家女。居楊梅竹斜街。爲鄰子所誘。已而金吾羽林監史。接奴窺其

淞濱瑣話

香豔叢書

艷。爭求識面。李悔之。不能復拒。惟閉匿不甚見客而已。滇南何君制府之介弟。一致於露君家。肌膚潔白。秀目長眉。弓鞋纖瘦如指。性沈靜。寡言語。是日荷花生辰。主之者花鈴洞天樵者。與李水部共譙於種玉圃。諸姬諧笑甚歡。菊如終夕不發一語。俯首微榮。丰姿媚絕。賈秋秋貌妍艷。聲價甚重。室中陳設都麗。流蘇繡褥。異香噴溢。性嗜睡。嘗隱紗枕囊。春夢沈酣。漢皋子爲作海棠春睡圖。題者多一時名士。錢桂卿與藕仙同院居。髻年豐潤。潘工愁。桂卿瀟灑自喜。善英石一枚。癸亥復來。則藕仙已嫁。桂卿亦他徙。未幾於潘秋琴家見之。憔悴不似昔時。見之幾不復識。桂卿笑曰。君不記供石人耶。始恍然悟。繙述亂後情事。回憶昔游。真如夢寐。黃墟邈矣。歲月如流。可勝慨哉。京師三曲多在城外。胡曉齋居宜武門內。年甫十六。說好如處子。王麗君粵東人。丰神清朗。而舉止落落大方。周冬郎集採秋。端坐笑言。娓娓作清談。灑脫可聽。都中放多。皖齊燕代產。蓮涇竹西。絕無價有。至珠江春色。亦於此一見云。章桐仙小字鳳兒。年十七。小鬢窄。精風致楚楚。與林公子有剗臂盟。欲貯之金屋。而假母方以奇貨居之。公

子陰令人訟諸司。城託給諫。落其籍。竟輾轉得之。林官案中。擊之去。林死。潼關。姬遂琵琶別抱。洞天樵者贈以楹聯云。桐閣香芭。巢翠鳳。仙源麻飯。比紅兒。馬露君豐觀秀麗。眉目間朗朗如玉。山照人。慷慨自喜。好豪飲。每倚醉提耳灌客。滇南花鈴。本蒙詔世家。少豪侈。下筆警絕。并習拳勇。刀劍弓槊。事事精妙。入貨爲郎官。上自公卿邸第。下至輿臺役隸。無不知其名。不二年。揮霍十餘萬金。以門促織罷官。出從大帥征皖。語不合歸。狂歌斫地。益無聊。與予遊。往來露君家。酒酣緣檀舞劍。想見壯心欲裂也。予出都後。花鈴再遭蜚禍。幾陷大辟。昭雪復起爲京秩。予亦九死一生。幸脫賊刃。稍雪關山。得復見。悲喜交集。花鈴悔少年孟浪。余亦癡。自懺。相對意氣都消。問露君亦不知何往矣。潘愛琴。姑蘇人。少露甫上爲妾。夫亡有開閣之命。遂還白下。已而轉入京師。墮落平康間。長眉歷黛。秀鬢承顛。雖齒少長。而風致嫣然。操吳音。綿麗可聽。庚申夏秋。南道隔絕。余愁思盈集。每相對談浙東景色。輒復黯然。癸歲復見。秋娘老矣。而風情如故。未幾珠殞玉化。惜哉。潘後改字秋琴。余集文選贈以楹聯云。秋芳自賞。琴德最優。

淞濱瑣話

香豔叢書

峯二雅仙。性情溫厚。某太史嘗稱之曰。見雅仙。醇醪有味。如飲越中女兒酒。不自知其心醉。雅仙能唱南曲。彈琵琶。此他處所弗能逮也。蓋南中妓。悉能刻宮引徵。竹肉相宣。令人聽之忘倦。都下多不知歌管。予初至時。寓酒尙有肴饌。伎出局承應。尙繫裙侍飲。尙行令。拇戰。近概獨免。予戲曰。實事求是。悃悃無華。謂之講學家。可登之卓。與薦臚亦可。然多見士大夫。舉止大方。是其所長也。金月卿頗冷然有豪氣。不屑屑作兒女態。西賈挾巨金。啗之。夷然不顧。其風格如此。高春痕纖瘦。波俏。體若凝脂。秉性簡默。而意韻沈穆。中風度道遠。廬陵歐陽伯子。贈以詩。叙有鈔。延瓜蔓。燦燦碎鐵漢之魂。夢別桃花。鉛水下。銅人之淚。句爲一時所傳誦。曹蓉蕪行三。以琵琶著名。性輕佻。數從人。恒以不合放歸。而豪華自喜。貴介英俊。無不傾倒。都中伎。近日妙解音律。獨丁月卿以簫稱。李竹仙以篳篥。高三以阮咸。蓮仙以琴。蓉蕪雅仙。俱以琵琶得名。蓋所謂庸中佼佼。者。餘多肉屏風矣。張韻珊初依兄。避難淮上。嫁一游客。相從入都。始知爲人所漁。獵。既至院中。常鬱鬱不得志。性卞急。不能容物。呢之者多失歡去。然貌瘦秀。玉骨纖

腰甚都雅。故名冠章。庚夏月卿嫁後。所遇無當意者。得韻珊甚愜。會贈以楹聯云。開翻韻府尋詩料。醉把珊枝當酒籌。其年秋七月津門事棘。踉蹌出都。某帥勤王至。以油壁車迎往天寧寺。龍其已而帥下獄。珊亦退老。尋嫁作商人婦。嗚呼大樹蕭騷。殘花飄泊。與雍門琴響。有以異乎。或傳韻珊軼事者。甚可笑。一日出眺戶外。有子女白食者。問之曰。吾瓜步人。父母同入京訪戚里。適是人以事去南旋。抵王村。父病死。貨斧聲。草草葬。復折歸。母又臥病。無可為計。故偕行乞耳。珊憐之。慨然曰。吾鄉顯者。未知耶。奈何無桑梓情。出十金貽之。曰。將去作小販。勿乞也。苟不足。當再相告。予嘉其義。欲解囊界之。則艱然曰。吾行吾志。豈望君仗助乎。錢晚蕪年十五。秀冷天生。一日與友人同飲摩雲閣。有客新授觀察。頗揚揚有驕色。錢甚鄙薄之。萬詞冷語。尖刻異常。合座為之大快。張芝卿行九。母蘭仙。素負重名。嘉道中。六街禁令嚴。歌郎比戶。而平康錄事不敢僑居。士大夫亦恐罹不測。少昵妓者。至咸豐初年。有蘭仙。竹仙。蕙仙。一時名噪都下。朝紳爭聯鑲詣之。金吾令亦少弛矣。蕙仙能詩畫。蘭仙工歌曲。竹仙善弈。余見

卷一

一 淞濱瑣話

二

香館叢書
十一
七

芝卿時。蕙仙已死。竹仙已嫁。獨蘭仙在。亦謝客為大豪所主。秋夕至其家。聞唱絮閣一折。風雨淒淒。蕉聲滿耳。聽念奴一曲。真不知人世有愁思也。芝卿貌亦娟媚。李竹仙以工笛故。取子淵。願字洞簫之意。清韻拔俗。亦都中一名輩也。潘孝廉至京。一見呢之。幾於無竹仙不歡。揭曉日。醉臥其家。比明。婢媼市登科記。付之竹仙。則潘已獲雋。相傳為佳話。韋芸香貌極醜。唇下有紅痣。余嘗戲之曰。此洛花中一捻紅也。癖愛畫。凡一册一卷。收藏若拱壁。後嫁一貴官去。韋素雲擅名北里。車馬駢集於門。素雲性尤驕矜。閩中某太史納之。太史南旋。留都下。會管婢死。事發。下獄。銀鑰鐵索。如閻劫芳之備受楚矣。錢素卿行四。本回鶻種。柔情多態。與花鈴生極醜。花鈴從軍淮上。姬繡小影。並作二十三札寄之花鈴。亦刺臂血書長歌以報。歌凡三千餘言。王盼雲頗妖麗。飲饌居處甚華。五陵裘馬少年。趨之若狂。余為畫宮絛。題有莫謂薄命人。寫此一幅桃花照語。盼雲捧扇汎瀾。因感悵竟日。金小雲。團圓長頸。肌理白皙。足跌春妍可愛。自以頗有名都知老。舉問偕甚。一時采聲譽者。爭以得見顏色為幸。癸亥復至。則所

居已易主。門前車騎喧闐如故。而春風環佩。杳然人世矣。何月仙皖籍。和平雅素人也。容姿妖麗。雙眸炯然。殆古之所謂佳俠含光者也。性豪邁。纏頭到手。揮霍去。殊不吝惜。或有規之者。必笑為守錢虜。生平極愛文士。見有貧不能自振者。輒資之。遊溪生京師中巨賈也。借其友張茂才往。天甚寒。欲雪。張猶著單布袍。談吐生風。絕無瑟縮態。繼送之出。挺立朔風凜冽中。若毫不知冷者。月仙甚奇之。時張欲南旋。應秋試。慨然出二百金贈之。明年張捷南宮。鳴騶過訪。立傾囊中金為之脫籍。鼓樂迎歸。居然為正室云。

燕臺評春錄下

余素素皖人。丰姿旖旎。通書史。見篇章詞曲。輒愛玩不忍釋。癸亥重見。求為畫江梅幀子。往來甚歡。素能繪蘭。案積繡紈。不得暇。每倩予代作。一夕微醉。詣之。摘髻上晚香玉相贈。有時解羅襟。出香囊相啖。午夜晨妝。情款頗囁。會友人有妬者。蹤跡遂疏。秋末客或招飲。別泐箋見寄。深衷密意。殊可感也。貽以楹聯云。余懷同靜寄。素願結芳馨。甲子余入秦。素從何員外。何沒復歸袁。明府自都中。

卷一

一 淞濱瑣話

四

香館叢書
十一
七

攜所畫乞詞。睹其用筆益古淡。填玉京謠一闋。淒楚之思。溢乎言表矣。嘗憶癸亥五月。驟雨如注。慕君驅車相過。約同訪紫素。值有客欲出。素急止之。須臾客去。方共談諧。而召佐酒者數輩。素留予少待。因與慕共論詞曲。素歸問曰。久憩閣耶。作何消遣。予告之曰。會真記藻采奇麗。妾夙好讀。願所賞何等也。慕曰。爾簡神奇變化。余曰。不如哭宴。至性淋漓。素曰。榜紅瀏亮。仇爽。慕以素與余獨以文字相知。舉我有翡翠裘一節。諷之。素顧余微笑。予曰。你便知我一天星斗煥文章。誰可憐我十年窗下無人問。令千古文人一齊拭淚。素曰。小姐可憐我為人在客。相與歡笑。已而客屬至。比宴集闌珊。東方既白。遂同載歸。今素不得見。而慕宦東粵。卒於官。悲夫。崔小韻香。賦性便娟。善解人意。甲子秋避雨其舍。遂相識。戊辰春。試復時過之。雅以才調見重。雖富商家。視之蔑如也。姬工筆札。賞界余一緘云。一日不見。逾若三秋。况今三句。不奉顏色。思何可支。病覺相侵。委頓牀褥。近已小愈。枯坐無聊。烹茗延埃。過我作清談。何如。周小卿居愛蓮堂院中。以弦子六呼之。妙於箏阮。能鼓琴。余西邁日。客有饒於周者。羣姬未至。

枯坐無聊。聽彈湘妃一曲。覺冷冷然。有凌波出塵之致。曲終。縱談人間世。出語超脫。時維禪悟。亦不愧一時名都知也。小卿雖係裙釵。性權譎而險。或贈以楹聯云。小坐得酒。座琴言之趣。卿情在秦關蜀道。而還。蓋譏之也。燕仙張姓。眉目秀澈。行踴躍。類飛燕。故以爲字。所居堂曰歸春。能畫花卉。喜作蕙草海棠。調粉暈色。終日不倦。所作媚媚秀逸。一望而知爲閨中手筆也。自恃其長。不輕爲人下筆。以故知之者少。與阮孝廉極相得。阮困逆旅。燕仙厚贈之。絕無德色。爰以女郭解稱於時。翁民部書法妙天下。燕仙求楹帖。畧少。凝思。答曰。得之矣。然病割裂。輕燕受風。衆仙同日如何。北人讀日如入。樽也。聞者爲之闕堂。阿妮蘇州人。或云越產。宦裔也。某京卿者。理學名儒。聞爲故舊女孫。急欲贖之。爲脫樂籍。而中州相國子方呢之。反爲所誣。京卿幾得禍。在諸角妓中。甚負盛名。未幾去。止滬濱。易名珊珊。黠機高張。一時趨之者若鶩。門前車馬。盛於都下。某太史頗暱之。欲與訂嚙臂之盟。而阿妮視之。殊落莫也。某京卿悉其蹤跡。諷地方官逐之去。不知所終。或云發狂疾死。姬明眸皓齒。其秀在骨。吐屬亦復雅雋。時出妙

卷一 淞濱瑣話 五 香艷叢書

語令人作十日思。乃既已墮。涸。諷。茵。又復香銷玉碎。世間薄命女子。如姬者。其尤哉。白芷姓李。亦行院之翹楚。慧麗能歌。粗解文字。每見客之嫺詩詞者。必以歌曲中字義相詢。辭典難字。必根究其源流。一日以祇廟火間。魏叔恒。魏不能答。即笑曰。余今日難倒魏孝廉矣。姬考祇廟之由來。原本有左。謂古有雎水之神。殺人以祭。卽此是也。相沿至六朝。其風尤盛。波斯火教。殆其遺習。魏聆其言。面爲頰。然姬所知。不識聞自何人。北里間傳爲韻事。潘梅卿潔白豐潤。姿首頗佳。洪量善飲。綺筵一開。輒喜搗戰。必先以十觥爲率。當之者無不辟易。所居幽邃。曲折迴廊。環植紫竹。清風徐來。韻如曼玉。深閨密室。小徑通幽。帷帳鼎彝。陳設都雅。時人比之顧橫波。李貞美焉。自奉亦侈。厨人一日界十金。尙嫌無下箸處。後卒以窮死。余當其盛時。常詣其閨中。小飲。姬必爲謀精粲。三爵既畢。必爲之作畫。書字。纏頭之值。弗計也。記嘗貽以楹聯云。梅影月移香欲笑。卿情春懶夢初甜。又云。梅是幾生修到。卿眞明月前身。姬謂第二聯雅近自然。董小蓮香貌韶秀。性恬淡。不喜諧笑。畫蘭師楊龍友法。多藏弄名人墨跡。徐公子一見

愛之。贈以五百金。卒不能得其歡。同時有故家子。憔悴風塵。一官潦倒。蓮香願身事之。雖衣布茹素。弗悔也。會隔閩不果。去官之日。蓮香餞別於長亭。私以數百金置其囊中。揮鞭竟去。其人不知也。行百里。解裝逆旅。白蠟蠟蠟墮地。蓮香之深於情。近日所不可多得者也。北韋胡蘭芬。亦能畫蘭。初甚劣。余笑曰。此蒜葫耳。豈九畹香草若是耶。胡聞大恚。遂專心肄習。不數月。業大進。其穎敏若此。性通脫。待客無生熟。一以誠。客饋以物。感其意。不輕擲。與余相識三年。纏頭之。無所贈貽。而姬待余益厚。視丁嬖之十索。蓋有間矣。張慧卿行一揚州人。自云訪戚不遇。遂流落曲中。貌清癯。微麻。而態度溫柔。不類倡女。能繪梅竹。善弈。工吟咏。自題其稿曰。剪愁吟。庚午春初。余始識面。友朋聞之。相邀置酒。名遠大。已而病。歸其家。及于役長安。夜往言別。通宵不寐。贈書畫數事。慧卿亦作詩相送。竟淒然揮淚去。辛未復自都門寄書問訊。情詞斐然。今歲訪之。云去夏從人出京。至黃村而沒。每一念之。輒爲腸斷。芳魂豈魄。其知耶否耶。余嘗贈以楹聯云。慧性解詩評畫格。卿情在秋水春雲。慧卿亦字繡珠。贈行詩書於綠箋。字

卷一 淞濱瑣話 六 香艷叢書

有褚河南法。其一曰。別君薊門西。思君灞陵道。天涯送行人。無情是芳草。其二曰。可惜芳時別。偏逢舊識人。應憐今日意。淚下濕羅巾。其三曰。使酒休狂慙。封侯及早歸。殷勤重屬付。莫負少年時。其四曰。軍中異苦樂。眠食慎自保。一語達君知。寄書且宜早。時作詩送者七八人。皆以此爲真摯也。辛未仲冬。蜀人丁某寄慧卿書。來書曰。遠侍芝輝。瞬經牛駝。燕臺雲樹。徒悵離居。憶春明結契。晨夕追陪。荷雅意之殷拳。寔鄙私之縈感。瀕行復蒙惠贈佳什。纏綿悱惻。情見乎詞。每一展讀。輒爲魂銷。相見何時。不勝於邑。遙想戎幕宣勤。軍中辛苦。惟珍衛起居。爲請草檄夜闌。亦曾念及鄙人否。縑雖弱質。菲材素性。頗耽筆墨。近時偶有吟咏。然苦無師承。兼以俗冗相逼。終不能潛心學習。故於此道。尙未解悟。晝則時時間作。似稍有進境。然亦不足供方家一嘖也。賤軀較前頗好。境遇亦復如常。知關愛念。聊以附聞。伏惟惠照。千萬珍重。臨楮不勝依依。重陽後三日。繡謹白。慧卿好讀相人書。感予意。願侍筆視。願龍鐘猶昔。念之惘然。陳素青。顏膩。理齒甚穉。豪邁有爽致。初遇落落漠漠。後稱浹洽。好蒔花果。入其室。珍葩異蕊。

四時不絕。余嘗贈以楹聯云。曉寒蜂抱花心素。春淺鶯窺柳眼青。姬見之稱善。謂雕琢甚工。不愧作者。後遇淮南某生。豪華公子也。以千金為之脫籍。擅專房。龍云。湘雲姓李。楚南瀟湘間人。容華媚麗。姿澤甚工。故齒稍長。望之猶如十八九許。與許上舍最暱。幾欲貯之金屋。旋以折閱不果。嘗記其房中楹聯云。湘瑟無聲睡鸚鵡。雲屏生色畫鴛鴦。呂浣玉河間人。豐若有餘。柔如無骨。纖腰約素。媚眼流波。性尤和易。不愧溫其如玉之稱。余貽以楹聯云。詩寫浣花栽小楮。詞翻玉茗撥清絃。後聞嫁一西賈。為大婦所不容。逐之出。飄蓬斷梗。流落天涯。未審其究竟也。鐵佩卿固鐵中之錚錚者也。牀前懸一聯云。佩影搖帶。卿思寄雁箏。或謂係其所撰。句佩卿工南曲。尤善鳴箏。故云佩卿。容既俏冷。言詞應對。歡妙解人頤。每值當筵奏曲。四絃既調。一座靜聽。至宛轉曲折處。一聲數轉。渾如新炙鶯簧。雖老妓師自嘆弗如。後以急病歿。可悲已。余於諸伎中所尤眷者。為丁月卿。曾有嘴臂盟。後以事不果。為此生憾事。記曾貽以楹聯云。釵頭么鳳窺眉月。簾額癡鸚喚墨卿。丁月卿別有傳。

卷一 淞濱瑣話

七

香艷叢書 十 七 集

珠江花舫記

粵中豔跡。以珠江為最。風月繁華。尤聚於穀埠。有上中下三檔之分。紫洞艇排如雁齒。密若魚鱗。櫛比蟬聯。幾成衢市。可以信足往來。別有數船。儲貨出鬻。如或有所缺乏。取攜甚便。至夜月明。風清。波平。若鏡。琉璃燈火。皎潔如晝。所有珠孃成羣。結隊。晚妝初罷。妖態萬方。客至開筵。陳設華煥。先之以絃管。嗷嘈。笙簫喧沸。諸校書各逞珠喉。互磨迭唱。脆堪裂帛。響可遏雲。歌聲既闌。然後入席。珍錯雜陳。烹調盡善。即鴨腥魚羹。亦復別有風味。席撤再唱。綺興愈濃。往往至星墮月斜。重復入席。斯時酒海搏戰。劍動釵飛。擊鼓催花。傳觴醉月。倍極其樂。遊客至此。無不色授神眩。魂銷心死。纏頭一擲。動至不貲。兩情既稔。三生遂訂。鮮有不為丁孃之十索。而能守漢法之三章者。然則紫洞艇中。亦不殊於迷香洞耳。况乎玳梁棲燕。翠蓋藏鴛。所以便雙宿雙飛者。又有因緣艇焉。誠所謂昇平之樂事。花月之新聞也。今先臚其尤者於篇。羊城富秋試之時。士子雲集。珠江風景。分外清娛。往游穀埠。問柳尋花者。紛如也。梁生南海人。性偶儻。素以風流

自命於羣妓少所許可。一見阿雲。極為顛倒。問其所生。向居西樵山麓。錢塘蘇小。固屬鄉親。因此尤眷愛之。幾於形影不離。阿雲曹姓。年十有七。明眸善睐。膚若凝脂。殆江淹賦所謂氣柔色靡者也。頗能識字。解誦詩詞。每一掉文。如匡說解頤。不數鄭家詩婢泥中之對也。梁生贈以詞云。簾前記執纖纖手。堂中細酌盈盈酒。語軟情溫。惆悵巫山一段雲。背人特地留儂住。驚風又拂衣衫去。多問多愁。萬喚千呼。不轉頭。又云。驚春正滯珠江楫。悲秋始返雲山道。此日相逢。疑是飛瓊下碧空。茜裙半掩名花飾。雲鬢低亞胭脂赤。相對多情。只少些兒。豈不成。梁生擬娶之為適室。出千金為脫樂籍。惟須待場後。鹿鳴講罷。乃可商之。堂上也。二詞則已盛傳於勾欄中。汪蟬輝南海良家女。性溫和。吐詞雋雅。幼時母授以書。輒能記誦。稍長。尤工刺繡。針黹之暇。愛作小詩。頗有風致。及笄。誤嫁娼家。深以為恨。然已無可奈何。惟時時背人飲泣而已。姑亦憐其俊慧。俗客造訪。概勿與通。遇文人詞客。始令接見。即於舫上作小樓半間。以居之。窗明几淨。法帖奇書。雜陳左右。笙笛箏琶。不屑置也。客至焚香淪茗。相對清談。不雜一淫褻

卷一 淞濱瑣話

八

香艷叢書 十 七 集

語。逢二三知己。必置酒小飲。或飛觴月下。或分韻花前。興亦不淺。與番禺徐生菊仙。情性最淡。幾無日不至。常持扇乞詩。生戲題二絕云。不須彈雀畫來工。已得常持素手中。好向小亭花影裏。撲將螢火一星紅。欲錫嘉名定合歡。暑消三伏勝裁紙。只愁約赴黃昏後。故障嬌容不許看。既而生父聞之。嚴加防範。欲尋舊好。莫得其便。汪猶未之知也。以書招之不至。減詩寄生云。減書昨已倩鱗鴻。滿擬西窗話舊衷。不意近來踪跡闊。仍將離恨寄絲桐。記否當年月下時。雙携素手步階遲。縱然未訂三生約。合向春風折舊枝。生讀之感念昔游。寄詩以謝云。初度相逢尙憶不。嫩涼天氣近中秋。憑欄共玩西樓月。殘夜疏簾未下鉤。醉月評花念夙歡。每逢佳日共盤桓。自憐抱病秋風裏。細檢刀圭手自丸。旋生赴秋試。竟賃其舫為別館。夙契重溫。纏綿臻至。生擬以巨貲。囑姑。迎置金屋。想姻緣簿必能為其如意珠也。阿金陳姓。姿容清麗。風韻娉婷。待客無生熟。皆極殷勤。以故所歡多作耐久交。豔名噪一時。能唱諸曲。鶯聲嘖嘖。中能作變徵之音。尤所擅長者。為夜觀星象。曹福登仙。淮陰歸漢。魯智深入寺。每喜與阿奇對唱。

抑揚宛轉。酣暢淋漓。無不各徵其妙。變化入神。當其發聲也。嘉賓滿座。肅然靜聽。雖經千百回不厭也。勾欄中多以曲聖呼之。可謂空前絕後矣。旋有北人宦粵者。其愛其藝。有嚙臂盟。罷官後。竟為脫籍。載之北歸。擅專房寵焉。孫姬十五。字阿梅。肌膚白皙。鬢奪雪光。面有微麻。不損其媚。姊妹行中。與夢花最稱莫逆。每唱必與俱。珠喉一響。可以遏雲裂帛。最工者如百里奚會妻。四郎探母。白帝城託孤。聲之高下抑揚。幾與金石相宣。於夢花可稱雙絕。夢花尤以色勝。人因以銷魂夢如意花稱之。其顛倒人可知矣。潤嬌亦字鳳珠。身材窈窕。性格瀟灑。雙瞳炯然。若翦秋水。亦珠江之尤物也。其唱如春娥教子。何文秀附薦。音容宛肖。以一人而能兼老生小生小旦。頃刻間三變其音。講聲伎者。推為絕調。以是綺筵一開。徵召者。紅箋相屬。某太史眷之。贖作小星。謂人曰。東山絲竹。聊怡我情。時脫籍之賞。不過八百緡。既歸太史。啓其箝篋。得三千金。皆粲然白蠟也。纏頭所積。固屬可觀。而潤嬌平日間。絕不一露聲色。亦可謂苦心孤詣矣。彩玉驀慶人。丰韻嫵媚。腰肢輕亞。固一時之秀也。顧容麗而性峭。初見客。面即發頰。絕

卷一 淞濱瑣話

九

香齋叢書 十 七 集

不能入一游語。客多以紅樓夢中妙玉目之。謂之曰。如卿者。真可謂豔如桃李。冷若冰霜者矣。所唱如夜困曹府。最為壇場。潘氏子漱芳。素以佻達稱。一見彩玉。賞之不容口。立呼侑觴。自飲無算。辭。毋戰既北。則令彩玉代。不可則強灌之。須臾彩玉竟醉。而漱芳伴作玉山頹矣。於是同宿姻緣。艇上夜半酒醒。彩玉已縱體入懷。日間同客在座。則莊莊疑若。不可以犯干。初不意蕩甚也。後潘竟娶之。卒以瘵死。東有番禺人。本良家子。誤墮風塵。殊非己意。見客不善作酬應。語與之狎。亦不甚拒。但嫣然微笑而已。能唱高平取級。聲情越越。妙響驟發。雲生水流。小青字碧雲。濠鏡人。善唱花園跑馬。柴房相會。稱為河調中宿將。一日余偕羅介卿買醉花舫。苦無當意者。介卿因代為招小青。良久不至。余為吟日暮碧雲合。美人殊未來。句。介卿遙指曰。此樓樓。娉婷者。非小青乎。余視之。容亦中人。及入座。唱歌殊覺不凡。始知所長者在此。不在彼也。小鳳新會人。年未破瓜。而情芽已露。見客每作飛燕依人。不離肘下。能唱祭奠項良。愁狀哀情。俱作媚態。餘如李仙附薦。打洞結拜。輒與阿右對歌。並皆佳妙。韻協音諧。聆之忘倦。

銀玉桂好。皆以曲本擅名。銀玉唱二下南唐。桂好唱金花報喜。正所謂異曲同工者也。二姬酒量殊豪。每與客搏戰。先浮三大白。再接再厲。客未有不負者。蓋先有以奪其氣也。阿奇有玉環之肥。肌膚潔白。有如粉裝玉琢。人多呼之為大體雙。唱三婦氣夫。淋漓盡致。能令陳季常聽之變色。而作胭脂虎口吻。固自不凡。夏時玉體橫陳。正如一堆豔雪。黃總戎曙之。稱為娘子軍冠。由是肥奇之名大噪。一日令其捧觴為余壽。笑指之曰。此吾家肉屏風也。小金小蟬。綺年玉貌。嬰伊可憐。金唱法場換子。蟬唱王大儒供狀。皆足以卓越一時。阿六字綠筠。阿娥字月纖。均以善歌名。么粒乍撥。羯鼓初搥。猶作矜持態。及唱至妙處。聲漸高。越旁若無人。如唱太子逃難。莊周扇墳。恍若身臨其境。所以為難也。阿金容頗瘦削。裙下雙鈎。瘦不盈握。阿九來自上海。而亦操粵音。阿安跌宕風流。自矜其美。目中幾無餘子。美容纖腰。瑣骨柔荑。多姿。並於數埠高張豔幟。無不矜擅。歌曲。自稱絕技。席中能以邀致者為榮。不數年間。俱已擇人而事。名花有主。不屬東風。此中人幾為減色矣。嗟。珠江風月。久已著名。隸於籍者。當不止此十數。

卷一 淞濱瑣話

十

香齋叢書 十 七 集

人。而此十數人者。實推為巨擘焉。天南淞北。相隔萬里。回首歡場。輒為於邑。海棠雲裳。余別有傳。

記雙烈

歷城鄧姓。名族也。鄧甲少讀書。入庠序。素講程朱之學。每以正風俗。衛道統。為己任。生一女曰慧孃。幼時即訓之以女誡。自教之讀。七八歲時。誦列女傳。琅琅上口。少長即不令外出。鍼黹之屬。無不嫻習。女紅既精。黜教尤嚴。以是言閨閣女子。可為矜式者。悉推鄧氏。綺齡既長。求字問名者。踵至。女父遠選。殊苛。低昂不能就。女年亦逾笄矣。或諷女父稍貶焉。謂郡中豈無翩翩年少子。承餘蔭。擁厚貲。乘堅策肥。讀書嫻禮。可當君意。足稱快婿者哉。女父曰。非此之謂。我必視其才之可造。足以期遠大者。始締絲蘿。豈在目前區區之富貴哉。劉君方舟。維上世家子也。生平負奇氣。尚義俠。重然諾。始娶仕族女。伉儷殊篤。旋以疾殞。聞女賢。願出重幣聘之。遣冰人往說。女父素知劉名。甚加賞識。曰。此孀然雲中白鶴也。豈凡鳥所可比肩。至是竟受其聘。兩家交相慶。咸謂玉潔冰清。鄧氏有佳。

增女亦得所歸矣。無何秦中大帥知劉君才。令佐戎幕。馳檄召之。劉君固喜談兵。懷抱利器。每思一試。因即慷慨就道。久之未賦刀環。女既才堪詠絮。貌亦如花。見者無不豔其美。有楊氏子者。女之姻婭。素性俠達。向與劉君為友。兩家姻事。固由彼為之撮合。曾執斧柯。素澁女色。一日親女曉妝。四顧無人。突詣女前。以詞挑之。女厲色峻拒。乃慚而退。自此偶或見之。絕不假以顏色。楊深憾焉。謬言劉君以從軍失機。陷賊死矣。彼已作無定河邊之骨。豈猶入深閨夢裏哉。女父母不之信。女知其僞。痛誓之。而楊執詞益堅。并勸女父母將女別字。其實將以作毛遂自薦也。值女父母他出。伴以有事至女家。乘間闖入女房。女方臨窗刺繡。猝視楊至。驚起。詢何為。楊徑前抱女腰。將褫其和衣。女急甚。遽取小剪刺其腕。始釋。婢媼聞女號聲。亦趨集。楊乃奪門而去。女訴諸父母。遂斥絕弗與通。楊揚言於外曰。鄧氏女自聞噩耗後。急於求嫁。竟與鄰氏子有私。成嚙臂盟。腹中已懷妊數月矣。昨密遣其媼入市。竟墮胎藥。故知之詳耳。徧散穢詞。適鄉人有往秦中者。賄之走告劉君。僞作情人書陷之。劉君怒甚。意將索聘絕婚。而鄉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一

香艷叢書 十七

人歸。竟實其語。女聞憤氣填胸。涕泣不食。誓以一死。女父母雖知其無因。然蜚語交加。讒言騰至。里中人頗有竊竊私議者。女知益不欲生。哭謂母曰。此冤惟兒身後得白耳。自袒其胸。出白刃。搵之。女母以雙手持之。勸勿爾。女復於几上奪取一刀。剖其腹。血溢腸出。踣而殞。玉碎香銷。其情可哀。其性亦烈矣。事聞於官。諭以厚殮。行道者咸為歎息。表彰節烈。登之彤史。此士大夫之責也。歷城張延慶伯篤作啓。為烈女徵詩云。粵稽賢媛罹害。天飛六月之霜。孝婦含冤。那有三年之早。誠以懷清見志。節宜表夫靡佗。納采有名。心早徵其不二。豈有生成堅性。而不扇美管彤。無愧女宗。而不揚徽竹素者乎。若維上劉君方舟所聘。繼室之鄧女。則尤有異焉。氏歷下名姝。閨中翹楚。張箴班訓。工詩薄道蘊之才。齊絡秦篝。習勞遵敬姜之教。足下之赤繩繫就。月老多情。臺前之玉鏡委將。姑嬈竊喜。特是乘龍有託。已選婚於東床。其如冥雁無期。遲好迷於南國。蓋斯時劉君正有志四方。從戎一郡。盾頭磨墨。忘鰥淚之頻彈。馬上得書。知鵲聲之遠報。一旦故鄉冰泮。虛帳燈明。將琴瑟流靜好之音。豈兒女累風雲之氣。此亦兩美

相投。一生無憾者矣。誰知無端波起。積久變生。既撮合於其先。乃圖窺於其後。驚楊花之亂落。竟是鳩媒。伺桃李而無言。時來雁呌。則以楊姓某名者。斧柯會執。早懷鬼域之心。門戶相依。遂啓覲覲之漸。為遭峻拒。用播穢言。致締婚者改而離婚。俾好潔者蒙其不潔。詐回既納之幣。謂出婦有因。潛行反問之謀。洵逼人太甚。鄧女此時視死如歸。舉白刃而自裁。拚紅顏於非命。雖母氏極力勸阻。弗顧焉。灑血成碧。無香返魂。呼夫名以代復。我讎官驗而未成。信讎玉棺。遺掩鐵案。不翻嗚呼冤哉。其可憫矣。且夫曹娥墮涕。碑尚屹夫湘江。岳女浮尸。名尚留於浙水。而若此之英風。宛在。昭雪無從。比精衛而尤多苦心。居夜臺而何能瞑目。宜乎吳娘共弔。齊右爭傳。哀之子之捐生。歎征人之不返。墓花生樹。絕無連理之枝。宿草迷烟。空墜斷腸之淚。他生未卜。此恨何長。此在一往情深者。尚且聞而結轡。彼夫三生牌合者。能無腸若消湯也乎。於是傳凶耗而船回海上。已驚玉碎珠沈。竭微忱而輿拜城東。徒見風淒月冷。因詳偵其顛末。擬備采夫輜軒。占井盟心。誓波瀾而不起。幽淵洞鑿。樹珉石以難刊。人雖字而不愧為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一

香艷叢書 十七

貞。我擬設固無過於懸。素聞梗概。竊著簡端。伏望當代之儒林丈人文貞學士。不斬烟墨。各贈琳瑯。或宜照於五聲。或宏鋪於七體。借書帶芳澤。綿長壽於靈花。假文曲祥光。增明輝於寶婺。庶幾千年埋玉。一卷留香。靡符山前。共映乎秋霜。碧樹。露筋祠畔。永唱乎野風。白蓮。更有張烈婦者。殺賊全節。從容就義。亦足以類傳已。張烈婦者。所嫁之夫。失其姓氏。里居。倡隨相得。已歷多年。生一子。尚幼。家本中人。貧不能多蓄。獲。僅以一僕應門戶。一媼司炊爨。僕有妻常往來。烈婦家。僕素澁烈婦美。欲乘間悉之者久矣。僞作樸誠。以博主人歡。主人謂其可信任也。一切悉委之一日。主人外出。僕俟黃昏。夜叩門甚急。媼婦已私啟之。令入矣。時烈婦已睡。聞雙扉呀然開。有男婦相語聲。心疑焉。急詢何人。則僕已持刀徑前。謂烈婦曰。從則為夫婦。不從請血吾刃。汝子亦不得免。婦初聞羞怒。交并拚捐軀。以保貞。繼思母子同日併命。在頃刻間。我固不足惜。其如我夫一脈。何。乃轉怒為笑。謂獨宿無聊。夜長寂寞。正可消此良宵。且待兒睡。何如今夕。何夕。得此解人。我有斗酒。藏之久矣。盍出共飲。乃呼媼入廚。具有饌。僕喜甚。自引

巨觥一吸而盡。烈婦在旁。殷勤相勸。并令媪來。亦飲一卮。僕引滿無算。玉山漸頹。脫衣登床。呢聲謂烈婦曰。卿其速來。酒渴不可耐矣。烈婦伴作撫兒。袖刃向床前。力劈其頭。顛裂血流。媪入亦刺之。踣於地。二人俱斃。烈婦快然曰。今乃洩吾憤矣。南海廖鹿儕先生有張烈婦行。亟登之以闡幽光。而彰烈操焉。詩云。霜威攬天生烈風。夜間豈有人圖儂。夫君遠出帷帳冷。掩關欲息心忡忡。嬌兒索乳啼正急。閃閃照壁孤燈紅。忽聞剝啄叩門至。啓扉細問緣何事。媪婦喃喃話未真。悍僕持刀徑向擬。匪爲寇也求婚媾。不從殺汝並及子。羞怒欲泣忍且默。倏改笑容翻皓齒。嗟爾狂奴何必然。我夫不在正樂此。待兒睡穩未爲遲。杯酒交歡從爾爾。狂奴喜極心顏開。僕僕欺欺移樽疊。巨觥殷勤重相勸。談笑謔浪忘疑猜。不勝杯杓玉山頹。擁襟猶自催歡來。伴往撫兒袖刃入。剝燈重向牀前立。直揮霜刃劈頭顛。一砍再砍何嗟及。媪婦來前並就刃。誅盡兩姦纒一雲。嗚呼子女真丈夫。深沉智勇世所無。失身從賊不足道。拒賊未免先捐軀。豈如談笑斃二賊。名完節立身不污。嗚呼女子真丈夫。從容應變世所無。宮娥刺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三 香 七

虎膽不殊。鬚眉男子有愧夫。此一文一詩。皆有關於世道者也。用紀其事。標曰雙烈。以爲世勸。

瑤池仙夢記上

吳門陳藝香茂才。館於秦氏。課經之暇。好爲扶鸞之戲。另潔一室爲乩壇。一日有女仙降壇。自云姓李。字珠鸞。王母殿下侍兒。職掌圖籍。父炳忠。廣陵人。唐開元中。由進士爲工部郎曹。出擢杭州刺史。有政聲。女仙生而明慧。自幼好道書。稍長。父母欲爲擇配。輒卻之。故姻緣薄上。無女仙名字。後遇一黃冠。授以丹術。遂悟元理。得道於天台山中。王母選充侍兒。得授今職。時西香山人。年未弱冠。適亦侍立於旁。因言此亦王母殿下管桃園仙吏也。舊時伴侶。邂逅相遇。眞天作之合也。此子將來。必以文章名世。山人聞之。喜形於色。心忡忡若有所動。亂遂寂然。後數日又降壇。有降壇詩四首。其一云。雲窗曉起綰鸞髮。步下崑崙響佩環。乘興探奇何處去。洞天風景隔塵寰。其二云。倦游姊妹返仙鄉。簪得琪花兩鬢香。獨立莫釐峰頂望。吳宮花草付斜陽。其三云。五雲樓閣住仙山。海關天

空自往還。瑤殿時聞金母召。青衣名冠侍兒班。其四云。塵凡一別各西東。相遇偏欣鶴市中。管領芳園仙吏謫。蟠桃花更爲誰紅。山人時以事他適。因問秦子何往。莫予云。觀衆乃命喚山人至。詰仙子因何復來。仙子云。王母出遊。遂無拘束。爰借蘭香雙成姊。往探林屋洞天。同伴倦游先歸。予因便道至此。惟願秦子勿昧前因。再行墮落。勉之母。贈以七絕六首。其一云。絕世才華著手春。珠璣款吐向風塵。輸君一管生花筆。麗奪烟霞萬古新。其二云。幸承憐寵玉卮。安度仙山日月長。游遍珠宮三十六。與君花下聽霓裳。其三云。朝朝臺上曬經忙。雲笈瑤籤萬卷藏。圖籍爲防仙蠹食。時溫寶鼎蕪芸香。其四云。最愁風雨護花枝。王母宮中有職司。灌溉金桃三萬樹。勞君汲水向瑤池。其五云。幾回同跨紫鸞游。吹徹瓊簫一曲秋。何日瑤臺重聚首。好將塵夢話從頭。其六云。瑤波艇子槳雙划。歸去西池日已斜。水殿雲房秋似海。晚風開遍白蓮花。與山人細述零星舊事甚夥。爲記其大略云。一日王母遊園中。適桃花盛開。千樹萬樹。如一片紅雲。照耀奪目。是日王母御丹鳳。穿紅霞。隨從侍兒。悉服絳綺衣。望之若

卷一 淞濱瑣話 十四 香 七

赤城霞起。令人目眩。山人陪侍簾側。王母因問曰。此花開幾時矣。山人對以千年。曰。漢時結實。曾獻數枚於武帝。此時茂陵宿草久。付荒烟。不勝浩歎。世上的花。豔紫嬌紅。朝開暮落。不可勝數。何如此花之長春耶。見有數樹。花尤繁盛。曰。此何獨異於衆乎。對曰。此花從崑崙山移來。有仙蝶飛集。翅如車輪。五色陸離。穿花而舞。洵奇觀也。前日天南。遂更來觀。蝶會攜一蝶去。適吳絳仙來。命予折贈桃花一枝。遂更因揮帽簷而歸。曰。藉以誇示下界。王母稱善。亦命山人采花。頒賜侍兒。一一點數。共七十二人。各給花一朵。齊簪鬢上。綠雲中都添一點猩紅。愈增媚。珠鸞目灼灼。視樹上花。尤戀戀不忍捨。山人會其意。揀花蕊繁密者。偷折一枝。納其袖中。攜歸。揮白玉瓶。中養以瑤池翠水。供諸窗前一枝絳桃。與碧紗相掩映。花光人影。長相對也。王母第二女密。以此事告母。幸第三女玉卮。孀素所寵愛。力白其誣。而罷。一日督率仙童。灌澆園花。向瑤池汲水。遇珠鸞把珊瑚竿垂釣池上。適得金魚兩頭。向乞其一。歸貯以水晶盆。置之案頭。時爲觀玩。觀其泳游自得。濠上之興。不是過也。數日後。獨往池上。以盆易清水。適值珠

鸞亦持盆。至移並相比。覺較釣得時稍大。山人曰。曷不合諸一器。使效比目魚乎。遂笑貯兩魚於一盆。同游水面。有依依相傍意。縱觀樂甚。比歸。仍分置兩器。且約數日一會。各攜魚至。習以為常。一日方並觀雙魚。適玉卮屢駕雲車來游。池畔聞鱗鱗之聲。急不得避。遂為所覩。顏各發赤。相顧默然。厄娘命將魚放之。池中。又令各歸本處。日後不得私相游玩。由是魚則樂。而人抱憾已。一日山人步出園門。沿溪而行。約半里許。見珠鸞獨立柳陰中。凝目遠眺。行近始覺。邀至其處。又行數十步。溪折而北。小橋橫臥其上。隔溪西向一門。由之入內。屋宇宏敞。登堂向左。圓扉洞開。路皆白玉砌成。夾以朱欄。約一箭許長。始抵所居。時則庭花含露。曉氣猶清。外室几上。置筆牀硯匣。膽瓶內插有花枝。異常馥郁。內室設粧臺粉盒。脂盞奩。悉備。珠鸞晨粧甫竟。對鏡掠髮。山人深為驚異。回視同行者。已失所在。始知前所見者。幻形也。珠鸞請外室坐。即出近作。葢宮雜詠詩。乞為筆削。為點竄一二字。甚為欽服。曰。妾一字師也。正在商榷。仙童報雙成。秋至。山人一時不及避。窘迫無計。有小婢牽其衣。匿屏風後。從屏隙偷窺。雙成秋

卷一 嶽瀆瑣話

十五

香 鮑 章 甫

波斜射。似有所覺。請與珠鸞弈。已有婢女攜楸枰至。珠鸞平日素稱高手。能讓雙成數子。今連負兩局。曰。珠鸞姊心在鴻鵠矣。奔罷向內室去。山人遂遂歸。一日王母宴瓊霞元君於園中之長春殿。元君戴九梁鳳冠。蹙飛雲履。羽帔虹裳。侍女數十人。皆衣紋綺縠。燭如錦繡堆。霓旌虹旆。飛揚前導。殿上仙樂一奏。珠鸞斜掩。主賓升座。侍兒行酒。肴饌絡繹。陳設滿前。非世間海錯山珍可比。仙樂再奏。王母自起奉觴進酒。元君離席讓讓。各歸坐。有侍兒三十六人。自外進。排列庭前。分為兩班。各執舞扇。衣羽衣。仙樂三奏。鳳管簫笙。同音合作。清歌一曲。響遏行雲。一時起舞。如萬花齊飛。隨風宛轉。又如鸞鳳高騫。穿雲上下。舞畢。左右立。元君賞雲錦各一端。酒闌席散。更設茶譚於瑤花館。款待良久。始告別去。時已仙露沾衣。瑤池浸月矣。微僕時。珠鸞私以麟脯餉山人。為他侍兒所譜。大受阿母訶責。一日奉王母命。山人稽查歷來所結蟠桃册子。凡一切典籍。悉歸珠鸞所掌。遂詣其所。告以故。引至一處。有兩傑閣。分峙東西。並皆朱甍碧瓦。高聳九霄。東閣重門。闔其無人。珠鸞指謂曰。此天南遜更所居。中貯瑤

函秘笈。非凡人所得。今更謫墮紅塵。甲子綦周矣。未知何日再來也。西隔稍卑。凡三層。導至第二層。緣梯而上。四面皆圖書。玉軸牙籤。擗架幾滿。於第三架上。檢得一冊。轉授山人。視之。是蟠桃册子也。因想其餘。不知都是何書。若得寓目。豈非眼福。遂指第一架問之。曰。世人壽命冊。向索觀焉。珠鸞抽一本。界山人。則盜跖因何而壽。顏子因何而夭。向來疑團莫釋。至是繙閱得之。知有定數。第七架悉青簡。又指而問之。曰。羣仙籍。分神仙天仙地仙三等。隨手抽得一冊。是神仙籍。則赤松黃石老聃關尹均列名其上。問第五架。曰。此是三十六洞天志。乃敕仙官所撰。與凡間紀載不同。一本有云。華陽洞天。本屬天南遜更。則業後因偶離職守。私窺下界。遊聞秘戲。而以綺詞投杜蘭香。豔曲投吳彩鸞。遂獲風流小謫。以是別有主者。必至五百年。乃復其初。山人對佳麗。讀異書。樂而忘返。時已晚。珠鸞屢促其行。因歸覆命。王母面有怒容。曰。來何暮也。山人懼甚。妄以徧檢不得對。曰。在第三架。何檢之難。明是誑語。召珠鸞至。亦加切責。各記過一次。於是同遭謫落。珠鸞謫在明嘉靖間。姓施。字曇紅。父廷爵。浙之會稽人。官刑

卷一 嶽瀆瑣話

十六

香 鮑 章 甫

科給事中。秉性剛直。因世宗好道。教建黃籙大醮。侍臣皆戴香葉冠。若嚴嵩輩。以青詞得寵。位列宰輔。抗疏進諫。世宗執而不悟。亦惟有效仗馬之不鳴而已。曇紅生七八歲。即能文字。效謝庭故事。日事吟吟。昆季姊妹。均退避三舍。花晨月夕。惟操三寸不律。以詩詞遺興。繡鴛刺鳳。凡女紅之事。皆不屑為。然偶一為之。雖鉞神不能勝其巧。由是咸服其聰明。求姻者屢滿戶外。父母以擇婿維艱。莫得東牀佳客。故尚未字人。著有玉梅花下小稿。著一鸚鵡。愛如性命。靈禽慧舌。善解人意。凡所作詩。悉付吟之。咸能成誦。一婢專司飼食。護之稍懈。偶懸簾前。為狸獨所傷。遂快快不樂。飲食亦為之銳減。父母屢加勸慰。終不能釋。如是月餘而卒。年十有七歲。山人與珠鸞同謫。而不同生。恐其在世間。更造孽緣也。

瑤池仙夢記下

珠鸞究以女兒清淨身。兩墮人世。一塵不染。因此王母念之。仍召列仙班。而山人遲至三百年後。始謫為文人。自降凡相識後。乃悟前因。由是時常入夢。一歲

涼秋九月。夜泊吳江。山人夢至崑崙山。見王母所居宮殿壯麗。因念珠鸞苦不得入。久之忽傳王母駕出。朱門洞開。仙仗簇擁。山人避匿林間。延頸偷觀。侍見數百人前導。皆雲霞爲衣。明珠爲佩。香陣粉團。飄颻而去。內一人貌尤殊麗。風致綽約。回首顧山人。意者或是珠鸞歟。癡立門外。俟其回來。流連移晷。望眼欲穿。而竟杳然。時已日薄西山。心中惆悵。正欲歸。聞呵殿聲。駕果返。珠鸞雜於衆侍兒中。迴顧如前。且啓皓齒。向山人嫣然一笑。神魂爲之飛越。決爲珠鸞無疑。入內中門。閉。咫尺千里。可望而不可即。殊爲悞喪。忽有白鶴。丹頂雪羽。口銜一書。自內飛出。置書山人前。拾取視之。云。頃聞衆中迴顧。君亦知爲妾耶。自墮前劫。又隔一塵。今日相見。又種前緣。祇以府中有事。致疎款接。親面相逢。亦由天假。後會有期。請俟異日。諸維珍攝。不宣。字格簪花。珠鸞手跡也。鶴唳一聲。仙夢遽醒。時則孤舟宿荒蕪。折葦間。殘星在水。斷雁叫風而已。山人本擬游東西洞庭。登莫釐。縹緲兩峰。探林屋。瀟天諸勝。不謂凌晨狂飈忽發。乃守風。帶橋口。風息始行。泊舟葉巷村。是夕偶至一山。峰巒參翠。望見雲廊霧閣。縹緲

卷一 松濱瑣話

十七

香齋 卷一 七

天際迴非塵境。由朱門入。迴廊曲折。不知經幾院落。始達一所。精舍三椽。雅潔異常。湘簾翠几。茶鼎藥爐。位置楚楚。庭前一花一石。饒有別趣。靜聽之。悄無人聲。徘徊久之。聞環佩珊珊。知有人來。亦無從走匿。鵠立以待。一女子自內出。風鬟霧鬢。貌真天人。近視之。珠鸞也。曰。前次僅親芳姿。而語言莫接。悵悵之懷。數載未釋。曰。茲既得晤。夫復何憾。前書之語。妾未食言。敘談半晌。曰。此來何巧。適王母遊海上三神山去。玉卮孃亦隨侍。要七日始返。瑤池白蓮正開。可同往賞玩。遂行至池畔。周圍約二三十里。水清可鑑容髮。彌望蓮葉田田。一碧無際。岸邊有小艇。可容四五人。命仙童盪槳。經行花間。清芬襲衣袂。至池心有一亭。碧玉雕闌。玲瓏映水。捨舟坐憩其中。憑欄眺矚。瑤葩齊吐。風來亦香。不啻蓮花世界也。平生樂境。無過於此。被戍角聲驚覺。方知是夢。追思前景。惋惜不勝。無何粵寇鷓張。吳門失守。生一夕忽有人夢中蹴山人起。曰。去去。此間不可居矣。速避鄉村。明晨愈出走。而城亦隨陷。意來告者。殆珠鸞也。辛酉臘月。方寐。而珠鸞忽至。手中攜小壺。曰。適從甫里來。天南遙更臥病方劇。因乞天姥壺中藥。醫

之一服而痊。特來視汝。傾壺中得丹一粒。納山人口中。陡覺其涼。震齒。啓目則一燈如豆。朔風吼壁。臥荒村茅屋中。自服此丹。遂不畏寒。一歲仲秋。夢與珠鸞對坐。時則月明如畫。竹影搖窗。山人告以塵事。絮絮不休。曰。如此良宵。何爲效楚囚相對也。招兩青鸞。至各駕其一。凌霄飛去。須臾見一山。高峰刺天。林木叢深。樓閣參差。隱隱遙露於丹崖碧嶂間。曰。此尊綠華所居也。翔集其所。扣扇入。尊綠華出。淡掃雙蛾。風姿絕世。導至廳事。四角懸明珠各一。其大如毬。光明勝於燈燭。二人讓坐。舉尊綠華與珠鸞各道勝常。進瓊漿三杯。飲之。齒頰流芬。甘美而涼。肺腑皆成冰雪也。又引至一園。地雖不甚寬廣。亭臺池館。涼浸於月色中。加以竹石之勝。令人心曠神怡。三人登臺玩月。風吹衣袂。飄飄欲舉。山人亦忘其爲塵世中人也。尊綠華曰。無以消遣。未免負此良辰。命婢攜玉笛至。請珠鸞歌。自以笛和歌。曰。攬明月以爲佩兮。裁雲羅以爲裳。策雙鸞以游紫府兮。向碧落以翱翔。樂莫樂於白雲鄉兮。趁良夜其未央。又歌曰。恨所思之不見兮。難得相逢於今夕。燃燭龍以照夜兮。登瓊臺之千尺。近廣寒之宮殿兮。無纖雲

卷一 松濱瑣話

十八

香齋 卷一 七

以相隔。命嫦娥以揚清謳兮。破歡會之岑寂。歌罷。仍駕鸞而返。至半途。下視白雲漫漫。都不可辨。因思偶一墮下。便成醴粉。大駭而醒。臥書齋竹榻上。手猶執莊子一卷。方讀逍遙篇畢。倦而成此夢也。辛巳假館於衢州之清河鎮。天后廟。潘偉如中丞延課其孫。一夕夢珠鸞至。服五銖衣。曳紫綃霓裳。亭亭玉立。態若驚鴻。喜出望外。曰。今夕何夕。見此榮者。適從何來。遽集於此。曰。武夷君邀王母聽幔亭仙樂。妾得侍從。想武夷去此不遠。御風而至。山人因浩然自嘆。墮落紅塵。身擾世網。何如天上之游行自如也。曰。子仙骨尚存。請期一滿。便復仙班。何感感爲。請以一言奉贈。本性莫滯。穢行莫效。處逆如順。此言最要。人心之險。叢鳥道。坦然視之。付諸一笑。山人唯唯敬受教。曰。金玉其音。當奉爲座右銘。欲留叙衷曲。珠鸞恐王母有事遣使。遂別去。醒則言猶在耳。而玉容已杳。山人因感此夢。日登廟後高山。遙望武夷翠黛。念仙姝踪跡。應尙在雲山九曲間也。不禁悠然爲之神往。一歲許。星臺方伯署中。忽開綠牀。丹方伯大謙賓館。觴詠花間。酒闌歸臥。夢至一境。見一洞府。朱扉臨水。一帶清溪。跨以石梁。岸柳如絲。山

花爭放。有二童子。出皆衣青衣。訝曰。何來凡夫。闖入仙境。山人告以予本此間人也。乃始釋然。問王母安否。曰。安。問珠鸞何在。曰。可隨往。我爲子指示迷津。引之入內。有方池。岸皆青瑤所砌。亦有石梁如長虹。亘臥其間。既度石梁。向右邊一門入。瓊樓玉宇。鱗比翼接。遙指一樓曰。珠鸞所居也。瓊花簾下。銀蒜低垂。釵光鬢影。隱約簾內。既不敢登樓。又不呼之使出。再三躊躇。計無所施。見樓前有一樹。莫識其名。葉如枇杷。若以青玉雕成。花色若紅瑪瑙。大如盆盎。攀折其一。翼見花如見人也。及醒。而花已失所在。惟香氣拂拂。猶從十指間出。丁亥山人應李憲之方伯聘。下榻江右藩署之翠玲瓏館。夜間輾轉不寐。時已四更。甫交睫。至一庭院。剛逢秋令。修竹碧梧。嫩涼如水。珠鸞倚紅闌干。支頤凝想。見山人不勝欣喜。招入室內。歷階階數級。始得升堂。就坐。各道契闊。已有仙童持香茗兩杯。至正渴甚。飲數口。味極佳。香沁肺腸。曰。此茶產都洲山。烹以醴泉。飲之。卻病延年。山人自述。顯蹟場屋。抑塞不遇。群小忌才。肆口騰謗。曰。不予之慮。而爲子幸也。幸不作功名中人。塵根尙淺。仙籍未除。百年富貴。有如朝露。何定

卷一 淞濱瑣話 十九 香館叢書 十七集

欲作黃梁一夢乎。至蛾眉謠詠。自古皆然。靈均詞藻。依然與日月爭光也。亦何慮之有。遂拂拭金猊鼎。點龍涎香。而綠錦囊中。抽出瑤琴一張。今日爲子解悶。爲鼓水仙操一曲。忽徐忽疾。節奏入妙。揮絃一彈。則庭鳥爲之噤聲。木葉因而飛舞。絃際冷冷。一派天風海濤之音。初如明璫翠羽。洛女凌波。繼如水咽秋江。湘妃泣竹。又如漢皋解佩。神女弄珠。聆此仙音。一洗俗耳。方欲請爲再鼓一曲。忽聞王母傳呼。匆匆捨琴而去。山人亦遂驚醒。時剛晨曦射窗。春禽語曉。琴韻悠揚。琴聲猶在枕畔也。龔珠鸞云。小婢瓊英。有蔽匿之罪。亦遣下謫。與山人同里閨。姓吳。字霞仙。異日與子有塵世姻緣。爲子賢內助。荆釵裙布。媿與孟光子其謹誌之。勿忘。及山人娶婦。果吳氏。詰其字。亦符。願詢以再生之由。則茫然不知所對。山人究心翰墨。不事家人生產。所有家政。無論大小。悉畀之中饋。之事。悉有條理。雖井臼親操。絕無怨色。安貧食淡。泊如也。珠鸞之言。至是果驗。然則與山人同塵夢者。瓊英也。與山人同仙夢者。珠鸞也。今山人塵夢醒矣。仙夢當亦不復再續。未知瑤池之畔。能重登仙籍。得與珠鸞再相見否也。山人將

死之前三月。袖出此記示遞叟。屬爲登錄。時山人已患肺疾。失音。是夕遞叟夢珠鸞拈桃花一枝。微笑謂遞叟曰。記否。三十年前。曾相逢於天隨祠畔乎。今日無事。盍偕余共入瑤池。一覘風景。及至則萬樹桃花。一齊盛放。絢爛若雲霞。不禁叫絕。珠鸞以琥珀杯斟紅霞膏進。遞叟入口。涼甚。有若醍醐灌頂。不覺遽醒。酒味尙留齒頰間。然則所謂瑤池者。仙境耶。夢境耶。不得而知也。

卷一 淞濱瑣話 二十 香館叢書 十七集

淞濱瑣話十二

長洲王 韜業納甫撰

瑤臺小詠上

南朝金粉。徒攪愁懷。北地胭脂。空勞夢想。京洛綺紛之地。倭童婉孌之場。爭妍取憐。別標風格。所謂賞識於花。牡驪黃之外。品題在鬚眉巾幘之間。僕也素衣未染。緇塵車轍不踰。析木得之耳食。略識二三。側聞冀闕風高。燕窩月冷。才人不偶。游子離鄉。旗亭畫壁。唱黃河遠上之篇。鐵板銅琶。歌烏鵲無依之曲。清樽沓置。童冠偕來。鞠臆而前。偃肩而坐。觥籌交錯。逸興遄飛。招手成令。善心為竅。人來口邊。警敏無匹。語妙天下。忍俊不禁。雜以俳諧。恣其歡謔。滑稽多辯。標弄百端。眇倉庚之療妒。怕鸚鵡之多言。齒喜梅酸。性忘桂辣。即看舖歇。亦自風流。大有牢愁。都堪陶寫。華酌瓊漿。何減蓬池之贈。網軒涼吹。幾疑化人之居。時復刻燭題詩。烹茶說餅。一杯坐隱。五粒手揮。檢滕王蛺蝶之圖。仿逸少驚鴻之格。抑亦雅人之深致。達士之閒情。泊乎酒闌燈灺。月落參橫。良會不常。離懷斯軫。

卷一 淞濱瑣話

二十一 香艷 七集

颯風送遠。三疊陽關。珍重隨歧。一聲河滿。因而吮毫濡墨。鏤月裁雲。詠周生之圓頤。憶定子之睡臉。山木相悅。澗蘭有思。白眼窮途。猶勝老兵共飲。紫微仙吏。儻為杜秋寫愁。以抑塞磊落之才。成哀感頑豔之什。柯亭之笛。聲欲裂。漁陽之鼓。摠如聞。問心期以誰親。撫骨體而不媚。此余友璣軒主人。瑤臺小詠之所由作也。公車南還。出以示余。余謂此中人才。殊復難得。豈秀氣獨鍾於男子。而風懷偏託之美人哉。顧其品彙。厥有數端。公子錫裘。佳人修竹。手玉同色。智珠孕胸。琪花照世。衆芳皆歇。桃李成蹊。不言自馨。此一流也。清詞霏屑。吹氣勝蘭。鳴琴在牀。晴波生指。桓伊三弄。柳公雙鎖。文楸響答。時出疏簾。更或寫黃筍之折枝。靜女分香。學茂漪之筆法。仙娥顧影。此一流也。醜顏膩理。敷粉凝脂。望若璧人。宛如處子。夷姝自喜。味麗可鑑。濯濯春柳。深色蕩魂。娟娟秋荷。微波通款。此一流也。奏陽阿。發激楚。唱曹子於兜鈴。效少年為拍彈。薛仿之聲。潛氣內轉。韓娥之謳。餘音繞梁。不抗不幽。亦雅亦鄭。此一流也。英姿颯爽。對酒當歌。星眸善窺。風氣日上。作皮裏之陽秋。笑目論之下士。羞同兒女。徒解人聲。別具肺肝。

兼知援手。又一流也。借吹噓以生翅。經盼睐而成飾。愛則加膝。口所偏肥。芙蓉鏡下。居然及第。櫻桃宴中。推為上賓。傳觀千佛之經。壓倒群芳之譜。喜覽宴之同奏。異名紙之生毛。又一流也。至如柔曼傾意。尋梁契集。竭來城北。偷嫁汝南。靈狸之體。惆悵東平。共枕之詞。託生上界。風斯下矣。亦一流也。今將就此編依次錄之。非曰好事。聊以怡情。秀春主人顧耀曜。字玉仙。小名壽兒。吳人。庚辰文榜第一。執質蕙心。溫厚如玉。花城酒國。泛豈隨波。處華絳而獨厭風塵。工吐屬而不離文字。我行天下。僅見斯人。贈以五律一首。云。花史出瑤臺。奇光耀碧瑰。情多憎蝶媚。語巧任鶯猜。蘭菫三湘賦。蒲桃百合杯。春明門外騎。為爾久低徊。韻秀孫壽。壽字梅雲。小字順兒。順天人。師尉遲喜兒。色藝俱勝。性敏慧。善伺意旨。纏綿往復。常使人有去後思。以彼其才。階之仕宦。諒亦飛黃之上選。薦白所掄揚矣。天南遼叟云。聞梅雲近已別樹一幟。稱韻春主人。初次花榜名列第四。贈以七律云。天與溫柔一段春。當筵疑現宰官身。相逢草草都成憶。小語喁喁解呢人。供以幽花知有韻。凍將明鏡更無塵。真靈別籍誰判定。祇恐文章

卷一 淞濱瑣話

二十一 香艷 七集

累洛神。德春少主人楊德雲。德雲字蕙仙。小名四兒。順天人。楊桂慶之子也。桂慶有假子曰貴雲。字朵仙。以冷名震都下。德雲與之異趣。英爽豪邁。不事修飾。其生質然也。多與燕市酒徒交。而時人恒不喜之。殆塗澤者。易為工歟。庚辰武榜名列第五。演李存孝一齣。最工。贈以四絕句。璧月瓊花歲歲新。楊家有兒名德雲。生小娥姪謝脂粉。不曾學繫石榴裙。圓瞳如漆見神姿。飛虎山前挾槊時。何事紛紛競蠻觸。竟忘帳下有奇兒。將軍大樹久知名。軍律森嚴鬥酒兵。似此英姿來搏戰。也應高築受降城。九衢香霧隱重重。誰識元成嫵媚容。我欲舉頭天際望。置君七十二高峰。時在癸未之夏。瓊環中忽聞法越之警。心竊憂之。適蕙仙以紈扇索書。因成四絕。蓋別有所感也。忠華王蓉。蓉字晚雲。崑山人。師楊月樓。歌喉冠一部。論者謂他日足繼王九齡也。登癸未武榜。人爭以武狀元目之。而晚雲殊不自異。天懷卓犖。等富貴如浮雲。雅意纏綿。納肺腑於皎日。身在塵外。天下英雄。徵使君。孰當之者。晚雲豐肌膩理。人或以趙合德比之。謂此乃漢成之溫柔鄉也。述之於璣軒主人。玉君獨曰。否否。合德一淫姬耳。柔鄉一

言有識齒冷。若值此天人之姿。將合十頂禮之不暇。敢復墮邪師見哉。贈以三絕句。晚雲之生情所鍾。有意無意如雲濃。長風吹空浩無極。有時還掩青芙蓉。晚雲情態如花嬌。肌理媚極難可描。若使生逢漢成帝。柔鄉魂魄更誰銷。我愛晚雲非以姿。獨憐伉爽異群兒。讀書美女簪花格。爲賦幽并俠士詩。熙春陳杏雲。杏雲字文仙。小名七兒。順天人。色藝爲諸曹冠。性情孤潔。與俗多乖。故年已十七八。猶未能鴻飛冥冥云。庚辰文榜名列第七。時論爲之不平。文仙今已脫籍。名其堂曰春林。贈以七律一章。欲咽還幽寄意深。碧雲無際影沈沈。朱顏人惜臨鸞鏡。青眼誰輸市駿金。媚月嬌花爭炫采。高山流水自彈琴。風塵知己今誰是。我爲孤吟感不禁。景和鄭蕙蕙字麗芬。一名豔雲。先世亦吳人。師梅慧仙。抱質雅素。冲懷自芳。又寫蘭。嘗以一枝貽人。拱壁不啻也。贈以五律云。秀骨如蘭媚。天然寫一枝。我將空谷隱。爲爾賦新詩。逝水年當惜。孤芳世豈知。娟娟風露底。獨繫楚臣思。春馥陳祿。祿字秦雲。吳人。年十二。風儀華美。無小家子氣。以色藝驟列癸未初次文榜第一。同曹或心忌之。因有更易名第之舉。然秦雲天

卷一

淞濱瑣話

一十二

香館叢書

懷澹漠。視升降殊不介意。印影衫痕。風流自賞。其風度正當在魏晉之間也。其師秀蘭。夙有名譽。贈以四絕句。藉甚金釐頂上人。多生福慧列群真。藍橋女伴閒相問。猶有雲英未嫁身。問年剛是十三餘。早向櫻桃花下居。莫倚鸞輪袍一曲。冰寒於水更何如。揀選終知有定評。古今人物半虛名。一從大雅淪後。不薄開元以下聲。氣自清華韻自嬌。天生典重似瓊瑤。塗脂百輩齊梁語。風味知誰近六朝。景春少主人朱榮貴。榮貴字穉芬。小名三兒。吳人。朱蓮芬延禧之子也。庚辰文榜第二。其評語云。紆徐爲妍。篤雅有節。可以知其人矣。穉芬與雨花散人交最密。尙未締姻。而渴思得婦。贈以五絕四首。蓮渚滿西風。蓮花非昔紅。蓮房結蓮子。憐子復憐儂。亭亭十六七。情如春草生。含情問春草。無雨更多晴。纏綿復纏綿。飲子碧筒酒。好爲連理花。持荷得成藕。團圓匣中鏡。中有古時春。照出如花意。依依獨語人。近信少主人陳瑞麟。瑞麟字璧人。又字穉芬。小名狗兒。順天人。於諸伶中齒最穉。徵色考藝。雖倍以長者。莫能過焉。璧人生甲戌。年甫十齡。而歌聲遏雲。真英物也。近隸韻秀。贈以五律一章。性巧珠同慧。神清玉

作姿。天生好標格。當此妙齡時。我已嗟淪落。君休及暮遲。母如薛車子。但繫轉喉思。景春少主人徐寶芳。寶芳字劍華。小名才兒。順天人。年十一。身甚短小。而氣格如二十許人。貌略遜穉芳。其能歌則相伯仲也。舉止莊雅。尤不失先正典型。寶芳同門之兄曰寶荃者。亦稚材也。與芳皆善病。寶荃近脫籍。爲粵游。主於黃氏。名噪一時。贈以七絕二首。瑜亮同時有瑞麟。誓年頭角露嶙峋。竭來翡翠筵邊立。湘儿居然矮似人。聞說工愁兼善病。阿兄憔悴亦如斯。從來天意憐幽草。願化輕陰與護持。同興裘寶奎。寶奎字英華。又字笙華。順天人。鞠臺集秀錄作天津人。非也。年十四。善歌。風標玉立。眉目間若有慘淡之色。與人言。疑遠疑近。不可方物。而低徊往復。如不勝情。論其姿致。抑亦晚雲之亞也。贈以二絕。高格依稀似晚雲。此聲天上又重聞。絕無畫角描頭態。自有迴腸蕩氣文。似顰非顰。不言際。無情有情相見時。道是温存又疏略。更無消息與人知。嘉穎少主人李官保。官保字小妍。順天人。父德華。字研農。有盛名。官保承其學。年甫十四。色藝俱絕。儀表端貴。望之如神仙中人。贈以二絕云。絕藝還須讓後生。詞場小李

卷一

淞濱瑣話

一十四

香館叢書

又知名淵源畢竟尊家學。遮莫匆匆唱渭城。風流如畫舊烏衣。標格真宜玉帶圍。我向花中論氣魄。等閒裙屐似君稀。嘉穎朱桂元。桂元字繡芬。順天人。貌不越中人。結束登場。宛有鍾郝風範。歌聲清婉。足遏行雲。爲並時儕輩所莫及。其纖婉之態。不在十五女郎下也。繡芬今爲穎春主人。年甫十八九。左手常著金約指。贈以二絕云。楚楚腰支弱不禁。輕羅小扇出花陰。倦來學作銀屏倚。微露纖纖約指金。抗墜悠揚出苦辛。全從幽靚見精神。余生善病琴香老。樂府分明有替人。金視芬時小福。皆以色藝擅名。繡芬之前輩也。忠華王招。招字晚如。廣陵人。與晚雲同師楊月樓。慧心靈性。恒爲舉座所歎。晚如長晚雲一歲。楊氏所養輩稱之爲大相公。今聞已返南中。亦未甚得志也。贈以二絕。晚雲豪宕晚如清。定子宮筵有盛名。我亦隨聲相附和。大耶風致更傾城。輕如飛燕墮瑤襟。婉若流鶯語碧林。骰子玲瓏見儂意。錯花開落替儂心。蓮貴小主人王聯桂。聯桂字小琴。天津人。能歌雜劇。而不甚見知於時。蓋以小琴來自析津。故未爲時流所賞。雙鸞軒主頗識小琴。而酒座恒不相接。丙戌入都。問小琴已不知何往。

矣。乃知酒旗歌板間。具有前緣。遇不遇亦有不可預期者也。贈以二絕。亦是芳
閣綽約姿。衆中眉黛未逢時。傷心九品論資格。何處堪求國士知。慚愧平生說
護花。此花咫尺類天涯。請過俗士三年駕。重逐佳人七寶車。佩華劉燕燕。燕燕
字幼芬。先世亦吳人。年十三。姿韻楚楚。能不失莊姝之度。最爲高陽令君所眷。
而且論者恒失之。贈以二絕。溫文體格幽閒性。靚靚情懷婀娜姿。莫以輕盈猜
碧玉。可知王謝未同時。誰探仙籍叩層城。幸有飛瓊識姓名。爭奈彩雲偏易散。
花前閒飲紫鸞笙。以上都十有六人。是爲正編。

瑤臺小詠中

景和二主人梅凌雲。凌雲字肖芬。小字二瑣。廣陵人。名優梅慧仙。巧玲之子。年
十四。明慧白皙。工寫蘭。有板橋道人風致。言詞溫婉。雅度恂恂。使晉人見之。當
亦歎支公之神駿矣。肖芬在歌場中。爲小生。善崑曲。近歲崑山曲子。幾如廣陵
散。不能無望於肖芬也。贈以五律一首。不有詩書氣。何緣意度溫。清標殊俗卉。
雅志擬芳蓀。巾影銷脂豔。湘烟淡墨痕。故家零落盡。法曲賴君存。國興李寶順。

卷一 淞濱瑣話

二一五

香艷叢書

寶順字詠華。順天人。貌極清弱。以能歌著稱。其宛轉沈著處。論者謂不在吳
仙之下。癸未秋。曾於裝英華座間見之。纔勝衣耳。別後數年。而所詣已如此。殆
昔人所謂進德之美者與。聞今爲復華主人。贈以二絕句。莫向東風感歲華。能
通一藝卽名家。南皮高會如重續。定有人驚薛仿車。無言默默倚金波。倩影分
明怯袖羅。一種閒情誰省識。露桃枝上晚涼多。熙春朱素雲。素雲字稚仙。小字
四牛。後改名濤。吳人。前詠秀朱小元之子也。年九齡。卽隸熙春爲弟子。癸未夏
見之。意度溫朗。如裴叔則一流。中心歎賞。願以未入是年花榜爲恨。及丙戌入
都。則素雲已哀然舉首。聲氣隆隆。始知若曹名譽。爲有憑也。稚仙小禪室主。贈
以詩詞。極揄揚之。不遺餘力。癸未偕其南下。爲余言之津津。贈以七律一首。昔
年曾共施神主。馬背船唇論素雲。蕊榜不應遺姓氏。新詩聊與致殷勤。春花秋
月仍無恙。艷色香名更有聞。今日秋元聲價定。世間餘子漫紛紛。穎秀主人吳
順林。順林字露仙。一字如雲。順天人。初隸春茂。脫籍後。從學時小鏡。操青衫藝
甚工。幾有青勝於藍之勢。貌弱而文。性和以介。情意纏綿。不斤斤以貨財爲重。

人謂其師所不能。及余於賓朋雅集時。從未與露仙相遇。而愛慕之心出諸自
然。此亦佛家所謂前因也。贈以二絕句。未敢憐君轉念君。亦莊亦雅亦溫文。天
風夜半吹瑤瑟。葉葉羅衣欲化雲。法曲飄零漫引商。詞場老輩漸淪亡。新聲徵
到青衫子。讓與吳郎一國狂。熙春孫怡雲字稚仙。小名祥兒。順天人。端麗如靜
女。時於言笑中見真性情。丙戌文榜第二年。甫十三耳。贈以五律一首。筆柱
數華年。依依共綺筵。興來非有忤。小極倍生憐。逸性宜書畫。離音泥管絃。相逢
頻擲果。芳思落誰邊。春醴小主人鄭翰雲。翰雲字杏衫。小字三兒。吳人。香蘭次
子也。綺齡弱質。柔婉可念。丙戌文榜第三。秀蘭之徒。以秦雲最爲有聲。年十七
尙未脫籍。與杏衫堪伯仲。贈以二絕。閨苑曾看掃落花。春風取次到兒家。餐霞
自有神仙種。莫誤人間泛月槎。秋菊春蘭各自芬。因君彌復念秦雲。相思怕有
人消瘦。好燕金釵護夕熏。瑞勝和部田際雲。定州人。世所稱想九霄者也。幼隸
某巨公門下。爲小優。巨公出鎮滬陽。際雲乃隨其師某之上海。改習秦腔。時年
甫十四五耳。姿韻幽嫺。音調清脆。與凡爲秦聲者不同。顧南士多守雌。蔽所習

卷一 淞濱瑣話

二一六

香艷叢書

見尋常徵逐。率諸事妖姬姹女。盡態極妍。反謂明僅一流。不足掛齒。際雲憤甚。
遂於弱冠後。復之京師。至則結束登場。發吭引聲。一座盡驚。歎於是貴人達官。
下至販夫騶卒。無不嘖嘖想九霄者。或偶覩一面。接一語。則視軒冕圭組之榮。
不啻過之一時。聲譽所流。遂遠勝滬濱十倍。嗚呼盛矣。論者謂際雲設當盈盈
十五時。卽翩然以翔於日下。不知羣公傾倒。當更作何等狀。乃驢齒未暮。而伯
樂終逢。梁雲早飛。而韓娥始歎。然則孰謂軟紅塵土中。無真術鑿哉。玩賞不足
爲詩以張之。贈以五律三首。天與娉婷質。噴宜笑亦宜。衣香飄綵縷。鏡影歷琉
璃。碎步提鞦際。濃歌卻隊時。移情剛一瞥。消息到今疑。鳳輪隔遙遙。思君暮復
朝。瑤臺一相見。藉以永今宵。對影難爲語。聞聲未可招。元經空獨抱。誰解子雲
嘲。奇質不可闕。聲華豈下高。我携明鏡具。來聽響輪袍。龍髯原吾分。飄零又爾
曹。春申江上月。相照莫辭勞。際雲屢往來於京都。歇浦之間。曾爲丹桂班主。折
閱數千金。然後決然捨而之。京聲華藉甚。聞近已爲內庭供奉矣。辛巳歲。雙
軒主客上海。夜必出郭。觀田郎演劇。雖大風雪。不阻。人或疑有他遇。幾無以自

明綺春少主人時德保。德保字奎芳。吳人。時琴香小馥之子。琴香以青衫擅名。奎芳則爲正生色。年十二。即登場奏技。傾其座人。性婉摯。目微短視。舉止間。彌見春容之度。贈以六言兩章。半溫半冷性格。三十五年華。劇談大似名士。讀曲群推世家。勒馬英姿颯爽。轉喉逸韻蒼涼。借問烏紗銀鏡。何如翠羽明璫。韻秀少主人尉遲笛雲。笛雲小字三兒。順天人。尉遲韻卿之子。年甫十三四。能演諸雜劇。盡態極妍。如置身於其際。由是有聲歌場中。蓋幼承其父之教。彈以詣力。名即隨之。世固未有苦心而不獲者也。韻秀諸徒。以梅雲綺雲爲冠。綺雲小名長兒。順天人。曲藝甚精。性情亦真摯可近。今梅雲已別樹一幟。韻秀惟綺雲笛雲稱巨擘矣。贈以二絕。鍊出當年妮女身。狂情冷思總疑真。寫聲繪影知何限。沈著文章讓此人。韻秀人材最鬱困。梅雲婉婉綺雲前。綺雲不共梅雲去。與爾同撐斗室春。穎和主人李麗秋。麗秋小名官兒。順天人。朱霞芬蘭雲之弟子也。霞芬本吳人。幼師景和梅巧玲。溫麗莊雅。爲近十數年之冠。師承授受。具有淵源。故麗秋年梳髻。已聲譽鵲起。及稍長。出籍別居。又從諸名優討論雜

卷一 淞濱瑣話

一十七 香艷 葉書

十 七

劇。性本聰慧。詣復精進。遂幾與楊朶仙吳蕪芳諸人相埒。亦庶乎能卓然自立者矣。雙鸞軒主撰癸未第三次花榜。評麗秋曰。龍跳虎臥。鶯嬌蝶芳。此八字。自謂能盡其妙。贈以七律一章。水樣溫柔記弱齡。亦能狡獪亦娉婷。金樽酒滿常延月。碧漢槎通早渡星。顧影自憐垂柳舞。傷春愁損瘵花銘。蝶驚龍虎真奇論。誰向無形證有形。安義郭春元。春元字梅仙。順天人。白哲善歌。當壬癸間。與王晚雲裘英華輩齊名。今晚雲久以病魔。梅花英華亦罕登氍毹。奏技一刹那間。人事屢變。不能不動盛衰之感也。贈以二絕。巾扇風流又此時。華燈明月照相思。難忘十五盈盈候。高唱黃河遠上詞。王生抑塞今何處。讀我凄吟感舊篇。俊骨由來易摧折。願君珍重惜華年。春靄陸華雲。華雲小名善兒。吳人。與錫慶陸小芬爲昆弟。癸未武榜第三。蕊心小禪室主所定也。性情溫厚。曲藝亦工。時譽頗以爲重。美人遲暮。今尙居弟子之班。正與偃蹇名場者同其鬱結矣。贈以四絕句。我曾戲說識芳名。想見車前擲果迎。今日因君感憔悴。文章尤命竟難更。櫻桃花底坐凝愁。心事憑誰問蹇修。笑指尋常梁上燕。銜泥容易近朱樓。兩字

依人是網羅。蛾眉謠詠古來多。相如也有揮金願。奈此成都四壁何。月子團圓自有時。莫因愁緒損芳姿。玲瓏簾外看秋水。除卻同心更孰知。以上九人。是爲續編。

瑤臺小詠下

朱素雲名漢。歲己丑。重見於京師。時剛脫籍。身世之感。有不能自遣者。神閒意粹。言愁始欲愁矣。爲賦浣溪紗詞贈之。生本華嚴十種仙。茫茫抱月又飄烟。最無聊賴是情天。應有雄心憤怨抑。已成瘦骨奈愁煎。願君珍重過韶年。鄭杏杉名瀚雲。杏杉今年十四。高情朗韻。有薛車子之聲。慧舌靈心。擅黃幡綽之辯。京洛雅材。此其冠矣。贈以七律。鍊盡精華有此人。休言造物賦才貧。豪情欲暖三冬日。妙語能生四海春。似爾英名馳綺歲。驚人餘技動梁塵。不知挾策紛紛者。可有衣冠得比倫。雲和姚麗藻。麗藻字芙初。小名元兒。天津人。性情閒婉。每會飲。拇戰甚豪。有力敵萬夫之概。贈以二絕。依約湘君舊姓姚。手扶靈氣下丹霄。衆中不敢多言說。纔著秋波意也消。美人如劍氣如虹。入座泱泱賦大風。拇戰

卷一 淞濱瑣話

一十八 香艷 葉書

十 七

直贏三百盞。漫言優孟不英雄。梅宵芬凌雲。三年不見。宵芬貌益豐碩。雖時赴歌場奏技。而儒氣且益深。言動雅則令人可觀。而不可狎。吾目中所見無第二人也。贈以二絕。儒行何妨以韻名。彼蒼原未限豪英。妍姿冶骨從誇豔。誰似梅耶水樣清。黃金臺已多時。僥倖人間國士知。我向風塵求駿骨。欲煩高唱籟雲詞。德厚朱桂秋。桂秋小名八子。吳人。朱蓮芬之子。藝工齒樞。歌聲遏雲。其安雅之度。異乎以姚冶爲人時者。贈以五律一首。裘冶非無子。東南固有。偉哉天地力。鍾毓到伶倫。筵月頻相照。園花取次新。元音終不沫。記取綺年身。韻春主人孫梅雲。癸未識梅雲。因自號雙鸞居士。蓋取雲爲偏傍也。己丑入都。頗聞孫氏諸賓。有大相錯逆者。而不詳所以致此之由。已而相遇。且日疏益莫可究詰。或謂有物焉。聞之在梅雲。亦不能自主。其然與否。吾不敢知。然而婉婉之容。便慧之性。當世終無以過之也。復爲二詩。以續前詠。東鄰西鶴谷。此生苦拋心力。誤多情。恩山怨海須臾事。畢竟誰贏薄倖名。詞令風華四座傾。燕蘭譜裏魏長生。相逢未恨相知晚。我亦曾聆唱渭城。靚雲主人陳秦雲。秦雲事母甚孝。與

人酬酢。無貧富之見。恒十餘年不衰。昔觀其人。今知其行。賦以補前詩之未備。陳郎煦煦得春氣。天性尤徵孺慕時。獨以艱難謀菽水。不徒游冶戀花枝。眼前富貴渾閒事。心上溫磨有故知。聞說玉臺新下聘。好憑雙笑慰烏慈。韻秀鄭二奎。二奎字盼仙。麗芬之弟也。姿神妍逸。某太史以狀元目之。聲譽遂滿口下。贈以二絕。費盡燕支畫牡丹。何如本色任人看。花王自有真風格。只是人間品藻難。略似韶年鄒慶芳。心香意蕊共氤氳。相逢爲誦令原句。知有寒溫繫雁群。復春主人陸華雲。丙戌賦華雲詩。頗以未脫樊籠爲恨。今茲重見。已立家室。聲譽亦鼎鼎。乃知蠖屈之士。毋甘自菲薄爲也。贈以二絕。竟有英雄自立時。當年深慨美人知。因君轉悟窮通理。不向人間賦感知。豪飲狂歌得幾人。相逢落落健兒身。卻憐綺席難迴避。猶自香車碾細塵。雲和張春生。春生字荔衫。順天人。嫺雅能歌。專習崑曲。獨冠一時。己丑文榜第二。贈以二絕。今日花叢誰俊物。吾猶矚目二三人。風流盡說張公子。羅綺天然嬌好春。寶蘭韻秀瑣兒歌。才上氈氍奏采多。雅曲自希空獨抱。更無人賞待如何。王蓉字晚雲。蘇州人。色藝冠其曹。

卷一 松賓瑣話

二十九 香 鮑 齋 山 十 七 集

爲王桂芬之子。桂芬以藝名海上。垂三十年。尚未退老。而晚雲近以楊月樓爲師。其名益噪。願其隸三慶部爲優。非其本志。祇以家貧親老。不得已而出此。其性貞介絕俗。常懷以色事人之恨。後忽患痘毀容。殆天之有以全之也。繼而瘖不能歌。依某伶以活。名優下梢如是。可慨也夫。顧玉仙自號懷玉山人。自言與雙鸞軒主爲文字交。酷嗜書畫。每見必論及之。告以作書。須先從事隸楷。因示以法。且戒以勿習院體書。又愛寫蘭。乃倩姜子宜軒爲寫蘭譜一冊。旅中饋遺。自楮墨管城外。無他物也。贈以七律二章。澄懷如水意如雲。文字緣深我共君。柿葉寫書芟偽體。蕙蘭留影挹清芬。磨人未可兼金惜。透紙須同運筆勤。他日藝林馳俊譽。料應次第策殊勳。維摩示疾強登筵。脈脈情懷尚未宣。螺岫列眉通極浦。鳳城迴首隔遙天。未酬一願虛前日。從此相逢又一年。只有加餐珍重語。與君相勸更相憐。以上都十有二人。多有複見於前者。雙鸞軒主更擬爲廣編。前編廣編則錄南中諸名優。前編則專及都中庚辰以前諸老輩。庶存南北之宗。表後先之美。不意甫登金榜。遽赴玉樓。庚寅冬杪沒於杭垣旅舍。文字

深交。失此良友。惜哉。海上諸伶。以二周爲冠。周鳳林字桐蓀。周劍泉字補枝。他如徐介玉。丁蘭蓀。亦其矯矯者也。雙鸞軒主云。僕嘗三至京師。徧觀鞞部。妍姿妙藝。洵不乏人。其間如楊蕙仙之英武。時奎芳之清雋。尤樂觀之。然楊能武而不善歌。時善謳而未工武。蓋全才又若斯之難也。上海富春部。雖伶阿福。籍本蘇臺。來游輦下。乃能兼蕙仙之技擊。似奎芳之善謳。造物生才。何限中外。顧流傳小字。頗非雅馴。竊爲更其名曰瑋雲。字曰儂奎。稱厥微美。復爲四詩旌之。世多桓子野。或不病其僭踰乎。是真斌媚魏元成。誰向風塵重姓名。獨我英雄遲暮感。欲從飛騎下長城。巾幗鬚眉本不同。男兒安用婦人風。刀光如雪身如燕。絕代風流顧盼中。廣樂迷離記鳳城。奇才今又草茅生。英姿似爾真殊絕。未合人前喚小名。絳灌解文隨陸武。茫茫今古孰能全。新詩寫入燕蘭譜。吳水吳山別樣妍。按阿福操武生藝。兼善雅觀。樓雙官誥諸劇。性極巧慧。然不自修飾。恒敝衣以行市中。未有屬而目之者。也。何雙鸞軒主若甚憐憐於中。獨附於是編之末。豈嗜好有餘於酸鹹之外者歟。世不乏頓漸兩家。請於此參一轉語。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 香 鮑 齋 書 十 七 集

滬上詞場竹枝詞

滬上詞場。至今日而極盛矣。四馬路中。幾於鱗次而櫛比。一場中集者至十數人。手口並奏。更唱迭歌。音調鏗鏘。驚座聒耳。至於容色之妍冶。衣服之麗都。各擅其長。並皆佳妙。然較諸前時。風斯下矣。前時書寓。身價自高出長三上。長三諸妓。則曰校書。此則稱之爲詞史。通呼曰先生。凡酒座有校書。則先生離席遠坐。所以示別也。滬上書寓之開。創自朱素蘭。久之而此風乃大著。同治初年。最爲盛行。素蘭年五十許。易姓沈。猶時作筵間承應。繼素蘭而起者爲周瑞仙。嚴麗貞。瑞仙以說三笑姻緣得名。然僅能說半部。麗貞則能全演。惜蘭攜玉折。遽赴夜臺。瑞仙年逾大衍。猶養離姬。博買笑賞。初詞場所演說者。爲傳奇。未演之先。則調絃安縵。專唱開篇。自人才難得。傳奇學習非易。於是盡易京調。以悅俗耳。京調高抗。以吳姬摹之。正如皮傳漁洋詩也。况復頰赤面紅。尤非雅觀。前時詞媛。以常熟爲最。其音凄惋。令人神移魄蕩。曲中百計仿之。終不能並駕齊驅也。書寓之初。禁例甚嚴。但能侑酒主觴。政爲都知錄事。從不肯示以色身。今則

濫矣。向者詞場諸女。皆有師承。例須童而習之。其後稍寬限制。有願入者。則奉一人為師。而納番餅三十枚於公所。便可標題書寓。今聞并此洋亦不復納。自書寓衆多。於是定每歲會書一次。須各說傳奇一段。不能與不往者。皆不得稱先生。今此例亦廢不行。書場謂唱演正書者為上手。答白者為下手。今但有同唱而無答白。場中說書時。遇熟客。例索包籐。須納番洋一圓。然同一包籐。而為先生所屬意者。則其神情又別。客人為彼中所親熟者。稱曰恩客。但可藏之於心。而不可宣之於口。苟或當面詰之。則未有肯承者也。客或聽書之後。約坐馬車。則略舉一曲。即可攜手同行。包籐之外。例有點戲。亦係佛銀一枚。惟包籐則聽書之費亦在其內。點戲費須另給。或有書寓先生。香名飲早。豔幟高張。則開書場者。必再三邀致。否則虛寫其銜名。本人每不屑來。間有熟客偶至。瞥觀其名。因而包籐點戲者。則一臨焉。是日書場聽者必衆。近日曲中書寓。規模翻應一例相同。不復區別。妓筵承應之樂工曰烏師。向時曲中有之。而書寓則無。曲中酒筵下榻四洋。半給烏師。書寓不喚樂工。向例只給二番餅。今則與長三一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一 香艷叢書

十七 七集

律且長三近亦罕奏崑曲。烏師久廢。而亦仍給四圓。書寓向不聞有夜合之費。諱出局曰堂折。有客留宿。不書於簿。但暗為標識而已。其向客索銀物者曰斫斧頭。其號為清者。雖不可究詰。而其數尤巨。曲中詞媛。如有恩客者。則為鴛鴦所不喜。而與客私約嫁娶。尤所猜忌。終須盈其欲壑。則好事得諧。書場中例有一二老妓師為之主持。開唱之時。推為領袖。其弱齡稚女。喚年倍長而相契者曰好娘。此書場今昔之大略也。詞附錄於左。不道書場變曲場。京腔難說韻鏗鏘。描金鳳與雙珠鳳。誰識當年聽者狂。三笑姻緣讓瑞仙。就中尤數麗貞賢。而今剩有周孃在。猶戀人間蛇女錢。老輩開場是素蘭。一時裙屐盡驚看。酒闌羞說留髡話。不似尋常易合歡。不分么二與長三。手撥琵琶調唱南。偏是開簾神味別。琴河遺韻總難參。三十番蚨許上場。縱寬界限尙成章。如何此例都拋卻。從此無人論餽羊。本是枇杷女校書。新更書寓又遷居。開簾一曲纔教會。懊惱明朝要會書。包籐恩客太翩翩。大姐慌忙遞水烟。一樣揮金供買笑。眼波偏向一人傳。下手先生朱素芳。華年三十法身長。觀場有客私相議。不止么姬喚阿

娘。有約中國共品茶。匆匆登座弄琵琶。曲終便下歌樓去。門外盈盈駐馬車。酒樓喚喚三元局。又趁娘姨尾後車。袖底暗攜番餅一。先生吩咐要聽書。四餅番妖散席時。半施臧獲半烏師。儂家未有烏師上。也學長三一例支。儂本浮萍不自由。清淨何必強追求。溫柔一晌休高興。準備明朝斫斧頭。阿奴情重阿娘猜。打鴨驚鴛事可哀。縱使芳心能自主。也須多費聘錢來。拚費黃金為買花。何如鄭重選良家。生兒也要由胎教。羞說遺徵出狹邪。一刻千金不自持。那知金盡有愁時。閉門羹啜君休訝。是我尋常是汝癡。花穿重重久厭探。聞歌今日老何哉。禪機說與諸年少。慈海回頭即佛龕。嗚呼。迷香洞裏入易而出難。此非獨少年子弟一大坑窠。凡作冶遊者。能不陷溺其中者罕矣。此十六絕。可作當頭棒喝。

慈五

孟河馬生字叔文。本醫人子。少孤。美丰姿。倜儻自喜。值兵亂。挈母避燕北。承父業。懸壺市上。為衣食計。會大疫。就醫者往往有奇效。聲名大著。時日用稍豐。年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一 香艷叢書

十七 七集

十九尙未有室家。聞玉皇殿道士工琴。修贊謁見。請傳其術。道士相之曰。子大貴相。何流落至此。既又審曰。身運未交。然不出五六年。必有奇遇。且夫以妻貴。八座可唾手得。惟不得其死。慎之。因授以琴。學習三日。令生試彈。道士曰。未也。復學三日。道士聞聲喜曰。子自是慧人。從此神而明之。壓倒廣陵散矣。生歸。冥心習弄。半載益精。操縵尋聲。一時無兩。重陽日遊西郭。有秋賽者。野外建高臺。雜陳燈綵。優人數輩。演劇酬神。金鼓喧闐。管絃並作。男女紛沓。粉白黛綠者。以數萬計。生無心觀劇。獵豔巡遊。粥粥羣雌。都無當意。嗣見西南柳樹下。有一女。登高足几。霧鬢雲鬟。眉目如畫。兩足穿鳳幫鞋。尖如削笋。旁立一媼。似母而女者。生不覺神奪。擠近女側。眈眈注視。女已覺。斜睨生。送媚流嬌。微笑無愠色。生就近以手從背後按其股。女以纖足潛蹴之。似令其去。生不肯行。女袖中墜一綠紗巾。生大喜。潛納之。幸無人知。媼見生近女。叱曰。誰家輕薄兒。目灼灼至此。是何為者。生遂遙立以睨。女亦頻頻回首。既而戲已。生欲尾女踪跡。而媼一轉盼。女與媼已雜衆中。紛擠如雲。不知何往。惆悵而返。展巾冥弄。見上綉並頭

蓮。雙鴛戲水。下有蕊玉二字。蓋女名也。私心竊喜。如對玉人。惟物在人。遙轉輾不能釋抱。奄奄成病。飲食銳減。瘦類休文。母憂之。旋於枕畔得巾。訝曰。兒爲意中人耶。詳詰其故。生不能隱。備述曩時見女事。母潛招生友史生密議。詭言託訪消息。與女議婚也者。賺生病起。史就榻畔問疾。母言其故。託覓音耗。史銳身自任。曰。女既有名。不難物色。當爲竭力謀之。數日至。笑謂生曰。君所見女郎。得無細腰長臉。頗有微過者乎。生曰。然。史曰。吾以爲何人。此女陳姓。僕表姊妹行。父早故。與寡母居十里街。尙未字人。俟君霍然。卽往作伐。生以爲眞。病漸已。半月大瘳。史竟不至。訪之。託故不見。見亦言。請支吾。陰念十里街亦不遠。可自往訪。何必仰息於人。遂徑往探詢。並無陳姓。後得一家。果有媪女同居者。及見則。齟齬凸頭。面麻而黑。問蕊玉茫然不知。知史誑已。大恚。踽踽而歸。將赴史處。問罪過。僻巷忽有棗核墜。肩頭止足。仰視。則紅窗將處。一女子憑樓。閉牖。請視之。蕊玉也。狂喜如獲至寶。對樓長揖曰。一月相思。爲卿幾死。幸得重逢。詎非夙緣。僕馬姓。叔文名。歸後當遣人致聘。幸垂憐焉。女曰。妾花姓。父字春榮。江蘇華亭。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三 香 七

孝廉僑寓於此。母已死。早遣人致詞。或可如意。生方欲言。女父忽至。鬚髮皓然。見生與蕊玉語。大怒。盛氣叱問。與生爲難。衆聞聲皆至。有識生者。代爲緩頰。生受辱而歸。然爲女故。亦無怨。旋遣媒往說。春榮以生儂薄。力却之。轉字李姓子。卽催合香。生大失望。母恐復病。百計勸慰。時緒寇已退。相將回里。家徒四壁。出餘金修葺之。重理舊業。以股股戀女。姻事遷延。會大婚期。近親王之年相若者。皆相繼迎娶。諸傳京師。民女被選。無算。生託友探花氏信。則人去樓空。父女不知何往。或有言女已死者。生慟甚。特赴京中探耗。而花天塵海。芳信杳然。問絕。偶遊市上。見薪担中有破琴。一。大駭。就譜之。細腹瘦腰。首尾皆缺裂。有小銘云。廉寂寂。畫情情。澄碧慮。冷綠陰。空絕調。勝孤心。千載下。誰賞音。下鐫玉京道人四字。而字跡剝蝕。窮目力心思。始可辨認。生問售否。曰。此共青蚨四百翼。然而未勢分不能炊也。生如數付其值。曰。吾但需此。卽攜琴歸。召名手修之。設軫安絃。聲音高古。自此珍如拱璧。每遊名勝之區。必一操弄。一日遊大觀閣。時交新夏。赤日當空。綠陰在地。生於水亭上橫琴理軫。奏薰風南來之曲。秋生十指。冷

然悄然。忽一少年徐步而來。白衫輕羅。俊如緝鶴。笑曰。先生雅奏。聞所未聞。恐江上峯青。非人間遺調也。生起揖曰。下里之音。有污貴耳。君知此。必有新聲。幸得賜教。少年略不謙遜。入座撥弄。見銘驚曰。此僕家物。亡已三十年。何得入先生手。生述其故。遂彈絳鳳求凰之曲。而曲折尙未合拍。生反覆教導。少年喜。展問邦族。生告之。少年曰。南方遠來。有勾當否。生歛歔曰。室人有約。未婚。不圖他徙。來此。竟意中人耳。少年極讚多情。代爲惋惜。既而曰。僕有不情之請。君囊中琴。欲仍歸舊主。倘許割愛。不吝重酬。生慨然解付。少年曰。且存君寓。僕當遣人來取。遂細詢寓所。而別。次日有長史至。宣王命傳見。生曰。素無一面。得無誤耶。長史曰。君非贈琴者乎。曰。贈琴良有之。曰。昨日少年。卽親王也。可速行。王坐待矣。生恍然。乃付琴。隨長史去。既至。歷數重門。始達內殿。王羅衫葛履。坐胡床。生拜。王親曳之起。曰。昨日領教。頓啓愚蒙。慨贈良琴。尤徵雅量。遂款以盛宴。生見室中琴囊十餘具。王指曰。本藩好此。將十年。苦無眞授。先生眞良師也。生曰。鼓瑟雷門。有污清聽。王勿齒冷足矣。尙謬贊耶。酒半酣。有小內監出。與王耳語。王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四 香 七

笑謂生曰。小妃頗聞雅調。煩先生一奏之。曰。酒後心粗。恐傷琴德。請下以夜。王以爲然。既夕。月明如畫。王命潔偏殿。置琴臺。焚妙香。殿後懸蝦蟇簾。羣豔雜坐。劍聲隱約可聽。生卽取卞姬琴。按絃撫軫。彈蜀道聞鈴之曲。但覺悽風慘雨。幽咽傷心。不啻李三郎銷魂欲絕時也。王擊賞。生遂移宮換羽。轉爲清徵之音。始則清風習習。繼則霜角嗚嗚。俄而孤籟起。自遙天。有元鶴一雙。破空而下。迴翔庭際。彈至入破。則月爲之停。雲爲之遏。王大驚異。撫掌叫絕。生曰。此清徵也。若彈清角。則調急而險。當更進一層。王曰。可得聞乎。曰。恐驚貴人。告罪不敢。固請之。生乃改絃重奏。卽聞虎嘯龍吟。自遠而近。未幾繁聲大起。天黑如蟹。有巨鬼數輩。自簷而下。高丈許。日光如炬。若將攫擊。忽霹靂猛催。金蛇亂掣。合殿駭絕。王搖手卽止。生煞尾一聲。離坐而起。則又雲淨天空。璧月流素。王喜甚。曰。神哉。琴乎。可以入聖矣。生曰。琴之爲道。本與天地相通。鬼神相感。後人不知此故。但解尋聲。若然。則與娼婦之琵琶。牧童之箏笛。何以異哉。王深服其論。欲求真傳。生請齋戒。別治一室。以授之。王甚慧。未兩月。卽有會心。自此一志專精。大臻

神化。忽愛妃染病。藥石無靈。王憂形於色。偶向生言之。生作毛遂自薦。曰。某於醫道。雖未折肱。亦略窺其奧。曷請試之。王喜。即命入診。生按脉而出。藥進。半夜微汗。三日大愈。王深感其惠。謝以金不受。乃設席大享。王見生有憂色。垂問曰。先生何故不樂。生曰。佳人一去。無消息。同心不遇。久居於此。殊悶人耳。王慰之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爾爾。如故劍尚在。本藩當代求之。或得報命。今晚宜尋樂。勿向隅也。即命召歌姬來。為先生解悶。少頃。功姬數輩。珊珊來遲。皆有殊色。王問新進花姑。何故不至。左右奏曰。初學未精。且病已半月。王不語。諸姬於堂下。各唱新歌。絲竹紛陳。酒肴並列。席半。生告醉告飽。辭歸臥所。夜半有媼叩門。入生問何人。媼曰。老身王府樂師傅氏。新來弟子。不知渠何恙。恒抑鬱不歡。聞先生善醫。求入診視。但勿為王知。發覺不宥也。生不敢允。媼一再叩請。始隨入。曲折數門。抵一室。位置亦頗幽雅。媼令生暫坐外舍。先入寢室。囑囑數語。然後引生入。銀燈乍剔。光燄通明。榻上羅帳高懸。一女子病骨支離。倚枕斜坐。生視之。蕊玉也。女亦眈眈諦視。彼此大驚。相對嗚咽。媼不知所云。先是某觀察欲得

卷一 松濱瑣話

三十五 香齋 叢書

十 七 集

美缺。知王欲選女樂。因於教坊中購美姬八人。祇得其七。觀察亦茸城籍。春榮以同鄉故。往貸百金。觀察將行。索之急。春榮無以償。觀察怒。密商某坊官。誣陷之。繫於獄。見蕊玉美。遂強奪。歸足八人。數進之。王嘉其能。未幾竟放浙江某缺。女入王府。執意自戕。而守者甚嚴。不得死法。至是見生。疑在夢中。於是向媼各述前事。女深感生情。求媼設計。媼沈思曰。王愛妃感重生德。婉求之。或當有效。且先生大被寵。可乘間進言。事即不諧。亦不至被罪也。生以為然。即懇媼轉語愛妃。妃首肯。生不診而出。越數日。王至生室。問曰。先生岳氏何姓。生曰。岳花春榮。今某已知確耗。但近在咫尺。而遠若蓬山。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言已淚下。王曰。歌姬中新來一人。亦花姓。面目頗不惡。前此微病。近已小瘥。如可慰情。當以奉贈。生跪泣曰。此即某之荆人也。前傅媼來。浼診脉。某始探悉。未奉鈞命。故不敢入。王訝曰。渠即君夫人耶。幸未被玷。得歸全璧。即命請花姑。至須臾。女出。向王冉冉而拜。王曳起笑曰。前為下陳。今為友婦。勿復行此禮。令侍監引至後宮。為女催粧。是夜即行却扇禮。生夫婦感激。雙雙拜謝。王

認女膝下為郡主。豐贈粧奩。女復求妃母。轉懇王出。於獄。夫婦叩謝而歸。一路有司奉命維謹。生見母。備述前因。皆大歡喜。春榮無子。依女同居。明年生舉於鄉。王為捐某省郡守。未十年。位至兼圻。後以失察。置人於法。仇家賄人伺間刺死。終應羽士言云。女生二子。皆通顯。

李貞姑下壇自述始末記

慈谿設有奉心壇。奉事甚虔。一日。虬仙降壇。自稱李貞姑。備書其生平事實。今附記於此。下壇詩云。遊魂一縷藕絲牽。飄泊無依二十年。欲把從頭心事訴。夜臺朽骨有誰憐。下云。妾李氏。錢塘人。高祖士英。曾祖桂相。祖從矩。父繩孫。四世以文學世其家。妾生時。母夜夢大士手折碧蓮以贈。寤而分。因名曰蓮芬。字碧奴。少羸弱多病。五齡。父授以毛詩。能默誦不遺一字。父鍾愛之。輒於解館後。房中口傳六朝豔體文。及唐宋人詩。九歲時。吟咏能吟咏。父喜曰。謝家道韞不。死矣。由是每談論古今。兼教內則女經。遂慨然以禮教自任。妾有姊二人。長曰阿鳳。適王郎。早寡。病瘵死。次曰金蘭。冷容失行。少字潘家。十六歲為鄰生某誘

卷一 松濱瑣話

三十六 香齋 叢書

十 七 集

去。一夕歸。父怒其無行也。屬雉經死。潘訟於官。父母俱被逮。越一年。母死獄中。父戍遼東。道卒。妾踽踽無依。既無叔伯。終鮮兄弟。乃鬻於周太常家為婢。夫人房中失金釧二。搗掠殆徧。迄無著。或疑妾所為。太常遣僕狗兒徧體嚴搜。夜半逐妾于武林門外。一老嫗年五十有餘。見妾昏夜啼哭。挈歸其家。蓋是時。妾年僅十四齡耳。妾初入門。不知其為青樓也。恬然自安。三日後。屬妾學歌習舞。兼教以絲竹。妾始瞿然以驚。顧以老嫗慈仁。雖置身火坑中。而亦無所苦。妾少有慧心。所學輒冠諸姬。於是翩翩少年。錦衣公子。爭以纏頭相贈。然捧觴侑酒。陪侍於謙席之間。容或有之。枕衾之約。尚無常意者。有吳生雪野者。風姿秀拔。蘊藉能文。清明日。遇妾于段橋。一盼留情。戀戀不忍別。明日持牀頭金釧。啣妾門指。名索妾。既見兩情相洽。歡宴遂開。蓮漏既深。留髮送容。由此時相過從。一夕傾談。觀縷各訴心中事。妾願相從。永矢白頭。吳生亦誓不相負。證白水以成盟。指青山而偕隱。其情愈密。每日相見。惟事奕棋對酒。作詩度曲。如是者幾二年。妾已眉破瓜。而吳亦二八。兩小無猜。隨結繚絲。情同鐵石。鴛鴦池下。蝴蝶花間。

此景此情有不能自己者矣。未幾生父由學官遷縣令。不一月以貪墨掛彈章。兼籍其家。吳生既違家難。又遭蜚語。空囊羞澀。欲前又却。二年之交。百年之盟。空成畫餅。吳生贈斷情詩六十三首。其末首云。江郎剩有生花筆。只寫當年別恨辭。每一念及。不覺凄然淚下。然妾之此身。猶然白璧也。成豐庚申。粵賊陷省城。吳生被執不屈。妾亦被虜。為賊將沈壓寨。二日。沈苦逼妾。妾時以吳生心喪。佩編綦。遂託言母服未除。得不辱。每欲自經。而邏守者嚴且衆。不得也。越一月。大兵克復城垣。妾恐以賊黨見殺。亟從錢塘門出。投西子湖。作屈大夫矣。三竺六橋。烟景動人。二十餘年。忽忽如一夢。每當清明寒食。見陌上黃土幾堆。後人持麥飯紙錢。拜掃墓門。未嘗不淚泫泫下。妾在水一方。恨無女嬃以竹筒投米。甚可悲也。前者紫府令君。奉詔稽察節孝。見妾甚推許。遂收為侍女。故渡江到此。已月餘矣。今令君覆命瑤宮。妾欲相從俱去。以情鬼不得上列仙班。命于獅子嶺小洞中。暫作寄身之所。遇何仙。囑在此地。明其事實。總計妾生平。幼為儒家女。繼為婢妾。又為妓女。更為虜俘。今為餓鬼。而情所未免。心則無他。身終自

卷一

淞濱瑣話

二十七

香艷叢書

潔志有可憫。異日君等文成名世。當為妾於雜說外編之中。以遊戲筆墨作一佳傳。則妾幸甚。至旌典之邀。究嫌冥冥無據也。蓮芬歛衽拜去也。天南遯叟曰。此李貞姑蓮芬下壇自述其生平始末其詳。抑何其遇之蹇。而情之悲也。然雖墮風塵。而仍以潔白自矢。皜然不污。洵火坑中一朵青蓮花哉。其志可嘉。已九京能自懺悔。即作地仙也可。作鬼仙也可。

陳仲遠

陳仲遠南海之西樵鄉人。家世業儒。父亦名諸生。授徒里中。有經師之目。早捐館舍。母為撫養。性敏慧。誦讀經籍。目數行。豈志劬書。未嘗息版。年十五。采芹於泮水。嶄然露頭角。人咸謂陳氏有子矣。生丰姿倜儻。有如玉樹臨風。因擅壁人之譽。後從學於舅氏家。東鄰有王孝廉之女。名嫻。字曰繡君。年及破瓜。聰穎異常。識字知書。而又女紅精絕。圓姿替月。潤臉羞花。綽約風神。不可一世。偶見仲遠而悅焉。仲瞥觀之。亦驚其豔。以為天人不啻也。兩心相許。邂逅情深。出入之間。皆以目挑而眉語。舅氏與女家僅一牆隔。室後有一小園。具竹石花木之勝。

葡萄架後。即女房闔焉。架旁山石平坦。盤折可登。下窺女房。近在咫尺。夜間燈火隱約可見。久之。仲審其獨處無郎。遂私詢其門徑。竟踰垣而締好焉。矢誓青山。指盟白水。願生生世世為夫婦。各無相負。如是者半載。至秋。仲將赴科場。乃與女別約以場後。即當遣媒求聘。撤闌榜發。生得高第。既至舅家。央媒往說婚事。以為殆無不許。女母素厭仲貧。謂擇婿如此。恐貽人笑。時女父司鐸他州。相距尚遠。遂以女父他出。託辭婉卻之。仲謂此番僅得赴鹿鳴。固不足以動人。俟春明得意後。當無不諧也。居舅家時。頗得踏隙。與女往來。女以好事多磨。日夕涕泣。枕函盡濕。仲撫慰百端。女曰。事若不成。妾常以死繼之。決不再從他姓。君試觀異口。妾必葬身於清流中耳。玉可碎而不能涅其白。竹可焚而不能滅其節。此妾之素志也。妾之所以報君者如此。君其善保千金之軀。勿以妾為念。仲益悲不自勝。曰。吾兩人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永不相離。石爛海枯。此心不改。有渝此盟。明神殛之。荏苒數月。家中催歸符至矣。將行與女割臂矢誓。瀝血酒杯中。各飲其半。然後灑淚作別。既返。即促公車北上。明

卷一

淞濱瑣話

三十八

香艷叢書

年果捷南宮。即貽書告女。并贈以五絕句。朝夕離情。費較量。此生祇羨作鴛鴦。癡心一片天成就。雙宿雙飛願竟償。臨別依依拭淚痕。情深轉覺更無言。泥金帖報平安字。親算歸期早倚門。多煩青鳥寄郵筒。無限相思一紙中。今日相思應較可。祝歸莫遇石尤風。怕開行篋怯深宵。淚雨分明在織綃。苦憶阿卿情意密。一燈風雨黯魂銷。縹緲香闈何處尋。此身如在碧雲深。要知感極翻無夢。昨夜寒衾不見君。仲因伴侶相留。流連京邸。未得早著歸鞭。迨及旋里。而女已春風有主矣。先是女父在廣文任時。與一友席上偶談。遂及婚事。杯酒之間。遽成姻媿。告假言旋。為女治奩具。女既知消息。怨恨萬分。又不敢明言於母氏之前。宛轉思維。計無所出。以仲之前盟。萬不可負。遂不告父母。忿然獨出。擲身江中。女家竟其尸。竟不可得。仲既歸。悉此噩耗。痛不欲生。自撰誄文。臨江往祭。哭聲悲慟。哀感路人。立誓終身不再娶。而不知女固未死也。初女子身出外。莫辨路之遠近。自思與其死於山谷巖洞。為虎狼所殘食。不如死於水。矢志沈淵。以從湘靈於地下。其家距大江本止數百武。為東道舟楫之通津。女易服以行。上下

嶄新甫欲著履。忽聞母呼。急趨而出。至是乃易新者。而置舊履於江邊。身一躍。竟入中流。波浪湍急。任其所之。忽與一舟相撞。舟子亟停楫。星月朦朧中。視之。其物甚巨。坐舟人急命援之。起。謂觀其狀。必人無疑。或失足沈水者。若幸而得生。造福無量。顧尸掛於舟。久之不動。舟人得盡力拽之。上燃燭諦視。乃一女子也。裝束華麗。似非小家。候其鼻。尚有微息。如法灌救。始甦。星眸微啟。訝曰。此何處也。殆陰府歟。坐舟人亦係陳姓。籍隸高州。以甲榜爲主事。久在都門。近以乞假言旋。特偕眷屬。將詣德垣。故取道經此。時陳之妻女皆環而相矚。因告女以出水更生。女忽泣然曰。君欲其生。我欲其死。非受恩而不知感也。胸膈間事。猝難掬示。陳奇其言。備詰其故。女縷述父母悔婚。願守一以終。非死不足以保身。陳問以聘者何人。女以仲遠對。陳曰。此生與我子鄉會同年也。今同在洞林。俟我至都。當爲汝轉旋此好事。必使樂昌之鏡仍圓。延津之劍終合。以彌此世間憾事耳。女欲起身致謝。足弱邊仆。陳妻因令婢媼進以薄糜。神氣始復。引之至內艙。故箚出衣令易。女遂拜陳爲義父。逾數月。從陳北上。仲自女喪後。不

卷一 淞濱瑣話

二十九

香艸叢書

復作功名想。繩牀紙帳。絳卷蠶香。爲自行懺悔地。有來說姻事者。則嚴絕之。謂如是永絕風流。庶足報女泉下貞魂於萬一耳。顧陳母日冀子之顯榮。抱孫之念猶淺。得官之望甚切。促其至京供職。仲不得已。遂行。日惟啟門卻掃。以書史自娛。或獨乘驟車。遨遊於園林寺觀間。一日偶詣妙嚴寺。既至佛殿參拜。僧院鐘樓游歷殆遍。繼至灑蘭精舍。則方作佛事。法鼓雲鏡。頗爲熱鬧。瞥見別室有婦女在內。中一淡妝素服者。豔絕人寰。而其容殊相稔熟。細思之。丰姿態度。宛然似女。方徘徊凝佇。僕從喧傳客至。仲不能久立。遂惘然而歸。深悔未詢僧人。作佛事者。是何宦室也。翌日正擬再往。而折簡來招者至矣。視之。則高州陳也。仲以父執禮見。陳曰。庭中芍藥盛開。皆豐臺種也。紅紫爛漫。殊堪悅目。願中有金帶圍。想產自揚州。要自奇事。亦係吉徵。特邀君來賞玩。且請賦詩以張之。仲曰。姪日悼亡後。潘令魂銷。苟郎腸斷。無復有生人樂事。安有心情看花覓句哉。陳曰。聞君尚未婚。安得賦悼亡乎。是亦世間奇聞。仲不覺赧然。兩頰爲赤。曰。此姪生平缺憾事。不敢陳於長者之前。然自問此生已矣。陳曰。是何言歟。太夫

人守節撫孤。含辛茹苦。方得此時成立。今方冀延嗣續。崇祿養。以張大門楣。乃徒爲兒女私情。甘自廢事。此豈讀書明禮者所出哉。竊爲君所不取也。僕有姪。齡女。美而貞慧。堪爲君配。且可爲君彌此缺憾。仲不勝局促。難以措一語。然猶以母氏爲辭。陳出篋中書示之。則母氏允婚手筆也。遂不復言。筮吉成親。洞房卻扇之夕。紅巾既揭。於明燈下。端視之。則固女也。不禁悲感相并。驚喜交集。曰。卿固未死。尙在人間耶。女亦泣曰。妾固踐言。那何忘義。由此觀之。世間男子之心。固不如女子也。嗣後伉儷甚相得。仲亦官至少司馬云。

卷一 淞濱瑣話

四十

香艸叢書

香艸叢書十七集卷一終

AM 7:00 10/11/10

14 B

1

白門新柳記

珠江奇遇記

金小品傳

圓圓傳

河東君傳

邵飛飛傳

沈秀英傳

珠江名花小傳

徐郎小傳

姍姍傳

張靈崔瑩合傳

楊娥傳

頓子真小傳

黃竹子傳

太恨生傳

十八娘傳

香天談藪

十美詞紀

胭脂紀事

小星志

十眉謠

美人譜

紀唐六如軼事

宋詞媛朱淑真事略

某中丞夫人

黑美人別傳



香豔叢書

十八集卷二

白門新柳記序一

夫適老莊之興者。類模範乎山川。綜顏謝之才者。每流連夫風月。矧六朝勝跡。美人歌舞之場。九曲情波。狎客譁游之地。名區久著。逸想斯存。是以畫舫成編。板橋作記。龔芝澹傳奇一闕。綺羅之舊恨偏多。王葑亭雜詠諸篇。金粉之閒愁不少。莫不胸羅邱錦。手染班香。銷金尋自在之窩。鑲玉撰小名之錄。已則有高陽望族。吳會才人。挾叔重之經心。抱宣平之道骨。品題人物。留汝南月旦之評。抒寫靈襟。寓江左風流之藪。每當花霧仄暝。松楓盪秋。雙槳破煙。一筇踏月。鷓鴣黃酒。壇訪文君。鸚鵡呼茶。簾奉小玉。明璫翠袖。輕如楚國之宮腰。錦纜牙牆。豔比隋舟之殿脚。誦楊叛兒之一曲。疑翻樂府新詞。證柳如是之前身。為想真靈慧業。誰謂一池水。皺事不干卿。真應千尺潭。深情能移我矣。况復華年易逝。浩劫橫飛。樓閣煙銷。釵鈿露委。春波瀉怨。辱非埋紅。秋唱淒魂。舞衣慘碧。舊苑

卷二 白門新柳記

香豔叢書 十八集 卷二

之頓揚俱盡。空餘抱蔓蜚啼。歡場之寇。下全非。賸有侵花曉冷。誰能遣此。吁可悲夫。而乃勝蹟重逢。情緣再續。大陸走馬。烏榜秋風。流水樓鶻。紅橋夜月。零脂剩粉。依然絕代之姿。冶葉倡條。猶是相思之種。此贈之青玉。張平子未免多情。而費盡黃金。杜牧之於焉屬意者也。於是朱絲界紙。白練題裙。惜彼鉛華。品其次第。或寫娉婷之玉貌。或傳宛轉之珠喉。或珍佳句於香囊。填將鴛牒。或紀芳年於錦瑟。譜入鷓鴣。摹擊笑之餘妍。春日粧前之色。繪別離之幽怨。嗚風笛裏之聲。遂使思括金荃。才爭玉茗。蘭心蕙質。齊綴丹毫。梗斷蓬飛。都逢青眼。桃花畫扇。同參泥絮。因緣燕子。題箋等寄。滄桑感慨。則是記也。雖不過典徵白。下僅擅寫於南部煙花。而要之情。繫蒼生。實接軌於山東絲竹。爾上元盧奎敘。

序二

夫子淵為洞簫作譜。玉溪因錦瑟裁詩。璧月瓊枝。泐麗華之妙舞。金花銀燭。翻靜婉之清歌。莫不餐英一林。割錦千尺。曉研螺墨。翠管刻茗玉之名。暝蒸鮫脂。蚪篆壓蘭金之印。况乎南朝冷思。北里俊游。編瓊笈以求題。歛香襟而乞句。邀笛冷城步曲。每憶桓伊。聞歌石子岡。西最憐疊首。烏絲闌底。春燈燕子之箋。碧玉波中。畫舫桃根之渡。問十三之雁柱。證到前因。比廿四之虹橋。數來小字。此白門新柳記所以作也。慨自劫慘紅衣。歌淒白雁。秦川公子。經亂無歸。洛下杜秋。傷離易老。訪青楊之舊巷。吟蛩驚寒。弔白奈之荒園。啼鵲怨曉。脂田一畝。耕出瓊釵。粉澤雙環。拾將繡鏤。營初燕晚。一場春夢之婆。鳳靡鸞吡。五夜秋墳之鬼。而重慶散雪。再按團雲。小拓紋窻。認鴛鴦之墜瓦。乍開鈿盒。檢峽蝶之殘帚。蔣妹溪頭。歸潮千疊。潘妃市口。冷露一叢。洵足渡豔史於齊梁。洗腴愁於江鮑。當夫倡條宵夢。冶葉嬉春。細雨小樓。玉笙吹徹。繁花曲院。金縷歌殘。畫周昉之屏風。與月二影。賦王珉之團扇。共珠一香。碧乳甌圓。賦新詞於鬪茗。紅絲研小

卷二 白門新柳記

香豔叢書 十八集 卷二

仿妙格於簪花。歌絳雪而春迷。睇碧雲而岫遠。橫波雙溜。妒素魄之娟娟。軟玉一梭。織紅香之縷縷。微吟倚竹。翠袖生寒。款語吹蘭。青琴媚夕。伊其相謔。璧筵江令之家。我亦欲愁。澆酒馬真之菜。則有閒吟杜牧。善賦蘭成。采紅豆於江南。語碧煙於窻下。誰能遣此。紫荷拋謝。掾之囊。無可奈何。白苧叶吳娃之譜。關子京紅杏。半臂爭持。唱之渙黃河。雙豔下拜。戲拈鑊管。畫馬一角之殘。山開倚繡簾。吹張三影之飛絮。迴玉篋銀牀之夢。素手調冰。換銅琶鐵絃之聲。紅牙按拍。蓋皴一池之春水。何事干卿。而撲三月之新陰。誰歌憐汝。既而暝色將歛。長煙欲收。倦蝶之樓。愁亦宜夢。陳蟾之畫。纖不勝眉。下九初三。欸欸采菱之約。中央四角。垂垂排粟之光。張畫鷁而舟。別久蛻而燈。輕衫小扇。鷓鴣之曲。雙聲側。樂重簾。鸚鵡之呼一諾。句兩何處。長橋短約之間。棖觸無端。殘月曉風之奏。此又覓水天之閒話。蠟淚堆紅。湖花月之前塵。酒鱗漾碧也。嗟嗟。絮果難圓。萍因易散。東風一夢。歌斷絲連。流水三生。翠深黛淺。三分影瘦。設傳葦葦微辭。一寸香彫。誰締蘅蕪往夢。唱遍黃梅之雨。賀老淒涼。抱空紫玉之煙。韓郎憔悴。不

堪迴首。斜陽別燕之天。無恨傷心。古渡樓鷓之地。樓頭望遠。白拾安歸。陌上生
愁。青驄莫繫。賦渭城之三疊。凄絕何堪。撫江陵之十圍。泣然元子。勞勞亭在。已
深搖落之悲。瑟瑟波空。來照蕭騷之影。何必楊枝已遺。柳氏不逢。而後白傅銷
魂。韓翃怨也哉。然而夢皆如幻。色即是空。悟後枯禪。已作沾泥之絮。續來墜
緒。空憐落溷之英。寫哀樂於中年。委榮枯於浮世。仰看白日。我輩能狂。笑索紫
雲。人生行樂。金迷紙醉。不知天上之浮雲。粉碎珠啼。且唱酒邊之倒月。曲中撫
笛。蒼寥雁之吟。畫裏堆蓬。趁閒鷓之話。去愁城萬二千里。擊銅斗以高歌。住醉
鄉三百六旬。把金杯而不落。其亦弦詩煙際。開笑口之胡盧。促坐星闌。吐枯腸
之芒角乎。僕流連霞輦。彷彿月抱。惜蘭香之小謫。記匏爵之靈因。船放總宜。載
陰鏗之萍銑。具挈濟勝。兼徐邈之酒鎗。而別每春波。瓢如秋菘。再來慘綠。已非
張緒之年。重付小紅。空有姜夔之曲。栖薄宦。幾濕青衫。惻惻陳歡。漸凋翠羽。
且復問滄桑六代。為彈劫外之枯基。是誰歌煙柳一章。更補焚餘之樂府。同治
壬申季夏之月海陽許豫序

卷二 白門新柳記

三

香館叢書
十八集

題詞

燈下閱白門新柳記。觸撥墜歡。率題六絕句。以質昔年同遊諸君。

上海晚香留夢室主人

何頓風流久寂寥。青青無復柳千條。誰知幾劫紅羊後。又見春風舞細腰。
閱遍秦淮兩岸秋。山溫水軟足風流。黃金揮盡才人老。借得羣花當史脩。
畫船載酒幾經過。冷葉倡條奈若何。誰說竹西亭外月。渡江猶有二分多。
何人消夏分香榭。有客尋詩夢綠軒。為說狼烽消盡後。相公新製護花旛。
昇平猶剩舊烏巾。漂泊江湖感鬢絲。一曲琵琶誰省得。不堪彈向落花時。
黛螺皴碧水拖藍。長板橋頭柳色酣。家有閒情無處寄。化為紅豆滿江南。

白門新柳記

海陽許豫養和編

同里楊亨曉風校

大文寶

文寶字韻珊。金陵人。本良家。幼隨阿母避寇杭州。轉徙至滬上。孤苦無依。遂落
平康籍。年十四。艷美絕倫。滬上為通商馬頭。富商大賈。集時江浙猶未克復。
兩省豪貴。亦多寄居於是。文寶名既噪。門前車馬。絡繹如織。而文寶獨敬禮文
士。視彼市儈。蔑如也。滬之北里。在洋涇浜。樂戶不啻數千家。多蘇人。習尚柔靡。
文寶獨以俊爽勝。名在蘇幫上。與桂珠黃愛卿相伯仲。嬾雲山人滬上本詩。
枇杷花下客敲門。小病新痊茗話溫。終帶六朝煙水氣。移來海上也消魂。為文
寶作也。歲庚午歸金陵。杜門謝客。惟二三知己。文酒之會。招之則必至。並不取
繩頭貲。所居曲房綺閣。香爐茗椀。位置楚楚。山人時客金陵。再贈詩云。幾年滄
海別。惆悵意如何。南國拋紅豆。東風捲綠波。重逢疑夢寐。絮語代悲歌。莫漫傷
遲暮。看余兩鬢皤。一日進香清涼山。有素未識文寶者。偵知之。馳數十騎隨去。

卷二 白門新柳記

四

香館叢書
十八集

繞佛殿三匝。不能禮拜。急登輿歸。其為時所傾慕如此。秦淮兵燹之後。兩岸河
房。雖未復舊。而燈舫較前轉盛。文寶每值夏夕。獨坐一涼篷。懸名人書畫。燈數
盞。以翠花簾障之。船內供建蘭茉莉數盆。旁侍一女童。時徜徉於青溪長板間。
見者疑為天上神仙。可望而不可即也。文寶故知書。楷法妍雅。繼從山人學詩。
栩栩有清致。又工鼓琴。能為平沙落雁曲。愛於月夜操縵。冷冷動心魄。山人曾
為水閣之會。觴詠駢羅。履舄交錯。品題羣芳。以文寶為之冠。文寶度曲。解為新
聲。豪於飲。工為酒。糾絃絲事。座客無不沾醉。清涼仙子於座中。識文寶為本。事
詩十二首。有云。最好天然謝雕飾。一泓秋水出芙蓉。又云。珊珊秀骨翩翩影。多
在回波一笑時。其風致可想。性孤傲。頗以標格自矜。非其意所屬者。雖以厚幣
招之。不肯赴。有貴客遊金陵。冒風雪相訪。一見欣慕。謀落籍。置之金屋。卒謝罷
之。然擇偶甚苛。迄無所就。亦不免春華易謝之感。山人贈詩有云。偶彈寶瑟酬
知己。生恐紅綃誤此身。又云。素面久除塗抹習。丹砂誰識女兒身。蓋憫其遇云。
中州野鶴道人。年七十四。耳文寶名。款門求見。意甚虔。文寶慨然出見。敬禮備

至道人快甚。常津津於齒頰間也。

王寶珠

寶珠。錢唐人。幼為父母鬻於金陵王姓家。年十六。豐肌秀骨。兩鬢微滿。願立亭。有玉樹臨風之致。曲師導學琵琶。並度曲。意不屑也。所居小樓一角。房櫺幽靜。貴游文酒之宴。坐無寶珠不樂。清涼仙子。以庚午秋。赴金陵鄉試。訪見之。擊節嘆賞。謀以五百金落其籍。搗母居奇。未之許。未匝月。已為浙人設計賺去。仙子方落第歸里。及至。聞其事。悵惜無已。賦失珠詩云。絲絲楊柳畫樓春。長板橋頭履跡新。江上秋風千古恨。何時再遇弄珠人。迴憶蕭齋寶相開。金樽玉笛共徘徊。從今痛灑鮫奴淚。十斛明珠換不來。

素娟

素娟。海陵人。辛未春來金陵。年甫碧玉。童真未滿。新月照人。輕雲吐岫。望之足銷塵思。初未甚知名。屢與水閣之宴。與文寶聯袂。嬾雲山人贈文寶詩。有素月娟娟宵脉脉。秋心分領是何人之句。女伴豔其語。競緘於領巾。如杏花春雨詞。

卷二 白門新柳記

五

香飽 叢書 十 八 集

之織羅帕也。素娟尤吟諷不去口。而未知秋心分領之意。疑專為己作。丐山人書之扇頭。山人不忍相欺。又不忍拂其意。乃另贈一剪梅二闋云。生小娉婷絕可憐。素影颯颯。素貌天然。粧成徒倚畫欄前。花也娟娟。月也娟娟。偶伴檀郎入綺筵。素面窺簾。素手調絃。琵琶斜抱鬢雲偏。態又娟娟。韻又娟娟。百本瓊花孰比肩。樊素爭妍。東素同纖。有時倚竹小流連。風引娟娟。露浥娟娟。兜率宮居第幾天。毫素難宣。紈素休捐。願卿珍重好因緣。惜此娟娟。莫誤娟娟。素娟得詞甚喜。秦淮燈舫中播之管絃。爭相傳誦。素娟名遂盛。歌筵舞席。佳客競相招致。先有一輕薄子。欲出重貨挾之去。素娟抵死不從。此子旋因他事敗。人皆服素娟遠見。某太守自江北來。一見素娟。詫為神女。贈七襄錦為贖。意在梳櫛素娟。娟不應。太守索然興盡。另覓得金仙。以愛素娟者愛之。然終覺不如素娟美。次年復來金陵。仍招素娟侑酒。問娟家所寡有者。娟逆知其意。答以年來小豐裕。多受貴人賞。恐折福。且不久將為貧家婦。金玉錦繡。無所用之。太守默然。又力贊金仙色藝之佳。固請再招金仙。太守許之。其明慧而有機變如此。素娟聲價

日高。而性情恰甚閒逸。居臨桃葉渡。每日曉粧初罷。手扶綸竿。倚水檻垂釣。人見之如煙籠白芍藥。柔荑清艷。殆鮮其倫。蠟道人謂其秀色可餐。真得山川靈氣者。洵然。秦淮燈舫盛時。游女如雲。貴家眷屬。愛素娟婉麗。時招同游。院中人尤羨慕之。初素娟與小瀛仙善。結為手帕姊妹。瀛仙少二齡。已先嫁。然不得所詳。在瀛仙傳。素娟欲從良。而鑒於瀛仙覆轍。頗切躊躇。蓋盛名鼎鼎之時。愛者多。忌者亦不少。謠詠之口。君子傷之。矧十七齡弱女子乎。宜其求脫離云。

蕙香

蕙香。廣陵人。舉止瀟灑。落落有大家風。愛作淡粧。無抹脂朝袖之習。工度崑曲。意氣豪宕。高響遏雲。時金陵宴會。以樂倦齋為最盛。幕客寓公。道暑消寒。均集於此。每集蕙香必與焉。蕙香既與諸名公游。遂乃高自位置。俯視一切。碩腹賈無從望見顏色。因此所如不合。鬱鬱不得志。遇有高會。輒以酒澆塊壘。一舉數十觥。醉後耳熱。按拍悲歌。聽者為之掩淚。悔餘庵主人來往金陵。奇賞之。主人有孔北海風。座上客常滿。全力為蕙香提唱。賦詩紀事。座客從而和之。積至數

卷二 白門新柳記

六

香飽 叢書 十 八 集

百首之多。今悔餘集中。載疊韻詩七十首。皆由蕙香而發。其警句云。文無不是迷陽草。坐久心清入妙香。則專指蕙香也。蕙香羞與市儈伍。心口強。境日塞。益以麴蘗自戕。又癖嗜芙蓉膏。體日羸弱。雙湖外史與蕙香雅相得。歌場酒次。相對忘言。淡而彌旨。先是海上客最昵蕙香。既有小隙。外史心弗善也。遇蕙香加厚。病中常遣使存問。兼致醫藥之資。亦可謂深於情者矣。辛未秋季。卒。年二十四。葬清涼山側。嶺雲山人呼蕙香為酒友。其卒也。山人中。以二絕云。一醉沉酣永別離。負卿惟有寸心知。生平愛作香奩體。偏是蕙蕪未入詩。占得清涼土一坏。荒郊埋玉不勝愁。何人為立真娘碣。點綴風流似虎邱。

小瀛仙

小瀛仙。廣陵人。顏色如海棠經雨。艷冷絕倫。而眉宇間。時露英氣。年十三。來金陵。髻髮雙垂。殊可人意。年十四。艷聲遂噪。與素娟齊名。每有雅集。招素娟者。必兼招瀛仙。素娟長瀛仙二齡。以貌勝。而歌喉稍亞。瀛仙則抑揚宛轉。極穿雲裂石之勝。每度曲時。坐中譁譁頓息。屏氣凝神。潛心領略。惟恐其曲之終。在局外

者亦不禁喝采。又能申思。凡佳期等戲。紅氍毹上。應弦赴節。真不啻嫋嫋垂楊。搖曳於曉風殘月時也。初抵金陵。齒弱而愁。稍露芒角。日與諸名流濡染。吐屬亦漸臻清妙矣。某貴公子。年甫弱冠。溫文爾雅。鍾愛瀛仙。瀛仙意亦嚮往。遂訂婚嫁。公子格於嚴命。事中止。江北某鎮軍。以威挾之。擲與鴛母白金三百。徑挾之去。非所願也。鎮軍好內。如夫人者六人。瀛仙班在第七。衆姬以其出身樂籍。共起擲掄之。鎮軍豪宕無定性。龍日衰。褫去衣飾。迫使共婢媼操作。常吞聲飲泣。年甫十五。遭此折磨。令人有煮鶴焚琴之恨。懲僞駿人。賦減字木蘭花。惜之云。瀛洲仙子。莫莫亭亭。誰得似。小樣紅粧。立向瑤階妒海棠。東君醞釀。勒住好春香。未放。跋扈風來。孽柳吹花一夜開。

素英

素英。廣陵人。家居廿四橋頭。姿致綽約。跌宕風流。鄉宦某公。嬰之。擬置作道室。定約後。聖壁清塵。已將作阿嬌之貯矣。某公旋病卒。室中人悲甚。謂病由素英致。乞江都令按其事。素英聞信。星夜逃至金陵。甫卸裝。先聲已播。招徠酒者無

卷一 白門新柳記

七

香艷叢書
十 八 集

虛日。九十九洲釣徒。遍游南北。閱人甚多。自爲生平所見。無如素英態度者。居秦淮未匝月。艷名頗重。畧亞素娟。時稱二素。尋爲匪人所搆。遂成訟。江寧令牒拘之。素英窘甚。與懶雲山人。僱一而丐素娟代請。緩頰。山人以詩寄令云。六朝金粉久荒涼。纔有生機上綠楊。修到秦淮風月長。豈宜飛騰捉鴛鴦。素娥失計方奔月。再困雲英奈若何。寄語風流賢令尹。護花恩比種花多。遂免逮。此事與隨園詩話袁香亭事絕相類。亦佳話也。素英自是厭薄煙花。飄然遁去。雖同輩亦不知其蹤跡云。

小玉紅小紅

小玉紅。六合人。轉徙維揚。年十三至金陵。慧眼修蛾。天然韶秀。雛髮未燥。盤髮插花。丰姿殊韻絕也。兩顧微高。而其雋逸之氣。如太原公子。褻裘而來。自不可掩。又如高秋健鶴。乍得新霜。分外神俊。至其柔膩熨貼。則飛鳥依人。明月入懷。別有一種風致。歌喉酷似小瀛仙。唱仙詞一闋。沈爽滑烈。動盪心魄。清商徐引。傾其儕輩。菱湖長精於音律。品秦淮曲口。以小玉紅爲第一。此論既出。一軍皆

驚。蓋以其年尙穉。而名未著也。資格取人。遂無眞賞。嘲風弄月。亦如是乎。所居近東水關。屋宇頗隘。而爲燈舫往來必經之地。游人屬目。懶雲山人偶過此。遙見玉紅。訝其神采頗類瀛仙。招使度曲。嘆賞不置。即以所譜秦淮燈舫新曲。暨執扇贈之。玉紅粗識之。無畧爲解釋。已洞悉全套。而奏山人又贈聯云。青蓮絕唱誇羣玉。白石新詞付小紅。玉紅手製茉莉花。毬贈山人。兼丐題詠。山人卽席賦百宜嬌謝之云。琢玉爲花。剪冰成顆。粧罷綵絲穿就。式仿品圓。影偷月小。鼻觀清芬。參透奇葩媚夜。恐暗裏春光微漏。想攢將碎瓣團圓。趁伊含蕊時候。剛好是風前浴後。偏嫩押瑤簪。學胎瓊玖。配有蓮花。答來梔子。故故芳心挑逗。低懸翠帳。料素艷今宵生受。到更闌酒夢醒時。妙香徐嗅。玉紅得詞甚喜。囑道人亦賞識之。贈詩云。生小眉顰尙未舒。亭亭初日照芙蓉。尋芳已遍青溪曲。李俗桃粗總未如。自是聲名頓起。玉紅與素娟。瀛仙皆爲手帕姊妹。排行第五。又有名小紅者。齒與玉紅若。亦婉慧。

岫雲

卷一 白門新柳記

八

香艷叢書
十 八 集

岫雲。一名秀芸。興化人。幼隨母居仙女廟。己巳春來金陵。年十六。姿態嫋媚。秀外慧中。善歌舞。豪於飲。居城南之璇子巷。聲名藉甚。與蕪香如意。常往來於藥倦齋中。先是海上客最昵蕪香。繼因投契過深。畧生嫌隙。海上客遂專注岫雲。花晨月夕。觴詠流連。岫雲無不與者。海上客善度崑曲。每偕岫雲更唱迭和。色授眉與。旁觀亦艷羨之。庚午秋。傍花居士赴試金陵。一見岫雲。遂相款洽。岫雲手持素箏。上畫鸞冠花。索居士題。居士援筆立就。句云。雖然非草非花質。却比羣芳出一頭。意以第一人許之也。岫雲喜甚。居士又屬秦西人爲照像。遍徵題詠。由是岫雲名益播。某大令欲以六百金落其籍。未之許。江左某生亦來應秋試者。強納爲姬。拒之更力。生乃糾惡少年十餘人。謀竄取之。居士偵知。匿岫雲於別室。匝月事寢。岫雲深德居士。欲委身事之。嗣居士將歸。岫雲每詢行程。輒有采鳳靈犀之感。臨別折蘭花數枝。授居士曰。以此訂同心耳。居士譜高陽臺一闋云。丁字簾前。辛夷花底。維舟曾共尋春。慵自梳頭。淡粧不著羅裙。聞雲心性生來。嬾只閒情。絆住閒身。待安排紙閣蘆簾。貯取眞眞。無端又作天涯夢。嘆

飄蓬蹤跡。同是沉淪。兩度秋風。爭忘石上前。因塞蘭當作將離。付簫郎。暗領清芬。最難禁。握別綢繆。後約殷勤。明年居士重來訪。岫雲於釣魚。卷鵝鷓。蝶蝶又逾兩月。客有與居士同游者。性暴躁。岫雲不甚禮之。一日借居士過訪。岫雲匿不出。客大怒。出聲詬誶。碎其香奩。什具殆盡。居士再三解勸不及。居士性極溫存。乃為同伴所累。深自惶歉。又因岫雲別有所歡。不免稍露秀才本色。遂與絕。懲僞昧人。戲代岫雲作菩薩蠻寄之云。曲闌倚遍愁心續。郎心更比闌干曲。寒意襲輕衫。郎心寒不寒。秋風吹木葉。葉與林長別。莫漫怨秋風。春花往日紅。近惟海上客。與岫雲情好無間云。

如意

如意。廣陵人。居釣魚巷之西。圓頰豐肌。其秀在骨。人以肥瓊目之。愛作淡粧。如梨花倚雪。有屏棄鉛華之意。陽羨山樵。雅愛憐之。名與蕩香岫雲埒。時雙湖外史提唱蕩香海上客。提唱岫雲。山樵則專提唱如意。三君皆名流。多在藥倦齋。秣巷兩處雅集。座無雜賓。惟乘驄舊使。柳下客。西湖漁隱。懶雲山人。間與焉。

卷二 白門新柳記

九

香艷叢書 十 八 集

諸君品題。謂蕩香豪邁。岫雲冶麗。至於靜穆自喜。不即不離。青樓而有良家氣韻者。斷推如意為最。然如意頗自矜重。非所屬意。纏頭錦雖厚不往。有武弁某招與游。峻拒之。某怒。遣勇丁圍門以威力相脅。如意偵知。由後戶先避去。是時駐防兵弁。日與歌樓尋歡。遂有大閱秦滙之舉。繫女妓數人。曳歸內城。數日始放還。從此如意視煙花為惡道。深自潛匿。日以從良為念。庚午夏。揚州司馬納為姬。同伴羨其得所。而山樵恨惘不已。賦減字木蘭花惜之云。揚州小杜。腸斷煙波江上路。葉已成陰。孤負尋春一片心。宵涼夢杳。如意珠沉。星影小。不怨嫦娥。只怪瑤臺風露多。

大文卿小文卿

大文卿。鹽城人。明姿慈態。光彩射人。壬申夏五月。既望。湘君偕慎獨生。宴懶雲山人於秦淮畫舫。清風微起。微波不瀾。湘君召酒佐二人。一則文卿也。既入座。叶屬詞。利舉止嬌媚。四坐欬然。湘君樂甚。自是一意文卿。不復戀道。勞苦李矣。龍眠畫史。亦雅重文卿。極口揄揚之。然畫史周歷花叢。取多棄少。未免愛博不

專。近則檢束身心。深防跡。故雖癖好文卿。蹤跡恰不甚密。惟湘君至誠皈依。為賦采蘋之詩。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有此親切人。或以微詞取笑。文卿爭之必力。文卿相待亦頗加厚。方文卿之初至金陵也。名已著。嗣因事構禍。所歡擊至姑蘇。避之。事定重來。聲名更盛。駸駸乎肩隨素娟矣。近與素娟。岫雲。諸名下。結為手帕姊妹。類聚羣分。亦如文人標榜可笑也。秋波稍有雌雄。是白璧微瑕。而一種溫膩之氣。實足令人心醉。慎獨生贈詩云。嬌小雙文劇可憐。得人意處最便娟。泥卿一唱清平調。不作鴛鴦也是仙。同居有小文卿者。稍瘦怯。而亦自楚楚可憐。

巧齡巧珠

巧齡。年十三。巧珠。年十一。金陵人。居牛市水閣。皆安月娥養女也。月娥另有傳在衰柳記中。金陵克復後。秦淮舊人存者。齒皆垂暮。後起絕少。僅安家兩巧耳。巧齡姿貌中人。而酬應便捷。妙於語言。每值宴會。輒以舌戰眾賓。雖老名士不能屈。善揮洋琴。手口相應。前統領某鎮軍。來金陵。鍾愛之。以安家為邸舍。值巧

卷二 白門新柳記

十

香艷叢書 十 八 集

齡生辰。置酒高會。巧齡欲致全真散人。未至。寄贈聯云。調舌能為千百巧。稱觴初度十三齡。蓋慰藉之也。巧珠便嬾伶俐。嬌穠可憐。唱崑腔小調。無不入拍。每姊妹合串雜劇。翠黛為雙絕。秦淮方昇平時。一河兩岸。妓家比屋而居。以京幫為上品。蘇幫次之。揚幫又次之。近日風流藪澤。全屬揚幫矣。兩小庶能延京幫墜緒乎。

大翠齡

大翠齡。海陵人。良家女。年十四。以父負債。鬻身於廣陵李八家。居仙女鎮。與唐上舍。晤。欲委身相事。上舍亦心許。假母不欲也。強挈至金陵。辛未夏。傍花居士訪翠齡於小玉紅家。臉暈微紅。如芙蓉之倚朝露。修潔自好。婉慧多情。而眉黛間。時有恨色。居士因燈舫之會。酒闌細詢隱衷。翠齡以唐上舍舊約告。屬居士作書寄上舍。居士憐其多情。同社宴集。必招致侑酒。聲價漸高。然日以從良為念。假母患之。以計賺歸。翠齡既歸。念居士不去口。每逢金陵客。必詢蹤跡。壬申春。復來金陵。晤居士。自言憂傷蕉萃。恐不久於人世。慨嗚咽不自持。居士再

三恩勸乃已。時有某統領者。甚愛翠齡。謀以六百金落其籍。翠齡亦厭倦風塵。矢願相依。房中媼竊聞其議。陰白假母。假母尼其事。陵虐百端。翠齡知事不諧。與某君訣別。促其速歸。夜飲芙蓉。吾死。年二十有二。聞者無不歎。淮南大令。爲作傳。春穀明經爲作誄。懲僞駭人。聞其事。賦浪淘沙。憫之云。花月太匆匆。淚裏巾紅。香魂輕逐五更風。生與芙蓉爭艷麗。死殉芙蓉。磨蝎苦臨宮。比翼無從。星期密約竟成空。傳粉何郎情未斷。再世重逢。

小桂

小桂。廣陵人。如意之妹也。長身玉立。艷冶如桃花。善談謔。能令四坐解頤。與素娟。雙鳳。小瀛仙。小玉紅。相善。號五姊妹。爲後進之翹楚。辛未秋。傍花居士。宴全真散人於甯舫。招來侑酒。歌喉清脆。酬酢當人意。手持摺疊扇。扇上小楷能辨。認散人稱賞。次日散人游秦淮。又見小桂立於柳陰之下。旁侍一女童。儼然畫意。遂贈以虞美人詞云。蘭湯浴罷梳妝懶。寶髻鬆鬆挽。白羅衫子茜紗裙。閒與知心小婢立斜曛。桃枝綠扇搖風細。粉汗香融膩。扇頭誰寫十三行。仔細端詳。

卷二 白門新柳記

十一

香館叢書 十八集

筆畫似椹耶。時悔餘席主下榻於藥倦齋。方搜羅秦淮佳麗。一見小桂。嘆爲名不虛傳。擬排日宴會。爲得人慶。適有淮西降將慕其名。欲出重金梳攏。小桂不願。又懼禍。乃宵遁。近聞艷名已噪竹西矣。

雙鳳

雙鳳。一名綺梧。興化人。中身常貌。無瑕可摘。至於眼波之颯。性之溫存。時蓋罕其偶矣。與小玉紅同居。蠅道人與全真散人。泛舟過東水關。適雙鳳憑闌佇立。數水面游魚。著茜紗衫。持桃枝扇。偶一送盼。使人意消。蠅道人悅之。即招致舟中。侑酒。贈以鳳凰。上憶吹簫詞云。雲冷沾釵。霧香籠袖。從教芳思深深。記無雙別傳。引鳳餘音。多少花繁月皎。儂只是未解歸心。閒凝盼。攜樽覓醉。助我題襟。難尋。闌風渺渺。休再問成連海上。瑤琴。望玉霄清迥。誰共登臨。傳語雙成料理。同覓取。鳳子清吟。清吟罷。紅燈暗銷。綠酒停斟。道人與散人爲文字舊交。近日同作寓公。約以鷓鴣詠。消夏。雅集頗多。散人方提挈玉紅。道人亦拂拭雙鳳。自是雪藕調冰之地。兩美常聯袂比肩矣。

小翠齡

小翠齡。廣陵人。年十四。光彩煥發。若太陽之升朝霞。若流雲之吐華月。性恬雅。不多言。頗近閨秀風流。不似曲中人也。雙鉤亦纖好。無矯揉造作之習。清涼仙子。心識其人。屢向懲僞駭人言之。駭人雖品題風月。而從不作曲巷之游。未之見也。一日閑泄子招之。駭人適同席。極許可。並誇仙子爲正法眼藏。翠齡與大文卿同居。稔知駭人善以筆墨飾粉黛。即席求詞。駭人戲贈調笑令云。調笑調笑。自許年華正妙。怪他阿姊情癡。鎮日妝樓鎖眉。眉鎖眉鎖。漸漸新愁到我。仙子亦贈詩云。不着胭脂自可憐。亭亭淨植致天然。當筵莫怪嬌羞甚。花未開時。月未圓。仙子白下看花。已將十稔。平生賞識。惟王寶珠。每飯不忘。衰柳傳中。湯小聰。亦津津樂道。其餘佳麗。類皆口有雌黃。獨于翠齡。極力贊賞云。

文玉

文玉。廣陵人。年十五。隨母來金陵。居牛市秦二家水閣。秦二家爲羣艷所萃。文玉其冠也。凌波細步。丰致翩翩。性愛靜潔。喜清談。不屑學歌舞。己巳夏。傍花居士招之游。憐其遇。思爲其戚量珠。議未成。值端午節。以隣闕受驚。避居城北。未幾歸某參軍爲側室。

金齡小金齡

金齡。姓耿。廣陵人。己巳歲來金陵。亦居秦二家。長文玉二歲。面如傅粉。膚若凝脂。妍笑工顰。大有西子捧心之態。溫雅亞於文玉。而慧辨過之。時以白哲稱者。推金齡最。故有白金齡之目。西湖漁隱最賞識。每招之侑觴。後又攜其妹金寶來。同居釣魚巷水埠頭。名益盛。旋以訟事歸廣陵。爲大賈。去秦二家。自文玉金齡去後。門前車馬稀矣。近日又有小金齡者。亦廣陵人。華容婀娜。姿態橫生。眞美人模樣也。藥倦齋主人。嗟之。惜無手口。故不爲時所重。然專以色選者。富不忍遺棄。

大金鳳

大金鳳。廣陵人。齒稍長。丰致嫣然。舉止溫雅。工於應對。知音識曲。能豪飲。居淮清橋察院之東偏。兵燹以來。舊院遺址。無可尋覓。即從前利涉橋。文德橋一帶。

卷二 白門新柳記

十一

香館叢書 十八集

所謂丁字簾前。落日放船好。諸名勝。亦皆鞠為茂草。館妓叢集。釣魚悲。湫隘已甚。名流望而却步。獨金鳳家室。宇精潔。無纖塵。笛床琴几。位置不俗。起坐一小樓。鍾山嵐翠。撲入簾櫳間。如在畫圖中也。某都督。能顧曲。喜金鳳善歌。酒次輒招共按拍。清涼仙子與游燈舫。亦賞其跌宕。贈詩云。烏衣巷口夕陽紅。十二闌干一笛風。何事金釵釵上塵。也來飛舞畫船中。與大翠齡同居。自翠齡飲醜後。人皆恨其假母。曰為不祥。過者絕少。並金鳳聲價亦減矣。

金仙

金仙。廣陵人。面帶微麻。人戲呼為麻姑。而酬應周至。歌曲瀏亮。殊不惡劣。半月君極垂憐焉。時素娟方負重名。半月仰慕之。招來侑酒。翼當素娟意。珮瑤巾扇。力求精品相貽。素娟身分既高。視之殊落落。半月君不憚。陽為頂禮。素娟實則狎暱金仙也。金仙與水閣主人不合。半月曾與水閣之宴。擬招金仙侑酒。主人長揖求免。金仙聞之。銜恨入骨。半月亦怒形於色。轉丐全真散人贈詞。以釋其怨。散人賦臨江仙云。金粉叢中誰作主。仙緣即是塵因。漫將嚙蠟視橫陳。為卿

卷二 白門新柳記

十三

香 施 家 集
十 八

秦杜若。聊當辭蘭蕙。霧鬢風鬟。人隱約。隔簾輕散珠唇。聞歌子夜也。消魂泥他鳥帽客。何事妒紅裙。

小玉琴

小玉琴。廣陵人。面目平正。齒如瓠犀。常品而無俗韻。一笑媚生。尤擅風騷之致。陽羨山樵。自如意嫁後。悵悵若有失。得玉琴喜甚。謂其性格近似如意。遂招致之。玉琴工度曲。其聲清越以長。每值更闌。燭灺酒半星稀。曼聲發於座上。真足解宿醒。驅睡魔也。又善酬應。多從富商大賈游。故聲價頗著。而韻事不多見。

大寶齡

大寶齡。廣陵人。面目開闊。氣象崢嶸。一洗青樓冶蕩之習。舊在廣陵演劇。扮大花面。聲若洪鐘。紅樓夢中之葵官也。來金陵。遂不演劇。清涼仙子曾一招侑酒。頗嫌其過於豪放。解之者曰。柳耑卿曉風殘月。與蘇長公大江東去。並美詞場。何必嫋嫋娉娉之為是。而錚錚佼佼之為非乎。仙子一笑。某參軍頗暱愛之。常招往藥倦齋中。使點雙陸等。

小琴仙

小琴仙。廣陵人。年十四。天桃顏色。着露尤妍。細柳身材。臨風善舞。其媚在骨。其腴在神。雖年未破瓜。而送盼流嬌。已足令人心醉。向居小瀛仙家。兩小無猜。頗稱相得。瀛仙嫁後。漸解生愁。近與小玉紅同居。俊爽不逮玉紅。而妖冶則似過之矣。龍眠畫史。鐵笛仙。俱極口贊賞。

小素貞

小素貞。六合人。年十四。隨母來金陵。居釣魚巷之秦二家。丰姿窈窕。媚態橫生。初試登場。芳名未著。更生子。首提唱之。贈以詩云。古棠城是阿儂家。日向龍津學浣紗。一飲秦淮河畔水。眼前顏色詭如花。年華嬌小致。騙隨試曲初登玳瑁筵。素面每將團扇障。含貞羞唱想夫憐。

小翠紅斌齡

小翠紅。廣陵人。素娟妹也。另與大文卿同居。與小翠齡同庚。身軀細小。媚態生姿。裙下雙鈎。如籠春筍。與小翠齡可稱雙璧。龍眠畫史。絕愛憐之。聞有白門新

卷二 白門新柳記

十四

香 施 家 集
十 八

柳之編。畫史謂翠紅為後起之秀。必不可遺。且阿姊素娟。名方洋溢。如午日之初中。翠紅則質抱蕙蕙。如朝陽之甫上。安見異日桃根。不方駕目前桃葉乎。因亟為編入。又有斌齡者。廣陵人。齒亦弱。娟秀可喜。滬上某部郎薄游金陵。招使侑酒。評為秦淮推雙之俊云。

小蘭

小蘭。廣陵人。年十三。身材瘦小。態度輕盈。桃花扇所謂懷中婀娜。袖中藏也。藥倦齋主人賞之。決其他年必為上品。一日宴湘君水閣。招來侑酒。翩然入座。弱不勝衣。座客各垂憐焉。及引筵篋而唱。則又脆若調簧。響如裂帛。殊暢人意。酒闌。更申十二紅曲。及諸雜耍。舞袖飄搖。直欲乘風飛去。又儂然一小瀛仙矣。嬾雲山人酬以二絕云。意態飄揚似半仙。何須花板試鞦韆。可憐生就娉婷質。為賺當筵買笑錢。掌上盤中事。有無離齡天付此。輕軀耶當鮑老休惆悵。老尙登塲合認輸。

白門新柳補記

前書以記爲名是記事非品花採訪所及隨得隨錄名次之先後與色藝之優劣無關焉即以記事而論傳聞異詞愛憎異性難免參錯稗官小說游戲而已不得以信史實之前書問有遺珠特爲補記養和近作淮海之游他日歸來當不以鄙人爲僞妄也壬申季秋曉嵐識

妙紅

妙紅字韻秋金陵人年十八舊妓宮小婷女温潤秀逸如玉離璞如花逢春兩頰過生雙鉤笋瘦工撒蘭能操琴就京帮而論色藝可肩隨文寶前記巧齡傳中期其延京帮墜緒得茲妙紅或者在此而不在彼乎幼時隨母避亂海陵壬申季秋回金陵居桃葉渡之東舍館甫定即爲有心人物色傍花居士偕野鶴道人訪之一見傾談風流蘊藉大相稱賞居士出素筵索畫蓋將面試之也妙紅對客揮毫撇葉點花了無羞縮之態居士珍同拱璧遍徵題詠次日爲劍舞叟言之招來侑酒叟贈二絕云幼婦芳名迥出儔比將風格待羅虬水鄉荷菱

卷二 白門新柳補記

十五

香館叢書 子集 八

都開過艷絕芙蓉絢晚秋。舊稿湘蘭着意臨。調脂吮墨費沉吟。有人雅愛天然素。莫把紅心壓素心。

彩雲

彩雲興化人年十八由廣陵來金陵與小金齡同居金齡輕盈若飛燕彩雲豐豔若玉環人稱雙美秦淮燈舫盛時各路歌妓畢集謂之趁熱水魚目明珠頗難辨認因此彩雲未甚知名孟蘭會後趁熱水者陸續散去浮雲既淨高秋自清黛色風光始露青山真面目矣一日傍花居士與龍槍子泛舟清游彩雲適在隣舟度曲哀怨悠揚聽之有驚秋意曲終小立船頭款洽絮語殊增留戀越日治秋之集遂招侑酒入座微帶愁容酬酢間頗露呻吟之態野鶴道人異之代爲診脉始知其感冒已久力疾而來同人倍相憐惜龍槍子贈以詩云顰眉如見病西施風露清寒怯不支我喜賞秋勝銷夏閒雲心性彩雲知

綺香秀英

綺香又字綺卿昆陵人年十八自幼轉徙維揚近寄寓于莫愁桃葉間面如滿

月眉若凝脂性格温存舉止安貼與岫雲文卿輩相伯仲也無不可子惜春主人招野鶴山人龍槍子傍花居士作治秋之集是夕潮退波恬舟輕人靜露珠桂月分外清幽不似向來喧嚷矣座中素娟小玉紅皆司空見慣者惟彩雲綺香初次識面綺香酬應周至不即不離曲口亦頗大雅座客稱賞龍槍子即席贈彩雲詩傍花居士復爲綺香請遂口占一絕云餘霞如綺映粧樓人影衣香續冶游次第看花休恨晚白蘋紅蓼不勝秋同居有秀英者亦明慧可人

瀛珠

瀛珠昆陵人年十九風姿濯濯體態盈盈暫寓秦淮知交尙少以故新柳記未經探入向與素娟善素娟爲新學道人言之贈以一尊紅云板橋頭悵彩雲漸散煙水冷孤舟燈火飄蕭佩環寥寂看花人已歸休問滄海遺珠誰訪認丰姿如見杜家秋影裏情慄塵中物色累爾靈修豔說狀元崇嘏在清溪九曲占盡風流同輩雲泥故人車笠名場一樣半愁要借我頽唐老筆爲玉人聲價長琳瓊從此琴天笛夜心字香酬

卷二 白門新柳補記

十六

香館叢書 子集 八

楊寶珠

金陵人年十六貌豐豔性敏慧以手口勝清涼仙子野鶴道人俱不以爲然而龍眠畫史賞之鐵笛仙爭之尤力且以前記王寶珠藉口謂王寶珠何幸而巍然列新柳記之首楊寶珠何不幸而不得綴新柳記之末乎因爲探入龍槍子詩云環肥燕瘦豈能同各有靈犀各自通多事一編新柳記白門處處刮酸風出塞明妃等逝波清涼白子奈愁何斷無合浦珠還日且唱宏農得寶歌宋玉微詞易失歡有人怒髮欲衝冠勸君滿酌蒲桃酒信史原難責稗官此詩既出北里中門戶之見漸次釋然不獨爲楊寶珠增聲價也

綠菱

綠菱廣陵人年十三身材瘦怯性格温存弱齡而有大人家數演崑曲能合拍大龍山樵賞之謂可作新柳記殿軍且卜其他年能自成一軍也丐劍舞叟以詩張之叟贈二絕云兒家新學畫雙蛾訪艷爭思細馬馱綠未成陰宜護惜西風緩唱采菱歌品題風月一番新慣種今生未了因我到旗亭常貰酒待卿來

作侑鶴人。

喜齡

喜齡年十六。廣陵人。眉目清秀。吐屬風流。杏林山人嘗之。偶抱恙。招閑泄子診視。雖雲髮蓬鬆。而意態幽閒。大有楚楚可憐之致。與閑泄子談。自以不登新柳記為憾。閑泄子賦詩二絕為贊。請補入記。詩云。兒家江北住江南。半帶嬌癡半帶愁。最喜瓜期年二八。更憐眉樣月初三。自來名士善評花。異卉奇芳次第誇。知否幽蘭在空谷。挑燈和雨泣琵琶。

卷二 白門新柳補記

十七

香 鮑 叢 書 十 八 集

白門衰柳附記

湯小聰

湯小聰字綺琴。金陵馬氏女。為湯如珍養媳。如珍本秦淮院中人。故侍郎某公最賞識之。金陵陷避亂姑蘇。時在丙辰丁巳間。如珍老矣。小聰本在芳齡。明眸善睐。慧麗絕倫。幼讀書。通文義。工度曲。尤精寶蘭。得馬湘蘭遺意。黃山初白子一見愛悅。遂為置釵環。賃居室。氣象煥然一新。於是姑蘇之名大噪。而初白子益嬖之。纏頭之費。逾千金。有傳其事於黃山者。嚴命敦促歸里。不忍別。繪歌樓聽雨圖。遍徵名流題詠。溪上老漁賦高陽。詞云。桃葉移根。竹山攜酒。相逢名士傾城。心字香燒。麝蘭一氣雙清。姑胥臺畔。絲絲柳。惹絲絲。楚雨含情。畫樓深綺語。誰知只有紅燈。綠窻人去。眉峯遠。怕鷓鴣吟。斷。蝴蝶魂。醒。約畧春愁。和烟闌上湘屏。尋芳小杜重來。未願珠微長。儷鷓笙。更消停。門掩梨花。剪燭同聽。清涼仙子詩云。好尋碧海三生約。莫負青溪九曲深。又贊其畫蘭之工云。心靈自擅生花巧。腕弱偏能撒葉工。初白子自賦七律十章留別。警句云。作繭已拚羅

卷二 白門衰柳附記

十八

香 鮑 叢 書 十 八 集

自縛。迷香未必鳥知還。爐煙比似郎心熱。一味騰騰鼻博山。歌曲擅長招姊姊。詼諧對客解耶耶。此身容易卿卿屬。乍見矜持習見狂。割臂悔要前夕誓。顰眉偏吝一聲磨。小別何曾虛一夕。再來爭忍說經年。惺惺相惜人三兩。脉脉中含語萬千。破鏡因緣關妾念。投梭心事慰君懷。可謂哀感頑豔矣。無何姑蘇又陷。小聰轉徙如阜。至甲子。金陵克復。始歸。初白子來應秋試。重晤於洋珠巷。執手纏綿。淚隨聲墮。蓋匪特兒女情。傷離惜別。兼有慨於滄桑之變。幻金粉之凋殘也。初白子又賦秋柳四章寄慨。警句云。垂垂不覺青娥老。楚楚相逢白下秋。情絲欲絕終難斷。綺夢雖遙未易醒。金縷已殘休作絮。青絲不緝嘆飛蓬。重聽別調翻三疊。忍見長條近十圍。則又似為小聰傷遲暮矣。丙寅春。清涼仙子來金陵。於牛市訪見之。徐娘雖老。尚有風情。初白子與仙子本舊交。因此時相聚。晤是時。嫩雲山人。太史某君。藥倦齋主人。常來往於金陵。皆樂與小聰游。其後初白子之官西江。仙子歸新安。小聰於水閣設酒。酒闌歌罷。各自黯然。大有「一曲陽關淚萬行」之態。己巳。仙子復來白下。則小聰已歸歐陽氏矣。小聰旖旎

風流吐屬典雅。絕無倚門氣習。後來之秀。如白門新柳所記者。惟大文賢。庶乎近之。蓋同得六朝煙水氣也。嗚呼。可多見歟。題小聰畫蘭。多見於近人詩稿。悔餘庵云。湘蘭合是前身。欲步橫波後。任是秋風吹瘦蛾眉。猶門精神。我願花如人壽。誰憐人似花。驚恍見唐宮妝束。墨痕注到唇邊。藤香館云。却後秦淮水不溫。美人名士各消魂。可憐金粉飄零盡。腹腹殘膏帶淚痕。畫閣圖成墨未乾。心香私熟馬湘蘭。天涯歲晏無芳草。留與蕭郎鄭重看。丁字簾前雙月孤。重來往蹟認模糊。迷香有徑何人熟。讓與風流鄭鶴鵠。風枝露葉影殘春。遲暮相逢似有因。我是江南吳祭酒。當筵親見畫蘭人。

安月娥

安月娥。金陵人。巧齡巧珠之假母也。為秦淮舊妓。昇平時。齒尚穉。頗著艷名。資石頑仙賞之。贈以一萼紅云。稱芳名。是廣寒舊隙小謫下瑤京。蛾樣猶纖。蟬輝未滿。神采先放光明。曾學過霓裳法曲。串新聲。嘔嚔妒啼鶯。鬢笑添滿。眉修露。戀轉流情。悞到團圓時候。動靈娥珍重。莫墮愁城。豆蔻含香。芙蓉作蕊。煩惱

卷二 白門衰柳附記

十九

香艷

何苦相縈。須記者前身小影。伴青天碧海。清留待梯雲客。至喚取卿卿。此詞膾炙人口。至今傳誦。金陵陷。月娥避至他處。迨克復後。始歸。六代露花。都非。嗜昔。遍訪當年姊妹。率皆玉碎珠沉。自願馬齒亦加長矣。舊居牛市水閣。尚存廢址。牽蘿補屋。粗作安排。所歡某二尹。久定終身。而業已床頭金盡。不得已。補綴箏琶。重為蕩婦。幸而歌喉未改。節拍分明。迥非時下。離鸞所能企及。因此招侑酒者。不以色選。而以藝登。且重其為京幫。生涯頗不落窳。每當酒闌夜永。與二三熟客。談白下往日風光。真如天寶宮人。說開元遺事也。邇來養女巧齡。巧珠。日漸知名。遂不屑再登歌席。惟在室中。伺客坐享其成云。

鄭二娘

鄭二娘。金陵人。幼時從秦淮名曲師學技。故至今猶以歌曲勝。節拍不差。累黍。羣推為老成典型。居東牌樓水閣。左為文德橋。右為武定橋。雙虹掩映。一水淪。漣。浦。深深。珠簾。漠漠。放舟者過其下。咸逆料此中有人也。清涼仙子訪之。愛其粧閣之雅潔。贈以詩云。曉開粧鏡笑窺奩。水閣潮痕夜雨添。記取櫻桃舊門

巷當窻一桁。瓊花簾。二娘年近不惑。風姿稍覺憔悴。而氣韻則不可掩。擊香客。矚之。嫌水閣過於軒熱。另為移居僻巷。厚其供養。使絕外交。可謂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者矣。一日。藥僮齋主人招游畫舫。適與嬾雲山人同泊。彼此從未謀面。主人使度曲。為山人壽。歌喉上徹雲霄。律呂又分明可按。時心字湖中畫舫。幾二百號。女妓以百計。各自停筆歇阮。遙謝弗如。是殆所謂老輩風流耶。山人賞以詩云。果然觀面勝聞名。雅調能令俗耳清。誰倚紅鸞評節奏。彩雲遙護許飛瓊。是日大文賢獨坐一涼篷。停泊僻處。靜聽二娘度曲云。

陸蘭英

陸蘭英。金陵人。為從前陸二養女。陸二者。秦淮名妓。豪華奢靡。傾動一時。所居畫閣紅樓。珠簾繡幕。為北里之冠。江甯某方伯。公餘退食。常過其家。愛其屋宇軒敞。談風月於此。會衣冠亦於此。時值上恬下嬉。見者習慣自然。了不為怪。蘭英方在垂髫。得伊假母提唱。名頗重。陸制軍之公子。最昵愛之。金陵旋陷。避居姑蘇。門前車馬。不異當年。姑蘇再陷。遂轉徙無定所。近日重至秦淮。眉棧翠儂。

卷二 白門衰柳附記

二十

香艷

鬢影蓬飛。秋娘老矣。賃居石渠街。煙局之後。淋隘。不潔已甚。每有博徒隸。役過往。因此名流絕迹。匪特惜其齒之暮也。嗟乎。千金馬骨。市之者特重其為駿骨耳。若得意時。則驕縱凌人。失意時。則卑污自賤。蠅營狗苟。有識者唾之矣。獨一陸蘭英乎哉。

施文霞

施文霞。金陵人。昔為秦淮名妓。工畫五色文魚。人稱絕藝。亂後轉徙姑蘇。名更盛一時。豪貴皆與之游。近如楚北某觀察。某大令。及瑣山游客。皆能歷歷談其艷蹟。蓋曾聯割臂之盟。訂同心之好者。色衰適人。旋抱文君之恨。金陵大定。乃歸。思整頓釵環。重作阿婆三五少年伎倆。而從前舊好。稀若晨星。存者亦無復過問。至於走馬王孫。揮金公子。類馳逐於釣魚巷口。覓青娥皓齒。買笑追歡。如文霞者。望望然去之矣。困頓無聊。遂至賣芙蓉膏。以自給。嗟乎。昔年供奉。無異神仙。此日追陪。半皆厮養。虛名難恃。末路易墮。天殆借一施文霞。為眼前儒林傳中英雄譜內。痛下一鍼。歟。嬾雲山人為賦衰柳詞。以寄慨。調寄柳梢青。

云。絮果難圓。楊枝易老。秋又今年。紅粉朱樓。青驄紫陌。空說纏綿。依依長板橋邊。記弱態。惺忪可憐。飽閱繁華。驚驚搖落。苦受烽煙。

曲師劉培珊

劉培珊。金陵人。秦淮老伎師。亂定。重理舊業。新柳記中人。大半稱女弟子。衰柳記中人。則又從前朝夕承值者也。花白鬚髮。老而不俗。是丁繼之一流人物。善吹笛。女郎度曲。律呂稍有不合。輒委曲成全之。彈箏摘阮。尤擅絕技。每值跋烏西墜。願鬼東升。煙水迷漫之會。坐一小七板。來往於利涉橋。大中橋一帶。爲羣弟子按拍。離離西舫。又上東船。眞乃點水之蜻蜓。穿花之蝴蝶也。嫩雲山人贈聯云。九曲青溪。一聲長笛。大江東去。孤鶴南飛。又出素扇求詩。山人贈以四絕云。魁官笛子叩官簫。往事蒼苔話板橋。各有宗風尊護法。彩雲仙隊領嬌嬈。新裁楊柳碧芊絲。幾輩王孫繫畫船。天寶詩人多感慨。江南偏遇李龜年。十番子弟各翻新。只有何哉是舊人。我醉扣舷歌水調。可能擲笛付眞眞。祭酒詩編楚兩生。南朝狎客並知名。暮年冷淡無吟料。借爾箏琶遺我情。

卷二 白門衰柳附記

二十一

香 鮑 蓮 世 十 八 集

以上皆昇平時舊人。近尙挂平康籍者。

跋

白門爲自古靡麗之鄉。山溫水軟。美著東南。素來風尙。侈聲伎。耽遊宴繁華之積習。沿淫冶之遺風。蓋猶有南朝金粉之流芬餘韻焉。其間月地花天。舞衫歌扇。豔情綺思。選勝尋芳。猶可想見於板橋雜記。畫舫諸錄中。此所以極士女嬉遊之樂。而寫朝廷清宴之風。亦殊足以見昇平氣象已。咸豐癸丑。慘遭赭寇之亂。據爲盜窟者。十有二載。秦淮河房舊址。荆榛塞道。瓦礫堆階。清溪遺跡。徒贖燐照狐鳴。年來稍復舊規。遊船往來。踏波乘浪。才妓名媛。大都至自吳中。來從邗上。而土著中人。亦復不少。兩岸笙歌。一堤烟月。承平故態。父老猶有見之流涕者。此白門新柳記之所由作也。作者爲海陽許君養和。衰柳附記亦出其手。補記則楊君曉嵐筆墨也。述秦淮之近事。續舊院之叢談。談者豔之。曾幾何時。爲當道所嚴禁。野鴨飛鷺。一齊痛打。月碎花殘。在所不免。而作記之人。不特無金鈴十萬以護名花。且復重遭疵詆。指是書爲禍胎罪首。劈板片付之祖龍。一炬於扁試書院諸生時。特命一二題。以致譏評。諸生亦撰楹聯。以紀其事。幾與

卷二 跋

二十二

香 鮑 蓮 世 十 八 集

文字之毀。夫秦淮之有綠篷船。原所以點綴烟波。流連名勝。誠窮乏者之養濟院也。一旦絕之。無以爲生。惟有號寒啼飢而已。况自管敬仲設女閭三百樂籍。遂不能廢。是書偶爲遊戲筆墨所及。雖談艷冶。又何關於政體也哉。因跋其後。爲漫論之如此。禮法之士。幸無譏爾。光緒五年正月七日。淞北玉鮫生跋。

珠江奇遇記

劉濂

阿叔南海人。姓鍾氏。字秀霞。美風姿。好修飾。嘗同余館別墅。叔之大阮與焉。阮叔之余亦叔之同學。皆叔之故阿叔之名。無不知者。歲戊寅。端陽。通叔反。邀余赴珠江觀競渡。畫船簫鼓。士女如雲。其風景不亞離陽也。日既暮。飲於西河水榭。叔與阮皆在。妓出見客。內一妓。雙低飲霧。腰細驚風。年約十六七。甫晚。叔既遠巡。掩面奔入。叔尾之。少頃。出面微頰。意頗索然。詰其故。不語。但呼奇遇。為問耳。余語曰。此女子君識否。曰。未見一斑。安知全豹。叔曰。郎君詩所稱東風飄白絮。春雨溼紅襟者也。余初以為妄。既而疑之。急詢之。搗曰。此妮子。鸞自梧江。名繡琴。初來未暗見客。官人勿罪也。阮在旁不解其故。詰叔不答。詰余亦不答。固詰再三。余微露之。阮大笑謂叔曰。今使汝二人一敘舊情可乎。叔倉皇急目。瞪之。阮置不顧。強搗招之。搗曰。是妮子大不可人。慣忤老身命。承官人見召。當捉來。頃搗出曰。妮子害羞。怕見貴人。老身強之不來。想無福消受官人擡舉也。阮

卷二 珠江奇遇記

十四

香 九 叢 書

有慍色。倍余往。覺遇之。避。舉簾入。見其俯首拈帶倚牀。不語而已。屢命出。弗從。阮怒。形於詞。搗懼。捷之始出。俄而就席。時諸妓互相行酒。繡琴遍酌同席。不酌叔。酒數巡。阮謂琴曰。當日與大相公情深如許。今日相見。不當一浮大白耶。琴擊盞進。強叔飲。畢。繡琴傾餘瀝於地。細語曰。如此薄情人。當奠九泉下。阮曰。琴大不情。琴含淚曰。人若有情。妾身胡為流落至此。言下淚簌簌不止。余與阮為之悵然。初繡琴少為叔家婢。名柳燕。稍長。秀慧絕倫。年十五。叔愛欲犯之。拒。僞訂為側室。亦不可及。頗涉懷春。不能自持。竟與叔通。綢繆數月。父母不之覺。及父母為叔娶婦。始防叔。遂疎燕。然遇婦且歸至家。猶不忘夙好也。後適邑人某為妾。得值三百餘金。以其不貞。歸之父母。母聞婢歸。大駭。詰其由。燕伏地自投。以實告。詢叔。叔諱。燕堅不移。叔羞憤成怒。杖之。燕痛泣。矢自盡。父母雖廉得其情。以素溺愛叔。故置不深究。父母欲留叔。叔妒甚。不果。適媒媼來。以賤價售去。年來音耗遂絕。今猝遇之。豈叔之夙緣未盡耶。余聞叔與燕事甚詳。叔所云。東風春雨二語。余擬憐柳燕之無依而作也。久之。搗聞其事。心耿耿。恐琴

戀叔情。隨叔逃。又懼叔以勢。臨叔等每往招琴。搗必善為說辭。不敢面叔。且余聞其姊妹云。琴偶與叔交一語。搗必撻琴。故叔至琴必深匿。余嘗憐之。恒至不問。不數月。搗終不自安。竟携琴去。由是不知所之。

卷二 珠江奇遇記

十五

香 九 叢 書

金小品傳

延陵吳從先著

寓內之交何梅臣者。咸曰。貯一龍陽君於琉璃屏中。令梅臣摸索。可得其心矣。然而事有不盡然者。露花夕月。猶銷南國之魂。玉蝶畫梅。未醒西樓之夢。焉有翡翠橫肩。援琴合膝。而能兀焉自立者也。武林金小品者。媚挹掌珠。詩裁薄倖。長支雞骨。身弱反飄。名著譜中。多恨風流無主。神飛區外。誰言湖色可憐。有探之者。咄嗟而已。秦樓住吹簫之侶。時號劉卿。六橋放採蓮之舟。自呼小品。偶從片石竊窺。鹿苑霞花。豈意何郎。已發中元真誥。計隱初陽。不干一事。息心丹枕。薄彼三秋。澹泊以明得意。即椎髻而前。守約以示無求。富淒清逾樂。何期西風。鍛大鵬之翮。郎有乖張。而南山習比翼之飛。伊無損異。廣陵濤橫。潑湖涓耳。食神仙可就。野狐子糾。禁暗室口稱兒女。常賂其里。戚兼賂從事。驅彼戎車。且驅茵褥。固詭奇而曲致。耐色變而難搖。雖奪之金夫。而射之石虎。腸堅過男子。志潔擬秋霜。豈知殺人之毀屢來。則投抒者至。而售璞之泣。逾亂則孽心潛萌。

卷三 金小品傳

十三

香艷叢書

五

令好修之女。怨士德之不長。而鑽金之奸。快計成之能。徒沉窳。霜同於六月。輕薄恨積於三年。藉非命。生有舌。則玉之自焚也。向令吳子無腸。將璧之終碎乎。踵小品而起者。南屏有富壇之文君。金陵與真州。有愛才之小玉。况又有不盡知者乎。何龍陽之能牢籠梅臣也。嘲分紅袖。香映青樓。

圓圓傳

陸次雲雲士著

圓圓陳姓。玉峰歌妓也。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賈千金往聘之。已先為田畹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快快也。而吳更甚。田畹者。懷宗妃之父也。年適矣。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畹每擊節。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甲申春。流氛大熾。懷宗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畹進圓圓。圓圓掃眉而入。冀邀一顧。帝穆然也。旋命之歸。畹第時。闖帥將迫畿輔矣。帝急召三桂對平。台錫蟒玉。賜上方。託重寄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寇深矣。長安富貴家胥皇。畹憂甚。語圓圓。圓圓曰。當世亂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不締交於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畹曰。斯何時。吾欲與之。權不暇也。圓圓曰。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鑒於石尉。不借入看。設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耶。盡以此請。常必來。無却顧。畹然之。遂躬迓。吳觀家樂。吳欲之。而故却也。強而後至。則戎服臨筵。儼然有不可犯之色。畹陳列益盛。禮益恭。酒甫行。吳即欲去。畹屢易席。至遂室。出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

卷一 圓圓傳

十五

香齋叢書

淡粧者。統諸美而先。衆音情。隨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遂命解戎服。易輕裘。顧謂畹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甯勿畏。而擁此耶。畹不知所答。命圓圓行酒。圓圓至。席。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尚不樂。越公矧不逮。越公者耶。吳領之。酣飲間。警報踵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畹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見贈。吾當報公家。先於報國也。畹勉許之。吳即命圓圓拜辭。畹擇細馬。馱之去。畹爽然。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督理御營名驥者。恐帝聞其子載圓圓事。留府第。不令往。三桂去。而闖賊旋拔城矣。懷宗死社稷。李自成據宮掖。宮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屏聲色。鮮佳麗。有一圓圓者。絕世所稀。田畹進帝。而帝卻之。今聞畹贈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吳驥第中矣。是時驥方降闖。闖即向驥索圓圓。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驥俱從命。進圓圓。自成驚且喜。遽命歌。奏吳歛。自成盛頤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即命羣姬唱西調。操阮箏擊缶。已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願圓圓曰。此樂何如。圓圓曰。

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愛之。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為闖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一偵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為闖拘繫矣。曰。吾至當即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為闖得之矣。三桂拔劍斫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答父。畹曰。兒以父蔭待罪。戎行。以為李賊猖狂。不久即當撲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晏駕。不勝毗裂。猶意我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否則刎頸以殉國難。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既無孝。竟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既不能為忠。臣兒安能為孝。子乎。兒與父訣。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隨效秦庭之泣。乞王師以剿巨寇。先敗之於一片石。自成怒。戮吳驥。並其家三十餘口。欲殺圓圓。圓圓曰。聞吳將軍掩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興兵。殺妾何足惜。恐其為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挈圓圓去。圓圓曰。妾既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敵彼。妾即裹裳跨征騎。自成乃凝思。圓圓曰。妾為大王計。宜留妾繼。

卷一 圓圓傳

十六

香齋叢書

敵。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於是棄圓圓。載輜重。狼狽西行。是時也。闖膽已落。一鼓可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既得。相與抱持。喜泣交集。不待圓圓為闖致說。自以為法。戒追窮。聽其縱逸。而不復問矣。旋受王封。建蘇台。營郡塢於滇南。而時命圓圓歌。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媚之。吳酒酣。恒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即捧觴為壽。以為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其蓄異志。作謙恭。陰結天下士。相傳多出於同夢之謀。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學申胥。以復君父大仇。忠孝人也。曷知其乞師之故。蓋在此。而不在彼。哉。既後。尊容南面。三十餘年。又復浪沸潢池。致勞撻伐。跋扈。豔妻。同歸殲滅。何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哉。

陸次雲曰。語云。無徵不信。圓圓之說。有徵乎。曰。有。徵諸吳梅村祭酒偉業之詩矣。梅村效琵琶長恨體。作圓圓曲。以刺三桂。曰。衝冠一怒為紅顏。蓋實錄也。三桂實重幣。求去此詩。吳勿許。當其盛時。祭酒能顯斥其非。卻其賄遺。而不願於甲寅之亂。似早有以見其徵者。嗚呼。梅村非詩史之董狐也哉。

河東君傳

武進陳玉璣廣明著

河東君者。三河婦人也。甲族歷代多顯名。漢天子嘗幸其家。築苑以爲居。隋煬
帝時。尤被恩澤。錦帆下揚州。夾堤彌望。綿亘道里。所賜第宅甚多。河東君亦其
族。先世居河東。故號河東君。河東君名絲。字青青。生而姣好。眉目如畫。性閒婉
動。止得人意。稍長。益婀娜。生。態。好。腰。肢。纖。細。無。比。人。或。欲。效。之。不。能。得。河。東。君
挪揄之曰。昔楚王好細腰。中多餓死。無以妾爲學也。所居臨大道。高樓危欄。
飾以珍珠之簾。玉鈎銀蒜。掩映蕩涼之旁。帶陂塘。樹又多花。亭酒店。王孫貴
客。過河東君之門。每繫馬其下。而河東君爲人風流放誕。綺牒朱戶。間往往以
青眼覩人。去其居十餘里。有樊姓者。生一子。以狂自喜。其父母與河東君之祖
有舊。遂以君字焉。河東君頗聞樊氏子狂。常悒悒。既嫁。益悽然不樂。一日樊氏
子治裝。將之塞外。博取封侯。與君爲別。君製陽關三疊。以祖行送之。渭城自是
獨居無聊。時有亂鳥棲止庭前。君作烏夜啼曲。以寄恨。常凭高徙倚。每于晚烟

卷二 河東君傳

二一五

香 鮑 蓮 書

曉霧細雨斜風未嘗不淚。落羅袂也。會偶遊陌上。遇一豪家。乘玉驄。家僮數十
人隨行。見君容貌。竟劫之去。河東君初婉拒之。又甚柔弱。不耐狂暴。日就摧折。
河東君愈憔悴。不得意。臨秋風。望長亭。顧影自憐而已。其鄰人李生者。能道河
東君當年。爲言盈盈十五時。著淡黃衫子。盈盈者。君小字也。又言河東君有中
表妹。桃姬同居。桃姬豔衣麗粧。河東君則粗服亂頭。不施粉澤。嘗同行。望之者
曰。桃姬麗則麗矣。然不若河東君搖曳動人。又言河東君多態。作大垂手。小垂
手。嘗臨水。拖綠裙。倩碧一色。又時作愁蛾。遠山狼籍。可掬。又少學舞。曳袖若雲
當舞時。或結其裙帶。恐其仙去也。又好人吹笛。杏林梅嶺中。或有爲新聲。以媚
之。君輒解。又言河東君愛春月中立。時有王生。姿形濯濯。君見而悅之。曰。人言
王生似我。我亦自謂似王生。故當時大有微辭焉。予聞君。故天上星。墮。偶謫人
間。故身軀絕世如此。又聞君有兵術。當周亞夫陳兵時。用君計。每戰必克。令營
中皆呼君爲細君。天子入其陣。蒞之。又聞京兆尹張敞。遇君子。章台後。敞做
君螺黛法。爲婦畫眉。嘖嘖人口云。

野史氏曰。宋武帝時。有爲靈和殿宮人者。見寵侍。嘗三眠三起。亦豈其族耶。聞
河東君之姊若妹。居永豐坊。皆倩媚弄姿。其族布滿天下。灞上漢南。尤繁衍。大
抵輕盈飄宕。其天資然也。嘗獨婦人。其男子亦然。又其別族。爲楊氏。有女爲唐
明皇妃。

文情搖曳。句調清新。不讓張緒當年風流獨步。

卷二 河東君傳

二一六

香 鮑 蓮 書

邵飛飛傳

江陰陳鼎定九著

邵飛飛者。字扶搖。三山西河女子也。幼孤。其季父授村童句讀。飛飛隔牆聞讀。書聲過耳。輒成誦。七歲。備記學庸論孟毛詩。常聞誦於室。季父奇之。教之識字。一目了然。稍講。即通大義。垂髫以才貌聞里中。求之者阿母皆不許。蓋欲售顯者以圖富貴也。聞寇伏誅。姚口巷總督關南。幕員有羅密者。道經其居。見飛飛。淋衣河畔。豔羨不已。復廉知能文。遂彈力圖之。乃託辭繼室。以千金餽母。又厚賄其季父。即歸之。居五載。秩滿還京師。其婦悍妬且虐。不能容。遂以飛飛配人。乃作薄命詞二十絕句。燕台詞十絕句。以寄其母而死。其薄命詞曰。誰憐青鬢亂飄蓬。馬上琵琶曲又終。嫁得儂夫雙足健。漫云佳婿喜乘龍。隔斷江山幾萬重。粉脂零落為誰容。如何嬌嬌親生母。只愛金錢不愛儂。停鍼無對銀缸心。自酸辛淚自雙。高疊愁城堅似鐵。酒兵十萬總難降。荻簾日影上遲遲。亂絳烏雲不畫眉。羨殺隔街誰氏女。金錢開擲買騰脂。鸚鵡比翼兩相依。文彩福福

卷四

邵飛飛傳

八

香苑叢書

世所稀。誰料風濤生洛浦。鍛翎又逐野雞飛。白雲縹緲望中迷。獨倚蓬牕掩面啼。萬里北堂知也否。碧梧不是鳳凰棲。想後思前恨屢加。誤人都是浣溪紗。既然負却當年意。何必尋春訪若耶。十里西湖憶舊游。而今無復汎輕舟。自憐磊落看花眼。日對烟牕兩淚流。積雨污泥盡沒階。行行溼透小弓鞋。偶思多少侯門女。指點青鬟對對排。不須重賦白頭吟。入骨憂煎死易尋。贏得芳魂歸去好。一杯黃土百年心。自排薄命更誰如。蘭不富門竟被劬。回首五年成底事。珠圍翠繞夢華胥。土砌茅簷撲面塵。可憐觸目也傷神。看他赫赫司農札。也是奴儂一樣人。獅子容他吼獨尊。却將儂去配司閹。兒郎薄倖真堪恨。不記天香枕畔溫。憶昔雙雙倚畫闌。名花相對並頭看。何期棄置同秋葉。忍使琵琶別調彈。淡春衫。嫩腰。菱花自對亦魂消。如何剛狠河東性。相見雖憐總不饒。五載紅妝窄袖輕。人人都道妾傾城。郎情底事秋雲薄。莫訝青樓日送迎。挑燈含淚疊雲箋。萬里緘封報可憐。為報生身親血母。賣兒還贖幾多錢。無端昔日慕金夫。也是貪癡女子愚。寄語故園諸姊妹。荆釵裙布自堪娛。自悔當初博望高。今成

498

497

明月水中撈。風箏本是隨風信。莫怪絲絲繞不牢。無奈鴈鳩居鷓巢。啄將紅藥出林梢。堪憐薄命愁如織。却與詩人作解嘲。其燕台詞曰。袴褪郎當短衫高。籠頭髻更巉巖。教奴依樣常妝束。滿漢平分道不凡。塵姿雙眼雙雙蛾。掩面呼天怎奈何。俗子不知人意懶。挨肩的的唱秧歌。柳色青青詠漢南。樹猶如此人何堪。輸他鄰婦無思慮。梳大菱花滿髻簪。怪聲咀吟誇多般。反道奴奴缺舌。恨望夕陽芳樹外。嬌鶯嘹亮語家山。炎天斗室穢難聞。燒酒生葱盡日熏。記得故園風景好。白羅衫襯石榴裙。豕圈雞棲暑氣重。噙嚙滿屋門青蠅。有人水閣珠簾裡。猶說今朝熱不勝。蜀魄啼殘不忍聽。斷腸最是雨淋鈴。劈蘭老米鍋焦飯。南國佳人幾慣經。秋宵偏厭酒人狂。雨怨雲愁總斷腸。一枕正成鄉曲夢。門前猶喚賣甜漿。驟車陣陣響如雷。門外風吹百尺灰。可惜青蔥織似玉。日生爐火簇烟煤。北地風高朔雪寒。滿天飛絮壓重簷。炕頭不是尋常火。馬糞如香細細添。共三十絕句。所親得其詩於母氏。備以示人。讀者莫不憐之。外史氏曰。紅顏薄命。自古而然。况有才乎。才者造物之所忌也。丈夫擅之。且猶

卷四

邵飛飛傳

九

香苑叢書

不可。况女子哉。况女子而猶使之不得其所哉。宜其怨之深而言之忿。必至于死而後已也。余讀飛飛詩三十章。感慨係之矣。

228

沈秀英傳

武林繆良蓮仙

秀英。沈姓。維揚人。年二十許。自幼隨其母。流離轉徙。旋入粵中。庚辰秋。友人王笠舫招飲。予始晤於羊城小東別墅。秀曼都雅。玉立亭亭。弱不勝衣。時有飛鳥依人之態。低鬟一笑。行酒數行。坐客皆為心醉。未幾。遽疾。就屋而居。予訪之。知其誤投藥餌。因浼友人蔣稻村診視。旬餘。疾少瘳。將移寓水南。依依話別。情若有獨深者。予書秀色如卿。姿亦可。英雄失路。病同憐。楹帖贈焉。後屢託友人趙小補傳聲。邀予。久未踐約。冬初。予匆匆作綏江之別。遂不復相見。一日。友人王應乾。寓書于予。中有青樓惜玉。才子多情。黃土埋香。佳人薄命。數語。反復披閱。猶未知秀英。渣然朝露也。正疑慮間。適稻書又至。乃云。所不堪為君告者。秀英。香消玉損。已返方諸。脫化時。尚惓惓於君。以不能面別為恨。今墓於大姑山下。君鍾情人也。曷不為之傳。刊附集中。使千百年後。知有其人。錢塘蘇小。不得專美於前也。予覽竟。泣數行下。嗟乎。心雖通于一點。緣未了於三生。徒以淪落

卷二 沈秀英傳

十六

香艷叢書

天涯惺惺相惜。而彌留之際。猶念鄙人。泉路茫茫。恨何如也。他日返棹穗垣。當與稻菰諸君。鼓蘭棹泛珠江。挈榼提壺。訪秀英之墓。招芳魂而酬之。將見白楊蕭蕭。愁雲一縷。結於山巔。水涯而不散者。其必秀英也耶。爰徇稻菰之請。而為之傳。

外史氏曰。曩者李順娘死。病危時。戀戀故人。至有魂覓情緣之語。予撫棺一慟。以知己哭之。乃秀英死。而亦不能忘情於予。非知己烏能若是。雖然。人方遠別。玉已長埋。予又向何處哭耶。嗚呼。半生知己。尙當於青樓黃土中求之耶。

珠江名花小傳

繡琴

支機生撰

繡琴。亦字柳燕。年十七。失身於人。故流落風塵。無所歸著。余嘗贈以詩云。瘦損腰支力不勝。多愁多恨有誰明。悔教擊折他人手。狼藉東風太薄情。柳不從白屋借烏衣。却向迷樓逐隊飛。綵線何堪重繫足。畫梁空憶語依稀。燕楊子江頭作絮飛。天涯何處覓依依。旗亭瞥見渾如夢。和雨和烟是也非。柳畫簾無復媚春聲。真箇無情勝有情。前事莫教重說起。紅襟珠淚落盈盈。燕名流和者數十輩。玉珊生製珠江紀事序。余又為記。以傳其事云。

予曩飲沈媪家。有三姑出侑酒。詢知為良家女。失身於人。流落幾無所歸。因口占一絕贈之云。誰將嘉樹小庭栽。春事闌珊只綠苔。太息桃花真薄命。雨中等落雨中開。是可與繡琴同慨矣。釋蓮仙

文采

文采。自言良家女。因貧不能給。遂流落風塵者。貌盈以莊。肌膚潤。有楊玉瑛

卷二 珠江名花小傳

十九

香館叢書 十三集

之肥。然性簡默。粗識字。對客無詼諧語。惟借扇頭書。約略讀之。此亦可以想其風致矣。余與姬定情之後。其諸姊妹。黃鸝惜別。紅豆相思。乞書函者。烏相錯。余亦不憚煩。劈箋搗管。不覺更殘燭跋矣。芙蓉帳裏。寶虛度春宵耳。迨素秋過訪。詢知其遷徙梧州。東風人面。未嘗不有崔護當年之感云。

芳草街良家女王翠鳳。小字大姑。年及笄。貌亦豐盈。以莊。柔若無骨。雙鈎絕纖小。性簡默。客至但迴眸一笑。欠身凝睇而已。日坐綠窗下。工刺繡。房櫺精潔。壁間懸美人新浴圖一幅。予戲題巫山一段雲詞曰。予蓮生步。輕盈柳作腰。酥胸半褪。裏冰綃。一捻紫葡萄。密意迴眸軟。柔情結想遙。楊妃出浴者。般嬌。泚筆也魂消。後為某明府之弟。以百金娶去。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矣。今讀文采小傳。其風致殆相伯仲歟。釋蓮仙

大奕

大奕。水榭未笄者。質潔而妍。人每以明珠仙露比之。又稱為花魁。聲價殊重。大奕恆以置身卑辱為恨。每語人曰。儂輩增一分聲價。便多一分賤態。人以爲可

喜儂輩以爲可悲也。性高尚。不與儕俗伍。逢迎諂媚。恥不爲。遇風流名士。則肆其詼諧。而不及。有貴介致五百金。求半月歡。母利之大。奕不可。強之。遂絕粒。亞柳。居珠江。年十五。善歌。余於頤四席上識之。席間歌可憐儂曲。聲甚淒惋。而音節清越。常。娓娓動聽。貌極韶秀。愛淡妝。余比之梅花。謂其所以美者。正在鉛華洗盡處也。

亞柳

予訪王笠舫於小東別墅。嘗見秀英校書。淡掃蛾眉。舉止閒雅。詢知爲揚州人。每晤談。頗蒙錯愛。一夕酒後。戲填雙調望江南詞調之云。新月上。携手訴衷情。休道此時。綺靦面。却從前歲。更留心。甯耐到如今。人靜後。萬籟悄。無聲。花底私盟。曾刻骨。日間戲語。已銷魂。何況是黃昏。然多愁。且善病。後因疾小愈。私居小南。屢託人寄聲。邀予。因事冗未往。戲代譜釵頭鳳詞一闋。爲秀英解嘲云。衾兒共。恩兒重。春來曾住桃源洞。歡情詐。柔情化。青春將去。碧桃先嫁。罷罷罷。身如夢。腸如痛。而今空憶釵頭鳳。盟中話。書中帕。鶯盟無涯。鯉魚

卷二 珠江名花小傳

二十一

香館叢書 十三集

多假。罵罵。今讀亞柳小傳。知風塵中。未嘗無清品耳。釋蓮仙

鳳彩

鳳彩。年十五。善歌。清婉動聽。少失怙。母貧不能養。女僅周歲。假母收育之。外美內慧。舉止安詳。預知人識。遇風雅士。日與談。則樂而忘倦。儂薄貴介。千金挑之。弗爲動也。所居卑陋。往來鮮知名人。故名甚晦。鳳立志不凡。不甘苟且。然爲假母所拘。恆快不得。怨恨形於眉睫。有里胥子持百金求鳳破瓜。又贈百金爲裝飾費。利而許之。不謀諸鳳。鳳既知。憤不欲生。投繯赴河者再。皆遇救。免。假母論再三。鳳跪泣而前曰。兒前身不知作何冤孽。致使身辱風塵。兒之守身如玉。豈冀他日金屋貯耶。但願得一有終始者事之。願母許兒自擇。今而後。請月以三十金奉母。兒之出入弗阻也。假母無奈諾之。鳳遂移居別樹。賓客往來。漸增聲價。而鳳彩之名。至是始著。鳳雖應酬甚盛。而分外之遺。毫不苟取。故篋無藏資。諸客中無合意者。惟與夢花生相得最深。余遜之。鳳凡侍客酒。燭跋即伴醉辭退。嘗恐人有微辭。而余與夢花生至。則不然。剪燭談心。雞鳴猶促。

之不去。臨別必依依不舍。訂約再三。初生識鳳時。猶依假母居。一見兩相愛悅。既久情益洽。嘗爲所居卑陋。有玷玉人。會里胥子事。遂朔徙。寔生有以教之也。鳳固久屬意。生羞於啓齒。乃歌紅顏薄命曲。見志音節悽愴。聞者無不墮淚。又倩余婉商。諸生而生以庭訓嚴。且力不逮。卒不果。生贈鳳詩甚多。余嘗見其書團扇詩云。十三學得琵琶成。早日青樓博盛名。好是酒香人語細。爐烟暗遞浩歌聲。愁頻不解解風波。禁得消魂白苧歌。如此琵琶如此曲。誰言司馬淚偏多。美人渺渺隔江涓。裁字慙無幼婦詞。扇影人圓一樣。莫拋紅豆惹相思。且將團扇暫徘徊。嘗恐秋風暗裏催。桃葉但歌迎接句。不辭風雨渡江來。

吾友王乾應。嘗稱校書。大安喜風雅士。善談。遇有人才。終日娓娓無倦容。不尙豪華。未幾予訪之一見。如生平歡。因慕王笠舫名。以團扇屬予。索書亦可謂愛才如命矣。工於酬應。人爭慕之。送迎無虛日。恆致病。一夕往視。伏枕妝樓。強起坐。與語。輒淚下。蓋憂從中來也。因請師師令詞贈之云。翠眉雙鎖。又淚珠交墮。此時心事有誰知。低首向妝台斜坐。甚閒愁。難貼妥。到這般。

卷三 珠江名花小傳

二十一

香艷叢書

慵情。可憐弱體嬌無那。又似風吹花朵。了無情緒。病懨懨。怎得個相思醫可。燕子樓頭人獨臥。坐悶懷如我。今讀彩小傳。益令我如不勝情。繆蓮仙

新嬌

新嬌年十九。姿容秀潤。有胆識。且智慧過人。今爲黎生秀良姬。初生棄儒。事計然策於珠江。識新嬌。一日生借客飲於新嬌所。適生同夥負債事。質邑令。語連生。故隸至拘生。生欲避去。使賄隸託病。新嬌不可。曰。是即所以弄假成真也。盍往。一白是非。自有公判。生欲歸告母。妻然後赴。新嬌曰。垂暮風燭。豈可駭彼聽聞。况此事不過株連公門。需索。妾當爲君備辦。生感謝首肯。隸欲執生。新嬌急呵之曰。是烏可施之清白人耶。力爭始免。乃以十金付隸。屬曰。微薄之資。敢煩照拂。他日案白。當相報也。隸憐其誠。竭力代爲周旋。然以事實關涉。轉候不能驟歸。新嬌固一時翹楚。頗有蓄積。聞信託心腹。早晚饋送食物。時親往探視。又多方爲之關說。始以親到候質。不行逃避。其無情弊可知。故事遂得白。而生家人俱未之知。新嬌由是心力俱瘁矣。同伴姬母訓新嬌曰。往者貴介相愛。子

亦泛泛置之。胡黎耶則如是之關切也。新嬌曰。黎耶豈他人比哉。人之貴得一知。已沒世無恨者。亦以患難相扶持耳。使漠然坐視。又何貴乎。予非諛也。此所以報知己云爾。生出獄。感其恩誼。遂以千金去其籍。偕之僦居別院焉。

予向識亞銀於珠江秀來。姿態極秀。有俠氣。喜爲人排難解紛。繼自綏江歸。訪之。聞已從良去。因以譜探春令第二體詞寄之云。滿園春色被關牢。比蓬萊還杳。却羨他蜂蝶偏能到。又飛過牆兒了。探春心事誰知曉。添許多煩惱。忙忙就誤。春風一度。轉眼韶光老。今讀新嬌小傳。殊令人豔羨黎生不置云。繆蓮仙

瑞蓮

瑞蓮自少即知名。肌豐骨瘦。濃纖得中。動靜中自具一種媚態。不事鉛華。而輕勻淡掃。每顧影自憐。邇來門前冷落。車馬恆稀。即姬亦以憔悴羞耶。千呼萬喚始一出見。然珊珊來遲。欲前仍却。其風韻猶存也。夢花生嘗寄青衫溫詞一闋以贈云。老大嫁作商人婦。那憶當年舞衣。歌扇金尊檀板。迷也真仙紅顏。

卷三 珠江名花小傳

二十一

香艷叢書

老了。琵琶猶抱。淒切絲絃。知音誰是。江州司馬。同病相憐。余謂樂天琵琶行一篇。因潯陽商婦而作。不意淪落之感。後人猶爲慨然也。

予自庚午冬來粵。路出韶關。遇山東阿寶於舟次。抵羊城。未幾。知其入小東營。全福花林矣。友人拉予過訪。妮媚之態。豔絕一時。車馬填門。名已大噪。因書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楹帖贈之。轉瞬十年。歲庚辰重晤於山湖街。矮屋數椽。門前冷落。撫今追昔。頗有淪落之歎。然徐娘雖老。風韻猶存也。復贈以詩云。屈指投荒路共遙。萍蓬一水渡南韶。十年嶺海同淪落。五夜燈窗話寂寥。紅袖青衫多少淚。朝雲暮雨去來潮。鄉關吳越兼齊魯。何日歸程盪畫橋。今讀瑞蓮傳。益不勝感慨係之耳。繆蓮仙

細妹

細妹一字神妹。面如滿月。光麗照人。雙娥青以長。貌類男子。使易以裙屐。則儼然美少年也。善歌。工琵琶。富酒闌燈燻。香喉一轉。響遏行雲。聞者心爲之醉。余嘗謂水榭中十八女郎。歌楊柳岸曉風殘月。不乏其人。未有能出姬之右者。

向予館南雄州署。友人汪心如。吳容齋。招飲張二妹家。時歌姬小妹侑酒。窄襟短袖。初見訝為美少年。嘗調寄聖無憂詞。題壁云。領表長為客。凌江兩度來。過寒燈孤館。愁無奈。一個病維摩。世事逢場作戲。人生對酒當歌。此時笑口得開。度。適莫嘆嗟。此復填鳳。卿杯詞以贈云。莫惜年華頻頻換。趁今日三春將半。看蝶板驚簧。一般陪襯。笙歌院。粵園脆如珠串。月常明。花堪玩。幾曾開。園林池館。况翠袖紅裙。強將杯。親相勸。免不得芳心亂。後至羊城。訪丹桂校書。一尊叙舊。丹桂命其妹翠嬌。陪侍。愁痴嬌小。亦如十五六歌郎。予又譜惜奴嬌詞。戲之云。倦眼星斜。午夢誰喚起。遲遲日。初過窗綺。小揭羅幃。又軟向。郎懷依倚。呼婢釵兒外。防人偷視。欲坐嬌無力。懶把殘妝理。含笑語。似嘆還喜。為道宵來誰知你。突然如此休矣。儂尙是。簞錢年紀。今讀細妹小傳。想風趣大略相似也。釋蓮仙

阿鳳約年十八九。嫵媚娟媚。亦一時翹楚也。性驕悍。見客每睥睨。不甚為禮。而

卷三 珠江名花小傳

一二十四 香 鮑 叢書

十 三 集

富豪庸俗子。恆樂就之。常擲千金為纏頭費。凡所需索。無不竭力以致。故蓄積為諸姬甲。所居積積綺窗。几桌皆香檀木。雕製精巧。案列古銅鼎。雲母屏。汝窰盤。舞紅瓶。諸物。物值數百金。臥榻偏飾金犀。光彩耀目。挂流蘇帳。榻下以紅氈氈貼地。妝奩諸色。其精緻莫可名狀。金狹寶篆。日夜不輟。壁上自鳴鐘。兩三對列。午夜微嚙。但覺丁東錯雜之聲。與魚更隱隱相應。身際其間者。雖司空見慣。亦不能不目眩心迷也。至其服飾之美。尤極奢侈。夏暑納涼。挽髮髻。粧押翡翠。押警簪。羊脂玉如意。釵。衣紫殼衫。謂為家常淡素妝云。其態度概可見矣。惜乎品格入於流俗。風雅士多不樂與交。余嘗在水樹中見之。其驕傲之氣。形於眉睫。實有不堪親近者。然不解其能得富豪意。或曰。是殆有房術者歟。

揚幫小福。短小精悍。性亦驕縱。睥睨一切。友人汪晴軒。初甚懼之。不惜纏頭之費。後以其心太傲。而愛少衰。予嘗填巫山一段雲詞。調之云。脈脈珠江水。扁舟趁暮潮。金尊檀板可憐宵。到處屋藏嬌。最是輕盈態。身如弱柳條。愛他一捻小蠻腰。可有福來消。然以阿鳳較之。又甘拜下風矣。釋蓮仙

婕卿

陳婕卿。字小好。居羊城。少失所天。歸依母家。家素貧。母勸令博纏頭費。以供晨夕。婕卿不從。久之。益不支。乃稍稍出款。客竊欲藉此為擇木計也。未幾。盈門車馬。聲價重一時。余初識於大塘別墅。一見即戀戀不捨。傾吐衷曲。越日。招余於近聖居。其母家在焉。由是晨夕過從。兩情益密。月餘。母携之他徙。音問遂絕。他日遇之。相叙數旬。後復睽隔。歲已卯。秋闈報罷。耗耗詩成。婕卿使人招余。余報以金箋。數日復貽箋簡。余辭不獲。乃得聚晤於仁厚里。婕卿風姿綽約。意態閒雅。淡若秋菊。和擬春蘭。知書能為四六言。然性磊落。不才學自擅。偶爾拈毫。非相知有素者。不輕持贈也。已卯秋。貽書于余云。侍兒阿婕。奉書仙查先生史席。竊媿風塵薄質。蒲柳微姿。黃藥生春。早知心苦。紅蓮出水。深悼泥污。雖飄弱絮。於江頭。猶抱寒馨於籬下。頻年爐邊賣酒。敢妄希司馬之琴。鎮日花裏閉門。從不唱秋娘之曲。居恒落落。性本閒閒。酷慕清流。幸祛俗習。每留花而不發。欲解珮以誰投。自憐小草。飄漉懷於萎露。凝霜。願接春風。獲快意於攀雲。睹日。先

卷三 珠江名花小傳

一二十四 香 鮑 叢書

十 三 集

生襟懷磊落。睥睨人寰。舞席歌筵。亦有刻翠剪紅之賦。酒闌燈灺。莫當妃青儂白之心。乃前歲梅花放後。風雅人來。滄雪欺茶。驅寒煮酒。十年並無心許。一旦忽與目成。其後妾移洛陽之居。君訪南唐之屋。何意重逢阿軟。依然前度劉郎。侍兒自問何人。仰邀特識。捫心慚耐。矢報涓埃。故自奉起居。閱月以來。不減蕭奴愛主。偷得侍鉛槧三年之久。應無慚鄭婢知詩。不謂把袂言離。竟成關別。雲山咫尺。一日三秋。今歲重陽。忽貽簡翰。永珍雅籟。既以新詩。敬悉芸館下帷。矢不鏡圓者一載。棘園嫩羽。未克捲翮於九秋。偃蹇遭逢。古今同恨。然風雲際會。自有其時。人世功名。豈容勉強。但冀隨時珍惜。勿過播憂。轉瞬飛黃。繼之衣紫。形廷簪筆。瑣院司衡。以先生史筆傳家。經綸有素。如此氣格。如此才華。豈非可操券得之耶。况茲際蟹肥菊瘦。線雨絲烟。正撩人愁思之天。轉動我別離之感。聊備小酌。乞枉高軒。暢叙幽情。稍申非意。如蒙許可。自當掃徑而迎。幸勿來遲。業已佇門以俟。尚函佈達。順請吟安。伏惟青睞。不宜。侍兒阿婕。歛衽再拜。紅顏薄命。自古皆然。况又多才。定招造物之忌。何獨卿為然耶。閱此可勝同

慨。經蓮仙

阿富

阿富年及笄。性柔婉。毫無妖冶態。雙鈎亦纖小。言談端謹。舉止矜莊。水榭中並無此等品格。使置閨閣。斷不疑爲青樓人物也。余悅其蘊藉可人。故常過談。今不知所之意。必是大家婢女。惜每詢出處。而彼緘口不肯言。至今猶不能無耿耿耳。

往予過珍珠家。見玉芝年二十許。貌白質微麻。舉止端莊。頗有大家風範。因書楹帖贈之。云。溫柔真箇人如玉。馥郁多因室有芝。其情態可想也。後從良去。此亦青樓中罕有倫比者。今讀阿富小傳。殆其流亞歟。經蓮仙

李順孃

李順孃者。小字順心。廣州人也。少孤貧。母老弟幼。無以存活。鬻爲妓。性明慧。貌端好。兼善體人情。然頗自矜重。過客稍忤其意。恒引疾避去。故罔得當路歡。抑鬱居數年。屢思脫身。終不果。遂成癩疾。一日友人拉予過訪。相接數語。情甚洽。

珠江名花小傳

一十五

香館叢書

十一三第

因告予以有疾故。已而各叙淪落之况。益依依弗能舍。數月後。予偶經其門。入視之。見其弱不勝衣。捧心而顰。聞予聲。卽力疾下榻。遂執予手曰。君竟不來耶。妾病恐不起。今已僦屋於某處養病。旬日內卽擬遷焉。妾所閱人。殆無如君者。幸新居殊幽靜。君暇時肯顧妾。雖死無憾。言已。泣下。予悵惘久之。珍重而別。閱旬餘。予訪其居未獲。又數日始詢知其處。甫入室。而順孃之靈牀已設於庭矣。鄰嫗問予姓氏。乃隕涕曰。順孃垂危時。無他眷戀。惟念君不絕口。謂與君雖無一夕緣。情獨有深焉者。而今已矣。魂如有知。當爲君覓一有情人代續未了緣耳。予聞之。不禁撫棺大慟曰。是予之知己也夫。是予之知己也夫。順孃歿時。年纔二十許。予感其情。悲其遇。耿耿於懷。而爲之傳。

繆子曰。昔阮步兵聞鄰女死。初未嘗識面也。乃登門哭之哀。觀者羣目爲狂。今予與順孃一見如故。生死不二。其交情有出於尋常萬萬者。能不痛哉。

徐郎小傳

延陵吳從先著

自天上降石麒麟而徐家兒耶。相者多取骨勝。若轉英異之骨。而白面疑若平。叔者則今日之徐芳。是芳固吳兒。父以負壽白門。因依常侍為命。常侍從來以。聲歌為生平樂。以紫絳富錦隊。遂置芳於屏後。五色衣充部。芳獨驚其豔。壓諸兒。無不似颯風之葉者。好事輩亦因其豔。爭豔之誰謂海棠之無香也。仙郎五。如常互為嬉妍笑。無定情於午夜。令余從紫氈。鮪親之神乎。影乎。不可端倪。為笑。為嘖。幾易面目。歌舞之場。情態固多變。而此則於情態外。自為情態。不可知也。矧可度也。夫態至於不可知。不可度。即鬼神亦不必究。且曰白面兒乎。彼自且不能知。不能度。安得不令諸兒步趨其韵乎。仙郎五如。又何必求定情乎。余正作前魚論。而忽得此節。固知若輩之鍾情者。正在泣中之乞憐。而釀無窮之情。與態也。噫。石麟其灰乎。天何不惜而漫為此錫乎。雖然。天下事盡如戲場小兒。若輩則又戲中作戲矣。又何論哉。

卷三 徐郎小傳

十四

五 香艷叢書

嫻嫻傳

黃 永雲孫著

嫻嫻者。字小嫻。周姓。戴溪黃夫人侍兒也。母夢香素珠一粒。覺而娠。群輩卜之。宜男。及嫻嫻生。咸賀之。曰。是雖女也。當有福慧。數歲戲于庭。適夫人勅銀工製。釵曰。如一封書式。嫻嫻應聲曰。一封書到便興師。夫人為之發粲。自是極憐愛。之。親為束髮裹足。令從女塾學。得近筆墨。稍長。課之。綉。金針。鴛譜。一見精絕。稟性婉媚。善伺夫人意。先事即得。夫人每日曰。此吾如意珠也。幼有潔癖。薰香浣衣。惟恐勿及。凡其服食器用。卒不令諸同伴近之。晝則旁習女紅。夜則隨夫人合。學誦大士。既退。但閉閣寢坐。終不聞語聲。其靜心類如此。丁亥。嫻嫻年十五。夫人將為之字。而孝廉黃永雲孫者。時以下第歸里。雲孫故倦游。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聞奇履。滿。勞。鑿。調。墨。日不暇給。思得麗妹為記室。厥配湘夫人。才而賢。相與謀之。曰。是欲副余。天下豈有樊素朝雲其人者乎。即有之。當以禮聘。而雲孫負相如之渴。所好又特異。每日。豐。姬。肥。婢。備。奴。配。耳。昭。陽。第。一。安。在。吾。甯。湘。

卷二 嫻嫻傳

十四

香 魏 著

避風台俟之。以故。薄游于廣陵。姑蘇之間。幾于紅粉成陣。而卒無所遇。一日。為黃夫人六旬初度。雲孫以族之猶子。從而捧觴焉。嫻嫻侍夫人出。常粧便服。遲遲來前。鬢雲膚雪。柔若無骨。而姿態閒逸。娟娟楚楚。如不勝衣。立而望之。殆神仙中人也。雲孫瞥見心蕩。私自念曰。其道在邇。求之則遠。彼美人者。真國色無雙矣。時親族畢集。群進而壽。嫻嫻延佇既久。雲孫得數數目之。嫻嫻面頰發赤。為一流盼而已。禮畢。遽從夫人入。雲孫悵然別去。賦浣溪紗一闋。于是呼媒者告之。故使通殷勤。而夫人重惜之。不欲以備小星之選。固拒不許。雲孫書空無聊。計無所出。乃夫人之長君來王。次君雪茵。故善雲孫。力為之請。夫人曰。吾以掌上撫之。極不忍使為人作妾。必欲為雲孫請者。有嫻嫻在。命家嫻以其私詢之。嫻嫻不言。嫻曰。是前稱壽者。恂恂少年。吾聞其才名冠江南。捧硯司花。猶勝燕將軍羔酒。且私心慕子。惟恐不得當也。惟夫人命可乎。嫻嫻首肯。先是里中貴弟子。為夫人內姻者。咸願以金屋貯嫻嫻。嫻嫻聞之。輒大恚。至是出嫻言。為一破顏。以是知其心許雲孫矣。既報可。雲孫大喜。過望。湘夫人出私資聘之。是

時適當順治戊子十月。諸應春官試者。悉北上。雲孫將取吉妾之偕往。以父命不果。且促之駕。不得已。治裝將去。而聞嫻嫻忽遘疾。雲孫為留竟月。延醫治之。意殊快快。不欲行。使者傳夫人語曰。兒疾在我。雲孫豈以一女子病而輟試事。越夕。僕夫促行。其友許聖木等。餽之郊外。雲孫賦減字木蘭花一闋。志別曰。東君有意。知許梅花花也。未小漏春光。怎禁西風一夜霜。凄然相對。花底溫存。花欲淚。殘月如弓。幾剪燈花又曉鐘。遂去。而嫻嫻病竟劇。醫來猶強起。櫛沐。然已骨立不支。似猶舉首盼泥金也。既又聞雲孫被放。愁雲憔悴。捧心而泣。夫人再三慰諭曰。若有所言。但告我。嫻嫻曰。兒命薄。辱夫人膝下十六年于茲。無祿早世。不得長侍阿母。夫復何言。夫人固問之曰。豈有思于雲孫耶。嫻嫻長吁。瞪目。顧左右曰。扶我扶我。起頓首曰。郎君天下才。眷我厚。今試北。非戰之罪。乃以妾故也。且妾夜來夢持檄召我。冉冉登雲而去。意者在瑤池紫府之間。為我謝郎君。生死異路。從此逝矣。撫枕淚落如雨。自後不復進藥。數日竟死。死之日。雲孫抵家。湘夫人淚光瑩瑩。猶在目也。雲孫曰。將無妾面羞耶。來時未晚耶。湘夫

卷二 嫻嫻傳

十五

香 魏 著

人曰。不然。坐定。吾語若曰。呼。嫻嫻死矣。雲孫既內傷嫻嫻。居平忽忽不樂。幽思隱動。時結于懷。嘗以一杯隨風。告于靈曰。吾將入海。乞不死藥。返魂香。以起之。則三神山有大風。引舟不能到。欲效少君方士之術。上天入地。求之。遍而七夕夜半。未及比肩。無誓可憶。佳人難再得。當復奈何。然其後嫻嫻亦數入夢。是耶非耶。不可嚮邇。于鱗李夫人歌云。紛被被其徘徊。色紅顏其弗明。兩語俱神似。或云嫻嫻從夫人虔修彼法。先以淨體化去。不效。梁玉清累太白。理或有之。大要使白骨可起。則月下風前。呼之欲出。杜丹亭一書。不得盡謂湯若士寓言也。嫻嫻既死。三閱月。同里墨莊書史為之傳。論曰。余聞嫻嫻遺事甚詳。其吳娃紫玉之流與。或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此。情儂之言。不足為雲孫道也。雲孫登堂乍逝。未得再顧。而鍾情特甚。豈冶色是溺。蓋亦歎為才難者乎。史稱阮嗣宗醉眠鄰女墟側。及其既死。又往哭之。可謂好色不淫。雲生近之矣。

張靈崔瑩合傳

湘潭黃九烟撰

余少時聞唐解元六如集。有云六如嘗與祝枝山張夢晉大雪中效乞兒唱蓮花。得錢沽酒痛飲野寺中。曰此樂惜不令太白見之。心竊異焉。然不知夢晉爲何許人也。頃閱稗乘中。有一編曰十美圖。乃詳載張夢晉崔素瓊事。不覺驚喜叫跳。已而潸然雨泣。此真古今來才子佳人之軼事也。不可以不傳。遂爲之傳。

張夢晉名靈。蓋正德時吳縣人也。生而姿容俊爽。才調無雙。工詩善畫。性風流豪放。不可一世。家故赤貧。而靈獨蚤慧。當舞勺時。父命靈出應童子試。輒以冠軍補弟子員。靈心願不樂。以爲才人何苦爲章縫束縛。遂絕意。不欲復應試。日縱酒高吟。不肯交人。人亦不敢輕與。唐解元六如作忘年友。靈既年長不娶。六如試叩之。靈笑曰。君豈有意中人足當吾耦者耶。六如曰。無之。但自古才子宜配佳人。吾聊以此探君耳。靈曰。固然。今豈有其人哉。求之數千年中。

卷二 張靈崔瑩合傳

一二十四 香 鮑 叢 書

七

集

可當才子佳人者。惟李太白與崔鶯鶯耳。吾雖不才。然自謫仙而外。似不敢多讓。若雙文。惜下嫁鄭恒。正未知果識張君瑞否。六如曰。謹受教。吾自今請爲君訪之。期得雙文。以報命可乎。遂大笑。別去。一日靈獨坐讀。劉伶傳。命童子進酒。屢讀。屢叫絕。輒拍案浮一大白。久之。童子跪進曰。酒罄矣。今日唐解元與祝京兆。謙集虎邱。公何不挾此編一往索醉耶。靈大喜。即行。然不欲爲不速客。乃屏棄衣冠。科跣雙髻。衣鶉結左。持劉伶傳。右持木杖。謳吟道情。詞行乞。而前抵虎邱。見貴游蟻聚。綺席喧闐。靈每過一處。輒執書向客曰。劉伶告飲。客見其美丈夫。不類丐者。競以酒饌貽之。有數買人方酌酒賦詩。靈至前請屬和。買人笑之。其詩中有着官青事。撲握伊尼四事。因指以問。靈曰。松竹兔鹿。誰不知耶。買人始驚。令廣詩。靈立即揮百絕而去。遙見六如及枝山數輩共集。可中亭。亦趨前執書告飲。六如早已知爲靈。見其伴狂遊戲。戒座客陽爲不識者。以觀之。語靈曰。爾丐子持書行乞。想能賦詩。試題悟石軒一絕句。如佳。則賜爾卮酒。否則當扣爾脛。靈曰。易耳。童子隨進毫楮。靈即書云。勝跡天成說虎邱。可中亭畔足酣

遊吟詩。豈讓生公法。頑石如何不點頭。遂并毫楮擲地曰。佳哉。擲地金聲也。六如覽之大笑。因呼與共飲。時觀者如堵。莫不相顧驚怪。靈既醉。即拂衣起。仍執書向悟石軒長揖曰。劉伶謝飲。遂不別。座客徑去。六如謂枝山曰。今日我輩此舉。不減晉人風流。宜寫一帖爲張靈行乞圖。吾任繪事。而公題跋之。亦千秋佳話也。即紙筆伸紙。俄頃圖成。枝山題數語。其後。座客爭傳玩歎。賞忽一翁縞衣素冠。前揖曰。二公即唐解元祝京兆耶。僕企慕有年。何幸識韓六如。遜謝徐叩之。則南昌明經崔文博。以海虞廣文告歸者也。翁得圖諦觀。不忍釋手。因訊適行乞者爲誰。六如曰。敝里才子張靈也。翁曰。誠然。此固非真才子不能。即向六如乞此圖。歸將返舟。見舟已移泊他所。呼之始至。蓋翁有女素瓊者。名瑩。才貌俱絕世。以新喪母。隨翁扶柩歸。先議舟岸側。時聞人聲喧沸。乍啓檻窺之。則見一丐者。狀貌殊不俗。丐者亦熟視。檻中忽登舟。長跪自陳。張靈求見。發遣不去。良久。有一童子入舟。強挽之。始去。故靈命移舟避之。崔翁乃出圖示瑩。且備述其故。瑩始知行丐者爲張靈。嘆曰。此乃真風流才子也。取圖藏笥中。翁擬以明

卷二 張靈崔瑩合傳

一二十五 香 鮑 叢 書

七

集

日往謁唐祝二君。因訪靈。忽抱病數日不起。爲榜人所促。遽返豫章。靈既于舟次見瑩。以爲絕代佳人。世難再得。遂日走虎邱偵之。久之杳然。屬郵人方誌來校士。誌既深惡古文詞。而又聞靈所馳不羈。竟褫其諸生靈。聞乃大喜曰。吾正苦章縫束縛。今幸免矣。願一視何。慮再褫彼能。褫吾諸生之名。亦能褫吾才子之名乎。遂往過六如家。見車騎填門。胥尉盈座。則江右甯藩宸濠遣使來迎者也。六如擬赴其招。靈曰。甚善。吾正有厚望于君。吾曩者虎邱所遇之佳人。即豫章人也。乞君爲我多方訪之。冀得富以報我。此開天闢地第一吃緊事也。幸無忽忘。六如曰。諾。即借藩使過豫章。時宸濠久畜異謀。其招致六如一博好賢虛譽。一慕六如詩畫兼長。欲倩其作十美圖。獻之九重。其時宮中已覓得九人。尙虛其一。六如請先寫之。遂爲寫九美。而各綴七絕一章于後。九美者。廣陵湯之鶴。字雨君。善畫。姑蘇木桂。字文舟。善琴。嘉禾朱家淑。字文儒。善書。金陵錢韶。字鳳生。善歌。江陵熊御。字小馮。善舞。荆溪杜若。字芳洲。善箏。洛陽花萼。字朱芳。善笙。錢唐柳春陽。字絮才。善瑟。公安薛幼端。字端清。善簫。

也。圖咏既成。進之濠。濠大悅。乃盛設筵。特譙六如。而別一殿。僚季生副之。季生者。儉人也。酒次。請觀九美圖。因進曰。十美歎一。殊屬缺陷。某願舉一人。以充其數。詰朝請持圖來獻。比持圖來。即崔瑩也。濠見之曰。此真國色矣。即屬季生往說之。先是崔翁家居時。瑩才名噪甚。求姻者踵至。翁度非瑩匹。悉拒不納。既從虎邱得張靈。遂雅屬意。靈不意疾作。遽歸。思復往吳中。託六如主其事。適季生旋里。喪耦。熟聞瑩名。預遣女畫師潛繪其容。而求于翁。翁謀諸瑩。瑩固不許。于是季生銜之。因假手于濠。以洩私憤。時濠威殊張甚。翁再三力辭不得。瑩窘激欲自裁。翁復多方護之。瑩歎曰。命也已矣。夫復何言。乃取笥中行乞圖。自題詩其上。云。才子風流第一人。願隨行乞樂清貧。入宮祗恐無紅葉。臨別題詩當會真。舉以授翁。曰。願持此復張耶。俾知世間有情癡女子。如崔素瓊者。亦不虛其一。生才子也。遂慟哭入宮。濠得之喜甚。復倩六如圖咏。以為十美之冠。而六如先已取季生所獻者。摹得一紙藏之。瑩既知六如在宮中。乘間致一紙。以述已意。六如得緘。始大驚。始知此女即靈所託訪者。今事既不成。復為繪圖進獻。

卷三

張靈崔瑩合傳

一二十六 香 鮑 叢 書

七

集

豈非千古罪人。將來何面目見良友。因急詣崔翁。索得行乞圖返宮。將相機維挽。不意十美已即成就。六如悔恨無已。又見濠逆節漸著。急欲辭歸。苦為濠羈縻。乃發狂號呼。顛擲洩穢。狼藉濠久之不能堪。乃遣使送歸。杜門月餘。乃起。過張靈時。靈已頽然臥病矣。蓋靈自別六如後。邑邑亡慘。日縱酒狂呼。或歌或哭。一日中秋。獨走虎邱。千人石畔。見優伶演劇。靈佇視良久。忽大叫曰。爾等所演不佳。待吾演。王子晉吹笙跨鶴。遂控一童子于地。而跨其背。擢伶人笙吹之。命童子作鶴。飛垂之。不起。童子怒。掀靈于地。靈起曰。鶴不肯飛。吾今既不得為天仙。惟當作水仙耳。遂躍入劍池。中衆急救之。出則而額俱損。且傷股。不能行人。送歸其家。自此委頓枕席。日在醉夢中。至是忽聞六如至。乃從榻間躍起。急叩豫章。佳人狀。六如出所摹素瓊圖示之。靈一見。詫為天人。急捧置案間。頂禮跪拜。自陳才子張靈拜謁。云。已聞瑩已入宮。乃撫圖痛哭。六如復出。瑩所題行乞圖示之。靈讀罷。益痛哭。大呼。佳人崔素瓊。隨踏地。嘔血不止。家人擁至。榻間病愈甚。三日後。邀六如與訣。曰。已矣。唐君吾今真死矣。死後乞以此圖殉葬。

索筆書片紙。云。張靈字夢晉。風流放誕人也。以情死。遂擲筆而逝。六如哭之。慟乃葬靈于元墓山之麓。而以圖殉焉。檢其生平文章。先已自焚。惟收其詩草及行乞圖。以歸。時瑩已率十美抵都。因駕幸榆林。久之未得進御。而宸濠已舉兵反。為王守仁所敗。旋即就擒。駕還時。以十美為逆藩所獻。悉遣歸母家。聽其適人。于是瑩仍得返豫章。值崔翁已捐館舍。有老僕崔恩。殯之。瑩哀痛至甚。然笑子無依。葬父已畢。遂挈裝徑抵吳門。命崔恩邀六如相見于舟次。瑩首訊張靈近狀。六如愴然投涕曰。辱姊鍾情。遠顧奈此。君福薄。今已為情鬼矣。瑩聞之。嗚咽失聲。詢知靈葬于元墓。約明日同往祭之。六如明日果攜靈詩草及行乞圖。至與瑩各挈舟抵靈墓。所瑩衣。綰經。伏地拜哭。甚哀。已乃懸行乞圖于墓前。陳設祭儀。坐石臺上。徐取靈詩草讀之。每讀一章。輒酌酒一卮。大呼張靈才子。一呼一哭。哭罷。又讀往復不休。六如不忍聞。掩淚歸舟。而崔恩佇立已久。勸慰無從。亦起去。徘徊邱壑間。及返。即瑩已自經于臺畔。恩大驚。走告六如。六如趨視。見瑩已死。歎息跪拜曰。大難大難。我唐寅今日得見奇人奇事矣。遂具棺衾。將

卷三

張靈崔瑩合傳

一二十七 香 鮑 叢 書

八

集

易服歛之。而瑩通體衫襦。皆細綴嚴密。無少隙。知其矢死已久。六如因取詩草及行乞圖。并置棺中。為殉。瑩塚與瑩同穴。而植碑題其上。云。明才子張夢晉。佳人崔素瓊。合葬之墓。時傾城士人。聞傳感歎。無貴賤賢愚。爭來弔誄。絡繹喧騰。雲蒸雨集。哀聲動地。殆莫知其由也。六如既合葬靈。檢瑩所遺囊中。裝為置墓田。營丙舍。命崔恩居之。以供春秋奠掃之役。嗚呼。才子佳人。一旦至此。庶乎靈瑩之事畢。而六如之事亦畢矣。而六如于明年仲春。躬指墓所。拜奠。夜宿丙舍。傍輾轉不寐。啟窗縱目。則萬樹梅花。一天明月。不知身在人世。六如悵然歎曰。夢晉一生狂放。淪落不偶。今得與崔美人合葬。此間消受香光。亦差可。不負矣。但將來未知誰葬我。唐寅耳。不覺歎歎。泣下。忽遙聞有人朗吟。云。花滿山中高士臥。明月林下美人來。六如急起。入林迎揖。則張靈也。六如訝曰。君死已久。安得來此。吟高季迪詩。靈笑曰。君以我為真死耶。死者形不死。者性。吾既為一世才子。死後豈若他人。泥沒耶。今乘此花滿山中。高士偃臥。時來造訪。耳復舉手前指曰。此非月明林下美人來乎。六如回顧。有美人嫋嫋來前。則崔瑩也。

于是兩人攜手整襟向六如拜謝合葬之德六如方扶掖之忽又聞有人大呼曰我高季迪梅花詩乃千古絕唱何物張靈妄稱才子改雪爲花定須飽我老拳六如轉瞬之間靈燈俱失所在其人直前呼曰當捶此改詩之賊才子掉六如欲毆之六如驚寤則半窗明月閃其無人六如憮然始信真才子與真佳人蓋死而不死也因匡坐梅窗下作張靈崔靈合傳以記其事然今日六如集中固未嘗見此傳也余又安得而不亟補之哉

畸史氏曰嗟乎蓋吾國十美圖編而後知世間真有才子佳人也從來稗官家言大抵眞實參半若夢晉之名既章章于六如集中但素瓊之事無從攷證雖然有其事何必無其人且安知非作者有爲而發乎獨怪夢晉之才目空千古而其尙論才子佳人則尚以太白與鴛鴦當之夫太白誠天上仙才不可有二若千古佳人自當以文君爲第一而夢晉顧舍彼而就此厥後果遇素瓊母乃思崔得崔適符其讖耶至于張以情死崔以情殉初非有一詞半縷之成約而慷慨從容等泰山于鴻毛徒以情色相憐之故推此志也凜凜生氣日月爭光

卷三 張靈崔靈合傳

二十八

香艷 七

又遠出琴心橫鼻之上矣或者猶追恨夢晉之早死以爲夢晉若不死則素瓊遺歸之日正崔張好合之年後此或白頭唱和蘭玉盈階未可知也噫此固庸庸蚩蚩者之厚福也何有于才子佳人哉

楊娥傳

劉鈞著

楊。娥。者。滇。之。奇。女。子。也。其。祖。父。世。為。黔。國。公。家。武。藝。教。習。娥。之。兄。曰。楊。鵝。頭。藝。尤。精。然。與。娥。角。力。輒。負。娥。貌。美。而。趨。捷。過。人。黔。府。護。衛。張。小。將。者。美。少。年。也。以。勇。力。聞。鵝。頭。以。其。妹。妻。之。娥。年。十。六。歸。張。氏。隆。武。二。年。也。時。黔。國。公。沐。天。波。奉。永。明。王。是。年。安。南。土。酋。沙。定。洲。叛。陷。昆。明。天。波。出。彝。楚。雄。娥。夫。婦。及。鵝。頭。踵。至。從。之。而。西。明。年。流。寇。孫。可。望。入。滇。天。波。彝。滇。西。傲。外。後。永。明。王。兵。敗。彝。雲。南。吳。三。桂。追。之。王。與。天。波。走。緬。甸。天。波。命。娥。夫。婦。衛。王。時。流。寇。四。起。道。塗。梗。塞。娥。與。張。奮。力。捍。禦。無。能。當。之。者。王。始。得。達。緬。吳。三。桂。索。王。急。緬。人。執。以。獻。天。波。與。從。臣。數。百。人。皆。死。之。娥。聞。之。曰。吳。三。桂。何。人。彼。獨。非。大。明。臣。子。耶。後。永。明。為。三。桂。所。弑。張。悲。憤。成。疾。卒。娥。遂。從。兄。歸。昆。明。賣。酒。平。西。王。府。西。日。施。脂。粉。御。金。翠。觀。粧。艷。服。自。當。墮。纖。腰。玉。貌。見。者。驚。為。天。人。吳。藩。帳。下。紈。袴。子。弟。聞。麗。人。當。墮。皆。來。肆。中。飲。飲。既。醉。游。談。謔。浪。稍。稍。侵。娥。娥。視。其。壯。健。者。提。之。如。提。孩。童。置。諸。狗。

卷三 楊娥傳

一十一 香 飽 遺 書

寶。沸。湯。澆。之。羣。驚。起。來。奪。娥。略。以。手。揮。之。皆。倒。地。負。痛。逸。去。明。日。聚。惡。少。數。十。人。噪。而。來。娥。出。之。街。中。羣。聚。圍。娥。身。一。躍。疾。於。鷹。隼。自。衆。頭。上。飛。出。立。於。圍。外。衆。相。顧。驚。愕。不。敢。動。視。娥。則。神。色。不。變。意。甚。暇。衆。遂。散。娥。亦。不。復。賣。酒。矣。吳。三。桂。聞。之。欲。納。娥。忽。中。寒。疾。函。鵝。頭。往。視。之。時。已。深。夜。入。其。房。一。燈。碧。色。寒。風。颯。然。牀。頭。設。永。明。王。與。其。夫。張。之。靈。鵝。頭。呼。妹。不。應。就。視。之。奄。奄。然。僅。存。一。息。娥。頭。撫。之。泣。娥。忽。躍。然。推。兄。曰。汝。亦。健。兒。何。作。女。子。態。耶。遂。啓。其。襟。臆。然。出。一。匕。首。寒。光。射。人。不。可。逼。觀。娥。左。手。把。兄。袖。右。手。執。匕。首。東。向。指。曰。吳。三。桂。逆。賊。殺。吾。王。致。吾。夫。死。絕。城。誓。不。與。之。共。天。地。故。寬。此。報。仇。物。以。待。之。計。吾。之。貌。與。藝。足。以。動。之。故。忍。耻。自。眩。冀。老。賊。聞。而。納。我。吾。計。成。矣。不。幸。疾。死。此。天。不。欲。我。為。國。家。報。仇。也。言。已。一。慟。而。絕。猶。握。匕。首。東。指。云。

頓子真小傳

延陵吳從先著

頓子真名淑。行五。秦淮女子。時秦淮頓氏。典教坊。故多女子充樂部。脂粉剝水。可膩桃葉之波。錦隊花間。五色重影焉。觀樂者多物色小五。名遂獨豔。然素心自照。不願以色事人。惟寤寐才士。曰長沙妓遇少游。不難以身殉也。相士二年。而得鄒生。謂鄒生為定情矣。謀贖蛾眉。自以金藉。鄒固浪於錦瑟琴隊中。貽知己。羞致教坊。辱子真者不置。反而求之。不得於心。乃以死償。遂投之池。聞以自溺。聞者憐而吊之。為情死之慘。曲中至奇。嗚呼。噫。此快事也。屈原死。忠。曹娥死。孝。子真死。癡。夫人得其情。則生不得其情。則死。至於情死。情而性。癡而真。死忠。死孝。同念也。青樓女郎。紛於情。而子真惟一。非不以情死。而子真必思而終。千古一情。安得不以二情者所敵。故一死。不獨愧紛於情者。而二情者不知何。以生子真之情。自得也。故足快也。嗚呼。水國有春龍女。為儷。菱花開鏡。荷帶牽衣。不為青泥之蓮。花則為飄風之萍。梗濯錦鴛鴦。又不堪相對以往也。因以悲。

卷三 頓子真小傳

十五

香鮑叢書

喜兩念紀之短言。若其微曲。有詞人諸傳在。予不贊。

黃竹子傳

吳蘭修

黃竹子名筠。香代北人。六七歲。苦饑。母鬻以食。歸大同張氏。張故業梨園。飲以蒸。寢以檀。語笑於翠鬢。居紅牙綠綺間者數年。雙鬢掠削。妙人也。當是時。雲中女伶極盛。繡閣珠簾。萬花齊艷。竹子乃淡妝雅服。玉骨珊珊。花燈晨夕。一上氈氍。令人心爽。時目為竹夫人云。未幾梨園構禍。各星散。竹子遂匿民間。有瑯琊生者。客大同。訪得之。各相慕也。約入城。居其姊袁氏家。生過之。曲榭迴廊。迷不得路。竹窗晝靜。鸚鵡呼茶。香奩之福地也。竹子性好潔。香爐茗椀。淨若道人。見生來。喜甚。竟日清談。間以雅謔。抵暮。留生曰。胡麻飯熟。願阮郎無促歸也。生諾。由是屢匿不出。竹子固不樂風塵者。輒竹俗。見生獨傾心焉。以故。質妒。至有欲為沙吒利者。生力護之。竟免。乃益德生。或懲於張氏。索之急。張故忍人。答鳳輶。鸞輶加毒手。其女小鴻。嘗死之。臨行。執生手曰。此歸又罹虎口。若得了儂業債。則寒食梨花。求麥飯一盂。紙錢一束。上真龔墓一甲。薄命人死無恨耳。各泣下。既深。自閉匿。日稱病。張若虐之。飲泣而已。稍語其假母曰。兒郎外誓不見一客。

卷二 黃竹子傳

十七

香艷叢書

肉可糜。心不可奪也。張聞。虐益甚。適生試京兆。道經訪之。秋容憔悴。殆不可支。歎曰。坐視骨肉狼藉。刀鋸之下。有心者當為分痛。况僕哉。以金啖張。竟挾入都。竹子素工琵琶。唱可憐儂曲。哀感頑艷。至是乃更為吳聲。生每擲笛倚歌。以遲聲媚之。時酒闌起舞。未終。即投懷笑語。然竹子歎而能節。語生曰。試期且迫。日以聲色累卿。愈增孽障。左右視席清談何如。生益敬之。無何。張使索至。捧泣欲絕。生日。無慮。終相救耳。遣僕護歸。抵家。泣且盡矣。生試罷。謀脫之。張索金五百。生許之。而措於其戚。次日。張作書絕生。生大驚。使僕視之。竹子方擁篲。呼使入。謂曰。郎君好自愛也。攜一囊。促使者歸。生啓之。斷髮尺許。是夜遂經。時年十九。嗟夫。竹子薄命人也。生語予曰。竹子有菊癖。所居種滿隙地。常曰。愛其清瘦如儂耳。又喜聽蟋蟀。謂渠能道儂心事也。吁。亦可憐已。

太恨生傳

徐瑤大壁著

太恨生東海佳公子也。與余形影周旋。神魂冥合。因熟悉情事。生父司李公望。重一世。生承家學。折節讀書。當代名流。咸傾其才調。丰神俊邁。性孤潔。寡欲。未嘗漁非禮色。娶元女夫人。婉美貞淑。生相敬如賓。夫人嘗謂生曰。吾夙耽清靜。苦厭凡緣。膝下芝蘭。幸早林立。生平志願已足。當覓一窈窕。儂君小星。吾即綉佛長齋。不復煩君鬢眉矣。生曰。自卿為余家婦。閉門雍睦。方期百年偕老。忍令卿誦白頭吟耶。雖然。卿業有命。余甯矯情。第選妾須德才色皆備。乃善。正恐書生命薄。難獲奇緣。有辜卿意耳。先是太原某。世為洞庭山人。以貧故。貧其妻為生子保嫗。未幾某死。遺一女無依。寄養豪右某家。某家婦悍。名曰養女。實婢書之女。受困百端。無生理。嫗悲甚。往爭曰。向固以吾女為若女。而女因辱至此。于義已絕。吾挈女去矣。某家咸憎女。聽嫗挈歸生家。年十六矣。女雖支離憔悴。而委婉之態。楚楚動人。夫人一見絕憐之。親為薰沐。教以女紅。無不精緻。時戊辰

卷二 太恨生傳

六

香齋叢書

冬生自茂苑歸。問所從來。夫人語之故。因謂生曰。曩欲為君置妾。而難其選。今此女明慧端懿。乃天賜也。亦有意乎。生昵而笑曰。惟卿所命。生母亦見女賢。密諭嫗欲為生成之。會生仍往茂苑。尋丁外艱。事遂寢。居半載。夫人乘間謂女曰。吾視汝德性貞醇。體度莊雅。雖名閨淑媛。無以過之。豈宜為庸人婦。吾即君才品風流。直堪增汝。當以赤繩繫汝兩人。幸事獲濟。即妹視汝。汝盍早自決計。女沉吟未答。既而泣拜曰。妾憚憚母子。困苦伶仃。來托宇下。夫人遇妾。誼踰所生。常恨碎骨粉身。不足為報。生死禍福。敢不惟命。今所以不輕一諾者。誠慮人心叵測。事變難知。口口祿淺。好事多磨。折耳。幸辱夫人與郎君約。郎君家世清白。先業未竟。當勉圖光大。努力青雲。慎毋以兒女情長。令英雄氣短。且太夫人春秋高。承歡養志。端在郎君。詎可牽惹閒情。致乖色養。一也。郎君與夫人。雞鳴戒日。鴻案相莊。萬一割愛分寵。遺刺綠衣。妾罪大矣。二也。郎君外服未闌。大節攸關。妾當珍此女兒身。俟除服後。上啓高堂。明成嘉禮。儻稍違情。冒嫌涉疑。妾不足惜。人其謂郎君何。三也。誠如妾言。妾無悔矣。夫人笑曰。固知汝有心

人也。好自愛。因具以告生。生驚喜曰。安得此大學問語。謹受教。自是生必欲得女。女一意以身委生。而夫人亦惟恐不得當也。大率女之為人。性殊靈慧。而嚴于舉止。情極肫惻。而簡于言笑。居常女件相徵逐。女獨靚粧凝神。蕭然自遠。終日坐閣中。專理刺繡。影匿形藏。非嫗呼不入中堂。間遇生輒遙引。以故終歲同處室中。絕未通一言。生情不自禁。欲得女一語。語。情夫人為介。女難之。夫人固請曰。郎君無他意。第欲共汝作良友。相酬對耳。至則儼容端坐。雙目睜視而已。然生亦以遠嫌。不敢數請相見。即女見生。即邀夫人與俱。乍語乍默。若近若遠。間或並坐月中。偕行花下。各陳懺勉之辭。半吐愁思之句。雖情好愈擊。而燕昵俱忘。歷三年。不及于亂。夫人亦從旁戲曰。汝兩人內密外疎。何乃無風月情。生臥室與女妝閣雖隔絕。而實密邇。生中夜則吟。與女刀尺聲。時相答也。女嘗謂生曰。郎君驚才逸韻。妾如獲侍巾幘。永伴文人。素願已愜。第自恨未嫺翰墨。他日香奩中。弗克供奉。視役奈何。生笑曰。以汝夙慧。奚患不識字耶。結縭之後。汝備弟子禮。奉余為師。燈前月下。授汝以論語孝經。及古詩詞。何如。女點首曰。尚

卷二 太恨生傳

七

香齋叢書

須教我法華多心諸經也。隨口授關雎數章。并解說意義。女微笑覆之。不遺一字。生出外。女隨夫人過書齋。視几硯上塵拂拭之。圖籍縱橫者。整齊之。庭花悴則汲水灌之。性愛焚香。竟體芳郁。絕人雅好淡素。粧荆釵裙布。必整必潔。泊如也。生每遣以香鈿諸物。必堅却之。或以夫人命。始受。生常倩製一錦囊。不可開之。則云俟兩年後。為郎製之。其謹慎識大體如此。始女寄養某家時。嫉女殊甚。至是聞女美且賢。乃大悔。遂改養女為養媳。誘嫗兄及侄。坐姪主婚。而以媒事屬嫗。嫗更為流言。以捏生曰。女固某家婦也。而生實圖之。生有忤奴利其金。因挾為奇貨。于嫗前作楚歌。而陰告某家。且授之計。生素以名義自持。又見肘腋間多媒孽者。猶豫未決。會以事遠出。某家聞之。疾令嫗持五十金為聘。給嫗兄。規嫗使受。約某日來取。生歸。益錯愕。不知所為。夜同夫人謂女曰。吾向以汝為囊中物。今變起不測。勢難復挽。奈何。女曰。妾計決矣。倘事勢窮促。以死繼之。否則視髮空門耳。此外非妾所知。生曰。汝奈何輕言死哉。余與汝纏綿情。三載于茲。居恒晤對。儼若賓師。情固難拋。義則可判。今奸人逐影尋聲。將甘心于

汝萬一以余故輕生。外間耳食。其以汝爲何如人。殺身不足以雪恨。祇增余悲耳。且汝縱非自惜。獨不念汝母乎。惟向空門乞命。于計較可。辦香供佛。余當一以資汝。然汝淒涼禿榻。斷送青春。余又不忍令汝出此也。女歎歎久之。曰。嗟乎。郎君今生已矣。面壁長號。生頻呼之。不復應。時壬申正月十二夜也。先時女密藏醜與剪于。爲女伴所覺。搜去之。至是乃手製女僧冠服。促媪于試燈夕。偕入尼菴。臨行。夫人持女痛哭。不忍捨。左右皆掩泣。莫能仰視。生但目送而已。虞辭楚帳。嬌離漢廷。不足喻其悲也。菴內老尼詰其事。不肯爲女剃度。哀懇再三。終不許。而某家偵知之。懼有變。急倩媪如。媪趨菴中。防護甚嚴。女自度不免。中夜起。呼媪哭曰。母乎。兒至此。命矣夫。爲傳語。語未畢。氣結不能出聲。媪急抱持之。曰。兒欲何言。女欲言。復大哭。聲絕。如是者三。良久始曰。兒與郎君。跡若路人。分踰知己。生平志念。皎如日星。本期辦一死以報郎君。今流離輾轉。計無復之。求死不得。求爲尼又不得。命之窮也。一至于斯。天實爲之。其又何尤。兒爲郎君。澀眼全枯。驚魂久散。願念死田無名。徒令枉死城中。增一孽案耳。今與郎君義

卷二 太恨生傳

八

香齋叢書

斷恩絕矣。天荒地老。永無見期。好謝夫人。善慰郎君。勿復以兒爲念。卽視兒作已死觀可耳。言訖。母子相抱大慟。仆佛前。而某家人舟適至。蜂擁入菴。挾女而去。生自與女訣別後。心搖意亂。忽忽如有失。及媪歸。述女言。益狂惑失志。觸目傷神。夫人憂之。且慰且讓。曰。吾本欲爲君締此良因。不圖變出非常。累君至是。雖然。君自與女無緣耳。君向不早爲之所。因循蹉跎。坐失事機。這好人計賺時。以君之力。猶足與爭。挺身而前。未必無濟。乃袖手任其鼓弄。今大事已去。悔恨何及。且天下豈少良女子。而獨沾沾于是耶。生仰天太息曰。夫人休矣。余非登徒子。誓不效雜情奴態。暮翠朝紅。白見女後。畢世悵恍。無端傾倒。試問遇合之奇。有如此女者乎。我見猶憐。有如此女者乎。兩心相得。有如此女者乎。乃婉孌一室之中。荏苒三年之久。余亦非魯男子也。所以禁欲窒私。坐懷不亂者。亦冀正始嬰終。各明本懷耳。事幸垂成。一朝雲散。若以丹誠所感。雖滅頂捐軀。亦復奚恤。願乃咽淚吞聲。甘爲奸人所賣。誠欲以禮相終始也。鼠牙雀角。適足增羞。抑豈令賣菜傭持我短長乎。今而後。余終當以情死耳。血股腸裂。骨化形消。此

恨綿綿。甯有終極。卿勿復生別念。縱使賢如絡秀。麗若綠珠。不能易此恨矣。自是益不自聊。或竟日枯坐。或徹夜悲歌。積久遂成心疾。余見且傷之。爲作咄咄吟一卷。情懺詞一卷。以廣其意。且生與女相愛憐若此。而卒不相遇。眞堪遺恨千古。烏容秘而不傳。而不知者。反以女爲生口實。因詳述之。以告天上人間千秋萬世之癡情有如生者。

幻史氏曰。余觀生與女發乎情。止乎禮義。豈尋常兒女子所得儼乎。當其適然相遭。理既允當。于勢又便。况有闈內以作之合。如此而不遇。豈人生快意之事。造物者故厄之。使弗克有終耶。不然。生與女命實不猶耶。然跡其後。先言行。女非有意負生者。形禁勢格。變至無如何耳。而生也。甯守經。毋違權。事固勿易爲流俗道。悲夫。語云。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余又感乎以禮相閑者之情。尤不能已也。

卷二 太恨生傳

九

香齋叢書

十八娘傳

趙古農

十八娘者。粵之美娘子也。離姓。父名枝。或云山黃帝時離朱之後。族類繁衍。子孫多散處閩蜀南粵間。粵位南離。離為火。得天地精華之氣為多。故娘子之生。佳麗莫匹。獨行列最少。因呼之為十八娘云。相傳其母常夢流星入懷。有感而孕。及震。芳香滿室。秀色爛斑。比長。顏如渥丹。中含雪膚。性復甘潤。腰細而長。好著紅羅衣。夏時。與其兄曰側生。好居深灣。嬉游於綠陰樹下。貌甚肖。豔妝照水。人望見之。涎為之垂。曰。何美而豔也。有宋端明學士蘇公子瞻。謫宦游粵。見丰姿林立。星布疊疊。驚歎。願作嶺南人為臭味交。人謂之曰。學士特未親十八娘耳。學士因贈以詩云。海山仙人絳羅襪。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蓋娘子實錄也。而蔡氏君謨。又為離氏作譜牒。叙支派甚詳。如陳紫宋。香方紅江綠丁香子。皆其族。許字於人者也。先是南越武王佗。備物以獻高帝。鮫人而外。離氏女與焉。北方有離氏自此始。至武帝破南越。携離氏女歸上林院。作扶荔宮貯之。顧北土地寒。非土著。鮮不變者。遷地弗良。不特橘

卷一 十八娘傳

十

香 九

踰淮北為枳也。迨永元中。帝開南海。有離氏美人。容色殊絕。詔下選焉。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傳送入宮。人苦勞役。臨武長唐羌上書。力陳有玩人喪德。好色不如好德之論。上可其奏。詔遂變。厥後數傳至娘子。唐開元間。楊氏玉環。稔知離氏支派。尚繁於粵。又以曲江張公。在禁中西掖。皆盛稱之。作賦揚揚其實。玉環思得一見為快。爰遣使飛騎迎。入見則為笑。杜牧所以有一騎紅塵之詠也。時適長生殿新曲譜成。會娘子進。遂以名其曲。因召見娘子於沈香亭。勅宮人扶持之。為其好衣紫也。賜緋衣一襲。由是寵愛日深。波及子若弟。有賜狀元者。洊升至一品者。更或入為尚書。出為將軍者。皆以娘子之貴貴之。而娘子仍不欲以紅粉取憐於人。惟日侍官奴。名旁挺者。出入宮闈。自署為絳衣仙子。一日忽尸解去。若蟬蛻然。宮人竟不知其所之云。

贊曰。十八娘。豈真離朱子苗裔耶。不然。何生長於南者。猶以火德著也。彼離者。麗也。豔麗之至。而爭妍於顏色間。且再索而得女。離之謂乎。宜其取悅於人也。夫為尤物。足以移人信哉。

香天談藪

震澤吳雷發夜鐘著

洛陽人梨花開時。携酒其下。曰為梨花洗粧。惜洗粧詩。未有出群之才。足以稱此。余嘗于花落時。聚而瘞之。襲以破硯。作葬花詩。曰蝶拍驚簧當輓歌。蠶房釀酒酌高坡。蓬窠埋後無人賞。負却春光奈爾何。幽香絕艷本難知。無限荒榛又蔽之。開亦枉然何況落。誰吟楚些吊湘纍。連袂成行覓斧斤。描空射影聚飛蟲。勞君百計賤佳麗。難損青山與白雲。黃山谷曰。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其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也。一幹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也。愚觀前人。皆謂蘭優蕙。然蘇郡蜀蘭甚賤。而蕙價有加。若所謂建蘭者。乃漳之蕙也。其值較蘭何啻數十倍。然則向所云果不足憑耶。抑古今或有不同耶。寔則漳之蕙。其香無以加也。余少喜植花。蘭最易培。而勞莫甚于菊。然猶易得其性。惟蕙為至難。人于蘭蕙。總稱曰蘭。其香微有不同。而寔則二而一也。山谷比蘭于君子。而以

卷二 香天談藪

七

香飽 叢書

集

蕙為士大夫。余謂二花先不當分。且士大夫不可為君子乎。大抵蘭蕙皆可。比于君子。或在茅舍。或在玉堂。出處雖殊。而其品之高不改也。

香不在烟也。然烟自不可無。若惜烟而欲去之。香亦何從生乎。世有植蘭蕙者。剪除其葉。而獨留花。豈得謂之愛花者。大抵諸花皆以葉為助。惟梅開時無葉。正是無可如何耳。

暑易傷人。李笠翁謂中元既過。當舉家相慶復生。余謂寒之中人。亦可畏也。過花朝亦當如是。

王荆公讀孟嘗君傳一篇。余嘗論之曰。責人易。責己難。荆公以南面制秦。責孟嘗君。不知爾時諸侯。不能同心。其勢愈弱。將何以制強秦。若鷄鳴狗盜。能救人主于危。方見平時待客之厚。一朝食報也。鷄鳴狗盜。乃能報主。而人君委任之專。幾于壞有宋天下。且以全宋不能制一元昊。尚欲責人無已乎。或曰。以一笑欲殺趙之美人。此豈亦非庸庸者矣。愚謂觀人者。必于其樹立如何。假使楚者果感平原君之意。而有以報之。猶有說也。乃不聞其于邯鄲之

團合縱之議。或致其身。或建一策。是其人不過知平原之惟恐失一士。而有挾以來言耳。縱肆狡獪。以成其殘忍之心。其罪不可勝誅。而毫無功之可贖。乃猶贊美之乎。美人之笑。斷無死罪。而平原君輕以所愛之頭。謝一庸惡之人。亦惟恐士心之不得而已。楚者之妄。生于相齊。平原之殘。成于相長。此皆可為之痛恨者。而何足取之有。

豐間之境。紛紜變化。不能豫料。不堪追憶。至夢尤甚。豈天之顛倒生人。抑人之自為顛倒乎。然余謂夢乃不可無者。所思之人。千里可以咫尺。客遊于外。有術可以過歸。皆夢之功也。唐李昌符有中宵多夢。豐多眠之句。余有句云。避愁尋夢。夢偏稀。又云。昨宵夢斷今堪續。又云。夢為蝴蝶也。尋花此雖畫閒所得。然安知非夢也。

夢每昏于醒時。此其常也。甚而豐間必不為之事。夢中為之矣。然夢有清于醒時者。晝或多欺。夢中則自覺其心而不欺也。人之一生。睡醒各半。是半生在夢中過也。若余之多病者。又豈止半生乎。半生之事。必有神司之。夢中亦有豐齋

卷二 香天談藪

八

香飽 叢書

集

悲歎一切所值之地。所接之人。各有不同。不可謂非半生之命也。若徒曰想曰因。竟有毫無所想。絕無所因者。夢之所包。亦大矣哉。

夢飲花下。有舞者索詩。口吟應之。舉座叫絕。一碧衫少年。令舞者捧巨觥以進。曰此乃紅玉杯也。聊潤詩腸。飲畢復斟。辭以不能。旁有美人衣繡綠者。曰吾當代飲。爾即歌此詞。以侑觴。舞者揚袂而歌。少年執板。美人緩飲。舉座歎然。少年攀一花大如斗。簪余帽上。兩美人大笑。余遂醒。憶此詩猶未嘗忘也。追想夢境。花傍一亭。額曰思舊居。或曰此即吾子所書。亦紀其歲月乎。余愉快不能答。

遂懿德蕭皇后。抱千古之沉寃。令覽古者。人人悲憤。終不能解其故。雖乙辛孝傑。後皆誅戮。然何補于香消玉碎乎。世有以輪迴劫運解之者。吾仍欲搔首問天也。得後人憑吊。庶幾稍白萬一。姑以慰其幽魂。特恐彈入瑤琴。適令嚔淚者。欲添江漲耳。余嘗有題回心院詞。後曰。象牀翠被。蕤熏爐。頻剔銀缸。影尚孤。不用黃金遙買賦。清絃彈出。付宮奴。又題十香詞。後曰。群小焚芝更刈蘭。倩誰芳艷吐毫端。喪心偏屬文人事。千載還應按劍看。

同一魚也。入釜鬻者無數。而金魚則畜之。同一鳥也。調酸醃者無數。而鶴則置之園中。畫眉之屬。則藏之籠內。而日飼之。然則文采聲音。其可忽乎。

靖節之宰彭澤。左司之守蘇州。未聞明記其善政。而共信其惠澤。及民者。信之於其詩也。大抵鍾情山水。寄懷翰墨。其人處則必非俗人。出則必非俗吏。

亂仙詩曰。夢岸蕩蘭棹。花深人未遇。鴛鴦正熟眠。回舟更尋路。此情仙也。常熟馮定遠。遊燈花句云。閨中有喜深深拜。旅邸無眠淺淺挑。顧粟園述崑山吳修齡。泥美人句云。公如反國甘爲塊。郎若封關定作泥。顧柳村述。二顧皆崑山人能詩。

余嘗有閨情小詩云。雨滴梧桐小院涼。移爐留住一簾香。夜深還候月光到。添得羅衣立畫廊。志葵弟在楚嘗書此詩於一童執扇上。後此童來志葵處。屢索作者詩。復書閨情於小牋云。懶看燈花吐復驚。鸚哥不語繡簾前。夜深枕上頻驚起。小婢無端夢語顛。童子持去。報以繡囊曰。金閨以贈作者。志葵叩以姓氏。再三不答。曰。屬不許言也。

卷二 香天談藪

九

香 鮑 叢 書

香雀體。至王次回疑雨集而極。實度越溫季。耳食者每諱言之。且故譏其纖巧。有傷大雅。直登徒子耳。余酷愛其不由熟徑。仍入人心坎中。悉評跋之。丹鉛不啻再四。嗜痂之癖。恐莫余同矣。

橋李夏守枚。燻著海外遊草有綠茉莉說云。嶺南多茉莉。色白。獨瓊地色綠。綽約鮮妍。土人呼爲多情花。有中州人携牡丹求售至瓊者。花葉即凋落。故土人歌有不求富貴愛多情之句。又云綠珠博白人。花所以變色爲綠。瓊種亦自博移來者。語非無徵。附記於此以俟解人。

注研村。沃有桃葉渡書所見云。楊花萬點因風起。畫船搖蕩春風裡。波回吹動綺羅香。有女如花隔牕紙。自研螺黛硯痕新。含顰拈毫笑忽擊。潤玉豈傳王逸少。簪花擬學衛夫人。却笑舟人歸去速。回頭簾幙藏深綠。錦纜日繫柳陰中。沉吟自製秦淮曲。王漁洋評。余小時有句云。不知何事牽儂意。欲疊紅箋賦洛神。聊可印證。

康熙庚寅秋。客遊西湖。月夜。至斷橋。不禁慟哭而返。余生平畏言斷橋。謂境遇

情緒無非此耳。因賦一絕。六橋楊柳飄零候。更有消魂是斷橋。行到此橋原不

斷。斷腸人看淚如潮。抱病昭慶寺。有友人攜青樓以詩招飲。次韻謝之曰。遊半

西湖興未饒。一燈秋雨臥僧寮。雲遮寶塔貪看影。夢繞錢塘怯聽潮。半臂借君

涼亦暖。六橋招我近偏遙。秦箏趙瑟心難動。况復河陽恨未消。

同邑姚魯望。長貧工詩。以客授老。而弱女棲霞。幼嫻吟咏。十七而夭。著有剪

愁吟。臨終數日前。寒夜不寐。口占云。半庭殘雪暗寒生。榻近梅花病亦清。冷夢

未成燈自滅。疎鐘畫角一聲聲。夜永紗牕月下遲。無眠起坐強支持。意中多少

難言事。盡在低聲喚母時。讀之殊堪腸斷。

在園雜志云。余守括州時。十二月下旬。雜花作蕊。梅花盛開。立春詩有挿瓶花

影一蜂過之句。同人以爲太早。豈知四方風氣不同。無足爲異。至温州十月小

春。桃花杜鵑山凹如火。則早而又早矣。

文心雕龍。竹有生日。卽五月十三日。四民月令。是日謂之竹醉。栽竹多盛。山谷

詩。夏栽醉竹餘千个。注是日竹醉宜栽竹。(古今類傳)又月令。潮日種竹易

卷二 香天談藪

十

香 鮑 叢 書

活潮日八月十八日也。(同上)案兩日自應栽竹。而雨過卽移。記向南枝二

語。尤貴知之。

竹種甚多。有見于書者。有未得者。後各以其意名之。或略沿古。或從時。或隨地。

不可勝計矣。愚謂可玩而兼可用。可食。植物之美。無踰于竹。欲尋其倫。其進與

菊乎。

珍珠船云。世稱三友。竹有節而濤華。梅有花而濤葉。松有葉而濤香。惟蘭獨併

有之。

短歌用當長嘆。炎漢窮無出使臣。却教紅粉去。塵毳不盡當年恨。萬里長城倚婦人。余爲和曰。運籌決勝足才臣。誰遣蛾眉靖塞塵。咫尺昭陽猶未識。那能遙選翠羅人。

才女不年。古今最痛。余所見湘碧遺草。乃長洲袁雁亭刻其亡婦所著。婦郭氏。名文蛾。字瓊媚。其遺草淡中帶艷。粉翠欲飛。康熙庚辰。鶴栖老人爲作傳及序。而老易軒主人亦序其事。附以雁亭悼亡并諸家誄挽之作。余觀紅顏薄命。或遇人不淑。及得所耦而復。其壽其可悲悼。與才士之不遇。將母同。每欲搜其類而彙之。以傳於後。聊補域中缺陷。而撫躬嗟嘆。殘紅碎錦。叢榛掩之。青衫如故。惟有淚酒蓉裳耳。

丁巳春杪遊靈芝巷。巷後土邱。呼曰小娘墳。俗傳沈萬三葬其女。穿塚甚多。欲後世莫辨真葬處。此乃其一塚耳。古樹斜陽。令人不勝憑吊之感。因賦二絕。點點樓樹影。寒鍾聲。聊醒斷魂酸。玉魚珠鳳。藏何巧。疑塚紫雲似阿嬌。金谷無人吊。季倫蘭堂繡戶久。飄塵荒墳有女招。提眸誰解尋芳獨愴神。

卷一 香天談叢

十一

香艷叢書

明崇正中揚州名妓沈隱字素瓊。借母遊西湖。卜居於樓外樓。樓本宋人所建。歌舞舊地也。嘗語人曰。但得一真才士。不復爲樓中人矣。一日尋蘇慕。見西冷橋上一才子。獨坐縱飲。狂歌自得。訊之。爲新安夏子龍也。負才使氣。傲岸不羈。瓊竟歸之。夏故揮霍家。赤貧。瓊甘焉。未幾夏以痛飲傷肺卒。瓊視歎盡哀。遂盛妝飾。自序平生詩稿。題曰幽憤言。復成絕命詞三首。以紅絲白經於柩旁。余友鈕洽亭賦念奴嬌詞吊之曰。凭高長嘯。喚起耐雪梅魂。醉他紅友。檻外奇峰。留古色。一任癡雲浪走。青眼杯邊。白頭字裡。月濯章台柳。秋風太慘。花銷並蒂香。藕不堪破鏡尋鸞。縞衣拭淚。仍是描蛾手。三尺紅絲。知我意。縮住黃墟佳耦。野塚雙鴛。遙天孤鶴。瓊瓊西湖口。問今歌舞還學得。素瓊否。余讀之有感。爰題二絕於其端曰。烟月蕭蕭眉柳枝。錢塘還記舊遊時。怨紅愁綠情誰寄。却見西湖輓玉詞。懷古無端有淚飄。青蛾化土不堪招。南屏鐘響風篴和。欲醒芳魂在六橋。

南雅一書。茗溪薰江屏。未所輯詩僧詩也。後附江屏之兄裘夏補及江屏詩。

其序而跋之者。江屏父漏霜禪人。南潛也。漏霜未出家時。著豐草菴詩集。而寶雲詩集。則皆爲僧以後時。其中叩寂冥而求音。乃世俗所未能搜索者。

明萬曆中有官於浙者。忘其名。貪虐自縱。托其子捆載而歸。選勇士數人。督役夫而行。至莒中。見一翁策蹇至。相與談甚洽。抵暮。過長林。翁忽曰。公子裝歸之物。皆非理所得。曷不假我以爲娛老之具。公子怒。諸勇士厲聲呼之。翁加鞭而前。行約半里許。飛一彈。中一勇士之指。諸勇士皆持兵欲與角。又數彈。獨中其指。復躍至謂役夫曰。隨我行則生。若諸勇士悉投兵而拜。公子乃揮役夫去。悵然自失。反走訴於其父。乃令人廣捕。踰月。公子訪求技勇。偕遊西湖。見此翁行堤上。兩少年從之。公子命從者突出擒之。翁大笑。一少年略舉手。而仆者三人。餘人遂不敢動。翁謂公子曰。姑至我舟中。小酌可乎。則實舫泊於九溪。揖公子及群從登焉。酒肴之陳。非人世所易有。所言者。皆述生平賑貧卹困。勸抑強暴之事。公子欲飲。口輒獻巨觥。酒酣。翁掀髯曰。爲我達尊公。無相覓也。呼童設筆硯。疾掃數行。携公子手登岸。共覽十八澗之勝。坐石上聽瀑聲。笑謂公子

卷二 香天談叢

十二

香艷叢書

宜勉爲賢人。幹父之熱。我欲將此水滸爾塵襟也。出一緘與別。謂一二日間。消息可到。勿以微物瑣瑣長者爲。公子歸語其父。聞絨視之。則歷數其罪狀也。翼日。父子晨起。各云所臥之枕。截而爲兩。旁有白絹大書曰。官改前非。子改父惡。以枕代爾。尙其戒之。自此召還捕者。竦然自戢。父子俱得名。

葉虞部仲韶有自撰年譜。吾黨葉庭方携來見。示此書始於明神宗之己丑。終於懷宗之癸未。乃未刻之書也。可以見虞部生平大略。爲儒者。爲俠士。爲詞客。爲情種。歷歷在目。栩栩欲生。而總之當以二字概之曰。愁人而已。

其叙四十八歲之春云。茗華盡白。靈眸恒摧。春花秋月。晝卷香燈。雖非倚枕之端。祇是悽慘之緒。如韋蘇州云。暄涼同寡趣。朗晦俱無理。矣。有二婢。一素葦時年十九。一紅于。時年十八。雖周旋屏幃之間。有分感傷。無心消遣。並令及時適人。復聽其父自嫁。余不惟不取其值。凡平日爐匣奩具。余貧士故非華美者。亦悉與之携去。各嫁士人爲妾云。

九月午夢堂集成。鶴吹二卷。愁言一卷。返生香一卷。窈聞二卷。伊人思一卷。秦

齋怨一卷。此雁哀一卷。形奮續些一卷。百晏一卷。共九種。其驚驚夢一卷。後易之以靈護集爲十種云。

竊聞載於買愁集。余童時即見之。惟瓊花鏡之板。已散。近始得見。古今靈異。殆少其倫。其略云。朱生名懸。字熙哲。淮陰人。善李少君之術。能招魂。如生人。繪以金粟影華法。當其磅礴丹青時。人皆得以目寓也。其法裝白帟於壁。以鏡對帟。凝神屏氣。先視鏡中。恍惚若親。即現帟上。又云。瓊章。從境中髣髴露形。即帟上儼然在焉。隨二青衣女侍。亦爲冷麗。但寫瓊章方已。即如游絲隨風飛散。不及運管矣。

瓊花鏡又云。瓊章。今在緱山仙府。前身爲月府侍書。名寒簧。最初則軒轅時。王屋山小有清虛洞天。侍女名成璈。淮陰人。朱生則藉靈於圖籙。據寔於表象。舉其在世內遷流者言之。或亦一道不妨互參爾。

鏡內朱書有云。葉瓊章前身曹大家。天帝嘉其才藻。重其貞淑。召爲廣寒執節侍史。偶以節墜。誤碎玉笙。遂於唐時謫凡間。竹雙氏曰。在人間爲曹大家。在天

卷二 香天談藪 十二 香地靈書

上僮爲執節侍史。何異蘇子卿爲典屬國也。此已爲理之不可解者。

續竊聞中有乞泐菴大師寫瓊章影神而師甚難之之語。余覽至此。深痛惜之。及觀瓊花鏡所載。則方士朱生招入鏡中而寫其貌。庶稍慰耳。然具壇建醮。焚章書符。至四五次。乃得之。其亦難矣。

瓊章姊妹芳藻。聚於一家。昭齊所著愁言及蕙綢所作驚驚夢。皆擅才韻。世只盛傳瓊章。宵驚鳳也。然小執之名。遜於執執小驚者。則以昭齊瓊章之歿。而後世尤惜之耳。不幸之幸。是亦可以慰千古之悲者矣。

百晏遺草。虞部仲子世傳字聲期者。年十八而沒。所存詩文甚少。僱聘崑山顧成建室女。聞訃守志。有奇節之褒。其附刻挽詞。兄世佺。弟世傳。世侗。世儋。姊蕙綢也。

靈護集虞部第三子世傳字成期者。以金陵鄉試不得志。鬱而成疾。未半載卒。年二十二。著述之存。較百草晏爲多。所列挽什。婦沈憲英。字蘭枝。姊小執。字蕙綢。妹小繁。字千瓊。時年十五。兄世佺。字雲期。弟世侗。字開期。世儋。字遐期。世緝。

字星期。時年十四。世傳字工期。時年十二。玉香珠唾。萃集一門。要皆足以墮千秋之淚者。
香天談藪跋
夜鐘先生著述甚富。身沒無後。日就散佚。茲編暨說詩音。皆其高足弟陸丈研。於易簣前授予者。吉光片羽。靡然僅存。良足寶貴。已。甲午夏日。同邑楊復吉識。

(完)

卷二 香天談藪 十四 香地靈書

十美詞紀叙

偶于拾字僧篋中檢得一帙雖紙頁破碎而字跡尚未模糊且其嫌媚中載小序一小傳十傳後各綴以詞題其首日酒城漁叟著復有鄒樞字貫衡及松陵鄒氏家藏印章則鄒生者固吾邑人也中有陳圓圓一傳則與圓圓同時大約生于勝國天啟年間序末自著云辛酉初夏書則此書成于康熙二十年也觀其興致清狂文詞雅麗其為風流才子無疑獨異既少負雋才一時名盛即事業未著而詩文可傳何近在同邑且未有知其姓字也時朝廷特開鴻博之科一時名士俱與其列以彼其才何獨見遺豈淡泊相遭放浪自得久矣置功名于度外乎且玩其詞意即多感慨之情並無窮愁之語狎妓徵歌尋花問柳則家之素封可知生平著作要非無力付梓者何溼沒不彰一至于此因思天下之大人何限顯揚什一淪落什九彰著什一溼沒什九有唐賜方干等數百人孤魂及第吾恐尚有抱孫山之泣者耳安得上天雨露大地作杯澆盡古今才子之墳則鄒生者亦得沾其餘瀝焉更有不可解者名士必悅傾城而佳

卷一 十美詞紀叙

二十六

香 鮑 雅 齋

人難逢才子而若人生平奇遇不一而足巧蝴蝶天然其妻也如意天然其妾也年相若才相等使屋貯二嬌遊多名妓嘲風弄月惜玉憐香豈非千古福人千古快事乃一則貪利而賣一則母怒而遣遂以千載奇逢化為千載恨事雖迂腐頭巾必不出此豈從來薄倖多出風流才子乎彼鄒生者幸而不解相思尚得於詩酒場歌舞隊縱橫徜徉終其餘生而所謂巧蝴蝶如意者流落天涯旋遭兵火竟不知所終矣可不惜哉因將原本手跡收藏別錄一通為副其末一頁為琵琶婦朱增傳詞曰瀟湘夜雨已汗漫破壞不可復讀姑闕之不以已意增補云已未仲冬同邑楊凌霄漫序

十美詞紀

吳江鄒 樞貫衡著

詠王獻之桃葉之歌吟蘇子瞻柳綿之句玉局詞人猶迷水盼金蓮學士尚習蘭情七賢亭琴酒宵陳百美圖嬋娟曉起霞粧星鬢攪菱鏡之春雲金鳳銀鷄試舞衣之秋髮翡翠樓前競解紅鸞之珮鴛鴦渚畔時抽絳樹之簪至若遇花奴於小曲春重憐憐逢蕊女於幽坊名高盼盼穠香箋而咏柳耐粉筆以題梅謝秋娘之雅調不肯送客淇間霍小玉之風情豈願數錢河上欲脫煙花之藉思依龍鳳之寶無何而梁園榛莽金谷灰塵烏衣燕子飛入遠近人家凝碧優伶散往尋常巷陌宜春院風流雲散猶存李白酒樓走馬台燼滅煙消誰識盧仝茶館文簫翠笛俱歸山水清音艷曲濃歌都付漁樵新話揀殘編而書農譜執秃管而寫牛經瞻星望氣誰為識寶之英賢擲果分緜翻憶憐才之窈窕展三冬而抒采續藻云乎哉列十美以填詞感慨係之矣辛酉初夏酒城漁叟自序

卷一 十美詞紀

二十七

香 鮑 雅 齋

巧蝴蝶

余在襁褓即外祖母撫育十二歲外祖母憐余深夜讀書無有伴者乃命媒婆莊媪以三十金買得徐氏一女年十二眉目秀麗如畫以七夕來呼為阿巧數日後巧垂泣告余母曰我非徐氏女乃某族之某房女也余母大駭即命莊媪召其母至曰我與汝家係至戚豈可為此事若論中表我與汝兄弟也令愛與我之子女輩亦兄弟遂備酒同拜皆以兄弟相叙巧敏慧詩詞寓目三遍即熟好畫蝴蝶若有滴水在案即隨水畫蝴蝶形開則研朱砂瀟青花粉買白箋捕畫蝴蝶到後園撲取活者置室中掩牕戶以扇逐之觀其飛舞之態於是畫愈工余母常以素絹製新樣裙命之畫服之風吹裙帶蝶若翻舞見者嘆絕呼為巧蝴蝶一日與侍女海棠同宿余作歌嘲之曰巧蝴蝶作畫風流業若到花叢伴海棠花神定有勾魂帖巧因自嘲曰巧蝴蝶欲畫心終怯高飛難近寶釵旁低飛且隱湘裙摺嗣後更不復畫會東城伍學憲有公子字存敬者中年少嗣欲娶偏室先於橫塘採雲庄上構造鸞鴦樓雕畫寶棟為瀟湘綠綺廳琪花玉

樹交映前後。以見金屋貯嬌之意。然後謁余父求巧。以二百金為聘。余母厚備粧奩如親生者。去後慰問不絕。曾以柿蒂綾一方。作小楷。備叙姊弟相依之義。風雨聯吟之情。後附意難忘詞三首。外有水晶圖書二枚。金陵色箋一匣。西洋白苾布一疋。水沉香三兩。遺余偏示兄弟。皆為慘然。余以南京花縵一端。犀簪一枝。取桃花淺色絹。作小楷述舊意。和其詞韵答之。甲申乙酉歲。余兄弟避亂於鄉。明年歸城而音問疎矣。

借梁園金谷培瓊肌。珠作唾。玉為啼。道費堂女婢。聰明侍鄭。槐扉根葉。窈窕名。蝶譜時。鳳毫輕點。巧奪滕王。孰與齊。粉字吟梅和雪寫。碧牋咏柳帶煙題。曾共湘簾吹絮。倚簫選夢。多少事。說着眉低。青嶂隔。紺園迷。紅花夜笑。往恨重題。鵲渚遺簪。淚辭春閣。鳳樓鏤珮。影伴香溪。鴻音憑紙待尋踪。南浦橫塘待渡。踏遍雲堤。春風喚娜。

如意

余年十五。外祖母以二十五金買一女。名如意。年十四。色態俱絕。外祖母於寢

卷一 十美詞紀

二十八

香艷叢書

室旁闢一小軒。俾余夜誦。女洗硯擁書。拂几掃榻。潔一塵不到。余甚喜之。如是者一年。余偶於書中得西廂。有紅珠評點。余箭中有花間集。亦以硃筆批閱。余疑此處更無人到。出自誰手。乃呼女問之。女笑不答。余曰。此必汝所為。吾觀汝非尋常女也。曾讀書否。女曰。我南城織戶陸氏女。七歲習於顧氏家。主憐我聰穎。命我入館伴讀。主母延女師訓諸姑。師姓沈。嘉興秀水人。工詩詞。盡心教我。以故詩詞頗曉。余曰。何又來此。女曰。主母以我長成。恐家主見留。乘家主赴杭。立命陳姬轉囑於此。但家主恩深。不得一辭為恨耳。乃嗚咽淚下。余因檢其篋中。得詞調生查子。詞云。粧罷倦臨帷。燕語鶯聲寂。誰與伴香奩。一卷花間集。瑣細製芙蓉。旖旎薰安息。枉自足風流。沒個人憐惜。余笑之。含羞索去。及余十六歲。秋夜將半。酒微酣。呼女曰。我欲為西江月詞。汝為我聯去。因指燈曰。金粟初垂一穗。女即曰。銅壺已報三更。余曰。梅花繡帳影搖燈。女曰。可是芳魂未定。聯未畢。外祖母以夜深催寢。女去。余亦睡。從此吟咏。或詩或詞。幾於盈篋。余長兄一日潛至余寢所。啓篋。一見袖去洩之於母。母大怒。呼余責曰。我望汝讀書。

汝但為詩詞。狎昵奴婢。乃立命莊姬遣女去。適有杭宦娶妾許之。女臨別更無一言。惟以繡花汗巾。挽結數十。擲我而去。余悽惋至今。不能去懷。紗縠夢未醒。簫聲斷。遙憶玉嬋娟。記美髮未齊。嫩鴨初握。步蓮堪印。小鳳新彎。銷魂處。流波傳細語。低翠掠煙鬟。薛氏校書。芙蓉養昏。崔家錄事。芝蘭封編。草蕙蘭佳句。相鳴和巧。樣卵色魚箋。誰是多才情種。我見猶憐。嘆輕鴻甫就。銀屏生暖。彩鸞旋去。繡榻重寒。多少愁霜悲火。頭上心前。內家嬌。

陳圓

陳圓者。女優也。少聰慧。色娟秀。好梳倭墮髻。纖柔婉轉。就之如啼。演西廂。扮貼旦。紅娘脚色。體態傾靡。說白便巧。曲盡蕭寺當年情緒。常在予家演劇。留連不去。後為田皇親以二千金。附其母。挈去京師。聞又屬之某王。寵冠後宮。人演南終焉。

濃點啼眉。低梳墜髻。聲驟不康。苦翠氈。花紅錦。趁拍舞霓裳。雙文遺譜。風流誰解。卿能巧遞溫涼。香屏挽生綃。淡束。幾疑不是富場。星回斗轉。芳

卷一 十美詞紀

二十九

香艷叢書

筵已散。倦餘嬌。凭牙牀。玉版填詞。瓊簫和曲。粉脂尙帶紗。錦車催去。燕台程遠。鼓瑟進。譟漁陽。風塵老。蠻烟遠隔。信音渺茫。永遇樂。

卞賽

卞賽。金陵樂部伎也。工詩。好畫蘭。寓虎邱山塘白公堤側。暮而邀之者。香車畫舫。不絕於道。常以金陵十竹齋小花箋。圖門白面圓筵畫蘭。邀余題詩。余信筆題就。頗愜其意。每以十竹齋硃砂印色。及水沉香等贈余。不好華飾。不輕與人狎。似良家婦。後為杭宦取去。生一子。聞已為顯宦矣。

清剪冰華。香團雪彩。淡絕秋娘風度。青粉牆頭。門對白堤雲樹。開曉暮茉莉。來時。臨涼檻。木瓜馨處。展鵝箋。輕掃蠶蘭。白瓷斟茗。篆烟午。堪憐江夢未香。曾草湘筵麗句。欣附芳譜。擬結同心。又值賦驪情苦。空撒下。萬卷霞綃。覓西樓。一塘春雨。問何年。重見風流。小牕深夜語。綺羅香。

沙才

沙才者。金陵歌院伎。家桃葉渡。風致淡雅。工詩。余赴南園。曾至其室。見其小軒

中位置花石。儿上有自評唐詩。及花間集。丹黃雜采。不忍釋手。後徙至蘇寓虎邱山塘。常以闔門雲母箋裁斗方。吟小令。作蠅頭楷。贈余索和。余取宜德。帝以碎硃研粉。研光賦詩。一半兒十首答之。喜甚。藏之金陵紫檀箱中。每見。川以示余。吟咏不置。余家每有小飲。必招之。彼必辭他客而來。後金陵院樂中有侵其舊居者。姥載女歸。故曲遂不復至蘇矣。

相台錄事。韋曲司書。仙藻憑纖手。冷金箋。剖。疑毫嫩。常伴翰林千首。碧衫唾。皺。早看盡闔門楊柳。賦小詞。題偏鮫綃。滿路颺香蕙。何意憐才。贈玖。寫回文。短幅春情先返。微波暗溜。相憐處。爲我客前辭酒。傍奄未久。又鼓棹石城渡口。想到時。懶唱桃根。人似黃花瘦。解語花。

梁昭。吳門妓也。姿色絕麗。酒微酣。兩頰紅暈。望之如桃花士女。時吳門有徐六度曲。愈愛之。撥阮。汪君品玉簫。管伍吹管子。爲歌壇絕頂。昭師事徐六。學度曲。不逾年。精妙反過於徐。諸樂中。惟管子合曲最和協。而管伍之管。其細如縷。昭

卷一 十美詞也

三十一 香艷 叢書

動口簫管稍低於肉。聽之若只知有肉。而不知有簫管也者。而簫管精蘊。暗行於肉之中。偷聲換字。令聽者魂消意盡。虎邱中秋夜。勝會畢集。若昭等不來。皆以此夕爲虛度。後適一錢姓者。錢以事繫獄將死。昭殉身以報。投縲於尼巷。時人皆稱其烈焉。

荳蔻衣香。芙蓉笑譜。小立春風門巷。蜻蜓碧淺。魚子紅深。可體穀紋三兩戶。外亂擁雕輪。陪宴蘭皋。繫舟湖上。把瓊簫漫品。錦箏微撥。遏雲聲響。還自結願曲。周郎哀絲。豪竹心力。盡消歌唱。誰知燕燕。不信鶯鶯。烈骨竟藏鴛帳。思守藁砧。又因金谷摧殘。墜樓悲壯。女丈夫。概在吳門。堪與要離同葬。惜餘亦慢。

李蓮

李蓮。吳門妓也。姿色纖麗。少有渴病。年十九。以患熱不出見客。常以小札招呂湘烟。及余至其家。蓮靚粧艷服。迎坐小軒。設餚饌精美。行酒政遞花催板。竟夜無倦容。撥絃索唱。西廂草橋驚夢。歌徹首尾。宛轉瀏亮。媽憐惜。不使之畢。而蓮

不顧也。是歲秋復招我二人。見其面龐消減。香腮印紅。仍具酒垂淚而言曰。我病已久。向之與君盡歡者。勉力以報知心。故不覺其德也。今則不能矣。請君一訣。幸毋悲切。於是取絃索。歌新水令。闌氣短而止。持袂嗚咽不勝。逾數日逝矣。予作招商曲以挽之。湘烟賻之甚厚。至今言及猶悵悵云。

驚樹凝愁。珠樓墮影。慘慘啼紅幽夢。扇冷桃花。把香車誰控。掩坊曲。常自瓊桃懶掠。粉梅梅。鈿膠凍。單鷓離。鶯語此生休弄。憶芳筵。曾受憐憐重。扶衰體笑解春風。轉。勉強撥。施擲。苦霜颯吹送。葬西阮。近在真娘塚。簫聲斷。看落歌。秋風。問誰念小玉。情真。賦招魂是宋。拜星月慢。

朱素

朱素者。北潯名妓也。色調稱絕。好酒。然不遇知心不飲也。余常結俠友數人。爲連夜飲。時有張孟恭。劉默生。呂湘烟。陸森玉等。而素亦與焉。素愛惠山雪酒。每飲必瓷壘屢易。坐客或有倦睡受罰者。而素卓然無情容。後隨媽至杭。有李生往天竺。遇素於湖心亭。素款李生至家。備詢余等數人。李生歸述。蓋不勝欷噓云。

卷一 十美詞紀

三十一 香艷 叢書

鮫宮一縷水絲影。亭亭幻成嬌倩。梨夢方繁。梅粧初洗。迎入宜春歌院。相逢未晚。正茂苑新鶯。白隄清管。羯鼓催樽。竹林頽玉笑稽阮。雙紅豪思誰比。酒壇臨未久。離袂旋判。南內雲痕。西湖雨蹟。暗把吳綃偷染。零箏斷扇。念影伴無多。璧沉珠掩。欲賦閒愁。未吟先煮懶。齊天樂。

羅節

羅節。金閨女優也。爲旦。色柔婉絕倫。媽以其年漸長。思得一富家兒。爲破瓜計。節曰。我爲名優。嗣後以所得者。酌母正多。我終身事母。幸勿預一日。節在余家。演劇。卸杏色。外衫於衣桁。余見其衣帶上。繫小紫香囊。內有琥珀墜。素絹半幅。上書細字。辭義俱不可解。忙向余索去。自是年餘。節忽不見。媽偏求不得。思想成病。半載後。媽忽不見。方知其絹上所書。密約也。珀墜寶物也。節之去。踐盟也。媽亦去。迎養也。節亦青樓中之異人矣。

縱流溫傍玉。評不到此真真。看鳳曲。鶯喉鳩。驚燕舞。態盡花茵。步幄珊珊暗

出似巫峯墜下一絲雲料想蜂狂蝶驟。自應無處藏春。誰知歛恨與收欣。却早乞閒身。看仙杼梭霞。芳屏畫草。願事情人。蘭棹五湖歸去。迓惹幃釵念舊時恩。鎖住花心。柳性莫教飄蕩風塵。木蘭花慢

題詞

樊舟附客

挑燈拂拭讀殘編。想見風流美少年。伴讀女中稱學士。締交院裏號書仙。焚香煮茗聯新句。妙舞清歌醉綺筵。莫道才人鮮遇合。如君何必怨蒼天。雲散風流未幾時。可憐姓氏已無知。美人題贈胭脂冷。才子文章錦繡迷。當日爭籠書壁句。而今誰唱定情詩。筆精墨妙長流落。拾得殘編費夢思。

琴川姪均

清詞麗句儂遺編。溼沒荒江歷百年。當日不知有柳七。今朝始識是坡仙。梨花同夢歸深院。桃葉行歌醉綺筵。回首昔時豪興處。埋名何必問蒼天。才華應自冠當時。遇合風流人共知。芍藥盈簫帶上髮。葡萄滿幅望中迷。聯吟繡閣填新曲。伴讀書齋製小詩。約事却歸何處也。那堪千古繫人思。

卷一 十美詞紀

三十二香 絕 雜 集

(完)

十美詞紀跋

缺憾世界。可憾實繁。每讀非烟春夢諸傳記。趣於邑者累日。茫茫千古。何處無淚痕哉。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常圓。十美詞成。吾知離恨天中。又增一重公案矣。甲午夏日。詞邑楊復吉識。

胭脂紀事

香山伍端龍國開著

伍子病酒五羊。二客闌門。拉赴珠江之遊。舟中紅粧數人。每坐輒簇伍子。中一
姬口脂最鮮。伍子問曰。脂有法乎。曰。法則有之。而不可傳也。酒半酣。捨舟就岸。
射散子長林之下。伍子連負四五觥。罷去。散步亂葉中。見紙一角。拾而展之。則
古本書也。其書葉心名紅暉。開逸放。即言胭脂事也。其文曰。秦子都。初名碧玉。
汾陰人。晉禽吏秦植之女也。年十三。以冶色。晉人呼爲子都。子都會遇道人至
其家。拊之曰。此女不類人間。授以渥丹之法。使子都自汲汾水。注古鼎烹之。水
既沸。道人袖出物少許。點沸湯中。忽嫋嫋凝紫烟。子都拂之。烟愈重。滿鼎作紫
金色。子都因取綿絮覆烟上。烟盡入絮。遂藏以爲膏。晉之飾道人既去。子都乃
時時集煙所居。不論遠近。咸就子都求紫烟。子都性懶散。年二十不嫁人。以
鬻胭脂供父母。又不耐水烹煎。凡求者止以齒嚼綿汁少許。各持歸。隨綿多寡
悉是紫煙之色。于是千里內外女子。俱來就子都。呼胭脂師。後子都既老。面猶

卷一 胭脂紀事

一十二

桃花色。一夕水冲其廬。子都化去。不知所之。後人弗得其法。但向汾流汲水漬
綿。漬不成則熾炭候其水盡。又不成。有黠女子曰。胭脂男女之艷色也。則擇日
與男子交而後製之。終不成。乃相與立廟于汾水上。加子都號。爲紫府胭脂之
神。每歲三月八月。諸女郎着紫衣。或紫裙。紫帶。紫冠。簪紫。髻用皆紫。設祭於
廟。歌紫府之歌。以娛神。神來則有紫氣出於牲上。羣飛颺滿空。須臾牲體花果
盡變紫色。祭者以是爲驗。又各鑄小神像。事於私室。欲製胭脂。則先斫取桃枝
煎水。遍洒屋兩楹。又斷桃枝寸許。數千條。團揮牆陰。禁雞犬勿使鳴吠。貢一盃
紫琉璃於神前。禮拜之。又以桃葉自然汁刮其唇。少出血。乃將汾水置鼎內。遠
者則用非華水。隨便點以紫色花。別沸湯溫之。長跪以待。稍瞑目。則化爲胭脂
矣。然後入綿什襲藏之。其色如天半朝霞。後世胭脂之法。始於此也。伍子讀罷。
眉舞色飛。自念紅暉。開一書。素不經見。其事又素所不聞。是時同舟有以博雅
聞者。俱茫然不知。獨先時鮮臂一姬曰。儂固自有法也。欲製胭脂。先祭胭脂神。
伍子曰。胭脂神爲誰。曰。胭脂神相傳出西川。卽紫姑也。祭之日。每歲正月十五

至三月春盡日以前。連日祭之。先採新花及楊柳葉。仍煮桃葉湯。滌器。懸一鏡
以伺神來。來必於夜。燈光中視鏡。有過影。卽禮拜之。旋取胭脂綿百二十章。逼
以沸湯。令盡出其汁。又用赤金箔如胭脂數。眞珠末四分。大紅珊瑚末四分。血
珀末三分。梅花冰片一分。和金箔搗爲泥。將所逼胭脂汁。入精細磁碗。分作二
十分。又將金箔等。分作二十分。入胭脂汁內。攪勻。置烈日下。候其稠。乃取胭脂
綿。縮取其汁。曬之極乾。用淨竹器盛之。下設冷泉水。水中點以時花之極芬者。
一二朶于胭脂。移就朗月。以吸月華。月初七至十四。望後之月。雖佳勿取。滿
八九日。又置烈日曬極乾。然後以絹素封固。次第取用。伍子曰。望後月卽不用
者。何。姬曰。望前乃生月。露下多成珠。物露之潤。其氣暖能發顏色。望後乃死月。
露下少成珠。物露之始潤。終枯。其氣澀不發顏色。伍子于是爽然起曰。合古今
之說。胭脂事。其盡于此乎。紅暉。開不見于書林。吾幸覩其殘缺。又得今製以暢
其旨。一物雖微。其亦有天幸也。此法傳于閩。閩麗事。不爲無功。獨惜我輩方在
塵勞中。白駒赤電。冉冉悞人。况乎道德文章。未有涯涘。豈則竭胆力以赴精華。

卷一 胭脂紀事

一二十四

暮則盡形容以供蕉萃。雖有秦碧玉在前。紫衣紫冠紛紜侍側。其奈潘郎之贊
何哉。舟興未終。搢管紀事。不醉不休矣。

陳子明曰。胭脂卽燕支。又作焉支。又作閼氏。地名花名。亦人名。古詩失我焉
支山。使我嫁娶無顏色。唐宋朝有口脂面藥之賜。其法實出秦弄玉粉丹。借
簫史飛昇。秦子都想是弄玉後身故。名碧玉。非國開好事。不能盡此狡獪。
衛嬈仙曰。唐天寶宮中。下紅雨。太真命宮奴各以椀杓承之。用染自有天然
色。艷千百年後。惜未有得以贖面者。今倩國開韻筆。傳出紫烟法于人間。婢
媿惜逸。此則余搜奇補之。
附記女星旁有小星。名始影。婦女夏至夜候祭之。得好顏色。子都爲胭脂神。
綠牕私室亦當塑像配享。
胭脂紀事跋
醫囊有品。粧台有記。泊平黛史眉。謠抽秘。聘妍更無微。不入惟是膏脣丹。飾尙
少。志述金闈缺典。應爲之首屈一指。得此記事。香艷彌絕。僕本恨人。亦不禁眉

飛色舞丙申初秋震澤楊復吉識

卷一

一

胭脂紀事

二十五

一香艷叢書

集

小星志

秣陵丁雄飛萌生著

江甯胡其毅致果刪訂本

易六五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

詩。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與昴。

肅肅宵征。抱衾與櫛。實命不猶。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

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

夫人之惠而不致怨於往來之勤也

禮行役以婦人。疏曰婦人能養。

魏表。魏淮陽王孝友表曰。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王侯官品一至

九。置妾各有數。所以陰教。律修。繼嗣有廣。而聖朝忽棄此數。將相多尚公主。王

侯亦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為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

皆一妻。設令人強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迢遞。內外親知。共相噴怪。凡今之

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姑。姑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為婦德。以

能妬為女工。自云受人欺。畏彼笑我。王公猶自一心。以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

卷一 小星志

二十一

香艷叢書

集

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奸淫之兆興。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

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

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妒。加捶撻。免所居官。其

妻無子。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按律七出

曰如卿大夫不可無侍妾。此皆天理人情之至。不可以廢行目之也。聖賢之同于凡

夫在此。儒行之別於二氏亦在此。然而漁色實士人之大戒也。與其漁於色也。

孰與無二色。勢必不能無二。而念亦難於頓絕。則有品節限制之權焉。按禮古

者五等諸侯。皆有八妾。降及于士。則一妻一妾。國朝之制。因之。藩國親王額

設支俸之妾八人。郡王不得過四人。鎮奉國將軍不得過三人。則官僚當從郡

王將軍之例無疑也。士即大貴。妾不得踰三四人。侍婢不嫌倍之。庶人雖擁素

封之業。置二妾猶不大違於禮。內則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

是也。否則踰分矣。媵婢則可量寬其額。而過多亦導淫之罔也。

至於弱冠治經之士。揭未及釋。而一妻能治內事。則置妾乃荒業之端。待壯年

艱嗣而議納妾。未晚也。媵婢則通房之所。必須而亦以少為貴矣。然愚猶以為

傳家之道。子孫果能遠色貴德。尚矣。設有好佚遊好。晏樂之氣質。則齊聽其漁

於妾婢。而務禁其漁於外色。為其上干。國憲而下比。羣奸此喪身忘家之本

也。

儀禮名夫為君。名正室為女。君妾稱曰側室。婢之有子者曰婢妾。即側室亦

不得稱矣。故夫之臨妾也。以君道為夫道。但有侍立而無侍坐。妻之臨妾也。以

母道祭。姊道與夫同席。不命坐。與夫別席。亦命坐。妾與子婦相參承。夫恒貴子

婦而賤妾。以子婦有承桃之責。而妾則不附於廟者也。妻則上妾而下子。婦以

妾任事。夫之役而子婦則事我者也。故妾侍夫側。嘗為子婦作引導。侍妻側。則

女若婦。俱當以肩隨之體。讓妾亦不必讓者。宗子婦之長於父妾者是也。婢

妾又下妾一等。而不得與嫡子之婦同班矣。蓋婢有子而附名於妾。仍婢也。夫

亦以婢臨之而已。妻則為夫為子。當稍優其待。而進之羣婢之上。然亦班於妾

後。而不得如妾之命坐也。飲食寢處。則當使之越羣婢。班焉。即無子而久御於

夫者。亦與之相上下可也。大概妻之待婢。妾與夫待妾之體同。婢妾之待妾。與

妾待妻之體亦同。而先後進之間。復有辨。媵婢先妾而進。又或先妾得子。雖壓

於女君。不得如妾之同坐席。隅而聚於側室中。亦可以肩隨之體分。左右。但當

讓妾一肩。若後妾而進。則雖有子而難與妾比肩矣。妾有多體。而所生之子無

貳體。子事所生之母。則不得與嫡母同體。妾與婢妾之臨其子也。亦不得與嫡

母同。蓋祭食母之體於其間。以避尊也。

古人寢榻之處。非妾不與。故雖多子亦不廢妾。意固以妾者接也。我可變視之

耳。

禮昏義。天子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鄭康成云。后當一

少。三夫人當一夕。九嬪當一夕。二十七世婦當三夕。八十一御妻當九夕。十有

五日而周。梁國子博士清河崔恩撰三禮義宗。有后夫人進御之說。凡后夫

人進御。自下而上。十五日。徧象月初。漸進至甚。法陰道也。婦人陰道。晦明是其

卷一 小星志

二十一

香艷叢書

集

所忌。故古之君人者。不以月晦及望御於內。晦者陰盛。望者爭明。故人君尤慎之。春秋傳曰。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以辟六氣。故不從月之始。但放月之生耳。妾御八十一人。為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為三夕。九嬪為一夕。三夫人為一夕。凡十四夕。后當一夕。為十五夕。明十六夕。則后復御而下。亦放月以下。漸就於微也。諸侯之御。則五日一暹。亦從下始。漸至於盛。其御則從姪娣而迭為之。御。凡姪娣六人。當三夕。二媵當一夕。凡四夕。夫人專一夕。為五。故五日而暹。至六日。則還從夫人。如后之法。卿大夫有妾者。二妾共一夕。內子專一夕。士有妾者。但不得專夕而已。妻則專夕。凡七嬪以下。女御以上。未滿五十者。悉皆進御。五十則止。后及夫人不入此例。五十猶御。故內則云。妾年未滿五十者。必與五日之御。則知五十之妾。不得御矣。卿大夫士妻進御之法。亦如此也。金生云。御妻妾有術。此語似非實。蓋惟誠動物。妻妾間豈用術之地。然婦人女子。見偏性執。非假術以御之。不可有術。然後駕御安妥。歸於和洽。究竟亦是誠而已。一人處內不和。唐一菴勸之居外。有老僕問何故居外。便得利一菴。

卷一 小星志

二十一 香艷 叢書

曰。其病根在此。情狎則易遷。凡人之情。令其可繼。一時用得多。後便不續。久則變。變則通。所以自防者。須吝情。吝情者。須疎迹。夫之於妾。何以不言服。蓋惟情有輕重。難以預定。在人以義起之耳。甘泉先生為謝氏服九月。以其代妻事母久而慈子有成也。後之服妾者。擬之。禮記云。士妾有子而為之緦。無子則已。

十眉謠小引

古之美人以眉著者得四人焉曰莊姜曰卓文君曰張敞婦曰吳絳仙莊姜嫵首蛾眉文君眉如遠山張敞為婦畫眉絳仙特賜螺黛由今思之猶足令人心醉而魂消也然莊與卓質擅天生而張與吳兼資人力二者不知為同為異春秋之世管城子尚未生莊姜之眉自非畫者第不知文君當日亦復畫眉否漢梁冀妻孫壽作愁眉啼粧顰齒笑折腰步京都人咸爭效之其後卒以兆亂眉之所繫如此大丈夫苟不能干雲直上吐氣揚眉便須坐綠牕前與諸美人共相眉語當曉粧時日為染螺子黛亦殊不惡而乃俱不可得唯日坐愁城中雙眉如結翠蹙不解亦何憊也西湖徐野君先生風流倜儻為文士中白眉所著十眉十髻兩謠摹寫盡致點染生姿捧讀一過令人喜動眉宇手不忍釋乃知名士悅傾城良非虛言也先生著作頗富其雁樓集久已傳播藝林予生晚不獲登其堂而浮太白以介眉黛僅從遺集中視其妙製耳前輩風流可復見耶心齋張潮撰

卷一

十眉謠小引

十二

一香 鮑 叢 書

十眉謠附十髻謠

錢塘徐士俊野君著

一鴛鴦

鴛鴦飛。蕩漣漪。鴛鴦集。戩左翼。年幾二八。尚無良愁。殺阿儂。眉際兩鴛鴦。

二小山

春山雖小。能起雲頭。雙眉如許。能載閒愁。山若欲。兩眉亦應語。

三五岳

羣峯參差。五岳君之。秋水之紋。波不為高山之峨。峨岳之圖。可取負彼眉之長。

莫頻皺

四三峯

海上望三山。縹緲生煙采。移作對面觀。光華照銀海。銀海竭。三峰滅。

五垂珠

六斛珠。買瑤姬。更加一斛餘。買此雙蛾眉。借問蛾眉誰與並。猶能照君前後十。

卷一 十眉謠

十二

一香 鮑 叢 書

二乘

六月稜

不看眉。只看月。月宮斧痕修後缺。才向美人眉上列。

七分梢

畫山須畫雙鬢峰。畫樹須畫雙丫叢。畫眉須畫雙剪峰。雙剪峰。何可擬前梅梢。

後燕尾

八煙涵

眉。吾語汝。汝作煙涵。儂作煙視。迴身見。郎旋下。簾。郎欲抱。儂。若煙然。

九拂雲

夢游高唐觀。雲氣正當眉。曉風吹不斷。

十倒暈

黃者。積綠者。蛾。曉霞。一片當心。窗。對鏡。縮約。覆。纖羅。問。郎。暈。澹。宜。倒。廢。

鳳髻周文王時一名步搖髻

有髮卷然。倒挂么。風。儂欲吹簫。凌風飛動。

近香髻秦始皇時

香之馥。馥。雲之鳥。鳥。自然天生。膏沐何須。

飛仙髻王母降武帝時

飛仙飛仙。降于帝前。回首髻光。為霧為煙。

同心髻漢元帝時

桃葉連根。髮亦如是。蘇小西陵。歌聲相似。

墮馬髻梁冀妻

盤盤髮髻。墮馬風流。不及珠娘。輕身墜樓。

靈蛇髻魏甄后

春蛇學春。靈蛇學髻。洛浦凌波。如龍飛去。

芙蓉髻晉惠帝時

春山削出。明鏡看來。一道行光。花房乍開。

卷一 十首

十四

香 鮑 叢 書

集

坐愁髻隋煬帝時

江北花榮。江南花歇。髮薄難梳。愁多易結。

反縮樂遊髻唐高祖時

樂遊原上。草軟如綿。媚媚髮多。春風醉眠。

鬧掃粧髻唐貞元時

隨意粧成。是名鬧掃。枕畔釵橫。任君顛倒。

跋

(完)

美人粧飾古今異。尚古人塗額以黃。畫眉以黛。額之黃。殊不雅觀。今人廢之。良是。第不如黛之色。淺深濃淡。何若大抵當如佛頭青。然古又有粉白黛綠之云。則是黛為綠色。數寸之面。五色陸離。由今思之。亦殊近怪。豈古人司空見慣。遂覺其佳。而不復以為異耶。噫。古之眉。不可得而見矣。所可見者。今之眉耳。余意畫眉之墨。宜陳不宜新。陳則膠氣解也。畫眉之筆。宜短不宜長。短則與纖指相稱。且不致觸于鏡也。鄙見如此。安能起野君於九泉。而質之心齋居士題。

美人譜

秀水徐 震秋濤著

蓋聞芙蓉別殿。曾居窈窕之姝。楊柳深閨。不乏輕盈之媛。然而偏長易獲。全美難臻。必欲性與韻。致兼優色與情。文並麗。固已歷古罕聞。曠世一見。故歌舞進吳。則寵冠蘇台。而烏喙獲行成之請。琵琶出塞。則魂銷漢帝。而畫工擲上罪之誅。此不惜傾城國。佳人難再得之歌。雖為忘國解嘲。而亦見美人色之不易覩也。余夙負情癡。頗酣紅夢。雖淒涼羅袂。絳慳買午之香。而品列金釵。花吐文通之穎。用搜絕世名姝。撰為柔鄉韻譜。使世之風流韻士。慕豔才人。得以按跡生歡。探奇銷恨。又何必羨襄王之巫雨。想院鑿之仙踪也哉。
美人艷處。自十三四歲。以至二十三。只有十年。顏色譬如花之初放。芳非妖媚。全在此際。過此則如花之盛開。非不爛漫。而零謝隨之矣。然世亦有羨慕半老佳人者。以其解領情。趣固有可愛。而香銷紅褪。終如花色衰謝之後。祇有一種可憐之態耳。

卷一 美人譜

四

香艷叢書

古來美人。有足思慕者。共得二十六人。

西子 毛嬙 夷光 李夫人 卓文君

班婕妤 王昭君 趙飛燕 合德 蔡琰

二喬 綠珠 碧玉 張麗華 侯夫人

楊太真 崔鶯鶯 關盼盼 蘇蕙 非烟

柳姬 霍小玉 貞娘 朱淑真 花蕊夫人

古來名妓。有足當美人之目者。共得六人。

紅拂 李娃 薛濤 紫雲 蘇小小

琴操

古來婢妾。有可為美人之次者。共得四人。

飄 風崇石婢樊素 小蠻 俱白樂朝 雲東坡妾

美人遺跡。有足令人銷魂者。

浣紗石 響屨廊 琴台 青塚 蒲東

一之容 燕子樓 蘇小墓 貞娘墓

嶙首 杏唇 犀齒 酥乳 遠山眉

秋波 芙蓉臉 雲鬢 玉筍 莢指

楊柳腰 步步蓮 不肥不瘦長短適宜

二之韻 簾內影 蒼苔履跡 倚欄待月 斜抱雲和 歌餘舞倦時

嫣然巧笑 臨去秋波一轉

三之技 彈琴 吟詩 圍棋 寫畫 蹴鞠

臨池翠帖 刺繡 織錦 吹簫 抹牌

四之事 鞦韆 深諧音律 雙陸

四之事

卷一 美人譜

五

香艷叢書

護蘭 煎茶 金盆弄月 焚香 咏絮

春曉看花 撲蝶 裁剪 調和五味 染紅指甲

五之居 蘭草 教鴈鴒念詩

金屋 玉樓 珠簾 雲母屏 象牙牀

芙蓉帳 翠幃

六之候 金谷花開 寶船明月 雪映珠簾 玳筵銀燭 夕陽芳草

兩打芭蕉

七之飾 珠衫 綃帔 八幅繡裙 鳳頭鞋 犀簪

辟寒釵 玉珮 鴛鴦帶 明璫 翠翹

金鳳凰 錦襪

八之助。

象梳 菱花 玉鏡台 兔穎 錦箋

端硯 綠綺琴 玉簫 紈扇 毛詩

玉台香奩諸集 韻書 俊婢 金爐

古瓶 玉合 異香 名花

九之饌。

各色時果 鮮荔枝 魚鮓 羊羔 美醞

山珍海味 松蘿徑山陽羨佳茗 各色巧製小菜

十之趣。

醉倚郎肩 蘭湯膏沐 枕邊嬌笑 眼色偷傳 拈彈打鶯

微含醋意 (完)

卷一 美人譜 六 香池 集

紀唐六如軼事

唐子畏被放後。於金閨見一畫舫。珠翠盈坐。內一女郎。嬌好姿媚。笑而顧已。乃易微服。買小艇尾之。抵吳興。知為某仕宦家也。日過其門。作落魄狀。求傭書者。主人留為二子傭。事無不先意承旨。主甚愛之。二子文日益奇。父師不知出自子畏也。已而以娶求歸。二子不從。曰。室中婢。惟汝所欲。遍擇之。得秋香者。即命閨所見也。二子自父母而妻之。婚之夕。女郎謂子畏曰。君非向金閨所見者乎。曰。然。曰。君士人也。何自賤若此。曰。汝昔顧我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見諸少年。擁君出。素扇求書畫。君揮翰如流。且歡呼浮白。傍若無人。睨視吾舟。妾知君非凡士也。乃一笑耳。子畏曰。何物女子。于塵埃中識名士耶。益相款洽。居無何。有客過其門。主人令子畏典客。客于席間。恒注目子畏。客私謂曰。君何貌似唐子畏。子畏曰。然。余慕主家女郎。故來此耳。客白主人。主人大駭。列于賓席。盡歡。明日。治百金裝。并婢送歸吳中。

按坊刻有三笑奇緣一書。即指此事。惟以吳興為錫山某宦家。為華太師。

卷四 紀唐六如佚事

十三

香 飽 齋 書

家又極意形容二子之愚。或係臆造。而情事相同。處頗多。可見評話育詞亦有所本。臆臆子識。

伯虎與文徵仲交誼甚厚。乃其情尚固。自殊絕。伯虎希哲兩公。每欲戲之。一日借徵仲同遊竹堂寺。伯虎先囑近寺伎者云。此來文君。青樓中素稱豪俠。第其性狎雅。若輩宜善事之。伎首肯。已密伺所謂文君者。兩公乃故與徵仲道經狎邪。伯虎目挑之。伎即固邀徵仲。苦不相釋。徵仲悵然曰。兩公調我耳。遂相與大笑而別。

文徵仲素號端方。生平未嘗一遊狹邪。伯虎與諸狹客。縱飲石湖上。先攜伎藏舟中。乃邀徵仲同遊。徵仲初不覺也。酒半酣。伯虎岸幘高歌。呼伎進酒。徵仲大詫。辭別。伯虎命諸伎固留之。徵仲益大叫。幾赴水。遂于湖上買耗。逸去。唐子畏祝希哲兩公。浪游維揚。極聲伎之樂。費用乏絕。兩公戲謂鹽使者課稅甚饒。乃偽作玄妙觀募緣道者。衣冠甚偉。詣臺造請焉。鹽使者大怒。叱之曰。爾獨不聞御史臺霜威凜凜耶。何物道者。輒敢輕造乎。兩公對曰。明公將以

貧道為遊食者。與非敢然也。貧道所與。交皆天下賢豪長者。即如吾吳唐

虎祝希哲輩。咸折節為友。明公不棄。請奏薄技。惟公所命。御史霽威。隨指牛眠石為題。命兩公賦之。兩公立就一律。其詞云。嵯峨怪石倚雲間。奇拋擲于今定幾年。祝蒼薛作毛。因雨長。唐藤蘿穿。鼻任風牽。祝從來不食。谿邊艸。唐自古難。啡。隴上田。祝怪殺牧童鞭不起。唐笛聲斜挂夕陽煙。祝御史得詩笑。謂兩公曰。詩則佳矣。意欲何為。兩公進曰。明公輕財好施。天下莫不聞。今姑蘇玄妙觀。圯甚明。公能捐俸葺之。名且不朽。御史大悅。即檄下長吳二邑。資金五百為葺觀費。兩公得檄。遂扁舟歸。投檄二邑。更修刺往謁二尹。詐為道者。關說得金果如其數。乃悉召諸伎及所與遊者。暢飲數日。輟盡。異日鹽使者按吳。肅儀謁觀。見廟貌傾圯如故。召長吳二令。責之。令對曰。奉明公檄。適唐解元伯虎祝京兆。允明兩公云。自維揚來。極道明公為此勝舉。令即界金如數久矣。鹽使者悵然。心知兩公。然惜其才名不問也。

按長洲閻秀卿作先生傳。謂先生緣故去其妻。其為諸生時。嘗作悵悵詩。

卷四 紀唐六如佚事

十四

香 飽 齋 書

尤與其事合。蓋詩識也。然則多情如先生。亦有放翁之恨耶。臆臆子又識。

宋詞媛朱淑真事略

歐陽永叔生查子元夕詞。誤入朱淑真集。升菴引之。謂非其家婦所宜。欽
定四庫全書提要辨之詳矣。魏端禮斷腸集序云。蚤歲父母失家。嫁爲市井民
妻。一生抑鬱不得志。升菴之說。實原於此。今據集中詩。余藏斷腸集鮑淑欽
手輯本。巴陵方氏碧琳瑯館景元鈔本。又從宋元百家詩。後邨千家詩。名媛詩
歸。暨各撰本。輯補遺一卷。及它書攷之。淑真自號幽栖居士。錢塘人。四庫
提要。或曰海甯人。文公姪女。古今女史。居寶康巷。西湖游覽志在湧金
門內如意橋北。或曰錢塘下里人。世居桃柳。全浙詩話。幼警慧。善讀書。
游覽志。文章幽豔。女史。工繪事。杜東原集有朱淑真梅竹圖題跋。沈石
田集有題淑真畫竹詩。曉音律。本詩答求譜云。春醴醴處多傷感。那得心
情事。筵弦。父官潮西。紹定三年二月淑真作瓊幾圖記。有云家君宦游潮西。
好拾清玩。凡可人意者。唯重購不惜也。池北偶談。其家有東園西園。西樓水
閣。桂堂。依綠亭。諸勝。本詩晚春會東園云。紅點沾痕綠滿枝。舉杯和泪送春

卷三 朱淑真事略

二十一 香 鮑 叢 書 七

歸倉庚有意。留殘景。杜宇無情。戀晚暉。蝶趁落花。盤地舞。燕隨柳絮。絮入簾。飛醉
中曾記題詩處。隨水人家。半掩扉。春遊西園。云閑步。西園裡。春風明媚。天蝶疑
莊叟夢。絮憶謝娘聯。踏草翠茵。看花紅錦。徘徊林影下。欲去又依然。西樓
納涼云。小閣對芙蓉。翠壓一點無。水風涼。枕簟雪。爽肌膚。夏日遊水閣。云澹
紅衫子。透肌膚。夏日初長。板閣虛。獨自憑闌。無箇事。水風涼。讀殘書。納涼柱
堂云。微涼待月。畫樓西。風遞荷香。拂面吹。先自桂堂。無暑氣。那堪人唱。雪堂詞。
夜留依綠亭。云水鳥栖。煙夜不喧。風傳宮漏。到湖邊。三更好。月十分。魄萬里。無
雲一樣天。案各詩所云。如長日讀書。夜留待月。確是家園遊賞情景。淑真它
作多思親念遠之意。此獨不然。依綠亭云。風傳宮漏。到湖邊。當是寓錢塘。作不
在于歸後也。夫家姓氏失攷。似初應禮部試。本詩賀人移學東軒云。一軒
瀟灑正東偏。屏裏畫堂。翠簾。美璞莫辭。雕作器。涓流終見。積成淵。謝班難繼
予慚甚。顏孟堪。希子勉。施鴻。烈。侯當。養。就。飛騰早晚。看沖天。送人赴禮部試
云。春闈報罷已三年。又向西風。促去鞭。屢鼓莫嫌。非作氣。一飛當自卜。沖天買

生少。達終。何遇。馬援。才高。老更。堅大。抵功名。無早晚。平津。今見。起菑川。案二
詩似贈外之作。其後官江南者。本詩春日書懷云。從宦東西。不自由。親幃
千里。泪長流。寒食。詠懷。云。江南。寒食。更風流。絲筵。紛紛。逐勝遊。春色。眼前。無限
好。思親。懷土。自多愁。案二詩言親幃千里。思親懷土。當是于歸後作。淑真
從宦。常往來。吳越。荆楚。間。本詩舟行。即事。其六云。歲莫。天涯。客異。鄉。扁舟。今
又渡。瀟湘。題斗野亭。云。地分。吳楚。界。人在。斗牛。中。案舟行。即事。其二云。白雲
遙望。有親。廬。其四云。目斷。親幃。瞻不到。其七云。庭闈。獻壽。阻。傳盃。又。秋日。得書
云。已有。歸。期。約。足爲。于歸。後。遠。離。之。稿。證。與。曾。布。妻。魏。氏。爲。詞。友。御選
歷代。詩餘。詞人。姓氏。嘗。會。魏。席。上。賦。小。豔。妙。舞。以。飛。雪。滿。羣。山。爲。韻。作。五。絕
句。又。宴。謝。夫。人。堂。有。詩。今。並。載。集。中。淑。真。生。平。大。畧。如。此。舊。說。悠。謬。其。證。有。三
其。父。既。曰。宦。游。又。嘗。留。意。清。玩。東。園。諸。作。可。想。見。其。家。世。何。至。下。嫁。庸。夫。一。證
也。市。井。民。妻。何。得。有。從。宦。東。西。之。事。二。證。也。案。本。詩。江。上。阻。風。云。撥。悶。喜。陪
尊。有。酒。供。厨。不。慮。食。無。錢。酒。醒。云。夢。回。酒。醒。嚼。孟。冰。侍。女。貪。眠。喚。不。應。睡。起。云

卷三 朱淑真事略

二十一 香 鮑 叢 書 七

侍兒。全不知。人意。猶把。梅花。插。一枝。淑真詩。凡言起居服御。絕類。大家。口吻。不
同。市井。民妻。若近日。西青。散記。所載。賀雙。卿詩。詞。則誠。邨。僻。小。家。語。矣。魏謝
大家。豈友。願。婦。三。證。也。淑真。之詩。其詞。婉。而。意。苦。委。曲。而。難。明。當。時。事。跡。別。無
記載。可。攷。以。意。揣。之。或。者。其。夫。遠。宦。淑真。未。必。皆。從。容。有。資。沿。陽。臺。之。事。未。可
知。也。本。詩。恨。春。云。春。光。正。好。多。風。雨。恩。愛。方。深。奈。別。離。初。夏。云。待。封。一。掬。傷
心。淚。寄。與。南。樓。薄。倖。人。梅。窗。書。事。云。清。香。未。寄。江。南。夢。偏。憫。幽。閨。獨。睡。人。惜。春
云。願。教。青。帝。長。爲。主。莫。遣。紛。紛。點。點。翠。落。愁。懷。云。鷓鴣。鴛。鴦。作。一。池。須。知。羽。翼。不
相。宜。東。君。是。與。花。爲。主。一。任。多。生。連。理。枝。案。愁。懷。一。首。大。似。諷。夫。納。姬。之。作。
近。有。才。婦。諷。夫。納。姬。詩。云。荷。葉。與。荷。花。紅。綠。兩。相。配。鴛。鴦。自。有。羣。鷓鴣。莫。入。隊。
政。與。此。詩。關。合。游。覽。志。餘。改。後。二。句。作。東。君。不。與。花。爲。主。何。似。休。生。連。理。枝。以
爲。淑真。賦。薄。其。夫。之。左。證。何。樂。爲。此。其。心。地。殆。不。可。知。一。它。如。思。親。感。舊。諸。什
意。各。有。指。以。證。斷。腸。之。名。案。淑真。歿。後。端。禮。輯。其。詩。詞。名。曰。斷。腸。集。非。淑真
自。名。也。尤。爲。非。是。生。查。子。詞。今。載。廬。陵。集。第。一。百。三。十。一。卷。四。庫。提。要。宋

曾隨樂府雅詞。明陳耀文花草粹編。並作永叔。慥錄歐詞特慎。雅詞序云。當時
或作點曲。謬為公詞。今悉刪除。此闕適在選中。其為歐詞明甚。余昔斟刻汲古
閣未刻本。斷腸詞跋語中詳記之。茲復筆於篇。

卷三 朱淑真事略

二十三

七 香 配 集

某中丞夫人

失名

已故皖撫某中丞。性漁色。後房粉黛如雲。鬪是未娶。所欲聞其家。女有殊色者。以重金許。以並嫡。百計營求。必達其目的。而後已。既入門。則亦以待尋常婢媵者待之。貧家閨秀。墮其術中。無如何也。時常州某貢生。性譎而甚。有城府。膝下一女。待字閨中。名噪遠近。中丞聞之。謂是可以利餌。而計誘也。因遣心腹。風示貢生。謂夫人病久。亟思得人。以主中饋。如女公子來。曠富待以正室禮耳。致送聘儀二千金。惟婚期須在一月內。妝奩有無不計也。貢生知其意。慨然允之。略備荆布草草。于歸。一切儀文。並不挑剔。一若甘心受愚也。者。瀕行。付女票千金。並授以計。女亦心領神會。焉成婚。後中丞豔女色。雖名分未正。而寵愛頗深。女略識文義。亦能書。偶與談公事。發議頗中肯綮。中丞益敬而愛之。一日。閣者忽傳進驛站遞來山東巡撫公文一角。朱印爛然。中丞啓封閱之。則山東巡撫之咨文也。內並附奏片。大意謂據安徽巡撫某某。咨稱東省災荒。居民流離失所。殊深憫惻。今妻某氏。節省日用經費。並典質釵環。湊集紋銀一千兩。由莊

卷四

某中丞夫人

十六

香艷叢書

號。滙至東省。請為散給災區。此係出自愚忱。斷不敢奏請獎勵等語。伏查救災恤鄰。古人所難。出自婦女。尤為罕見。今皖撫某之妻某氏。憫念災况。慨捐巨資。自非刑于之化。安能致此。為敢據情奏聞。應如何獎勵之處。出自逾格恩施。非臣所敢擅請。云云。某月某日。奉旨。安徽巡撫某某之妻某氏。著給予樂善好施字樣。准其自行建坊。欽此。中丞閱竟。自思並無此事。而關防印信。又在內署。決非他人所能偽為。心知為女所播弄。而事已上達天聽。萬難轉移。祇得隱忍不發。而某某之妻某氏。則已綸綍昭宣。正名定分矣。蓋某貢生。富嫁女時。早已胸有成竹。二千金之聘儀。慨然不辭。將別有作為也。踰數年中。丞病歿。家屬扶柩歸吳。下寓廬。蘇撫某中丞親往弔奠。貢生女自喪。幃幕出控訴。其子之違逆中丞。撫慰再三。允著親族將遺產勻分。女始無言。蓋其處心積慮。固以得握財產權為目的。幸而得之。志已足矣。然女父當時設計之工。密雖智者亦未易窺。破顏預如某中丞。宜乎墮其術中。而無如何也。

黑美人別傳

失名

美人姓花氏字鶯粟別號芙蓉貌光豔而黑故人以黑美人呼之先世某本印
 度人道咸之際海禁大開挈其妻女航海而來中國厥後椒聊蕃衍散處二十
 三行省各理煙花業以治生黑美人其苗裔也有某公子者烏衣風範濁世翻
 翻過黑市一見而悅之黑美人工應酬善伺人意見公子悅已益為殷勤款洽
 握手談心遂同寢處由是茶餘酒後必一訪黑美人以為樂風雨無間習以為
 常既而公子因不可須臾離之故出重金購之歸床第之間其樂融融如咀蔗
 節漸入佳境亦莫辨其為溫柔鄉為黑甜鄉但寢斯饋斯而已以故花謙脾局
 諸嗜好轉因黑美人而時一謝絕或值要事他出必挈之以偕行無何公子日
 就羸瘠形容枯槁面目顰黑眠食不時親朋咸勸公子與黑美人絕公子亦頗
 思與之絕然雖絕而不能遽絕覺半日不晤黑美人其相思之苦有匪可以言
 語形容者如是者數月終無絕之之法亦姑聽之而已公子本中人產坐是日
 耗而家以不支雖遇奇窘而黑美人之糜費竟不能少貶公子不得已爰廣求

卷二 黑美人別傳 三十一 香艷集 五

戒絕之術或致書某粵賈請示機宜或親訪某滬醫乞授計畫時有某友告以
 一方公子如法試之稍稍有效而終強制於是藉官府之力往某局匿跡數日
 乃竟能冷淡不思黑美人矣黑美人亦以籠日衰自願下堂不數月間公子身
 體健全精神煥發起居飲食頓復其初一日從友人處復與黑美人遇虛與委
 蛇畧為交接舊歡新愛藕斷絲牽歸涉冥想寤寐轉輾戀之如故不得已又以
 重金購之歸再接再厲情好益堅至是因曠之久而病瘳諸虛百損叢集一身
 黑美人雅善療病治氣痛河魚疾尤能應手奏效抑知公子病入骨髓胃氣久
 虛真陽已痿惡石美灰迄無寸效又以家境日艱疾竟不起公子卒後黑美人
 猶日侍奉於靈臺如生時狀既葬除靈始去而之他復以困公子者困他人焉
 而蒙其毒而死者至年不可以計數邇者中國有鑒於黑美人之流毒無窮於
 國計民生大有關係因嚴為之禁詔關津吏捕之無任漏網而黑美人神通廣
 大行賄關說匿處中華時於秘密社會巧使其誘引蠱惑之計猶幸江之徐屬
 浙之台屬以及川粵等省黑種日就漸滅云

廬山二女

金縷裙記

漢宮春色

金釧記

娟娟傳

百花園夢記

王嬌傳

巫娥志

太曼生傳

荻樓雜抄

廬山二女

宋劉子卿徐州人也。居廬山扇溪。少好學。篤志忘倦。常慕幽閒。以為養性。恒愛花種樹。其江南花木。溪庭無不植者。文帝元嘉三年春。臨翫之際。忽見雙蝶。五彩分明。來遊花上。其大如燕。一日中或三四往復。子卿亦訝其大繁。旬有三日。月朗風清。歌吟之際。忽聞扣扇。有女子笑談之音。子卿異之。謂左右曰。我居此溪。五歲人向無能知。何有女子而詣我乎。此必有異。乃出戶見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霞煥。容止甚都。謂子卿曰。君常怪花間之物。感君之愛。故來相詣。未度君子心。若何。子卿延之坐。謂二女曰。居止僻陋。無以叙情。有慙於此。一女曰。此來之意。豈求酒耶。况山月已斜。夜將垂曉。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鄙夫唯有茅齋。願申繾綣。一女東向坐者。笑謂西向坐者曰。今宵讓姊餘夜。可知。因起送入子卿之室。又謂子卿曰。即閉戶。雙袖同衾。並枕來夜之歡。願同今夕。乃去。及曉。女乃請去。子卿曰。幸遂繾綣。復更來乎。一夕之歡。反生深恨。女撫子卿背曰。明日乃小妹之期。後即次我。請出戶。女曰。心存意在。特望不渝。出戶不知蹤跡。是夕。

卷二 廬山二女

一二十二 香 鮑 濛 書

八

集

二女又至。宴好如前。姊謂妹曰。我且去矣。昨夜之歡。今留與汝。汝勿貪多。恨少。誤惑劉郎。言訖大笑。乘風而去。如是同寢。子卿問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間之。有願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勞執問。乃撫子卿曰。郎但申情。愛莫問。事臨曉。將去。謂子卿曰。我姊寔非人間之人。亦非山精物魅。若說於郎。郎必異傳。故不欲取笑於人代。今者與郎契合。亦是因緣。慎跡藏心。無使人曉。我姊妹每旬更至。以慰郎心。乃去。常十日一至。如是者數年。後子卿遇亂。還鄉。二女遂絕。廬山有康王廟。去所乃二十餘里。子卿依稀。如有前遇。疑此是之。

香艷叢書

六集卷一

漢宮春色

東晉時人撰

漢孝惠張皇后外傳一 并叙跋

曩嘗讀漢書孝惠張皇后傳。疑其敘述稍略。蓋傳中所記。皆呂太后事也。既又讀五行志。其記惠帝四年織室凌室之災。以為張后失德之徵。幽廢之兆。則又病其傳會太過。若誕謾不足信。夫宮室之災。事所恒有。而無端歸其咎於初立之張后。不已慎乎。后以童稚入宮。而又早寡。微特不與聞外事。即宮中事。亦呂太后主之。大臣以呂氏之故。遷怒張后。幽置北宮。亦既枉矣。作史者。復以其見幽。而加以失德之咎。則又枉之枉焉。予用是閱然傷之。乃潛究史漢諸紀傳。博攷諸史。旁搜稗乘。兼及小說。諸所甄采。凡五十餘種。為作外傳一篇。越十年。未敢出以問世。適聞永嘉之際。盜發漢陵。有獲漢高惠文景四朝禁中起居注者。流傳至於江左。亟訪得之。又得許負相女經三卷。相漢

卷一 漢宮春色

香艷叢書

宮后妃記二卷。及關中張氏世譜。合而讀之。間取以附益前傳。而張后絕世之容德。與當日被誣幽廢之故。始繼悉無隱情。匪敢矜攷古之詳。亦聊以抒伸枉表微之志云。

漢孝惠皇后張氏。名嫫。小字淑君。惠帝姊魯元公主之長女也。初帝為亭長時。娶呂后。生一女一男。男為孝惠皇帝。女即魯元公主。高帝二年。漢兵敗於彭城。呂后為楚所虜。高帝道逢惠帝及公主。載之以行。馬疲虜在。後帝蹶。兩兒欲棄之。滕公常下收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卒得脫於下邑之間。遂攜入關。是時惠帝方六歲。公主年十二矣。六月。漢都櫟陽。立太子。令諸侯子為宿衛。公主性甚賢淑。高帝鍾愛之。帝曰。當為之擇一佳婿。張耳之子敖。方在漢宿衛。年十四。儀容俊雅。甚都。許負相之云。當為王而侯。且生一德色兼絕之女。敖未之信。帝愛敖。謹乃以公主字之。五年夏四月。敖尚公主。秋七月。嗣為趙王。移家之趙。公主為王后。六年三月三日。生一女於邯鄲。有五色雲蓋。王宮隱隱聞空中。仙樂聲。敖以其生而嫺媚。名之曰嫫。數歲。即溫默貞靜。未嘗見齒。足不下閣。

張敖嘗語公主曰。阿媽善氣。迎人舉止。端重。他日福未可量。但恐性過慈。淑將受人欺耳。九年。張敖廢為宜平侯。家屬皆徙長安。會高帝用婁敬策。將以魯元公主嫁匈奴。公主日夜對張敖流涕。阿媽亦牽公主衣而泣。高帝聞而憐之。呂后復力言於上。乃止。阿媽當五六歲時。容貌娟秀。絕世。每從其母出入宮中。高帝常令戚夫人抱之。啖以果餌。謂夫人曰。汝雖妍雅。無雙。然此女十年以後。迥非汝所能及也。惠帝為太子時。娶功臣女某氏為妃。妃亦常抱阿媽以為樂。及惠帝即位。以未除三年喪。不及立后。而妃旋薨。帝感人變。專自緝晦。以酒色自娛。後宮美人甚多。又寵美僮閹。孺與同臥。起惠帝時。郎侍中皆傅脂粉。具帶鸚鵡冠。化閹孺之習也。時帝方議立后。欲訪名家貴族之女。容德出眾者。太后常憐敖之廢。欲為重親。以敖女配帝。乃謂帝曰。阿媽帝室之甥。王家之女。天下貴種。實無其匹。且容德超絕古今。吾選婦數年。無逾此女。帝曰。如乖倫序。何且彼年尚幼。太后曰。年幼不當漸長。邪且甥舅不在。五倫之列。汝獨不聞。晉文公之娶文嬴乎。帝乃從命。詔羣臣議。納皇后禮。三年春。太后遣長樂少府及宗

卷一 漢宮春色

香艷叢書

正為皇帝納采。用束帛雁。馬四匹。並求見女。傅姆八人扶女。盛服南面立。年方十歲。太后恐人議其幼也。使自稱為十二歲。其間名告廟。諸禮皆然。然嫫體質修嫺。亦已儼如十二三矣。望見者皆凝。舌以為神仙中人。還奏言。宜平侯女。乘姿懿粹。夙嫺禮訓。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容。宜承天祚。奉宗廟。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堯及太卜太史等。用太牢告廟。以禮卜筮。吉。月日。其間名納吉。納徵。請期。典禮隆備。皆太傅叔孫通所定也。聘儀用馬十二匹。黃金二萬斤。自古所未有也。由是漢天子立后者。必稽孝惠皇帝納后故事云。后弟偃尚幼。見黃金。繫纍在堂上。奔入告曰。嫫姊皇帝買汝去矣。魯元公主叱之曰。孺子。母多言。偃乃挽姊手曰。姊何不出。觀嫫用好言。遣之。邊遁入房。閉戶。不出。漢沿秦制。每納后妃。必遣女官知相法者。審視。秋八月。詔鳴鳩。侯許負。至宜平侯第。許負者。河內老嫗。以善相封侯者也。負引女嫫。至密室。為之沐浴。詳視。嫫之面。格長而略圓。潔白無瑕。兩頰豐腴。形如滿月。蛾眉而鳳眼。龍準而蟬鬢。耳大垂肩。其白如面。厥頰廣圓。而光可鑑。人厥胸平。滿厥肩圓。正厥背微厚。厥腰纖柔。肌理

賦。潔。肥。瘠。合。度。不。瘳。不。癆。無。黑。子。削。陷。及。口。鼻。腋。足。諸。私。病。許。負。一。書。之。冊。催。媯。拜。謝。皇。帝。萬。年。媯。忸。怩。不。應。勸。之。數。四。始。徐。拜。低。聲。稱。皇。帝。萬。年。負。以。狀。密。呈。太。后。及。惠。帝。帝。覽。而。大。悅。付。宮。史。掌。之。冬。十。月。壬。寅。詔。丞。相。參。御。史。大。夫。堯。迎。皇。后。宣。平。侯。第。皇。后。禮。服。上。紺。下。纁。深。領。廣。袖。鞞。帶。霞。帳。衣。長。曳。地。不。見。其。足。首。戴。龍。鳳。珠。冠。黃。金。步。搖。簪。珥。步。搖。拜。辭。于。張。氏。之。廟。理。粧。之。時。循。例。當。用。假。髻。傅。姆。以。后。鬢。髮。如。雲。請。于。魯。元。公。主。而。去。之。張。敖。抱。女。登。車。稱。警。蹕。入。未。央。宮。前。殿。天。子。臨。軒。百。官。陪。位。皇。后。北。面。禮。官。讀。冊。文。畢。皇。后。六。肅。三。跪。三。拜。女。官。引。后。至。帝。前。謝。恩。后。拜。伏。久。無。音。響。女。官。附。耳。教。之。后。乃。稱。臣。妾。張。媯。賀。帝。萬。年。其。幽。韵。若。微。風。振。簫。又。如。嬌。鶯。初。啣。帝。為。動。容。后。起。退。立。太。尉。勃。授。璽。綬。中。常。侍。太。僕。跪。受。轉。授。女。官。女。官。以。帶。皇。后。皇。后。拜。伏。復。稱。臣。妾。謝。恩。訖。即。位。羣。臣。皆。就。位。行。禮。退。皇。后。乘。軟。輿。入。中。宮。群。臣。以。帝。立。后。不。娶。于。功。臣。之。家。而。自。私。其。外。甥。皆。有。不。平。之。色。后。至。中。宮。四。壁。皆。塗。以。黃。金。椒。芬。撲。鼻。綴。明珠。以。為。簾。琢。青。玉。以。為。几。旃。檀。為。牀。鑲。以。珊。瑚。紅。羅。為。帳。飾。以。翡。翠。錦。衾。繡。枕。

卷一 漢宮春色

二

香艷叢書

皆有織金龍鳳其他陳設諸寶玩五光璀璨不可名狀帝與后行合巹禮后從女官之教奉觴于帝自稱女甥阿媯賀身皇陛下萬年帝笑曰汝尚仍前稱耶亦以金樽酌后后赧然辭不能飲勉盡一樽及夕后端坐牀上帝秉燭諦視見后首垂雙鬢清曠神彩煥發不傅脂粉而顏色若朝霞映雪又如梨花帶雨諸體位置各極其妙后羞畏俯首兩旁口輔微暈如指痕如浪波之法帝乃謂后曰吾向以汝外甥之故恒避嫌疑未嘗迫視不料汝怡人心目至於此極也當是時后年始十歲雖正位中宮而帝未嘗留宿宮中之政俾後宮美人年長者攝之後宮見后無權嘗侵侮之且私議曰張淑君雖居尊位實一童女耳且入宮後于吾輩將何畏焉后五日一朝太后奉案上食鞠躬屏氣愉然肅然帝以后東朝長樂宮每行經街衢數蹕煩民乃築複道屬之長樂宮后每將出侍女先移輦入內室后坐其中施簾幔焉乃昇以行雖宦官宮人或未能一見后面后每清晨對鏡理粧有一小鳥五彩畢具飛集簾外啼轉若云淑君幽室裏去淑君幽室裏去如是者十餘年及后徙北宮後鳥始不復至四年春三月惠

帝二十后年十一帝行冠禮率皇后見於高廟宮中孔雀及白鶴見后過必舞魯元公主入宮視后后送迎如家人禮有依依戀母之意公主指后向惠帝曰阿媯頗如意否帝曰阿媯不類大姊而酷類宣平侯使朕六宮粉黛為之減色其端靜慧慧之性則與大姊同時后弟張偃在側帝抱而弄之曰此兒體格頗似其姊若為女子亦一佳人也帝每晨起特至椒房觀后盥頤嘗語宮人曰皇后之色欲與白玉盤匪爭勝矣又曰皇后神態儼然一宣平侯但形模較小耳因戲呼之曰張公子傅姆見帝將至必先捧金唾盂盛紫微露進后以漱檀口帝常抱后置膝上為數皓齒上下四十枚又研朱以點后唇色如丹櫻猶覺點朱之淡也一日帝至后宫后方卸裳服兩宮人為后洗足帝坐而觀之笑曰阿媯年少而足長幾與朕足相等矣又謂宮人曰皇后踐踏白而嬌潤汝輩誰能及焉五年夏六月天時溽暑一夕帝在宮中不能成寐夜分復起帝有所最寵美人居東宮帝思之乃召宮婢數人授以錦衾一紅帕一俾攜至東宮并昇以符驗曰美人若睡當裹以來夜深勿有所驚也東宮者與后宮相近宮婢誤

卷一 漢宮春色

四

香艷叢書

以為中宮也乃徑叩宮門傳帝命侍女啓戶數重以入宮婢戒勿聲徑趨后榻以錦衾裹之并以帕蒙后首后驚醒問故帝曰帝命也遂負后疾趨后曰既奉帝召當容我稍整服飾今無狀若此豈可以見皇帝宮婢曰帝命也且已出宮矣願皇后勿聲后既無可奈何乃寂然無聲須臾至帝所帝揭帕視之則媯然張皇后也帝乃笑拊之曰驚汝夢否后不答若有微嘆者帝命置后御榻上宮婢既退帝呼后字曰淑君怒我乎后徐答曰妾忝備位中宮陛下既有召命當先一日傳宣豈可輕脫若此使妾為宮中妃嬪所竊笑他日何面目以母儀天下乎帝謝曰吾過也吾召汝非他聊以消暑耳時后年僅十二帝與清談及黎明侍女皆至后命取裳服修容還宮於是諸美人忌者皆言后中夜自奔帝所語浸尋達於外諸大臣怨呂太后者皆私議曰張皇后實太后外孫果非佳種且年幼即若是他日必無端莊之德當何以承宗廟乎六年秋后年十三人道始通而惠帝後宮美人已生子四人太后性不喜妃妾承寵甚欲皇后生子遣使禱祠山川百神與醫錢數千萬俾后服藥求子每夕遣人諷帝宿中宮后以

帝多病。力勸帝。靜養。仍異榻而寢。而太后未之知也。惠帝嬰僮。閱儒者。年十五。有殊色。請於惠帝曰。臣聞皇后容貌無雙。願一望見。帝許之。適值中秋節。皇后駕幸上苑。觀秋海棠。帝使閱儒服飾。一如皇后。先至上苑。宮人見其絕麗。皆大驚。疑以為真皇后也。閱儒登山見皇后。下輦步行。旋登樓。憑欄眺望。雲鬢峨峨。長袖翩翩。羅衫澹粧。足踐遠遊之繡履。履高底長約七八寸。其式與帝履畧同。后偕五六美人同行。而年最幼亦最端麗。其行步若輕雲出岫。不見其裙之動也。閱儒還見惠帝俯首自慚。且曰。陛下有中宮。若此何用。臣等與後宮美人為帝曰。皇后雖頑。然如成人。然年齒過稚。性慈未知人事。若五年以後。汝輩當皆罷黜矣。后性喜種花。而有潔癖。又喜讀書。帝至后宮。聞誦聲。清婉達戶外。笑謂后曰。汝不聞秦始皇焚書之事乎。胡為亦效腐儒所為。后起立曰。曩聞妾父張敖嘗言。秦之速亡。半由於此。且陛下聖明天縱。而猶用亡秦之律。竊為陛下惜之。帝感其言。乃除挾書律。自是古書稍稍出矣。后於宮中。雜植梅蘭桂菊芍藥芙蓉之屬。躬自澆灌。每諸花秀發。羅置左右。異香滿室。其寢榻及文几陳設。

卷一

漢書卷五

五

六

香艷叢書

精絕不許侍女近之。惡其不潔也。宮中有沉香木。溺器后每將洩溺。惡其鏗然。有聲。墊以落花之瓣。起則隨令侍女滌之。七年春正月。惠帝獵於上苑。傳皇后及諸美人皆騎以從。裝束皆如男子。其袍色或絳或黃或綠。后身御狐白裘。服色深青。裳色純黃。外披紅錦大袍。以紅綉抹額。馳驅交錯。花草生光。皆翩翩如二八美公子。見者不知為后妃也。而后尤驚艷。獨絕旋卸裝。登廁一野蕪突入。犯后碎其下衣。后尻有微傷。帝方驚惋。失措后引劍刺蕪。殺之。諸美人皆稱賀。后下衣既毀。裂倉猝露體。不自覺。帝笑而指之曰。何肥白也。后方驚悟。羞赧無所措。急呼侍女進下衣。兩頰暈頰。默然無言者半日。夏四月。皇后親蠶。御禮服。盛飾以出。乘鸞輅。駕駟馬。張青羽蓋。龍旗九旂。太尉妻穆乘。太僕妻御前。長安令奉引。金鉦黃鉞。鹵簿鼓吹。虎賁羽林騎導前。皇后躬採桑於蠶宮。手三益於繭。繭禮畢。還宮。是日長安觀者如堵。諸功臣家婦女皆嘖嘖嘆羨曰。張敖之女。乃有此福。特恨未能一觀其面也。初。辟陽侯審食其得幸於太后。惠帝聞之。怒辟陽侯。下之獄。將殺之。既而釋之。太后慚怒。又以皇帝無子。而後宮美人多子。

愈不憚。乃議盡斥諸美人。蓋欲令皇后得顯房寵也。帝憂甚。無以為計。乃哀懇於皇后。俾謀寢其事。后性渾厚。不知妒忌。又素得太后心。為泣言。諸美人無罪。妾媵自以薄祜。不能生子也。太后乃止。五月。太后問後宮美人有娠復發怒。將殺之。后為力請。太后忽生一計。使后伴為已有身數月者。將俟美人生男。即名為皇后所生。立為太子。后不得已從之。退語其母魯元公主曰。媼於狐媚委瑣之事。素所深恥。然媼無子。則太后終不樂而諸皇子亦危。帝益將鬱增疾矣。所以視顏為此者。上以娛太后。下以保皇子。中以調和兩宮。而安帝躬耳。太后下詔。皇后孕將達月。可免朝朔。望帝亦累月不至。后宮后深居靜不出。寢閣一步侍女有結者。竊相語曰。皇后將育太子。而腹不大。何也。六月。美人生男。太后使取之。裹以文襪。送匿后宮。而殺其母。即日太后使宮娥數皇后伴稱腹痛。頃之則呱呱者已在抱矣。告祭宗廟。立為太子。羣臣奉表稱賀。越三日。皇后使賜美人以藥物。文綺黃金百斤。或言太后已殺之矣。后驚惶涕泗交頤。紅袖盡濕。密告惠帝曰。妾所以隱忍為此者。欲救此人耳。今仍見殺。豈非命邪。是時

卷一

漢書卷五

六

六

香艷叢書

惠帝後宮已有六子。其名為后所生者。乃其最幼者也。后撫之皆如己出。並以時調護。其母是歲帝弟淮南王來朝。王之母故張敖家美人也。敖獻之高帝而。生王。故與張氏最親。善至是。請於惠帝。願朝皇后。帝曰。汝嫂年未及笄。撲訥長人。猶童女也。其可以已乎。固請乃許之。王跪拜盡恭。后答拜於簾內。環珮聲璆然起。而肅曰。九叔無恙。遂端坐無一言。亦未嘗仰視。王退而語人曰。吾嫂古今第一麗人。亦第一善人也。八月。帝不豫。皇后問疾。帝忽使后登牀。捫其乳而歎曰。阿媽。今已長成人。愛不忍舍。然汝凝脂。竟體恐後。日為我消瘦矣。有如此人而不能一日為夫婦之樂。亦命也。夫戊寅帝崩於未央宮。年二十三。后年方十四。哭踊如禮。沐浴如禮。方歛。諸侯王羣臣立殿下。皇后在殿上。東向。太子西向。皆伏哭。諸妃嬪公主宗婦皆從。皇后伏哭。殿上不下百餘人。魯元公主亦與焉。羣臣遙聞之。聲音嬌細而哭。盡哀遠望之。則年最幼而色絕艷。蓋皇后也。后兩目已紅腫如桃。屏去容飾。縷麻滿身。轉益靚麗。光彩照耀。殿之上下皆使。聲動。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徙居未央宮正殿。后稱孝惠皇后。仍居中宮之椒。

房。每日一朝太后。太后欲乘此時誅功臣。后苦諫而止。其語秘。外人不知也。是時大調者張卿用事。出入太后臥內。后每朝太后。張卿見后。循循如處女。不問不敢對。不命之坐。不敢坐。口操趙音。卿用語人。以為圖畫中所未觀也。且日欲誅張皇后。但觀后弟張偃。蓋已十得五六矣。后年十五。魯元公主薨。太后使后歸臨。母喪后既幼弱。居愁悶。悲思乃作歌辭曰。繫余童稚兮。入椒房。默待年兮。遠先皇。命不辰兮。先皇逝。抱完璞兮。守空牀。徂良宵兮。華燭羨飛鴻。分雙翔。嗟富貴兮。奚足娛。不如岷庶之糟糠。長夜漫漫兮。何時旦。照弱影兮。明月涼。聊支頤兮。念往昔。若吾身之在旁。飄風迴而驚覺兮。意忽忽若有亡。奉羅帳兮。拭泪蹤。履起兮。彷彿翠雞。維唱而報曙兮。思吾身兮。裂肝腸。冀死後之同穴兮。儻觀地下之清光。於是太后命辟陽侯以右丞相監未央宮。居宮中。侍太后。宮中事無鉅細皆屬焉。辟陽侯追怨惠帝於孝惠皇后。服用起居飲食。裁抑過半。又以后少艾。欲盡之以報惠帝。乃賂后侍女。問后燕私之事。甚悉。一侍女嘗言曰。我事皇后最久。知之頗詳。皇后立不跛。倚坐無惰。容起居有常。時行止

卷一 漢宮春色

七

香艷叢書

有常。嗜飲食之。量亦中人。以上服玩之。好與時俗不同。咳唾在地。每生芝草。芳澤不御。若有蘭香。雖盛暑無微汗。冀無微臭。寐無鼾聲。待吾輩整肅而和。請未嘗以疾聲相加。然稍有戲言。則正色呵止之。性至孝。聞父母有微疾。每徬徨不能食。自惠帝崩後。未嘗飲酒食肉。我所見者如是而已。辟陽侯偵知后性畏暑。有一室。后每避暑其中。屏左右。獨坐辟陽侯。乃曲折作複道。屬之椒房。之後。潛營一室。鑽穴隙以窺之。每見后兀坐。揮扇俄起。而徐步有風。肅然所御。衫襦皆明紗之極薄者。日光穿漏。雪膚映現。全體畢觀。后肌膚豐艷。衣內別有黃絹障胸。腹間項下懸七寶金縷。約碧玉條。脫皆希世絕寶。外間所未有也。辟陽侯微述所見。以語人。既而后漸覺之。嚴訊侍女。盡斥諸侍女之受辟陽侯賂者。乃泣訴於太后。太后敕辟陽侯自新。益增中宮守門宦者。少帝立四年。年五歲。而后年僅十八。少帝怪母年幼。密詢左右。乃自知非皇后所生。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必為吾母投仇。太后聞言。而幽殺之。立惠帝第三子常山王安。是為後少帝。年九歲。后每歲寒食。必詣安陵。東向舉哀。柔聲悽楚。飛鴈

見。后光豔。威翔舞而下。攫后釵釧。以去。如是者數次。乃張青羽蓋焉。是時太后稱制。諸呂擅權。后寂處深宮。絕不與聞外事。呂產呂祿。以太后春秋高。欲先自結於后。乃與后父張敖交驩。歲時必有饋獻。入宮后悉卻之。或勸后結納諸呂。他日可繼太后臨朝。后曰。吾聞婦人無外交。我未亡人也。可與權臣往來乎。先是太后以惠帝六子。薨逝幾半。乃取呂氏子太名為惠帝遺腹幼子。封平昌侯。進封呂王大。大臣益不平之。於是惠帝兄弟齊悼惠王已前卒。趙王如意。趙王友。梁王恢。燕王建。皆身死。國除。惟代王淮南王尚存。太后嘗召張皇后。謀曰。我已年老。而宗族尚強。我死。惠帝諸子必不安。吾欲盡去諸王。何如。后力諫曰。不可。妾聞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昔孝惠皇帝常憂兄弟之不多。無以藩衛皇室。今諸死者過半矣。若復自剪其枝葉。恐漢之天下非復劉氏有也。其後太后每有陰謀。后輒沮之。代王淮南王等遂獲無恙。蓋張皇后保全之力為多云。後少帝四年七月。太后病篤。召張皇后告之曰。吾病若不起。汝可臨朝稱制。大將軍產祿皆可屬以大事。祿女可配帝為皇后。汝善教之。善自珍愛。勿哭泣過節。勿為他

卷一 漢宮春色

八

香艷叢書

人所圖勉之時。后年二十二。涕泣固辭。自言才略素短。不足以臨制天下。且絳侯曲逆侯等皆高皇帝舊臣。若昇以夾輔之權。必可以安社稷。呂產言於太后曰。皇后太稚。貌太姝。性太慈。臨朝實非所宜。太后乃以國事屬產。祿辛巳。太后崩於未央宮。既葬。張皇后徙居長樂宮。呂產怨后之不附已也。乃曰。張敖之女。年少寡居。吾當有以試之。乃選美男子數人。為長樂宮宦者。既而侍女密說后曰。宦官某某等。年少貌俊。何不召之入侍。且昔太后逾六十而辟陽侯等入侍者。尚十數。皇后年華甚富。而長甘守此寂寞。誰知之者。后窮詰之。盡識其名。乃命宮正盡逐此數人。而謹侍女呂產長大臣圖己欲先作亂。與其黨謀欲先入據長樂宮。挾孝惠皇后以臨大臣。或曰。后若不從。奈何。產曰。鸞鳳羈於樊籠。慮其不仰哺於人。耶。乃使人說后曰。皇后若與相國同心。可以長保富貴。不然必見廢於大臣矣。后弗之盡。歛兩宮管鑰。申警守備。令毋入相國產殿門。少帝欲尊后為皇太后。又以有生母在。或謂宜並尊。或謂宜獨尊。生母詔下羣臣議。議未上而變作。九月庚申。大臣舉兵誅諸呂。呂產知長樂宮有備。走叩未央宮。徘徊

徊不得入。乃以奉孝惠皇后密詔。誅羣臣。為名號召。徒眾莫之應者。乃走劉章。逐而殺之。遂矯少帝符節。斬長樂衛尉呂更始。以兵入宮。圍守孝惠皇后。辛酉。誅呂祿。呂須及樊伉。廢后弟魯王張偃為庶人。初。惠帝二年。齊悼惠王欲媚太后。獻城陽一郡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欲以封張敖為魯王。及后初立。惠帝以問后。后曰。不可。外間皆謂太后削宗室以崇外戚。若封姜父。是斂怨而叢謗也。且取兄弟之邑以封后。父天下。後世其謂陛下何。帝悅。曰。汝年雖幼。才識在我之上。乃言於太后而止。

跋曰。孝惠皇后外傳。凡有兩篇。此其前篇也。得諸傳鈔。不傳作者姓氏。但知為東晉時人所撰。旁搜博采。為班史翻案。為阿嬌雪冤。洋洋千言。洵大觀焉。合後篇觀之。殆為一人手筆。可並讀也。

漢孝惠張皇后外傳二并敘跋

曩嘗裒集羣書。作漢孝惠張皇后外傳一篇。既又讀得漢時遺書。不下十餘種。其所紀張后事蹟。雖大指頗合。亦往往互有異同。究無以辨其孰為是非。

卷一 漢宮春色

九

香艷叢書 六

也。茲重作外傳一篇。其同者約而書之。其異者表而出之。以俟後世洽聞之士云。

孝惠皇后張氏。惠帝之女甥也。名嬌。字淑君。父宣平侯張敖。尚帝姊魯元公主。以高帝四年三月生一女。年數歲。有異人相之曰。此大貴人也。敖問其故。異人曰。昔楚漢之際。有仙女張麗英者。居豫章之南金精山下。衡山王吳芮聞其美。將聘為妃。儀從至山下。麗英忽升山頂。謂其人曰。我至此不得復下。當為我鑿磴通道。王乃發卒治道。道既通。則麗英不復見。已飛昇矣。麗英飛昇之後。上帝以漢室將有大變。特令降生人世。以扶漢室。且其塵緣未斷。使之再受磨折。劫盡則復昇仙矣。言畢。異人忽不見。使人至豫章訪之。果有其事。并有仙女廟。云。因別字女曰麗英。女年十二。端麗窈窕。絕世無雙。惠帝即位三年。年已十九。未立皇后。太后選女於呂氏。無當意者。於是太后與帝皆屬意張氏女。乃循舊制。詔鳴雌。侯許負至。宣平侯弟引女嬌於密室相之。還奏帝。大悅。太后以嬌容德異於常女。特遣丞相等用太牢告廟。以禮卜筮吉。日。太常叔孫通定六禮。

遣長樂少府及宗正為皇帝納采。束帛雁璧馬十二匹。聘用黃金二萬斤。自古所未有也。冬十月壬寅。詔丞相參御史大夫。堯迎皇后於宣平侯第。后拜辭於父母。及張氏之廟。稱警蹕。入未央宮前殿。天子臨軒。百官陪位。女官扶皇后降。與禮服。紺上纁下。深領廣袖。帶霞帔。衣長曳地。不見其足。首戴龍鳳冠。黃金步搖簪。耳步搖冠。前綴珠旒十二。北面就位。人觀者咸噴噴私語。驚歎不置。或曰。皇后真宣平侯之肖女矣。如此方不愧為天下母。或曰。皇后眉嫵妍秀。他日必少威權。然其類廣圓而絕。其準豐隆而絕。美宜其為天下母。於是執事者數百人環立。聳視但見皇后蛾眉鳳眼。蟬鬢兩頤。豐腴耳白。如面其溫淑之氣。溢於言表。似長公主而面格長圓。似宣平侯。或但遙見其肩背。即已歎為絕代佳人。禮官讀冊文畢。皇后三肅三跪三叩。稱臣妾謝恩。起立。太尉勃授璽綬。宦官跪授女官。女官跪以帶皇后。后復拜伏。低聲稱臣妾張氏謝恩。其詞若嬌鶯初轉。又如微風振簫。帝為動容。后起立。即位。羣臣皆就位。行禮訖。帝與皇后入中宮。行合巹禮。中宮皆以椒塗。壁觀煥軒。陳設絕麗。供以名花。異卉。傳

卷一 漢宮春色

十

香艷叢書 六

姆導后獻爵。教之稱臣妾。張媽祝皇帝萬年。帝飲畢。酌酒賜后。傅姆捧觴。使后飲之。后整襟端坐。以目視鼻。未嘗旁睨。帝注視皇后。見后明眸皓齒。倩倩微暈。如指痕。如浪波。之云。法不傳粉黛。而顏色若朝霞映雪。又如梨花帶雨。兩頰有微斑十餘點。小逾芥子。其色淡黃。非咫尺以內不能見也。然彌覺姝絕。倫諸體位置亦各極其妙。帝出語後宮人曰。皇后嬌然之質。無忝嘉名。然朕所重者。又不在色。而在德。觀其靜穆之氣。如渾金璞玉。令人竟日對之。不厭也。先是太后以后年幼。而帝素稱好色。乃戒帝曰。奇花不先時而折。明珠必應候而剖。皇。后年齒稍稚。必待長成。方能生子。汝知之乎。帝由是多幸後宮美人。每晨起。至椒房。觀皇后盥。對鏡。理妝。帝指鏡中曰。汝自視與宣平侯有毫髮異乎。后不覺對影而自笑。漢制。皇后五日一上食。帝宮留宿。惟張皇后即夕還中宮。諸美人咸笑后性之慈。而感其德。四年春正月。皇后見於高廟。三月。帝行冠禮。帝入宮。見后。讚書。用后言。除挾書律。自是古書稍稍出矣。皇后五日一朝。太后於長樂宮。舉案上食。孝敬甚備。太后常稱長公主之能。教女也。於是。以四十縣為皇

后湯沐邑其璽文同天子金螭虎紐特設大長秋家令等官屬掌財用則有少
府掌鹵簿則有太僕皆優其秩自是終漢世爲定制云后溫默恪慎內有慧心
雖以呂太后之猜忍后能將順其意旨終身無間言會中元節長公主入宮帝
命皇后設宴如家人禮公主從容謂帝曰皇后少不更事性又樸訥願陛下寬
假而督教之帝曰皇后年少德茂有大家風範皆大姊之教也后弟偃亦從入
宮宮人戲之呼后爲舅母云五年夏四月皇后行親蠶禮乘鸞輿張青羽蓋龍
旂九旒太尉妻驂乘太僕妻御前金鉅黃鉞鹵簿鼓吹虎賁羽林騎爲前導執
法御史在前皇后躬採桑於蠶宮手三盆於繭館禮畢還宮長安觀者填駢於
衢但見夾道張紅錦步障竟未嘗見鸞輿太尉妻與后同車但覺后芳馨滿體
太僕妻掖后登輿竟后身輕可舉而並不瘠弱皆退相謂曰今日得瞻仰天人
奚啻登仙且曰張皇后之美端重者遜其淑麗妍媚者讓其莊嚴明艷者無其
窮究雖古非姜西子恐僅各有其一體耳當是時後宮有何美人最得寵於惠
帝常以皇后入宮在後後侮之每夕自至帝宮留宿使其左右拒諸美人給之

卷一 漢宮春色 十一 香 齋 叢 書

曰皇后已在內矣事浸聞於外羣臣皆竊議曰張皇后年甫十四已不自貴重
而淫佻若是以何承宗廟乎冬十月太后偵知后人道始通亟望后生子乃諷
帝常宿椒房帝多內寵已生皇子五人外有嬖僮閔孺等后年尚少簡靜無怨
見帝日漸多病勸帝靜養一年須宿疾良已始敢承恩幸帝愛慕后容德不得
已屏絕內外寵色專宿椒房養疾后仍與帝異床而寢而太后不知也方謂皇
后寵已顯房且夕可得孕遣使禮祠山川百神與醫錢數千萬俾后服藥求子
諸臣亦益贊議皇后以爲擅寵或微諷張敖曰艷女必多淫后聞之曰使帝疾
果愈諸臣雖斥我爲淫妬我無憾矣六年三月帝疾漸愈召諸美人有殊色者
同遊上苑諸美人誇妍鬥艷服飾麗都光映花木帝遣使召皇后須臾后澹妝
艷飾珊珊來前行步如輕雲山岫不見其裙之動也帝目逆之曰神仙中安得
有此人諸美人亦目眩神馳爽然若自失者帝軀體素秀偉后與帝並立約短
二寸云其秋后有微疾太后疑有孕召太醫診脉宦者引醫入椒房施黃絹爲
帷帳醫跪帷外俄聞環珮聲鏘然自內而出宦者奏曰請切脉侍女捧后手置

帷外醫見后手如柔荑美白不可名狀悟爲大貴之相診畢奏請望舌色旋聞
帷內嚶然有聲若云無庸者侍女固請乃始奉帷瞥見皇后紅衫黃裙端坐於
內翾若驚鴻皎如秋月唇色如朱櫻一點后閉目張口示之轉瞬則帷已下矣
醫乃奏於太后言皇后氣體非不能生子但其脉尚似處女殆無孕也九月太
后問後宮美人有娠大怒曰皇帝養病方愈此輩復蠱惑之不可宥也皇后涕
泣爲之請命太后忽曰然則吾以與汝爲子汝當伴爲有娠不可違我言后欲
救美人且慰太后而調和兩宮不得已從之帝亦伴若信后有娠者后初見帝
疾漸瘳許帝以明年三月爲合歡之期及稱有娠遂深居習靜并不與帝相見
宮人點者頗疑之曰皇后將生太子而腹不大何也七年六月美人生男太后
取送皇后養之布告中外立爲太子是時后年十六大臣疑后不能生子謂爲
實年十四蓋誣之也太后慮太子生母尙在或不利用於皇后乃潛遣人縊殺之
皇后趨救則無及矣帝宿疾復發每召皇后侍湯藥秋八月戊寅帝疾大漸皇
后及諸美人環繞御榻帝使后坐榻旁熟視之曰太后愛汝俾汝稚年入宮誤

卷一 漢宮春色 十一 香 齋 叢 書

汝非淺將使汝終身爲處女矣然婦人以夫爲天汝既爲養女恐將受侮於人
奈何頃之帝崩年二十三后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大歛諸侯王羣臣立殿下皇
后在殿上東向諸美人公主宗婦皆從皇后伏哭后豐容頽體兩目已紅腫如
桃哭音嬌細而悽婉雲鬢如蓬麻衣如雪轉益艷麗殿之上下皆爲聳動咸私
語曰惠帝棄全盛之天下尙不足惜獨惜其棄此幼豔之中宮耳太子卽位太
后臨朝稱制徙居未央宮行天子事太后仍居椒房稱孝惠皇后太后欲盡誅諸
功臣后諫止之呂后元年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右丞相監未央宮如郎中令居
宮中侍太后辟陽侯追怨惠帝以張皇后少艾欲蠱之乃先結驪於張敖一日
辟陽侯在敖第見后遣婢二人還家問之曰汝等事皇后司何事對曰司糞溺
敖告公主入白皇后使善爲之備既而辟陽侯賂后侍女使獻錦襪錦袴於皇
后后大怒焚之立遣侍女且泣訴於太后太后乃責辟陽侯而嚴爲之防衛后
始得保完節后幼有潔癖几榻無纖塵平時御左右無疾言遽色雖盛暑在內

寢必整襟端坐未嘗袒裼熱無微汗寐無舒聲一日偶入浴室召侍女濯背侍女見后全體豐豔其肌膚如凝脂如美玉項下懸七寶金縷鎖臂約碧玉條脫皆惠帝所賜希世絕寶也后身不御燕澤而滿體芬馥如芝蘭侍女戲后背曰美哉皇后妾猶愛慕不忍釋惜乎先帝之早逝也后叱之曰毋多言少帝立四年年五歲張皇后年二十矣少帝每與后同寢見后乳猶如處女怪之問左右乃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皇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變太后聞而幽殺之立惠帝第三子常山王宏是為後少帝太后又欲除代王淮南王等后涕泣苦諫呂氏之人慍曰張皇后稚年守寡而力護諸叔不知避嫌耶然諸王竟賴以無恙后年二十四太后疾篤召張皇后欲使臨朝后固辭乃以後事屬呂產呂祿以祿女為少帝后七月辛巳太后崩少帝聽政或言宜尊張皇后為太后諸大臣弗聽乃遷后於長樂宮呂更始為衛尉禁后母家母許有人出入后塊處宮中并不知內外消息相國呂產謀入據長樂宮挾孝惠皇后以令羣臣謂人曰張皇后孱弱無能乃掌握中物耳因使人說后與相國同心后不從悉

卷一 漢宮春色

十二

一香 飽 齋 書

斂兩宮諸門鑰戒毋納相國產殿門呂氏卒無內援以敗九月庚申朱虛侯既殺呂產遂矯少帝符節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分兵守宮門辛酉捕斬呂祿及少帝之后誅呂類樊伉而廢后魯王偃諸大臣相與陰謀曰惠帝諸子若年長用事吾屬無類矣可并誣為呂氏子誅之所謂去草當芟其根也乃遣使迎代王後九月己酉晦代王至長安即位夏侯嬰與東牟侯興居入清宮載少帝出就舍其夜有司分部誅滅少帝及諸王於邸諸大臣復相與聚謀所以處孝惠皇后者或議誣以淫僻殺之或議出后使大歸張氏或欲送后入織室或曰孝惠皇后梵獨可憫且惠帝聘以殊禮母儀天下未嘗失德豈臣下所宜擅廢乎天子繼惠帝之統於皇后親則嫂叔義則臣子也似宜有崇奉之禮與太后皇后列為三宮則恩義兼盡矣或曰昔孝惠皇后殺美人而奪其子殆一險悍婦人也若留孝惠皇后於漢宮是猶蓄雌虎於深山後必見噬矣或曰吾聞后有懿德殺美人者呂太后也且惠帝諸子已被誅若復置后於死地吾輩且蒙不韙之名不如奏天子使自處之東牟侯曰若奏之天子此以慚德貽君父也我

請獨受其名黎明東牟侯入長樂宮選張皇后后臥未起宦者使宮人趣后起后盥洗既畢方欲整理衣物不許乃灑泣登車東牟侯收其印綬分宦官宮女五十人使隨侍皇后其宮中法物鹵簿及皇后祭服朝服皆令有司守之遂送后入北宮觀者夾道后乘素車有兩侍女驂乘后兩足在簾下其履式圓頭方底與帝履畧同織以翠羽飾以金葉綴以明珠履長約七八寸忽風吹簾動隱約見后半面咸駭曰天人也此福德之相何以見廢既而曰惠帝在位七年不失為令主今陵土未乾而諸臣欺其孤兒寡婦亦太甚矣因相與歎息泣下朝士有掛冠去者后至北宮東牟侯擇殿後幽室閉后與侍女數人於其中肩鑄深固飲食糞溺皆從一穴出入選老宮人二人監之號為宮正乃奏言后黨於呂氏罪宜幽廢謹已便宜從事制曰可文帝元年立竇皇后推恩封薄昭為軹侯齊王母舅驕約淮南王舅趙兼亦皆封侯帝心知張皇后無罪乃封后弟張偃為南宮侯以慰后心亦慮后之自殺也后居幽室三年每佳辰令節宮正以鑰啟戶許出片時值惠帝忌日亦許后一出祭拜拜畢復入文帝三年六月

卷一 漢宮春色

十四

一香 飽 齋 書

濟北王興居反敗死文帝曰興居所為皆悖理曷者朕初即位興居擅幽孝惠皇后朕聞后為人甚賢淑無微過乃命竇皇后往北宮省之竇后名倚房惠帝時以良家女選入宮侍張皇后后待之甚厚其後田以賜代王既立為皇后數為帝言張皇后之賢帝惻然憐之且知后孤弱無能為故欲出后於幽室云宮正聞竇后将至北宮謂張皇后曰汝敝衣垢面何以見皇后乃使侍女為后沐浴理妝飾以盛服竇后至前殿坐定侍女扶后出自幽室竇后左右咸指目之曰如此美人而久閉此室可惜也竇后見后行禮畢因訴積年契闊之衷且曰妾向者辭皇后出宮皇后年僅十五今倏忽已十二年矣而皇后貌益豐頤益少善氣益於面背想見涵養之功非妾所及也因請入觀皇后寢帳后赧然若有慚色者侍女導入幽室竇后見室中之狀大驚召宮正責之曰此事皇帝初不知皆汝輩所為也宮正對曰此奉大臣及東牟侯之命謂已奏之天子妾等安敢違乎竇后命速捨其戶引張皇后居於正殿還奏文帝帝亦欽然曰如此朕何面目以對惠帝乃詔羣臣議崇奉孝惠皇后之禮將設北宮衛尉及太僕

少府家令等官。羣侯恐后一旦得勢。且修前怨。交諫以爲不可。帝惑於羣議。乃詔有司曰。孝惠皇后嘗爲天下母。其起居服膳。皆視后禮之半。並增北宮侍女。然亦寥落。與家居無異。有司供用不饒。皇后至。手刺女紅。以濟用。侍女見后失勢。又賞賜微薄。不盡聽后使令。惟后初立時。媵婢獨忠於后。云是時惠帝後宮美人千餘。皆在北宮。與后比室而居。頗疑后已被廢。因狎侮之。竊稱之曰。張廢后。或曰。后乃惠帝之元配。舉天下皆其臣子。誰得廢之。乃隱指之曰。幽室中人。或直稱爲張放之女。后聞之。泣曰。何爲。及吾父名一美人。與后語數視。后腹后問之。對曰。妾夢后腰腹纖妙。麗人體格不當如是。耶。然未知后昔年伴爲有娠時。腹亦僅如是。大平后變色拂衣而起。后年二十九。值薄太后六十生辰。諸妃公主命婦皆上壽。北宮宦者及侍女欲求媚於帝。給后出房。挾以登輿。強扶后往朝賀。儼然就諸貴人命婦之列。又強挾以朝。文帝與太后皆悚然降禮。然頗心訝之。以爲出自后意也。后歸而慍甚。鞭笞其旁侍御。悄然不見齒者累月。南宮侯夫人亦於朝賀時見后。歸以語張偃。偃曰。自大姊退處北宮。人皆誤

卷一 漢宮春色

十五

香艷叢書

謂之廢黜而淒涼。况亦復難堪。傷哉。吾姊以如此仙姿淑性。而棄擲埋沒於空室之中。此由吾母一時之誤。俾入漢宮故也。既而匈奴爲媵。書遺漢曰。昔孝惠皇帝與單于爲兄弟。交誼至隆也。今聞其子皆已被誅。皇后張氏貞靜幽嫻。溫恭淑惠。而無故幽廢北室。如忌此人。何不送入匈奴。俾獲早覩天日。昔高帝嘗以魯元公主見許。已而爽約。今其女既配惠帝。單于豈敢有所侵犯。竊願奉迎。供養事以母禮。以答惠帝之厚誼。其語皆中行說教之也。說背漢降匈奴。數繩張皇后之美。以誘單于。使爲媵。書以愧漢人。漢得書不答。遣使諭之曰。孝惠皇后爲漢國母。誰能廢之。皇帝篤親親之恩。奉之離宮。禮數亞於太后。單于幸勿過聽。單于私問使者曰。吾聞張放之女爲塞南第一麗人。信乎。使者給之曰。孝惠皇后非以色選。祇緣帝甥得立。聞其兩目蒙視面大而多黑斑。惠帝憎之。終身不答。以至無子。今復年逾三十。頭童齒豁。宮婢出述其狀。貌殆下中之姿也。單于笑曰。汝母誣汝國母。文帝十二年。后年三十六矣。而惠帝後宮美人有逾四十者。帝憫其怨曠。皆令出嫁。諸美人有悔后者。給之曰。天子憐后。以童女

寡居。實未嘗仇讎。先帝聞亦將出而嫁之。以和陰陽之氣。后大怒曰。汝等敢戲侮無禮。速去。無來見我。既而諸美人詣寶后拜謝。左右告后曰。方今世態炎涼。令人悵悵。彼諸美人皆事惠帝。惠帝既崩。則皇后乃一家之主。竟不一來拜辭。而獨謝寶太后。何也。后曰。若輩以我爲死久矣。惠帝一生仁厚。而諸子無端被害。諸美人復相率以去。僅留我衰朽之身。爲守空宮。且暮入地。他時逢惠帝忌日。宮中誰復設祭者。因泣下。諸美人聞之。相率詣后拜辭。后仍罄所有私財。各賜黃金數斤。以爲嫁資。皆退而歎曰。張皇后聖德安可。及明年寶太后檢椒房法物。服玩將祭。服朝服十餘篋。皆極華麗。而尺寸短小。如十二三歲女子之服。寶后猶識之曰。此皆張皇后初立時。惠帝精心營製者也。乃悉令送還北宮。又明年匈奴大入蕭關。會有蜚語。謂單于欲攻長安。襲取孝惠皇后者。或言惠帝已絕嗣。無後。所娶張氏女猶在漢宮。乃尤物也。宜速賜之死。帝曰。孝惠皇后賢人也。有大功於漢。且彼自默處深宮。不知外事。何罪之有。怒斥言者。越二年。后年四十。寶后與后同歲。生值二月生辰。羣臣奉表稱賀。四方貢獻珍奇

卷一 漢宮春色

十六

香艷叢書

交錯。諸公主命婦皆詣中宮。賞賚優渥。及后三月三日生辰。北宮闈寂無人。聲惟侍女爲后稱慶而已。文帝有寵姬慎夫人。宮中推爲第一國色。夙聞孝惠皇后淑美。欲與之競。乃託上壽詣北宮。北宮侍女皆驚喜。慎夫人艷飾盛服。顧影徘徊。是時后身長漢尺七尺三寸。慎夫人長七尺一寸。望見后貌端靜。逸驚而卻步。行禮既畢。夫人見后柔順可侮。起立后前。熟視后面。曰。始疑皇后爲年已長。今乃如未滿三十者。吾觀皇后丰神殆處女也。退謂左右曰。吾始聞孝惠皇后微有雀斑。以爲瑕疵。豈知得此點綴。轉益美艷。然年已四十。而猶羞澀。持重不敢舉首視我。真可憐也。夫人左右亦掉舌流涎。相顧曰。今日夫人如孔雀之朝。鸞鳳矣。是歲后謁安陵歸。忽夢見惠帝如平生。呼后名曰。阿嬌。汝無日不念我。自汝徙北宮。我神魂依汝。至此每在空中。觀汝獨愛汝之誠。豈也。汝體貌備四時之氣。春宜鼓琴。宜澆花。宜折柳。宜晨起梳妝。宜倚案讀書。宜奉簾而出。行步珊珊。夏宜圍碁。宜揮扇。扇宜披葛。納涼宜竹下。小立宜憑樓。眺望宜臨荷。沼面映水。中秋宜對月。宜折桂。宜賞菊。宜以承露盤盥手。宜七夕望牽牛。宜倚

紅。臆。課。宮。人。刺。繡。冬。宜。玩。雪。宜。折。梅。宜。圍。爐。宜。焚。香。靜。坐。宜。剪。燭。清。談。宜。披。狐。裘。御。珠。冠。錦。袍。受。朝。賀。汝。之。丰。趣。惟。我。領。之。最。深。我。早。年。棄。汝。俾。汝。百。端。受。侮。乃。天。所。以。養。汝。之。德。將。玉。汝。於。成。也。今。汝。名。繫。仙。籍。吾。亦。待。汝。同。行。矣。后。以。夢。語。左。右。左。右。問。曰。皇。后。見。先。帝。已。老。乎。后。曰。未。也。左。右。笑。曰。然。則。向。者。后。年。幼。於。先。帝。七。年。今。先。帝。年。幼。於。后。十。八。年。矣。后。默。然。不。應。后。自。二。十。五。歲。以。後。有。幽。憂。之。疾。文。帝。後。元。年。三。月。肝。風。驟。發。宜。者。奏。請。勅。太。醫。診。之。會。長。公。主。嫺。有。微。疾。醫。官。奔。走。未。及。赴。北。宮。不。數。日。后。薨。年。四。十。一。侍。女。聞。空。中。奏。樂。聲。異。香。數。日。不。散。后。既。無。骨。肉。懿。親。在。側。小。歛。時。侍。女。為。后。沐。浴。驗。視。后。之。下。體。皆。曰。可。憐。哉。后。真。處。女。也。官。人。皆。愛。后。體。之。美。豔。不。肯。遽。歛。裸。而。觀。之。曰。過。此。不。能。復。見。矣。或。量。后。諸。體。之。鉅。細。長。短。誌。之。乃。至。隱。微。之。處。無。不。歎。美。閱。一。日。始。得。歛。帝。詔。羣。臣。議。喪。禮。不。以。后。禮。治。喪。去。其。珠。襦。玉。匣。帝。與。羣。臣。皆。不。成。服。不。送。葬。初。惠。帝。時。營。安。陵。皇。后。坐。城。與。帝。陵。對。峙。惠。帝。以。張。皇。后。性。愛。花。特。命。多。樹。花。木。至。是。不。用。合。葬。之。禮。廢。其。故。塋。為。墟。葬。后。於。安。陵。諸。美。人。家。次。故。去。塋。二。

卷一 漢宮春色

十七

一

里許。不。耐。劇。不。起。墳。漢。書。文。帝。後。元。年。紀。書。曰。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不。書。葬。不。成。喪。也。不。書。日。以。不。喪。官。失。其。日。也。不。曰。崩。而。曰。薨。以。其。退。處。北。宮。也。已。廢。之。后。死。不。書。於。帝。紀。而。張。皇。后。獨。書。且。仍。大。書。曰。孝。惠。皇。后。者。惠。帝。既。崩。后。無。微。罪。非。臣。子。所。得。廢。也。后。廢。居。凡。十。有。七。年。群。臣。以。呂。太。后。之。故。遷。怒。於。后。日。欲。自。文。前。愆。乃。多。造。誣。謗。加。以。失。德。之。名。其。後。史。官。不。察。復。襲。其。說。識。者。病。之。后。薨。百。五。十。餘。年。赤。眉。入。長。安。發。掘。漢。諸。陵。凡。用。玉。匣。者。尸。皆。不。壞。面。如。生。賊。乃。汗。呂。后。尸。后。妃。年。少。者。多。被。汗。辱。群。盜。妬。爭。相。殺。至。數。十。百。人。惟。孝。惠。皇。后。以。無。墳。故。免。發。掘。魏。晉。間。關。中。民。祀。后。為。靈。神。或。祀。為。花。神。多。立。廟。焉。贊。曰。后。勸。惠。帝。除。挾。書。律。澤。被。千。古。偉。矣。其。在。漢。室。有。三。大。功。勸。太。后。勿。誅。諸。功。臣。與。謀。害。代。王。及。歛。諸。門。輪。使。相。國。產。不。得。入。殿。門。呂。氏。就。誅。此。其。功。之。最。盛。者。也。代。王。既。立。后。乃。幽。廢。竟。無。崇。奉。之。禮。蓋。地。處。嫌。逼。雖。賢。如。文。帝。不。能。無。介。然。于。懷。故。待。后。恩。禮。頗。儉。云。夫。古。聖。后。賢。妃。多。矣。然。容。與。德。皆。極。美。而。幽。廢。者。惟。漢。張。皇。后。一。人。但。賦。性。柔。愿。才。畧。稍。短。耳。於。戲。坤。道。以。靜。為。體。以。有。德。而。

無才為正。此。后。之。所。以。為。至。德。歟。跋。曰。孝。惠。皇。后。外。傳。凡。有。兩。篇。此。乃。其。後。篇。也。玩。其。敘。意。乃。是。一。人。所。作。蓋。當。時。甄。采。羣。書。旁。及。稗。史。不。免。互。有。異。同。因。而。兩。存。其。說。耳。今。觀。此。文。似。較。前。篇。更。雅。練。而。翔。實。即。從。千。載。下。設。身。置。想。殆。無。非。確。有。之。情。事。爰。並。錄。之。皆。足。以。垂。不。朽。焉。

漢魯元公主外傳

魯元公主者。高。帝。之。長。女。也。母。呂。后。生。一。女。一。男。女。即。公。主。男。為。孝。惠。皇。帝。高。帝。為。亭。長。時。家。貧。呂。后。攻。苦。食。淡。公。主。年。七。歲。即。能。代。母。操。作。抱。哺。幼。弟。呂。后。甚。賴。其。力。或。盛。夏。治。田。母。女。皆。跣。足。蓬。首。汗。流。浹。面。不。知。其。悴。一。日。呂。后。與。公。主。居。田。中。釋。置。惠。帝。坐。田。畔。有。一。老。父。過。求。飲。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又。相。公。主。曰。此。女。圓。準。故。多。財。豐。下。故。多。後。福。廣。賴。故。不。久。當。大。貴。豈。長。困。於。隴。畝。者。哉。呂。后。頗。心。異。之。及。高。帝。起。兵。為。沛。公。旋。封。漢。王。其。家。屬。皆。居。沛。漢。二。年。四。月。敗。於。彭。城。高。帝。使。人。收。家。室。太。公。呂。后。已。為。楚。所。虜。道。

卷一 漢宮春色

十八

一

逢。惠。帝。及。公。主。載。之。以。行。馬。疲。追。者。在。後。帝。蹶。兩。兒。欲。棄。之。夏。侯。嬰。常。下。收。載。之。既。登。車。嬰。以。面。向。兩。兒。使。各。抱。其。類。而。立。乃。馳。卒。得。脫。于。下。邑。之。間。是。時。惠。帝。年。六。歲。公。主。年。十。三。矣。公。主。頗。知。避。嫌。以。布。蒙。而。既。而。往。道。旁。洩。溺。追。者。將。至。高。帝。怒。又。欲。棄。之。嬰。固。請。載。之。竟。免。於。難。六。月。漢。都。樓。陽。立。惠。帝。為。太。子。令。諸。侯。子。為。宿。衛。并。冊。封。公。主。傳。姆。贊。禮。諸。妃。嬪。觀。之。曰。公。主。德。性。窈。窕。周。旋。進。退。亦。頗。楚。楚。可。觀。惟。素。居。鄉。野。不。慣。為。容。飾。耳。既。而。高。帝。出。關。與。楚。相。持。諸。姬。皆。從。去。呂。后。又。在。楚。未。歸。宮。中。無。主。公。主。專。攝。宮。中。事。端。詳。慎。默。曲。有。條。理。以。時。護。調。太。子。飲。食。寒。暖。皆。不。使。失。節。高。帝。以。為。賢。三。年。正。月。帝。由。蔡。陽。馳。入。關。選。諸。侯。子。尚。公。主。召。年。少。貌。美。者。三。十。八。人。入。內。廷。聽。選。張。耳。之。子。敖。年。方。二。十。一。神。清。如。冰。玉。狀。貌。雅。麗。儀。度。翩。翩。帝。見。之。曰。美。哉。古。之。子。都。徐。公。不。能。過。也。屆。期。諸。侯。子。入。內。殿。設。鵠。射。之。帝。召。公。主。垂。簾。觀。焉。用。秦。制。也。公。主。羞。畏。不。肯。出。高。帝。罵。之。乃。出。坐。於。簾。內。默。然。俯。首。未。嘗。仰。視。張。敖。連。射。皆。中。的。其。餘。中。者。四。人。帝。先。以。問。公。主。皆。不。答。帝。指。張。敖。曰。此。真。佳。公。子。矣。公。主。不。覺。舉。眸。一。望。

若微解頤者。戚夫人曰。公主已心許之矣。帝乃以敖向公主。公主體修。顏面如滿月。其色微似紫棠。澤以紛黛。彌形端潔。性溫。怒有淑行。漢沿秦制。凡公主下。降必選官人。年老者。傅之。謂之家令。尚公主者。雖欲入房侍。公主家令不許。不敢擅入也。敖尚公主。惟合。喬之夕。得侍寢榻。既而數月不得入。一夕。伺家令入。宮。敖竊侍。公主遂有娠。明日。家令知之。對公主。訴張敖。公主為之泣下。其後。公主受制於家。令口欲言。而忸怩。終不敢留。敖宿也。明年三月三日。公主生一女。張敖之母朱氏。趨往視之。朱氏者。外黃富人之女也。有國色。少時。誤嫁庸奴。不相得。遂去之。其父之客。為擇婿。使嫁張耳。生子敖。年已三十。有六。尚如二八。麗人。謂公主曰。余昨夢天上諸神仙。送女僕仗。甚盛。一美人冠服莊嚴。端坐輿中。降於余家。此女殆天上謫仙人也。自往摩其頂。女忽對之。嫣然一笑。朱氏驚呼。公主視之。因名之曰。嬌。左右皆謂女貌酷似祖母。朱氏亦以其類已也。愛之如掌上珍。其秋九月。楚歸呂后於漢。公主入宮省母。呂后詢知家令。隔絕張敖。推憐。公主因怒。家令言於高帝。罷去之。著為令。自後。公主與敖。仇讎日篤。

卷一 漢宮春色

十九

香艷叢書 卷一 漢宮春色 六

敖侍公主亦甚謹。公主有微疾。敖為按摩。肢體親抱。公主登廁。公主雖辭之。而敖不倦也。留侯子張不疑。謂敖曰。子之事妻。無乃太勞。敖曰。天家貴女。一喜一怒。家之興廢。繫之且。公主甚賢。其姿貌。雖非絕麗。而舉止大方。氣象溫雅。靚如秋雲之吐華。月藹如春風之拂花。實世所罕覩也。於是高帝呂侯。皆寵敖甚厚。立敖父張耳為趙王。時人為之語曰。不願封侯十萬戶。但願身侍長公主。明年七月。趙景王張耳薨。敖嗣為趙王。都襄國。尊母朱氏為王太后。公主為王后。高帝六年十二月。帝自邯鄲過趙。趙王執子婿禮甚恭。上筵。踞慢罵之。公主抱其女出。見上。撫玩良久。呼為玉女。云。公主尚無子。乃謂敖曰。妾惟有一女。王當為似續計。盍置侍姬。敖固辭。公主飾美姬二人。使侍敖。寢遂連生二子。曰。侈。曰。壽。八年九月。高帝患匈奴強盛。劉敬說上曰。陛下誠能以嫡長公主妻之。彼貪漢重幣。必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因使辯士諷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女詐稱公主。彼亦知之。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遣使徵公主於趙。公主時年十九。

與趙王日夜對泣。遷延未行。呂后亦泣曰。妾惟太子與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中帝不得已。先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其冬十二月。趙相貫高等謀反。事覺。逮捕張敖。至長安繫獄。詔有司錄送敖家屬。別遣宦者先迎公主。公主顧念其女。年幼。又見其姑朱氏。丰神美艷。恐為吏卒所侵辱。欲與姑女偕行。有司不許。公主乃厚賞吏卒。灑泣而別。吏卒羈送張敖家屬。每止。傳舍敖母朱氏與諸姬妾及敖女。媼同處一室。從吏或夢明月出於室中。夜起望之。其上常有雲氣。為五彩龍鳳形。一卒或從室外窺之。見敖母方去冠理髮。豐麗端嚴。儼若神仙。不覺心動。欲乘夜犯之。將入戶。則見敖女寢榻前。紅光滿室。如是數四。驚怖而止。既至長安。獄吏議夷張敖三族。自公主而外。皆當從坐。公主入宮泣訴。張敖無罪。呂后見高帝。數言張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帝怒曰。使張敖踞天下。豈少而女乎。會貫高等力白張敖不反。九年春正月。赦趙王敖。廢為宣平侯。是月。公主適生子偃。帝欲奪公主嫁匈奴。呂后諫曰。中國不能自強。專恃薦女。以為得計。恐貽笑於天下。帝乃使敖向公主如故。匈奴屢寇邊。索公主。漢使者或給單于曰。公主

卷一 漢宮春色

二十

香艷叢書 卷一 漢宮春色 六

有一女甚美。他日。年長。可代母。遠行。單于信之。始不為寇。十一年九月。鄴侯呂台娶婦魯元公主。往賀。宴於內室。公卿列侯。宴堂上。酒酣。樂作。忽見一美公子。立屏後。面目秀麗。舉止端嚴。公卿咸視。宜平侯曰。此必足下令子。競起視之。問年幾何。婢答云。八歲。饋以果餌。不受。或欲執其手。驚走入內。既復詢之。宜平侯曰。此敖長女也。以素愛之。故飾以男子之服。然其性純。慤而畏人。而於男女之辨。尤嚴。故亟走耳。公卿皆噴噴歎羨。頃之。公主傳呼。將歸第。宜平侯倉猝離席而去。明年四月。高帝崩。公主率女媼入哭。甚哀。送葬長陵。五月。惠帝即位。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恐太后害之。謀所以自全者。乃獻城陽一郡。為長公主湯沐。邑尊。公主為王太后。太后大悅。惠帝二年。匈奴為媼。書遣太后。太后大怒。召樊噲。議擊之。季布諫而止。乃遣宦者張澤奉書。遜辭報之。單于謂使者曰。吾欲索長公主。以踐前約。使者對曰。長公主早嫁張敖。高帝時。猶可奪之。今天子乃公主之弟。豈有奪已嫁之姊。以予單于者哉。單于曰。然則公主之女。可來代之。使者歸報。太后憐愛外孫女。不忍遣。三年春。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而聘女媼

以配惠帝所以杜匈奴之望也。公主廣市長安大梁美婢百人以饋皇后。會稽仙人朱仲詣闕獻大珠徑三寸。太后用為聘禮。公主復以黃金七百斤購之。仲不受。金復獻大珠徑四寸。光明如月。公主用飾皇后禮冠。冬十月惠帝立皇后。張氏時公主年二十六。惠帝年十九。皇后年十二。公主既以后母益貴。寵而彌自謙。抑當世以為賢。后立四年。惠帝崩。太后憐后幼弱。居召公主入椒房。與皇后同臥。起后寢。至夜深必起坐。溺器。聽有聲。公主左右窺見。后睡容初醒。如春日海棠。素衫素袴。首不加冠。而盤髻如旋螺。額可鑑人。端豔之色。與燭光相照耀。后微咳。數聲。公主呼后曰。吾兒得無冒寒乎。后既登牀。母子絮絮對語。公主私問曰。汝配先帝數年。果獲一侍枕席乎。后不答。固問之。后嬌音若泣者良久。乃曰。自我入宮。彼已多病矣。公主曰。以汝如此身。貌而終身。為處子。吾每念之。肝腸如割。又問曰。汝冀有芳馨何也。后曰。我初入宮。即飲花露。想以此獲效。然初不自覺也。公主愛后如嬰兒。調護其眠食。居半年。公主始歸第。私謂后曰。吾聞辟陽侯為人邪僻。今方以右丞相居宮中。汝宜謹自守身。戒侍女勿

卷一 漢宮春色

二十一

香艷叢書

妄出入。后如其教。人罕得見。其面者。呂后元年夏四月。公主薨。太后命孝惠皇后歸臨。母喪成服。后年十七。哭盡哀。居喪次兩旬。送葬還宮。又六年。宣平侯張敖卒。賜諡曰魯元王。諡公主曰魯元太后。封公主子張偃為魯王。其後太后以魯王偃年少孤弱。封其兄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以輔魯王。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廢魯王偃。遂廢孝惠皇后。幽之北宮。文帝元年。乃封張偃為南宮侯。續張氏二年。釋孝惠皇后。出自幽室。復以後禮供養。魯元公主家。在惠帝安陵東三十里。次東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域云。

評曰。魯元固千古賢公主。此文用筆奇麗。亦千古妙文。與孝惠皇后傳雖分兩篇。而事蹟自相貫穿。作者姓氏不可知。合而觀之。其妙可見。

蔣孝廉西征述異記

青溪居士

湖南蔣君名嘉棟。字嘯雷。辛酉舉人。博覽書史。長於歌詩。性謙厚。不妄言。壬戌癸亥間。在京師。與余交甚洽。嗣聞蔣君從戎甘肅。保同知直隸州。不見將十年矣。同治壬申六月。忽遇之揚州。逆旅握手。甚離間無恙外。相與沽酒對酌。譚

至夜分不倦。蔣君歷訴近年艱難勞苦之狀。既而各述異聞。蔣君曰。余向讀稗史。每疑所記非實事。乃以今所親歷証之。始知宇宙之大。無所不有。神鬼之說。非盡荒唐也。余以去年二月。催餉至西安。久居無事。每策騎閒遊。徧訪秦漢古陵。但見荒煙蔓草。心竊慨之。作詩憑弔。至數十首。一夕月明如晝。余酒後乘興步月。獨行數里外。忽有安車入。乘自後而至。華轂蒲輪。珠簾錦幔。璀璨耀目。不類人世所乘者。車中人捲簾玩月。余驟矚之。皆絕代麗人也。車前各有兩侍女。掛轅輿夫在地。傍車疾趨。頗類宦者裝束。其行甚迅。而絕不聞人馬聲。余盡氣追奔。約行十許里。見一大宮殿。入輿。倏忽不見。皆已入門矣。余急隨之。入經門戶。數重。車中人始皆降輿。服飾似非近世人。入一大殿。共坐笑語。殿上椽燭輝煌。陳設絕麗。亦非生平所見。余欲上殿。覺有人呵止。殿下一叟。亦宦者裝束。導余坐東廊下。余叩以姓名。此人自言田姓。漢文帝時為北宮宦者。至武帝時。以正直忤江充。被讒而死。上帝憐之。命在此間。永給使令。余問此何宮殿。曰未央宮也。問殿上何人。曰漢宮后妃。問何以至今尚在。曰皆為花神。凡天下名花

卷一 漢宮春色

二十一

香艷叢書

百餘種。各有一神司之。其歷代后妃。以至民間淑媛。或生前容德兼美。薈英未散。或抱沉寃。以沒精靈。不泯者。皆為花神。前漢后妃為神者。僅九人。今其八人在殿上。其一為花神之主。總領天下花神。俄頃而至矣。余問諸神在此何事。曰今日為品花勝會。諸神各以其花獻於品花之主。如受而玩賞之。則此花在天。下必覆郁蕃盛。否則須俟五年之後。重為品題。今日良會。子所以得至此者。蓋以子博古多情。襟懷風雅。故特令子一瞻斯會。以示造化之機耳。因歷指殿上人告子。其纖腰綽約。顧盼生姿。手執桂花者。戚夫人也。其長眉豐頰。修短適中。手執海棠者。武帝陳皇后。即長門買賦者也。其體長而秀。貌妍而逸。手執芍藥者。李夫人也。其貌畧同李夫人。而體更豐整。手執芙蓉者。邢夫人也。其頭上有雙髻。而儀容婀娜。諸美畢具。不可殫述。手執牡丹者。為王昭君。蓋出塞後。早亡魂依中國。仍返漢宮云。其淡粧靚服。顏若朝霞。手執菊花者。為班婕妤。其身小。面圓眉嫵。間畧有愁容。手執蘭花者。為哀帝傅皇后。其舉止矜莊。默然端坐。手執梅花者。為平帝王皇后。入人中。以王昭君。陳皇后。李夫人。邢夫人。為最麗。戚夫

人。班婕妤好次之。然亦並世所未見也。傅后、王后則貌畧勝中人而已。余方凝神
熱望。忽空中仙樂嘹亮。有仙輿冉冉而降。諸后妃皆出迓。輿中人降輿入殿。舉
步珊珊如輕雲之出岫。厥服上紺下黃。深領廣袖。珠冠繡帶。鳴珮鏘然。厥體頎
頎而俊。俏厥面稍長而兩頤圓滿。如世所謂鵝蛋臉者。廣頰隆準。雲鬢蛾眉。口
如含櫻齒如編貝。嫣然一笑。頰輔有圓暈如指痕。亦莊亦麗。亦澹亦雅。蓋王昭
君、陳皇后輩。雖及其姝。豔而重厚。或不逮也。余因問叟此何人也。曰：惠帝張皇
后也。后既入殿。就正位。南面坐。諸后妃皆旁坐。各以其花進獻。后獨接蘭梅各
一枝。插於坐右瓶內。復與諸后妃笑語久之。余以目注殿上。而默憶漢書孝惠
張皇后傳。因問叟曰：張皇后並未以容德見稱。漢書本傳且有貶辭。何以獨為
花神之主。叟曰：吁！子何見之拘也。自古瓊姿麗質。或埋沒於窮巷之中。淑德佳
人。或幽閉深宮之內。當時無所知名。史冊不及紀載。者何可勝道。其或以中人
之姿。而遇一勢。倏烜赫。者深寵而極愛之。則往往倖獲美名。後人不能辨也。張
皇后容德兼美。本為漢代后妃之冠。而史家必貶抑之者。以其見廢也。余乃詳

卷一 漢宮春色

二十二 香 鮑 叢 書
六

問張皇后事。叟曰：后乃魯元公主之長女。惠帝之甥。實以淑美得配惠帝。入宮
時年僅十一。二惠帝多寵。後宮美人。后幽閒貞靜。絕無妒寵爭妍之事。及惠帝
崩。而后無子。呂太后立惠帝後宮之子。名為張皇后所生。是時后年尚幼。而諸
呂擅權。后寂處深宮。絕不與聞外事。然心弗善。諸呂所為。隔絕不與相通。及大
臣誅諸呂。並除惠帝之後。迎立文帝。獨念惠帝皇后尚在。恐有後患。因相與廢
張皇后。幽之北宮。復加以失德之名。誣以黨呂之惡。布告天下。此皆大臣之陰
謀也。文帝從大臣之請。未為昭雪。史家不察。因而害之。其冤不白於後世者。逾
二千年。然在人世。被抑甚者。則天之償之也。獨厚張后。廢在北宮。幽居十有七
年。澄心靜攝。得悟大道。此所以為天下花神之主也。言未已。忽聞傳呼之聲。諸
后嬪送張后升輿。紅雲一朵。冉冉向東而去。余問后往何處。叟曰：先至洛陽。蓋
歷代舊都。皆歷代后嬪之所會。今夕品花。太抵周歷六七處云。頃之。諸后嬪亦
各登輿而去。殿內闐然。叟催余出門。月斜鷄唱。余悵惘悵。獨行十餘里。返廬
則東方已曙。明日復往。求所謂宮殿者。邈不可得。披榛掃苔。讀一殘碑。乃知為

未央宮舊址。余於是連夕攔僅步月。躑躅荒郊。冀再有所見。而終無一遇。今年
四月。道出西安。余復為停車數月。嘗夜至其處。仍寂寂無覩也。然余每憶斯事。
至今猶在心目中。聊一為子述之。如此。青溪居士曰：此事驟聽甚奇。然世間異
事。往往無意中遇之。如子所言。登諸稗乘。非特以廣異聞。亦且有裨史學。此攷
古之士所樂聞也。因為敘其顛末而書之。

卷一 漢宮春色

二十四 香 鮑 叢 書
六

娟娟傳

木生字元經。少有俊才。成化中以鄉薦入太學。常登泰山觀日出。夜宿秦觀峯。夢有老婦携一女子相見甚歡。如有平生之分。既又遺一詩扇。展誦未終。忽鐘鳴驚寤而起。其所夢道第宅。歷歷皆能記憶。明年將入都。道出武清。散步柳陰中。過一溪橋。道傍有遺扇在草中。收視之。上有詩云。烟中芍藥臘。睡雨底梨花淺。澹妝小院黃昏人定後。隔簾遙辨麝蘭香。彷彿是夢中所見者。珍襲藏之。行未幾。進見一女。郎從二女侍遊花下。迤邐將返。生趨避之時。為三月既望。新雨初霽。微風扇煖。女郎徐邀二侍。穿別徑。結伴而去。生佇立轉盼。但見帶袂飄舉。瓊珮鏘然。百步之外。異香襲道。緙約若神仙中人。遂以所佩錯刀削樹為白題一絕句曰。隔江遙望綠楊斜。聯袂女郎歌落花。風定細聲聽不見。茜裙紅入那人家。徒倚湘望而行。前至野店中間。請村民。或曰。此去里許有田將軍園。林豈即其家眷屬乎。生明日又往樹下。竟日無所遇。惟見溪水中落花流出。復題一絕句續書于樹曰。異鳥奇花不奈愁。湘簾初捲月沈鈎。人間三日無紅葉。

卷四

娟娟傳

三十一

香齋叢書

却放桃花逐水流。自後不復相聞。然前所得遺扇。每遇良辰勝會。未嘗不出入懷袖。把玩諷詠。愛如拱璧。壬午生謁選天宮。隸名營繕。當春牡丹盛放。生擬閑遊。因勒馬道傍。值馬渴奔水。左右皆前逐馬。生下立井畔。民家其家以貴客在門。召一鄰翁延入。初經重屋。僂庇風日。再過曲徑。越小院。其中樓台閣榭。金碧輝耀。恍非人世。生稍憩便欲辭出。翁曰。內人乃老夫寡妹。年亦逾五旬矣。幸暫留伺馬。至行無傷也。生起揮扇道。遙歷覽畫壁。翁從傍見其扇。進曰。此扇何從得之。生曰。吾數年前過武清。所得道傍遺棄也。翁借觀。遞持入內。頃之出告生曰。天下事萍梗遭逢。固有出于偶然者。適見扇頭詩。疑為吾甥女手筆。入示吾妹。果非誤也。生初入其室。慮皆若夢中所經行者。心已異之。及聞翁言。愈駭異。再引入一密室。幃帳妍麗。金玉煥然。至一室。几榻整潔。琴瑟靜好。莫能名狀。須臾一老婦出拜。自言姓錢氏。老夫田忠義。官至上縣。車都尉。往歲扈從西征。為流矢所中。與疾歸武清。小女娟娟。時年十四。隨侍湯藥。偶遺此扇。不意乃入君子之手。今夫亡三載矣。親物興懷。不覺遂興傷感。然當時溪樹上有二絕句。不

知何人所書。小女因尋扇。再至其地。經覽而歸。至今吟哦不絕于口。生請誦之。即其舊題也。老婦因請命娟娟出見。傳良久不至。母自入謂女曰。客即樹上題詩人也。娟娟強起。嚴服靚粧。與母相携而出。至則玉姿芳潤。內美難徵。儼然秦觀峯所見也。生又以夢告母。共相嘆異。久之。馬至珍重辭謝而去。明日鄰翁以娟娟命來請。以弱女為君子姬侍。生喜出望外。遂以其年四月成禮。娟娟妙解音律。通貫經史。凡賭戲博雜藝。靡不精曉。情好甚篤。未閱月。生以督運南行。乃鎖院而去。母先亦暫至。整清。遣人問訊。娟娟從門隙中附詩於母。寄生曰。聞郎夜上木蘭舟。不數歸期祗數愁。半幅御羅題錦字。隔牆裏贈玉搔頭。是夕生適自潞還。娟娟出迎。生曰。方從馬上得詩。未有以復。即口占贈娟娟曰。碧窓無主月纖纖。桂影扶疎玉漏嚴。秋浦芙蓉偏獻笑。半窗斜映水晶簾。其冬十月。生以太夫人憂去職。河水既合。娟適病不能偕行。生存亡抱恨。計無所出。遂母與娟同居。約以冰解來迎。相與悲咽而別。明年春。娟病不能行。遣翁子錢郎以詩寄生曰。楚天風雨繞陽台。百種春花次第開。誰遣一番寒食信。合歡廊下長莓苔。生

卷四

娟娟傳

三十一

香齋叢書

遣使往迎。比至。則不起。匝月矣。辛卯冬。生再入都。過女家。見娟娟畫像。題詩其上。曰。人生補過羨張郎。已恨花殘月滅光。枕上遊仙何迅速。洞中烏鬼太匆忙。秦娘似比當年瘦。李衛暫多舊日狂。梅影橫斜啼鳥散。繞天黃葉倚繩牀。時人多傳誦焉。

香齋叢書十三集卷四終

香艷叢書

八集卷三

王嬌傳

申純字厚卿。祖汴人也。隨父寓成都。天姿卓越。傑出世表。宣和間。薦而不第。歸
爵爵不自勝。家居月餘。因適鄰郡。謁母舅王通判。舅引生至中堂拜。始因呼其
子善父。出拜。年七歲矣。再命侍女飛紅。呼嬌娘。來。良久。飛紅附耳語。始以嬌未
經妝為言。始怒曰。三哥家人也。生第出見何害。生聞之。因曰。百一姐。百一無他
故。姑俟何如。始因笑曰。適方出浴來。理妝耳。又令他侍女促之。頃刻。嬌自左掖
出拜。雙鬢綰綠。色奪圖畫中人。朱粉未施。而天然殊瑩。生見之。不覺自失。叙禮
竟。嬌因立於右。生熟視。目搖心蕩。不自禁。始笑曰。三哥遠來勞苦。宜就舍少
息。因室之於堂之東。去堂二十餘步。生歸館後。功名之心頓釋。日夕惟慕嬌娘
而已。舅始皆以生久不相見。欸留備至。生亦幸其相留。冀得乘間致款。曲於嬌
也。平常出入舅家。周旋堂廡。雖時與嬌晤。未敢妄語。相及久之。察其動靜。言笑

卷三 王嬌傳

一香艷叢書

舉止。如有猜疑不足之狀。知其賦性然也。求所以導情。而未能得便。一夕。嬌晚
繡紅窗下。倚牀視茶蘼花。久不移目。生輕步踵其後。嬌不知也。因浩然長歎。生
低聲問曰。妹何歎也。將有思乎。嬌不答。良久。乃曰。兄何自來。此日晚矣。春寒逼
人。兄覺之乎。生知嬌以他辭相拒。因應曰。春寒固也。嬌即逡巡引去。生亦歸
舍。自後時同歡笑。生言稍涉邪。嬌則嚴容正色。若不可犯。生以為嬌年幼。不諳
情事。因不介意。一日。舅有他甥至。開宴中。生預坐酒半。始起酌酒勸他甥。因及
生。生辭曰。子景素洪。獨不能一開懷乎。生言矢志功名。且病久不復能飲。始
未答。嬌參語曰。三兄似不任酒力矣。姑止此。始乃輟觴退步。酌酒勸舅。中生之
前。燭燼長而暗。嬌促步至。燭前。以手彈燭。因流視。語生曰。非妾則君醉甚矣。生
謝曰。此恩當銘肺腑。嬌微笑曰。此乃恩乎。語未畢。始因索水滌觴。嬌乃引去。自
此生復留意。一夕。嬌獨坐於堂側。惜花軒內。生偶至。見嬌憑闌無語。時花檻中
有牡丹數本。欲開未開。生還取筆揮二絕。以戲之。曰。亂惹祥煙倚粉牆。絳羅輕
捲映朝陽。芳心一點千重束。肯念凭欄人斷腸。嬌姿艷質不勝春。何意無言恨

轉深。惆悵。東君不相顧。空留一片惜花心。嬌得詩。巡簷展誦。未畢。忽聞始語。嬌

乃藏之袖中。趨歸堂中。生悵恨殆無以為懷。因作一絕。題於堂西之綠窗上。詩
曰。日影繁塔睡正醒。篆煙如縷半風平。玉簫吹盡霓裳調。唯識鶯聲與鳳聲。後
二日。舅他出。嬌窺生不在。直入臥室。見西窗題句。躊躇玩味。知生之屬意。有在
乃濡筆和韻。以寄意焉。詩曰。春愁壓夢苦難醒。日迴風流漏正平。魂斷不堪初
起處。落花枝上。鶯聲生歸。見嬌所和詩。頗得之心。踰於平常。然言語相挑。或
對或否。乍呢乍遠。莫測其意。一日。舅始開宴。自午至暮。酒散。舅始起歸。舍。生獨
危坐堂中。欲即外舍。俄而嬌至。筵所抽左。髻釵。勻博山。理餘香。生因曰。夜分
人寢矣。安用此。嬌曰。香貴長存。安可以夜深棄之。生曰。篆灰有心足矣。嬌不答。
乃行近堂階。開簾仰視。月色如畫。因呼侍女小慧。置月以記。乃顧生曰。月至此
夜幾許。生亦起下階。管望星漢。曰。織女將斜。夜深矣。因曰。月白風清。如此良夜
何。嬌曰。東坡鍾情何厚也。生曰。情有甚於此。焉可以此語東坡也。嬌曰。於我何
獨無之。生曰。誠然。則佳句所謂。壓夢者。果何物。而苦難醒乎。言情頗狎。嬌因促

卷三 王嬌傳

一香艷叢書

步下階。逼生曰。凡謂織女銀河。何在。生見嬌之驟近。恍然自失。未及。即對俄
聞戶內始聞嬌寢。未嬌乃遁去。次日。生追憶昨夕之事。自疑有獲。然每思遇事
多參商。愈不自足。乃作減字木蘭花詞。以記之。曰。春宵陪宴。歌罷酒闌。人正倦。
危坐中堂。條見仙娥。出洞房。博山香燼。素手重添。銀漏永。織女斜河。月白風清。
良夜何。次日晨起。生入揖。始既出。遇嬌於堂西小閣中。嬌時對鏡。畫眉未終。生
近前。謂之曰。蘭煤燈燼。那。燭花也。嬌曰。燈花耳。妾用意積之。生曰。願以一半。丐
我書家。信。嬌令生分半。生舉手油污其指。因請嬌曰。子宜分贈。何重勞客。耶。嬌
曰。既許君矣。豈惜此。遂以指決煤之半。以贈生。因牽生衣。拭指汗。處曰。緣兒得
此。兄其惜此衣。邪。生笑曰。敢不。留以為質。嬌因易色曰。妾無他意。君何戲我。生
見嬌色變。恐始知之。因趨出。珍藏所分之煤。於枕中。因作西江月詞。以記之。曰。
試問蘭煤燈燼。佳人積久。方成殷勤。一半付多情。油污不堪。自整。妾手分來的。
的衣。拭處。輕輕為言。留取。表深誠。此約。又還未定。自後。生心搖蕩。特甚。不能頃
刻少置。伏枕對燭。夜腸九回。思欲履微道。以實嬌心。而未得。一日暮春。小寒。嬌

方擁爐獨坐。生自外折梨花一枝入來。嬌不起顧生。生乃擲花於地。嬌驚視。徐起以手拾花。詢生曰。兄何棄擲此花也。生曰。花泪盈量。知其意何在。故棄之。嬌曰。東皇故自有主。夜屏一枝。以供玩好足矣。兄何索之深也。生曰。荷重請無悔。嬌笑曰。將何謂生。試思之。嬌不答。因謂生曰。風差勁。可坐此共火。生欣然。即席與嬌偶坐。相去僅尺餘。嬌因撫生背曰。兄衣厚否。恐寒威相逼也。生恍然曰。能念我寒。不念我斷腸耶。嬌笑曰。何事斷腸。妾當爲兄謀之。生曰。無戲言。我自遇子之後。魂飛魄揚。竟夕不寐。汝方以爲戲。足見子之心也。予每見子言語。態度非無情者。及予言深。情味則子變色以拒我。諒厚繆之跡。不足以當雅意。一言之後。余將西騎矣。子無苦戲我。嬌因慨然良久曰。君疑妾矣。妾敢無言。妾知兄心舊矣。豈敢固自鄭重。以要君也。但恐不能終始。其如後患。何。妾亦數月來。事不復措意。寢夢不安。飲食俱廢。君所不得知也。因長吁曰。君疑其矣。異日之事。君任之。果不濟。當以死謝君。生曰。子果有志。則以策我。嬌未及答。俄然勇自外至。生因起出迎。嬌乃反室。不可再語。又越兩日。生凌晨起。攬衣向堂。

卷三 王嬌傳

香 龔 叢 書

西綠窗內而立。背面視屋簷。不知此時嬌亦起。在隔窗內裡妝矣。生誦東坡詩曰。爲報鳴雞莫知覺。更容殘夢到江南。嬌聞之。自窗內呼生曰。君有鄉閭之念乎。生因窺窗語嬌曰。衷腸斷盡。惟有歸耳。嬌曰。君果誕妾耶。既無意於妾。何前委鼻之深也。生因笑曰。予豈無意。第被子苦久矣。然則若何謀之。嬌曰。此間人衆無可容。計東軒抵妾寢室。軒西便門。達熙春堂。堂遍茶藤架。君寢室外有小窗。今日若晴。君自寢所踰外窗。度茶藤架至熙春堂下。此地人罕。花密。當與君會也。生聞之。欣然自得。惟俟日暮。得諧所願。至晚不覺暴雨大作。花陰浸潤。不復可期。生惆悵不已。因作玉樓春詞。以寫快快之懷。詞曰。曉窗寂寂。驚相遇。欲把芳心深意訴。低眉歛翠。不勝春嬌。轉櫻唇紅。半吐。匆匆已約。歡娛處。可恨無情。連夜雨。枕孤衾。冷不成眠。挑盡殘燈。天未曙。生晨起。會嬌於始所。因共至中堂。以夜所綴詞示之。嬌低聲笑曰。好事多磨。理固然也。然妾既許君矣。當別圖之。是日。生侍身從鄰家飲。至暮醉歸。且思嬌早間別圖之言。疑嬌之不復至也。又沈醉睡熟。嬌潛步至窗外。低聲呼生者數次。生不之覺。嬌悵悵而回。又疑生

之誕已也。直欲要以盟誓。生剪髮書盟言於片紙。付嬌。嬌亦剪髮。設盟以復於生。雖極意慕戀。然終無便可乘。一日。生收家書。以從父晉納粟補閩州武職。以生便弓馬。取生歸侍行。嬌顧戀之極。作詩送行。詩曰。綠葉陰濃。花正稀。聲聲杜宇。勸春歸。相如千里。悠悠去。不道文君。淚濕衣。生得詩。和韻以復。詩曰。密幄重帷。舞蝶稀。相如只恐。燕先歸。文君爲我。堅心守。且莫輕拋。金縷衣。生終以嬌。綠葉陰濃之語爲疑。又成一詞。寓小梁州。以示嬌。詞云。惜花長是替花愁。每日到西樓。如今何況。拋離去也。關山千里。目斷三秋。謾回頭。殷勤分付。東園柳。好爲管枝柔。又恐重來。綠成陰也。青梅如豆。辜負梁州。恨愁愁。嬌知生之疑已。亦以下算子詞復之。詞云。君去有歸期。千里須回首。休道三年。綠葉陰。五載花依舊。莫怨好音遲。兩下堅心守。三隻散兒。十九窩。沒個須教有。自後生從父。以他故。不果行。生居家。行住坐臥。飲食起居。無非爲嬌與念。以致沉思成病。因以就醫。至舅家。數日。無便可乘。與嬌一語。至於飲食俱廢。舅始爲之。皇皇醫卜。踵至。但云。生功名失意。勞思所致。終不能知生之心。數日。病小愈。一日。身出報謂生。

卷三 王嬌傳

四

香 龔 叢 書

因強步至外廡。方佇立。俄而嬌至。生後。生駭然。嬌曰。偶左右皆他往。妾得便。故來問兄之病。生回顧無人。因前牽嬌衣。欲與嬌語。嬌曰。此廣庭也。十日所視。宜即入室。生與之俱。及門。忽雙燕爭泥。墜前。嬌因舍生趨視。俄欲返。侍女湘娥突至。嬌前。嬌大駭。生乃引去。至暮。復會中堂。嬌謂生曰。非燕墜。則湘娥見妾在君室矣。豈非天乎。一日。晚。嬌尋便至生室。謂生曰。向日熙春堂之約。妾嘗思之夜。深院靜。非安寢之地。自前日之路。觀之。足以達妾寢所。每夕侍妾寢者二人。今夕當以計遣去。小慧不足畏也。君至夜分時來。妾開窗以待。生曰。固善也。不亦危乎。嬌變色曰。事至若此。君何畏。人生如白駒過隙。復有鍾情如吾二人者乎。事敗當以死繼之。生曰。若然。予何恨乎。是夜將半。生乃踰外窗。透堂後。數百步。至茶藤架側。乃求門不得。生頗恐。久之。得路至熙春堂。堂廣夜深。寂無人聲。色大恐。因疾趨入。見嬌方開窗。憑几而坐。衣紅綃衣。下白絲裳。仰首向月。若重有思者。不知生之已至也。生因推窗而入。嬌忽見生。且驚且喜。曰。君何不告。駭我甚矣。乃與嬌並坐。須臾。即携手入帷。解衣並枕。兩情既合。嬌啼百態。不覺血漬。

生衣袖嬌剪其袖而收之曰。留此爲他日驗。有頃雞聲催曉。虬漏將闌。嬌令生歸室。因囑曰。此後日間相遇。幸無以前言爲戲。因口占菩薩蠻詞以贈生。夜深偷展窗紗綠。小桃枝上留鶯宿。花嫩不禁抽。春風未休。千金身已破。脈脈愁無那。特地囑檀郎。人前口謹防。生亦口占答之。綠窗深罨。傾城色。燈花送喜秋波溢。一笑入羅幃。春心不自持。雨雲情散亂。弱體羞還顛。從此問雲英。何須上玉京。自後生夜必潛至嬌室。凡月餘。無有知者。豈期欲火所迷。俱無避忌。勇之侍女曰飛紅。曰湘娥。皆有所覺。所不知者。嬌之父母而已。嬌亦厚禮紅等。欲使減口。紅輩亦未之敢發。俄而生以父書促歸。既歸則寢食俱廢。乃託人微言於父母。遣女媒求娶。嬌爲婦。而私囑媒致書於嬌。略云。前日佳偶。倏爾旬餘。松竹深盟。常存記憶。自抵侍下。無一息不夢想洛浦之風煙也。家事經史。非惟不復措意。縱一勉強。不知所以爲懷。天啓其衷。冰人遣往。未審身始雅意。若何。倘不棄庸陋。則張生之於鶯鶯。烏足道哉。好事在茲。喜不自制。幸相與謀之。新霜在候。善加保衛。媒得書即往。殷勤致命。勇曰。三哥俊才。洒落加以歷練。老成老夫。

卷三 王嬌傳

五

香艷叢書 八

得此佳婿。深所願也。但朝廷立法。內兄弟不許成婚。似不可違。前辱三哥惠訪。留住數月。其能爲老夫分憂。老夫亦有願婚之意。而於條有礙。以此不敢成言。媒氏再三宛轉。終不能得。次日始再置酒。款待媒灼。嬌侍立於側。知親議之。不諧也。心懷悒悒。但不敢形之言。語耳。酒散。適嬌至。媒前剔燈。媒因私語嬌曰。子非厚卿之私人乎。厚卿有手書。令我致子。嬌竦然微言。應曰。然。淚墜言下。媒爲之改顏。遂探書授嬌。嬌收置袖中。未敢展視。始起。嬌亦隨始入室。次早。媒再請於舅。且以言迫之。舅怒曰。此無不可。第以法禁甚嚴。欲置老夫罪戾也。媒知其不就。因告歸。舅又命始酌酒與媒爲別。嬌因侍立。私語媒曰。離合緣契。乃天爲之也。三兄無事宜來。妾年且長。歲月有限。無以烟事不諧爲念。因出手書。令媒持歸。以復於生。媒既歸。道舅不允之由。遂以嬌書與生。生展視。乃新詞滿庭芳一闋也。簾影篩金。簾紋織水。綠陰庭院清幽。夜長人靜。消得許多愁。記得當年月色。小窗外。情話綢繆。因緣淺。行雲去後。杳不見踪由。殷勤紅一葉。傳來密意。佳好新求。百端間阻。恩愛成休。應是朱顏薄命。難陪伴。俊雅風流。須相念。重尋

舊約。休忘杜家秋。生覽誦數遍。殊不勝情。每對花玩月。不覺淚下。初生與成都府角妓丁憐憐最善。憐敏惠殊俊。常得帥府顧盼。生方妙年秀麗。憐尤見傾慕。生自秋回里。憐憐屢遣人招生。生託故不往。至是生之友人陳仲游亦豪家子也。見生每置恨於臨風對月之間。因拉生往成都。遂同至憐憐家。憐喜甚。盃酒話欵曲。生但面壁。畧不致意。憐怪之。委曲詢生終不言。憐意其碍於仲游也。乃留之竟夕。令其女弟侍游。寢而自薦於生。枕邊切切詰生。所以不見答之。故生乃具道與嬌相遇之情。憐問曰。嬌娘誰家女也。生曰。新任眉州王通判之女也。憐又問其質若何。生曰。美麗清絕。西施妃子。殆相千百。而風韻過之。憐因沉思良久曰。既名嬌娘。又且美麗若此。豈非小字瑩卿者乎。生慄然曰。爾何由知之。憐曰。向者帥府幼子。將求婚配。好美麗。不以門第高下爲念。但欲殊色。常捐數千緡。命畫工於近地十郡求問。伺隙繪人家美女以獻。凡得九人。此其一也。色瑩肌白。眼長而媚。愛作合蟬髻。時有憂怨不足之狀。常至帥府內室見之。因記其姓字。果是否。生曰。子所言如親見其人矣。憐曰。宜子之視我若土壤子。

卷三 王嬌傳

六

香艷叢書 八

之所遇。眞天上人也。妾每見其圖。行目不能去。但恨不見其人。今後至彼。願以舊鞋丐我。生諾之。次日抵家。因追念憐憐天上人之語。再期杳杳。傷感成疾。因臥累日。父母驚異。詢生得病之由。生乃託以夢寐絕怪。將不能免。必須求善能驅役鬼神者。作法禳之。父乃命良巫祈祝。生密使人厚賂巫者。令向父母言。此爲鬼神所憑。必當遠避。方可向安。如其不然。生死未判。父母聞巫言大驚懼。以爲誠然。於是議令生往舅家避厄。擇日起行。先期之二日。令人取覆舅家。舅始許之。嬌時在父母旁。聞生有來期。喜慰特甚。生亦隨覺病差。父母以爲得計。生至舅居。遇嬌於秀溪亭。兩情四目。不能自止。暫叩寒暄。乃生欲入謁舅。嬌止之曰。今日鄰家王寺丞宅。邀往天寧玩賞牡丹。至晚方歸。姑止此少息。徐徐而入可也。乃與嬌並坐亭上。嬌因謂生曰。君清癯不如平時。何故。今復來此。何幹也。生疑其言。乃曰。日月未久。何故忘予。自相離之後。坐不安席。寢不著枕。中間請命嚴君。冀諸媒灼。而天不從人。竟辜宿望。春花秋月。風台雪榭。無一而非牽情惹恨之處。百計重來。以踐舊約。今子乃有復來何幹之辭。予失計甚矣。嬌婉謝

曰。君心果金石不踰。妾何以謝君。因相與歎。移時同步入室。生至其舊館。向時所書詩詞。濡染如新。悵然自失。復作鷓鴣天詞以記之。云。甥館睽違已隔年。重來窗几尚依然。仙房長擁雲烟瑞。浮世空驚日月遷。濃淡筆。長短編。舊吟新誦萬愁牽。春風與我渾相識。時遣流鶯奏管絃。至晚。舅始歸。生拜謁甚恭。舅問生曰。聞三哥微恙。想二豎子今遁矣。生謝曰。惟舅勇憐其微恙。庶得逃免。再造之賜。沒齒不忘。舅始勞勉之。生就室。自後與嬌情意周洽。逾於平昔。住數月。情意益厚。生因憶丁憐憐之言。求舊履於嬌。嬌乃詢生曰。安用敝履爲哉。生不以實告。嬌不許。舅之侍女飛紅者。顏色雖美。而遠出嬌下。惟雙彎與嬌無大小之別。常互鞋而行。其寫染詩詞。與嬌相埒。嬌不在側。亦佳麗也。以姘性妬。未嘗得寵於舅。常時出入左右。生間與之語。嬌則清麗瘦怯。持重少言。佇視動輒移目。每相遇。生不問。嬌則不答。戲狎一笑。則使人魂魄俱飛。揚紅尤喜謔浪。善應對。快談論。生雖不與語。亦必求事以與生言。嬌每見之。則有不足之意。及生再至。紅亦與之親狎。嬌疑焉。生久求嬌鞋不獲。一日。嬌晝寢。生偶至其側。因竊鞋趨出。

卷三十一 王嬌傳

七

香艷齋集

方及寓室。以他事去。未曾收拾。飛紅適尾生後。見生遺鞋。紅乃疑嬌所與者。因收之。生固知所以。及歸室索鞋。無有也。因快快於內。遂作詞以自記。詞云。尖尖曲曲。緊把紅綃。翠金蓮奪目。觀出雙鈎。紅玉華堂春睡深。沉拈來。縮動春心。早被六丁收拾。蘆花明月。難尋及暮。嬌問生索鞋。生曰。此誠我盜去。然隨已失之。諒子得之矣。何苦索我耶。嬌乃止。蓋飛紅拾歸。以付嬌也。然嬌以此更疑生私通於紅矣。一日。見紅與生戲於窗外。捉蝴蝶。因大怨。詎紅頗憶之。欲以拾鞋事告始。未有間也。後遇望日。衆出賀舅始。嬌在焉。飛紅因謂嬌所履之鞋。揚言謂生曰。此卽子前日所遺之鞋也。嬌易色。慮以他事語舅始。會舅始應接他語不聞。嬌因大疑。生使紅發其私。乃大怨望。自後非中堂相遇。不復求便。以見生。女工諸事。略不措意。怨惜之心。行住坐臥。皆是也。生亦無以自明。一日。生不意中。謾於後園。縱步適於花下。見鸞箋一幅。生取而視之。乃以詞也。花低鶯捎紅英亂。春心重頓成愁懶。楊花夢斷楚雲平。空惹起情無限。傷心漸覺成宜。無奈愁緒寸心難管。深誠無計寄天涯。幾欲問梁間燕。生披味良久。意謂嬌詞。

而疑其字畫。頗不類嬌所書。因携回置於室中書案之上。欲詢嬌而未果。抵暮西窗前有金籠養能言鸚鵡一隻。甚馴。嬌過其側。戲以紅豆擲之。鸚鵡忽言曰。嬌嬌。子何打我也。生聞之。亟出室招嬌。嬌不至。生怒之方來。嬌入生室。正疑思不肖。忽見案上花箋。因取視之。良久不語。移時生乃曰。子何時所作也。嬌不答。生又曰。何故不言。嬌亦不應。生力究之。嬌曰。此飛紅作也。君自彼得之。何必詐妾。生力辨。嬌並無一言。徘徊良久。竟拂衣起去。生留之不可。自爾相會益疎。嬌終日熟寢。間一二日。偶與生一見。見亦不交一言。凡月餘。生不能直其事。生一夕。逕造嬌室。左右寂然。惟見窗上有絕句一章。云。灰篆香難燼。鳳花影易移。徘徊無限意。空作斷腸詩。生察詩。知嬌之爲己也。乘間語嬌曰。再會以來。荷子厚愛。視前時有加焉。適日。形似之間。不能不爲子所棄。何今昔異志乎。嬌初不言。生再詰之。嬌潸然涕曰。妾自遇君之後。常恐力日不足。今者君棄妾耳。妾何敢棄君。君今既自有主。何必妾望矣。生曰。苟有二心。有如此日。因指上天自誓。以明無他事。且曰。子何疑之甚也。嬌曰。君偶遺鞋。飛紅得之。飛紅偶遺詞。君且得。

卷三十一 王嬌傳

八

香艷齋集

之天下。偶然之事。多耶。妾不敢怨君。幸愛新人。無以妾爲念。生仰天太息曰。有是哉。吾怪暹日。見子若有憂者。人之情態。豈難識哉。子若不信。前誓當剪髮大誓於神明之前。嬌乃回笑曰。君果然否。生曰。何害。嬌曰。若然後園中池旁。乃明靈大王之祠。此神聰明正直。叩之無不應。君能同妾企祠大誓。則甚幸也。生曰。如命。想明靈大王。亦知予心之無他也。嬌乃約以次早。與生俱游後園。隨東池畔。遙望大王之祠。兩人異口同聲。拜祈設誓。其詞累千百。不能備載。誓畢。携手而歸。恩情有加焉。生自此亦不復與飛紅一語。紅察之。因大憾。一日。生因縱步至後園。牡丹叢中。忽遇嬌先已在彼。遽擁抱求歡。嬌正言却之。乃解。遂相與携手而過別園。不覺飛紅亦自後潛至。見生嬌並行。因促步返舍。語始曰。天氣晴暄。可入後園。牡丹盛開。能一觀否。始可其請。遽命紅侍行。至園中。瞥見生與嬌並行。亭畔左右俱無人。始因大疑。因呵嬌。生乃狼狽反室。惆悵不已。知爲飛紅所竊。無以自釋。強作一詞。漁家傲。寫其悒悒云。情若連環終不解。無端招引旁人。怪好事。多磨成。又敗。應難換。相看冷眼。誰賦。疎。鎮日愁眉如斂。黛闌干。

倚遍無聊賴。但願五湖明月。在權寧耐。終須還了。鴛鴦債。越二日。生自覺無顏。乃告歸。舅始亦不留之。嬌夜出。潛與生別曰。天乎。得非命與。相會未期。而有是事。妾獨奈何哉。兄歸。善自消遣。求便再來。無以疑問。遂成永棄。使他人得計也。因泣下沾襟。生亦掩泣而別。父母以生久在外。妨廢書史。問歲功名之會。又復在眼。遂令生于書齋溫習舊業。生與其兄輪。雖朝夕共學。而思嬌之念。無時不在。夜則與兄異榻而寢。悵悵之言。或形于夢寐。恨不能御風縮地。一與嬌會。至七月中旬。舅以眉州任滿。道經申生之門。因留宿於生家者累日。此時舅挈家以行。始嬌寓生家。相隨不離。兼飛紅湘娥諸侍女。雜然左右。生與嬌欲一言。不可得。居三日。舅命戒行。車馬喧闐。送者絡繹於道。始與嬌各登車。諸侍女相隨先後。申生亦乘馬相送。聞其便。曳簾挽車。與嬌語舊。嬌淚下如雨。不能答。徐曰。遇君之後。一日為別。不能堪。處况今動是三年。遠及千里。一日思君之切。安保其再能見。君乎。但恐妾垂首。瞑目骨化。形銷。君將眠。花臥柳。棄舊憐新。妾枕邊。恩愛他人有之矣。生日。明靈大王在彼。吾誓不為也。嬌曰。若然。妾荷君之

卷三 王嬌傳

九

香地 雜書

恩。死且不朽。乃於袖中出香珮一枚。上有金鎖團鳳。以真珠百粒。約為同心結。贈生日。親物思人可也。得暇可求便一來。毋以地遠為辭。言未畢。軒車催動。霧隱前山。曉月半沉。目送不及。生別舅。始辭回。悽然歸於書室。晨窗夕燈。學業幾廢。間為詞章。無非寄恨。一日賦一曲。示兄。綸云。春風性情。奈少年辜負。竊香名譽。記得當初。繡窗私語。便傾心素雨。濕花陰。月飾簾影。幾許良宵。遇亂紅飛盡。桃源從此。迷路只因。念好景難留。光陰易失。算行雲何處。三峽詞源。誰為我寫。出斷腸詩句。目極歸鴻。秋娘聲價。因念司空否。甚時覓个。彩鸞同跨。歸去。兄見之。撫生背曰。厚卿。以弟之才。當取青紫。以顯二親。此詞固佳。察弟之心。必有所主。秋期在近。且移此筆。鑿文場可也。生但無言。蓋生詞微。寓嬌相會之始末。至亂紅飛盡之句。則直指飛紅媒孽之事。其兄不知也。及八月。與兄俱就秋試。舉。即欲言歸。兄再四挽留。生不得已。從之。踰數日。生與綸俱在高選。捧捷而歸。次年。又與兄綸同及第。兄給授綿州綿山縣主簿。生以弓箭授洋州司戶。兄弟歸家侍次。時有賈登科。錄於眉州者。舅因閱之。見生兄弟皆及第。因大喜。歸謂

始曰。二哥三哥兄弟皆及第。我家宅相得人矣。但恨相去千里。不能親賀。遂遣人致書。且詢問二甥榮授何官。如瓜期未及。能來款我。以慰老夫忻喜之心否。生得書。與兄謀曰。舅有命召。弟宜一行。綸曰。父母在焉。可遠游。然舅命難違。弟固當往。於是生欣然治行。詣舅任所。既至。舅見之。且賀且謝。須臾。始嬌畢見。始問二哥何以不來。生答。兄弟不可俱出之意。舅始問勞。禮始終。以生前疑似之故。館生於廳事之東邊。去堂甚遠。生亦遠嫌。尋常非呼召不入。即或一至。堂廡未嘗與嬌款狎。或與嬌偶然相遇。左右森立。但彼此行視。不能出一言。生殊無聊。住十餘日。欲告歸。然終念遠來。未曾與嬌一語。悶悶不遂。徘徊久之。一日晨起。謂始。始未起。忽遇嬌於堂側。時且早。左右俱未起。嬌亟出步前。語生日。別兄久矣。思念未曾少息。喜君近取高第。但薄命之人。不能執箕箒。以觀富貴。為人恨耳。兄不棄遠來。何以得此。妾與飛紅有隙。君所知也。今始以年暮多病。不暇他顧。而飛紅方用事。跬步動容。無所求便。兄至此。已十日矣。妾不能與兄一叙。嗜昔者。坐此故也。妾每見兄。必晨昏入謁。凡七日晨起。以俟兄至。而兄每入

卷三 王嬌傳

十

香地 雜書

必晚。今非兄早至。妾安能與兄一語也。生日。我見事已如此。終日兀坐。孤苦之態。不能備言。方欲於一二日間。圖為歸計。緣未及與子一語。故未忍去。今既若此。我雖在此。何益。嬌曰。妾以子故。風事飛紅。尚未得其。惟心自今以來。當益屈意事之。萬一得其回意。則可與兄復如前日。兄果能少留月餘。否。因出袖中黃金二十兩。與生日。恐兄到此。或有用途。衣服有不堪者。宜令左右持來。當與兄修治也。生日。若果有可謀。雖僻處。鬼室。千日。亦何害。頃之人。漸衆。生遂出。益無聊賴。時透戶吟咏。以寫懷抱。有二詩云。庭院深深寂不譁。午風吹夢到天涯。出牆新竹呈霜節。匝地垂楊滾雪花。覓句閑來消永日。遣愁聊復酌流霞。狂風全不知人意。早向窗前報晚衙。簾展湘紋浪欲生。幽人多感夢難成。倚牀自覺無風味。開戶何妨待月明。擬倩蛙聲傳密意。難將螢火照離情。遙憐織女佳期近。時看銀河幾曲橫。生在舅家。自秋至冬。歲將暮矣。慕戀之心。終無以自遣。每夜明燭獨坐。夜半方就枕。所居室東邊。有修竹數竿。竹外有亭。前任州官有子婦美而少。因得暴疾。遂至不起。殯於亭中。經歲後。移歸鄉里。然精誠常在。亭

中。每爲妖祟以迷少年。生不知其詳。一夕方掩關而坐。將及二更許。忽聞窗外步履聲。生意其兵吏夜起。不以爲怪。頃之叩窗甚急。生出視。則見嬌娘獨立窗下。曰。君何不敢。候君久矣。生不知妖。欣然與之入室。曰。子何以得來。此答曰。勇始熟寢。無有知者。故來相就。將旦告去。囑生曰。此後妾必夜至。兄無事不必至中堂。或入偶相遇。不必以言相問。恐人有所覺也。妾或與君語。君宜引去。不語則人將謂君無心於妾。庶可釋疑也。生曰。子必夜至。吾入何爲。言訖遂去。自後妖夜必至。凡月餘。人莫知之。嬌自生再至。益屈已以事飛紅。平日玩好珍奇之物。紅一開口。即舉贈之。錦繡珠玉。惟紅所欲。呼之爲紅娘子。紅見嬌之待已厚也。漸釋憤怒。與嬌稔密。嬌事之益至。時小慧年已長。見嬌屈意事紅。語嬌曰。娘子貴人。飛紅賤者。奈何以貴事賤。嬌因歎曰。我之遇申生。爾所知也。紅與我有隙。屢穿撓我。所以不自愛而屈事之者。爲生故也。因吟詩一絕云。雨勒春寒花信遲。痴雲阻月夜光微。披雲閣雨憑誰力。花月開元且待時。吟畢。因泣下。慧曰。娘子芳年秀麗。真性聰明。立身鄭重。向時游玩花園。與湘娥並行。娥不相讓。先

卷三十一 王嬌傳

十一

香艷叢書

登樓梯。娘子怒以告夫人。夫人不治。凡不食者兩日。其負氣有如此者。前年罷官西歸。驛舍牀帳不備。重以綉茵。周以羅幃。猶慮其不潔。焚沉蕪。夜半方寢。其愛身有如此者。娘子善歌。衆所共知。親族聚會。申請再四。終不肯出一聲。其重言又有如此者。今既委千金之身於申生。若棄敝屣。而又下事飛紅。喪盡名節。此妾所大不曉者。况娘子才色名聞於時久矣。苟求婚媾。豈不能得一申生乎。又兼申生一第之後。視娘子頗似無情。今雖在此。呼之不來。問之不對。諒必有他意。娘子何自苦如此。嬌曰。爾勿言。天下豈復有鍾情如申生者乎。必不負我。慧知嬌心如鐵石。乃亦諂事飛紅。紅感嬌之情。盡釋前怨。喟然向嬌曰。娘子近日以來。憔悴特甚。若重有所思者。何不與紅一言。紅受娘子之恩厚矣。苟有効力。當以死報。嬌但流涕不言。紅固叩之。乃曰。我之遇申生。爾所知也。他何言。紅曰。此易事。始年終日於小樓看經。堂室之事。娘子主之。果有所圖。敢不唯命。嬌鄭重謝之。自此紅常與嬌爲地。求以相見。然生自夜遇妖之後。以爲真嬌之來。累十餘日。不入中堂。間或遇嬌。則遠自引避。且精神昏倦。終日思睡。嬌亦

疑之。至晚。遂令小慧及紅房下小侍女蘭蘭。夜出伺生起處。慧與蘭蘭同至生室。慧因窗內燈明。穴而窺之。見生與一女子對坐。顏色態度。與嬌無異。因私相歎。歸室則見嬌與紅並坐於室。慧曰。娘子方至生室乎。嬌曰。我自遣爾去。我二人坐此。未嘗動爾。安得妄言。慧蘭同聲曰。適來申生與女子對坐。絕似娘子。若此則彼爲何人也。嬌紅大駭。良久。紅曰。向聞此地多鬼魅。得無是乎。宜其待娘子忽然也。因欲與慧蘭等再出窮之。以夜深而止。明早嬌詐以始命召生入室。再四方來。小慧前導。至後室。見嬌獨坐。生旁皇欲去。嬌即前挽生袖曰。君且勿去。將有事語君。生不得已乃坐。嬌曰。君近日何相棄。妾之待兄亦至矣。一旦若是。豈平昔所望於兄者。生不答。嬌又曰。兄每夕所遇者何人。生日無之。嬌曰。不必隱諱。生謂詐已。乃左右顧盼。切切曰。子令我勿言。何窘我也。嬌曰。妾有何事。令君勿言。生大駭。因曰。左右有人乎。嬌曰。無之。嬌又曰。妾自別君之後。迄今將兩歲矣。兄此來。妾亦何便得與君款密。何曾囑君勿言。生日。子何反復也。子自前月以來。每夜必至我室。囑我勿言。恐飛紅之輩生覺也。子今乃有是說。何

卷三十一 王嬌傳

十一

香艷叢書

故。嬌曰。妾室未嘗一出。君之室所居窮僻。久聞其中多怪。諒必鬼物化妾之形。以惑君。妾自屈事飛紅之後。已得其懷心。日夕使人招兄。兄不至。繼一來與兄談話。兄又不答。日夕不知所謂。將謂兄有異心。夜來使小慧蘭蘭伺兄起處。乃見一女子。形狀如妾。與兄對坐。此非鬼祟而何。故今日召兄實之耳。君不信。則召紅証之。乃潛使人呼紅。紅至謂生日。郎君何棄娘子也。因具道昨夕之事。生駭然汗下。泅背。罔知所出。乃謝曰。非子眷眷不忘。則我將死於鬼祟手乎。但恨兩月以來。負子恩愛之情。其何以爲報。因大恐。不敢出息其室。至暮猶在中堂。紅乃與嬌謀。以生爲鬼所惑。告始。始疑之曰。安有此理。紅欲寔其言。至一更許。令生且出室。生懼不敢往。紅曰。第往彼。妾將有爲也。因戒生日。今夜二鼓。妾與始來觀。如彼來。妾與遠望。恐見其類。嬌則生疑矣。如問君。君亦勿言。似娘子也。生勉強許之。至二更初。鬼果來。生仍與對坐。正在股栗未定間。紅始已至窗。前果見一婦人。始欲細視。紅懼其事發。因大撫窗趨入。鬼果不見。生初聞嬌之言。且信且疑。及是生方大悟。始因詢生日。適爲何人。生愧謝曰。不知其鬼也。願

始救我。於是與紅謀。移生入中堂。舅知之。廣求明師符水。以與生飲。生後臥病累日。亦尋平安。自爾生起居皆在宅內。嬌亦不以向日相棄。合意歡戀如平日。或至生室連夕。始亦不知也。生追思鬼惑之事。深得嬌紅之救。已乃作望江南詞以謝之。詞曰。從前事。今日始知空。冷落巫山十二峯。朝雲暮雨竟無踪。一覺大槐宮。花天月地巧為容。不比尋常三五夜。清輝香影隔簾櫳。春在畫堂中。又兩月餘。始以病死。嬌哀毀殊甚。幾不堪處。生見舅家事紛紜。乘間告歸。嬌因謂生曰。昔日之別。不謂復有今日。欣幸再會。奈何摺此禍變。哀毀之中。不暇與兄款曲。暫歸宜再來也。因長吁曰。數年之間。送兄者屢矣。知此別後。當復如何。生無言。但掩淚為別。明日辭舅歸至家中。父母聞始之亡。皆驚慟嗟泣。明年六月。舅滿任回。再過生門。留宿數日。自始之死。飛紅專寵於舅。因婉轉為嬌謀。因與舅曰。夫人不幸先逝。善父年少。家事無人主持。何不拉三哥同歸經理。且其瓜期未近也。舅頗然之。欲拉生去。生父不欲。生聞之。私心竊喜。因乘間囑紅。俾舅再三言之。舅如言。力與生父言之。父不得已。乃令生行。遂回到舅家。住兩月。

卷三 王嬌傳

十一

香艷叢書

舅即為再調任計。謂生曰。家中事緒繁多。小兒幼失所恃。三哥不妨在此相與維持。俟有榮赴之期。當竭力助行。生諾之。舅遂行。生厚賂舅之左右。莫不歡悅。生嬌絕無間隔。院宇深沉。簾幕掩映。玉枕相挨。朱闌共倚。舉盞飛觴。嬉笑嘔吟。曲盡人間之樂。踰半載。舅以舉員未足。再調利州。俸以歸。左右得生之賂。加以事大體重。無敢言及之者。唯於舅前為生延譽。舅歸之後。見生經理其家。事事有倫。知生才幹有餘。又少年高第。前程未可量。切悔向日背親之謀。間使紅委曲問生。一夕生方與嬌閒坐。紅趨至曰。郎君娘子。平昔之願。諸矣。敢不拜賀。嬌詢之。紅曰。舅又有結好之意。使妾審訂。郎君懼。郎君之不從也。嬌曰。天果不違人耶。因大喜忘寐。是夕。紅反命於舅。遂使謀之生家。生父母亦允。行聘有日矣。丁憐憐者。自生別後。久之。偶入帥府。至西書院。所畫美人。猶在壁上。帥子坐其旁。憐憐仰視久之。帥子問曰。天下果有如此婦人乎。憐曰。有之。因指嬌像曰。此畫尙未盡其一二。足極小。眉目。詞章。翰墨。無出其右。以此像度之。想其他皆然。帥子喜曰。我將求婚此女。憐曰。無用也。聞此人久有外遇。恐非全身帥。

子。曰得婦如此。幸已甚矣。此不足問。憐悔失言。力解不獲。帥子遂令親信懇告其父。求婚於王。王時倅眉州未回。故無言及此者。及王再闕歸家。待次之日。帥遂遣使求婚。王初拒之。再四。帥逼以威勢。賂以貨財。不得已。即許之。嬌夜持帥書至生室。告曰。前日姻約復敗矣。帥子求婚。家君迫於權要。許之矣。兄何以爲計。生曰。事在他日。當徐圖之。嬌自是見生愈密。然一相遇。則慘慘不樂。平生善歌。每作哀怨之音。則聞者動容。或至流涕。雖與生至相得。未嘗對生一歌。生或潛聽。嬌覺之。則又中輟。生每以爲嫌。至是因生請乃歌一詞云。世間萬事轉頭空。何物似情濃。新歡共把愁眉展。怎知道。新恨重逢。媒約無憑。佳期又悞。何處問流紅。欲歌先咽。意冲冲。從此各西東。愁怕到黃昏。窗兒外。疎雨泣梧桐。仔細思量。不如桃李。猶解嫁東風。歌未終。黯黯然淚下如雨。生平生嗜好。有不能致者。嬌廣用金玉。售以遺生。一夕家宴罷。至就寢。生被酒未能臥。嬌乘燭侍側。生從容問曰。爾來待我何益。厚也。嬌曰。始者妾謂可託終身於君。今既不如所願。事兄蓋有日矣。雖盡此身。何足以謝生大感動。居數日。嬌忽臥病。不得與生。

卷三 王嬌傳

十四

香艷叢書

會者二月。一日舅出調。生厚賂左右。欲一見嬌。左右扶嬌至生室之側。生迎與相見。嗚咽不已。良久。嬌乃曰。樂極生悲。俗語不誣。妾病不能扶持。生願不諧。死亦從兄。在所不恤也。語竟。倚生之懷。似無所主。左右驚扶而入。久之方醒。生亦自此悶悶作事顛倒。言語無寔。目前所爲。旋踵而忘。舅甚怪之。秋八月。帥子納幣促親期。舅許之。嬌病少瘳。因他事怒小鬟綠英。綠英懷恨。乘間以嬌平日所爲之事。從寔告舅。舅怒。審寔於紅。將治之。紅始曰。小娘子讀書知禮。豈不知失身之大辱。且重厚少言。愛身若珠。玉擇地而行。相公所知也。况申生功名到手。舉動不妄。堂廡之間。不命之入。不敢入。未嘗與嬌一語戲狎。倘有是事。妾豈不知。細人之言。未宜深信。且親期在。不宜自爲此不美也。舅乃龍任飛紅。信其言。不復再問。正加防閑。申生度勢不可留。乃告嬌曰。今日之事。舅知之矣。行計不可緩也。子親期去此正兩月。勉事新君。吾與子從此決矣。嬌怒曰。兄丈夫也。堂堂六尺之軀。乃不能謀一婦人事。已至此。更委之他人。君其有心乎。妾身不可辱。既以與君。則君之身也。因掩面大慟。生方悟。去留未決。俄得家書。報父。

有疾遣僕馬促回。生不得已。入謁舅告別。舅時坐中堂。嬌聞之。出立舅後。回目佇視。不能出半語。舅曰。子歸後。府君無恙。宜再來。嬌娘親禮在。即家事紛紜。無執幹者。生辭曰。令愛親期已近。純歸侍亦須累月。又瓜期將及。動經數年。重會未可知也。舅宜善自愛。生因再拜。舅曰。嬌娘出室在近。子來期未定。未必相會。因呼出別生。嬌聞語。洒淚不能止。懼舅見之。不敢前。背而遁去。再四呼之不至。生遂別舅而回。嬌自生去。日夜悲泣。未嘗覽鏡。芳容頓改。近半月。病益甚。將不能起。紅乃潛書促生來。使與爲決。生得書。以無故不敢告父母。乃夜遁潛至嬌之門。住兩日。舅亦不知也。生時艤舟岸下。期一見嬌後。即歸。蓋慮父母之知。必獲重責。明日。舅以送舊守出郊外。時紅乃與嬌私出。即上生舟。嬌執生手。大慟曰。郎不來矣。不幸迫於父母之命。不能相從。兄今青雲萬里。慎擇佳配。共享榮貴。妾不敢望也。同時與兄擁爐。謂事不濟。當以死謝。妾敢背此言耶。兄氣質屏薄。常多病。善攝養。毋以妾爲念。因出斷袖還生曰。謝兄厚恩。復思此景。其可得乎。哭益慟。紅亦淚下。久之。紅懼有他變。詐語嬌曰。舅將至矣。宜速登岸。嬌含

卷三 王嬌傳

十五

八

集

淚口占一絕爲別云。合懽帶上真珠結。个个團圓又無缺。當時把向掌中看。豈意今朝千古別。生悲不能和。一揖而別。嬌佳期已過。乃託感疾。伴狂蓬頭垢面。以求退親。父迫之。嬌引刀自截。左右救之。得不殞。因絕食數日。不能起。紅委曲開諭之曰。娘子平生俊快。豈不諳曉世事。帥家富貴極矣。子弟端方俊拔。殆過申生。娘子何苦如是耶。且聞媒者之言。彼之欲得娘子。甚如飢渴。其他皆所不問。娘子何自棄也。况申生歸後。亦已議親貴族。彼蓋亦絕念於此矣。因圖帥子之貌。以獻嬌。得婿如是。亦無負矣。嬌曰。美則美矣。非我所及。事止此矣。吾志不易也。紅又詐爲嬌舊遺生香佩。下結以雙環。雙釵。謂生遺嬌。因言已結他姻之意。以相絕。嬌見之。泣下曰。相從數年。申生之心事。我豈不知者。彼聞我有他故。特爲此以開釋我耳。因取香佩細認。覺其虛。因曰。我固知申生不如是也。我始以不正遇申生。終又背而之他。則我之淫蕩甚矣。既不克其始。又不有其終。人謂我何。紅娘子愛我厚矣。幸勿多言。我固不愛一身。以謝申生也。遂不復言。舅聞而亦憐之。業已成就。無可奈何。遣紅輩百端爲之開釋。終莫能悟。嬌即吟詩

二首。寄與申生別云。如此鍾情古所稀。吁嗟好事到頭非。汪汪兩眼西風淚。猶向陽台作雨飛。月有陰晴與圓缺。人有悲歡與會別。擁爐細說鬼神知。拚把紅顏爲君絕。間隔數日。嬌竟以憂卒。生方接來詩。而訃音隨至。茫然自失。對景傷懷。獨坐則以手書空。咄咄。若與人語。因賦憶瑤姬詞。以弔嬌娘。詞曰。蜀下相逢。千金麗質。憐才便肯分付。自念潘安容貌。無此奇遇。梨花擲處。還驚起。因共我擁爐低語。今生拚兩兩同心。不怕旁人間阻。此事憑誰處。對神明爲誓。死也相許。徒思行雲信斷。聽簫歸去。月明誰伴孤鸞舞。細思之。淚流如雨。便因喪命。甘從地下。和伊一處。生兄綸見此詞尾句。知其語不祥。因再三慰解。終不能堪。又於壁上題詩一絕。以別父母。詩曰。寶翁德邵如椿古。蔡母年高與鶴齊。生育恩深俱未報。此生先死奈虞兮。題完。簡嬌所贈香羅帕。以自縊。爲家人所知。救免。兄綸與生之素識。皆來勸解之。且曰。大丈夫志在四方。弟少年高科。青雲足下。而甘死兒女子手中耶。况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生。色易氣逆。不能即對。徐曰。佳人難再得。因回顧二親。叮嚀曰。二哥才學俱優。少年取功名。且及瓜期。前程

卷三 王嬌傳

十六

八

集

萬里。顯親揚名。光大門戶。承繼宗祧。一夔足矣。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又願兄綸曰。雙親年高。惟兄念之。自是神思昏迷。不思飲食。日漸羸羸。竟奄奄不起。父大慟。即日馳書告舅。舅得書。飛紅報知之。舉家號泣。舅因呼紅痛責之曰。往時何不實告我。致成事變。以至於此。皆汝之咎。紅因伏地請罪。久之。意稍解。乃曰。事已如此。不可及矣。兩遠親議。亦老夫之罪也。因又謂紅曰。生前之願。既已違之矣。與死後之因緣。可也。我今復書。與嬌極以歸於申家。得合葬矣。沒而有知其不快。快於泉下也必矣。於是復書以此言告於生之父母。許焉。越月得吉日。戒嚴。遂昇嬌柩以歸生家。舅書自悔。責且謝兩背姻盟之非。仍遣紅來弔慰。謀辦喪事。又月餘。詢謀僉同。乃合葬於濯錦江邊。葬畢。紅告歸。抵舍之明日。因與小慧過嬌寢所。恍惚見嬌與生在室相對笑語。紅倉皇告舅。及舅往寢所。物色之。則無有矣。惟見壁間有詞一闋云。遊園愛絕。長向碧瑤深處。華表來歸。風物依然人事非。月光如水。偏照鴛鴦新塚。裡黃鶴偕飛。此去何時得再還。舅見此詞。不禁哀悼。所留字跡。半濃半淡。尋亦滅去。舅與紅輩皆驚異。嗟嘆而已也。

太曼生傳

太曼生者。東海人。風流爾雅。從父宦遊四方。年十九。自吉州還。聞儗寓城東。惡其繁雜妨功。因稅居于委巷。屋只數椽。而主人之園圃近焉。草樹扶疎。花柳間植。有濼澗。因想生常散步園中。吟咏自適。一日偶值雙鬢導一女郎。年可十六七。後園採花。不知生之先在也。生遠巡避之。女見生風神俊爽。且聞其善詞章。情亦不能自禁。迴眸轉盼。百倍撩人。生自是神魂飛越。讀書之念頓灰。越旬餘。復于園內遇向者雙鬢。因殷勤詢之曰。君家女郎識字乎。鬢曰。女郎時手一編。日夕不輟。豈不識字乎。生曰。吾有一詩。欲致之。能為一達否。鬢曰。郎君善詩。女郎稔知之。某常為作寄詩郵耳。生遂賦一絕云。春時花事闌芳菲。萬綠叢中見茜衣。自媿含毫非子建。水邊能賦洛川妃。女得詩。見其詞翰雙絕。吟不置口。遂次其韻以答之云。小園芳草綠菲菲。粉蝶聯翩展畫衣。自媿一雙逆步。隔花人莫笑潘妃。自此愧黃期。迫生以省試促歸。不敢通問。及秋不第。復携書于別業。女時時遣雙鬢慰勞之。由此荏苒。遂結同心。定情之後。倍相狎昵。因贈生玉

卷一 太曼生傳

一二十四

香飽 叢書

玦半規。紫羅囊一枚。生賦詩云。數聲殘漏滿簾霜。青鳥啣箋事渺茫。剖贈半規蒼玉玦。分將百合紫羅囊。空傳垂手尊前舞。新結愁眉鏡裡粧。一枕遊仙終是夢。桃花春色誤劉郎。時生已約婚而女亦受采。女常居花樓之下。所著有花樓吟一卷。其寄生詩甚多。有云。重門深鎖斷人行。花影參差月影清。獨坐小樓長倚恨。隔牆空聽讀書聲。踰年生當就婚。女亦適人。蹤跡遂永絕焉。然詩札往來。歲猶一二。至越數歲。生舉賓薦。戒行有日。女寄書以通殷勤。生賦柳梢青一闋。別之。鶯語聲香。蛾眉黛蹙。總是銷魂。銀燭光沉。蘭閨夜永。月滿離樽。羅衣空濕啼痕。腸斷處。秋風暮接。潞水寒冰。燕山殘雪。誰與溫存。後隔數歲。女因念生得瘵疾。臥床日久。思一見生。實出無名。生僞託為醫。以診脈進。女見生揮涕。如永訣狀。遂不交一言而出。是夕女一恸而卒。生哭之以詩曰。玉殞珠沉思悄然。明中流淚暗相憐。常圖蝴蝶花樓下。記刺鶯鷺繡幕前。祇有夢魂能結雨。更無心膽似非烟。紅顏皓齒歸黃土。脉脉空尋再世緣。不數日而生亦卒。詩若為之憾焉。

金縷裙記

韋氏子舉進士。門閥甚盛。嘗納妓于洛。顏色明秀。尤善音律。嘗令寫杜工部詩。得本甚外。妓隨筆改正。文理曉然。年二十一而卒。韋悼痛之甚。為羸瘠。棄事而寐。意其夢見。一日。家僮有言。嵩山任處士有返魂術。韋召而求之。任命擇日齋戒。除一室。舒幃焚香。仍須一經身衣。以導其來。韋搜衣箱。盡施僧矣。惟餘一金縷裙。任曰。事濟矣。是夕。絕人屏事。且以暱近。悲泣為誠。然燈炬於香前。曰。觀燭燃寸。即復去矣。韋潔服歛息。一稟其言。是夜。食寢俱止。河漢澄明。任忽長歎。持裙面幃而招。如是者三。忽聞吁歎之聲。俄頃。幃微出。斜睇而立。幽芳凝怨。若不自勝。韋驚起泣。任曰。無庸恐。迫以致。後漸。韋忍淚揖之。無異平生。或與之言。領首而已。時夜將半。欵欲還之。紛然而滅。韋乃捧幃長慟。既絕而蘇。任生曰。某非獵食者。哀君情切。故來奉教。徒思無益。嗣後不必真懷。韋欲酬之。不願而別。韋嘗賦詩曰。惆悵生前。簾幃。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是布施。剛留得。安得相逢。此夕。君生。以此。鬱鬱不懌。逾年而歿。

卷一 金縷裙記

四

香艷叢書

續漢書曰。漢明德皇后禿裙不緣。五行志曰。獻帝時。女子競為長裙。其上甚短。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立為皇后。其弟上錦織成裙。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紗復裙。絳碧結綾復裙。丹碧紗絞雙裙。紫碧紗文雙裙。紫碧紗文繡縷雙裙。紫碧紗絞雙裙。丹碧杯文羅裙。晉宋舊事曰。崇進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備絳碧紗雙裙。絳絹欄裙。湘絳紗復裙。白絹裙。

(完)

金釧記

天曆己巳建康。有賢時雍者。家素寒微而驟富。一女名羞花。年已及笄。風流儒雅。尤長于詩。溧水士人章文煥與寶為中表親。亦才兒相類。人以聰俊稱之。每過寶家。時雍甚愛重之。嘗戲指女曰。長必以妹配汝。生女亦各留意。乃私為之。詩曰。春江連理兩枝梅。曾向羅浮夢裏來。分付東君好調護。莫教移傍別人開。羞花踵韻答之曰。庾嶺清香一樹梅。凌寒不許蝶蜂來。料應一點春消息。曾向孤山歲士開。生女情好甚勤。或與之對酌燈下。或與之吟眺花前。時雍不之禁也。一日文煥羞花會於迎暉軒下。相與奕棋。煥吟曰。紛紛車馬渡河津。黑白分明月下真。羞花續曰。莫使機關爭勝負。兩家人是一家人。生女大笑。又鋪紫氍毹于中庭。攤牌較勝。煥笑曰。但要合着油瓶蓋。羞花笑曰。凡恐貪花不滿三十耳。文煥興濃。求與之合。羞花變色曰。既為正配。豈效鴛鴦。妾雖至愚。決非見金夫而不有躬。兄何忽略如此。文煥跪而言曰。人心翻覆。勢若波瀾。倘他日以兒妹為辭。將如之何。羞花語塞。遂相交會。既而柳眉半蹙。玉笋微寒。有體弱不勝

卷四 金釧記

二十八

香館 卷四 集

之狀。兩情繾綣。極盡淫樂。文煥低吟曰。鸞鳳相交顛倒顛。武林春色會神仙。輕回杏臉金釧墜。淺蹙娥眉雲鬢偏。羞花續曰。衣惹粉花香。雪散帕沾桃浪嫩。紅鮮迎暉軒下情無限。絕勝人間一洞天。兩情歡足。羞花脫臂上金釧一雙。與生曰。好賞此釧。是即主盟。文煥拜而受之。未幾時雍知覺。恐終敗露。召生謂曰。汝宜速回。倩媒求聘也。文煥拜謝將行。羞花私貽餽贖。且叮嚀教來。飲泣而別。文煥回見父母。備陳其情。父母悅。卜日下禮。羞花因念生之故。尋命家人致緘與煥。啟視乃集古絕句十首。其一。繡戶紗窗北里深。燈昏焰燼擁寒衾。故園書動經年別。滿地月明何處砧。其二。嗟君此別意如何。閉看江雲思有餘。愁傍翠娥分八字。酒醒孤枕雁來初。其三。風帶潮聲枕簟涼。江流曲似九迴腸。朱門深閉煙霞暮。一點殘燈伴夜長。其四。亂愁依舊鎖眉峰。為想年來顛顛容。離別幾宵魂耿耿。碧霄何路得相逢。其五。雙垂別淚越江邊。待月東林月正圓。雲鬢亂梳還對鏡。恐驚顛顛入新年。其六。欲于何處寄相思。懶對粧台拂畫眉。咫尺烟江幾多地。好風偏自送佳期。其七。強拂愁眉下小樓。感時傷別思悠悠。同來不

得同歸去。幾度高吟寄水流。其八。百憂如草雨中生。十指寬揮玉筋輕。惆悵溪頭從此別。子規枝上月三更。其九。寒窗燈盡月斜輝。桃李陰陰柳絮飛。春色惱人眠不得。香樓獨上思依依。其十。綠楊紅杏滿城春。不見當時勸酒人。聞說鶯啼卻惆悵。帶圍寬盡小腰身。文煥得詩。不勝欣悅。隨即備禮倩媒求聘。擇期入贅。合昏之夕。時雍欲試生才。即席上宣言曰。門闌撒帳。不必舊套。今要新人口占為之。母容思索可也。文煥作催粧詩二絕云。紅搖花燭二更過。粧就風流體態多。織女莫教郎待久。速乘鶴駕渡銀河。又笙歌鼎沸滿華堂。深院佳人尙晏粧。懶得早乘雲馭降。張郎久待杜蘭香。時雍賀客。大奇其才。贊之不容口。生女會晤。重整新歡。而佳人才子之願遂矣。好事者皆作詩記之。哀而成帙。號金釧集。行于世云。

卷四 金釧記

二十九

香館 卷四 集

百花園夢記

合州之成紀縣。有富家者。闢一圃。植四時奇花于其內。名曰百花園。方圓計里許。州邑之簪纓貴客。罔不遊樂其中。宣德七年春仲時。范生名微者。詩人也。亦聞百花園之名。至而遊賞焉。見百花爭秀。萬卉競妍。微心悅懽。乃吟詩二律。其一曰。九十春光似酒濃。裁紅剪翠費天工。清香噴破臙脂國。麗色粧成錦繡叢。富貴昔歸金谷裏。繁華又勝洛陽中。一年一見東風面。回首那堪夢幻同。其二曰。春闌春色正相宜。少婦同行少婦隨。竹裏登樓人不見。花間覓路鳥先知。櫻桃解結垂簾子。楊柳能低入戶枝。山間醉來歌一曲。參差笑殺合州兒。詩成酒興愈狂。豪飲自放。不覺盛醉。曲肱而臥于花棚之下。芳魂隨花香以馥郁。遊魂逐蝶翅以飄揚。彷彿杳冥中。忽夢五美人嬉嬉然攜手而入。色皆殊絕。芳馨襲人。微見而奇之。揖而問其所自來。且歷懇其名氏。五美人各自陳。一曰陶氏。二曰李氏。三曰杏氏。四曰唐氏。五曰杜氏。復自言見才郎在此。故來相探詢耳。微喜甚。因以褻狎動。五美人不之拒。遂與交會于棚之下。其春心蕩漾。逸興遄飛。

卷四 百花園夢記

三十一 香 飽 霞 香

倍常品矣。樂極各爲賦詩自表。陶氏吟曰。仙姿綽約絕纖埃。曾是劉郎去後栽。一種天公惟我愛。十分春色爲誰開。玉皇殿上紅雲合。金谷園中綠錦堆。好看化成三汲浪。蛟龍乘此起風雷。李氏吟曰。玉蕊銀英貯澹香。不隨紅紫競芬芳。冰霜骨格籠春色。水月精神縞夜光。魏武墓前含粉淚。漢皇宮內作梅粧。幽人雅性眞清素。吟對瓊林逸興長。杏氏吟曰。二月東皇醉豔陽。靚妝倚遍午橋莊。紅光照滿珊瑚樹。紫豔薰成錦繡裳。幾度晚香來野店。一枝春色出鄰牆。書生對此多高興。題品新詩入錦囊。唐氏吟曰。江南二月好韶光。一種芳菲迥異常。色豔春風薰醉臉。淚凝曉露濕啼妝。絕憐西子偏貪睡。却恨東君不與香。何事當年杜工部。懶吟詩句入奚囊。杜氏吟曰。落盡殘紅始吐芳。佳名號作百花王。競誇天下無雙豔。獨占人間第一香。醉態迎風嬌欲語。奇姿含露濕啼妝。閑花浪蕊若休看。足稱栽培對錦堂。五美人吟畢。共爲憐隴。彼此牽紐。作携手聯行之態。夢遂覺。然舉目四顧。依然獨臥于花棚之下。乃始知其身幻于花境矣。

香豔叢書十二集卷四終

巫娥志

蜀之眉山。去城一舍許。小市瀕江。人煙數百家。有古廟一區。相傳為花蕊夫人費氏之祠。頗著靈迹。廟左大姓鍾聲遠者。富而好禮。喜延名師。聲遠女兄有子曰謝生。健者亦鉅室。來身家就學。生儀容秀整。風韻清高。羣從咸喜之。相與奕棋飲酒。談笑賦詩。惟恐生之或去也。鍾西塾後。創一園。特盛建碧荷堂。水月亭。醉春館。翠屏軒。于其內。生愛幽雅。寓息其間。將近期月矣。一日偶自外回。忽見四女。耶年近初笄。娉婷窈窕。嬉戲于玩芳亭畔。生謂是諸表姊妹。遽前揖之。至則皆非也。女殊不羞避。笑語自若。生問之曰。小姐輩誤來此耶。中一人應曰。吾姊妹東隣花氏之女也。久聞芳園勝麗。奇卉紛敷。故相携就此一相玩耳。不料為耶所窺。幸無深訝。生意其鄰居女子相往還。亦不以爲怪。至夜將睡。忽聞窗櫺軋軋作聲。若有人敲推者。起視乃日間所見諸女之一。闖然入室。向生施禮。和顏悅色。款語低聲。云奴等蒲柳醜姿。丹鉛弱質。偶得一接光儀。翩然忽動其情。莫或自持。是不可忍。故冒禁而相就。遂犯禮以私奔。願薦枕席。言

卷三 巫娥志

七

香齋叢書

訖即邀生入寢。相與歡樂。生戲問曰。彼三人何在。安得獨來。女曰。姑俟來宵。分此樂與諸妹。耳遂口占一詩曰。翠翹金鳳鎖塵埃。懶畫長娥對鏡臺。誰束白茅求吉士。自題紅葉托良媒。蘭缸未滅心先蕩。蓮步初移意已摧。携手問郎何處好。絳帷深處玉山頽。俄而鬼魄將低。鷄聲漸動。女攬衣起曰。奴回也。遂悄悄而去。翌晚生熟醉。焚蘭啟窗。相候。女果共一人。至笑撫生曰。今夕之歡。願推小妹仍願妹云。汝善事耶君。好好做新人也。緩步而出。其妹共生同衾。並枕。親昵綢繆。一如姊妹。性復慧黠。亦能吟詩。詩曰。赤繩緣薄好音乖。姊妹相看共此懷。偶伴姮娥辭月殿。忽逢僧孺拜雲階。春生玉藻垂鸞帳。香噴金蓮脫鳳鞋。魚水交歡從此始。兩情願保百年諧。吟罷。女遙告曰。生囑之。再至。女曰。勿多言。管不教耶。獨宿也是夕。大姊又送三姨。至生欲俱留之。辭曰。待耶爲四度新郎之後。妾妹當分侍。幃房。周而復始。耳。生即與三妹狎。且索其詩。答曰。愧無七步之才。又非二姊之敵。安有此能乎。生固求之。乃吟曰。蘭房悄悄夜迢迢。獨對殘燈恨寂寥。潮信有期應自覺。花魂無主爲誰銷。愁聲柳葉凝新黛。笑靨桃花映絳綃。

20 B

夙世因緣今日合。天教長伴董嬌嬌。須臾雨散雲收。河橫斗落。歛袂而起。畧整殘妝。謂生曰。今夕四姨與耶爲稱。吾姊妹不可俱出。大姊當送之。至耳。次夜二鼓。四姨果盛飾。偕姊就生行夫婦之禮。設山海之盟。同訴幽情。亦成近體曰。每到春時懶倍添。綠窗慵把繡鍼拈。奇逢詎料諧鴛耦。吉卜寧期叶鳳占。髣髴雲鬟擾擾手。籠紅袖。玉纖纖。明珠四顆皆無價。誰似郎君盡得兼。由是之後。羣女分番。每夕二人侍寢。生以白面書生。獲此奇耦。濃情媚意。眷戀日深。倚翠偎紅。應酬不暇。但願學鴛鴦之老。不欲聽子規之啼矣。夫何好景難留。佳期易阻。將及月餘。父母促生歸娶。諸女聞之。皆來就別。會宿書齋。生一一溫存。式均其惠。將天曉。大姊謂生曰。奴四人爲堂姊妹。皆閨閣處子。昨偶窺園。遂沾多露。荷蒙不鄙。均辱深憐。方訪仇儷。忽見此離。悠悠長恨。此何極也。然使終念舊歡。幸莫遐棄。成親之後。求便重來。奴姊妹當企踵吁衡。候郎于翠屏軒下耳。即拔金掩髮一隻。致贈。三妹亦以銀鑲翠鈿耳環奉。上曰。歸遺細君。少結殷勤之意。各洒淚而別。生收拾于書籠中。抵家而婚期逼矣。燕爾新婚。宜室宜家。然四女之

卷三 巫娥志

八

香齋叢書

思亦未嘗。置滿月後。妻歸寧。生孤枕獨宿。忽夢與四女相見。交會如常。三姨起曰。與耶久別。無以爲歡。請作回風之舞。于是展翠衣。翻羅袖。雖飛燕之輕盈。公孫氏之神捷。未足以擬其奇妙也。舞罷。大姊乃作回風之曲。曰。有淑人兮邦之媛。珮明月兮紉蘭荃。颺輕軀兮掌上。翻長袖兮筵前。初鴻驚兮巧周旋。忽鶴舉兮何躡躡。雲環墜兮玉珥。文席委兮珠鈿。美宛轉兮妖且妍。奇莫敵兮妙莫傳。倏低昂兮既罷。蹇良夜兮如年。二姨因取玉簫付四姨曰。妹深善于此。願勿靳焉。姊倚歌而和。不亦可乎。妹躍然曰。有是哉。逡巡三奏。其音清而和。婉而嬌。幽愁而閨寂。似夕露之凄寒。嫺如秋雲之乘鮮。颺也。姊亦歛黛。謳而和焉。歌曰。紫簫咽兮夜亡譁。寶篆香裊兮燭垂花。河欲沒兮夜欲闌。聊逍遙兮暫爲歡。脫花鈿兮收明璫。舒袞綉兮歸洞房。齊交頸兮如鴛鴦。銀漏短兮宵獨長。悲白日兮上扶桑。正傾聽間。忽角起譙樓。鐘鳴其宇。推枕欠伸。乃是南柯一夢。而且具憶其詞。因起而錄之。即托以卒業。往舅家。諸女幸生再至。眷顧倍加於昔。生與說夢中事。女曰。此夫婦相念之深。故形諸夢寐。無足怪者。生女留連眷戀。凡半月

餘不與男相見。男疑之。一夕潛出窺生所。見生共諸女玩月。談笑方濃。遽入呼生。倏然驚散。男加詰問。終不肯言其詳。男謂始曰。園圍寬闊。竹木繁多。甯無花月之妖。或有水石之怪。璉又英俊。豈不爲其所惑。須遣歸。恐久則致疾也。乃令僕送生還。抵家不半載。以思女之故。果成重疾。神情恍惚。言語支離。伏枕淹淹。久而不愈。聲遠射往視之。備以前事告生父母。生父詢問再三。生乃吐實。且出所得詩詞。及金掩髻等物視之。皆泥捏成者。父知其被祟。乃借舅訪于園中。並無踪跡。因往花蕊廟卜籤。過東廊一小室。帷幔蔽虧。人跡稀到。揭而觀之。題曰。巫山神女之位。塑四美姬像于其中。東坐者失一掩髻。右二人臂缺二鐲。耳亡雙璉。左一人面脫花鈿一枚。其父大驚。取泥塑之物。真于舊處。皆脗合。卽碎其像。沈之江中而歸。自此月餘。生疾亦愈。怪魅遂絕。

荻樓雜抄

闕名

張香橋昔有女子名香。與所歡會此。故名。一日女子姓張名香。

楊帝時洛陽獻合蒂迎蓋花。帝令袁寶兒持之。號司花女。

魏夫人有弟子善種花。謂之花姑。

真宗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呼秋水。至則翠鬢綠衣。小女童也。

姚月華筆札之暇。時及丹青。花卉翎毛。世所鮮及。然用以自娛。人不可得而見。

嘗為楊達畫芙蓉匹鳥。約略濃淡。生態逼真。

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藉草。以紅裙遞相揮掛為宴幄。

揚州太守圃中有杏花數十株。每至爛開。張大宴。一株令一妓倚其傍。立館曰

爭春。宴罷夜闌。人云花有歎聲。

姑臧太守張憲代書札。伎墨娥。

趙魏公夫人管道昇善書畫。吾竹房嘗題其所畫竹石。竹房有一私印。是好嬉

子三字。即以此印倒用於跋尾。人皆以為竹房之誤。魏公見之曰。此非誤也。這

卷一 荻樓雜抄

三十三 香 鮑 遺 書

五

集

瞎子道婦人會作畫倒好嬉子。



粧臺記

釵小志

髻鬢口叩



粧臺記

唐宇文氏

舜加女人首飾。釵雜以牙瑋瑁爲之。

周文王於髻上加珠翠翹花傳之鉛粉。其髻高名曰鳳髻。又有雲髻步步而搖。故曰步搖。

始皇宮中悉好神仙之術。乃梳神仙髻。皆紅粧翠眉。漢宮尙之。

後有迎春髻。垂雲髻。時亦相尙。

漢武就李夫人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多用玉。時王母下降。從者皆飛仙髻。九環髻。遂貫以鳳頭釵。孔雀搔頭。雲頭篋以瑋瑁爲之。

漢明帝令宮人梳百合分髻。同心髻。

魏武帝令宮人梳反縮髻。揶雲頭篋。又梳百花髻。

晉惠令宮人梳芙蓉髻。揶通草五色花。

陳宮中梳隨雲髻。卽暈妝。

卷一 粧臺記

三十七 香 飽 叢 書

隋文宮中梳九真髻。紅妝謂之桃花面。揶翠翹桃華搔頭。帖五色花子。

煬帝令宮人梳迎唐八髻。

揶翡翠釵子作日妝。又令梳藕荷髮作啼妝。坐愁髻作紅妝。

唐武德中宮中梳半翻髻。又梳反縮髻。樂遊髻。卽水精殿名也。

開元中梳雙鬟望仙髻。及迴鶴髻。

貴妃作愁來髻。

貞元中梳歸順髻。帖五色花子。又有開掃粧髻。

古今注云。長安作盤桓髻。驚鵲髻。復作倭髻。一云梁冀妻墮馬髻之遺狀也。

晉永嘉間婦人束髮。其緩彌其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於額。自出而已。吳婦盛粧者。急束其髮。而脚角過於耳。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瑋瑁之屬。爲斧鉞戈戟以當笄。

太元中王公婦女必緩髮。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

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

文帝元天嘉六年。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鬢直向上。謂之飛天髻。始自東府。流被民庶。

宋寶初貴族及士民好爲異服。婦人則簪步搖釵。衫袖窄小。

楊貴妃常以假髮爲首飾。而好服黃裙。

蜀孟昶末年。婦女治髮爲高髻。號朝天髻。

理宗朝宮妃梳高髻於頂。曰不走落。

梁簡文詩同安髮裡撥。異作額間黃。撥者。振開也。婦女理髮用撥。以木爲之。形如棗核。兩頭尖。尖可二寸長。以漆光澤。用以鬆髮。名曰鬢。競作萬安髻。如古之蟬翼髻也。

後周靜帝令宮人畫眉墨粧。

漢武帝令宮人作八字眉。

漢日給宮人螺黛作翠眉。

魏武帝令宮人畫青黛眉。連頭眉。一畫連心甚長。人謂之仙娥妝。齊梁間多效之。

唐貞元中。又令宮人青黛畫蛾眉。

古今注云。梁冀妻改翠眉爲愁眉。

魏宮人畫長眉。

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妻文君。眉色如望遠山。時人効畫遠山眉。

五代宮中畫眉。一曰開元御愛眉。二曰小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峯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稜眉。又名却月眉。七曰分稍眉。八曰灑烟眉。九曰拂雲眉。又名橫烟眉。十曰倒暈眉。東坡詩成都畫手開十眉。橫烟却月爭新奇。

唐末點唇。有胭脂暈品石榴嬌。大紅春小紅春。嫩吳香半邊嬌。萬金紅。聖檀心露珠兒。內家圓天宮。巧格兒。殷淡紅心。猩猩暈。小朱龍。格雙唐眉花奴。

婦人畫眉有倒暈粧。古樂府有暈龍髻之句。

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唐上官昭容所制。以掩黥迹也。

隋文宮中貼五色花子。則前此已有其制矣。乃仿於宋壽陽公主梅花落面事

卷一 粧臺記

三十八 香 飽 叢 書

也。宋淳化間京師婦女競翦黑光紙團團。又裝縷魚腮骨。號魚媚子。以飾面。皆花子之類耳。
美人妝面既傅粉。復以胭脂調勻掌中施之。

釵小志

唐 朱揆著

如夫人

齊侯多內寵。嬖如夫人者六人。

敬美人戰

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閭。於是出宮中美人百人。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爲隊長。

妾與政

王導有幸妾姓雷。頗豫政事。蔡公謂之雷尙書。

携妓東山

謝安棲遲東山。放情丘壑。好音樂。每遊賞。必以妓從。

開閣放妾

王處仲嘗荒恣於色。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

諸婢妾數十人。任其所之。

卷一 釵小志

二十八

香艷

集

妾爲夫人

杜佑議者謂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爲夫人。有所蔽云。

妓圍

唐申王每冬月苦寒。令宮女密圍而坐。謂之妓圍。

簾衣

梁夏侯直性儉率。有妓妾十數。並無被服。每有客常隔簾奏樂。時謂簾爲夏侯

妓衣。

白頭吟

張歧欲娶妾。其妻曰。子誦白頭吟。妾當聽之。歧慙而止。

霓裳羽衣曲

上皇令宮妓佩七寶瓔珞。舞霓裳羽衣曲。曲終珠翠可掃。

雪兒歌

雪兒者李密愛姬。每賓朋文章有奇麗者。付雪兒協律歌之。

絳紗帳

馬融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肉臺盤

南唐孫晟官至司空。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

以倡進

漢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

婦女連百

秦皇婦女連百。倡優累千。

賜妓樂

夏侯惇從太祖征孫權還。賜妓樂名倡。

毆殺笛妓

王愷嘗置酒。女妓吹笛。少有舛韻。愷便令黃門毆殺之。一座改容。

卷一 釵小志

二十九

香艷

集

奪傷指

張均妓多麗。彈琵琶曲。頂上有高麗絲結。趙詩爭奪。致傷二指。

綾羅袴褶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褶。以手擎

飲食。

自爲小君裁剪

李紳爲相時。俗尚輕綺。染藤碧爲婦人衣。紳自爲小君裁剪。

琥珀釧

東晉侯爲潘妃作一隻琥珀釧。直七十萬。

樂天姬侍

樂天詩曰。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云。皆感獲

名。

燕子樓

張建封節制武寧。納妓盼盼於燕子樓。公薨不它適。

不許妾粧

崔樞夫人治家整肅。容儀端麗。不許群妾作時世粧。

呼琵琶

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名琵琶。嘗養一鸚鵡。持正每呼琵琶。即扣響板。鸚鵡傳言呼之。

盡記歌詞

歐陽永叔閑汝陰時。一技能盡記公所為歌詞。

唱金縷

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綺妾。嘗為綺唱金縷詞。

柳枝

退之二侍姬。名柳枝絳桃。

二妾歌舞

卷一 釵小志

三十

香艷叢書

樂天有二妾樊素善歌。小蠻善舞。

記曲娘子

張紅善歌。每聽新聲一過。即能記其節奏。後入宮。號記曲娘子。

百濯香

吳孫亮寵姬有異香。歷年彌盛。浣百遍不歇。名曰百濯香。

善吹箎

河間王侍兒朝雲善吹箎。諸羌叛。王令朝雲假為老嫗吹箎。羌皆流涕。復降。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箎。

別錦兒

韓渥集中有別錦兒詩。

房老

石崇愛婢翔風。年三十。遂退之。使為房老。

燒指吞炭

高聰有妓十餘人。及病。欲不適他人。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為尼。

教誦賦

蜀劉琰侍婢教誦魯靈光殿賦。

手語

崔生調一品間疾。其妾與之手語。

善琴箏

李沂公妾名七七。善琴與箏。

香兒

元載妓薛瓊英。幼以香屑親飲。啖之。長而肌香。故名香兒。

燭圍

韋涉家宴。使每婢執一獨。四面行立。人呼為燭圍。

宴客典斟

陳無咎宴一客。用一婢典斟。必十二而後使滿。以盡誠敬之道。

卷一 釵小志

三十一

香艷叢書

金牌盈坐

河間王夜飲。妓女謳歌一曲。下一金牌。席終金牌盈座。

笑春紅

閩中參軍黃涉婢曰笑春紅。死。涉念之。淚洒屣屨。至皆損壞。

二花

阮文姬揮髮用杏花。陶潛公呼曰二花。

妾無副服

諸葛亮答李嚴書云。吾受賜八千斛。今畜財無餘。妾無副服。

愛妾換馬

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彰有美妾。可換。惟君所擇。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名白鶴。故後人作愛妾換馬詩。奏之。絃歌焉。

婢皆讀書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一婢不稱。使人拽着泥中。須臾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

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以婢馬賭

爾朱文略。豪縱不遜。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賭取之。明日平秦王致請。文略殺馬列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遺之。

以妓易帶

嚴續相公。歌姬唐高給事。通犀帶。皆一代尤物。因呼盧之會。出姬解帶角之。唐彩大勝。乃酌酒令美人歌一曲而別。

我見亦憐

南郡主見桓溫妾。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

侍女合彈

韓退之晚年。二侍女合彈琵琶。

妾不衣帛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卷一 釵小志

三十二 香 鮑 靈 書

妓堂

司馬郎君時貴。好作妓堂。然香烟薰之。屋爲之黑。

女倡着羅縠

曹洪令女倡着羅縠之衣。

望江南

李太尉鎮關西日。爲亡姬謝秋姬作望江南曲。

弓腰

梁羊侃妾孫荆玉。能反腰貼地。啣席上之珍。謂之弓腰。

鏡兒善箏

郭曖宴客。有婢鏡兒善彈箏。姿色絕代。李端在坐。時竊寓目。屬意甚深。曖覺之。曰。李生能以彈箏爲題。賦詩娛客。吾當不惜此女。李卽席口號曰。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曖大稱善。徹席上金玉酒器。并以鏡兒贈李。

袖裏春

元宗爲太子時。愛妾號鸞兒。多從中貴。童逍遙微行。以輕羅造梨花散藥。裏以月麟香。號袖裏春。所至暗遺之。

金鳳凰

周光祿諸妓。掠髮用鬱金油。傅面用龍消粉。染衣以沈香水。月終。人賞金鳳凰一隻。

鄭姬香

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豔薰麝。香氣數里。逆於人鼻。是歲自京兆至河中。所過瓜盞一帶不獲。

梅粧閣

郭元振落梅粧閣。有婢數十人。客至則拖鴛鴦襖裙衫。一曲終。則賞以糖鷄卵。明其聲也。宴罷散九和握香。

窈窕湯

卷一 釵小志

三十三 香 鮑 靈 書

嘉平二十五日。叔良宿醒未解。窈窕烹百和解醒湯。進之。隨飲而醒。後遂依法作湯。名窈窕湯。

染花奩

郭代公愛姬薛氏。貯食物以散風奩。收粧具以染花奩。

謝郎衣

蘇紫鸞愛謝耽。咫尺萬里。靡由得親。遣侍兒假耽。恒着小衫。晝則私服于內。夜則擁之而寢。耽知之。寄以詩曰。蘇娘一別。夢魂稀。來借青衫。慰渴飢。若使閒情。重作賦。也應願作謝郎衣。謝亦取女和服裏之。後爲夫婦。

不用落塵

龐居孫亮愛姬也。鬢髮香淨。一生不用洛成。疑其有辟塵犀釵子也。註曰。洛成。卽今鏡梳。似落塵子。誤未考。

萱草浣衣

鄭元令婢萱草浣衣。萱草。顧云。耶。君。塵。土。太多。令人。手。皮。俱。脫。

白團扇

王珉與婢通。婢知捷之。珉好持白團扇。婢製白團扇歌贈珉云。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枕畔着衣

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閑婢妾。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更不伴。向人枕畔着衣裳之句。

鳳窠翠女

姑臧太守張憲使娼妓。戴拂塵中錦仙裳。密粉淡粧。便侍閣下。奏書者號傳芳。妓酌酒者號龍津女。傳食者號仙盤使。代書札者號墨娥。按香者號麝姬。

玳瑁牀

楚娘名伎也。江都王寵之。寢玳瑁之牀。懸翡翠之帳。

譚衣

穆宗以玄絹白書素紗墨書為衣服。賜承幸宮人。皆淫鄙之詞。時號譚衣。

卷一 釵小志

三十四

香艷叢書

春草

白樂天有姬善舞。名春草。

碧絹蚊幃

宋武帝節儉。張妃房惟碧絹蚊幃。

作芙蓉香

歐公知潁州。有官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芙蓉花香。有蜀僧云。此人前身為尼。誦法華經二十年。

停筆旗

劉禹錫泰娘詩。風流太守章尚書。路旁忽見停筆旗。

半粧

諺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

幃婢作樂

謝安夫人劉氏。幃婢使在前作伎。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

傷盛德

青綃紫袖

竟陵王青綃持拂。紫袖吹簫。

鶴鷄止妬

梁武平齊。豔有其內。獲侍兒十餘。聒於郗后。左右進言曰。以鶴鷄為膳。可以止妬。

龍盪墜牀

顏延之有愛姬。姬憑龍盪延之。墜牀至損。

脂肉滑

元稹詩。越婢脂肉滑。

老不遺妾

齊張瓊妓。妾盈房。或譏其衰暮。畜妓。瓊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一復存。唯未能遺此耳。

卷一 釵小志

三十五

香艷叢書

卜姓

禮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專房

霍后傳。寵之專房。

畫衣粉面

梁陳士人春游。畫衣粉面。絃歌相逐。

織手烹

白傳詩。茶教織手侍兒烹。

蘭葉戰

柳惲書。請以一。小蘭葉。戰桃葉。小姬以往。

燕燕相見

趙飛燕姐妹並幸。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

響玉鳴

楊士弘曰。江南貴家。每宴。響玉一鳴。青衣紅綃十許。曹籠燈迎立。巾箱之寵。

記曰。豈惟炊爨之勞。抑亦巾箱之寵。

願語子

韓愈序。今人持被直三省。丁寧願婢子。語刺刺不能休。

莫敢當夕

禮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聲清性惡

魏武有一妓。聲音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一人聲及之。便殺性惡者。

推婢墓中

于寶父有寵婢。母妬甚。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後十餘年。開墓。婢伏棺而甦。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

卷一 叙小志

三十六 香 鮑 叢 書

三 集

榴花染

詩鬱金香汗裏歌巾。山石榴花染舞裙。

贈失婢榜

唐人有諺。失婢榜詩。曰。撫養在香閨。嬌癡教不依。總然桃葉籠。打得柳花飛。曉露空調粉。春羅枉賜衣。內家方妬殺。好處任從歸。

髻髮品

唐 段柯古

髻始自燧人氏。以髮相纏而無繫縛。

周文王加珠翠翹花。名曰鳳髻。又名步搖髻。

秦始皇有望僊髻。參鸞髻。凌雲髻。

漢有迎春髻。垂雲髻。

王母降武帝宮。從者有飛仙髻。九環髻。

漢元帝宮中有百合分髻。同心髻。

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髮。欣髻。又有假髻。

合德有欣愁髻。

貴妃有義髻。

魏明帝宮有涵煙髻。

魏武帝宮有反縮髻。又梳百花髻。

晉惠帝宮有芙蓉髻。

宋

髻髮品

四十

香奩叢書
三集

梁宮有羅光髻。

陳宮有隨雲髻。

隋文宮有九貞髻。

煬帝宮有迎唐八寶髻。又梳翻荷髻。坐愁髻。

高祖宮有半翻髻。反縮樂游髻。

明皇帝宮中雙鏡望仙髻。迴鸞髻。

貴妃作愁來髻。

貞元中有歸順髻。又有闊掃粧髻。

漢梁冀妻作墮馬髻。

長安城中有盤桓髻。驚鵲髻。又拋家髻。及倭髻。

王憲亦作解散髻。斜挿髻。

周弘文少時着錦絞髻。

香奩叢書三集卷一終

續髻髮品

梁安鮑協中義字著

奉聖髻

漢高祖令宮人梳奉聖髻。馬精中華古今注

三角髻

上元夫人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武帝內傳

太華髻

七月七日王母至。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真晨嬰之冠。武帝內傳

新興髻

趙合德乃飛燕妹。與合德皆絕色。召入宮。新沐。沉香水為卷髮。號新興髻。飛燕外傳

四起大髻

明帝馬皇后美髮。為四起高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眉不施黛。獨左

卷四

續髻髮品

七

香艷叢書 十一集

眉角小缺補之如粟。東觀記

高髻

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靈蛇髻

甄后既入魏宮。宮庭有一綠蛇。口中恒有赤珠。若梧子大。不傷人。每日后梳粧。則盤結一髻形於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為髻。巧奪天工。故后髻每日不同。號為靈蛇髻。宮人擬之。十不得一二也。伊世珍雜記

翠眉髻鶴髻

魏宮人好畫長眉。今多作翠眉髻鶴髻。崔豹古今注

擷子髻

晉時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綉急束其髮環。名曰擷子髻。始自宮中。天下翕然化之也。搜神記

兩丸髻

王暈首年十四五。便歌。諸妓向謝公稱歎。公欲聞之。而無由。諸妓又向王說謝公意。謝後出東府土山上。王時作兩丸髻。著袴褶騎馬往土山下。灰家墓林中。作一曲歌。卒曲便去。妓白謝公曰。此是王郎歌。世說

迴心髻 歸真髻

梁天監中。武帝詔宮人梳迴心髻。歸真髻。馬精中華古今注

秦羅髻

耻學秦羅髻。羞為樓上粧。梁簡文帝倡婦怨樂府

叉手髻

室韋國女婦。束髮作叉手髻。北史室韋傳

陸羅髻

煬帝宮人為長蛾。司宮吏日供螺子黛五斗。號陸羅髻。南都雜記

朝雲近香髻

隋大業中。令宮中梳朝雲近香髻。歸秦髻。奉仙髻。節量髻。馬精中華古今注

卷四

續髻髮品

八

香艷叢書 十一集

城裏髻

高高城裏髻。我我樓上粧。薛道衡詩

反首髻

元和初。有士人見古屏上婦人。悉于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鬢者曰。如何是弓腰。歌者曰。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酉陽雜俎

囚髻

僖宗時。內人束髮極急。及在成都。蜀婦人效之。時謂為囚髻。唐書五行志

莪髻

唐昌觀舊有玉藥花。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綉綠衣。乘馬莪髻。雙鬢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婉。迥出於眾。直造花所。玉蕊辨證

秦氏髻

我我秦氏髻。皎皎洛川神。浣花集

秦氏髻

我我秦氏髻。皎皎洛川神。浣花集

宮樣髻

侍婢休梳宮樣髻。蕃童新改道家名。于鵠送唐節度歸山詩

古時髻

可知將來對夫婿。鏡前學梳古時髻。王建詩

高墮髻

何處琵琶絃似語。誰家高墮髻如雲。長慶集

長髻

又有長髮種。棟錄種。皆類前為長髻。下過臍。行以物舉之。君長則二女在前。共舉其髻乃行。唐書南蠻傳

合髻

鄭餘慶探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事出鄙俚。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婿鞍。合髻之說。尤為不確。五代史雜傳

黃包髻

卷四 續髻髮品

九

香鮑叢書 十一集

娶婦媒人有數等。中等帶冠子黃包髻。背子或只繫裙。手把青涼傘。皆兩人同行。東京華錄

仙人髻

百官上壽第七蓋勾女童隊。入場四百餘人。或戴花冠。或仙人髻。鴨霞之服。或卷曲花脚幘頭。四契紅黃生色銷金錦綉之衣。結束不常。莫不一時新粧。曲盡其妙。東京華錄

危髻

近李西美帥城都。士陳甲者。館於便齋。夜月色中有危髻古裳婦人數輩。語笑前花圃中。有甚麗者。誦詩。聞見後錄

一尺髻

古粧裁我一尺髻。木盞銀杯邀客舟。陸劍南集

三十六髻

宣和中童貫用兵燕薊。敗而竄。一日內宴。教坊進伎。為三四婢。首飾皆不同。其

一雷頭為髻。曰蔡太師家。人其一髻。偏墜曰鄭太宰家。人又一人滿頭為髻。如小兒。曰童大王家。人問其故。蔡氏者曰太師觀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者曰太宰奉祠就第。此名懶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齊東野語

千戰髻

薩都刺石夫人詩云。綠鬢懶梳千戰髻。朱顏不改萬年春。天錫集

花髻

新主出時。諸軍馬擁其前。旗幟鼓樂。踵其後。宮女三五。花布花髻。手執巨燭。自成一隊。雖白日亦照燭。真臘風土紀

肉髻

世尊從肉髻中湧出百寶光。光中湧出千叶寶蓮。楞嚴經

卷四 續髻髮品

十

香鮑叢書 十一集

妓虎傳

記栗主殺賊事

美人判

妒律

閨律

十一月花神議

妓虎傳

延陵吳從先著

鄴下以文章哮吼。人人目之爲繡虎。散關以氣力呼吸。人人目之爲癡虎。千古
 豪名史冊著異。有劉秦生者。注名秦淮。私嘗曰。金陵風流六艷六燼。不願久居
 此。當在山水間。與清風明月博一笑耳。遂流寓虎林。居秦樓焉。不事膏沐。不彫
 幃幕。率意任情。或嘯歌。或瞑目坐。或狂跳。或親擊楫中流。或居山頂。荊棘中。浪
 飛。鵬逝。不易踪跡也。美少年嘒就者。見清譚。鋒立。輒戢景去矣。惟江都遺民。詩
 才酒興。稱敵手也。一時洽應者。武林有何仙郎。王晉公。卓左車。平湖有俞僧密。
 稍未見。屈時。虎林虎逸。出行人。歛跡。秦生獨以得聞。虎嘯爲快。移居葛嶺之巔。
 就大樹密篠中。始洋洋意得也。一日折東。諸名勝。施供具。一殺覆醢。塊色非常。
 客相覲。秦生一手舉箸。一手持杯。大叫食虎肉。客衆胆落。而秦生已食盡矣。適
 潘子木自新安至。仙耶。觴之。秦生之居。秦生席大樹下。樹有五色薔薇。羅纏樹
 末。青條倒飛。花片風吐。鋪叙几案。粲如列錦。秦生輒滿席置杯。命行酒。約客各

卷二 妓虎傳

十六

香艷叢書

識花色。以花浸爲。致於是子木盡歎。日以繼夜。曰。生平第一豪飲也。客歲遊姑
 蘇。有生某。來自淮上。慕秦生之風。而謁之。秦生亦富意。置酒高會。如平原。然秦
 生已知某爲所親來。行李實酒。不辨即往。秦生一日祖道而遣。某辭以他故。秦
 生呵之曰。丈夫作兒女態耶。亟去。毋戀我。某以爲賣已也。強行焉。及去。而探其
 篋。凡所供用。靡不畢具。某心德之。盟諸獨已。比所親以二十萬緡贈。某遠遞持
 至。酬秦生。秦生意其必報。分其半。悉召平日知己。及有詩酒才者。偕集。豪呼痛
 飲。碎千金而立贈之。潛歸虎林。囊無儲物。嗟乎。古今人情。見富貴。則狎暱之。貧
 窮。不擠亦已厚矣。乃能揮金不顧。不以貌取。赤幘白岸。旁若無人。真有吞吐之
 胸次。其繡虎耶。癡虎耶。甯野目之曰。妓虎。

記栗主殺賊事

潮聲

迷信者云。命中犯披麻殺夫。不用刀。婦人命硬。可怕如此。有某氏婦者。貌既殊。麗性亦溫。存惟披麻。星犯命日者。皆言其有七夫之相。及笄後。歸某甲。早死。復適乙。三月而亡。於是復改醮於丙。丙死。而丁。而戊。皆天逝。婦閱歷多人。屢遭磨竭。然在妙齡時候。情興方濃。對鏡添妝。自歎紅顏薄命。花晨月夕。求鳳恒歌。知之者。雖豔其貌。憐其遇。終以前夫為殷鑒。敢望而不敢。即久之。有某已者。素不信術者。語偵知婦意。遂委禽焉。新婚燕爾。弋雁與歌。女貌郎才。適成眷屬。其樂可知矣。婦以為連殺數夫。已解披麻之厄。從此當可白頭偕老。永矢百年。詎剛柔相尅。再接再厲。不半載而失所。天痛恨之。下心如死灰。因一意守貞。不復求人。間之樂。蓋婦以口者。曾言當殺七夫。故不敢再上望。夫豈矣。然婦本多情。每嫁一夫。必私將前夫之栗主（即神主牌）携之同往。至是已得六具。肩而納諸床下。夜半忽有偷兒穴壁入。摸得栗主籠。意為奇貨。攝之欲行。婦聞悉。索聲疑為栗主爭。風而相鬪也。遂望空虔祝曰。各位夫子。幸勿喧鬧。妾之至此。實

卷三 記栗主殺賊事

三十八

香鮑叢書

命不猶偷兒聽之。適適然驚以為彼。暗伏多人。戒其勿為聲響。將致余之死。命故言賊命不有也。婦又曰。自今以後。當為君等守節。幸毋恐慌。婦語畢。息寂然。明日起。視偷兒已嚇死於床下。

集

美人判

長洲尤 侗悔菴著

呂雉殺戚夫人判

悍如飛燕。班姬自老秋風。驕若玉環。梅女猶來西閣。非無獅吼。未聞剗削蛾眉。豈有龍髯。遂見招搖狐尾。今按呂雉本非艷色。但作淫威。轟項羽於軍中。貽羞子女。薦辟陽于帳下。孰辨君臣。幽少帝而鳩趙王。乃楚舞何辜。痛隨瓜摘。斬淮陰而醢彭越。乃春歌豈反。慘甚弓藏。牝雞母晨。况野鷄而鼓翼。狗彘不食。忍人疏之驚心。非人所為。託天與直。合依居廝之例。并加入變之科。幸免若翁鼎烹。且令此軀骨醉。

曹丕殺甄后判

賦買長門。漢帝還憐金屋。歌連繡帳。阿瞞尚戀銅臺。后妃夕月之儀。忍同棄婦。神女朝雲之貌。日令游仙。今按曹丕秀亦文人。佻仍公子。芙蓉池上。苦憶彈棋。水晶屏前。輕捐綉枕。若言選色。則華茂春松。榮曜秋菊。豈隨瓊樹靈芸。果解憐

卷二 美人判

二二二 香 鮑 叢 書

才則詩稱塘上。琴操流泉。甯讓仲宣公幹。况明珠翠羽。洛川猶夢靈妃。乃瑤碧羅衣。永巷竟因博士。雖袁家新婦。不宜再奉五官。而武帝舊人。何得重陪九御。真成薄倖。亦覺厚顏。曹丕降為庶人。甄氏却歸子建。

孫秀殺綠珠判

北山羅鳥。庶人不樂宋王。南陌采桑。使君豈恨秦女。打鴛鴦于綉帳。歌舞何仇。殲蛾翠于粧樓。裙釵非罪。今按孫秀雄豪非分。勢力橫干。目眦火樹沙棠。心妬釵聲玉色。本無三斗酒。反疾才人。豈有十斛珠。輒求麗女。匹婦不可奪志。小人難與作緣。哀此紅顏。歸同白首。喪婢娟于稚齒。千古傷心。灰狙獺之淫思。一時快事。阮遙集之乞宋偉。遺韻猶憐。武延嗣之借竊娘。效尤抑甚。彼既一家同死。此亦二豎聯誅。

韓擒虎殺張麗華判

吳宮西子。尚逐鴟夷。魏國薄姬。還輸織室。雖君王氣盡。已知賤妾無聊生。然兒女情長。應念佳人難再得。今按韓擒虎張麗華。流毒婢娟。裂翠管以揚灰。剖

紅粧而喋血。縛天子于智井。割斷塵香。刃婦娥于桂宮。吞殘璧月。誰無傾國。獨欲甘心。既有撫軍。不思稟命。况輕狂狎客。且釋檻車。豈窈窕才人。反勞齒劍。生為上柱國。不近人情。死作閻羅王。難逃自孽。姑援議功之典。薄從朴教之刑。木以囊頭。鞭之見血。

陳元禮殺楊貴妃判

雪膚花貌。爭看被底鴛鴦。國色天香。獨對亭前芍藥。金釵鈿合。自應冠此三千。霓裳羽衣。猶當宥之十世。今按陳元禮。忠非兵諫。亂已臣將。徒驅疲散之軍。豈解風流之陣。冰山亡狀。宜從盤水之誅。玉腕非妖。忍委繡衾之覆。香囊錦襪。空棄馬嵬。翠髻黃裙。并埋鸚塚。豈為天子。不能庇一佳人。何物將軍。遂敢加于貴后。上皇垂淚。愁聞淋雨之聲。方士游魂。感話渡河之事。應誅首惡。以警六軍。比謀逆者次之。依威逼者加等。

李益殺霍小玉判

千金買笑。白頭吟尙爾悲啼。十斛易妻。黑心符可為鑿戒。苟得新而棄故。下堂之怨。為何况背死而食生。抱柱之誠。安在。今按李益有才無行。寡信多疑。不思海誓山盟。遂忍雲翻雨覆。烏絲欄依然在。篋侍婢傷心。紫玉釵落去。誰家工人。流涕舉杯擲地。一座秋歎。引帶倚帷。九泉感歎。我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片言可折其獄。百身莫贖其辜。斑犀合少許驢駒。不過游戲。黃衫客豈無匕首。未免糊塗。亟當撲殺此獠。庶足下謝彼美。

附錄判詞三則

俞生出妻判

浙江金華府武義縣薛綱齋太令。以名進士。現宰官身。愛民勤政。頌聲載道。近因俞生員細故。出妻。妻母張氏投縣呈控。當由薛大令傳至內署。分別開導。夫婦均為之泣下。大令備輿送婦返。俞重敦琴瑟。一時傳為佳話。茲將判詞照錄于左。

照得風首關雎。夫婦乃人倫之始。禮詳奠雁。婚姻為王化之原。良緣既結。衿褵靜好。宜諧琴瑟。又况近居同里。本珂鄉修桑梓之恭。均屬清門。非玉樹諧兼葭。

卷二 美人判

二二二 香 鮑 叢 書

之倚。豈可對陵反目。不思黽勉同心。茲查某秀才身列膠庠。誼諸名教。即勃谿偶形諸姑婦。宜調停曲盡于家庭。胡爲忽振雄風。遽爾忍傾覆水。夫順親誠爲孝。冒不韙則其孝近愚。宜室主于和。交相諒則不和成。一紙之休書。輕遞萬人之清議。難逃。至如某某氏者。慈庇萱闈。夙恃掌珠之溺愛。幼凋椿蔭。莫慰心鑑。以相攸保。無性習嬌。或儀愆淑慎。豈甫作三旬新婦。即遽于七出明條。乃微嫌等挾積嫌。致嘉耦頓成怨耦。方占反馬。忽訝離鸞。憤剪香雲。惜截髮非留寶之譽。誓深皎日。甘傷心作棄婦之吟。夫也不良。我將安適。羞復五張六角。繫鈴人不善解鈴。空勞萬語千言。破鏡後情誰同鏡。大好鴛鴦。一朝折翼。互爭雀鼠。兩造成仇。斯誠風化攸關。宜令因緣復合。玉女成俦。式相好。金夫見豈不有躬。公庭三尺。仗聯撮合之山。恨字十行。投燕無明之燄。在夫母某某氏。盡指嫌隙。啼三更月冷。再休慈姑。惡聞聲而妻母某某氏。深感回全。羨兩袖芹香。本雅願增鄉修好。平情再爲己甚。晚蓋可滌前愆。曲諒曠夫怨女之癡情。仍完佳婦慈孀之樂事。代修鴛牒。飭備魚軒。轟動闔城。紅鸞星爭看重照。迎來內署。青

卷一 美人判 二一四 香 飽 叢 書

鳥使令導雙歸。此時案結琴堂。藉戢爾兩家訟喙。他日筵開湯餅。方感余一片婆心。有厚望焉。其各凜之。此判。

張月蘭從良判

蜃樓海市。同命鳥每惜分飛。酒地花天。可憐虫如何結果。墮風流之孽障。結露水之情。解語花所以傷心。隨風絮未可同論也。如張月蘭者。七年落泊。非趙璧之能完。百折不回。比精金之入鍊。獨舒慧眼。自作良媒。之死靡他。臥元龍于百尺樓上。有生不貳。刺文鴛于七裏錦中。詎意鴛金未契。錢樹子不肯讓人。于是羯鼓頻敲。英公堂因而對簿。謂他人母。不知身所自來。順我者生。豈竟志爲伊奪。乞發堂而待字。望好月之能圓。物色前度劉郎。却似重來崔護。桃花人面。居然璧合珠聯。紅葉詩情。還藉硃符墨牒。點翻鴛譜。喜嘉耦之天成。懲彼狼貪。載輕車而風駛。看此去宜家宜室。青蓮花拔出火坑。爾當知用經用權。黑心符難逃法網。

林仲和調戲女子判

廣州省城有林仲和者。世家子也。家頗小康。年華二九。蕩檢踰閑。與暨姬福意後改名六妹者。有嚙臂盟。出番佛五百尊。爲之贖身而藏金屋。詎福意無意于彼。搗資轉適他人。林自是頓失常性。遂成癡狂。某日在城隍廟前見一自由裝女子。遽行調戲。該女子大聲疾呼。仲和爲巡士拘局。轉解警署。經某委員訊明情節。判語傳誦一時。

訊得林仲和者。家本業儒。幼而失怙。世居鄂渚。豈號楚狂。籍寄珠江。最多蠻妓。其初有暨姬某作夜度之娘。唱悽儂之曲。花雖鮮而着霧。柳以暗而成陰。銀海光沉。已瀾剪瞳之水。鮫人臭逐。竟成嚙臂之盟。可憐五百纏頭。去隨黃鶴。縱覓三千弱水。信杳青鸞。羅敷別自有夫。偷楚難爲其婦。携琴別抱。斷縷難牽。曲似文姬。塞北之金莫贖。狂非杜牧。揚州之夢難醒。遂致癡狂。隨柳絮之風。輕薄逐桃花之浪。章台走馬。易鈎蕩子以銷魂。藥店飛龍。難療相思之病骨。路逢鄭旦。旁人每致風魔。家有摩教。少子倍多憐愛。蓋其母以癡狂送于醫院者。已有年矣。適有女學界者。額髮覆簪。登鞋曳步。以壓線抽針之暇。晷讀駒盧羅馬之新

卷一 美人判 二一五 香 飽 叢 書

詞。彼何人斯。遠集于此。遊蜂無賴。浪尋書帶之香。野馬歸來。飛集女貞之樹。溫太真欲求下鏡。其如素乏葭葦。登徒子謬託親隣。不過居同里巷。詩咏在城。桃達以刺狂。且傳稱行路打格以懲淫者。呼厥循之卒。占徵墨之爻。伊戚自貽。何詞以解。林劉氏失東海母儀之訓。怒藍田醉尉之呵。惡聞肆諸市廛。長舌嗶于堂上何耶。惟念林仲和。窳掩慧珠。非有生之真性。波生慾海。實受病之原因。除函送醫院調治外。當爲諭知母氏。速爲另締良婚。或者調攝有方。防閑自守。既足保個人之壽命。亦免擾地方之治安。一面諭知林仲和。以生從官族。當讀父書。寡慾所以清心。悔過必期改行。莫鑽牆隙。致玷門楣。他日女界相逢。須如神聖。不可侵犯。我國歐風未徧。莫言男女盡可自由。庶于正俗衛生。兩有神益。是

否有富。伏候憲示施行。

如律小序

昔漢高入關中約法三章而秦民以定。後此益加嚴密以齊一天下之民。凜遵法守不敢犯此。非獨明有以治民也。推之天堂地獄之說。絲毫不踰。廣大如來而戒律尤為精嚴。是律之所用綦密矣。乃余竊謂獨不可施於婦人女子之間。任夫人死且不避。而况笞杖徒流乎。人謂美女宜如而醜者不宜。巧者宜如而拙者不宜。不知毒出胎根孽結。奚暇自顧乎。每見千古奇妬。有不止於刻眉灼眼。髮頭椎墓者。彼帝王將相不難駕馭。羣雄讐服海內。恒不能得之閨闈。牀第之間。非徒有所惑也。實有以奪之者矣。吾友某風流道學中人。性柔而骨俠者也。傳鬚眉之陷。漸悼脂粉之凝。迷戲若如律。縷晰條分。比例嚴密。而又不及大辟。以從寬典。蓋以慈悲心轉大法輪。使慧心者讀之。競競自好。即頑悍者亦或淑淑自慚。雖未必革面洗心。正如禹鑄九鼎。魑魅魍魎情狀畢現。其為祟亦少殺矣。抑聞之。梁武因都后悍妬成疹。左右進曰。聞鶴鶴能療妬。鄉茹之稍減。帝善之。左右復進曰。願陛下廣修諸劑。以徧賜羣臣。使不才者毋妬于有

卷三 如律小序

一十二 香 飽 叢 書

才挾私者。毋妬於奉公。濁者不如其清。貪者不如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余曰。否否。若然。將盡取天下之鶴鷗為羹。以餉妬婦。則斯律措而不用。是萬不能。因思南宋劉休妻妬。帝勅令開小店賣皂。策掃帚以辱之。元制婦人妬者。令乘騾牛車。狗部下。昔人謂其惜不著之令甲。是如律一書。蓋發前人之所未發者矣。安得不急鑄之以廣布之門內者。

如律

海甯陳元龍廣陵著
名例

一凡婦梳頭臨鏡。忽言從鏡中見夫與婢目挑。遂生嗔毒罵。併及丈夫者。擬坐以斷罪。不以律例杖七十。徒一年半。
判曰。迷網沉淪。聞蟻聲而驚夢。疑團莫解。飲弓影而成疴。是以披畫圖而含哀。詢洛神而赴水。群狐滿腹。載鬼一車。以莫須有之情。比將母同之律。罪由自召。人亦何尤。
一凡婦允夫宿妾。日間反覆議明。及至更深。猶復令妾針紉。若或忘之者。擬坐以公事應行稽遲律。笞二十。遲至三更者加一等。
判曰。春秋盟會。成事定於一言。戰國縱橫。趨向決於片語。乃爾拘牽簿務。似存退悔之心。演習虛文。無非出納之吝。雖健忘者當不至此。援引律法。猶覺寬。

卷三 如律

一二十四 香 飽 叢 書

一夫與婢有染。妻乃褪婢內衣。以秦椒等辛辣之物。納入婢女私處。比照以穢污人口律。加等引新例。發與黑龍江新披甲為奴。
判曰。豈翫猶舍。尚苦鹽梅之味。牡丹初放。何堪姜桂之投。即蛇蝎以為心。無此毒也。本豺狼而成性。豈其然乎。按律無可引援。請從新例究擬。

吏部

一凡婦見夫外入。故拈針線。兀坐不語。及再三詢之。一推而起。擬坐以無故不朝參公座律。杖八十。徒二年。
判曰。慵拈倦繡。祇念遠人。默坐低頭。為懷遊子。未有室家靜好。琴瑟和諧。見良人而轉嗔。聞溫言而添恨者也。婦德無極。女怨無終。律以朝參。正斯壺範。
一凡婦有病在牀。仍令腹婢稽查丈夫與妾偶語等情。擬坐以納交近侍官員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判曰。珠沉玉碎。肯使鸞鏡塵埋。柳折花殘。不許鶯簧舌轉。即日關心者亂。

奚須壁後置人。若云在家必聞。夫豈沙中偶語。今乃展轉反側。殊多密探之煩。而迷夢沉吟。祇墮他山之慮。官箴有玷。自當屏絕於遐荒。肅範斯懲。庶不患深於跋扈。

一凡婦每見人之內眷。必苦勸不可令夫納妾。媿媿不倦。擬坐以同僚代判。文案律杖八十。徒二年。

判曰。畫樓秘閣。共談閨內之私。密室柔情。細訴胸中之壘。聯牀握手。附耳訂謀。豈誠永漏話長。祇爲深閉計遠。老帶衣鉢。官家勿使空閒。少婦傳燈。阿耶決難二室。比目何堪瘡。並頭胡可駢枝。第彼婦各具肺腸。豈容人而參帷幄。家有制度。此屬越庖。自謀已非。代人難恕。

戶部

一凡婦每同婢妾觸牌點韻。嘻笑一堂。忽聞主人聲息。悉皆屏去。擬坐以脫漏戶口律。家長杖六十。徒一年。

判曰。紫鬪平鋪。象牌齊翻。玉筍霞箋。試展班齊。漫揆瑤詞。乃老子興復不

卷三 妬律

一二十五 香 妬 最 害

淺。而羣芳吹散。因何是豈楚卒聞歌。競解中宵之甲。抑亦蘇生挾策。惟深兼併之防。罪坐發縱。奔逸免究。

一凡婦值偶宿姬妾室。便偃臥不起。只推有病。及再三安慰。不覺盈盈淚下。擬坐以戶役不均律。杖八十。徒二年。

判曰。自是桃貪結子。故尋樹底殘紅。原非浪逐癡兒。疑作花間戀蝶。不知樛木下逮。方可蠡斯誦典。爾乃烏啼殘夢。憐春色之將闌。花擾獨愁。恨秋梧之早落。猶然心懷固寵。念舊愛而情傷。志切專房。分新恩而腸斷。苑枯頓異。情罪偏歸。

一凡婦容夫納妾。限夫往妾所止。以一更爲率。遲歸則怨望。罵擬坐以下夫差遣不平律。杖六十。

判曰。命將出師。最忌從中掣肘。濟人利物。應須忘分推心。如其箝制刻期。恐致工多限促。必欲束縛計晷。定然此怨彼嗔。苟發縱之不公。富援律而杖懲。

一凡婦無子有年。畏人清議。陽爲娶妾。私禁冷室。不令丈夫見面。擬坐以田地荒蕪律。杖七十。徒一年半。

判曰。歷歲深耕。既無薄穫。乃憎多口。爰挾陰謀。縱不學司馬公夫人飾之入院。何致如白太傅內子。不使進幃。鴉過長門。夢斷朝陽日影。魚封永巷。魂消巫峽雲蹤。女有罪而幽囚。耶何辜而乏後。荒我田疇。律難輕貸。

一凡婦見夫妾生子。故將家業施捨僧尼。搬運母家。併與出嫁女狼藉無度。擬坐以盜賣田宅律。杖八十。徒二年。

判曰。珠非蚌出。奚惜金穴銅山。篋自我操。即欲沙揮泥灑。綺丸蔽野。翠玉成塵。神誕佛生。窮朝昏於水陸。老嫗少婦。溢裘馬之輕肥。甘心若敖之鬼。甯惜叔孫之兒。惡其縱恣。律以攬竊。

一凡婦聞親戚朋友娶妾。即行毒罵。併自咒以及丈夫。擬坐以把持行市律。杖八十。徒二年。

判曰。城門失火。未嘗殃及池魚。滕國防危。預爾憂先。築薛含沙射影。足徵

卷三 妬律

一二十六 香 妬 最 害

鬼賊之衷。打草驚蛇。預作綢繆之計。罪狀似難比擬。情形不易姑容。律以把持。實爲允協。

一凡婦無子。恐夫賣妾。非立己好。即抱螟蛉。擬坐以斬人宗祀律。杖一百。刺配竈古塔。絕產沒官。父母兄弟不行解勸。俱發旗下爲奴。

判曰。妒蚌難胎。久慮蛾眉之入室。化狐幻術。陰營蝶負之良圖。乃欲代馬以牛。更恐以武繼李。科其罪狀。投豺虎而誰憐。揆厥私衷。飽溪壑而自利。擬減等於大辟。日屬原情。藉絕產而入官。詎資異孽。在昔設謀。決策計雖出自妖姬。而今遂過模稜。事自成於醜類。禍因滋蔓。連坐非苛。

一凡婦歸寧父母。或詣廟燒香。必將丈夫愛妾。挈之同往。擬坐以拐帶人口律。杖七十。徒一年半。

判曰。情懷水火。原非蘭蕙之和。意介干戈。素乏壻簾之雅。攜手同歸。是何心也。與子偕往。保無他乎。察其略取之心。治彼杖徒之罪。

一凡婦與夫議明。或三六九。或二八日。分潤於妾。乃至期齟齬。不令夫往。擬

坐以收支留難律。笞五十。再犯者加一等。如是三次者。杖六十。徒一年。
判曰。三分有二。宜加服事之誠。取二用三。古有貪殘之戒。爾乃淪盟割地。
輒懷猶豫之衷。役志侵漁。漸現饕餮之態。常與不與。律固有條。初犯從輕。
再犯加等。

一凡婦故令陋婢強夫。祗席以塞娶妾之念。擬坐以良賤為婚律。主婚者杖七十。徒一年半。
判曰。錦衾璀璨。自宜軟玉溫香。繡帳氤氳。可無穠桃翠柳。雖實命不同。尤共葑菲薄采。而承恩非貌。奚堪魘魅借歡。因濁酒粗布之謠。解醜妻惡妾之嘲。進以匪匹。實為亂群。責有攸歸。誰職其咎。
一凡婦使婢年已長大。不令蓄髮。恐丈夫有成人之思。擬坐以嫁娶失時律。杖七十。徒一年半。
判曰。芳草無情。隨春來而漸茂。綠楊何意。因時至而垂絲。惡竹荀之衝簷。刪其鳳羽。噴薔薇之踰架。剪彼蓬心。自崔夫人不許麗服。而袁紹妻遂使

卷三 妬律 二十七 香 龍 叢 書

髡頭。乃虞擲果而禁投桃。未咏標梅而歌冰泮。不疑他意。祇問失時。

禮部

一凡婦年已衰邁。猶然脂粉翠鈿。以固寵幸。擬坐以服飾違式律。笞五十。逐出免供。
判曰。翠髮香雲。豔質曾邀帝寵。柳眉桃靨。嬌姿準擬人看。不知出塞明妃。顏華已非舊日。抱疴婕妤。形容頓異當時。乞憐未必希恩。掩袖殊堪憎惡。態固難堪。情猶可憫。
一凡婦蓄妾。原非得已。乃自誇賢德。冀人贊美。擬坐以現任官輒自立碑律。杖一百。徒三年。

判曰。膏雨和風。令望應流於萬里。深仁厚德。芳譽自播於千年。故口碑載道。逢人惟說峴山。而尸祝由心。至今永思棠芾。何爾事因情近。名與實殊。輒向人言。攘為已德。苟傳聞不察。幾欲勒之貞珉。久假不歸。竟爾廁於賢哲。盜名有禁。功令宜遵。

一凡婦暗令腹婢借名罵奴僕。因夫及妾。併有子之妾。擬坐以公差人員役欺凌長官律。杖六十。徒一年。主婦辯非主使。記過一次。
判曰。浪蝶狂蜂。奚顧新舊嫩蕊。暴風驟雨。那管細果花胎。猶如狐假虎威。豈惜鼠投器忌。雖護身有符。苟犯法無赦。主婦記過。姑免深求。

一凡婦買妾入門。必使鑿鎖。或掛已禪於門首。或置捧槌於門限內。種種不一。擬坐以禁止師巫邪說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判曰。玉顏未入。輪迴九轉之腸。象管初吹。聲斷百年之夢。不用千金買賦。陰求片鐵鑄符。一帚硃書。宜披蛛網。數行秘錄。忽墜迷途。性情制以鸚哥。精爽攝為虎俚。是蓋幻而無跡。即或殺之混蹤者也。淫視邪巫。痛懲遠屏。
一凡婦因夫買妾。便設經堂。修齋禮懺。惟同尼僧往來。擬坐以左道惑眾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判曰。楊柳新栽。昨夜幾番風雨。茶蘼初架。曉來無數葛藤。蛾眉入而粉黛。衰鴉鬢添而鸞鏡掩。粧閣因而繡佛。琴堂用以緝經。奇怨毒於瞿曇。發幽

卷三 妬律 二十八 香 龍 叢 書

憤於般若。淫醜媼尼。藉禪和而入室。貪癡釋子。披緇戒而踵門。內則從此踰閑。性情由之難制。是用履霜杜漸。故為首禁嚴懲。

一凡婦嫉夫有妾。從旁嫁禍。期以絕之。擬坐以術士妄言禍福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判曰。婉容順色。鬢眉不計其猜。深阱隱機。脂粉亦忘其伎。是以不言掩鼻。鄭爽以巧愛而斃楚姬。覆被殺兒。武墨以忍心而殞唐後。臨風煽毒。向影吹沙。不第讒言離間。蓋實溺陷死生者也。所當滿杖。遠配遐陬。

兵部

一凡婦夜臥。必將床前暗置桌椅等物。周匝布密。以防夫有他適。擬坐以假宿衛人儀仗律。杖一百。徒三年。
判曰。秦王宮裡。不失狐白之裘。漢后禁中。誰通赭馬之跡。不虞竊符之魏姬。第慮偷香之韓壽。乃無防意。如城之謀。聊效入苙招豚之計。坐以假借。罰其愚駭。

一凡婦因夫夜起洩溺。不與聞知。疑其私婢。即生嗔毒罵。擬坐以夜禁不嚴律。答五十。

判曰。床內青銅。原慮懷奸之計。枕邊玉盒。用為護身之符。乃崇垣何處飛奴。簾外忽驚人影。醒來夢話。耶已夢到高唐。醉後魂銷。身遂魂遊楚館。彼固失告。此則疏防。

一凡婦使用婢女。不許面粉髮油。止令破衣敝履。充作夜不收。打聽丈夫外事。擬坐以私渡關津律。杖八十。徒二年。

判曰。金釵十二。豈必盡充下陳。粉黛三千。亦惟供我侍從。何必修羅夜叉。分途勾攝。山精水怪。匿影潛窺。出入自有關防。內外豈容飛越。爰書有禁。城旦何辭。

一凡婦見夫入室。同妾悄語。即假借公事。突入衝散。擬坐以擅闖轅門律。如止以譁擾不作。引例末減。答五十。免供。

判曰。翡翠牀前。方調鸚鵡之舌。水晶簾外。忽來俊鶴之衝。不徒花上曬衣。

卷三 妬律

二十九 香 飽 叢 書

未免腹中藏劍。有心心術不端。無心學術不到。

一凡婦度妾與夫。正值綢繆之際。忽喚妾起。屬以他事。擬坐以擅調官軍律。杖一百。發邊遠充軍。

判曰。酣戰方深。浪子軍威正盛。金牌忽召。夫人桴鼓停聲。既微白登之圍。詎有黃龍之望。驟功西徵。先軫之唾。固宜。掣肘東臆。長舌之罪。難貫。宥以生令。猶為寬典。

督捕

一凡夫入妾室。慮主母之嗔。因而逃入妻所。妻遂閉之不令出戶。擬坐以窩隱逃入律。杖一百。流徙尙陽堡。

判曰。桃源有路。本期接引漁郎。梅子多酸。未便相延洞口。效紅拂之宵征。非得已也。反文君之私奔。意何為乎。爾乃冥心已會。故托於李上蔡。逐客之書。妙諦全窺。竟不學魚。男十閉戶之美。汝既有意於窩逃。吾將按例而問擬。

刑部

一凡婦見夫與妾就寢。故不穩臥。隔房頻問瑣屑事務。擬坐以聽訟迴避不迴避律。答四十。

判曰。鴛夢初諧。正慮窺簾。鸚鵡。蝶樓未穩。何堪聒耳游蜂。既干迴避之條。難辭撓法之譴。量從薄懲。以蔽厥辜。

一凡婦設榻床後。應妾同寢。令抱衾稠以就。即使合歡。不令暢遂。併不得語。一字。擬坐以不應禁而禁律。杖六十。

判曰。臥榻之側。原非鼾睡之方。忌者之前。又豈詼諧之地。桃花三汲。猶虞浪動。潛鱗。驚嚇一聲。更慮驚翻宿蝶。是宜通禁。允此嚴懲。

一凡婦因夫偶飲妓家。遂令端跪床前。自仍假寐。更餘不允發放。擬坐以告狀不受理律。杖一百。徒三年。

判曰。蝴蝶偶入花叢。原非貪宿。蜻蜓薄遊水際。未免沾濡。况風過帶香。何關薄倖。而衣沾剩粉。聊以娛情。爾乃頓發嬌嗔。罔顧黃金之膝。居然假寐。

卷三 妬律

三十 香 飽 叢 書

任憑玉漏之催。真變羊之巫。可詆而逆鱗之怒。難批矣。懸案過情。杖遣不枉。

一凡夫調婢。婢極力洒脫。以致頰紅肉顫。妻乃不察。仍擗婢女毒打。擬坐以官司故出入人罪律。杖六十。以增減輕重論。

判曰。狹路相逢。幾餌身於豺虎。投梭峻拒。得幸脫於鷹鷂。顛斷香肌。蓋為雲橫烟鎖。紅堆粉面。原非雨後霞生。不申法於強梁。反宣威於弱質。故出故入。按律何辭。

一凡夫夜來私妾。及旦入妻房。乃託故啓。需索首飾衣服。擬坐以因公科歛律。計贓從重論。贓未入手者。杖六十。

判曰。終年交頸。曾無感於寸衷。一旦分甘。遂矜懷於大賚。翠環金縷。非可要挾而來。寶釧繡衣。務在隨宜而錫。爾需索既出於機心。將擬罪應同於科歛。

一凡婦因夫娶妾。反目假病。臥牀不吃茶飯。其夫委曲勸解。終屬忿言詬罵。

及腹婢私進飲食。則啖之人。至輒復匿去。擬坐以資緣作弊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判曰。銀牙正辟。何心翠釜紫駝。繡戶無人。輒噉金齧玉粒。若彼陰險之情。為鬼為蜮。業已覘其一斑。矧其秘藏之迹。如虺如蛇。甯能防之久後。縱茲不治。長此安窮。

一凡婢薄有姿色。見其稍稍修容。輒以誘漢痛詆。擬坐以故勘平人律。杖八十。

判曰。桃花沐雨。原非有意呈嬌。梅子含酸。遂謂揉脂獻媚。擬以重杖警彼多心。

一凡婦閱戲。見有演及妾妓者。婦必曉曉併罵揀戲之人。以及自己丈夫。擬坐以決罰不當律。答五十。

判曰。雅劇新聲。用佐娛賓之勝。芳姿艷質。藉供綺席之歡。事爭選靡麗之情。詞必出佳人之口。爾乃觀花容而色沮。聞鶯囀而神飛。撫景傷心。當歌

卷三十一 律

三十一

香飽

疑誰家薄倖。故開作俑之端。耶實情乖。冀效跳梁之習。衾裯鼎沸。嫵友波騰。鼓焰無端。答懲有律。

一凡婦因公擊婢。輒侵下體便處。擬坐以決罰不如法於人虛怯處非法毆打律。成傷者答四十。

判曰。前代腐刑。爰書久削。編民閹割。憲典嚴懲。即男子而已然。况女子乎。何有爾乃借公洩忿。聲罪討於包茅。乘輿宣威。肆戈矛於夾谷。如驗有傷。按律究擬。

一凡婦值夫外出。即將夫妾及有姪之妾。陰賣。並不擇人論價。迨妾知覺。不從。竟以燒香等計。誑騙出門。擬坐以監守自盜律。杖一百。發向陽堡。同謀杖一百。流三千里。

判曰。小往大來。本蓄分甘之怨。母以子貴。愈深固寵之憂。不虞君子之征。行巧屬紅顏之薄命。機乘挂帆鼓棹之時。早定調虎離山之計。半籠巧計。奚容不抱琵琶。亟拔眼釘。那計珍珠十斛。辱常壚而不惜。雖換馬亦欣然。

傷情極矣。慘何如之。劫狠毒之元凶。固應遠徙。即同謀之協從。勿令網遺。一凡婦端坐。令夫跪受刑杖。如不依從。號哭無已。擬坐以威勢制縛人律。杖一百。徒三年。

判曰。毒龍飛怒。白日晦而海水揚。脂虎橫行。谷風生而狐兔伏。吼聲正厲。鼻息敢舒。不憚協以威行。何惜律其勢制。

一凡婦喜多蓄婢。每同夫對飲。不令婢立已後。恐美目之盼。向夫傳情。擬坐以誘人犯法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判曰。錦繡成行。勿使肉屏障後。鴛鴦羅列。莫教花陣當前。蓋防對面芙蓉。密訂上官之約。燈前秋水。暗邀月下之期。不知慢藏之招。實為冷容之誨。

既飲人以狂藥。復忌已而閉邪。爾爾故陷之。罪還責爾。

一凡婦毒打婢女。其夫微言勸解。便謂私婢。愈加鞭笞不已。擬坐以冤屈平民為盜律。杖六十。徒一年。

判曰。毒手老拳。情難坐視。纓冠披髮。勢涉嫌疑。乃詞以情遷。卦因變動。貪

卷三十一 律

三十一

香飽

非盜壁。浪為竊金。屈法枉証。故出故入。

一凡婦不能容妾。反飾嗔作喜。以昭賢德。願稱姊妹。無分大小。及入門非禁。即賣。擬坐以欺詐官私取財律。杖八十。徒二年。

判曰。夢中之蘭玉未占。被底之鴛鴦難共。琵琶隔院。聲已遠而莫疑。鸚鵡異籠。語屢調而難聲。顧耳屬於垣。趾不旋踵。王丞相之驅車。為凌諸婢。戚少保之肉袒。奚獲二離。爾乃密裏藏刀。必欲花間逐蝶。情亦甚矣。城旦猶輕。

一凡婦與夫小有間言。便呼兄喚弟。加之強橫。以宣威夫妾。擬坐以假冒官

吏律。杖七十。徒一年半。

判曰。日麗雲開。風忽變而成颶。波恬浪靜。石偶激而生瀾。巧令如虎如狼。闐然吠聲吠影。遂聞猛鷲搏鷹。不啻羣鴉噪鳳。蠢茲醜類。勿令網遺。孰為主謀。訊明并逮。

一凡婦見夫有恙。便歸罪婢妾。故醜言徧告於人。衆擬坐以假公營私律。杖

六十。徒一年。

判曰。紙帳呻吟。遠稱此風之始。竹牀偃仰。遂生為厲之增。不知閨閣之事。甚於畫眉。乃以中韓之言。指為牆茨。意欲如將軍體敵。因人言而驅姬。恐難同太傅暮年。以老病而放妾。假借雙端。誑誑加等。

一凡婦舉動難堪。因夫稍違。便從妯娌兄弟哭訴。加以聽信婢妾之言。漫不省察。擬坐以越訴律。如汚人名節。杖一百。發附近充軍。

判曰。冀握權衡在手。先以論議向人。蓋因蠱惑於心。奚計含沙於口。不知盜嫂之事。猶可解也。至若通妹之誣。豈能堪乎。天譴難逃。王章莫貸。

一凡婦見婢垂髻。頗語人事。竟不謀之。夫主擅配家奴。擬坐以屏去人服食律。杖八十。

判曰。桃花含蕊。何須便嫁東風。蚌孕猶胎。豈遂揚輝北渚。預作納履之猜。何其遽也。陰為掩襲之計。不亦泰乎。擬以重杖。抑彼機心。

一凡婦打罵婢妾。吼聲震外。併罵及親友者。擬坐以辱罵尊長律。無服答二十。有服答五十。期親同胞。杖一百。伯叔師友。各加一等。

卷三 妬律

三十二 香 飽 嚴 書

集

判曰。虎牙橫噬。豈避賢豪。烈火蔓延。輒分玉石。西楚大呼。鉄騎重圍。辟易河東。一吼。挂杖落手。茫然。魚無耳而深藏。鳥高飛而色舉。此蓋司晨之牝。非特門內之妖已也。因族黨之尊卑。就科條之輕重。量從分別。予以自新。

一凡侍婢垂髻者。婦恐其夫沾染。悉皆鬻賣。另覓小者供用。擬坐以畧賣人口律。杖八十。徒二年。若畧賣至三口以上。枷號一個月。發邊衛充軍。牙保人各減並追價入官。

判曰。絲柳初垂。遂驚心於黃鳥。天桃未放。早留意於游蜂。以防微杜漸之心。作革故鼎新之計。刈葦竹以植黃楊。驅修翎而蓄蚱蜢。律以畧賣。允蔽厥辜。

一凡婦知妾有妊。故使勞力。以致墮胎。併令產中飲食失時。擬坐以窩弓殺傷人律。杖一百。徒三年。

判曰。海棠新放。幸有色而無香。萱蕙初含。將漸開而結實。滿園春色。誰是

宜男。共祝天孫。若為乞巧。甫徵蘭夢。旋起鳩謀。致使瓜未熟而蒂已離。木向榮而心先蠶。覆巢不令完卵。殺母必更傷兒。豈止暗地害人。是蓋明欲絕後。置於微纒。誠為允宜。

一凡婦因事與夫反目。遂即駕言寵妾。身投尼室。經宿不回。擬坐以背夫逃走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判曰。久蓄疑猜。苦無半隙。稔懷怨恨。巧駕一言。禪關蓋室。允為解脫之門。妖劇淫祠。故是藏奸之藪。即非紅拂之奔。難洗緇流之辱。投之有北。永絕南還。

一凡婦抓碎丈夫面皮。併傷肌膚者。擬坐以妻妾毆夫律。杖一百。徒三年。願離者聽。

判曰。情緒偶乖。笑裂千端。錦綉。幽思乍觸。怒敲七尺。珊瑚。狂飆發而松栢摧驚。濤蕩而蘭蕙損。金圍虎坐。玉潤羊眠。既味三從。須嚴七出。

一凡婦特令腹婢私行窺探。互相論譟。以致婦之面色。忽白忽青。微微冷笑。擬坐以竊盜不得財律。答五十。免刺。

判曰。紗窗隙底。聆潛蟻鬥之聲。羅帳房中。化作鴉張之態。百螢惑眼。千祟蠱心。蜀碎芙蓉。吹上桃花之面。南香含笑。如啼漢女之粧。薄笞少懲。姑不深究。

卷三 妬律

三十四 香 飽 嚴 書

集

一凡婦聞妓女送夫扇巾等物。輒搜尋裂碎。擬坐以毀棄器物律。准竊盜已行而不得財律。答四十。

判曰。采蘭贈芍。雖屬淫靡。黃鸝焚琴。殊虧大雅。况報桃引趣。原非越水之紗。貽管呈愁。豈是江皋之珮。存之增韻。毀之獲愆。

一凡婦置妾衾榻床第。命作窄小止堪一人獨臥者。擬坐以造作不如法律。答四十。

判曰。棗棠誼重。曾傳大被之風。燕雀情深。舊有聯牀之雅。即眉公之新式。未聞隘彼規模。非楚宮之細腰。何故減其繩尺。既稽古而無徵。當按律以

上部

判曰。海棠新放。幸有色而無香。萱蕙初含。將漸開而結實。滿園春色。誰是

宜男。共祝天孫。若為乞巧。甫徵蘭夢。旋起鳩謀。致使瓜未熟而蒂已離。木向榮而心先蠶。覆巢不令完卵。殺母必更傷兒。豈止暗地害人。是蓋明欲絕後。置於微纒。誠為允宜。

示儆。

一凡婦因夫欲往妾所。乃身先誘敵。及酣戰良久。已挫其鋒。始令鼓勇出汛。擬坐以虛費工力。採取不堪用律。坐贓論罪。杖一百。徒三年。

判曰。戈矛高揭。原期用力邊陲。而根本動搖。遂至奮身內寇。率罷乏之兵。將何充敵。值蕭牆之變。實所傷神。罪不止於阻撓。律應坐以虛費。粵稽贓迹。雖城口而猶輕究厥奸。謀迅決杖以發遣。

(完)

卷三

妬律

三十五

香

叢書

集

閨律小序

昔陳文簡公作妬律比附精當字挾風霜設閨中盡能讀此不必貪鶴鷄之肉而妬疾全消矣惟羅織太深不為彼美少留餘地使周婆制禮當不若是昔人謂妬極是情深真溫柔鄉閱歷之語彼聞誦洛神賦而自湛因歎美而斫桃花樹者此種痴情深入骨髓可笑亦可憐也或男子日游俠邪沈酣聲色變僮嬖妾榮列成行爲之妻者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妬則否矣抑何情不相關乃爾耶予反其意作閨律若干條於錦衾角枕之旁寓讀法懸書之意所以保全男子一片婆心非敢爲胭脂虎傅翼聊爲薄情郎作炯鑑耳道光乙巳天孫渡河之夕芙蓉外史識於眉月樓

作閨律成自題絕句四首

判事何曾習五花但憑游戲作生涯閨房解讀申韓律巾幗人人號法家
公案新翻比附真玉臺明鏡淨無塵爰書一例歸平允應勝琴堂折獄人
形影都歸約法中士師權界綺羅叢一條杖杖雙行燭多少男兒在下風

卷三 閨律

十七

香 飽 遊 書

不妨制禮代周婆議罰休嫌左袒多千古美人齊下拜買絲爭願繡蕭何

閨律

芙蓉外史戲編

吏律凡七條

一凡青樓女子無論色藝若何概不准來往違者照官員私通外國例杖一百發外房門充當苦楚

判曰鳳子尋芳易入迷香之洞搗兒愛鈔輕拋買笑之錢一登歌舞之場遂陷風流之陣章臺柳任人攀折大隄花惹爾顛狂須防惡疾纏身冉伯牛空歌菜昔最恨窮途落魄鄭元和竟唱蓮花律以通寇之條允當眠香之罪杖懲既決戈荷難寬磨玷有期賜環不吝

一凡男子有事出門歸家以日暮爲限踰時不至照違限例治罪若未經稟白留宿他所先杖八十再問有無宿娼情弊審實另擬

判曰花間短晷盼盤金鳥樓上寒更殘銀蠟妾向空閨待燕郎如歧路亡羊悔將羈鎖輕開遂使樊籠巧脫試問紅樓捉醉何處追歡且言翠被

卷三 閨律

十八

香 飽 遊 書

薰香誰人伴寢楚岫之間雲暗度秦臺之明鏡高懸既貪良夜之游合聽公庭之讞供如不實法定加嚴

一凡遇閨人譴責不得遷怒小輩違者照虐害平民例笞八十罰跪一炷香判曰唾面自乾豈復有丈夫之氣翻釀不怒亦斷無宰相之懷乃我方獻其箴規而彼反遭乎箠楚秉性依然拘執借題偏易發揮身辱泥中畢竟伊權何罪肉登儿上豈容耶虐無辜徒因逆耳之言故作刷牙之勢薄懲不貸長跪笑辭

一凡與閨人聚處不得嗟聲歎氣作種種不悅之色違者照誹謗朝廷例杖四十罰獨睡一個月

判曰紅窺簾隙初開獨忿之花綠滿階前新種忘憂之草大抵閨房之地宜多歡樂之思有何心事難言惟見眉痕長皺豈爲鶯啼燕語惱亂情懷無非楚館秦樓牽連愁緒腹應暗誅嫌儂拘禁之嚴翼果能飛任爾遊游之便不須研鞫徒飾虛辭決十杖而示懲請分牀而各夢

一凡遇閩人責罰婢女。不准代為乞免。違者照屬員請託上司例。杖四十。即以該婢應得之罪罪之。

判曰。摧花折柳。儂豈甘心。惜玉憐香。郎何情重。偷念嬌肢。費力不妨。代我揮拳。怎當怒氣填胸。輒欲為伊。緩頰護身。符巧為遮。飾覆盆冤。替呼號。毫無皮肉相連。何關痛癢。只覺心腸太軟。憤發慈悲。乞寬解網之恩。恐有同衾之好。諒甘身代。難狗情私。饒舌可憎。扑臂非枉。

一凡男子外間有事。不能陪侍閩人。一日。須至閩中起居數次。違者照無故不朝參公座例。笞四十。拘禁內房一個月。

判曰。影隔翠窻。已等山遙水遠。身踰閨闥。便同雁杳魚沈。既違共食之常。兼失問安之禮。縱談有客。難教鷓鴣。呼君獨。無人。只賸狸奴伴。我可惜。香圍翠幙。蜂慣離衙。緣何燈燭銀缸。燕繞歸壘。比擬朝祭之失。允符吏議。之公。加以拘舉。申明法度。

一凡婢女分食糕果。不得從旁乞取。違者照簋蓋不飭例。姑免答責。罰銀二兩。

卷三 閩律

十九

一香 詭 叢 書

充公。

判曰。紅梨白棗。羞分奴輩之甘。臘餅殘糕。恥作乞兒之相。豈是清饒莫解。不禁流涎。並非異味難嘗。也思染指。徒貪饕餮。願食嗟來。雖飢渴之常情。亦風流之小過。偷使分羹。示惠易起。黏花惹草之端。如其與塊。蒙慙定學。珍臂牽衣之狀。既官箴之有玷。宜閩法所難寬。刑杖姑饒。罰銀休緩。

戶律凡六條

一凡閩人遇事他出。或留婢女在家。看守房屋。不得乘機引誘。違者照搶奪良家婦女例。加一等。杖八十。枷號外房門一個月。

判曰。荆蠻跋扈。常存問鼎之心。陽虎猖狂。時作竊弓之想。徒以扞撤之密。難為寇盜之乘。乃儂因留以巡營。纔可離夫戎帳。而耶已勇於挑戰。竟思挾彼重關。事悔疏防。罪難曲貸。侵邊有禁。那容函谷。偷開專閩。獨嚴不許。陳倉暗度。視禪重責。囊木加刑。毋使息肩。庶期革面。

一凡婢女在旁給使。不准語言戲謔。眉眼傳情。違者照拐騙人口例。杖八十。罰

跪一炷香。再聽發落。

判曰。弄月嘲風。怪爾言多輕薄。揀花撥柳。禁他性不顯狂。慣來鷓鴣。前戲。撥游語。怕向櫻桃樹下。密訂私期。縱非有意。留情亦覺。旁觀不雅。莫謂偶然。調笑。个男兒。盛德無傷。須防從此。纏絲小鬼。頭春心。亦動。剝膚自取。大杖難逃。屈膝誰憐。辨香應奉。

一凡親戚年輕婦女往來。雖准其相見。然宜引嫌離坐。不得挨近身體。恣意談笑。致生事端。違者照強娶有夫婦女未成例。杖八十。枷號外房門一個月。

判曰。朱鳥窻前。原不禁。劉楨平視。青綾幃外。亦堪共道。韞清談。惟是禮別。巾幘。豈可持裳聯袂。何況嫌多瓜李。那容浪蕩狂言。雖然彼美。堅貞自切。投梭之拒。只恐個人。桃達。妄邀解佩之歡。隨身未及周防。出語總嫌。唐突。合襖衣而重責。并荷校以示懲。

一凡閩人妝奩中物。如釵環釧釧。攪頭約指之類。概不許私自送人。違者照偷盜倉庫例。撥一次。杖八十。原物追還。

卷三 閩律

二十

一香 詭 叢 書

判曰。鑲鳳雕龍。銅盒是定情之物。嵌珠點翠。簪環多賠嫁之資。偷達沾酒。留寶。金釵願拔。那許借花獻佛。形管私賂。因為雜佩之投。來作大弓之穿。奮開碧玉。錢訝妖飛。箱啓翠雲。杯疑羽化。探丸自得。祗圖揮霍之豪。祛篋偏工。豈任慢藏之咎。事同蠶食。律並鼠偷。聊示薄刑。責歸原璧。

一凡庭前雜蒔花卉。祗供閩人插戴。不許折贈鄰家姊妹。違者照廢寶錢根例。撥一次。杖四十。原物追還。婢女傳送并罪。

判曰。采蘭贈芍。無非鑽穴之媒。報李投桃。總是踰牆之漸。自會眉邊。染黛。何須錦上添花。任他淡淡。梳妝。豈干卿事。要爾紛紛。餽送。去助誰嬌。思憑。滿苑芳菲。暗遞。隔牆消息。慢勞穉蝶。引來窺玉之人。擬託狂蜂。帶去偷香。之客。扑臂姑免。械指演嚴。春從鏡裏。追回。罰比泥中。加等。

一凡男子需用箱籠中物件。須各真閩人。親手檢付。不得擅令婢女啓鑰。違者照虧空帑銀例。笞八十。婢與同科。

判曰。巧騙歸母。偷開翡翠之籠。私喚丫環。輕將葳蕤之鎖。不顧衣裳。顛倒。

任將箱籠騰翻。可知室有小君。取携甚便。莫謂家無長物。搜索何妨。青衣之側。媚堪憎。赤棒之嚴。威何在。因授漢律。同廢內府之金。試問秦人。誰掌北門之管。雖非鼠竊。終覺狐疑。先責擅奴。次懲菊婢。禮律凡七條。

一凡尼庵女觀。不准借燒香為名。私行遊玩。違者照奉行邪教例。杖六十。鎖禁外房門一個月。至僧道寺院不問。

判曰青豆房中。巧鑿蕙香之窟。黃花觀內。私開行雨之場。名為剪髮拔繻。飯依清淨。實則貪風愛月。引誘輕狂。只知彌勒。盡深不顧。金剛杵。豈願耶登蓮界。惟防增奪。瑞光佛門。廣大而能容。闢法森嚴而莫曉。蒲鞭既試。木索須關。如從釋道往還。不在閨房例禁。但無留宿。概免深求。

一凡外間婦女私贈表記。如荷包手絹香串等物。概不許携帶入房。違者照士子懷挾入場例。杖八十。追贖入官。

判曰酒邊喝雉。賭來妙伎香囊。枕畔聞鷄。偷得佳人羅帕。緣訂妾欄之好。

卷三 閨律

二十一 香 飽 畫 畫 四

道遊瓊玖之貽。貪看繡鳳描龍。誇他心巧。愛艷零香。斷粉惹爾魂迷。藏諸懷袖之間。已覺罪無可道。攔入閨房之內。尤為法所難容。試援議置之條。允合科場之弊。宜加重杖。并索真贓。暫令小婢收發。以備下人賞賜。

一凡遇閨人訓飭。當帖耳順受。深自悔過。不許噉曉置辯。違者以鼓噪公堂例。答一百。罰跪一炷香。

判曰誨爾諄諄。不斬耳提面命。聽余諾諾。還防口是心非。緣何舌竟翻瀾。居然強項。不信頭難點石。太覺頑皮。惟聞一派胡言。藐視三章約法。豈是無疵可索。僕故吹毛。須知有跡堪憑。耶難置喙。欲懲狡辨。姑予薄刑。曳近牀頭。痛加鞭背。更令泥辱。用肅堂規。

一凡遇親戚閒話。不許談論閨人短處。違者照卑幼辱罵尊長例。杖四十。批頰八十。罰飲洗臉水一碗。

判曰燦金口。衆但憑人吐雌黃。護玉情深。當為儂分皂白。豈有同委鳳侶。反來止棘繩。浪云性情乖張。心堅似石。動謂容顏粗醜。眉遠非山。不嫌

外客多疏。背談可恨。即使細君。有過面刺。何妨。居然媚媚堪聽。不啻申申。其言杖臂難宥。挾舌姑寬。應將噴面香湯。為爾瀟腸。妙藥休言脂膩。定要杯乾。

一凡男或因閨人約束過嚴。有意捏造旁人譏訕之辭。冀聽聞。察出照妖言惑眾例。答六十。批頰四十。罰飼犬三日。

判曰蠶尾與歌。要爾關心。只甚蛾眉見嫉。任他嚼舌何妨。乃因防範之嚴。故作招搖之語。術工搗鬼。志在嚇人。豈真川瀆難防。不容掩塞。縱使風聞。是實也。合包荒。何來詭計多端。假說謗書盈篋。耶自啓讒夫之口。僕寧受悍婦之名。罪合敲牙。刑先杖脊。罰供賤役。庶儆刁風。

一凡遇閨人將有差遣。得不預先躲匿。違者照臨場規避例。答八十。罰跪一炷香。

判曰疊被鋪狀。自有丫頭服事。煎茶換水。敢令夫子當差。偶然對鏡盤雲。花須爾戴。或者開簾拜月。香要耶燒。無非權當嬌嬈。不算輕勞。貴手豈意

卷三 閨律

二十二 香 飽 畫 畫 四

狡。同。兇。脫。翻。轉。驅。使。之。煩。居。然。巧。比。魚。潛。預。作。迷。藏。之。計。不。甘。供。役。偏。愛。偷。閒。例。以。校。士。規。條。無。異。臨。場。巧。免。竹。刑。宜。服。鞭。撻。從。寬。

一凡遇閨人對鏡理妝。須在旁手進銀梳。不得與小鬟從背後扮作鬼臉。違者照朝賀失儀例。杖四十。罰倒洗臉水兩個月。

判曰筆尖染黛。畫眉爭羨。張郎。奮角。凝香。碾粉。曾傳。簫史。只要多情之夫。堪。便。留。佳。話。於。閨。房。乃。毫。無。玩。愛。之。心。反。而。作。擗。搶。之。狀。似。謂。豈。非。墮。馬。何。須。貼。翠。塗。黃。定。嫌。貌。愧。沈。魚。不。配。淡。妝。濃。抹。妄。議。綠。牕。之。梳。洗。致。干。鳥。府。之。糾。彈。有。忝。朝。儀。須。繩。閨。律。官。刑。罔。貸。婢。役。速。供。

兵律 凡九條

一凡男子未曾稟命。私自買妾。則置房屋。潛往食宿。察出。照。謀。反。叛。逆。已。成。例。杖一百。夾一次。發。竈。下。婢。為。奴。永。不。許。入。房。妾。發。官。賣。房。屋。器。具。衣。飾。等。物。查抄入官。知情不舉者坐。

判曰握兩携雲。則築藏嬌之館。侵紅倚翠。新翻得實之歌。暗將桃葉。迎來

偷把珍珠量去。驚韓密擁。忍拋並蒂之蓮。鬼窟潛營。巧體旁生之蔗。黑心符誰能遣。此白頭吟於汝安乎。縱云買妾無妨。妾何不告。可識停妻有罪。法更難容。須服上刑。痛懲大逆。即交暴婢。俾作鉗奴。既無仇儷之情。宜絕綢繆之愛。楊枝立遣。瓜蔓全抄。根究加嚴。株連並逮。

一凡男子有事他適。先至閨中稟白。不准私自出門。違者照武弁擅離汛地例。笞四十。嚴加審訊。若與婦女有約。乘間竊往。再杖八十。鎖禁外房門一個月。

判曰。柳巷花街。固非君等遊遊之地。茶寮酒肆。亦豈文人徵逐之場。只貪微服而行。不告當官之假。尋爾來蹤去跡。累僕挂肚牽腸。先予薄懲。更加嚴鞠。可是玉屏輕叩。潛爲花底之游。或因金鎖偷開。巧赴桑中之約。非西曲之名倡暗誘。即東隣之美女私招。供狀既真。爰書立判。朱籤再擊。黑索牢拴。

一凡婢女年已及笄。應聽閨人遣嫁。不得從中牽制。違者照阻撓軍務例。杖六

卷三 閨律

二十一

香館 叢書

十。婢仍遣。

判曰。懷春有女。剛逢嫁杏之期。獨處無郎。將及標梅之候。祇合售同玉術。倩彼。雉媒。豈宜秘共珍。慶。遲他。鴛。偶。僕。方。申。結。褵。之。誠。爾。偏。存。留。帶。之。思。偷。非。欲。炙。涎。流。何。因。越。俎。不。是。看。花。眼。熱。那。用。遮。關。分。明。意。在。偷。歡。遂。致。事。多。掣。肘。杖。宜。立。決。法。不。容。撓。違。遣。催。妝。毋。勞。妄。想。

一凡閨中情事。不得與外人談論。違者照洩漏軍情例。批頰八十。罰倒腳盆水十次。

判曰。閨房之事。有甚畫眉。牀第之言。何堪踰閨。徒以供人諧謔。遂同笑柄。談來。居然賣爾風流。不礙和盤托出。博得闈堂大噱。爭禁滿座傾聽。細事。雨。意。雲。情。耶。願。太。厚。盡。吐。花。團。月。誓。妾。面。增。羞。爰。徵。擬。罪。之。條。恰。合。漏。卮。之。例。扑。臂。姑。想。批。頰。非。試。傾。豆。蔻。之。湯。俾。識。蓮。花。之。味。

一凡遇閨人訪問外間情事。據實供吐。不准隱瞞。違者照地方官諱盜例。杖四十。再訊。

判曰。女子善懷。難免尋蹤。閨闈。男兒薄行。須防竊玉偷香。然來溫嶠之犀。形原莫遁。照出。秦宮之鏡。胆亦應寒。乃不將實事招承。而反用虛言搪塞。非比捕風捉影。那容露尾藏頭。雖然自己含羞。終當告我。豈有外人可道。偏要瞞。既圖掩飾之工。須下榜籤之令。事宜根究。語莫枝吾。務得真情。期成信讞。

一凡男子差遣婢女。須先向閨人稟明何事。何往。方准出門。違者照擅闖官軍例。笞六十。再問。有無潛往所處。餽送物件。傳遞消息等弊。審實另擬。該婢不即首告。私自奉行。并罪。

判曰。威原獨擅。私藏閨內之符。令豈自公。誰擊軍中之鼓。不謂無端之差。調反爲有意之隱瞞。豈欲請命而無從。遂至甘心於獲咎。應是報瓊貽玖。暗通黃犬之書。或因密約幽期。藉作青鸞之使。重加榜掠。速即招供。彼非恃爲腹心。焉肯效其臂指。即無受賄。亦是獻勤。並制官刑。俾知閨禁。

一凡閨人委辦事件。立即奉行。不得遷延觀望。違者照違誤軍機例。笞四十。事

卷三 閨律

二十一

香館 叢書

仍發。

判曰。下璇閨之將令。嚴若雷霆。發香閣之兵符。急於星火。傳命比郵籤之速。尅期防羽檄之遲。是宜踴躍以趨公。豈得因循而誤事。何用瞻前顧後。徒存玩法之思。依然陽奉陰違。顯蹈失機之咎。既干軍政。應諫刑書。須遵帷幄之謀。莫待析楊之至。速圖後效。以贖前愆。

一凡閨人遇事他出。將次回家。須在門首恭候。不得遠離。違者照遲誤驛站例。笞四十。罰煎茶三夜。

判曰。香飄翠幃。乘來油壁之車。影豔紅牕。迎到沙棠之楫。微遮金扇。生怕人看。低揭珠簾。應聞耶笑。豈是重門寂寂。徒勞麗吹。花陰綠何深院。沈沈。但聽。颯呼。架。咩。殊。失。趨。承。之。節。應。千。疏。慢。之。愆。究。從。何。處。陶。情。不。甘。久。待。試。問。今。宵。挽。頸。可。要。雙。眠。姑。予。輕。筆。罰。司。香。茗。欲。尋。鴛。夢。須。進。龍。團。

一凡遇閨人燈下鍼黹。須在旁陪伴說笑。不得託故先睡。違者照營務廢弛例。笞四十。罰獨睡一個月。有病免究。

判曰銅荷小別。紅搖一穗之燈。繡譜開翻。彩雜五紋之線。倘肯同消良夜。何妨伴我讀書。縱教閒坐深更。也合遲儂。就枕豈是宿醒未解。不禁倦態。難支先登行雨之峰。身倚誰伴。孤擁薰香之被。夢亦何甘。試聽寒漏聲。遙不顧空房。胆怯宜加懲創。以醒膏肓。既貪永夕之安。且識獨眠之况。如違小極。合示優容。

刑律凡七條

一凡閨人年不過四十以上。不准起意蓄妾。違者照圖謀不軌例。杖一百。徒半年。期滿釋回。再聽發落。

判曰白傅之買樊素。已在暮年。坡公之納朝雲。亦非壯歲。大抵比房之置。恒爲煖老之謀。乃今則妾尙朱顏。采葑竟遺下體。耶猶青鬢。貪花莫禁狂。懷妄思取媚爭妍。祇是喜新厭故。逆端既兆。春秋嚴誅。意之條。香夢徒繁。惟懼重詰。奸之任。宜懲官杖。俾隸鬼薪。待及瓜。再歸司李。

一凡婢女年過十四以上。男子不得入其臥房。違者照貨夜入人家非姦即盜。

卷三 閩例

一二十五 香 節 集 書

例。杖八十。枷號一個月。若係該婢勾引。依律減一等。婢發官賣。

判曰顛狂粉蝶。祇防深入花叢。隱現金鱗。偏愛潛藏水底。彼已及破瓜之歲。爾或存啖蔗之心。須知賤列青衣。承恩最易。莫謂近連朱闥。越境無嫌。棒喝先施。枷懲不貸。或者態工孤媚。妄誇西子之顰。因而語學。驚偷恩擅。東君之寵。耶宜末減。婢定難容。連併蜂媒。售充魚腹。

一凡變童鬼客。以及年少優伶。概不准交接。違者照結納匪類例。杖一百。罰倒馬桶一個月。與文人往來聽。

判曰花陰解佩。私邀斷袖之歡。席畔飛觥。遞密分桃之愛。別有鬼國。可入居然。鳥道。能擊洞許。尋源不顧陰陽。顛倒戰誇。背水任教。雲雨掀翻。祇因戀彼後庭。遂至虛僞。前席事同。勝罪合肉刑。既喜納汗。宜令滌。廁。倘使交來文字。提應談詩。不妨款以。壺漿。殺雞爲黍。無庸鼓瑟。速遣調羹。

一凡外間使令。皆用蒼頭。不得私蓄僕。違者無論有無情弊。俱照難姦例。杖八十。枷號一個月。該僕逐出。

判曰忍管不去。難求穎士之收。飲水偏甘。誰似子淵之僕。只要履箱解捧。垢面何妨。但期詩料能賦。蓬頭亦可。祇是尋常之役。何須婉孌之儻。分明愛彼卯宮。遂欲藏諸甲帳。薰香婢。周防有我。免爾探花。讀書堂。照顧無人。任伊鑽李。既食鳥合。須置象刑。先撻尻。輪次加頸。木亂風。必做禍水。速除。一凡婢女傳送茶湯。不得牽拽衣袖。按扼手腕。違者照強姦良家婦女例。杖八十。罰樓板上睡十夜。

判曰不是隨歧。執別何須。擊子之祛。並非拯溺。從權豈得。援人以手。私遞雙眉之語。陰圖一握之歡。婢子情多。定必隨郎。宛轉女兒。膚好豈容。任爾摩挲。但教低捧金甌。非供調笑。倘使頻沾玉體。難免橫陳。因萌染指之思。致取刺膚之痛。休嫌席地。不准同牀。

一凡交游聚處。不許談論他家婦女姿色。及一切穢褻之事。違者照誣告平民例。批頰四十。典談之人立即逐出。永不許往來。

判曰手揮塵尾。居然自詡風流。目豔驚鴻。輒欲共評月旦。妄議瘦肥之態。

卷三 閩律

一二十六 香 節 集 書

兼工淫褻之辭。言之若甚快心。聞者皆將掩耳。修眉廣額。徒供諧謔之資。斷雨零雲。總屬荒唐之語。君偏樂道。儂已私聽。事涉閨幃。罪同誣讒。姑從寬典。僅置薄刑。宜嚴逐客之條。永著絕交之令。

一凡遇閨人臥病。須終日在房料理湯藥。并聽使喚。不得托故躲匿。違者照罪人逃亡例。杖四十。鎖禁內房。候病起釋放。

判曰禁寒惜煖。全憑熨體之人。丸藥和羹。較勝粗心之婢。欲識恩情之重。但看疾疢之時。如其憐我呻吟。當必爲僕。憔悴。豈意潛藏相外。不管醫來。翻因宛轉牀頭。巧從耶。便匿跡。祇圖安逸。捧心。誰替摩挲。任教顧額。翠眉。疾瘳久困。忍使呼漿索茗。鸚鵡空。磨刑象難逃。圈豚立禁。待離鴛枕。始放鷄竿。

工律凡四條

一凡閨人遇事他出。房中扇箱箱櫃。不准私自開動。違者照侵蝕公項例。撥一次。敲四十。再問有無偷盜情弊。依律重擬。

判曰守藏人虛空有魚鱗之設。洞垣術巧。忽來狗盜之謀。或因情急呼盧。思偷鳳釧。豈是計圖換酒。故索鷄裘。漫爲蓋篋之搜。竟等嚴關之奪。私開金鑰。掠亂衫裙。重檢香奩。拋零環釧。作賊斷無空過。得贓那許終贖。僅施敲扑之威。未蔽穿窬之罪。再從嚴訊。冀獲真情。

一凡閩人委辦物件。須挑選上等精細之物。充用不得以低爛不堪者塞責。違者照承辦工程不力例。笞四十。發回另辦。

判曰翠釧珠環。只怕爐工欠巧。杏衫蓉帶。總宜花樣翻新。雖然粗蠢容顏。無須愛好。爭奈嬌痴心性。偏欲爭高。緣何閨閣之需。必較錙銖之值。不是儂貧錢費。須知佛要金裝。鬢添時式之釵。人因增媚。身曳舊裁之錦。耶亦無光。加以鞭笞。破其慳吝。再令適市。勿惜傾囊。

一凡閩人給予物件。如荷囊繡帶等類。不許私自送人。違者照盜賣官物例。杖四十。原物追繳。給過之物。一併奪還。

判曰新挑錦綵。繡成五綵之囊。巧度金鍼。刺就百花之帶。中有同心之縷。

卷三 閩律 二十七 香 鮑 章 集 四

暗藏比翼之思。只宜密繫。耶腰豈得輕拋。人手捐同瓊瑛。徒爲敝履之遺。投並瓜桃。竟作弁髦之棄。傳觀尚可。脫贈奚甘。倘非索自丁娘。定必貽之子國。唾絨猶賸。枉教工費春織。佩褱何存。不儻威收夏楚。須嚴杖比。務使珠還。

一凡婢女衣裙鞋膝及簪環等物。俱憑閩人賞給。男子不得私製擅與。違者照擅自造作例。杖六十。追贓入官。

判曰操來箕箒。何須體被羅裳。捧到盤盂。不配額安花鈿。只要衣衫無垢。烏容瓊瑛生光。乃儂方高德。矚之風不嫌粗服。而耶豈有石崇之富。故遣華妝。分明愛彼麗嬌。因欲投之香餌。倘更施其膏沐。直將寵以專房。法必防微。懲宜從重。仍令返樸。毋許誨淫。

(完)

香豔叢書

十五集卷四

十二月花神議

德清俞樾曲園

議之上

夫。靠。紅。香。翠。大。塊。之。文。章。也。剪。露。裁。烟。化。工。之。能。事。也。隋。帝。苑。中。尙。有。司。花。之。女。郎。唐。皇。宮。內。亦。有。惜。春。之。御。史。而。謂。香。國。繁。華。都。無。管。領。乎。乃。世。俗。所。傳。十。二。月。花。神。鄙。俚。不。經。悠。謬。已。甚。吳。下。養。閒。翁。乃。議。更。定。十。二。月。花。神。屬。草。稟。未。定。辱。以。示。余。余。適。將。有。西。湖。之。行。笑。而。諾。之。未。遑。暇。也。已。而。舟。窗。獨。坐。苦。無。聊。俚。乃。就。養。閒。翁。原。議。以。意。參。酌。之。雖。無。青。帝。司。規。之。權。聊。附。昌。黎。薦。士。之。義。

正月梅花

按。梅。花。爲。林。處。士。所。專。久。矣。原。議。以。處。士。爲。梅。花。之。神。允。符。公。議。然。考。梁。何。遜。

卷四 十二月花神議

香豔叢書 十五集

4296

4295

何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遜常吟詠其下。後居洛思之。再請其任。抵揚州。花方盛開。遜對樹彷徨。終日不能去。然則愛梅成癖。首推此公。杜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唐以前言梅花事。所豔稱者。固無如何水部矣。宋趙蕃詩云。梅從何遜驟知名。孤山處士尙其後。輩以俎豆讓之。或亦首肯。

二月蘭花

屈平

原議二月爲杏花。然蘭爲香祖。未敢從祕。易杏而蘭。重國香也。夫蘭之爲花。得春最早。其後花者。蕙而非蘭也。世俗重蘭。則其花尤後。又蕙之別種矣。祀蘭春仲。以副春蘭之名。不敢混蕙爲蘭也。然奉屈子爲神。則固滋蘭。而又樹蕙者。接芳錯芬。又豈徒九畹已乎。

三月桃花

劉晨阮肇

原議以東方朔爲三月桃花之神。然此見饒誕。止在桃實。非愛其花也。改奉劉阮。則洞口桃花爲有主矣。

四月牡丹花

李白

原議四月芍藥花。而以韓魏公主之。按古無牡丹之名。統謂之芍藥。魏公詩云。鄭詩已取相酬贈。不見諸經載牡丹。乃自唐以來。分爲二種。且有牡丹花。王芍藥花相之說矣。故改四月爲牡丹花。而以謫仙爲之神。清平三章。何減金帶一團也。

五月榴花

孔紹安

原議以博望侯爲五月榴花之神。蓋以其使西域始得此種也。然考博物志。張騫西域所得。尙有胡桃蒲桃諸種。非止石榴。未可專之。按舊唐書孔紹安傳。因侍宴應詔詠石榴詩曰。只爲時來晚。開花不及春。時人稱之。此

卷四 十二月花神議

香豔叢書 十五集

330

事見正史。且是榴花。而非榴實。又其詩意。蓋以自喻。非泛賦一花一果者。比也。然則榴花之神。似宜移祀孔君。

六月蓮花

王儉

原議以周茂叔爲蓮花神。然茂叔從祀尼山。未可以花神事之。南史庾杲之傳。王儉用杲之爲衛將軍長史。安樂侯蕭繹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爲蓮花池。故繹書美之。韓偓寄河南從事詩云。蓮花幕下風流客。趙嘏寄桂府楊中丞詩云。一從開署芙蓉幕。並稱述此事。以爲美談。然則蓮花之神。無以踰儉矣。他若謝靈運有初日芙蓉之自然。是論詩非事實也。至於六郎狐媚。遠公緇流。雖有涉於蓮花。亮無關於祀典。

七月鵝冠花

陳後主

原議七月秋葵花而以鮑明遠爲之神。因明遠賞賦此耳。按謝靈運有園葵詩。亦秋葵花也。則鮑謝似宜並祀。然於鄙意皆未甚協。考楓窗小牘云。鷄冠花。汴中謂之洗手花。中元節前。兒童唱賣以供祖先。則鷄冠花古人所重。世傳鷄冠卽玉樹後庭花。蘇黃門鷄冠花詩云。後庭花草盛。憐汝繫輿亡。碧雞漫志非之。然其云吳蜀鷄冠花有一種小者。高不過五六寸。目爲後庭花。則仍與黃門詩合。今擬七月改用鷄冠花而以陳後主爲之神。後主以風流亡國。詞客憐之。奉爲花神。或鷄口猶勝。牛後乎。

八月桂花

邵詵

九月菊花

陶淵明

十月芙蓉花

石曼卿

卷四 十二月花神議

三

香 龔 叢 書
十 五 集

三者均如原議

十一月山茶花

湯若士

原議以石季倫爲山茶花之神。未爲允協。擬改用湯臨川。雖名聲較晚。然玉茗風流固勝金谷繁華也。

十二月蠟梅花

蘇東坡黃山谷

原議允協。蠟梅本名黃梅。其改今名由蘇黃始也。

總領羣花之神

迦葉尊者

原議無之。按既有羣花。宜有總領之者。昔迦葉尊者於靈山會上百萬衆前。因世尊拈花。迦葉穆然微笑。世尊遂付以正法眼藏。今以總領羣花色空空色。一以貫之矣。

議之下

嘗讀淮南子書。稱有女夷之神。司天和。以長百穀草木。草木有神。其說古矣。然其神必曰女夷。意者瓊苗玉樹固女子之祥乎。夫驕花籠柳。雖吾輩之閒情。而訪紫尋紅。實閨人之本色。設有東都麗娟。南國佳人。椒櫝蘭香。以時致祭。則迎神送神之曲。當易陽律而爲陰呂矣。因亦就養開翁原議。參酌之。以唐宮十眉圖。富羅虬九錫文焉。

正月梅花

壽陽公主

原議以梅妃爲之。允符公論。考海錄碎事。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含章殿簾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自後有梅花妝。其事甚覺。然則移祀壽陽。亦公論也。

二月杏花

阮文姬

卷四 十二月花神議

四

香 龔 叢 書
十 五 集

原議二月梨花而以謝道韞爲花神。未爲允協。擬改用杏花。釵小志云。阮文姬插髮喜用杏花。今以爲杏花之神。紅輕粉薄。占斷風流矣。

三月桃花

息夫人

原議允協

四月薔薇花

麗娟

原議允協。麗娟事見賈氏說林。黃金買笑。誠韻事也。

五月榴花

魏安德王妃李氏

原議以石醋醋爲之。事出博異志。所謂處士崔元微春夜獨處。忽有青衣引入楊氏李氏陶氏。又一緋衣小女。姓石名醋醋者也。然石醋醋止是寓名。並無其人。亦猶楊氏李氏陶氏。止是楊柳及桃李耳。今以石爲榴花之

神。然則李氏可以為李花神。陶氏可以為桃花神矣。此議之未協者也。考北齊書魏收傳。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氏女為妃。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諸人莫知其意。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今以安德王妃為榴花之神。洵吉祥善事矣。

六月蓮花

晁采

原議以西子為蓮花之神。以吳下錦帆涇有西子采蓮故迹也。然自梨園傳唱其事。久化雅而為俗矣。考唐大歷中有女子晁采。小字試鶯。少與鄰生文茂約為伉儷。及長茂寄詩通情。采以蓮子達意。墜一於盆。開花並蒂。母聞之歎曰。才子佳人。自應有此。遂以采歸茂。此事絕艷。欽定全唐詩載之。而世罕知者。今奉作花神。不特為蓮花添一佳話。且亦搜賢採逸之盛心也。

七月玉簪花

卷四 十二月花神議

五

香艷叢書 卷四 五

漢武帝李夫人

原議允協。玉簪得名。由夫人始也。又按原議以鳳仙為六月花。然六月既有蓮花。無庸兼及鳳仙。或移祀於七月。宋光宗李后諱鳳。官中呼鳳仙為好女兒花。若七月改用鳳仙。而從原議以李后為之神。於理亦協。又考花史云。李玉英秋日采鳳仙花。染指甲。於月中調絃。或比之落花流水。亦韵人的事也。附登薦章。用備采菲。

八月桂花

唐太宗賢妃徐氏

原議以嫦娥為桂花神。然嫦娥乃常儀之轉音。實無其人。即如俗說嫦娥為月中仙人。則亦不得即以爲花神也。考唐書太宗徐賢妃傳。八歲曉屬文。父孝德使擬離騷。為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然則小山。豈桂不得專屬淮南矣。以妃為桂花神。無忝焉。

九月菊花

晉武帝左貴嬪

原議九月茱萸以賈佩蘭為花神。用西京雜記事也。然九月不及菊花。終有遺憾。擬改用菊花。而以左貴嬪為神。菊花一頌。允宜。俎豆九秋也。

十月芙蓉花

飛鸞輕鳳

原議允協。事見杜陽雜編。所謂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也。

十一月山茶花

楊太真

原議允協。山茶花有一種名楊妃山茶。不嫌牽合也。

十二月水仙花

梁玉清

原議以洛妃為之。稍嫌附會。按瓶史云。水仙神骨清絕。織女之梁玉清也。宜即以梁玉清主之。

卷四 十二月花神議

六

香艷叢書 卷四 六

總領羣花之神

魏夫人

原議無之。今補焉。南岳魏夫人為女仙中最貴者。南史鄧郁傳稱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則事見正史矣。庶物異名疏曰。花神名女夷。乃魏夫人之弟子。今故以魏夫人為總領羣花之神。萬紫千紅。歸其統攝。何懼封家十八姨乎。

元寶公案

檀几叢書卷二十一

武林 王 焯 丹麓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校

元寶公案

壽春謝開龍海翁著

富民持元寶一錠貧子見而艷之。舌吐目注。五色無主。富民戲謂曰。以此錠擊女。能忍受。即贈女。不悔。貧子應曰。諾。因操錠戲擲之。貧子遑遑不及持。誤中額頭。破裂死。以人命訟之。官訊其凶器。則元寶也。詰之。

檀几叢書

元寶公案

曰。女奈何以元寶殺人。當抵罪。富民曰。彼自死。元寶耳。非關僕也。余前言戲也。彼不捨性命。愛元寶何為。甘受擲。況從來凶器。非刃。即挺。或拳。與石。未聞元寶也。兇器法。當貯庫。元寶例。可入官。公忍以元寶為兇器。而甘心貯庫。耶。官玩視者。再終不忍捨元寶。竟主入官。釋殺人者。

迂府太守斷案

看得貧子之心。以為元寶可求也。雖碎首之事。亦將為之。而不知其不可求也。不能從吾所好。而遂欲以

身發財。殆哉。元寶之於貧子。猶石之於卵。知其不勝而死也。財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此銀入官。允宜獨是。富民者。元寶在手。殺貧命如草菅。弄官長如嬰兒。逞博浪之椎。索十日而不得。縱齧夫之口。致三尺以莫施。異哉。長袖善舞。一至此哉。初引戲傷人命。及故出入人罪。二律皆未嘗觀其女。能忍受。即以與女一語。非盡兒戲。頗有婆心。但不合誤下頂門一針。富民合比庸醫殺人者。例官仍以受賊。不枉法論。

檀几叢書

元寶公案

元寶亦不可得。況拚他人之性命。捨自己之元寶哉。然則此子輕於一擲。雖未聞圯上老人之言。要亦富中大俠。然是敗家子。非開山鼻祖也。彼貧者。子慕元寶而不得見。今幸遭一擲。何啻花下風流。朝聞夕可。其沒也。為不偶矣。問官心思人命。目視元寶。我見猶憐。何妨代捉其髮。人見必死。故爾竟理其蛇。似以納溝之淡心。轉變奇庫之微權。自元寶入官。後然後富者。無殺人之罪。貧者不見殺於人。刑清政簡。世界昇平。此大菩薩大聖人之作用。豈止現宰官身而說法。

哉。理合題獎。從優議敘。仍與世職。使代代爲官可也。
元寶公案。海道人丁。已夏戲筆也。勘斷者。廷太守
也。謂世無此事。其人必癡。謂世有此事。其人亦癡。
若逢慧眼人。則一切作元寶觀矣。道人迂守。俱有
喝棒在。我君散人原評

心齋居士讀元寶公案。竟不禁廢書而歎曰。嗟乎。
世之人。孰有不死於元寶者哉。昔人謂女色爲生
我之門。死我戶。予謂死於色者。不過十之一二。而
死於元寶者。固不啻十之八九。雞鳴而起。孳孳爲

元寶公案

震舉

利必至於死。而後已。其訟於官者。大則爲盜賊。搶
劫。次則爲戶婚田土。錢債。贓賄。皆元寶之爲祟也。
元寶雖不殺人。人由元寶而死。應抵罪者。非元寶
而何。然豈真元寶之罪哉。亦貪元寶者之自死耳。
於元寶乎。何尤。心齋居士原評

醋說

甲癸議

梵門綺語錄

210114 00 J BR

22 B

醋說

丁緣子

陰山之北。色界之西。有優曇花焉。蓋因果樹也。植以香田之泥。灌以醋海之水。後為天女。散落春。得真味者為麗娟。其色者為絳仙。面惟恨生。雖情種終嫌。質有酸根。故古今來之紅袖黃裳。風塵中之青樓紫陌。任是交深。鸞頸不聞。豆蔻相思。仍教爭妬。蛾眉每帶。楊梅滋味。此吳次尾所以有潑醋之詠。管夫人所以有酸醋之稱也。於是。有美而醋者。搜金釵於枕畔。輕罵梅龐。碎玉。釧於燈前。嬌啼梨泣。有醜而醋者。彌宋玉以登徒之好。獨藉卿呼。嫌西施之先。我而擊轉防。耶看有情。而亦醋者。蝶帳銷。王昌之夢。仍愁別。有高唐驛車。隨高。適之遊。不使久居。洛下有惡。而日醋者。偶向南樓。低語。即折欄來。打鴨之聲。偷。教北里私遊。則束帛有化。羊之苦。別有多端。觸感。無故生疑。一語偶。輕。即命與。花同睡。兩情已固。尚嫌被鏡。分妍。可知女子善懷。愈覺丈夫難做。凡此皆由陰。性易伏。機心原為脂粉。叢中劍。裙隊裏生。而即具。毫無足奇者。也不謂身是男。兒竟至心如婦女。豈向微生行乞。仍與其醜。因而劉婦。誤交何妨。富酒故以有。

卷三 醋說

十九

六 香飽 最奇

形之酸味。特作為無謂之禍端。耶噫嘻。儂儂父。真愚庸人。自擾矣。且夫五百冤家。最難得者。濃投鵝鱗。萬千佛鉢。最難釋者。拆散鴛鴦。向使待聘。綠珠早歸。石氏多情。碧玉已屬。喬郎而趙王倫。故意強求。武承嗣忍心。篡取則當。鸞弓而親德。裕懷。刃而俟。燕公宿為美人。復雙何作。懦夫蓄怨。抑或錢塘。蘇小雖隸。平康要之。虎阜。真娘。終歸白下。則富鏡。囊納聘金。屋藏嬌。伴有主者。芙蓉城。於以求之。桃葉渡。此時。柳氏深入。侯門。往日。蕭郎。都成陌路。豈不勝於。燕爭。舊壘。蜂奪。香衙。祇因。爭夕之微嫌。等於。戴天之不共。哉於斯二者。無有一焉。則是殊討。乾氣。且種仇根。庸何益乎。徒自苦耳。嗟。春眼。誰開。休亂。錯呼。雲之。夢白。頭雖。訂無非。送流水之情。將觀。柳絮之沾。泥何用。胡蘆之倒。醋大抵。紫綃。眼巨。既鍾。情於崔氏。兒郎。則必。紅拂。心。生已。割愛。於楊家。故主。縱使。危絲。強續。舊鏡。重磨。而粒。有外音。即琴。無真韻。憶昔。于頓。解意。裴度。推誠。能以。愛姬。贈於。良友。却教。刺史。真個。魂消。寄語。司空。休嫌。見慣。而况。雙鬢。度曲。未借。之。換。同聽。少女。富。只是。遠公。獨醉。則。擲以。纏頭。之錦。怎知。為上手。之珠。加以。此日。劉郎。原是。去年。崔護。

襟痕尚在。乍記前遊。衣扣鬆轉。驚今瘦。則是燕會相識。初非蟬曳。殘聲。何怪乎。女悅男歡。卿憐我愛。試聽秋娘。度曲。惟在春風。未老之年。非關季子。多金。始棄滄海。難為之水。獨是歡能。買恨。痴則多愁。休誇面似。蓮花。衛叔寶。終愁。看殺。曷若手除。藤蔓。于摩詰。悟破。情禪。既能逃蝶。浪之名。又不失。驚求之。誼。亦既陸。游豔。福畫。扇家家。趙勝。風流。買絲。處處。愛河。測透。孽海。應回。不然者。互為。爭歡。各不相下。必至。焚琴。煮鶴。打草。驚蛇。使候。猴逐。化之。徒。蟋蟀。爭雌。之。輩。鎮日。而口銜。酸鉢。畢生。而胸。巨橫。針於。汝安。平先生。休矣。

卷三 醋說

二十

六 香飽 最奇

甲癸議

烏程嚴可均鐵橋著

鐵橋學博才高學富。脾睨羣流。嘗搜輯唐以前文。為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手自繕寫。歷二十七年而後成。以無資未得梓。著有鐵橋漫稿十三卷。鐵橋為建德教諭時。義烏有高才生某。為忌者所誣。見棄于其父。事聞之官。大吏欲為超度。萬難措辭。嚴聞之。乃為甲癸議一篇。致其房師閻撫韓芸舫克均督部。見之大稱賞。據其說入爰書。事賴以解。其辭備載稿中。大略謂甲在外二十八年。擁高資歸。而其妻先死。其子乙年二十六。既舉秀才。儀表出羣。丙與乙素有隙。丁睨甲資。黨丙而擠乙。稱乙奸生子。甲耻之。逐乙而事聞。令長以律無文。不能決。上之大吏。大吏入奏。下百官博議。癸議曰。

竊謂乙事尋常耳。可以片言昭雪。人妊十月九月而生者常也。妊七月而生。生而壽考者。世間多有。俗說妊八月而生難育。蓋不確。關澤在母胞八月。叱聲震

卷二 甲癸議

三十一

香 鮑 靈 齋

外見會稽先賢傳。其不及七月者。黃牛羌種。妊六月生。見魏略。其逾十月者。荀氏孕十二月生符堅。呼延氏十三月生劉淵。張夫人十五月生劉聰。見晉書。載記。慶都孕十四月生堯。見帝王世紀。鈎弋夫人懷昭帝十四月乃生。見漢書。附寶孕二十月生黃帝。見搜神記。陽翟有婦人妊身三月乃生子。見嵩高山記。太康溫磐母懷身三年然後生。見異苑。長人國妊六年乃生。生而白首。見外國圖。大人國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見括地圖。老子託于李母胞中。七十二年。見瀨鄉記。老子母懷之七十歲乃生。生而白首。見神仙傳。戰籍極博。妊逾十月者。悉數難終。甲在外二十八年而歸。而乙年二十六。蓋其妊二年。無足為異。宜片言昭雪。丙丁宜不論。

大吏曰。癸議以謂妊二年允哉。據以覆奏。于是甲乙復為父子如常。按元史黃潛傳云。母童氏。夢大星墜于懷。乃有妊。歷二十四月始生。潛此尤近而可徵者。

香艷叢書

六集卷二

梵門綺語錄一

杭州慈渡庵某氏女

某氏女曾住上海新開某里。年不及花信。風舉止闊綽。居恆不事妝飾。裝束靚雅。風流矯矯。望之如藐姑仙子。赫曦不律。實不能髣髴其一二。第以幽閒貞靜。不苟笑。言人之見之者。知為大家閨秀也。顧其所居。不御婢媪。祇一年與相若。之少年隨之。飲食必侍出入。必從或以為僮僕也。則尊卑之辨。似嚴或以為僕役也。則上下之分。從略。兄歎弟歎。似是非。又在疑似間。夫惟存而不論。略而不議而已。粵人某操墨業。持籌握算。滬濱大腹賈也。偶經其門。見而艷之。洵其房主人為撮合山。願以重金作下聘禮。主人假索租值。期親詣女。所以意風。女女似首肯。並不問其為正室為適室也。但云有父母在一稟明後。俟命即定。耳。主人以告粵人。粵人喜甚。以為藍橋玉杵。白。裴航不能專美於前矣。然恐女

卷二 梵門綺語錄

香艷叢書

有反覆。先以三千金。託主人轉為贈。且云。衣裳飾品。姑俟他時。女故作推卻。意固辭而後受。旋有一雙媪來。謂是其親生母。粵人促主人以婚事請。媪固充耳不能聞。告語之下。無所可否。但作點首狀。一似無不悉。遵台命者。粵人又以金珠數事。價值巨金。介主人盛飾。往請婚期焉。並以五百金為老母壽。媪一笑而納之。婚有日矣。今夕何夕。見此祭者。粵人盛備輿馬。備主人作冰上人。相將至其門。途中觀者。咸噴噴稱美。曰。阿誰豔福。何修得此。執意事出意外。變起臨時。百兩來迎。雙門緊閉。詢諸鄰。右昨夜遷矣。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主人第徇粵人之情。並非好作證。婚人財非中飽。自是無庸任其咎。惟是鴻飛冥冥。未免咄咄。稱怪在粵人。則黃金虛耗。實為騙局所賣。自不禁狂呼負負。然以女之處。心積慮設計。頗工知蹤跡。亦未必有效。遂即不予深究。付諸無如何而已。由是觀之。安知母之非真。母之非真。豈特假是以售其術耳。至飲食必侍出入。必從之。年少究為女之何如人。則殊不可知。林眉月女史浙人也。與女為同鄉。為余述女子歷史甚詳。女越產也。其父曾任某縣教諭。女隨父

在任所。闌干首緒。冷暑清閒。教以讀書。頗覺聰慧。及長。解吟詠。善作小詩。年及笄矣。感悅有。彪空賦。懷春之句。射屏無雀。尚虛中選之人。縫人某者。年未弱冠。風流自賞。翩翩少年也。時以裁衣入署。女嘗與之商量尺寸。積久之。下相識。日稔。兩情相洽。至於苟且。女乃竊其父之宦囊金。挾而與之。偕行。初則匿居某處。偵騎莫之得。繼以資斧乏絕。不得已。作遁入空門計。皈依杭城慈渡庵。弓足雲鬢。未經羅度。蓋但借佛門以匿跡。非真與我佛有緣者。六根未淨。五蘊非空。又與某道士結不解緣。住持尼屢戒不能。會同庵有沈小姐者。某紳女也。未嫁而夫死。俗稱之為望門寡。守貞不字。勤破紅塵。繡佛長齋。深耽禪悅。女與之。曠甚。沈不知女之所為。以其性情和易。兩相魚水。遂以禪房密友視之。初不料女之蓄意不良。而心懷叵測也。沈固挾有多金。並在家時之金珠飾物甚夥。女或約沈以寄香普陀。或結沈以建築庵舍。窮思極想。涎其多金。不數月。間沈之資財。為女騙者。十八九。猶不止。此復欲以人之污己者。污沈。致沈忍之。無可忍。訴之。無可訴。追悔莫及。羞忿自盡。女由是不容於其庵。為住持尼所逐。而人言藉藉。

卷二 梵門綺語錄

香艷叢書

藉武林無女容足地。問關來海上。思欲以賣笑為生涯。住居新開時。專使其驕人伎倆。其受其愚而墮其術者。豈第一粵人哉。相隨之少年。即當日之縫人也。端莊其面。淫毒其心。是真一女界醜歷史。其敗類未有至於此極者。女史知女願未為余言如此。余聞女史言。得盡女之梗概。余客海上久矣。猶憶昔年曾與女遇。一見即知其為風塵中人物。願以天生麗質。未免有情。探訪之餘。頗涉遐想。幸余以寒素。故未致被其騙。不然。其不至步粵人後塵。不止厥後數年。音耗杳然。去年偶於同安茶樓見之。齒微長。而風韻一如舊時。有知其近況者。謂現住小東門。與某醫士結露水緣云。

蘇州鳳池庵小醜

官府之斷案也。但憑諸臆。見不詳。加研究。以疑獄為信。獻千古之覆盆。莫曾不知其凡幾。若蘇州鳳池庵小醜。真大可憐矣。蘇州盤門內泮環巷。俗稱牛井巷。巷在府學之西。學中泮水出牆外。通城河。河環巷側。故曰泮環。日半井者。音誤也。地境荒涼。人跡稀少。屋宇不數十椽。民居僅十數戶。巷中有如意鳳池兩

庵皆尼庵也山門並列而起門內有小戶通往來如意庵鄉尼二三輩齋魚粥
鼓頰自清修青夏則灌種蔬菜秋冬則紡績棉紗操作勤勞堪度日鳳池有
尼數人中年某尼年華半老性尚風騷先與一小販營生者通有年所矣後以
庵中時有梁上君子相惠顧因約一織機者置機其中篝燈操作藉以守夜黃
昏人靜時尙聞機聲軋軋與梵貝聲相和答鄰居安之以爲守望相助莫此爲
善也詎織機者驟魚寂寂不耐清宵中年尼亦以其年穉於小販其人者不久
即成苟合得新忘舊遂與小販疎小販無如何惟偶或一往耳佛界清幽紅塵
隔絕行爲秘密鄰里舉不得而知獨如意庵冷比爲鄰庵內且有通徑鳳池之
一舉一動無不彰彰在其耳目中緣楊分作兩家春固非如意諸尼所敢得而
知者春池水縐甚事相干一薰一蕪究難同器遂禁不與通問且以小戶加
扁馬宜統紀元秋有一常熟客過鳳池門翩翩年少衣服麗都手指之上金戒
粲然織機者見而豔之僞爲似曾相識者誘而至庵中將設計以爲敲詐地中
年尼捧茶餉客故示殷勤日暮崦嵫微露留髡之意客悟其命意之所在因探

卷二 梵門綺語錄

六 香 飽 叢 書

懷出銀包拈一枚以贈尼曰日云暮矣行將歸去不腆之物留作香金請俟異
時再來隨喜織機者目覩其懷中金愈不禁饒涎欲滴乃示意於尼曰賺客多
金何以爲謝有供佛一壺酒盍留客一嘗香積尉風味乎尼唯唯客固辭不得
命欲出而門已閉不得已且入座焉客固不勝酒力者數杯之後頹然醉矣織
機者遽起取厨刀以殺客尼從旁贊成之夜深無援救人應手即斃命遂盡取
客所有密啓門呼小販者小販居庵側招之立刻至告以故相與棄屍庵後淫
水中而分肥焉小販歸織機者亦當夜走矣明日行人見屍喧傳道路里甲以
報官官蒞場驗遍問居民不知所對顧巷中民居十數戶暨如意庵諸尼聞官
至時莫不啓門出視在場聽候發落獨鳳池庵重門緊閉一似不見不聞者疑
寶所在不言可喻官捕尼而小馥適自外歸蓋小馥先應他庵之招爲城中
臨頓路一新喪家嗒經往承其乏已三日不歸矣迨經畢歸來而縣差已在門
首不分皂白不問情由與庵中尼共繫到案其於殺客事固茫然無所知刑具
森然官勢可畏惟有嚶嚶泣默然不能出一言縣官將小馥與他尼分別管

押以庵中虛無人派差爲之看守而織機者於前夜歸家後悶臥至日暮猶不
知尼之悉已被逮也乘夜到庵扣門而入則啓門者赫然其爲縣差差知來人
之必有關於是案也立即押赴案下官升堂問織機者直認不自諱惟力辯其
不與中年尼同謀而反叛誣小馥耳意者自與中年尼通好後愛情激發以不
忍加害故而故作此狡獪也官亦以織機者與小馥年相若遂照錄其口供不
待小馥置喙即以疑獄爲信讞逐庵中尼籍沒庵產且於後庭得窖藏銀千五
百圓悉充諸公而定織機者罪並加罪小馥焉究之小馥自捉將官裏去後與
案中一千人分別管押禁不與他人通一語其於全案之底蘊小馥且到死不
能明冤哉冤哉人有見小馥其人者謂年不過二九外體態苗條丰神韶秀留
海髮黧然覆額一可人也

洞庭山湘公庵阿巧

蘇州吳縣治西南汪洋三萬六千頃即太湖是中有洞庭山山水清絕山分東
西東山多尼庵湘公庵者洞庭東山尼庵之最著名也阿巧湘公庵尼也余友

卷二 梵門綺語錄

四 六 香 飽 叢 書

張君建亞知阿巧歷史甚詳建亞曾充某學校教員其同校某君洞庭東山人
也以阿巧生平述之於建亞一日建亞爲余言曰君知洞庭東山之尼庵乎是
處尼庵之規則與他處絕不同他處女尼或爲鄉里雛鶯因貧而賴以育養或
爲人家別鶴因寡而藉以清修或爲貞潔不字之閨娃或爲伉儷不睦之怨耦
以故不守清規者雖容或有究未有公然竇笑如洞庭東山之尼既曰尼矣何
嘗視髮霧鬢雲鬟如故也何嘗弛足蓮鈎羅襪如故也濃妝淡抹各擅勝場徵
歌而侑酒也纏頭擲到嫵媚其來亦聽客之所爲耳比之平康里中殆有過而
無不及也阿巧本農家女七歲喪母湘公庵某尼與其母爲姊妹行憐阿巧幼
無依挈而留養於庵中及長有殊色今年二十一二矣善應酬工度曲風神綽
約雅韻欲流所謂穠纖得中而修短合度者喜作時世妝髮顯黑而可鑑雙鈎
瘦削如束筍然巷中故多佳麗環肥燕瘦美不勝收妙雲蕩逸飛揚愛寶孤高
坦率各享盛名然以視阿巧之風致嫣然不覺瞠乎後矣洞庭多富室水陸出
產尤夥四方商賈雲集其間顧問柳尋花不少崔張之俠客而倡條冶葉卻無

趙李之名。既有我佛之藏。嬌遂憑行人。以訪豔。况阿巧為東山翹楚乎。湘公庵自有阿巧其人。生涯頗不落。禪房曲徑。修葺一新。有冷遊其人者。莫不以未到湘公為憾。並莫不以一見阿巧為幸。由是阿巧積資富厚。釧金環翠。羅綺生香。大家閨秀。不啻焉。建亞既為余言如此。復誦其友贈阿巧一絕云。為尋春色到伊家。認取仙桃爛若霞。怪煞維摩太多事。東風一夜亂飛花。余聞其詩。謂建亞曰。此君詩亦平常。然似覺別有命意。不知命意之所在。不識詩中之奧妙。建亞笑曰。余亦云然。余友曾言。昔年阿巧。患天花一月。而瘳面上癩痕點點。幸尚瑕不掩瑜耳。詩言蓋指此也。然而惜矣。建亞又言。阿巧自得痘疾後。丰姿仍不稍減。有某客過其處。巨賈也。一見而豔之。欲以巨金聘阿巧。未之許。客且以千金贈客。固俠者。而阿巧身價之高。可想也。此亦建亞之友所言。而建亞轉述於余者。

洞庭山湘公庵妙雲愛寶

妙雲蕩逸飛揚。愛寶孤高坦率。一以流動勝。一以閒靜勝。同隸洞庭東山湘公

卷二 梵門綺語錄

五

香 龔 叢 書

庵。妙雲年二九。愛寶齒微穉。皆足為湖山生色焉。湘公庵阿巧。風神綽約。雅韻欲流。穠纖得中。修短合度。為尼界中翹楚。山中訪豔。無口不碑。妙雲愛寶兩人。與阿巧同庵。舍。儘情摹訪。類多效阿巧之所為。談笑妝束。一舉一動。皆阿巧所涵育薰陶。而習與俱化者。特兩人賦性不同。不免毗陰毗陽之憾。然其天真所流露。不假矯揉。造作風流。自賞動中。天然生民以來。未有孔子。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阿巧固集大成者。全材難得。妙雲愛寶各擅一長。亦足多矣。妙雲本毘陵。小女家。有姊妹五。雲為最幼。其母以提挈之難。週也於雲。二三歲時。寄養毘陵某庵。轉輾而入湘公。時年尚八九齡。愛寶則為湘公某尼私生女。洞庭尼庵。雖稱方便。然既假我佛以為名。究之佛門清靜。蒲團禪版。陳設儼然。則呱呱而泣者。不得不為掩人耳目計。以故愛寶甫生時。即寄乳鄰媪家。免懷而歸。纔四五歲。禪宗家法。凡皈依三寶者。不以行年長幼為次序。而以入門先後為次序。畧如官場所謂資格者。然愛寶實釋妙雲二歲。妙雲之來湘公。後愛寶者二年。故妙雲照例稱愛寶為師父也。夫所謂蕩逸飛揚者。真妙雲的

確不磨之定論。妙雲性流動。略不自知。檢束體微。肝軀幹不甚。長姿容豐潤。穠豔如春海棠。喜作學生妝。烏雲委地。時易釵而為弁。善飲酒。對客輒以搗。角勝負。醉則或作蹋搖。或作胡騰。兒舞。嘗語人曰。余之歌於女學生之琴。歌如何。余之舞於女學生之體操。如何。其流動。蓋如此人。以其豪爽也。多願與之親。妙雲固易與相親者。菩薩低眉。禪參歡喜。銷魂真箇。比比而然。尋常視之耳。愛寶以孤高坦率。故頗不善妙雲之所為。時以微詞相諷。動雲若充耳不之聞。愛寶無如何聽之而已。然有知愛寶隱事者。謂亦與西山某氏子。有嚙臂盟蹤跡。甚秘密。特以芳齡尚稚。儼然待字。閨中年已破瓜。初非完璧。春風豈惹誰。日含苞。龍翠庵本非妙玉。終身地靜。俟其所為可也。然性閒靜。鮮嗜好。好清潔。茶鐘經卷。不染纖塵。動用器具。不用他人物。人亦無敢用其物者。髮衣被褥。間日一易。衣不御羅綺。以布質易於洗濯。故褌以淺淡洋花之布衣。三日一澣。三四澣。輒給諸人。蓋其生性使然也。又喜規人過。如妙雲之放浪。輒諫之。以直言。雲雖不之聽。第以情詞柔婉。亦未嘗怨之也。至於陌頭楊柳。縮起春心。未免有情。

卷二 梵門綺語錄

六

香 龔 叢 書

誰能遣此人之多言。亦可畏其愛寶之謂乎。湘公庵除阿巧外。原以妙雲愛寶兩人為特色。秉性縱相異。而小慧慧業。則又異曲而同工。其伶俐俊俏之神情。斯固尼界中所罕見者。建亞張君先以其友所述阿巧告余。余已為之書其事矣。妙雲愛寶之梗概。亦建亞轉述於余者。梵門綺語。因復合而書之。

霓澤新庵連生

江震間女尼。大都自幼受育於尼庵。絕無自願為尼。而皈依佛法者。間有四蘊非有。五大皆空。百人之中。鮮一二焉。其妝束亦與蘇杭間女尼異。十三四歲時。名為藕度。其實不過頂心。薙去一團。約略不及銀錢大。長髮雖經剪去。然前後留海髮。偏覆四圍。茸茸然隨風飄動。黝黑豐潤。光可以鑑。甚有至三十餘歲。尚是烏雲滿額。勤施膏沐。對鏡自憐。傅粉添香。爭妍鬪異。綺羅被體。衣裙一似俗家。惟襟領間。則變圓為直。而緣飾之鑲嵌甚華也。震澤鎮新庵連生。年已及花信。娟娟自好。善於修飾。身軀在不長不短間。肌膚雪白。斌媚動人。其嫣然一笑。時微過淺。暈姿態韶秀。一尼界尤物也。豐容盛鬋。髮光澤如髹漆。方之古玄妻。

或有過無不及。豔名。遐邇。以活。觀音。呼之。其服。御。尤。極。講。究。冬。裘。夏。葛。色。色。生。新。禪。榻。之。旁。箱。籠。以。數。十。計。有。見。其。冬。月。應。里。中。夜。懺。之。招。者。披。一。出。錄。銀。緞。白。狐。斗。篷。飄。飄。乎。如。凌。虛。仙。子。焉。以。故。冷。容。既。不。免。於。誨。淫。而。慢。藏。尤。不。免。於。誨。盜。昔。年。梟。匪。橫。行。江。浙。間。杭。滬。小。輪。且。遭。堵。截。新。庵。亦。被。搶。劫。庵。故。無。長。物。惟。連。生。衣。服。甚。夥。傾。筐。倒。篋。搜。括。一。空。連。生。匿。鄰。家。僅。得。免。盜。黨。以。衣。付。質。庫。斜。襟。直。領。無。不。知。其。為。尼。家。物。且。無。不。知。其。為。連。生。物。者。而。盜。案。亦。因。之。而。破。鵝。梁。不。稱。至。於。不。敢。領。賊。連。生。自。被。劫。後。頗。自。勤。破。紅。塵。薄。命。自。嗟。諸。般。懊。惱。適。聞。蘇。城。某。僧。寺。傳。戒。大。有。祝。髮。焚。修。意。拚。攜。行。李。屏。去。鉛。華。與。一。老。尼。借。布。衲。一。襲。方。擬。將。八。千。煩。惱。絲。根。削。盡。行。有。日。矣。忽。為。小。病。所。纏。遷。延。數。日。致。於。不。果。青。鬢。香。萎。葛。三。更。人。有。自。笠。澤。來。者。詢。之。皆。以。人。面。桃。花。對。名。花。有。主。殆。已。與。有。情。人。成。眷。屬。矣。

震澤新庵五寶

五寶亦震澤新庵尼年已三十外風姿稍覺黯澹而氣韻自不可掩居恆不事

卷一 梵門綺語錄

七

香 齋 叢 書

修飾無尋常脂粉氣顧覆額之髮黧然布帔青衫裝束尤極淡雅見人則清談娓娓令人為之神移坦直豪爽胸中無城府風騷由其天性亦生而成者也新庵女尼七八輩故多妙年俊俏之流盛鬢修容都是一時之秀然震澤一鄉鎮無有肯鬱鬱久居者有女懷春感標梅之迨吉茵溷不可知禪門寂寞逃而入者復逃而出此往彼來曾不知其凡幾獨五寶自幼隸新庵垂垂三十年秋月春風等間過去頻年梵貝一若深奧我佛有緣者幾以為桃李其容冰霜其性懷乎其不可犯雖愛慕之而無如何殊不知五寶固別有深意在特行為秘密雖同居伴侶亦幾不能知其詳妙常有有意中人潘氏子其庶幾乎牆裏杏花關滿園之春色風前楊柳漏大地之春光消息相傳非特屬垣之有耳蓋有防不勝防者也余故人子汝南生世居震澤家與庵為鄰所居第一巷隔其讀書之樓有百葉牕二適與庵之後窗對一日深夜人靜生尚挑燈作手札忽聞對面窗呀然作聲傾耳聽之則又似男女喁喁私語遂潛息几上燈將窗上百葉片抽起而竊窺之則其同學友潘某正與五寶並肩坐几上燈籠

具在旋復見五寶撲潘某於懷中屢剝西瓜子以櫻唇餵潘某嘻嘻頭笑若嬰兒之取媚慈母者然蓋潘某年尚少約稷五寶者十歲股掌翫之實面首充之也時值孟夏天氣漸熱迨午夜而窗猶未閉則是夜褻狎情形歷歷在生兩目中一幅秘戲圖殆實父得意之作也生擬推窗呼喚警以深宵風露男女衛生諸說預為異日要約酒食地步繼思一池春水甚事干卿驚散鴛鴦必招尤怨且一經揭破兩人之名譽蕩然攻發陰私賢者所戒因之收拾歸寢惟有咄咄稱怪而已越日見潘某生為之述聊齋陳雲棲事潘為紅漲於面噤嘴不能作一語生曰余不過以君亦榮陽華胄故假留仙筆墨作談助非有他意幸勿多心彼此知交萬勿以疑誤相罪責反以他言亂之而後已次日潘某忽過生齋力邀生赴新庵且願為先容生意此必潘某之與五寶欲兩相詰責而偽為剖辨也承諱兩不便當境將何措辭再三婉謝固辭不敢往潘堅邀之遽拉生行情辭哀懇婉轉作乞憐狀生不得已姑偕潘去則五寶已治具待盤殮羅列推生上座酒次語生曰飲食男女大欲所存僧俗當無二致但僧家格於佛

卷二 梵門綺語錄

八

香 齋 叢 書

教不能暢所欲為耳即如几上粗肴肉膾魚羹非盡蔬菜亦豈不在禪門禁令之內則飲食既未能免俗而男女之道何必不然講學家輒斬斷以氣節責人抑何少見之多怪耶在開通者當不若是之固執也生唯唯不能置一詞生以五寶之言雖多含蓄不盡然明明為潘某自承明眼人不待多言况前夜之溫犀秦鏡耶為前日之所諷於潘某者當已為潘某轉鑿於五寶無疑五寶本聰明人並不究生之所自知而若能知生之所自知當時五寶諄諄言之生默然聽之潘某在座則局促不自安深恐其為情者酒數巡生不能久留告謝而歸他日見潘始知五寶果以為既已隱瞞之不終不如披露之為愈強潘邀生實非潘願潘怩甚言之頗呈愧色生故開通亦並不與多言然五寶之坦當又類首下風萬不能及余聞生言亦不禁為之歎慕不置而潘某者無論其家法之如何乃與五寶年相懸自無得成眷屬理在五寶固守不嫁主義者聞至今年近不惑潘仍皈依女菩薩關係殊密切實則仍在新庵為昆邱班首云

震澤老太廟阿文阿禎

阿文名安文。阿禎名瑞禎。皆震澤老太廟尼也。阿文齒稍長。約在二十左右。身苗條。纖腰如弱柳。阿禎則年方二八。明眸皓齒。身體稍短於阿文。然妙在不長不短間。二人皆丰容俊美。清秀無塵俗氣。一時盛名鼎鼎。咸以姊妹花稱之。阿文善烹調。尋常齋蔬。咄嗟可辦。十餘桌。預先訂定。尤為精美。以豆豉麵筋。煎成魚肉。雞鴨形。置諸席間。幾不可辨。真廣嘗之。味絕佳。若易素菜為葷。殺亦無不芳馨可口。盤殮精潔。彷彿吳中船式之菜。一席價四五金。即可飽嘗香積風味矣。老贊好事。至奉以禪門。絡秀之號。文曰。既為禪門。非是屠門。君等時來大嚼。其何說之辭。余友汝南生答之曰。卿真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耶。然磨刀霍霍。為諸檀越。執庖丁之役。真太苦卿也。言訖相與一笑。阿禎伶俊俊。頗通文理。且精會計。常住之中。出入簿記。皆阿禎一手之筆。鈎稽精稿。累黍無差。先是老尼某收阿禎為徒。以阿禎性質明敏。愛之如掌上珠。老尼小有積蓄。去年老尼病。悉以所有給阿禎。老尼死。阿禎居然有地。有田。有現銀。人心勢利。羣相趨奉。

卷一 梵門綺語錄

九

六 香飽齋書

顧阿禎。頗能以小惠籠絡人。冬令租息。所出往往以大半分潤同輩鄰里之窮苦者。亦時有所周。郵故人稱阿禎為慈善家。云阿禎性好潔淨。先本與老尼同室臥。老尼沒後。將舊室修葺一新。淨几明牕。十分幽雅。經卷文牒之類。摺疊齊整。香爐茗具。陳設位置。井然秩然。平日喜作小楷。簪花妙格。娟秀可觀。阿禎既為同輩所推重。而阿文尤與之相善。江震問女尼多污點。淫靡之風。習為固然。惟阿文阿禎兩人。差無瑕疵。之可指。阿文年長。大確能自守清規。阿禎知識已開。獨得自完。太璞汗泥。中有青蓮花。亦難得也。

嘉興南庵淨芳

禾中唐泰階。孝廉少負不羈名。丰容修美。未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有聲庠序間。旋食餼。歷任學使。按嘉郡。試。甄冠曹。藉。顧性挑。達。漫不自檢。攝與里中。執。矜。子。酒。食。遊。戲。相。徵。逐。飲。博。無。虛。日。南。庵。尼。淨。芳。年。二。九。豔。名。噪。遐。邇。遊。人。到。其。庵。者。無。論。其。為。訪。豔。而。來。為。禮。佛。而。來。莫。不。以。一。見。淨。芳。顏。色。為。幸。淨。芳。聲。價。頗。自。高。潛。心。繡。佛。岑。寂。自。安。恆。不。肯。輕。見。人。一。聽。老。嫗。雜。姓。應。酬。檀。越。而。已。南。庵。

距城十里許。乘輿而往。未得盡興而返。如入寶山。空手還。人咸引以為憾。惟孝廉至。則淨芳淪苦茗。進香果。咄嗟治具。肴核紛陳。一若常為預備者。故人之欲見淨芳。必以孝廉作先容。否則不能如願也。孝廉到南庵。每為平原十日之遊。老母家法。嚴。輒。託。辭。於。文。會。此。間。樂。不。思。蜀。向。之。相。與。飲。博。者。因。之。日。以。疏。且。不。復。如。從。前。之。遊。戲。徵。逐。矣。禪。房。幽。邃。竟。藉。以。為。藏。修。地。文。學。由。是。而。大。進。時。或以韻語教淨芳。故淨芳善作詩。皆孝廉所授也。會值大比年。孝廉偽以避暑。讀書。擬。借。同。人。先。事。赴。省。垣。預。為。舉。業。地。步。者。請。之。於。堂。上。老。母。許。其。請。遂。得。公。然。下。榻。於。南。庵。淨。芳。添。香。佐。讀。倍。極。殷。勤。女。貌。男。才。不。免。為。愛。情。所。激。觸。閨。房。甚。於。畫。眉。外。人。那。得。知。其。隱。富。貴。毋。相。忘。當。無。待。海。山。盟。誓。焉。迨。試。期。至。淨。芳。送。之。行。眠。早。起。遲。再。三。珍。重。試。畢。歸。家。頗。以。思。念。情。人。為。苦。不。數。日。又。以。赴。省。候。榜。辭。老。母。其。實。則。仍。往。南。庵。也。重。陽。節。後。省。中。撤。闈。揭。曉。鹿。鳴。報。捷。急。足。到。禾。中。孝。廉。固。已。高。中。經。魁。合。家。大。慶。喜。然。孝。廉。則。未。之。回。家。中。以。其。尚。在。省。垣。想。不。日。必。當。旋。里。不。意。忽。忽。一。月。音。耗。杳。然。里。巷。喧。傳。詭。為。異。事。老。母。憂。疑。

卷一 梵門綺語錄

十

六 香飽齋書

殊甚。然亦無法尋覓。備問親朋。無有知者。南庵地本幽僻。幾與城市相隔絕。况儒佛異教。又若漫不相關。孝廉又以場後小病。足不出南庵門者累月。而心耽禪悅。功名事。幾已付之九霄矣。時已孟冬。朔風告警。檢點行篋。薄棉不足以禦寒。乃作書致家中。取衣遣香。備往。偽為自省。中來者。家中得書。覽書中詞意。恍惚深。有可疑之處。一經根究。香備無可隱瞞。鄉愚本慙。直人遂不禁和盤託出。蹤跡。而往。乃得尋之。歸。孝廉始知己名之已登賢書也。亟赴省料理一切。幸尙不嫌太遲。明春計偕北上。聯捷成進士。以知縣分發直隸。即用衣錦歸鄉。時而淨芳已呱呱在抱矣。孝廉本未有子。告諸高堂。喜出望外。且孝廉自與淨芳遇。一改從前挑達之性。杜門攻苦。因以成名。其先後影響。未始不可為淨芳德愛。納淨芳作小星。需次北直。携之同行。堂上春秋高。板輿並未迎養。夫人某本賢淑。願在家侍奉老姑。以婦職兼子職。姑媳甚相得。孝廉到直後十餘年間。歷任煩劇。牛刀小試。頗著政聲。官雖不豐。然已脫盡寒酸氣味矣。年來告終。養歸禾中。孝廉年僅四十許。子已將近舞勺。淨芳則甫三十歲。娟好不減。昔見之。

者猶疑其爲天仙化身解組歸來一家團聚母慈子孝妾美妻賢修到幾生得此清福午橋如意曲豈真盡屬寓言耶

嘉興南庵小芸

小芸隸嘉興南庵宣統紀元夏余有事武林道出禾中於城南親串家見之親串語余曰此吾禾盛名鼎鼎之小芸師太也工文翰通經典詩詞尤擅勝場君盡坐而與之語乎即而視之年約二十許神姿淡雅娟好異常玉立亭亭神仙不啻焉小芸聆余親串語余言若謙不自勝者寒溫數語已覺吐屬不凡余問所作詩詞有存稿否芸曰方外之人粗知韻語有作輒即焚去不欲以雪泥鴻爪留痕迹於人間供識者訕訾也余又問曰經典詞旨深奧吾輩鈍根不能領略其妙究竟嗒經者能深通其理否芸曰禪理與儒理相表裏初無難解之處其顯而易明者尤莫如多心經語君知禪家之妙乎六根未淨無怪五蘊難空欲識本來自必先除魔障則以心經之無眼耳鼻舌身意數語盡之余曰如何是無眼法曰皎潔坐忘中夜月繁華夢醒四時花如何是無耳法曰悉憑鳥語

卷二 梵門綺語錄

十一

香 龔 蓮 因

喧春樹不覺泉聲答晚鐘何如無鼻法曰鴨鼎空教焚永晝壽煤何事煖春宵如何是無舌法曰辨論千般都是假旨甘百和總非真如何是無身法曰痛癢不關同木石寒溫一任遇冬春如何是無意法曰澄水不波清澆澆長空無月淨沈沈凡人不見可欲心如止水一見可欲心如沸水魔障從生浮雲忽起故一切人間之色相宜以定識定力制之則劍斫亂絲都不碍冰銷熾炭自無焯矣余聆其言謂其如生公說法當是確有所得非僅習口頭禪者比而且舌妙蓮花亦復才工柳絮問諸近世比邱中固是得未曾有向讀葉小鸞受戒及沈綺琴皈依二記錦心繡口雲詭瀾翻爲之合十頂禮小芸現身說法香口親聞琴操琴禪想見坡公當日矣語次時計已指十二句滬杭火車行且過禾惟恐趕程不及不得再有後言遂作別云

嘉興桂林庵月輪

翠袖多情紅顏薄命彩雲易散恨月難圓則嘉興桂林庵月輪事有可述也嘉興某紳之夫人素與桂林庵住持尼某相友善住持尼即月輪師師以月輪幼

慧故歡愛倍至夫人有子小名善生愛憐少子則又婦人之常夫人到庵隨喜時必與善生偕住持尼往夫人家亦必與月輪偕夫人以善生寄名於尼尼報之以月輪因亦寄名於夫人兩相過從親暱之情若戚串焉時善生與月輪皆僅數齡耳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郎騎竹而妾折花見者爲之生羨也祇以格於僧俗又不無門第之嫌即使月下紅絲亦不能有此權力不然天生嘉耦真是一對玉人焉嗣後善生在家讀書夫人又督責嚴不聽時常出外月輪偶隨其師往夫人家善生攻苦頻年閉門誦讀亦難得與一面隔花人遠天涯近付諸思慕而已光陰荏苒年已皆十五六善生丰容修美有衛玠璧人之目月輪則修容盛鬢復俏絕倫會夫人病歿住持尼偕月輪往弔生見月輪風神綽約不禁爲之神移祇以苦占之中居喪守制禮之所在不得與之通一言月輪歸後亦頗思念善生不置未幾生以七事告終假嗒經爲名特至桂林庵得與月輪話積懷數年契闊情致備極纏綿自夫人故後月輪於生家蹤跡日以疏生讀書之暇輒一訪月輪願生雖年少頗能以禮自持雖與月輪友愛深而終

卷二 梵門綺語錄

十一

香 龔 蓮 因

不及於亂及生服闋親友有爲生議婚者生雖有月輪在然究以門第攔斷無娶月輪理婚姻不自由是亦無可如何事月輪亦知其故從未吐其隱衷而情之所鍾則又無可自禁是雖有千百女媧不能補此情天缺陷也及生娶而月輪病生爲之譬喻百端慰藉萬狀月輪反以爲病不由此以之應付生有言輒亂之以他詞惟雙淚盈盈自嗟薄命而已藥石不足醫心病卒以一病不起不數月後玉碎香銷矣生以爲伯仁由我死引爲生平憾事以月輪肖像懸齋壁作記念且撰徵詩並乞人祇寫曇花一現意幸勿攔入喪語觀於此生可謂能知月輪也夫兩人固所謂深乎情而止乎義者然而月輪良可憐也

平望雨珠庵蓮因

蓮因今居平望雨珠庵年纔二九向隸禾中某庵其師本出家精通文翰幼時深受教育中年守孀祝髮焚修蓮因自幼時其師挈而養之教以書史授以詩詞以故長於吟咏獨得乃師衣鉢願性好清潔不肯與凡人伍昔年其師圓寂以禾中勢同志因來平望平望屬震澤縣治鎮東有巨澤即所稱鴛脰湖雨

912111 807157

21 B

珠庵。滋湖而居。推懸望之水天。一色浩瀚。無涯幾點。風帆夕陽。送影數聲。漁笛
新月。弄秋庵中。祇一老尼。與一老嫗。香烟寥落。門設常關。其於蓮山本性。則適
得其宜。暮鼓晨鐘。蒲團且坐。偶拈韻語。輒作小詩。積日稍久。哀然成帙。自號蓮
花頭陀。有蓮花簪詩一卷。余友吳次公世居鶯湖。風雅士也。今年與余同客吳
中。偶或過從。嘗為余誦蓮因所作自悼一律云。畢竟桃花薄命同。年年飄泊怨
東風。鏡來寶鏡。眉彎黛拋。去冰帶淚。點紅玉臂。餘寒雙劍。卸瓊腰。瘦盡半空
佛燈。未燼長明火。寂寞禪關。曉霧籠籠。又望月一律云。玉宇無塵。夜色闌。銀潢洗
出水晶盤。諸天色相。空中現大地山河鏡。裏寬今夕。自然千里共。此生能得幾
回看。琉璃世界。光明藏。問說何人在。廣寒余聆其詩。覺其詞怨而不怒。極得風
人之旨。而細味其意。則未免有情。誰能遣此。知蓮因真是可人。但偶託於禪悅
耳。幾生修到。不知阿誰有。福可以消受。曾託次公轉丐全稿。一讀久之。未之得
後。知次公屢向丐取。蓮因以其饒舌。故頗以豐干相恨。斬而不之。與余與蓮因
深。以未得一面為憾。而其生平梗概。則亦次公為余言也。

卷二 梵門綺語錄

十三

香齋叢書 六

盛澤大悲庵順寶

盛澤鎮屬吳江縣治。明高士卜孟碩居此。高士名舜年。故亦曰舜湖。舜湖者。俗
稱西蕩。是湖濱大悲庵。尼庵也。屋宇不其多。顧山門佛殿。粗具規模。曲徑通幽
禪房。花木清流。繞門外。浩渺無所際。西望洞庭。諸山隱約。在目。蓋據一鎮之勝
概焉。光緒甲辰乙巳間。有幼尼順寶者。居是庵。時順寶纔十五六齡耳。余於是
二年間。適賦閒居。余家在鎮之東。炎熇天氣。家居憚暑。輒蕩一小舟。容與西蕩
中。為作招涼計。沈瓜浮李。擬厭南皮。雪藕調冰。方諸丈入。輿之所至。放舟泊庵
前。招順寶來舟中。招之無不至者。劇談對飲。了不欲歸。順寶飲量雅稱。大戶一
飲。累觴略無醉意。尤善以鮮花作釀。最佳者以白玫瑰。珠蘭花。合浸而成。釀郁
作沈碧色。芳冽不可名狀。嘗以一罇勸余。飲開樽相對。香沁心脾。不暇顧婦人
醇酒之譏也。順寶盛鬢修容。清潔可愛。依依小鳥。言語頗解人頤。初不過略識
之。無向余問字者。數月。竟爾相通。語時有某武員。汎地來。盛慕順寶名。挽余
作紹介人。帶師船數艘。誇張聲勢。直至庵前。至復自恃能力。以一拳搥碎其山

門之壁。順寶聞而出。曼聲而言曰。搥碎山門。容易補損。將佛法最難修。某武員
聞言深滋不悅。擲四餅金作賠償。費鼓櫓去。順寶喚香備追還之。蓋其狷介有
如是者。後某武員又盛飾至其庵。以巨金示住持尼。欲以順寶充下陳。順寶堅
不願。致作罷論。某武員旋以狂悖。鑄其職。甚至流落無所。歸人服順寶之有先
見焉。順寶本農家女。幼失怙恃。大悲老尼育諸庵。長而聰穎特甚。好潔由其天
性。煙筒茗碗。不令人共。直一女倪迂也。余年來館食吳門。不至其地者數年。偶
問諸人。不知順寶蹤跡矣。落花茵溷。俱不可知。放櫓湖濱。時富不勝人面桃花
之感云。

盛澤白廟喜貞

白廟在舜湖之濱。嗜昔故多佳麗。厥後風流雲散。相率而行。近有喜貞者。豔名
噪遐邇。余於去年耳其名。第以作客他鄉。歸里日少。亦幾淡焉忘之矣。今年新
正月。與一二朋輩。携小舟於湖。訪紅梨渡。木蘭洲。諸古蹟。順道詣白廟。叩關
而入。即由應門。延至大殿。坐住持尼。出而應客。年可三十許。小鬢受戒。風韻

卷二 梵門綺語錄

十四

香齋叢書 六

猶存。蓋亦似曾相識者。照例作寒暄語而已。惟不見喜貞其人。竊恐其新年因
事他出。不能達我輩此來之目的。其如聞所聞而來。何。即而詢之。則曰。小病乍
起。不可以風。禪房即在殿西。臨湖一楹。貧尼殊不妨導。貴客入。但藥鑪茗碗。與
衾枕共。狼藉亂頭。蟲服不足當青眼。一顧耳。語次。即囑老嫗。滄茗甌。借果盒。携
西楹來。余深喜住持尼之頗解事。遂相將至喜貞房。喜貞果依依病。燕露一種
可憐之態。而風姿掩映。斌媚天生。玉蕊瓊枝。未足方喻。梨花一枝。春帶雨。偏乎
名花有真色。相脂濃粉膩。下乘禪也。吐屬之間。倍臻風雅。余友問其識字否。曰
既會。嗚呼。禮懺自然識字。知文。但如白香山。七月時。不過略辨之。無而已。又問
年幾何矣。曰纔過二八。又問來此幾何時矣。曰不過一年。余視其纖腰束素。正
欲有以相問。喜貞已覺余目光之所注。不待啟口。即為余語曰。上年在震澤某
庵。因師父。因寂庵中。食指多效。老僧卓錫。他方特來。貴地耳。余嘆喜貞之善伺
人意。其聰明有不可及者。又曰。此地頗清淨。頂禮蓮花座下。齋魚粥鼓。亦並不
思他行也。余笑頷之。時老嫗捧茶果來。供客。住持尼偕幼尼數輩。來應酬。正擬

一一問詢舟人以風急日暮促解維乃償茶資二餅金借余友作歸計喜貞力疾舉舟出且殷殷訂後會焉

盛澤淨明庵小金

小金梨里人父母早亡故家貧無所賴幼育里中之西庵爲尼焉梨里屬吳江縣治風俗淫靡諸尼庵多汚點會有好拐事里紳懇請官縣令驅捕函小金由某紳家女傭引至盛澤鎮寄住鎮北之淨明庵淨明房舍十數椽不甚修葺顯地境僻靜門前流水一泓市聲不到庭中雜植花木四時不斷生香西偏有樓數楹小金所居頗軒敞推牕遠望豁然出塵以故小金安居之初淨明庵既在市抄住持尼又不善供應諸檀越幾皆裹足自小金至香火之盛勝於曠昔者幾十倍蓋小金媚容修飾風趣天然言語之妙尤能得人意也鄉鎮俗例凡人家新喪必延女尼唸經禮懺且卜夜而不下晝通宵達旦事苦而酬微住持尼以小金荏弱故且因小金而香金夥乃不使小金應經懺約小金得以優游自在齋魚粥鼓之外時從事於針黹一寸之線人爭購之值其值者且數金余由

卷二 梵門綺語錄

十五

香地

太原公子先容得有數面之緣見其舉止嫺雅初無一點俗塵房中陳設清潔補壁畫極精小金指一聯問余曰此聯佳否余視之則爲肯爲寶釵離淨土好從月鏡證良因二語蓋小金小字寶月也余笑頷之曰佳小金兩頰微頰俯首無語詢之則曰王某謔人太甚重違其意特未之棄耳乃知卽爲太原公子所題贈者余笑曰凡事祇要重違其意其庶幾也小金解余言中之意頗露嬌嗔之色時正暮春天氣煦外垂柳二三燕語鶯啼大好風景余偶誦王少伯聞怨一絕尙未及陌頭楊柳句小金遽曰誰爲少婦其儼不於倫否余與太原公子皆笑不止小金誠可人哉後余館食吳中與小金不見者數年去歲聞太原公子來吳中憫居偶過其齋見小金在吳下寓廬蓋金屋焉

盛澤淨明庵天錦

天錦盛澤鎮淨明庵尼也余見時在光緒二十三年間天錦年已三十餘矣顧其體態苗條丰姿綽約一頭留海髮尙未度盡其光黧黑而可鑑略不飾簪幾以爲二十以內人性好清潔元裳縞衣一塵不染又復精通內典大家國關

多有喜聽其講經者余友隴西生所居與淨明庵僅一水隔生中年喪偶抑鬱無聊賴招提紅板數武可通積日既久過從遂密生以不得於父母甚至不容於其家遂以禪房爲下榻所幾欲終老柔鄉矣究以人之多言彼此皆關名譽生故設一藥肆於市上乃借懸壺名獨遷居肆之中生偶櫻疾天錦必日數至泊生病篤肆中無傭人天錦侍奉湯藥衣不解帶者數閱月生死天錦啜泣生之側焚衣登鏢如家人然生父母至義天錦之所爲反感悔平日之不以子爲子遂亦並不加斥生喪舉而天錦歸天錦病天錦死嗚呼天錦殆有情人歟余聞人言天錦三十歲以前頗以清修爲職分長齋繡佛了無塵心眞所謂五大皆空四蘊非有者淨明故多俊尼標梅迨吉皆不免於懷春天錦獨心非之晨鐘暮鼓靜掩禪關蓋已心如古井矣顧何以一遇生而不自禁竟大反其初衷情網所纏至於身殉其真晚節之不終哉或亦前緣之未了也天錦之死距生死不十日有人作一聯以爲輓曰塵世茫茫苦海茫茫航能渡否板橋寂寂春風流水空云何用意頗覺含蓄不盡夫朋友之墓宿草不哭余雖與生交最深而

卷二 梵門綺語錄

十六

香地

生之死已十有餘年矣獨不解天錦之一生貞白忽爲生破其戒復爲生殉厥身偶一追憶耿耿不忘質之我佛如來後果前因不知當作何說也

香艷叢書

七集卷一

梵門綺語錄二

蘇州染香庵松月

佛門子弟塵心未淨。不耐禪房寂寞。而還俗嫁人者。往往而有。然皆姻緣草草。有類私奔。未有百兩相迎。六禮咸備。委禽納幣。而結正式之婚者。况乎其為。閱之家詩書之子。御輪親迎。歌宜家宜室之詩也。如光緒辛丑壬寅間。蘇州染香庵之松月。與齊門程秀才之成婚。可作乘龍佳話。已松月十七八歲時。豐容盛鬋。姿色在中人以上。而標梅迨吉。有女懷春。禪榻淒涼。不無身世飄零之感。然其住持尼清規。守齋魚粥。與松月同臥起。竟寸步不相離。庵中除一老嫗。司炊爨。啓閉外。此外別無他人。庵規嚴肅。五尺之童。不入門。松月雖春心淺。返顧頻年。禁錮心不死。而自死無如之何也。某宦婦者。已字未嫁。而夫死過門。成服抱木為婚。之死靡他。守貞終老。營一家庵於城西。帶髮修行。暮鼓晨鐘。儼

卷一

梵門綺語錄

七 香艷叢書

然方外。與染香尼相友善。時時往還。經卷流連。頗稱莫逆。婦每至庵。見松月年華漸長。端莊流麗。體態苗條。饒有大家風範。愛之而復憐之。屢欲為尼說法。俾松月及時還俗。不致淪沒。終身將來女貌。郎才可達有情眷屬之目的。然知尼故性情剛愎。非可以情格而理喻者。若用強迫手段。又何事不可以辦到。惟素與尼善。而奪其所有。未免傷情。且佛法嚴肅。吾既與之為同道中人。不可為吾一人所破壞。然於松月一方面。終有不能釋然於心者。乃以言諷於尼。曰。師年老矣。若不預為之計。將來松月一人。青年孤弱。何以擔承庵務。不若早為之地。覓一孀女。為松月。徒否則。余家有孀婢。在不嫌粗劣。當謹以作贈品。則承乏有人矣。尼深然之。他日。婦以婢至。為之飯依。離度。婢果癡。醜陋。年已十八九。尚未知人道者。願操作。勤勞。行為誠懇。晨炊而暮。既助尼之力。深得尼之歡。而庵中舊有之老嫗。已聾聵。不任事。尼方莫為之計。至是而感激。婦之垂愛。不置也。不知婦之拔職。立職。設計。其工。淮陰。將兵。固有能出奇而制勝者。不旬日間。松月黃鵠矣。婦娥奔月。里巷喧傳。然佛家門開方便。逃禪二字。安必不可

作逃出解。無足異也。尼自失松月後。無法尋覓。思慕哭泣。固意中事。總以有婢相承。乏亦以聊慰其哀。懷音耗杳。然旋即置之。已齊門程秀才者。款人木商子也。文名籍甚。有聲於時。父母早亡。家資鉅萬。弱冠娶某氏女。伉儷甚篤。三月而賦悼亡。莊子鼓盆。悲不自已。有為執柯。輒不之許。會寒食往山塘掃墓。携小舟出閨門。行數里許。見臨河一巨宅。麗姝三四。倚門而立。中一人。貌最秀。無尋常脂粉氣。詢諸舟人。知其為董事程姓家秀才。本以斷絃久。鰥魚寂寂。錦衾角枕。獨且生悲。遇此殊姿。不覺心動。及聞舟人言。知係同姓。格於成例。為之愕然。舟行數箭。路舟人女向秀才乞艚。中自來。火燃香煙。謂秀才曰。僕操舟久。不時往來山塘。沿河人家。大半相識。頃之程姓有姊妹三。其姿容淡雅者。蓋彼親串女也。秀才大喜。微露問名意。女以有母在。家足以任媒介。事容歸。而與謀。秀才重託之。許厚酬。柯潤焉。數日。女來報命。謂此女係某宦婦義女。婦守貞無所出。以義女作親女。愛憐倍至。終身之事。婦有全權。尊囑。已由老母通達。幸不辱命。惟一切婚禮。須稍飾觀。秀才一一應之。而擇日下聘也。婚有日矣。婦即假親串家

卷一

梵門綺語錄

七 香艷叢書

嫁女婦之夫家本巨族。婦請夫兄主婚。而夫族之人。皆重婦貞。徇婦之意。罔族戚至。贊襄喜事。如己家嫁女者。然而並不知新人之為松月。幻相也。或有疑之者。則以母家遠。族姪女對之。男家先世亦貴顯。故迎娶之日。銜牌儀仗。充塞衢途。彩輿臨門。山塘十里。間咸嘖嘖相稱。羨女家於所對付之處。其繁盛。蓋稱是婦。囑女之勿以來。歷告人。但曰。本為母之夫家遠。族女。螟蛉以作親女者耳。蓋婦之夫家本浙西人家。鄉寒族多。素不通聞。故人深信之。而無疑之者。厥後琴瑟和好。鴻案相莊。焉。值婦病。秀才夫婦同往省親。適染香尼亦送物品至。瞥見女而大詫。蓋妝束全非。而面目猶是。幸婦疾中。神志極清。亟曳尼坐。掩其口。而告之。故且願以重金。壽以之。自贖其罪。尼亦喜。松月之得所也。亦遂不多言。然而春光從此漏洩矣。而秀才猶未之知也。先是婦以齋婢贈尼。即與松月密約於某月某日。購舟庵後。伺隙而潛逃。松月一一如其教。及賺得松月。歸即藏匿山塘。程姓家。程婦之母。姨家也。由是為之蓄髮。纏足。與彼姊妹行。同寢饋。酒育薰陶。習焉而化。不數月。鳳翹踏月。蛇警盤雲矣。舟人婦本肯往來兩程家。婦

亦時至母姨。處故舟婦亦與相識。然女之爲比邱。變態則不能得。而知及秀才許以厚柯。因之以撮合山自任。竭情牽合。得成此一段美滿姻緣也。夫婦之於此事也。蹤跡秘密。當時戒舟人勿言。舟人亦遂不敢言。他年婦以病瘵死。舟人稍稍言之。綜厥後。先卻相吻。合特不知程秀才。能知牀頭人。歷史否耶。由是言之。婦既與尼相友善。不應於尼之前。使此狡獪伎倆。然其成全松月也。則其一片婆心焉。或曰。婦何厚於松月。而薄於已婢。若此。有知之者曰。婢固石女也。故入庵之後。亦遂安之。若素耳。而如松月者。既入空門。旋歸華族。且其于歸禮數無異名門。閨秀。煌煌冠帔。非夢想所能。到此固尼界中罕有之事也。可作梵門掌故已。

海州百子庵守先

客有自海州來者。告余以百子庵奸殺事。余曰。余閱報紙。已盡知矣。本年三月初旬。輿論時事報之圖畫新聞。不且詳載其事乎。客曰。子試言之。不知與余之所知相吻否。此事余固知之最確也。余曰。報言海州城內百子庵尼守先。美

卷一

梵門綺語錄

三

七 香 飽 叢 書

而豔性尤淫蕩。初與州差趙美有染。繼與州番葛雙喜。竝競疏趙而親葛。後又與碧霞宮僧人善隆私。遂欲並葛而遠之。葛不能平。上年三月初四日。邀趙美至某飯館。晚飲醉後。同往百子庵。意在殺僧人善隆。扣門時。守先正與善隆參歡喜禪。聞葛怒罵。令善隆越牆先遁。然後開門。葛搜善隆不得。即將守先拖至門外。以刀劈其面。守先昏絕在地。復與趙美連砍十數刀。登時畢命。彼時善隆伏在門前。苗麥深處。目觀情形。不敢救護。次早。地保報案相驗。州牧謝元洪私訪輿論。立將葛雙喜趙美善隆獲案。均直供不諱。云云。報紙言之鑿鑿。而且葛趙兩人之飲酒。僧人善隆之越牆。女尼守先之受刃。圖繪精詳。形神逼肖。子之所知。當不外是。客曰。噫。余曩者固僻處海隅。未獲見此項報紙。然如子之言。按諸余之所知。則是兩相矛盾也。是非顛倒。黑白混淆。是殆傳聞之誤。在報館有聞必錄。一時不加詳察。以致真贋之不明。而繪圖者又信筆所之。私心揣度。以供按日畫圖之資料。是皆不足深責。但言之者。邪正不分。貞淫不辨。致正者。貞者皆因此而蒙不白之冤。而爲邪爲淫。反爲筆伐口誅。所不及。豈公論耶。

海州通淮濱。海土瘠民貧。其西北境與山東郟城日照等縣接壤。地多僧寺。尼庵。稱是百子庵。雖多淫尼。而守先。幽貞靜固。桃李其容。而冰霜其性。年二十許。丰神絕俗。劉海髮鬚。然覆額際。亦可人也。然長齋。備頗能自守。清規此海州城中。人人所共見。而共聞者。碧霞宮僧人善隆。年已七十餘。幡然一老。納矣。雖不知其爲人之如何。而老態龍鍾。微特萬無與守先通奸理。且萬無與他尼通奸理。又無論百子庵之牆之高否。而以善隆垂死之年。其尙能會真記故事乎。百子庵非一尼。其與僧人通奸者。蓋別爲一尼。而非守先其所通奸之僧人。又別爲一僧。而非善隆。奸殺事。誠有之。其事與報章所載相彷彿。惟飲水之尼。傷尙輕。而未死。與所通奸之僧人。皆山東產。旋即遞解回籍。而科趙葛以監禁之罪。則奸殺事之發現。正己酉春間事也。淫僧淫尼。不足深論。而守先之被誣。不得不爲之一辨。焉守先。淮海間人。貌殊美。而莊重不佻。實爲女冠中所罕。觀嬰兒子。至今無恙。可爲趙成后告矣。客言如此。爰爲此筆。而存其說。

徐州延壽庵善雲

卷一

梵門綺語錄

四

七 香 飽 叢 書

徐州地方有著名之尼庵。曰延壽庵。女尼十數。皆山東產。類皆妙年俊俏。妖豔無倫。帶髮修行。不加雍度。晝則誦經禮佛。鐘魚並奏。饒銜齋鳴。固儼然尼也。夜則改裝易服。蛾眉。蜂髻。粉膩。脂香。則又儼然妓也。引入入勝。眞箇銷魂。凡青年子弟。咸以是爲溫柔鄉。數年以前。猶是暗藏春色。嗣後賄通官吏。侍爲護符。遂公然爲妓矣。且諸尼雅善度曲。又多有能演劇者。歌扇舞衫。音樂悉備。禪關幽靜。不啻歌舞之場焉。事載庚戌四月十七日時報。並續紀事。實以徵其實。濃情膩態。活現楮墨間。豈眞紀事者之故神。其說乎。空中樓閣。污及佛門。子弟阿鼻地獄。將爲若輩設矣。然余於十年前。嘗乘筆於昆陵京口間。渡江而至邗上。由是而通而淮而海。而徐江淮襟帶之交。蓋時有藕人蹤跡。焉光緒戊戌。余應某太守之招。至徐州。作入幕之賓者。一年有餘。齋居寂寞。頗動尋芳之興。願徐州民俗質魯。鮮南方文雅氣。勾欄數處。舉不足以容膝。况復寬衣翹髻。不識時妝。劣粉庸脂。何足以供職者。一曠延壽庵者。當時早已著名。庵中有名善雲者。尤爲膾炙人口。幕中有曾入桃源者。嘗洩其先容而往訪也。善雲果丰神。淡穆情。

性溫和時方仲夏素衫而藍帔雙鉤端整修短適其中霧鬢雲鬟並不作優婆塞裝束問其年纔二八耳口語微帶齊魯音蓋山東滕縣人也滕縣與徐州府治北境相毗連俗雖強悍而人尚儒雅善雲固有所謂美秀而文者豈真尼山都嶧靈秀之氣復得分潤於女界耶語次頗覺通知書卷知幼時曾受其伯叔行之教育父母以疫亡家貧無所賴厥後其伯叔行又死於疫不得已而入空門語至此若深自於邑者余亦為之惻然又言延壽庵諸尼皆以爭妍鬪豔為宗旨行止略不檢攝余嘗不善其所為故往往不肯出見客遂指余同往之友曰渠固風雅士時一惠臨塵尾叨陪深得問字之益渠既風雅則渠之友當有同情如君雍容儒素定非俗人禪寮頗稱習靜不嫌猥褻幸勿棄遣俾方外人亦得常聆教益可乎余愧謝不敢當夫如善雲者姿首既在中人以上妝飾觀雅可愛又復清言屑玉文采斐然貞靜幽閒斯為不愧雖不知其生平之究竟要之未可以尋常比邱視也厥後某太守以及瓜卸事余亦獲被南歸蓋與善雲相見者僅數次耳青鸞信杳歲星周矣今閱報紙所載延壽庵事觸余舊感因

卷一 梵門綺語錄

五

香 齋 叢 書

為之追憶而書之

黎里女貞庵愛金

易屯之六二曰女子貞不字庵曰女貞其名詞自甚佳也然玩下句十年乃字則所謂貞不字者非真不字也特待字耳黎里女貞庵之愛金今已字人矣而十年以來禪榻淒涼佛燈寂靜暹時養晦暫屏鉛華不知者以為此固守不嫁主義真能實行女貞二字者也夫女貞庵之在黎里一鄉鎮著名尼庵也愛金之在女貞一尼庵著名妙尼也愛金五六歲時即隸女貞自功頗能稍稍自好衣衫清潔經卷整齊略通文墨雅好塗鴉至十二三歲時楷法益整彷彿花格妙秀潤可觀喜作吉語有時整理經頁以紙包裏復於包面上加紅籤上書開包大吉四字有某檀越見而大笑以包與苞之諧音也愛金不之解固請其說某為之約略解之愛金兩頰微頰略羞態然仍在似解不解間也一日其師赴鄰家嗒經忘帶經卷一册因遣香工回庵屬愛金檢取愛金作一手條復之日經包甚多不知所要者是何經名路近而時早不如吾師回來開包自取師

歸而薄責之愛金固請其得罪之由師不能言微晒而已愛金恍然自悟至羞不可仰於是盡毀其包上之紅籤不復再作吉語矣其癡憨如是其靈敏又如真是真可兒也年漸長體態苗條貌益嫵媚眉彎月髮覆留雲人之見之者以為如此丰姿而鬱鬱久居此娉娉此多小妮子大可惜已况愛金生成貞靜極不普於應酬有隨喜而來者大有千呼萬喚始出來之勢出家人固以男女避嫌為第一要義比之大家閨秀更宜確守清規亦即所謂女子貞不字也殊不知愛金之平時物色祇以風塵中無當意者以故素居閒處若不嫌其沈默而寂寥其質終身之願時在頭女子貞不字未必十年不字也會里中某生新喪偶延女貞庵女尼嗒經愛金與焉某生固丰神俊秀有王恭濯濯春柳之概性既溫存才亦稠儻料理喪事井井有條愛金心焉為之醉他日生以送經資到庵愛金留其坐話而與之語禪房秘密其所語非局外所能知生亦因此愛愛金甚或數日不見金則采蕭一日如隔三秋也金之於生也亦然金由是陰蓄髮復以雙纏纏其跌不數月後霧鬢雲鬟金蓮貼地矣其師頗

卷一 梵門綺語錄

六

香 齋 叢 書

能事見愛金之作為知愛金之心事且以愛愛金故深願作替成人門開方便願有情人成眷屬遂倩冰上人成此姻緣好事生亦感愛金之辱承青睞引為生平第一知己况復中年失偶不耐離居雖屬比邱不妨作破格憐才之想人謂僧尼性最貪而女貞老尼却不然生以雙金錫為聘並以二百金為師尼壽師尼受錫返金尅日成禮屆期生以鼓吹迎之歸居然伉儷矣愛金自以出身微不敢以大婦居事夫御下備極謹恭生上無父母而妻遺一子一女子稍長女則尚襁褓愛金悉心調護撫之如慈母親族皆以愛金賢莫不重為親無有以女尼還俗而稍事鄙薄者僕媼輩亦相戒不說尼字羣以主母目之愛金反不自諱輒殷殷為人道前事也嗚呼女尼多矣女尼之還俗多矣尼而終身為尼貞者固多淫者亦不少其有至死不嫁竟借佛地為秘密寶淫之所醜聲四播往往而有若有志還俗者或者迎新送舊閱人多矣迨至擇人而事又何異於老妓之從良其嘻嘻嗚嗚又顧而之他更不足道也復有禪房密約嚙臂先盟兒女私情所謂先奸後娶者富夫青廬乍啓欲求如完璧之歸來蓋亦鮮矣

愛金之。生則固。依然。處子也。愛金以五六歲出家。以十六七歲時還俗。相距却十年。則借庵居以待字。正如屯二之所云。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一出。一處。古聖賢辨之。稔矣。愛金之先。其殆隱於尼耳。厥後十年。乃字。則大丈夫得時。則駕也。自有一愛金。而庵曰女貞。鑒錫嘉名。名副其實焉。

梨里萬壽庵雙喜

梨里萬壽庵尼雙喜。芳名久著。如雷貫耳者。已十餘年。兼葭秋水。恨未能一見其人。余友東海生。梨里人也。為余言雙喜近年事云。雙喜年已三十矣。丰神秀如。二十許。生自言。行年幼。數年以前。尚不解注意。美色。今見雙喜。恨相見晚。若先十年。曾不知若何。殊屬也。梨里本多著名尼庵。萬壽亦在著名之列。願他庵皆與塵市近。獨萬壽坐落市抄。輒少行人。危橋雪欹。敗葉雲墮。以故西庵女貞庵等。先後以奸案敗。妙尼四五。為官紳所驅逐。庵產充公。而萬壽則靈光殿。巋然獨存。諸尼亦得保全。無恙。又加雙喜為是庵住持。為人嚚然。和氣。諸檀越到庵。隨喜莫不樂與結善緣。雙喜又善自調護。彌縫匡救。保存名譽不少。遠

卷一 梵門綺語錄

七 香齋 集

近之人。皆以能守清規。目之其實。青年孤守。豈不懷。春菩薩。低眉有誰。祭其禪。祭歡喜者。况乎一枝。桃李。正在穠華。浪蝶遊蜂。有不尋。芳而至。耶。里中某甲。世家子也。聞其與雙喜交最久。兩情縈結。比仇。儷為尤深。願曲徑通幽。蹤跡甚秘。知其隱者。殆鮮其人。而甲故。稍自好者。少年時。行止畧不檢。近則束身。圭璧。頗悔及於當初。雖春秋。儷及中年。已如。蓮大夫。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皆非。蓋以於士行。則為羞。而於佛門。則為罪。杜門。思過。決計與雙喜。絕然。雙喜則情。絲牽。絆反。依依不肯捨。采蕭。采葛。三月。三秋。柳毅之書。恒一日。而數至。徵特此也。竟欲仗我佛之靈。而登門。問其罪。甲不得已。稍稍敷衍之。迨後。思得一計。恍然若大悟。作而起。曰。今得之矣。有友某乙。在其座。見其狀。而問其故。甲故為。囁。嚅笑。而不肯言。久之。乃言曰。君知余與雙喜。兩人。事乎。彼此。知已。不妨。為君一。言。然不足。為外人道。君欲。聆余言。能秘。而不洩。乎。乙誓以。天日。甲將。往。事。約。略。言之。並不及。屏絕。意。而備。緹。雙喜。美。為。之。繪。聲。繪。色。焉。乙聞。而神。往。欲。求。甲。先。容。以。見。甲。訂。以。日。屆。時。而。同。往。乙。固。少。年。俊。秀。貌。美。如。冠。玉。甲。並。於。雙。喜。前。檢

揚乙之人品。如何性情。如何家境。如何如是者。數閱月。過從愈勤。相識愈稔。喜竟移情於乙。乙亦傾心於喜。鷄比翼。不禁入其彀中矣。甲始則佯不知。繼則故作盛怒。狀數雙喜。罪而絕之。致雙喜羞愧。交集。無地。可自容。嚶嚶。啜泣而已。而不知甲之移花接木計也。今乙與雙喜。結不解緣。甲則金蟾脫殼矣。此東海生為余言。余深惜雙喜之為人。簞弄而不知也。而水性楊花。固不能為雙喜恕。然而甲之計亦狡矣哉。

上海淨修庵蘭英

庚戌春夏之交。上海北浙江路承業里八弄第二百七十八號門牌淨修庵。忽發現一妙尼。揣度其芳齡。約不出二十外。八千煩惱絲。已全行披薙。然圓容。替月。盛貌。羞花玉立。亭亭。其丰神。自不可掩。裝束。從方外。衫裙。以純黑。嶄新。奪目。皆泰西紗製。雙鈎貼地。端小如束。箭血欄紅皮底。湖緞黑花。帮則又是。閩閩中人。絕不類。優婆塞。形狀。人之見之者。既驚其美。又詫其妝。有以為此。固於佛門中。獨樹一幟也。有以為此。是於勾欄外。別開生面也。承業里地。居僻靜。鮮車馬

卷一 梵門綺語錄

八 香齋 集

之往來。至是而行。人如蟻。慕如鶩。趨聞名而來者。皆以一觀。顏色。為幸。願庵規。謹防門。設常關。既不能如蓬山之有路。可通。又不能如藍橋之。凌波。可渡。而庵中人。又深居。簡出。惟鐘魚。梵貝。聲。因風。度。出。牆。外。而已。聞所聞。而來。未得見。所見。而去。爾音。金玉。引為。憾焉。或者曰。如此妙年。如此美質。豈肯。鬱鬱。禪關者。殆別與。有情。人。禪。祭。歡喜。特。事。幾。秘。非。局。外。人。所。得。而。知。歟。然。淨。修。庵。一。類。廢。逼。窄。之。舊。刹。香。金。所。入。無。幾。並。無。財。產。上。之。來。源。服。御。之。華。安。所。得。耶。乃有知其底蘊者。則曰。此固。凌其姓。而蘭英。其名者耳。初本。良家。女。二九。而嫁。奩具。頗豐。夫家。某姓。亦。饒。裕。而所。天。旋。以。療。亡。難。治。容。未。必。誨。淫。而。慢。藏。不。免。誨盜。本年。三四月。間。饒。春。時。節。迎。夏。光。陰。婪。尾。一杯。困。人。天。氣。會。立。夏。日。厨。開。樓。箭。俗。例。必。以。高。梁。酒。釀。芳。物。為。食。品。謂。可以。免。蛙。夏。也。值。玳。瑰。新。釀。熟。蘭。英。滿引。數。觥。不。覺。頹。然。醉。倒。仰。臥。軟。簾。榻。上。絲。絲。嬌。喘。芳。心。撩。亂。身。入。華。胥。昏。脂。暈。紅。汗。粉。融。素。梨。花。帶。雨。海棠。春。不。足。喻。其。神。不。足。方。其。妙。也。而。釵。鈿。零。落。一。雙。金。條。脫。褪。却。枕。邊。胸。前。珠。翠。與。雙。玉。峯。相。熨。貼。尤。為。價。值。不。資。忽。被

鄰人范雙全所窺見雙全素無賴一時貪心頓起潛入閣中四顧無人試其法
篋探囊手段既取其錫復摘其球袖之而出及蘭英宿醒微醒好夢初回則金
珠飾品俱已不脛而走不翼而飛矣雙全久涎蘭英美蘭英拒之峻故蘭英失
物絕不疑雙全以為當酣睡時若被雙全見必以探花為主義非僅僅竊物所
能已此猶不幸中之幸不意為雙全者淫慾貪得之心交相為用平昔既為蘭
英所峻拒知非可以苟焉為之者一經聲張無可逃免金光璀璨珠顆勻圓予
取予求取携甚便無賴之輩雙計甚捷狡獪伎倆於此可見一斑蓋人不疑雙
全竊而竊者固雙全也他日雙全以錫炫於人曰蘭英愛吾蘭英愛吾此燦燦
者不其贈品耶於時有羨之者有妬之者有欲向之分肥者人言可畏誰折檀
樹春光漏洩非為柳條風聲所播而竊物於是乎有主名矣蘭英於是投控公
堂當日即奉訊判雙全押候查明約日再行復訊詎料凌氏家長以蘭英疎於
防範尤復涉訟公庭既失物而又出乖羣起而大加責備嘻嘻嗚嗚起家庭
蘭英羞憤交加自恨紅顏薄命孤鸞寡鵠我生不辰不若削髮為尼不再與聞

卷一 梵門綺語錄

九

七 香 飽 齋 書

世事區區飾品身外之物即使完璧歸來亦拌充作善舉遂入淨修庵拜老尼
為師我佛慈悲盈盈下拜甘心祝髮居然比邱矣越日復至家內將一切俗務
料理清楚長作佛門弟子誓將永絕紅塵此庚戌四月事也茲果見蘭英依
佛教洗淨凡心若所謂心如古井水者特不知凌氏家長輩當時將何以為情
而蘭英一時激烈異日其能初終一轍否耶

蘇州如意庵阿玉

阿玉十年前蘇州名尼也居城中如意庵當時有傾城之目今訪阿玉則禪關
月掩頰利煙封風去盡空令人歎歎欲絕矣然一言阿玉凡三十歲以上之蘇
州人士無有不知其人者蓋阿玉在十年前年不過二九風流蕩蕩正在妙齡
居恒不事修飾顧一種華貴之氣甚無假於濃脂膩粉而神光煥發淡雅中多
華麗殆亦天生成之也如意庵在蘇城西南隅地鄰府學巷日泮環涉其地者
流水一泓小橋欹側費泮向瀟瀟甚迎人而吹人煙稀少本非鬧市比阿玉
在庵時如意庵稍稍修葺風傲人往昨是今非崔護重來當不勝人面桃花之

感矣阿玉生平喜清靜不妄與人結納即尋常巾幗隨喜而來非臭味相同輒
不顧多酬應矧吳中執袴子十居八九耶有朱茂才與阿玉有秘密交茂才固
才貌兩全者然家赤貧一母一妻一福祿女炊煙數斷阿玉以經資之所入
與針黹之所餘茂才來輒仗助茂才德之銜結莫報焉茂才方弱冠天資敏捷
會功令易入股為策論茂才留心時事復專精經史學時書院課士之例尙未
黜廢茂才月課時其書或以所得膏獎償阿玉阿玉儲而藏之陰伺茂才不
時之需則仍完璧歸或取其所應需者而仍以所餘還阿玉阿玉亦不固予復
儲而藏之茂才於某科舉於鄉越數年以考試舉貢錄取分發某省以知縣補
用蓋遠也得第歸來竟無盤纏真到背且鮮親友無告貸處又復未世功名
強弩之末幾不為世所重蕭條行李何以成行阿玉罄所有以為贈於是乎得
束裝旋得某縣缺板輿迎養妻女亦相偕行如意庵亦於是時無阿玉人有知
阿玉者謂己為茂才招之去蓮花座下桃葉迎歸好事竟成三生有幸風塵賞
識阿玉洵非常人已

卷一 梵門綺語錄

十

七 香 飽 齋 書

蘇州吉祥庵三小姐

僧尼之結方外緣也於情為相洽於理為相當飲食男女大欲所存似亦無容
刻責矣特佛法謹嚴每引以為清規之玷耳至若閨門巾幗曖昧成好借我佛
以資緣開無遮之大會斯又佛界之罪人抑亦世界之罪人也然而隔花人遠
蓬山萬重蜂蝶雖狂無花枝之招引縱有如天之膽夫又誰敢偷香乎三小姐
者蘇州名門女也花容月貌豔麗無倫賦性風騷不拘拘於繩墨生平喜遊
翫登山臨水外凡叢林庵觀間時時有其蹤跡吳中多執袴子聞三小姐名莫
不心神顛倒思一親蕪澤為幸久之而無人耳鼓中無三小姐亦無人眼簾中
無三小姐於是三小姐之聲名之醜聲並駕齊驅兩相播矣年及笄有為之
議婚者三小姐輒阻撓之蓋自由其性質不肯作樊籠中物耳父母無如何姑
聽之而已城南結草庵僧庵也庵與滄浪亭鄰流水一灣清幽可喜入門一巨
池為蘇人放生處石橋架其上越橋而達於殿禪房花木曲逕通幽一僧寮優
勝地也每年開放生會一次蘇州故多佞佛人蒞斯會者士女如雲三小姐聞

之亦忻然乘輿往遊觀。風景流連久之。洎乎日落。噫。人皆勸遊而返。三小姐獨空輿。蓋已拚借宿。居與老僧同榻。也有客宿。宿有客。信堂上。醜其行。屏不納其。三小姐將計就計。遂皈依而願為尼。結草庵之南。有吉祥庵。為某老尼焚修之所。三小姐願事老尼為師。父假一榻。以為容身地。且以數十金。為老尼喜而允之。三小姐不披緇。亦不髡髮。濃妝豔裹。猶是俗家。吉祥庵雖為之。而下榻而鮮。一夕。歸宿者。願無日不朝。而往暮而出。問之。則以歸省父母。言老尼頗深信之。殊不知其早與結草庵某僧。結不解緣。良宵。度無夜不在。結草也。移尊就教。情好極濃。結草庵地居僻靜。屋宇尤極深奧。暗藏春色。殊非局外所能知。乃某僧素性淫蕩。昔年與某庵尼私。蚌珠暗結。致墜胎而斃其命。今經三首縣訪。悉派差密拿。到案房中。多聞人用品。一併呈解。而三小姐事亦即和盤託出。下某僧。獄而追捕三小姐。則飛鴻冥然。黃鶴杳然矣。逮吉祥庵老尼。聞之。則雙淚龍鍾。不自知其將作何語。訊其家屬。則以久經出逐。對亦不肯任其咎。謝無可定。判淫僧以監禁罪。置三小姐於不問。庵產本饒裕。初擬充作。

卷一 梵門綺語錄

十一

香艷叢書

學堂用旋為某劣紳所迴護。另易管理。僧而後已。夫為三小姐之父母者。既不能管束於其先。迨其後也。聽其出家。反以遂其淫慾之私。致演出如斯之醜劇。世之為家長者。可不防微杜漸。而知所自處耶。

蘇州淨蓮庵某故紳妾

蘇州嘉餘坊巷。占一城之中心點。而稍偏於西。地近護龍街。巷不甚長。居家七八戶。中多曠地。與福庵者。僧庵也。荒廢久矣。山門佛殿。略存形迹。住持僧某。支屋數椽。維持香火。知規復之無日也。爰有出售基地之議。庵後基地。廣約畝許。左則為候補縣佐金某之居。右則淨蓮庵也。金某聽鼓吳門。歷有年所。席先人之餘業。家有中人產。性復疏懶。略不鑽營。差委所居之屋。係祖遺物。聞與福庵之有基地出售也。乃以價購其半。淨蓮庵尼某。紳妾也。紳捐館後。挾其所餘資。而投淨蓮庵為尼。亦以與福庵之出售基地也。以價購其所餘之半。明月好。同三徑夜。綠楊宜。作兩家春。洽比為鄰。平分風月。則金某家之與淨蓮庵。望衡對宇。宜其彼此相安也。詎金某為富不仁。貪而且鄙。自恃其偌大縣佐之勢。竟將

淨蓮庵新購之地。侵佔若干。雇工挑取瓦礫。時三分九州。有其二矣。尼伴不知且聽其便。時值烟禁。嚴金素有烟癖。尼與禁煙員某。司馬約乘金不備。直入其室。為要約地。司馬如其教。取其煙具。出金櫃有礙於官階也。挽人緩頰於司馬。司馬令金將其所有地。全行捨入淨蓮庵。金唯唯。檢出契據。惟命是從。於是報命於尼。大相慶幸。雇匠築牆圍為庵產。不數月。後經之營。之涼亭煥煥。然一新矣。尼以司馬之大有功於佛。菩薩也。尺地寸天。皆司馬之所賜。非司馬之力。不至此為菩薩面上。亦何敢自愛其區區尺寸之膚哉。自是厥後。淨蓮庵遂為司馬外室矣。人有到庵隨喜而出者。謂庵之屋宇固頓然大改。厥觀而尼之妝飾亦非復曩日之繡襟。髮比濃妝豔裹。凡以為司馬也。年華方盛。盤龍之警備。鳳之鞋。依然閨中人。蓋本是帶髮修行。而未幾。雍度耳。司馬曾何修而得此。其將何以謝金某耶。金某弄巧成拙。悖而入者。卒以悖而出。可謂自取其咎。然而冤矣。

木渣萬壽庵松泉

卷一 梵門綺語錄

十一

香艷叢書

閒膏遊天平山。覽萬笏朝天之勝。想見先憂後樂。歎歎憑弔者久之。又嘗遊光福。探梅鄧尉。海稱香雪。風景絕佳。自吳下買舟行木渣鎮。為必由之路。遊蹤靡定。略不可以次數。計木渣一名香溪。鎮之西有山曰靈巖。故吳王館娃宮地。梳妝臺。響屐廊之遺蹟。猶有存者。萬壽庵在鎮東。庵有後窗臨水面。玻璃與水光相掩映。晶瑩澄澈。而可愛。舟行過其處。洞見窗內一切陳設物。鏡奩。銅盆。梳栊。篋。箭之類。一一咸備。與閨閣無異。致某年訪友木渣鎮。友亦居鎮東。與萬壽庵相距不過數十武。友家為余下榻。流連杯酒。或以蔬菜供客。風味佳勝。詢之曰。此萬壽庵住持尼松泉所遺也。因為余言松泉梗概。曰。木渣無妙尼。惟松泉差強人意。年近三十。齒不卑矣。貌非不揚。然亦常常顧以好自修飾。故猶有徐娘風韻。喜酬應。善語言。對客清談。恢諧。臻妙。烹任。又其擅長。事春秋。筭出。煎餅。蓄餅。樽。紫。分。遺。施。主。為。廣。結。佛。緣。地。此。以。見。松。泉。之。喜。於。酬。應。也。人。家。有。勃。谿。事。得。松。泉。一。言。莫。不。分。排。難。解。破。涕。為。笑。化。乖。戾。而。為。和。平。此。以。見。松。泉。之。善。於。語。言。也。里。中。某。生。與。之。通。有。年。所。矣。某。生。家。有。長。室。有。婦。萬。無。妻。松

泉理松泉格於方外。貌為克守清規者。亦萬無嫁人理。然性風騷。不耐獨處。惟是情好專一。不似得寵而又望蜀者。耳友言如此。越日訪之。果悉如友所言。今數年矣。青鸞信杳。不知松泉近况。又將何如也。或有謂松泉仍在萬壽庵。他日再作天平。鄧尉遊常。纈香溪之舟。重與松泉話舊事。

杭州水月庵普航

杭州女尼分兩類。大約居城內者。多帶髮。居城外者。多薙髮。水月庵在武林門外。屋宇寬潔。殿後傑閣三楹。四面有窗。畫棟珠簾。足為湖山生色。推西北窗望之。則西湖勝景盡在目前。惟是寶刹留雲。禪關掩月。遊人到此。非有紹介。熟人不得入其門。而登其堂也。已西夏。余作武林遊。納涼出城。行行至水月庵前。重門禁閉。叩之不開。獬犬狺狺作搏人狀。不禁廢然而返。越日借某友至其地。友固杭人也。求其先容。強而後可。進山門。登大殿。令香工老人取鎖匙。啟後閣。拾級而登。開窗憑眺。西山爽氣。撲人眉宇。間清風徐來。不復知人間。尚有酷暑。閣中懸大士畫像。木質極聯。鐫刻精雅。其語曰。平隄分占西湖秀。傑閣留棲南海。

卷一

梵門綺語錄

十二

香飽齋書

雲。暑歎光緒丙午。十三齡。薙度女弟子。普航撰書。余愛其屬對之精工。書法之秀潤。讀之再四。喜不自勝。爰以暑歎字辨之。所謂薙度女弟子。則為本庵女尼無疑。而丙午。距已酉。推算祇有四年。丙午十三齡。已酉。纔二八耳。問諸余友。不甚了了。時香工老人持鎖匙在側。即而問之。則曰。是固本庵老師太之徒也。早晨進城。不久歸矣。有頃。聞足音。蹻然緣梯而上。一觀。面果一妙。年俊尼也。妝束從比。邱短髮覆額。際丰神。清秀無塵俗氣。見客而問所由。具以告。回問普航。是法名否。曰。誠然。余極贊其聯語之寫作。兩佳。普航謙不自已。又有頃。相偕下梯。就殿西水榭。坐窗外池。遊正在試花。顧不過數十柄。少許。勝多許。亦頗清。清趣老尼。淪茗熟。照例餉客而已。普航吐屬。明慧似平。深通文墨。然問之。不肯言。深藏不露。殆其性也。余謝友曰。今日有緣。能得此。既遊勝地。復得解人。微君之力。不及此。是不可以無詩。因口占一絕。云。西子湖邊水月庵。平分清景自三潭。好花看徹潭開事。妙絕仙靈畢竟。優。因索紙筆書之。普航即出。藏經箋以在潭。縱使池蓮開。萬朵仙靈畢竟。優。因索紙筆書之。普航即出。藏經箋以

授乃分別書之。以為贈。普航在似解不解間。但曰。貴客惠臨。辱承雅教。三生有幸。何樂如之。旋與余友興辭歸。普航送客下殿階云。

杭州觀音庵淨塵

淨塵者。靜誠也。好事者。以靜誠二字太質直。因諧其聲曰淨塵。淨塵曰。甚善。於是訊問法名。則曰淨塵。淨塵若曰。洗淨塵心。云云。人遂無知淨塵之為靜誠者。淨塵居杭州湧金門外之觀音庵。庵臨西子湖。門前流水清淺。諸峯環繞。全湖之勝。盡在目前。庵之旁。則為頤園。寶茶處。花晨月夕。裙屐名流。觴詠無虛日。頤園後。隱外一絕大荷花池。開闌一望。紅裳翠蓋。不數。老杜丈入溝。焉觀音庵之東。偏數楹。與頤園後。隱斜相對。淨塵。隱關。既。觀。者。所。見。藐。姑。仙。子。真。可。望。而。不。可。接。也。余。數。作。武。林。遊。愛。西。湖。風。景。之。佳。時。携。杖。頭。錢。作。頤。園。入。座。客。於。淨。塵。固。數。見。不。一。見。待。無。由。與。之。面。接。耳。上。年。六。月。余。客。武。林。值。大。士。誕。日。獨。自。開。步。出。城。杭。人。崇。拜。大。士。咸。往。天。竺。進。香。舉。國。若。狂。真。有。所。謂。萬。家。空。巷。者。西。湖。之。濱。行。人。如。蟻。觀。音。庵。本。供。奉。大。士。是。日。亦。循。例。開。門。願。湖。濱。遊。

卷一

梵門綺語錄

十四

香飽齋書

人雖多。莫不渡湖往天竺。觀音庵。香煙寥落。略無過問之人。余畏天炎。僅僅向湖隄閒步。崦嵫日落。暮色蒼茫。觀音庵門尚未閉。余因之信步入庵。本偈小行。不數武。已至殿階。淨塵出問客從何來。具以告。乃邀入旁舍坐。呼老尼淪茗。且供菱藕諸果品。曰。此供佛之餘也。盍少嘗之。以結佛緣乎。所坐之處。即頤園斜對之一楹。荷淨。涼。幾。於。忘。返。余。數。目。淨。塵。淨。塵。似。有。羞。澀。意。詢。其。年。齡。約。略。不。肯。詳。答。詢。其。出。身。之。所。則。曰。既。已。捨。身。為。尼。矣。一。切。俗。緣。早。經。割。絕。甚。無庸追述。為也。語次。適老尼添茶。至。為余言曰。淨塵。吾弟子也。來此十年矣。十六歲時。既字未嫁。而喪厥偶。蓋將終身守貞也。余為之歎。歎不已。淨塵似嫌老尼。饒舌者。禁之勿多言。時已昏暮。余即欲興辭歸。以餅金作茶資。淨塵固辭。而後受。後遇其友告之。友杭人也。因曰。淨塵固堅持雅操。而為人所欽仰者。則靜誠之為淨塵。亦某友言也。淨塵吐屬。雅秀外慧。中既流麗。而復端莊。亦尼界中所不多覩。其於鏡湖一曲之間。而清修自在。淨塵之志趣。可思已。

嘉興西庵秀文

嘉興西庵秀文。貌美而性貞。聰慧過人。語言為妙。諸年少。其色秀文。豔如桃。李。懷若冰霜。而不可一犯也。西庵在郡城南門外。半郭半郭。有負郭田數十畝。閑閑桑柘。皆庵中產。常年進項。如小康家。或有其資者。思設計以為敲詐地。欲伺秀文隙。以遂其所欲。為秀文之堅貞。自守非必其真。堅貞自守也。其貌為清修者。特不肯與凡人伍。或者其別有一夫已氏耳。一日。諸年少正遊行。西庵前。秀文抱瓊出。汲適一中年人。醉酒過其門。立足不穩。顛仆倒地。秀文棄其所抱。而抱醉人入。並置諸已所臥之床。而覆之以被。事為諸少年所見。以為此必秀文之所飲也。排闥入庵。羣相尋。略一搜訪。則醉人儼然臥禪榻上。秀文坐床沿。髮靡。跌創焉。諸年少羣鼓噪。洶洶有問罪之勢。謂僧俗之界不分。男女之嫌。安在。奸情敗露。燭照靡遺。平日之絕無破綻。可尋者。特行為秘密耳。今則素宮鏡。溫嶠。犀矣。秀文從容向眾而言曰。醉人妻弟。尼僧。尼僧。尼僧。尼僧。醉人妻諸君。有能參禪者乎。甚無用此。曉曉也。有味此二語者。謂醉人必係秀文。俗家之尊長耳。及起醉人而問之。則曰。本父女也。諸年少無如何。告罪而出。蓋

卷一 梵門綺語錄 十五 香醃齋書

秀文本西庵鄰家女。家甚貧。自幼捨為尼。性穎悟。妙語解人。頤及長。身長玉立。姿容豔麗。殆鮮其倫。幼失恃。願以清修報母恩。家距庵不半里有父。在耽翹藥。時入城買醉。歸過西庵。或借山門作小憩焉。秀文亦時一歸省其父。蓋其天性孝也。今秀文年已三九。持齋懺佛。了無塵心云。

嘉興觀音堂清全

嘉興觀音堂在郡城南門內。報忠塚。女尼五六輩。皆有豔名。清全尤特色也。性蕩。甚。楊花水性。里中諸少年。趨之若鶩。酒食喧嘩。無虛日。清全善歌。絃索之聲。達戶外。里中人。慣聞之不之異焉。佛門清淨。變作歡場。禪榻淒涼。成爲鬧市。願其所往來者。皆上流社會中人。尋常市僧。無敢問鼎。禾城本福小酒食。遊嬉。閭巷相徵。逐。翩翩。裙屐。無非居同里。門時相見之。熱人。故羣與清全。翻。雖。請。同。轉了無醋意。惟某故紳子。與清全。尤有密切之關係。紳子欲娶清全。而碍於家。教清全欲嫁紳子。而碍於堂規。苦。薩。低。眉。禪。恭。歡。喜。慈。航。普。渡。卻。亦。無。甚。望。礙。鵝。鵝。比。翼。借。佛。地。以。行。樂。可。耳。某。故。紳。起。家。縣。令。官。囊。充。牧。紳。子。襲。餘。業。揮。霍。

豪甚擇友不慎。時不免有不規則事。去年秋。紳子挈清全遊吳門。適家鄉某案。事發爲怨家。出首株連。被逮。提將官。真去時。清全與焉。某區長素解事。知案情。不與清全干。遞紳子歸案。釋清全出獄。官吏文書。急於星火。紳子首途之時。殊不及照顧。清全清全。隻身在蘇。寄寓金闕城外。利昌。惠中。諸旅館。本楚襄王行。兩行雲之地。居無何。與某妓院女。備。稔。朝夕。過從。相知。漸密。遂由女備介紹。而入某里某院。縛足。使短。蓄。髮。使長。不數月。後。豔。幟。高。張。盛。名。鼎。鼎。矣。清全。本。善。歌。貌。尤。麗。年。將。及。花。信。口。語。猶。帶。鄉。音。門。榜。某。仙。館。人。稱。其。爲。色。藝。雙。絕。也。爲。語。禾。中。諸。舊。雨。欲。重。見。清。全。者。曷。弗。買。權。吳。中。作。平。原。十。日。之。遊。乎。不。然。青。樓。人。物。蹤。跡。靡。常。冉。冉。光。陰。將。不。免。人。面。桃。花。之。感。矣。

石港魚灣靜舍柳禪

南通州之石港場。一旦市集也。相傳即文信國釣魚渡海處。故名魚灣。市西有土山高。不及數似。無以名之。名之曰西山。樹林陰蔚。屋宇層遞。而上。庵觀五六。座。繩。流。羽。客。參。半。禪。房。花。木。洞。府。煙。雲。具。體。而。微。頗。有。山。林。景。色。山。麓。有。魚。灣。

卷一 梵門綺語錄 十六 香醃齋書

靜舍女僧。柳禪。居也。光緒戊戌己亥間。余應彭城分轉之招。襄理文牘。寓石港。者年餘。蓋石港爲淮鹽出產地。通分司署在其處。西山近在官廨東。鐘魚梵貝。聲因風度。越搖動耳鼓。間好夢初回。宿醒微醒。官書叢穴。時飄飄乎有出塵之想。公餘之暇。輒閒步山之前。謝安折屐。略不可以次數計。其號爲方外者。悉係淮海產。駭形翹舌。俗不可耐。以故僧道各院。偶一看花。問竹。足跡。雖。屢。屢。經。殊。不堪於久坐。魚灣靜舍。爲女僧清修所。禪。關。畫。掩。輒。不。敢。以。劍。啄。從。事。值。中。秋。夜。携。奚。童。出。署。門。踏。月。西。山。下。見。靜。舍。雙。扉。虛。掩。庭。中。香。煙。繚。繞。微。步。入。門。有。離。尼。出。問。客。何。來。並。問。客。來。何。爲。者。余。以。阮。月。告。則。柳。禪。已。降。階。下。呼。離。尼。延。客。入。彼。此。詢。名。字。時。當。昏。夜。余。頗。引。嫌。不。移。時。即。與。辭。出。越。日。於。哺。後。訪。之。叩。門。而。入。幸。不。作。出。山。之。劉。阮。問。津。之。漁。郎。柳。禪。整。袂。出。迎。論。茗。相。款。爲。余。誦。花。徑。蓮。門。二。語。余。喜。其。吐。屬。風。雅。又。訝。其。語。涉。詼。諧。不。禁。粲。然。柳。禪。亦。似。有。靨。色。語。次。爲。余。述。及。身。世。知。其。來。自。二。分。明。月。間。而。寡。鶴。孤。棲。者。蕭。粘。失。偶。今。在。季。陳。送。文。之。年。其。作。佛。門。弟子。已。七。閱。春。秋。矣。齋。魚。粥。鼓。却。不。以。塵。世。爲。念。余。視。

其半神。嫵娜貌。清癯濯濯。如春月柳。柳禪二字。可謂名副其實。盤蛇之醫。榛以爲筭。龍鳳之鞞。紺以爲飾。蓋俗所謂帶髮修行者。余問其青年守節。何必出家。出家之人。有何憑藉。曰。出家者。喜習靜耳。菲舍數椽。是變奩飾。以自建築者。日用不足。則惟十指是賴。几上繡絨花譜。秩序井然。曰。若者。爲某家閨秀。物若者。爲某家公子。物敢將十指誇絳巧。不把雙眉鬪畫長。貧女蓬門生涯。亦殊不惡。余因其屢引詩句。問其能作詩否。曰。但能誦。不能作也。後聞人言。柳禪本精通文墨。而時時吟詠者。與某閨秀爲文字交。時以詩筒相往還。曰。不能作者。特與君相稔。淺不肯輕以相示耳。其號柳禪。取道蘊。詠絮之意。且母家謝姓。而夫家柳姓。秉性聰明。取義精。痛風流。自賞爲女僧。中所罕見。然而珠規玉矩。操守堅貞。柏舟之志。又爲里中人所欽服。旋因彭城分轉。乞休卸事。余亦橫被南歸。與柳禪見者。僅數面。今已契闊十餘年矣。回首前塵。頗涉遐想。

卷一

梵門綺語錄

十七

七 香 鮑 叢 書

香豔叢書

十一集卷一

梵門綺語錄

高酒青蓮庵谷姓少婦

江蘇高酒縣地處湖濱與安徽當塗縣相接壤。邑有谷姓少婦。困於惡姑之凌虐。適爾披羅爲尼。逃入左近之青蓮庵。拈齋繡佛。居然尼也。而月貌花容。姿容絕艷。迨至母族與翁夫涉訟公庭。經縣主李筱鶴大令靜心研鞠。見其雙履。口邊。嬌態。停雖八千煩惱。絲不存一根。而丰姿自不可掩。裙下雙鉤。約略纖不盈握。一種嬌羞之態。眞所謂我見猶憐者。知鼠姑花固是太毒。抑亦由母姑之導引而然。時值星會良宵。即勸令兩家言歸於好。用鼓樂迎之。返寓時。坐彩輿中者。公然一秀髮之尼。僧趨避。喧傳謂爲尼庵出嫁也。時李大令有四六判詞。日訊得小谷孫氏。係文生谷鶯鳴長子蕃青之妻。孫徐氏親女。孫宜炳胞妹。劉祚灼及妻孫氏之內姪女也。年未及笄。早締朱陳。正好髮初覆額。先歸夫婿之

卷一 梵門綺語錄

香豔叢書

家既合。香以諧歡。當同心而。勉乃。蓮開。並蒂。尙未。呈天。上石。麟而。捧。喝。當。頓。驚。散。林。間。宿。鳥。鼠。姑。花。何。其。毒。也。顏。婆。果。豈。堪。食。乎。只。緣。播。折。類。經。難。守。命。官。之。磨。蝎。遂。乃。倉。皇。遠。遁。真。開。生。路。於。網。魚。泣。訴。母。姑。認。作。桃。源。之。路。背。離。骨。肉。恐。傷。萱。室。之。心。而。孫。徐。氏。未。親。女。容。誤。聞。女。死。屢。聽。蜂。蝶。報。將。信。將。疑。詎。知。海。市。蜃。樓。是。眞。是。假。乃。竟。率。其。子。弟。大。開。開。塔。之。風。毀。彼。肌。臂。應。得。傷。人。之。咎。若。劉。孫。氏。葭。李。誼。切。瓜。葛。嫌。無。密。鎖。春。光。不。許。柳。條。暗。渡。深。藏。夏。屋。未。容。梅。訊。潛。通。既。然。投。我。以。求。生。忍。令。還。家。而。送。死。竟。使。旆。披。披。羅。真。隱。跡。以。銷。聲。遂。教。秦。晉。參。商。久。興。師。而。構。怨。復。敢。兇。謀。是。狡。屢。求。鄰。國。之。帶。豈。知。鶴。去。仍。還。已。返。連。城。之。壁。錯。中。又。錯。問。爾。何。詞。冤。外。生。冤。伊。誰。之。過。雖。訊。無。圖。財。實。據。究。難。辭。賈。禍。根。由。罪。壘。夫。男。律。原。不。赦。岫。生。婦。女。法。尙。可。寬。小。谷。孫。氏。職。本。有。虧。應。科。以。背。夫。之。罪。逃。非。得。已。宜。憐。其。惜。命。之。情。業。經。訓。責。當。堂。向。翁。夫。而。服。禮。更。令。跪。求。中。夜。復。差。澀。以。陳。詞。例。無。離。異。之。文。禮。有。往。歸。之。戒。趁。此。橋。填。烏。鵲。會。隔。水。之。仙。耶。合。當。與。駕。青。鸞。送。離。魂。之。倩。女。仍。願。鼓。琴。鼓。瑟。卜。五。世。而。克。昌。夏。

卷一 梵門綺語錄

香豔叢書

期宜室室。家侍重幃。而稱慶。其姑大谷孫氏。心當知悔。傷已早平。其翁文生。谷鶯鳴。既列膠庠。應思慈孝。小人有母。非不知額叔之風。夫子多情。難免效季常之懼。與子蕃青等。冤沉既白。眼盼留青。看施報之循環。人孰無女。肆欺凌於孱弱。我獨何心。幾番跋涉。辛勤差幸。珠還合浦。背盡心機。子細頓教。錢罄流沙。第賦已飛空。驚難出谷。揆諸情理。母家自合分償。憫其困窮。姑氏亦當共濟。斷令孫劉兩姓。合幫尋費百圓。金作贖刑。盛世尙寬宏之典。革其餘罪。小民免枷杖之施。本縣執法守經。總求一是一行。權達變用。示兩全。盡斯民父母之心。苦衷若揭。爲成人婚姻之意。曲體咸周。其各懷遵。永歸和好。供結悉存。檔案人證。概令釋還。此判。其詞。肅皇華贈。風發韻流。實爲公牘中不可多得之文字。宜其傳誦一時。而李大令曲體人情。婆心一片。完人夫婦。破鏡重圓。不致茶飯粥魚。爲彼時氣憤之所激。而他時反悔。遽生怨曠之悲。嗚呼。是豈可以尋常俗吏視哉。牛刀小試。高坐堂皇。安得盡如李大令者。凡遇此等案件。悉令還俗。擇配使一輩。勉強出家。如韓文公所謂人其人。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度豈衆生苦厄。

也。無錫真如庵理貞。南吳會北。昆陵介居。其間者。爲無錫縣。惠泉山。色馳譽東南。歲走蘇常。間往來不計。次人事。倏忽未曾一蠟遊山。之展好風景。失之交臂。山靈笑我矣。無錫燈舫。尤爲著名。而絃管喧嘩。多塵俗氣。隔紅一舸。當與吳娘。嗚嘴無稍異。曩聞無錫多尼庵。庵舍精雅。類依山麓。而居足爲名山。點綴庵中。多豔尼。講究妝飾。蛾眉蟬鬢。一似俗家裝束。清歌侑酒。送客留髡。勾欄不啻焉。惟必有熟人導之耳。庚戌夏。友人穎川生。往無錫。閱一月而返。余以曩者所聞問之。因爲余畧述一二事。如真如庵之理貞。有足誌也。穎川生云。余之往無錫也。蓋奉上台札。委彈壓。爾市耳。每日清晨。鄉人擔繭上市。午牌落市。則無事矣。杖頭間掛百錢。領略惠泉山。景山麓。有賣茶處。房舍清潔。呼僮煎茗。嘗天下第二泉。浮生半日。偷得清閒。午餐而後。日以爲例。茶寮西畔。一精舍。榜曰真如庵。詢諸茶博士。曰尼庵也。願庵門習靜。雖設常關。寶刹雲封。絕無人跡。粥魚茶版。則更聲息全無。亦若

惟老佛爲之坐守門戶者。是可異已。閱日略久。適晤友人某。友固里中人。熟悉此中門徑。洩其先導。得由後戶入。蓋並非隔絕。紅塵實是暗藏。春色方便之門。固大有在。理貞出見。客不作比。邱妝年可十八九。姿容媚媚。導入妝閣。坐酬應。若青樓。噫。二十餘日。來無日不作門外漢。不意桃花源真。鷄犬皆仙。屋舍儼然。竟若是耶。有頃興辭出。理貞向余友訂後約。許以閱三日來。並囑備樽酒焉。理貞唯唯。及期。余友來寓。所招與同踐約。至則有某某二君。先在。皆余友之同人。理貞則更盛其飾。而豔其妝。雲鬢盤鴉。弓鞋繡鳳。歌衫舞扇。望之如天仙化身。是日相會者。恰好四人。余友喜手談。相將入局。局終設席。肴饌精美。畧似船式。理貞獻酒。舉低聲度。南曲不以絃索和。曰異北里也。意者鼓鐘於宮。聲聞於外。此其掩人耳目耳。酒散。回寓。余即以明日行。胡麻一飯。恨無緣重到天台。後詢諸人知余友此日一席酒。所費蓋不資也。穎川生爲余言之如此。余不禁爲之神遊目想云。

無錫淨綠山莊勝荷

卷一 梵門綺語錄

三

香 飽 叢 書

無錫山。明水秀。惠泉山。風景絕佳。山麓多尼庵。門牆光澤。聖粉綵漆。煥然常新。或有門勝。或無門勝。或門勝之上。以山莊名遊人。涉足其間。疑爲名流別墅。故雖惠泉尼僧。名傳遐邇。而聞所聞而來。未得見所見而去。無人先容。鮮有得其門而入者。也。然若得門而入。則無所謂佛門之規則。禪叢歡喜。一似青樓耳。有淨綠山莊者。中有勝荷其人。年正及笄。姿容絕美。聞諸里中人云。勝荷本江北人。於其幼時。隨父母以繒船來江南。淨綠山莊某尼。以價購而有之。鍊其名。下一若尼庵之收徒弟者。然由是極意修飾。不數年。而丰致非凡。鳳履鴉鬢。十分嬌艷。蓋惠泉尼僧本不作方外裝束。復以勝荷天質本佳。倍覺動人。楚楚也。其師於昔年從人去。勝荷受其衣鉢。秘密寶笑。生涯亦頗不惡。其師在山時。亦極著。名與浙人某。絲客睡。某絲客挾巨資。往來蘇常間。因是而喪其資者。過半。其師居積日富。絲客轉運日窮。客固持籌握算。而心計最工者。詭賊之壁。屈之。乘本督獻公之寶。虞不過外府耳。妙計既定。好事旋成。囊囊尙有千金。拚作玉璫。聘物五湖。渺西施從陶朱公去矣。珠還合浦。璧返秦廷。種子母而操。

奇。感。仍。不。失。爲。浙。中。巨。賈。人。財。兩。得。且。以。消。受。豔。福。焉。勝。荷。得。師。門。之。秘。授。高。張。豔。職。無。錫。本。商。賈。雲。集。之。處。米。市。尤。其。大。宗。有。某。米。商。與。之。締。密。交。往。來。素。久。纏。頭。之。費。不。可。以。淺。鮮。計。特。米。商。齒。微。長。勝。荷。無。嫁。意。黃。金。虛。牝。卒。不。能。如。絲。客。之。便。宜。勝。荷。之。情。致。纏。綿。祇。爲。阿。堵。物。耳。怨。擊。畧。盈。初。心。大。變。去。年。米。商。販。米。去。閱。數。月。而。歸。人。面。桃。花。懷。喪。欲。死。而。且。山。莊。門。勝。亦。已。全。行。鑊。去。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詢。諸。鄰。近。知。庵。堂。已。改。住。家。蓋。勝。荷。臨。去。時。將。山。莊。價。售。某。紳。家。山。莊。本。爲。其。師。出。資。所。築。其。師。去。後。即。爲。勝。荷。執。管。於。勝。荷。得。以。自。由。出。售。某。紳。新。從。海。上。携。妾。歸。桃。葉。迎。來。山。居。清。雅。裝。公。綠。野。堂。就。此。作。別。墅。焉。而。如。米。商。者。武。陵。漁。人。曾。嘗。雞。酒。天。台。割。阮。飽。飲。胡。麻。一。別。之。後。竟。不。得。重。入。仙。境。夫。亦。徒。呼。負。負。而。已。而。勝。荷。踪。跡。詭。秘。人。不。知。其。去。之。何。之。但。知。其。下。山。之。日。爲。六。月。二。十。三。日。是。日。爲。其。初。度。之。辰。有。許。多。女。伴。來。即。與。諸。女。伴。借。引。去。而。紳。家。豪。僕。管。業。至。矣。夫。其。所。名。勝。荷。者。因。先。荷。花。生。日。一。日。而。生。嘉。名。豔。錫。非。無。意。云。

卷一 梵門綺語錄

四

香 飽 叢 書

洞庭山。觀音庵。佛如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峰。沈浸其間。洵東南一大觀也。湖中樂時者爲東西兩山。卽所謂洞庭山。有東洞庭。西洞庭之名。兩山皆有尼庵。東山尤多。屢思往遊。俗事煩冗。未得其暇。己酉秋。長白司馬攝太湖篆。因事往訪。事畢而返。略有暇晷。因便道遊之。放舟葉巷村。停泊大水橋。舍舟而陸。從新廟盤折而上。躋莫釐最高峰。遙望湖中。烟波縹緲。峰巒雜沓。向東而行。山石犖确。足爲之顛。腰爲之折。矣。繼於後山觀音庵小憩。庵尼照例餉客以茶。並果品也。尼庵規則凡有客至。老尼獻茶。必有一二年輕者在側。應酬如僧寺之有支賓者。然向者涉歷尼庵。幾於千篇一律。是日觀音庵亦照此例。有二尼出。一不過十齡。一則年約二九。問其名。曰佛如。風流蕩蕩。談吐頗不俗。作俗家裝束。所衣雖尋常。機器布而清潔無纖垢。峨眉顰首。顰顰鬢。鬢髮商量。姿色亦在十分以上。焉。余以山中風土人情。問佛如告。余曰。洞庭山人。最善弋利。稍有資財者。往往出買於外。風雅好事。殊鮮其人。故勝蹟名區。絕少點綴。並無園林池館花木之勝。居民善。

藝。植。盧。橘。梅。諸。果。較。他。處。特。佳。多。捆。載。販。諸。遠。近。亦。以。利。所。在。也。今。已。交。秋。令。諸。果。盡。剝。落。惟。盤。中。安。期。巨。為。家。園。中。物。碧。螺。青。茶。亦。山。中。產。請。試。嘗。之。視。杯。中。茶。果。作。沈。碧。色。嘗。之。而。甘。芳。潔。大。於。常。恐。河。魚。患。不。敢。食。坐。談。良。久。佛。如。所。言。無。不。頭。頭。是。道。余。因。尚。欲。領。略。山。色。遂。即。興。辭。瀕。行。時。佛。如。又。曰。洞。庭。山。色。絕。佳。然。居。人。閉。戶。不。遊。山。中。佳。處。問。之。且。不。知。真。如。頗。伽。詩。所。云。始。覺。住。山。人。亦。俗。關。門。讓。與。別。人。看。者。此。去。從。萬。松。叢。中。盤。旋。而。下。疎。篁。擁。翠。曲。徑。通。微。有。華。表。兀。立。者。為。吳。中。潘。氏。墓。道。折。而。西。行。為。俞。陽。村。再。涉。前。嶺。即。如。君。所。言。離。大。水。橋。泊。舟。處。不。遠。矣。如。其。言。果。見。丹。崖。碧。嶂。環。繞。參。差。約。十。里。許。即。達。舟。所。以。所。見。證。所。聞。誠。一。一。不。爽。也。回。舟。已。薄。暮。力。疲。甚。挑。燈。煖。酒。思。日。間。事。尋。釋。佛。如。所。言。聽。其。摹。繪。山。人。之。性。質。承。其。指。點。山。行。之。路。徑。又。能。誦。頌。伽。詩。當。非。尋。常。比。邱。比。有。足。以。飲。運。者。矣。歸。舟。迫。促。恨。不。能。重。接。清。談。而。其。一。生。來。歷。又。無。人。可。以。問。訊。既。不。知。其。前。因。之。如。何。又。不。知。其。後。果。之。如。何。祇。此。一。面。之。緣。可。幸。亦。可。惜。已。

卷一 梵門綺語錄

五

香 齋 遺 集

金陵茶庵文漪
金陵為古帝王之都六朝佳麗餘跡長存水榭山溫花明柳暗明代創設十三樓一時章臺之盛冠於東南粵匪之亂遭劫最巨盛時舊物蕩焉無存數十年來漸次規復釣魚巷娼家林立頗擅繁華顧俗粉庸脂不足當雅人一盼秦淮湖水之西一小招提紅閣倒影勝似畫圖旁有庵舍一坐勝曰茶庵梵唄聲出戶外其細若蛩吟抑揚隱約知為閨中人修行處揚聲入其戶嗒經之聲截然而止一中年尼摩簾出問客何來口操吳語意甚殷殷且留坐焉佛堂三楹中供大士像長明燈燼誠檀香爇爐中簣相裝嚴為之肅然起敬坐定互問邦族通姓名但言清神其名而文漪其字年約三旬貌清癯而身瘦削徐孺子韻正好中年體態苗條風流自賞長裙拂地雙鈎微露珠纈小鞋以革製宛然新式時世妝尼帽尼衣以純黑絨絨為之臂釧粲然指環稱是舉止之間饒有華貴氣象青絲盡披蓬頭判僧俗殆謬所謂半路出家者詢其來歷嗒嚅不肯言語次小婢報茶熟婢仍俗妝亦頗清秀時邀入內室坐即其嗒經處也室

中陳設精雅。顧器用皆舶來物。而筆床硯盒。位置楚楚。架上書籍。數種。與經卷雜相。皮牙籤。縹帙。修潔而整齊。余謂吾師固精通文翰者。日然通則通矣。精則豈敢然亦不讓。念書人雙瞳炯炯也。相與一笑。而罷所居之室。朱闌碧檻。繡幕珠簾。几淨窗明。不染塵埃。室分內外兩重。外室即所坐處。內室隔以繡闥。似非外人所可涉足。余數數屬之目。文漪已會意。排闥請觀。則見綉帳錦衾。備極華煥。一似名媛閨閣者。流覽一週。為之嘆羨。不置。暇若畢告辭歸。後詢諸人。知文漪蓋某觀察棄妾也。以犯淫故。勒令披羅為尼。其出家時所携。甚不資。茶庵屋舍。其以已資。特地建築云。

揚州明月庵誠修

熱心辦公。益事如規。設學堂。開會演說之類。此士大夫之責。求諸巾幗。往往而難。况乎士大夫。豈日言公益。欲其實事求是。不假公以肥己。則又十不得二三。巾幗無論已。即一二名門宦族之婦人。女子畧知大義。其富厚者。或助資財。以成地方之盛舉。而實無所賴者。亦出心力。以盡箇人之義務。難必其非好名之

卷一 梵門綺語錄

六

香 齋 遺 集

心所激而成。其出於本心者。蓋鮮。職是之故。或議及僧寺之充作公用也。或謀及尼庵之改為私校也。紛紛擾擾不一而足。凡夫僧尼之輩。迹空門。置世事於不問。何公理之足云。而僧人之開僧學堂。又借以為保求寺產計。公也。而仍私亦惟自固其藩籬而已。女尼無學堂。分乃揚州某女學堂之女校長。則公然一女尼也。有知是校開辦時事者。謂校址本一尼庵。庵名明月。取揚州二分明月之意。尼名誠修。本隸明月庵。先是明月庵住持某老尼。新但化輪。及誠修主庵事。誠修料理老尼喪葬。舉建言於某紳。願以庵屋充作女學堂。用品不受。分文之價。值庵有田數十畝。歲入頗堪。自給亦願。作為女學堂。常年經費。但請留開西極三椽屋為自己安身奉佛清修之所。俟女校成立。且願就近擔任校中管理義務。時揚州中小學堂皆已教有成效。女校則尙闕如。某紳聞而喜。為告當道。當道鑒其誠。如其請。食議受其屋。而購其田。誠修固辭之。卒不受。其值畧券。既畧畧。加改葺。濟以公款。之移撥。私家之仗助。不數月。後讀書之聲。琅琅滿耳。而誠修居然以佛弟子作校長矣。任事之下。潛心校務。措置裕如。校規嚴肅。

實為女校之特色。晦則仍舊。焚香繡佛。端居一室。中校籍梵經。分度兩架。井井乎有條也。或有嫌其兩不相合。而以逃楊歸儒為言者。誠修數典不肯忘。夫亦相安無事也。方明月庵之未改女校也。誠修每假朔望佛會。日遊集城內。外老少婦女演說。天足事近。情切理。娓娓可聽。揚州纏足之風。本較他處為甚。苦力傭工。縫窮老弱之僱。莫不纖纖厭。趾相沿。其苦萬狀。至是而漸知感。化其造福為不少矣。或者曰。誠修恐庵產之將來。必不免於公。故為此保。半壁之計。其所捐田產。又有校長月薪之足。以相抵校長地位何等優崇。有此一舉。且以博美名也。處心積慮。可謂深矣。其計亦狡矣。然而擔任義務。不辭勞瘁。田值為所固。辭月薪在所應得。與夫藉著佛菩薩。吃著不帶其或飽煖。思淫者。蓋大相逕庭也。然則誠修者。熱心公益。實事求是。微特尼界中未有之奇。即一二開通之巾幗。亦不能及。而沽名釣譽。假公以肥己。皇皇乎為當世士大夫者。當亦有愧色歟。

杭州木庵雲林

卷一 梵門綺語錄

七

香地遺書

區區口舌之長。原不足以為能事。然其性質之靈敏。應變之聰明。一語之微。有足以解紛而排難者。東方朔淳於髡。千古以滑稽傳後世。之以論說相諧謔。以筆墨為遊戲。遂推兩人為鼻祖。笑林之作。日出不窮。其濫觴也。昔王獻之與客談議。不勝其兄。凝之妻謝道韞。婢白曰。請與小郎解圍。乃施青紗步幃。自蔽以與客談。客不能屈。夫詩工詠絮。其才本自非常。獨獻之為晉代有數人。才乃竟不及於其嫂。此言語之妙。又於巾幗中見之者矣。杭城木庵有豔尼雲林者。年十八。九粗通文翰。喜作小詩。其丰神之嫵娜。體態之溫和。如初寫黃庭。到恰好處。非楮墨所能罄。而其姿容妍美。麗質本是天。生劉海髮。天然足衣裳。靚雅清潔。無倫並無須。膩粉濃脂。借以作妝飾之品。蛾眉淡掃。魏國夫人。未嘗不足。傾倒六宮也。性質靈敏。多應變。才吐屬。半出詼諧。聞者莫不傾倒。聰明伶俐。人莫得而難之。有慕其才貌者。咸願一接其聲。欸一時青衿。佻達之子。又往往挑之以游詞。雲林應對如流。未嘗有所峻拒。然欲一親蕭澤。則卒不能。雲林既喜作詩。又善辭令。或以文詞見志。或以口說投情。其在有意無意之間。人有誤以

為意已相屬者。有某生得其詩。以為屬意於己也。神魂顛倒。至廢寢食。不知雲林以生之情癡。而故意戲之也。聞其以春宵詩貽生。有句云。春心撩亂。花難睡。為倚闌干。待月來。生得詩大喜。遂無日不到雲林處。曲與雲林相親暱。以為蘭因絮果。必有成就之一日。殊不意雲林淡焉忘而。忽焉置。且冷嘲熱諷。侮慢百端。致生莫怒。而莫言。由是恨之刺骨。必思有以報之。蓋生之貽贈。所費不資。遲遲又久。終不能一達其目的。黃金虛化。難怪其氣憤之填膺也。一日以意訴諸友。友固譁張為幻者。勸生具牒控縣。諸誣雲林。以不守清規。且騙人財物。請賜究辦。時錢塘縣某令。固以風流稱。逮雲林至。見其姿容絕世。絳仙秀色。我見猶憐。所訊問之詞。出以圓融。雲林滔滔辯論。妙緒環生。官問其何以要出家。曰。翼登彼岸。藉結善緣。報二老之深恩。且以修三生之慧業。問人之控爾。其知之否。曰。佛法森嚴。罪過罪過。梵王宮殿之地。豈是巫山雲雨之場。問其如此青年。能免懷春否。曰。飲食男女。大欲所存。雖託迹於空門。實同情於世俗。其既已如此。何不還俗嫁人。曰。翩翩俗世佳士。難逢。縱有意於求鳳。將誰諧於卜鳳。問既願

卷一 梵門綺語錄

八

香地遺書

嫁人。則放開慧眼。物色風塵。豈竟無一當意者乎。曰。智珠在握。慧鏡當胸。有檀越之善人。鮮花封之。貴品至是。而哄堂皆笑。官亦為之粲然。騙財一層。即置不問。遂釋雲林歸。以控無確證。薄責生以多事了案。說者曰。雲林之為人。其真淫不可知。而雪膚花貌。正在妙齡。標梅之思。何能免俗。其守貞不字者。正是苛以為擇耳。其所供詞。自貢其真也。至其騙取財物。為若輩之常技。置諸青樓之中。當為籠絡人心之好手。色不迷人。自迷於他人乎。尤而雲林蓮花舌。妙足解人頤。公堂之上。猶能以從容出之。使一重公案立時瓦解。而冰消道蘊。解圍當難。專美較之。嚶嚶啜泣。作女兒羞懼狀者。安閒窘迫。相去奚啻霄壤耶。

嘉興法雲庵珠姑玉姑

嘉興法雲庵多豔尼。近年以來。有珠姑玉姑其人。庚戌新秋。有事禾中。得見之於鴛鴦湖畔。我非劉阮。乃亦得遇天台二仙女乎。鴛鴦湖在郡城東門外。相傳以湖多鴛鴦得名。或以其東南兩湖相接。故名鴛鴦。又以在城之南。亦稱南湖。朱竹垞太史。撰歌百首。膾炙人口久矣。湖心有樓曰煙雨。建築於五代時。晁采

館清課。嘉禾瑣城皆水。烟雨樓當高阜之勝。瑣窗綺閣。四面臨湖。其妙在輕烟拂渚。山雨欲來時。漁船酒舸。微茫破霧。但聞欸聲伊軋耳。楊萬里詩。輕煙淡淡雨疎疎。碧瓦朱甍隔水隅。方回詩。鷓鴣從沙際。銜煙去。燕向花邊捲雨來。風景之佳。可想而見。湖邊停泊遊船甚多。俗呼為絲網船。絲網二字。不知何所取義。船比吳中畫舫為小。而清潔過之。畫舫精緻。飾饌芬鮮。值並不甚高。竟日數圓而已。操舟者皆年輕麗。妝飾妖冶。纏臂金累。不計疊。柔艣輕搖。鏗鏘與欸。乃聲並作。即此已為禾中之特色。春秋佳日。載酒相從。洵可樂也。自杭滬鐵路通。城北成開市。妓寮林立。為禾中從來所無。見好事者。載酒作南湖遊。與會觀。勝金闈。虎邱。煙雨樓。遺兵。突大樓。迄未重建。願涼軒。煥館。歲時修葺。草木明瑟。頗擅園林之勝。西偏小樓數楹。中供牛女偶像。七夕良辰。遊人尤夥。卜畫卜夜。樂而忘歸。余於珠姑。玉姑。即於是日遇之。佛家妝束。飄飄欲仙。是於舞衫歌扇中。別開生面也。珠姑年可二九。身裁不甚長。玉姑差穉。轉益苗條。姿容艷麗。自相伯仲。珠聯璧合。人以大小喬稱之。有偵珠姑者。謂有某武員。與之暱。神參歡。

卷一 梵門綺語錄 九

香齋雜書 十一

喜過從密甚。玉姑年稔。尚未破瓜。某武員一視同仁。不分彼此。凡有投贈。無不相均。用意深遠。蓋雙雕計也。何物健奴。乃竟有此豔福耶。是日湖上之遊。即某武員之東道主。特以遊人如蟻。眾目睽睽。人之多言。亦可畏。某武員故未登岸。珠玉二人。則入門一週。行旋亦歸。舟即喚船。擄拔篙去。一轉瞬間。扁舟一葉。已入煙波浩淼間。今夕何夕。殆將別竟。清靜地以遺此良宵者乎。青山起樓。焚琴。賞鶴。煞風景者。為某太守。以為携妓遊湖。已是有關風化。况乎佛門子弟。以妖冶之妝飾。敗壞風俗。玷辱清規。治容誨淫。莫此為甚。下令嚴其禁。並飭嘉興縣某令查辦焉。太守故長白。人以吏員起家。風塵俗吏。不知風雅。為何物。人以爲點綴名區。彼以爲污穢勝蹟也。幸某令固能事者。奉札之下。祇以一紙空文。申復之不與深究。其事而珠姑玉姑。得以安然無恙。然而便宜某武員矣。

嘉善荷花樓順寶

嘉善城外荷花樓。尼庵也。有俊尼順寶者。年纔二十。聰明伶俐。姿首絕佳。乃披羅未及半年。遽爾還俗而去。有知其事者。謂順寶本邑中楊韓氏聘媳。夫家以

無力迎娶。擬效世俗搶親之舉。不圖順寶早有所聞。自顧紅顏。心傷薄命。與其表舅父鈕阿四相商。情願削髮為尼。且倩鈕在庵作伴。以防不測。而為有備無患之計。楊韓氏不察。意以甥舅犯姦。拐逃。藏匿。控之於官。時江湖風大。令握善邑篆。大令以名進士。現宰官身。所至有政聲。為浙人所稱頌。庭訊此案。察出冤。擬援筆判斷。洋洋數百字。駢四儷六。鋒發韻流。一時善邑人民。莫不傳誦不置。其判詞云。現訊得該氏為子求婚。愆期未娶。備禮苦無。金穴思劫。紅綰阿嬌。出自小家。難藏碧玉。楊枝露潤。向我佛以皈依。蓮座雲深。借逃禪以匿處。迎來織女。無端誤犯。牽牛疑是文君。越禮而奔。司馬蓋亦思同居。二女自然志不同行。矧其為猶子比兒。本已視之猶父。日鈕阿四。鬻髮。我執。携弱息。以借隨。雖韓順寶粉黛盈盈。非小姑之獨處。無論年殊。老稚。海棠。豈壓梨花。須知分有尊卑。鴉身。當諸鳩婦。匪冠婚。誰能禁其往來。招我由房。亦祇相為。製侮。豈是在蜂。浪蝶。雲鎖。陽臺。何堪打鴨。驚星。隨質。索豚。以招而入。荳蔻。鮮號。宰治之。庭鼠。以結。而穿。墻行。露。速。無家之。訟。夫莫須有。冤沈三字。慘留疑獄。於千秋。忍小嬌生。

卷一 梵門綺語錄 十

香齋雜書 十一

盟締百年。冤孽。鏃金於衆口。原是無瑕之璧。當還合浦之珠。于歸。磨百兩之將。請詩而識。婚盟之重。無故則二十。而嫁考禮。剛符待字之年。桃夭可詠。平蕤。蕤。蒨倚詎容。夫草草。乃至搶親之舉。鄉愚每視為故常。只茲涼薄之風。官吏當嚴行懲辦。况又捏為蜚語。尤敢擅用私刑。第因其婦而罰其姑。既不可以訓俗。若舍其主而懲其從。又非所以平情。偶爾祭禱。未弛雙跌之繡。鳳令其蓄髮。即看兩鬢之堆。蟬姑施法外之仁。成全美滿。快奏房中之曲。永慶團圓。聽子規之子。不如歸去。母為姑。惡阿姑。甯學。痴。宜爾室家。遠茲批示。由是鈕阿四。挈順寶。歸閱數月。而與楊氏子成婚。仇儷和諧。前嫌盡釋。而風流令尹。是足傳已。

王江涇瑞華庵小寶

蘇浙接壤處。南秀水北吳江。有市集曰王江涇。髮逆蹂躪。其華屋盡墟。墟五十。年來規復不及半。蓋地當塘路之要衝。故其遭劫為特。鉅塘有橋曰長虹。遠而望之。天矯出天際。可謂名稱其實。橋南為浙境。橋北為蘇境。下橋迤邐。西北行。清流向盡。止水一灣。曰碧基。濱碧。即築字相傳。春秋時吳越搆兵。夫差嘗屯。

兵於此。皆基者營。營之基。其地因以得名。人以荒煙蔓草。地境蒼涼。以蟋蟀之
方言呼之。以訛傳訛。遂失真名。濱之旁一尼庵。曰瑞華。頽壁欹。雨荒扇。假烟旃
檀。不溫古佛。如睡一舊刹也。王江涇鎮。遭兵燹。市廛民舍。衙廟廟宇。焚燬一空。
後雖次第起造。不到從前十分之二三。惟是庵爲亂前物。紅羊不及。到如魯靈
光殿之巋然獨存。豈真我佛呵護之靈耶。聞諸故老云。瑞華代有名尼。或以才
名。或以貌名。或以才貌兼全名。顧代遠年湮。風流歟。絕千載。下說會真記。彷彿
見鷄皮鶴髮也。數年前有小寶者。年不過二十。知文字。善詞令。貌在中人。上當
時有人建議。將以是庵充作學堂之用。住持尼惶恐無所措。小寶爲之作書。大
致以瑞華庵爲亂前舊物。粵匪之亂。闔鎮盡成焦土。惟是庵獨存。則我佛既已
呵護於五十年之前。後人不得不爲我佛保存於五十年之後。想鎮上諸君子
當亦樂於留此以作粉榆紀念。况復數椽老屋。價值幾何。鎮上無主地多。何定
斷斷於此。以書密致郡中某紳之夫人。求爲緩頰於景瑞庵。庵本因此而得以
保存至今。法雨梵雲。依然無恙。小寶之力也。不足以見小寶之知文字而善詞。

卷一 梵門綺語錄 十一 香飽 雜書

令乎。嘗見人於財產細故。窮年累月。函牘往還。以什百計。甚或涉訟公庭。猶歷
久而不能決。乃一空門中。年輕女弟子。不過寥寥數語。卽以排難而解紛。其識
見之高。語言之妙。不多得矣。小寶本無錫漁家女。王江涇鎮。每年於二三月間。
例賽猛將會。俗稱網船會。凡尋常之漁船。尅期雲集。多至千計。願其作備不可
得而知。某年某漁船赴會到此。因子息多艱。艱於字養。乃以自幼之女。捨身於瑞
華庵。卽小寶也。時祇三四歲耳。住持尼故與郡中某紳夫人善。歲時入城。必與
小寶偕。且信宿焉。某紳家女公子。輩莫不深通文墨。小寶薰陶久。由識字而讀
書。十數年來。學且與諸女公子俱進。所讀之書。或借觀也。或竟索歸也。性本穎
悟。復以潛心研究。則所造竟在諸女公子上矣。小寶貌本韶秀。不假修飾。而斌
媚出於天然。亦可人也。今數年不見矣。度其年已在花信外。其出處則兩不得
而知耳。

天足考略

序

雲鈎落鳳席上杯飛香屑眠龍掌中鞵拓瘦將魂斷齊宮
 則步步生蓮弱倩人扶唐殿則纖纖如月紅妝黑獄作俑
 何年碧血朱顏濫觴此日則有海東畸逸城北風流頭責
 文工膚受痛切調車問俗理篋衍以晨吟玉尺量才孽蠻
 賤而暝寫傳諸茗玉目以詞豪傳在縹緲資爲談助遂使
 墮懷一握姍姍或大踏步而來從教纏足雙行落落皆不
 旋踵而去天足考略者乃吾友杭縣徐子仲可之近著也
 嗟乎雕題鑿齒彼獨何人高髻細腰我聞如是馮小憐之

天足考略序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一

畫閣抱月飄煙袁大捨之妝樓啼珠泣玉猗歟藥石宛矣
 瓊瑤返璞還真意猶是也調鉛殺粉義或取諸華嚴四照
 首詹文字之祥迷迭三薰足起幽憂之疾屬當寫定謹諉
 弁言君如宋玉詠雄風以自豪僕慙王筠賦雌霓而作序
 無錫王蘊章

天足考略

杭縣徐 珂仲可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一

我國婦女以纏足聞於世爲歐美人詬病久矣清光緒戊
 戌上海士大夫有天足會及不纏足會之設著書宣講勸
 告遐邇將使全國婦女未纏者全其真已纏者弛其縛助
 生理之發育洒國民之恥辱意甚盛也天足者天然之足
 也天足二字至是始成名詞抑知吾國古昔自有天足晚
 近以來亦復所在皆有徒以人民久習專制富貴貧賤階
 級之見深入人心原野編氓非士大夫所習不及見或見

天足考略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一

之而漠不加察耳且又自居文明於天足衆多之地輒視
 爲野蠻轉斥其猶未進化懷此見者幾十人而九也者城之居
 於彼鄙人之恆不屑與語有彼是丹非素浸成風會吾聞而憤
 之憤富貴貧賤之不平至於斯極庸庸心目中猶復視
 貧賤者之尙爲人類耶其與印度之分人民爲四級印分度
 四級曰利含商工人也曰婆羅門僧也實無以異也於是博稽
 載籍證以聞見凡古今之天足可攷者悉著於篇明達君
 子或不河漢斯言乎

古昔婦女之足與男子無異周禮有履人掌王及后之服

履爲赤烏黑烏赤繒黃繒青勾素履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功履命履散履是男女之履固同式也。

漢宮春色漢孝惠張皇后外傳云一日帝至后宮兩宮人爲后洗足帝坐而觀之笑曰阿媽年少而足長幾與朕足相等矣又謂宮人曰皇后蹀躞圓白而嬌潤汝輩誰能及焉曰足長曰蹀躞圓白天足之證也。

漢宮春色漢魯元公主外傳云母呂后高帝爲亭長時家貧盛夏治田母女皆跣足蓬首汗流浹面不知其疼足而跣亦天足之證也。

天足考略

二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一

唐內典內官尙服註謂皇后太子妃青襪烏加金飾開元時或著丈夫衣靴唐文皇長孫后繡履圖所績與男子無異武則天畫像之芳跣亦類長孫唐滕王嘗淫府中諸官妻崔簡妻鄭氏取隻履擊王敗面破額唐段成式光風亭夜宴伎有醉毆者成式賦詩紀事有擲履仙鳥起捲衣蝴蝶飄之句婦女之履可擊可擲其非纏足者可知是唐代婦女無論貴賤固非必纏足也。

太平御覽云昔製履男子方頭婦人圓頭湛淵靜語云宋程伊川家婦女俱不裹足不貫耳後唐劉后不及履跣而

出是可知宋與五代貴族婦女之不盡纏足也。

清康熙元年詔禁婦女纏足違者罪其父母家長時某大員上疏有奏爲臣妻先放大脚事一語後以訐告架誣紛紛而起七年副都御史王熙奏請免禁從之此則深可致惜者也。

乾隆間關內旗人有仿漢族之纏足者高宗惡其變亂舊制一再降旨嚴禁同化之效至此奇矣。

至見於古之詩賦者若古樂府有雙行纏曲或疑爲纏足之證非也曲云朱絲繫腕繩真如白雪凝又云新羅繡行

天足考略

三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一

纏足跣如春妍晉陶潛閒情賦云願在絲而爲履同素足以周旋宋謝靈運詩云可憐誰家婦緣流洗素足唐李白詩云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又云履上足如霜不著鴉頭襪詠足而言其白言其妍言其素其不纏可知雙行纏者乃纏其兩股非纏足也是唐以前之俗尙固猶貴天足也。

清龔自珍好言天足生平屢見歌詠有句云姬姜古妝不如市趙女輕盈躡銳屣侯王宗廟求元妃徽音豈在纖厥趾又云娶妻幸得陰山種玉顏大脚其仙乎又云大脚鸞

文鞫明妝豹尾車於舉世波靡之日而言及此其誠見誠高。人一等哉。

現代天足為清光緒戊戌以前所已有者。臚舉其地如後。
各不縣皆有天之足也 其有事實歌詠可紀者亦附著之。

京兆天即順

大興 宛平之土著除滿洲蒙古漢軍向為天足。居其各散

東省者亦均天之足惟廣足 外貧賤婦女京諺所謂小住家者亦皆不纏所業為針黹西苑黃村等處同之。密雲有

滿洲蒙古二族之天足。

天足考略

四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一

直隸

盧龍 豐潤 易 承德 宣化五縣之滿洲蒙古二

族為天足。

奉天

吉林

黑龍江

上列三省以漢滿蒙三族之人雜居同化天足甚多不暇詳列間有纏者則直隸山東江蘇浙江之僑民也至其職業城居者業鍼黹鄉居者業耕牧。

山東

德 益都均有滿洲蒙古二族之天足。

河南

開封有滿洲蒙古二族之天足。

山西

太原有滿洲蒙古二族之天足。

江蘇

大江南北皆有之惜未普及所業為耕桑漁樵畜牧及雜役惟嘉定有織草履者吳有刺繡者為特殊之職業

天足考略

五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一

耳 江寧並有滿洲族之天足。清家婦方耕苞耘文樵蘇佐每見農

力作時雨降脫履就功形骸若鳥 江浦 六合 丹

徒並有蒙古族之天足。丹陽 上海 松江 青浦

奉賢 金山 太倉 嘉定 寶山 吳和即吳長洲元

便於起居且田中風俗鄉婦女十九往不代夫之勞其操日如辛若

女田泥欲拆赤坐茶橫木上踏桔槔取水其夕則歸炊以

雖待面黑足汚自忙時種插頭弄姿度 常熟 崑山

吳江 武進 無錫 江陰 靖江 南通州即通

淮安清季蘇州光詩云臨淮道中逢田婦赤脚蓬頭立僮

能舉同相夜習家機杆作查尋常田事大樞前戶中婦穿聽少來婦紅烏顏

雞知鳴早五舉更室擊吞伴走出中君逸天三明更始能起田裳頭衣好倒阿翁更復豐向沐

相坑壘前扶呼阡兜陌粟高移低薪互又凌刈跟鼻壯黃者口脚啞脚啞翳嘴魁土寔榻錄竹鋤墜在瓦腰街

啼兒悲在鴉背大面風面颯汗颯流黃仍虛背滾滾肌削腐寸桑積更泥摘沙瓜酷白日揚當高天栗

田烈腔如坐火生尺來布惟豪悴頭長衣荒村探低兩頭掬情視流臂飲間樹痕邊一饑身發耕麥織飯

衣勉無勞幅併額滋味敗年草年壓咬牀根頭夜為雨秋辛風苦頻痛不哭呼食嗟無乎餘人粒

培生殘百歲夜會啼泣日生髮平不識向脂粉霜香好花不戴其味可涼暄為環

婦語何曾少金屋色人田江都俗稱天足女為大脚仙為黃

魚為門檻裏儀徵興化泰高郵寶應清會高

三時云便江脫北紅女裙兒賤水如麻短未婚先已雙歸足跡家東鄰新婦綺

色羅手把蓬腰頭纏垢刷草無根人

安徽皖北多天足所業為耕樵漁牧及雜役姑舉一二如下

合肥廬江巢無為蕪湖天長

江西

所業大率為耕樵漁牧及雜役而龍南定南虔南三縣

並有與械鬪之役者巾幗尙武誠特色哉吉安贛

零都信豐富貴家之婦女亦力田興國會昌

天足考略

六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一

安遠尋鄔即長龍南定南虔南南康

上猶崇義富室嫁女奩具甚豐而媒氏必先詢有遺

嫁草履若干寧都

福建

各縣多天足所業為耕樵漁牧及雜役有首戴金翠而

跣足行市者閩侯並有滿洲蒙古二族之天足閩南更

有作巫之人閩婦女多不履云

浙江浙東無之浙西則時有所見所業為耕樵漁牧及雜役

天足考略

七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一

杭滿洲蒙古二族為天足海寧清田陳均濁腰挂溪水

唱歌足橫似哭婦子嘉興嘉善海鹽平湖清詩風云

田家千作苦坐無休息存歸皓月常辛出東家有錢買車耕

日人望力禾頭得長太息力吳興安吉孝豐慈谿惟巧

戶有之在巧地戶之者或籍謂或謂張元以誠部古將之枝子孫編也未知所

之孰是民俗謂

湖北襄陽業農

襄陽業農清無名氏詩云客大隄女映鏡兒竹朝樂兒顏

兒舞把歌鞦韆日聖山頭鞋土西歌亦瑟不瑟吹大隄衣裳日與今大隄空女

者曰有香曰若木若老曰若六類子曰與與成其自焉然得至
苗之曰不苗履不穢徒苗妓而行註外亦間有天足

蒙古

西藏

青海

以上三處爲回蒙藏三族聚居之地故皆天足

附言

婦女纏足之說不見經傳經傳所載者惟曰窈窕曰美而豔言眉目言齒言頰言手指固未有言足者

天足考略

十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一

纏足之始世人率引金蓮新月故事爲證則以齊東昏侯管鑿金爲蓮花令潘妃行其上謂之步步生蓮花也或謂始於南唐李後主後主有宮嬪窈娘以帛纏足屈上作新月狀著素襪行舞蓮中迴旋有凌雲之態由是人多效之又有謂始於唐太宗時者則見於宋若水脚氣集又有謂始於五代者則見於陶宗儀輟耕錄張邦基墨莊漫錄也實則周秦始有一二自漢晉以至唐宋日漸增益至元明而大盛乃遂相沿成俗以天足爲貧賤人之專有物矣

抑又聞之唐有官妓教坊樂部粉黛成列凡遇宴會輒令歌舞自効繼以舞時足巨之非美觀也乃繞帛使纖便於迴旋行進則窈窕容與而益增儀態矣於是士大夫悅之良家婦女乃以爲取媚男子之道在是而富貴之家爲尤甚則以逸居無事務爲修飾但求得充男子之玩物已也久之羣相仿倣寢成風尙以至於今海今上於女服裝亦無不取也蓋纏足之事起原於唐滋蔓於宋而大盛於元明若由唐以上溯前代僅有一二爲特殊之妝飾不能以少數而概全體也

天足考略

十一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一

史記云臨淄女子彈絃纏繞又云今趙女鄭姬揄修袖蹠利屣曰纏曰利可知其非天足矣史游急就章云鞞鞞印角註鞞謂韋履頭深而兌底平而薄者也今俗謂之跌子兌與銳同鞞薄革小履也印角當印其角舉足乃行革履有角其足之小可知漢書地理志云趙女彈絃跕躡師古註躡與屣同小履之無跟者也跕謂輕躡之也是漸有以足小爲貴之義也漢隸釋云漢武梁祠畫老萊之母曾子之妻履頭皆銳

則纏足濫觴於周之證也。

漢無名氏雜事祕辛云保林吳姆足長八寸。經附豐妍底平指斂約縑迫秣收束微如禁中蓋漢尺最小其長如今六寸耳是八寸僅四寸餘天然之足能短至此耶。

或云此書為明楊用修偽撰
託名王忠文得之土會家者

陶宗儀輟耕錄云晉永嘉元年鞞鞋用黃草宮內妃御皆著始有伏鳩頭履子伏鳩頭狀其縑也足縑故履縑也。

南史云羊侃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時人

天足考略

十二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一

謂能掌中舞舞於掌中足之小可知矣。

南部煙花記云有陳宮臥履伊世珍娜嬛記云徐玉英

臥履皆以薄玉花為飾內散以龍腦諸香屑謂之玉香

獨見鞞臥時猶履纏足可知。

誠齋雜志云天寶間桃源女子吳寸趾以足小得名此

則明言纏足矣。

姚鵞尺牘云馬嵬老嫗得太真錦襪以致富其女名玉

飛得雀頭履一隻真珠飾口薄檀為苴長僅三寸足若

不纏能縮至三寸耶。

宋史治平元年韓維為穎王記室侍王坐有以弓鞋進者維曰王安用舞靴足不纏鞋何能作弓樣耶。

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宣和末女子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若非纏足鞋底焉能尖耶。

沈德符敝帚齋餘談云元楊鐵崖好以妓鞋織小者行酒此亦用宋人例而倪元鎮以為穢每見之輒大怒避席去明隆慶間何元朗覓得南院王賽玉紅鞋每出以

觴客座中多因之醜酌王弇州至作長歌以紀之妓鞋行酒自宋以迄元明皆有之纏足之風久矣。

天足考略

十三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一

至見於古之歌詠者漢焦仲卿詩云足下躡絲履纖纖

作細步唐玄宗咏錦襪詩云瓊鈎窄窄手中弄明月白

居易詩云小頭鞋履窄衣裳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

分纖纖玉筍裏輕雲韓偓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

亦小六寸略如今之四寸耳夏侯審詠被中繡鞋詩云

雲裏蟾鈎落鳳窩宋徐積詩云但知勒四支不知裏兩

足讀此可知自漢以至唐宋已有纏足者寢久寢多特

未如元明以來之盛耳。

纏足之苦糜血肉毀支體亦云慘矣非刑之酷出於家

庭乃身受者類能甘之而不敢言不敢怨何哉蓋嘗深求其故而知之矣其一慈愛之母以是爲教若謂非此不能勗其成立者不爾則將爲社會所不齒墮其門望夷於下流其二女及髫齡亦自謂非受此痛長而適人必將爲人所棄而切膚之災步履之困皆所不顧寧忍此數載之艱苦以易一夫之眷愛也積此二因遂成俗尙然要皆具有富貴貧賤之謬見及依賴成性不思振拔之有以致此也所可異者修竹閣女訓云本壽問於母曰女子必纏足何也其母曰聖人重女使不輕舉是

天足考略

十四

天蘇開叢刊
一集之一

以裹其足斯言也誠我國婦人女子一孔之見而士大夫乃亦有操此謬說者宜爲歐美人所竊笑也抑尤有可異者近歲女學漸興入校婦女類多天足且有中年放足者乃聞向無天足之腹地數省里巷之間耳目所習尙無起而效之者雖城市負販田家作苦之輩猶束縛如故以予所知秦隴村婦兩足拳曲臃腫杖而出門耕地之役與男子共之嘗膝行阡陌間憔悴支離殆無人狀而皆習焉安之其愚誠不可及也噫

天足考略終

日

河

可

聞

集

一

集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宋吳興莫君陳

每大起居宰執待班於垂拱隔門外東廊廬中三帥庭下聲喏捲簾及半起身答之祖宗之制也

江行夜則維舟於浦澗前後或作嬰兒啼勿在此乃懶相呼聲

徐總少卿善行氣能瘦其一支自云合就杏金丹服二兩可延五百歲四兩可至千歲李疏云只服三兩八錢庶得九百終身也

蘇子瞻云無病服藥病從藥生

古詩云萬般施設不如常唯有如常得久長如常恰似

月河集

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

元厚之木蘭花綠楊陰下短帽輕衫行信馬過盡春風蹋盡青青打盡紅舞鸞歌鳳人面湖光紅影動醉眼歸時人在朱樓曲角西

秦王曰秦悼王太祖即位太宗供奉官

呂夷簡娶馬尚書女居父喪起復又有國喪夫人妊身呂公患之令飲藥去之卵煮藥三次如夢寐觸醜見夢云所孕貴人也不可去遂止即今左丞晦叔也

車駕行幸親王宰臣以至侍從扈從並祕書首上馬出左掖門候駕出宣德乃行自官制後尚書侍郎恐廢省事有旨罷隨駕元祐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太皇以時雪

久愆身詣集禧太一祈求只令侍郎以上隨從焉蹇侍郎有小鬟指之曰此和尚梳篦蘇子瞻對曰豈不是道家鑑竈

太皇駕出太一宮祈雪鳴鞭不唱駕頭從行不衣錦正月二十八日垂簾傳宣殿著黑紫者若著入即彈奏服黑紫韓資政維也黑紫者若著油紫後改名多紫神宗惡其亂色累懲朝臣是時有司乞坐違制之罪詔雖不從其重典而令奏劾大理坐不應公罪

宇文伯修有一古鼎款識輦酌宮

崔侍郎因奏對為死罪貸免太多乞一切用律神宗曰祖宗以來用寬貸且如舊

月河集

孫固和甫先娶李延賁姑再娶步軍王愷女妒媚寡恩云其子扑不敢之官

宣徽使及建節鉞則稱判某州餘則知

王聖美云古人坐以膝邪倒一邊所以設左右几李承之為三司使馭吏稍嚴或置牌於聽左題曰歇息其背曰喫食餘胥觀之抱案而退神宗聞之口於詰責

歐公讀王介夫誌陳比部墓文寄書朝故曰人傳王介夫誌文讀之令人快活

定力院乃梁太祖太廟皇建院乃郭威宅麻三剝四謂制一行三字剝麻一行四字

司馬公疾作二十八日執政往問囑之曰某有數劄子

切爲留意若不蒙施行光死不瞑目至死神爽不亂氣
厥口食累日因如廁努氣少須而逝九月一夜上以祀
天受齋戒不及出臨喪初七日幸其第

太慶殿玉磬十六新造也其下跌以鳳明堂昊天上帝
位在中神宗位在東各設玉俎十二玉豆如之籩如之
瓦豆一金小鼎三麴席一乃代藁秸也

定力院主善鑑云京師解鹽舟人每盜卽沃以水斤秤
如初宅水不復住物理相制如此

施剛中云芍藥根驟乾可種蒲萄藤截長尺遠寄入土
來春卽生根葉

胡恢畫馬亞韓幹

月河集

三

成都有草名蟬花今有乾者視之乃蟬額裂而抽莖上
有花善治目未知如何用也

邢和叔起居舍人召試中書舍人誥命一更降出三更
卻取入抹毀之謫受漢東謫辭云早登儒館聚陟臺郎

而游歷貴權全非檢慎

錢塘有尼水美因對客曰沈思細想不若嫁人張子野
詞用之

太皇皇帝臨韓康公喪孝子迎門望駕舉哀遵入門孝
婦在中門內哭列於堂西陛下輦就幄御藥引入至柩
前其柩以帳蔽之設靈几於西去門車馬面西舉哀皇
帝三聲太皇無數御藥酌酒而還留賜白金二千星太

皇服圓冠黃袍如臣寮家上堂飾皇帝銀褐袍皂帶

試官依條歇泊三日唯殿誰一日元祐三年唱名狀元
坊記云密對天光恭承聖訓曾是草茅之賤獲霑雨露
之恩又曰願得助於眾賢更圖寧於多士

范堯夫自同知樞密遷右揆議者云檢會王隨故事彥
周云北斗一夜一周天其訣曰指月當爲亥逢時是破

軍爲斗杓指月建之方卽是亥時移一方爲一時所指
之處百神潛藏順之而行或興作無不遂意逆之必有
橫逆

陳堯叟言宰相宣麻天子所命參知政事中言常書所
選舍人演誥參政乃與宰相接文書不可專議論

月河集

四

鷓有二種一種不逐筆腥

趙挺之察院彈魯直除右史不當御史中丞孫覺之壻
戶部尚書李常之甥左司郎中黃廉之姪翰林學士蘇
軾歌笑詼諧之友

晉祠去太原州城四十里廟口婦人乃周文王之妃叔
庚之母

國恤服除駕出作樂教坊獻曲仁宗曰四海波清引英
宗曰萬壽無疆引神宗曰應聖樂

饒州女樂之首年六十餘乃名妓也范希文矚眄有詩
千里寄顏色之句或時寄朱粉賜之緣此郡官容凡口
口作妓長

中口口任兩府者亦居之王舉正是也

種竹須埋根勿傷枝成段一移埋之第一二年笋出皆
踢出不可用刀三年即成大竹

芍藥每年八月間掘洗陰乾數日再植即花頭大

梅福為吳門卒吳門乃洪州今有吳門鎮

松子肉用小青梅同煮焙乾去梅以蜜煎甚酸美

種松先燒山地一片鋤起用松蒲撒子明年出苗如菜

玉蕊花唐人所愛今之撒水花也

瓊花有草香所以異於玉蝴蝶八仙

本草茵草乃花木也浙東有之廣南名為山桂花頭未

垂中有紅心清香可愛其葉圓紅冬不凋

月河集

五

天運八十一歲差一度名曰歲差洛下口云五百年當
差一度後人臆說也

西事始於呂惠卿俞充種諤李稷次之

蒼草壯如蒿花如野菊處處有之

上缺 靈州城是時已圍而缺其西北故虜得守備須臾

水至漢軍幾沒議者謂劉昌祚幾得靈州忽受高遵裕

節制不得入城當時詔旨敢議班師者斬水至人不敢

東首遵裕以身當議詔之罪及歸水已至腰矣全數十

萬之命議者建之或云水至必匹馬不還然致死待我

力罷食盡人有去意則無鬪志也

北虜之北曰黑水東曰女真北虜諱真改為女直人長

大且眾產善馬

刻漏水常用一井亦不得及他用則無輕重已用不再
用恐膠滑也

致黑鯉魚於鹹水中又置淡水在側魚聞淡水香即躍

過

本朝大禮任子之詔自章聖始

香印刻漏其末用松房荏葉常燥之乃可準

真宗晚年倦勤欽若問見曰小事可委中書事干大政

即取決聖斷可其請而晉公不知遇晉公在假即專行

其小者晉公不平白之上曰知之屢白屢不聽故晉公

不敢執而欽若得其欺明肅垂箔令有司具進用資序

月河集

六

之圖因詰欽若所用乖法度泣曰欺未亡人也欽若無
以謝慙作病薨

傷弓之鳥因已驚飛漏網之魚難於再餌蘇子瞻辭內

翰表也太后宣諭曰但勤職事不要高飛

郭璞下杭州詩曰天目山前兩乳長鸞飛鳳舞入錢塘

海門一點艮山遠五百年生間歲王

陶象明老之子初於碧瀾堂得紙毬視之云生為木卯

人死作孤獨鬼泉臺秋夜長衾裯待君至自此為鬼物

所媚其後明老詰其子乃云何用問也吳王臺上多春

色幾度臨風學舞腰秦少遊作柳鬼傳

靈仙詩絕唱云潭心有月龍魂冷松頂無風鶴夢高

文正當國寇相出鎮而求節鉞文正作色曰將相之任豈求耶準以同列不得所請大銜之不數日宣麻拜節相奏曰非陛下聖明見知何由得此真宗曰此王旦欲除卿此職退而慙服文正遠權利如此

滕元發左正言擢中丞加諫議大夫

賈相工部尚書平章事出判北京使相歸朝右僕射韓維歸樞密副使出召為三司使晏相參政出召為三司使

周世宗收復三關因疾班師惜其不得長驅是時太宗在軍

世宗收壽陽軍宣祖為裨將太祖太宗從行太祖乘囊

月河集

七

駝渡淮

燕之北奚奚之北契丹奚衰微為契丹并其地役其人遂滅之

元祐六年新作渾儀其製築臺其上設渾儀以銅子黃赤道窺管測日度三百六十四度四分度之一其次渾天其製如大鍋以木為之而設星象隨天輪運轉置人於中候之對竅視星其次刻漏其次以三銅池以水轉輪每刻木人擊証以為準王沈之監領於太師府置局司天監亦遷就焉其臺四存其舊者比較日久乃取捨樞密并武班宗室謂之內朝班上御朝訖引百官班入今上即位未欲入坐合為一班唯視朝朔於垂拱訖樞

密等駕過文德

韓富當軸罷榷茶韓之意欲行之就緒并解離禁

內相之稱自唐陸宣公始德宗以宰輔進見其時唯學士常從容議論宣公與天下謨謀之事中外自號內相自後貶忠州八年不恤待遇盛衰如此

資政觀文二小殿橫列禁中宰相出帶資政殿大學士執政無大字

蘇易簡被遇獨厚遷紫宸之日以稱呼不便更用觀文因此宰執出鎮優遇者則除之

皇儀殿在集英之東楊太后張貴妃皆嬪焉今號為嬪殿

月河集

八

今上受番客慰於此受禮

唐北屏直金鑿殿遇夜召學士見於此殿

秦王十子其後甚盛太子子韓王又二子王駙馬師約年四十九髮白醫官教其服茯苓每日秤二兩以代晚食極康強已二年善飲酒楊次公服二十年每日彈丸茯苓華山為上其次東山

閩中有花其狀若海棠四海時發榮名曰番花

糖霜出蜀中歷蔗汁列瓮封之一二月發之即面結霜由人盛口所結多少今廣南有不甚佳

太皇受冊禮有旨特支宰相執奏無例太皇曰太皇只一次用幾文錢言者不敢復論

納孟后特支諸軍約十五萬貫用太皇受冊例也

包子外卽色羅綾絹四銀葉入銀羅勝各二花

鬪殺情理輕始於元祐四年明堂赦

犀以黑爲本其色黑而黃透曰正透黃而有黑透曰倒

透正者世人貴之其形圓謂之通天犀

南中有偽犀以竹根用藥煮其紋發見亂真也土人以

物磨之漸熱乃驗犀性涼磨之不熱

傳中丞不避韓門下岑察院不口蘇子由

三后料錢各一千緡太后所請付券厯於武道士令供

道眾

藩部帶鈴司醞酒不限數唯會稽則不然必有由也景

月河集

九

靈神御殿光獻喪中遇上元遂殿設鐙作樂唯英宗則

否外方演樂教坊謂之供過

王君貺安撫西蜀年二十四五民謠曰汙萊岸上征租

稅餓李門前動管絃

瓊田草生於分寧山谷間有瓊田草經一卷八月十五

宜採之草有十名曰不死草長生草羞天之類

今上卽位初月有醫工李小兒張昭父拜頗難起上諭

曰今後只奏聖躬萬福不要拜蓋憐其年高無力太皇

撫之曰孩兒仁心發於天性教大行如何住得

西蕃人喜食乾薑盛中加饌太半用此多食冷物阻痢

砂如冰凌

唐韋臯西川節度使帶西山八國知雜省副紫絲執絲

轡人多羞之入皇城始易出亦如故知雜省副紫絲頭

暖座

使番只當乘馬病則坐毡車或擔子元祐初楊侍郎汲

副使乘轎于於塗中各罰銅二十斤宰臣出鎮或轉十

官或五官三官者

或都故事多以樞密直學士知之惟趙悅道以小龍趙

悅道謚清獻公文獻王祁公文榮

官制以在內官不當有使名盡之美樞密使只云知樞

密院同知樞密院二人

宰臣及樞密使之妻入內得上殿

月河集

十

蔡持正罷相知陳州只帶本官觀文大學士除張蓋許

同使相餘無恩數自上章七日而得請自謂受遺策立

有大勳勞不甚樂已輔臣請其不進官之由乃曰人言

甚眾所以爾也

黃安中曾任內幹中丞例當密直今以大龍知會稽蓋

有謂也

官制知樞密院與門下中書侍郎左右丞同知樞密院

同一班不以拜命先後同知院常在後因景陵酌獻立

班神宗見之顧輔臣曰安燾不當在李清臣上自此爲

定制

馬三齒生楹符齒其謂齧高曰樓閣高下唇緊善齧曰

百口齒皆俗話也

授知婺州朝辭有都省劄子權刑部郎中再下見榜隻

日上門見門辭各兩拜雙日垂簾共二十四拜

新築荆陽二王第曰親賢宅元祐元年五月十二日遷

入十二太皇皇帝臨幸

看棚南郊官縛二百六十間明堂七十間著在式令

用河集

十二

月河所聞集

月河所聞集一卷宋莫君陳撰君陳字和中從安定先生學登嘉祐二年第熙甯中舊置大法科首中其選爲王安石器重東坡有西湖跳珠軒詩贈莫同年卽君陳也見嘉泰吳興志長子砥諸孫濛法漳次子礪孫濟汲冲均有聲時號三莫累世簪纓癸辛雜識記當時藏書家有月河莫氏或卽其家歟 四庫存目不詳其仕履止記周草窗一段此書雜記朝典國故兼及瑣事笑說花木靈州一條指高遵裕攻西夏事文亦不全篇葉寥寥提要謂書賈從說郛鈔出者非完本也然鄉先輩著作經五六百年之久零珠碎璧亦當寶貴矣歲在著雍大荒落陽月吳興劉承幹跋

月河集跋

湘

果

山

利

野

无

録

鈔

古書流通處景印

湘山野錄曾刻入毛氏津逮秘書中外此未見有善本也近從華陽橋顧聽玉家得此宋刻元人補抄本藏經紙面裝潢古雅洵為未見之書畧取津逮本相校知毛刻尚多訛脫想當日付梓未及見此耳繼于泯堂巷顧五癡家見有毛斧季手校本即在津逮本上實見過此本取對至卷中時晏元獻為翰林學士一行前竟脫落備者惟陳康肅公堯咨可焉陳方以詞賦進用十八字初亦不解其故反覆展玩乃知此十八字抄時脫落後復添寫于旁斧季校時猶及見此而後來裝潢穿線過進遂滅此一行向非別見校本何從指其脫落耶爰重裝之使倒折向內覽之益為醒目云

嘉慶丁巳冬十月初五書于士礼居

堯圃黃玉烈

戊午年五癡子南雅復以斧季校本歸余今後可稱雙璧之合矣 堯圃又記

癸亥春輯百宋一厘書目重閱此其去裝潢時已越六年矣流光荏苒著述粗疎即一目錄之學涉手愈知其難遑論其他哉 二月十日雨窓書于縣橋之新居 堯翁記

改正湘山野錄上

吳 僧 文瑩

真宗即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而復進封西平王
時宋湜宋自蘇易簡張洎在翰林俾草詔冊皆不稱
旨惟宋公湜深順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進
辭曰先皇帝早深西顧欲議真封屬軒鼎之俄遷建
漢壇之未逮故茲遺命特付眇躬爾宜望弓劍以拜
恩守疆垣而效節上大喜不數月參大政

皇祐中明堂大享時世室亞獻無宮僚惟杜祁公

以太子太師致仕南京 仁宗詔公歸以侍祠公已
老手染一疏以求免但直致數句更無表章鋪叙之
飾止以奇牋妙墨臨貼行書親寫陳奏臣衍向者甫
及年期還上印紱天慈極深曲徇私欲今犬馬之齒
七十有三外雖支持中寔衰弊且明堂大享千載難
逢臣子豈不以捧璋侍祭為榮遇臣但恐顛倒失容
取戾非淺伏望陛下察臣非矯免預大禮無任屏營

原明兩行

聞前代興三及崩薨篡弒之事以自省戒而卿等掩

隱不說今汝除君臣不可聞之事外自餘皆宜明講

汝值說禮記至檀弓經有君即位而為捍補亦歲一

漆之鄭注云捍著身棺也王者禮錄當預備歲一漆

者若其未成然盡諸公議不忍明說貼黃掩之上以

拍揭起潛窺殆講退留宋尚書祁以問之宋備陳其

義上曰當廷蓋頭說宋謝曰臣子所不忍言致上昧

天鑒臣等死罪 仁宗笑曰死生常理也何足憚焉

王父貞公旦釋褐知臨江縣時獄有合死囚公一夜

不寐思以計活之方五鼓空中人唱直更速起相公

將出廳果斯須開堂門升廳急呼死囚出問公之父

中令晉公祐嘗曰此兒異日必為三公因手植三槐

於庭以待之有作詩紀其事者甚多晉國知制誥二

十餘年家第淹淹文貞知誥與父相去不十年入西

掖墻薛聞其父翰墨手澤猶在坐卧不易處長城錢

公若水風墜家高與公同直史館謂人曰王子明既

貴且壽吾進用雖在其先皆所不及也果長城公饒

四十年

孫集賢見天禧中直館幾三十年江南端方之士也
節槩清直晚守姑蘇甫及引年大寫一詩於廳壁詩
云人生七十鬼為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老
致仕早謀泉石養閑身去年河北曾逢李見素今日
淮西又見陳或云陳字三
公被差者也寄語姑蘇孫刺史也須抖擻老
精神題畢拂衣歸九華以清節高操羞百執事之類
朝廷嘉之許再任詔下已歸竟召不起王異公欽若
里閑交素也異公天禧中罷相以官保出鎮餘杭艤
舟蘇臺歡好款密醉謂孫曰老兄淹遲日久且寬衷

山上

三

當別致拜聞公正色荅曰二十年出處中書一素交
潦倒江湖不預一點化筆殆事權屬他出廟堂數千
里為方面始以此語見悅得為信乎異公愧謝解舟
遂行

夏英公竦每作詩舉筆無虛致鎮襄陽時胡秘監且
喪明居襄性多狷躁譏毀郡政英公昔嘗師焉至貴
達尚以青衿待之而不免時一造焉一日謂公曰讀
書乎曰郡事解暇但時得意則為絕句胡曰試誦之
公曰近有燕雀詩云燕雀紛紛出亂麻漢江西畔史

君家空堂自恨無金彈任爾啾啾到日斜胡頗覺因
少戢慶曆初被召真拜將屆闕以言者抨罷除使相
知南京到任以二闕寄執政曰造化平分荷大鈞嘗
間新珮玉麒麟南湖不住栽桃李擬畔沙禽過十春
又曰海鴈橋邊春水深略無塵土到花陰忘機不管
人知否自有沙鷗信此心公後鎮西京時張相昇知
諫垣以一詩諷曰弱羽傷弓尚未完孤飛殊不礙駕
鷺明珠自有千金價肯與遊人作彈丸卒不敢以一
言及之

山上

四

真宗初詔種隱君放至闕以數對稱旨日既高中人
送中書膳諸相皆盛服俟其來種隱巾韋布止長揖
而已楊大年聞之頗不平以詩嘲曰不把一言禪万
乘祇义雙手揖三公上聞之獨召楊曰知卿有詩戲
种某楊汗浹股慄不敢匿避又曰卿安知無一言禪
朕乎出一阜囊內有十軸乃放所奏之書也其書曰
十議所謂議道議德議仁議義議兵議刑議政議賦
議安議危石守道聖
政錄有之俾大年觀之從容奏曰臣當翌日
負荆謝之

張尚書誄鎮陳臺一日邸報同年王文貞公且登庸
乖崖色不甚悅奮髯振臂謂客曰朝廷安肯用經綸
康濟人乎賴余素以直節自誓東髮登仕無兩府之
志時幙中杜壽隆者乘其語而悅之曰賤子素知公
無兩府意遽問曰此吾宵中蘊畜子安得預其知乎
杜曰某蓋昔嘗誦公柳詩有安得辭榮同范蠡綠絲
和雨繫偏舟之句因所以知之愠少解

乖崖公太平興國三年科場試不陣成功賦蓋太
宗明年將有河東之幸公賦有包戈卧鼓豈煩師旅

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欲奪大魁
夫何有司以對耦顯失因黜之選胡且為狀元公憤
然毀裂儒服欲學道於陳希夷博趨豹林谷以弟子
事之決無仕志希夷有風鑒一見之謂曰子當為貴
公卿一生辛苦辭由人家張筵方笙歌鼎沸忽中庖
火起座客無奈惟賴子滅之然祿在後年此地非棲
憩之所乖崖堅乞入道陳曰子性度明躁安可學道
果後二年及第於蘇易簡榜中希夷以詩遣之云征
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

却應多謝腦邊瘡初不甚曉後梁兩入蜀定王均李
順之亂又急移餘杭剪左道僧紹倫姦蠱之叛至則
平定此征吳入蜀之驗也累乞閑地朝廷終不允因
腦瘡乞金陵養疾方許之

張乖崖成都名還日臨行封一紙軸付僧文鑒大師
者上題云請於乙卯歲五月二十一日開後至祥符
八年當其歲也時凌侍郎策知成都文鑒至是日持
見凌公曰先尚書向以此囑某已若干年不知何物
也乞公開之洎開乃所畫野服携笻黃短褐一小真

也凌公奇之於大慈寺閣龕以祠焉蓋公祥符七年
甲寅五月二十一日薨開真之日當小祥也公以劍
外鐵緡輜重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季一界撥
之始祥符辛亥今熙寧丙辰六十六年計已二十二
界矣雖極智者不可改

真宗西祀回蹕次河中時長安父老三千人具表詣
行在乞臨幸且稱漢唐舊都關河雄固神祇人民無
不望天光之下臨也上意未果召种司諫放以決之
時种持兄喪於家既至而真廟携之登鶴鵲樓与

决雍都之幸种懇奏曰大駕此幸有不便者三陛下
方以孝治天下翻事秦漢侈心封禪群岳而更臨游
別都久拋宗廟於孝為闕此其不便一也百司供擬
頊仗事繁晚春蚕麥已登深費農務此不便二也精
兵重臣扈從車蹕京國一空民心無依况九廟乎此
陛下深宜念之乃其三也上玉色悚然曰臣僚無一
語及此者放曰近日但願扈清蹕行曠典文頌声以
邀己名此陛下當自寤於清衷也翌日傳召鑾輿還
闕臨遣雍人所幸宜不允 真宗便欲邀放從駕至

京放乞還家林上曰非久必當召卿

譯經鴻臚少卿光梵大師惟淨江南李王從謙子也
通敏有先識解五竺國梵語慶曆中朝廷百度例務
減省淨知言者必廢譯經不若預奏乞罷之且聞在
國之初大建譯園逐年聖節西域進經合今新舊何
啻万軸盈函溢屋佛語多矣又况鴻臚之設虛費祿
廩恩錫用給率養尸素欲乞罷廢 仁宗曰三聖崇
奉朕焉敢罷且又賤貢所籍名件皆異域文字非鴻
臚安辯因不允未幾孔中丞道輔果乞廢罷上因出

淨疏示之方已景祐中景靈宮鋸備解木木既分中
有蟲鏤紋數十字如梵書旁行戶郎之狀因進呈
仁宗遣都知羅崇勳譯經潤文使夏英公竦詣傳法
院特詔開堂導譯海聖節譯經異得祥異之語以懺國
獨淨梵天香導譯踰刻方曰五竺無此字不通辯譯
左瑞恚曰諸大師且領聖意若稍成文譯館恩例不
淺而英公亦以此意諷之淨曰某等幸若蠹紋稍可
箋辯誠教門之殊光恐異日彰謬妄之迹雖万死何
補二官竟不能屈遂寫奏稱非字皇祐三年入滅碑

山上

八

其塔者此二節特不書惜哉

祥符中日本國忽梯航稱貢非常貢也盖因本國之
東有祥光現其國素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
真宗喜勅本國建一佛祠以鎮之賜額曰神光朝辭
日上親臨遣夷使面乞令辭且撰一寺記時當直者
雖偶中魁選詞學不甚優贍居常止以張學士君房
代之盖假其稽古才雅也既傳宣令急撰寺記時張
尚為小官醉飲於樊樓遣人遍京城尋之不得而夷
人在閤門翹足而待又中人三促之紫微大窳後錢

楊二公玉堂暇日改閑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得
閑司諫拂衣歸華山蓋種放得告還山養藥之時也
錢希白曰世上何人最號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時傳
此事為雅笑

種司諫既以三不便之奏諫 真皇長安之幸惟大
臣深忌之必知車輅還闕不久須召先布所陷之基
使其里舊雷有終諷之曰非久朝旨必召明逸慎勿
輕起當自存隱節徐宜特削一奏請覲以問鑾駕
還闕之良苦乃君目之厚誠也種深然之上還京已

山七

九

渴佇與執政議詔種之事大目奏曰種某必辭免乞
陛下記目語久而不詔往往將自乞覲試召之詔下
果不至辭曰目父幼亡伯氏鞠育誓持三年之喪以
報其德止有數月乞終其制上已徵惑後半年知河
陽孫奭果奏入具官種某乞詣闕請覲上大駭召執
政曰率如卿料何耶大目曰目素知放之所為彼視
山林若桎梏蓋強持隱節以沽譽豈嘉遁之人耶請
此一覲亦妄心狂動知鼎席將虛有大用之覲陛下
宜察之蓋王文貞且累章求退之時也由此寵待遂

解劄付河陽賜種買山銀一百兩所請宜不允是年
遂三祥符八年也種少時有瀟湘感事詩曰離離江
草與江花往事洲邊一嘆嗟漢傳有才終去國楚臣
無罪亦沉沙淒涼野浦飛寒鷹牢落汀祠晚聚鷗無
限清忠歸浪底滔滔千頃屬漁家誠先兆也初種隱
君少時與弟汶往拜陳希夷博陳宿戒厨僕來日有
二客一客膳於廊纔旦果至惟邀放升堂殷勤眦睨
以一絕贈之曰鑑中有客白髭多鑑外先生識也麼
只少六年年六十此中陰德莫蹉跎種都不之曉但

山七

十

屈指以三語授之曰子貴為帝友而無科名晚為權
貴所陷種又乞素履之術陳曰子若寡慾可滿其數
種因而不娶不勝壽六十一

楊大年年十一建州送入闕下 真宗親試一賦二
詩頃刻而就上喜令中人送中書俾宰且再試時叅
政李至狀目等今月某日入內都知王仁睿傳聖旨
押送建州十一歲習進士楊億到中書其人來自江
湖對數軒陞殊無震懼便有老成蓋聖祚承平神童
間出也目亦令賦喜朝京闕詩五言六韻亦頃刻而

成其詩謹封進詩內有七闋波渺邈雙闕氣岩堯曉
登雲外嶺夜渡月中潮斷句云願秉清忠節終身立
聖朝之句

夫禧中宰目奏中書樞密院接見賓客然兩府慎密
之地亦欲咨訪天下之良苦早暮接待復滯留機務
又分廳言事各有異同欲乞今後中書樞密院每有
在外得替到闕及在京主執目僚如有公事並逐日
於已時已前聚廳見客已分廳即俟次日急速者不
在此限非公事不得到中書密院

山上

十一

真宗西祀回召目僚赴後苑宣示御製太清樓聚書
記朝拜諸陵因幸西京記西京內東門彈丸壁記皆
新製也笑謂近目曰雖不至精優却盡是朕親撰不
假手於人此語蓋旨在揚大年也歸田錄述之

景德四季司天判監史序奏今年太歲丁未六月二
十五日五星當聚周分既而重奏目尋推得五星自
閏五月二十五日近太陽行度按甘氏星經曰五星
近太陽而輒見者如君目齊明下侵上之道也若伏
而不見即目讓明於君此百千載未有也但恐今夜

五星皆伏 真宗親御禁臺以候之果達旦不見大
赦天下加序一官群目表賀

履萊公詩若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深入唐
人風格初換歸州巴東令人皆以履巴東呼之以比
前趙渭南韋蘇州之類然富貴之時所作詩皆淒楚
愁怨嘗為江南春二絕云波淼淼柳依依孤村芳草
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沙汀人未歸
又曰杳杳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
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余嘗竊謂深於詩者盡欲

山上

十二

慕騷人清悲怨感以主其格語意清切脫灑孤邁則
不無殊不知清極則志飄感深則氣謝萊公富貴時
送人使嶺南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万重人以為警
絕晚竄海康至境首雷吏呈圖經迎拜於道公問州
去海近遠曰只可十里惟願犇竄已兆於先矣予嘗
愛王沂公曾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公蒙正卷有
早梅句云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
曰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後皆盡然
陳郎中亞有滑稽雄聲知潤州治迹無狀浙憲馬卿

等欲按之至則陳已先覺廉按訖憲車將起因觴於
甘露寺閣至卒爵憲曰將注子來郎中霧滿着陳驚
起遽拜憲訝曰何謂何謂陳曰不敢望滿但得成資
保全而去舉族大幸也馬笑曰豈有此事既而竟不
敢發有陋儒者貢所業舉止凡下陳玩之曰試請口
占盛業生曰某卷中有方地為興賦誦破題曰粵有
大德其名曰坤陳應聲曰吾聞子此賦久矣得非下
句云非講經之座主乃傳法之沙門乎滿座大笑陳
尤工藥名詩有葦為臘寒呵子下衫曰春瘦縮砂裁

風月前湖近軒窓半夏涼之句皆不失風雅

丁晉公貶崖時權臣實有力焉後十二季丁以祕監
召還光州致仕時權臣出鎮許田丁以啓謝之其略
曰三十年門館游從不無事契一万里風波往復盡
出生成其婉約皆此又自葭漕召還知制誥謝兩府
啓二星入蜀難分按察之權五月渡瀘皆是隄封之
地後云謹當揣摩往行軌躡前修効慎密於孔光不
言溫樹躡風派於謝傳且詠蒼苔
時大目為樞相以非辜降節度使謫漢東會禁林主

誥者素為深仇貶語云公侯之家鮮克稟訓茅土之
後多或墜宗具官某亡國之衰緒孽目之累姻時冢
宰謂典誥曰万選公其貶語太酷禁林曰當留數句
以俟後命太宰笑曰尚未逞憾乎

石叅政中立在中書時盛文肅度禁林當直撰張文
節公知白神道碑進御罷呈中書石急問之是誰撰
盛卒對曰度撰對訖方悟滿堂大笑又劉中師因上
殿賜對衣腰帶榮君之賜銜而不換遂服之謝於其
第乃寶殿良帶也會方齋庭中尚泥足踣坐於泥中

袍帶濡漬石問曰郎中貴甲幾多曰若干歲曰果信
果信土入寶鏹遂有此撲

錢思公謫居漢東日撰一曲曰城上風光鴛語亂城
下煙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
情懷漸變成衰晚鸞鴛鑑米顏驚暗換昔年多病厭芳
樽今日芳樽惟恐淺每歌之酒闌則垂涕時後問尚
有故國一白髮姬乃鄧王儼歌驥驚鴻者也曰吾憶
先王將薨預戒挽鐸中歌木闌花引緋為送今相公
其將亡乎果薨於隋鄧王舊曲亦有帝鄉煙雨鎖春

愁故國山川空淚眼之句頗相類

吳越舊式民間盡筭丁壯錢以增賦輿貧匱之家父母不能保守或弃於樞襍或賣為僮妾至有提携寄於釋老者 真宗一切蠲放吳倍始蘇

雍熙二季鳳翔奏岐山縣周公廟有泉涌奮老相傳時平則流時亂則竭唐安史之亂其泉竭至大中年復流賜號潤德泉後又涸今其泉復涌澄甘瑩潔太宗嘉之

楊叔賢郎中眉州人言頃有眉守初視事三日大

排樂人獻口号其斷句云為報吏民須慶賀灾星移去福星來新守頗喜後數日召優者問前日大排樂詞口号誰撰其工對曰本州自来舊例祇用此一首楊叔賢自強人也古今未嘗許人頃為荊州幕時虎傷人楊就虎穴磨巨崖大刻誠虎文如鱷魚之類其略曰咄乎爾彪出境潜游後改官知鬱林以書託知軍趙定基打誠虎文數本書言嶺俗庸獷欲以此化之仍有詩曰且將先聖詩書教暫作文翁守鬱林趙遣人打碑次日本者申某月日磨崖碑下大亟咬殺

打碑匠二人荆門止以耆狀附遞寄荅

范文正公鎮餘杭今侍讀王樂道公在幙楊內翰隱甫公察謫信州未幾召還赴闕過杭公厚遇之特排日遣樂吏往察判廳請樂辭樂道叱之不作來日酒數行遣吏投書於席大槩言陶之學先王之道也未始游心於優笑之藝始某從事於幕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以陶為賀蓋今崑穴蟠潛修立之士無不由明公之門剪擢以至於華顯者獨某不幸吏於左右公未嘗訓之以道德摩之以仁義反以伎戲之事委

之非某素望也且金華楊公亦吾儒高第之一人爾苟某始者蹴巍等歷清秩過執事之境必不肯以優伶之辭為託也 公以書示隱甫笑曰波及當司尤無謂也公頗動既而非久移鎮青社樂道少安又王尚書 拱辰 長安上事日理掾撰樂詞有人間合作大丞相天下猶呼小狀元之句又梅龍圖 餘杭 上事日一曹僚撰頭蓋曲有黃閣方開金鼎和羹正待梅之句二吏因受知蒙二公薦擢不數年並陞于臺閣皆繫乎幸不幸爾

太平興國四年蘇州羅江縣羅公山真人羅公遠舊
廬有人乘車往來山中石上有新轍迹深三尺餘石
盡五色知州仲士衡緣轍迹至洞口聞鷄犬聲
興國七年嘉州通判王袞奏往峨眉山提點白水寺
忽見光相寺西南瓦屋山上皆變金色有丈六金身
次日午有羅漢二尊空中行坐入紫色雲中
治平中御史有秤呂狀元漆杭州日事者其語有歡
遊疊嶂之間家家失業樂飲西湖之上夜夜忘歸執
政笑謂言者曰軍廵所由不犯夜亦宜一秤

李建勳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與賓僚游東山各
事寬履輕衫携樽餽引步於漁溪樵塢間遇佳處
則飲忽平田間一茹舍有兒童誦書聲相君携策就
之乃一老叟教數村童叟驚悚離席斂容趨謝而翔
雅有躄氣調蕭洒丞相愛之遂觴於其廬置之客右
叟亦不敢輒談李以晚渴連食數梨賓僚有曰此不
宜多食号為五臟刀斧叟竊笑丞相曰先生之哂必
有異聞叟謝曰小子愚賤偶失容於鈞重然寔無所
聞李堅質之仍脅以巨觥曰無說則沃之叟不得已

問說者曰敢問刀斧之語有稽乎曰舉世盡云若有
其稽叟曰見鷓鴣冠子所謂五臟刀斧者非所食之梨
乃離別之離爾蓋言人之別離戕伐骨懷甚若刀斧
遂就架取一小策振拂以呈丞相乃鷓鴣冠子也檢之
如其說李特加重

金陵賞心亭丁晉公出鎮日重建也秦淮絕致清在
軒檻取家篋所寶素安卧雪圖張於亭之屏乃唐周
昉絕筆凡經十四守雖極愛而不敢輒覩偶一帥遂
竊去以市盡蘆鴈掩之後君玉王公琪復守是郡登

亭留詩曰千里秦淮在玉壺江山清麗仕吳都昔人
已化遼天鶴舊畫難尋卧雪圖萋萋流年去京國
蕭蕭華髮老江湖殘蟬不會登臨意又噪西風入
座隅此詩與江山相表裏為賀畫者之蕭斧也
淳化甲午李順亂蜀張乖崖鎮之偽蜀僭侈其宮室
規模皆王建孟知祥乘其弊而為之公至則盡損之
如列郡之式郡有西樓樓前有堂堂之屏乃黃筌畫
雙鶴花竹怪石衆名曰雙鶴廳南壁有黃氏畫湖灘
山水雙鷺二畫妙格符於兩川賊鋒既平公自壞屋

盡置其畫為一堂因名曰畫廳

鼎州甘泉寺介官道之側嘉泉也便於漱酌行客未有不舍車而留者始履萊公南遷日題於東楹曰平仲酌泉經此回望北闕黯然而行未幾丁晉公又過之題於西楹曰謂之酌泉礼佛而去後范補之諷安撫湖南留詩於寺曰平仲酌泉回北望謂之礼佛向南行煙嵐翠瑣門前路轉使高僧狀寵榮詩牌猶存

六使活詩長沙致仕王屯田揆譏六君子而作也六

人者即帥周公沈漕趙公良規憲李公碩劉公舜目

倅朱景陽許立是也其詩略曰湖外風物奇長沙信

難續衡峰排古青湘水湛寒綠舟楫通大江車輪會

平陸昔賢官是邦仁澤沃豐沃今賢官是邦刻啗人

胎肉懷昔甘棠化傷今猛虎毒然此一邦內所樂人

纔六漕與二憲僚守連兩通屬高堂日成會深夜繼

以燭幃幙皆綺紈器皿盡金玉歌喉若珠纍舞罽

如素束千態与万狀六官歡不足因成使活詩薦之

堯舜目云云餘數聯皆咄咄猥駁固不足紀愚後至

長沙訪故老皆云豈有茲事蓋公暇以登臨為適在所皆爾一酒食遂類猛虎割脂啗肉之害果苛政者復不知如何比耶所以觸憲網皆自速也有樊太傅立二人者里閭交素建乞骸俱老於故鄉而林泉相依以二踈風義自高一且謗詩既出急捕樊以脅之樊義薄無守悉以游從之事賣之以求苟免仍希賞格獄具揆坐嘲謗之典盡削其籍立以告發獲賞因轉一官昂然拜命略無三褫之羞誥辭曰為尔交者不其難乎誠所謂也唾風義薄惡故錄之以自誨

熙寧而來大臣盡李術該貫人主明博議政罷每留

之詢講道義日論及近代名目始終大節時宰相有

舉馮道者蓋言歷事四朝不渝其守參政唐公介曰

兢慎自全道則有之然歷君雖多不聞以大忠致君

亦未可謂之完宰相曰借如伊尹三就桀而三就湯

非歷君之多乎唐公曰有伊尹之心則可况擬人必

於其倫以馮道竊比伊尹則目所未喻也率然進說

吐詞為經美哉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

人樓上愁玉梯空竚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
長亭連短亭止此詞不知何人寫在鼎州滄水驛樓
復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輔泰見而愛之後至長沙得
古集於子宣內翰家乃知李白所撰

又歐陽公頃謫滁州一同年志其人將赴閩倅因訪之

即席為一曲歌以為送曰記得金鑾同唱第春風上
國繁華而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辜負曲江花間
說閩山通閩苑樓高不見君家孤城寒日等閑斜離
愁無盡紅樹遠連霞其飄逸清遠皆白之品派也公

山上

二十一

不幸晚為儉人構媯艷數曲射之以成其毀予皇祐
中都下已聞此闕歌於人口者二十年矣嗟哉不能
為之力辯公尤不喜浮圖文瑩頃持蘇子美書薦謁
之殆還吳蒙詩見送有孤閑竺乾格平淡少陵才及
有林間著書就應寄日邊來之句人皆怪之

宋鄭公庠省試良玉不琢賦為擅場時太宗胥內
翰偃考之酷愛必謂非二宋不能作之奈何重疊押
韻一韻有瓌奇擅名及而無刻畫之名之句深惜之
密與自改擅名為擅聲後埒之於第一殆發試卷果

鄭公也胥公孳孳於後進故天聖明道間得譽於時
若歐陽公等皆是後雖貴顯而眷眄亦衰故學士王
平甫撰胥公神道碑略云諸孤幼甚歸於潤州公平
日剪擢相踵而材勢大顯者無一人所助獨宋鄭公
卹其家甚厚蓋茲事也

偽吳故國五世同居者七家先主昇為之旌門間免
征役尤著者江州陳氏乃唐元和中給事陳京之後
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雍睦凡巾櫛梳架及男
女授受通問婚葬悉有規制食必群坐廣器未成人

山上

二十二

者別一席犬百餘隻一巨船共食一犬不至則群犬
不食別墅建家塾聚書延四方學者伏臘皆資焉
江南名士皆肄業於其家

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嶽崢嶸崑
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言誕育聖躬寔繫
懿后奈 仁宗夙以母儀事明肅劉太后膺先帝擁
佑之託難為直致然才者則愛其善比也獨 仁宗
不悅謂晏曰何不直言誕育朕躬使天下知之晏公
具以前意奏之上曰此等事卿宜置之區區不足較

當更別改晏曰已焚草於神寢上終不悅逮升祔二
后赦文孫丞有林當筆協聖意直叙曰章懿太后丕
擁慶羨寔生眇冲願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御既
往仙游斯邈嗟乎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
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
結上覽之感泣弥月明賜之外恙以東宮舊玩密賚
之歲餘叅大政

天聖七年曹侍中利用因姪汭聚無賴不軌獄既具
有司欲盡劾交結利用者時儉人幸其便陰以文武

四十餘人諷之俾深治 仁宗察之急出手詔其文
武百僚內有先曾與曹利用交涉往還曾被薦舉
及嘗親暱之人並不得節外根問其中雖有涉汭之
事者恐或誑誤亦不得深行鍛鍊其仁卹至此是年
聖筭方二十

天聖七年晏元獻公奏朝廷置職田蓋欲稍資俸給
其官吏不務至公以差遣徇僥覓者極衆屢致訟言
上煩聽覽欲乞停罷時可其奏但令佃戶逐年收課
利類聚天下都數細價均散見任官負至九年二月

忽降勅國家均敷職田以厲清白向因僥幸遂行停
罷風聞搢紳之間持廉守道者甚衆苦節難守宜布
明恩志仍舊貫審官三班派內銓今後將有無職田
處均濟公平定奪差遣不得私徇

咸平中翰林李昌武宗諤初知制誥至西掖追故事
獨無紫微自別墅移植聞今庭中者院老吏相傳猶
是昌武手植晏元獻寫賦於壁曰得自羊野來從召
園有昔日之絳老無當時之仲文觀茂悅以懷舊指
蔽蒂以思人

太宗第七女申國大長公平生不如葦端拱初幸延
聖寺抱對佛願捨為尼 真宗即位遂乞削髮上曰
朕之諸妹皆厚賜湯邑築外館以尚天姻酬先帝之
愛也汝獨願出家可乎申國曰此先帝之願也堅乞
之遂允進封吳國賜名清裕号報慈正覺大師建寺
都城之西額曰崇真藩國近戚及掖廷嬪御願出家
者若密恭懿王女万年縣主曹恭惠王女惠安縣主
凡卅餘人皆隨出家詔普度天下僧尼申國俗壽止
卅八尼夏十有六入滅

真公王欽若淳化二年自懷州赴舉與西京武覃偕行
途次圃田忽失公所在覃遂止於民家散僕尋之俄見
僕闊步而至驚悸言曰自此數里有一神祠見公所乘
馬施韁宇下某徑至蕭屏有門吏約之令公適與王
相歡飲不可入也某竊窺見其中果有笙歌盃盤之具
覃亟與僕同往見公已來將半酣矣詢之笑而不答覃
却到民家指公會處乃裴晉公廟覃心異之知公非常
人矣公登第後不數年為翰林學士使兩川回輶至襄
城驛方懸於正寢將吏忽見導從自外而至中有一
人云唐宰相裴令公入謁公忻然接之因密謂公大用
之期仍懷中出書一卷示公以富貴爵位默定之事宜
終而隱及公登庸圃田神祠出俸修飾為文紀之
石延年字曼卿為秘閣校理性磊落豪於詩酒明道元
年以疾卒曼卿平生與友人張生尤善死後數日張生夢
曼卿騎青驢引數蒼頭過生謂生曰我今已作鬼仙召汝偕
往生以母老固辭久之曼卿怒登驢而去願生曰汝太劣吾召
汝安得不從今當命補之同行美後數日補之遂卒補之
乃范諷字今儀真有碑石序其事尤詳

大叅元厚之公成童時侍錢塘府君於荆南每從學
於龍安僧舍後卅年公以龍圖貳卿帥於府昔之老
僧猶有存者引旌鉞訪舊齋而門逕窻扉及泉池釣
游之迹歷歷如昨公感之因構一巨堂榜曰碧落手
寫詩於堂詩有九重侍從三明主四紀乾坤一老目
及過廬都失眼前人之句雖向老而男子雄贍之氣
殊未衰歇未幾果以翰林召歸為學士俄而又叅熙
寧天子大政真所謂乾坤老目也其堂遂為後進之
大勸

重雕改正湘山野錄卷上

重雕改正湘山野錄中

真宗居藩邸升儲官命侍講邢昺說尚書凡八席詩
禮論語孝經皆數四既即位咸平辛丑至天禧辛酉
廿一年之間雖車輅巡封遍舉曠世闕典其間講席
歲未嘗輟至末年詔直閣馮公元講周易止終六十
四卦未及繫辭以元使虜遂止及元歸清躬漸不豫
後仁宗即位半年侍臣以崇政殿閣所講遺編進呈
方冊之上手澤疑籤及細筆所記異義歷歷盡在兩

山中

官抱泣於靈幄數日命侍臣撰講席記

僕射相國王公至道丙申歲為譙幙因按逃田飢而
派亡者數千戶力謀安集跡奏乞貸種粒牛糧懇訴
其苦朝廷恚可之一夕次蒙城驛舍夢中有人召公
出拜空中紫綬象簡者貞度凝重如牧守赴上之儀
遣一綠衣巾童遺公曰以汝有憂民深心上帝嘉之
賜此童為宰相子受訖即寤殆晚憩食於楚靈王席
作詩誌於壁是夕夫人亦有祥兆而因娠焉後果生
一子即慶之是也器格清粹天與文性未十歲公已

貴蔭為奉禮郎取門調止稱進士或号棲神子惟談
紫府丹臺間事有古木詩不逢星漢使誰識是靈槎
祥符壬子歲謂所親曰上元夫人命我為玉童只為
吾父未受相印受則吾去矣不數日公正拜慶之已
疾公憶丙申之夢默不敢言不踰月慶之卒年十七
真宗聞其才矜恤特甚命尚宮就宅加贈祿詔賜進
士及第焚誥於室

徐騎省鈔在江南日著書已多亂離散失十不收一
二傳者止文集廿卷方成童鉉於水濱忽一狂醉道

士叱之曰我戒汝只在金魚席何得竊走至此以杖
將怒擊父母亟援之仍回目怒視曰金魚將遷席於
邠他日撻於席亦未晚因不見後果謫官於邠遂薨
無子

石守道介康定中主盟上庠酷憤時文之弊力振古
道時庠序号為全盛之際仁宗孟夏鑿輿有玉津
鑿麥之幸道由上庠守道前數日於首善堂出題曰
諸生請皇帝幸國學賦糊名定優劣中有一賦云今
國家始建十親之宅新封八大之王蓋是年造十王

官封八大王元儼為荆王之事也守道晨興鳴鼓於堂集諸生誚之曰此輩鼓篋游上庠提筆場屋稍或黜落尚騰謗有司悲哉吾道之衰也如是此物宜遽去不爾則鼓其姓名撻以懲其謬時引退者數十人高副樞若訥一旦召姚嗣宗晨膳忽一客老郎官者至遂自舉新詩喋喋不已日既高賓主盡餒無由其去姚亦闕中詩豪辯謔無羈潛計之此老非玩不起果又舉甘露寺閣詩云下觀楊子小姚應聲曰宜對早未猶兒肥雖愠不已又舉秋日峽中感懷曰猿啼旅思凄姚應曰好對犬吠王三嫂老客振色曰是何下輩予場屋馳聲廿年姚對曰未曾撥斷一條絃因奮然而去高大喜因得就也

計既窘來日以寬巾濕紙置於額大叩其額而慟慟罷其妻又呼入窺之妻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涿漸對曰僕但聞自古云水出高源鴻漸秋賦警句曰陳王閣上生幾點之青苔謝客門前染一溪之寒水有才雅以涼德盡掩之然不聞有遺行

魏侍郎瑋初知廣州忽子城一角頽墊得一古磚磚面範四大字云委於鬼工蓋合而成魏也感其事大築子城纔罷詔還除仲待制簡代之未幾儂智高寇廣其外城一擊而摧獨子城堅完民逃於中獲生者甚眾賊退帥謫筠州朝廷以公有前知之備加諫議再知廣二年召還公以築城之効自論久不報有感懷詩曰羸羸霜髮一衰翁蹤迹年來類斷蓬万里遠歸雙闕下一身閑在衆人中螭頭賜對恩雖厚雉堞論功事已空淮上有山歸未得獨揮清涕灑春風文潞公采詩進呈加龍圖尹京魏詩精靈五羊書事曰誰言嶺外無霜雪何事秋來亦滿頭之句

鄭內翰毅夫公知荆南一日庸入市齧數人郡大駭竟修浮菑法襪之鄭公諭市民曰惟城隍廟在子城

卷之八 冊212

40

東北寔間并繫焉荒頽久不葺汝曹盍以齋金修之
獨一豪陳務成者前對曰某願獨葺不須齋金也因
修之換一巨梁背鑿一竅闕一版於竅中字在其下
宛若新墨去惟大周廣順二年歲次壬子五月某日
建其旁大題四字曰遇陳則修陳氏以緹巾襲之獻
於府鄭公竒之特為刊其事於新梁之脅其末去噫
此能以物之極理推而至於斯乎寧得先知之神乎
可疑者何古人獨能而今人不能治平丁未歲十月
安陸鄭獬於荆南畫堂記之後今大參元公鎮荆文

山中

五

瑩因道其事願以其文刻于庠求公一後序以必信
於世公欣然諾之未幾以翰林召歸為學士逮參大
政茲事因寢尚鬱於心

皇祐中楊待制

安國

迹英閣講周易至節卦有慎言

語節飲食之句楊以語朴

仁宗反問賈魏公曰慎

何言語節何飲食魏公從容進其說曰在君子言之
則出口之言皆慎入口之食皆節在王者言之則命
令為言語燕樂為飲食君天下者當慎命令節燕樂
上大喜後講論語當經者乃東北一明經日講至自

行東脩以上之文忽進數談殆近乎攫曰至於聖師
誨人尚得少物况餘人乎侍筵群公驚愧汗決明日
傳宣經筵目僚各賜十緡諸公皆耻之方議共納時
宋莒公庠留身奏目聞某人經筵進鄙猥之說自當
深譴反以錫賜誠謂非宜然餘日皆已行之命拜賜
可也若臣弟祁以目在政府於議不便今謹獨納上
笑曰若卿弟獨納不特妨諸目亦貽某人之羞但傳
朕意受之

山中

六

祥符四年駕幸汾陰起偃師駐蹕永安天文院則驗

渾儀杜貽範奏卯時二刻日有赤黃輝氣變為黃珥

又變戴氣巳時後輝氣復生

祥符四年正月天書至鄭州有鶴一隻西來兩隻南
來盤旋久之不見是日午時車駕至行宮復有鶴三
隻飛於行宮之上

寢忠愍罷相移鎮長安悰况牢落有戀闕之興無階
而入忽天書降於軋祐縣指使朱能傳意密諭之俾
公保明入奏欲取信於天下公損節遂成其事物論
已譏之未幾果自秦川再召入相將行有門生者

請獨見公召之其生曰某愚賤有三策輒瀆鈞重公
曰試陳之生曰第一莫若至河陽稱疾免覲求外補
以遠害第二陛覲日便以乾祐之事露誠奏之可少
殺平生公直之名第三不過入中書為宰相尔公不
悅揖起之後詩人魏野以詩送行中有好去上天辭
將相歸來平地作神仙之句盖亦警之為赤松之游
竟不悟至有海康之往

汝州葉縣大井涸忽得一石上刻四句云葉邑之陰
汝海之東茲有國寶永藏其中葉人大惑謂之神石

山中

七

寘於縣祠中享禱日盛貧夫至有濬井掘田願求國
寶者累歲未已忽一客因游仙覓觀北極殿有一礎
為柱所墜柱稜外鐫四句猶可見曰賦世永筭享國
巨庸子賢而嗣命考而終其客徐以席中神石之句
合之其韻頗協量之復長短無差白邑宰取其礎觀
乃唐開成中一中郎將墓誌銘尔安礎時欲取其方
因裁去餘石弃井中後得之遂惑焉

呂申公累乞致仕 仁宗倚眷之重久之不允他日
復叩於便坐上度其志不可奪因詢之曰卿果退當

何人可代申國曰知呂莫若君陛下當自擇 仁宗

堅之申公遂引陳文惠堯佐曰陛下欲用英俊經綸

之且則且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靜百度周知天

下之良苦無如陳某者 仁宗深然之遂大拜後文

惠公極懷薦引之德無以形其意因撰燕辭一闕携

觴相館使人歌之曰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見

新來燕鳳皇巢穩許為隣瀟湘煙暝來何晚亂入紅

樓低飛綠岸畫梁時拂歌塵散為誰歸去為誰來主

人恩重珠簾卷申公聽歌醉笑曰自恨卷簾人已老

山中

八

文惠應曰莫愁調鼎事無功老於崑廊韞藉不減頃

為浙漕有吳江詩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纒熟熟楊

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鄉又湖州碧

瀾堂詩茗溪清淺雪溪斜碧玉光寒照万家誰向月

明終夜聽洞庭漁笛隔蘆花

余頃與凌叔華郎中景陽登襄陽東津寺閣凌博雅

君子也蔡君謨吳春卿皆昔師之素稱翰墨之妙時

寺閣有舊題二十九字在壁者字可三寸餘其躰類

顏而逸勢格清美無一點俗氣其語數句又簡而有

法去揚政襄陽人少以辭學名於時惜哉不歸今死
矣遺其親於尺土之下悲夫止吾二人者徘徊玩之
不忍去恨不知寫者為誰又不知所題之事後詰之
於襄人乃楊庶幾學士死數載弃雙親之殯在香界
佛舍中已廿年

鄭毅夫公入翰林為學士後數月今左揆王相國繼
入其玉堂故事以先入者班列居上鄭公奏曰臣德
業學術及天下士論皆在王某之下今班列翻居其
上臣所不遑欲乞在下主上面諭之揆相固辭曰豈

可徇鄭某謙挹而變祖宗典故耶又數日鄭公乞罷
禁林以避之主上特傳聖語王某班列在鄭某之上
不得為永例後揆相為鄭父紆誌其墓語筆優重至
挽辭有欲知陰德事看取玉堂人之句佳其謙也

潘佑事江南既獲用恃恩乱政譖不附己者頗為時
患以後主好古重農因請稍復井田之法深抑兼井
民間舊買之產使即還之奪田者紛紛於州縣又按
周禮造民籍曠土皆使樹桑民間舟車碓磴箱篋鐸
釧之物悉籍之符命旁午急於星火吏胥為姦百姓

大撓幾聚而為乱後主寤急命罷之佑有文而容陋
其妻右僕射嚴續之女有絕態一日晨粧佑潛窺於
鑑臺其面落鑑中妻怖遽倒佑怒其惡已因弃之佑
方壯未入學已能文命筆題於壁曰朝遊滄海東莫
歸何太速祇因騎折玉龍署謫向人間廿六果當其
歲誅之

詩人鮑郎中當知睦州日嘗言桐廬縣一民兼并刻
剝間里怨之盡詛曰死則必為牛一旦死果鄰村產
一白牛腹旁分明題其鄉社名姓牛主潛報兼并之

子亟往窺之既果然亦悲恨無計又恐其事之暴欲
以價求之其民須得百千方售其孤亦如數贈之既
得之遂於家未幾一針筆者持金十千首于郡曰
某民令我刺字於白牛腹下約得金均分今寔不
均故首之吏鞠刺時之事曰以快刀剃去鬣毛以針
墨刺字毛起則宛如天生鮑深嫉之黥二姦竄於島
慶曆中一日丞相將出中書候午漏末上因從容聚
聽閑話評及本朝文武之家箕裘嗣續閥閱之盛諸
公屈指若文臣惟韓大叅億之家武臣惟夏宣徽守

贊之家堂吏馳白韓夏二宅以為美報

冲晦寰士李退夫者事矯怪携一子游京師居北郊別墅帶經灌園持古風以飾外一日老圃請撒園莢即博物志張騫西域所得胡荽是也俗傳撒此物須主人誦猥語播之則茂退夫者固矜純節執菜子於手撒之但低聲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性云云不絕於口夫何客至不能訖事戒其子使畢之其子尤矯於父執餘子呪之曰大人已曾上聞皇祐中館閣遂為雅戲凡或談話清淡則曰宜撒園莢一巡

山

士

馮大叅當世公始求薦於武昌會小宗者庸謬實鑿堅欲黜落又欲置於末綴時鄂倅南宮誠監試當拆封定卷大不平奮辭力主之須俾魁送小宗者理沮不免以公冠於鄉版果取大魁釋褐除荆南倅南宮遷潭倅公以詩寄謝曰嘗思鵬海隔飛翻曾得天風送羽翰恩比丘山何以戴心同金石欲移難經年空嘆音題絕千里長思道義懽每向江陵訪遺治邑人猶拍縣題看箋云江陵縣額即君臨治時親墨也楊文公由禁林為汝守張尚書詠移書云張老子今

年七十矣氣血衰劣洒然沉昏入靜自守以真排邪忽覩來緘不審大年官若是而守若是又思大年氣薄多病應遂移疾之請盛年辭榮是名高格若智不及氣屑屑罹禍者自古何限大年素養道氣宜終婁掃地莫致潤屋得君得時無害生民大年知張老子乎老子心無蘊畜絕情絕思願身世若脫屣豈能念他人乎大年自持不宣詠白其語直氣勁如乖崖之在日干寶晉書稱王獻之嘗去吾於文章書札識人之形只情性真所謂也

山

士

崔公誼者鄧州德學生也累舉不第後竟用舅氏賈魏公蔭補莫州任丘簿熙寧初河北地振振未已而公誼秩滿挈家已南行數程一夕宿孤村馬鋪中風電陰黑夜半急叩門呼曰崔主簿在否追還僕曰在又呼曰莫州有書崔聞之方披衣遽起未開門先問何人書曰無書只教傳語崔主簿君合係地動壓殺人數輒敢擅逃過河已收免伏獄到家速來殆開門寂無所覩其妻乃陳少卿宗儒之女陳卿時知壽州崔必度其死遂兼程送妻孥至壽陽次日遂卒

寶元己卯歲予遊泗州昭信縣時大龍吳公中復初筮尉此邑因獲謁之一日往訪其廳已摧延別齋會話且述棟橈之由云此廳不知其幾十百年凡直更者無一夕不在其下今日五鼓忽摧僕大驚已謂更人必齏粉矣急開堂扉呼之五吏俱聲喏僕怪問曰汝輩夜來何處打更更夫對曰某等皆見甲士數人伏戈叱起令速移東廊稍緩則死時驚怖顛仆疾走而去未及廊其廳已摧公因謂予曰僂隸賤人也動靜尚有物術之况崇高聰明乎予後還餘杭猶憶公

山中

十三

以詩送行有談經飛辯伏簪紱孟渡西來訪故人之句

太宗善望氣一歲春晚幸金明田蹕至州北合歡拱聖營兩大下時有司供擬無雨仗因駐蹕轅門以避之謂左右曰此營他日當出節度使二人蓋二夏昆仲守恩守贊在營方非後侍真庶於藩邸當龍飛二公俱崇高後守恩為節度使守贊知樞密院事終於宣徽南北院使

胡大監旦喪明歲久忽襄陽奏入胡某欲詣闕乞見

真宗許之既到闕王沂公曾在中書謂諸公曰此老利吻若獲對必妄訐時政因先奏曰胡某瞽廢日久廷陛蹈舞失容恐取笑於仗衛乞令送中書問求見之因真宗令中人閤門傳宣送且於中書或有陳叙具封章奏上胡知必堂術也甚憾之至堂方及席沂公與諸相具諸生之礼列拜於前且但長揖方坐沂公問丈丈日近日疾增損如何胡曰近亦稍減見相公參政只可三二分來人其涼德率此再問所來之事堅乞引對中人再傳聖語既無計但言襄陽無

山中

十四

書乞賜一監諸相曰此必可得急具劄子奏批下奉聖旨依奏乞見宜不允

尹師魯為渭帥與劉滄董士廉輩議水邏城事既矛楯朝旨召尹至闕送中書給紙札供拊昭文呂申公因聚廳啜茶令堂吏置一甌於尹曰傳語龍圖不欲攀請只令送茶去時集相幸師魯之議將屈笑謂諸公曰尹龍圖莫道建茶磨去磨平漿水亦燕不下師魯之幄去政堂切近聞之擲筆於案厲声曰是何委巷猥語輒入庶堂真治世之不韋也集相愧而銜之

後致身於禍辱根於此也

范文正公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之輿賦移博州置
納青民大患輦置之苦而河朔斛價不甚翔踊公止
戒民本州納價每斗三錢給抄與之俾簽幘者輓金
往幹曰博守席君夷亮余嘗薦論又足下之婦翁也
携書就彼坐君以倍價招之事必可集資巨勝數十
道介其境則張之設郡中不肯假廩寄僧舍可也簽
稟教行焉至則皆如公料村斛時為厚價所誘質者
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衍斛金尚餘數千緡隨

山中

十五

等差給還青民因立像祠焉

舒州祖山因芟薙蘿蔓得一詩刻在峭壁乃杜牧之
金陵懷古也曰玉樹歌沉王氣終景陽兵合曙樓空
梧楸遠近千家家禾黍高低六代宮石燕拂雲晴亦
雨江豚翻浪夜還風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江山
似洛中遍閱集中無之必牧之之作也又薛許昌集
中見之

王真公欽若鄉薦赴闕張僕射齊賢時為江南漕以
書薦謁錢希白公易時以才名方獨步館閣適會延

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真公謁役門下因厲聲
詰問人術者遙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耶若声形相
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貌尔願邀之使某獲見
希白召之真公單微遠人神骨踈瘦復贅於頸而舉
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悚然側目瞻視真公起術
人稽顙興嘆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中堂
內便有此等宰相乎術人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
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之則天下康富而君
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吊不完者但無子爾錢戲曰

山中

十六

他日將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待

顧公無忽後希白方為翰林學士真公已真拜
唐質肅公介一日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
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
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劉孝叔吏部公述深味道腴東吳端清之士也方強
仕之際已恬於進撰一闕以見志曰挂冠歸去舊煙
蘿閒身健養天和功名富貴非由我莫貪他這歧路
足風波水精宮裏家山好物外勝游多晴溪短棹時

時醉唱裏稜羅天公奈我何後將引年方得請為三
苑官僚始有養天和之漸夫何已先朝露歌此闕幾
卅年信乎一林泉與軒冕難為必期

宋九釋詩惟惠崇師絕出嘗有河分崗勢斷春入燒
痕青之句傳誦都下籍籍喧著餘緇遂寂寥無聞因
忌之乃厚誣其盜閩僧文兆以詩嘲之曰河分崗勢
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
句犯師兄

復萊公一日延詩僧惠崇於池亭探闔分題丞相得

池上柳青字韻崇得池上鷺明字韻崇默送池逕馳
心於杳冥以搜之自午及晡忽以二指點空微笑曰
已得之已得之此篇功在明字凡五押之俱不倒今
方得之丞相曰試請口舉崇曰照水千尋迥接煙一
點明復公笑曰吾之柳功在青字已四押之終未慚
不若且罷崇詩全篇曰雨絕方塘溢遲徊不復驚曝
翎沙日暖引步島風清及斷句云主人池上鳳見尔

憶蓬瀛

范文正公謫睦州過嚴陵祠下會吳俗歲祀里巫迎

神但歌滿江紅有桐江好煙漠漠波似染山如削選
嚴陵灘畔鷺飛魚躍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絕
送神曰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
且卅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吳俗至今歌之

太祖皇帝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畫獨趙韓王
普時從幸上指門額問普曰何不祇書朱雀門須著
之字安用普對曰語助 太祖笑曰之乎者也助得
甚事

一歲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閩吏所搜盡籍之皆

南海明胎也在仕無不垂涎而愛之太守而下輕其
估恚自售烏唐質肅公介時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
按奏方入 仁宗預料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
具奏數上覽之果然真所謂知且莫若君也

開平元年梁太祖即位封錢武肅鏐為吳越王時有
諷錢拒其命者錢笑曰吾豈失為一孫仲謀耶拜授
之改其鄉臨安縣為衣錦軍是年省坐壘延故老
旌鉞輦吹振耀山谷自昔游釣之所盡蒙以錦繡或
樹石至有封官爵者奮賀盈肩擔亦裁錦繡之一鄰

媪九十餘携壺漿角黍迎於道銀下車亟拜媪撫其背猶以小字呼之曰錢婆留喜汝長成蓋初生時光怪滿室父懼將沉於溪此媪酷留之遂字焉為牛酒大陳鄉飲別張蜀錦為廣幄以飲鄉婦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樽百歲已上玉樽時黃髮飲王者尚不減十餘人鏐起執爵於席自唱還鄉歌以娛賓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臨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明兮愛日輝父老遠近來相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斗牛光起兮天無欺時父老雖聞歌進酒

山中

九

都不之曉武肅覺其歡意不甚浹洽再酌酒高揭吳喉唱山歌以見意詞曰你輩見儂底歡喜吳人謂別是為我一般滋味為味永在我儂心子裏止歌闋合声賡贊叫笑振席歡感間里今山民尚有能歌者餘杭能萬卷者浮菑之真儒介然持古人風節有與學著典類一百廿卷天禧中祕館購書王冀公欽若特請附焉冀公尤所禮重其居延慶寺在大慈塢時儒皆抱經授業師居嘗喜閱唐韻諸生長竊笑一日出題於法堂曰楓為虎賦其韻曰胎入于地千載成

禿諸生皆不論固請之不說凡月餘檢經史殆百家會最小說俱無見者閣華以聽教師曰聞諸君笑老僧酷嗜唐韻茲事止在東字韻第二版請詳閱諸生檢之果載楓字註中云黃帝殺蚩尤弃其桎梏變為楓木胎入地千年化為虎魄後諸生始敬此書又有云松液入地為虎魄者唐李嶠詠魄詩有曾為老茯苓本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覲之句未知孰是余頃見虎魄中蚊蚋數枚疑結在內信矯詩不誣江南李後主煜性寬恕威令不素著神骨秀異駢齒

山中

二十

一目有重瞳篤信佛法殆國勢危削自嘆曰天下無周公仲尼吾道不可行但著雜說百篇以見志十一月獵於青龍山一牝狙觸網於谷見主兩淚稽顙搏膺屢指其腹主大怪戒虞人保以守之是夕果誕二子因感之還幸大理寺親錄囚繫多所原貸一大辟婦以孕在獄產期滿則伏誅未幾亦誕二子煜感牝狙之事止流於遠吏議短之退傅張鄧公士遜晚春垂安舉出南薰繚遶都城游金明抵暮指宜秋而入闈兵捧門牌請官位退傅止

書一闕於牌之閑游靈沼送春回閑吏何須苦見猜
八十衰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

江南鍾輻者金陵之才生恃少年有文氣豪躡傲一
老僧相之曰先輩壽則有矣若及第則家亡記之生
大詩曰吾方掇高第以起家何亡之有時樊若水女
才質雙盛愛輻之才而妻之始燕尔科詔遂下時後
周都洛輻入洛應書果中選於甲科第二方得意狂
放不還携一女僕曰青箱所在踈縱過華州之蒲城
其宰仍故人亦醞藉之士延留夕之一夕盛暑追涼

於縣樓痛飲而寢青箱侍之是夕夢其妻出一詩為
亦怨責頗深詩曰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幾
多地一去不言歸夢中懷愧亦戲答一詩曰還吳東
下過蒲城樓上清風洒半醒想得到家春已暮海棠
千樹欲凋零既寤頗賦之因理裝漸歸將至採石渡
青箱心疾數刻暴卒生感悼無奈恣恣藁葬於一新
墳之側急圖到家至則門巷空閒榛棘封葑妻妾亡
已數月訪親鄰樊亡之夜乃夢於縣樓之夕也後數
日親友具舟携輻致奠于葬所即青箱藁葬之側

新墳乃是不植他木惟海棠數株方葉萼凋謝正合
詩中之句因拊膺長慟曰信乎浮畜師及第家亡之
告因竟不仕隱鍾山著書守道壽八十餘江南諸書
及小說皆無惟潘佑集中有樊氏墓誌事與此稍同
錢思公鎮洛所辟僚屬盡一時俊矣時河南以陪都
之要驛舍常闕公大創一館榜曰臨輟既成命謝希
深尹師魯歐陽公三人者各撰一記曰奉諸君三日
期後日攀請水榭小飲希示及三子相持角以成其
文文就出之相較希深之文僅五百字歐公之文五

百餘字獨師魯止用三百八十餘字而成語簡事備
復典重有法歐謝二公縮袖日止以師魯之作納丞
相可也吾二人者當匿之丞相果召獨師魯獻文二
公辭以他事思公曰何見忽之深已礮三石奉俛不
得已俱納之然歐公終未伏在師魯之下獨載酒欲
之通夕講摩師魯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諸
君文格誠高然少未至者格弱冗字尔永叔奮然持
此說別作一記更減師魯文廿字而成之尤完粹有
法師魯謂人曰歐九真一日千里也思公兼將相之

位帥洛止以賓友遇三子創道服笻杖各三每府園
文會丞相則壽巾紫褐三人者羽氅携笻而從之
太宗喜奕甚諫臣有乞編寬基待詔賈玄於南州者
且言玄每進新圖妙勢悅惑明主而方機聽斷大致
壅遏復恐坐馳睿襟神氣滯鬱上謂言者曰朕非
不知聊避六宮之惑尔卿等不須上言

真宗嘗以御製釋典文字法音集卅卷天禧中詔學
僧廿一人於傳法院箋註楊大年充提舉註釋院事
製中有六種震動之語一僧探而箋之暗碎繁駁將

三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二句止八字曰地躰本靜
動必有變其簡當若此

杜祁公以官師致仕於南都時新牘一魏莪者出倅
巨藩道由應天大帥王資政舉正以其少年高科方
得意於時盡假以牙兵寶轡旌鉞導後呵擁特盛祁
公遇於通衢無他路可避乘款段裘帽暗弊二老卒
欽馬側立於旁舉袖障面新貴人頗恚其立馬而避
問從者曰誰乎對曰太師相公
真宗欲擇臣僚中善弓矢美儀彩伴虜使射弓時雙

備者惟陳康肅公老咨可為陳方以詞職進用

時晏元獻為翰林學士太子左庶子事無巨細皆咨
訪之上謂晏曰陳某若肯換武當換與節鉞卿可論
之時康肅母燕國馬太夫人尚在門範嚴毅陳曰當
白老人不敢自輒既白之燕國以杖撻之曰汝策名
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為名目汝欲叨竊厚祿貽羞
於闕閱忍乎因而無報 真宗遣小璫以方寸小紙
細書問晏曰主皮之議如何小璫誤送中書大臣慌
然不論次日稟奏 真宗不免笑而就之朕為不曉

此一句經義因問卿等止黜其璫於前省亦不加罪

重雕改正湘山野錄卷中

至正十九年六月十九日覽記

黃岡陶子林刊

重雕改正湘山野錄下

石曼卿一日謂祕演曰館俸清薄不得痛飲且僚友
 饌之殆遍奈何演曰非久引一酒主人奉謁不可不
 見不數日引一納粟牛監簿者高贊好義宅在朱家
 曲為新炭市評別第在縣臺寺西房借日數十千長
 謂演曰某雖薄有淮產而身迹塵賤難近清貴慕師
 交游盡館殿名士或游奉有闕無愆示及演曰是携
 之以謁曼卿便令置宮膠十擔為贄列醞於庭演為
 傳刺曼卿愕然問曰何人演白前所謂酒主人者不
 得已因延之乃問甲第何許生曰一別舍不縣臺之
 側其生粗亦翔雅曼卿問語演曰縣臺寺閣虛爽可
 愛久不一登其生離席曰學士與大師果欲登閣乞
 預寵諭下處正與閣對容具家競在閣迎候石曰諾
 之一日休沐約演同登演預戒生至期果陳具於
 閣器皿餽椽冠於都下石演高歎褫帶飲至落景曼
 卿醉喜曰此游可紀以盆漬墨濡巨筆以題云石延
 年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叩曰塵賤之人

幸獲陪侍乞掛一名以光賤迹石雖大醉猶握筆沈
 慮無其策以拒之遂目演醉舞佯聲諷之曰大武生
 牛也捧硯用事可也竟不免題云牛某捧硯永升沒
 以詩戲曰捧硯得金牛
 寇萊公嘗曰母氏言吾初生兩耳垂有肉環數歲方
 合自疑常為異僧好游佛寺遇虛隱靜院惟喜與僧
 談真公應富貴四十年無田園邸第入覲則寄僧舍
 或就居在大名日自出題試貢士曰公儀休拔園葵
 賦霍將軍辭治第詩此其志也詩人魏野獻詩曰有
 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采詩者以為中的虜使至大
 名問公曰莫是無宅起樓臺相公否公因早春宴客
 自撰樂府詞俾工歌之曰春早柳絲無力低拂青門
 道暖日籠歸鳥初折桃花小遙望碧天淨如掃曳一
 綫輕烟縹緲堪惜流年謝芳草任玉壺傾倒
 王冀公罷奉政 真宗朝夕欲見擇便殿清近惟資
 政為優因以公為本殿大學士公奏曰臣雖出於寒
 賤不能獨宿欲乞除一臣僚兼之遂以陳文僖彭年
 並直一夕公携一巨榼入宿方與陳寒夜閑飲遽中

人持鑰開宮扉獨名公恣恣而入謂陳曰請同院不
須相候獨酌數盃先寢至行在 真宗與公對飲飲
罷持禁燭送歸歸若列星陳危坐伺之已四鼓笑曰
同院尚未寢乎陳曰恭係司長豈敢先寢喜笑倒載
解鞵褫帶幾不能坦腹自矜曰某江南一寒生遭際
真主適主上以巨觥敵飲僅至無筭抵掌語笑如僚
友之無間已而遂寢殆曉盪櫛罷與陳相揖覺夜歸
數談頗踈漏自言夜來沈酒殊不記歸時之早晚無
乃失容於君子乎陳曰無之但殷勤愧謝既別色將
趨班同趨出殿門執其手以語封之曰夜來教事心
是同院一人聞之文僊歸謂子弟曰大臣慎密體當
如此
李侍讀仲容魁梧善飲而禁獠為李萬回 真廟飲
量近臣無擬者欲敵飲則名公公居嘗寡談頗無記
論酒至酣則應答如流一夕 真宗命巨觥俾滿引
欲劇觀其量引數大醉起固辭曰告官家徹巨器
上衆醉問之何故謂天子為官家遽對曰臣嘗記蔣
濟萬機論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

故曰官家上甚喜泛容數盃上又曰真所謂君臣千
載遇也李亟曰臣惟有忠孝一生心也從實搜不及
於此
丁晉公釋褐授饒倅同年白禎為判官棋一日以片
幅假緡於公云為一故人至欲具冷舉篋無一物堪
質奉假青缺五鏤不宣禎白謂之同年晉公笑曰是
給我也勝下新婚京國富室豈無半千質具耶懼予
見撓固矯之兩於簡尾立書一闕戲答曰欺天行當
吾何有立地機闕子太乖五百青缺兩家闕赤洪崖
打赤洪崖時已兆朱崖之讖
真宗國恤凡陰補子弟有當齋挽之職者若齋郎心
侍齋祭若挽郎至有執紼嬰導靈仗者子弟或報之
王沂公曾在中書翰林李承旨雖視沂公為姪婿凡
兩日詣中堂求免其子挽鐸之執沂公曰此未事請
林文少儀首台聚廳當白之丁晉公出廳沂公白之
丁遂諾謂李曰何必承有親來李遂拜謝拜起戲謂丁
曰昨日并今日齋郎與挽郎蓋言兩日伺之一應聲
曰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殘陽滿座伏其捷敏而事頗

妥帖不數日遂出未及洛而南遷下淚之識也

張尚書鎮蜀時承旨彭公乘始寇欲持所業為贄求
文鑒大師者為之容鑒曰請君遇旌麾游寺日具欄
鄴牘文侯之老僧先為持文奉呈果稱愛始可出拜
蓋八座之性靡測一日果未鑒以彭文呈之公默覽
殆遍無一語褒貶都擲於地彭公大沮後將赴關臨
政託鑒名彭至語之曰向示威偏心極愛嘆不欲形
言者子方少年若老夫以一語獎借必凌忽自情故
擲地以奉傲他日子之官亦不減老夫而益清也

鐵縉抄二百道為謙細之助勉之後果盡然

僧錄贊寧有大學洞古博物著書數百卷王元之與
徐騎省疑則就而質焉二公皆拜之柳仲塗開
因曰余頃守維揚郡堂後萊圃繞陰雨則青燄夕起
觸近則散何耶寧曰此葬劫振大也兵戰血或牛馬
血著土則凝結為此氣雖千載不散柳遷拜之曰掘
之皆斷鎗折鏃乃古戰地也因贈以詩中有空門今
日見張華之句 太宗欲知古高僧事撰僧史略十
卷進呈充史館編修壽八十四司天監王康訥推其

命孤薄不佳三命星禽畧祿壬遁俱無壽貴之處謂
寧曰師生時所異者心得天貴星臨門必有裂土侯
王在戶吾寧曰母氏長謂某曰汝生時方印草錢文
穆王元璣往臨安縣拜蒞至門雨作避於茆簷甚久
殆浣浴襦藉畢徘徊方去

皇祐間館中詩筆石昌言揚休最得唐人風格余嘗
携琴訪之一詩見謝允佳曰鄭衛淫俗耳正聲追不
回誰傳廣陵操老盡嶧陽材古意為師後清風尋我
來幽陰竹軒下重約月明開恐遺泚故錄焉

蘇子美有贈祕演師詩中有乘願孤坐若癡席眼吻開
合猶光精之句人謂與演真演領頤方厚顧視徐
緩喉中含其聲常若鼾睡然其始云眼吻開合無光
精演以濃筆塗去無字自改為猶子美詎之曰吾尚
活豈當日無光精耶中又有一聯云賣藥得錢祇沽
酒一飲數斗猶惺惺又都抹去蘇曰吾之作誰敢點
竄耶演曰君之詩出則傳四海吾不能斷葷酒為淨
圖罪人何堪更為君詩所暴子美亦笑而從之
蘇子美以秦郎蓋有賽神之會局吏皆齋積架藉倫

以置備具歲以為常惟子美作之言者固席人以進
制獄鍛鍊皆一時之名賢獄就盡點臺館為之一空
子美坐自盜律削籍處湖州後朝廷有哀之之意因
郊赦文中特立一節應監主自盜情稍輕者許刑部
理雪言者又梓云郊赦之勅先無此項必挾情曲庇
蘇舜欽固以此又舞之拊言破律殺無赦乞付立法
者于理竟不雪遂死有郊裡感事詩云不及雞竿下
坐人之句嗟哉

錢文僖公若水少時謁陳搏求相骨法陳戒曰過半

月請子却來錢如期而往至則邀入山齋地爐中一
老僧擁壞衲瞑目附火于爐旁錢揖之其僧開目微
應無遇待之禮錢頗慊之三人者嘿坐持久陳設語
問曰如何僧擺頭曰無此等骨既而錢公先起陳戒
之曰子三兩日却來錢曰唯後如期謁之搏曰吾始
見子神觀清粹謂子可學神仙有昇舉之分然見之
未精不決奉許特召此僧決之渠言子無仙骨但可
作貴公卿爾錢問曰其僧者何人曰麻衣道者
君謨蔡公出守福唐時李泰伯遣自建昌携文訪之

一日命遣及陳孝廉早膳於後圃望海亭不設樽
酒膳罷欲起時方暮春鬻酒於園郡人嬉遊籍妓數
子時亦尋芳於此既太守在亭因飲袖聲喏而過蔡
公遂留之投命觥具就第酒方行舉敬一相陳烈
者驚懼怖駭越牆攀木而遁泰伯即席賦詩云七閩
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到落暉誰在畫簾沽酒處
多鳴櫓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
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蓋談其矯之過
也

錢子高明遠始中大科知潤州值上元於因勝寺法
堂對設戲帷庭下方以花磚遍甃嚴雅始新子高飭
役徒掘磚埋柱時長老達觀師墨頰者法辯迅敏度
其氣驕難諷但佯其語曰可惜打破八花磚錢猷之
謹不敢動
撫人饒鍊者馳辯逞才素揮闔於都下熙寧初免解
到闕因又失意當朝廷始立青苗方沮議交上大丞
相閉閣不視事之際生將出閣以詩殺相問曰又還
垂翅下煙霄情指臨川去路遙二畝荒田須賣却要

錢準備餉青苗丞相亦以十千責之生少與劉史館相公冲之有素時劉相館職知衡州生假道封下曰謁之公親名紙已盛頓不悅生趨前亟曰某此行有少急幹不可暫緩行李已出南關又不敢望旌麾潛過須一拜見但乞一飯而去公既聞不肯少留遂開懷待之問曰塗中無闕否生曰並無唯乏好酒耳遂贈佳釀一擔拜別鞭馬遂行公頗幸其去至來陽窻覘其令譽不甚謹遽謁之曰知郡學士甚託致意有雙壺乃兵廚精醞仗某携至奉贈請具書謝之甚令聞以書為謝必非誑詐又幸其以酒令故人送至其勢可持大喜之急戒刻木數刻問釀金半釵責之釐然遂去後數日到公得謝醞書方寤寤已噬脐矣又一歲下第出京庇巨商厚貸以免征算自撰除目一紙盡率甫兩禁及三路巨鎮除拜遷移皆近擬議凡過關首謁局吏坐定遽曰還關近日差除否任人無不願聞者曰某前數日聞鎖院臨出京在某官宅恰見內探錄至遂行其間寧不少閱親舊者聞之無不願見讀訖即曰下第窮生整舟無一物敢煩公

吏略賜一檢其官皆曰豈煩如是言訖拜辭飄然遂行凡藉此術下汴淮歷江海其閑賦僅免二三寸縉苟移其用以濟大謀遂為妙策歟
都尉李父和公犯御名雖累世勲忠尚天姻而識學優贍與楊父公為禪悅深交其法辯與
天下禪伯相角沁園東址濱於池曰靜淵莊構菴齋延高僧遇蕭國大長至乘悅之日設高座鳴法鼓於宅之法堂命谷隱石霜葉縣三大禪者登座演法時大長主莊巒閣設箔觀焉臨際宗範每登座拈拄杖敲擊林机以示法用前二師說法竟其末葉縣禪師者機用剛猛始登座以拄杖就膝拗折擲於地無一語便下文和笑曰老作家手改終別師曰都尉亦不得無過斯須肅國公入箔怪問曰末後長老何故發怒公雍容對曰宗門作用施設不定乞無賜訝公將薨治而不亂自寫遺頌曰拈下幞頭脫却腰帶看覓生死問取布袋時隔胃躁熱尼道堅就机問曰都尉衆生見却盡大火所燒時切要照管主人翁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尼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

會燕投枕未安而沒

吾友契嵩師熙寧四年沒於餘杭靈隱山翠微堂火葬訖不壞者五物睛舌鼻及耳毫數珠時恐扁誣以烈火重鍛鍛之愈堅嵩之文僅存韓柳間治平中以所著書曰輔教編携詣闕下大學者若今首揆王相歐陽諸巨公皆低簪以禮焉王仲儀公素為京尹特上殿以其編進呈許附教箴賜號明教大師嵩童體完潔至死無犯火訖根器不壞此節可高天下之士余昔怪其累夕講談音若清磬未嘗少嘎及終方得

山下

十一

其驗嵩字仲靈藤州人詩類老杜楊公濟潘收全集公濟深伏其才卷嵩詩有千年猶可照吳邦之句夏英公鎮襄陽過大赦賜醕宴詔中有致仕高年各賜束帛時胡六監且替廢在襄英公依詔自選精廉十尺贈之胡得謙以手捫之笑曰寄語舍人何寡聞至此奉還五匹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實誼諸儒所解束帛幾幾貴于丘園之義自可見證英公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若束修則十挺之脯其實一束也若束帛則卷其帛屈為二端五尺遂見十端表

王者屈折於隱淪之道也夏少沮

宋齊丘相江南李先主昇及事中主境二世皆為右僕射增愛其才而知其不正一日選景於華林廣園以明粧列侍召齊丘共宴試小妓羯鼓齊丘即席獻羯鼓詩曰巧斲牙林縷紫金最宜午穩玉樽深目逢泚景開佳宴為出花奴奏雅音掌底輕慙孤鶴噪杖頭乾快亂蟬吟闕元天子曾如此今日將輒好用心又嘗獻鳳皇臺詩中有我欲烹長鯨四海為鼎鑊我欲羅鳳皇天地為罾繳之句皆欲諷其跋扈也而主

山下

十一

終不聽不得意上表乞歸九華其略云千秋載籍願為知足之人九朵峯壘永作乞骸之客至知其詐也一表許之賜號九華先生以青陽一縣與賦給之怨毀禹狀後放歸田里鎖之穴其牆以俗膳遂自經年七十三物上元縣一民時疾暴死心氣尚暖凡三日復甦乃誤句也自言至一殿庭問忽見先主被五木縲械甚嚴民大駭竊問曰主何至於斯耶主曰吾為宋齊丘所誤殺和州降者千餘人以寃訴囚此主問其民曰汝何至斯耶其民具道誤句之事主聞其

民却得生還喜且泣曰吾仗汝歸語嗣君凡寺觀鳴鐘當延之令永吾受苦惟聞鐘則暫休或能為吾造一鐘尤善民曰我下民爾無緣得見設見之胡以為驗至沈處曰吾在位嘗與于闐國交聘遺吾一瑞玉天王吾愛之嘗置於寤受百官朝一日如廁忘取之因感頭痛夢神謂我曰玉天王寘於佛塔或佛體中則當愈吾因獨引一匠携於瓦棺寺鑿佛左膝以藏之香泥自封無一人知者汝以此事可驗又云語嗣君勿信用宋齊丘民既還家不敢報已遂乞見至具白之果曰冥冥何憑民具以玉天王之事陳之主親詣瓦棺剖佛膝果得之感泣慟歸遂立造一鐘於清涼寺鑄其上云薦烈祖孝高皇帝晚出厄以玉像建塔葬於蔣山齊丘寵待愈解

張晦之景以古學尚氣義走河朔與冀州一俠少持後漢者不執事敗景亦連絳捕之甚急遂改姓名李田遁竄四海所至即題曰我非東方兒也不是牛耕土也欲識我蹤迹一氣萬物母蓋景嘗撰河東柳先生集序破題曰一氣萬物之母也世盡知之景

所以遍題者亦欲導於知己簡寂觀道士陳復常是奏章能將神於冥冥景以李田姓名詣之求奏一章以決休否陳許之一夕天虛夜清宛簡精格自初夜抱章俯伏於露壇後夜方起起忽譴之曰陰冥之事爾尚欺之況人間乎吾上及三清下逮九幽閱籍無李田者子以欺陰固無陰徵矣景終於一散官壽不五十

陳康肅先公知判南樞其道窮為葬於龍山落帽臺碑以表其墓烏廬在剡江之池陰枯桑後田子孫凋零盡為漁樵備估陸魯望所謂莫倚文章庇子孫集三十卷行於世

成都無名高僧者誦法華經有功雖王均李順亂於蜀亦不敢害一旦忽一山僕至寺言先生未晨請師誦經在藥市奉候至則已在引入溪嶺數重煙嵐中構一跨溪山閣方其居也僕傳其語曰先生請師且誦經老病起晚誦至見寶塔品頭見報欲一聽至此品報之果出野服杖藜兩眉垂肩但嘿揖藝香側聽聽罷遂入不復出將齋以藤籃竹筋秣飯一盤祀

菊數甌不調鹽酪美若甘露食訖僕持鏡一鏡敬施
之曰先生寄語上人遠到山舍不及攀送遣僕送出
路口因中途問僕曰先生何姓曰姓孫曰何名僕曰
僧掌中書思敏二字僧曰大歎欲存往僕處失之凡
山中尋三日竟迷舊路視觀資乃金錢一百皆良
金也中五六金一半尚鐵由茲一膳身輕無疾天禧
中已一百五十歲長遊郡市後隱不見

殿中丞程東美守賓州日儂賊寇賓因奔城後得罪
編置於邛侏厚人也能道守賓日監斬陳崇儀事甚

十五

詳自言秋相青正月一日至賓初六日詰旦帥將
起就坐擒陳及裨將供奉官忘其姓名將斬之梓二
人者於庭謂曰二君後事但請無慮青一切為置之
時陳犯英廟諱神識荒越卒無一詞獨供奉者慷慨
不怖氣貌怡然叩狀公曰某萬死無恨獨一事須平
台聽以三母骨觀尚寄州南存留院二十年不孝志
葬其今得罪既死乞令燒訖篋其骨專遣人馳歸并
家書付妻男將其骨與三孀之骨買地一處葬之則
閉目受刀無恨矣秋公許之擒二人者就廊酒食時

曉寒酒餽冷落陳但狂踈不能食獨供奉者飲啖如
平時謂眾兵曰吾本一健兒今日倍奉一崇儀使喫
劍何虧於我乎汝輩努力無常効我索紙筆寫家書
一字無誤及至市先設衾褥面吐心半顧持刃者曰
刃銘利否若一刀不斷我必訴汝於陰府言訖刃下
斬訖大怖遂南矣

潘道遠間有詩名所交遊皆一時豪傑虛相多遊欲
立奉邸潘預其謀混迹於講堂巷開藥肆劉少送鮑
少孤二人者為藥童唐中韋帶氣貌與秀俊 太宗

十六

登極秦邸之謀不集潘有詩曰不信先生語剛未帝
里遊清宵無好夢白日有閑愁之句事敗已環多遜
宅斯頃將捕於閭閻覺之止拜其隣曰吾謀逆事彰
吾若就誅心一身奈汝並隣皆知吾謀偏廣屠戮者
不下數十人今若匿得吾一身則脫汝輩數家之禍
然萬無搜近之理所謂擊下巡箭也吾出門則擒之
汝輩自度宜如何其鄰無可奈何遂藏于婦少頃捕
者四集至則失之矣朝廷下諸路畫影以搜獄既具
投多遜於崖已而沸議漸息閭服僧服髡鬚五更持

磬出宜秋門至泰亭挈擔為箍音桶匠投故人阮思道為秦理椽陰認之遂呼至庭俾葺故桶阮提錢三鏹明示於閭大擲于案乘馬遂出閭論其意提金直入于室因匿焉阮歸責閭者曰案上三鏹及桶匠安在皆曰不知遂痛杖閭者令捕之閭恨之遍尋於市數日不得其蹤阮後徐諷秦帥曹武惠彬曰朝廷捕潘閭甚急聞閭亦豪邁之士竄伏既久欲遁死地稍裂個他逸則何所不至公大臣也可奏朝廷少寬捕典或即以一小官名出亦霸靡之一端也帥然之遂

削奏 太宗以四門助教招之因遂出閭有清士嘗作憶餘杭一闕曰長憶西湖盡日凭欄樓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島嶼正清秋笛聲依約蘆花裏白鳥成行忽驚起別來閑想整釣竿思入水雲寒錢希白愛之自寫於玉堂畫屏

蜀先主開建初賜道士杜光庭為廣德先生戶部侍郎蔡國公時蜀難方平尤惡盜賊犯者賊無多少皆斬是歲蜀飢有三盜庚者心得數斗引至庭覆讞會光庭方論道於廣殿視三囚殆亦惻隱謂杜曰茲事

如何亦冀其一言見救而杜卒無一語但唯唯而已勢不得已遂斬之杜歸舊宮道院三無首者立於旁哭訴曰公殺我也蜀主問公意欲見救忍不一言活我今冥路無歸將其奈何杜悔責慙痛辟穀一年修九幽脫厄科儀以拔之其竟歲餘方去光庭越州人博愛有文章在唐為麟德殿供奉有怪論之才唐至欲相之

韓熙載字仲南事江南三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彩照物每從轡春城秋苑人皆隨觀談笑側聽者已倦審音能舞善八分及畫筆皆絕簡介不屈舉朝未嘗拜一人每獻替多嘉納吉凶儀制不如式者隨事稽正制誥典雅得元和之風屢欲相之為宋齊丘深忌終不進用陳覺以福州之敗齊丘庇之特赦不誅熙載上疏廷諍必請寘法齊丘益怒誣以促酒少檢貶和州司馬其實平生不飲瑞覺其誣非久名還年六十九拜中書侍郎卒煜嘗恨不得熙載為相贈平章事謚文靖蔽僕射續以位高寡學為時所鄙又江父尉嘗作懈賦識續略曰外視多足中無寸腸又有

口裏雌黃每失途於相沫胃中戈甲膏聚眾以橫行
之白續深報之強自激昂以熙載有十名固請撰其
父神道碑欲苟稱譽取信於人以珍貨幾萬婚仍輟
未勝衣一歌鬢質冠洞房者為需毫之贈意其獲財
必可深諷熙載納贈爰姬遂諾其請文既成但叙譜
裔品秩及薨葬褒贈之典而已無點墨道及續之事
業者續慊之封還尚冀其改竅熙載亟以向所贈及
歌姝志還之臨登車止寫一闕於泥金雙帶曰風柳
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

取樽前舊舞衣

李丞相沅有長者譽一世僕通宅金數十年忽一夕
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頭賣於
宅以償焉丞相大則之祝夫人曰願如己子育於室
訓教婦德俟長成求偶嫁之心請夫人親結縭以主
其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婿亦頗
良具奩幣歸之女輒果堅白其二親後歸藉京聞之
淪感心骨丞相病夫婦割股為羹饋之至薨衰經三
年

熙寧丙辰歲交賊寇邕郡倅唐著作子正 畫室遇害

唐桂州人治平中赴京調舉至全州中途欲僦一僕
得一肩夫乃遊袁州日所役舊奴也挈重擔勁若健
羽雖鞭馬疾追長先百步之外恐他還遂遣之其僕
當日自全州行至唐州凡二千七百餘里日午已到
留書祝驛吏曰俟桂州唐秀才至即付之唐後月餘
方到唐下馬於驛驛吏前曰君非桂州唐秀才否一
月前有人留一書在此曰出示之書面云呈桂州唐
秀才歸真子謹封唐曰吾豈識歸真子耶因啓封惟

一詩曰表山相見又之全不過先生道未緣大抵有

心求富貴到頭無本學神仙途中靈藥宜頻施鼎內
丹砂莫妄傳待得角龍為燕會好來黃籙卧林泉唐
得之頗怪曰詰其形貌乃全州黥僕也留書之日即
全州所遣之日始悟神仙人寶詩於篋遇好事者則
出之及遇害當丙辰正合詩中謂角龍也

江南徐知諤為潤州節度使温之少子也美姿度喜
畜奇玩蠻商得一鳳頭乃飛禽之枯首也彩翠奪目
朱冠紺毛金背如生正類大雄雞廣五寸其腦平正

可為枕諤償錢五十萬又得畫牛一軸畫則留草欄
外夜則歸卧欄中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 太宗
張浚苑以示羣臣俱無知者惟僧錄黃寧曰南倭
及海水或滅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
淚數滴者得之和色着物則晝隱而夜頭沃焦山時
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漆物則
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
異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載
之

真宗深念稼穡聞占城稻耐旱西天菘豆子多而粒
大各遣使以珍貨求其種占城得種二十石至今在
處播之西天中印土得菘豆種二石不知今之菘豆
是否始植於後苑秋成日宣近臣嘗之仍賜占稻及
西天菘豆御詩

祥符以前中貴人盡帶將仕郎階若太尉秦翰者左
墻之名將累立戰功始以將仕郎內侍省內府承局
今則不聞翰後建彰國軍節

初中國長主為尼掖庭嬪御隨出家三十餘人詔兩

禁送於寺賜齋饌傳宣各令作詩送惟陳文僖公
年詩尚有記者云盡出花鈿散寶津雲鬢初剪向殘
春因驚風燭難留世遂作池蓮不染身貝葉下翻疑
軸錦梵聲繞學誤梁塵從茲艷質歸空後湘浦應無
解珮人或云作詩之說恐非好事者能於鷓鴣天曲
聲歌之

明州天台教主禮法師高僧也眾徒四而眾以往生
浮土訣勸眾修行晚結十僧修三季懺燒身為約揚
大年慕其道三以書留之云億聞我師比修千日之

懺將捨四大之軀結淨社之十僧生樂邦之九品竊
曾具懇冀徇羣情乞住世以為期廣傳道以興利願
希垂諾冀獲瞻風後禮師終不諾又貽書杭州天竺
式懺主託渡江留之億再拜昨為明州禮教主宏發
願心精修懺法結十人之淨侶約三載之近期決取
樂國之往生並受火光之正受載懷景重竊欲勸留
誠以天台大教之宗師海國羣倫之歸嚮傳演秘筌
之學增延慧命之期冀其住世之悠長廣作有情之
饒益遂形懇請聲叙誠言得其報音確乎不奪慮喪

人天之眼目孰為像季之律梁誠主大師同稟哲師
並化奉國可願涉錢塘之巨浪造郵水之淨居善說
無窮宜伸於理奪真機相契須仗於神交是年誕節懇
永興冠相國薦紫服以留之時馬副樞知節請大年
換其父全人神道碑潤筆一物不受止求薦一師牒
馬樞奏臣以楊某為先臣撰碑况詞臣潤筆國之常
規乞降聖旨俾受臣所贈 真宗召大年問之曰得
以其事為奏 真宗深加嘆重謂大年曰但傳朕意
留之住世若師牒候與之潤筆卿宜無讓遂賜牒法
智大師住世七年方入滅錢希白碑其異於塔
向大資 政中 祥符四年十月為東嶽奉冊使奏奉冊
前十日雨雪日甚至十一月五日詣本廟奉冊忽然
景氣晴和宛若春意又得兗州狀稱據黃現鋪人員
夏興狀今月四日將兵巡至馬嶺見五人各服黃紫
衣執幡蓋與等恐是冊使向前迎接忽然氣霧漸起
即不見又得天貺殿道士孫守一狀冊使詣本殿燒
香畢有皂鶴兩隻至殿盤旋飛翥甚久詞臣各進頌
歐公撰石曼卿墓表蘇子美書邵鍊篆顧山東詩僧

秘演力幹屢背歐俾速撰文方成演以庫二兩置石
於相籃南食殿確訖白歐公寫石之日為具名館閣
諸公觀子美書畢演大喜曰吾死足矣飲散歐蘇
獨演曰鑄訖且未得打竟以醉翰之妙演不能却歐
公忽空力院見之問寺僧曰何得僧曰半千買得歐
怒回詎演曰吾之友反與庸人半千鬻之何無識之
甚演滑稽特精徐語歐曰學士已多他三百八十三
矣歐愈怒曰是何演曰公豈不記作省元時庸人竟
摹新賦叫於通衢復更名呼云兩文來買歐陽某者
元賦今一碑五百價已多矣歐因解頤徐又語歐曰
吾友曼卿不幸早世固欲得君之文張其名與日星
相磨而又窮民售之頗濟其乏又非利乎公但笑而
無說

重雕改正湘山野錄卷下

續湘山野錄

吳僧 文莹 如晦 編

本朝春待耆德於儀物之盛惟王文貞公也病深屢乞骸不允扶掖求對於便坐面懇之 真宗遣皇太子出幕拜留曰吾方以卿翼吾兒卿瘦瘠殆此朕安敢強翌日冊拜太尉詔禮官草儀就都堂赴上五日一起居起居日入中書預參訣過軍國重事不限時日並入至病之革公名揚文公於卧內囑以後事曰吾深厭煩慙慕釋典願未來世得為苾芻林間宴坐觀心為樂將易篋之時君為我剃除鬚髮服壞色衣勿以金銀之物置棺內用茶毗火葬之法歲骨先瘞之側起一茆塔用酬夙願吾雖深戒子弟恐其拘俗託子叮嚀告之又曰仗子樞遺表但整叙感戀而已慎無及姻戚大年對曰餘事敢不一一拜教若剃髮三衣之事此必難遵公三公也萬一薨奄鑿輅必有被桃之臨自當飲贈公衮豈可加於僧體乎至薨大年與諸孤協議但以三衣置柩中不藏寶貨而已壽六十一配享 真宗廟庭

太宗作九絃琴七絃阮嘗聞其琴蓋以宮絃加二十絲辨為大武宮絃減二十絲辨為小武其大絃下宮徽之一徽定其聲小絃上宮徽之一徽定其聲 太宗嘗酷愛宮調中十小調子乃隋賀若弼所撰其聲與意及用指取聲之法古今無能加者十調者一曰不博金二曰不換玉三曰夾泛四曰越溪吟五曰越江吟六曰孤猿吟七曰清夜吟八曰葉下聞蟬九曰三清外一調家優古已其名琴家祇命曰賀若 太宗嘗謂不博金不換玉二調之名頗俗御改不博金為楚澤涵秋不換玉為塞門積雪命近臣十人各探一調撰一詞蘇翰林 易簡 探得越江吟曰神仙神仙瑤池宴片片碧桃零落春風晚翠雲開處隱金鸞 挽玉麟背冷清風遠文莹京師進詢琴阮待詔皆云七絃阮九絃琴感祕府不得見

嘉祐中 仁宗自內閣降密勅近以女謁張橫無由禁心今後應內降批出事主司未得擅行次日執奏定可否始數日左承天門一寬衣老兵持竹槩器上以敗荷覆之門吏搜之乃金巨弁一枚上綴巨蚌燦然

不知其數禁門舊律盡依外門例凡有搜攔更不申
覆即送所司時開封方鞠劾次一小璫馳騎急傳旨
令放其物仰進呈府尹魏公璫不用執奏法遂放之
唐質肅公介方在諫垣疏曰陛下臨御以來所降勅
旨未有若執奏內批之勅為治世之大公也臣風聞
禁門近有搜攔之獄傳旨令放主司殊不顧執奏之
法乞再收犯者劾之使正其典疏入不報公又疏曰
臣聞王者一語朝出四海夕聞今執奏之勅既為無
用乞下詔收之免惑天下既而又不報公又疏曰臣
聞開封乃天下百執事之首司也魏某為尹臣君父
詔旨輒不遵守望端門無咫尺之地尚敢輒爾况九
州之遠乎欲重貶魏某以咎不遵君命之惡臣以言
職不能早寤清表亦乞罷黜魏由是降越州時感事
詩有鐵冠持白簡藩棘飛青蠅之句謝上表略云狂
風動地孤蓬所以易飄衆芥登山直木終頃先伐才
者憂之

張密學兼知冀州日一巨盜劫民之財渡亂其女賊
敗得贓將受戮其被盜父母以不幸之事泣訴於公

公忿極俾設架釘於其門凡三日醢之義者頗快焉後
旬李感痼疾一日方午劇發中使至宅急宣公力疾
促轡至禁門中人引至便殿垂箔立軒陛久之忽箔
中屬聲曰爭得公認其聲乃真宗也不知其端不
敢奏辯斯頃又曰張秉得非法殺人公方奏曰臣東
諫入仕遵謹憲章豈心丹筆書極典雖一管朴亦履
嚴精審上曰卿自與本人對辯引於殿西南隅啓一
獄扉囚繫萬狀始悟非人世也引一鐵杖罪人血肉
淋漓脂節呈散泣訴於公曰汝用非法殺我肢體零
散奈何永無受託之所公方認真賊也詎之曰汝所
犯豈心一死耶糜萬軀心不足塞其父母之耻將敢更
有訴乎旁有一胥容服謹嚴視之乃秉從事河陽日
一幕典也遇公甚勤低容曰五刑自有常典心不得
憾其訴公曰其將奈何吏曰幸公之筭未盡暫往誤
至此爾但遣之俾託生可却還公怖且窘叩其遣之
之術於吏曰念吾與子有河陽之舊吏曰遣功之大
無如法革徑馬但至誠許之公遂許歸日召僧誦百
部以至添及千部囚心不捨公愈怖吏又曰不必多

為其持誦之法但貴長久日請一僧誦一部許終其身乃可遣也公如其說許之果沒不見殆三日神方還觀始覺在榻後乃日各一僧誦一部至薨未嘗一日廢闕

晏相殊年七歲自臨川詣都下求舉神童時寇萊公出鎮金陵殊以所業求見萊公一見器之既辭命所乘賜馬鞚轡送還復論之曰馬即還之鞚轡奉資桂王之費知人之鑒今歎其比

太宗克復江南得文臣徐鉉博通今古擢居秘閣一

日浚苑象斃上令取膽割腹不獲上異之以問鉉鉉奏曰請於前左足求之須臾果得以進亟召鉉問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其在前左足也朝士皆歎其博識

景德初兗奴叩澶車駕議幸時曹武公瑋及秦翰為澶駐泊詔許便宜軍馬事不由中覆二將議曰威輅不過河則已萬一度橋奈此澶州素不設備遂督士卒深濶渠以遠城校開校以枯蒿雜草覆渠面使虜不測其深淺駕至澶臣僚乞駐蹕澶南宣靈誅以滅

之可也唯高殿前設力挽聖駕以進揚其聲曰儒人之言多二三顛陛下勿遲疑不渡河無以安六軍之心御駕方渡橋時士卒不山呼左右頗異之瓊曰乞急張黃屋使遠遁詔之既而果齊聲呼萬歲士氣歡振是夕車駕次於澶兗奴羸帳前一里呈殯若巨石其聲鳴吼移刻始盡此家為澶州之先吉也皇弟雍王元份留守東京暴中風眩急詔王父貞旦代司留都事

侯仁寶即趙韓王普之甥也世為洛陽大族知邕州

久在嶺外求歸西洛而無其計詐以取交趾橋其奏乞詣闕面陳其策 太宗納之其舅韓王時已為盧多遜所譖罷相出河陽多遜當國必知是役之艱固欲致仁寶於敗績以沮趙普而 太宗復不寤仁寶求歸之矯虛因奏曰今果許仁寶自邕至關渡還嶺表率師往取反覆路遠恐為交人先警豈若就湖南兵數萬乘不備而服之 太宗深然之詔團練使孫全興將湖南兵三萬與仁寶南取交州兵至白藤江為賊盡滅仁寶為交趾所擒梟首於米為縣宜然也

全興韓正斬於闕下

蜀人嚴儲者與蘇易簡之父善儲之始舉進士而協之子易簡生三日為飲局有日者同席儲以年月詢之日者曰君當俟蘇公之子為狀元乃成名坐客皆笑後歸朝累上不捷太平興國五年果於易簡榜下登第仁廟初纂阮升袞冕纔十二歲未能待旦起日高時明肅太后垂箔擁佑一日遣中人傳旨中書為官家年小起晚慈稽留百官班次每日祇來這裏休語斷會首台丁晉公適在藥告惟馮相極在中書覆奏曰

乞候丁謂出廳商議始丁叅告果傳前語晉公口奏曰臣等止聞今上皇帝傳實受遺若移大政於他處則社稷之理不順難敢遵稟晉公由此忤明肅之旨復面責同列曰此一事諸君即時自當中覆何必須俟某出廳足見碩藉自厚也晉公更衣馮謂魯叅曰渠必獨作周公令吾輩為莽卓乃真幸存心也初寇忠愍南旺日丁叅秉筆謂馮相曰欲與嵐崖又再涉鯨波如何馮但唯唯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適馮相秉筆謂魯叅曰鶴相始欲貶寇嘗有鯨波之嘆

今暫屈周公涉鯨波一巡竟鑿崖

鄭工部文寶為陝運時賊遷欲侵靈武朝廷患之詔鮑便宜徑度西事鄭前後自環慶親部芻粟越瀚海七百里入靈武者十二次諸羌之語皆通曉鄭必知靈武不可守故叅校史傳作河西龍右圖進呈極言乞棄靈武朝廷方遣大將王超援之又力諫太宗太平之時慎無開邊疲弊生姓太宗閱奏極怒撫以他事坐擅議鹽禁及建營田以積石度壘築為清遠軍三過貶郴州藍山令王超援兵方至環州靈武果沒逐班師而李順梗蜀龍賊趙包聚徒數千附之鄭知必趨棧以進分兵夜襲斬其魁殲餘黨嘗又輕車使蜀至渝涪聞廣武卒謀亂自雲安飛小檝下峽數百里一夕擒之所舉如神然太宗終怒藍山任滿更移枝江京山二縣牢落五六季方復仍高詩可叅二杜之閒予收之寂多歸田錄所采者非警絕蓋歐公未全見也在江南師徐騎省錄小篆幣篆千文以示銘其字學不出一中指之甲騎省嘗曰篆難於小而易於大鄭子小篆李陽冰不及若大篆可兼

爾又學琴於崔德諭遵度崔謂楊大年曰鄭仲賢彈琴思古有之若今則無吾篋中畜雷朴一琴號水泉者乃江南故國清風閣所寶本欲携葬泉下託君贈之為我於龍池題數字記於腹此琴之聲可蓋餘琴六七面仲賢沒其子於陵進於祕府文集二十卷談苑十卷江表誌二十卷壽六十一

杜祁公行在中書奏武臣帶軍職若四廂都虞候等出領藩郡不惟遣賜額重而又供給優厚在祖宗時蓋邊臣俸給不足用故以此優之俾集邊事今四

鄙寧肅帶此職者皆近戚統倚欲乞並罷 仁宗深然之許為著令條告中外各三日一近姻之要者懇闡掖上不得已忽批一內降某人特與防禦使四廂都虞候知南京餘人不得援例次日祁公執奏臣近奉聖訓玉音未收昨日何忽又降此批 仁宗降玉色諭云卿且勉行此一批蓋事有無可者祁公正色奏曰但道杜衍不肯竟罷之

太祖收晉水浸河東之年晉危使偽命殷直程再崇間道入契丹求救兵至西樓叩於契丹宣徽使王

白曰南朝今收契國危蹙不保乞師以救白深於術數謂榮曰晉必無患南兵五月十七日當回晉次日必大濟再榮因問他後安危之數白曰後十年晉破破即掃地矣非唯晉破而契丹亦衰然扶困却犯中原飲馬黃河而返又曰晉破二十年後契丹微弱滅絕幾無遺種矣子但記之是時王師果不克晉殆後十年當太平興國四年方平晉壘又白嘗謂契丹扶困再犯之事者即 太宗征漁陽棧兵雍熙丙戌歲命曹武惠彬伐燕不利是年冬虜報殺王師失勢於河

間虜乘勝抵黃河而退皆如王白之言白冀州人年七十語氣方直雖事契丹常諫曰南朝天地山河與虜不同雖暫得一小時不足永恃彼若雪恥稍興兵渡燕薊破榆關而直趨深河恐虜慮羸不勞一踐而盡契丹厭其語欲誅之蓋賴其學術年八十卒 祖宗潛耀日嘗與一道士游於闕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無每有之則探囊金愈探愈出三人者每劇飲爛醉生善歌步虛為戲能引其喉於杳冥間作清徵之聲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惟 祖宗

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真龍得真位至醒詰之則曰醉
夢語豈足憑耶至膺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
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遍訪之或見於輾轅道
中或高洛間後十六載乃開寶乙亥歲也上已祓禊
駕幸西洛生醉坐於岸木陰下笑揖太祖曰別來
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廡其遁急回蹕
與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謂生曰我久欲見汝
決剋一事無他我壽還得幾多在生曰但今年十月
二十日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酷留
之俾泊浚苑苑吏或見宿於木末鳥巢中止數日不
見常切切記其語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閣以望氣
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
斗變雪雹驟降移仗下閣急傳宮鑰開門各開封王
即太宗也延入大寢酌酒對飲官官宴悉屏之
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
訖禁漏三鼓殿雪已數寸帝引柱斧殿切雪頓
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寢是夕
太宗留宿禁內將五鼓周廬者寤無所聞帝已崩矣

太宗受遺於柩前即位逮曉登明堂宣遺詔罷聲動
引近臣環玉衣以贍聖體玉色溫瑩如出湯沐
如京使柳開與處士潘朗為莫逆之交而尚氣自任
潘常嗤之端拱中典全州途出維揚潘先卜居於彼
迎謁江溪因偕往傳舍止于廳事見中堂高鑰甚秘
怒而問吏吏曰凡宿者多不自安向無人居已十稔
矣柳曰吾文章可以驚鬼神膽氣可以讐夷夏何畏
或即啓戶掃除處中而坐閣潛思曰豈有人不畏鬼
神乎乃託事告歸請公獨宿閣出門密謂驛吏曰柳
公我之故人常輕言自衍今作戲怖集無致訝也閣
薄暮以黛染身衣豹文犢鼻吐獸牙被髮執巨蠶由
外垣而入正據廳脊俯視堂廡是夕月色清霽洞鑿
毛髮柳曳劍循階而行閣忽變聲呵之柳悚然舉目
再呵之似覺惶懼遽云某假道赴任暫憩此館非意
干忤幸賜怒之閣遂疏柳生平幽隱不法之事厲聲
曰陰府以汝積戾如此俾吾持符追捍便須急行柳
茫然設拜事誠有之其如官序未達家事未了僕垂
思庇誠有厚報言訖再拜繼之以泣閣徐曰汝識吾

否柳曰塵土下士不識聖者閔曰只吾便是潘閔也
柳乃連呼閔下閔素知公性躁暴是夕潛遁柳以慙
惡詰朝解舟

國初文章惟陶尚書數為優以朝廷眷待詞臣不厚
乞罷禁林 太祖曰此官職甚難做依樣畫葫蘆且
做且做不許罷復不進用穀顯詩於玉堂曰官職有
未須與做才能用處不憂無堪矣翰林陶學士一生
依樣畫葫蘆駕幸見之愈不悅卒不大用

明肅太后欲謁太室詔禮官草儀時學臣皆以周官
服進議佞者密請曰陛下垂簾聽大政聽兩宮尊稱
山呼及興御皆王者制度入太室豈當以周服見
祖宗耶遂下詔服亮冕諫疏交上後宰臣執議俱不
之聽不得已將誕告賴薛簡肅公以關右人語氣明
直不文其談簾外口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
拜耶女兒拜耶明肅無答是夕報罷
范文正公仲淹為右司諫章獻劉太后聽政忽遣一
巨艦諭之曰今後凡有大弊令不須強上物三五年
為一宰相不難致公覺其言甘必有所謂果誕告冬

至日大會前殿 仁宗率羣臣為壽有司將具公上
疏曰臣聞王者尊極儀法配天故所以齒輅馬踐廐
芻尚皆有誅况屈萬乘之重冕旒行社面之禮乎此
乃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也陛下果欲為大
宮履長之賀於闈掖以家人承顏之禮行之可也
抑又慈慶之容御軒陛使百官瞻奉於禮不順事遂
已又獨銜乞皇太后還政疏曰陛下擁扶聖躬聽斷
大政日月持久今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茂握乾
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

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下之養

姚嗣宗關中詩豪忽繩檢坦然自任杜祁公帥長安
多裁品人物謂尹師魯曰姚生如何人尹曰嗣宗者
使白衣入翰林不忝咸死一等黥流海島不不屈
姚聞之大喜曰所謂善評我者也時天下久撤邊警
一旦忽元昊以河西叛朝廷方鞫龍閣豪之際嗣宗
心因寫二詩於驛壁有踏碎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布
衣能効死可惜作窮鱗又一絕百越干戈未息肩九
原金鼓又轟天空峒山叟笑不語靜聽松風春晝眠

之句韓忠獻公奇之奏補職官繼而一庸生張

六堂堂人帽髯黑面頂青巾緇裳持一詩代刺搖袖

以謁杜公曰昨夜雲中羽檄來按兵誰解掃氛埃長

安有客面如鐵為報君王早築臺祁公亦異之奏補

乾祐一尉而膏中無一物未幾以賊去任

馮延巳鎮臨川聞朝議已有除替一夕夢通舌生毛

翌日有僧解之曰毛生舌間不可剃也相君其未替

乎旬日之間果已寢命

江南馮謚寄於待漏堂謂諸閣老曰玄宗賜賀監

鏡湖三百里信為盛事他日賜歸心得後湖足矣徐

鉉答曰主上尊賢下士常若不及豈惜一後湖所乏

者知章耳謚大有慙色

康定中西賊寇邊王師失律於好水川沒巨將旌旗

者四五朝廷方擾時當國一相以老得謝拂衣晏坐

而歸兩府就宅為賀因而陳觴退相飲酣自矜於席

曰某一山民雨遭時得君今還哀繡告老子家當天

下平定無一事之辰自謂天下幸民石叅政中應

聲曰只有陝西一火竊盜未獲坐客吞聲簪珥幾墜

范文正公以言事凡三黜初為校理許章獻太后旨

取併河中僚友餞于都門曰此行極光沒為司諫因

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之不勝貶睦州僚友又

餞於亭曰此行愈光沒為天章閣知開封府拱百官

圖進呈丞相怒奏曰宰相者所以器百官今仲淹盡

自掄擢安用彼相臣等乞罷 仁宗怒落職貶饒州

時親賓故人又餞於郊曰此行尤光范笑謂送者曰

仲淹前後三光矣此後諸君更送只乞一上字可也

客大笑而散惟王子野質力疾獨留數夕抵掌極論

天下利病留連惜別范嘗謂人曰子野居常病羸不

勝衣及其論忠義則龍驤虎賁之氣生焉明日子野

歸客有迎大臣之旨惴之者君與范仲淹國門會別

一笑語一樽俎來之皆得其實將有黨錮之事君乃

第一人也子野對曰果得覘者錄其與范公數夕郵

亭之論條進於上未必不為蒼生之幸豈獨質之幸

哉士論壯之文心公雖極端方而笑謔有味師魯時

謫筠州監權郡守趙可度者迎時之好惡酷加凌忽

公為鄧帥特奏曰尹洙多病可惜死於僻郡乞令就

任所豎理可其秦遂客於鄧舉不如意凡樽俎語言皆無宗侑人不敢侍之或怒至以雙指扭其臉侑者泣訴於公公曰爾輩豈知此是龍圖硬性客笑而師魯不笑

祖宗居潛日與趙韓王遊長安市時陳搏乘一衛遇之下驢大尖中簪幾墜左手握太祖右手挽太宗可相從帝飲手祖宗曰與趙學究三人並游可當同之陳睥睨韓王甚久徐曰也得也得非渠不謂預此席既入酒舍韓王足疲偶坐席左陳怒曰紫微

帝垣一小星輒據上次曰可乍之使居席右

柳仲塗開以殿中侍御史改崇儀使知寧邊軍寧邊定州博野縣是也扼虜境之要柳儵至間者感邊州郡馳告契丹將犯境獨柳馳書陳五事與軍帥郭宣徵守文廷料蕃情必無犯邊之事故以族保後果不動有真寔人白萬德者邊豪也蕃族七百餘帳萬德以威愛轄之慕仲塗才名願往親之凡出入界上設帳據飲間以詩書講摩信重仰服一夕與之飲於邊帳謂萬德曰中原乃君父母之邦棄以臣胡虜奈禮

義何觀君氣貌雄特南朝大侯伯不過此爾中原失幽薊六十年將興師取之君能順動先自南歸則列苑土封公侯不絕其世炳焉書其功於方冊豈不偉歟萬德大喜將定日率豪傑請約于境各以所授告命交而為質議方合會名知全州萬德與仲塗別曰君不集其事者天乎

韓忠獻公神道碑 皇帝御製也中云晚前一夕有大星殞于園中樞馬皆鳴又云公奉詔立皇子立皇太子被顧命立英宗為皇帝立朕以承祖宗之序可

謂定冊元勳之臣後銘其碑曰公行不歸中夕是悼尚想公儀淚落苑草漢御篆十字填金以剋其類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大哉天子之文章也廣大明白日星之照江海不過此辭也

唐昭宗以錢武肅鈔平董昌於越拜繆為鎮海鎮東節度使中書令賜鐵券起九死子孫二死羅隱撰謝表略曰鑄金作誓指日成文蓋陛下憫臣處極多虞憂臣防姦未至所以廣開聖澤永保私門屈以常刑宥其必死雖君親屬意在甚必恕必容而臣子盡心

六豈敢傷慈傷愛謹當日慎一日戒子戒孫不可以此而累恩不可因茲而賈禍止迨莊宗入洛又遣使貢奉懇承旨改回請玉冊金券有司定儀非天子不得用後竟賜之鏐即以節鉞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名其居曰殿官屬悉稱臣又於衣錦軍大建玉冊金券詔書三樓復遣使冊東夷諸國封拜其君長幾極其勢與向之謝表所陳處極防微累恩賈禍之誠殊相戾矣禪月貫休嘗以詩投之曰貴逼身來不自由幾年勤苦踏山丘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

十四

年

十四州某子衣裳官錦索謝家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羨當時萬戶侯鏐愛其詩遣客吏論之曰教和高改十四為四十州方與見休性褊余謂吏曰州六難添詩六不改然閑雲孤鶴何天而不可飛耶遂飄然入蜀以詩投孟知祥有一餅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之句知祥厚遇之鏐後果為安重誨奏削王爵以太師致仕重誨死明宗乃復鏐舊爵位

丁晉公在中書日因私第會賓客忽顧眾而言曰某

嘗聞江南李後主鍾愛一女早有封邑聰惠姿質時無與比年及釐降國主謂執政曰吾止一女才色頗異今將選尚卿等為擇佳婿頃得少年奇表負殊才而有門地者執政遍詢樞帥外府將相之家莫得全美或有詣執政言曰嘗聞洪州劉生者為本郡參謀歲甲未冠儀形秀美大門曹列二御燕富詞藝可

十四

年

周歲而公主告卒國主傷悼悲泣曰吾不欲再覩劉生之面勅執政削其官籍一替不與却送還洪州生恍若夢覺觸類如舊丁語罷因笑曰其他日亦不失作劉參謀也席上聞之莫不失色後半載果有朱崖之行資貨田宅在京者悉皆籍沒子然南行疋馬數僕宛如未第之日諒先兆不覺出於口吻李公防時在丁坐親聆其說

處士魏野自寢性敏志節高尚鳳閣舍人孫僅與野敦縞素之舊尹京毛日寄野詩說府中之事野和之

其末有見說添蘇亞蘇小隨軒應是佩珊珊之句添蘇長安名姬也孫頰愛之一日孫名添蘇謂曰魏處士詩中以爾方蘇小如何添蘇曰處士詩名藹于天下著鄙薄在其間是蘇小之不如矣又何方之手孫大喜以野所和詩贈之添蘇喜如獲寶一夕之內長安為之傳誦添蘇以未見野深懷企慕乃求善筆札者大署其詩於堂壁街鬻於人未幾野因事抵長安孫折聞其來邀置府宅他人未之知也有好事者密召過添蘇家不言姓氏添蘇見野風骨曾實固不前席野忽舉頭見壁所題添蘇曰魏處士見譽之作野殊不答乃索筆於其側別紀一絕添蘇始知是野大加禮遇詩曰誰人把我狂詩句寫向添蘇繡戶中間暇若將紅袖拂還應勝得碧紗籠

公薨沐浴右脅而逝七日盛暑中方歛不聞腐氣信履踐之則效也
王平甫安國奉詔定蜀民楚民秦民三家所獻書可入三館者令令史李希顏料理之其書多脫剝而得一弊紙所書花藥夫人詩筆書乃花藥手寫而其詞甚奇與王建宮詞無異建之詞自唐至今誦者不絕口而此獨遺存不見取受詔定三家書者又斥去之甚為可惜遂令令史郭祥德寫入三館既歸口誦數篇與荆公荆公明日在中書語及之而禹玉相公當世參政願傳其本於是盛行於時文營親於平甫處得副本凡三十二章因錄於此其詞曰
五雲樓閣鳳城間花木長新日月閑三十六宮蓮苑內太平天子住崑山 會真廣殿約宮牆樓閣相扶倚太陽淨甃玉堦橫水岸御爐香氣撲龍床 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曲江好春景畫船來去碧波中 東內斜陽紫禁通龍池鳳苑夾城中曉鐘聲斷嚴粧罷院院紗窗海日紅 殿名新立號重光島上池臺盡改張但是一人行幸處黃金閣

子項牙床 安排諸院披行廊水鑑周回十里強青錦
地衣紅線毯盡鋪龍腦鬱金香 夾城門與內門通
朝罷巡迎到苑中每日日高紙倦處滿堤紅艷立春
風 廚船進食簇時新侍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
宣索鱸膾花催喚打魚人 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藥
輕輕嫩淺霞跪到玉階猶帶露一時宣賜與宮娃
三面宮城盡夾廡苑中池水白茫茫六泛師子門前
入棧見亭臺遠岸傍 離宮別院繞宮城金板輕敲
合鳳笙每夜月明花榭底傍池長有踏歌聲 御製
新翻曲子成六宮繞唱未知名盡將腐粟來抄譜先
按君王玉笛聲 校移紅樹斷青苔宣使龍池更鑿
開展得綠波寬似海水心樓殿勝蓬萊 太虛高閣
凌波殿背倚城牆面枕池諸院各分娘子位羊車到
處不教知 修儀承寵作龍池掃地焚香日午時等
俟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宮詞 寸人出入每參
隨筆硯將行遠曲地能向彩牋書大字忽防御製寫
新詩 六宮官職總新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
司分六局御前頻見錯相呼 春風一面曉粧成偷

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內監遙觀見故將紅豆打黃鸝
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携來候宴遊棧灸銀笙先
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 殿前排宴賞花開宮女候
晨探幾回斜望苑門遙舉袖傳聲宣喚近臣來 小
毬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毬先向畫廊排御帷
管絃聲動立浮油 供奉頭籌不敢爭上朋專喚近
臣名內人酌酒繞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 殿前宮
女總織腰初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欲走幾回
拋鞦把鞍橋 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青柔
上明知是官家認遍遍長贏第一籌 翔鸞閣外夕
陽天樹影花開遠接連望久內家來往處水門斜過
番樓船 內人追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
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關濕羅衣 新秋女伴各相逢
罨畫船飛別浦中旋折荷花半歌舞夕陽斜照滿衣
紅 少年相逐採蓮回羅帽雁衫巧制裁每到岸頭
長拍水竟擡纖手出船來 早春楊柳引長條倚岸
綠邊一面高稱與畫船牽錦纜暖風搖出綵絲條
婕妤生長帝王家常近龍顏逐翠華楊柳岸長春月

暮傍池行困倚桃花 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官人
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語含羞急過御床前 寒食
清明小殿傍綵樓雙夾開鷄場內人對御分賜看先
賭紅羅十擔床

太平興國五年祕書丞安德裕知廣濟軍是歲亢旱
因禱于鬲山神祠方炷香神自幃中冉冉而出古服
綈冠拱揖而前立安以至誠所感殊不為懼遂許愆
亢之灾答曰某堆阜之神也久竊鄉人之薦愧無酬
答恨力小地卑不能興致雲雨雖心龍同厥職動息
由天某當為公至主者之所密候兩信必先期奉報
言訖而隱安是夕夢神曰兩候甚適當在來早及期
大樹千里告足翌日公具牢醴以謝

續湘山野錄卷終

湘山野錄共計一百葉內宋本四十七葉抄
白五十三葉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reference.

窈

聞

竊聞

午夢堂全集之五

吳江 天寥道人葉紹袁 撰

易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史闢曰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列子曰精神離形各歸其真謂之鬼九歌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鬼神繇來向矣佛自東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傅毅而後羽林之傳遍於中夏僊則藥珠翠瓔之室琅書紫文之載燦分繁星煜絜杲日穆皇之彥抗浮丘之思窈窕之英託婉妗之想霄舉羽馭固遐軌也鄙儒拘理妄夫崇無轉燐野火莫辨化生之機蛇蚶蜩翼空祖齊物之論徒陋觀井祇同語冰

竊聞

爾今

皇帝崇禎紀曆七年閏逢奄茂之格厥維季春律中姑洗郡中競言故監察御史

誥贈太僕寺卿周公來玉爲蘇州府

城隍之神庶人在官者奔走恐後一如郡侯下車故事夫鼎灰噓蜀玉寺泉丹劍血漂吳錦帆浪碧馬泥漢尉門賜靈光之旌螭引江碑廟構金亭之異楚閩昭湘岸之石平原遺羅浮之書武相感夢於荆人梁王函香於宋祖荔枝桂樹神降柳州之館雨澄霧霽忠顯紀侯之詞略指往昔概云然矣故雖輿臺無稽言不登於縉紳倘亦宣聖不語理實寓其神怪余甥嚴聖與仲日故

昭陵大學士文靖公孫家僅嚴永市居金閭今茲孟陬歛若徂暝心氣微熱繼以漸甦云爲長邑陰宰召使持檄衡陽可到朝賁京兆之奏謳士未來日作太山之伯神名王師貞齊人故金吾也長松都尉細柳將軍何代黃沙秦塞今時白馬吳門亡何周侯蒞任朱幡畫戟分

天帝之銅符絳節崇軒握忠臣之玉印兩邑例送執事共二十人永亦備數周侯鑿其悃幅拔之稠儕俾佐理曹奉書讞折余以南呂之月臻戾甥室親聞斯事趣永目之家本吹簫之市生來舞鶴之場闔閭咸曰質誠神明故嘉茂樸余問魂感所至奚去奚歸冥境遞歷是昭是暗永曰去止泱晨歸或停夕感分人鬼之別境無幽明

竊聞

工

之殊晴旭則雲霞蝟蝻黯晦則風雨雞鳴宮室帷帳衣履琴劍甘齊清茗金錢刀貝種種幻緣悉如世上余問侯果周太僕邪曰然凡符檄晉天章疏迪帝函札陳名固侯故諱也然則芙蓉城主卽仍曼卿之稱靈芝館吏不改白公之篆余問汝司何事永曰客鬼余曰何謂客鬼永曰人非土著地是居亭生則蕞芮以棲死卽蓬顆於此是名爲客皆繇我侯牒送東岳暨於閻羅癩惡詔獄彰善轉輪倘其閻實不孚迴生未至散溢均壘聚摩閱巷闔閭城外還依舊日江山要離塚邊卽對昔時風月主鬼皆然匪獨客鬼但彼客鬼歎哀羈旅結愴關河露濕霄寒雲荒夜咽莫不神搖故國恨飲殊鄉向白楊

而淒吟佇青楓而掩泣於時仰顧周侯下諸掾屬傳編
允發爰方啟行然後津埃無譏修途莫阻庶幾華亭之
歎偕唳鶴以遊旋易水之歌遡蕭風而斯邁永之承攝
此其職也侯規準王侯別有天地鍾籊廟貌非今壇宇
華殿顯敞應門府將干櫨浮鼓藻稅業業萬幾待理朝
暮程衡羔裘如濡出則大夫之服魚貫以寵入有小星
之陳備神人之榮殫赫奕之制矣永語未已余懷奔晉
感念亡女喟焉嬰心謂永如汝所言似非虛渺凡今人
死審必繇茲則余昔載玄英之候瓊娥墜彩寶婺沉光
日月如流哀傷靡替因何從始聚忽搏沙緣何遂終散
隨閃影必有司存能稽晰否爰摘薄蹠檢管書授一十

竊聞

三

七歲名某某年月日死一二十三歲名某某年月日死
永素謹願具爲領諾翼日往役侯所又次之日來復予
云圖籍紛委典有攸司其人姓沈署曰掌案石函金匱
非彼弗啟永遂申敘前說翼求鏡炤秉執公憲遵法懷
肅故以永情上聞周侯有薄言往愬之容爰渙德音孔
昭之旨曰赫赫冥府煌煌
帝靈汝在賤隸覬窺秘册神有常刑以懲妄越第陰譴一
及卽無生理鑒汝恭恪夙懋茲且有爾永皇懼伏地叩
頭流血曰死罪有某兩女天亡痛不忍釋諄摯切囑故
冒明威且某之言與侯生時契符贈帶游擬撫塵雖死
生路異而父子情深涕淚之私惟神所鑒侯迺首予口

應曰哦旋起入內詔許簡籍又誠永曰今後甚勿復然
也夫挂劍墮樹槍笛山陽茲猶生友敦義徘徊舊故迺
若平生已矣慷慨何言井障流鸚庭鐘舞鶴交昆之故
永斷私情矧又名籍

天章身還

帝闕已騎箕尾孰問朋簪端明押衙之時萊公閭浮之日
篤念伐木俯聽下請斯其忠於

社稷碧化綿載厚於交友金照幽壤矣須臾掌案語曰彼
十七歲者謫下散僊女也不當於塵世作偶故卽去爾
今不在冥中二十三歲者壽本二十五歲於七年十二
月死因妹之死日衝時衝一人死有二棺又衝故遂致

竊聞

四

死陽數未盡今魂猶在家中未至此也傷心之語忽追
二載淒涼寶錄之言不敢一字益損然余低徊疑信再
三詰永既云許汝何弗詳言倘或欺子徒茲妄障十七
歲者第曰去爾神豈不知去果安往永曰我儕小人第
將命爾詳則未詳妄元非妄彼云不在冥中固當已登
德府容曰景華上昇昔聞黃瓊之女麻姑可識卽是方
平之妹汝女瑤姿豫挺靈解蚤鍾八石玉漿一雙繡履
瑞雪可謠玄霜詎搗金扇載返銀闕非遐去彼蓬閭更
何疑焉惟是二棺之說竊深詫駭庶或以茲有無衡其
爽協余言我女死時家遣平頭買棺去後中州牧伯悼
楊葉之明星清河公子怨薪翹之皎月佳期興側舉家

驚惋爰致瓌材俾斲容無彼舟北至市艇南來忽於昧
爽並晷交集如鳧庭帝賜敢虛彼惠業桐肆金償又爲
我物一貯榻樹一寄支提二棺之來殆斯故也實無一
人與知此事坐皆悚然咸起改容爲余兩甥嚴聖與仲
日甥之仲父子山子玄其族人斗墟黃生孺完家君素
仲起時八月二十五日也迫鬱儀之周朔耳松楸於江
干余曰一片悲楚心腸兩載徬徨情事思究來生夙世
前後因緣而迺倘悅寡端率略渺緒夜臺無路難期墮
淚之人弱水徒航莫寄思家之夢言之匪徵不其誕歟
沈君庸曰不然彼夫裨官談衍堊乘雕奩鬪炫夸靡矜
工傳會繁斯數語質而非侈詎若齊諧志怪漉漫不經

竊聞

五

漆園滑稽荒唐恣僻又恐聽詫創聞語艱傳信爰舉二
棺以爲左券寓彰括微瑛小該大金釵鈿合更憑七日
之辭翠管痕斑方驗九疑之淚雖十空幻化根因未析
而一指實相逗泄已多深印禪機巧參冥數莫徵於斯
何云誕哉周安期曰君家長淑虔心貝梵臨歿坐逝還
稱佛名彼今既云幽魂未往則知靈燈非滅慧筏可渡
正宜弘宣五蘊揚啟四門寶樹七枝朗開心藥甘露入
水潤滌情波五色天花散天女之坐一輪明月月澄
明性之輝余曰敬如誦言殆無憾矣嗟乎低紅掩翠椒
黛歌銷絃斷徽亡梅花曲冷碧天空怨王妃啼樹青溟
無情帝女銜石海西洲畔不逢返魂之香遶東柱上幾

見歸家之鶴一朝永別千載無期人生痛哀有甚此歟
余自兩女奄淪終年悲悼裙留簇蝶長想少君珮出江
湄每詢交甫而神光離合人事銷沉臨叩謝方鴻都乏
術無繇獲覩悲矣如何乍聞青島之音稍識玄城之秘
漫憐豔質羨玉骨之僊緣益證忠魂信丹心之
帝簡太僕以山川河嶽之氣英燦雲霄下走以奚廝奴隸
之餘辭傳金石皆可紀也敢詳誌之

或曰鬼神忌洩子故彰乎余曰彰者固彰泄者不泄
何相妨也不然彼豈鮮此一卒伍而必取生人焉役
之取生人焉役之夫固欲生人之知之焉爾

余初三日抵家廬與內子相對歎泣是夜就枕即夢

竊聞

六

瓊章紅衣素裙光麗倍昔余曰余與汝僊凡隔邪幽
明隔邪女曰不隔余曰不隔胡不見汝曰父母不見
兒兒固見父母爾余曰今在何處曰天上余曰天上
有瑤琴瓊管與汝弄名花香草與汝玩邪曰有但日
侍玉皇差勞苦爾余曰人言玉皇殿上掌書僊汝果
作修文女史邪曰然因言天上秘事玉皇姓某名某
語甚誕怪不必記亦不敢泄也夫夢生於想豈眞足
憑然久已不夢忽夢於今倘亦鬼神通之將以符其
說之不爽歟

今春上元之後素月流天瑞花集樹簾風送冷曙漏
催愁余宿外軒寂寥悽感夢一青衣小鬟持瓊章二

詩云遺彼貽送不見瓊章也詩云可是初逢萼綠華
瓊樓煙月幾僊家坐中吹徹涼州笛笑看窗前夜合
花其次作寤時忘上二句止憶未韻云昨夜簫聲雲
際響無人知是麗華來語亦似僊并附錄之但麗華
義不可解漢光烈皇后陳後主貴妃外更有名之者
邪瓊章以詠他人抑自況邪夢境何可深求聊識此
爾

又癸酉之冬暨今春初兩女靈帷中銅盆供沐之水
每夕必結成冰花大則梅枝蕉本芍藥芙蓉小則砌
草欄卉蓼蟲蝴蝶山巒奇聳變眩百出精描刻畫未
嘗重疊相詫爲異遍驗生人盆中俱不爾也不知他

竊聞

七

家盡如是否若果盡然不足異矣偶見一小說載宋
時某人家有此竟非吉兆余自信必非不祥或不足
異有之然每晨侍女換水恒舉觀覽日日閱兩幅山
水花草圖亦貧家清玩也怡悼之中輒以解頤
余賦性迂直不敢欺人亦不祈人信以爲真有雖羣
口交羨無救我女之亡以爲假託正如蘇文忠公所
云子姑妄言之資高人玄士塵尾譚未不亦可乎故
舉夢遇目治悉附殺青

竊聞

終

續竊聞

吳門

泐菴大師陳隋宿德也親受天台

智者大師止觀之教歷千餘年墮神趣中現女人身能以佛法行冥事錢宗伯靈異記詳矣昨旃蒙淵獻之歲月會鵝星日盈龍首余家恭設香花幡幢敦延鑿馭午間先有女史傳遙遙至云

師待下春時方可至此余同諸人屏氣佇候良久

師至下壇卽云頃散花女史稱有形奩兩集可借觀乎余

拜謝曰但恐上瀆

聖靈敢煩云借舉集呈閱閱訖

續竊聞

師云意將欲不朽之邪余蹠而進曰昔者兩女淪徂珠沉

玉隕實傷于懷念其平日風雅遺致不忍委諸草莽庶

幾私慰哀情何敢妄期不朽既承

慈問益愴幽芳倘徼

蓮座之彫英俾振蕪香之弱藻紫銑一言青筠千古曷勝

死生之感余泣而請之

師云不嫌荒陋當僭弁詞精言麗彩揮灑錯落筆不停手

應接靡暇鴻文景燦靈篇暉耀真上超沈謝下掩庾徐

也時日已虞淵爰返翠華之駕歸真道山詰蚤降蹕亟

索涇箋爲畫牡丹芙蓉菊花水仙四幅生色映人墨韻

飛舞掛置

佛前作天女曼院華供觀者咸讚歎不可思議功德焉畫

竟余卽踞問先妣太宜人馮氏蓼莪罔極追慕無從今

于天道人道將焉處邪

師云業已受生塵海茫茫去卽不認今雖不越五十里之地然石上之笑正未可必也仍居榮貴之塗非下室蓬戶亦足慰矣余又叩問亡兒世偁

師云偁之前身生于雲間已聘一女將婚而死因悟世法無常遂出離家俗爲高行律師女于夢中時往視之覺

而邪心萌動動卽隳戒遂至于此然此事甚奇因緣在

三世以前本皆女也偁爲奚氏願爲楊氏俱武水人中

表姊妹以才色相慕悅誓同居不嫁六七年所父母終

續竊聞

不能成其志爲各選婿二女不相期約俱于一日剪髮

成尼父母亦無可奈何遂創立梵舍聽其同處精參內

典勤求佛法可云美矣後一女先卒終時謂其一云我

生生世世必不捨汝然我計之爲兄弟則各有室爲姊

妹則各有家不若迭爲夫婦可耳然而數載薰修人天

證明不容破戒于今三世矣三世俱定盟爲夫婦願力

也三世究竟不成夫婦戒力也今夕當重與授記開解

此結余又問亡女葉氏紈紈往昔因緣今時棲托

師云天下最有癡人癡事此是發願爲女者向固文人茂

才也虔奉

觀音大士乃于大士前日夕迴向求爲香閨麗質又復能

太虛夫人
徐氏名文
美見淮海
集徐君行
狀即太虛
撰此云蘇
何也歐陽
公作子美
蘇詩云有
小女未字
人豈大虛
先徐而繼
蘇邪已無
可矣矣

文及至允從其願生來為愛則固未注佳配也少年修潔自好捐管必以袖襯衣必極淡而整宴爾之後不喜伉儷恐其不潔也每自矢心獨為處子嗜亦癡矣今歸我無葉堂中法名智轉法字珠輪恐亂其心曲故今日不攜之歸來耳

無葉堂者師于冥中建設取法華無枝葉而純真實之義凡女人生具靈慧夙有根因即度脫其魂于此教修四儀密諦注生西方所云天台一路光明灼然非幽途比也俱稱弟子有三十餘人別有女侍名秋香梵葉嫵娘開借提袂娥兒甚多自在慈月

余又問亡女小鸞

師云月府侍書女也余問月府即世所傳廣寒宮邪

師云非也固別有耳然則何故下謫

續竊聞

師云遊戲余問遊戲何以必至我家

師云神仙遊戲固必擇清節之家且昔與君曾相會故也

余問相會之時

師云君前生為秦太虛前之前為梅福一會瓊章瓊章時

為女子名松德又前之前為魯仲連更一相會君夫人

即秦太虛夫人蘇子美小女又前為蔡經妹亦一會瓊

章君家諸眷屬都有奇跡查不能清耳余問鸞今往何

處

師云緱山仙府余問即今嵩高緱嶺在中州者邪

師云非也雲霞之外在月府何名

師云寒簧今往仍復舊名邪

師云否也即名葉小鸞矣余問與張媾何緣

師云曾一見耳張郎前身姓鄭浙中一鉅卿公子鄭之前

身固參宗師亦龍姿也當其為鄭生時少年高才自謂

曾修玉京女史寒簧偶聞斯言即于其讀書樓下花架

之中一現仙女天身鄭生見之亦詫本處閨質初不意

神仙示影也此天順二年三月初三日事張之今有是

緣蓋前以未得詳觀奇麗踪跡悒悒不遂故又尋至耳

余問若緣何以終不得合

師云寒簧偶以書生狂言不覺心動失笑實則既一現後

即已深悔斷不願謫人間行鄙褻事然上界已切責其

一笑故來因復自悔故來而不與合也余泣懇

續竊聞

大師神通道法招魂來歸

師云魂在仙府恐不得招且蓬山弱海路甚遠也余再懇

之延至午後

師忽云頃已發使往邀瓊娘道駕夜可至矣至夜

師云瓊娘已到命之禮

佛拜祖母靈几即云試作一詩用觀雅韻女辭不敢

師云不妨女即作云身非巫女慣行雲肯對三星蹴絳裙

清吹聲中輕脫去瑤天笙鶴兩行分

師云尊人思君至切至切可引之進謁母夫人問如何可

以引進

師云香燈隨以香燈引入至中庭見母即出出即作詩呈

父母云帷風瑟瑟女歸來萬福尊前且節哀二語即止似哽咽不能成者余問有說否云無說思父母否云時思也認否云認獨不認房再引我房去蓋初入時至庭入其故房且又作一詩云汾干素屋不多間半庇生人半庇棺黃鶴飛時猶合哭令威回日更何歡詩竟即書紅于余問要喚紅于邪云我也思他紅于其生時侍女也余即喚紅于執燈重引臥房余與內人對視空中共相號泣悲慟酸楚幾欲斷腸已即旋出余問汝既隸仙籍死時是何光景何人邀往女云菩薩有變易生死眾生有分段生死兒猶在分段之中去時但見童面如玉女面如珠紫金幢赤珊瑚節大紅流蘇結爲臺閣青猊駕橋赤虬

續竊聞

五

驂乘黃雲蓋頂青雲捧足紅雲開路白雲護身爾時殊樂不知苦也余問今夕如何而來云亦乘雲飛來耳問見祖母否云不見見昭齊姊否云在無葉堂汝何以知之云頃是

泐師告兒也見二弟否云在門外八弟亦在余問八弟幼有人抱邪云扯著二哥是夜爲佛兒作儀口佛事故俱至問答未竟師云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君諦聽之我當細講停此甚久師云奇哉是也割愛第一又云菩薩正妙于從空出假子真妙悟天開也女即作詩呈

師云弱水安能制毒龍竿頭一轉拜師功從今別卻芙蓉主承侍視床沐下風

師云不敢女云願從

大師授記今不往仙府去矣

師云既願皈依必須受戒凡授戒者必先審戒我當一一

審汝汝仙子曾犯殺否女對云曾犯

師問如何女云曾呼小玉除花蟲也遣輕紈壞蝶衣曾犯

盜否女云曾犯不知新綠誰家樹怪底清簫何處聲曾

犯淫否女云曾犯晚鏡偷窺眉曲曲春裙親繡鳥雙雙

師又審四口惡業問曾妄言否女云曾犯自謂前生歡喜

地詭云今坐辯才天曾綺語否女云曾犯團香製就夫

續竊聞

六

人字鏤雪裝成幼婦辭曾兩舌否女云曾犯對月意添

愁喜句拈花評出短長謠曾惡口否女云曾犯生怕簾

開譏燕子爲憐花謝罵東風

師又審意三惡業曾犯貪否女云曾犯經營細帙成千軸

辛苦鶯花滿一庭曾犯噴否女云曾犯怪他道蘊敲枯

硯薄彼崔徽撲玉釵曾犯癡否女云曾犯勉棄珠環收

漢玉戲捐粉盒葬花魂

師大讚云此六朝以下温李諸公血竭髯枯矜詫累日者

子于受戒一刻隨口而答那得不哭殺阿翁也然則子

固止一綺語罪耳遂予之戒名曰智斷女即問何謂智

師云有道種智一切智一切種智又問何謂斷

師云斷塵沙惑斷無明惑有三智應修三惑應斷菩薩有智德斷德智斷者菩薩之二德也女云菩薩以無所得故而得應以無所斷故而斷

師大驚云我不敢復以神仙待子也可謂迥絕無際矣遂字曰絕際今無葉堂中稱絕子亦稱絕禪師以上六月初十語也內人以哀深嬰疾杪秋五日又復奄然余懷痛傷非可言盡自冬及春每致問

大師僅以牘札往返煩雁魚耳幸于今茲

釋迦佛誕之月二十六日

大師羽葆葩軒頓轡蒿室披瀝苦棕獲垂昭示先是清晨慈月宮人曹文容致

續竊聞

七

師翰函云即日接來信知諸君在汾干甚快事此約已久擬赴之直至今夕天下事無大無細洵皆因緣哉午後不肖當過幸少竢我本堂今日修普賢觀未成諸公當約明日振錫還家耳午後某獨到也某稽首諸公振錫此指宛君

師至即問云太虛別來無恙念之念之余拜謝敬問亡婦沈氏已在無葉堂中授何法名

師云法名智頂法字醯眼摩醯首羅天王頂上一眼大千世界雨彼皆能知點數取此義也今教持首楞嚴咒以斷情緣絕子絕際也則天上天下第一奇才錦心繡口鐵面劍眉佛法中未易多見醯子當與不肖共豎新幢球

子珠輪也則佐母氏而鼓大音亦奇傑也明日當同三公來謂醯眼珠也尊兄父子不必如今日設供酌水採花以盡端節之歡前者猶是世緣于今已成法眷看絕子口

吐珠璣驚天動地亦世外之樂也但萬勿及家事醯公愁緒初清恐魔嬈又起耳若絕子則雖以萬緞絲令之理亦能一手分開以熱湯沃其頂上能出青蓮朶朶固不妨以愁心相告也書訖回鑿翼明二十七日

師引三人同至即聯句云靈辰做新霽密壺升名香神

風動瑤天宛君道氣瀾曲廊昭齊慈燕驚我歸宛疏花

露我床瓊草宿蛛胃我釵宛飄埃沾我裳昭繡花生匣

鏤宛蟲鼠游裙箱瓊遺掛了非我宛檀佛因專房瓊新

續竊聞

八

荷為誰綠昭朱曦慘無光宛君子知我來清涕流縱橫

宛黃舅氏知我來不復成趨踰昭時沈宛兄弟知我來

眾情合一瓊聲婢僕知我來灑掃東西忙宛請君置

家業觀我敷道場須彌已如砥師黑海飛塵揚瓊月亦

沉崑崙師日不居扶桑瓊帝釋辭交珠師迦文掩師幢

瓊萬法會有盡師一切皆無常瓊獨有芬陀華久久延

奇芳靈光頂上搖師慈雲寰中翔瓊斷三而得三師遮

雙即照雙瓊父兄亦眾生母女成法王師感應今日交

宛圍繞後時長昭思之當歡踊瓊何為又徬徨師詩畢

宛君即云一別至今明幽遂隔雖云學道豈便忘情身中無病否余言我亦無病但思君切耳何以得至無葉

堂云得

本師導御送至郡對簿畢即遣也余問對簿則有罪邪云
有子女既多為累不少幸

師法力銷去余問經懺至否云有資凡在世人必宜力修
冥福于初死時尤要也余問君初死時有所見否云出
門之頃自想我往何處去如許人何自來者又聞室內
號叫不絕方省我如此莫不即是死邪復欲入問與人
不肯止從輿背回望門面旗竿戀戀難捨一霎即是銀
海漫漫一無所見隱隱但聞敲漁船之聲須臾至郡升
庭立西階後留賓室耳余問君有何言有所需用當焚
寄之云一無所欲祇是放君不下宦海風波早止為佳

續竊聞

九

借隱是不能矣孤隱須自計余言思君甚苦奈何云生
時同苦苦在一地死後同苦苦在相望余問諸子在前
見否云皆見余問有言囑否云讀書守分素有志節我
又何言但不見其成立我自感傷耳余問君今道裝邪
聞裝邪云聞裝搭戒衣余問何衣云紅襦天藍戒衣昭
齊綠襦紫色戒衣瓊章鵝黃襦水碧戒衣余問衣從何
來云依報隨處自有又云惟二兒白衣余言正欲問二
兒消息知在

大師外宮君常見否云常見但遙見在庭角今日始得交
言耳今亦歸在此也平時瓊章每有開導語傳與每通
一信未嘗不慟哭主者問何人哭偈即云要生西方人

吳也

師即云送托生者已不二次矣然一為慈母姊一為依
聽法立意不去故今教以念佛徑修西方反是一直截
易易之事余問偈既同歸不知亦有言否瓊章即云不
必問伊已一心念佛恐聰明人一挑又動耳余問昭齊
汝有說否云兒更何言一念之悞遂至如此幸遇
本師正如塞翁失馬耳至于琴瑟七年實未嘗伉儷也余
問汝何以得至無業堂中云偶爾游行虛空為邏卒所
捉因解入上方宮承

續竊聞

十

師收授佛戒余問既受佛戒愁宜釋矣云恨未易消
師即云恨在何許覓恨來與我看對云雖然猶有根蒂在
耳
師云根蒂能發芽須極力搜剗也余問瓊章在緱山時有
詩作否云云世法無常會歸滅盡如石火水沫我寧為
其搖動哉返生香一刻正如石灰囊已留一跡倘到處
留跡不亦憊乎
師命辭歸宛君云為道愛身省愁念佛珍重珍重瓊章云
父還要眼明手快情重愁苗乃是入獄根本一刀割絕
立地清涼告辭余問

大師頃諸眷屬何如云醯子一提起輒大淚至首不能仰
視珠子亦泣絕子微笑相勸慰也世偈反不爾余問醯
子如此今日反為增累奈何

師云日復一日自見道心精進耳

師云諸葉君今日暫別母姊清秋風色佳時期來重聚以當世外清緣桂子開花時遲亦不至菊謝也余言亡鶴未及留照乞

師爲寫影神

師云此事甚難因題一詞云是邪非邪立而俟之風何肅穆其開幃是邪非邪就而聽之聲瑟瑟其如有聞步而來者誰邪就而問之淚欄干其不分明瞥然而見者去邪怪而尋之僅梅影之在牕云丙子夏日寫絕子小影不得擬李夫人體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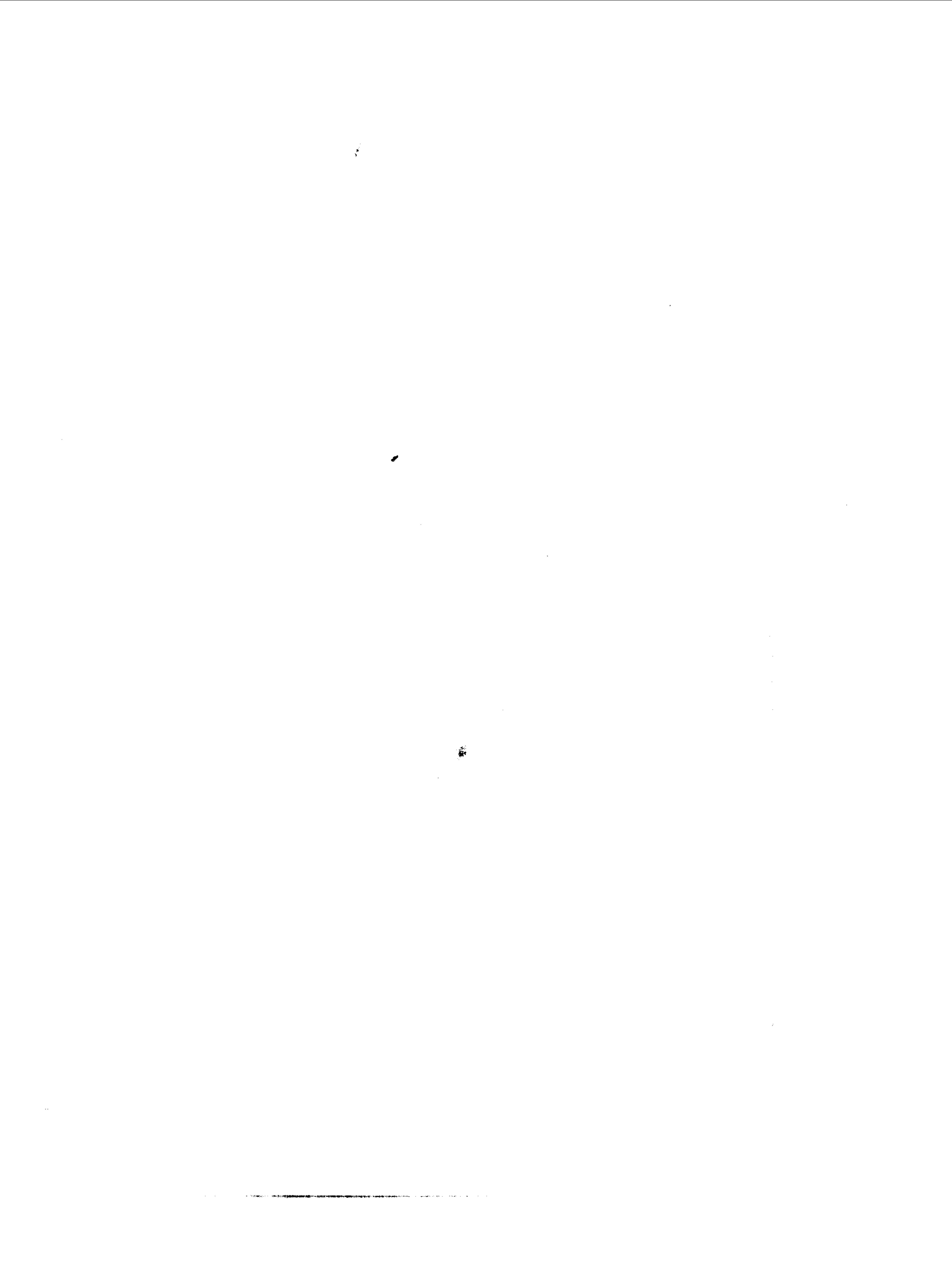
師有瑤期外紀云軒轅時王屋山小有清靈之洞真人侍女名成嶽卽嶽章最初前身也紀甚詳未完俟刻徵

續窮聞

仙錄

十一

瓊花鏡



瓊花鏡

午夢堂全集十二

吳江 天寥道人葉紹袁 撰

酉陽雜俎載李相國固言元和六年游蜀見一老姥謂曰郎君明年於芙蓉鏡下及第明年果然賦有人鏡芙蓉之目也劇談錄載唐昌院玉蕊花開時有女郎年可十七八衣繡衣靛髻雙鬟容色婉約從以二女冠三侍妾皆端麗無比直造花所異香芬馥取花而出隨有清風拂塵已在半天嚴休復元微之劉夢得白樂天皆有玉藥仙人之詩余女瓊章捐世十載今年有方士能招來於鏡中見之隔帷之望不減李夫人相傳玉藥即瓊花也女既字瓊章而鏡語以為仙去余紀其事貽諸好

瓊花鏡

異效芙蓉之稱名瓊花鏡云壬午嘉平天寥識

昔吳門泐公以神道設教採抽冥隲參驗人區云瓊章今在緱山仙府前身為月府侍書名寒黃最初則軒轅時王屋山小有清虛之洞真人侍女名成璫許為撰瑤期外紀一字瑤期而久之不果時乙亥夏也越今壬午方士朱生其說又異於此大約泐公神氣震舉襟想高上選其在世外者言之不屑拾記塵寰往來故寥寥曠邈千載其為瓊章別御芙蓉之語此又優孟漆園不必信也朱生則藉靈於圖錄撫實於表象微即芒芴無朕顯則溟滓有形彼亦莫得而擬議焉舉其在世內遷流者言之或亦一道不妨互參爾朱生名懋字熙哲淮陰人善李少君之術能招魂如生

人繪以金粟影筆法當其磅礴丹青時人皆得以目寓也其法裝白紙於壁以鏡對紙凝神屏氣先視鏡中恍惚若覩即現紙上矣余為瓊章未傳遺照故特邀之至家二月初一日具壇設三几几各備肴核酒茗之屬朱生以黃紙書奏章告之玉皇上帝真武北極及冥府諸神嚙雞冠血漬丹砂書符午間先焚疏疏焚已即閉戶晡時又燃道虞淵後朱生披髮跣足手印仗劍然六炬於堂布七燈於地爐香頗煖清水頻吸置二大圓鏡於壇前一朱生自視一俾余與諸子視焉是夕焚符幾至百數閱其杳然朱生傍徨失色將及夜分忽鏡中現朱書一行云葉小鸞冥中無魂棺內無尸遍訪無其人更日再覈以報不得已遂罷初

瓊花鏡

二

三日復治壇如前又至夜分朱生悲甚曰我行此術七載矣招無不來來無不見見無不驚異至泣下者奈何若爾其無文成五利之疑耶又復祕誦虔請則又現書云葉小鸞實曹大家後身應生世三十六年不當與凡侶為偶故因嫁而亡今已尸解棺內惟存朽衣三件而已殮時不止此今時所為冥役實不能持傲往仙府追攝也是夕亦罷然余必欲致之朱生亦恐術之不驗也初五日復如前又不至俄有一女子藍裙碧袖冉冉而來朱生甚喜以為是矣余與諸子諦觀雖亦娟然端好實非瓊章也相顧詫訝此何為者朱生又焚符叩之則又現朱書云瓊仙在九嶷山洞頃上帝傳命召赴瑤華宮擬御閣清宴賦故不得來此侍女

瑣香也沈夫人遣來慰其尊公心耳容以異日又遂告罷
興亦索然且天氣異寒三夕皆至雞鳴方止僅輩向守亦
盡憊甚約風日和暖時再舉而朱生云當往洞庭山上真
宮建醮焚章宣通上帝三清仙真卿伯方可遣符元都耳
別去朱生又因循數月至九月初六日始得治壇如初符
籙俱奏仙府不入冥矣未幾從鏡中彷彿露影即紙上儼
然在焉白雲掩藹着霧紛郁瓊章立半身於雲端神彩流
溢素姿玉映回眸動盼韻態如生平昔不喜衣紅衣此夕
衣淺紅色輕如蟬翼微風吹舉天衣五銖此殆然耶漢武
帝賦曰縹飄姚庠逾莊也隨二青衣侍女亦爲冶麗但寫
瓊章方已卽如游絲隨風飛散不及運管矣得寫存之尤

瓊花鏡

三

更奇也朱生亦賦曰我自爲此術凡所召至必皆顏色慘
黯如逝時景狀此獨嫻嫻在雲霞縹緲間且求一得三亦
生平未覩非仙而何幸諸君其覩爾不然以若是之美且
艷我凡拙手管能貌之出耶稍有不似疑不容釋矣次日
方摹勒成挂家庭尉促朱生治妖載往入城妖亦竟不果
治而余懷中有沈夫人遣來一語耿耿不能置沈夫人必
指余亡內也豈亦在九疑歟洎十二月二十七日朱生復
來余曰招魂徵異矣可試探冥中消息如前朱書報者乎
朱生曰可也余卽齋沐具章一一詢諸亡者天道人道仙
境冥境朱生如余指叩焉是夜將二鼓仍有朱書云云先
大夫太宜人與兩亡兒茲不必詳云沈宛君九疑散仙在

唐爲李嘉婦王氏名靜婉大著才名嘉少精道術睿宗時
與婦同昇昇仙後靜婉思凡再謫今數盡還歸本山葉昭
齊在唐爲崔求婦張氏名寒英求舉進士不第隱居零陵
故亦在九疑葉瓊章前身曹大家天帝嘉其才藻重其貞
淑召爲廣寒執節侍史偶以節墜誤碎玉笙謫凡靜婉引
之還九疑山俗緣未斷五代末生士人李家名李珊藥才
女也色亦絕美年十六歲死今生葉家亦因靜婉而至也
張倩倩余問所未及忽前身王氏名翠翹卽靜婉族女爲
郭令公家姬故亦有緣會合焉今瓊章在九疑山第七曲
洞中與梁綠珠何羅御張倩倩吳天容及母姊七人常遊
於第三曲張仙臺與張石翁劉青陽陸子春白樂天韓道

瓊花鏡

四

奴諸人談道皆是一靈真性也前所隨二侍女一名因風
一名盈羞皆十四五女子民間之秀美有仙緣者卽往從
焉又云上帝以朱生輕探幽冥之祕將加大譴朱生懼而
辭去

按戰甫公丁酉日注云沈夢溪表叔貽余瓊花鏡一卷
此書亦天寥公所撰乃午夢堂集之一種也余所藏午
夢堂集適缺是卷獲之是爲欣幸

明

語

林

欽定四書全書總目提要 小說家類存目

明語林十四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肅公撰肅公有讀禮聞已著錄是書凡三十七類皆用世說新語舊目其德行言語方正雅量識鑒容止俳調七類又各有補遺數条體格亦摹世說然分類多涉混淆若夙慧類載楊東里母改適羅理東里從往時方六歲嘗私磨磚土如主式祀其三世羅為之感泣此至行也與德行類所載劉謹六歲時事正相類然劉入德行而楊入夙

明語林 提要

慧事同例異莫知所從所載亦多挂漏

自序

予弱冠就讀明書逢人丐貸謬不自揆思有所撰著以備一代之遺雅不欲編蒲葺柳為芟芟也披覽之下會有賞心間標識而劄記之擬為語林一書稍稍成帙矣然亦或錄或遺既窮餓頽廢曩昔之志百無一成即茲編卧篋中二十餘年業已毀蝕聽之新安友人仲喬與可見而慨焉欲授劄子遲迴久之以貧筇楊腸掛一漏萬而又蛙守里巷四方博雅無從校覈況向所采諸籍已經放散即缺略何由補訛謬何由勘哉仲喬與可

明語林 自序

曰先生固有言矣義慶之後患無孝標元朗之後患無元美乎蒲柳之葺庸知非史學所存耶乃予竊自笑往者撰著之為虛願而芟芟者猶有足存乎夫家無二酉之藏居無同志之友即才智企古人而輕言纂輯益難之矣況以余之庸庸闇劣者乎抑是編也尤有嘆者時易勢殊風會各別嘉言懿蹟有古今不相侔者何妨更置門彙而斤斤局已成之目為哉然而不及革矣又官字謚號無定例也隨所記憶補署其名大書分注先後互異總以貧不能副墨倉卒錄板未暇畫一云辛酉秋

明語林凡例

劉氏世說事取高超言求簡遠蓋典午之流風清談之故習書固宜然至有明之世迥異前軌文獻攸歸取徵後代茲所採摭可用效鑿亦使後人考風不猷詞林博雅

劉氏何氏皆首四科然徵文述事則膾炙之助多勸懲之義少門彙已銓無庸更定優者不憚廣收劣者惟取備戒簡賸不侔或相什伯蓋亦善長惡短之義如任誕簡傲世每不察舉為雅談鄭衛不刪觀者宜辨

明語林 凡例

狂士竹林希踪于沂浴荒主宸居托韵于玄風君子固已致歎乃若輔嗣平叔蔚為莊易之宗支遁法深高標梵竺之戶聞木樨香而謬謂無隱之指悟服五石散而幸發開朗之神明異說詭趨譎種眩道吾徒著述曷敢不慎

世說清新詞多創獲雖屬臨川雅構半庀原史雋材明書冗蔓幾等稗家若名世彙苑玉堂叢語見聞錄等書踵襲譜狀殊失體裁茲所修葺略任愚衷雖不盡雅馴亦去太甚

晉書詭瑣半類俳諧劉知幾氏謂非實錄唐藝文志列
之說家卽新語不無遺議予茲所採名集碑版要于信
能羽翼若野史互紛不免毀譽任臆是非任目或好譽
而誕或溢美而誣譌謬參稽疑誤必缺
明史諸書取資治理偉略雖詳而節善無取朝臣悉載
而幽士難收是編實史籍餘珍門徑稍寬尺度殊短卽
事優而冗難以悉入理言韵致代不數人人不數端見
間寡陋多所挂遺以俟後人折衷有如元美之于元朗
鄙人滋幸

明語林 凡例

二

名臣巨儒多稱爵諡單門介士直舉姓名履歷不能具
詳系里因文偶見至異同疏解代年先後俱未遑及媿
予非義慶庸患世無孝標
康熙壬寅吳肅公識

明語林目錄

卷一

德行上

卷二

德行下

言語

卷三

政事

文學

卷四

言志

方正

明語林目錄

一

卷五

雅量

識鑒

卷六

賞譽

品藻

卷七

箴規

棲逸

卷八

捷悟

博識

卷九

豪爽

夙惠 賢媛 容止

自新

卷十

術解 巧藝 企羨

卷十一

寵禮 傷逝 任誕

簡傲 排調

卷十二

輕詆 假譎 黜免

明語林 目錄 二

儉嗇 侈汰 忿狷

卷十三

讒險 尤悔 紕陋

惑溺

卷十四

仇隙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德行上

上嘗欲以吳公時舊內賜徐武寧武寧辭一日侍飲上強之醉命內侍送居舊內中夜酒醒問何處內侍曰舊內也大驚即起趨丹陛北面稽首而出至正間蘄黃寇犯龍泉章三益益從子存仁為賊所得公以兄止一子不可亡後出語賊曰幼兒無知願以身

明語林卷一 德行

二

代賊方購公遂大喜因就問計公正色拒之賊怒繫公刃磨其脇逼之降公卒不屈已間得脫

朱備萬善謫遼陽放歸買一區為終老計方往經營間

主人貧無依惻然憫之竟以券還不復問直人以為與

蘇長公同

徐中山北定中原市不易肆以兵千人守元故宮使宦

寺護其宮人嬪妃給餼廩如故

唐侍讀之淳父應奉肅謫死臨濠侍讀求其遺文雖荒

郵敗壁高崖斷石靡不搜訪纂錄時時伏讀聲淚淒咽

聞者掩涕

胡惟庸既敗有詠鄭湜交通者吏捕之急湜諸兄爭欲行湜曰弟在忍使諸兄罹刑辟耶獨詣吏請行其伯兄濂先有事京師迎謂之曰吾家長當任罪湜曰兄老矣吾往辨之二人爭入獄上聞俱召至廷慰勞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為非耶詔賜饌授之官

徽人程平謫戍延安其孫通上書言臣壯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為命今邊徼戍卒如林豈少臣祖者辭極哀楚上密召平至立通塔下東西向

明語林卷一 德行

二

顧謂通曰識若人乎祖孫相持泣哽咽不能仰視上嗟嘆良久除其籍驛送還鄉後通為遼府紀善卒通免歸廬墓三年

劉謹父戍雲南謹六歲輒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何許家人以西南指之朝夕向西南遙拜

祥符三鐸母歿葬鳴鳳山原泣曰鐸生咫尺不離膝下今逝矣委親魄於荒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冷夜月黑悲風蕭颯輒繞墓悲號曰鐸在此鐸在此虎聞哭聲輒避去

宋公訥為祭酒時行言並教鏟破不遺餘力寢食學廂不復家宿及疾革監官請還公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況在丁社兩祭齋戒中耶

主事常允恭杜環父執友允恭客死家破母老無依念金陵多故人庶幾一過往得杜氏所在而環父亦前死天方霖雨母敝衣沾濡踉蹌入門環見驚泣呼妻子出拜更衣食之母問子兒平生所厚皆安在子幼子遠不可至也環知他無足倚慰撫之曰卽無人環在也而母視環家貧固欲他訪環令媵女從之果無所遇環購帛

明語林卷一 德行

三

製衣衾家人以下咸母事之十年罔勸會環以禮郎祠會稽道遇其幼子伯章環泣語之伯章逾時一省而去母竟死環家死時舉手向環曰累君累君願君生子孫類君仁德勿替環為殯葬歲時致祭環仕終太常丞劉司業崧初舉鄉試捷至適自田中摘粟歸悵然泣下曰奈二親何居官不以妻子自隨孤燈夜讀五更衣冠起坐待旦以為常

吳琳致仕家居朝廷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其旁舍見一農人孤坐小几起拔稻秧徐布田間貌甚端謹使者

乃問曰此有吳尚書何在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以狀聞上益重之

寧海人王敏夜讀空舍中有鄰女叩門求宿同舍友欲內之敏不可拒門疾呼使聞於外女愧謝屏息遂逸去有藩將欲試之召與飲幃婦人偏室酒酣內敏遽鑰門去敏皇遽大呼排戶乘廐馬逸去

靖難師入金川門門卒龔翊慟哭去之後宣德中翊以好學成名鄉里周文襄兩薦為學官辭曰卽仕無害但負向來城門一慟耳

明語林卷一 德行

四

東湖樵夫樵浙東臨海間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文皇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中聽詔歸語藉藉新皇帝登極矣樵愕然問帝安在曰燒宮自焚矣樵大哭棄所負薪投湖中死

黃叔揚緘殯父在陂上舊廬御史按部至問曰此有黃給事何在邑中無有知其家者一鄰老引御史舟至陂暮秋刈禾堆積村巷路多泥淖御史乃徒步抵其舍叔揚從廬中對語移時家人欲具雞黍曰豈有居喪割雞禮客者以菜粥對食而別

黃叔揚殉節琴川詔戮其家時親族避匿友人楊福日
夜泣琴川橋多方求叔揚尸數日尸忽自立水中福親
抱而起成禮葬之屏處亦終身不仕

建文帝出亡尙書徐貞畱之信宿後文皇聞其事逮族
誅之一女年十三命屬樂籍樂官陳儀潛然不忍陰匿
養之不令玷汚洪熙遇赦儀爲擇配良家

方正學篤於師友宋景濂葬饒州正學自漢中枉道二
百里走祭墓所慟哭而返

姚廣孝少與王仲光賓友善姚既貴旋里鳴騶詣仲光

明語林卷一 德行

五

仲光閉戶不納姚曰仲光高士明日徒步造門乃相接
坐談既久姚徐勸仲光仕仲光忽茗甌墮地而仆口目
俱歛

王璉知寧波府廉潔峭峻一日見魚肉兼饌怒庖設過
侈撤而瘞之人號埋羹太守

江南徙豪清鄙人黃潤玉年十三詣有司請代其父有
司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

楊文定傳鄉試首選胡若思傳寶興文衡後若思爲祭
酒文定已在禁垣位望益崇終身執門生禮若思亦不

辭人兩高之

王英爲御史時家居邑令盛饌邀英英辭不往一鄰叟
適治飯相邀英便往赴或怪問既辭邑令而顧飯鄰叟
可乎英曰叟貧治具故自難

上嘗疑楊文敏榮多受邊將馬以問西楊楊極言其無

他且稱榮習陋塞險易鹵孽情偽廷臣罕及上曰榮數
短汝非義原吉汝去內閣久矣汝顧爲之地耶頓首曰
願以容臣者容榮使改過

楊文敏從文皇北征昏迷失道金文靖幼孜胡文穆廣

明語林卷一 德行

六

同行金忽墜馬胡不顧而去文敏下馬爲整轡扶持已
稍前復墜鞍盡裂文敏卽推讓所乘而自乘驛騎從夜
及曙勞勩勿恤翌午方詣中軍上慰勞之徐問所以嘆
嘉其義謝曰僚友誼固然上曰廣詎非僚友耶

陳檢討繼少奉母至孝御史聞而往廉之見檢討方隨
母抱甕行灌僮僕甚恭母以壺漿昇之拜而後飲

金聲是金問兄好古嗜學問事之如嚴師嘗病熱劇醫
云得蠅可治時方盛寒問解衣循河得百枚以進聲病
良已

楊鼎在大學有郡守聞鼎賢欲以女妻之鼎以不告父母爲辭守屬其鄉人徐大司馬琦謂祭酒陳敬宗曰鼎清貧而彼富裕父母豈庸見咎敬宗以告鼎曰原憲雖貧於道則富猗頓雖富於道則貧鼎何敢貪富遠媿古人

夏忠靖原吉有謹密文書爲吏所污吏驚懼卽肉袒以

俟忠靖叱起袖之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日不謹因風起筆汚文奏當死出之懷中上命易之

忠靖嘗撫案嘆息顏色愀然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

明語林卷一 德行

七

之公曰是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

張思齊落鼻山右長子紀徒步省覲道於曲沃沃令見其良苦以一驢送之既見公公怪問驢何自得紀不敢

隱具以實告公怒筆紀驅驢還令且切責之

東楊諸子俱有雋才不令習舉業曰毋使與寒士爭進

楊仲舉翁戍武昌日楊文貞士奇以學官失印流落無

依雨中偶憇仲舉家見仲舉方教童子句讀與之談深

相契合仲舉因就文貞授易文貞以無資爲言仲舉卽

推館與之而自教授他處往返日十餘里不以爲勞

師司農達少孤事母孝年十三母疾危殆思食藤花菜地不嘗有遠急出城廿五里得之歸已二鼓道遇虎遠驚而呼天虎舍之去

況伯律鍾與平思忠少有交況守蘇州平方釋戍家居

況數延見平執禮甚恭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欲使

兒輩知君爲吾故人

況伯律守蘇時一吏遺火府治爲燼簿牘靡存及火熄

況出坐礫中呼吏痛杖亟自造疏一引爲已咎更不及

吏吏初擬必死況聞嘆曰此守事也小吏豈足當此

明語林卷一 德行

八

柴司馬車以主事採木道經廣信廣信守與車有舊餽

蜜一甕車疑其重發視皆白金車笑曰故人知君君乃

不知故人竟不受

陳祭酒敬宗瞽宗之政肅若朝廷以是致忿諸生有訟

之法司者周文襄忱勸其申雪代爲屬草詞理展轉公

驚曰得無誑君周笑曰律奏事不實耳公曰被誣罪小

欺君罪大其實以聞事亦竟白

鄺忠肅楚義方世篤按察陝西嘗以俸易一褐寄父父

移書責之曰汝職刑名不能理冤澤物乃以不義汚我

耶後忠肅以父在教職居閒謀於僚友請父入闈衡文
父聞之大怒曰朝廷典章爾乃用私干紊且汝爲憲司
我爲考官何以防範復以書責之忠肅捧書跪誦泣涕
受教砥礪終身

楊尙書肅仁厚絕俗鄰人作室簷溜其家人不能平答
曰晴多雨少又鄰人生子恐所乘驢鳴驚之卽齎驢步
行

仰瞻以理卿家居夏時嘗仕郡學訓導瞻師事之後經
其門必下驢趨而過人窺之雖暮夜亦然

明語林卷一 德行

九

劉忠愍球事兄甚謹同居合食始終靡間從弟玘作令
莆田奉夏布一疋卽封還貽書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
人此非所望

編脩董璘有時名以母病歸養一日母思鱖時不可得
禱於鎮江神命漁者舉網忽得二鱖以歸鄉里異之

曹學士鼎爲太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色艷美目而心
動輒自書曹鼎不可終夕竟不及亂

石亨陷徐有貞秦川馬士權教授京師慨然不平每持
論公卿間亨并收士權錦衣拷掠追訊瀕死不承有貞

得免死感馬義許以女婚其子既而有貞負盟馬終不
言時論皆重士權而薄有貞

英廟旣復辟葬景帝欲令汪妃殉葬李文達賢曰汪妃
雖立旋遭幽廢若令從死情所不堪況孳幼女尤可
悼念帝惻然從之遣居舊邸又嘗念建庶人久幽掖庭
親親之義實所不忍以問文達文達爲將順之遣居鳳
陽

明語林卷一 德行

十

軒介肅輒初舉進士奉命督淮糧舟行溺水左右挽出
之時冬沍寒衣盡濕以被自裹有司送新衣御之不內

徐待舊衣之乾

謝鳴治鐸蔬食布衣囊無長物稍有餘財周賑宗親方
正學殞身滅族沉鬱百年公以鄉人不避忌諱收綴遺
文梓行於世

陳恭愍選旬宣東粵時市舶司韋泰倚貢市爲奸公繩
以法泰以他事誣公賄公黜吏張聚令誣公聚拷掠瀕
死不從旣而文致公被逮道死聚上疏訟冤條奏泰等
不法天下壯之

恭愍父負薪亦爲御史恭愍旣貴唯服先人故衣帶客

至瓦器蔬食相對未嘗有媿色自河東聞喪還行李蕭然惟車一輛而已

王忠肅朝出鎮遼東一中貴持明珠遺之公固讓不得已受之乃自綴於衣領間居數年中貴死其猶子以貧不敢見忠肅使人召之曰何不買宅曰貧不能也忠肅乃解其珠出之衣領間與之值千金買第尙有餘也

吳匏庵寬初歸林下謁親友一業皮工韋布時鄰好也卽步入其門與低坐短簷道故舊甚洽工亦喜謂匏庵曰與若飲可乎曰諾工乃布酒脯對酌斗室中是日有

明語林卷一 德行

十一

貴官設宴候公吏跡得之相與愕然匏庵顧謂吏曰官府酒易故人酒不易吏笑而去

中原西北長幼之禮甚嚴長者語必呼名幼者獻必長跪雍世隆泰爲憲副歸訪其同塾友王生時已棄士而農遇諸途曰雍泰汝謂貧賤友不予棄約期訪汝韋曲問世隆敬請至期冠帶以俟生布衣躡屣背隻鷄持瓢酒至據上坐世隆兄事之與飲而別

楊繼宗承芳知嘉興夫人受團宰熟鵝彘首繼宗自外歸食之徐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恚聲鼓集僚吏告

以不能律家使妻納賄不義因吞皂莢九吐出之趣吏具舟卽日遣妻子歸

羅一峰倫旣歸結茅金牛山取給隴畝不受餽遺客晨至雷飲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轉貸旁舍比舉火日已近午曠然殊不爲意

辭司馬遠歷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太倉王芳守教不殺仁及蟻蟻嘗於旅舍遇慈人費廷槐相晤語歎爲奇士適廷槐病滯下困頓塵土芳便移

明語林卷一 德行

三

至已舍寢食撫護有如同生至便溺狼籍手自掃除廷槐感涕索筆書曰生平心曲百不一伸天乎已矣埋我道傍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匱語脫而逝不瞑芳祝曰古今旦暮孰爲彭殤費兄達人而但化耶摩之不瞑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謂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何恫廷槐喉間轟然有聲兩目漸瞑舟載虎巨稱貸棺歛厝僧寺乃走訃其父後舉匱弗前遲芳至絮酒哭送匱乃舉

吳獻臣廷舉居太學與羅玘善玘病獻臣治藥餌負之

登廁中夜十數反後同珙進士珙語人曰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後生我者獻臣也

鄒汝愚智謫死雷州吳獻臣尹順德經紀其喪會劉忠

宣大夏行部至詔尹何以不迎徐問知所以深嘉嗟異因共資還其喪獻臣自是知名

明語林卷一

德行

三

明語林卷一

明語林卷二

宣城吳肅公兩若甫纂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德行下

陳茂烈乞歸終養身自治畦蒼頭給薪妻子服食粗糲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太守憫其勞遣二力助汲既三日往白太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卒還之朱公垂裳少厲清節躬自炊爨為御史寒約如故人稱長齋御史

明語林卷二 德行

三原公王恕致仕歸見子姪買田宅皆鄰業因呼而讓之曰某某皆吾故舊豈宜奪之俾遠去仍給以原券不問值

楊文懿廷陳凡有賜賚必為親供餘輒分與族眾及後朝廷恩眷日隆至給三俸以親不逮養請以少傅俸於鄉邑給受以供祭祀及周恤親族之貧者詔允之

劉忠宣以忤瑾繫獄時同繫者請以賄免忠宣曰如此而死禍止一身稱貸求免則累及子孫且喪一生矣安事此為及發戍羶帽布被徒步過大明門匍匐頓首策

一蹇卽日行

忠宣戍肅州披堅執銳與諸卒同起處并不攜一子姪同行或問故曰吾仕宦不為子姪乞恩澤今發配老死令子姪補伍豈人情乎

韓紹宗為刑部郎母張嚴甚紹宗婦閻亦兩封宜人張時命與嫂負水紹宗歸見之乃命二隸人為代張怒持杖將笞之指紹宗罵曰汝有皂隸可代無則不吃水耶紹宗怡色曰兒婦身強有力豈不堪負水嫂弱有姪是以令代張乃解紹宗是邦奇父

明語林卷二 德行

徐文靖溥少時言動不苟嘗效古人以二瓶貯黃黑豆以記善惡善輒投黃不善投黑始黑多黃少已漸參半久之黃益多平生如是雖貴勿輟

呂涇野柝家居絕非義之餽劄請托之跡門庭清肅無異寒素有為權貴以三百金求序文公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何意視如烏獸

景伯時陽窮時與維揚火城相知及為中允數稱說之比伯時卒子子遺孤門戶衰落曩時親暱不相往來火君顧念益勤時時過江問遺踰於生時伯時有遺文數

十卷火君捐百金梓行之曰何忍使故人菁華遂隕於地

陳公甫自京師還舟至廣東陽江有寇乘小艇盡劫舟人財物公甫於舟尾呼曰我有行李可便取去他物且置寇曰汝是何人曰我陳獻章也寇舉手作禮曰小人無知驚潤君子舟中人亦當是先生友何忍若此悉還之

柳御史彥暉貸陸坦金而不立券獨其子仲益知之後彥暉卒仲益戍遼陽數年赦還貧甚絲積粒聚得如數

明語林卷二 德行

三

拜坦墓納金坦子子以無券辭仲益曰若雖不知吾知之吾翁與若翁知之吾弗償異日何面目見爾翁地下孫清幼孤母沒未葬流賊入境清守柩弗去親友或勸之不從賊兩經其門皆不入鄰里有依之得免者

王海日華六歲與羣兒戲水濱有醉者濯足遺所負囊視之金也王度必復來恐人持去投之水中坐守之已而其人果至公指其處乃去

吳石岡宗周雖貴而老謹事其兄嘗謁郡過兄門迫未及下歸即悔之未脫衣冠急往詣兄兄果弗憚走入內

卧不起公呼再四跪榻前曰周有罪兄乃起曰往殊不爾吾姑教若遂具食歡飲而別

趙司成永一日過魯侍讀鐸將往壽西涯李東陽侍讀

曰我固當偕然無以贄歸索方帕無有躊躇間憶家尙有枯魚命取之已食其半度更無他物即挾半魚以往西涯煮魚沽酒以飲二公即事倡和而罷

韓尙書邦問是王文成父執一日公卿賀冬至文成貂

蟬朝服乘馬而趨俄從人報尙書在後文成急下馬執笏道左尙書至不下輿第拱手曰伯安行矣遂去文成

明語林卷三 德行

四

唯唯俟其過乃上馬

楊介夫廷和宦遊歸即爲鄉人建一惠坊通水利灌涸

田萬頃號爲學士堰次以坊費修城缺城完賊至民賴以全次置義田以贍族眾三歸而修創利物者三焉

許道克學士以母喪家居一族叔負米路遇學士曰爲我負之公忻然負之隨行抵家而別行人指目殊自不覺

支琮少貧甚遇寒其母衾單不能寐盡解衣覆之已危坐待旦客候之良久不出呼敬將安在乃短衣出見云

方以所服覆母恐覺之故遲客太息去

羅念庵洪先以修撰歸道蕪湖時項東甌理稅事有楊

賈犯重辟願以千金求修撰為解修撰時病急賈某許

之以為卽不諱可藉為觀乃言之項修撰覺之呼項曰

君子愛人以德使吾為清白鬼我卽死君寧無俸可贖

乎已病間舅理前語修撰曰項必以我故不脫賈獄賈

寧復有活理乃潛書謝項賈得脫而不知

朱升篤厚人理愷悌無恙刊夷町畦兼容謏劣有大賢

之度

明語林卷二 德行

五

董三泉仕宦十年布袍革鞞而外不蓄他物遷蓬州守

諸子請曰平生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覬顧

大人年高蜀多美材可預為計公領之既致政諸子迎

之問及曩語公曰吾間杉不如栢諸子謂當有栢材公

笑曰茲有栢子在可種之耳

文待詔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輒亂以他語使不

得言以為常命中丞諫一日過文待詔見其門渠沮洳

顧曰通此者若干堪輿言當第待詔曰公幸無念渠

渠通常損傍民舍異日俞公悔曰吾欲通文生渠奈何

先言之我終不能為文生德也

憲副黃卷解職田間俾家眾耕作身與其配操杵臼炊

釜作食躬荷而饁之

中丞宋邦輔既歸杜門掃軌課子躬耕夫人親餉有司

或有饋卻之曰某德未至于可養貧未至于可周受之

無名

張永思少失父獨與母居年七十猶定省如兒時夜置

褥母榻下一間啓欬蹶然起未嘗一夕入內有司與之

厚者間有饋曰非但僕所恥亦老母所羞

明語林卷二 德行

六

楊御史爵周給事怡久繫詔獄已而上聞空中神語乃

詔出之爵歸怡使人問之因遺金四兩使者至見有鋤

菜於野者問之爵也乃出書呈金爵曰主安得此毋乃

改其故乎使者以貨告乃受之

朱邦憲父守福州其故吏後來官雲間欲為邦憲買田

宅邦憲輒不肯邑令日造請其廬驩飲欲請間為壽不

敢發言而止令死邦憲經紀其喪千里還葬

廖庭皓母采蔬於圃為虎所攫皓急追及之抱虎頭且

泣且訴願以身代卽以拳入虎口母遂得脫

江山何宗道有至性精名理嘗有盜夜入其室宗道心覺其人而不呼將取釜始言曰盍雷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盡還所竊大呼曰盜孝子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爲盜

程文純仕宦四十年始終一德致政歸與昆季共居處獨所宿樓居兄子復鬻其半文純作籬自障嘗自吟詩曰風雨半間樓

萬宗伯士和爲令時嘗無禮於直指直指銜之及案粵欲巧詆以法悉取諸錢穀籍稽其出納無所得則榜掠

明語林卷二 德行

七

筦推吏欲誣引公吏死不承已而曰有之直指喜詢之對曰萬公無他自不合飲吾粵地一勺水

李椽學梅母喪廬墓三年獨棲林莽間苦貧日拮据生理出必返雖深夜亦然一夜至溪澗暴雨溪漲不可渡乃持蓋立谿上望墓踊號曰兒在此如是達旦又大雪鄰里意椽苦或他往深夜往闚席藁雪中沒不可辨環視久之始見雪中隱隱一髻

卜者袁景休能詩而死無子夫婦寄棺蕭寺旁上雨旁風暴露十年其友林若撫草疏告哀莫有應者閩人林

古度取一摺扇畫兩棺貯荒室而題詩其上俾寺僧爲募新安程月樵見而慨然出資以庇窀窆

林隱士春秀號雲波家貧嗜酒不能得其友鄭鐸多良醞日呼與飲醉輒狂不可制鐸度其飲戶爲製一壺鐸雲波二字至則飲之三十年如一日

沈徵君壽民高操絕俗義卻餽遺弘光鈞黨之獄楊宮允昌祚爲濟百金資其患窘宮允晚歲亟貸償之宮允

日向君非有丐於我我實急君今我卽多故豈復計此徵君謂門人曰不及今酬之後此將誰致又少時他所

明語林卷二 德行

八

嘗與居間者其人貧亦粥產代之日向者彼以我故也有涎徵君易與者脇其賄累沒齒窘窮終弗與校

徵君改革後晦跡蘭溪躬自刈種歲侵炊烟時絕麥爛浥不堪食甘之怡然蘭令季君亟訪之屏騶徒步始得造廬一面欲買田晦構書院居之皆謝不可令不得已託邑人祝生餉米豆受而發之有白金二百乃以半畀祝以半置屋隙草間後有親黨將謁令乞書于徵君指草間金畀之

善語

太祖既一海內命周元素畫江山於便殿壁問元素曰
陛下東征西伐熟知險易請規大勢臣從中潤色之上
卽援臺揮灑旣畢顧元素成之元素頓首謂江山已定
臣無所措手矣上笑頷之

袁凱洪武中爲御史上一日錄囚畢令送東宮覆審遞
減之凱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
正東宮心之慈上善其言

復見心故元學士元亡削髮爲僧而髭髯如故高帝時
召見怪問之對曰削髮除煩惱鬚髮丈夫

明語林卷二 言語

九

國初郊祀文有予我字上怒欲罪作者桂學士彥良曰
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
通煩上譴呵上意乃釋

太祖一日問宋倫萬善卿家豐城鄉里人物何如對曰
鄉有長安長樂里有鳳舞鸞歌人則張華雷煥物則龍
泉太阿

施狀元槃在翰林宣宗問曰吳下有何勝地答曰有四
寺四橋問其名應聲對曰四寺者承天萬壽永定隆興
四橋者鳳凰來苑吉利太平

康對山嘗曰經籍古人之魄也有魂焉吾得其魄而已
譬之酒善飲者澆其醕不善飲者啜其醕

費文憲宏云觀書當如酷吏斷獄用意深刻而後能日
知其所無記書當如勇將決勝焚舟沉襲而後能月無
忘其所能

世宗入繼大統方在冲年登極之日袞衣曳地上數俛
視不悅楊廷和奏云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

嘉靖初講官顧鼎臣講孟子成丘蒙章至放勳殂落語
侍臣皆驚顧徐云是時堯年已百有二十

明語林卷二 言語

十一

馮南江繫獄論死行可年甫十四日哭長安街攀貴人
輿訴之俄方相獻夫至問汝父何在行可曰朝廷且殺
諫臣而宰相不知尙謂國有人乎方嘿然

嘉靖南郊創園丘汪鉉請鑿遷禁垣外塚墓帝不忍限
止一里之內宗伯張潮言一里之內塚不下萬餘倘於
鑿對無妨悉容仍舊執政者訐爲褻穢園丘潮曰在園

丘似褻然天無不覆卽遠遷何所逃詰者語塞
會稽守擬築禹廟山隴延袤十里民皆驚愕汪清湖曰
論平成之功殫一方財力不以爲泰然茅茨土階盡力

溝洫者豈忍爲此役遂寢

陶文僖大臨嘗曰學有根室有基不實則欲又言善猶

水也爲之先者源爲之後者理始而濫一觴終而潤九

里

何良俊云六義者既無意義可尋復非言筌可得索之

於近則寄在冥漠求之於遠則不下帶衽

朱恭靖希周爲南冢宰當考察南科無一人去者或以

爲私公曰一曹皆賢使必去一人以爲公萬一皆不肖

亦姑去一二以塞責乎

明語林卷二 言語

二

陸太宰光祖初令濬有富民枉坐重辟眾以嫌莫敢白

公至破械出之臺使者以爲言對曰當論其枉直不當

論其貧富果不枉夷齊無生理果枉陶朱無死法

吳疎山梯令宣城以縣歲輸於郡吏多索羨餘梯立守

左吏敲兌白郡守請增守側立睨視曰未也梯曰某立

自正故見其有公立自邪故見其無耳守慚

有謂山西紫碧山產石瀝可益壽中官求之經年不可

得案察王維令民取小石相類者以進中官怒謂其僞

且以書記可驗那得云無維曰鳳凰麒麟不見書記乎

給事薛畏齋自言平生受益者三一日貧二曰病三曰

患難貧故知節用病故知保身患難故知處世

烈宗一日夢兩日並出問羣臣主何祥羣臣莫能對周

陽羨延儒曰應在東宮上大悅

明語林卷二 言語

三

明語林卷二

明語林卷三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政事

陳祖以明經授新繁縣丞有嫗道哭甚哀祖問之寡而無子惟一孫十歲為巨蛇所噬祖令具狀遂移牒城隍期日引蛇至已而果有羣蛇蜿蜒皆除噬人者死餘不驚而去

秦從龍與高帝畫策密書漆板問答秘計左右皆莫聞

明語林卷三 政事

十一

胡子祺按察廣西聞宋元祐黨人碑尚在融州巖谷中命出而碎之

方克勤守濟寧日具衣冠坐召諸吏授詩書法律庭不陳械惟設皂鞭而已

姚克一守蘇州欲見處士錢芹不可得因俞貞木道意

錢曰芹固願見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會於學宮姚如期致迎拜請質經

義錢曰此士子業公有官守會有時務因袖出一簡授

姚不交一言而退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

周新按察浙江初至有蠅集馬首使人跡之得暴尸葬

中有木雷帶間公取視之乃商以識布者匿不言及蒞

事使微布有合記者即執訊之果殺商盜也

新聞微行直觸其屬令令收繫獄與囚語遂得一邑疾

苦未幾吏返之出一邑大驚

方素易所在輒著廉明為衡州同知民有告虎噬人者

素易齋沐為文檄山神明日虎自斃於道時人以比韓

退之驅鯉

河南新安饑知縣陶鎔貸賑糧賑之全活甚眾乃上

明語林卷三 政事

十二

章自劾民危旦夕不及奏報專擅亦安敢辭上嘉勞之曰可謂能稱任使矣

何瀨為刑曹郎京師人語曰毋縱誕避何鐵面

況鍾知蘇州初至佯不解事吏抱案請署鍾顧左右問

吏吏所欲行止輒聽吏乃大喜謂太守愚閱月集諸吏

詰之曰某事應行若故止我某事不應行若故誘我行

是皆有賄縛諸吏投庭下諸吏皆大懼謂太守神明

正統中綵繪宮殿需牛膠萬餘觔使督周文襄供辦

公時赴京道遇使者請公還給公曰第行至京自有處

分及至京乃言庫所貯皮歲久且壞請出煎給歸撥餘米買皮輸納以新易陳實為兩得

文襄閣死獄每使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反手立聽時忽肯首喜曰幸此可生

英廟北狩鹵大入寇時壩上倉場糧料山積于忠肅急令縱火焚之或以事重須待詔公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緩之適以資鹵致持久坐困於我非計

陳都憲鑑巡撫陝西民飲其德呼為髯爺爺有疾者誓為公昇輿以禱出則民爭來昇座之不止

明語林卷三 政事

三

黃用章敘參政四川道崇慶忽風起輿前擁不得行用章曰卽有冤吾為若理風遂止既抵州沐禱於城隍夢中若有人曰州西寺州西寺云密訪州西吳有寺當孔道倚山為巢乃率吏兵急抵寺盡繫諸僧一少而猛詰之無牒命塗醋聖額曬洗之有巾痕用章叱之盡得奸狀夜投宿者沉寺陰巨池中眾分其貲有妻女分隱窖中於是殺僧毀寺行旅晏然

韓王內使李毅等不樂府中忽作令旨啟城挾弓跨騎越關詣京奏計王過所司請勘尹直曰毅不安王府逃

亡罪一詐令旨開門罪二越關罪三撫王小過當殺罪四豈得聽彼虛言以勘王遂押還府

吳石岡守臨江郡有僧利道觀並列孔廟扁曰三教坊下車卽廢而易之曰崇儒毀其屋以葺官廨汰其僧道悉配以尼刊說社學辨惑啟迷一郡翕然

劉文靖李西涯謝木齋同在政府遭遇聖明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

蔣恭靖守維揚時上南巡六師俱發計夫役舟騎供費不貲揚民洶洶無以自存恭靖惟站設二十更番迭遣

明語林卷三 政事

四

計初議滅可什八他亦推類遞滅之上供無缺而民不擾

祝某守南昌有民犬昨寧府崔卒來訟云崔本御賜金牌可驗祝判云崔帶金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何與人事竟縱犬主又兩家牛鬪一至死判云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畊

汪應軫知泗州武廟將南巡中使繹絡道路恣為求索公率壯士百餘列舟次呼聲震地中使沮喪公麾從人速牽舟頃刻百里出泗境後至者斂戢不敢肆公反禮

遇之於是皆咎前使而德公

大司徒雍太巡鹽南淮見竈丁鰥貧者幾二千人比及

二年具與完室既去淮人詠之曰客邊檢橐渾無物海

上遺民盡有家

楊文忠當國區畫調度取辦俄頃常命中書十餘輩操

牘以從公一一口授動中機宜

故事吏部大僚所接見每不能數語以示嚴冷徐存齋

佐銓獨曰果爾何以盡人才乃折節怡色見必深坐廩

鹽咨訪邊腹要害吏治民瘼錯及寒暄可憐語冀以窺

明語林卷三 政事

五

見其人

韓襄毅才識明敏凡臨眾奏事動發數百言皆引經據

律其所設施永恆輿情其後官民皆遵守之號曰韓都

例

徐九經尹句容循廉最著嘗圖一菜於堂曰古人有言

民不可有此色官不可無此味及去兒稚挽衣泣曰毋

去我其長者曰幸惠訓我九經泣曰儉則不費勤則不

墮忍則不爭保身及家之道也父老鑊所畫菜而書儉

勤忍於上曰徐公三字經

譚讓為南昌通判初政嚴厲夜有書解壁者曰虎豹在
山雷行於天人宜自度不可犯譚讓顧視咲曰為政不
能使民無犯而使民不可犯耶更治簡緩

楊雲才多心計為荊州同知適改拓郡城時錢穀已有
成額而臺使者檄下欲增二尺許監司守令爭欲溢故
額雲才曰無庸也乃馳至陶所視其模怒曰是不可用
自製模付之諸公視模了無以異蓋陰溢其模積之正
如所增數城成白其故監司大服

文學

明語林卷三 政事

六

宋景濂初學於聞人夢吉繼學於吳萊自少至老未嘗
一日去書不觀致仕後在青蘿山閣一室曰靜軒閉戶
築述人罕見其面

曾侍郎魯博通史籍有叩者佳言如屑理蘊霏微借宋
文憲修元史時謂公能以舌為筆潛溪以筆為舌

危學士素修元史欲訪尋元事不得每袖餅餌果實以
啖老兵得語即書之

太祖召宋景濂作靈芝甘露頌賜宴而醉不能屬草歸
令方希哲代為之次日以進太祖讀之曰殊不似學士

筆景瀟愕然因叩首謝臣實醉門人方孝孺代爲之太
祖曰此當勝卿立召見試大加寵禮

王冕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嘗竊入學舍聽諸生誦
已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母曰兒痴若此
盍聽其所爲因去依僧寺夜潛出坐佛剎上執策映長
明燈讀之達旦像偶猛惡冕雖小恬弗怪

蜀王椿博通經藝旁及釋典太祖常呼爲蜀秀才王至
中都首闢西堂以書自娛閱武之餘輒與儒生李叔蘇
伯衡及名僧來復等講道論文殆無虛日

明語林卷三 文學

七

葉子奇博達今古詭德匿時以羣吏竊飲祭酒株連就
獄獄中以瓦研墨著草木子以草計時以木計歲

王止仲行髫時從其父昌門爲人市藥暮則爲主嫗看
稗官演說背誦至數十本主人翁異之授之魯論輒成
誦乃令遍閱所度書未弱冠辭去授徒於城北望齊門
議論踔厲貫穿今古洪武初延爲庠師弟子雜進問難
肆應不窮

王止仲少微爲人行貨長游諸生間爲言濟南生詩伏
生書胡安國春秋灑灑不窮諸生皆大異之然視其居

徒壁立故未嘗有書

徵士梁孟在禮局討論精審諸儒推服書成將授以官
以老辭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多從之學稱爲梁五經

隱者楊滌避雨泊舟黃鉞舍旁見鉞方倚簷讀因就視
之問孺子學如此日讀幾何鉞對曰過目不忘然苦無
書滌曰我有書藏洋海店架不下萬卷能從吾往乎鉞
喜遂往既至滌令其子福與同業三年盡其書而返

吳文太與丁敏爲友皆貧而湛吟咏無間日夕二人嘗
閉戶共爲詩人見其終日突無烟往視之方瞠目撚鬚

明語林卷三 文學

八

呀唔相對都不復省饑餓

楊文定在獄十餘年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鄰家人供食
嘗數絕糧公日手五經諸子不輟日朝聞道夕死可矣
毘陵陳濟善記不遺其子道侍側問曰外人稱翁善記
試探一書請誦可乎曰可因探得朱子成書曰是最難
記可引其端子如其言遂朗誦終篇不訛一字文廟嘗
號濟兩腳書廚

陳簡討繼少孤貧嘗受學於俞貞木每歸飯輒反貞木
頗怪其速竊視之則至密虛中懷出一餅哺之卽行貞

木以是留食於家以為常

曹月川研精理學日事著述座下足兩磚處皆穿

呂文懿原宋元通鑑續編義例精審書成鬚髮盡白嘗

曰使我進二階不若稽古獲一事

景泰間吉安劉公宣代戍於龍驤衛為衛使畜馬晝夜

讀書廐中使初不知偶與塾師論春秋師驚異之以語

使使乃加優遇

劉侍講定之為文常對客揮毫稿不易幅成化初入秘

閣析疑稽古一揮九割停注演迤頓挫奔放變化不窮

明語林卷三 文學

九

一日中使傳旨命制元宵詩馮几成七言絕句百首以

進

憲宗于內閣得古帖斷缺不可讀命中使持至館中適

傅瀚在即韻為一詩以復上大悅賜之珍饌法醞

倪公謙落筆千言每應制賦詩中使立候以進奉使朝

鮮有所題咏即席揮灑不加點竄遠夷驚吐舌以為神

因梓行其所作

鄒智才十二歲能文章經史過目不忘居龍泉庵貧無

繼畧之給掃樹葉蓄之焚以自照讀常達旦

楊君謙好蓄書間有異本必購求繕寫結廬支硎山下

課讀經史以松枝為籌必精熟乃已顏其堂曰松籌

羅圭峰每有撰構輒棲居喬木之巔神思欲飛或時閉

坐一室客於隙間窺見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氣

陳剩夫家始寒微幼賣油給養一日經里塾聞講書義

大悅遂從師學已而曰吾一於學何以給親養復請於

師願旦夕受業晝仍出賣油逾年學大進卒成名儒

楊升庵強記博學著述繁浩所撰七十餘種所編纂亦

不下百餘晚成渾中簡籍不可得惟抽討腹笥而筆舌

明語林卷三 文學

十

間未嘗饑乏

吳趨之里有娶婦者夜而風雨燭滅無與乞火闕然驚

謂曰南濠都少卿字立家有讀書燈在叩門果得火

王元美年十四其師駱行簡賦寶刀篇得漢字韻思久

不屬元美得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

駱深器服之

方西樵獻夫予告南歸屬吏書繳銀圖書疏適劉欽來

候止之曰大臣雖歸不能無言言非此不達昔三揚亦

攜以歸矣遂口誦三疏方酌用之後典籍呈原稿不差

隻字於時博通典實推銳為首蘇州劉啟貳焉謂之二

劉

楊忠愍生七歲家貧父使飯牛間往里塾觀羣兒讀書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學兄曰若幼何學艱然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耶兄言於父聽之學然猶不廢牧也楊椒山讀書僧舍恆至夜分會寒無下襦遶屋行且溫且誦脛以上微暖得稍假寐五更起汲水手凍屬于綆呵之乃解

李于鱗少不慧同學生戲呼為李攀鬼及長為制義皆

明語林卷三 文學

十一

勾棘不可句每試輒蹶年三十五始學為詩齊人多以入聲為平謂之轉韻于鱗刻意正之間不諧為座客所姍即嚼其唇血濺几席曰所不燥腸刮胃以祛宿習者有如此血

于鱗結七子社一日李伯承徑入其社于鱗不悅以玉河白燕為題使人伺伯承句輒為報伯承詩先成七人共大歎賞遂閣筆定交

王昭明潛心遊世著六經說既沒而子孫貧甚不能存其書管志道與周道甫各得其一二皆以為帳中之秘

龍游童子鳴少為書賈挾策問字輒曉大義遂真積書

帆檣窮心日夜吟詩蕭散燕山詞客如雲所至分曹命

簡聽漏刻燭爭響響刻間子鳴方危坐匡牀目瞪不出

聲比誦一篇風調燬絕羣客沮喪子鳴退然無有也嘗

閉戶屢易而出出則強人彈射往往未愜并藁削之學

於歸熙甫卒而祭之

梅禹金 鼎祚 篤志纂輯嘗納妾鄰氏一月不出人怪其

暱問之則已輯青泥蓮花記十二卷

瞽者唐汝詢五歲時從父兄耳學無不暗記箋注唐詩

明語林卷三 文學

十二

旁引該博酒間誦上林子虛賦杜白長篇鏗金戛玉琅琅不遺一字

蔣八公內閣 德璟 語操閩音其談古事則徵二十一史

如河瀉泉流叢殘小說無不畢舉談近事則十三陵蹟

五府六部之故九關十二鎮兵馬錢糧新舊之籍皆可

手畫而口數也嘗一日應閣中二十餘詰敕文詞典核

同官歎駭

明語林卷三

明語林卷四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言志

周太史是修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
烈女不以死生為慮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忠節遺事輯
為觀感錄朝夕省覽

程濟與同邑高翔俱起明經翔厲名節濟好術數翔曰
願為忠臣濟曰願為知士後翔九十死難濟用術脫建

明語林卷四

言志

文帝莫知所終

王良按察浙江謁岳鄂王廟曰苟媿武穆非人也

楊文敏十三歲時從教授周質夫與同門講學論古名

相皆歎為不可及公徐曰皋夔伊周誠不易其餘毋乃

可學

王莊毅或嘗曰士當希朱雲汲黯安能局促效轅下駒

莊毅既歸躬營宅兆先壠之傍或曰大臣終官國家為

營葬公胡庸此答曰竑以謫薄奉命總帥自分馬革裹

尸幸無敗績謬膺獎擢所懼妨賢今幸優游林下以終

餘年志願畢矣何敢希意外之寵

李時勉少負大志每自厲曰顏曾希聖四勿三省

陳敬宗司成二十年諸生多至鄉貳公久不調家宰王

直從容言以司寇相轉何如曰某托公為知己與天下

英才終日講學庸詎不樂而顧以桎梏之徒見辱哉

練御史綱歸吳後葺舊業尹山之陽為終焉之計復建

菴寫范文正文信公像語人曰初吾自分用則學范

公否則為文信公死耳今兩失之奉其遺像以見志

吳康齋讀伊洛淵源至程伯淳見獵心喜曰審如是是

明語林卷四

言志

吾亦可學賢聖遂絕意舉業潛心義理常自咏曰誠能

通鬼神志當貫金石

夏正夫寅嘗自警曰此生不學一可惜此身閒過二可

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楊承芳年四十有三乞致仕疏曰視錢若水致仕臣已

多三歲視陶弘景奉朝請臣尤多七歲臣得與弘景若

水游地下足矣

陳白沙答李憲長曰平生山水稍癖待明年服闋後采

藥羅浮訪醫南岳上下黃龍洞嘯歌祝融峯少償夙願

劉忠宣在兵部職方規調兵食太宰才之欲以少司馬
太僕進公公謂人曰京堂顯地人亦豈不欲願吾秀才
時見郡邑政有失者輒自奮曰吾他日必不爾某所宜
行某所宜罷其行與罷又復云何今幸登朝不得一親
民官非素志且亦恐人負官亟堅請外

忠宣教子讀書兼令力田嘗督耕雨中曰習勤忘勞習
逸成惰

楊文懿語徐少詹原曰平昔才無半斗而喜作文飲可
數合而喜與賓客燕酣行不能里許而喜遊陟今皆不

明語林卷四 言志

三

復爾比入朝班率皆少年新貴獨以白髮青衫漫廁其
後雖未謀引去宦味固已索然

楊文懿在館職十六年不遷或諷公援有力者謝曰癸
婦抱節三十年今老改志耶

葉文莊盛崇尚名節動跂古人為文師歐陽而功業自
期韓范

余肅敏子俊嘗曰人臣為國力隨事盡即近且小不可
不計百年至大利害當身任之毋養交市恩為遠怨自
全之地故其經理延綏謗議紛如而執之不易

謝文肅錄居間起復謂人曰初心冀祿為親今亦何及
苟仕非義也遂以疾聞閉門讀書暇則侍逸老眺方岩
雁宕仕進之念泊然

黃伯固聲常自書壁曰茅屋石田為生太拙鴟夷馬革
自許何愚

何遵為諸生學師王純甫策問范滂母事遵歸告其母
曰兒設為滂大人為滂母乎母笑而許之

國朝仕進以翰林為極選競進恐後戴莊簡珊獨避不
往曰願就部曹習民事為國立勛業

明語林卷四 言志

四

王伯安十歲就塾問師何為第一事師曰讀書登第耳
伯安憮然曰母乃希聖

董蘿石少耽吟咏放浪江湖晚更折節師事王伯安或
謂其老那復自苦蘿石笑曰吾方揚鬢渤海振羽雲霄
且憫若苦願以吾為苦耶去矣吾從吾所好自號曰從
吾道人

劉源清諸生時讀唐史張巡許遠傳起曰巡遠何如人
吾異日為人臣宜何如同舍生相顧愕然

給諫田汝耕與崔銑交舊雅好何舍人景明每過兩人

淨白吟詩闕理既誅歎曰引裾請劍自許丈夫顧事會
蹉跎迹與心違命與世左每自悲感于懷耳

王廷陳語余懋昭曰僕林居無營上不慕古下不肖俗
為疎為懶不敢為狂為拙為愚不敢為惡高竹林之賢
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沈嘉鴟夷之逝而汙其
富每景物會意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偃
卧厭苦俗途究心老莊保養性命此僕大略也
大初山人一無所好獨喜為詩時出入畦逕曰吾舍此
益與世絕或勸其仕或探其學輒撫掌大笑不奮

明語林卷四 言志

五

楊椒山喜雅惡雀云雅報凶雀報喜雅近忠雀近諛

王子裕 問 僉事廣東投劾而歸築室湖濱自言願屏居
三十年讀盡天下有字之書撰述以畢吾志

錢孝直 敬忠 父坐繫時甫能言輒詣園土父教以讀書
灑淚受策時頭觸園墻夢嚶呼泣誓成名贖父死五入
省闈卒成進士疏救父出之嘗曰上不敢效陳圭近不
敢作馮行可

羅狀元 洪先 傳臚日外舅吳太僕曰婿乃辦此非所料
也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者三年遞一

人那足異是日袖米偕何善山黃洛村聯榻蕭寺中講
學不置

陳仲醅 繼儒 云予出不能負向平五岳之笈入不能闢

香山五畝之園惟買舟襍被于名勝處避客息躬所謂
每月一遊則日日可度每歲一遊可閱三十年

魏璫既誅未盡澄汰黃石齋諫項少保曰正人不盡升
可矣僉人不盡拾遺可乎草盛苗稀淵明所以帶月而
荷鋤也

金駕部鉉嘗讀邵子署其後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

明語林卷四 言志

六

雖遇時外而弗內退若苦衷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
卒歲優哉游哉庶沒吾世及死闖難人始見之蓋前此
二年壬午七月晦日題也又巡皇城過御河輒流連不
能去歸語弟曰吾見御河清泚若神志依依者何也後
竟投御河死

方正

高帝覽孟子草芥寇讐章謂非人臣所宜言欲去其配
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金吾射之錢司寇唐抗疏入諫
輿櫬自隨袒胸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帝見

其誠命大醫療其箭創孟子配享得不廢

劉長史璟是劉誠意子嘗至燕與文皇奕璟勝文皇怒曰那得不相讓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何可讓

景清初赴舉時過宿涪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是夜清在而妖不來女詰之曰吾避景秀才也清爲書景清在此而妖遂絕

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上親勞之夏忠靖不可曰彝人慕化遠來宜示以義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

明語林卷四 方正

七

者上曰爾欲效韓愈耶已而法王入上命忠靖拜忠靖

曰王臣雖微位列諸侯之上况彝狄乎卒不拜

御史周新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爲冷面寒鐵公

給事周或剛直敢言有彈奏必着緋衣諸大臣每早候

或長安門外或緋衣各令取素服爲待罪具

楊文定在內閣子某自石首來備言所過州縣迎送餽

遺之勤獨不爲江陵令范理所禮文定異之卽薦知德

安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

人豈私于理卒不謝

陳黃門諤累以直諫瀕死三黜弗移後授京兆嘗出行

犯太子蹕太子訴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不問

宣德中召用舊臣多依違者唯黃忠宣持正不阿命觀

劇曰臣故不好劇命奕曰臣幼奉嚴父師訓讀書外無

益之事非所敢問

顧中丞佐性嚴重未嘗口毀譽人旦晚東朝房小憩前

呵雙藤立戶官僚行道以此爲候往往有輓驢駐馬折

而還者

薛文清自大理入一日召入便殿上方服短衣小帽文

明語林卷四 方正

八

清望見遲迴不進者久之上遽易服見之左右曰此正

是薛夫子時擬之不冠不見黯

初西楊薦文清于王振既至李文達謂薛宜詣振謝薛

曰原德亦爲是言邪受爵公朝拜恩私室瑄所不爲後

遇諸朝復不爲禮振遂思中之

王振慕陳祭酒 敬宗 名無緣晤觀周文襄 忱 問以語祭

酒祭酒曰爲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何以見諸生或

語振祭酒書最高託爲求書者先之禮幣彼將報謝振

乃遣幣乞書程子四箴祭酒走筆書訖而反其幣竟不

往見

門達誣陷袁彬漆工楊隨抗疏論救復條達不法事上
令達自訊達股刑迫之暄知達意謬曰李學士以書授
我我實不知請眾鞠之明日眾既至暄大呼曰達以酒
肉啖我使我陷學士皇天后土實鑿臨之暄即死曷敢
誣善人達語塞彬得釋

注直在西廠聲勢烜赫人莫敢犯嘗怒兵部郎楊士偉
校突入其家拷掠逼辱及其妻孥眾咸錯愕莫敢言陳
媿齋音與之比隣登墉呵之曰有國法何得遽爾校曰

明語林卷四 方正

九

爾何人敢不畏西廠答曰間侍講陳音乎校為縮頸
汪直頗欲延攬名士雅重楊承芳時承芳憂居直往弔
于墓既拜起手拂楊鬚曰往問君名今貌乃爾楊曰繼
宗貌陋虧體辱親竊所不敢直不復言

內臣黃賜母死朝士無不弔祭翰林官猶未詣徐侍講
瓊言于眾曰時且如此那得不往眾或應或嘿陳媿齋
忽奮然曰堂堂翰林相率拜中官之門謂斯文萬世何
詞氣憤激聲淚俱下言者大沮

陳恭愍選提學南畿試卷並不彌封編號曰吾不自信

何以信人時韓襄毅頗尚崇飾方憂制家居聞公至悉
屏儀衛曰毋令陳御史知

李文祥與萬安同年安欲引文祥附己使孫弘壁延禮
之屬題畫鳩文祥即奮筆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
恩作已恩

張昂令鉛山邑有大木蔭二十餘畝民祀為神慢輒為
崇昂出勘田欲伐去以廣墾治父老咸諫昂檄隣邑共
伐之莫有從者公執愈堅期日率徒戎服而往有衣冠
者三人拜謁道左乞公中止公叱之忽不見命運斤樹

明語林卷四 方正

十

有血眾懼不前公手斧倡之樹乃仆上有巨巢三婦人
墮地冥然欲絕已問之乃知樹妖所攝民惑遂解

邑有羊角巫能殺人一嫗訟巫殺其子昂遣捕縛至杖
之杖者手傷而巫自若命繫獄及夜烈風飛石屋瓦若
崩公知巫所為乃衣冠起坐及旦取巫眾皆勸阻公不
許厲聲叱巫巫忽墮一珠及書一帙公會僚屬焚書碎
珠巫即仆死

孝廟初耕籍田行九推禮教坊司以襍劇陳或出狎語
馬端肅文升時為都御史厲色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

豈宜以此瀆亂宸聽斥去之

屠瀟督師兩廣中官有家順德者囑瀟為修其家廟時吳廷舉作順德令瀟以語之廷舉曰安有官為奄治廟者且歲饑民貧不可又市舶監遺金令市葛廷舉市二葛以進曰葛故雷產做邑無有奉此為式不中請還金監恚取金去

逆瑾擅權外官朝者多造第拜方壽卿良以僉事補官入朝既叩頭左順門鴻臚令向東揖瑾方徑趨出或以例宜謁瑾壽卿厲聲曰官可棄身可殺膝安可屈竟不

明語林卷四 方正

十一

往瑾大怒勒致仕去

王文恪整與壽寧有姻絕不與通歲時問遣必斥去或以為過公曰昔萬循老攀附昭德吾嘗恥之今乃自附壽寧耶

羅景鳴玘是李西涯門生李處劉瑾張永之間或多委蛇景鳴責引大義願削門人之籍

康陵頗佞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間欲諫患未有徵俄內批番僧請田為大慶法王壽而書號並聖旨傳尚書珪伴不知奏曰孰為法王敢抗天子亂祖法大不敬當

誅詔不問田亦止

蔣子修欽劾劉瑾方夜屬草燈下聞篋篋間鬼聲戢戢子修自念疏上定撥奇禍當是先人軫念尼止吾事已而聲振四壁子修歎曰吾義不得顧私且緘嘿終為先人羞因奮筆曰死耳不可易也聲遂止疏再上再受杖竟死

武宗觀魚揚州得巨魚戲言直五百金時蔣恭靖瑤為守江彬惡其不屈請以畀守使人促值甚急恭靖脫夫人簪珥及綈服以進曰臣貧而庫無緡錢不能具此帝

明語林卷四 方正

十二

屬目久之徐曰酸儒耳勿較

武宗南狩中使矯詔令泗州進美婦善歌吹者汪公應軫奏云泗婦女荒陋近亦流亡無以應敕旨向募桑婦十餘人倘納宮中俾受蠶事實于治化有補事遂寢

江西諸司賀寧王壽皆朝服按察蔡介夫清至謂其屬曰是觀君之服而以朝王非禮也去其鞞又三司于朔望皆先朝王乃謁先師介夫改令先謁孔子已宴王即席譙清不能詩清亦讓王無禮

馮御史恩疏劾張孚敬汪鏊方獻夫為根本腹心門庭

三慧逮下詔獄辨甚強項觀者嘖嘖歎曰是御史鐵膝
鐵口鐵膽鐵骨相傳爲四鐵御史

吳疎山同諸御史詣夏桂州桂州方服宮錦御史皆嘖
嘖稱美有奉宴視者疎山獨無言桂州曰吳子云何疎
山曰候公衣畢當以政務相請

霍文敏韜爲南宗伯呂仲木爲貳文敏時短夏貴溪仲
木乘間諷曰大臣有過規之可也背嚀非禮文敏疑其
黨心銜之已仲木滿考之都謁貴溪貴溪時方柄國心
折仲木欲亟援爲助及見甚歡已亦數短文敏仲木毅

明語林卷四 方正

三

然曰霍君天下才也公奈何欲以寸朽棄棟梁貴溪又
心謂仲木黨文敏

世宗意欲用吳宗伯山入閣山子聞詣西直告其父曰
上意如此恐亦需一揖嚴公許山怒斥之曰兒不解事
孰謂閣老可以揖求卒不往

吳宗伯生一女嚴世蕃欲求爲姻因置酒享宗伯而以
大學士李本爲介酒未行宗伯與李奕李以手掩局語
宗伯曰知今日之飲乎宗伯謝不知李爲道世蕃意宗
伯遽曰山老矣何從得女世蕃意阻大恚

楊文襄一清以召入文衡山見獨後楊公亟謂曰生不
知而父之與我友耶衡山曰先人棄不肖三十年以一
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子友也竟
弗肯謝楊公悵然久之曰老諄甚媿見生幸寬我

靳文僖貴繼夫人未三十而寡有司奏請旌之吳宗伯
曰旌典之設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幽光以風世激俗
若士大夫節義孝順固其常分靳夫人生受殊封奈何
爭寵靈于微賤已學士徐階爲言山曰閣老夫人寧復
有再醮理耶

明語林卷四 方正

古

張羅峯當國甚器重何粹夫塘舉聖治期大用之始
入京晤輒面數張十三愆眾爲愕然

鄒懋卿爲副都御史莆田林潤曰此窮奇也而身其服
乎

趙文華督師江南下令問有故人子朱生安在爲好致
之令一日三及門樓船輝耀趣邦憲邦憲弗顧自掉扁
舟褐衣詣趙酒驪握手從容言丈夫乘時取功名多
顧金錢庀母夫人甘毳硜硜匹夫節奚以爲言之再三
卒不應趙爲歎息去

分宜柄國粥爵有定值而館職尤重陸平泉樹聲以吉

士還里詣闕世蕃頗知其廉使人索松綾一百疋當子

翰苑陸謝曰本不敢希翰苑又實無一綾張龍湖治陸

之座主為解于分宜且為具錦幣四雙白金四十召陸

與俱往而令嚴太史介之行至則授刺使自投之陸不

言懷其刺入一揖而出分宜送之及門見金幣問誰具

對曰不知

海忠介瑞為閩邑博士御史行詣學宮令長以下皆伏

堂階忠介直立曰若至院臺敢不以屬禮見此師長教

明語林卷四方正

五

士之地不當詘兩訓導夾跪忠介中立不屈時謂筆床

博士

江陵奪情宣城諸生吳仕期為書萬言斥之江陵私人

龍宗武為太平同知阿江陵捕期繫獄時沈太史懋學

不直江陵宗武嚴刑迫期使喉太史期笑曰男子負血

性而為不平之鳴寧受人教者撈掠無完膚題壁間云

寶劍埋冤獄忠魂繞白雲卒死獄中

葛端肅守禮終身不置姬侍夫人為置一姬公固不肯

夫人與之再四乃一往見姬直侍卧内略不羞澁公即

拂衣出竟不復往夫人挈之山西數年召其家還之猶處子人以方之司馬文正張忠定

江陵相奪情吳編修中行趙檢討用賢艾員外穆沈主

事思孝抗疏極論同日受杖削籍編成進士鄒元標號

哭于傍視四君杖罷出疏袖中亦受杖歸

沈烏城濯媚妖姆客氏交懽其子舅弟畜之臺省合章

抨之不動大司寇王紀奮袂起曰身為大臣奈何與奢

相同朝歷陳其奸惡削籍去破帽策蹇一時榮之

鄭克敬奉使復命賜燕不食光祿卿以聞上詰其故對

明語林卷四方正

六

曰今日臣父沒忌不忍食酒肉上曰君命也對曰臣聞

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于文定慎行在南宮日早朝偶失中貴遣閣校許為隱

匿意以示交文定亟馳謝曰失朝事小欺君罪大忝為

大臣豈敢以欺自處可列吾名以進如有所隱當上書

自受反于中貴不便其及慚而止

毅宗怒劉都憲宗周抗直詔部提訊諸輔臣固請以免

因往慰之頗有德色宗周畧不致謝唯讓諸輔臣某事

大錯某事不為媿媿不已及過寶應喬侍御可聘來訪

語及延儒曰尤錯語及姓曰差勝首輔錯亦不少
崇禎末以邊急敕中璫監軍所至橫甚守令拜謁天津
同知張星獨憤恥之投告乞休督撫不許已趨謁璫璫
倨上坐叱使跪見星怒曰若等監軍事而辱天子命吏
耶星何戀一官而屈若輩為拂衣趨出不顧

明語林卷四

明語林卷四 方正

七

明語林卷五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雅量

太祖天威嚴重繙錄之際侍臣或手顫不成書陳性善獨安雅自若書法端楷

孫襄敏炎總制處州苗將叛襲執襄敏幽窖中列卒環守夜以燭雁斗酒饋曰以此與公訣襄敏拔佩刀割雁舉后仰天酌酒食竟顧所衣曰此紫綺裘乃上賜者遂

明語林卷五

雅量

服而死

方克勤一日延客客飲醉使酒謾罵克勤禮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克勤陽不知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

卓侍郎敬被執文皇憐其才以管仲魏徵動之侍郎不屈後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畧無規畫敬死有餘辜神色自若

夏忠靖襟宇閑深不見涯浹有從吏污金織賜衣懼伏請罪公曰猶可浣也又吏壞所寶硯石公曰物固有壞

時並慰遣之

夏尚書以頻年北征力諫忤旨詔籍其家時公方治儲口北錦衣逮公迫公從容曰姑少俟恐有侵漁死吾安之不以相累也

周文襄撫吳一日舟從錫山來天未曙公盛服待旦舟抵閘門觸于石燭仆公衣公易服舟人伏罪公曰衣故無恙恐風露偶易耳

魏尚書致仕時往于田遇御史官舟公引纜而行御史怪問對曰魏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尚書歸老蕭

明語林卷五

雅量

山魏驥也御史惶恐謝罪

陳僖敏 掌憲薦王文已而文與僖敏同官每陵僖敏凡入臺僖敏後至文輒命堂吏鳴鼓集諸道升揖洎僖敏至畧不校一日僖敏先至吏請鳴鼓僖敏不肯曰少需諸道咸不平文至知僖敏遲鼓以待忸怩曰吾久在陳公度中

葉與中盛嘗求于節菴謙為其妻作墓表不數日有德勝之役于進少保與中疏劾于妄報首功于朝退謂郎中王偉曰科中葉公近求作一文不意今日有此若稍

遲當不免俗卽命紙一揮而訖朝士推于高致

郭定襄登鎮大同鹵迫城下人心洶洶乃身自登城視

師方酣戰左右急呼公笑命進食飲啖自若了不為異

徐曰雞未熟菜猶可噉

門達初誣陷袁錦衣榜掠頻死久乃得釋及達敗謫戍

袁治具饒送如禮不念舊惡人以為難

俞允文家貧不治生產夫人緝緝洗助之不給也允文

怡然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二食乎則又曰
姑一食

明語林卷五 雅量

三

章楓山懋在司成其子自金華徒步來省道逢巡檢笞

之已知請罪公曰吾子垢衣敝履不識固宜笑而遣之

三原公鎮滇中官鎮守者曲為諛悅公不動且裁抑其

政剪其與中官恨令刺客雜從徒中將賊公公子馬上

遽問曰從者何多一人因檢之得寶杖而遣之中官欲

自殺公偕三司謂之曰我不過除民害卽所罪亦不過

為公清惡何為過自疑中官惶恐謝乃更自戢

王康僖承祐少有雅量諸老嫂嘗試之暑月如廁必置
扇外舍牖間使婢藏之出視無扇輒往三置三藏之乃

不復置亦終無愠色諸老嫂相與笑曰七叔量如海可
鼻吸三斗醋

秦襄毅紘督兩廣朝廷遣官校逮之方治事自若檢處

軍務兵食畢乃就道而軍容驕從畧不稍損官校以其

大臣重望不敢言及度嶺始白衣囚首請自繫曰曩非

故違朝旨顧兩廣任重蠻彝具瞻一旦至此一身何足
恤恐正自損國威耳就繫而去

武宗南巡倖臣竊柄天下洶洶有書生上書楊石齋數

其過公延禮之至泣下曰久當不負良意

明語林卷五 雅量

四

宸濠作逆報至南京公卿計無所出喬白岩宇時任雷

守從容籌畫若平時客至則談笑飲奕自若京師人恃

以安

王陽明鄱陽會戰坐舟中對士友論學俄報伍文定焚

須幾敗眾皆色怖公笑曰此兵家之常已而捷至公起

行賞畢還坐曰頃報靈王已擒想當不僞但殺傷眾耳
理前語如故

黃伯固諱劾江彬員外陸震亦具疏見鞏草卽自毀同

署名進彬大恨下詔獄五日三訊杖五十死矣復甦書

示諸子曰吾筆亂吾神不亂也

宋御史璩家居有牛蹊柳氏田柳氏故悍格殺牛而遣

子弟詬毀璩勅家人毋與競有狂醉者罵久墮水中璩

使人援出之易以己衣迎謂之曰與而家世好即奈何

以小忿棄之乃鞭牧兒以肩輿送歸謝其父老父老大

慚

太學孫育遼菴相公鄉人受知遇獨隆霍文敏既劾罷

公猶欲根抵公門士有遂私于霍錄公他事以自托已

而育死公易服弔之育子泣曰人子不敢言親過然父

明語林卷五 雅量

五

寶負公故辱公弔公曰予爲人所陷餘波及人我實累

汝父彼身家是虞借予以脫耳子顧不諒我又負汝父

矣人皆服公

楊伯修爵以建言繫獄數年得釋抵家未幾校忽至伯

修曰若復來乎校素敬慕伯修慰之曰有他往特一省

公伯修笑曰吾知之與校飯飯糲校不堪伯修啗茹自

若食已日行乎校曰請一人爲別伯修立屏後呼曰朝

廷有旨見逮吾行矣即攬袂行

徐文貞階督學浙中試卷有顏苦孔卓之語文貞署云

杜撰後發卷秀才前對曰楊子法言非敢杜撰文貞應

聲云不幸早第苦讀書未多因降階再揖謝秀才去

蘇州曹太守新構一室喜藻繪其楹壁羅致諸畫史有

陰入沈石田姓名出片紙拆之遂遊往訖工或曰謁貴

游可免先生曰往役義也求免貴游不再辱乎

胡孝思以迎駕詩被誣坐詛咒不道繫禁時年已八十

了無怖懼取詔獄柱械之類曰制獄八景爲詩紀之客

笑曰君正坐此尙何吾伊爲孝思淡然不輟曰作詩當

死不作詩遂免死乎人謂孝思意氣勝蘇長公

明語林卷五 雅量

六

張太岳居正執政權傾一時朱正色令江陵相府家奴

犯者或榜繫窮治不少貸太岳奇之廣爲延譽卒至通

顯

李興化春芳廷試後同志集飲適某堂上遣官至延入

內與語而別人皆知傳臚信至賀之李坦然曰拙卷亦

與進呈神色不動

嘉廟時逮者至吳縣令持牒見周順昌吏部吏部慨然

曰吾辨此久矣顧左右曰一僧求菴額未應因命筆書

小雲棲三字擲筆笑了此別無餘事矣

雷介公積能在獄讀易不去手親友進視之出蔬菜淨
白蕭然不知患難以布作帷大書其上平生仗忠義此
日任風波

阮大鍼矯詔殺周儀部鋪儀部言笑自若口占絕句云
死生千古事猶留一寸心語左右曰爲惡而死則死有
餘辱爲善而死則死有餘榮遂與雷公就縊

識鑿

高祖微時過臨淮郭山甫奇之深相結納備陳天表之
異退語諸子曰吾視若曹都非田舍郎往往有封侯相

明語林卷五 識鑿

七

今始知皆以此公

滁陽王將以仁孝配高祖而未決夫人張氏曰今天下
亂君舉大事正當收覽豪傑一旦彼爲他人所親誰與
共事者王遂決

高帝渡江至太平陶安率父老迎謁驚相謂曰龍姿鳳
質非常人也

劉誠意在勝國屢仕不合時無知者惟西蜀趙天澤奇
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

吳元年中書省設座將奉小明王行正旦賀禮劉伯溫

大怒曰彼牧豎奉之何爲遂陳天命所在太祖大悟
高帝欲擇相問伯溫楊憲汪廣洋胡惟庸孰可者伯溫
對曰皆不可帝怪問之曰憲有相材無相器廣洋褊淺
不足用惟庸僂輟破犁犢也後皆如劉言

徐中山既定中原遂感元主于開平闕其圍一角使逸
去常開平不欲中山曰是雖彝也然常久帝天下吾主
上又何加焉將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
縱之固便

會稽楊維禎以文主盟四海王彝獨薄之曰文不明道

明語林卷五 識鑿

八

而徒以色態惑人取媚所謂淫于文者也作文妖數百
言詆之

練則成爲御史家居恒發堂下磬磚令諸子朝運而出
暮運而入微問家人郎君誰健者曰大郎運獨多則成
曰是存吾祀泊則成忤上論死諸子戍邊長子以健獨
存

建文帝既得燕謀密赦張信手致文皇信以告母母曰
不可若父嘗言王氣在燕王者不死非女能執不如轉
禍爲福信遂改圖推戴

太和楊伯川有人倫鑒楊士奇十四五時與陳孟潔往詣之伯川以二人皆故人子款洽移時酒酣顧孟潔曰子不失風流進士楊郎雖寒士後當大用惜子老不及見其勉之

宣宗雅好微行常幸楊文貞第文貞切諫帝頗不以爲然文貞曰德未洽於幽隱有如寃夫怨卒積而思逞何以爲備已而果有盜伏莽中伺帝幸玉泉寺挾弓矢爲逆校捕得寶帝乃服士奇言

阿魯台既納款收女真吐蕃諸部聽其約束請制于朝

明語林卷五

識鑿

九

將盟諸部長上以問諸臣咸請許之黃文簡准對曰夷

人狼子野心使各自爲長則力易制若併爲一後且難

圖上顧左右曰淮如立高岡無遠勿見眾人平原耳

仁廟爲太子居守南京讒言間作一日召赴行在勅已

具命使未定夏忠靖請往上問故對曰太子久不蒙召

一旦聞命恐不免疑慮已而仁廟聞召果驚怖慮有後

命欲自裁問誰啣命知是原吉曰原吉來必能調護既

見悉上旨仁宗乃安卽日就道

榆木川之變楊文敏金文靖以六師在外秘不發喪軍

旅肅然寂無知者有欲以他事稱救馳訃太子文敏不可曰天子崩而擅稱救加寶罪且不測乃具啟并遺命以行

王振謂三楊曰國家之事三公是賴然今且俱耄毋乃倦勤西楊曰盡瘁以報死而後已東楊曰去死無幾亦何能報歸老爲幸簡後進之良而效之可也振問其人遂舉苗衷馬愉曹頌陳循高穀等既退西楊讓曰何言之易對曰是幸于君今實馱我公誠自固彼遂已乎設謀樹其心腹以中旨代吾三人亦復奈何之數人者吾

明語林卷五

識鑿

十

與也嗣我而相將協志以圖亦何患焉西楊稱善

正統初侍臣以蝗旱言大臣不職妨賢路所致有請罷

歸以謝天譴者太宰郭璉獨不可曰主上幼冲吾輩皆

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去誰與共理修省改過以回

天意貪位故非所嫌

賀三老是曹欽妻父見欽怙勢日盛絕不與往來欽嘗

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反親戚誅竄三老獲免

謝尙書翊最爲英宗信任仲孫以蔭入監洎秋試持有

司印卷白尙書尙書曰汝有階得仕何乃強所不能以

真非望遠裂卷火之

景泰時立春與聖節同日眾議欲先行慶賀或云先迎

春咸無定說俄忠肅至眾質之忠肅曰先迎春而後慶

賀不見春王正月乎春加王上眾以為是按景帝生是八月恐是太

節耳

王文恪姑蘇志成遣送楊君謙君謙方櫛沐不暇展冊

但搖首呼謬謬使者還述文恪以君謙多謠誅不之較

一日會君謙問前語君謙曰府志脩于我明當以蘇州

名志姑蘇吳王臺名亦安取此文恪始服

明語林卷五 識鑿

十一

林鶚知蘇州時蘇學廟像毀或請加飾林曰像非古也

浮屠用之太祖建國學易木主一反前陋今必從之或

曰聖賢像可毀乎曰木偶耳毀之何害遂悉易之

劉東山 大夏 自兩廣來總帥毛倫于道上謁公舟次拜

起泣涕不已公曰奸人之尤也竟公任擯弗用後果附

逆瑾為亂

劉忠宣 大夏 為職方有獻下交南策者下部索永樂時

英公調兵食數公急取匿尚書為榜吏至再忠宣密告

曰贊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

孝宗嘗面諭忠宣曰事有不可者每欲卿一議以非所

部輒止自是宜密揭以進對曰不敢李致省可戒也朝

廷以私揭行是踵斜封墨勅之弊陛下宜遠法帝王近

法祖宗外付府部內咨內閣揭帖臣不敢效順

楊文忠 廷和 才器恢廓早已見推余肅敏 子俊 是其鄉

先達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夫異日當相天

下為我熟此以助謀斷

劉大司馬機初葬其父族人泥于陰陽皆以生年與葬

期值不克就壙陸淵來弔族人道所以機從苦塊聞之

明語林卷五 識鑿

十二

趨出泣拜曰願即以機生年月葬父遂葬之

羅圭峰 北 家居時宸濠有異圖齎金餽公山中圭峰一

夕遁去莫知所之未幾濠反

千戶陽英奉使河南以襄鄧為憂疏請選吏賑卹漸圖

解散願占籍者聽絕礦盜禁交通勢自不可後千斤之

亂益熾鄧本端訟英之先見一言可當十萬師比之茂

陵徐福

楊石齋 廷和 已定計擒江彬顧彬爪牙勁卒皆邊兵恐

倉卒致變謀于王晉溪 瓊 曰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出

受賞于通州于是邊兵盡出彬遂成擒

戴銑等以劾瑾下詔獄錦衣牟斌為輕刑緩械且力為

救瑾令復獄詞去疏首權奄字斌不可謂其儕曰存此

則諸君臣節可白他日昔鄒浩以失原卷被罪吾儕毋

自為計

寘鐮之反仇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已降鐮侯保勛與

鐮有姻將為外應李西涯東陽曰鉞必不爾勛以賊姻

遂疑不用則諸與賊通者不復反正矣楊文襄一清亦

謂張永曰寧夏不足平仇鉞故在已皆如其言

明語林卷五 識鑿

三

彭澤將討鄢本恕辭于楊文忠楊曰以君才制勝何有

即賊誅毋早班師及至破誅本恕等班師而餘黨蝟起

澤已發而復留歎曰楊公先見非所及也

彭春菴易七歲時嘗從鄉父老入佛刹眾皆拜獨不肯

拜刹僧強之彭叱曰彼蹠蹠者不衣不冠我何拜焉人

大奇之

世宗入繼議大禮未決張永嘉字敬言稱興獻以皇叔

鬼神不安稱聖母以叔母將毋臣母謂上以繼統而尊

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惟別立興獻

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庶不失尊親之孝時楊

文襄家居曰後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何文定瑋博學篤行嘗言象山慈湖之學流入禪定充

塞仁義

陳少司馬洪謨初守漳畬人拾大羽于海濱長七尺餘

五色爛焉以為鳳獻之洪謨命置之庫了不為異已中

使鎮閩者索之答曰業久焚卻

王虎谷雲鳳為祠祭郎請嚴試僧道必精通玄典乃可

給度牒王晉溪瓊曰兄謂此遂可塞異端若果行之彼

明語林卷五 識鑿

十四

希得牒精通玄典者正復不少今二氏之徒苟謀衣食

尚不可塞若更多識玄典與吾儒爭勝負其若之何虎

谷歎服

張肖甫佳胤為諸生光州劉繪為太守奇之召致門下

語其子黃裳曰此今之乖崖

于穀峯嘗言上度莫量宋太宰縉獨愀然曰時事得失

惟言官極論可以動宸聽苟怒及言官猶藉警省而一

切置之如痿痺之疾痛癢不仁即刀圭在手抑何可療

石公星署司徒稽有羨金可供國儲欣然色喜宋公獨

謂不然朝廷錢穀盈蓄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使人主知其羨或生侈心或言太倉陳腐糟可改折公曰少許贏餘便欲折一旦脫有不給從何措置

陸貞山案居前有五聖廟民咸溺之一日貞山病卜者

謂崇由五聖家人請祀陸曰天下有名為正神爵稱王而挈妻攜母就食人家者且挾詐取財人道所禁何況為神乃亦有此必山魃之類耳今與神約能禍人宜加予予三日不死必毀其廟三日病良已竟毀之

何心隱裨闔之流托身講學頗有知人鑑嘗遊京師詣

明語林卷五 識鑒

五

耿定向會張江陵來訪偶坐各不及深語既去何謂耿曰此人能操天下柄分宜欲滅道學而不能華亭欲興道學亦不能興且滅其若人乎久之又曰此能殺我子姑識之已而果然

鄭貴妃負寵神廟比熹宗大婚禮妃當主婚廷臣謀于中貴王安曰主婚乃與政之漸不可長也奈何或獻計曰以位則貴妃尊以分則穆廟恭妃長盍以恭妃主之曰無聖奈何曰以恭妃出令而封以御璽誰曰不然安從之鄭氏不復振

梅衡湘國總督三鎮鹵忽來獻鐵云是新產公曰此詐

也幸我弛鐵禁耳乃慰遣之因以鐵鑄劍而鐫識某年月日某王獻鐵且檄諸邊可勿市金後鹵來責金公曰

國既產鐵金可自治使言無有乃出劍以示遂叩首服

罪自是鹵莫敢詐

徐都諫耀聲氣自矜而時有委蛇謝陞起家宰言官多

阻之耀獨婉解李映碧清為同官密問曰何推異已耶

耀曰彼羽翼已成知其必不能遏而故阻之此正人君子他日隱憂也從而玉成之差得寬假

明語林卷五 識鑒

六

沈徵君劾武陵墨衰縮樞不身履行間而任熊文燦以誤軍機剿既愆期撫尤失術敗衄可卜釀禍無窮又言璫孽阮大鍼等招納亡命妄畫條陳未幾師敗獻反楊相縊熊尚書僂楚蜀為墟大鍼枋南都卒以國市悉如其言人謂其不矜茂陵徒薪之功獨高谷口躬耕之節

明語林卷五終

明語林卷六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賞譽

高帝嘗語廷臣古之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濂者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偽謂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初終靡異匪直君子抑亦可以為賢劉誠意豪放負氣不屑用世孫丹陽炎守處州恒苦招致不得乃移書陳天命幾數千言劉不荅遂巡就見置

明語林卷六 賞譽

酒與飲論古今成敗滾滾不休劉乃歎曰基自以為勝公觀公議論基何敢望

太祖每面試舉子輒規定高下註選至方孝孺獨不註

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為子孫光輔

王待制稱死節時仲緒年才十三從宋太史學太史奇

之名其齋曰繼志

宋太史謂詹承旨同文酒酣耳熱捉筆四顧文氣網緼

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成五采

吳宗伯 小時能文識之者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能

掩

楊文貞目陳一德為純明程伯子灑落邵堯夫

世目曾子啟槩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千里又如園林

得春羣芳爛然

楊文定溥初應試鄉舉胡若思典衡見其文曰異日必

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阿曲時以若思為

知言

王紳曰薛德温直內方外果敢自取得許子平仲之傳

蒲州衛述學于河津忠信無詭能透金石可謂不愧師

明語林卷六 賞譽

承

李南陽嘗曰皋陶言九德王翺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

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

彭惠安韶贊九皋曰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況苞苴孰

我敢施古三不惑于公見之人謂確論

吳元博未遇時受知徐武功有貞人或從武功乞墓表

武功曰若欲名宦為觀美耶抑藉文以傳耶答曰發潛

闡幽固將為親不朽武功曰若爾何乞我為吳寬秀才

足示爾親矣蓋往求之

鄒汝愚謫雷州吳獻臣方尹順德救邑民李煥于古樓
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

王濟之年十六隨父遊京師讀書太學一時先達名流
屈年行求爲友值冢宰王九皋新逝葉文莊曰失一王
翺得一王鏊安知非後來九皋

葉文莊見夏季爵時正文謂如春空層雲動含雨意及
其穎脫又如簇鬘抽絲秋雀引吭

世稱邱文莊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好學一
也詩文滿天下不爲中官搦管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

明語林卷六 賞譽

三

僅得張淮一園邸第始終不易廉靜三也

邱文莊文章流布遠邇卽席限韻動輒千言士林稱其
瓌奇跌宕如壯濤激浪飛雪迸雷

南京祭酒陳敬宗與北監李時勉聲譽矯矯世稱南陳
北李

陳伯獻稱林文安瀚曰賤者卽之不知其貴卑者卽
之不知其尊不肖者卽之不知公賢智非意相干者卽
之始知公凜然莫可犯

錢寧鸞鈔浙中方良力諍不得遂疏乞致仕大理寺丞

黃鞏以書賀之曰宇宙數百年不可無此一舉內外百
執事不可無此一人丈夫生世如朝露官爵如雨泡不
可無此一着

黃孔昭在文選雷意人才澄清自任謝方石云見其喜
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

孫太初過江人未有知者方寒溪一見大爲延譽太初
詩調既豪精神朗異聲望遂崇

李空同以袁海叟凱爲詩家冠冕顧東橋隣以空同爲
詩家武庫

明語林卷六 賞譽

四

湯公讓肩勅歌詩豪放奇崛援筆揮灑人比之風雨晦
冥中電光翕焱人多爲之奪氣

開封婁良少與賈恪齊名諺曰婁良賈恪氣如山岳
桑民懌悅一覽成誦千言不草人謂其氣陵五侯目空

百代眞文陣之健兒人羣之逸驥

董中峯現有女欲得佳婿曰吾女奇甚里中兒卒無當
者前川尚書張時過中峯從容言曰富貴所不可知芝

草琅玕陳生束其人乎中峰卽艤舟甬江之上呼視之
親爲期日遣焉

升菴楊公嘗與李云陽對坐終日出語人曰見李生如
臨水月

陳翁某愛其女不輕字人一日從羣兒中瞰吳國倫得
之曰兒雖遊于鬪雞蹴鞠間儼然丈夫之度

王伯穀釋登與里中少年遊恒邑邑若三日新婦後遇

鳳洲先生酬應忘疲歎曰終日跨蹇驢不越數埃一乘
飛黃便自千里

閩人傅汝舟與侯官高澂詩學齊名時人語曰高垂腹
傅脫粟言斷斷中歌曲澂早善屬詞不樂制舉業每謂

明語林卷六 賞譽

五

章飾比偶猶之去須眉以傳粉黛洗意爵祿結居霞上
蔣山卿見祝希哲所撰建康觀雲記吐舌曰文不在茲
乎偏才曲學真河伯未離龍門難與言水

唐荆川于文士少有推許嘗曰宋有歐蘇明有王趙趙
是平涼趙時春王謂晉江王慎中

徐東山故善包御史節節與中人競遂遠戍東山範白

金爲叵羅銘之曰不媿明時無負此心以遺節

王子衡廷陳云獻吉執符于雅謨遊精于漢魏如鳳矯
龍變人罔不知其祥亦罔不駭其異

文待詔徵明極愛金琮書得片紙皆裝潢成卷題曰積

玉

王元美曰謝茂秦榛介越之資被以異質布衣風格從
來未有孟浩然亦當退舍

王元美云宗子相臣自閩中手一編遺子乃五七言近
體子摘其佳句書之屏間雖沈侯采王筠之華皮生推
浩然之秀不是過也

盧次楨冊被誣繫獄乃感慨著幽鞠放懷賦三十餘篇
以自廣王元美云盧諸賦雖不盡離津筏然宋景差蟬

明語林卷六 賞譽

六

綬左徒之門豈必先少楨入室

吳中行趙用賢疏劾江陵同時受杖許文穆國製酒盃
爲銘以送玉盃銘曰斑斑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蘭生
氣以贈中行犀盃銘曰文羊一角其理沈黜不惜剖心
靈辭碎首以贈用賢

周山人詩遊武林提學孔天胤自翰林出雅負知詩閱
岳鄂王廟壁詩曰何物疥吾壁急命隸人篲墨掃之至
詩所題大驚噴噴立命駕往謁相與定交詩時做衣匿
蕭寺中

品藻

太祖親征江南命王禕進江西頌太祖覽之喜曰故知浙東有二名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敏濂不如卿

宋潛溪旁通釋氏釋宗泐亦好儒雅上每稱之曰泐秀才宋和尚

歐陽玄評宋景濂文氣韻沈雄如淮陰將兵百戰百勝志不少懼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騫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彝周鼎龍文漫滅古意獨存態度橫生

明語林卷六 品藻

七

如晴霽終南眾騶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眾長識邁往古亦何可辨

論者謂劉如孫三五文章不及宋景濂而渾厚過之先見不如劉誠意而直諒過之勇退不如詹同文而事功過之故曰尺短寸長

王希範洪在翰林與王偁王恭王褒俱負時名人稱四王偁最自負願推重希範不敢以雁行進希範嘗與修撰張洪自誦所作詩竊比漢魏張晒而未答復自謂曰終不作六朝語張曰六朝人豈易及無論士衡鬻運且

自視比江沈云何子詩傍大李門墻猶未窺其庭奧希範始屈服曰平生喜讀大李詩君評我甚當

成祖嘗手書大臣蹇義等名授解縉令疏其品縉具實對曰蹇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量不遠小人劉儵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然短于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于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憲直而苛人怨不郵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駟獵之心後仁宗以示楊士奇曰今人率謂縉狂士觀所評論皆有定

明語林卷六 品藻

八

李文達嘗曰今學者多病薛文清言之不華是以相如子雲勝于曾子一時以為篤論

邱文莊嘗曰我朝相業三楊偉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軒龍易位敕使旁午頻汎曾無一言及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于土木誰任其咎

葉文莊姚文敏慶林莊敏聰尹恭簡曼張汀州盛同在諫垣行藝相副尹嘗問張宣德以來科中人物誰當第一張曰季聰尹曰季聰何敢望與中

楊文懿謂張子房不見詞章房立齡僅辨符檄劉文成
功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或疑公逮仕季元
專門象緯何異訾伊尹之屢就公旦之多才

楊文恪廉稱章文懿懋曰未軒黃仲儒雅定山莊景豪

邁公斂華就實獨立其間一峰風節白沙習靜公既博
復約自成一家至于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
年則同時諸老未之或先者也

世謂何喬新出有功烈處有德言信道之篤無媿薛瑄
著述之多比方邱濬

明語林卷六 品藻

九

陳茂烈隱衷粹行王中丞應鵬謂廉約如石守道而所
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

獻吉嘗曰吾嘗觀公卿于成化宏治間王三原居則岳
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事海蓄劉華容志在納約行
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自正德以來靡靡難覩矣
韓貫道文既卒朝士皆曰貫道愚同甯子卒保其身耄
似武公不弛于學

或問呂仲木柁曰何仲嘿何如其詩本漢魏可取也其
文沿六朝不可取也然其人則美矣問李獻吉曰曹劉

鮑謝之業而欲兼張程之學可謂係小子失丈夫問康
德海曰漢馬遷之才而學則未達問馬伯循曰見善
而能聚見惡而能勸其志遠哉問張仲修曰直而敏足
以從政矣

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當時
稱甄林四傑李天才雄放徐陶治精融何藻思逸發邊
華采不足而質朴有餘

陳白沙曰胡居仁執守甚堅洒落不如莊孔暘林緝熙
氣質甚平果決不如沈真卿惟洒落有壁立萬仞之志

明語林卷六 品藻

十

惟果決有真金百鍊之剛

李康惠承勛嘗問林公見素朝士短長林一一評答李
問公所長云何林遜謝不答然則有短乎林憮然請問
康惠曰子每侍教所聞唯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
所長毋乃即公所短

元美曰用修筆任手運誦由目成固一代之雄匠惜其
繁飾人工或累天悟班郢之思獨苦膏肓之病難醫良
可歎也

鄭端簡曉曰西楊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揮斤遊刃

遇事立斷南楊安貞履節調羹醞醴參合成名並稱賢相

一日楊文貞之雅也文定之敦商文毅之慤也劉文靖之質也所謂守文相也楊文敏李文達之練也楊文忠之果也幾能濟時矣

皇甫子循訪詩名與元美相埒或問其優劣周道甫曰子循如齊魯變可至道元美若秦楚強遂稱王

嘉靖初增城餘姚以談道小別門徑幾墮參商黃省曾兩師事之常言王公如握日中天湛公如流光萬土王

明語林卷六 品藻

十一

如漢本崑崙湛如派達萬川日必有光流何離本

元美評陽明少好古文爽朗多奇晚取詞達不欲深造

既以氣節名又建不世勛迨有志聖道一切掃除之識

者不謂盡然慕好之者亦挾以兩相重其御烏合籠豪

傑待宵人蹈險出危倣儻權譎種種變幻

弇州外史論文臣三伯靖遠王驥材而欲興濟楊善材

而巧武功徐有材而躁其隱忮忍割皆有陰慝

人謂弘治三臣恕似魏玄成韓稚圭文升合姚宋而小

遜大夏似李沆司馬光又恕強差近名大夏弱差近實

文升練差用術

弇州論相臣曰廷和始以易進嫌而居位自稱其才勝也不可則止冕與紀其庶幾宏內勁于權倖外伸于奸藩惜為德不終假辭國老一清有應變之畧無格心之本裨闔操舍將道也而行之揆地孚敬乘機遵會一言拜相強直自遂言詭遇而獲器不勝才上僭下逼禍豈不幸嵩以順為正內固寵而外籠賄即微孽子必敗階才不下廷和惟小用權術收采物情不無遺憾與廷和皆救時相也拱剛愎而忮小才不足道居正申商之習

明語林卷六 品藻

十二

器滿為驕羣小激之虎負不可下魚爛不復顧故沒身而名穢家滅矣

胡元瑞少以撰著見推元美詩藪一書評隲今古錢謙

益謂其愚賤自專妍媸任目要其指意無關品藻徒用

攀附勝流容悅貴顯斯真詞壇之行乞菽苑之輿僮也

耳食目論沿襲師承昔之刻畫卮言者徒拾元美之士

苴今之抑掄詩藪者仍奉元瑞之餘竅以致袁鍾諸子

踵襲乘隙澄汰過當橫流不及不亦慙乎

錢牧齋論詩專諛西涯而詆誥空同撫擊七纂不遺餘

力謂于麟句撫字拮行數墨尋興會索然神明不屬被
斷溜以袞繡刻凡銅爲追蠶限隔人代揣摹聲調論古
則判唐選爲鴻溝言今則別中盛如河漢繆種流傳俗
學沉鋼昧者視舟壑之密移愚人求津劍于已逝又云
徵吾長夜手麟既跋扈于前才勝相如伯玉亦簸揚于
後而斯文未喪作者難誣當蔡邱震驚之日仲蔚已有
微言迨稷下鼓吹之時元美亦持異議

世言劉念臺宗周理學似周元公死節似江古心論諫

似胡淡菴鉤黨似李元禮絕俗似范史雲

明語林卷六 品藻

三

明語林卷六

明語林卷七

宣城吳肅公兩若甫纂

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箴規

高帝嘗怒宋景濂欲誅之高后因卻膳命以齋進上問
故后曰間誅宋先生聊為持齋以資冥福上即馳使赦
之

高祖嘗御西鷹房觀海東青應奉唐肅上應制詩云雪
翻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卻

明語林卷七 箴規

憶當年魏鄭公上覽詩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也

李希顏性行峻茂貫酣羣籍高帝手書欲為諸王師教
頗嚴毅有勿若者或擊額以管帝撫而怒高后問故曰
惡有以堯舜訓其子顧怒之耶帝威乃霽

仁宗畱守南京時畏讒邪解大紳應制題虎顧彪圖曰
虎為百獸尊誰敢撓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成

祖覽詩大感悟

胡文穆母喪服闋還朝文帝問民疾苦對曰百姓猶自
安惟有司窮治建文餘黨枝牽蔓引波及善良覺殊苦

上立命罷追詰者

楊文貞歸省過南京聞黃忠宣疾遂往問之公聞文貞
來甚喜強衣冠出迎執文貞手曰今日豈公還歸時耶
不見谷永論宗室事乎文貞應曰某不學無術然未嘗
不內媿

曹月川以父最佞佛乃作夜行燭一書其言曰佛氏以
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為道非率性
之道人由之路父遂悔悟

周恂如枕行部崑山甫登岸盛怒撻人教諭朱冕進曰

明語林卷七 箴規

請稍待府中治之公至寓府召冕問故對曰下車之初
觀瞻所屬因怒傷人有累盛德公悚然謝過

王公度竝與李執中皆一時名臣比居鄉王抗志寡交
李出入里閭博奕諧謔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為逐細
民戲狎不自愛李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為
耶人兩是之

薛德溫以王振誣陷縛詣西市且斬之有老僕大哭厨
下振問何哭對曰間今日薛夫子將刑振心動德溫得
釋

王振矯詔楷李祭酒時勉會昌伯孫繼宗雅知祭酒賢

會其生辰太后使內監來上壽伯曰今日冥殊不樂使

問故伯曰比歲皆得賢公卿賀國子李先生餽不過方

悅然得其辱臨為幸今方荷枚使子席無此安所藉榮

內使反報太后讓帝時勉遂釋

林都諫聰為王文所陷坐比擅選法死胡忠安淡不肯

署稱病臥數日景帝遣問對曰老臣無病聞殺林聰驚

悸成疾帝立釋聰

景帝初欲易儲將謀之金英殊難為言謂之曰七月二

明語林卷七箴規

三

日東宮之誕也英對曰陛下誤矣太子之生乃十一月

二日也帝嘿然

景泰冊懷愍為太子尚書楊仲舉翥以邴邴舊人自吳

入賀陳僉事祚一見語之曰異哉此行不以諫以賀

成化時傳奉官八百餘人多因梁芳以進一日上內宴

伶人戲為老人部糧以米濕青解戶解戶曰非我之罪

船縫之病老人曰盍塞之對曰欲塞船縫無糧方可上

為之悟

陳白沙就學康齋一日晨光初動窗外見康齋手自颺

穀其子從之作厲聲云秀才起居作如此懶惰奚為于
伊川之門白沙悚然

白沙名重一時英傑皆北面宗之胡叔心居仁獨斥其

禪寓書張東白元禎曰公甫清虛洒脫不屑為下學而

欲一切虛無以求道妙如以手捉風無所持護道本大

同而日至無而動理本至實而曰致虛立本使人皆不

可曉望以相喻公甫高明應憬然有省又寓書羅一峯

謂公甫塵微六合瞬息千古只儻侗自大非見此道之

精微實乃莊佛之餘緒聖賢之言平易切實端不如是

明語林卷七箴規

四

張廷祥元禎和白沙詩有靜必有動天理實自然苟徒

泥于靜反為靜所纏我與二氏異正在些子間寄語了

心人素琴姑上絃又謂其門人容彥昭陳秉常曰生安

以下罔不由學學中光明如燭如鏡苟一事未解如燭

被物籠鏡受垢蝕學所以撤籠剝垢正以資之非以害

之也微學則籠無由撤蝕終不磨矣又狂生畧窺影響

便爾叫拍謂得人未有之真樂鄙禮法為土苴咄簡冊

為糟粕顛耆老死可憎可惡

黎文僖淳門生尹華亭嘗寄以雲布文僖不受責之曰

古之爲令拔葵秣麻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吾不須着此妖服

瞿副使俊治廣見僚屬有貪墨者則多遺之箒曰此不足君所耶何君庭之多穢也

李西涯致政後楊遂菴一清載酒肴過其懷麓堂爲壽

觴有金卮西涯目屬之曰公近亦有此耶遂菴有慚色自是不敢復用以觴

秦王請陝西良田賄緣中官武宗許之趨閣臣草制楊公廷和蔣公冕引疾不出梁公儲獨承命上草制曰太

明語林卷七 箴規

五

祖之令禁益藩封誠慮土地既廣將啟異圖朕念親親畀地于王慎毋收聚奸人多蓄士馬毋聽姦人謀爲不軌以危社稷上覽制驚曰密遽爾耶遂勿與

蘇郡守以民多隱田爲丈量之法民頗患之劉文恭鉉

林居投守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畱滄海與青天如今那有問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守爲罷役

王龍溪學王良知當下自足羅念菴洪先曰注念反

觀孰無少覺因言發慮理亦宜然顧以私欲之盤固血氣之飛浮而欲從心所發任意而行以存心爲拘逼視

改過爲粘綴薄取善爲擬跡指盡倫爲情緣將使天下蕩然無歸悍然自恣斯爲病道不淺已而邂逅龍溪龍

溪問何以贈我日以陽明先生之學惜也速亡未至究竟公等受煅煉已久證印最明今不能求先生所未至

非先生負公等公等實負先生

陳長公察歸里監司歲造公或其人非長者而侈則徐出所飯麥強飯之曰余田父甘也又多吳語刺刺是非

咸逡巡避去

李淑僉事浙江城慈溪甫半而郭居者賄趙文華俾拓

明語林卷七 箴規

六

之乃置酒城外山上使人射矢着睥睨曰城易及矢乃爾奈何淑則令人挾矢從它山射而至酒所曰益城至此不能使矢無及也文華色變罷

有年少上書王司寇稱元美先生司寇拂然曰豎子胡以元美我徐叔明原曰誰使君開輕薄之端爲山人祝

袴領袖而今更惡其稱

王元美意嘗不肯下子瞻一日陳仲醇繼儒曰公不及

子瞻者一事子瞻生平不喜作墓志公所撰不下五百篇較似輸元美憮然

魏莊渠校與呂涇野耕云近來學者多病好名之心聽
過高之論鮮不害道者歐陽崇一訥行敏言公當以此
意告之

王岡伯士勛元美子嘗語錢受之先人構弇山園疊石
架峯以堆積爲工吾爲沁園土石竹樹與池水映帶取
空曠自然而已受之笑曰兄殆以爲園喻家學乎岡伯
笑而不答

王都沈迅之入垣省皆上特簡王語沈曰勿言受皇上
特恩者不止我二人當思負上特恩者恐又增此二臣

明語林卷七

箴規

七

迅爲悚然迅後以保障鄉里闔門死難

李給諫清賜環北上其族兄喬爲吳相國姓甥謂之曰
弟行何以益吾舅清曰祇不爲累曰何累答曰不肖者
黷利則倚同邑相公爲招搖賢者好名則假同邑相公
以標榜皆累也

棲逸

宋景濂劉伯溫葉琛章三益同赴召出雙溪舟沂桐江
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縮青絲繩立
于江濱揖劉而笑且以語侵之劉急延入舟中宋疑問

此何人劉曰桐廬徐方舟也四人間其名躍而起驩甚
酌酒別去後劉數薦起之避居江皋莫知其跡

馬山人不知其名居馬跡山故稱馬山人爲柁工從上
大戰彭蠡賴以濟不受官賞惟日求美酒命光祿給之
一日天寒雪甚醉卧屋角上解衣覆之俄而竟去不知
所終

焦先生本高帝故人家江陰之虞門里帝爲天子遂隱
去洪武初徵之甚急先生恐爲有司累間之金陵持雞
酒馳道而入帝與班坐歡飲如微時贈以金五角三帶

明語林卷七

棲逸

八

取其角者亡何掛帶而去

李希顏足跡不涉城市一日藩司騶輿來訪希顏方在
途中枕囊側卧前驅蹴之已知是希顏遂與班荆傾囊
以別

鐵笛道人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
有萼綠梅花數百層樓出梅上積書數百卷蕭然塵外
道人時時唱清江歌人爲作迴波引和之

錢芹以督府掾謝職歸姚克一善數求見之不得俞貞
木亦見禮于克一克一使吏饋之菜誤致芹所芹受之

吏覺其誤以語貞木貞木曰府公得先生受遺乎先生賢府公故也其歸報府君吏遂以告克一大喜曰錢先生許我矣詰旦往謁使吏先芹不可亦不欲庭謁請月見于澤宮

韓高士奕與王仲光友善偕隱于醫姚克一守吳造請之高士匿布簾內答云不在一日伺賓在掩入其室高士走俛伽山克一隨至則泛小舟入太湖克一太息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

初黃鉞與楊滌子福同學篤志有聲州邑辟賢良滌怨

明語林卷七 棲逸

九

鉞曰吾遭亂世家破族散攜兒畊讀遠郊以畢餘生以子好學舉書供業一何不善晦并累吾兒鉞曰母恐當詣尹爲言遂說尹罷福

陳亮少懷靜嘿秉摻無競洪永間詔求遺逸郡縣或相推轂亮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穎吾投跡明時游戲泉石那便以爵服繫人

王仲光賓高節不仕姚克一枉謁之仲光以手抵門問汝爲誰對曰姚善乃啟門雷坐及報謁向府門再拜而返善知之急馳追固請之卒不肯曰非公事亦何敢入

仲光既遭鼎革益晦迹清狂獨居無妻子家貧賣藥自資嘗以藥黥面皮肘股間皆成瘡痂髮短服芒履竹杖行謁道傍故舊有訪之者輒箕踞捫蝨不相酬對

靖難師入金川河西傭衣葛衣遜去依莊浪豪魯家爲傭取值積買羊裘被之雖極寒必覆葛衣葛破縷縷不肯脫夏卽衣新布故葛必覆其上人問不答每聞其吟哦或哭泣聲有留都官至識傭欲呼與語傭走避都官去乃還或問都官都官亦不答

王仲光遁跡西山姚少師以舊訪之謂曰寂寂空山何

明語林卷七 棲逸

十

堪久住答曰多情花鳥不肯放人

補鍋匠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所至不三日輒去夜嘗寄宿蕭寺有馬翁亦不知何許人教授童子題詩稱馬二或馬生或塞馬先生一日補鍋匠忽遇于市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率入山谷中坐語竟日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

性天遁金華東山披麻戴笠終身不易不言姓名又曰大呆將死囑主人曰斂吾尸縣于林木足矣雪菴和尚居松栢灘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掉灘

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復讀
終卷乃已又不戒酒日注一壺無客至卽拉牧豎與飲
半醅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如是秘迹以死

耶溪樵夫樵會稽日粥二束薪足食則已食已畫詩于
溪沙已則亂其沙人怪之一日從後遽持之得一句日
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伯夷貧

袁敬所不知其名永樂革除流寓常山松嶺爲人易直
能飲飲酣輒寫淵明五柳傳及詩擲筆悲吟繼之潸泪
常夜宿旅店間人行聲披衣起題詩于壁悲吟達旦江

明語林卷七 棲逸

十一

西一布商曰若吾鄉某編修也敬所趨掩其口商伴不
顧而去

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漁舟掉其旁卓問有魚不答
曰無魚有詩乃鼓枻歌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水
碧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鼓鈞筒問其名不
答

陳海雍隱于清江遜世無悶陳白沙常以易義叩康齋
康齋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蓋海雍也白沙往謁適
龍潭被篋笠犁于田乃延至家與析疑義白沙既去龍

潭曰吳子非愛我者

杜淵孝 瓊學綜今古行有至性每求賢詔下有司首舉
郡守况鍾兩薦皆固辭不就自號鹿冠老人晚居東原
戴鹿皮冠持方竹杖出游朋舊道遙移日歸而菜羹糲
食怡然自得門人私謚曰淵孝

何廷矩以文行爲學使者所器重見陳白沙卽棄舉業
從之遊會將秋試毅然謝去學使者遣人追之謝曰泉
石疾已在膏肓矣

明語林卷七 棲逸

十二

足分巡姚祥至其廬彌時耘田遂棄鋤于田畔見之詞
色自如祥問生事何寡曰差勝秀才時

長興吳琬隱居蒙山窮經著述而安仁劉尙書麟方守
紹興罷官卜築于南坦建業龍按察寬掛冠隱西溪郡
人陸御史崑亦在罷于是皆就琬爲主而招太初山人
孫一 相盟于社稱茗溪五隱而琬爲之長湖南至今以
爲雅談

鐵脚道人嘗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
嚼梅花滿口和雪嚙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

孫太初束髮入太白繼入終南汎觀恒岱躡衡廬返嵩
山渡汴謁闕里久之踰江淮下吳越玄巾白紵混游貴
賤常以鐵笛霍瓢自隨憤激悲歌俛仰千載思古豪傑
不得一當自誦云平生陳正字死不受人憐初談導引
人疑其仙晚居湖乃嬰婚娶人莫能識

邢用理量居葑門獨處不娶以卜自隱每作一二卦卽
閉肆不與人接皆生坐隅突常不煙其庭可以捕鼠客
有造者多挾鈔以往停午則買食他處復就清談

邢麗文參量孫湛然高素絕意婚宦嘗獨屐遇雪囊貧

明語林卷七 棲逸

三

無粟兀坐累日如枯株徐昌穀念之叩門慰問邢方苦
吟自若畧不言他第誦所得句自喜連朝雨徐復往視
見屋方三角墊邢怡然執書坐其一角不食累夕

閻丘賓用隱于吳市躬耕養親常跨牛行歌人莫測其
際

鄭善夫嘗入武夷雁宕陟峻搜冥都忘內顧養疴自遠
殆輕人嘗一時以靈運叔夜相擬

劉南坦麟歛迹嘉遜蚤參玄論雅慕樓居而力不能構
文徵仲爲寫層樓圖遺之命曰神樓楊用復作後神樓

曲南坦常懸置北壁下以自娛

蔣子健破屋半間隱居虹橋一介不苟八十年如一日
江進之宰其邑目爲東海冥鴻

宋登春寓荊州買田天鵝池自署鵝池生徐學謨守荆
往物色之至再始見明日戴紫纒冠衣皂繒衫報謁踞
上坐疑皆竊罵徐爲授室城中約來看移居屬有參謁
日盱往生健扉卧不內守令人穴垣入生科跣席一橐
徑卧壁下強起之索酒酣別守後坐事廢生裹敗衲爲
道士裝行乞三千里訪之海上

明語林卷七 棲逸

三

童子鳴以書賈博雅高行見推公卿間韓邦憲守衢過
其家龍邱山隲序布衣兄弟之誼又下教邑樹綽楔左
閻以風在野子鳴固辭

虞原璩隱居不仕温州何文淵時擊小舟造訪辨難商
確一夕久坐不覺夜分村落無所覓酒文淵笑曰醢可
代也璩遂出新醢侑以韭蔬對酌劇論時人謂之醋交
文淵嘗曰此地不容易到璩曰此客正亦不容易來也
吳中錢孔周所與遊唐伯虎徐昌穀湯子重王履約履
吉文徵仲室廬靚深嘉禾秀野徵仲寫贈碧梧高士圖

沈石田嗜竹闢水南隙地構宇其中將以千本環植之未易卒致乃作化竹疏

沈石田嘗以暑月泊舟村落一父老以客舟難之石田曰我是好人無勞憂恐父老曰六月出門豈是好入石田慚悚自失

鄭端簡家居角巾布衣每策杖獨往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爲名卿

錢叔寶穀築室支硎山下靈霞四封流泉迴繞藝名花

明語林卷七 樓逸

五

數百種歲時佳客過從非其人以一石支門不顧

王永壽家蓄一琴一鶴每客至彈琴鶴婆娑舞階下助

客歡後一日鶴死爲瘞鶴文已無病而卒以琴殉葬

謝憲臞然鶴立葛巾木履日攜離騷往來西湖浩歌薄暮而返

孫宗伯承恩與華亭對巷而居徐賓客甚盛延接不暇

孫閉門深卧而已一日着布袍負暄挾笈讀書其僕竊

語同爲尙書彼車馬填溢相公第鬼莫顧問者公間呼

謂之曰任爾輩他往留我獨處教鬼負去

傅汝舟年二十輒謝諸生其弟汝楫並著才名州縣辟爲黌宮弟子岸謝不就號卧芝山人

海寧許相卿築室紫雲山中嘗製短簣長笠以二雀自隨遇佳日披簣戴笠身騎黃犢往來阡陌間喜與田翁野叟爲爾汝交就彼食飲或一言目爲貴人輒投袂而起

許給事相卿以排擊巨璫引疾不仕故人張璠夏言相繼枋用各貽書物探所欲官悉卻之對使者曰我方憫子勞子不憐我病官豈渠家物耶以之私人而顧及我

明語林卷七 樓逸

六

去矣傾子一尊聊酬子意竟不答書

陳羽伯鳳讀書習隱常月夜挂琴松間調所馴山猿得

詩擁膝自吟聲與猿嘯相應

海豐楊太宰巍好奇多雅致官游所歷皆取其卷石以

歸積成小山間時舉酒酬石每一石舉酒一觥亦自飲

也于穀山慎行雅慕其事山園種菊二十餘本當菊盛

開時無共飲者獨造花下呼酒澆之驩焉酬酢徧菊本

二十許亦徑酌酌

吳孺子家故饒資中歲妻子死遂捐產買古書畫癖山

水之勝所至僦居僧寺白炊一銅甕飯不足則哺糜日
買兩錢菜又以樹葉爲羹羹語人曰免我低眉向人覺
此亦飽逾梁肉

吳介肅嶽撫真定時以分宜燄乃移疾屏居南旺湖上
茅屋瘠田僅贍衣食出惟跨一驢或諷其矯答曰與人
非所能辨騎馬則老不能驢實使我矯則吾不知後起
公檄至僕夫白狀方趺坐導引搖首不答已乃下牀取
觀便擲去

陳白雲昂隱于詩莆田倭寇擄妻豫章織屨賣卜以食

明語林卷七 棲逸

七

又由楚入蜀附僧舟傭爨所至其僧輒死後客金陵姚
太守守又死爲人傭詩文里巷慶弔代祝誄易百錢斗
米而自榜片紙扉上無則又賣卜織屨佐之閩人林古
度見門榜突入問之一扉之內床席缶竈敗紙退筆錯
處狼籍檢誦之輒反向流涕嗚咽古度以鄉人也時就
餅餌過之張藐山慎言語人曰今入市見賣菜傭皆宜
物色之恐有白雲先生在

崑崙山人張詩試順天試士皆自負几癸山人命僮代
之試官不許山人遂拂衣去不復試以詩名豪俊所居

一畝之宅隙間種竹每風雪飄蕭披襟流盼欣然命酌
醉輒跨驢信其所之風雨自如李士行稱其不狂不屈
春風不足融其情醇醪不足況其味

邢子愿雅慕張月鹿觀風入吳命駕就訪張方卧病人
榻前慰藉間問所欲張曰老人無嗜唯嗜邱園邢嗟歎
檄縣令贈買山錢

程金家居履不及縣簿門車不及城府歲課二蒼頭各
治五畝從田畯躬督之里人笑曰漢陽薄二千石而弊
弊焉力二五畝田何倒置也

明語林卷七 棲逸

六

明語林卷七

明語林卷八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捷悟

高祖方欲刑人而劉伯溫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不祥將以應之伯溫曰頭上血眾字也傳以土得眾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為停三日待之海寧降報至景中丞游太學同舍生有秘書景假閱約一宵還已乃故負約同舍生怒遽訟之祭酒景曰清私橐耳因背誦

明語林卷八 捷悟

十一

徹卷不遺一字問生茫然莫對祭酒咤生及出以書還之曰以子過珍秘聊特相戲耳

徐武功嘗築一堰下木石則若無者因叩一僧僧無答第曰聖人無欲有貞悟曰僧益言龍有欲也下當有龍穴龍惜其珠惟鐵能融珠吾有以制之矣乃鎔鐵數萬斤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

辛未會試江陰袁舜臣題謎詩云六經蘊藉已久一劍十年在手杏花頭上一枝恐洩天機無口一點纍纍大如斗掩卻半牀何所有完名直待掛冠歸本來面目君

知否劉城一見曰此辛未狀元四字也城卽是科榜眼沐陽伯金忠征閩寇周鼎參幕下有四明章文仲來謁日間幕下周伯器奇才願與之角沐陽出南征百韵詩朗誦一過兩人各書一通不遺一字

平湖馮汝弼與諸子避倭假宿東園候報因折二字作口號云曲川地可耕長刀砍低樹元來腹有文軍口三十去令諸子合之其三子敏效年十五應聲曰是剿寇二字明日得報大捷

明語林卷八 捷悟

二

屠長卿束髮操觚睨一世長篇短什信心矢口常戲命兩人對案分拈二題各賦百韻咄嗟之間二章並就與人對奕口誦詩文書嘗不逮誦

博識

永樂間西域進獨脚異鳥上以問解大紳對曰此名商羊左肋有肉鼓右肋有肉鐘發鼓則舞考鐘則鳴試之果然

宣宗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以問三楊不能對時陳繼官卑在下列出前對曰龍有翅曰應龍問所出曰爾雅驗之果然

處士王淮博極羣書嘗與湯公讓允勅遇于吳興蕭寺以辨博相夸詡對語移日不相下及徵青陵臺事各舉其二淮問公讓止此乎復舉其一厯厯口誦無遺公讓歎服語太守岳疇曰栢原行秘書也

弘治中有熊入西直諸司請備盜何孟春曰宜慎火已而乾清宮災同列問孟春何以知其火曰宋紹興己酉永嘉災亦先有熊入自南液州守高世則曰熊于字爲能火子偶憶及不幸而中耳

康德涵殫精麻數尤妙刀圭用六壬太乙占事知來往

明語林卷八

博識

三

往輒驗惟薄博奕不爲

楊用修登第時楊三南疏三事詞之皆生平所未了用修從容酬對本末融貫三南歎曰眞才子

武廟一日閱文獻通考問天文注張爲何星欽天監悉莫能對遣內使問翰林楊用修曰注張柳星也周禮以注鳴者註釋注爲咪鳥喙也南方諸鳥七宿柳爲鳥之喙也史記律書西至注張漢書柳爲鳥喙因取二書示內使以復同館同館歎服

泰陵一日遣中涓問李西涯龍生九子其名狀云何涯

以詢編修羅妃祀疏以對一曰囚牛好音以飾胡琴二曰睚眦好殺以飾刀首三曰嘲風好險以置殿角四曰蒲牢好鳴以刻鐘鈕五曰狻猊好坐今佛座獅子是也六曰霸下好負重今以負碑七曰狴犴好觸邪今畫獄門八曰鬮屬今以鏤碑緣九曰蚩吻好吞今殿脊獸是也

唐應德于學無所不窺天文樂律兵刑地志以迄弧矢勾股壬奇禽乙刺鎗拳棒靡不精心扣擊究極原委

豪爽

明語林卷八

豪爽

四

高皇帝親祀歷代帝王各獻爵畢獨於漢高增一爵曰我與公不階尺土而有天下比他氏不同

方正學嘗以月夜同客登山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夕不眠顧謂客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爲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又子瞻死後三百年所無也

孫襄敏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元季丁復夏煜以詩名公遊兩人間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爽句拍案大呼投劍起舞譁聲撼

四隣

永樂中交趾入貢使言飲量絕人上令舉善飲者欵之
曾子榮自請往上問卿飲幾何曰當此二使足矣亦豈
必盡臣量遂往飲徹夜二使皆醉愧去明日入謝上悅
曰文學不復言即飲戶詎不作我明狀元耶
曾子榮病革呼酒至醉自題銘曰六十非天宮詹非小
我以為多人以為小易簣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
哉斯上

湯公讓少入學為生徒應天尹下學傳籌召諸生後至

明語林卷八 豪爽

五

當笞大呼折尹聲撼庭木攘袂走出題詩府署闔扉而
去

湯公讓以周文襄薦驛召至京于少保請試之立將臺
下摘古今將略兵事問之應對侃侃萬眾環列聲訇然
如鍾以錦衣千戶通問裕陵于沙漠大酋脫脫不花問
中國事抗對不少屈又箕踞坐上岸憤誦所著平蠻論
鹵語譯者彼髯何人恨不殺之

沈孟淵逖處不仕逍遙林亭之間每日治具以待客來
若無客則令人于溪上遙望惟恐不至

高文義夫人悍妬無子雖置一妾不容入寢一日陳芳
洲飲間語及之遂從屏後出訴芳洲怒掀案以棒撲夫
人仆地數之曰汝實絕高氏罪不容死行且奏聞置汝
于法自是文義得御妾生一子岷人曰陳公一吼高氏
有後

一力士李金鎗來吳徐武功召試其藝武功微哂因呼
家人取吾棒棒乃鈍鐵所為重六十餘斤顧命李試之
李謝不習武功笑起運棒如飛時時及李頸李懼伏不
敢起公擲棒叱之去曰豈與若校技

明語林卷八 豪爽

六

韓襄毅方集兩司議兵適引數賊入公握刀起授一布
政曰公斬此布政失色公笑曰殺一羸囚猶爾臨陣亦
何如即自持刀連斷之一坐眩絕

成化間宋景濂墓壞巡撫孫仁為遷葬成都適蜀府承
奉宋昌新作壽藏于成都東門外孫仁令人求以葬先
生承奉以其同姓慨然許之計費直可千金

王威靈在大同會大雪方飲諸伎抱琵琶捧觴一千戶
入與談鹵事甚愜越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
又喜命絃琵琶侑酒即併金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

諸伎最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為死

三原以太宰召過訪威靈三原時望重朝野威靈謂之

坐甫定出酒二三行女伎攜樂器紛然而出三原欲起

越挽使更坐曰卿自用卿法我自用我法

李獻吉既以論壽靈下獄得釋適醉遇壽靈于市罵其

生事害人以鞭梢擊墮其齒壽靈恚極欲陳其事以前

疏未久隱忍而止

康德涵六十徵名伎百人為百歲會既畢了無一錢第

持賤命詩送王邸處置曰差勝錦纏頭也時郭杜王敬

明語林卷八 豪爽

七

夫名位差亞而才情勝之倡和詞章流布人間為關西

風流領袖浸淫汴洛間遂以成俗

徐昌穀構別墅于邑北邱前後冢壘壘或顰蹙曰目中

見此使人不樂徐笑曰不然目中見此輩乃使人不

敢不樂

崔子鍾好劇飲嘗至五鼓踏月長安街席地座李文正

時以元相朝天偶早遙望之曰非子鍾耶崔便趨至輿

傍拱立曰相公得少住乎李便脫衣行觴火城漸繁始

分手別崔每一舉百觥不醉醉輒呼劉伶小子恨不見

我

陳約之 東 少崔侍郎 銑 三十歲雅知飲量不敵恃其少

壯值崔病初起即往謁與轟飲至夜分約之大醉跌宕

不能支崔謂從者曰彼不自知願乘我瑕而鬪我微我

健不幾敗北踉蹌即復舉十餘白乃別陳竟病咯血不

起

王文成游匡廬天池山直上佛手崑崙懸山半下臨無

際人莫至者公徐步蜿蜒竦立瞻顧人服其膽

貴溪用事劉子素 繪 在省垣抗疏詆之貴溪度無以難

明語林卷八 豪爽

八

遣其客李寶以相術來說子素怒起摔寶柱下已而從

給舍為貴溪手玉碗行酒子素揮碗碎地客盡驚出明

日劾疏上

常明卿多力善射雖為文法吏時韎韞附注兩隄騎而

馳諸徹侯弟子從俠少年飲常前突據上坐起角射咸

不及問問稍知為常評事奉大白為壽常引滿沾醉馳

去弗顧

吳人袁景休賣卜市上劉子威 鳳 文章負重名景休每

抉摘其字句鉤棘文義紕繆向人為嫻笑子威大怒屬

郡尉攝而答之曰若敢復姍笑劉侍御耶景休仰而對曰願更受笞不能改口沓舌為諛

胡襄懋宗憲宴將士爛柯山酒酣樂作令沈嘉則作鏡

歌鼓吹十章按筆立就至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胡起將嘉則須曰沈郎雄快乃爾

儀真王維寧家貲巨萬性豪嗜客每宴續至者常增數席人或勸其後計王曰丈夫在世當用財豈為財用及業盡不能自存猶好酒不已或勸其硯耕自給曰吾學書為口耶

明語林卷八 豪爽

九

唐汝迪值柄相子世蕃欲困以酒引巨犀奉觴謝不能任強之艱然拂衣起覆犀于地酒淋漓更謬起為謝顧之已揮鞭躍馬去

盧柙以冤繫坐死謝茂秦攜其賦京師貴人間絮泣曰及柙在而諸君不以時白之乃惘惘從千古哀湘而弔賈胡為乎及出獄為介之趙王王立召見賜金百鎰諸王更置邸延柙柙坐右坐辨說揮霍江波肆湧及鳴毫颯颯倏忽為辭賦各得以意去既被酒故態畢發時罵其坐人還顧棗中所餘金幾何趣付酒家

趙王得謝茂秦竹枝詞酷愛之命所幸賈姬按琵琶扣

度歌之及謝來詣王王宴之便殿酒行樂作王命止諸

樂獨絃瑟佐琵琶聲繁屏後已復止眾妓獨奏一闋茂

秦傾聽未敢言王曰此先生竹枝詞也遂命諸伎擁賈

姬出拜倩容旖旎光華照人藉地竟竹枝詞十章茂秦

卧山亭王使姬以袵代薦承之以眩明日更製新竹枝

十四闋姬復按譜搗歌不失豪髮王竟以賈歸茂秦

福清何壁跣地放跡聚徒眾部署為俠上官捕之窮而

逸去後聞歛令張濤楚人好奇為詩四章投匭撼之濤

明語林卷八 豪爽

十

大驚延為上客贈以千金濤開府于遼將疏薦以布衣拜大將會罷鎮未果

沈伯和以忠俠為駙馬楊春元所推服春元為言國本

危疑謀擁護太子伯和奮臂曰吾不能為商山老人獨

不能為安金藏乎代藩之議抗章劄直客嘗訪其村居

見牀頭樹銅簡二高與身等夜分謂客曰彼不悔禍當

持此簡擊殺老魅于朝堂旋自刑以明國法何暇與喋

喋爭嘍筆牘間乎因執簡起舞有風肅然晶光閃爍上

下寒燈吐芒四壁颯拉

沈太史慈學書上春官不第走之塞上長揖大將軍獵
飛狐穿塞抵花馬池而後歸陵風長嘯慨然有封狼居
胥意

周忠介順昌忤璫被逮蘇民憤怒擊緹騎至死倡者五

人顏佩章馬傑沈揚俱就繫論斬或曰相國蘇人必為

之地五人笑曰彼方媚璫狂狴刺剝尸血狼籍吾五人
足承歡一鬪乎

明語林卷八豪爽

十一

明語林卷八

明語林卷九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夙惠

高祖嘗至一驛見一童子方執役問其年曰七歲上云
七歲孩童當馬驛應聲對曰萬年天子坐龍廷上大悅
復其家

瞿宗吉十四歲時見楊廉夫香奩八題即席倚和凌彥
翀雲翰是其大父行彥翀作梅詞霜天曉角柳詞柳稍

明語林卷九 夙惠

青各一首號梅柳爭春宗吉一日盡和之彥翀驚歎呼
為小友

楊東里一歲而孤母改適羅理理為德安丞歲時祀先
恒命諸子公獨不見命時尚六歲以問母母泣語故因
慟哭日益感發私磨磚土如主式于外別室祀其三世
每旦入焚香謁拜出入扃鑰秘無知者左右窺以告羅
羅伺之而信遂皆感泣命復姓

解大紳六歲時穎悟絕人其從祖常戲之曰小兒何所
愛即應聲吟曰愛者芝蘭室更欲附飛龍上天看紅日

又曰小兒何所愛夜夢筆生花花根在何處丹府是吾
家

解學士童時婦翁過其家解父抱置椅上婦翁云父立
子坐禮乎解遽答曰嫂溺叔援權也

方希直五六歲時便自雄邁雙瞳炯炯目十行下鄉人
呼為小韓子

李西涯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抱置膝賜上林珍果
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

劉御醫溥八歲賦溝水詩云門前一溝水日夜向東流

明語林卷九 夙惠

借問歸何處滄溟是住頭

李西涯程篁墩在英廟朝俱以神童薦時程九歲李七
歲上出句曰螃蜉渾身甲冑程對曰鳳凰遍體文章李
對曰蜘蛛滿腹經綸上曰此兒宰相器

張棨五歲時口授書即了了常雞鳴忽呼其母曰小學
云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今雞已鳴何不起母曰汝才
讀書豈便曉此應曰我願為此徒曉耶

曾魯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不遺

何喬新年十一翰林周仲規至其書齋問所閱何書對

曰陳子極通鑑續編也曰子極書法何如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所敢議然曰文煥之降元不書其叛張世傑之溺海不書其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義軒則采怪誕不經之談遼金則失內夏外彝之義似有未當仲規大驚因白其父曰三郎學識不易及也

洪鍾四歲隨父入京見石坊大書索筆擬之遂得古法至京設肆粥字憲宗聞而召之命書即地上連畫已命書聖壽無疆字鍾握筆不動上曰得毋未解對曰是豈可地上書上稱善命昇几加橙其上一揮而就

明語林卷九 夙惠

三

羅一峰五歲時隨母人園中收果長幼競取獨不為動必賜而後受學于里師時乏書師令遍逐諸生受讀諸生未成句羅已成誦

倪文毅甫五歲間隣塾書即請入遊間侍文僖公問曰地上有天地下當亦有天蓋已悟渾天之理

楊用修七歲作擬古戰場文有曰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青苔之骨時人傳誦謂淵雲再出

陳太僕沂五歲屬對八歲摹古人畫十歲能詩十二歲作赤寶山賦傳誦人口

董中峰吧八歲能詩翰一日咏胡桃曰形狀如雞子剛柔實未分擘開混沌壳渾是一團仁

王陽明十一歲其祖竹軒公攜往京師過金山與客同賦詩眾詩未成陽明傍占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擲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又命賦蔽月山房亦矢口而成

陶文僖甫就外傳朱先生者好為禮使童子洒掃拂展几席夷貴于賤夏不得揮扇文僖獨安之曰習則不勞靜則無暑

明語林卷九 夙惠

四

張江陵父故微賤給事御史府顧華玉按部至聞江陵奇童時江陵方七八歲舉止不凡入見華玉命作破以子曰二字為題江陵應聲曰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華玉大異之解所佩犀帶以贈

張孝廉廷臣八歲從父令錢唐有沿司檄觀以上下廷臣見之曰偽也問何以知曰于前檄篆不類諦驗而信父曰兒任官矣有塾客邀遊西湖而一吏主飲具廷臣拂衣起曰是將有居間設耶歸語父果侵牟被訐者林章七歲能詩塾師試題羣羊落句云曾從北海風霜

裏伴過蘇卿十九年題韓文公像云獨立藍關雪回看
秦嶺雲非干馬不進步步戀明君

楊孟春幼穎敏八九歲背誦六經著書十萬餘言名曰

論鑒

吳鼈潭先曾祖諱詔
相汝州知州應童子試縣尹佳其牘問年幾何

日十三尹曰子豈外黃兒矢口對曰君可中牟令

賢媛

蜀既平明昇母子俘至闕下太祖責以歸命不早彭氏

日向以先夫疆土委托臣妾夫業一日未亡妾一日未

明語林卷九賢媛

五

應死今已甘斧鑕死無復恨酬對從容辭色無阻上義

之賜冠帶居第京師

潮州周伯玉與妻郭真順避地村寨寨眾推伯玉為主

真順謂曰子觀寨眾矜能輕敵矜能則兵驕輕敵則寡

謀必敗乃事伯玉如言謝去後寨眾爭長果殺其主寨

人多積粟真順勸伯玉散之日與婢子索綯而食賊至

盡焚農家積粟真順引索與伯玉貫繫賊見謂是捕鹵

恣其起居因得從間道脫太祖定嶺南將軍俞良輔來

征諸寨皆恐真順作俞將軍引遮道上之一寨獲全

胡郡奴是大理卿閨女閨死節郡奴方四歲沒入功臣
家執事爨下長識大義髮至寸即自截去日以灰汚面
秃垢無人狀後被流離依姻家誓不有家鄉人憐之日
此忠臣女爭餽遺郡奴所受免餓而已

戴德彝嫂項氏聞靖難師渡江度德彝必仗節禍且及
令諸戴盡以室逃二子方在抱亟藏山中焚家乘毀廟
主獨以身畱及收者至一無所得械項詰之焚炙徧體
乳膚為潰竟不承故忠臣惟戴族獨全

建文之難衛卒儲福以不食死妻范氏事福母甚謹每

明語林卷九賢媛

六

哭輒走山谷中一日浣澗邊有草若席因取織之售以

養姑姑卒范營葬為廬于側年八十餘卒艸亦不生

姚少師有姊嘗事之如母既貴還往拜之姊不肯出家

人曰少師貴人執禮甚恭那得終拒姊不得已出立中

堂少師望見即下拜拜未竟姊遽入扃戶且讓之終身

不見

朱成國戰及其子獨脫身歸拜母王夫人夫人讓之日

汝父死國難汝隨行間不能自奮乃脫身還是爵祿為

重殉節為輕立命死之以庶子襲封

林以乘大韜為郎時以論棟黃蓋坐繫妻黃氏留邸舍中朝夕顧天緹騎誣以詛咒并逮下獄以乘備常楚毒訊者危詞恍黃黃慷慨曰妾夫被繫焚香告天所幸者庶皇與不出生民休息忠良獲宥國法無頗耳庸有其他兒女子無知使吾夫重獲罪戾惟一死謝官家并謝吾夫言辭激昂神色暇裕

巨仲深與三原家宰不協有太醫院劉文泰求遷不得訐奏三原時人疑仲深教之洎仲深卒文泰往弔夫人叱之出曰為若故使我相公齟王公負不義名于天下

明語林卷九賢媛

七

安用若弔聞者快之

沈瓊蓮烏程女子以父兄之籍得通掖庭嘗試守宮論其發語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宮豈必守哉孝宗擢居第一給事禁中為女學士

林鶚守蘇州母程淑人每夜輒令陳其日所行事或有過則笞之

錦衣王佐故陸炳父執友佐死有二別墅炳賺其二復欲得其最麗者其子不可乃誣以他罪并捕其母炳與其僚列坐張刑具脅之母膝行前道子罪甚悉子恚呼

日兒頃刻死母忍助天為虐耶母叱之曰死即死何說指炳坐而顧曰而父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亦非一生汝不肖天道也復奚說炳面發赤膊汗簌簌趣遣出事遂寢

趙王以賈姬界茂秦秦死大名姬率二子厝柩大寺傍每夜操琵琶一曲歌竹枝詞慟絕而罷已乃以千金裝付二子歸葬自破樂器歸老閨闈

嘉靖之季寇發建寧貢士游銓有女且笄妻張慮其不測數提誨之曰凡我婦質順適其晏以一所天幸矣彼

明語林卷九賢媛

八

變之窘惟溺與刃女謹識之銓讓其不祥張曰婦聞士尚節必崇于夙女愛身必明于素君將砥節胡是不解無惡不祥使婦與女能明不祥祥莫大焉寇至果赴井死

左蘿石懋第太君陳氏諳書史而好談節義李映碧清

為給諫疏請靖難殉義諸諡太君誦之咨嗟歎賞擊節稱快及蘿石以侍郎北使殉節人謂母教居多

成樞曹德殉難妻妾寓金沙歲餘訛傳德實不死間行抵江南妻妾聞之忿然曰彼若未死吾屬必死名殉實

逃何顏面人世

容止

中山王長身高額赤色儕伍咸莊憚之

王冕好穿曳地袍行步翩翩兩袂軒翥

張三丰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項作一髻

常開平王長身白皙猿臂善射一曰狀類獼猴指臂間

多秋毫

丁德興驍勇善戰面黑貌偉上以黑丁呼之

李希顏嘗首簪笠衣緋袍時臨盛會客嘲之曰戴者本

明語林卷九 容止

九

質著乃君賜

師達入太學為御史所劾逮至闕下囚服入見狀貌偉

麗面如玉盤戟髯拂拂太祖目而偉之即以達為御史

陳京兆諤嘗奏事聲響洪徹聽者颯然上令餓之數日

奏對如前乃曰爾賦自殊耶每呼為大聲秀才

慶成王生百子長襲王餘九十九人並鎮國將軍每會

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而人俱龍準

岳季方正修頤美髯神采秀發侍講杜盛曰此我輩中

人

于忠肅骨相異常音如洪鐘嘗扈從征高煦罪人既得

上命數其不軌辭嚴正矢口成文

徐有貞之相甫受命其止不容既退英宗謂左右曰惜

有貞之寡命也許彬常退朝而入閣會雪踏于地扶服

而登有貞側項大噓辭瑄奏事誤稱學士岳正言于前

唾濺御服皆相繼出論者謂容之弗慎云

倫文敘長身玉立頭顱大二尺許

韓襄毅姿貌軒偉自大同入奏事憲宗偉之留為兵部

侍郎求可代襄毅者李文達舉王越越故亦美姿貌上

明語林卷九 容止

十

嘗目屬之既徵入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熟視久曰是故

快御史耶可弁而將遂命代雍

吳清惠廷舉長身而瘠面如削瓜恒敝衣帶穿不事修

飾

陶自強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

輒昏睡不恤

周伯器魁顏蹙鼻長上短下

萬安眉目如刻畫外寬然長者而內深刻骨

彭濟物澤腰帶十二圍雖與人偶語叱叱聲若雷

陳白沙身長八尺目光若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嘗戴方巾道遙林下望之若神仙

張元禎短小不及四尺貌尤寢陋孝宗朝充日講官聲音朗徹聞者竦然上命設矮几就而聽之

陳壽巡撫延綏適大鹵在邊壽自出帳擁數十騎據胡牀麾指飲食如無事鹵望見之遂引去

陳太常音不事修飾蓬垢自喜時一苦吟輒遺世務

祝京兆生而枝指自號枝山

楊文襄生而隱宮貌類寺人

明語林卷九 容止

十一

康德涵云往歲西歸見劉少師健于洛陽里第留入臥

內微揭帳帷示之童顏黑髮雙瞳炯然

楊文懿生而天庭有七黑子如北斗狀

倪尚書謙有四乳雙瞳若電子岳尤瓌異秀偉望之若

神

顧文康長七尺虬鬚虎顧目炯炯射人聲吐若鐘在班

行上每目屬之

徐存齋生而白哲秀眉目美須髯端坐竟日無跛倚湛

若冰玉及接之藹然春溫襲人談論霏霏皆分屑

謝布衣貌醜一目弱冠為俠齊魯間

霍文敏重瞳虬髯一代偉人

徐文長美姿儀面白哲音朗然如雀唳常中夜呼嘯羣雀應之

司寇蕭道亨長身偉貌瞻視非常萬曆中獻俘禮成上方御午樓朝暎正耀道亨前口敘數百言吐納清越神

觀煥爛時人以方魏陽元

陸杰撫湖廣會肅廟巡幸召見杰偉貌美須髯進退從

容語近侍曰陸都堂可謂大臣

明語林卷九 容止

十二

王履吉俗言未嘗出口風儀玉立舉止軒揭其心每抑

下雖聲稱振疊而蘊籍自將

梅國楨三試不第因攜家長安與酒人俠客浮觴角射

或效武夫結束或如羽流長髯大鼻聲如洪鐘望者卻

走

文待詔晚年衣紅罽袍戴捲簷帽坐白紙窗橋下擁爐

曝背劇談媿媿坐容移日忘去

孫伯諧友篋山居獨行洞簫在珮不顧俗語飄然自怡

丁戊山人傅汝舟方額碧目小指有四印文

聶壽卿 大年 一目重瞳長身紫髯博通經史儀觀偉然

張處士子靜 淵 長髯秀目而儀貌朴野吳作湖語及

酣吟興發以手拄頰瞠目直視且思且革俄盈數十紙

顧盼風生

麻孟璇 三衡 圓穎方頤虬髯玉面身昂藏而娟秀雅好

飭其中服乘馬過者邑觀者相逐常命畫師做岳忠武

像貌已笑謂人曰正恐頭頸相似

自新

宋仲溫 克 少任俠使氣好擊劍走馬及飲博遊戲遇貴

明語林卷九

自新

三

遊以目攝之晚痛刮劇豪習聲譽籍甚

靖江王不得于母作歌鳴調羣僚公讌令伶人歌焉參

政岑萬遽起曰此非臣等所忍聞也以子議母如上聞

奈何王悚然立命焚之母子歡好如初

薛文清少好詩賦稍長讀周程張朱書歎曰此道學正

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潛心道與至忘寢食

徐昌穀天才高朗少卽摘詞文匠齊梁詩沿晚季追舉

進士見獻吉始大悔改悉取所著稿焚之

王伯安十一歲奕奕神會好走狗鬪雞六博從諸少年

游一日入市買雀與鬻雀者爭相者異之出篋錢市雀

送伯安曰自愛自愛異日萬戶侯也伯安奮激讀書以

經術自喜

羅文莊 欽順 少讀禪家證道歌遠謂其理神妙天下莫

喻已研釋聖經及洛閩諸書始大悔曰昔朱子斥象山

為禪益晰之審矣又言嘗從老僧問參庭前栢子之語

嗒焉靜坐遂窮日夜忽洒然朗澈見天地萬物俱在瑩

湛中蓋此心虛靈之妙非性之理也著困知錄以自述

陸文裕嗜古玩羅列一室間魏莊渠來悉令撤去

明語林卷九

自新

十四

董羅石少耽吟咏至廢寢食恒杖肩瓢笠笑傲江湖年

六十乃精名理欣然有得淡而忘歸

明語林卷九

明語林卷十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術解

劉誠意少嘗與夏煜孫炎輩遊西湖望西北雲成五色
光射湖水眾謂慶雲擬賦詩劉獨引白慷慨曰此王氣
也在金陵後十年有英主我當輔之

高祖與友諒慶戰鄱陽劉誠意忽躍起大呼上亦驚起
誠意手揮急令更舟坐未訖顧前舟已為礮碎

明語林卷十 術解

劉青田在建德適張士誠來伐李岐陽文忠奮欲戰青

田固止曰不三日賊走矣三日登城望顧其下曰賊走
急追勿失眾見壁壘旗鼓如故疑不敢發往視果空壁
竟追取其帥

周顛仙自南昌從太祖時自言入火不熱上命巨瓮覆
之積蘆五尺許火盡啟視端坐如故寓蔣山與寺僧怒
不食已半月帝幸翠微召之步趨如常帝曰能不食一
月乎對曰能乃坐之密室廿有二日上至賜食乃食
太祖將援南昌問顛仙陳氏方強吾此行何如顛仙仰

視良久曰此上無陳氏也因命從行舟次皖城無風不
能進上問之曰行且風矣不數里風作

張三缺不修邊幅人謂之儼傷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
日一啖斗升俱盡時或辟穀數月不饑

孝陵嘗微行至一寺羣僧悉出伏迎道左上問若何以
知朕至對曰鐵冠道人云因召至上方食餅未半問道
人能先知當言我國事道人乃誦語數十有曰戊寅閏
五龍歸海壬午青蛇火裏逃後悉如言

建文之生高帝知其不終乃以匣錮之戒曰嬰大難乃

明語林卷十 術解

啟及金川失守內璫捧匣至發視得僧牒楊應能名及
髡具緇衣遂髮髮從隧道出

程編修濟有奇術建文小河之捷勒名紀功濟時在軍
中夜起祭人莫解者及成祖至徐州見碑大怒趨左右
椎碎之椎再下遠命止籍其名後按族之濟名正當椎
脫遂免

姚廣孝嘗游嵩山佛寺袁珙相之曰靈馨胖和尚目三
角影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它日劉秉忠之流燕王聞
之因召至燕與使者飲酒肆王易服雜衛士中入肆珙

一見趨拜曰龍姿鳳質天高地厚大明麗中神略內蘊
眞太平天子王曰度何時對曰年踰四十紫髯過臍其
候也世傳二語曰辨宰相于嵩山佛寺識天子於長安
酒家

徐武功陰陽方術無不精貫正統末熒惑入南斗徐語
其友劉溥曰禍作矣急遣其室以行及南宮復辟眾就
武功謀武功升堂而視象緯曰事在今夕不可失也

英廟北狩警者全寅筮得乾之復寅附奏曰大吉四初
應也初潛四躍明年歲在午庚午躍侯也庚更新也龍

明語林卷十

新解

三

歲一躍秋潛秋躍浹歲也明秋駕當復絲勿用應或之
或之者疑之也還而復也幽然象龍也數九也四近五
躍近飛龍在丑丑曰赤奮若復在午午色赤也午奮于
丑若順也天順之也其于丁象大明也位于南火方也
寅其生也午其王也壬其合也其復辟當九年之後歲
丁丑月寅日午合于壬乎後悉如言

韓公雍總督兩廣獲術者懼惑眾命斬之公試問曰知
斬汝者誰曰緋衣人公命更衣斬之問其人乃裴姓
也

劉偉知府比病命其子曰卽死毋埋我死後鄉人往往
見之劉氏聞之發棺視唯一履在

嚴分宜日集天下堪輿遍求吉壤有術者指一地曰葬
此後子孫當相天下如言啟土治窆內有古冢按碑識
乃是分宜遠祖

巧藝

冷起敬少從沙門更業儒初不解畫一日于四明見李
思訓筆法忽發胸臆效之月餘山水人物尤加工麗遂
入神品尤精音律爲太常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裁定

明語林卷十

巧藝

四

王安道履畫師夏圭評者謂行筆秀勁布置茂密作家
士氣咸備及游華山見奇秀天出乃知三十年學畫不
過紙絹相承指名家數于是屏去舊習以意匠就天則
人問所師曰吾師心心師目目師華山作圖四十記四
篇詩百五十首云文章當使移易不動勿與馬首之絡
相似

宋文憲一黍上能作十餘字

高廷禮詩既有名山水尤妙或求畫者輒自戲曰令我
作無聲詩卽時稱廷禮二妙

謝孔昭每營一障度或踰年舉筆立就蘇性初爲人畫一幅終歲不成時人語曰謝速蘇遲各極其致

岳季方書法高簡旁通雕續嘗戲書蒲萄遂稱絕品

周文安洪謨嘗手製璇璣玉衡圖以木代之規劃精巧

沈石田每營一障長林巨壑小市寒墟高明委曲風趣冷然使覽者若雲霧山川集于几上

王敬夫將填詞以厚貲募國工杜門學按琵琶三絃曲其技而後出之康德涵於歌彈尤妙每敬夫曲成德涵爲奏之

明語林卷十 巧藝

五

豐道生坊家蓄古碑刻既富一一臨摹自大小篆古今隸草無不明了其中年得意處殘篇小碣人驟見之莫以爲今人

周伯器鼎界畫烏欄信手與自未嘗摺紙爲範而毫髮不爽

梁辰魚善度曲嚀喉發響聲出金石崑有魏良輔者造曲律世稱崑山腔者自良輔始而辰魚獨得其妙

祝希哲少度新聲傳粉登場卽梨園子弟自謂弗及書法自意就迄虞趙上下一年具臻神妙

楊忠愍受樂于韓苑洛閉戶耽思夢舜授以黃鍾遂合呂律試樂之日有九雀飛集於庭

諸生汪宗孝有義概好拳捷之戲緣壁行如平地躍而騎屋瓦無聲已更自簷下屹立不加於色偃二丈竹水上驅童子過之皆股栗乃身先往數十過已復驅童子從之

馮子履備兵雲中屬彝酉那吉人市操強弓請與戲下士角射公曰吾與若射齒射利近乃特遠其侯公連射皆中酋盡輸其衣裘鞍馬已乃前其侯使自射而賞之

明語林卷十 巧藝

六

復盡子所奪酋大愧服去
方子振八歲知奕時于書案下置局布筭專執入神年至十三天下無敵

西洋人利瑪竇精麻象推筭勾股圭測之術規玻璃爲眼鏡燭遠者見數百里外物顯微者能鑿疥蟲毛爪範銅爲小鐘以繩貫懸之機關相輪軋應時自叩週十二辰刻漏不失他所製器皆機巧眩人從來未有

企羨

楊鼎鄉薦聞陳祭酒敬宗之賢乃求入南監不攜一僮

躬執爨事

楊仲舉孝講道胥溪生徒日眾楊文貞自廬陵來邂逅求館公叩其中而善之乃告主人曰吾不足為若師當求我所師者事之遂辭去

文清初授御史文貞當國令人邀文清一識面文清謝以糾劾之任無相識理一日楊于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可得而屈乎

楊東里一日新修廳事戒家人亟治具往邀楊仲舉過飲曰門戶初闢必一君子先行

明語林卷十 企羨

七

張益初與夏景同年俱喜作文寫竹後景見益作石渠閣賦出已上遂不復作文益見景竹妙絕亦不復寫竹張司馬悅任雷都雖中官皆敬禮之守備陳某嘗設席獨延公置上坐子弟問更召何人曰他人那可同此席賀給事欽聞陳白沙議論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埋世即用我而我奚用焉即日解官歸執弟子禮既歸肖白沙小像懸於家有大事必咨啟而行

劉閔恭日無一粥身無完衣而處之裕如徐貫劉大夏每拜其門輒曰今之顏子

耿文恪裕為禮書時嘗謂人曰吾暮自部歸必過三原王公門見蒼頭每持秤市油吾雖貧入仕未常市油見之不能無深媿以是每過輒面城而行

陳粹之按察豫章罷歸無以朝夕月廩於公三石南州人過者輒望其閭而拜

有朝鮮使于鴻臚寺見舉人劉甲問知其貫曰是劉公鄉人耶公起居何似劉問故曰吾聞中國李西涯劉東山久矣後劉公遠戍安南使貢者問廣令曰劉司馬遠戍西鄙得毋恙否

明語林卷七 企羨

八

嶺南人遊國學北中人士必問之曰遊白沙先生門否以一字一墨為驗而因以輕重其人

蔡虛齋友甯永貞孫九峯拜何椒丘願為弟子既又友儲殖菴楊月湖好古獨信貞風淵軌使人躁息妄消

徐健嘗與白良輔論學不合而罷比曉白詣徐叩門揖曰吾中夜乃思得之始知吾子賢予遠甚

邵二泉寶云論名臣于正統景泰間劉忠愍敦君臣大義章恭毅明國家大紀于肅愍建社稷大功皆願為執鞭而不可得

許襄毅進謂邢知州曰吾遙知閩西有二高一為華岳一為雍世隆

劉瑾慕康德涵才名欲招致康不肯往及獻吉繫獄康慨然詣瑾瑾大喜過望延置上坐急趨治具康曰僕有所言許我乃得留瑾曰惟先生命康曰昔高力士為李白脫靴君能之乎瑾曰請即為先生脫之康曰僕何敢當李白李夢陽之才百倍于白一不當公遂下之吏亦安肯屈白乎瑾從屈謝明日夢陽得釋

王龍溪少年任俠日耽飲博陽明欲一晤不可得令弟

明語林卷十 企羨

九

子六博投壺歌呼飲酒因命密暱龍溪隨至酒肆索與共博龍溪笑曰腐儒豈能爾曰吾師門固日如此龍溪大驚求見陽明一接眉宇便稱弟子

廖道南曰予在翰林見有亭一區曰柯亭有栢一株曰柯學士栢抑何流風遺澤令人永矢勿諼

胡原荆孝為御史言事侵中貴人削籍從戶部給繻跨一驢都門客爭勞之一中貴人沃之酒以好罽衫強被原荆背曰毋謂我曹無人即從君死不難也

文徵仲望隆朝野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寶甌珍貨

幾數百鎰來餽曰王無求于先生不爾仰慕之私無以自致先生固謝勿啟四夷貢道吳門者爭望里而拜以不得見文先生為恨

黃憲副卷孤介惻朴而甚好客常服犢鼻衣身自臨庖一日耿楚侗來詣縱談名理因及疆場奮臂自矢已有婢從屏間曰烹雞已熟時劇談方適應曰少需如是者三乃起入治具盥手更出歡笑移日裁助狼籍了不為意楚侗出語人曰吾乃今遊羲皇世矣

明語林卷十 企羨

十

忘倦言若不甚切深而其應皆如景響所謂國家之著蔡

李尚書古仲嘗言劉清惠麟觴子峴山逸老堂了無夙具旋以乳羊博市沽風雨蕭蕭欣然達夜

顧涇陽憲成曰自予十歲時聞海忠介名真如天上人不可及既稍知學讀忠介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其有功于社稷可千萬世

唐荆川以古文負重名胡梅林嘗出徐文長所代謬謂已作荆川驚曰此殆輩吾後又出他文荆川日向固謂

非公作然其人果誰耶願一見之乃呼文長偕飲結驪而去

一直指按粵惡萬公士和欲摭摭之時黃公佐家居高不可致忽出謁直指直指心喜能致公自起迎公公入揖曰老夫久不詣公府今爲萬君來聞欲湮之其人亦安可繼

萬士和之饒唐原錄以雙螯罌贈之曰饒非乏螯而子以磁贈知君不取磁于饒也

山人陸中行吐納風流寄詞逸婉弄扁舟五湖間信風

明語林卷十 企羨

十一

來過一日過吳門黃浦甫異之灑灑晨夕拍浮日見陸生引人自遠何必山水

趙高邑吏部南星過王半菴司空 圖史縱橫異香細繞

少爲流連歸歎曰司空故有佳致不及陳少宰 自有

香也一日語葉福清向高日家宰不足喜喜與陳孟諤

同官

袁公安宏道于陶石簞望齡樓架上得一闕編惡楮敗

煤挑燈讀之驚呼問誰作今耶古耶已知徐文長兩人

躍起燈影下且叫且哦僮僕皆錯愕起公安向人或作

書必首稱文長先生有來詣者卽出詩與讀

陳臥子子龍舉進士客來賀則曰一第不足喜所喜者

出黃石齋先生門下

劉念臺宗周家居閉門掃軌給事中徐耀請見念臺謝

之耀曰昔人不得見劉元城以爲如過泗州不得見大

聖耀若徒返亦何顏對鄉里父老都督劉應國見輒涕

泗再拜自言不遠萬里接遺名賢喜極難爲情不自禁

其悲哽

周仲馭驥見劉念臺念臺畱飯仲馭語人以匕箸長短

明語林卷十 企羨

三

若何杯盤小大若何爲一生未有之榮

沈徵君遊金陵年未弱冠時鄭玄嶽爲司農于同邑徐

生得其文嘖嘖欣賞便投刺相訪折節定交嘗命其子

畱之書舍子適他往公怒咎之曰沈生天下士可同他

客乎

徵君足跡不涉城市垂四十年當事委曲納交罕得見

面有別駕跡其在僧刹潛追躡及之退語人曰今年晤

沈耕崑前年捫黃山天都峯都忘塵世二者吾任盛國

大快事亦生平大快事

明語林卷十一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築

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寵禮

洪武初甘露降上召宋文憲賜坐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于卮以賜文憲曰此和氣所凝延年愈疾與卿共之

劉仲璟豐髮偉貌論議英發上一日召見喜曰眞伯溫兒特置閣門使使仲璟爲之曰欲汝日夕左右

明語林卷十一 寵禮

詹同劉基嘗侍上燕乾清同醉還史館未幾上乘步輦至同餘醒猶未解上曰卿醉即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問詩何在對曰在史館上顧命濂取以進笑曰朕卽和同詩卿當爲朕書之濂書訖以賜夏景宋學士不勝盃勺一日應制獻秋水賦賜宴赦大官進膳內官行觴上顧問濂飲何以不盡將撤命更嚼一觴濂再起固辭引杯縮瑟上笑強之曰卿男子何不慷慨濂飲遂醉行步欲側上命賦詩書無行列甫綴五韻上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仍命侍臣賦醉學士歌且曰俾

後世知朕君臣同樂

景濂乞歸上御製詩餞之云白下開尊話別離知君此後跡應希公續之云微臣願作衡陽雁一度秋風一度歸上悅賜白金錦幣文綺曰爲卿作百歲衣自是歲一來朝

羅復仁以編修乞休高祖賜一布衣而題其上曰性雖麤率忠直可喜賜此布衣歸于田里

蹇忠定義賜第大明門內上命中人進式皆不稱親爲畫圖命工戒期落成

明語林卷十一 寵禮

金侍郎問在仁廟時嘗賜歐陽集二十冊寶藏之已而不戒于火失其八後宣廟于文華顧問因從容及賜書事宜宗卽令內侍補之雖紙色不同而兩朝恩賜復完宣廟幸楊文貞第夜已二鼓文貞驚起朝服逆之變仗繞屋不知上所在惟降階北面拜上方倚東闌看月笑而呼曰朕在此賜物充庭際
文貞在內閣夫人已蚤世止一婢侍巾櫛一日中宮行慶賀命婦悉往太后以公無命婦召婢至貌旣寢衣復儉陋命妃嬪爲梳整易以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若

歸楊先生應不復相識矣翌日命所司如制封之不爲例

況伯律守蘇日李斯式角巾布袍獻詩爲贊願爲博士弟子伯律讀詩大加稱賞卽召學官俛鳴金導入學明日仍野服進見伯律爲製儒衣遺之

歸安凌賢有獨行不樂仕進陸平侯自荆還薦于朝宣宗作招隱歌徵之旣入命以司馬又命掌都察院並辭不受上曰欲學疏廣耶朕遂汝高御書賜老堂褒遺之張英公輔雅重李司成時勉乞休假受講國子諸侯皆

明語林卷十一

寵禮

三

從旣竣而宴英公登諸侯揖司成而讓之曰二三小子備役行間若有軍事執爰前導今日之事敢踰先典卒皆旁列

于肅愍窮年不歸私第以疾在告景帝使興安舒良往視知其自奉簡素輟尙膳醢醬之屬賜之幸萬歲山伐竹爲厯畀以和菜或以寵過甚興安曰彼忘身以圖國雖寵之亦豈爲過

楊仙舉介節道履久著朝野也先之退詣闕表賀景帝製衣一襲親命服之以觀其修短及薨子津八歲朝京

師帝復躬引入內賜果食授主簿

王忠肅翔在銓衡公忠上孚寵遇特隆上呼之老王而不名

劉忠宣戴莊簡嘗對事畢上令中使出白金二笏以賜日佐卿茶果朕聞朝覲日文臣有閉門謝客以避嫌者如卿等雖日延接亦復何害朕知卿故有是賜然亦毋庸謝恐諸侍臣不無內媿者

孝廟君臣密勿劉戴尤勤造膝戴老病乞休屬劉上前與之上曰主人畱客堅客且爲強畱珊獨不能爲朕畱

明語林卷十一

寵禮

四

耶且天下尙未平何忍舍朕因泣然久之二人皆叩首感泣出而相謂曰死此官矣

章楓山請告家居天下以其出處卜治亂孝宗臨御思得醕儒以變士習特起爲祭酒公適居憂詔復司業攝監事仍虛祭酒以待

盧次梗被誣輸作元美方治獄大名乃飛書邑吏具筆札受次梗所著書若干卷已而趣至郡臺把臂爲布衣飲三日

國朝輔臣八十有賜者毛文簡澄賈文靖詠然亡專使

璽書守正被旌者劉文靖健謝文正遷諸公有專使璽書無特賜象龍之裘則林下大臣不復沾被華亭階得之璽書褒美隱然阿衡師尚父

江陵柄國禮遇殊絕旨敕題覆稱元輔太師而不名御講而暑上先立其處令內使扇殿隅試之冬則藉以氈扇講畢張幄文華之東偏以待語密勿疾則手和椒湯以賜御書褒語顏額無算而江陵亦漸恣

林見素再起司寇方抵任屬文徵仲應貢至京林首造其館延舉公卿間家宰喬白崑深信重林乃奏授翰林

明語林卷十一寵禮

五

待詔林曰吾此出庶不徒行

張肖甫開御史臺于句容諸生盛仲交才氣橫溢忽大醉搥鼓戟門肖甫曰何物狂生必仲交也使人拉入痛飲達旦

邢侗就童子試學使者原錄賞其文因卽院署治具迎

賓爲行冠禮

徐文長在胡公幕多與羣少昵飲市肆幕中有急召之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偵者得狀以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嚙鬚不可致胡公反稱善督府嚴重文武將吏惴惴

無敢仰視而文長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直闖門入無忌諱公益優容之

傷逝

高帝間中山王訃至披髮徒步往哭親至龍江迎祭之孫賈爲翰林典籍坐爲藍玉題畫論死臨刑口占曰鼙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後高祖聞詩曰如此才何不復奏率爾行刑遂併誅監斬張適少與高啟楊基齊名作吏桂林衣食不給竟抱案以死而辛楚寒薄困厄之意溢之于辭天下讀而哀之

明語林卷十一傷逝

六

餘姚成器聞劉忠愍球死卽邑中龍泉山巔爲文祭之以餽頡諸同志文凡萬言時謂祭忠文

于忠肅之死指揮采甘故彝人隸曹吉祥麾下以酒酬地歎歎長慟吉祥恚而扶之明日復酬慟如故吉祥莫能禁

湯允勤以參將戰死延綏朝士皆歎曰公讓以醜鹵一箭破其書囊程克勤謂其不死使提數萬出陰山功名詎下衛霍

于少保以冤死田畹行伍無弗哭者爲之語曰鷺鷥水

上走何處尋魚噉

姚文敏夔知貢舉試院灾天下貢士死者相藉公設祭于郊既畢自謂不能致防災及賢俊伏地慟哭觀者萬數

三原馬伯循理赴任過河池見驛丞貌類黃伯固問之

乃其弟叔開也泣然下涕厚禮之既作詩贈之云六年復覩先生面為過河池見叔開鞏乃其同諫謫友也

李空同之婦左氏卒翼日奠烹牲腸腸自圍織文理若流蘇垂綴夾耳提攢在上空同觀之慟而賦結腸之篇

明語林卷十一 傷逝

七

凡三章詞致悽惋又使陳鰲譜之琴為結腸操且日天下有殊理之事無非情之音

正德間王虎谷喬白巖王晉溪稱晉中三傑楊月湖日虎谷廉過晉溪方剛過白岩惜其早逝使永年立朝何

殊汲黯

何遵疏斥江彬被杖時父鐸與家人墓祭有烏悲鳴而前心異之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日遵其

死矣已而果然

鄭繼之居湖上多病病少間必往佳山水遊賞竟日一

日語顧華玉日明年海上有紫氣東來是吾觀化至矣赴官留省中道奄殂華玉歎日靈運樂遊稽康慕仙超然驗封千載同然矣

世廟時主事周積山天佐以救楊爵死民有張弼者祭

于樞前哭之哀人日舊識乎日否吾傷公以忠諫死

海忠介卒于官士大夫醵金以歛士民罷市慟哭者累日喪出江上白衣冠而送者彌望原楚雨泣動天簞食壺漿之祭千里不絕

王元美謂宗子相天才奇秀前賢罕儷中道摧殞每一

明語林卷十一 傷逝

八

念之不勝威明絕鐔之痛

中玄疾革適江陵還朝邀往視之握手歛歔以墓文相

託江陵心動中玄卒張夫人以所遺器玩悉齎獻江陵

謂先相公未有冢嗣不腆敝器莫之守也以充下陳江

陵惻然為請卹葬諡人謂夫人勝姚崇算張說然亦江

陵悔心之萌悼亡之誼

任誕

楊君謙循既辭官益詭跡自如貧無聊賴武宗問臧賢

誰善為詞賢與君謙有故遂舉君謙君謙冠武人冠韎

韜戎錦以出羣性之了不爲異既見上應制爲新聲受
賞亡異伶伍

羅圭峰動止詭異徑情直行人目之爲鬼王

王稚欽旣以任誕削秩家居愈益自放達官貴人來購
文好見輒蓬首垢面囚服應之間衣紅紵窄衫跨馬或
騎牛嘯歌田間人多避匿

桑悅調柳州殊不欲往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
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能自安

邊庭實以按察移疾還每醉則使兩伎肩臂挾路唱樂

明語林卷十一 任誕

九

觀者如堵

隨人顏木與王廷陳並名罷官家居有故人參政造訪
木匿不見參政行部他邑忽田父荷炙雞獻酒中道入
門戟呵止之乃木也因共飲劇醉委廬擔去不知其方
張夢晉與唐伯虎齊名會數賈飲虎邱山亭且詠詩張
望見笑曰我且戲之遂更衣爲丐乞食坐前已前請曰
謬勞諸君食無以報雖不能句而以狗尾續如何賈大
笑漫舉詠中事試之如響復丐酒連舉大白揮毫頃成
絕句數首不謝而去急易維羅陰下賈使人伺之無所

見大駭以爲仙

楊用修謫戍永昌遍遊臨安大理諸郡所至攜娼伶以
從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可乃以精白綾作襪遺諸妓
服之使酒間乞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俱滿在
瀘州常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鼻之諸伎捧
觴遊行城市了不爲忤

中牟舉人張民表任俠好客往往蕩舟郭外南陂頂高
冠飄二帶帶繡東坡半升僅鹿淵明酒三寸纔容子夏
冠之句乘敗車無頂幔一老特壺之朗吟車中日醉陂

明語林卷十一 任誕

十

頭老杏下門人子弟扶掖以歸兀傲自放世莫測其淺
深

陳中丞九疇以將畧樹勛爲王瓊桂萼所忌不獲竟志
晚益縱誕聲酒常宴客不給輒縱一捷馬走百里外必
有所獲而歸人都不敢問

史癡翁年八十自知死期預命所知歌虞殯相攜出聚
寶門謂之生殯

邳州湯指揮慕痴翁名擊舟過訪時方溽暑煩冤痴散
髮披襟笑語甚適徑攜手登舟遊下邳家人不知也痴

女及笄婿貧不能具禮詭詞觀燈偕其妻攜女至婿家
大噓而去

常平事倫中法罷歸益為蕩恣從外舅滕洗馬飲大醉
衣紅腰雙刀馳馬馬顧見水中影驚蹶刃出于腹潰而
死

翰林故事兩學士典司教習體貌嚴重王稚欽為庶常
俟其退食樓院署樹杪窺其起居大聲叫呼

吳孺子與客談對竟日客去閉門藉虎皮危坐移日人
問之曰我尋味好客話言折除對俗夫時耳又好潔不

明語林卷十一 任誕

十一

畏寒遇水清冷雖盛冬便解衣赴濯樹蘭百本花時閉
室護擁看者窗中捉鼻作兒女聲拒之

孺子癖好山水遊雁宕絕糧取啖蘆菔四十日不返踰
天台石梁採萬歲藤屢犯虎豹製為曲机可憑而寐

宋登春過邢子愿言將訪徐宗伯學謨吳中尋錢塘弄

江濤脫履江干乘潮解去子愿子愿君視登春豈杉柏
四周中人子愿曰唉燕趙士自昔死魚腸龍雀不聞死

潮後登春卒赴潮死

張幼子獻翼與張孝資為放浪之交刺取古人越禮任

誕之事傲而行之或紫衣挾伎或徒跣行乞遨遊通邑
大都自為儔侶或歌或哭恬不知恥然每故人亡忌輒
為位置酒向空酬酢孝資生日乞生祭于幼于孝資為
尸幼于率子弟衰麻環哭上食設孝資坐而饗之翌日
行卒哭禮設伎樂哭罷痛飲謂之收淚

阮堅之司理晉安以中秋大會詞人于烏石山之隣霄
臺名士宴集者七十餘人屠長鄉幅巾布袖奮袖作漁
陽搗鼓聲一作廣場無人山雲怒飛海水起立

簡傲

明語林卷十一 簡傲

十一

王孟端嘗寓京師月夜聞簫聲起隣家倚牀坐聽乘興
寫竹石次日叩門投贈主人喜過望以駝氍緞為報更
求配幅孟端曰我受簫聲報以簫材賈豎不足當我名
筆那得相溷亟索畫碎之

景泰中召治中劉實修元史筆削任心無所吝承見他
人書不合已意輒大笑聲徹階閣間

桑悅為邑博士提學使者抵邑顧問悅安在長吏素恨
悅皆曰自負不肯迎謁乃使吏往召之悅曰連宵淫雨
傳舍皆圯守妻子亡暇何候若促之急悅益怒曰若真

無耳者卽提學力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乎爲若期三日先生來不三日不來及旣謁長揖就列掾訶之前日汲長孺不拜大將軍明公奈何以面皮相恐薄待寥廓之士耶

陳媿齋與人無貴賤賢愚輒傾盡遇事漫無可否但日也罷人謂也罷先生

康德涵罷官居鄆杜楊侍御庭儀少師介弟以使事北上過德涵德涵置酒醉自彈琵琶唱新辭楊徐謂家兄居恆相念君但得一字僕爲道地史局語未畢德涵大

明語林卷十一 簡傲

三

怒手琵琶擊之格胡牀迸碎楊踉蹌走免德涵入口咄咄蜀子不復相見

吳獻臣巡撫南直察院中嘗畜小雞自蒔瓜茄有時正坐堂忽念及雞雛或瓜茄當灌徒眾盈庭弃之入內俄傾而出

李獻吉旣以直節忤時起憲江西俞中丞諫督兵平寇用二廣例抑諸司跪李獨直立俞怪問足下何官李荅云公奉天子詔督諸軍吾奉天子詔督諸生竟出勿顧又部使過客多謁李李年位旣不甚高見則據正坐使

侍側往往不堪

孫大初寓武林費文憲罷相東歸訪之孫適晝寢故臥不起久之費坐語益恭孫乃出又了不謝送之及門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是大奇事文憲出謂馭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何大復在京師日每讌敘常閉目坐不與連榻者交一言敕隸人攜團至會所手挾一冊坐其上傲然不屑客散徐起

故事閣臣日給酒饌會食貴溪家厚而侈不食上官供

明語林卷十一 簡傲

二

所攜酒饌豐饌飫什器鏤金嚴嵩共事二載日對案自食大官供寥寥草具夏不以一匕及也

嚴嵩爲宗伯數置酒延貴溪皆不許間許至期復辭所徵集諸方異物紅羊貔狸消熊棧鹿俱付烏有一日候出直乃啟齒次擗翟諸城鑿力爲從與乃曰吾以某日自閣出卽相造也至日諸城爲先憩朝房以俟乃貴溪復過家寢它姬所薄暮始至就坐甫三勺略取沾唇忽傲然長揖命與諸城亦不敢後三人者竟不交一言嵩大銜之

王山人逢年謁袁文榮焯于政府時天子方修祠祀新禮樂文榮使以筆札從事承明遂屬草應制文字會有所更竄山人謂閣下以時文取科以青詞拜相惡知天下有古文哉竟不辭而去文榮遣騎追之弗及山人自負謂謾世敵稽康綴文敵馬遷賦詩敵阮籍騷敵屈宋書敵二王作五敵詩

陸處士治晚年貧甚有貴官子因所知以畫請處士作數幅答之其人厚具贄幣以酬處士曰吾爲所知非爲貧也立卻之

明語林卷十一 簡傲

五

崔子忠畫法規古人敦尚簡遠興至解衣盤礴間遺知已庸夫俗子用金帛相購請雖值窮餓掉頭弗顧其故人宋玫居諫垣數求之不予誘而致之邸舍謂曰更澆旬不聽出則子之益魚盆樹且立槁矣子忠不得已乃子畫畫成別去坐隣舍使僮往取之曰有樹石簡略處須一增潤玫欣然付與立取碎之而去

一時相子乞湯臨川顯祖爲父傳臨川唾口嚴夏高張被狐貉噉盡以筆綴之如以帚聚塵惟青霞君典時在吾心眼中臨川爲龍宗武諛墓士論惜之

姚孟長希孟爲諸生時申相公里居結夏園亭與客對奕孟長入箕踞散髮執視良久抑揄而出或謂宜少遜曰何居乎伴食宰相

繆當時昌期讀書西溪與田夫牧豎偶語吟濡爾汝相狎至軒車造門意有不可直視旁睇手撥衣裾一揖之外忽忽不相酬對

楊忠烈方疏劾逆奄當時匹馬過從每離立長安道上停車拊馬戟手罵璫及忤璫就徵經毗陵驛舍緹騎抹首鞞袴猙獍植立當時與客談時宰諂附當路狀俯躬

明語林卷十一 簡傲

六

起立佞聲罄折曲盡情態緹騎爲哄笑失聲跌宕嗚噓自若

排調

永樂甲辰上策進士本孫曰恭第一邢寬第三已更易之笑曰曩不如寬蓋合曰恭字爲曩云

吳文定初下第歸聞母病抵關不及報轄關主拘繫之公不爲意以詩上之云扁舟載得愁千斛聞說君王不稅愁主關者慙而釋之

景太間劉主靜爲洗馬兵侍王偉戲曰君職洗馬日洗

幾何劉曰大司馬業洗淨矣少司馬猶未也眾噱然後
王謂劉曰眾人假庶子君是真庶子蓋主靜母庶也
陸式齋大參留滯郎署已遷職方李西涯學士戲語之
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為又入職方式齋應聲曰太史非
附熱者奈何只管翰林

何仲嘿與李獻吉曰君江西以後諸作色黯淡而中理
披曼讀之若搖鞞鐸李曰君作如搏沙弄泥散而不瑩
闕者鮮把持至其行文又無針線

劉希賢曰丘仲深一屋散錢殊欠索子仲深應之曰希

明語林卷十一 排調

七

賢一屋索子惟欠散錢

閣中試春陰詩命題不欲泥律體王欽佩韋作歌行其

警句云朱關十二畫沉沉畫棟泥融燕初乳後儲柴墟

過欽佩索觀之擊節稱賞曰絕似溫李原缺亦在座曰

本是摩詰蘇州何言溫李蓋以欽佩姓名合為戲

費文憲為侍郎兄為大常卿一日公宴以長少易位劉

瑾適過之云費秀才以羊易牛公云趙中官指鹿為馬

瑾怫然去

孫太白自誇其青崖貼天日下照芝草班之句不減曹

氏父子崑崙山人張詩掉頭大笑太白為之短氣詩謂
坐客今日崑崙山壓倒太白

陸平泉見贊寧筭譜曰禿翁老饑不惜口業好事者據
為食史不知此乃淇園渭川刑書也

席都御書以議大禮稱旨擢尙書驟加少保一內臣見
其束玉陽為不識曰此毋乃大理石耶

世廟時客語鳳洲曰大內有胷十目十手是何禮也鳳
洲曰諸君不嘗讀大學乎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為誰分
宜知而銜之

明語林卷十一 排調

六

癸未會試主司出策語詆陽明學陽明弟子徐珊拂衣
而出時論高之後為辰州同知侵餉事發自縊死時人
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縊死

高中玄是介溪門生然雅相諧謔為編修日介溪自內
直回往候之適其鄉人環立介溪一至眾拱以前中玄
曰偶憶韓詩敢為師道之嚴問何語曰大雞昂然來小
雞聳而待介溪亦笑人素嘲江西人為雞故云

祝枝山右手駢拊指或戲曰君之富於筆札應以多指
枝山曰誠不以富亦指以異

常熟嚴相公面麻新鄭高相作文用腹草在翰林時高戲曰公豆在面上嚴應聲曰公草在腹中

莫廷韓過袁太冲家見有書琵琶果者相與大笑適屠赤水至曰枇杷不是此琵琶袁曰只爲當年識字差莫云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鼓盡開花爲之絕倒

吳中一布衣詣沈一貫給事錢夢泉在座戲之云昔之山人爲山內閒人今之山人爲山外遊人布衣對云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一座哈然

何中丞棟汰侈豪誕嘗與許中丞輕車褻裘時時過所

明語林卷十一

排調

五

狎宋妓家時人爲語曰微服而過宋何許子之不憚煩

明語林卷十二

宣城吳肅公兩若甫纂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輕詆

洪熙中修永樂大典一日諸儒羣集有及凡例未允者王儼孟楊曰譬之欲構層樓華屋乃計工于箍桶都料那得不悞座上皆有慚色

邱仲深與三原不協劉文泰以訐奏三原左遷怨邱在政府不能為地怏怏向人曰貌似盧杞學比荆公

明語林卷十二 輕詆

莊定山以諫謫退處三十年邱仲深常嫉之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景也我當國必殺之及既執政公卿皆曰定山人物宜以翰林處之仲深曰我不識所謂定山王元美訛歸熙甫文熙甫作人序亦曰一二妄庸人為巨子爭相附和元美曰庸則有之妄則不敢熙甫聞之日未有庸而不妄者

錢謙益論李空同倚恃氣節凌轢臺長剽竊聲響如嬰兒之學語童子之洛誦又曰國家日中月滿盛極孽衰粗材笨伯乘運而起雄伯詞盟劫持一世二百年流傳

譌種正始淪亡榛蕪塞路讀書種子斷絕

假譎

道衍為文皇治兵作重屋周繚厚垣以瓠瓠餅缶密贊之口向內其上以鑄下畜鷲鴨日夕鳴噪不聞銀聲陳黃門譎以直言觸上怒命衛士出瘞之僅露其首既出就瘞所叱曰若不聞朝廷瘞人以大瓮耶衛士如言置之太倉遂得屈伸自如

英廟有意採辦江南徐有貞度不可言將入對謂辭文清日子多言恐忤上若度稍可從後觸止之辭以為信

明語林卷十二 假譎

尾其後有貞即大聲曰辭瑄欲有所言上問瑄云何文清倉卒即以江南買辦為言上不悅

豐存禮坊高才弔詭訓詁十三經皆鈎新索隱託名古本或許云得之異域臨摹碑刻撰定法書以真易贗人莫能詰

梅克生國楨令固安時有中官徵責于民操豚蹄餉公

公驩然為烹豚置酒曰今日為公了此中官大喜俄而牒追民至公奮怒罵趣粥妻償貴人否乃死杖下中官又喜少選戒吏偽遣人持金買民妻追與偕入公持

金付中官叱買者挾婦去民夫婦不知哀慟訣別悽切
盈耳中官亦慟不願得金公固不可叱去益力中官與
民夫婦參立悲咽卒毀券而去

伊王初有飛語以二萬金餽嚴世蕃事轉急益以八萬
乃解及世蕃敗王使校索所餽嵩曰誠有之顧兒曹用
盡請先以二萬為謝校喜嵩乃出上賜金有印識者給
之而使人以盜報于郡郡為發兵嵩奴為導追及鄱陽
發之果賜金也校不能悉下獄論死

劉子威謂方太古少有名能致客然論不可測不知其

明語林卷十二 假誦

三

中所挾何術人都以為善

孫文介慎行愛鄭鄭重餌其僮公所讀書必以報故

為闡析若夙知者文介以為才黃石齋北上太夫人托
宿其家故去執綺夫人語石齋以為儉石齋過見治雞
臠不以供曰進老母每飯入內數次日老母非某侍不
權也石齋以為孝

周原鏡以貪欺賜死猶作詩自鳴曰恩深慚報淺主聖

作臣忠國法冰霜勁皇慈覆載洪可憐惟赤子宜慎是
黃封獻替今何極留章達帝聰人謂原鏡欺罔之死不

忘

黜免

太祖一日御東閣靜坐聞履聲彙彙問為誰對曰老臣
危素上曰我以為文天祥也命赴和州看余闕廟

嘉興桑悅恃才放達睨傲一世其會試文有云腹中有
長劍一日幾回磨為丘文莊所黜悅遂終身不第

有斬人督學南幾惡唐伯虎欲斥之張夢晉靈悒鬱不

自遣伯虎日子為所知何憂之甚夢晉曰不聞龍王欲
斬有尾族蝦蟇亦哭乎果為所斥于是躬操力作饗殮

明語林卷十二 黜免

四

不繼人或笑之答曰昔謝豹化為蟲行地中以足覆面
作忍恥狀使靈用子言固當如是亦安得更啣齧落耶
李襄敏秉剛介不阿統鈞時澄清仕路一時嗜進者咸
嫉之已為大臣構妬遂致罷免前祭酒陳鑑作詩送之
曰古道自無三黜愠直臣又見一番歸

董中峰文學蘊藉行誼修潔竟為永嘉中傷一廢遂不
復起

楊用修自滇中戍暫歸瀘已七十餘而滇土有讒之撫
臣者撫臣故俗戾人使指揮以銀鎗繫之用修不得已

至滇撫臣已沒敗然用修遂不得歸病寓禪寺以沒

儉嗇

江景曦侍郎嘗為客設一雞客卒不至時正暑懸之井中幾七晝夜京師為之語曰經年請客屠正伯七日懸

雞江景曦

高文義陞侍講學士歷官已二十年公宴猶以新花補綴舊錦袍人謂高學士錦上添花

陳白沙家在新會兩司往返幾日談論至午留款只魚餐而已

明語林卷十二 儉嗇

五

景伯時官祭酒每升監乘一牝羸蹠蹠行旁觀者率不能堪景故自若

李西涯冬月不鑪披冊搵觚不勝其慄輒就日暴之日移亦移

胡壽安性清儉任信陽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日烹二雞子胡怒即遣之歸

劉與和 廷梅 令歛時嘗與汪伯玉偕行而德自靴出汪

以為誤引之愈長劉曰藁也聊代錦厨伯玉大笑與和曰吾曩讀書時坐一木罌積藁其中腰以下皆煖今僅

藁吾足殊自覺侈

客從梁公寶 有譽 遊者間過飯一肉不再簋既復過具

鮭菜不能肉青衫沓拖當繡處時嚼殘則綴以絲襪之

侈汰

遼王好營宮室置亭院凡二十四區顏以佳名充以美妓編亘包絡參差虧蔽琪花瑤樹異獸文禽靡不畢致王頗善新聲常自製雜劇傳奇命美人譜之日與諸名士觴飲嘯歌

大理王延詰 文恪 公子嘗元夕宴客客席必懸一珍珠燈飲

明語林卷十二 侈汰

六

皆古玉杯恒日歸肩輿至門門啟則健婦昇之後堂坐定羣妾并而盛服者二十餘列坐其側各挾二侍女約髮以珠琲羣飲至醉有所屬意則憑其肩聲樂前導入室酣飲乃寢

王諭德維禎過何中丞棟值其生辰因留預宴其綠窗朱戶坐而理絲調竹者皆家姬也外舍黨綠者廿餘人皆徵伎也王託故而出然未常不心羨之

吳尙寶驥開宴窮水陸以溧陽子驚懸室中凡七白飯飯之日噉其一七日而過籠必以方滿則方而脂肥骨

亦為脆

嚴嵩當國鄔懋卿總理鹽法巡行旁邑其妻從行裝五綵輿以十二女昇之令長膝行蒲伏以文錦飾則白金飾溺器

嚴世蕃當籍有金纍絲帳輕細洞徹金鑲象牙金觸器執政恐駭上聽悉鎔之以金數報

大同僉事以人雙陸餽世蕃飾女童三十人分紅白繡衫二色織紫絨罽為局每當對直當食子則應移女子座當食者出局世蕃為啟齒

明語林卷十二 侈汰

七

胡宗憲開府浙中值迎春節張筵江館集飲名貴選伎女二百人侍每十人以佳者一人領之傍無几席屏去僕役酒炙樂器俱伎手承又窮極精好蘭輝綺錯燈火數里竟夜乃散有中貴賞金胡少之日天下法錦在公手遂乏纏頭耶

有餽徐文長洮城十許疋遂大製衣被下及所嬖私藝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

江陵南還真定守錢普製一步輿前軒後寢旁翼兩廡左右各一僮侍為揮筆炷香凡用卒三十二人昇之所

過州邑郵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猶下箸不憚普為吳饌江陵甘之日僅得一飽於是吳善庖者召募殆盡

江陵園池故分宜所建池以瀉鹵種蓮花不甚茂錦衣大帥合醵賞蓮花千餘盜賂守池者值江陵入朝而布之池追請觀之江陵領之為一舉觴而心知所謂不問自是復釀牡丹如之江陵奉母夫人一再玩賞咸以為恒

周輔延儒賀輔逢聖俱起自田間賀輔清謹周警敏而尙通其赴闕時儼從如雲舳艫脚尾拜塵者畫鷁櫓比

明語林卷十二 侈汰

八

逢聖以次輔不敢先一輕舟隔數程踵後人無知者識者目擊之深虞盛滿謂吐哺相道而酬接猥冗異日臨事徇人失已咎責有歸

忿狷

陳中丞智剛躁一日蒞事偶岸冠取簪失墜于地起自拾簪觸磚數四若怒之者蠅拂其面怒叱擒之從者倉皇取索具徐問為誰復叱曰蠅也有勸以寬者乃鐫戒暴怒于木而樹其前及有忤又輒舉木撻之

徐武功自金齒歸覽玄象以將星在吳每晨起運鍊簡

冀復起用及聞韓襄毅鎮兩廣乃投簡太息曰孺子能將乎居嘗咄咄遠屋馳走日人不知我

丘仲深博極窮古然剛褊少度嘗與劉文靖爭論至帽脫于地左右皆笑

獻吉與仲嘿交最厚獻吉為瑾逆所構仲嘿為上書長沙力為營謀後以論文相搏遂致小間仲嘿晚出名遠成獻吉不能平

獻吉督學江西與御史江萬以事相訐不能忍即率諸生手銀鐮欲繫繫之御史杜門不敢應

明語林卷十二 忿狷

九

嚴嵩初鄉試御史李遂司省試得嵩富宴鹿鳴諸生前為壽時嵩須羸衣鶉遂不復盼接後嵩奉使廣西道謁遂投刺講鈞禮遂出叵測漫應之次日始修門生禮布幣再拜曰某非敢薄公以公嚮猷嵩恐終見弃耳其急睚眦如此

豐南隅坊嘗與沈明臣為忘年交人或惡之曰是嘗笑公文即大怒設醮詛之

袁文榮遇門生極無禮嘗召申瑤泉余同麓王荆石代撰文不稱輒罵詈甚則扇鑰書門而出荆石自言一日

幾餓死

楊君謙狷狹好持人短長以學問窮計人至頰面不顧高靳鄭不能容忍物有所忤觸之立碎每張目怒視惡聲繼之

張相奪情怒言者風起王荆石慮叵測同馬文莊自強造喪次求解江陵踞以手撚頰曰饒我饒我已呼刃欲自刎者曰殺我殺我

繆當時規切人過失不少鯁避人護前諱短面頸赤發更刺刺不休魏闔方熾士大夫或中立祈免者輒眾中

明語林卷十二 忿狷

十

面數之其人赧而亡去猶顧問曰彼得無未諭吾語又嘗為人撰制詞或詆之曰彼賣公去矣一日來謁使人尾其後追還其名刺以所撰稿即通衢焚之

明語林卷十二

明語林卷十三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讒險

王汝玉作神竈賦上親定為第一及安南平復詔汝玉撰表上益喜會黃淮侍側上顧謂汝玉俊才淮曰彼嘗以是自矜退有後言上頷之遂以罪死

黃文簡好詆訛同列一日宣廟問淮何在東楊對以淮方病瘵瘵能染人自是遂詔免奏對

明語林卷十三 讒險

岳文肅相曹石惡之使人譖上前日正有令名于外帝問故曰初罪已之詔正出語人曰此非上意我諷上為之自賈其直故人多稱之上以為然

徐有貞南內之役與曹石等比謀陷于公悲語布聞皆謂矯詔賫符迎立襄儲蕭維楨為正其獄上之英廟亦念謙有大功持不可有貞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無名上遂決

楊善以巧取功名而險伎多岸谷為序班時坐事下獄庶常章朴亦同在繫頗與相狎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有

厲禁善佯從借觀而密奏之文皇誅朴而復善官

張元凱武將能詩初為王百谷所拔後稍見重有司即

讒媚百谷時以為中山狼

王子衡巡按陝西以事裁抑中官廖鑾鑾大恨尋督學北京會權閣納賄公焚其書廖乃合諸奄朋謀讒搆遂轆軻終身

王瓊素忌彭澤澤又因酒使氣時上嬖人錢寧挾威公卿俛首折節澤每切齒瓊揣知因寧所遣親近來故邀澤飲且醉微挑之澤即嫚罵朱寧奴才壞天下瓊又謬

明語林卷十三 讒險

謂公勿妄言澤益憤不可止寧果大怒以土魯番事中之

世廟好道冠沉香束髮冠嚴夏各賜其一同冠以入朝嵩故籠輕紗上顧問之對曰何敢竟同至尊加上柱國言受而嵩固辭曰人臣無上中涓入閣問事嵩知言倨必謬為款昵厚遺滿懷袖計以傾言

分宐敗擬世蕃極刑分宐託華亭客楊豫孫范惟丕居間以重賂求解華亭欲弗受二客曰徒生彼心不如受之以釋其疑賂入華亭心動欲為道地二客曰徒滋眾

論不如殺之以絕眾口世蕃遂棄市

新鄭修隙華亭蔡國熙故華亭門士攘臂請行至則風
郡邑撫刺三子論戍三子牽衣號泣華亭曰吾方逃死
安能相活即跳西湖之上陸光祖向蔡動以門墻故諛
蔡曰凡吾所以為相公地也

新鄭議抑中官大忤馮璫旨未俞允新鄭以上冲年安
能調旨事由內使行且并逐耳璫謀新鄭益急江陵比
之行視陵地往返三日抵邸稱病新鄭遂逐已而有王
大臣之獄新鄭幾族

尤悔

明語林卷十三 讒險

三

太祖時有上書而衍者上怒或阿旨謂不敬當誅適宋
文憲致仕陛辭從容為解已上閱其書有善者乃召阿
者而讓之曰方怒而又激之是以膏沃火也向非宋先
生不幾誤朕耶

文皇命解大紳等緡闕建文時章奏有指斥者詔悉焚
去既而謂縉等曰卿等宜皆有之眾默未對修撰李貫
進曰臣實無之上曰爾獨以無為賢耶貫慚懼

趙介番禹人以淵明自擬南海文士李韡以薦起介止

之不可臨別謂曰棄天雖長劉日寶短子獨何心韡竟
去後倅南康鬱鬱不樂乃悔曰趙伯貞真高士

屈直一日與一御史言平生未嘗苟取如浙一縣令餽
金求進當時叱出今猶耿耿覺其太甚御史色沮愈恭
直怪之既退問之即前餽金者

陸參政容至遷安劉御史招飲陸戲曰有驢腸羹即赴
以劉衛輝人舊有西風一陣板腸香之謂故狎之及暮
歸縣官卒吏人捧饌以進問之曰聞公嗜驢腸故以獻
既自悔不敢戲言

明語林卷十三 尤悔

四

曹元無他才以媚瑾入閣將死自志墓曰我死誰肯銘
我

劉莖戴銑等以言事下詔獄牟益之斌為鎮撫任御史
自愬諸僚上奏時署其名已實他出益之曰古人恥不
與黨人爾得與名乃悔耶

陸貞山之劾張桂霍渭南朝黨張桂因以抨之得重譴
後霍頗悔恨前事嘗薦十餘賢而貞山與焉使人鄭重
通殷勤貞山謝曰天下事危為若敗而何污我也霍亦
不望

陸莊簡光祖在吏部黜陟自任都不關白臺省孫太宰不揚方在省中劾其專擅既落職陸辭因望見孫揖謂之曰承公教殊荷相成但今者吏部之門干謁錯至苟非自行其意亦復何由秉公曩疏得毋甚誤孫沉思良久憮然謝過即日草奏自劾失言而力薦陸陸亦復起鍾伯敬性嘗遊虎丘遇兩貴人子侮之故相蹴蹋伯敬以惡少謹避之明日有兩生通刺求見肅衣冠執弟子禮俯身以俟及出見則向兩生也兩生慚無地

王弇州才華絕代學尚該雅于文最不滿歸熙甫晚而

明語林卷十三

尤悔

五

意氣銷歇浮華解駁亦自尤咎自謂危言之作年未四十與于鱗輩是古非今此長彼短顧以災木已久不復能祕惟隨事改政勿誤後人其贊熙甫畫象曰風行水上自成文章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其虛心克已不自掩護

又嘗語所親曰吾心知積溪之功爲華亭所壓而不能白其枉心薄新安之文爲江陵所脅而不能正其訛此生平兩違心事蓋胡宗憲破倭之績以附嚴見出於華亭徐階汪伯玉以壽諛張相父得名故也

管東溟志道爲主事請復午朝總攬萬幾江陵諷御史龔某劾而降調尋復以外計罷去海忠介折簡讓龔奈何不能爲國容一正人龔自媿悔每握筆歎恨生平名節壞此禿管中

高公之去疏劾盈庭葛端肅獨不肯徐養正劉自強強之不可二人爲白頭疏上之葛罷而二人向用高公復相起葛公從容語劉曰白頭疏向亦何忍劉曰若無此疏安得在此高公曰葛公何以在此劉爲赧然倪文煥既削籍歸同鄉喬中書可聘往謁文煥神色阻

明語林卷十三

尤悔

六

喪悔不自存喬問楊左以忤璫罹禍君子也公糾之何故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當我居言路舉朝罵楊左小人我自料小人耳由今日看渠卻原是君子

成樞曹德語人曰我嘗望東林如山岳及渡江後始悉錢謙益能明遇所爲夙昔之意索然盡矣

批兩

文廟渡江周公是修與胡廣約同死難既而周使人覘胡動靜見胡方問家人飼豕周問而笑曰一豕尙莫舍

亦安肯舍生

戴元禮國初名醫初召至京見一醫肆迎求益戶元禮
意必良工試一屬目按方發劑了不異人俄一人取藥
去醫追語曰可下錫彈丸許元禮恠叩之曰古方也索
書觀之乃誤以錫爲錫

姚廣孝身事浮屠學爲詭異著道餘錄毀斥程朱其友
張洪嘗曰少師于我厚今其死無以報但見道餘錄輒
爲焚棄

陳嗣初家居有求見者稱林逋十世孫嗣初與之坐少

明語林卷十三

紙陋

七

選入內出一編令人讀之則和靖終身不娶無子客
嘿然

王佑貌美無鬚媚事王振振曰侍郎無鬚何也對曰公
無鬚兒安得有

項文曜爲兵部侍郎素附于公每朝出入必附耳語人
以爲于公婢

景泰易儲陳循草詔已與眾覆奏署名王文端有難色
循持筆作半跪乞文端署之

憲宗崩內監于宮中得疏一篋皆房中術署曰臣安進

孝宗遣懷恩袖至閣下曰是豈大臣所爲安慚汗不能
語

國子生虎臣慷慨有氣節聞萬歲山架棕棚備登眺上
疏極諫上奇之祭酒費閭謂且賈禍乃會六堂鳴鼓聲
罪縲緲加頸以待俄旨出令吏部銓選與臣七品閭大
慚臣名遂播天下

分定年老上時有所問對不稱旨屬世蕃草輒報可分
定仗之諸曹請事輒顧問東樓云何

黃綰爲禮部不職爲言官所詆自陳背刺精忠報國四

明語林卷十三

紙陋

八

字詔下法司覆勘天下笑之

大禮議起陸澄以刑曹誣張桂邪說後議定澄丁憂服
闋復上疏諛兩人正論而悔前之失言願改過自新得
補禮部已上閱其前疏大怒謂始造悖理之論以惑羣
蒙逢迎取媚復假悔罪爲辭悖逆奸巧有玷禮司出之
顏山農讀書不能句讀而好以意穿鑿文義爲奇妄之
談間亦洒然可聽淺中無識之士或趨附之嘗言貪財
好色皆天機所發但不可着以成固我挾詐人財宮捕
筭論戍

何心隱師事山農既而心悔凡山農弟子必毆三拳而後受拜值山農淫于村婦心隱辟隱處伺而扼之亦毆三拳使拜削弟子籍

茅鹿門坤遊胡襄懋幕府嘗大會文士畢集胡隱徐渭文語鹿門曰能識是爲誰筆鹿門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不能胡笑謂渭茅公雅意師荆川今北面吾子矣茅大慙愠面赤勉卒讀曰惜後不逮

王逢年得古琴自謂真蔡中郎焦尾晚年無聊持過王奉嘗敬美曰願以此贖城南數頃以具饘粥奉嘗唯唯

明語林卷十三

九

數日出詔之曰焦尾果神物昨宵風清月白焚香撫操二玄雀從空下飛鳴盤舞扶之而上不知所之逢年頰首曰固宜有是

陳瑞巡撫湖廣適江陵父死瑞詣其家出麻巾袖中加絰而戴之哭盡哀因跪見江陵母哭前致詞母指旁廝役曰若屬幸一垂盼瑞起揖廝曰瑞安能重公公乃能重瑞耳聞者掩口

魏忠賢因食時偶曰吾最不喜粥尙書周應秋以爲竹也令園丁一日斬之至盡

吳閣學姓初出范濟世門濟世以移宮齟齬東林姓願引退濟世答以公道昭明彈冠其時何遽言退姓歎息其語人皆傳笑及姓爲相致書喬侍御可聘亦以正人滿朝天下太平爲言可聘曰今寇鹵交訌兵耗餉匱擢幾輩同志遂致太平耶

鄭輔以偉善讀書而票擬非長偶疏有何況二字誤謂人名也批擬提問致被訐責嘗懸筆不能下周玉繩哂之以偉歎曰吾富于萬卷而窘于數行乃爲後生所笑

惑溺

明語林卷十三

十

楊文貞子稷惡已著聞王文端爲文貞言之遂請省墓實欲制其子稷知每驛遞先置所親譽之颺言人忌公功名盛故特謗稷耳及見稷擅帽油靴朴訥循理家中圖書蕭然文貞疑文端妬已還京出之吏部

劉文介主試順天陳循王文皆以子屬已二子皆不中循文因劾儼考閱不明題語誹謗帝重違二臣令其子准會試文復疏辨張璠曰大臣而私其子如國體何陳繼方落魄嗜酒每賦詩必酒酣以往才始暢發嘗好一姬姬請賦百首乃肯相就遂力爲賦至六十餘竟醉

僊以死

李西涯與楊邃菴極相善佞倖謀欲害邃菴西涯力救
邃菴德之及西涯病劇同列往視西涯以謚為憂邃菴
曰國朝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西涯于牀
上頓首稱謝
楊君謙才列仕版即建危言棄官如屣晚年駭屑之甚
武宗南巡因徐髯仙進打虎詞以希進用議者以為血
氣既衰苟得不戒

嚴世蕃嗜古玩購以獻者無算甚至發人塚墓時人

明語林卷十三

惑溺

十一

謠曰諧不諧問椎埋求尊官且探丸

弇州作曇陽子傳幾數萬言文飾之甚多語神怪極其
誕妄至稱曇陽先師甘心門下

吳少君家蘭溪城東有腴田盡易磽瘦鑿溝引山泉繞
入玉雪厨銅池以此破其家嘗以數練市一大瓢摩挲
鑿錫暗室發光過荆溪盜發其篋怒而碎之抱而泣累
日王元美作破瓢道人歌

方太古嘗與黃省曾遇于途誦所吟新詩會而至黃匆
遽欲歸方益徐誦不輟已而兩大濡浥乃徐步別去明

日謂客日昨興頗洽

屠赤水隆放情詩酒中白簡罷官談空覈之自詭出世
或挾乩稱慧虛子遂篤信之病革猶扶牀凝望幾慧虛
輿輪迎我

吳人孫七政能詩好客有園池日與四方詞客賦詩宴
賞客醉遺溺屏水出諸城外引隍水滌之累數百金

明語林卷十三

惑溺

十一

明語林卷十三

明語林卷十四

宣城吳肅公兩若甫纂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仇隙

胡惟庸以劉誠意嘗沮其相怨之後基告歸以淡洋故多醜盜請設巡司泣之惟庸使人上書言基故善相地以淡洋有王氣購之不得故有是請上命奪基祿後誠意病惟庸乃遣醫來視疾既飲藥有物積腹中如卷石遂不起

明語林卷十四 仇隙

馬順子年二十病劇一日歛起捉順髮曰我劉球也死老奴令而異日禍隲我順拜謝俄而子乃死

徐有貞南遷之議于公廷斥之已求補祭酒因門人楊宐以請公亦才而許之為言於景帝帝曰才而不端不可以師多士有貞以公沮之乃益恨公曹石將兵而橫公復裁抑之張軌征苗公劾其失律楊善以賞薄亦以公故遂比謀陷公

于公在本兵嘗倚任范廣張賜即軌也故怨廣及于公死并誣殺之亡何賜出忽途中自揖左右驚問故曰范廣

也歸發病死

王允靈 維植以母老病乞南得祭酒道華山為文祭之

言母素敬神當得蒙庇吾太史能為文以不朽神後王

以地震死西安李戶部愈素恨王假華山神為文詈而

僂之

歷城尹公昱素不善尹直禮侍缺他有舉薦上不允以

直為之翌日廷遇歷城舉笏謝之歷城曰公簡在帝心

者自是益相仇怨

龍宗武既以媚江陵殺義士吳仕期遂獵遷少參江陵

明語林卷十四 仇隙

敗論成廉州逃歸為有司所捕笞之宗武恚發狂飲穢自謂我仕期呼已子為宗武而大椎椎殺之

盧柎雅負才望濬令陽浮慕之約旦日過盧飲盧喜因

翁媪具酒饌甚恭日昃令不至盧遂斗酒自勞比令至

稱醉不能具賓主禮令恚日乃為僮父子所辱遂以家

人獄陰中之

杜拯為工部侍郎恣橫鄉里其治墓門或竊議其不利

聞而擒之笞其臀三十其人歸聚族而篡取拯亦笞之

三十拯還墓治創夜有踰垣入者斬拯官為捕治忽數

人自首于官曰杜侍郎殺某某官不問而獨問其見殺何也今爲死者亦足矣

蔚鍾以河南僉事歸一少年美而猥利武捷通書自云河南部人有官事願托爲奴鍾甚嬖之兩月餘委寄踰諸幹與之莊所分遣諸從者徵逋責抵暮則鍾已橫尸地上失其首廐中駿馬與少年偕逸矣蓋河南怨家募使殺之竟不得主名

孝子王世民父爲族子所殺不忍析骸而檢聽宗人割仇田以償世民受之誓勿茹毫末賦役外歲藉所入市

明語林卷十四 仇隙

三

金而扁之佯與仇爲好卽飲仇家歸必計脯餽醬醢之屬估而識其值鑄利斧鐫姓名其上乃殺仇自首出贖與金若干曰此仇晦所出也又出他鏹若干曰此飲仇費也

倪文煥媚璫劫周忠介蘇民憤殺緹騎五人坐斬已文煥家居忽忽不樂見五人嚴裝仗劍旌旆導周公庭并石闌飛舞空中良久而墮聲轟若雷已忠介子茂蘭血疏頌父寬詔誅文煥

徵人程夢庚有白定古鼎值千金崔呈秀心悅而丐之

夢庚恡不應已謁相馮銓見鼎在銓所問所自乃夢庚餽也遂大啣恨富人吳養春之獄呈秀嗾其逆僕徐天榮并連坐死

阮大鍼旣殺雷周二公國破竄閩渡仙霞嶺忽騶從卻不能前空中聞戈戟鏗鉤大鍼馬上嘆喏呼二公謝罪馬驚旁突崖谷大鍼墜曳馬鞵數十里肢體靡潰僕從云空中有衣朱綠者云

明語林卷十四 仇隙

四

明語林卷十四

補遺

德行

劉仁宅是忠宣父以楊文定舉為御史文定歸里還朝道華容便相造見忠宣方幼問汝父安在對曰在道中日母安在曰隣家治麩文定起徧視家所有遂援忠宣達寢所見牀上惟蒲席布被喜曰所操若此不負御史嚴文靖誦構一樓既成而落之縱酒宴客四顧惘然若不豫色者客徵之乃曰吾不察上棟直東隣是隣代我受禍也亟更之使東向而南北其棟直

明語林

補遺

劉憲副廷梅聘婦胡氏委禽而有父之喪母蕭恭人趣從俗成婚廷梅不可母曰吾憊憊不能奉若祖父母誰代吾饋者胡翁聞而遣女于歸公謝弗成豈已以孤而執喪胡以女而主饋養王舅姑焉

政事嚴文靖語其子曰吾才小弱而慈不稱大任所不媿者吏部一官能使長安金賤而士貴其縉紳不四顧而有憾于崑穴

周萊峯思兼知平度州巡行阡陌不從輿繇屢縛一藍舉置飯一盂其上令鄉民以次舁舁行民懼呼迎日吾

父來

言志

章楓山以僉事福建考績赴部遂疏致政家宰慰留之日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楓山矢口云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某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某酷多矣年未艾而早斑亦老疾矣麻孟璇三衛幼孤祖母徐安人嚴頰朴管之家人笑問譬知痛否答曰使痛與膚習吾異日好作楊繼盛受廷杖耳

明語林

補遺

方正

徐華陽元太以考功郎知貢舉江陵欲並中其二子同考官互相譏諷視為奇貨一子卷落公房竟塗抹之江陵怒謫公太安已江陵疾遣子嗣修禱于太山巡撫檄公治具陪往公書報曰是役也子為父禱非臣為君禱也毅不肯往謂人曰曾謂太山不如林放乎

高江尹新城數以亢直忤稅監中官盧受嘗宴之會雪而寒命索衣受出貂裘衣之衣至解還受欲因以贈江笑曰子思不受孤白于子方吾賢不及子思而君裘美

踰子方吾何敢受受姪旁強之遽拂衣起

張司空守道居官無岸異而未嘗濡染權倖崔呈秀投

刺來詣謝弗與通矚亡往荅泊遷南太常南中方營建

瑞祠督監某招搖諸大紳致其報謁入祠多聲折俯拜

司空又矚亡弗入遇諸塗叱輿人迂道避去

吳舍人懷賢與傅應星同官以應星為魏瑞甥尤不為

禮楊忠烈劾瑞二十四大罪懷賢擊節稱賞繕稿而旁

識之曰空如韓魏公治任守忠即時安置遂以誹謗坐

楊左獄論死

明語林

補遺

三

雅量

陸貞山彙將劾張桂夜草疏而鬼哭于庭貞山叱曰非

二氏家鬼耶何自阻我草具亟上之

識鑿

曾襄愍銑復套之策朝廷大加褒賞議在必行王公以

旂為本兵亦以為便時余德甫日德客于王公公密咨

之德甫曰吾聞茲事實夏相主之夏相驕嚴相險而相

為敵曾公且不自保何暇成功名乎

容止

趙參議承謙長七尺餘虬髯軒鼻少為諸生里舍兒已

目屬之而辭貌嚴冷不訛敵傳人意聞有所不可目光

怒射面須蝟張且語且叱稍已則理鬚懽然亡雷憚

排調

李西涯在翰院教習庶嘗頗事諧謔出句曰庭前花未

放眾易之各對皆弗稱因曰何不言閣下李先生

明語林

補遺

四

矩齋雜記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矩齋雜記二卷

國朝施閏章撰閏章仕已附見青原志略條下是書多記見閏雜事兼涉神怪舊載閏章外集中蓋河東集後附龍城錄之例然終為不類今析出別著錄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子部小說家類存目
戊卷十九

矩齋雜記

續編卷第十九

宣城施閏章愚山著

達人高致

倪雲林幼師鞏昌王仁輔字文友老而無子奉養以終其身歿為之制服執喪葬於錫山之陽不計所費倪負意氣不輕交足跡不涉貴人之門及有某官遊其鄉客死不能歸葬竟割山地以安厝焉初未識面倪家貲甚饒一旦舍去曰天下多事矣吾將遠遊以玩世自是往來五湖間人望之若仙云嘗鬻田產得昭代叢書矩齋雜記戊集卷第十九世惜堂錢千百緡會張伯雨至念其貧老相對惻然推與不留一緡

吹簫客

吳匏菴寬赤壁詩云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揚世昌當日賦成誰與注數行石刻舊曾藏世昌縣竹進士與坡公同遊赤壁吹洞簫坡賦不載姓名匏菴見石刻為表出之後賦所謂二客不能從者亦並不載古人作詩文多如此類今人便不堪矣

孫汝權

傳奇判釵記醜詆孫汝權按汝權宋名進士有文集
尙氣誼王梅溪先生好友也梅溪劾史浩八罪汝權
愆憑之史氏切齒故入傳奇謬其事以汚之温州周
天錫字懋寵嘗辨其誣見竹嶺新著

董陳二公

董尙書思白陳徵君詹公以詞翰相推重董年八十
五臨歿索婦人紅衫絳襦爲服陳年八十三將逝之
前辟穀數日盛爲詩歌以書別親友仍題一聯云啓
子足啓予手八十年臨深履薄不怨天不尤人千百
世魚躍鳶飛擲筆而終陳臥子少時詹公極獎許而
臥子不甚服晚乃心折爲作徵君誄

物性

蹲鴟蒙秣糠而爛柑橘近酒器而腐烏相之木以炊
籠蒸則勃發文杏之材以熟醪醴則減薄物理相畏
不可解

豬脬渡江

燕王以北兵渡淮無一葦之航有人取囊中乾豬脬
十餘內氣其中環繫腰間泗而南徑奪舟以濟北軍

豬脬蓋預備者遠遊之人蓄之可濟急

犬牛二事

成化間一富商寓齊化門外僧舍丐施金許之而木
發也僧利其貲重寺又荒寂夜約徒衆先殺其二僕
絞商死埋寺後坎中實之以土貲悉歸僧越二日有
貴官偶過其寺犬鳴嗥不已逐之去復來官心動命
人隨犬所往至坎所爪地悲嗥官使發之屍見商猶
作呻吟聲灌之湯少頃能言遂聞於朝盡捕其僧伏
法是歲例當度僧因是而止見紀錄彙編

昭代叢書

戊集

矩齋雜記
卷第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劉景亨在淮陰見一人屠牛而亡其刀蓋其犢啣匿
草間也旣覓得之犢復啣刀奔而泣一僧憐之贖其
母子且圖其狀傳於世余分守湖西厲禁宰牛有泰
和屠者某專殺牛利凡盜牛者悉歸之而結兵爲翼
衆莫敢發一日將殺牝牛之有娠者所歡豪某夜夢
黃衣人繫纒泣告曰分固當死憐我腹中兒丐公爲
言寬旬日兒產死無恨豪度必牛也亟起往視之果
繫牝牛豪因屬曰吾庇汝良多今獨爲丐此牛具告
之夢屠強諾已怒曰盍爾牛敢藉豪搯我吭益痛加

椎擊殺之豪乃大憲告邑令顯孫佐聖捕杖數十荷校死衆皆稱快

孝象

劉時用言見一老象將死其子取草飼之已不能食則運鼻周拭其身雙淚如雨及母死子亦泣躍而仆

廩增附生數

舊制學校生員廩膳有額增廣無額故名之增廣其亦有額也自宣德四年始至景泰元年照舊無額後成化三年又定額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數禮

臨代叢書

戊集 矩齋雜記 卷第十九

四

世楷堂 藏板

部姚夔顛倒錯誤不得已附學之名立焉

陳九龍山人語

名光庭字履祥羅近溪先生高弟

世學者漫以治生小事略過子以此處不理非經濟實學也貨殖傳吾愛其二言曰本富為上末富次之不自料理而望人周恤非計也嘗為說曰富貴人如老蠶作繭貧賤人如乳燕待哺均為豪傑所恥

一友問三教同乎曰同何以同一味度人處同然則無異曰異各樣度人處異然則何以兼三教曰何必兼孔子之集大成不兼之兼矣何也老家度人聚精

烝神養出嬰兒自往自來生天生地然而萬物皆做焉有不死之理佛家度人去貪嗔癡脫卻皮囊來空去空了天了地然而萬物皆我焉有逃空之處惟吾孔子之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安其分率其性古往今來無斷續即此長生間往間來無粘著即此真空此二氏之所以羽翼吾儒吾儒何必袒彼教哉

問為之不厭是何事陳子述鄒南阜曰知爾之厭則知夫子之不厭矣今世從形跡上學夫形跡聖人之

臨代叢書

戊集 矩齋雜記 卷第十九

五

世楷堂 藏板

遠廬也可以一宿不可以久處所以致厭聖人獨從天地生機處學自生生不已日日此生機時時此生機歲歲此生機不知老之將至安得厭守身若處子作事如武夫處子一失身則終身點污武夫一退步則為人俘虜

問時乘六龍以御天何如曰試讀鄉黨一篇分明畫出

吾人火爐頭牀鋪上便是對越上帝之地堯試舜此一著甚有以二女可同居萬幾不足理

三友

薛次公名甲字應登號畏齋江陰人官江西贛州副使嘗言平生受益者三友一曰貧二曰病三曰患難貧故知節用病故知保身患難故知處世學者未有不由此而能有成者也

龍潭老人

陳海雍號龍潭老人隱居善易吳康齋嘗語陳白沙過清江訪之至則蓑笠躬耕信宿其家大析疑義白沙歎服而去龍潭謂子弟曰康齋非愛吾者迹其為昭代叢書戊集矩齋雜記卷第十九 六 世楷堂藏板人可謂遁世不拔之潛龍矣子求其後裔不可得近見鄧孝廉苑報書曰海雍新喻人有龍潭老人集年百餘歲尸解子孫不可考墓在峽江東岸玉笥山傍書不知所在子聞之嗟異檄郡祀之鄉賢祠

古人扇札稱謂

孟昉家藏山谷墨跡七言古字畫遒勁末書黃庭堅魯直奉荅周彥口皆稱口字穎濱手札與太和魯司法情詞溫厚中間稱歐陽文忠曾子固皆一直接寫只書尾提起寫司法魯君足下某再拜古人詩札稱

謂不煩如此子又見前輩布衣王鶴書贈沈修撰稱君典詞兄自署海樵山人而不名又君典書扇多無款識或止稱其字或稱某君鄉丈雅丈末署君典二字董宗伯畫亦有止書元宰思翁者今一味尊稱煩碎不一而足市井廝役且以親翁詞丈等字為鄙薄矣

方正學語

舟中偶讀方遜志先生序王華州文集曰天下之物天皆易與惟斯文不易與人幸而與之必困辱其身昭代叢書戊集矩齋雜記卷第十九 七 世楷堂藏板心抑鬱其神志其終身逸樂榮盛而無虞者至鮮也味此言可消才人驕矜怨望之念又曰天之於人厄於一時者未必不耀於無窮

女嬃

李謙菴注云舉世皆婦人女子也從來詮者謂女嬃為屈原姊不知何據互相沿習按天上有須女星主管布帛嫁娶人間使女謂之須女須者有急則須之謂故易曰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言須乃賤女及其歸也反以作娣娣者居妃之次古者國君一娶九女娣

姪從之後人加女於須下猶娣姪之文本不從女後人各加女於旁也漢呂后妹樊噲妻名呂嬃蓋古人多以賤名子女祈其易養之意生女名須猶生男名奴耳屈所云女嬃明從上文美人生端女嬃謂美人之下輩見美人遲暮輒亦無端詬厲嬋媛賣弄之態也申申所嘗不一辭也丈夫不能遭時遇主建立奇功致使小輩揶揄反來攻君子之短致敗君子逢世之策斯亦足悲矣

儉腹作文

昭代叢書

戊集

知齋雜記 卷第十九

八

世楷堂 藏板

徐巨源序石莊集云藏書數十萬卷一夕所閱十吏兼書不能給於典故律令星厯輿圖兵農譜牒之學無不貫穿故其出之若決江河日夜注漑而無不繼之憂今之爲古文者少所讀多所作譬猶中人家欲椎牛日饗大將兵士吾知其難也

選文

海賦一篇蕭統存木元虛而略張融淮西片石姚鉉采段文昌而削韓愈

鄒易齋

安福鄒賢號易齋東廓公之父也爲諸生時學使謁廟講書有講吾與回言終日者學使者問曰論語所載止有問仁問爲邦兩章不知更有何話說終日不休諸生莫能應易齋前對曰顏問仁天德也問爲邦王道也天德王道千古商量不盡何況終日使者悚然出座曰賢所言氣象冠冕非但科第且理學可分一席後從進士觀政時上疏條陳春秋丁祭 孔聖宜先遣官祭 啓聖公祠配以四聖之父初獻禮後正印官方祭 孔聖父先子後禮爲允當疏上得旨

昭代叢書

戊集

知齋雜記 卷第十九

九

世楷堂 藏板

嘉賞賜帛一端白金十兩至世廟時方頒行天下各學如議行禮公實啓之

飼蠶

凡葉少時以白米粉糝葉上餌之絲更光白而緞又秋葉未落時採完好者曬爲細末留置煖處蠶時遇雨葉濕則以乾葉末糝之均其水氣兼易飽難飢省葉也

峇徵

萬曆二十三年正月江山縣民偶拾一錢四面火字

相向中皆殊色怪而卜之卜者曰發財至八月城中
火焚百餘家且蔓延無已時或以火錢事告太守岳
萬階卽索投於通明巷井中火患頓息

舒窰

宋時江西窰器出廬陵之永和市有舒翁工爲玩具
翁之女尤善號曰舒嬌其壚甃諸色幾與哥窰等價
余嘗得一盤一盞質蒼白而光黝然以注水經月不
變望之知爲古物相傳陶公作器入窰變成玉工思
事聞於上封穴逃之饒爲業今景德鎮陶工故多承
昭代叢書 戊集 矩齋雜記 卷第十九 世楷堂 藏板

王塘南

廬陵王塘南諱時槐官至太常卿年八十講學不勸
或問曰孔子七十從心不踰矩今先生八十何以進
於是公應曰學生今日方知志學

苦筍

苦筍賦云黔人冬掘苦筍味如蜜蔗出土尺餘甘苦
相半食之未嘗致病此殆山谷耐苦語也有道士戒
子養生勿嗜茶筍謂筍者損也粵閩春筍徧地貧子

拾以爲糧噉之不啻菽麥江浙產筍較肥要須足火
候向在歙問政山噉筍最美其法先一日掘筍去皮
不剖不犯鐵置瓦釜中爛煮徹夕汁膩如油則氣溫
味全乃不作耗然後知世人皆生嚼竹根耳山陰作
筍脯法相類謂之素火腿其汁入饌彌佳名筍油

立志

董宗伯少未學書學使衷貞吉洪溪南昌人首拔其
文以字劣抑置第二董遂力學卒以書名後宦成爲
衷書絹素盈筍自敘其發憤以衷故也學足破愚類
昭代叢書 戊集 矩齋雜記 卷第十九 世楷堂 藏板

休徵

青州臨朐縣土寇薄城至夜城中刀劍鎗鏃皆火光
熒熒廐馬嘶且驚城中大患質明擊賊大破之順治
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事也

前定

獻賊之破和州先一歲羣鴉蔽天哀鳴自投州前江
水死園者藝菜數畝元旦後一日蹂踐都盡視之層
巒皆婦人履跡衆莫解後賊入屠城園中婦女千餘

悉殺之獻嘗選勇銳男子數百爭先慘殺以多論賞謂之孩兒軍至是縱之四掠會獻入城隍廟神所持戟墮中其額獻怒曳神碎之未出廟而疾作叩頭哀禱久之乃已而孩兒軍適至報所殺若干獻忽揮刀盡殺之人謂孩兒軍慘悍之報云

水厄

星者范氏善推測居荻巷西岸自言某月有水厄百日乃度遂獨棲關帝祠夜見一官騎從列炬入羣吏抱牘引數百人唱名畢應多范相識次及范亦有人昭代叢書 辰集 矩齋雜記 卷第十九 主 世楷堂 藏板

應諾范愕然曰此吾名也誰為吾應者益慎不敢歸是歲范年五十既九十九日明旦則生日也其子固請范歸且曰不舟行安有水患是夕甫歸酣寢夜半蛟起岸崩果沒於水其子以奔山得免

骰子誤人

涇川孝廉章某少勵操行以聖賢自誓既領鄉薦意稍懈久不得第萬歷間赴公車同寓少年挾妓集飲強之雜坐微酣少年請卜兆以骰子六紅為花狀頭奪者得妓章一擲得之遂不辭讓妓體毒將發逡巡

中夕謂不敢污貴人某大醉慢罵曰若嫌我老耳新狀頭不病也一狎而中毒胸放又不第歸至半途瘡潰其鼻慚見故鄉自經於逆旅人皆語曰可憐六粒骰子斷送半生道學

侮神像

吾邑王觀子有俊才童時讀書僧寺見廡下木像斷爛仆地戲湯其首夜夢神怒曰汝不過舉人縣令敢爾無禮逾五年補諸生鄉試值號舍有同庚生者吳某月日時悉合定交關中是歲吳中式王被放終以窮老悔艾無及每舉以戒後生吾友黃圮公親見其言如此

狀元二字

江西舉狀元始自唐盧子發其詩云報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後人遂名其集為錦標洪紫溪曰三十年學問胸中方消磨得狀元二字羅念菴先生及第時一親知拊背喜曰不意幹出許大事念菴赧然面赤曰男兒頂天立地一個狀元算得甚大事是日遂裏糧講學三公氣量較然矣

戒戲具

王塘南嘗誡子弟曰吾致仕家居至老只親書史如先聖先賢理學圖史耽味不忘吾生平不曉圍碁雙陸投壺抹牌賽擲等事士大夫邀宴衆賓以此爲樂吾止袖手旁觀而已按予拙鈍不好弄頗類塘南實無暇及此今後生子弟專以此見能事矣

牛戒

庾樓字木叔二代不食牛會病以牛腦合藥間有餽牛肉者則以給奴僕自謂可幸無罪忽夢冕服緋衣昭代叢書戊集矩齋雜記卷第十九 齒 世楷堂藏板者叱曰汝豈食牛者耶何腥聞若是庾亟以未食對緋衣者命從官檢簿瞋目曰汝雖未食牛然藉病破戒且以啖童僕法當奪一紀念汝有悔心能勸得百十家不食徐還汝算庾默念世人信戒者少設有餉以牛肉可奈何緋衣人微哂曰瘞之士可也只愁念不堅何憂行不廣庾驚寤特筆其事門人黎同吉字以仲亦持牛戒偶患瘡爲所親強舉一七夜夢少年黃姓者持劍怒罵謂噉伊母肉晨起詢所餉果黃牝牛肉也遂並刻之以傳戒或謂食牛細過二子既屢

世不食因病稍假陰譴乃爾彼椎牛炮羔甚且甘人之肉者何以復加坐客曰黑面老子自有處分且如彼凶人說因果不信并且鬼神警懼之夢亦自微幸不得

黎同吉又附戒云鬼神之道赫矣卽未必孜孜然日搜天下食牛者而譴之人當敬畏者以鬼神或有時而不測也夫埋狗埋馬憫其功也人藉牛力以生我反欲殺之而食其肉是何忍哉或以食與殺有異不知人皆食牛則牛如八珍未有見八珍不割而鬻諸昭代叢書戊集矩齋雜記卷第十九 豕 世楷堂藏板市也人皆不食牛則牛如糞土未有取糞土割而鬻諸市也是殺與食猶挺與刃也蘇子瞻嘗書柳子厚牛賦遺瓊僧道贊以勸諭瓊人今黎生此段言極痛切可錄可觀

戒溺女

旌邑方蘭生年三十連舉五子妻舒氏復妊竊計生女必不舉兄帝卜以子溺女歌示之意猶未定娠十有三月不產夫婦駭愕帝卜又力誡曰孕逾月不下以前有溺女意故也速改前念當自免生蘭生懼始

與婦誓曰卽女必舉矣言甫畢而產一女方氏館師陳子君沃手書

水東吳正字持齋人呼吳齋公得余溺女歌粘壁上其友謝士型妻當產夢一婦人云詰朝就吳齋公取一信來可免禍謝詣吳正值文學吳天示與正字講解溺女歌謝悟索一紙歸是夜生女育之吳天示手書

陽山寺

休寧城外有陽山寺衆捕虎於野張羅數匝虎逸入

昭代叢書 戊集 矩齋雜記 卷第十九 七 世楷堂 藏板

寺中見神判像如生爪之判輒倒壓虎虎不能動衆擊殺之寺碑紀其事

前輩偶失

賢士大夫亦有天理抹殺處錢惟演之下石寇萊公是也凶人大姦亦有天理不泯處秦檜之不盡殺鄂國子孫是也韓魏公晚與富鄭公不協韓死富竟不弔亦是賢者之大過

成書之難

冊府元龜凡一千卷三十一部千一百四門門有小

序誤自李維等六人而竄定於楊億其書止採六經諸史國語國策管韓孟晏淮南呂覽韓詩外傳及修文御覽藝文類聚初學等書而西京雜記明皇雜錄等皆擯斥不錄其編修官供帳飲饌皆異常等王欽若以魏書宋書有索虜島夷之號欲改去王文正公謂舊文不可改又如杜預以長歷推甲子多誤皆以誤注其下而不改帝下手詔凡悖逆之事不足爲訓者刪去之復親覽摘其舛誤手書詰問或召對指示商略凡八年而成然開卷皆常目所見無罕覯異聞昭代叢書 戊集 矩齋雜記 卷第十九 七 世楷堂 藏板 不爲藝家所重

馬乞封

徽廟嘗乘驄馬至太和宮前忽宣平日所愛小烏其馬至御前足不肯進左右鞭之益鳴跳不馴圍人進曰此願封官耳上曰猴子且官供奉况使小烏白身耶勅賜龍驤將軍然後帖然就轡櫪窗小牘

金龍四大王

江湖水神惟金龍四大王祀最盛而莫詳其姓字按清江浦廟碑金龍四大王者姓謝氏兄弟四人紀綱

統緒皆宋會稽處士緒最少初為諸生隱錢塘之金龍山宋亡日夜痛哭陰結義士圖恢復知勢去不可為遂赴水死題詩於石曰立志平生尙未酬不言心事付東流淪胥天下憑誰救一死千年恨不休其徒問曰先生之志決矣他日以何為驗緒曰黃河水逆流是吾報讐日也後明太祖與蠻子海牙戰於呂梁不利忽見雲中有天將揮戈驅河逆流元兵大敗帝夜禱問其姓名夢儒生素服前謁曰臣謝緒也憤宋祚移沉淵而死上帝憐我忠命為河伯今助真人破

昭代叢書

戊集

知齋雜記卷第十九

六

世楷堂藏板

敵吾願畢矣次日封為金龍四大王以緒嘗居金龍山沒又葬於其地故也

烟害

一友酷嗜烟日凡百餘吸已得奇疾頭大如斗牙齦潰膿升許穢聞列屋死而復甦

按烟始來自異域今所在成熟為土產其毒似亦全滅

山陰張荀仲淑自言犯血下禁烟而止後偶犯則血劇南鄉孟氏家蓄蜜餞有種烟草者蜂採其花皆立

死蜜為之壞以是知烟之為毒不可向邇養生家謂燕津得長生故活字從干口水今灼喉熏肺以毒火為活計可乎

義鳩

老友陳大介武揚嘗館山家見獵人銃落一鳩墜地又一鳩來就拊視且口刺他物餉之不受又以翼水蘸其火傷處卒不可活乃宛頸哀鳴而去有頃從樹巔下墜觸地死蓋重傷其匹也陳引其人諫曰若中一鳩而二鳩死鳥且死義若獨何心其人遂折銃改

昭代叢書

戊集

知齋雜記卷第十九

九

世楷堂藏板

按此義與獲鹿子而鹿母腸寸斷相類彼重母子此重夫婦

鱈報

鱈名護子魚仁人不忍食之又鱈本污泥所化養生家亦忌食吾鄉人王計甫業釣鱈既大感悔輟業一日破戒是夜夢巨鱈騰嚼其首驚悟痛甚遂患疽頰上膿潰不收而死

一富翁嗜鱈過甚從金寶圩是值人昇鱈一筐盡買

之飽噉俄腹痛膚體奇癢搔搔百端又沃以熱湯膚爛皮被而癢如故忽嘔吐鱗頭帶生血大駭怖明日遂殞余友王夏九親見之

冥報

蒙陰有傭人侯邦守曾受齊古冲雇錢而道工一日侯既死齊忽夢侯來云完舊道奔入馬廄三日生一駒齊訝曰豈以道一日傭遂墮此報耶歲餘麥秋偶駕此駒轉石治場未終日而死家人甚恐古冲笑曰彼故止通我一日耳趨埋之

昭代叢書

戊集 矩齋雜記 卷第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再世

濟南富人陳某以質庫為業少嘗與戴生最善戴為理財無私染戴死十八年陳策馬經龍山夜夢戴言投生萊蕪縣盧氏名俊讀書應試今十八歲矣進學必冠童子明日當會於五里井前陳覺而異之旦過井側有童子委頓坐地問之則就試濟南者姓氏年齒並與夢合因以騎強載之盧疑謝逡巡而陳遇之彌厚百端贖款盧固叩其所以乃具言其夢是歲進學止四名盧果第一

犬報

榮闈山左諸生余歲試所黜者先是偶被犬驚榮遽斷其四足犬斃久之夢犬作人語曰汝殺我太毒已訴爾冥曹先覩汝衿榮驚悔無及俄遂驗云

猫報

一村農畜猫色純黑猫傍爐火熟睡遂鎔錫汁鉗口灌之取其皮為冠數日後忽大呼猫齧我喉喉舌塞不下食而死愚按猫犬皆小畜殺之已甚遂索命况其大乎危哉

昭代叢書

戊集 矩齋雜記 卷第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神兆捕賊

齊更新字鼎衡令南樂城外十里有大井在閻王廟前俗呼閻王井倒沉一屍項繫石莫得其主名齊赴廟禱神曰殺人者誰願以兆示俄頃過一村猪突出遮道齊心動曰彼兇殆朱氏也陳其屍潛遣二家僮伺之有諦視而徇皇者問之果朱氏一訊具服蓋車夫腰千錢遇害者遂抵法

黃山事

和州戴無忝迤孝性喜獨遊嘗言其遊黃山二事甚

奇黃山路故幽仄一日經山下某處草木叢雜一逕如線忽有聲如風旋縛其足乃巨蛇繞脛數匝昂首及胸戴急以手扼之蛇首滑旋扼旋脫戴故多力久相持且憊前十許步有大樹可倚以縛足不能往日暮窘甚奮躍得就樹磨蛇首穿而蛇斃然足縛轉固聞樵歸者呼救斧斷之乃解蓋山多巨蛇能束人手足飲血以死土人皆迂道避之云抵黃山文殊院連日陰晦戴欲窮其巔僧固止之云俟開霽結伴往戴不能待私挈杖去里許山漸霽將至頂坐片石稍憩

昭代叢書

戊集

知齋雜記
卷第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羣猿驟至二大猿鬚長而白若老人狀羣猿環老猿坐稍遠戴欲以杖驅之念猿衆路險姑靜坐毋動猿漸逼有竊杖者有牽衣者戴合眼若弗知有捋鬚摩頂曳耳者卒弗動良久老猿長嘯聲若裂石羣猿應聲而散戴回及山半則寺僧以覓戴不得聚徒操械至爭賀曰君幸坐未動動則爲猿困或擠墜巖石間矣

飛鏹

山陰張維隱梧返自嶺南言順治庚子三月廣州城

內白鏹晝飛高低疎密如蝗如鳥自東北去之西南率三鏹相合作一身兩翼照耀如雪或掠簷瓦間有鉤擊以矢石長竿者雖中之輒引去終不落有武弁某以爲神不可力致率家人禱於庭一鏹翩然且下未墜地數尺急以手承之復飛去傾國貴賤騰踴愕眙者累日終莫有得之者亦不究其所歸於戲彼造物者固知人之篤好在此而故戲之耶

縊死鬼繩

昭代叢書

戊集

知齋雜記
卷第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吾邑斷塘陳氏婦獨居有鬼數教之縊勸說百端婦懼以白姑衆惡少聞之云若醉我酒爲若擊鬼婦如其言衆潛伏戶外約鬼來則彈指於門已而鬼果至敦迫甚急一人從後戶突入鬼踉蹌向前門衆復前掩之鬼還仆地初按之有物漸縮小化爲一繩宛宛不定止餘尺許如褐色益堅持之不移手待天明視之韌不可斷斧而焚之臭聞里許怪遂絕

宵征女

吳雨蒼令東阿從淮上買妾母送至問其家世則某縉紳女孫也吳愀然憫之扁其戶而出明日將送歸

夜將半母女攜臥具叩門曰吾女命不猶不能薦公
一夕寢如明珠一斛何言畢而泣吳竟不動爲之賦
宵征篇同年劉覺岸以告子子笑曰還妾非難事而
夜半叩門手抱衾裯陳詞婉變或有難於閑情者矣
吳子非發情止義者耶吳名調元江寧人亦余同年
嘗集古今善事可述者數百條爲同善錄刻行於世
縣令難爲

相國甯公完我謝政家居嘗言門生外吏滿天下殊
少通問會其孫名新祖知洛陽縣既無所歸獻又稱
昭代叢書 戊集 知齋雜記 卷第十九 世楷堂 藏板
貸累數千金取償於公歲以爲常公始愕然曰吾十
年宰相不足支爾數年縣令遂命罷歸

減肉食

江右歲游饑會城宴會過侈嘗酥金觴兩臺費至數
百金子語藩臬諸公亟宜減饌以回天怒周副使伯
衡因爲言王公繼謨以進士爲衢州道清約異常所
市米蔬手自正簿夫人命市肉公視簿輒抹之夫人
怒誓不會食既數月值夫人誕日置酒肉爲壽夫人
推案覆地曰吾此生不肉食矣公笑而撤之嗟乎此

亦何減飯塵釜魚者乎

土穀祠

山陰紫洪山村有土穀祠一人夜宿其中有虎向神
乞食諾以明日有某出樵可食之虎欣躍去其人默
記姓名則同里樵人也詰旦語某戒勿出某不聽奮
臂入山遇虎格殺之詣祠責神曰汝不爲民驅虎反
縱虎啖我何以神爲持樵斧擊神仆地奪其位端坐
而逝土人異之因祀焉其鄉至今無虎患

莫莫堂

昭代叢書 戊集 知齋雜記 卷第十九 世楷堂 藏板
饒州東湖正殿曰莫莫堂相傳范公仲淹守是郡長
安有某大師語曰公所治有巽僧今之古佛也盍禮
之公至物色寺僧果有執爨而椎魯者狀頗異遠延
出方丈禮拜請佛法僧但以手頰搖曰莫莫外無一
語公返僧卽跣趺坐化蓋爲人所知而不留云

薦福碑

舊傳碑爲雷擊碎故坡公有運去雷轟薦福碑之句
子友蔣襄仲嘗客寺中詢之僧雪山曰碑爲李北海
文歐陽率更書少時聞本師與故老傳述云當日吏

督揚碑工役騷然極爲僧累一夕乘大雷雨僧衆碎
之詭言雷擊耳適范文正公欲爲書生募千本其事
遂傳宋謝無逸題驛壁詩有杏花村館酒旗風之句
一時傳誦往來抄錄者接踵驛吏煩苦并其壁毀之
事正相類予嘗至登州蓬萊閣觀子瞻所書海市詩
碑皆刊鑿非摹揚所損近在新淦求劉次莊戲魚堂
刻寸石不存蓋土人苦徵揚碎而沉之江也關中唐
宋名碑居民取以豨橋壘壁凡天下名蹟尤物皆其
地之累也楊升菴丹鉛錄載薦福碑有好古者取其
昭代叢書 戊集 矩齋雜記 卷第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無有

南風阜財

解愠阜財初疑與南風無涉李司馬梅公言嘗至晉
鹽池有舜彈琴處人行其地鏗然如琴扁曰阜財堂
其鹽不煩煎煮和風南則水面結如水雪或如玉筋
出水底謂之鹽根土人投以他物經宿皆化爲鹽惟
人髮不變南風將發則鹽利多而人心悅然後知解
愠阜財舜蓋取此

鳴榔

詩詞多用鳴榔或疑爲扣舷擊楫之說非也榔蓋船
後橫木之近舵者漁人擇水深魚潛處引舟環聚各
以二椎擊榔聲如擊鼓節奏相應魚聞皆伏不動以
器取之如俯而拾諸地饒州東湖有之吾鄉泰州湖
內或擊木片長尺許虛其前後以足蹴之低昂成聲
魚驚竄水草中然後罩取亦鳴榔之義

義乞

吉州之安州有窶者乞而好施不知其姓名問之不
昭代叢書 戊集 矩齋雜記 卷第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荅或云朱村橋人項下垂囊行踽踽然見窶甚者出
所乞與之或羞不肯受則時其急佯寄米其家終不
還索有嫠婦力不能樵夜昇束薪置其門而去終不
以語人村礪小橋傾壞輒編葦載土手自修治鄉人
多義之然歲一乞過則不再往嘗自言其先世素封
權子母錢過刻放生我作丐且有惡疾云君子聞之
曰此乞人也不貪不吝力善不倦爲先世幹盡其以
乞愧人者耶

雲師雨虎

雲師如蠶長六寸似兔兩虎似蛹長七八寸似蛭雲
雨時出在石上肉甘可熟而食見衡岳志

蘭誌

益都孫少宰廷銓南征紀略有蘭誌曰自縣南行七
十里宿石門村其中沙石粼粼一溪屢渡山半多生
樹樹林是土人之野蠶殿按野蠶成繭者人謂之上
瑞今東齊山谷在在有之與家蠶等蠶月撫種出蠶
蟻蠕然即散置樹上樹葉初生倚倚不異桑柔聽
其眠食盡即枝枝相換樹樹相移皆人力爲之爾

昭代叢書

戊集

矩齋雜記
卷第十九

天

世楷堂
藏板

山遍谷一望蠶叢其蠶壯大亦生而習野日日處風
雨中不爲罷然亦間傷水曠畏雀啄野人飼蠶必架
廬林下手把長竿逐樹按行爲之察陰陽禦鳥鼠其
稔也與家蠶相先後然其穰者春夏及秋歲凡三熟
也作繭大者二寸以來非黃非白色近乎土淺則黃
壤深赤埴墳如果羸繁實離離綴木葉間又或如雉
雞殼也練之取繭置瓦甬中藉以竹葉覆以菱蓆洗
之用純灰之鹵藉之虞其近火而焦也虞之虞其泛
而不濡也洗之灰汁柔之也厝火焉朝以逮朝夕以

逮夕發覆而視之相其水火之齊抽其緒而引之或
斷或續則加火焉引而不斷乃已去火而沃之而益
之俾勿燥繅之不用纜車尺五之竿削其端爲兩角

冒繭其上重以十數抽其緒而引之若出一繭然則
練者工良也竿在腋間絲出指上綴橫木而疾轉之
且抽且轉寸寸相續捷者日得三百尺或有間輟日
得一二百尺或計十焉積歲乃成匹也脫機而振之
丁丁然握之如撚沙則縑善食樹名樹食椿名椿食
椒名椒繭如蠶名縑如繭名又其蠶之小者作繭堅

昭代叢書

戊集

矩齋雜記
卷第十九

天

世楷堂
藏板

如石大才如指上螺在深谷叢條間不關人力樵牧
過之載橐而歸無所名之曰山繭也其縑備五善焉
色不加染黯而有章一也浣濯雖傲不易色二也日
御之上者十歲而不敗三也與韋布處不已華與純
縠處不已野四也出門不二服吉凶可從焉五也故
諺曰宦者羸葛布褐言無入不可者此亦有焉

古人儉奢有道

唐僕射柳元公家行爲士林儀表凡事不異布衣時
族子應規爲水部員外郎求公爲市宅公不與潛語

所親曰應規以儒素進身始入省便坐新宅殊不若且稅居之爲善也及水部汲公撫視孤幼特爲置居恩意加厚

李貞孝女

嘉興文學李夢康女年四歲喪母哀甚事後母孝謹父貧困嘗紡織供父讀書禾中仕族多慕而求之女問父曰世何謂賢婦曰善事舅姑耳女曰舍已親事他人親非兒願也且我母早世兒願以身終養父休矣遂哭誓不嫁有說之者輒怒絕去父嘗病女以身

昭代叢書

戊集

矩齋雜記
卷第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禱煮藥庭中有一青鳥啣一朱寶墜藥鎗中服之卽愈崇禎二年六月朔疾卒以不克終養爲痛年四十七同里史官陳懿爲作傳贊曰子於忠孝節烈之事論之詳矣於貞女有異焉女之以節烈稱者或嫁而寡或聘而守或溺於佛而尼或儉於貌拙於才而棄女無一焉獨以孝貞嗚呼貞之異百倍節烈矣甲申中和月漳海黃道周題其墓曰明嘉禾孝貞李氏女墓碑

魏唐遺老錢士升有序末云古今孝女代不乏人獨

齊北宮女嬰兒子撒其環瑱終身不嫁以養父母史冊稱之後數千年而有李氏女之事諡曰孝貞名豈虛附耶吾聞女受生時父夢白衣大士授以玉鳳一枚則其所從來吾不得而知矣

烏夜村

輿地志海鹽縣南三里烏夜村晉何準寓居焉一夕羣鳥啼噪乃生女後選入宮他日復夜啼推之乃穆帝立后之日也

真報

昭代叢書

戊集

矩齋雜記
卷第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泉州千戶王某夢一人告曰我張籍也今陷身爲鹿見獲虞人以餉某宦丐公救我王驚寤不省張籍爲何人旣而復夢籍懇甚哀且亟往白宦宦不聽竟殺之嗚呼張司業其至是耶事見鼓山永覺禪師雜記夫司業以才學自雄與韓昌黎善旣貧且盲豈果文人宿孽流轉異類六七百年不脫耶抑別有張籍同名者耶今天下同名氏甚衆若泥其名則曾參果殺人矣

酷吏報

宋時廣東提舉茶鹽石端義性殘忍每捕官吏繫獄輒以石鹽木枷枷之蓋木之至重者每日木名石鹽天生爲我用也後石坐罪亦卽荷此枷云

白集版

廬山東林太平興龍寺有白公草堂遺址白公嘗以文集留草堂後屢亡逸真宗嘗令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建炎中又壞於兵今獨有姑蘇版一帙耳

欺心

唐代叢書 戊集 巨齋雜記 卷第十九 世楷堂 藏板 褚誠叔嘗爲福州閩清縣尉獲盜應格當得京官不忍以人死爲己利力辭不就其隣有爲他邑尉者獲盜營賞甚力卒得京官將去入郡過刑人處輒掩目大呼數日神志乃定後至他郡見通衢有石幢問此何爲從者曰法場也亦大駭叫呼後墜車人之不可有愧於心如此

雅量

弇州蓋義仍之名先往造門義仍不與相見有所評抹弇州集散置几案弇州信手緝閱掩卷而去無他

言此見列朝詩集義仍傳山史王氏曰義仍過矣抑何弇州之宏也余聞弇州君子也太倉人至今稱其德不衰即使文有不合爲義仍者當因其來而與之懽然相接以徐致其切嗟之誼義仍處之若此毋亦失禮甚乎子謂牧齋欲訾弇州而適著其美而其美義仍也君子以爲猶詆也

神威

陳益修字偉如濟寧州人順治乙酉丙戌聯捷成進士知貴池縣爲諸生時剛正負氣州有闕帝廟逼近昭代叢書 戊集 巨齋雜記 卷第十九 世楷堂 藏板 回回禮拜寺回衆楊化龍等欲廢廟以拓之益修獨持不可賄以金不受回怒聚黨捶擊之無完膚剜目實以石灰投諸河夜半乃甦夢綠袍神人強嚙之酒格格有聲又藍衣神手擊其腦後血并注目孔曰爾勿怖腦中死血必盡出乃生於是下血斗許又一老嫗授一羊眼盈把覺蠕動吞之目痛遽止逾兩月雙眸復生但微斜帶碧色明年夢關帝曰吾已奏上帝汝某年科第名次悉驗癸未流賊來殺回回楊化龍等十餘人亦刻目剖心云施子曰聰明正直之謂神

神固無私也豈以一廟之成毀而禍福云爾哉然陳子之被災爲無妄而彼回之惡爲已盈矣神安得不赫然怒而大著其靈爽耶非私也福善禍淫之義也陳刻有奇報錄余親見其目瞳子微異而州人無二辭故信其不誣而記之若平生不務力善而徒建祠廟覬餽神佑也神其吐之矣

死士

田橫齊之豪士五百餘人皆死諸葛誕魏室一叛臣及其既敗所養死士三百人就戮皆曰爲諸葛公死昭代叢書

戊集 矩齋雜記 卷第十九

詩

世楷堂 藏板

胡忠簡集

胡忠簡請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王倫秦檜孫近也初吳師古殺公此疏金人募之千金陳剛中以啓送之甚爲稱譽王廷珪亦以詩贈或告檜檜怒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安遠縣死焉 胡銓文集場 萬里作序言先生上書力争至乞斬宰相在廷大驚金人聞之募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

有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胡馬不南者二十年比於魯仲連之不肯帝秦三軍聞之卻五十里

鄭氏

涇州葉漢章之妻鄭氏字瑜生庠士魯玉之女性潔慧能詩早卒其病中贈夫云一行詩就幾回愁持贈蕭郎仔細收他日鴛鴦雙舞處羅幃可憶舊時儔又寄父云思親何以慰愁眉賴得殷勤是古詩那更讀來淇水句含情又向碧窗啼

大羅洞

昭代叢書 戊集 矩齋雜記 卷第十九 王山史宏撰大羅洞序云近世莆田林見素節鉞江右踵狄梁公故事毀淫祠土木之像蔽江而下錫山邵國寶作頌美之傳諸藝林

風漢

劉蕡揚嗣復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中官仇士良語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嗣復思而荅曰昔與劉蕡及第猶未風耳嗟乎孰知風漢竟不死乎 關節

元載專政納蕭嬖寵姬薛瑤英怠於庶務而瑤英之

父宗本兄從義與母趙娟及中書主吏卓倩等遞相出入以構賄賂天下資寶貨求大官職無不指薛卓為梯媒當時號為關節

談柄

唐文宗每稱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不爾無以為人君常延學士於內庭討論經義較量文章令宮女以下侍茶湯飲饌而李訓講周易頌叶上意時方盛夏命取水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賜之曰如意足以與卿為談柄也並見酉陽雜俎偶與友言及漫摘於此

昭代叢書

戊集

矩齋雜記
卷第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奇斷合理

洪武中有隨母改嫁者繼父病割股愈之有司以孝聞上曰繼父是伊父仇人割父遺體以愈父仇是不孝也乃置之法

編纂之難

張東海集中載書陳僉憲先生墓志後云台郡陳先生遂視學江右語學者曰永樂修大典諸書始欲詳緩為之後被詔促成諸儒之言間有不暇精擇未免牴牾虛心觀理當自得之不可泥也先生纂修官其

言如此

宣德間章邱教諭餘姚朱應吉疏于朝言大全去取有未當者下其議於禮部因下之天下學校許兼采諸說一斷於理夫纂修之言如彼廷議如此蓋以萬世公論開來學也泥者終無權度執以為斷陋哉

選政

選政執一時之風尚定千秋之是非昔倪鴻寶寄擬程於劉伯宗劉報曰先生之文則善矣然以孔孟之道帖括之理揆之似尚有未安處先生文章之宗也昭代叢書 戊集 矩齋雜記 卷第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不敢遽傳恐誤後生而來深心遠識者之議鴻寶以為相愛愈重之由是伯宗之聲望品行卓絕一時此當時所以有得科名易登選冊難之說也

物異

宋仁宗好食蛤蜊一日左右方盈盤進御中有孳之不裂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眉端秀體質備具螺髻纓絡足履茵菑謂之菩薩上遂置之於金粟檀香合以屑覆之賜興善寺

物異

強木方一寸重百觔不沉木也巨石縋之終不沒可對弱水

仰山廟

廟神二龍也仲曰大分唐封廣惠公季曰七郎諱隆唐封昭靈侯並漢文帝時人有宜春浦村人徐璠歸於維揚舟至彭蠡有兩蕭生附載順風揚帆一夕至袁顧謂璠曰子家仰山之陰石橋之右若欲雨欲晴乎璠訴曰璠無田可耕雨晴非急蕭生期會于石橋應期而往告以願得田十畝給其家俄而山水大至

昭代叢書

戊集

矩齋雜記卷第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夷高淖下出田五頃今浦村西徐田是也璠驚駭他日再往其處則二龍在焉方悟其非人也即仰山之神矣里人祠祀威神丕顯廟在山之獺潭唐代宗朝廣德末神感夢於太守閻公瑜曰我龍之伯仲也實姓蕭氏祠在仰山既險且阻我其徙之將近爾郊旦視之則蓋拔其殿宇置於山下去舊祠一舍即今堵田新廟是也

銀燭

居官舉發人私賂士大夫以見清剛然不加置卻不

言之為愈也楊震尚矣明天順間豐慶為河南布政使按部行縣縣令某墨吏也聞慶至恐飾白銀為燭以獻慶初未之覺也既而執燭者以告慶佯曰試蒸之曰蒸而不能燃也慶笑曰不能燃烏用燭為貯以故筐明日盡還之顧謂令曰汝燭不燃易可燃者自今慎勿復爾令出益大恐輒解印綬去慶亦終不以銀燭事語人

昭代叢書

戊集

矩齋雜記卷第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矩齋雜記跋

愚山先生詩集風行宇內久矣古文辭未免失之平
直不能並美茲記暨夔齋詩話則係近歲後人續刊
本志和音雅以較昔賢杜陽北夢諸編或不多讓癸
卯仲夏震澤楊復吉識

孫 貞起允升校字

昭代叢書

戊集

知齋雜記跋
卷第十九

早

世楷堂
藏板

11/22/2010

11/22/2010

容舍新閣

客舍偶聞序

客長安見貴遊接席必屏人趣膝良久人不開須臾廣坐寒... 唯唯謝弗知廷有大事卿寺臺省集禁門其中自有王者... 議更宜大更寧不得聞有所調發司馬不知羣公優遊無事... 相聚博奕連晨夕或達旦失朝會始以病告當事亦不問... 於酒人家士問抵掌談世事無所諱突梯者又姑妄言之... 其實亦十得五六更益以所見隨筆記之曰客舍偶聞云

康熙戊申九月淮南彭孫貽羿仁氏書於通津舟次

余彭孫貽與彭孫為從昆弟則浙江海鹽人其履歷自稱淮南則不可解... 洛陽地與今稱謂即今之安徽臨陽府壽州治其書淮南所書之淮南郡... 淮南郡今安徽太平府壽縣南三十八里然則其地... 名與今淮南人無涉之即海鹽彭孫貽也... 國朝詩別錄卷之三 孫貽字仲謀浙江海鹽人拔貢生

客舍偶聞序

板粉堂藏書

客舍偶聞

淮南彭孫貽羿仁氏著

萬曆時李之藻徐光啓知歷律稱緯漸差宜脩改大統歷然未有要領已而西洋... 歐羅巴人利瑪竇泛海至中國瑪竇博學多才藝居香山島讀書三年盡通中國語... 言文字携門人湯若望艾儒略陽瑪諾畢方濟等十二人入都瑪竇精天文律歷諸... 法光啓等與言皆以為不如因上書請令西人參歷法詔許之瑪竇以西洋歷法論... 改歷事著書未竟而死者望等續成之名崇禎歷書歷未成而鼎革 世祖定北京... 遂用之名時憲歷推步七政分候節氣較密於大統歷然中華知天象者私測七緯... 猶以為未盡合暑刻然較舊法為差近欲人楊光先好高論大言稍通歷法與同郡... 吳明煊善明煊自謂知歷每言若望歷短長光先聞之大喜用其言疏攻若望 世... 祖命候水星於靈臺若望歷無差光先所推未合迺下光先明煊于獄良久釋之... 賜若望號通元國師 賜一品服其歷乃無敢非者 世祖寶天四輔為政西人遠... 來數萬里不治生產皆推厚賞服食華瞻人疑其有鉛汞術滿人既榮顯之光先明... 煊皆微人有力交關其中復理前說更於靈臺驗交食則光先所測與回歷抄不... 合惟若望無差無以罪之 世祖大葬今上天婚若望所屬卜日光先乃變其說攻... 若望謂雙山洪範五行之書唐人以愚突厥名曰滅蠻經若望侮上不臣敢于用之... 又歷日 天朝大典冠以西洋之法以 天朝隸之西洋也乃竄若望於旗下奪其... 實坐其屬宋可成李祖白劉有發朱光顯等以大辟廢其歷仍依大統歷式推去初... 一初二等初字為一日二日康熙七年歷用光先等說五官正戈繼文所推也知天... 象者皆以為外金水二星推步尤乖遂別用主簿陳肆新所推康熙八年歷頒於各... 省監副吳明煊奏戈繼文所推七政金水二星伏見度數差之甚遠陳肆新所推民... 歷七政歷未經測驗亦有差錯惟職歷法與天象相近請自入年始推測七政經緯... 經度五星凌犯日月交食務求合天四年之內註成細書以垂永久九年以後民歷... 七政歷皆屬明煊推算進呈頒行如有差錯甘罪不涉同官章下禮部集滿漢大臣... 會議不能決禮部仍召明煊繼文等議繼文稱測驗必須十年重新稱歷七八... 年方能合天禮部尚書黃機 字大履 禮部人官至文 奉繼文所算金水二星差錯太甚新

客舍偶聞

板粉堂藏書

續編其云則謂其補之爲中官其補也東華錄作吳乃晉同縣吳其即此人也
史二臣之遺傳亦作吳其補與東華錄合而左見開錄與此錄同作亦各用合

六月十七日戌時地震齊撫入告者北直山東浙江河南五省而已聞之入都者山西陝西江西福建湖廣諸省同時並震大都天下皆然遠者或未及知史册所未有諸督撫疏唯浙督趙公廷臣引咎請罷最得大臣之體今年長庚屬地自氣經天洪水犯都城地震徧海內旱蝗水潦萃於半載之中以致 聖主宵旰憂勞在古天變日食往往斥大臣或至賜死以塞天譴今之三院九卿宜上章引罪修省求言以補缺失乃視顏自若臺省彈事寂然豈不有負國家養士之恩耶

巡撫劉芳躅舉入疏報山東地震濟南等六府所屬武定平陰曹縣濟甯博平冠縣館陶范縣朝城九州縣城垣房舍人畜無傷沂州莒州鄒城安邱四州縣被災最重死傷最多鄒平萊蕪單縣魚臺嶧縣益都沂水蒙陰高苑諸城昌邑濰陽十三縣次之

沂州地震徹夜搖動如雷官廨民房廟宇城樓墻堞盡倒僅存破屋一二人不敢入河水暴長城中上無寸椽下無片地男女死者不計其數存者帶傷抱男携女逃奔

客舍偶聞

四

振翰堂藏書

無地晝夜啼號

萬州地震如雷連日不止馬善山崩四散五廬固山劈裂一半十三層塔一座亦劈一半圍家固旋風桑科羅桑馬齊山大山各裂一半城內四鄉偏地縫裂或寬一尺二三尺或長數丈百步數百步亦有十字形裂者城東南沐河東崖裂縫寬三尺自官莊至葛湖長十五里裂處皆翻土揚沙湧流黃水城東北井二口噴水高三尺北門大街井噴沙水高四尺水止井乾官民房屋寺廟監庫城垣俱倒六房文案沉壓泥水無存周圍百里並無存屋壓死州衙男婦十人軍衙二人糧衙三人捕衙七人學官衙一人打死駐防千總趙鉉腦破身亡紳衿兵民死傷不計其數二十七日淫雨不止平地水深三尺田禾淹沒地震至今不息

鄒城縣報地震聲若轟雷勢如覆舟城內四關六百餘戶盡倒死者百餘城堞全坍塌園圻裂城樓傾盡城門壓塞日夜徹旦響震不止監倉衙庫無存烟窻俱絕暴雨烈日官民露宿無依馬頭集爲通商辦課所賴商賈雜處房屋盡塌壓死男婦千餘四郊地裂穴湧沙泉河水橫溢人民流散

安邱縣中六月十七日戌時大雨天色陰慘有聲如吼地下聲若巨雷空中如奔萬馬地動如簸如顛一時數次城垣官舍瓦房草屋鄉城數十萬間盡行坍塌壓死人員高械居民殷承之等數百人破頭折肢未知死活存亡無算沿河地裂湧水井中湧沙連日大地顛搖房屋陸續傾倒近所未聞史所未載傾塌察院大堂壓死回京巡海大人頭站披甲一名海大利一人走脫無恙

泰安州中十七日戌時白氣冲天天鼓忽鳴地隨大震聲響如雷食時方止戌末微震二次亥時微震二次十八日辰時微震二次亥時同

萊蕪縣中地大震數次聲響如雷地形陷穴

濰化縣中地震聲響異常鐘鼓皆鳴動搖如舟行水上不能站立

鄒縣中戌時西北有聲徧地大動城東葛廬山劈裂數十丈

博興縣中十七日戌時天氣晴明滿天星斗并無布雲忽然降雨天鼓響亮地震良久民房倒塌無處藏躲

諸城縣中地震如雷食頃不已衙舍民房如布帆裊裊立刻傾圮十分之九壓死居民不知凡幾號哭相聞頃而復震至再至三

客舍偶聞

五

振翰堂藏書

蒙陰縣報戌時大震聲響西北而來大搖大動站立不住官廨城墻民房一時倒塌

死傷頗多次日已時未止城東八里山脊開水高四尺城北二里南宮院亦如之

日照縣中十七日酉時聞聲西北而來平地反仄山嶺震搖房屋十傾入九糧倉壓

損文卷震塌民無棲止禾田淹沒

平度州中戌時西北起聲響如雷東南而去摧塌民房無數城垣劈裂地盡水出臭濁不一

海豐縣中戌時地震作聲其響如雷烟氣瀰布旋復地震房屋搖蕩士民驚奔露宿

樹木披拂將傾雞犬鳴吠不休自戌抵亥方止

滕縣中戌時地震動聲如雷吼形如將覆之舟搖撼數次經時方止死傷甚多

嶧縣中地震黑氣如雲大吼如雷城鄉房屋十傾八九自戌至卯大震三次小震不計其數居民損傷甚多

魚臺縣中地震如雷聲響不絕士民多至仆地衙署一時傾倒城堞倒塌千餘城垣

百餘丈宛然邱墟廢邑也倒草房瓦屋四千六百餘間樓二百餘座壓死男婦一百四十名

高密縣申亥時地鳴有聲雷震兼作大震二次丑時震三次倒城堞一百三十四個

城樓十座縣署倉獄各官衙門六房并民房震塌甚多儀家村一泉湧出圍圍入出水流平地至晚方清昌邑縣中二更地震聲響如雷官署民房十倒八九被傷者難以計數東西北鄉近河處所地裂水湧或三五尺寬或二三丈長俱湧青黑水並

黑沙草現存又有間陷三尺深各井俱滿即墨縣中六月淫雨連綿平地波濤汎漲

田禾淹沒民地泥塗十七夜二更天雨未停地震復至地勢如酒醉人形城垣猶天

劈地裂城堞衙宇文廟監倉俱倒民房倒塌無數

青州營參將錢富民報青郡地震四角樓俱倒警舖五十二座俱傾東北二城門發

圍皆裂武備庫二門俱傾倒官民房屋九千四百餘間兵房八十餘間

靈山衛千總張名祿報戊時天降大雨雷電不止地動顛倒五鼓方休兵民房屋十

客舍偶聞

六

振綺堂叢書

民各居野地帶棚遮身泣不絕聲以上摘自全抄或中文善於形容或變異足為驚

怪聊舉十一以見地震之希有

東撫初奏已詳議清書者憚於全錄部臣亦賦言災異節去州縣所報略概撫臣看

語奏聞廷諭藉藉東撫再疏始奉議郵德音內遣二章京踏勘山東章京入東境見

城郭人民之亡恙者謂奏報之非寔撫司大彌縫之乃無言又東撫報極詳然尚

有奏報所未盡者如鄰城李家莊一鎮並陷凡數千家不見奏中有客自李家莊來

者未至里餘吳不可聞一村俱死無收瘞者復前數十里寄村鄰家牢下宿遂忍饑

一日又浙之齋奏者過李家莊四人共入一店一人起如廁屋崩急走一桌下幸而

不死已斷一足

柯給諫登云鄉人自南來逢地震旅店逃出不死過一井因渴思汲飲之井有聲水

湧起急走避之水溢四流須臾而止更趨視之沙湧塞井井口突起成堆又有過高

州者云州守一門歷死守偶露處幸免明日獨乘一馬狂走喘不屬至一寺數椽偶

存下馬臥地上地忽墳起又大動守隨地展展數四地定乃扶起已月餘尚不能起

坐又吾邑漕艘適泊滕縣韓庄月明如畫水底大聲如雷如龍風舟大簸蕩兩岸行人仆地始知地震一路抄傳小報不止於此死者不可勝指如南陽夏鎮崩壞不止千家亦不見江南奏報

金史蒙古在女真北勁勇善鬪在古為蒙兀部衣鮫魚皮製弓矢然則蒙古本東人

即今魚皮韃子乃蒙古種自元受命既而走沙漠為蒙古以別之與東人為二矣金

會審乃海古之地出虎水源於此名金源金名為上京會審府改造上京臨潢府為

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興中京大定凡六京金主亮調諸路夫匠築燕

京一依汴京制度宮殿遍傳黃金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費萬億計務極

華麗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汴京為南京削上京名止稱會審府改中京大定府為

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如舊今之北京金初稱為南京又稱燕京後改稱中都

云

金主亮遷太祖太宗梓宮於大房山以雲峯寺為山陵即今北直房山縣

元世祖命劉秉忠相宅於龍岡營開平府在桓州東灤水北元初都開平後因金舊

遂都燕

索尼最老成忠鯁 太宗不豫以 世祖托之 世祖逸遊索尼強諫 世祖或不

堪其怒索尼伏地引頸稱述願命至於涕泣 世祖往往泣下擲刀回蹕而止知尼

忠直以 今上托之蓋兩朝願命之臣也

東華錄順治十八年正月遺詔命內大臣索尼等跪受必隆格拜為輔臣保明神主俸理政務又云十八年正月七日

六月京師大旱 當此露禱釋部寺繫囚并救流人之以版築不繼項繫者罷其工

放歸里俄而大雨至

六月杪入都初秋雨甚崩垣圯屋晝夜聲相聞予在查給諫邸上漏下濕無置足地

僅下榻斗室苟幸無恙惴惴巖崖比舍皆然無可趨避初八日夕初更大風怒號雨

如決河庭水湧塔入室暗中僮僕轉履盡浮良久始覺羣起夜呼奇水須臾風息雨

止倖逃崩壓

渾河水決直入正陽崇文宣武齊化諸門午門沒崩一角五城以水災壓死人數上

聞北隅已報死亡一百四十餘人 上登午門觀水勢更遣章京察被災者屋倒之

客舍偶聞

七

振綺堂叢書

家戶給二兩人亡者人給四兩

宣武門水深四五尺出橋上雷鳴蛟瀉有賣蔬人亂流過門下人擔俱漂沒有乘
駝行門下駝足不勝滿激隨流入御河人浮水抱樹得免駝死水中宣武門齊化諸
門流尸往往入城父老言萬歷戊申部門亦大水未若今之尤甚諸門既沒肩輿人
朝者增人戴屏出水上乘馬者趨足馬背靴迺不濡滿洲大人例不得乘輿有侍郎
體肥不能趨捷乃浮大浴盆健兒數人扶昇水中以人見者莫不大笑訛言四起查
給諫與市出市人奔進云大水入彭儀門矣合城驚擾老幼啼號給諫奔車返垣街
塞巷一時乃定慮溝橋長千餘尺壯麗甲南北魏忠賢糜大帑金錢百萬所修築至
今利涉水發直出橋上崩其一門工部諸官估修決口約費五六萬部臣猶以為多
滿官視慮溝橋估價踰萬 召對俞允更許不敷容其請益

渾河源出太原天池伏流至馬邑從雷山發為渾泉經太行山入宛平界至盧溝橋
下東南分為二支東一支至通州高麗莊注自河南一支至霸州合易水又南至丁
字沽注運河入海名盧溝河俗名渾河以濁流故也盧溝橋在都城西南三十里橋

客舍偶聞

八

振綺堂叢書

以南地勢漸下橋以北地勢漸高東岸石景山運東地疎土衍水勢奔洩欲左而左
欲右而右易至潰決明宣德以後時決時修正統元年決狼窩口宏治二年決楊木
廠正德元年又決狼窩口俱勅大臣督修渾河水患其來舊矣

康熙六年河決烟墩口總河尚書楊茂勳疏題河工成用金二十六萬有奇節省銀
一萬一千有奇戶部覆奏功大費省應加太子少保奏 旨如部奏夫二十六萬費
不為少一萬一千省不為多吏部題覆 世祖舊章官保特恩部臣不得輕請戶部
既違制特題茂勳遂視濫受外矣茂勳疏著河工諸官道府縣正佐并將領三十
餘員疏末本衙門書吏丁士富張希顏樊國貴吳祉稱其書算精詳辦事勤敏大功
告成例得並叙方面之官與吏書並列差朝廷辱當世之士矣六月地震河決黃家
莊二百餘丈大溜北徙正河淤塞七月盡漕艘六百餘自根艘一百九十餘未進董
家口茂勳疏參准海道州澤深邳宿同知馬光遠桃源知縣魏裔訥等疏防誤漕下
部議處計桃源至都陸行不過二十日河決桃源六月中旬疏參失事七月將望宮
保之加正當疏參之際緩告變之章冒濫恩之賞謂非蒙蔽吾不信也河決果天災

耶不宜諉罪諸官河決果人咎耶有功既已獨居有罪不宜事外是大臣有賞而無
罰小臣有罰而無賞也茂勳估修塞口約費十餘萬疏稱黃家口或應全築或應
留作分黃俟水落勘定另題衝決各口速行修築毋誤漕運夫河之通塞不特下關
民生仰且上係國脈乃茫無定見俟水落而興工回空諸船豈能飛渡茂勳乃漕之
首矣此合漕二督言路多官無有為國一言者何也

莫暗而東范吏部潞公 案范吏部名光文鄆縣人順治辛酉與陝西云西洋人湯若望言西洋舟深十三丈凡五
層最下一層皆大木載土為基三四層積沙曲折為水道凡流溜汗垢經沙曲折至
下已清不可飲可以汲滌用海舟積淡水為難香山嶼海止深七丈大舟不可至浙
東海尤淺西舟不能泊進也

洋人有一扇墜絕銅為之長一寸有奇開之出一盤如大錢文不可辨以顯微鏡視
之則渾天黃赤道星度纖毫畢具其下藏一白鳴鐘長半寸其耳孔得得有聲如蟲
啄木他人不聞也云竭平生精力止成其二
取西洋蒲桃酒相酌啓一匣錦囊又一匣出玻璃瓶高可半尺大於碗取小玉杯二

客舍偶聞

九

振綺堂叢書

聲自無暇工巧無匹謂吏部范公曰聞公大量可半杯若望對少許相對吏部以為
少若望笑曰此不可遽飲以舌徐濡之潞公如言纔一沾舌毛骨森然若驚非香非
味沁入五臟融暢不可言喻數杯酒盡若醉若睡鄉生平所未經若望亦如寐良久
各醒僕從分飲半盃不能起若望命取粥各舉一椀身柔緩須扶乃登車僕從皆
踉蹌欲倒歸
山陰李編修平抱痲疾欲乞歸封公遺書切責之以壯年政可致君澤民何得託病
如歸必杖殺之乃卒於京年三十餘無子止一女都下莫不哀之

益都孫相 案孫廷幹字道相山東益都人官至樞密院大學士丁艱歸服因赴京報部起服自昔九列京堂無起服赴
補例諸老莫不笑之曰為候缺相公

順治丁酉世祖既誅方猶李振鄴張我樸等 東華錄十四年十月同考官李振鄴張我樸人山桂林
作霖科臣陸昭告等俱立斬家產沒沒父母兄弟妻子流

南榜舉人不得會試已而覆試江南舉人第一葉芳成 案葉芳成字子吉江蘇昆山人順治己亥進士第三入官至禮部侍郎加本
部尚書文敏 從從百七十三歲傳世傳存稿四卷 國朝葉芳成 第二口口口 世祖意甚悔而惜

之每謂江南舉人被累之困已亥八月會試榜發 世祖顧問禮部江南覆試舉人中式幾人禮部對已中十七人又問葉芳箇中式否奏已中式矣又問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名在副榜問其人安在奏回原籍矣廷試遂拔芳箇一甲第三人辛丑 世祖晏駕明年口口口口始成進士 世祖雅意憐才欲收拔之竟以回籍不遇功名有定數不可得也

世祖召修撰徐元文編修葉芳箇華亦祥 案順治十六年狀元徐元文榜眼葉亦祥探花葉芳箇徐葉並臨山人無錫人 入乾清宮

世祖科賦單紗著衫禪裙曳屣中草屨命三臣升殿賜觀殿中書數十架經史子集稗官小說傳奇時藝無不有之中列長凡爾蘇周鼎哥密宣爐印章畫冊羅列畢具應下珠蘭建蘭茉莉百十盆清香觸鼻耀日賜席地坐從容問荅臣賢否時政得失皆謝以初進小臣不能備知因及書史古文又問近來名流社會且云慎交社可謂極盛前狀元孫承恩 按順治十五年戊戌科狀元孫承恩常熟人 亦慎交中人也良久始遣出 國朝以孫承恩實名入部時四方人士無不欲見顏色

世祖幸閣中書盛際斯趨而過 世祖呼使前跪熟視之取筆畫一際斯像而如

容舍偶聞

振翰堂

錢大鬚眉畢肖以示諸臣成歎天筆之工際斯拜伏乞以賜之笑而不許焚之 世祖御筆每圖大臣像以賜之草服天縱之能

董吏部雲驥諸生時獨立高自許可無所降意同人咸憚之獨與香給諫王望及予善乙酉八月携絲一篋走龍山給諫家索被邀王望共臥中夜曰世事至此吾將東渡海念平生知己惟子走為別從此訣矣給諫請與俱吏部曰吾父薄田足餬口有弟克供養得以行吾志子貧如此老母諸弟待子而活殆不可明日渡海去遂不復相聞壬辰給諫登第明年策仕東莞忽夢吏部角巾至甚歡曰契闊久幸得同歸何樂如之給諫初不以為異既登舟而渡江而臨嶺而至東莞無不夢吏部在側始異之至邑薦紳孝秀畢謁明日口孝廉曰口復請見辭之復請將有言乃見之孝廉云董紫冒每言平生交契惟明府給諫曰先生于何識紫冒孝廉曰某同年也聞中建號開科生以明經赴闕與紫冒皆出黃師跨千之門給諫問今安在孝廉泣然曰今作古人矣驚問其詳云吏部中傷即謁選為行人考授吏部數上書言兵事仙霞不守隆武走延平被難紫冒聞闕走山谷聞變哭走粵西依梧州司理口口以居亦

同年也紫冒日夜哭不休病卒司理署中檢其篋有六十金司理別市棺為殮以金買大雄後地拾骸遂葬之命僧以口供祭祀久無聲問可通今得見明府故人得邀惠以歸骨矣給諫云此去粵西遠遠且何人知紫冒葬地孝廉指一童子曰此故從紫冒見其死生喪葬者詢其山曰此固生之小童吏部隻身入闕乞此奚因以贈之紫冒沒復歸生耳童子亦泣下給諫乃遣書召吏部子至東莞是夕復夢吏部至殷勤為別明日梧州司理忽至東莞給諫急見之所言皆與孝廉合給諫歎曰異哉紫冒數見夢於予以闕歸骨其子方至而梧州司理不期而會何天之巧於報忠義耶司理曰粵西險阻而遠隔樞行無從惟可歸骨耳給諫出道里費為書遺梧州當事遣力同孝廉小奚并司理家人隨吏部子往梧州守令致祭博贈發其函焚之携骸至東莞給諫贈百金扶喪歸葬吏部之孤忠給諫之友誼冥契死生誠合天人即范張雞黍何以過之給諫語予曰吾二人與紫冒同稱莫逆交子宜為之記之以不朽紫冒事荒落多遺忘須給諫歸更詳詢以志

容舍偶聞

十一

振翰堂

孝廉云紫冒初至闕取明府里中南龍詒新二集合選為一冊闕粵家絃戶誦明府及同里諸公文明府未登第已誦法徧海內明府之為人紫冒稔言之粵人久矣心傾矣闕粵人士最喜伯庸及予文篇篇皆能上口吏部為文極清僻甚非吾輩之文及在闕全用二集中文體極華瞻遂獲為吏部雖特立不倚功名之際能貶格趨時若此給諫云紫冒極輕同社諸子所憚服惟予云是會魁手筆而許給諫異日必聯捷紫冒素不輕許人然得之給諫失之予

八月十九日 上幸南海子較獵學士范承謨陳啟永 字學山海寧人官至工部尚書 從海子縱橫各

四十里 上馳逐如飛顧問陳學士安在近臣對馬劣不能及 命選天閑之駿使

學士騎之學士馳及駕 上問若謾馬良乎否學士曰馬脊勁而蹄銳馳而若無動

良馬也 上笑頷之又問習騎乎曰少而習之終不如旗下諸臣之工也 上笑以

為然每日合圍四五奔逐必十餘里草深及馬腹 上不以為勞舉火讀奏章命學

士批答一更乃已

長江大河之上金龍四大王之神最為顯赫予意以為稱金龍必神物之長水放者也及讀廟碑乃知神為宋諸生浙東人姓謝氏兄弟四人曰紀曰綱曰統曰緒神名

緒而行四元人滅宋緒投水而死義不臣元也明太祖起兵定金陵將北伐神見夢於帝曰吾宋諸生謝緒也元滅我宋國臣義不臣元死於水今報仇有日矣王師渡河當爲先驅以助陣當必克太祖異而志之及徐中山達統兵趨山東師渡黃河有黃龍見河上元兵不戰而走遂下山東元順帝走沙漠燕京既平太祖乃封緒爲金龍四大王爲江河大神忠義之士沒爲明神於茲益信

河南汝南府雷雨一日起蛟五十餘數百里皆成巨浸

山陰胡學士按學士名非胡胡名年官至禮部文淵閣學士又案順治五年胡以編修典試湖廣試十二年則以學士爲會試總裁矣爲庶當時一日諸公皆出

院學士獨留世祖微行入院中屏息立其後良久學士方習清書廻顧見世祖驚起俯伏世祖笑曰若誤矣學士曰小臣不得近天顏然朝謁瞻仰久矣問

諸吉士安在若何獨留此學士奏諸臣習清書幸已成各有事歸私寓臣鈍劣每後於人私習以補其拙世祖曰諸臣何事惟博奕耳今已分曹他適飲酒矣即日傳旨超陞學士三級爲侍讀大被眷注

客舍偶聞

十一

振綺堂叢書

助不滅於漢軍漢人矣言官逢迎者請易三省總督直隸巡撫以滿官內大臣謀盡易江南山東浙閩粵邊海諸提鎮以滿官海上諸總鎮滿漢相參賴上獨斷力持其不可乃止日下魯見康熙七年正月定山西巡撫爲滿缺及乾隆八年九月降調以馬福麟代之又云康熙七年正月定陝西巡撫爲滿缺及乾隆八年十二月卒九年放鄂遊案山西巡撫直隸至雍正八年放鄂遊案

滿語以天子爲慈即古稱克汗慈汗音相近貝勒爲王昂那爲臣哈番爲官馬法爲祖譯以漢音文義原無他異姐姐爲革革姐夫爲厄夫革革即格格厄夫即額駙今爲公主駙馬詳其義亦易曉院子爲花花殿同音今爲禁衛之稱豈取院子近身奉侍之義乎

滿洲稱名而不列姓哈刺庫不稱李墨勒根蝦不稱祖從滿洲例也今有滿洲其名又列漢姓連四五字兩無可取可異也又滿洲所有者乃有其稱如珊瑚瑪瑙鑽果做鸞鸞櫻等彼地所無仍同漢語譬四方上音稱名各異齊以中原正音始可施之文告福建安徽土音尤難辨於滿洲不可以對公府施文章今以滿洲之稱加官號豈非以土音施文字乎

新安查孝廉學詩坐張我樸累流關東論贖在都下孝廉云關外河流舊潤地無風沙魚蟹米鹽其賤材木不可勝用有力者携百工健丁伐木構屋取土開窖燒磚炭種河稻釀酒樹菜畜雞豚鴨牛羊射雉免鹿鹿鹿經歲飽肉不費一錢大布甚佳并裘可以禦寒長白營無間諸山可遊眺以視都下薪桂米珠塵穢撲面真不啻霄壤惟墳墓親朋不能不繫情懷故卿耳原注查學詩順治丁酉北直中式

鐵嶺逸金爲銀州石梅一枝生於絕壁枿葉數葉儼然梅也帝遠伯百金買山構樓其間曰梅花樓一成絕勝遺址尙存勞瘁可辨也王一元遠左見蘭錄鐵嶺東門外爲平遠伯李成餘註右宛如遊關維經兵燹不與樹灰俱盡

范內院文程范文程奉天字孟升官至內院書院大學士一等精奇尼哈番出關葬親宿一牛菜庄范公不怡問此有遊憩

所乎牛菜云咫尺查孝廉居書室楚楚公與二牛菜三騎至孝廉迎坐書室公欣然曰此可下榻乎孝廉曰不鄙荒陋幸甚解帶盤桓雞豚雉免略具盤殮公飲噉至飽曰有牙牌可消長夜乎取牌共戲索筋爲籌孝廉以圍棋子代之四人共戲公與孝廉勝分博進牛菜謝去公寢晨與語孝廉獨行無侶能從我遊乎則借馬從之之墓

客舍偶聞

十三

振綺堂叢書

所公曰太祖定遼陽壯者配營中殺老弱已而漸及擁厚費者慮有力爲亂也公行一地曰昔我就僂處也十七人皆縛就刑太祖忽問若識字乎以生員對上大喜盡十七人錄用至今職我始望豈及此乎葬地迴抱山林堪輿家言此地貴不可言將相不足道也公寬厚有量開國良相也與江浙諸范通譜稱爲文正公後捐金買田吳中修文正祠堂今出撫浙

蘇克撒哈最受知於九王卒傾九王以自免學士明珠最善於蘇見蘇既危遂附把免鹿公殺蘇以自效把免鹿公遂善明珠人以爲好還之報把免鹿公既專政攬權操切益倍於蘇督撫大僚蓋無不入門如市矣

蘇克撒哈以材辯受知九王見事中變盡發九王陰謀以自免世祖大委任之四輔同受顧命蘇克撒哈才器出三人之上開敏往往獨斷無所瞻顧見漢官傑出者傾身折節下交之既入其門志之木札積至盈箱朝臣皆其黨矣三人咸以才識推之把免鹿公整拜不能卒計傾之攝政初入都圍地分入旗九王鑲白旗下多得善地攝政既死御前正黃旗下有言分地不如鑲白旗者把免鹿公煽之蘇克撒

哈鏡白旗人也聞之不敢言者滋多放蘇二輔請遣大臣覆勘正黃旗地 詔遣

戶部尚書蘇納海侍郎雷虎等同固山牛永科道部曹多員出視地據衆數千民間

惶懼正黃旗下原得善地者憚於遷移共請勘地之擾流聞禁中 上朝 太皇太

后 太后切責四輔固地擾民事將中止明日總督朱昌祥巡撫王登聯疏相繼上

請罷固地地免鹿公大驚疑蘇結黨直通宮掖力構陷蘇以二十四大罪賜自盡誅

其四子十二孫嬰孩婦女無一免者一子婦將免身繫獄生子抱赤子斷其首於市

籍貫不滿十萬其子有踰十萬者蘇妻聞難作取箱中記札焚之曰無遺禍舉朝也

婦之明決有過人者四子皆爲內大臣有相士見之私謂客曰蘇公諸子無一令終

者蘇公禍不測矣明年而難作 東華錄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先是客親王濟爾丹與正白旗副都

蘇公蘇納海等因事相爭蘇納海等請將蘇公等處分其地與正白旗副都蘇公等

各舍偶聞

十四

振綺堂藏書

御史俞鐸奏都門淫雨大水爲災江淮水沒田禾 宣命就近督撫親行踏勘屏省

屬從無擾吏民往見督撫徒委有司有司借勘荒科派乞 天語嚴飭奉 旨令指

名奏聞鐸再疏往年見准督委泗州知州某某勘荒因派報荒多費疏上八月初五

日呈朝傳 旨召俞鐸面對咫尺 御座下詢其溫鐸仍以所奏對 上曰此康熙

五年事知州久經革職何必再言當舉現在督撫受賄有司私派者陳奏鐸唯唯

上再三中問把免鹿公坐 上前注目直視鐸鐸懼卒無所言 上大怒下部議處

然仍傳 諭督撫就近州縣災荒屏去儀從親行踏勘星馳上聞蓋 上於督撫將

大有處分欲言官糾舉鐸切於政府前途 上怒不敢忤權要吏部疏上擬降鐸二

級有紀錄二次抵銷免降 上竟批革職輔臣奏若斥言官絕言者路乃如部議

朱總督 案朱昌祥康熙三年六月補總督五年十月因分地事 疏未上先以其草示蘇納海把免鹿公

聞之遂三人並賜死蘇納海繫刑部披甲二人直入立其側納海頰而笑曰我知之

矣我大臣也固有體取酒酣呼家人布側於地解衣覆衾臥願二卒取盡二卒取

其帶曰是未能盡我取弓弦縊之乃絕從容不少亂朱昌祥泣下徘徊不能自引決

四卒抱之就縊蘇納海寬博有量昌祥登聯 案王登聯順治十八年九月任直隸巡撫

死非其罪士類喪氣 海朱昌祥王登聯各題墓志 五年十月卒十一月授繼任者甘文焜

宏文祕書國史三院漢滿大學士各一人 案順治十五年七月諭吏部本朝設內三院有滿漢大學士侍

學士改爲殿閣大學士仍俱正五品照舊例兼銜設翰林院掌院學士內閣侍讀學士通著查例 漢學士柏鄉 魏

曲沃 高陽 三公滿相首則班布爾善次巴泰 案作金 次圖海班相乃王子覺羅

公 案是時覺羅有三人其一爲覺羅巴爾圖順治十二年宏文院學士加太子太師十八年改授禮部院學士改都統五年

風流瀟灑有漢官風度巴相致政內院缺一人放遣二輔欲補以索尼第三子 上

不聽國子公在奉天禮賢下士甚得內外譽 上欲用爲內院二輔力持不可久虛

此席今補以刑部尚書對哈納 案對哈納康熙七年九月國史院學士八年兼刑部

猶放遣二輔班圖二相用事 案班圖班圖在八年五月班圖同時論殺 又據松月堂目下見班

布爾善宗室公府也康熙六年移書院學士金巴爾以三年六月授國史院學士七年休八月復授禮部院學士九年十

月改中和殿大學士太子太傅 國海順治五年弘文院學士加少保十二年兼刑部十四年革職康熙六年二月授宏文院

學士九年改中和殿大學士 學士明珠多諾四公羽與也明學士辨若懸河兼通滿漢語言

文字既獲 主眷復多內援百僚奔走其門每歲將盡內而部院臺省卿寺庶僚外

各舍偶聞

十五

振綺堂藏書

而督撫府鎮監司致餽其門數十日不得通假寓宅旁舖補次第通牒始得納之報

命云明學士家僮婢皆吳人彼中大吏買之進奉者服食器用儼然江南豪貴之不

若 案明珠康熙十六年七月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師二十七年革

七月二十三日早朝內出 上諭五六百言大畧謂貪官汙吏刻剝小民百端科派

多加火耗賄賂公行道府庇而不舉督撫知而不奏吏治益壞盜賊益多民生益促

皆由督撫納賄徇情所致許科道各官從公糾舉拿問得實督撫定行處死二輔中

堂錯愕跪奏督撫大臣遽加處死嚴諭何顏多官之上尙須稍假責其後效 上拂

然遽起至 御座後復命學士傳 旨連聲云定要處死遂下飛行各督撫蓋督撫

最不肯者皆數公私人也京師有謠云若要百姓安除非殺三南三南者江南河南

湖南三撫也 案江蘇巡撫順治十七年爲朱國治康熙元年丁憂 河南巡撫康熙八年卸任相十一年

微聞之言官無劾奏者故 上諭嚴重如此

康熙五年誥勅房中書員缺取進士及考定職銜舉人及貢監生員送部考選 案康熙六

年吏部題御史李榮奏例監考補中書三年後即升部補進士舉人乃遲至十年之久始得官職應行停止

將科各員進士香取少試得 行各員進士不向年分前後人故有考者預行選取進士者過試即補 既集閣下禮

部請三院大學士命題把免鹿公及班相揮之曰中書不過取書法而已何用文爲
適平西王黔中露布至即指之曰勝此於卷可矣錄未半把免鹿公曰足矣足矣即
收卷除進士外詞臣取中三十卷點用十五名吾郡譚吉璉陸榮慶臨凡三人
四庫全
書
七十五請吉璉字石齋人山內閩中書官至登州府知府 又案別錄云吉璉字石齋浙江嘉興
人疑其誤也 陸榮字次友浙江平湖人後於康熙己未舉鴻臚科 又字璉詳詳錄云字義山 中書爲清華
之選內陞部郎外轉猶不失郡司馬兩榜知推舉若登天之難輔相大臣直以見戲
目之可歎也

近日科場富室子弟每以關節伴中如丁酉江南潰敗獨甚時主考杭州錢開宗嚴
州方猷 案順治十四年丁酉科江南正主考侍請
方猷連安人副主考楊維禎則宗仁和人 同考二十員皆知推妙選首題則貧而無謂全
章取中舉人一百二十名揭曉後關節頗多物議沸騰達於京師 皇上震怒勅部
嚴加覆試以春兩詩五十韻命題黜落舉人三十餘名主考官官二十二入刑於市
有無名氏作詩八句惜後四句不全有孔方主試合錢神題目先論富與貧金陵白
古稱金穴白下於今中白丁賴此一番大創天下讀書士子俱踴躍稱快

客舍偶聞

十六

擬稿堂藏書

庫漸饒裕時光廟在春宮殊淡泊忠入爲辦膳凡財物既好必多方營獻希寵又陰
結乳媪客氏爲內接道光廟一旦登極遂得勢擅權及熹廟立楊漣即泰忠二十四
款旨下司禮監查明具奏忠巧計將內臣有與同姓名者移事欺卸其名下面身在
御前爲之營救事得寢於是改名魏忠賢性好射又善蹴鞠跑馬與熹廟所好頗合
因極寵愛外結朝士爲線索逆儀滔天殺妃嬪絕皇嗣皆出忠手朝臣糾參者七十
餘疏皆置不問揚溢於上羽黨於下反稱頌忠賢功德者日累千百在外小民戶設
香案供臘插花路旁跪迎馬塵蔽天車聲如雷天下郡邑肖像立生祠內閣諸公又
欲降九錫忠賢姪良卿封伯爵良材蔭都督同知驕倖橫侈神人共憤泉首河間不
足蔽辜

客氏名巴巴定興縣侯二之妻生一子曰國興萬曆三十三年入宮乳皇長孫天啓
初封奉聖夫人住咸安宮每日黎明至御前夜分始歸與魏忠賢相表裏凡危中宮
殺裕妃絕皇嗣皆客氏謀自居皇上八母之一穢聞熹廟道路傳布上甫出幼客先
邀上淫寵出宮入宮必傳特旨清源除道儀仗大約與皇后同內臣皆蟒袍玉帶步

行擺隊客氏盛服豔妝乘錦玉輦從宮婢數百前提御爐焚沉香龍涎氣如霧紗
角諸燈紅蠟黃炬亮子數千黎明耀若白晝呼殿之聲遠達數里清微悠長擬於警
蹕從者數千皆車如流水馬若游龍客氏張青蓋羽幢儼如神仙胡然而天胡然而
帝都人士見者無不咋舌到家升堂登座衆役叩頭稱千歲千歲千歲聲如轟雷犒賞
銀錢不下千萬一日三餐上仍撤御膳賜其家中使絡繹旁午住家中朝事無不出
其手子國興封伯爵天啓七年勅歸私第臨行赴熹廟梓宮前出一黃袱包上緇龍
紋內函胎髮指甲齒齒焚化痛哭而出奉旨藉沒步赴浣衣局等死焚屍揚灰子國
興伏誅弟客光遣戍

江南辛卯主考左必蕃趙晉 案康熙五十年辛卯科江南正主考副都御史
史左必蕃順德人副主考楊維禎則宗仁和人 頭場四書題能行五者
於天下爲仁矣次題博厚所以載物也三句 案清秘述聞是科次題不忌則久四
節非博厚三句也此係始記位之誤 三題孔子登

東山而小魯一節出榜後於貢院前貼一對左邱明雙眼無珠趙子龍渾身是膽又
題目詩能行五者是門生 註云金子銀子
陳子古玩抄 賄賂功名在此行但願官籤誇博厚不須貢院
誦高明登山有竹書貪蹟觀海無波洗惡名一榜難爲言皂白聖門學者盡遭坑

客舍偶聞

十七

擬稿堂藏書

明末燕京已屋江浙士人猶踵復社之會時輪禾郡值會諸賢畢集作文飲酒適有
一僧從北來見此舉作詩請之詩曰各郡名賢請自思就中若個是男兒燕京難挽
龍髯日對水爭持牛耳時滴盡冬青還有淚歌殘凝碧豈無詞長陵麥飯誰爲奠願
借閑堂酒一卮

茗齋先生生於萬曆乙卯卒於康熙癸丑

萬曆乙卯係萬曆之四十三年其四十七年即萬曆之末年也癸丑者康熙之十二年也

享年五十

九歲先生每歲元旦鷄鳴即起盥漱具衣冠先拜天地尙末曙一人獨坐介石居

研墨試筆作一對曰一經世授庚丁誥畢至羣賢癸丑年初時皆稱歎遂以癸丑口

月而逝人以爲識先生祖父俱古尙書登第尙書有盤庚三篇高宗武丁作說

命三篇又羨門先生松桂堂中對曰尙書五十八篇代起祖孫父子薦紳一十三世

家傳忠孝文章繩齋識

按陳其年篋衍集有彭孫貽字仲謀浙江海鹽人此疑別一彭孫貽也與此題淮

南履貫者似迥乎兩人又浙江省查辦奏繳應燬書目有西人志彭孫貽著不著

籍貫以福建刊本之應禁書籍目錄按之則西人志乃淮南彭孫貽著與此本題

淮南者爲同一人此書有記及湯若望事而卻不全志西人然則西人志雖不傳

以意度之則其紀若望事歷法事無疑也又有平寇志彭孫貽著以明史藝文志

攷之雜史類有彭孫貽平寇志十四卷當亦卽此一人今四庫目有平寇志十

二卷疑爲海鹽李確殆非也余家有平寇志十二卷抄本題管葛山人彭孫貽著

客舍偶聞

十八

振綺堂藏書

蓋卽羨門之從兄弟羨門名孫通海鹽人然則兩孫貽乃一人耳所謂西人志未

詳其義疑卽序湯若望事也

偶從同學張子俞堂處見高伯祖拜仁公客舍偶聞并彭氏舊聞錄一册乃李通

翁太表伯手抄也未識云乾隆丁丑十一月朔借表兄彭升卿家藏拜仁先生親筆

藥底越人日始告竣繩齋李繼祖記於寶廉堂時年六十有八因假歸舊聞錄余家

故有不抄惟抄客舍偶聞余作字甚拙又得沈佩芳兄助余實爲幸甚是書乃公戊

申入都時隨所聞見而記之者也凡得數十條或故事足以備攷稽或異聞足以新

人聽五月東裝十月旋里別有燕遊集南行集各一卷在茗齋詩集中公與高祖

少宰公爲從兄弟風雅文章實爲競爽公所著有茗齋詩集文集流寇志及雜著若

干卷中惟流寇志已上史館餘皆散失輾轉於他氏矣昔年幸公生平著作幸曾

祖別駕公作幸三晉時積存刊有松桂堂集行世

四庫提要一百七十三松桂堂集三十七卷延嘉同三卷淮南集三卷國朝彭孫貽撰

公則付梓者惟百花詩一卷不肖如暉欲一觀先人之手澤不肖欲聞廣樂於鈞天

也是可慨已去秋余從某氏家見有茗齋詩集一部字甚劣問之乃其祖所抄也假

之再三今春始予一本不三四日索去余強留之不得也爲之惆悵者月餘幾至臥

疾至今猶耿耿也然其家本以廢棄爲業今始稍稍讀書亦唯習帖括而已他書未

客舍偶聞

十九

振綺堂藏書

嘗點目甚不解其如此是卷雖非公手蹟而以余前得之之難如此抄讀

以下原缺

茗齋先生爲余友鳴實之族祖先生博學好古著述等身此特其吉光片羽耳余與
鳴實每相過從尙論古今輒多異說叩之則知出自先生所著客舍偶聞也鳴實好
學不倦見異書必手抄余篋中藏有劉京叔歸潛志十四卷是本係先太史手抄楷
法精妍觸紙如新鳴實數從余假抄余諾而未與及余欲借客舍偶聞一册鳴實亦
幾視爲中郎帳中之秘今年春始慨然出示余携歸燈下讀之所載 朝廷故實俱
出當時目擊非同父老傳聞喜不自勝奈俗冗作輟經月餘始抄畢余卽假以歸潛
志蓋余兩人嗜書之癖非相新實和愛况余因先人手澤恐爲寒其所汚非好友實
不敢輕出異書渾似借前州相顧真堪一笑也因書其顛末如此

乙巳穀雨後學董彬跋并書

客舍偶聞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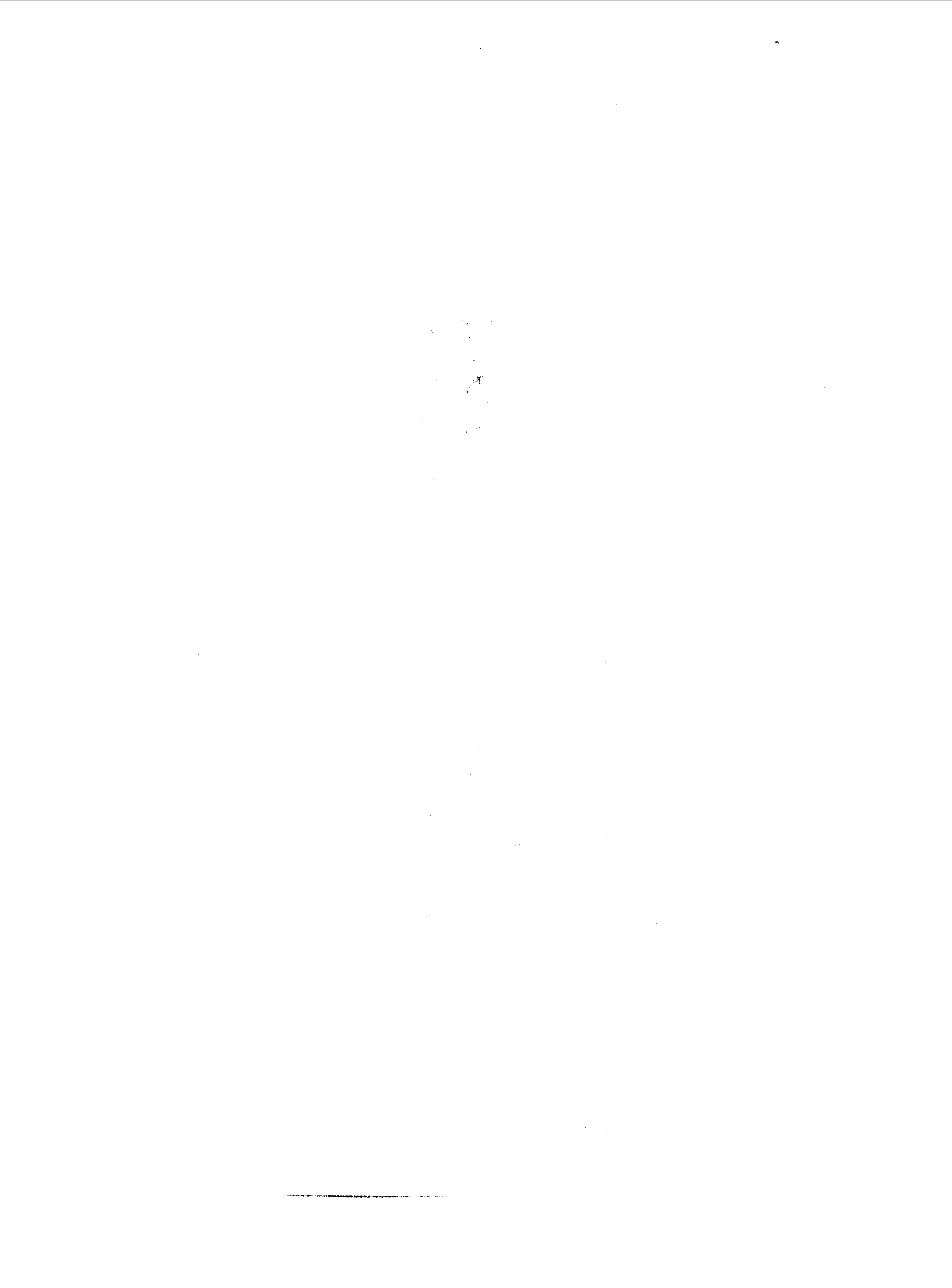
振翰堂藏書

右客舍偶聞一卷 國朝彭孫貽撰其注文則先師順德李仲約侍郎手筆也記載
朝事之書宋明兩代殆汗牛充棟惟本朝以史案之故朝士稍純謹者輒無敢染筆
卽有之非記錄掌故卽導揚德美否則言果報說神鬼若朝政之得失大臣之邪正
莫敢齒及也其敢於直言流傳及今者但嘯亭雜錄一種而已此書雖寥寥數十葉
復半記災變然於康熙初年滿大臣互相擠軋之狀歷歷如見卽自序中寫彼時朝
官景象與今時殆不隔一塵然則爲書雖少在今日視之不啻鳳毛麟角已余既就
吾鄉丁氏入千卷樓鈔得是書甲午以補殿試入京主順德師家師見是書甚喜亟
寫錄一本並疏書中諸人履歷及他書之足與本書相印證者茲並卽師所書者刻
之夾注中而書其緣起如此辛亥仲夏汪康年跋

跋

振翰堂藏書

張氏卮言



崑山張元廣舉亭著

徐雲拂

徐雲拂名筠儒家子也幼聰慧長耽吟詠善真行二體爲人詼諧放蕩有似滑稽之流明儕樂與泥飲醉必小遺雖錦衾繡褥弗顧也或謂之曰麴蘖腐腸使腎元不固恐非長壽相雲拂但微笑以爲戲已而已其所作小遺解嘲詩云非關水厄甚無端醉裏嵇康數起難草野敢思遺漢殿詩書真欲溺儒冠三春犢

略代叢書

辛集

張氏卮言

卷第二十一

一

世楷堂藏板

火雞

康熙十年閒外國人有以火雞入貢者舟過閭關出雞船頭上令市人聚觀之形赤色與雞同飼以火炭如啄米粒也冰蠶火鼠火井冰山宇內之大何物不有謂無是事者亦夏蟲之語冰矣

老人捕虎

建平縣多虎嘗有一老人至和易可親不言姓名里居隨一老僕自云能治虎富民爭相延致飲食起居與人同唯略喜靜坐其僕蠢然無知耳人告之曰某處有虎已傷人老人卽書一紙函封之不使人得見密使其僕焚城隍廟中卽以數人捕虎南北東西悉從指示無弗得者建平人捕虎必以冬月用宜與獵戶并田野健兒百人先用火燒山曠日持久猶有時不能得惟老人則隨時可捕不俟多人三月之內捕

略代叢書

辛集

張氏卮言

卷第二十一

二

世楷堂藏板

葉先生冥緣

松陵葉元禮先生名舒崇以迎入學騎馬過綵樓下有閨秀見而慕之欲以爲夫單思染病臨絕始告父母乃召先生永訣先生亦嗚咽不自禁十六年後公車計偕至山左於途中得一俊童不告父母隨至輦下歡愛之篤過於伉儷後俊童病亡京邸先生哭之

幾絕未及半年亦沒於都下一時鍾情眷戀轉女成
男尚膠漆相投如此元禮先生木名士貌如子都長
橫古學登第時房考官拆得其名向天四拜云不圖
葉元禮出在我房內而不知其寃業相隨未五十而
畢命死時人共見所歡俊童現形至牀前共握手而
逝噫在葉元禮止一世耳而此閨秀者已經再世矣
昔爲葉死今又爲彼死忽女忽男冥緣相續皆此愛
心不忍捨割之所致也普勸世人戒之哉爲賦絕句
六首 其詩云未經弱冠已蜚聲瀟灑丰姿冰玉清

瞻代叢書

辛集

張氏危言

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偶過翠樓珠箔下美人含笑訂三生 單思無奈病
纏絲拚得形骸赴九泉爲告雙親兒不起葉郎誤我
已經年 喚郎嗚咽愬前衷一笑姻緣命已終今日
送形心內死來生端的要相逢 忽忽年華十六春
公車山左走黃塵馬前來得人如玉宛似曩時夢裏
身 得捷南宮到處隨同衾同案不相離直教兩世
婚姻續昔女今男事更奇 玉兒病肺喘絲懸兒沒
郎隨只半年昔死爲郎今爲我韓朋蕭史語空傳

捕虎

虎食犬則醉歙縣金姓者新正於族黨賀年酣醉而
歸見一虎蹲伏中堂乘酒勢徒手搏之騎背坐虎輓
如羊捽其項頭垂垂而喪氣與家人竟捶死焉以爲
此必病犬蟲也及見暗隅腥血沾灑狗骨狼藉方
悟食犬而致醉耳徽地多虎居民捕虎者多下機弩
名曰窩弓以鳥頭毒藥熬淬弩端謂之見血封喉牽
引絲繩作機械分布各處又有號十字弓者南北東
西如十字牽絆虎蹴踏之勁弩四出萬無可逃矣虎
有俚卽所食人之鬼魂爲虎導路尋人再食已得替

瞻代叢書

辛集

張氏危言

卷第二十一

四

世楷堂
藏板

代能一路撥去絲繩設弩者先以香油雪飯偏置荒
野俚魂離虎就食然後虎得中弩故未經替代而虎
先就死者俗咸謂之失虎鬼旣無依附又難獨行俚
俚乎其何之者也試藥法以細線緊束臂彎針挑掌
皮點藥有一線黑光飛至臂彎者乃可用復以針挑
破臂皮毒勢遂絕若毒勢遲緩則再加熬煉也欲設
弩先大書於道曰某處有弩不可夜行人誤中弩毒
者地漿水松毛葉可解徽人夜行必帶弩弓防護攔
箭箠颯颯有聲則虎至但以弩絃虛拽絃響所震俚

鬼披靡卽引虎至別處邪鬼邪神無不畏弩上響聲也人夜行頭容欲直若俯首則神光散亂虎將以爲畜類也而覬覦之矣虎於日閒不離洞窟眼怕日光至酉時始徧行覓食其性畏詛族伯孝廉緝宗以青烏術至太平府山中旅寓一虎過門外旅婦大詛之虎急去且詛且罵問何故曰是嘗竊我一彘詛罵之則含羞而不復至噫羞愧之心虎尙有之乎余亦談之而色變也

昭代叢書

辛集

張氏危言
卷第二十一

五

世楷堂
藏板

瓊州火現

瓊州於天下爲正南屬火海水上皆有火光今之石

首魚皆從瓊州南洋而下儲之者夜有火光蓋得離火之純也瓊州人臨終身上必有火現如螢光色淡而微青自頂至踵隨處可出卽他方人曾居瓊州者歸老故鄉亦如之我崑仲旋方先生別字思矯曾爲瓊州刺史歸崑十年而卒屬續時有火現於大指又嘗帶瓊州一小婢歸年五十餘而死有火現於牀幹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旣居南方之土復飲南方之水火氣薰蒸浹人肌髓臨終火現蓋體魄之相感使然婢名瓊英終身不嫁守貞處子也瓊州

昭代叢書

辛集

張氏危言
卷第二十一

七

世楷堂
藏板

界有大石牌坊題曰海角天涯羈人遷客見之莫不黯然魂消矣

殺倭

嘉靖甲寅海中倭警猝至蘇周撫院令汪龍卜之汪龍者休寧人也雙瞽精梅花數隨手授以安息香得八莖龍數徧勒之斷者一損而不斷者一曰此七縣一州之數也急如星火矣一城必屠其一城必有大恐然不至殘破餘皆無患也言未旣則報得崇明縣已屠矣從太倉之茜涇之崑山設長圍取城外小兒

插置矛頭則拍手而笑時崑山祝令賢侯也令丁壯守城老弱婦女皆運甃瓦石片從陴間飛擲而下勢如雨集倭稍卻乃伐大樹去其枝爲架密布城邊以農舟置梁上高與城並欲躍入城中倭人身輕能超躍丈餘刀長八尺鋒甚銛當之者甲與身俱斷侯令人以長鎗禦之終莫能入既而以一海舟覆于地羣伏船下掘城欲從地道而入時被圍已四十七日矣所掘處城將穿婦女多自經者有一老卒自稱唐勝謂祝令曰我知築城時城下皆有木柵列梅花椿倭昭代叢書 辛集 張氏危言 卷第二十一 八 世楷堂 藏板

雲南調至皆以白布裹頭問其故曰我等孟獲之後也感孔明不殺之恩故世服其喪耳倭寇既平祝令謂唐勝曰皆子功也今已晚明日當置酒燕勞聞子功於上臺行將得官矣待至二日而不至今日是必鞍馬勞頓休憩家中耳待之七日仍不至令謂諸縉紳曰世固有如魯仲連爲人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者乎今唐勝大賢也在我治內而我不知我且愧矣且今日之功皆出於彼彼既飄爾而去我何面目復泣崑邑士民乎我亦解印歸耳諸縉紳謂令曰君侯昭代叢書 辛集 張氏危言 卷第二十一 九 世楷堂 藏板

於壁云當崑邑之被圍也屋宇皆毀田疇盡荒又大旱三月不雨井水皆涸開有不涸者飲之必病祝令徧至井旁拜之即得大雨疫癘頓息中丞周公又疏民困於朝租賦悉蠲已輸納者盡給還之故民氣得甦時浙省亦被倭患浙撫屠與他省督兵蘇撫院終日在雉樓酣飲紳衿相謂曰豈日日元旦耶何屠蘇酒之不停也徒多爲人所憎惡耳江浙謂撫院曰都堂徒多者借音屠都也蘇撫院聞城將破棄衣冠疾奔紳衿挽留之蘇曰公等無誤我事身在井上乃可

昭代叢書

辛集

張氏厄言

卷第二十一

十一

世楷堂藏板

以救井中之人宣尼所謂可逝不可陷者竟爲封疆大臣開生路其真別有肺腸者歟

陳友石

吳縣陳友石名筠幼孤性喜雜技能琴能碁能字獨不能治家年尙未娶父遺產業已蕩然無存乃以三十金入山販冬筍至崑城王彥修家賣之居數日彥修謂之曰天氣蒸熱筍包宜開矣開則筍已腐爛皆如一簇青煙細揀之僅存二十金資斧喪盡販官廩數十本賣以度日旣而賣字於閫關爲店家寫扇薪

水藉以無缺一日有滿洲大人奉旨封王海外者泊舟閫關外令家人買扇即命友石書之謝白金一兩喜出望外大人閱其字迹稱善即邀至船中茶罷對奕歡若平生謂友石曰我奉旨封王舟中少一友朋可以盤桓朝夕者陳先生倘能不棄與我同行則甚幸矣友石許之乃餽三十金爲安家費友石以十金奉母十金製衣而更以十金買肴饌徧款一船人旣而船至琉球安南諸國其國王尊奉天使并尊奉天使同來之客滿洲大人又處處爲之先容故所

昭代叢書

辛集

張氏厄言

卷第二十一

十一

世楷堂藏板

至分庭抗禮奉迎恐後遂各求其字迹一小字酬一小銀錢一大字酬一大銀錢船至高麗國高麗王太子好音律與友石共鼓琴友石更授以新聲數曲太子大喜謂其百官曰我國僻處海中得遇陳先生至此天賜也我等宜厚贈之於是所贈金銀珍寶象犀珠玉之物不可數計歸舟至大洋舟重不能行柁工命以所載金銀拋入海中約存二三萬兩舟始能行趁風至福建漳州值漳泉大荒友石一路賑饑費萬金而自以二萬金歸家娶妻後與其舅貿易不數

年復蕩盡為窶人晚年賣藥於陽城湖之濱跌損一足然與甚豪不肯作寒乞相亦當今奇士矣

藕絲帳

崑山千墩鎮顧給事思軒先生與相國夏桂洲同年友善在京邸時同寓也每待漏入朝顧老僕陳某必隨入承事之顧先生沒後夏桂洲亦乞假歸江西顧公子命家奴運糧至京浪費俱盡假照塞責既而地方官追比破產輸納罪尚擬流蘇松常鎮之間以糧事擬流者共四百餘家而顧將流嶺南適當夏相國

昭代叢書

辛集 張氏危言 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藏板

復召之時舟泊虎邱陳僕探望舟邊十六日不得見會相國送客出舟卽叩首見之相國備詢家事情甚勤懇陳流涕細述願乞垂庇相國厲聲曰此係國法我能曲徇故人子乎陳恨甚及相國將解維方伯入見出時相國命之曰間貴治負糧者多然既補納矣復正其罪恐非聖朝寬大之體是宜免於是大江以南俱得免於流竄矣免後悉念顧氏之恩厚禮而叩謝者尸履不絕倉箱之內棗栗應時而滿夏相國無嗣思軒之子觀海為饒州刺史欲報恩於桂洲求貢

氏子之疏宗子姓終莫能得僅辨香致祭於祠內而已時嚴嵩已失勢籍沒時觀海奉上命監其門有老

嫗倉皇而出者袖中遺下一物紙裹若管城觀海意

其密書也置之靴內歸與家人觀之則細如藕絲引

而愈長卽拽成一帳有知之者曰此藕絲帳也嚴府

中至寶二一為藕絲帳一為銅鑼榻上得藕絲帳則

一室無塵銅鑼之聲聞於百里乃仙人所鑄也不知

流落何所觀海嘗謂人曰我無從報夏公恩得監嚴

氏籍沒猶之報恩矣蓋嚴嵩殺桂洲者也顧氏藕絲

帳四世相傳國初時觀海之曾孫寧人與南陽構

訟將不直賄於當事寧人無子故於珍玩皆不甚惜

其讀書一目數行俱下終身不忘著述等身今所刻

昭代叢書

辛集 張氏危言 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藏板

無子蓋天奄也

縣令虎傷

某處縣令在舟中見岸上一人負版而過卽隱身蘆葦內縣令使名見之跪於船頭呼之入曰小人實吏也不敢入問所負何冊曰虎傷籍也問幾許曰共三

百餘人問首名爲誰曰卽大人也從者一喝而隱縣令自惟曰我任百里之寄捕虎救人責在獵戶何至身被虎傷然冥吏有言不可不早爲之備也于是責捕虎甚急未幾而獵戶昇一死虎至縣令謂家人曰我生平未嘗見虎今有死者當細看之庶他時不畏虎得免於難命獵戶提起虎頭近視之虎死未久餘威尙存吼然呵氣一聲而縣令已驚怖而斃矣余父執朱先生復旦爲井陘令時幕客董滄澹者寧波鄞縣人也嘗於海船上至天童山同舟進香者十九僧

昭代叢書

辛集

張氏卮言
卷第二十一

古

世楷堂
藏板

行至中途見七僧皆化爲虎咆哮入林明日衆僧持械往迹之衣帽悉掛樹頭餘無所見嘗聞性之陰毒者化蛇猛烈者化虎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孽報

張受益之祖居練川城中以赴宴夜深而歸見城隍廟內火炬煌煌鞭撻呼號之聲不絕須臾阜隸杻繫四人而出至曲巷人家其門自開阜隸押之入張翁異之以屋瓦翻轉爲記明日探問其鄰人則囑中字

下四小豬矣輪回之報得於目擊而愚民尙不知畏哀哉

破山和尚

破山和尚密雲老人十大弟子之一也十弟子各擅一長登峯造極如漢月文章費隱修竹之類而破山則神通第一張獻忠屠戮生民所過郡縣靡有子遺其將破某城也破山至焉曰吾有求於將軍也願勿屠是城曰和尚肯啗肉我卽從汝破山合掌西向云老僧爲百萬生靈何惜如來一戒遂與獻忠共啗酒

昭代叢書

辛集

張氏卮言
卷第二十一

古

世楷堂
藏板

肉城得不屠乃與之約曰自今以後將軍所至若見老僧來迎卽勿傷百姓許之獻忠兵勢神速常一日夜行三百里南北東西又無定向及進一城而破山已先在矣曰我來迎汝幸勿傷人獻忠曰如約卽攜手入坐令啗肉焉如是者數十處而破山已不能復茹素矣茹素則必病腊肉乾魚徧懸丈室有小沙彌竊食金蹄一片咽之不能吐之不得胃膈霍亂涕泗交於兩頤破山見之曰是豈汝可食者耶急至韋馱前爲汝懺罪以禪杖擊其頂者三卽吐於地語云誌

公啗鴿摩什吞鍼神通所至安往而不著奇異哉獻
忠聞雷聲響震則曰老天又教我殺人矣雷嘗擊其
將校獻忠亦架礮擊之雷聲頓止一日不殺人則不
能進飲食几席之近血流如川始覺適情若破山在
座則一人止去一手手如山積名之曰手山余友至
蜀中見有一手老人問屠城時事尙泣下沾襟也

武則天墓

武則天墓在陝西乾州其地有峻嶺崇山可以登覽
有古刹可以休憩但不可言其生前罪惡稍不知戒

昭代叢書

辛集

張氏危言
卷第二十一

六

世楷堂
藏板

則盲風怪雨走石飛沙頃刻畢至有性命之憂矣馬
麒雍以乾州幕客游集於此一時作詩紀事者俱盛
稱其任狄相復中宗與他數事爲鬚眉丈夫所難得
余謂之曰與其強作違心之論媚茲淫鬼何如不作
詩之爲愈乎麒雍曰是又不可若無幾句頌美之詞
則晴日亦變爲陰風我第欲適我游具耳遑問其他
張獻忠墓有黑虎守之人陟其上者蒺藜刺之而死
此二人者生前旣大肆其淫殺冢中枯骨尙能張其
餘焰布毒於人天之生是使惡也有由來矣

王晚蘭

王碩園先生之幼女名晚蘭能詩尤妙臨池時爲其
父代筆閩秀中之傑出者也與吳江葉公子敬宏結
婚敬宏入贅於崑居甥館者三年晚蘭尙不失童女
身乃爲敬宏置二妾歸吳江後各生子敬宏歲時挈
其子至崑省視嫡母夫婦相對儼若大賓茶話時惟
問起居於翁姑而已三月十九日明懷宗烈皇帝殉
難煤山之忌日也晚蘭每歲遇是日必設香案於庭
多置楮帛向西北天門哭拜爲烈皇帝祈求真福竟
昭代叢書

辛集

張氏危言
卷第二十一

七

世楷堂
藏板

日乃止人皆莫識其故或曰晚蘭卽長平公主後身
也其賦性惟嗜讀書善爲隱謎極工雅嘗詰難於其
父碩園先生對之而喜每爲之加餐不茹葷血後與
能服氣并絕煙火食父歿致哀盡禮忽豫刻死日結
跏而終

八卦田

杭州有名諸生王伯符館於湧金門外縉紳家閒行
至八卦田中遇一道人八卦田者田中阡陌周圍三
重若八卦之有斷有續故名道人謂之曰我與子有

緣子生前曾爲道士奉我香火甚虔今當濟度明晨日出時我於此候子子必來明日伯符辨明而不出告於弟子仍至所謂八卦田中則道人在焉授以一丸藥令吞之復令閉目耳邊風聲拂拂腳下雲勢騰騰頃刻間至一深山瓊宮玉宇珠樹琪花白鶴文鸞飛鳴翔集食則青麟作脯醴液爲漿始悟道人爲仙人而此處爲仙山也越七日忽念家中貧困稚子不滿十齡因鬱鬱思歸面有淚痕道人曰惜哉無福來而復去卽送之至一石橋伯符已不能言又迷失道

昭代叢書

辛集

張氏危言
卷第二十一

六

世楷堂
藏板

但往來於橋上而已橋下居民有一業農者識之畱之飯送之到館業農者乃縉紳家之佃戶嘗至館中能識之也伯符旣不能言不能訓徒因歸家四十日不發聲戚黨以爲荒野遇妖因修醮事爲之祓除不祥其夜伯符夢至一道院見前道人南面坐下有雲帔星官往來白事門者人報云王秀才至矣入跪階下道人命星官搯其吭吐出前藥一丸卽能言呵之出問門者云此何真人也曰此爲上洞神仙張果老廊下所繫白驢卽其所騎跨者也伯符能言之後乃

復至館是後功名蹭蹬清狂半生自歎身至仙山不能居住凡情之爲害如此常娓娓爲友人述其事余得之武林人戴玉泉云

姚孟長先生

姚孟長先生名希孟父沒乃生甫周晬遇族中啟覺構訟其祖母抱之至縣歸而摩其頂曰是兒有福於縣堂上做葦場得縣公陪奉汝矣先生虔持準提呪夜坐暗中頂有白光徧照一室後以姦一使女光遂滅爲諸生時闖入申文定公園中守園者拒之曰且

昭代叢書

辛集

張氏危言
卷第二十一

九

世楷堂
藏板

畱步我相公在內勿驚動也先生大罵云汝主伴食耳奈何任家奴慢客守園者入告文定文定卽邀先生入園揖坐茶罷徧覽亭臺諸勝先生告辭文定送之門外微哂曰老夫無能僅堪伴食但願尊兄他日亦如老夫伴食耳姚先生後掇巍科官至東宮學士而止竟未嘗伴食常念文定公之大度包容也

夏太常

我崑夏太常幼時常夜哭至成童猶然其大父至崇明攜之往游得徧觀道觀中所塑列仙像遂得不哭

或曰先生乃蓬萊謫仙也長身玉立眉目疎朗美鬚
鬚行止皆有法度善畫竹與酣落筆磅礴揮灑見者
莫不稱爲神異幼嘗學竹於王太常王太常者華亭
賢縉紳也其所畫竹不肯遺畱人間一紙掃過卽焚
之故夏氏子孫亦莫能述其名字又善吹簫簫韻通
神八月上浣與諸名賢觴詠於水亭之上簫聲繼作
竹肉齊奮有桂香自西南來馥郁滿空座客皆惹袍
袖共驚訝之謂花信太早太常曰非也去此十二里
爲某氏桂園我以簫聲撥之早放引至此耳然濃香

昭代叢書

辛集

張氏危言
卷第二十一

辛

世楷堂
藏板

已盡當卽萎地明晨使人探之則一庭金粟矣傳稱
鄒陽吹律寒谷回春非虛語也嘗於旅邸聞簫聲出
畫樓中歎曰此亦如廣陵散不傳久矣今出自閨閣
卽畫竹一幅使人與之其生平爲人畫竹者惟此耳
明日其女攜竹而至則一麗人也曰承先生所賜敢
不銘心但當再求一幅使成雙耳太常正色曰我察
汝簫韻本廣寒謫仙今凡情若此曷用卽裂之女慚
而去王太常有三絕吹簫畫竹而外更善圍棋天下
莫當嘗獨游名山至山右平定州老君洞有八人焉

如世俗所畫八仙者畱之坐隱先生與李拐仙對局
拐仙不能勝受饒四子旣而煮白石爲糧授太常曰
試啖之子不嘗此味已五十年矣呂翁又與太常角
勝太常連北數枰受饒二子其六仙皆抗敵也對奕
於洞中者七晝夜夜無燈火石屋自明呂翁謂之曰
子塵緣未斷宜且歸送之山下甫二里復回探洞中
則聞其無人拾一玉玦而歸自此終身不復畫竹矣
夏先生旣得太常祕受苦心三十年太常弗善也居
久之遇萬壽節賜宴於上林苑安南琉球日本于陀
昭代叢書

辛集

張氏危言
卷第二十一

辛

世楷堂
藏板

利眞臘外國之使皆在焉太常謂先生曰我今日欲
成子名矣此地無竹曷不畫竹出高麗紙付先生先
生奮筆直掃劍拔十尋張之於壁有白鵲數羣飛來
欲棲其上遂墮地謂之墮鵲竹座客起而奪之帽皆
落謂之落帽竹一時裂得其片紙者皆同天球拱壁
京師爲之語曰外國十錠金太常一幅竹舊名昶成
祖以爲日字不宜在傍乃錫名曰景嘗見其手書唐
宋八家之文字畫端楷已入鍾王之室但筆鋒稍禿
大約晚年所書也子孫珍祕藏之其墨竹竟不可多

得矣宋學士景濂善山水旁及竹石余嘗見之太祖嘗命之畫殊竹稱善賜之酒醉不能起命兩內監扶翼作醉學士歌以寵嘉之余家向藏得朱白民竹石數卷徐文長水仙蘭花二卷惜爲人竊去今不知流落何所矣

夷光土地

紹興諸暨縣浣紗村有夷光土地廟茅屋三間近瞰碧流像與范大夫並塑禱祀者咸奔走焉蓋沼吳之功成於西子不得已而失身也土人尸而祝之宜矣

昭代叢書

辛集

張氏危言

卷第二十一

圭

世楷堂藏板

西子未入吳宮前與范蠡爲夫婦者三年矣生一女將入吳棄之水女探起水面者三今有三探潭在構李故載入五湖踐舊好也湖卽太湖太湖中有包湖胥湖貢湖莫湖孟湖等名蠡築室東洞庭與西子居之今尙名范蠡宅其所種菱芡蒲荷處池形尙存其自蘇城入五湖也嘗棲止磬清湖之野磬清湖者水清見底若用磬瀝或曰舊常生磬三吳之水惟此處最澄澈也今名范遷湖在崑山長洲接壤處水鄉膏腴多富人吳姓最著明末時余表伯尤倩清房皆廩

膳中之傑出者號稱百萬宅第甲於一方兵燹之後一望邱墟欲求其髣髴而斷礎頽垣無復存者眞磨賢所云古今滄海朝朝換也何必遠弔蘇臺西江月照也哉

蔣莘田

常熟蔣莘田先生名伊曾任河南文宗童生案發報兩名已物故將另補夜夢有兩人跪求云某等苦志寒窗久困童子場中年將老幸蒙大宗師識拔少遂讀書之志又厄於年壽命也然藉是亦瞑目黃泉矣

昭代叢書

辛集

張氏危言

卷第二十一

圭

世楷堂藏板

今大宗師欲另補使我二人飲恨無窮敢哀告先生爲之惻然後有新進報死者皆不補相傳故明有豆腐宗師者爲諸生時貧甚與母居除夕度歲僅得淡豆腐一角旣貴赴人宴席必先食淡豆腐居官矢公矢慎概絕請託常謂人曰天下之苦至窮措大而極此我曩年親歷其境者也斯眞一飯不忘者耶余嘗見澄江文宗內衙有對聯云此身曾是困諸生豈備官此位遂忘昔日筆瓢悠悠斯世何善忘者之多也

左良玉

左良玉爲小卒時隸名於副總戎陳某陳某宴客時命良玉掌酒器良玉以醉失去金杯明晨副總戎至良玉所良玉叩首請死副總曰毋恐以子之才而使之掌酒器我則媿矣隨我至帥府下謂帥府曰李賊兵勢猖獗今徧觀我軍中將校皆碌碌庸材恐不能取勝此卒名左良玉驍勇有謀若使之爲先鋒當必大捷矣帥府曰以一小卒而爲先鋒恐損軍威奈何副總曰願以己職授彼可乎於是良玉以副總率前軍與自成合戰斬首萬餘級卽掛印爲正總亘古以

昭代叢書

辛集

張氏危言

卷第二十一

書

世楷堂藏板

來小卒而驟登極品者惟良玉一人也良玉手握重兵威震遠近麾下將校無不膝行蒲伏不敢仰視然獨尊禮喻山人良玉用兵南北東西極其神速山人一間捷音則必擔簦躡屨不遠數百里至軍中酌酒慰勞若小有過差亦必厲色抗聲不少寬假史云大將軍有折客若良王者乃更能得嚴師矣良玉以糧餉不繼悉散家財於軍士其二子弗願也良玉歎曰左良玉一代人物耳我死後此軍散盡矣良玉死後二子代領其軍不數月果散盡又聞之江都父老云

黃得功幼爲趕腳夫以善戰累功至總戎每臨陣必飯斗米羊肉十斤冷水數十碗碗卽隨手擲破蓋忠勇之氣所激也食罷侍妾爲紮將巾兩目頓然突出手執鐵鞭騰身上馬一路鞭至敵營中當之者無不糜爛蓋旣紮巾後則不復認人其愛妾不及避亦被鞭死明季四鎮之中戰功最多後爲國朝大兵追至蕪湖糧盡不能戰自刎而死屹立不仆大兵皆羅拜之乃仆築墳大江之濱土人每歲祭祀不絕或云天帝殿中四將馬趙溫岳今則以黃代岳卽得功也

昭代叢書

辛集

張氏危言

卷第二十一

書

世楷堂藏板

崑邑王昌者嘗獲一大鱸烹而食之膚革皆裂有力如虎常至山中拔樹有時索綯如杵兩手寸斷之然生當承平之世無所建白老死牖下人固有幸不幸也

樹蘭

粵西山水奇勝略見於柳子厚之記序今又聞桂林郡有松林四十里夾翠於岡嶺平坡間中列長亭短亭蘭蕙徧生於松杪號曰樹蘭託根高人不能取是歲寒君子之節幽谷王者之香草木併合而成其奇

者也天地靈秀之氣既鍾毓於山水復流溢於草木瘴雨蠻煙之中發洩無餘故楚之南少偉人宜矣而孰知其掉臂游行乃往來出入於衆香國裏哉

岳武穆王擒楊么

岳武穆駐軍洞庭湖濱欲勦巨寇楊么軍士皆北人未習水陣破之無策乃微服潛行一路躊躇至永新縣中見有一園亭欣然往游此前輩劉幾退休地也時劉在園見武穆進門狹隘處必左右回顧雖未識姓名已默知爲朝士蓋戴紗帽有翅掉頭始不觸礙

昭代叢書

辛集

張氏危言
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遂不覺流露其故態也武穆見亭上題墨莊二字自言曰此處顏額位置頗佳但書法未妙耳適見墨藩棕筆陳几卽另書飄然竟出主人敬揖求款則有副元帥岳飛名字因駭問曰將軍軍務倥傯何幸到此武穆云有心事未決冀得其策不自知足之前耳劉謂武穆曰將軍戮力王家與老夫義同一體不妨明言或效一得之愚因商述其事劉問將軍自度對陣時湖中停泊漁船不驅去否楊么鎧甲衣仗可識別否二者如可得兼曷不令軍士練習假置漁船於湖

內待楊么親自臨陣時兩邊夾裹漁船上撒網擒之武穆卽施此計於合陣時竟網得楊么羣寇皆伏蓋不過七日之期耳先是楊么出沒湖中巖穴深阻不可入自言若欲破我除非天上飛來果應是讖蘇郡張天申爲令永新遇劉氏子姓述其事今墨莊二字已臨摹入石原蹟尙爲劉氏珍藏銀鈎鐵畫筆勢壯闊飛騫余曾見之於日容張太史家武穆出師至洞庭湖道經徽州歙縣於荒野止一宿相度地形謂土人曰不出四百年此閒一雄鎮矣今爲巖鎮周廣十餘里居民皆熙攘殷實其放燈最佳山水林木高高下下因其疎密而布置之星毬火樹輝映自然不同也

王甫瞻

王甫瞻能詩歌善楷書少時嘗爲僧於天長六合閒山中獨行遇一虎急避至石壁下虎亦闖至猝見甫瞻卻縮飛奔而去山中人言虎之畏人甚於人之畏虎此其證也其所居小院在岡嶺四合處院僧數十人夜深先睡甫瞻於燈下誦經窺見窗外月光下一

昭代叢書

辛集

張氏危言
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大虎隨兩乳虎蹲踞近屋平岡上虎忽嘯腥風四起
響振林木門戶窗櫺棟梁椳柱搖搖然勢將傾陷甫
瞻息燈向長連牀臥臥僧俱已小遺席被沾溼膽落
無聲矣虎亦未進寺門明日衆僧相視猶覺悚然甫
瞻又見某處寺內一樹樹葉細長如石榴葉上皆有
小蜈蚣一條寺僧曰此不整人者也以手搖樹蜈蚣
亦僵伏不動云

任翁

任翁傅川與同里高翁幼同學兩人皆潦倒童子場

昭代叢書

辛集

張氏危言
卷第二十一

庚

世楷堂
藏板

中至老不遇然功名之念愈老而愈不衰也任翁年
八十二尚就童子試時高翁亦望八矣遇府縣試則
喜氣津津動於眉宇二翁相善也已而相忌謂歲朝
若遇諸塗則場中不利故高非任爲不祥人而任亦
視高爲鈍客每歲朝出門兩人各迂道相避其少時
所同研席者皆邑中名士既而俱登高第得顯官獨
任高二翁訓蒙於荒江虛市之間朝夕雜誦聞其書
聲者雖小夫婦人莫不笑之每當觀風季試時兩人
必手提綫絡與諸少年雜沓而至諸少年見其隆然

鮐背鬚髮如銀皆私相謂曰南極壽星與彭祖老人
今日又至矣余舅祖李若采先生名亮邦爲任翁後
輩任翁嘗捋其鬚曰子來年必中式矣相君之貌銀
面金鬚舅祖笑謂任翁曰然則先生今年必進學矣
先生之貌金面銀鬚時任翁已八旬面黃鬚白久矣
微怒而去舅祖與雲間陳臥子先生對局任翁闐然
而入陳先生不禮焉任翁指之曰此何人舅祖曰儼
同年也任翁勃然曰如此後生家尙未也陳先生卽
應聲曰我視汝老人家則已快矣蓋吳下方言謂快

昭代叢書

辛集

張氏危言
卷第二十一

完

世楷堂
藏板

爲速死也兩先生機鋒敏捷如此任翁晚年文理愈
荒謬其應邑侯葉隴仙縣試也第二題得亦饗舜中
比云洪水橫流之日水族於是乎必多堯則以鼉鼉
蛟龍魚鼈之屬而饗舜焉草木暢茂之世野味於茲
乎不少堯則以虎豹犀象麋鹿之屬而饗舜焉葉公
以墨筆濃圈其卷評云水陸奇珍悉登二帝之筵是
眞所謂玉食萬方也奇想天開可以壯拘儒之膽卽
大加優覆有一紳欲看任翁文者葉公出示之噴飯
滿案謂不宜置之前列葉公曰如此耄年尙欲冀其

文理精通博取狀元及第乎我但使老人快意一時耳人皆謂葉公之冲襟雅度不可及也任翁與顧太師秉謙爲友壻對酌時任翁戲顧公曰嘗聞宰相之肚可以撐船有諸乎顧公曰以小弟之褊心卽髮絲亦容不下也任高二人一生著作相似又共享遐齡任年九十二高年八十六一時出兩壽童拋去鳩杖僕僕風簷亦事之咄咄可怪者也

昭代叢書

辛集

張氏危言
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張氏危言跋

張氏危言崑山張臯亭明經所著文致疏越殊有梅花草堂家風癸酉仲夏鮑丈以文舉舊藏寫本見贈時方患瘍未愈而余亦抱疴相對淒然今秋覆加校閱余猶視息人閱鮑丈則赴玉樓之名已兩閱月矣可悲也夫甲戌孟冬震澤楊復吉識

孫揆嘉肇初校字

昭代叢書

辛集

張氏危言跋
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211700 MIC16

司

齊

齊

齊

國

司

司

光緒十六年冬
十月廣州重槩

叙

說部一書唐宋迄今汗牛充棟其博雅新異膾炙人口者指不勝屈濫觴入於荒誕不經以及猥褻鄙俗如箏琶之說耳大雅弗尚也蓋說部雖小品然未嘗不可寓風雅示勸懲闡幽隱方不浪費筆墨安災黎聚然知此者鮮矣金子玠堂薄游山左旅邸無聊因紀錄舊聞爲客窗偶筆一編授余閱之事多徵實藻不安據摭拾不拘一端大旨以有神世道人心爲主

守一齋筆記

序

一

卽搜羅一二奇僻亦不流於荒誕若猥褻鄙俗則無纖豪涉其筆端雖見聞未廣篇帙無多亦庶幾擇言尤雅者同人咸勸付梓屬余弁數語於簡端余樸拙無文聊述其大槩如此雖然玠堂稟承家學文藝弱冠知名詩詞竝卓犖可喜顧韜晦不以示人而僅以此問世得毋因懷抱利器尙未逢時偶托此以寫胸臆耶抑以爲詩文之嚆矢也嘉慶二年春仲立菴蔣熊昌叙

余垂髫時玠堂先生文名噪龍城及長獲交先生則粹然君子儒也乙卯春余計偕北上契濶年餘今年夏以事至平陵先生亦放焉握手道故晨夕過從者兩閱月盛暑中奉訪則見手不停披著書自適出客窗偶筆如千卷示余余讀之謬加評騭如入左史之室不知爲稗官小說也重九先生將攜此南歸公諸同好余維小說家言大抵優孟衣冠得其似而失其真者更有蜃樓海市幻由心造往往出於文人學士

守一齋筆記

序

二

穿鑿附會之所爲非不瀾翻層疊動人觀聽其於佛氏妄語之戒又何如乎先生此編事事真實有裨世道爲多而務去陳言仍令讀者忘倦思無邪一言允堪持贈矣惟是匆匆分袂惆悵臨歧三月鶯花重慰離索行見奇文欣賞之餘又增一番情話也嘉慶丙辰重九前三日陽湖趙學敏

自叙

丙辰夏予客平陵寓準提庵五六月橫空暑氣卅七年彈指光陰獨居深念行自傷焉南浦魂銷俄匹馬短衣而至東山夢繞聽無魚長缺之歌能無振觸故園徘徊孤館耶一絲不掛毋念李下之嫌千里逢迎絕少桃根之債而僧廬雨點禪院鐘聲繫足碎旅客之愁思雪騷人之涕淚者也孟浪托鉢我安適歸况雁序分飛方寸已亂一切茗杯酒盞宜乎淡漠置之守一齋筆記 自序 一

惟以研弄筆墨為消遣法爰述所聞於庭訓與夫故老之流傳耳目之睹記彙成一編言皆有據事匪無因或以佐塵尾談天或以供輜軒問俗第慙孤陋寡聞尤苦草率了事所望博物君子妙賜剪裁幸甚幸甚嗟乎同學輕肥後生臺省年年作客愁予者在灣環翠碧之間處處依人知我者在牝牡驪黃之外矣嘉慶元年六月廿有四日江陰金捧闈

題詞

程景傳霖巖

個儻才人未倦遊蕭然襍被汎輕舟篋中翰墨年來富近事前聞並網收

青箱世業久流傳著述還看後起賢他日金門將待詔摘毫應比長卿賢

趙翼雲松

稗乘紛紛各逞才壞人心合付秦灰多君巧用齊諧

守一齋筆記 題詞 二

體演出儒家語錄來

史才獨擅苦無施聊撫新聞小試為毛穎陶泓原有例古文手筆作傳奇

不炫新奇不撮空採來都在見聞中笑他司馬相如賦烏有先生無是公

老藉叢書引睡魔此編猶未廣搜羅鄙人賣菜還求益要看容齋五筆多

錢維喬竹初

司馬文章富石渠名山轉眼沒鈔胥且枯三寸瓊瓏
管補綴人間軼事書

今古茫茫辨九邱由來幻迹等浮漚眼前無數傳聞
昇說到齊東盡點頭

巷說街談入品評箇中消息幾人驚覺來握麈清言
裏也作禪關棒喝聲

爲繡平原更買絲一編旅館自尋披東方不是詼諧
客遣和秋風別有詞

守一齋筆記

題詞

三

姪孫 福海曙洲

詞賦才推脫類如旁搜更向雅吟餘別翻客裡新彈
調又讀人間未見書花木能靈經歲久神仙有僻好
樓居寫殘幾束湘東管贏得閒編倦眼舒

刮刷人爭艷棗梨篋中祕牘購新奇已分狐史千秋
筆也抵鷄林數紙詩記做洞冥原述異經稱山海豈
傳疑定知勸戒關風雅不獨能工載乘辭

題詞

陽湖洪亮吉稚存

蹤迹山巔及水涯齊梁久客不思家移居誰似先生
便頰上時懸鬼一車

正是華年賦壯遊靈奇都藉筆端收小閒欲乞談天
口海外重繙大九州

瓠巴鼓瑟伯牙琴弦外泠泠得賞音不譜詼奇譜瀟
行就中尤識採時心

守一齋筆記

題詞

四

屋後回環西小湖談空時覓北街屠

謂屠刺史紳時亦著瑣蛤雜記

等比鄰各逞如椽筆爭作人間鬼董狐

沛上相逢眼乍青白門仍約共揚舫空江夜靜煩揮
塵要使魚龍出水聽

此北江先生題客窗二筆詩也二筆未刊而燬於
兵燹僅存殘稿十數則已并刻卷中惟二筆簡端
諸名公題識均已無存此詩從卷施閣詩十九卷
中錄出亟附刻於此 應澗 謹識

金玠堂先生傳

先生金氏諱捧闈字玠堂江陰某鎮人也父諱鑑雍正乙卯舉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科歷官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生子三先生其仲也生有異稟髫齡屬文驚其前輩咸以遠到期之年十七補學官弟子旋食餼與姊之夫李貢三拔羣齊名皆少年英異而先生德器深厚常稟庭訓以重成居身溫理處世故終身言不遜辭動不遊則刑部君林居三十年先生

守一齋筆記

一

周旋膝下不忍遠離時姑丈程文恭公久器先生品學寓書越赴順天就試先生不往後雖屢躡南闈亦不悔也噫可以知先生矣乾隆戊申刑部君捐館舍方事遠遊孫淵如觀察其甥也延之兗州官署著客應偶筆八卷用齊諧體以寓勸懲琴板行世中表繆申浦出守平陽先生乃作山右之行上太行登潞公臺所爲詩文益閑肆著客牕又筆凡忠孝節烈與夫時人俠客之可傳而幾於湮沒者皆搜訪確實揣摩

曲肖極盡其情而機局變化導源司馬子長而神明於柳州閱之入人心脾可歌可泣識者以爲非復小說家言蓋進於古矣爰擇其尤者彙爲一冊署曰守一齋古文嘉慶辛酉自山右歸境益屢空而所遺子母券一篋猶置弗問有詭言貧不能償徒手乞還其券者輒檢與之壬戌以歲滿貢成均親朋勸入都就教職會得脾疾不果行乃慨然曰貧而病命也不殖將落是則可憂耳遂杜門課子著韻字辨重十八

守一齋筆記

二

卷錄所作制藝及詩詞若干卷藏於家自是足不出戶者凡十年常作安貧說以見志庚午八月八日卒年五十有一道光十四年以長子諤官蒙城訓導敕贈修職郎先生孝於親友於兄弟伯兄官福建以賄項被逮先生時在山左聞信驚絕急馳書家中令速變產湊繳會事得白乃已先生雖籍江陰而所居與郡城較近親故皆在焉故先生恆設帳於郡城彙昌輩行稍後未見先生言論丰采先生歿後三十餘

年始遇長君諤於中州濫乎其容粹然儒者又數年復聚於里門益相契得讀其著作信能以道德文章世其家學者觀於諤而先生亦可知矣諤以先生行狀命次爲傳不敢以不文辭

論曰孟子論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蓋得乎天者獨尊一切富貴利達皆不以介意也先生抱不世之才處得爲之勢乃眷戀庭闈淡於進取卒以明經終老不克展其猷爲人往往惜之然而先生絕無憤懣之意爲不平之鳴惟以敦本績學爲務卽其發爲文章亦必以表揚激勸爲宗修令德以貽子孫舉正辭以詔後世彰彰在人耳目間以視夫紆青拖紫而沒沒無聞於身後者果孰得而孰失哉

咸豐二年歲次壬子十月上浣陽湖後學惲彙昌謹撰

守一齋筆記

傳

三

守一齋筆記目錄

粟香室叢書

偶筆卷一

先人軼事

貴人預兆

屠戶善報

夢兆四則

師友淵源

孫節母

心經

機跡呪

周起漚

張氏宅異

孫鯤化

冤獄報

守一齋筆記

目錄

一

三歲孩雪父冤

乩仙療病

趙氏牡丹

岳將軍

蒙城盜案

張大令

蘆花會

龍虎山道童

卷二

詞識

岳忠武印

蛇精

謝啞

天榜

出神

謝秀丰畫

單方

治手瘋

治酒病

治目中痘

吳竹坪

服雞卵法

鄉會試同夢

大士治鱧

治骨鱧法

河豚毒

食蠶戒

乩仙治瘡

石室神方

還元湯

木怪

守一齋筆記 目錄

玉田狐

馬償債

黃彥需

崔從慶

佛經

正陽門關帝廟籤詩

木龍

託夢建醮

割肝療母病

仁醫

南莊筆記

卷三

白衣僧

寨橋孔生

莊婦回陽

鬼挑擔

夏氏奇鬼

黃山採藥

徐硯

僵尸

十三閣老

二十力弓

財色報

鬼詩

食牛戒

字學

長宿

梁家潭

謝大過

呂千里

守一齋筆記 目錄

殿元翁母

劉仙師

陶園雅集

魚夜叉

庫吏婦

太素脈

桐城姚

王節婦詩序

玉人

平樂豹

鎮安虎

柏樹神

董文恪

奚孝廉

封鞭

黃姑

擊怪物

某學道

留仙閣神方

卷四

風水

才媛莊蓮佩

黃仲則

李真三

丁方酒

酒令

蒙古大夫

祝由科

海面大頭神

銀却僵屍

守一齋筆記

四

象

異僧斬蛟

鎮海龍

巨蛇人語

錢尙書

吳方伯

天台缸孝豐塚

溺鬼衣致祟

中廁邪

清澗疑案

孫鄭降乩

狐女

一命四償

雷部

啞子說話

羅漢後身

輝南田

黃庭經

伯夷頌

碗墩

白鬚老者

王大姐

墨丸

金榜

一筆目錄

書戚氏女守志事

冥府速報司記

人豕記

女劍俠傳

狐火記

普陀神箭記

守一齋筆記

五

書紅花客獲利事

書葉太翁還金全節報

書總戎女歸葬事

白副戎傳

四妙傳

書楊別駕成神事

書葉太令斷虎事

書張缺嘴事

義豕記

書城隍神敬節事

王子文傳

一蘭合傳

守一齋筆記卷一

粟香室叢書

江陰 金捧闔 玠堂

先人軼事

先君子敬齋先生幼時夢赴金陵見一貴人乘輿端坐色相莊嚴旁一老僧指謂曰此部屬官若前身也寤後作詩以紀有我本南京一部曹之句年十七立志希賢夢見卜子孟子豁然有悟著守中說載丹鉛雜錄中嗣登賢書以保舉官國子助教擢比部主政

守一齋筆記

卷一

一

告終養兩丁大故遂病手風林下三十年無片紙隻字入公門杜門課子常曰士當先器識而後文藝常存敬畏一語宜服膺勿諉又曰重威居身溫理處世吾無憂矣大兄令尤溪每寄家書必以矢慎矢公爲誼囑予與五弟屢困場屋而先生顧恬然安之年八十有三卒時異香滿室適謝家妹來家侍湯藥夢旗鶴翩翩有老僧偕來曰好先生天上去也嗚呼自戊申見背九載於茲雖魂夢爲勞而音容永隔予訪武

定太守張硯村表姊倩贈以詩詞繫之駢語有云螢火芸牕敢說十年飽學雞聲茅店未妨兩脚飢驅惟行路之多艱風塵鞅掌宛趨庭之如昨清夜捫心蓋紀其實如此

貴人預兆

程文恭姑丈幼時以太翁靈臺縣任所賠累故家產籍沒入官困阨悲愁靡所控告應童子試無力延師予大父綱軒先生爲江邑名士方爲大姑母擇婿適

守一齋筆記

卷一

二

入郡城見其器宇軒昂文辭卓犖乃曰此棟梁材當有大匠方圓而平直之遂妻之召文恭公并弟霖巖先生來讀書與先君敬齋先生先叔蓉塘先生爲異姓昆仲自身心性命之學以及時文律賦詩古文詞皆大父耳提面命時文恭公學乩仙於老宿徐民則以端節解館歸每乩輒鬼方悶悶一日乩動如飛大書曰程景伊白樂天後身祖功宗德之故從此詩詞燦然可觀有禱必應來述其事於大父大父命之乩

降壇曰一望高山足千古梵王宮殿鐘聲午禪家破
衲倩誰縫擬教山頂裁雲補余天台山太和尙是也
大父命四人羅拜敬問功名曰功名之事余置之不
道久矣然今見羣英亦心焉好之贈汝一歌爾為後
驗何如洋洋灑灑千有餘言先君子曾口誦一過惜
未筆之於書不能全憶大約以金井梧飄草黃變色
蜚吟敲夢雁叫驚潮喻目前慶楚之况而一夜陽和
露濃花毓桃開天上杏種日邊且有 御園春滿滿

守一齋筆記

卷一

三

城香策馬 皇城耀彩裳之句矣自後每札書三字
輒知以下十餘字錯愕不安懼褻瀆洩旬復請則大
書曰吾乃飄然仙是也長言贈別滾滾千言僅記其
結句云萬疊青山一曲溪鷓鴣啼罷子規啼落花隨
水人間去來問桃源路已迷大父命文恭公拜問終
身判曰不見天台山太和尙所贈歌乎其中半為爾
言也先君子拜曰德氣鄭重福人也後文恭公以翰
林歷清要任綸扉 恩賜紫禁城騎馬而策馬 皇

城之語驗矣文恭公生一女即余嫂嗣胞姪為子品
學福壽與白太傅略同輪迴之說彰明較著若此余
家世居江鄉讀不廢耕大姑母六七歲時問詣隴畔
看婢子收木棉花忽一婦人進曰小姑娘赴隴上致
令當方土地田公田母僕僕爾起作迎送也言已不
見大父知其神而預知姑母之必貴鬼神之為德諒
哉

屠氏善報

守一齋筆記

卷一

四

余家半里許西觀村屠氏世業農乾隆壬午癸未屠
氏子名紳字笏巖鄉會聯捷授雲南師宗令擢尋甸
州牧今任廣州別駕余聞之故老曰善無不報遲速
有時屠氏發祥遲之又久矣方笏巖之祖六吉年三
十餘僅舉一子尙幼薄暮偶戲鄰人田畔鄰適舉鋤
無意間剷兒頂兒立斃鄰大駭已有人犇告六吉鄰
望見六吉來自念破家亡身禍在旦夕因大號六吉
至曰汝何為者吾兒之死命也命可逃乎何與汝事

然破曰極作偽之工無如洞鑿之難逃矣先君喜曰是必高魁果然是年中秋媼母在家夢相梓者歌曰一舉成名天下知遂豁然而寤

錢械者余同邑人年四十餘困童子試文理平常而性行孝謹鄉里咸重之癸巳春縣試期近余表姪吳竹坪夢人謂曰今年錢木頭進學矣應之曰或者有之言訖而覺起詣書齋則錢已踵門是時錢未名械亦無人稱爲木頭竹坪頓憶夢中語曰木頭曰或者守一齋筆記 卷一 七

豈非械樸之械謂錢蓋更名應試乎錢如所教是年遊邑庠五弟挾闈字璋堂凡有夢往往而驗余遊庠會餽名次不爽戊申八月南闈返舍夢院中蛛網無數忽有蜘蛛從空而下大如案以手搏之剖其腹得珠盈掬數之五十六顆遂寤余聞而喜之謂得珠佳兆可望獲雋榜發落孫山後閱硃卷三藝皆蒙主司嗟賞以詩中用垂纒纒字誤作平聲見黠鳴呼蛛絲結網其

應在纒是年十一月先君子見背而淚珠之兆已伏於場後榜前之妖夢也異哉

陽湖趙季由名學輟應乾隆甲寅秋試返棹泊舟燕子磯夜夢已闈卷有評語云平正通達火候已到十分榜發獲雋謁房師出卷示之果平正通達四字

師友淵源

余外舅蔣晴崖先生官至少司農與先君爲道義交先君初入都以諸生晉謁一見卽器重迨於致仕家居而金石之交弗替內兄立菴名熊昌時相唱和有五十年來五世緣之句初外舅官侍御嘉賓賢主洵稱二難重以婚姻相待如骨肉內兄菱溪內翰次南莊刺史余姊倩又次立菴太守皆受業余聞之老僕葉發曰主人嚴氣正性不稍寬假方蔣中丞之旬宣甘肅也六公子留京讀書偶出觀劇主人退朝問何往闈者支吾則曰是必浪遊不可以不做卽命僕往覓遇之告以故頓爽然亟回寓主人盛氣以待曰若

守一齋筆記 卷一

八

翁荷

朝廷厚恩畀以封圻重任正焦勞報稱不敢暇逸之
秋命若負笈門牆豈以京華爲行樂地若未冠舉孝
廉正當循名責實練達謨繇而顧孟浪游衍志則荒
矣將何以不負所知不負所學乎公子唯唯引咎自
責明日五鼓寒威偏人主人將入朝則公子肅衣冠
迎主人而揖曰昨弟子有過先生得毋怒乎弟子改
之弗敢忘主人色霽曰能改過吾何憂若且休矣毋
守一齋筆記 卷一 九

孫節母

嗚呼天道好還感無不應而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余
於毘陵孫氏見之堂姊丈孫名勳號書屏乾隆丙子
孝廉初書屏太翁幕遊粵省時宜興許某任某邑令
相得甚懽以其子妻孫孫贅署中三載卽去世書屏
甫二歲太孺人年十九病中謂太孺人曰我死命也
是呱呱者卿其爲我善視之上無父母僅望此一綫
之延家中受分房屋數椽尚可容膝院中古柏一株
守一齋筆記 卷一 十

觸此嚴寒也師生之誼逾篤嗟乎古道照人卽一端
可見六公子者卽立庵也先君曾謂余曰汝知蔣氏
發祥之所自乎汝太岳惕齋先生曾在 親王邸授
經又著海外行學問文章名噪都邑生平無疾言遽
色遇婢僕必溫語拊循有大故斯遣之亦不加以詞
色親戚朋友死無所歸會爲之連舉七喪其他隱德
未易悉數也由是言之凡人世之富貴貧賤於盈虛
消息間者天之報施豈爽毫髮哉

者將以爲書屏婚娶費一日發扇則無有大窘告族人族爲鳴之官緝甚急太孺人夜臥見差役折簡請恍惚出門乘輿詣官解顯者朝衣冠出肅曰節母到臨本邑城隍神某敬迓旋以賓禮坐神曰節母矢志幽明共欽今有一言聽候裁奪偷兒某某按律當斬母意何如母乃發大慈悲曰吾願赦之神曰皇天后土實聞母言母福分未可量也醒而異之遂宥之於是書屏草草畢姻事丙子捷北闈授句容教諭迎養守一齋筆記卷一十一

任所一十九年截取知縣選山西河曲今告終養初歲癸酉太孺人夢隕星如雷神人抱送太孺人房太孺人抱置余姊房數日姊分娩得子名星衍字淵如

少落拓不羈年十七補弟子員丙午捷南闈三十四

矣丁未聯捷對策及第改部曹今任山東觀察昨歲

余客臨湖寄千秋歲引詞一闕云旅館孤燈寒更遠

笛攜得天風立蓬壁勇兒壯年名不就青雲志氣頻

蹉跌嘆人生未來事暗如漆楓葉荻花江上客猶喜

爾功名竹帛待有梅花寄星驛青衫好羸黃卷讀當初也負雕龍筆暮鴻飛曉鶯唱憑消息今年四月余赴道署晤書屏喬梓竝謁老太恭人年八十有九而神采如六十許其言藹如令人感激蓋其得於天者厚也嗚呼士之得志於時者未有不由祖德宗功積累培植之所結而成者也然當其困阨時亦復無可奈何而或疑感應之理之不可據過矣得志之士弗忘其所以來弗昧其所以去而後可以長久今淵如恪遵庭訓報稱爲心介節清風其來有自嗚呼若節母者致足感矣

心經

余內表姪陳泰和弱冠遊庠甲寅科赴金陵應試抱恙寓中方悶甚忽夢見公差兩人持票示之云不准入場詢其故曰是有寃業則見兩猫三鼠偕蝦蟆八枚跳躍作索命狀陳曰我誦心經超度之何如差曰我等陽湖縣城隍衙門須稟本官再行奉復但須多

待盡費耳醒來汗出如雨亟焚冥鏹付去役先是余
內表兄陳肖巖泰和胞叔也以華容令告病在籍家
中桂花盛開一婢偶戲其下忽發狂曰咱胡三爺何
物婢子敢犯咱遂自批其頰而卷髮爲髯神情語音
頓類山左男子少頃又操姑蘇人語音自云楊姓幼
習歌客死山左爲胡三爺所役伊欲誘此女不從命
予守此問胡何往云在天子門生宅相待遂唱崑腔
頗合拍天子門生宅者玉梅橋北吳氏之世居婢固
守一齋筆記 卷一 三

帝君怒曰陳某本今科解元何暴戾若此脫膺民社
豈不荼毒生靈抱疴場外未足蔽辜俾得入場殊太
寬縱本官再四祈求與以自新之路久之方允今有
文書一道請閱之陳醒僅記首尾曰天地好生何殊
卵胎濕化聖賢樂善豈容暴戾恣睢許誦心經五萬
卷超卹冤命十三條余聞其事而面詢之陳曰然幼
時爲假官命奴婢掠猶如審犯人狀連斃兩貓實出
意外夢中事皆有之不圖幼時無心之過而冥冥中
鑒察之嚴報應之速如是也余曰幼時無心之過而
冥冥中鑒察之嚴報應之速且如是也夫

穢跡呪

庚戌九月廿七日一更之後萬籟無聲余擁衾而臥
不覺乘扁舟上下於白萍紅蓼間水勢汪洋颶風頓
作舟子持篙不得刺爰瞑目敬誦穢跡金剛咒數徧
啟視則已登彼岸而踏實地矣爾時感激慈雲瞻依
霧貺謂我佛釋迦大悲普度如斯也寤後填念奴嬌

詞敬記云一腔礪魂幾千般卅載光陰彈指蓬壁蕭
條秋露冷太息人情春絮業水瀾漫黑流滉瀟夢裡
人間世黃庭一卷蕊珠杳靄如此何況我佛釋迦甚
深般若法力無邊際救苦慈航何處覓方寸霧山是
矣寶杵橫天環鈴震地消盡陰魔氣摩尼認得夜光
還屬貧子

周起滢

余內兄蔣瑩谿別駕言其任臨潼時有同寅周起滢
守一齋筆記

卷一

五

者任鳳翔令有候補知縣龔秉震誕之出重資幹旋
而太守宋琦左右其間上合因出周鉛差往返有數
月擔擱向例陝西赴湖廣辦鉛回至龍駒寨交付便
車帶至省城無庸親解上台又左袒龔劄周須親自
照應周罷於奔命因而悵鬱以死其子奔喪守制夜
夢其父謂曰我陽壽未終以鬱死死而痛恨者宋與
龔也汝當爲余虔寫金剛經一部誦大士咒三千徧
急爲之毋誤又曰大士咒完龔震死金剛寫就宋琦

亡言已醒寤半信半疑遷延不果又夢其父曰余命
汝誦咒寫經而汝不信是汝不孝也醒而汗流浹背
如所命咒甫半龔患傷寒至三千徧龔遂死是時宋
方卓異入都僉謂龔死偶然而未必宋之亦驗也金
剛經未葺其子悠忽置之父又入夢限汝三日如違
余不汝宥矣乃大駭三日而畢先是制軍札諭卓異
人員前來晉謁宋血氣方剛命駕而往未半途暴病
卒卒之日適金經寫就之日云嗟乎周之死死於鬱
龔之死死於咒宋之死死於經殆皆非終其天年者
特是周死而冤何不請於帝訴於神而必藉經咒之
力以雪其憤吾聞之經咒可以超生度死而未聞其
可以殺人而償命也佛法無邊不可思議固如是與

張氏宅異

彭城張氏巨室也 國初以從龍有功貴且富其家
閨閣之高牆垣之厚翬飛鳥革甲於郡中居數十年
極平善迨康熙初年稍稍衰落世習武嫻騎射僮僕

數十人猶以牧馬決拾自雄僕多宿堂戶中一夕甫
睡或聞履聲自外來透牆而走聲甚震驚問伙伴是
橐橐何爲者起聽悉聞之竊竊然議或鬼之或神之
或妖怪之二年長者曰聞室中有朱提藏焉聲殆騾
駒子耶一點者曰盍跡其所經而布以灰脫鬼物便
有聲無跡也明日眾從黠者護甫睡果如昨夜聲晨
視則巨人跡長二尺餘乃大驚然童僕各負其勇謂
吾輩集兵械伺之坐守至二更時夏五望日也月浸
守一齋筆記 卷一 七

遂遷他所而扇鍵之將售之聞者莫敢應乾隆年間
夏月河南巡撫某公宅眷過徐假公館以張宅軒敞
僦之夫人命婢設羅帳釘釘釘未入而壁已破視之
則燦然朱提在焉破壁得十餘萬金以去千總張萬
超楊廣枚表叔也會述其家事如此六月九日廣枚
爲余言

孫鯤化

余姊丈孫書屏名勳乾隆丙午孝廉丁未夏以截取

守一齋筆記 卷一

末

知縣入都候選同伴孫鯤化浙江人丙子同年也路
出沂河時已二更無渡可覓更無宿處書屏見古廟
頽垣星光燦爛入廟四顧虛無人焉謂孫吾輩宿此
大佳因覓鄰人爲進晚飯飯訖孫忽訝告書屏曰君
亟來書屏走視則木牌一座書郵政廳孫公鯤化之
神位孫神色悄然書屏曰天下名姓相同者正復不
少曷足異乎抵都各寓未幾而鯤化訃音至

冤獄報

江蘇某方伯河南歸德人任臬司時沛縣民某甲與妻反目外出數日會近地有一屍被重傷面目腐爛不甚可辨衣履與甲極相似其妻故與某乙有私人皆疑同乙謀害縣驗屍時微聞之拘兩人至姦有證據屍又相似不能自明刑鞠承認經院司無異詞已如律抵罪矣而甲故在姦因忿妻他出備趁不歸越半載於徐州工所執役聞同伴中語此事駭曰我固在也而妻論死遂赴縣自白縣畏罪無策挈之赴蘇

守一齋筆記

卷一

九

時某甫擢方伯將卸臬篆縣進謁密陳某方伯云汝即將某甲來立繫司監是夕斃命事遂寢後方伯丁艱返里值重案干涉身罹重辟家亦全破人以爲冤獄之報云又江蘇某臬司浙人屬某邑有案亦類此某翁媳因貧苦忿爭翁出而官河中有浮屍不辨面目惟左手枝指同鄰人皆指爲卽其翁縣府以無左證疑之而某臬司獨斷以逼翁命論抵後其翁歸自首毆之不理事亦遂寢越數月某臬司病革見此

索命遂殞兩獄皆冤初尙出無心而某方伯并殺其夫以滅口心更忍而受報尤酷治獄者可不慎之又慎哉

三歲孩雪父冤

安徽霍邱縣有流丐二人遺其名甲攜妻及孩孩甫三歲名劉黑未甚能言乙孤身同行乞甲妻與乙有姦甲未之知一日行至距城數十里外廢寺宿焉寺故無僧亦無鄰居甲睡熟妻與乙謀乙以繩繫甲頸

守一齋筆記

卷一

三

妻曳其足良久而斃孩旁坐哭視二人棄屍於井而逸將出霍邱境往豫省之固始乙與姦婦謀攜孩多不便不如賣之行經一村有欲買者給百錢抱孩授之去行未幾村人問孩彼汝爹乎孩云不是問汝爹何在孩云被他們殺了眾問之皆然問以他語則不能了了村人畏累急糾人追及詭云還孩孩投母懷大啼而其母不承云非我兒眾益疑同地保拘執送縣官問孩對如前質之甲妻及乙皆服罪至寺出屍

牛中驗之信然遂如律抵罪蔣立巷守頴時霍印爲
屬邑親訊之問孩他語固不能言而就母懷中如故
也屬縣善視之藉非此孩乙等轉瞬入豫境無人控
理甲含冤地下矣殆甲託霧於孩以白雪耶抑姦夫
姦婦謀殺本夫天理難容默啟之也異哉

乩仙療病

蔣內莊姊丈嘗爲余言雍正年間山左其中丞大母
沉疴不起醫藥罔效聞有乩仙者能治病中丞急延
守一齋筆記卷一

三

至署中誠敬臻至乩運如飛則稱漢壽亭侯到英風
浩氣流露詩筆間中丞拜問母病尙可挽回否判曰
可遂開三方曰服第一方下第二方汗第三方愈吾
去矣服之神效中丞感激之至一日張真人過東省
中丞語之真人躊躇半晌曰是日天上神將咸詣霧
霄何暇降乩命法官檢有地仙土神輩來中丞署中
未對曰無之命細查乃曰是日有本省某邑某貢生
曾降乩某故老宿久困棘闈精岐黃無過而問者故

身後託名關聖帝君以顯其長中丞訪諸某邑果有
之老妻弱息覺覺無告中丞報以千金

趙氏牡丹

表姊丈趙甌北觀察幼時家徒壁立勿克延師而性
耽書卷祖居竿旗村村有塾師聞而異之示以八股
詩賦半載波瀾老成師曰此子讀書有成飛黃騰達
非老朽所能髣髴也其家牡丹一株枯已久乾隆庚
午春忽開爛漫花得二十七朵是年秋捷北闈名數
守一齋筆記卷一

三

若符節辛巳第三入及第塾師猶及見之今致仕著
有甌北詩鈔陔餘叢考等書行世自庚午以後牡丹
復枯戊申花開如庚午其子姪應秋試者四人意謂
有符其兆者而謂稗秋風咸爲扼腕矣同一牡丹有
應有不應豈蒼蒼者之愚弄人耶抑人事短長未可
一概論也

岳將軍

四川提督岳將軍名鍾琪將生時母太夫人夢兩人

持彩旗前導送一兒至旗書一聯云馬蹄錢塘萬里
 關邊兼勇將血飛閭闔千年饗食好酬君遂生將軍
 壯而勇略冠時屢著戰功後以事下獄旋赦出薄游
 武林城隍山璽笠繭袍從一奚童人觀其儀貌魁偉
 不知姓名入肆啖餅及肉量兼數人酬直徑出徐步
 山下忽驛騎四馳傳旨召岳將軍市人指示之少頃
 文武大僚畢集擁將軍乘騎去益大學士傅文忠公
 經畧金川以元戎薦 特召也馬蹄錢塘之言驗矣

守一齋筆記 卷一

三

暨將軍成功歸再任四川提督策馬巡行邊徼番賊
 伏莽中突起刺腹將軍急裂帛裹創馳騎揮刀殺賊
 而還遂殂上 聞卹典甚優邊地山名閭闔下聯亦
 驗天生英傑故自不凡生時已先兆矣

蒙城盜案

乾隆戊戌秋河決豫省入渦河下注潁州屬之亳州
 蒙城汪洋浩漫四野田廬淹沒自大吏以至牧令不
 待奏報卽開倉撫卹而飢民嗷嗷尙有克橫搶劫者

蒙城某鄉集中連報兩案每案六七八人皆明火持仗
 入室搜劫糧石時蔣立菴守潁駐蒙城方籌賑務聞
 之告令曰此必不可長急宜捕獲如法懲創以遏其
 餘令如言搶劫之風頓息迨事平令以讞詞上皆擬
 大辟立菴鞠之雖無異詞而念此蚩蚩迫於飢餓非
 常時兇暴比思有以活之是夕臥齋閣夜醒聞有人
 翻案上爰書霍霍有聲良久乃止益悟斯獄之可矜
 清晨集犯重鞠令供詞改輕遂皆以遠戍城旦改擬

守一齋筆記 卷一

三

撫臬如所改上聞定案凡全活十三四人余庚子歲
 赴南闈遇潁人言之甚詳竝及他平反事不能悉記
 錄此條見治獄者或猛或寬當隨時變通不可執一
 也

張大令

張大令名丙鯤性鯁介乾隆四十六年任陝西郃陽
 令人言其十年前選大荔縣爲同州太守李星耀屬
 吏李公公餘之暇出城獵歸遲張命先閉城門從者

淳淵閣不納犇告張公乃親來啟之次日以所獵餉張張呼其輿人賜之李大惠兩年後李擢川東道將啟行張贖焉李問其故張曰始恐涉賄賂今則交際也李始服其爲人又數年前曾選甘肅安定令知胃賑事必敗因投檄歸蓋此案先見者張公一人而已

蘆花會

宜與儲孝廉次濱未遇時館京師壬申春將入闈夢至一殿庭中坐文昌帝君旁侍朱衣神文昌據案視

守一齋筆記

卷一

三

文薄云今科王駿中式矣儲前叩曰王駿何人文昌舉首見之云汝何以至此令朱衣神送之又云中者非王駿汝莫錯會朱衣神同降階下歷級甚多神解朱衣披之下視赤足而醒儲念俗傳朱衣赤足凶服之兆訝其不祥次年果丁內艱歸暨丙子歲服闋入都應試發解榜首李駿前夢始驗儲又夢佩短刀行幽暗中至一洞門門閉叩之不應以刀斫門亦不動旁似有人告云但揭洞底緘封門便自開如言豁然

開朗步入儼然都市往來行人不絕第無一相識者踽踽獨行至一巷聞讀時文聲諦聽爲張京江子適銜章題文聲朗朗不輟細審之其亡姪某音也叩門姪出見入室坐云叔來可同一遊乎儲領之閉關偕往至通衢闐闐更盛其姪邀入肆啖餽餽儲嘆之腥不可食姪飽餐復同出忽金鼓喧闐儀衛甚盛觀者踵接肩摩姪云今日值蘆花會好一大觀儲問云何姪云此闈夫子故事也會過未半姪遽拉儲云速去

守一齋筆記

卷一

三

不可留曳之疾走至一城門云姪不能出此門矣謂門者盍送之門者挾之出又疾行約數里許推儲背霍然汗下而醒日已三竿矣憊甚卧月餘始平復後亦無他驗蘆花會甚新不知何取也

龍虎山道童

江右裴文達公故人賂某正直耿介有才不遇抑鬱死無後遺妻女甚貧因裴官京師迎至贍養之撫駱女爲己女女才貌冠一時時裴中丞名宗錫自皖述

職入都裴故與駱有舊裴告之裴亦以爲已女攜至
署爲之擇壻會洪洞劉侍郎名秉恬喪耦欲續鸞膠
聞裴撫女賢且美議婚裴作伐裴贈奩嫁焉伉儷甚
篤越半載劉奉命至蜀董理金川軍綉數年不歸
夫人思念綦切鬱鬱成疾殊劇醫藥無效龍虎山張
真人至京因延結壇清醮祈禳甚誠時裴文達已薨
逝閱數月矣劉夫人病中夢至一處山水幽曠宮殿
深遠忽見一道裝芒屨縮雙髻飄然而來者裴公也

守一齋筆記

卷一

三

遂前展謁問何以作此裴答云余固龍虎山道童也
今歸舊位矣遂以病告求垂拯裴曰余無能爲汝父
今在巖洞修持導汝往叩門倘得啟關出見當有生
路因導至一所境益清奧洞門深閉而裴已他適劉
夫人遂竭力叩門不應拾拳石力叩終不應廢然返
復見裴裴曰汝病不可爲矣宜速返清醮無益其章
奏余所司皆見之內某聯錯字某聯別字可上瀆天
聽耶宜速罷之劉夫人驚寤自知不起遂令人謝張

真人止清醮張初以爲訝因迷夢中裴公指表聯誤
處張檢視信然錯愕散去旬餘劉夫人卒裴文達立
朝風格翩然有緩帶輕裘之度歿證仙果或者有之
世又傳其爲燕子磯水神得毋以裴公久任司空屢
奉治河之命遂附會言之耶皆不可知已

守一齋筆記

卷一

三

客牕偶筆卷二

粟香室叢書

江陰 金捧闈 玠堂

詞識

詩有識兆填詞亦然昨歲予客臨湖旅館淒涼有懷
庭訓調寄鶯啼序云寒飈驟敲候館在飛雲故里幾
時得無忝桑蓬宛然言提言示垂色笑簞瓢菽水歌
聲金石含宮徵這泰山北斗門牆共仰純粹 卅載
山林萬卷縹碧問男兒何志可堪數瑁璫青衫錦綾

守一齋筆記

卷二

一

花樣空翠到如今音容夢斷臍腔子間關羈思想當
初望眼椿庭滿襟血淚 莊周蝴蝶蝸角蠅頭總蟻
羶世味靜裡嘆隴頭殘月樹底斜陽過客光陰半生
彈指長波紅蓼遙山青草看看澗漾崎嶇甚甚鬚眉
辜負凌虹氣塵埃野馬鷓鴣儘有逍遙生涯清靜如
此 先生往矣故老言之湖畢生軼事况約略廿年
東序四座春風五月西曹一泓秋水時登岵岵嗟予
行役經綸收拾泉石裡手遺編長炳人間世

先生著
丹鉛雜

錄六編易簣之夕命之日敬齋偶
存囑門人蔣立庵太守熊昌編次 翩翩破帽彫裘清

白家風庶幾 國器今年四月赴兗州長波數語如

響應聲五月六日自兗晉省泰安道中填西江月云

青帝碧霞之廟高山流水之亭管教霖雨潤蒼生先

遣慈雲罩定劔筭青衣不見放歌長缺堪聽巖巖氣

象與誰賡有个車中人靜甫抵省城方苦甚旱當事

虔祈雨澤未幾而甘霖屢霑操券有秋詞中所云亦

復響應乃爾

守一齋筆記

卷二

二

岳忠武印

乙卯春余得岳忠武玉印於蔣玉子青色能紐字畫
勁直宋刻無疑余寶重之不輕示人敬次忠武滿江
紅韻云直抵黃龍怎生的江山銷歇遷汴鼎錢唐流
寓忠魂凜烈御墨猶淋橋下石風波蚤驗山中月雨
瀟瀟高唱滿江紅聲悲切青衣恥憑誰雪青史恨憑
誰滅炳球圖手澤存焉無缺一片精忠伍相目兩行
名姓萇宏血拜虹光匹漢壽亭侯騰金闕子姪孫福

海年十五亦次韻有云古篆夜寒蚪蚪字也如劍氣騰星月又有仗先生珍重不教殘缺之句見者忻賞昨晤南來親友知福海與予胞姪需恩於五月中同遊邑庠未堪多難之秋差強人意叔莫寡權之所聊慰予懷予曾携玉印至金陵親友患瘡者佩之輒愈予曰是偶然耳神物光怪不在是也然昨歲余館臨湖館中狐甚夥予所居獨無恙歲莫解館而入幕之賓旋作驚弓之鳥矣

守一齋筆記

卷二

三

蛇精

六月十七日紹興馮聞四過訪寓廬說伊同鄉趙生事甚奇特囑余記之昨歲趙生年十六其祖作幕聊城命從先生讀書寓所夜卧忽見白鬚老人謂曰汝明日大病當死可若何生日死生命也可若何老者佛然去覺而怪之猶謂夢境無憑莫向癡人饒舌少頃復睡則見一道人雙髻紅臉長髯謂曰汝明日大病當死爲之奈何生日吾年未冠體素強何遽死乎

道人曰謂予不信請俟詰朝痛由無名指起上至頂下至足殆不可堪言訖飄然去明晨以兩夢告所親大抵以夢境無憑代爲寬解仍入書室讀如常午後無名指忽痛不可支師遣生入內頃刻間徧身疼痛痛極而睡復見雙髻紅臉道人曰何如生跪而請曰下界顯蒙罔知死活有幸感意萬死何辭特以年幼無知故園千里涼涼旅櫬實爲可悲尚祈大發婆心一引手救道人曰盍隨我來乎至一所第宅如王者居黑臉大漢肅衣冠出迓紅臉道人告以故黑臉神首肯命二青衣抬板櫬一條卧生其上青衣按摩久問曰痛止耶曰止矣青衣曰起遂偕紅臉道人辭黑臉神出道人曰汝病根未拔何遽言痊半月後當復發耳猛然而寤則病去如失床上跳躍索衣服飲食一家皆驚以爲發狂生覩縷陳之果已霍然舉家感激然不知雙髻紅臉長髯者是何神仙也越半月忽心痛欲死一晝夜又見道人道之入山峭壁千尋更

守一齋筆記

卷二

四

無去路道人捫壁曰開遂豁然別有天地遊麟舞鳳
於奇花異草間紅臉道人白青衣致辭師父欲謁見
少頃有白面長髯者迺入室分賓主坐生侍立痛不
可忍主人命侍者取水飲之芳香襲人甘美異常
開心沁骨表裡俱暢白面道者曰服此金丹病可矣
紅臉道人告辭偕至中途贈生十六言末有大難未
除之語遂寤趙氏合門頂戴謂聖賢仙佛法力彰彰
如是而要不解生之何修而得此也一日生夢中突
守一齋筆記 卷二 五

來一麗人粉白黛綠目挑心招生不爲動遽叱之猶
復殷勤自獻俄金甲神從天而下叱之去去時化爲
異物烟燦有光矣東昌府城有呂祖廟廟祝語人曰
祖師詣趙寓治病已兩次生之祖聞之齋宿謁廟瞻
仰神像則白皙如世間所奉乃含糊問道士曷由知
祖師詣趙氏治病也曰予亦得之夢中因詢祖師像
天下如是是否真相道士曰昔 皇師之出勦緬甸
也有軍官解駱駝前往道經深山偶然相失千巖萬

壑七聖皆迷心口嗟呀神色慘淡暮見雙髻紅臉道
人坐峭壁上掀髯自怡急詢之道人曰駱駝共如干
在某處須由某路疾追之如教果然嗣軍事告歲有
功擢部曹心感道人而追尋無處惆悵久之一日道
人來訪適未退朝謂閣者曰我呂姓住東昌府城與
主人有舊不日抵東昌可來相訪部曹歸閣者以告
急問曰道人莫雙髻紅臉否對曰然急遣人蹤跡之
杳不可得感往事之如新慨伊人之甚遠爾音似玉
守一齋筆記 卷二 六

我意如環而東昌一言殊深疑惑宋魏齊魯之衝去
京千里何時何事得訪白雲紅葉於縣岬結屋間耶
未幾奉 特旨守東昌乃大駭謂道者仙乎真令人
不可思議矣甫下車飭役探諸城中不可得役懼責
忽恍然曰城中有呂祖廟得毋是乎復太守命以實
告太守齋戒晉謁有老道士迎太守曰呂祖出山相
紅臉雙髻世人罕知太守疑團頓冰釋爰勒石紀其
事碑尚存出搨本示趙趙方知拯其孫於大難者呂

祖而終不解其何修而得此也有扶鸞者趙延至寓
敬請呂祖呂祖降大書曰汝孫前身大蛇之精修鍊
五百六十年與爲難者亦蛇情精修五百年自稱龍
吉公主彼雌而此雄汝孫已得人身而前因不味彼
將吸其精氣以自補吾先遣柳仙告知吾不惜委折
愛護出一生於萬死中者徒以五百六十年功行在
也猶未也某月日龍吉遣兵來戰汝孫當削桃木劍
一柄尺寸若干吾於夢中傳以劍術再命柳仙授之
守一齋筆記 卷二 七

錦法書竟退去趙生故常常以舌自舐其鼻云是夜
夢中果教之武藝既通某日午後有六女子持兵
器來生獨見之爲太乙之陣與戰人咸見生之鎗舞
梨花超絕羣倫也更餘六女子敗去又扶鸞呂祖又
降日某日龍吉倩顯靈來汝不能敵吾當請法海禪
師降伏之如期果至蹣跚架鸞兒不可當生仗劍與
鬥三尺桃枝如太阿秋水寒鐵逼人觀者嘖嘖鬥良
久生漸怯仰見法海禪師坐蓮臺手揮麈尾生精神

百倍增復塵戰而妖物敗走矣生日今日排二十八
宿陣星君威在卽當擒之雖得冥潛逃然亦如孟獲
之七縱七擒也明日祖師又降乩或問何不殺此妖
曰吾非有私意厚薄於其間也彼亦修行五百年吾
示以邪不勝正俟其自悟耳非夫目擊奇蹤耳聞現
在烏能不以爲孟浪之言齊諧之志也天下無二道
聖人無兩心三教同源警乎大哉通篇極五花八門
之妙章法一絲不
亂是爲叙
事能手
守一齋筆記 卷二 八

謝啞

予表弟謝峻丰曾從予遊未冠補弟子員歲壬子偕
所親詣北閩族有生而瘖者性聰敏能知鬼神事示
休咎多奇中時九月榜前或將峻丰等數人問獲雋
否則寫峻丰名而首肯之間捷音何時至則兩手作
圓鏡狀蓋謂月望日也後果驗凡歲時家祭輒書祖
宗衣冠狀貌而辨其享與不享由是言之幽明始終
符無二理死生存亡固應事之如一也雖然人之與

鬼其理通其路隔而或者取證於廢疾之人倘造物者之微示機緘與功名得失有數存焉遲速之間鬼神是主世之靈於時盲於命怨尤一作喋喋不休曾瘖者之不若也悲夫

天榜

吾鄉楊文定公與先君子爲理學交生平忠義大節昭垂青史而一二軼事亦有足傳者焉公性至孝太翁故學使吏以事見責歸痛不可耐公方幼跪而撫

守一齋筆記

卷二

九

摩徹夜不寐詰旦創遂平自是發憤讀書必欲致身青雲矣公負笈從師師以公至性純篤力提挈之無何遊邑庠明年大比家貧不貲將中輟元旦師謁城隍神廟恍覩紅紙簽寫孝子楊某中式第七名大異之力勸翁遣公行屆期費無所出師亦寒士竭力掬摺助以四金公感甚附舟至京口是時戚友咸已赴金陵也踽踽江干徘徊願望俄有巨舟臨泊僕從如雲一僕睨公問謁去公告之僕曰吾主人適詣金陵

盍附去公欣然順風揚帆兩日已到酬以金不肯受趨登晰雨蓋一柄遣後艙公三場告竣果中式第七名師甫以元旦所見告公急詣廟拜謝暮見神舟宛如江干所遇細閱之後艙雨蓋在焉公舉進士天榜掛寶塔亦稱孝子某某人多見之

出神

予表兄王執山先生以五經進士歷任直隸江西福建共十一縣令性仁慈慇直有古循吏風精子平余

守一齋筆記

卷二

十

幼時曾聳其語先君曰大兒育琮戊申己酉當發科甲然戊申非鄉試年也尋卒歲戊申 恩旨預行正科而育琮中式矣聯捷官兵曹育琮字敬心又予表姊丈爲人有父風癸卯與予同寓白下吳竹坪稱爲王赤子云敬心體肥胖而內欠充實丙申年余肄業龍城書院每與高談雄辨於風清月朗之時曾爲予言一日坐書室中不覺出門徧歷街道某宅某鋪不爽毫髮而素所相識無與接談恹恹迷離仍歸書室

則見僊坐榻上是其本身竭力附之魂體乃合醒然而起疑懼交并因倦者累日子日膠擾勞生事皆前定夢幻泡影何者是真實相只存心二字刻不可寬匪惟養生兼以養德敬心能循其字而不昧其實焉烏能量其福分乎

菽山先生又言自閩中罷官歸壻許樸齋官番禺令招至署居無何病發甚劇輾轉牀席醫者束手自知已不起矣昏睡中忽夢役來引至一官解見

守一筆齋記

卷二

七

蔣晴岷年伯據案閱文書舉頭見余云汝尚不應至此何以來手摩余頂良久命役送回因豁然而寤汗下如雨頓愈逾年歸里生而爲英死而爲靈信有之矣

謝秀丰畫

余妹丈謝秀丰名惺精丹青擅仇派武進薦紳某得小幅美人詔爲十洲真蹟出重價購之以示秀丰卽伊五年前手筆也今年春偕予與蔣瑩谿訪舊山左

出所繪荷花鸚鵡扇頭贈瑩谿囑予題詩率成七截二首次董思翁韻云水光雲影兩無猜畱與高人賦鏡臺一朵蓮花真面目問渠何處適歸來是否楊妃君試猜漫將棋局擬雲臺古來無限傷心事半自多情博得來嗣晤楊耘珊於東郡節署耘珊工倚聲題解語花一闋云千枝茜萼一卷芭蕉小坐添愁緒有誰堪訴銀河遠青鳥可能飛度玲瓏侍女說才子今宵何處思舊時紅粉香凝露冷橫塘路誰似名花解

守一齋筆記

卷二

三

語記郎君才調能賦鸚鵡夜涼如許沈吟久空對手中執素蓮心最苦况禁得藕絲千縷臨晚風無限柔情傷美人遲暮

單方

同鄉徐杏如言其母姨丈爲常郡名醫每以單方療病有婦人發寒熱乳頭腫脹診之用巴豆一粒搗碎和飯粘一粒朱砂爲衣貼眉心小膏藥護之周時揭開泡如葶聽其自癢遂霍然又夏秋之交多患瘧疾

連日隔日爲小瘡易治隔兩日爲痲瘡往往終歲連年不能痊可方用海螵皮二大張河井水各半洗淡連皮大葶薺三斤將海螵皮蓋好入砂鍋煮以海螵皮化爲度去葶薺皮熱食之多寡隨量食竟病良已余族兄組榮每爲人治小瘡用胡椒肉桂共研細末摻膏藥上於日初出時令病人東向貼兩腎中間之命門效第初秋則胡椒三粒肉桂分許冬日用至胡椒九粒肉桂三五分隨時增減不得膠柱刻舟也

守一齋筆記

卷二

三

治手瘋

常郡徐某久患手瘋兩掌皮厚三五分木強不可把握延醫費數百金不效一日遇道士謂曰而欲愈而疾乎費三十文錢足矣因詰之曰每日一文買熱荳腐花一碗兩手掬之涼乃止徐如所教三十日而瘋疾痊

治酒病

武進鄔翔閣邑庠生其尊人業醫精兒科江陰某巨

室放棹延之至九里灣冷雨斜風鄔方假寐聞岸上呼附舟聲甚急舟子不應鄔聽之郡中人語音也謂舟子載之宵分鄔朦朧睡則聞附舟者與舟子閒話昨某處有頰白者晨起而鬚眉盡赤大怪之神氣驗宕日就委頓百藥不效忽一醫者至曰是可應手愈也用茵陳一兩煎湯飲之神效鄔歷歷在耳妄聽而妄識之明日抵江城爲治驚風之疾尋愈將返棹主人出告曰舍親某忽染奇疾問何如如附舟者云是

守一齋筆記

卷二

四

可愈乎鄔曰可日常郡名醫延請畢至而束手無策舉家倉皇先生能愈之酬謝當不菲俄來一少年裘服甚都長跪求救其父鄔曰是可救第非子端門少年再四懇因肩輿去入診徧閱前方有用茵陳三錢者鄔冥想曰用茵陳固當然三錢尚絀薄且藥味夾雜宜不見功因用清解之味而以茵陳一兩爲主一劑而赤色退再劑而本色還酬五百金以歸按本草茵陳主酒病酒之爲禍烈矣而世之耽杯中物者寧

滅其身而不顧也悲夫至若風雨林中招招舟子寤
其人萬不至匪類之噬臍而泥滯無憂利涉有慶
亦方便之一端特其奏效江城何相報之速也人耶
鬼耶吾不得而名之矣

治目中痘

管義方言其子出痘痘出右目有人傳一神方用多
年雞時下土中白蟲長寸許斷之得水一滴點之效
隨即詣人家覓取攜十數條歸如所教明日左目亦
守一齋筆記 卷二 五
出痘急用蟲而蟲已枯死徧覓不可得左目遂盲幸
右目無恙

吳竹坪

余表姪吳竹坪名簪性爽直有肝膽深以墨床眠姪
爲恥與余莫逆竹坪精岐黃有延之者掩一目覩人
見而面兩目覩則四面羣醫束手竹坪診之曰是肝
痰也投以平肝豁痰之劑一二味愈惜不記其所用
何味也道里遠遠山川蜀之天未懷人徒深悵悵而

已

服雞卵法

雞卵一枚去殼傾磁碗中用筯攪和黃白中有凝結
一小塊揀去之攪數百徧極勻先將豆腐漿一碗注
鍋內熬極滾再將攪和雞卵傾入同滾極透清晨乘
熱食之補中帶清最有益錫山王封翁仁山常食此
無間年八十餘精神甚健步履如飛日行惠山省墓
壽至九十七又溧陽史文靖公每五鼓入朝啖煮熟
守一齋筆記 卷二 六
雞卵二枚其法自五鼓起入罐煮晝夜不斷火至次
早五鼓食之日以爲常文靖壽至八十餘亦甚矍鑠
云

鄉會試同夢

余表兄繆申浦名晉二姑母長子也十歲時每日讀
書可二十行余堂兄溶川同庚日誦百行書姑母以
其資性懸絕囑先生夏楚蒸嚴先君謂曰大甥器宇
不凡飛騰在即無欲速數年姑母卒甲午科申浦應

京兆試入場之夕夢姑母曰汝試事吾料理妥當好爲之是科獲雋乙未會試夢如前成進士入館選本擢侍講堂兄交名噪一時僅以廩膳終由是觀之凡子弟讀書其將來之成敗利鈍未可以目前資性較短而絜長也惟其純而已矣申浦甫入都寄余詩曰士衡應擬誇文賦正看翩翩入洛中余蹉跎歲月奔走天涯有辜期望之意願不惡與

大士治鯁

守一筆齋記

卷二

七

武進趙緘齋比部九歲時隨父景羅副使任方食魚忽聞師召魚頭骨鯁喉間欲咽不下欲吐不能號泣三晝夜勺水不能進家人惶窘無策緘齋忽朦朧睡去夢見白髮老嫗來手扼其喉大痛而醒骨鯁頓消飲食如常家人神之因悟堂中素供大士非獲靈應不能如此神速緘齋及子孫益虔奉之

治骨鯁法

畫書鵝字以頭代筆頸代腕一筆書完急咽酒一口

卽愈莊亭叔傳又以酒一小杯手指在杯心書龍字卽古龍字凡九書畢舉杯一口吸下愈

河豚毒

江南二三月間河豚甚盛肥美甲他魚蘇州有麵館烹此素擅名每晨啖者雲集有赴友約者攜幼兒往同人枵腹久待將入席兒忽大號撫慰不止其人敗興攜兒歸良久忽聞市人喧傳某麵館中河豚毒者斃多人往視之果然邑令聞之拘館主人重懲示禁其人歸問幼兒兒云入門見座客頭皆插黑旗是以驚怖啼泣不敢入吾聞之犯雷擊者插黑旗乃中河豚毒者亦然是則鬼神之假毒於河豚而非河豚之自能毒人也要之厚味腊毒養生者當知所戒云

食鼈戒

武進丁退思廉使前官侍御時患痔疾人謂鼈肉滋陰可愈是疾因嗜之一日痔發臥次早當入朝深以爲慮忽夢見衣黑者四人跪中庭乞命醒而異之呼

守一齋筆記

卷二

六

童扶至院中則庖人買鼈在焉其數四因告之曰若
果有靈能令吾痔疾頓愈無悞朝班當終身不食汝
遂熟睡良久患處忽大痛出膿血碗許沾濕牀席痛
止復寐甚適五鼓起宿疾頓瘥喜甚入朝急命放鼈
竝戒合家及子孫皆不食之微物有靈若是又蔣蓉
盒侍御退居林下時有所僕居於屋外出鎖閉他僕
見一蛇入僕歸告之徧覓不得越數日啓竹筥忽見
一鼈甚駭徐悟卽蛇化也俗故有蛇跌鼈之說侍御
守一齋筆記 卷二 九
好啖鼈聞之亦以爲飛焉

乩仙治瘡

方用白茯苓當歸橘紅各一錢甘草五分用燒酒拌
和露一宿天雨露在簷下次早加水煎空心服一兩
次卽愈此方相傳乩仙所授屢試屢效

石室神方

石室秘錄一書金孝芭序所謂指迷自呂祖啟甬自
岐天師辨難參訂自張真人而以華真人青囊秘術

雷真君活人錄爲經緯迹近怪異似屬可疑而對證
投之如鑰開鎖方知遠公一片婆心具有師指而神
仙壽世壽民之意至真且切也所有得效神方未易
殫述普願家絃戶誦以備不虞謹將兒科萬全湯一
方開列如左

凡小兒發熱者毋論夜熱早熱晚熱用之無不神
效柴胡五分白芍一錢當歸五分白朮三分茯苓
二分甘草一分山查三粒黃芩三分蘇葉一分麥

守一齋筆記 卷二

三

冬去心一錢神曲三分水一鍾煎半酒鍾服或分
二起服冬天加麻黃一分夏天加石膏三分春天
加青蒿三分秋天加桔梗三分有食加枳殼三分
有痰加白芥子三分瀉者加猪苓一錢吐者加白
荳蔻一粒有驚者加人參五分卽定驚如神

還元湯

凡一切血證切忌服寒涼藥味蓋血遇寒而凝惟還
元湯必愈褚先生曰服涼藥者百無一庄服自便者

百無一死其法凡患血症者忌食葱韭薑辛之物及鹽味惟多食淡粥次早先小解一次以去隔晚濁氣再食淡粥及湯數甌欲小解去頭尾以淨器感卽一口咽下初服稍不慣三兩日便無穢氣服之不厭月餘宿疾頓痊久之更妙先大父綱軒公少多病體弱人教服此三年終身無疾病年至望九程文恭少患血證服之亦愈每爲人言之

木怪

守一齋筆記

卷二

武進高曉東以山東掖縣令致仕言其少時館玉田孫氏一日風雨晦冥忽一物大如鷓繞屋騰趨集多人逐之有觸以鼻者血濺之搗簡而墜但見枯木一段有兩眼儼燐有光或曰斧以斯之則悚悚流淚或曰放焉則睽睽如感激狀因聽之明日猶不去或曰鬼怪之屬遇血汗便不得遁盍洗之乎洗之纔撒手而忽不見

事奇文亦極陸離光怪之妙

玉田狐

高曉東館孫氏孫有兩子分兩宅居宅之西有門可

通無事扃鑰甚固曉東夜讀書月浸紙窗猛見黑影如掌大忽東忽西動搖靡定心疑之推門出視見一物兩目綠光炯炯訝然大喝一聲物向側門投西宅去門扃鑰如故也明日告主人主人曰無足怪也是狐仙余每出門輒隨後曰君羯去如是者有年矣先生無畏也越數日又聞窗外簌簌聲視之見雪白人長三尺許手執高粱舞月下終不爲害云蓋狐鬼

守一齋筆記

卷二

三

之屬所在多有而正氣足以勝之亦聽其自來自往於宇宙之間而與人一無所礙歲壬午蔣立菴計偕隨父任居京師打磨廠院中有古樹一株恒見靈異樹當臥房之前月夜聞樹下履聲橐橐往來不已立菴披衣自牖窺之月光如水院中空洞無物履聲亦止少頃復作立菴向外大聲曰若鬼耶與汝無冤若狐耶那不勝正言前學而履聲寂然由是怪物遂杳

馬償債

玉田孫氏故便家主翁夜夢有老人叩首曰子償責將訖幸勿送縣覺而異之然不知老者是何姓名也越數日忘之又夢老人曰某月日余送三公子考試畢便辭去弗送縣衙幸甚翁領之覺而思之終不知其是何人也翌日邑侯遣役借馬翁有馬數匹有一良馬縣官屢借之翁卽命僕牽去馬無奈何不肯行僕無奈何告翁翁恍然曰前兩夢得毋是乎因謂馬曰汝且去吾以汝情告縣遣別馬換汝何如馬聞卽馴守一齋筆記 卷二 三

服如常至某月翁第三子以武童赴院試校場中馳驟數轉試畢馬遠蹏人債還錢墮畜生道者比比皆是

黃彥需

黃彥需者太原人始以刻薄起家既而消乏其鄰長者某憐之貸銀二兩黃負焉而長者忘之矣越八載黃死一日長者閒步後園忽見黃腰繫汗巾竄入牛欄少頃牧童報牝牛生犢長者往視之見腰間汗巾紋宛然心異之週餘小牛肥臙童賣之童遇何屠

問價答云二兩蓋長者所囑也何喜價廉如數買去將宰之有農夫見而問曰牛頗肥盍賣我耕田何給之曰此牛適用銀二兩八錢買來再加二錢卽賣去農亦喜其廉也如價買之牛至農家數日忽不見徧覓已仆山谷中農懊惱殊甚遇何於市告之何甫以實告農故佃長者田訪諸長者牛何故賤售長者告以黃彥需托生償責不忍收子金也農乃悟曰我曾借伊三兩銀固當償之何聞之亦大悟曰黃彥需借守一齋筆記 卷二 語

崔從慶

我銀一兩已償卽詣家取帳簿對眾消訖敘次簡勁結亦峭程文恭公胞姊幼而穎異長工針黹琴弈書畫無所不精佳人也而才子焉太翁母鍾愛之許字金壇于氏于與程舊婚既嫁舅姑見新婦德言容功大喜而琴瑟亦甚敦合登之後越十八日日方午姑以鮮花致婦甫進房聲息俱寂急視婦婦已自經大駭急呼家人來視則見婦坐床上汗巾繫頸甚寬兩頰至頸

有十指痕痕甚巨不類常人手指問從嫁婢安在出房取茶纔一刻耳訃至常城太翁母及文恭公昆季俱大慟然莫曉其是何冤孽也文恭公善乩仙召乩問故仙謂汝姊係前明進士姓崔名從慶任巡按以千金贖故人人罪是人索命數世不得遇至此甫償今世爲蕭麻子業磨磨居于氏後門外太翁母聞之未遽信後詣金壇詢此間有姓蕭者否曰有蕭麻子居後門外已死死先婦數日云婦小字崔從嫁婢守一齋筆記 卷二 三

名從慶於此見果報之理萬無可逃雖遲之數十年而怨毒之於人終不可解余又聞之于郎莫雁之日庖人進鯽魚湯於女公子常郡風俗所謂調小鯽也湯甫進而盤忽破鸞輿抵門太翁出視大訝曰此棺木也再視則燦然新人之輿泊乎花燭迎新無風燭自滅明日新人曉粧婢進泔水鐘鐘又破再易再破種種怪異非其兆之先見者歟

佛經

孝感程菽園進士爲孝廉時就秦中講院席一日出行宿野店甚荒涼四壁蕭條塵凝几案因長途勞頓不暇致詰卽就草榻卧僕宿外間程夢寐中忽覺有物壓其足心知爲邪魅口不能言窘甚竭力欲起坐而竟體木強不能轉側少選且壓過腹益大窘思佛氏經咒可以驅邪而素未誦習偶憶法帖中有趙松雪書心經尚能記憶急默誦至色卽是空二句氣忽透出大聲疾呼而物頓遁矣僕驚起扶問遂定心神誦畢復誦數遍始安眠早起詢店主主人言殊支離而鄰人言是店固多魅也程又言家居時將入都謁選患吐血症每日吐三四盃委頓甚望見粥飯輒作嘔醫者束手遂不食藥自分必死偶憶心經驅邪聞金剛經甚靈因覓得一卷閉門坐日夜默誦之三日神思覺爽僕持粥來見之殊不類前之作惡試嘗之味甘因盡一盃復誦不輟吐血遂止自此誦益虔食粥益多漸飯迨一月疾盡痊出謁戚友皆驚異之卽北

守一齋筆記 卷二

三

上補官江南每疾發誦經輒愈程體氣甚弱而聽斷及簿書期會甚勤皆誦經之力也趙味辛中翰久患肝氣頗劇常誦斯經亦愈王漁洋說部中有女郎久患瞽目人傳以日誦白衣大士咒兩目復明莊子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是皆神專氣定之效

正陽門關帝廟籤詩

關帝廟籤素著靈應而京師正陽門更多奇驗指不勝屈武進錢文敏公莊義恬少宗伯錢塘王文莊公

守一齋筆記

卷二

三

爲乙丑三鼎甲散館時同寓借至關帝廟求籤籤詩云年來耕稼苦無收今歲田園慶有秋云云不解所謂比試畢王列高等錢莊下等留館莊字方耕錢字稼軒王字秋瑞籤詩合巧乃爾又壬申鄉試恩科有人場前問試題則陰裡詳看怪爾曹舟中敵國笑中刀藩籬剖破渾無事一種天生惜羽毛是科首題夫子莞爾而笑節次題故天之生物三句三題交開文王十尺一節題字籤詩中皆備奇哉又錢塘湯君

學業由比部郎服闋入都詣廟求籤問功名籤詩爲君是山中萬戶侯云云與問名了無干涉迨俸滿截取知府選江西南安守固牡丹亭傳奇南安守杜寶勸農齣所吟也其應如響靈矣哉

丁未科會試場前眾舉子扶乩叩闈中首題乩判三而兩字叩次題三題如前眾共匿笑迨入闈視題紙則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三句道在爾而求諸遠節三題皆驗

守一齋筆記

卷二

三

木龍

紹興守湯公名紹恩初生時父夢數千人來拜謁問之曰我等皆紹興人他年大恩出於君門故來謝遂以命名長而負經濟才由甲榜出守紹興境有大石橋瀕海久圯以舟渡風濤驚險多覆溺者人民願重建橋而每釘橋木輒爲海潮衝仆數年不就湯公初至相度地形齋宿城隍神廟默祈陰佑夢神告曰須木龍橋方成公思其理不解晨起視事點吏役名內

一役名木龍異之遂呼至署告以夢問若以身殉副金三百優恤妻子木龍慨然曰公建萬世之利且神所命役何敢愛一身遂具狀領金去公告以次日興工木龍攜金歸授妻告別偕友入市痛飲夜宿於廟次早沐浴更衣以待屆時隨湯公至海濱解衣抱椿木而下眾舉石力築見血水上溢椿卓立不動竟入深處以次排椿立基建造不日橋成蓋其地爲海水衝蕩泥沙鬆滑得人血而凝始能下椿也紹興人建

守一齋筆記

卷二

三

廟尸祝公并塑木龍像於旁祀之香火甚盛每歲春潮漲時郡守詣廟展拜并拜木龍後有守至日木龍雖有功隸耳我何拜焉眾不敢強是日潮至橋突高數尺不落不退眾驚懼白守守視之信遂焚香拜木龍首甫至地潮頭頓落守益敬禮至今展拜無闕蔣南莊曾至曾稽見郡志歸述其大畧如此

託夢建醮

乾隆乙巳年江南旱荒赤地千里發帑賑卹守令勸

捐平糶賑錢繼以煮賑常州郡城四門皆設粥廠遠近赴食者眾道遠不能歸者棲止寺廟好善者捐募夜粥繼之第人多穢氣薰蒸次年疫病大作斃者頗眾時孝感程菽園方令陽湖倡率紳士經理其事越兩年程有友某翁浙人爲某掌科之兄家居值中元其妻夜夢數千人環籲求翁致書程君拯救免沉苦海且云只今日放出是以來告明日便不能矣醒以告翁翁訝之然謂夢境情恍竟忘之次年上元其妻

守一齋筆記

卷二

三

夢如前且懟其置之不理諄懇而去某翁始異之發函程君述其事程以爲無此大冤獄旣而思之日必粥廠中人死於疫者也急延僧於元妙觀作道場禮懺七日度諸亾者以復某翁次年中元其妻無復夢矣

乙巳冬揚州亦設粥廠聞經理者散粥太早遂有村民一家老幼男婦七人五鼓冒風霜赴廠門尚未啓飢寒甚相偎抱於廠旁隙地次早皆僵斃

之不甦可慘極矣聞之荒政賑粥不如賑米賑米不如賑錢蓋慮此也是年旱荒徐州尤甚聞有女子自幼爲養媳微聞舅姑言飢餓難忍欲烹之女潛逃歸告父母父母密謀曰似此景象女終不免與其爲他人食不如自食遂烹而啖之愚民爲飢所迫殘忍一至於此甚於易子而食尤可慘異矣

割肝療母病

蔣經元陽湖寨橋鄉人賣筆爲業少孤事母孝年三十餘未娶或勸之答曰娶妻不必盡賢反累母可乎

守一齋筆記

卷二

三

并白浣濯廁踰之事皆躬親之母七旬餘嘗言病死人所必有但畏炎暑及瀉痢汗穢耳六月中母忽患痢甚劇醫藥無效蔣心憂無計虔禱於神夜持利刀潛剖胸出肝割寸許先期告同居舅孔起凡之子婦囑細切煎湯以進母食之香美而酸問何物曰豬肝也蔣割肝後不甚痛苦仍裏創事母母病良已蔣創未愈一日雷電交作口條合母以是冬感微疾而終

蔣又有還金事眾咸敬禮之謀爲歛錢娶婦未娶蔣遽殂何始祐之而終絕之耶天道茫茫不可知矣

張培因陽湖西曹村人本濮氏子舅氏張華年無子以培因嗣撫育成入乾隆四十六年華年久病纏綿自春夏及秋百藥不效八月十五夜培因焚香禱於天削臂肉四片作湯數甌次第進之華年疾良已越五載壽七旬卒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冬母蔣患危症醫謝不效培因憂懼念再割肱未必奏功乃於庚戌正旦五鼓長跪灶前取厨刀割左脇出肝割一葉入藥煎以奉母母服之疾少間延至二月望後卒蔣南莊曰張與濮皆農家也無所謂庭訓師承也而培因孝以義起一再毀損以愈其親而已固無恙此天之所以全其孝也

仁醫

惲亨時陽湖定安鄉人業醫乾隆五十一年大疫惲所居近闕夫子祠朝夕往炷香叩頭祈求神威掃除

瘟崇以安閭閻一念之誠浹旬勿懈然未嘗告人也
一夕老道士夢神召疫鬼論之曰憚享時存心利濟
殊足嘉尚爾等速去以成其志道士驚寤未幾是鄉
疫止而閭邑病者亦漸瘳

南莊筆記

姊丈蔣南莊刺史名龍昌外舅晴崖先生仲子也孝
友臻至林下二十年惟以筆墨自娛詩詞書畫悉宗
蘇文忠好爲人說古今軼事而意主停勸懲曾見其
守一齋筆記卷二
筆記二卷多可傳惜千里勞人不能記憶向摘數條
尚存行篋因附載焉

諸城劉石菴協揆守江甯日有列肆貨舊衣者一人
荷油過其廡下蹶而傾僧怒令解衣拭淨不從毆之
角爭喧甚劉適至廉其故曰若汚之固應爾也其人
不得已卸短褐拭油竟因問僧曰淨乎曰淨矣乃指
荷間一裘曰若勞苦可以此酬之僧不敢違荷油者
額手去

江甯戰舶纜江干一日老軍踞舵樓遺矢有舟揚帆
來掠之老軍墮水死諸兵盡出斷帆繫舟掬梢公無
算創甚垂斃然後鳴之官時袁太史簡齋爲江甯令
往驗詰舟人曰掛帆何至遽觸他舟舟人固稱風急
實非人力所能主袁曰汝言不足信可仍駕舟滿帆
而下我審視之便了然矣舟人如所命乘風破浪渺
不知所之蓋袁論役密令竟去也諸軍大譁袁曰此
過失殺耳律無抵法當追埋葬銀我出俸錢給之
守一齋筆記卷二

語

將軍不平白之制府詞色悻悻制府曰令太游戲耳
非縱罪人也

天津令某過市闖有遮道泣訴者曰小民業販油日
覓蠅頭利頃弛擔肆廊下有驢繫柱間蹉之傾不置
滴命休矣呼肆人問之則驢問鄰暴而驚非意計及
防也令怒曰此驢之罪當鞠驢命加縲綫驅至署問
者異之填塞來觀有頃升座坐驢堂下怒呵之曰驢
爾以罪孽墮畜生道猶福貧民當杖擲籤鏘然羣

這籤行杖驢駭欲竄又拍案大怒曰敢抗官法尤可惡促重杖之聲色俱厲是時官勃然隸紛然而驢則蠢然觀者多吃吃笑吏侍側亦掀唇露齒矣於是怒蘆之怒遷之吏曰他人笑尚不可若等吏也亦敢爾耶飭受杖求免勿許眾吏環跪乞不已乃曰若惜顏面或償油直當貸汝吏欣然承命爭出錢與販油者返驢肆中此蓋以怒爲游戲耳

守一齋筆記 卷二
三

先生平宸濠詳邑志惲本農家子年十八歲時駕糞船入城誤觸典史舟被笞俄而知縣至典史馨折趨承惲問人曰彼可杖我何又見此人而若是或告曰是爲邑宰由讀書得科第而任此惲乃忿然曰我豈不能讀書而但受辱哉歸而見其鄉塾中師請受業師曰爾志固嘉惜晚矣却之惲涕泣長跪固請師固茂才老學憐其誠姑試之惲過目成誦聰慧逾人數年就縣試錄之府試被黜大以爲恨或曰俟郡尊出

可以哀之惲乃候於署前一日果出攀輿乞請不已惲貌黑而瘦時值雨後泥濘郡尊曰吾有一聯爾能屬對卽補爾名曰黑老鶴學鶴未成衙泥搖尾憶應聲曰錦鱗魚化龍有日破浪翻身郡尊喜而奇之遂送試入泮逾年領鄉薦旋捷南宮

山左士子應省試每自肩行李登州秀才修符乾隆庚寅赴試家稍裕乘騎行宿逆旅聞哭聲甚哀詢於主人曰某欠官項期迫無以償不勝敲朴將賣妻是守一齋筆記 卷二
三

以悲耳修惻然謂眾曰願售此馬代償官項全其夫婦眾義之代售三十金呼某與之明晨自肩行李達省人場首題爲孔子於鄉黨已成稿據案假寐彷彿見一儒巾古服者謂曰此題須切於魯於宋寤而異之遂如囑改作惟時主試者執此見定元而通場只此一卷遂獲解某夫婦自償負後得完聚亦開旅店修春闈人都重經斯里某迎之歸致款曲方新正中屋懸遠祖像與閭中所見絕似始悟指點成名有自

也善感豈不速哉

江南丁卯解元爲徐步蟾其初赴試時偕同里張某
行次龍潭旅店逆旅主人出迎曰君得毋張姓某名
耶張怪其前知曰夜夢有神戒我曰明日張解元某
來宿故知之耳張本狂士益驕岸自喜抵金陵寓秦
淮關廟中早起張徐同遊殿上見有跪禱於神者匆
遽去遺一布囊張取視之乃白金三十兩徐謂張曰
此人勿急必有難去必復來當待其至還之張曰迂
守一齋筆記 卷二 三

徐閒悶無聊偶步將軍戟門外適將軍出見而詢之
知爲秀才將軍問何道遙若是答曰人多額溢無科
舉非大吏開送弗收將軍卽以柬致學政遂得入場
試畢張仍偕返再過龍潭逆旅主人漠不加禮張怪
之曰張解元也爾何前恭而後倨耶主人笑曰神復
告我爾近有負心事已削籍矣張默然神色沮喪是
科徐獲解李亦高魁 以上二則元注
楊晴江孝廉說

甲寅春南莊自濠上旋里枉顧後填念奴嬌詞見
守一齋筆記 卷二 三

貽子次韻和之云扁舟來矣湖風流坡老恰堪伯
仲渭樹江雲惆悵甚換得酒酣詩湧舊雨寒裳新
知聯袂談笑渾微中落花煙澹不教些子放縱記
否紅杏橋頭對床燈火十載光陰送函谷青牛生
計穩悞惱鹿蕉之夢兩地羈人一天皓月情話今
宵共連城聲價懶雲窩裡珍重今年春子將北行
南莊填洞仙歌題予詩餘云君本儒宗更佛心仙
骨信手拈來總超忽莫等閒讀過味美於同平淡

處都是深探理窟離多會少偏又匆匆別老病年
來嘆衰竭一卷珠璣入手日讀千回真不厭使我
雙眸開豁認靈臺方寸本無塵塵世即仙都游行
活潑

客牕偶筆卷三

粟香室叢書

江陰 金捧闈 玠堂

白衣僧

武進劉文定公太翁省度先生祖居張王廟前同居者甚眾太夫人分娩之夕翁出召穩婆甫出門見十餘僧入視之第一僧白衣隨後皆衣黑數之有十二人心甚疑焉而不暇致詰也翁返已分娩得子即文定明日詢同宅有作佛事者未僉曰無惟有牝猪生

守一齋筆記

卷三

一

豚適符十二之數而文定公以胎素不茹葷血九歲甫強食肉焉山中老僧朝中宰相非虛言也彼十二僧者抑何四生六道之彰明較著歟虎眼禪師云若使是人都覺寤驢駝象馬教誰做人獸關正不待再生而已判然也同此僧同此托生而善惡之報霄壤懸殊冥冥中真有昭然黑白分者已此事文定少君

白亭中翰說

寒橋孔生

毘陵孔生僑寓寒橋故寒士一日方夜坐忽見院中

榮光燭天良久甫熄如是者三夕忽心動此固舊家

房屋得毋有藏鏹乎市酒肉祭財神倩鄰人共酌夜

將半闕地見大石版二去二石版則方磚無數運磚

畢但見黃土土之下一泓清水而已方疑慮間孔忽

盹睡朦朧間見月明如晝照曜牆壁恍睹所掘方磚

皆白金也醒然而寤自忖曰數應獨得此財鄰人不

得預天之界余良厚爰詭語鄰若輩勞苦奈何何不

守一齋筆記

卷三

二

歸寢時鄰已倦極便皆辭去孔正欲呼妻子共運至

房中忽又睡睡夢中但聞霹靂一聲牆壁俱震孔大

駭醒寤急視所掘白金絕無而方磚亦不知所之矣

悵然者久之明日見夜間所拾地中碎磚一枚墊枕

椀者果白金也兌之適敷祭神酒食之費云

俗語云望財折

福孔所得尙敷祭神之費已屬幸事

莊婦回陽

毘陵莊生少孤娶某氏生子而寡一日大病死而甦

述其冥中所見曰余夫與翁姑瞻依膝下竝親族已
 故某某咸相往來翁姑以余第一次拜見置酒食待
 余大燕賓客余食肉圓覺其味致佳意欲袖歸遺兒
 子纔一動念予夫已知白眼睜予謂此物豈可飼人
 乃已未幾席終翁姑謂曰此非人世凡人有大善
 大惡者如所報各各散去中人善惡平則生前聚首
 之人卽死後同居之輩汝回陽尙有數月淹某月日
 便當來此相聚無苦也遣奴子送回醒寤已昏暈一
 守一齋筆記 卷三 三

鬼挑擔

晝夜歷歷言之數月後某日果卒
 常郡之北六里許爲紅菱宕有鄉人入城買荳歸過
 此小憩先有人在焉謂擔荳者曰汝安往曰回西小
 湖其人曰余家相近盍同伴行汝已勞頓余爲汝擔
 數里鄉人甚感之隨其後不覺足之駛也路出史家
 宕時下午農夫收木棉花遙見鄉人匍匐入河中急
 奔視之則荳擔在河干而鄉人眼耳口鼻盡爲泥汙

矣農救之鄉人備述前事乃知鬼挑擔之說不誣也
 此乾隆四十年八月事吳松心說

夏氏奇鬼

宜興徐仍夏表兄言乾隆初年其同邑文童共五人
 詣江陰院試寓夏氏宅之樓下樓頗寬敞無居人時
 屆夏月有一童以天氣炎熱因登樓獨居凭欄望月
 自矜得意夜半甫就枕假寐忽聞步履聲是時明月
 卓午瞥見一女即殊姣好從一婢亦不惡女當戶坐
 守一齋筆記 卷三 四

婢侍立少頃聞太息聲婢伺女梳粧女自探其首置
 案上而梳之童大駭急奔至樓下則見燈火熒煌復
 有四人方爲葉子戲童告以駭極而奔汝輩何安闕
 乃爾人問故童告之答曰無頭鬼曷足異言甫訖四
 人各舉頭置案上童驚叫一聲昏暈而仆同伴於睡
 夢中驚覺燭之急用薑湯灌醒詰旦甫能言述其所
 見如此

黃山採藥

新安黃山舊名黟山山有十八洞二十四溪三十六
峯相傳黃帝嘗與容成子浮邱公煉丹於此其中善
產藥材故採藥者踵相接雍正年間毘陵張姓採藥
爲業一日攀藤附葛登峯四顧忽被暴風吹墮澗谷
四面皆峭壁嶙峋如虎豹狀下眈有大蛇長三丈許
麤可十圍伏澗中大駭經兩晝夜蛇亘如故然無吞
噬意飢渴甚以手掬澗水飲之腹遂果然如是者不
知歲之幾更也一日風雨晦冥雷電交作大蛇蠕蠕
守一齋筆記 卷三 五

三易家人驚喜張縷述之又活三十年張之孫與余
族兄正坤善述其所聞如此

徐研

國朝斲硯名手江南首推王岫筠蓋其雄渾精密可
意會而不可言傳也其餘楊龍士謝平邱輩雖各擅
所長而瞠乎後矣數年前友人徐道耽愛余所藏宋
搨爭坐帖以岫筠松皮硯易去余愛不釋手尋爲蔣
瑩谿所賞易以南田書冊要時時往來於心目間道

守一齋筆記

卷三

六

耽精斲硯垂三十年然搨謙性成不欲求白於世世
之購道耽研者往往以爲出岫筠手爭致之昨歲余
謂道耽曰君之硯必傳無疑胡自晦乎道耽躍然曰
予於此中三折肱今乃得其天趣間自作小篆署款
人於是知岫筠之後更有岫筠今年春予夢中吟戴
詞安得良田二頃耕之句忽聞敝門聲則道耽牽牛
笑贈遂寤翼日道耽見訪袖中出新製井田研見示
石質之純粹做手之精渾無以復加余與道耽相視

而笑未出一言道既慨然曰是研也余十年精力之所蓄而成者也寶劍贈與烈士且願以若農力穡乃亦有秋爲足下勸余揖而受之恍然於夢境之非虛而至寶之是保既得此乃不復思松皮

僵尸

秦中某邑紳年老病歿子孫環宿柩旁越數日有道人至門詫歎司闕問焉答云奇禍將至速告汝主闈人白諸子不信姑出見道人云若家尙良善但柩中尸已化爲異物非汝父矣諸子錯愕叱其妄道人云棺前和當有一小孔耳驗之而信道人又云某日異物當自柩中出面目如舊徧呼親屬應則死堅囑而去是夜果自柩出諸子竊闕宛然父也潛伏不敢動遂入生前臥室中坐徧呼子若孫及諸眷口皆不應呼諸僕有一僕素愚蠢應之遽寂然物仍入柩視僕死矣乃大恐急延道人告之道人云此豈若父耶將害及一方耳隣族皆懼願道人諸子不得已亦以爲

守一齋筆記

卷三

七

請道人選四勇者持棍侍入室篝燈書符誦咒夜深復自柩出至門外肆詈百端道人不爲動東方漸明詈益甚道人厲聲訶曰汝敢入此室耶物逡巡數四驟撲道人道人揮劍敵之侍者棍棒交下乃踣猶惡非復其父狀繩縛昇至郊外焚之諸子大號然不可禁於此見地氣之怪不敵天理之常也

十三閻老

守一齋筆記

卷三

八

毘陵吳氏大族也明季科甲聯綿簪纓絡繹最著者有十三閻老公幼時讀書之暇散步登城時已薄暮忽見一婦人長八尺許衣麻衣倥傯而來公怪之執其裾問安往婦曰我有緊要何預若事公固挽之婦不得去相持至更餘婦曰我披麻星也某處某姓今夕迎娶日者犯我我將往禍之今時辰已過我何能爲所放我吳問日者誰也曰張心浦將釋之又躊躇曰旣係凶神儻誑我去奈何又持之半夜乃去家人蜂集輿載而歸明晚詣張心浦鋪曰昨某姓吉期汝

所擇否曰然則曷爲有披麻星也曰貴人星解之
矣越數年公已舉孝廉買舟詣江陰是時學使按臨
見岸上垂髫幼童行赤日中令僕邀之至舟問童姓
氏里居童曰祖居宜興周姓延儒名問年曰九歲少
頃枕書而眠吳曰將書作枕千秋賢聖共頭眠周眠
吳手中紙箒一面繪天文一面地理卽對曰把扇輕
搖一統乾坤隨手轉吳大驚又曰童能八股乎曰能
爰以小子二字命題頃刻而就公閱之益訝異知童
守一齋筆記卷三

九

之非常人也歸謀以猶女妻之兄嫂不可固強之周
是年補弟子員吳致之家塾讀書周穎悟絕人而性
流動貌不顰吳之嫂每怨吳吳曰請勿躁此子身各
當出我上也每薄暮出遊更餘乃返吳嫂戒闈者閉
之門周往往從後門進心竊啣之未幾發解南畿捷
南宮狀元及第奉旨歸娶妝奩之盛爛其盈門相傳
周夫人不輕顰笑一日甫曉妝聞夫婿中狀元不覺
嫣然一啟齒周入闈再笑後以事入宮皇后命宮嫔

數十人簇宮燈送歸第又一笑俗稱三笑夫人周娶
後謁岳家不肯入大門親友苦勸不聽爲毀後門而
高大之令容高車駟馬厥後周首相吳次相每入朝
周揖吳而先日有僭矣夫以周之天資卓越誠爲間
氣所鍾而事業經綸難逃青史惜矣要之應運而興
其權奸氣象蚤流露於對語間也若十三閣老者識
豪傑於童年困頓之中士伸於知己而詘於不知己
嗚呼可勝感哉

守一齋筆記

卷三

十

二十力弓

乾隆乙酉南闈有孫名標者甫入闈號軍詢姓名甚
謹孫告之號軍賀曰今科發解矣孫喜問其故對曰
昨卧此夢號門燈籠上大書解元孫標是必恭喜幸
毋相忘孫大喜領之榜發康了而解元則孫登標也
孫入闈之夕朦朧間見伊先人謂曰汝能開二十力
弓可作解元醒然而寤不可曉少頃閱題紙首題弟
子入則孝全節因重提力字而通篇清刻醒豁之遂

入格

財色報

場屋之中鬼神之藪也報應分明無毫髮爽特遲速不同耳有士人作文吟哦得意出汲水忽向水缸作問答語曉曉不可辨眾驚救之厲聲曰而負吾金吾找而多年而在此乎遂自汗其卷出又有人入場忽燈上結蘭花一朵同號見之以爲佳兆某愀然曰蘭花姐來乎姐來吾隨姐去遂發狂出場病不起嗟乎

守一齋筆記

卷三

十一

財色二者其禍尤烈目不忍觀筆不勝書略舉兩端以爲炯戒

鬼詩

乾隆丙午科江南鄉試頭場貼出安徽某生卷有詩一首云芳魂飄泊幾經年今日相逢矮屋邊禡汝功名虧我節當年錯認是良緣

食牛戒

莊學晦大令未遇時占北籍庚午科應京兆試遇熟

題文頗得意而未售弟勉餘應南闈亦下第先後歸母鄰孺人告曰汝兄弟文字人皆云今年有望而同不中余八月八日夢一鹿將入門一牛突出橫梗鹿不得入不解何故學晦默念在京官滿洲某家將入闈東家問何所需答云諸物都辦惟素嗜牛肉未覓得東家即治牛脯兩器以贈母所夢得毋是耶遂戒不食比壬申 恩科再赴北闈果獲售前夢驗矣

字學

守一齋筆記

卷三

十一

王嬰古今通論云蒼頡造書依兒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許叔重云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李登云物相雜故曰文文相滋故曰字自蒼頡觀三才之文意度爲之乃字之祖即今之偏旁是也謂之蝌蚪周史籀變蝌蚪文爲大篆秦李斯取篆省文作小篆此大小篆之分也然唐錢譜太昊氏金尊盧氏幣其文具存與今小篆不殊又黃帝布刀太公九府圖錢其文悉是小篆則知大小篆同出並用小篆不始於秦

也隸書出於隸人程邈是爲秦隸賈勳三倉蔡邕石經諸作謂之漢隸合秦漢謂之古隸鍾王變體謂之今隸隸卽今之正書楷字也八分書一曰秦時王次仲所製一曰蔡邕於八體之後又立此法一曰勢如八字一曰其字方八分故名唐與宋初皆謂正書爲隸乃今之稱隸者八分書也在宋歐陽永叔已誤又按水經注載齊地掘得古碑有八分書文乃太公三世孫胡公之墓則知八分書不始於秦況蔡乎此種守一齋筆記卷三

三

源流張見其先生辨之最爲精確

乾隆戊申科余堂兄試北闈三藝皆入格以詩中用咀華咀字誤作平聲遂見黜是科南闈詩題圭璋特達多以垂纜之纜誤用平聲致落孫山昨呂紹宋談及東省闈中有以一東鼙鼓逢逢之逢誤用作二冬遭逢之逢而被黜者此種音義不可不講如錢布之錢平聲而錢鏹之錢上聲城漕之漕平聲而漕運之漕去聲諸如此類不可枚舉夫古人文章自應律度

未嘗以聲韻爲主自沈約韻書出而四聲之說始起後世學士大夫尊如聖經非尊沈韻尊

功令耳又郭美命曰今所傳韻非沈也唐禮部韻也故唐詩宗之沈韻上平有九哈十八痕下平有二十二凡上有十六混去有八祭十代十七愀入有十六昔而今韻無之是又一說也尤可慨者字學陵夷動誇才子而下筆別字紛至沓來如筆誤作華華音聿紙誤作紙紙音低本根之本誤作本本音叨須臾之

守一齋筆記

卷三

西

須誤作須須音誨彼美人兮之美誤作美美音羔美自盼兮之盼誤作盼盼音係辛王之辛誤作辛辛同愆圖書之圖誤作旨旨同鄙僭竊之僭誤作僭僭音鐵諂瀆之諂誤作諂諂音叨以蟲鳴秋之蟲誤作虫虫音毀夫人蠶纈之蠶誤作蚕蚕音忝機關之機誤作机机音已鎔鍊之鍊誤作鍊鍊音東片段之段誤作段段音假揚帆之帆誤作帆帆音奇約束之束誤作束束音刺冢宰之冢誤作冢冢音蒙同交之回誤

作回回古面字易象之易誤作易易古陽字視聽之聽誤作聽聽音忒趨走之趨誤作趨趨音馳似此訛字古帖往往有之然肄業芸窗凡遇考試大典不得以古帖藉口郭知元有言白頭藝苑不知普普之分青衿小生焉辨商商之別良可慨已僕幼攻書史庭訓為昭而踰踰頻年荒謬殊甚舉以例其餘敬告天下後世之為人父師者

辰宿

守一齋筆記

卷三

五

辰宿宿字今人多讀作秀吾郡人大抵皆然紹興人皆讀作肅往往互相非笑予解之曰此字趙甌北論之致詳去入二音皆有證據庾信賦飛狄泉之蒼鳥起橫江之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六朝已讀去聲斯為明證而唐人讀入聲則見於白香山詩云辭翁向朝市問我何官祿虛言笑殺翁郎官應列宿正如蒼茫二字可平可上中與中酒中字可平可去見蔣雲會藝苑名言

梁家潭

陝西長安城外五十里有梁家潭在梁敏莊公家祠外數十步雍正年間潭中忽有怪物食騾馬牛羊等物居民大苦之一日有喇嘛僧偕徒弟至自言能除此害但須斂百千文給徒弟眾欣然僧曰汝百千人中選兩人極有膽量者聽用選之果得兩人此兩人非等閑也力舉百鈞素以斗膽自負僧大喜曰我書

符二道付汝兩人我入潭與怪戰見巨手探出水面

守一齋筆記

卷三

六

急以第一道符付我我再化法身探符愈急急付第二道符毋誤我兩人唯唯頃之僧躍入潭則見潭面碎旬無有垠鏑眾皆屏息悚悚散去而兩人各持一符立岸上不動俄見巨手一隻如簸箕出水面知其索符急與之手接符去又見震震爍爍雷奔電激水面一物大如城門持第二道符者心知為僧手也然股慄不敢逼視良久沒波心碎礮一聲而波平浪靜矣候良久喇嘛僧杳然其徒大號鄉人仍給百千文

以去自是怪物亦沓長安梁氏楊洗濤外家也洗濤說

謝大過

武進謝大過字補之以得罪於父而思所以晚益也故名性嗜酒醉後嘗裸而見客然力行善事家不中貲凡義塚寒衣惜字等會俱董事人有與名而錢不至者卽代付之如是三四年年三十六尙困童子試一日患病夢至陰司有冤旒南面者出簿示之見己

守一齋筆記

卷三

七

呂千里

武進呂千里年逾四十無子家故貧糊口四方乾隆五十年大旱呂在某邑司錢穀有贏餘賑濟銀幕友例分十分之二正席例分二分之一呂悄然曰此種銀兩我不願分歲暮旋里明年舉一子時千里四十

九婦亦四十餘其子今年十一歲性聰敏喜讀書

殿元翁母

常州錢稼軒殿撰諱維城官至少司寇太翁諱人麟以乙榜任浙江蕭山令歲大饑有流民千餘詣縣求食勢極匍匐錢卽開倉出數百石賑之上游擬以亂民定罪錢堅執不可僅枷責爲首者因以性情躁妄擅動倉穀被劾下獄明年乙丑科稼軒中進士一甲第一名及第太翁尙在獄中卽釋出余曰開倉賑濟

守一齋筆記

卷三

六

一案有三善焉援民命於呼吸仁也弭民亂於倉猝智也智仁所在毅然爲之勇也特立不阿身受其咎有親民之責者不當如是耶抑又聞之錢太母吳太夫人方太翁爲諸生時家故寒除夕聞鄰婦哭聲問之知爲無米炊也出斗米予之而子子焉蹈五酉之阨矣慷慨任郵奮不顧身以此相夫子嗚呼此其所以爲太夫人也與

劉仙師

陽湖縣城隍廟廊廡間向有泥塑立像皂衣方巾匾云劉雲山像劉故前明醫生不得志自塑立像捨身

廟中百餘年來殊鮮靈異呂紹宋家人有吳善者左

臂患流注醫藥不效一日薄暮有道人手提布囊詣

門自云能療卽與診視出柳葉刀割去臃腫輕如鷲

毛其痛苦失酬以錢不受問其姓云姓劉與爾近鄰

故來相視言訖飄然去訪諸左近無其人偶至廟中

鷲見雲山恍然曰是矣自是屢著靈蹟有道士爲雜

守一齋筆記 卷三 九

耍之戲者吞針一撮竟下咽稽首劉案下夜卧焉有

人與言清晨出門見黃色物儘飽食之愈晨出見薑

菜花盛開如所教旋作惡嘔吐針盡插花上出呂嫂

少時患咯血甚危夢語以天竹子泡湯常飲一月而

愈於今三十年月朔十五猶奉香燭種種靈異不可

殫述乾隆三十七年三月大殿災劉像仆地腹有一

紙蟲蝕過半但存嘉靖某年四月二十四日生字樣

廟祝囑紹宋先人書十六字云妙術濟世自昔及今

仙師之靈永在人心并原紙藏腹中塑坐像響應如舊今殿傍有崇祠榜云劉雲山仙師之廟

陶園雅集

歲壬寅予曾得鄒衣白畫唐茂宏別業圖衣白先生

題七律一首云古梅修竹野池邊不覺重遊又十年

舊友可思明月夜新樓快觀白雲天一庭嫩綠藏鶯

柳數點初圓出水蓮脈逐風塵燕市馬考槃於此獨

寬然劉占亭爲余題發鄒臣虎書畫詩三絕之作後

守一齋筆記 卷三 十

爲徐柳塘易去辛亥余受談湘亭聘館陶園野水紅

橋小山茶竹歷歷憶之正衣白先生所繪茂宏別業

也湘亭屬予次韻和詩余爲駢語書後有云做米家

之韻事已易新詩駐陶氏之名園如逢舊雨莊竹所

蔣立菴趙味辛輩過訪竝以新詩見贈味辛元唱有

芳鄰喜結羊求侶楊隨安次韻有輪與羊求頻過從

之句謂李鹿籽唐樂野也吾鄉前輩名家次韻幾及

三百首將以付梓忽被俗客投箋遂致中輟至今悵

然余嘗命弟子錄十數本今散佚而好學者往往收藏而傳誦之程霖巖世叔有詩并序云金君玠堂館陳渡橋陶園前明唐荆川先生讀書處也孫文介公遺墨猶存近爲契友談氏別業葺治一新欄有藥池有蓮庭榭幽閒水木清華信小飲之奧區也談氏尊師好客玠堂勤學工詩諸朋友聯袂過之相與觴咏於清流怪石間趙君味辛首唱四韻蔣立菴繼之屬而和者甚衆斐然遂成一編一時文物風流勝情逸

守一齋筆記

卷三

三

韻殆略似蘭亭桃李園乎憶管姻家舊居此其地又有師門友葉氏同庠友李氏昆仲少壯過從會涉園趣今久不復至數十年矣感往事之如流而喜時賢之輩出嘆索居之沉默而羨良會之多風不覺撫卷欣然爲紀數語竝和一章西齋書林絃誦邊騷人偶集泛觥船康成草映襟裾秀逸少池含筆墨妍幾代名賢猶剩跡一時良會已成編耄夫寂處何由共遙睇文星傍斗縣霖巖世叔與先君子六十年金石之

交始終如一父執中營靈光也今悶坐僧廬回首故鄉不勝時雨停雲之感爰述陶園雅集之大略覺翰墨風流非山川道里之所得而聞而逸翁筆妙亦時時往來於心目間云

庫吏婦

毘陵某生故家子也中落娶某氏簪珥典質殆盡值端午質衣服置酒酌甫訖生出門氏獨坐房中忽聞絲竹聲若遠若近審之出酒壺中氏怪之少頃聲訕

守一齋筆記

卷三

三

然忽一婦人床後出索火酒雞蛋氏心知其怪也頷之生歸語以所見生不信氏私市雞酒獻之一日婦又至氏謂曰吾家苦貧久矣君是何神仙婦曰我庫吏婦也守湯家庫厯有年所矣湯固氏近鄰氏曰君果神盍富我曰汝命貧無如何也廚房某處有藏錮姑掘之如其教掘得古錢二枚明日婦又至曰汝真貧命雖然吾爲汝圖之今某姓某病醫藥靡效須用某方卽遣人宣言某聞之果遣人索方與議謝金而

後授之服一劑病良瘥由是里閭神之間言人休咎亦驗踵門者如市迄今十餘年氏家稱小康焉婦又出對云紅白梅花映紙窗花無二色常郡文人多屬對者舉無足傳

魚夜叉

山左沿海地方居民多捕魚爲業海灘十里五里各有水族掌之其可愕者莫夜叉若萬萬其面而徽鯨其胸騰越飛超如欬鼉裸然縮窄所在輒毀裂敵者

守一齋筆記

卷三

三

置酒一瓶酌而假寐夜叉聞酒香伺敵者之寐也竊竊然喜取盞酌之疾邀伙伴將去敵者闖然起作陸蹶勢夜叉竊酒以逃無慮十數里飲而醉醉而寐寐而寤則天色向曙而敵者得魚而歸矣嗟乎物有欲則可制人知夜叉之受制於人而不知人之受制於人有十百千萬於夜叉者也故曰張也慾焉得剛

太素脈

桐城姚新山名宋才乾隆乙卯應北闈秋試八月下

泮聞有善太素脈者江西人姚詣之診曰今科必捷高奎第明年會試未免阻礙耳榜發中第五磨勘以首莠用白虎通語停一科

桐城姚

姚新山言其八世祖葵軒公有田數頃一日追呼聲甚急欲挽其族姪秀才某代爲緩頰姪不肯強之拂衣去曰汝自不讀書分應受此公憤然盡售其產延師訓子姪忠敬有加著感懷詩一律云四十年來光

守一齋筆記

卷三

三

景殊蹉跎歲月竟何如兒童五六飢寒迫家計蕭條事業孤熒火烟餘蒸麥熟竹籬掩罷聽征呼人間樂事重重有寥落淒涼似我無其子孫登賢書者次韻一章今哀然成集自葵軒公後一傳而遊庠拔貢再傳而科甲綿延至今不絕共得進士十五人孝廉兩倍之姪之後無成進士者嗟乎士生斯世窮達何當得不足喜失不足悲擷一芹博一第其詡詡自負者必見惡於天地鬼神而一言感激發憤爲雄遺澤數

十百年猶未有艾此功此德正不可忘特其心口之間微示傲意則天之報施真不爽毫髮已

王節婦詩序

姜貞女者關東義州人年甫及笄許字州人王楨今惠民大尹朴邨先生仲氏也年十九未嫁楨卒翁媪匿訃不令知而女已知之蓋得之夢中云誓死靡他詣王氏守節貞女也而節婦矣嗚呼是夢也是節婦之精神貫金石孚豚魚所結而成焉者也自古爲臣

守一齋筆記

卷三

三

子者不幸遇坎軻必有不死其君父之心而後可以成忠孝婦之夢此物此志也傳節婦者咸曰先夢而後節究之夢而節耶節而夢耶必有能辨之予故爲長短句以白其心而悲天下之夫死而不獲見夢於其妻者

玉人

休甯鄭伊耘莘奔走衣食以筆墨爲生計爲余言其幼時家故巨富翁爲鹺賈副有研癖一日築室場園

工人鬪土得小研翁索觀則水巖石質有一眼如小

兒指頭紋而鬼斧神工莫名其妙出千餘文買之翼

日又得小玉人翁亦愛而買之玉人兩足一縮一伸

合昨硯眼如天衣無縫翁大喜試以墨墨三四下玉

人口中水泔泔然稱量而滴大奇之自以爲獲至寶

是時鹺賈頗愛骨董稍稍聞之來索觀靳勿予買怒

語人曰彼以鹽致富伊誰之力區區玩器不予畀予

絕之彼奈何人苦勸翁翁乃割愛携研送揚州過揚

守一齋筆記

卷三

三

子江風濤大作行李雷濕一箱入江心俄而風平浪

靜自謂幸逃性命是矣而入江之箱卽藏研之箱也

抵賈人家告之故賈大恚以爲誑已遂絕交由是中

落嗟乎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非虛言也不得已勇夫

重閉良賈深藏庶幾遠害全身之一道乎同時有程

某者亦休甯人偶遊市中見出賣玉人一枚玉色甚

白玉人腰懸花鼓致精妙購以青蚨數百繫袴帶頭

刻不離一日渡河落水中乃出千文募鄉人打撈撈

良久果得之程曰予有兩枚此其一耳得其一未可
歇也鄉人不肯曰再犒干文何如果又撈一枚蓋素
所佩者鼓在右而前所撈者鼓在左豐城劍合浦珠
其此謂乎程喜出望外嗣卽售去得千金由是致富
是何玉人之同而得失之異也豈非命耶吾更以一
言蔽之曰緣而天下之大古今之久殆無有出其範
圍者

平樂豹

守一齋筆記

卷三

三

廣西左江鎮軍王公林得一豹小如貓命以母狗乳
之數月大如虎凡遇牛羊犬豕之類輒劈而啖之惟
所乳母狗在則馴服不少動待母狗如人子之待其
母也王以贈平樂太守恆公慶恆以獻藩司今撫軍
成公公甚喜伺以豹奴奴與狎畜之如家豚一日奴
偶忤豹豹怒劈奴面奴痛欲死是時母狗適不在也
成公怒欲殺之以奴未死而立送還平樂由是常
常遣母狗與俱則馴服如初紹興高豹文在平樂慕

中目擊其事硯村太守聞之曰凡物有運動卽有知
覺知覺本乎性靈豹猶知孝其乳母乎嗚呼是可風
已

鎮安虎

陽湖趙甌北以辛巳第二人出守鎮安鎮安處眾山
中故多虎被害者甚夥趙蒞任境中無一人傷者間
以事赴省垣則虎復出及歸又斂跡矣郡民以是德
之及遷守廣州鎮安父老不遠千里送萬民衣繖到
守一齋筆記

卷三

天

署一時稱最績云

趙未第時設帳村塾夜歸行岸上左右皆河燭已
滅昏暗中覺有黑氣一團圍繞身畔四面無路可
行趙凝神片刻忽有紅光尺許隱隱前導達曉始
抵家距塾中不過三里耳

柏樹神

乾隆初年常郡四河口村民染病其家人舁之舟中
將赴城延醫診視行里許忽見岸上一老翁迎謂曰

此去一二里村中有大柏樹一株可虔誠拜禱取葉歸服之當愈庸醫無益也言訖不見眾異之然猶未深信也仍就醫及歸病勢益劇不得已奔往禱焉如其言一服而愈自此有求輒效乞醫者踵接於道至今香火不絕云

董文恪

富陽董文恪與程文恭公同朝交好公退之暇時相過從嘗謂文恭公云人家讀書子弟少年時血氣未定一切淫詞艷曲及稗乘中不經之說斷不可令寓目陽臺薦夢香塚還魂究竟子虛烏有而若輩閱之不覺鈎神攝魄幾頁殘書斷送一生名節矣予少時獨宿書齋偶苦岑寂覓得小說一編翻閱數日便覺

守一齋筆記

卷三

三

心動冀有所遇如卷中人者一夕靜坐床幃忽一女孺子奉簾入燈前凝睇容貌絕世余驟起擁之遽返身出迨至中庭忽不見徘徊四顧惟繁星麗天皓月照人而已豁然大悟急取案頭書焚毀之自此鍵戶

功不復作幻想矣嗚呼方公是時或執迷不返竟以冥冥墮行又烏能身躋通顯保世滋大如此哉吾夫子曰非禮勿視陰符經曰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可不慎哉

奚孝廉

武進奚孝廉遺其名與龍虎山張真人有舊以事至江右繞道訪真人畱宿府中一夕真人將升堂理事誠勿窺奚陽諾而陰伺之見兩旁神將備立無數俄

守一齋筆記

卷三

三

一神解怪物至狀如虎而兩足兩翼跪見真人殊歎棘真人謂曰核爾所犯本應監錮特念精修有年姑釋去如再作威福命無所逃怪物唯唯而退未幾奚亦辭去後奚以某邑令致仕家居聞數里外有一古廟十數年來靈應異常香火極盛特往覘焉甫登殿欲坐道士搖手曰此非坐地觸神怒奈何奚一舉首則見一怪物憑神像似曾相識諦思之卽二十年前在張真人府中所見也因大聲曰怪物而忘諸乎言

未竟怪物遽杳俄聞廟外獵戶銃聲轟然羣相訝告
古樹上落一怪物氣已絕矣奚亟視之卽此物也自
是威靈頓歇廟亦旋廢蔣南莊說

封鞭

句容茅山有三茅君廟廟門靈官顯赫如生登山者
稍不誠輒爲鞭撻康熙間湯文正公撫蘇以事謁廟
值微雨肩輿忽不前公問何故莫知所對召廟祝問
焉對曰殆靈官以公着馬皮鞞故不令前也公怒曰

守一齋筆記

卷三

三

吾鞞誠馬皮汝殿上鼓非牛皮乎言未幾霹靂一聲
響振山谷從者報殿上鼓破公徒步入廟視鼓破處
有靈官鞭痕乃大怒謂靈官曰鬼神爲德正直和平
若取快於一時必貽禍於萬姓吾封爾鞭爾勿吾對
遂手簽封字而封之自是登山無斃于鞭者

義正仁
育宜鬼

神亦爲
轉圖

黃姑

陽湖杭念吧女字純娥以己未日生時其父夢一

女道士持玉簡授之上鐫十六字云以道始終蠡湖

籍隸六六之緣日在己未寤而秘函誌之念吧故工

撥沙趙甌北觀察常偕往馬蹟山覓地過湖上許孝

廉家許命長子儲源出見眉目如畫念吧忽憶夢中

蠡湖語欲壻之觀察亦慙愿任蹇修遂締婚念吧以

子亡孫幼不忍女遠離議贅壻於乾隆壬子冬合昏

旬餘金陵督糧道王濟滄聘許課子許以乏人主門

戶促子偕婦歸氏廟見後姑甚慰旋屆念吧六旬誕

守一齋筆記

卷三

三

辰姑以婦初歸歲且杪擬新正往祝氏曰兩兄亡女

又勿還無以慰父心姑躉之具壺榼歸祝畱二旬買

舟迎之薄暮過湖颶風頓作舟遂覆氏年二十一湖

邊估船漁舫鱗次以向夜風狂不敢救遙見舟覆處

燈火如遠如近又聞鼓樂縹緲磬聲轟若雷山撼水

沸隱隱呵殿聲皆橋舌稱奇時十二月十六日也及

旦兩家始知僱舟打撈經旬無蹤蓋太湖爲東南巨

浸連跨三州橫縱八百里珠沉滄海象罔難求對此

茫茫同聲一哭耳許赴金陵而王觀察謝世嗒焉旋里始知變率一家臨湖哭奠爲文祭湖神祝氏尸速返一日念此忽夢女鳳冠霞帔隨從甚都登堂拜曰兒了塵緣已歸宿位在黃蒲潭又袖出一簡上書已未二字念此哭失聲醒急訪之有黃茅潭往撈得童嫗尸三悉同溺者頭面手足不全而氏尸仍杳越三月下旬傳宜興縣烏溪港淨女尸急往視衣服碎爛而支體不腐面如生真氏尸也溪上有小庵問之爲

守一齋筆記

卷三

三

黃姑庵葢夢中誤姑爲蒲誤菴爲潭耳庵有女仙像類氏容土人稱黃姑神莫知所由來按黃姑織女乃天宿名氏豈其神降生耶奇矣爰備楮帛祭奠具棺斂尸歸卜二十五日入土爲風雨阻是夕許一家夢其父蔭蕃公曰孫婦數應翼日葬醒閱歷日則二十六日乃已未也遂下窆焉念此乃憮然出昔年誌夢秘函共視始悟以道始終乃趙王兩觀察自入贅迄歸甯夫婦團聚者三十六日既符六六之數而生與

葬皆已未日且已爲天干第六未爲月建第六亦得六六之數云念此爲趙甌北姪亮采舅氏許又趙氏西席也甌北少君西亭作黃姑曲記其事因爲余述其巔末如此

事甚奇如讀海上異書而敘次明晰乃爾故佳

擊怪物

余大父綱軒先生軀幹修偉勇力過人薄暮閒步隴上忽一怪物大如鷹毛色紅撲面飛來勢頗蓬脆先生急奮拳擊之物抵抵去跡之入矮屋中急追覓之

守一齋筆記

卷三

三

無影響屋中有家人周姓居焉翼日周暴病死

某學道

康熙年間廣東某學道婪贓賣鬻任滿還京已登舟忽見士子數千人執香相送某殊出望外大聲曰本道在此無甚功德何可勞汝等遠送言未畢則聞岸上譁然曰願大宗師男盜女娼擲香而返某神魂若失舟至皖江驀見一大舟臨泊女樂殊盛睇之皆傾城色也心大動問之同舟皆云不見某乃歎曰聲色

移人固如是乎脫陽而死

留仙閣神方

乾隆壬寅十一月瑋堂弟抱恙延常郡時醫某診視某以附子半夏投之翌日便血不止鄉城醫家全集咸束手坐視第云投以人參聽其自然耳先君子故知命謂死生大數人參豈能起死回生且余清宦數十年有何長物耶速辦後事可耳余見其勢甚危急莫展一籌獨在書室中痛哭流涕忽聞余內姪孫蔣守一齋筆記

卷三

三

惟恂之子大病幾死羣醫束手乃於郡城太初菴之留仙閣叩求藥方數劑而愈留仙閣者純陽呂祖廟也余卽於書室中望空叩首虔誠禱告手寫疏文俛鄰人之朴老實者囑其茹素求籤竝囑其得方卽於城中買藥而歸余家去郡城十五里時已下午須於黃昏却回余見其氣息奄奄九死一生而口喃喃猶念子不置予心痛如割惟望祖師發大慈悲一引手救薄暮鄰人回方云艾葉一錢足元胡索八分山查

三錢兌煎服却爲亨余曰速煎與服是時未敢稟知

老人亦不及與諸醫商酌也服之向曉而病勢頓減仍詣廟求方方云此方用川連酒製八分煎能解諸勞體服之病不纏弟甫下咽曰是何藥也如甘露酒心明日余往視之謂子曰今夜夢中見一道者骨相清癯神氣充滿披予帷診予脈曰汝病當卽愈第子來汝家須潔誠相伺耳余甫以呂祖所賜藥方告自是病勢日減越半月遂復元丙午春予大兒一士出疹數日熱甚亦詣廟中求方用藕粉一錢葛粉一錢菜荳粉一錢一服愈

守一齋筆記

卷三

三

客牕偶筆卷四

粟香室叢書

江陰 金捧闈 玠堂

風水

風水之說自晉以來有之成書具在未可竟以為渺茫然真傳難得俗工言人人殊若惑此而妄希富貴久延親柩則大不孝矣發祥之家其先必有陰德吉地無心得之或異人指授豈可強求所聞不一而足偶舉常郡一二舊家先塋可見武進莊氏前明正德

守一齋筆記 卷四

一

間字秀九君始由金沙遷常贅於蔣氏葬茶山四傳至鶴溪君發進士科官寶坻令存歷參政其任天津守時屬邑獲解巨盜數人皆擬重辟內有一人鶴溪察其詞色含冤疑非同盜虛心鞫之乃盜首與之有隙誣指同夥遂立釋之迨鶴溪謝病歸有一僧踵門謝見之即斯人也僧自言素精堪輿受恩深願覓吉壤以報徧覓數月方得之告曰一地大富貴速而不久一地眼前平平後發科甲甚悠久請自擇之鶴溪

願得悠久者因買斯地自葬主穴後數代皆分昭穆耐葬兩孫一字古愚生子由甲科仕至方伯一字簡齋生子仕至太僕又數代兩兄弟詞林鼎甲至今科甲仕宦綿綿相續為吾常望族又趙氏之先駕部字止菴明季諸生館於太湖旁某家時值荒亂每告居停以無力買地兩親未葬歔歔泣下居停告以湖濱皆余田任擇一塋葬之駕部謂誠荷厚意但必少措價書券付之方可居停從之即以修脯一金相抵駕

守一齋筆記 卷四

二

部擇日舉親柩意欲面湖葬忽遇一僧杖錫至謂曰居士欲如是葬耶試思一湖水如何收得不如背湖而葬因以杖劃地規方云依此下窆駕部從之僧忽不見葬後四子皆暴亡人皆謂大凶宜急遷駕部不聽暨晚年側室生子恭毅公進士起家由縣令歷藩司撫軍官至大司農為康熙間名臣弟名申季由進士仕至督學子孫科名仕宦至今不絕其地遇太湖水涸時露一土脊隆起長數百丈蜿蜒如龍人益神

之卽此一事可見不遇異人不易得吉地也嗚呼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天之報施稱量而出人知地理之由於天理則思過半矣彼異人者殆奉天神地祇之命以酬斯人之功德者與地理由於天理最爲確論未俗羈留不葬遷徙不恒亦術士誤之也

才媛莊蓮佩

吾常才媛頗有而以莊蓮佩爲最蓮佩名盤珠莊友鈞上舍之女余姊丈蔣南莊刺史之外孫女也幼娟

守一齋筆記

卷四

三

好頽慧父母鍾愛之女紅外好讀書友鈞故善說詩蓮佩聽之不倦每謂父曰願聞正風不願聞變風友鈞授以漢唐諸家詩諷詠終日遂耽吟稍長益工將及笄已哀然成集古今體凡數百首古體如苦雨吟牧牛詞養蠶詞逼真古樂府今體清新婉妙佳句頗多五言如霜欺殘夜月蟲碎一庭秋浮雲一片來庭樹忽無影水寒魚窟靜葉落燕巢空庭院忽疑月溪橋欲斷人山容憐而後秋色愛霜前七言如雨意晴

滋三徑草烏聲啼破一溪烟展卷却如人久別惜花

又值夢初過涼生池館因秋近潤逼琴書爲雨多霜

華欲下秋蟲覺節序將來病骨知葉聲滿院秋扶病

花影半欄人課詩嫩柳似波春欲動薄烟如霧月初

生此類皆可傳誦立庵其外叔祖也會有早春十詠

蓮佩屬和咏月結句云一樣闌亭清影裏梅花含笑

柳含顰咏草一聯云一線柔香初見影幾茸嫩綠遠

成痕結句云無數樓臺遮不住暗拖烟雨出城根咏

守一齋筆記

卷四

四

烏一聯云喚雨梅梢圍夢斷弄晴雪後曉寒清尤膾

炙人口嫁中表吳生字承之翁遠宦姑早喪仍依母

家育子女兼操家政吟詩稍輟時填小詞亦新雋可

愛體弱多病年二十五值清明填柳梢青云風聲鳥

聲者番病起不似前春苔綠門閒蜂喧窻靜剩个愁

人隔簾幾日濃陰纔放出些兒嫩晴薄命桃花多情

楊柳依舊清明其父見之驚謂不祥對曰傷幼弟耳

葢有弟甚慧方數齡昨歲殤也是秋蓮佩竟患瘵疾

天亡屬纊時念父母不置惟合掌誦佛而已有才無命惜哉

友人以長沙閨秀羅綺香詩草見示其最佳句有春吟和韻云池邊曉夢依芳草墻伴餘香試落梅余幼時曾聞吳竹坪述毘陵楊氏送兄北上句但使騷騷逢相者甯無經略在儒生慷慨激昂自在流出

黃仲則

守一齋筆記

卷四

五

黃仲則少負逸才爲毘陵七才子之冠顧鬱鬱不遇會薄游蕪湖會揚州沈旣堂攝道篆聞其名延致署中厚禮之與公子研究詩文黃後病歿於沈運城官署爲具含殮送歸卹其家後沈公子應南闈苦文思不屬倦而假寐忽見黃來論文懽若平生醒而思若泉湧三藝皆得意出場示人殊勝往作是科遂發解人皆以爲黃來報恩云

李貢三

余姊丈李貢三名汝礪幼而穎悟長攻八股及詩古文辭各究其妙書法亦娟秀可喜年十七補弟子員

十九謝岷園學使觀風武進得貢三卷以爲獨出冠時擢第一歲試仍冠一軍尤賞其梅雨賦中豈霖雨之爲功私其封殖實鹽梅之有藉荷此栽培之句丁酉以選拔貢成均 朝考一等二名不用貢三居京華鬱鬱不樂寄余金縷曲有云綠鬢星星人漸老余答以丈夫處世遇合有時豈不爾思要不忍爲兒女

守一齋筆記

卷四

六

子能重羈人之愁思也程文恭公亦大加賞識許以玉署清華之選然微聞其抑鬱悲憤則爲陳時命以廣之迨己亥北闈仍落孫山而貢三益憂愁幽思幾不欲生矣貢三家故寒父母兄弟皆仰食其胞伯梧陽太史嘗謂吾家千里駒而蹭蹬乃爾豈非命耶明年仍客京邸以窮死年二十有四初貢三太翁夢有人持刀突斬貢三頭昇翁翁貯以盤驚寤告人人曰是解元之兆也乃兆在貢元貢三旣病謂所親曰昨

夢登大厦關聖南面坐有一鼎金光絕然不知是何
祥也貢三死停櫬金頂關帝廟中余姊苦節十五年
而卒生一子名青筠三歲而孤今二十矣余望其讀
書成立勿墜家聲而貢三詩文集散軼逾半猶冀其
讀父書承母志而光大之以無負二人之遺澤也

丁方酒

酒出江右甚清冽風味殊勝裘文達官大司空時曾
致之京邸一日程文恭家宰退朝訪裘裘故與程已
守一齋筆記 卷四 七
未榜同年相善裘出酒飲之裘信口云衝寒來飲丁
方酒程應聲云懷遠還思丙穴魚因共諧笑亦見前
輩風致也

酒令

鄉先達如劉文定程文恭蔣葵盥侍御皆好文字飲
流風餘韻至今不衰壬寅癸卯間程霖巖學博莊復
齋上舍莊樂開大令蔣立菴太守趙味辛中翰舉吟
莊歲十餘集集必有詩卜夜暢飲人各行小令周而

復始搜奇鬪巧不可殫述偶記一二略見大概酒頭

說鑄字酒底黃金為壽霖濤字甘井水益壽傳字壽

考作人擣字拜手獻壽又酒頭說古之人底樸素渾

堅謂王樸楊素柳渾孫堅也立又酒頭紙糊三閣老

底魏相杜如晦王旦謂凌烟閣麒麟閣昭勳崇德閣

諸人名也樂又立菴舉杯云一口吃一鍾古人有楊

雄不是一口吃還須飲三鍾一飲而盡樂開云一口

吃一觴古人有周昌不是一口吃還須飲三觴蓋要

拈一口吃人也以後崔曼亭觀察莊臯直中翰亦入

吟社令益多惜當時未及記錄皆已遺忘予生平不

能飲而樂覘能飲者之文采風流惟酒無量不及亂

飲酒之極則也之數君者吾尤樂其節而不過而徒

鯁鯁焉以文采稱之抑未已

蒙古大夫

京師謂醫者為大夫治跌撲傷惟蒙古大夫擅長天

台齊次風侍郎五鼓乘馬趨直圓明園馬驚逸越墻

台齊次風侍郎五鼓乘馬趨直圓明園馬驚逸越墻

齊墜地腦破昏不知人延蒙古大夫治之腦已流去
向空指腦判羊腦補之少甦視人物皆倒懸以鼓敲
腦後數千槌視甫正敷藥數月愈而博聞強識大遜
於前矣蓋記性上通於腦故也又有墮馬者別無痛
苦惟兩足欲前行轉後却亦延蒙古大夫視之云不
必用藥只於空廷中選壯健兩男子兩手平舉對擲
如言擲數十回放下行步如常問其故云因墜重肝
葉翻背非藥可療惟舉擲方能舒展反正耳

守一齋筆記

九

祝由科

湖廣多以祝由科療疾外科尤靈能移毒於畜類及
樹木有人墜馬傷甚重令祝由科治以符水痛良已
其人欲速又覓黎洞丸敷之大痛即洗去復邀祝由
科來視駭曰此必用藥敷便不靈無能為矣遂去病
回數月始痊聞其法過洞庭湖便無效矣

海面大頭神

武進劉文恪公官閩撫時巡邊渡海風濤大作舟幾

覆忽海面現一大頭如人面長闊數丈蛇身盤水上
驚以為神虔禱之風浪頓平得渡歸遂繪像祀之懸
於所居與賢里樓中文恪子宇无方任川藩緣事籍
沒入官人尙見斯像其宅為楊姓所買家人或見人
面如樓窗三間大驚駭欲絕楊歿後又轉售於史卓
峯觀察居之亦無他異

銀却僵屍

武進趙景羅副使少時應京兆試中途逆旅已滿借

守一齋筆記

卷四

十

宿古廟廂樓僕從居樓下他屋多停柩心惡之時方
盛暑月夜拓窗四顧忽聞空室中窸窣作聲視之一
柩和頭落地兩脚漸出以次露全身一屍植立見樓
上人徑走至梯直上趙大恐念無物可抵拒向聞銀
可禦鬼魅急取篋中朱提十金向樓梯力擲正中僵
屍應聲而踏呼僕燭之屍橫梯下道士聞之亦起視
次日同告縣令來驗并柩焚之廟中怪異始絕

象

象性最靈聞康熙間滇南解外夷貢象入都道經陳州郡守眷屬欲觀之以重利啗象奴令驅至署經郭外一橋下臨深溪向無他異象將至橋傍徨不欲行象奴謂溪中當有怪異不可過郡守家人胥役以爲無他象奴貪賂不得已促象行過橋半忽溪中波浪騰湧勢若雷霆象墮水聲勢益厲良久象分身兩半浮水面報大吏郡守被劾去官乾隆間有高令名燦自滇解緬甸貢象凡五渡漢江四象登岸一象三足亦履岸上一足沒江中似有物絆之者四象相視蹠波入少頃江濤洶湧每象鼻捲巨壺一足高舉水面龜大如數間屋口尙齧前象足良久始放觀者人聲鼎沸四象鼻捲稍鬆懈龜竟墮水橫行數里方沒龜之爲害如是而陳州溪中不知是何怪物何以獨與象爲難也

異僧斬蛟

昔年清河口患水決制府河帥率文武屬集河干堵

塞屢築屢整閱半載不能合龍忽來一行腳僧視之云如此徒費帑金何益衆嗤其妄僧云吾非妄有覲覲爲蘇民困耳衆異之以白大吏名問對如前問汝有何術可使堤成姑言之僧言漫口下必有物據之試往探解衣入水少頃出云此乃蛟也僧能除之但力薄奈何問何所需答云但得兩制府及河道中軍印紙各一幅油布封裹負之入水仗福力可除此蛟如言與之僧挾利刃入良久不出衆疑其葬蛟腹矣

守一齋筆記

卷四

三

鎮海龍

乾隆辛亥八月鎮海縣郭外招寶山之側白晝天晦冥有二龍共禽一龍墜諸地大可數十圍儼如世所畫龍狀但角頗短而鬚甚長耳始猶蠕蠕動旋斃矣

腥聞里許鄉人競分取之其一脊骨正可作白有得其領者市之猶獲錢二十餘貫

巨蛇人語

宜興東倉門外數里有某姓子患痘醫者疏方須用桑蠶其祖母因子儻工於外乃令婦往覓之婦行至桑林覓得一蠶蠕蠕甚大色喜捉之歸行數武而蠶忽失去歸告其姑姑曰兒痘須此活蠶非有翼能飛墮亦只在彼地耳盍往尋之婦如言詣舊地徧覓不

守一齋筆記

卷四

三

可得忽草間有洞方諦視間突見一巨蛇昂首出儼然人頭一臂怒目相視戟指作人語曰汝再擾吾卽啖汝矣婦驚仆其姑訝其久不返躬往求之見婦面如土卧地吐涎沫不已扶歸漸甦乃述所見如是兒竟以痘殤不知何怪也

錢尙書

毘陵錢尙書梅谷名春明崇禎時大司農幼患痘危甚已死矣其父啟新先生以獨子鍾愛猶抱諸懷不

忍棄繞堦而行忽聞空中有人呼曰奈何錯行錢尙書痘可答二十速換好痘與之遂聞屋瓦有聲如撒豈然懷中兒則已蘇矣尙書成童後每卧小樓暑夕偶他宿有傭奴就其床假寐耳畔有喁喁相語曰可惡可惡若何等人而敢踞此榻急起則月光照室床已移置屋角闇處矣傭大驚嗣後見尙書畏甚每長跪白事

吳方伯

守一齋筆記

卷四

四

吳方伯暘字南谷馬蹟山人也萬曆丁未進士徵時館某宅其家方構大厦垂成匠人以瓦盆熬木屑於中便於炊也夜半方伯聞新室有吹呼聲出視之見一赤面者張髯就盆火已星星然焰起矣方伯叱之赤面者長跪曰某奉火神命此屋當焚耳方伯曰不可赤面者唯唯而去旬日後方伯將解館重戒主人以致謹焉是日方伯歸而其屋竟燬

天台縣缸孝豐塚

天台縣署川堂覆一缸於地引繩地面度缸口無碍似虛懸者令蒞任及歲時必酌酒宰雞血酒之令或遷官缸輒暴長數寸令去復常有幕客少年負氣不信醉後溺之暴亡衆益神之孝豐縣署中隙地有二塚不知何代葬此其後人春秋入署祭掃不禁官民相沿日久無議遷者亦一異也錢竹初令浙中見聞甚確述之

溺鬼衣致祟

守一齋筆記

卷四

五

紹興人金姓爲部吏孀妻居京師妾亦浙人金偶經虎坊橋溺於道旁入署治事未歸妾在寓忽操北音大言曰我着繭袍坐路側汝何得溺汚我衣詈罵不止家人駭愕不知所謂金歸聞之初不解繼憶前事因謂曰吾不見汝安能禁人不溺妾曰汝雖不見何不少作聲令我先避耶詈益甚金謂焚鑪或齋醮謝過可乎妾搖首曰不必但製繭袍償我我便去矣如言製袍金問汝何人答曰可羞余守門卒耳又問何

以死良久答曰更可羞妻與人私忿而自縊也旁人謂曰溺汝衣者金也何嫁禍伊妾答曰金氣旺妾氣衰且假口言之償余衣尤速耳袍成焚之鬼遂去妾復作越語億卧旬餘方愈

中廁邪

常州郡城玉帶橋東有一古厠厠數十年無他一客登焉墜腰金募乞丐數人下取之先一丐入良久不出聲息俱無又一丐入亦然最後一丐甫入大聲云不好急挽上面色如土口鼻流血已氣絕矣衆駭報縣來驗束炬薰厠四圍方出前兩丐屍飭擔土填厠客不解其故或曰有毒物憑焉亦無左證殆積陰穢氣使然耶此近年事

清澗疑案

陝西清澗縣某鄉有婦歸甯經旬其父送女還中途歷山徑風驟起女衣袴盡失裸體而立父無奈脫衣裹之掖以行暮抵夫家婿怪問之告以故婿咤且怒

守一齋筆記

卷四

六

曰是何妖魅晨當持鎗往殺之各就寢黎明女驚呼則婿已無頭矣其家乃訟之官縣令戴君提鞫疑女之有所私而殺夫也授之堅不承父匍匐泣訴其事令遂躬率丁役命導至失衣所徧加搜覓見山側有一穴深黑不可測募有能入探者犒錢若干一健夫諾乃束炬入行數十丈忽有天光見一僧貌猶惡卧土榻瞑目熟寐健夫懼而返白諸令更遣壯役數人持貫索隨之入穴則僧已醒矣共向前遽縛之擁而

守一齋筆記

卷四

七

出見令再三詰之不答批其頰卒無一言無如之何乃加練數圍督衆役環押將下獄姑禁之也去城漸近忽狂飈大作衆倉惶目昧少頃則僧及解役俱杳然矣不得已遂寢其事戴君名樹屏宜興人也其幕中戚友回述以告人此乾隆癸丑年事

孫鄭降乩

毘陵吳寶彝家乩仙一日降壇詩曰一炷名香一椀茶西方妙諦此中除問心無愧纔无咎到處茅龍可

作家鴛鴦未失有根苗獨木成林見幾條心內不教如馬鹿泰山一點是秋毫吾孫淇澳也爲斗府司書風露中偕謙山修撰至此又詩曰銜冤無地泣滎陽誣我倫常太蹶張天帝居然憐大罪得從蕭散拜空王鄭生見君等扶乩偶從文介公於此生以烏程奸相欲傾文相國陷我非罪爲三百年來縉紳受禍之極吾生平不媿敏而好學四字究儒書閱釋典繙道藏多所淹貫如尚書石齋侍讀皆極推許上帝

守一齋筆記

卷四

六

以吾冤也命道遙自適吾以聰明被奇禍正直負奇屈不願復生世上亦不願作冥府辦事之官祇自遊行海內亦無有禁之者嗟乎吾父生平信扶乩而奸人卽以此入吾罪今見此良可歎也良夜無事作此調語且長嘯去矣六月二十五日道遙散客卽是無名先生筆峯陽先生負氣節其冤獄鄉人多有能辨之者一靈不泯與文介相偕降乩理或有之但文介詩則亦不甚可解

狐女

宜興許姓行三人稱許三官幼孤祖撫育成立偶隨祖出游過東關橋見一少女偕婢行貌甚韶秀悅之女亦相與目成而其祖未之見也生暮歸齋中頗涉冥想女子忽舉簾入生驚喜錯愕不能置詞女徐曰無恐實告君我狐也君前生爲宋時宦官我爲宮女相歡愛私誓願來生爲夫婦後各轉生我爲狐修煉數百年能變化電君不相值今日邂逅乃夙緣也嗣

守一齋筆記

卷四

元

後女數來稍露蹤跡其祖疑而詢之生不能隱以實對祖遂與生同卧女來坐榻上祖無所覩竟熟眠而女不與生亂問之曰長者在前面豈可肆行穢褻耶遂去越日來邀生同過山中女有五婢常輪侍有名楊柳青者尤慧令負生入山囑閉目御風行良久至林泉舍宇供帳飲食迥非凡境遂宿焉次日仍令婢負歸習以爲常祖不能禁憂其無後爲議婚女知而聽之娶後女來漸疎不復宿其家間偕入山中生所娶

婦生子女在山中亦生一女如是五六年一日女偕婢負生入山至中途忽大驚曰關聖將至矣金光所罩五百里內我等皆銷滅行甚駛我等宜速遁言訖遂去生覺自雲中倏墮啟目視則在深山詢之士人已至金華郡矣身無所攜行乞而返自後女杳不至女曾爲生更定門向云汝福薄不能發達但百餘年可小康耳許三官康熙間人今孫曾尙多衣食猶自足云家藏狐女小照猶奉之狐女常與人談論多名

守一齋筆記

卷四

三

理惟不見其貌許生祖手錄其言凡數十卷藏於家武進法孟容精岐黃曾至宜興見之述其二則云凡數惟貧賤者當之富貴家可免瘟疫是也惟劫則厚德致福乃能脫然兵燹是也乙巳年常郡大疫閭閻鬪閹死者無算惟富貴之家得免信然又曰獅子無雌雄踞山巖見日而喘遺精墮沙中搏弄成毬復搏弄不已毬破遂生小獅俗所謂獅子滾繡毬也其餘不能悉記矣

一命四償

建平令周君之族姪某自言父母歿時與其兄俱娶婦有子矣家有弱妹而嫂虐視之不能禁也妹字某廣文子貧不能娶資於家嫂以增一食指益懷恨會弟兄讀書城外僧舍堵亦以省親暫返兩嫂乃托言歸甯盡局其薪米食物以行姑晨起入厨無以爲炊忍餓兩日慚忿交集遂自經兩嫂偵知乃返詭言姑暴病死告其夫草草殮殮趣殯家攜柩去以爲脫然守一齋筆記

守一齋筆記

卷四

三

雷部

宜興太湖邊新村薛姓兄弟二人兄行貨於粵十數

年不歸娣妯頗相得娣三子因娣無子以己子繼之

乾隆五十六年冬兄挾重貲歸娣喜過於娣無何娣

有娠娣每語人娣年望五不當舉子五十七年九月

將產娣謂曰娣子如吾子吾善收生無庸倩穩婆也

娣信之娣蓋陰懷嫉妬欲於產時殺之耳洎臨盆風

清月朗娣獨在房兒甫下霹靂一聲娣大驚視娣娣

僵立不動娣夫適自賊回亟奔至房則色然而駭見

守一齋筆記

卷四

三

一物非人非禽長三尺餘燭之身鷹而面猴有肉翅

毛色黃目睜睜神光射人不曉是何神異也又聞呻

吟聲見娣在床前僵立問之瞠目不出一言身忽短

小僅露半體燭之兩腿已入地屏板縫中急糾人去

其板而兩足陷地中如鐵鑄隨闕地則足愈下乃聽

之夜半有白鬚老者叩門進言此天神除惡佑善觸

穢氣暫留堂戶亟設香案餉以菽乳勿褻也薛謹受

教老者忽不見晨夕奉香楮致虔產母見有官長來

騶從甚盛趨謁殊謹從者謂曰此城隍神亦猶世間
守令之伺欽差大人也詰旦神忽云天上共三十六
雷部余第六部雷神言甚明晰靜默時每自藏其首
於肉翅中娣勺水不能進越三日死老者復來曰天
神不宜久羈速送南嶽廟薛如言又半月風雨晦冥
大雷電以震神遂飛去韓岱瞻親見爲予言予聞之
鬼神無形與聲若雷電則形聲確有可據而此其尤
大彰明較著者也陰謀之罪人彼其欺而天地之所
守一齋筆記

三

不容誅殛之所立至夫如是是足傲矣惜乎報應雖
一遲速不同恆令蚩蚩之民諉諸天道夢夢而思取
快於目前也悲夫

啞子說話

乾隆四十六年番回蘇四十三謀叛蘭州守楊璣與
副將策某被害據華林山攻圍省城總兵圖欽保力
戰而死百姓傷痛其觀回京路祭二十餘里時回民
有奸細暗伏城隍廟中廟前居民有啞子忽於通衢

大言曰廟中有回子官兵蹤跡之果於戲樓獲番回
七名蓋蘇四十三遣爲內應者經方伯王廷贊審明
梟示有素識啞子者大異之問曰汝啞子何故能言
則依然啞也於乎威生鶴唳知神感之潛通兆協梟
鳴卜兇徒之立斃而莫捫朕舌天誘其衷夫亦神人
之所共憤宇宙之所不容也迨夫跡鼠封狐魂驚杜
宇饒歌乍發樂頌載揚曉籌唱徹宵懷聲清彼啞子
者亦鼓舞於

守一齋筆記

卷四

三

一人有慶萬國來同矣年年安樂戶戶華胥於乎可
勝幸哉

羅漢後身

阿雲巖公相奉使越中公餘欲繪一小像余表兄繆
齋堂名炳泰寫真好手也鄞令錢君竹初導以進謁
貌公甚肖公喜卽屬錢補圖錢故吾常名士其丹青
擅南田石谷之長以公頗好談禪乃作深山林壑公
著紅袈裟跌坐石洞中公覽之拊掌曰異哉何其適

符吾兆也曩吾督師滇南會色額駙病劇絕而復甦
趨從人邀吾至榻前曰頃至一山長松插天蒼翠四
巾中有石洞列數人如羅漢狀旁設蒲團一羅漢指
示曰此阿某舊座也以誤殺一童子謫人間能以好
生爲心不妄殺人尙可來此其傳語之因揭蒲團則
赫然一童子骸在焉額駙告訖而逝吾常惴惴焉恐
違所戒也是圖公携歸名公卿題詠殆徧因挈繆北
行以傳神噪日下 召試官中錄

守一齋筆記

三

惲南田

惲南田先生名壽平康熙時毘陵人高風雅尙學者
尊之曾客泗州宿古廟忽見燈火熒煌諸神彙議語
多不可曉第聞曰明日午後負黃袱者進北城卽其
時也言已火頓熄寂無見聞惲大疑明早詣北門伺
之午後果有負黃袱者進城惲問何爲答曰君非劫
中人可速去惲疾奔十餘里俄澗水暴至滿城人盡
魚鼈矣蓋先生旅泗時泗州署在盱眙迨大浸之後

裁虹邑而遷泗州今洪澤湖梢之頭泊河卽泗州故
址水涸時猶隱隱見寶塔頂余堂兄月峩久於泗言
之致詳若先生者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者耶
先生書畫詩三絕夫人知之余昨於楊耘珊案頭見
芝田先生跋南田草藥謂先生詩不如畫畫不如字
此卓識偉論固非庸耳俗目所能窺測也梁山舟稱
先生法書直接松雪翁以其天資絕頂而又積數十
年功力以凝於神余嘗得先生真蹟數頁爲四言詩

守一齋筆記

三

四章贊之曰維我南田飄飄欲仙吸風飲露天上嬋
娟本來真面疇能比妍其畫中有詩詩中有畫先生
此書丹青入化與物爲春蓬萊世界其扶曦芷菴先
生高弟畫或亂真書不可企由魏迄宋何可思議其
先生法書真者百一偶然一見無此奇特通靈透幽
希世神物其

瑋堂弟曾見筮江上臨石谷子山水小幅自題云

石谷此圖倣元人筆意余變其法戲臨一過爲燕

穀年世兄博笑石谷題云余偶做元人高逸一種
 為江上御史所賞戲臨此幅筆致飄灑矯然出羣
 視余圖何止十倍勝也贊嘆因題南田題云元人
 粉本不可見游戲臨摹有此圖王郎筆墨高天下
 御史風流絕代無王山人與江上翁以筆墨稱忘
 形交觀此游戲做學真能得元人三昧筆不到處
 致有高韻正非近日庸史所能夢見畢蕉鹿灑毘
 陵畫家也一見咋舌稱奇謂尺幅千里咄咄化工

守一齋筆記

卷四

老

江上固書畫名家誠恐未能到此必南田翁一時
 神到之作如內史蘭亭他書不能及矣殆古名士
 故為狡獪伎倆以俟後人之賞鑒耶張浦山稱憚
 王筍三公優游風雅藝苑增華其高懷逸興猶可
 想見信然

黃庭經

寶應史逸堂名繼登文靖公冢孫余連袂又親家其
 家藏古人真蹟頗多歲戊申携至毘陵蔣立庵家余

因得飫觀內有晉唐墨寶一冊共十頁余曰晉人墨
 蹟三頁的係雙鈎好手褚河南二頁真蹟無疑惜草
 書不可捉摸後四頁歐率更黃庭小楷清勁瀟灑下
 筆有神草裏蛇驚雲間電發金剛噴目力士揮拳未
 足盡其妙也米南宮稱歐書真到內史信矣逸堂故
 慷慨見余愛不忍舍慨然割以持贈余携至金陵以
 示錢魯思魯思審定三日謂余曰古來寢饋率更如
 唐彥猷黃伯思輩始亦未能髣髴也紙墨之精收藏

守一齋筆記

卷四

天

之善神物呵護光怪常鮮或以此冊無名人跋語不
 能無疑則是王氏所藏快雪時晴帖項氏所藏夢奠
 帖解氏所藏北海永康帖其卷尾題識皆為人褫去
 以售其偽前人辨之致詳鑒家甯不知之且成化御
 題筆法遒勁秋壑牧翁印識確鑿無疑亦考古者所
 堪共證也今逸堂下世二載有餘觀物懷人不勝今
 昔之感

余又有宋榻黃庭經一冊為錢鶴灘薛溫其所賞

錢竹初錢魯思孫淵如並有題識摹刻揚俱絕佳
所謂下真蹟一等者也

伯夷頌

余曾得劉石菴冢宰小楷伯夷頌一冊用筆圓渾堅
潔得鍾王之神余愛不釋手一日夢見頁中有楊氏
珍藏印記明日楊容光過我見冊大喜意甚欲之余
恍惚昨夢固知是冊當爲楊氏世寶也卽以持贈

碗墩

守一齋筆記

卷四

五

余家之東十里許有地名碗墩墩高三丈許廣輪稱
是故老相傳墩內磁碗甚夥士人凡有吉凶大事需
用多碗夜奉香楮虔告貸若干詰旦輒如數給之事
過輒償一夜仍歸墩內相沿日久明季有無賴假而
不歸由是歇絕越半年其家毀于火碗墩之西有道
土墩高廣相埒或曰是兩墩者古有巨人一擔挑來
或曰是巨人屨底泥耳此皆不足辨而人而無信鬼
神或爲所欺卒也天降之災人受厥害吁亦足戒矣

白鬚老者

徐羽見比部宜興人先君門下士也夫人崔氏崔族
中有獨女其母鍾愛焉旣嫁簪珥衣服多所餽贈其
族中多不平每歸輒輒虎視一日母謂女曰余老矣
朱提三百金置手爐今夕遺心腹瘞之河干明日返
棹可將去余身後所遺無汝分也明日辭去族中虎
視者伺解纜方散母女含淚而別懊惱殊甚是夕有
漁者撒網中河星月下微見河干閃爍有光摸之得

守一齋筆記

卷五

三

爐金漁者亦崔母之族姪孫諦思此必母物昇至家
中囑其妻卽送還漁者家故貧仍業漁有養媳十餘
歲供執爨一日驚告舅姑余方舉火忽一白鬚老者
來比肩坐問之不答不知是何人也翁隨之至厨見
白鬚老者猶在問之茫然不置一辭翁嗔目叱之老
者冉冉沒因跡其處而掘之則破棺一具所貯皆白
金由是致富

還金得金亦可
見落得爲君子

王大姐

宜興某鄉王某妻早寡一女名大姐未字一日大姐晨炊爲粥於釜旋入房復詣厨聞啜粥聲甚厲啟釜則空空矣四顧又虛無人焉姐大駭告其母母曰且炊午飯飯熟母女伺之復然因大詈曰是何妖魅敢無故耗人家粥飯也俄聞空中厲聲曰予系出羊舌家在校場西偏爲武童習射矢毀予室予就食汝家與汝緣也何詈焉宵分大姐閉戶將寢驀見一女郎艷粧登其床大姐駭極欲竄女曰姐勿怖穀則同室守一齋筆記 卷四 三

之掩耳而走自是無敢狎而侮之者童生某自負才華謂取青紫如拾芥意氣揚揚問女曰汝妖也當知未來事余採芹在邇矣由鄉會聯捷而翰林無疑也各位果安極乎女大笑曰汝何人斯敢妖我論汝文才車載斗量然榮枯得失不係乎此汝以睚眦生惡念邂逅起淫心二者大干天譴且也談人閨閻許人陰私輕薄者傾倒機鋒羣然附和而纔一啟口傷天地之和觸鬼神之怒所謂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死守一齋筆記 卷四 三

邑宰予雖非人然不爲人害旣承雅教予亦將嫁女
姑蘇從此遠矣因別王大姐謂一月居停三生緣盡
不勝依戀之意始終惟大姐見其狀貌白皙姣好後
所言俱驗亦莫知是何妖物也或曰校場西偏有羊
塚已百餘年得勿羊已精靈而武童射去其土遂免
脫歟其嘻笑怒罵令人神爽色飛而皆不詭於正可
不謂精靈者歟王大姐獨與之有緣而其人亦平平
無所表見不可曉矣堂兄朝論爲予言

守一齋筆記

卷四

三

墨丸

武進錢文敏應乾隆戊午順天鄉試場前夢至正陽
門外見一人貌岸然支布帳陳墨數百丸於其下先
有一髯就買予以一丸文敏亦在側其人熟視之予
以兩丸遂醒後謁座主孫文定則儼然售墨者也坐
次一同年繼見則髯至矣是爲無錫李時乘墨兩丸
者中兩榜一丸者一榜李終於東平州牧

金榜

乾隆乙丑會試後有某夢閱榜見四十一名獨以泥
金書名而上插一小黃繖醒後但記其姓則集字以
爲此必滿州人也榜發四十一名乃錢文敏某心疑
而未解一日於會讌所談及之余年伯湯葑岡太史
在座大笑曰錢殿撰小名集貴又何疑乎眾方釋然

守一齋筆記

卷四

三

題後

清風明月三千界流水桃花十二時至竟男兒成底

事不教黃鶴夜吟詩

屢游釣突泉瞻仰呂祖神像

年來雌伏豈英雄挽住昌黎為送窮夜雨瀟瀟白楊

樹紅塵何處哭西風

所寓寺有白楊一株

流水高山畫不成廿年琴劍一書生紅塵此日開青

眼恰好雙歧起頌聲

武定大守張硯村遇我有知己之感

淇澳風流世所欽好繩祖武印官箴吾家阿士星辰

守一齋筆記

題後

降玉是文章冰是心

孫淵如甥事見卷中孫節母

底事男兒會怯寒五更青女偏衣單况饒倚馬揮毫

客不借霜蹄怎跨鞍

子束裝南下大受驟車之苦幸蔣泰安周郊城借馬接濟

暑氣恢台手不停每將破笥貯殘經秦淮水榭秋風

客羸得生花夢未醒

屢困名場奔走衣食

明湖一棹水雲天酌酒哦詩分外妍客裏累君仍送

客長堤衰柳咽悲蟬

請東省諸親友

馬足車塵此暫休晉陵山色到船頭無端記取當年

事會與親朋話釣游

謂同里諸親友

丙辰九月自濟南旋里舟次金捧闡自題

守一齋筆記

題後

十一

客牕二筆自序

放鷓江南遊子啟行之日停驂山左文人仰止之區
太乙藜輝堪詢亥豕高辛竹素還訪酉陽清俸買來
香繞五千卷外紅蟬篆就靜緡十二時中載酒亭前
穿牀嗜古飛花席上爲客如家斯亦可吹短笛以自
娛置長鋏而弗用者矣粵自丙辰之夏草草成編洎
乎丁巳之春愬愬付梓競誇鹿苑謬邀大雅之名貽
笑兔園忝挾小巫之技潁川作序方新詠以無多甌
守一齋筆記 自序

北題辭視容齋而太少飢驅彭澤重訪棣州情重渭
陽久留沈郡魏家宅相夙看雲霧之披劉氏文章更
駕風花之作柴荆環堵杜少陵爲歎泥塗珠玉在旁
王武子自慙形穢而客牕秉筆 庭訓爲昭韓博長
蛇手何妨赤陸傳弱翠縷必皆青燈影三更怪物無
煩犀照日光萬丈貞魂自失烏飛嗣響三百十一篇
錦囊佳句回文八百四十字紗帳奇姿命彼僕夫挈
得烟霞片片詢之占夢用徵家室溱溱斯皆可以供

輜軒之採風佐塵尾之霏屑者也至若禁方三十邈
矣真人妙藥一爐神哉抱朴敢希文正聊存濟世之
心亦慕忠宣略載活人之術嗟乎四方弧矢愧不如
人廿載琴書幸多知己載搜軼事九閱月而甫成豈
貯名山三易稿而未定頻年託鉢墨花研雨前緣清
夜捫心霽月光風活計與公賦就或聞金石之聲章
氏評來倘許宮商之叶云爾嘉慶戊午二月十日在
孫淵如甥之充州使署書

守一齋筆記 自序

二

容煦一筆

粟香室叢書

江陰金捧閻玠堂著

陽湖趙翼雲松評

書戚氏女守志事

蔣立菴言乾隆間陽湖黃墅橋農家女戚氏自幼許嫁舅子江村賀某賀父母俱故家日貧患羸疾餽粥不繼鬻田自給戚氏母陰有退婚意探之女女不可賀子聞之呈縣自願離異戚父母不告其女倩媒字

守一齋筆記

一筆

一

某姓得禮錢三十千親迎有日矣女聞之慟哭曰賀氏子雖貧病交迫女知有賀而已甯死不願他適遂剪髮自誓母從兄某聞之詣妹視妹匿女勿令見女突出向舅泣白舅曰若志誠堅可敬也吾家婦當隨吾去女從之依舅母居某姓聞詣縣控理縣宰潘公規其情再四詰女矢志不移潘肅然起敬訶某姓罰禮金抵罪勿償女母終慮賀姓無產女無以養仍執不從女族中姊妹服女之義釀錢為贖田母始

無辭潘遂斷女歸賀並助奩資婚費俾擇日合卺焉未半載賀病歿女無所出依舅紡績度日苦節自守父母亦不敢奪其志矣古稱在家從父戚女之改字出於父母之命者也賀亦自緣貧病願意離婚者也戚本農家非有薦紳風範詩禮淵源漸摩淪浹於閨閣中者也而三生有籍九死無辭大義較然卒遂其志秉彝攸好侈為美談迨乎黃鶴分飛青鸞獨舞我心匪石母也諒之而柏舟之詩可以不作嗚呼此中

守一齋筆記

一筆

二

感格豈其微哉

序次堅潔收束雋永行遠垂世之文

冥府速報司記

武進薛墅巷吳氏世居也吳繼揆今僑寓濟南曾言乾隆二十年江南大饑距其家數里某姓夫婦有長子十一歲次子二歲無以為活夫病疫母家少有因攜抱告貸得青蚨千四百文相去六七里命長子負之先歸纔里許忽不見婦疑焉抱次子疾奔至家問

夫長子歸乎夫茫然婦大慟立縊夫自顧無生路亦縊鄰有覺者謂以窮餓自經欲爲報縣而咸苦貧病見呱呱者亦垂斃眾益慘然時十一月矣風雪滿天寒氣徹骨忽聞門外霆電急激聲眾驚視則十三四歲一童子震死跪門首千四百文纏肩膊旁卧一孩蠕蠕動則其長子也攜之入門不能言而夫婦亦已蘇矣眾大喜詰之婦從容曰我孤魂飄泊靡所歸著見白髯老者謂曰汝尙不應來此旣來須見閻羅王

守一齋筆記

二筆

三

也隨詣官廨牛頭馬面獨立無算中有冤旒南面者蹙額曰人心險惡天災流行貪殺之風肆及豎子似此大千天譴卽仰速報司轉飭雷部施行汝夫婦均與回陽俾世人知有果報言已見子夫亦跪堂下隨飭役率予兩人出去如飛抵門驚遇雷霆之神震爍破膽不敢前被役推仆而猛然醒寤矣未知殺吾兒者誰也眾賀曰兒已生還但未能言耳以薑湯灌之良久乃曰吾奉母命負錢行行河岸上遇牧豎強奪

錢去復擠我入河有頃七漿皆水苦不可支遂昏迷此吾家乎吾何以得至吾家也於是遠近轟傳人皆不敢爲惡某姓兩子長而力田後家稱小康夫婦偕老

寫速報真有雷轟電掣之勢尤妙於急脈緩受而章法一絲不亂

人豕記

江西南豐縣有婦姑孀居者婦忤甚姑亦安之惟晨

守一齋筆記

二筆

四

夕誦白衣大士呪一日上午姑謂婦製粉餅作飯婦製十餘枚以進姑方假寐置几上遽歸母家蓋相去半里許耳姑醒見餅尙溫呼婦不應知其歸母家也掇板坐門首挾餅二枚將啖之忽一老嫗至曰吾亦有餅盍易諸姑欣然啖嫗餅美嫗曰若有盍盍易乎姑益喜從之詢嫗里居答曰子居後街若婦囑子製青布衫今以歸之勿妄動也姑悄然曰吾敢動吾婦物耶言已辭去薄莫婦回望見姑坐室中大驚厲

聲問啖餅未姑以實告並出衣服致之婦冥想何物
老嫗衣從何來遂收而藏之越日又將歸母家人房
更新衣新衣者老嫗所製青布衫也良久不出姑呼
之欲應而不能出聲急入房視乃大驚失色蓋婦其
面而豕其身伏牀下不動姑強問之婦乃作鬼聲恹
愀然曰某日不合置砒霜餅中致于天譴言已遂不
復言第哀鳴俯伏而已鄰右報縣令驗得其情飭役
押遊四城門者三日乾隆五十四年事後街老嫗者
守一齋筆記 二筆 五

街有白衣大士寺云

寫果報淋漓盡致

女劍俠傳

彭城張悔堂官關東時有僕胡三者常自徐往來其
間一日行至直隸某集宿一店屋三楹中隔一壁夜
半店主人叩門曰有客至胡三啟戶復睡睡醒忽見
燈光如晝因破壁窺之一美少年偕一美婦人對飲
有頃婦曰吾欲了此事矣少年勸止之婦眦裂日生

天地間遇此等優為之而不為何以為人遂拔首上
簪向外擲之則紅光一道去如箭風聲怒號瞬息間
紅光自牕中來一利劍刺人頭血淋淋婦人拾其劍
依然簪也向腰間取一青囊覆人頭頭化為水胡三
大驚殞俄雞聲三唱店主人急以薑湯灌之蘇述其
所見而二客杳然越數日胡三行至某邑哄傳某村
人某毆母垂斃是夜五更忽作大風而逆子無頭矣
計之正所見美婦人飛劍取頭日時也張貫之為子
守一齋筆記 二筆 六

言

有聲有色當與漁洋山人劍俠傳並傳

狐火記

新安鄭伊耘言其友人宿遷張蘊軒於乾隆五十二
年入都道經山左某處去店尚遠時已昏暮見有星
貨鋪頗舒做叩門借宿主翁忻然問翁姓曰姓胡明
蚤東裝就道酬以金不受心甚感之越數日南旋攜
物持贈至其所則一片荒涼人室俱杳乃大疑詢之

左近人曰噫異矣數年前土人某以一二千文開小店於此有胡翁者每日與談頗洽因謂曰似此生財之道不亦遠乎某以無力對胡曰予有五百金盍貰諸某大喜因而多造房屋添置貨物糴賤販貴胡實左右之常常宿店中問胡居止第曰相去不遠年餘致千金一日從容謂胡曰與君交甚深而未嘗一詣君室可乎胡沈吟曰交果深翼日午後予導汝如期偕往行二里許忽見樹林陰翳路徑紆折向所未經

守一齋筆記

二筆

七

某疑焉抵村落則巍然夏屋邀入室器皿飲饌精腆盡歡而散縱橫星斗夜色將闌矣胡屬曰汝欲來是必子與偕來也送至茂林外而別某處處識之越日獨行而蹤跡之求所謂茂林深處者荒煙蔓草無路可循大疑而返明早胡又至某告以情胡曰柰何昧我約我實告汝我非人狐也與汝有緣故相飲耳某訝然夜卧思若果異類盍擠而殺之以茂其金明日三神色慘變遽坐其室之中央而讓之曰吾以汝

爲人也而喪心昧良至於此極曾非人之不若也言已以手指南南方火起又指北指東若西烘烘然火勢四合千金之貲燼於一炬胡遂去不知所之張乃知數月之間滄桑頓易者以此曾親爲伊耘言之罵得暢燒得快乃一定之理

普陀神箭記

杭州至普陀山觀世音菩薩寺海道凡八百餘里貫橋汪某挈眷進香汪故便家而性行虔潔買舟去舟

守一齋筆記

二筆

八

子共九人見汪妻首飾金翠輒萌盜心至中途梢公突進艙中厲聲曰汝首飾衣服尙汝有耶汪文弱不能伏雞而所帶家人亦均非健僕乃大驚失色願諸水手則皆持刀相睨夫婦哭拜乞命願以長物歸之盜益厲將盡殺乃止忽有飛箭從南來九人殲帆自順風而揚瞬息已到普陀山矣稽首慈雲見紫竹竿數枝插階下數之共數九越日與戚好同棹迴杭自是依愈力錢塘徐怡香與汪善此二十年前事也

嘉慶丁巳七月四日怡香爲子言

救苦慈悲妙在募寫得出

書紅花客獲利事

錢塘徐怡香之孀母舅洪姓徽州人乾隆四十一年赴蜀販買紅花宿紅花行之樓上樓臨大街一日憑欄俯視見一大青錢在地下樓拾之則蘿蔔底也復上樓凭眺少頃見一女丐拾而袖之有喜色急下樓詢丐丐哀之曰難得一青錢願老客布施洪曰第示

守一齋筆記

二筆

九

我不汝奪也丐與觀果青錢一文洪乃登樓冥想予以數千金買紅花而無福消受此一文時運之偃蹇可知已因謂行家今日卽買棹旋里眾客止之曰三五日後便同啟行洪堅執不可乃扁舟疾下載紅花而東越三日忽有小舟如矢疾追之漸近呼曰前船莫紅花洪客人否洪矚之行家副某問何爲答曰客啟行之夕忽大火延燒紅花盡爲烏有客還當獲重利洪乃返獲利十倍而歸嗟乎造物之巧固如是乎

一文之不獲而有數萬金之獲則是數萬金之獲正以一文之不獲獲之也倚伏之理得失之數冥冥中不有主張而網維之者耶或曰洪以一文快快去何意見之不廣也予曰天下事祇一幾耳介於石不終日貞吉洪客有焉

幾字至妙至要

書葉太翁還金全節報

桐城葉崑生進士名灼乾隆癸丑將禮闈聞太翁病

守一齋筆記

二筆

十

欲中輟人曰傳聞之言未足據君以太翁命入都應大典而遽戛然而太翁固無恙君何以見太翁乎葉臆之三場告竣第方寸已亂輒潦草了事焉是時太翁在家大病四月上旬絕而蘇神氣清爽召家人曰崑生獲雋矣家人漫應之有頃所親問焉翁曰予詣冥府見所謂閻羅王者南面坐命判官導予遊府中刀林聳日劍嶺參天沸鑊騰波炎鑪起燄鐵城晝掩銅柱夜然如此之中罪人遍滿牛頭惡眼獄卒凶牙

擣脚春頭烹魂煮魄抽腸裂膽膾肉屠身大抵誣蔑
五倫謗毀三教凡諸困苦法律森嚴俄見親族某某
曾入仕途貪婪羅辟呼號求救良用幽酸游訖仍謁
王王色霽曰汝以五十金保全節婦此最上功德已
注爾子灼成本科進士爾當於陽世見之卽飭役送
予暫回以是知崑生之果可獲雋也未幾捷音至未
幾翁卽世夫人之根於斯世誰獨非斷梗飄蓬落花
飛絮所得而自持者祇此區區靈府間耳而或者回
守一齋筆記 一筆 七
於利欲而失之而或者昧於付託而又失之清夜自
思愧怍交集又何待骨化形銷神呵鬼責乃謂之報
哉 先君子敬齋先生有言節婦便是活菩薩也得
之則成不得則否正果成否在阿堵中其所繫爲何
如也翁言旣驗眾乃述其五十金全節婦事初江西
有夏姓者在桐城業造銀器將歸娶謂翁曰某累年
蓄有白金五十兩計惟公可任公肯爲我藏乎翁辭
焉夏懇之力諾之曰何期而返曰多不過一年屆期

翁盼之杳然又一年仍杳適有江西人來桐邑與同
業翁問其姓姓同其里居又同因問曰昔年歸娶某
若知之耶曰族屍也噫死矣翁駭問其狀曰是年歸
娶婦期年病歿生一子熒熒孱婦貧乏不能自存眾
勸其改嫁婦不可曰公等人也乃不期我節婦而競
以嘗字婦婦我乎我固願以一死報吾夫所不卽死
者冀此呱呱成立爲延一線血脈耳欲更二夫有死
而已眾不敢強越數月無以舉火奄奄待斃族有婉
守一齋筆記 一筆 七
言以進者謂與兒餓死絕夫嗣何如暫謀餬口久後
歸宗婦不得已允之有成議矣婦又曰吾三年之喪
未畢甯死不忍適人無已其待三年服闋後乎眾復
不敢強翁急問曰然則此婦依然苦節也曰然然則
婦得白金五十兩其可乎曰果爾必靡他矣乃告之
故且曰事急矣若何而可曰公誠得一老誠勝任之
人卽日懷金走江右至某邑某鎮之夏氏宗祠擊鼓
鐘則族中咸集因細審節婦之年貌舉止而授以金

節婦必叩頭流血而願銜環結草於生生世世矣遂
悉如其言嗚呼此五十金也非脫驂指囷出已資以
利物比也以其夫之物養其婦之身而大節攸關報
施斯厚天下之用財者務守其分而已矣推之慷慨
解囊急人之急仁人君子用心不當如是耶千里間
關不負所託翁之知人善任有德有才卽一端可想
見其獲美報固宜葉現任河南南召縣令姚端予孝
廉說

守一齋筆記

三

慷慨淋漓其與龍門列傳筆法所謂不煩繩削而
自合者

書總戎女歸葬事

吳門陳漢三進士雍正庚戌會試後寓京師半截衚
衕寓後有院頗寬做廁在焉旁小屋一間扇鏽已久
莫知其中是何物也陳乘月如廁望見門啟若有人
小立者瞪目視之則霧鬢雲鬟將家裝束陰風寒氣
凜凜襲人訝然奔入臥室急令家人閉門疑懼滋甚

不能成寐目甫閉若有人坐牀邊者驚視月色朗照
卽所見女子也向外危坐腰懸寶劍陳冥想拔其劍
斬之先人奪人不猶愈乎手取劍琫女覺之纖手驟
按而寒慄之氣透入心脾訝極欲呼噤不出聲乃蒙
被於首而卧良久如夢如醒見女子斂衽謂曰君勿
懼妾非禍君者君同鄉某總兵之女也某年隨父入
都過此病歿停柩此間是有命存無可愁怨特以孤
魂飄泊舉目無親迢遞家山未知埋骨何所興言及

守一齋筆記

四

此天地淒涼往返征人鮮可付託妾以君誼叨桑梓
望重斗山不避猜嫌敢以爲請倘蒙設法歸骨姑蘇
此德此恩定當銜結耳陳唯唯又曰君高才捷足行
看淡墨題名惟 殿試之期尙有阻礙言訖辭去陳
醒而雞聲三唱矣清晨往後院視之門扇如故詢店
主人其言若符節榜發果售越數日大病將歸舟泊
潞河夜又夢女子請之益力甫抵里卽訪某總戎家
果有之闔其無人室如懸磬有頃蒼頭出問陳具以

告蒼頭垂淚曰此五年前事也主人遠宦亦卒於官
囊橐蕭然幼主皆餬口他方矣尙有力辦此乎淚下
如雨陳疇臚曰吾自設法寄歸無妨否蒼頭叩頭感
泣癸丑陳入都補 殿試爲託安便寄吳門乃啟門
焚香楮而告之是夜復入夢申謝舉止端莊而神色
和悅不似向之愁慘氣象矣陳歸班以縣令終其親
戚慕晴巒說嗟乎明眸皓齒生不逢辰異服殊音死
而雜處千年華表歸思偏多萬木寒山還家絕少仁
守一齋筆記 一筆 五

鄭重哀豔

白副戎傳

白副戎名雲上河南人由武甲科授侍衛擢常州營

游擊公正無私馭兵嚴而有恩自奉甚菲尤耐勞苦
寒夜步行巡查徧歷郊野遇盜賊身先士卒訪緝必
獲姦宄聞風遠去闔境安枕遇火災則短衣芒屨一
躍登屋眾咸鼓舞撲救得免延燒陞揚州參將揚州
離商殷富官斯土者多與往還通弔慶白公獨一概
謝絕署冷如冰其緝盜救災則如常郡時值淮關盜
劫庫銀巨萬年餘徧緝無蹤制軍素知公長於捕盜
因特 奏委辦公齋檄至關相視並攜庫銀一錠爲
守一齋筆記 一筆 六

驗遂改裝爲賣繭客潛行旁郡至徐州屬邑入一村
店宿焉聞母女二人語乃郡中胥魁外宅近寄銀至
欲置衣物公次早攜繭至門母女出視喜其價廉出
銀售之回寓審視與庫銀無異遂細訪胥魁居止市
駿馬健驟作販客徑至徐州過胥魁門見而悅之議
價交錢客曰吾輕裝難攜非白金不可胥魁出銀交
易皆淮關庫銀也公出卽赴府署見守示檄並告之
守立捕胥至跪階下舉頭見公知事已敗露乃自承

盜首供黨與數人皆出不意立捕獲伏法事上聞
嘉獎擢漕標副將記名以總兵用後以年逾六旬告
病歸倚寓維揚數年卒夫白公武將也迄今三十餘
年矣而兵民商賈咸頌不衰又況有司牧之責而才
守兼優者耶惟魯豈無良惟在深入其心斯沒世難
忘而穆然足千古也

提掇鄭重序次明淨收應完足

四姊傳

守一齋筆記

二筆

七

嗚呼天之以德性畀人而現福壽相者往往響應聲
而水歸壑矣乃有時而德性無靈則如吾姊苦節早
天事姊長予四歲乾隆丙子生名瑛孝友臻至先
考妣並愛之幼時教以關雎般武而止謂女子讀書
識字義達事理不以文才見也中饋鍼黹並極精能
年十六先君擇婿會蔣王子來謁盛稱武進李氏
有雋才名汝礪字貢三其內表弟也明年正月表兄
繆申浦來先君知李氏爲申浦師門問焉對曰貢

三八股詩文良佳隨札取呈閱先君一見大忻賞

玉子申浦具言得此東牀可稱快婿貢三者太史梧

陽先生名瑞岡之胞姪也家故貧父母兄弟食指繁

多獨仰食貢三耳故舊以先君清宦廿年僅克繼

餽粥而李氏貧無立錐遠諾秦晉有難之者先君

曰不然貢三讀萬卷書下筆有神不可謂貧遂許字

明年貢三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辛卯秋聞報罷甲

午姊年十九適貢三先君常曰吾嫁女惟以詩禮

守一齋筆記

二筆

六

淵源爲贈他無所有雖然四女夫家良苦當勉力具
首飾衣服以飲目前嫁半載舅姑稍稍取去付之質
庫姊歸甯曾未言及丁酉甥青筠生貢三選拔入都
盤費罔措而妝奩典賣者十之七矣己亥貢三卒於
京姊聞訃哀毀欲自裁余兄弟亟止之曰是呱呱者
安託而輕生以殉非烈也乃啜粥三年服闋歸甯而
長物蕩然矣是時先君命予兄弟分爨輪養大兄
明堂棟發閩省縣令奉嚴命挈眷去兄欲迎養而

先君以山嶺崎嶇溪河險阻願杜門課子林下優游
諭毋瞻顧兄嫂性孝謹又以循陔不獲致滋怒然計
惟姊素嫻中饋克先意承志稟 先君迂歸代供子
職 先君避之姊溫清定省與凡棗栗修澹必躬必
親十年之間膝下承歡如一日姊以輩悉與相好無
間言戊申兄嫂自閩旋里愉愉色養而事無大小必
諮詢而取則焉冬十一月 先君卧病姊同侍湯藥
衣不解帶者七晝夜廿九日 先君卽世姊慟哭謂

守一齋筆記

一筆

六

生平以女兼男顧我之恩曷其有極辛亥服闋大兄
望眷赴英山廣文任余與五弟瑋堂仍迂姊歸姊勤
儉性成與弟婦輩尤油然也癸丑秋八月姊感寒疾
醫藥不效執予兄弟手曰命之將逝無可奈何兒子
青筠冀其成立幸不似其父之聰明才調而守身以
延一脈惟時加提命俾得遵循則九泉瞑目矣謂青
筠曰汝幼育外家事當稟承舅氏毋妄言毋妄動
子與爾父猶將盼汝成立也言訖而逝舉家大慟停

柩廳西偏三七青筠奉其柩與貢三合葬於常郡西

門外余山之新阡送葬還青筠奉余兄弟衣哭失聲

慰之曰爾今十有八年矣第時時以遺命爲心天道

循環可拭目俟毀而過非孝也今年九月予自歷下

旋沈雨阻開山夜夢姊曰吾弟客牕二筆垂成矣而

不爲姊立傳乎余驚醒自維朴陋無文不足以揄揚

節孝而言猶在耳事豈忘心爰撮其大略如此見吾

姊德性有大過人者而窮愁坎窞日岌岌焉不可終

守一齋筆記

一筆

三

日意子孫宜食美報吾於青筠有厚望焉嗚呼吾姊
苦節十有五年年三十有八卒謹按

大清會典節婦自年三十至五十或年逾四十而歿

守節已閱十五年以上者均 賜旌表他日勒貞珉

而輝彤管蓋有待也而一靈不泯乃能走孤魂於千

里關山之外迸血淚於五更風雨之間索筆墨以垂

不朽耶後之覽者亦將悲其遇而搔首問天道之茫

茫也嘉慶丁巳冬至前一日在兗州使署書

懇至纏綿佳處在一真字

書別駕楊某作城隍神事

陽湖楊容亭先生名某耘珊祖也判安陸時駐新隄地當洞庭湖長江之衝沿江民每年有水患漂去者數千計公首捐廉勸紳士僚屬捐貲築大隄隄成建文峯閣於上會僚屬賓客飲閣中居民執香跪閣下者數萬卽名其隄曰楊公隄至今無復水患民以公有大功建生祠塑像越兩年像左足巨趾爲屋漏水傷是時公在滇辦銅左足忽腫痛竟以是歿乾隆甲申秋七月也已亥有族子名多慶者病暈見冥中白鬚顯者謂曰而未應至此可速回余而叔祖也現爲安陸府城隍遂醒病愈多慶素不識公述其狀貌公也庚子公德配于宜人年近九旬精神矍鑠正月六日多慶忽語其家人曰叔祖母將逝矣眾駭然初十日無病而逝後問焉曰前日出神見安陸府城隍儀從相迓耳嗚呼生而有功死而血食黜陟之理亦何

守一齋筆記

二筆

三

負於循吏乎哉

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報施之理如是如是

書易大令斷虎事

固始蔡仰齋言康熙間其同邑有易姓者夫婦二口一子尙幼每三更起磨腐一夕有老翁來飲腐漿問姓氏里居不答飲訖輒去不酬一文易夫婦以爲老而貧者日飲之無倦意三閱月乃去越兩月翁復至易問蹤跡答曰上巖眉山絕頂耳翼日謂易曰若故長者若先塋有一穴無人知余與若偕往立瓦爲向而日景當瓦之中是其時也十五年後令子登科甲爲循吏矣自是翁杳然未幾婦卒如所教葬焉易子幼而英敏長益純心讀書年十七補弟子員二十聯捷成進士任貴州某縣令忠信明決士民稱易青天寡婦王嫗一子爲虎所噬嫗傷痛無以自活因訟焉易遽命牒飭壯役速拘虎至役駭然曰虎可拘乎不得已偕伙伴奉命入山路過古廟倦而假寐醒則一

守一齋筆記

二筆

三

斑斕大虎當戶坐役欲逸不能虎馴服乃問曰啖王
姬子者若耶若將詣公堂聽青天審斷耶虎頷之役
從容走虎帖耳隨之將入城役出縲縷示虎曰此國
法非官吏所能主言未竟虎引頸就之眾驚駭謂大
虎感大令愛民如子之心句至句咸往觀焉頃之令
出據公案坐虎已跪堂下令曰虎句而固靈物不當
食人尤不當食獨子虎叩頭令曰既食其子當養其
母虎又叩頭命役召屠戶來每日貽王姬二百文而
守一齋筆記二筆

虎輸野獸於屠以償其直虎乃叩頭不已釋虎還虎
如所斷每日過屠門風雪無間數年姬歿虎不復至
易氏書香至今不絕人咸以爲非長厚之報不及此
易大令惜遺其名

書張缺嘴事

此吳道子寫生手也文筆至此進乎技矣
婁江張上舍遺其名翩翩少年狀貌端好乾隆癸卯
赴都秋闈報罷落拓不能旋里僑寓前門外珠朝街

至甲辰新秋西風蕭瑟擬進內城訪一二相好爲禦
寒計因大街雜遝從下窪子進城時夕陽在山蘆荻
滿目張尋徑彳亍忽一老嫗跨驢來遇張下驢詢姓
氏籍貫張縷告之嫗曰主母命出城延訓蒙師已於
數日前南返君南方人度亦能此張曰我飄泊他鄉
苦無歸著辱承汲引何幸如之遂相偕進城路頗紆
折詣一大第囑張坐廳事入白少頃內報主人出則
半老佳人也見張歎曰夫主遠遊豚兒早夭遺一
孫敢求先生督課之小媳亦當叩見張唯唯旋有美
婦凝妝率稚子出拜開筵款師備極精腆婦亦在座
目挑心招酒後張入房婦遽薦枕席三夕張曰某落
魄無聊幸蒙繾綣奈數日不返恐貽朋友憂請暫出
徧告戚好當與卿長相聚耳婦愀然張曰此間誠樂
不願同人望眼穿耶婦枕上嬌啼阻愈力張乃正色
諍之婦忿然曰子忍人也啟犀齒嚙其脣張大痛而
醒則僵卧下窪子叢蘆中神魂失據脣血淋漓急回

寓衆友訝且讓曰何處逗留三日唇何以缺張述其所遇如此咸稱爲張缺嘴云楊念菽說夫張以一唇之去易三夕之留世之迷於色者亦足戒矣然使沈溺不返身之云亡唇於何有蓋其不負朋友之一念拯之人能盡力於倫理之間則是立身處世無死法也亦何憚而不爲哉

收束吞吐抑揚妙有至理

義豕記

守一齋筆記

三

沈大令名憲固始人以乙榜任四川雲陽令一日公出遇豕於途豕哼哼若有所訴從者鞭逐之僵卧不動沈沈吟曰其有冤乎飭役隨之去豕卽起行里許至山坡下有茅屋數間豕逕入役隨其後豕逕入房走牀下哼不絕聲役異之其家有少婦方詈罵沈公至役具白情狀公召婦人問焉對曰家中僅一婦人夫出門久無消息公親詣房中見豕據牀下有所待命役掘地豕立而伺之婦詞色悻悻掘至五尺無所

有沈疑慮豕伺其側若導之乃命再掘則聞丁當聲急視大磁缸覆焉發缸而屍現嚴鞫婦其夫也供與表兄某通姦因殺死急命繫某已聞風遠颺矣收婦禁緝姦夫月餘杳然役謂豕曰汝有靈爲主報讐今姦夫安往盍導予豕點頭前行數百里有一村店豕遂入嚙一少年衣役訪知果姦夫某遂獲之沈一訊而服與姦婦俱正典刑蔡仰齋曰此乾隆三十四五年事沈名是豕曰義豕日給口食以終其天年

守一齋筆記

三

人而豕豕而人邪得不神往於孺子滄浪之歌

青城隍神敬節事

文登畢恬溪言甯海趙氏其外家也有趙生年二十餘大病神魂恍惚忽見其故父侍御公訝曰兒何誤來吾偕汝見城隍神未幾詣官廨從者投刺神以賓禮迓侍御告之故神檢籍曰公子回陽可十年活耳生愀然神會其意曰壽數固無一定也努力爲善其可言未既報羨節婦到神命大開中門出迓甚謹生

嗚之七十餘歲一村媪神曰節婦矢志四十年當託生某處爲某夫人節婦曰可得男身否神曰分應如此此去勿昧前因再生當作顯宦旋鼓吹送節婦出生醒寤昏暈一晝夜矣偵村南果有姜節婦於昨日病歿生力行善事壽至八十餘

人有可延之壽信然

王子文傳

守一齋筆記

卷二

天地山水之磅礴鬱積而發爲瑰奇磊落之士其窮達不可知而詩以窮而愈工學以窮而愈固必有一代偉人賞識於風塵之外不幸遭坎壞則赴湯蹈火以報知己此節義肝膽從血性中來而聲應氣求之不容以孤立者所謂天涯若比隣也王祖昌字子文山東新城人世居錦秋湖南石橋莊其讀書處有秋水亭故號曰秋水性剛介尙信義弱冠遊庠尋食餼好吟詩縱覽名山大川之勝尤好與當世豪俊交遊少時讀史傳至魯仲連不禁拍案大叫曰大丈夫當

如是矣乾隆癸卯雲南劉寄庵先生名大紳以名進

士宰新城真循吏也一見奇之禮爲上賓丙午春大

饑劉百計救荒中丞移署曹縣蓋曹縣人相食將借

公以安民新城饑民聞之莫不號泣而飛檄立催就

道代任某公已抵新闔邑士民欲留先生束手無策

無何子文觀海歸入謁劉劉皆臨別勉勵語出眾大

呼曰來何遲耶時勢至此雖欲留公已無及矣因環

子文泣子文曰予入城時見大車載器皿向張店驛

守一齋筆記

卷二

何爲者耶曰新令尹接 欽差大人曰欽差爲誰曰

侍郎琅公自登州回京復 命曰此非天命來耶闔

邑士民乞琅公代請中丞雷公救荒豈不一言九鼎

曰琅公脫不允奈何曰誠可格天何慮眾曰此上策

但今日已暮明日琅公卽至非數十人徧傳闔邑不

可子文曰無庸一子文足矣遽入肆買柬帖入書院

作傳單與諸生一夜書就黎明起啖角黍數枚餘納

囊中手持傳單走張店驛過村卽黏不半日士民雲

集咸曰惟子文之命是聽子文曰鄉民鄭允年年高
能事持公呈爲首我與龐鳳翥輔之其餘世家提燈
鄉民長者列炬幼者執炷香隨吾三人之後在驛東
平原迎琅公夜半琅公至見數里火光如晝琅公大
驚曰何爲者鄭允年曰無他故求大人恩懇中丞留
劉父母暫駐新城活吾輩耳琅公曰劉令愛民如子
民亦愛之如父母今自小縣調大縣不日升擢皆當
代爲歡喜豈可固留且中丞已入告得 旨允非爾
守一齋筆記 二筆
百姓所當留也允年無辭以對子文進曰調曹縣有
旨而泣任之遲速則權在中丞大人若憐此數萬生
靈之命力請於中丞另選賢員署曹邑留劉公自四
月至七月駐新城救荒秋仲赴曹是大人一言而活
萬民之命千古美談萬世陰德琅公躊躇曰此事大
難子文哭眾皆大哭琅公立車中一手接公呈一手
招百姓曰且莫哭聽我言我當白中丞暫留爾父母
保爾赤子眾大呼曰吾輩有命矣謝大人再生之恩

眾皆稽首懽聲如雷劉復任新城三閱月與子文鳳
翥及其闈中所取士牟應震籌畫荒政民無飢死者
特爲子文築室桓臺手書秋水亭額顏之曰吾子在
署如在家也教以文章授餐精腆子文感激乃師事
先生庭有三槐二鶴每際月白風清先生乘輿而來
相與論文談詩興盡而返詔闈者子文至友如龐牟
二公乃得至秋水亭八月朔赴曹任重九子文然詢
劉謂曰人生莫樂於爲秀才時登山臨水隨意去留
守一齋筆記 二筆
一入宦途簿書鞅掌飢不得食倦不得眠欲圖一日
蕭閒豈可得哉留十日送歸戊申九月劉告病旋里
過新城百姓送迎如歸市子文作詩送之曰舊國五
年違孤帆萬里歸天涯從此別吾道欲何依江冷灘
聲急山高雁影稀何時風雪夜重立讀書闈送至長
白山下宿子文曰言不盡意意不盡言請歌毛詩乃
按節而歌響邊行雲首歌燕燕于飛次歌陟彼岵兮
又歌衡門之下劉公肅然日子文愛我哉其謂我勿

忘君勿忘親隱居自樂勿求於人也子文又放歌
道難慷慨激昂坐客皆泣下劉公悄然曰吾

南歸牟遂北上壬子七月子文自東武歸至金嶺
人日子師寄庵先生復署新城矣子文不信急走謁
劉曰我此來不得已也在任時有公費千金抵家後
飛檄索償償即歸也是日公卸篆乃與子文聯騎入
白山遊醴泉寺柳庵諸勝龐鳳翥已偕父老乞中
留先生修城劉公回任而子文遊泰山靈岩翛然

一齋筆記

三

舉矣劉曰高哉子文家故貧恐人之疑其有所干
也甲寅五月城工告歲以曹邑盜案望吏議謫戍軍
台新城曹縣士民間之皆墮淚子文飛奔濟南見劉
公曰先生爲弟子生平第一知己急難相需請致身
於先生時兩縣士民欲爲劉贖罪苦不知例羣囑子
文赴京夏六月路有暍死者子文晝夜兼行至其姪
兵曹王筮莊名衍福家檢知定例自濟南至京千里
往返十日應科試甫竣而劉公北征作七律送之有

云竟投絕域三千里空作循良十二年夢返滇南應
見母身流寒氣只攜兒二鶴皆警策乃送劉公宿州
子文先期入都迨劉公過部郎官皆敬禮乃赴張家
口大將軍麾下子文回東鄉試其姪筮莊曰聞漳河
水勢橫吾命健僕送叔至濟南因攜僕行七月廿七
夜宿大王莊店北河汊聲如雷霆幸店基地形較高
水需漸至店主大呼曰客出逃命僕忙起肩荷行李
手掖子文行達曉奔三十里回波若山不辨牛

守十齋筆記

三

馬九月子文秋試報罷龐鳳翥攜贖緩入都俟子文
子文拮据萬狀費不支人曰龐所攜尙不敷
曰此豈可食一文乃捩擋盤費十月二日冒風雪行
中途寒氣逼人者體如割自念生長山左尙不能此
而況吾師雲南人入沙漠其何以堪輒淚下如雨疾
行至京筮莊望見大驚曰吾叔幾死於水而敢復來
耶曰一息尙存百折不回耳自偕牟應震令劉子家
麟代祖母遞呈有云身年八十此子最孝我

皇上以孝治天下使身亦得奉養

旨放歸劉公路出新城到秋水亭流連竟日天涯舊

兩重賦雞鳴矣子文贈別詩云 袞清商吹別曲空

中黃葉送歸船 六留別詩云詩來強半賦離羣如唱

陽關隔座聞別 忘秋水月夢中先到石橋雲枯

荷急雨聲相 柳寒蟬響不分訂就高文應寄與

幾人如我是 劉公去後子文自選其詩

文一卷入京謁鐵侍郎治亭先生先生亟賞之

守一齋筆記 山東義士因寓書於山東觀察 戶甥孫淵如稱其

性情古茂詩有漁家法戊午正月既望余客使署

會子文來謁據 高風出示秋水亭

集直合杜韓蘇三家 一手 又年五十有一矣

而虛懷若谷葑菲無遺謂 日閉戶讀書

當不讓古人蓋以學問 追無盡期也鐵侍郎之品

題足千古矣名下無虛士 詠哉

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二蘭合傳

新城王子文有二 伯蘭曰伯蘭伯蘭者博山張

鳳飛之妻也舅諸生與子文故中表女二歲壻一歲

即締姻壻患癩症十六歲不痊終日繞庭走咩咩作

羊聲不與衣食不知索不牽入厠則據牀出矢溺子

文往視其父曰此豈可以為壻耶女年已長請擇配

子文大怒曰一女許二姓我不能乃婉辭曰此兒女

爭不可強請使女決焉子文歸命女坐舉古今奇節

數人問女曰何如人對曰此人與日月爭光也復舉

改節者數人言未已女勃然曰此何異禽獸哉歲壬

寅女十七于歸孝事舅姑待壻謹順越二年壻患癩

疾時際嚴冬婦終夜不眠冒風雪以手掬矢不知穢

亦不知寒明年正月痢疾愈二月朔乃歸甯越七日

訃忽至蓋壻獨居室好圍爐其父 書舍教讀火

忽燒股大痛奔母室庶不可救立斃女年二十大驚

奔喪其父母往弔七日而葬諸姑恰婦獨居悲痛令

隨父母歸寬解之越日舅寄語曰勿還吾家他適可

也婦大慟曰是禽獸我矣奔哭墓

乃登堂拜

舅姑曰古云婚禮不借貞女不行

時壻初不知

拜婦父母豈可爲有禮婦若不行舅將奈何既行則

又何說烈女不更二夫聞之熟矣婦或死或生惟舅

姑之命舅姑不解婦曰立嗣則生不則死舅姑猶豫

未決婦乃以頭觸石血淚交迸觀者皆墮淚張氏族

長聞之悚然謂女舅曰吾家祖功宗德積累數百年

守一齋筆記

二筆

行此節婦爾忍令其至此極耶爾胞姪之次子應爲

節婦之嗣子矣婦叩頭謝越十二年而仲蘭亦寡仲

蘭者長山張志誠妻也張兩睛微有白雲翳然好讀

書作文有才氣家極貧女于歸後舅姑移居周村令

其大婦磨麪取微利兒乘隙讀書則遷怒於婦子女

過周村視女父女對語暗室中夜既深乃枵腹投宿

他所越日女歸甯氣息奄奄黎黑枯槁壻來視輒對

泣不能止丙辰十月子文館李衡水署寓書召壻來

年讀書其家九月間壻先以病卒婦年二十有七人

曰伯蘭之壻雖不及仲蘭然猶麤可自給今仲蘭無

立錐不如速醮之爲愈也仲蘭曰不然伯夷叔齊餓

死首陽乃足千古吾不得已則投繯壻墓誰不哀吾

而合葬者脫有他志則非吾父母所生也子文大喜

嗟乎割鼻毀耳斷指截髮古之冰雪其心而松筠其

節者凜凜然千載如生至若一門二難尤不多有子

文遺其梗概如此子故篝燈而傳之

守一齋筆記

二筆

美

墓寫苦竹令人欲泣欲歌筆法純似昌黎公書張

中丞傳後

先祖客牕偶筆久已浸板行世惟續記二筆藏

於家庚申之亂燬於兵火甲子歲

兒子則仁旋

里於劫灰中拾得偶筆四卷二筆一卷謹卽繕

寫什襲藏之卷中多記忠孝節義事皆切於世

教偶筆則蔣笠庵趙季由兩先生所序二筆乃

趙甌北先生序也猶記甌北先生序文有謂非

說部一流直可作古文讀故總名曰守一齋古文惜此序獨亡惟存篇末評語零縑斷墨僅存一斑今急壽諸棗梨庶不負 先祖善與人同之心亦可見至性文章並非塵劫所能剝盡云爾同治十一年壬申小春之月 孫男應澍 謹識 於長沙權舍

先祖客窗筆記合存五卷同治壬申梓於長沙

光緒間 見子 官粵余亦就養寓嶺東西數年所

守一齋筆記 二筆

三

攜印本求索久罄時 見子 刻粟香室叢書多同

郡耆舊遺著爰命重刻彙入之以廣其傳先澤

鄉賢皆足並垂不朽刻成謹述緣起光緒十六

年庚寅九月 應澍 再識於廣州時年八十